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五）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陳

陳遺 南史孝義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姓氏遂華遺仕主簿常表焦飯遺母一日戰敗遂以焦飯古詩人謂純孝所感

陳憲 汝陽志憲黃陵人元嘉二十七年魏主佛狸攻懸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以填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與城等

陳文詔 上元縣志宋孝建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䫉為竟陵王誕府吏追使入山斷盡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執歸

陳顯達 南齊書列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驅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眾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眾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啟讓上答曰朝廷貴人以子如忠懃篤累望

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興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
不安後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郡遂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即
位後御膳不寧往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
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
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
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
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渾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
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
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
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
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
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
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
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蠻虜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
殷公愍擊破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再戰大破之官軍還
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䓘城平民曰土三城
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
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
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
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
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
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
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公增邑
千戶甲仗三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
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住新亭白
下以為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以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

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
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
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
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
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
靜言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
圖權緩北略冀戎虜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
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
秦一舉而至焉延在先衆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轍馳道
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岳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
指授群帥中外戒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
崔慧景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啖
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
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
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
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千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
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
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
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
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
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
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
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
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
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
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造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
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孫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于後主行
悖三才琴橫由席績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
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
之誅於斯而至敬乃什嗤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
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禀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

司空歷策忠崇青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須崇之爵已戮沈覺射手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固戴絕影朝門忽焰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受凶穢臺之路絕熠紳之衛纓組之閑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為賊羅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仕藏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齊王因之見殺吳郡鼇震步生以為奸偉況事隆於往協叢倍於前寔此而未廢孰不可興主僕射王頒畢崔護軍中往簡正逆舍谿心肅衛尉蔡誉事九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艱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中遠寔允神器啓明之舉往聖流言爲亦從戎驅弭請三路須京臺一靜西近大寨歌舞太平不㤗達代裴侯州首是試言久懷傳洗計其勤兵已登淮路甲子州未節堅明公見近台勤偏單殿戎而進畜雅州秀增帝立之基遷注鼓旂又甸足州郡為羣芳紐壯列超群豪驛羲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荊郢行事蕭然二賢莫不奮翮余果橫戈侍節嘶嶺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以聖挺德將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波英序選抗社稷未欲鳴茄細錫無勞戈刀但忠貫有心節義難遺信次之間參照十萬飛孫咽於九流列滔之於三川此蓋楺海流螢烈火有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

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遂梁山左衛將軍王興武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當也新亭蟠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為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十人登落星岡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洲後烏榜村為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于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贊見王敬則傳下）南史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封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將外三公永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

建鄴以懸不備又逆猜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論曰王欲州史）

陳伯之

梁書列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可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伏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為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尋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勳累遷為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illegible]）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偽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見降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殺卿宜以為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緭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高祖即位緭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前史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答

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緝事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緝於是
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
時也機不可失緝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緝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
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緝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
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
帝厚恩誓死以報令使纂嚴備辦使緝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
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已下次第歃血緝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
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不惡便可召
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緝為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
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
延伯史還鄉人孫㑥李景受龍符節度㑥為徐州景為郢州豫章太守鄭
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
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使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
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
廬山初元沖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
母郎氏燔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

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
緝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
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
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
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
褚緝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
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
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
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
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
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
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
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
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
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

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
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
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
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
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使持節都督西
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為通
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

緝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緝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
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illegible]
李延壽南史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illegible]其業至於泣蓋有
由焉及衰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
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
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遂傷毒嗟命
也
秦

陳慶之

梁書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
好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
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
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
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二千人送豫章
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口
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
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

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眾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覘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為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飆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眾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暉業獲租車五千八百兩仍趨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眾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吐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眾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眾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為無算天穆之眾並是仇讎我等纔有

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爾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眾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為其策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眾寧肯復為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疏貳慮慶之密啟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眾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眾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眾榮將退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為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蒿高山水洪溢

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爲沙門閒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强頗知幻術吏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强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之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葬慶之性祇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陳昕

梁書列傳昕慶之第五子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别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州豫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兵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稱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今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覺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功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陳暄

南史昕傳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而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誚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蕭摩訶莊在坐遽起撥之并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殺人之失願寬赦之遣

次之。億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蕤，意稍解，教引瞻出，命莊就其經數日。瞻發
悸而死。論見陳伯之傳後。信安志：陳瞻字子舒，夙表其父，事母孝，登第白
試入館，以不往謝，用事者出倅隆興。姓氏遙華陳瞻曰：
莫哭此老先盆。多見與發杜詩云：莫哭田家老瓦盆。

陳仲儒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夫準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鐘管最長，以黃鐘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依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鐘為徵，何由可諧。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略，舊志準十三弦，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下。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中柱，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弦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鐘相合。中弦下依數盡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弦，須施柱如箏，即於中弦畫一周之聲，又者十二弦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方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夤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陳寶應

陳書：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才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東甌，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横海之師，違郟鄏之命，有甘誓之討，况乃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罪深四罪者焉。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詐。爰擅烽財，乘而解印，受行方謝，綿滿春年，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著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並叢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畫繢之榮，裂地置州，假藩壘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衰華執者十人，保縈盧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燮圖朝會，匹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又嬰孩，自谷遷喬，豈蔑乘為擬，而包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為脣齒，屈強山谷，推移歲時，及我舩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兔匯澤之南川，逆款舉斧並助，由其不忌抗拒王畫，捶醜逆，每以罪在酋渠，猶懿綏遠，所收俘虜，並勤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藪，遂使衰甿請命，遠數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王如遠絶，九賦剝徐，四民凋弊，脊財盡室，封令充廠倉頭，皆略黔首，蠻賊相扇，叶契連縱，乃復踰超嶺嶠，擾我口邊，軼蹢疆埸，擒製邊城，律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餘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泝滄波，掩湯菓，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無待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燕豊為望，鞭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前康內史吳志，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伏，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首有表奏，請宣軍威，遠遠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誡，司子猶之勿敗。征南薨謝，上策無忘，智勇餘風，嗣子弗衰。廣州刺史歐陽紇乃克荷堂構

書遣蕭略刑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挑長鯨陸擊封鋒董平衛廣之師會我六軍臺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寧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慧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役樵揚旌英山埋谷指期掎角以劉羆奴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繹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氍戎車千乘以為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又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注滲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乃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鄉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業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相濟斧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既剋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餘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令軍士伐木為簰依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而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陳擬

陳書擬字公正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阯擬從焉及追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為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并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河令紹泰元年除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羅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藩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羅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詠假節信威將軍東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詳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至祏假節散騎侍郎理信將軍青州刺史慶梁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襃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縣開國侯鈔度化縣開國侯謹仍前封祏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並官資給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寶嗣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蔓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詳

陳書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為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為陳留又以為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並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為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為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論

見陳擬傳後

陳慧紀

陳書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即位出為安吉縣令還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為水軍都督於荆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太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為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來逼遂有淮南江外驟後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王德二年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户禎明元年蕭瓛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𠜕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千户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硤慧紀遣其將吕忠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正平頗有文學論見陳擬傳後通志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唐刀澗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進保延洲別帥戚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史决死一戰於是有五黄龍備衆已各長十餘丈旗首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燒軍衆高艦依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戚浪歷時頃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所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永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諭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

陳佛智

德慶州晉康志佛智祖郡陵人父法念仕梁爲緣騎將軍新名二州刺史西江都督遂居於龍水其先世襲永平郡公公承累世之資藏鏹鉅萬部曲數千擢爲羅州下化州石龍郡刺史陳廢帝光大二年授南靖太守以孝義訓蠻俗大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安靖郡公從隱晦不出主煬帝大業十三年終年七十三歲長子龍樹仕唐歷凝南扶建萬晉南施六州刺史封郁陽縣開國男孫集原以勇節著號仕唐爲冠軍將軍穎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

子仁謙仕至銀青光禄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褒

南史陳暄傳陳後主即位時陳褒爲金紫光禄大夫褒與暄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俠客

陳徐儀

臨安志徐儀東海郯人陵第三子也正明初爲尚書殿中所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

陳智深

金陵志智深蕭摩訶騎士勇力過人摩訶之戮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衆感行路君子義之

陳禹

金陵志禹穎川人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

陳建

魏書列傳建代人也祖渾六祖末爲右衛將軍父湯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内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扞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户二十高宗初賜爵平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既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奏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冀贊初興勤過蜀漢營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籍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愍負至於鎮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横噬馬歠南據荃有荆楚及横劉跋扈稱雖相繼然宗陽望秩之敬青徐限光德之風獻文皇帝睿鑒龍飛道光率土千載暫舞淮海從風卑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周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蓋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所謂見而不誅適在介石者也且蕭雄將號令八方義蕩王臣翹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荀悉運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還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許天心原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妾於後庭太和九年薨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費也王洛兒傳作北史論見白弼傳後

陳奇

魏書列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凉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有夙成之

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
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
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
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
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
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
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
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
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書有雲、龍、火、三
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
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
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
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
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
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

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
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遜，當是奇假人爲
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
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
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攀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又
奇初被召，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
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
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
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
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貴論已未也傳洩

陳元康

北史列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濟陰內史，終於
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諡曰貞。元
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
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脩起居注。二年，遷司徒
府記室參軍。元爲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
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
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
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
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
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
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於價交易徧
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
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
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
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
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
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
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
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
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
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
衆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

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
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
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
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
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
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
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還，令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
拔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
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爲未可。又謂魏收曰：觀
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
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
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
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
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封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
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
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

建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稚作圖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歿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戰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忘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資奄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諡曰文穆贈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諡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宮主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史王貫見張奉事演

南史列傳陳元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手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聞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爲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歔欷泣下雷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悌曰一度爲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趨曰勿使元康知又謂三台曰元康勇心誠實公與我兒相抱死萬中外之役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救之文襄屢遣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遇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杖於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趙彥深

纂並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令諸將議進取策咸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女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以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呼即加刀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稚作圖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揚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尉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論見北史列傳張纂傳後

陳忻

後周書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敬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數率逞孫爲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遷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韋道恒爲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爲公常隨有東諸將頻還伊洛每有功功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從戰邙山之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於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盡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宜生爲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頻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鎮近縣令之任十年從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逢惠金門郡守樂欽實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師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夾河宜陽忻與諸將擊走之略

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戚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徵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伺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為寇。孝閔帝踐祚，從忻入朝，進爵為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桀犴，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遂令萬敵領其部曲。北史論見王傑傳後

陳繫

安仁縣志：繫，居縣之長城鄉十九都。後周顯德二年，官授河東運使。

陳茂

隋書列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察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其意。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宮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常少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言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將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陳稜

隋書：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鬭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追，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衞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

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衞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衞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賊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衞，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北史論見張定和傳後

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春正月，陳稜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陳叔慎

通鑑綱目：隋文帝開皇九年，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illegible]

中將士刻日請降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率兵助之隋將史薛冑將兵適至與叔慎遇陳正理樊通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鄔居業送秦王俱斬之

陳永貴

北史劉方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隋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陳果仁

毗陵志隋司徒果仁字世威晉陵人後漢太丘長寔十七代孫果官至司徒唐武德三年卒神尭詔詢晉陵父老陳果仁身有八絶何也對曰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義六信七謀八辯江西人懐其德立廟於城南以祀唐封忠烈公南唐李氏時神嘗以陰兵助征伐再册爲武烈帝宋張舜民畫墁集題陳果仁告身　右果仁大業告身欵誌緣明政二年稔宅跡長安蒲氏物歐陽文忠載其事述甚詳果仁在隋無正傳僅見史氏文事沈法興爲司徒與孫士漢詐宇文化及者故捨跡云大王司徒無辜被戮明政之號乃李子通僭位所立當隋唐相予之際豪傑並起之時其間竊位徼倖頃刻之命者豈勝數也果仁居其時以戮力自奮與沈法興杜伏威輩相魚肉於時是人之居絶人之孤亦多矣至其喪身破家妻女爲俘廬舍且猶不保乃施報之明驗文安得謂之無辜哉至南唐保大中周師寇江南唐之重兵北犯錢氏乘虛圍常州州舊有果仁祠唐人禱之竟勝浙兵以謂果仁有陰功至封爲帝者號武烈豈其能垂祐於異世之人而不能保當年之居廬幽顯之理果難詰哉歐公之跋主於此書今終卷不復見豈當時不以與蒲氏或得之而爲人所攘今並附歐公之文書以遺蒲氏庶幾爲完文

陳華

楚江志華隋合州刺史舊圖經云義寧二年獻瑞木

陳孝意

隋書列傳河東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會稽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爲孝感之應未幾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爲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爲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陳顗

晉康志德慶州顗隋唐間歷封刺史有功及民鄉人即其居金林鄉立祠封興化廟

陳叔達

舊唐書列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内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爲武德元年授黄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爲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尋加授光禄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絶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爲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爲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户部尚書改謚曰忠有集十五卷宋晁無咎雞肋集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制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爲陛下

社稷計耳。人主以天下為度，記書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缺矣。叔達不受是也。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六年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戕，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瑰奧，自宜在親近之地，有欲速予，可惡無名，而太宗乃累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論臣下，為慮小計，豈古道哉。劉景文詩：陳叔達詩陳亡誰數義陽王，世路艱危亦備嘗。無術可紓江左亂，蕭然風續動隋唐。

陳君賓

舊唐書列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之子也。仕隋為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職，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愧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飢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回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又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勑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為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復起授虔州刺史，卒。

陳大德

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否。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遍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綾遺貌詐為諜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三

陳

陳萬福 貞觀政要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耻之。

陳易從 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兆河道大總管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戰於青海易從之父以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深入為吐蕃所擒。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洎之歸易從也先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走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厥後易從為彭州長史漢唐昌吳沱江鑿沕流合堋口岐水既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亡李敬素事訖州被害民皆憐之為立祠。有廟在城西三里許五代蜀封順政公。今亦廢。

陳嗣 唐陳拾遺集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祗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任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綱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豪蒙為黎州長史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樂為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而隱於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為主簿遇梁季喪亂遂世不仕生皇考廣迺迺早卒君即迺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已師律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孫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更不遑養恭不遑寒暑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遂親終殁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縱千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墅高居農野永歲推閒漢有王丹者放苦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有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為政矣異其為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鋪良田習山藪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澗藪星散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芸芸禾稼滿野沃湯之緣如雲矣春　載薺載書其耘白露時降百穀以成悲苦書宗肯攀省農夫饋田畯刑以肅惰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禮節興恤孤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鄉國有偷衣食帶刀翻椎埋胠篋之類闔鄉走狗之豪莫不廉下風馴稚素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傾浮孤之薪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矜欲效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湯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世養德遐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顯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句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業五鼎不足餁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綱冥冥高鴻超超竹宇携携幽龍其與禍敗之途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斃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含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壽而文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孰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戒曰荅子足啓予手我聞古人有言琢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壟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等哀號能祇奉遺訓盡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月日玄月歡瑜卜兆將言始啓殯形吉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沒矣仁何以名陵谷不朽匪唯頌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敎其詞曰

始於陳中裔淪泊此江濱山川隆靈祈鼎紛亂生我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縉紳茫茫田藪載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攜幼親為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飛高雲楚狂懼世惠叔求仁良獨然矣不孝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矣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寡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于子子孫孫驕奢自敗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陳元敬 與地紀勝元敬卽子昂之父也瑰偉倜儻弱冠豪俠屬郡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术十八年見陳伯玉集趙儋頌陳拾遺集有周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德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

通早卒。生皇考樽，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鷰頤虎頸，性英雄而志尚玄默。
群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
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爲憂艱不仕，潛道育德，樂其清風。邦人馴致，
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
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謙以德也。州將無
長時教陳議。青龍癸未，唐曆云微，公乃山棲絕敎，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
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表，無所不達。嘗晏然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
大運，賢聖生有萌牙，時發乃茂，不可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遇，合不同造
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爲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
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敗遊，
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故有國者享年不
永。彌四百年餘戰國，如糜至於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夷胡奔突，賢
聖淪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
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于私館。於子子昂慕昧鞠然在疚，
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拔舊塋，寧神於
此山石佛谷之中塋也。銘曰：賢者避地，遯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

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
不齊，賢聖罔象兮。蜀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爲丘之遺環兮。

陳子昂

新唐書列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
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
世富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
家子尚氣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
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上書盛言東都勝墤，可營山陵。武
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
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
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
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
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
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
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
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

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
暴虐，詬黷天地，川澤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
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
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
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
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
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
紹，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
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
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
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
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路，駕蒼龍，朝三公
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
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大德以止干戈，察孝廉
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
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期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

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
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
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
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
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
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
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
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
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
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
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
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
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
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使頒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
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

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毋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敎化之陵遲頽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謹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亡務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餓。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䘏。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蹋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之使亂。誨之使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事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墊。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隙。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乏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

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要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逆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峻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於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令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衆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榮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翹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二去一三。不對力盡之搖。以庸將御冗兵。徒日廣兵甲。日費糧蓄。量積盡計。利害勢可不可

毋虛出兵則人安矣使賊千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於生宗室子弟
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
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慬悌之德使吾無過之地俄遣石
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后后雅數召見
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輙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
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
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一
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
攻短此刺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
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
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
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
冢次每哀慟聞者為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
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
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性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
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
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
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
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董衝釋音 [illegible]
猶 [illegible] 諱 [illegible] 舊唐書列傳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豪
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
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
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
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
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
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蹈而

不避寧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夸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
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
必蒙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
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哀號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顒顒
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於今日矣況皇太后以文
母之賢叶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矣臣伏見
詔書梓宮將遷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
骾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逢聖世沐
皇恩自循至理莫非事有不能歷丹鳳然星龍光望王闕東面金墀抗音
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陳一言願蒙聽覽甘此葬埋
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
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逾沙絕漠致
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
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
歲月奔命其弊矣堪秦之首足今為弱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
荒饉人被荐饑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
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
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
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山陵初製
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
鞭撲羸老鑿山載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
儻不堪其弊有一逃亡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亦宗廟之機不可不深圖也
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
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
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
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
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
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
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共
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惑
陛下豈不以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

太原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
其不可息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
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
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
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
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
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居洛山陵寢廟不
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
願孝哉何聖賢蔑棄於斯蓋夫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
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誡願陛下察之若
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
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
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
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料也雖則盜
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
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

念之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時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
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
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蜓兵以徇之臣
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
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
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
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
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
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
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器舉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
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
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為將驅憔悴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
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
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實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
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
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蹤乘便縱兵大破之[illegible]

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賣蜀之珍富欲
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塞不通此其所以頓
餓狼之喙而不得餧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
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
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
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
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業費隨之無益
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
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削其險役其人人斂消利便送人從則蕩財至恐失
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姦利傳檄稱吐
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
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
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
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
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
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

不可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
其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有廢安北拔單
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
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
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
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
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
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又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
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
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
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拜右拾
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
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
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
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
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為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為縣令

段簡所辱。子昂聞之，遂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為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為之序，盛行於代。文苑英華唐盧藏用撰陳氏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秘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瓌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歷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勑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

右衛胄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職，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時勑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徒，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由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投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雖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敵。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沖謙退讓，法制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眾？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為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明賞罰，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凡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其成功，振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詩書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智愚、眾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帥之勢，然可令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向前，不量力，又不簡練，增驗烏合

敗後怯兵而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眾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璵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璵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信，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鬪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搆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

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文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魏里馬擇已，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切齡矣。論湖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掛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邂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倏編嗚哦。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長逝，遂淩心許而彼已亡矣。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贊曰：　岷山導江，因濯馬里，吉黔鴻洛，東至會海，靈光氣靈，上冥崇雲，其現賢所貢，則主異人於茲。才可

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用於萬乘子曰道之將喪也歟矣天喪予子出
子昂開耀二年許旦榜進士初年十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
博後入鄉校感悔即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有自修飾精究墳典耽愛
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陳靈駕入京召見武后奇其才遷拜麟臺
正字令云地籍英華文稱暐曄累遷拾遺凡所著論世以為法詩調尤工
嘗勸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秉權衡鄉公推許曰能極著
述兼備比興唐興以來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為
用豈以有學者卒契其身言哉子昂之謂歟潼川志陳子昂字伯玉潼川志
射洪人其先號新城[illegible]
問詳臣請元氣書以荀道子昂因上書勸后興明堂太學召見令條上
利害子昂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
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天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
刑罰不中朋黨者進正直者退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謹也又
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
者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安則
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妖逆乘釁天下亂矣隋煬帝

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殷鑒豈
不大哉擢右拾遺子昂多病不樂居職會曹仁師等討契丹敗績刺營天
下囚奴以武攸宜為大摠管討之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
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
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募集未可用況天下忠臣勇士
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
不可威示天下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金華山
讀書臺至今猶存有文集十卷傳於世子光亦以文稱終商州刺史子易甫
簡甫皆位御史唐史臣贊云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然后竊
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
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贅者不見泰山聾者
不聞震霆子昂之言其聾瞽歟杜少陵詩云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
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韓昌黎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盧藏用序拾
遺文集云子昂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
一變蓋宋齊以後浮靡之文自子昂始大變矣然子昂官拾遺以父老乞
歸侍詔以官供養后顧待未衰也及家居執喪而一縣令能捕繫致之死

豈當時縣令之權足以殺天子侍臣而無畏忌耶唐沈亞之有答郵使君
書云天后時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蕃還無酬勞然喬死於讒陳
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排擯以為累
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則殺子昂者乃三思非段簡也三思
奸亂殘忍志在竊國柄敗李氏子昂前後進言欲察証告幾詔獄撫宗室
三思疑其排擯陰令簡殺之史雖軼其事而理有必然者然奪妓妻以加
憾乃承嗣而指為三思何也嘉祐中文與可作拾遺亭記云校唐書
新本見史臣第伯玉與傳奕呂才同傳謂伯玉以王者之術說武后故貶
之甚哉不探伯玉為政理書之深意也彼緣事啓奸立文譎僭伯玉之言
有味于中矣傳召好曆數方技之書但能略頭大體錄記覽以齊其表
異證可引伯玉為之寄夷耶當時審其疏于朝以聯伯玉之下然會參公
官不果豈是數者觀之拾遺生死皆有道根矣據佑甫跋拾遺感遇詩云
核感遇之目梁昭明文選及書吳競樂府古題皆無見惟郭代公有感遇
詩留通泉陳郭同武后時人而郭遠事明皇後死則陳固先達郭之詩必
祖述陳公之為非陳之詩蹈襲代公之目也老杜既得其忠義韓文公從
以高蹈疑之監察御史趙儋撰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

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
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高祖方慶好道得墨子
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主曾祖湯湯為郡主簿
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父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
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
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术殆十八年玄圖大元無不
達皆截於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強學覽世詩可
以諷聖可以削之罕覽金我能兼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
其年高宗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
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
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胄曹
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俄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
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喬之知及公參謀幃幕軍次漁陽前軍
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公乃進諫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
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建安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
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及軍罷以

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送靈墓側，杖而後起，與賢威
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卒於射洪獨坐山。有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
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
太仲之詞紙貴天下。娶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蘭
州刺史。仲曰非，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
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非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曉甫、咸甫，皆守緒
業，有名於代。翊自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公自少小聞之
征也，切年謀始立，去二年八富知，數三年魯變於道，乃謀碁實曰：陳文林
散衆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洽遺之文，西海之內家
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殁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
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為鄭公署通門，
蔡伯喈為陳寔立大丘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頽闕之代，當樂之材，
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參受命來牧，第叙豐碑，啟後來者，是則是效。其
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非雕刻，學
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馳光，蓄玄藻識，施不求報，退身自默，伾伾峰塞，拾
遺挺生，氣懋三辰，秀發五行，才司入室，學匪穨精，明明天后，群龍効足，掄

掄長離，軒冕其盍，封章纍奏，天子乃讓，言毋偏黨，雖是之，臣今臣三，三命惟
揚，帝命建安，遠征不伏，乃公暴畫，契此雖足，唯王既兵，徒諫遭卜，忠言不
納，前軍欲潰，遂登薊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篆氣衡，太陰光
流，義士食薇，凡諲造禍。 表辭右省，來歸溫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盧墓
之側，柴毀威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淮國不寧，非君之病，我辭于公，中肅
恭懿，光明不融，為君頌德，拜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測其大，永昭
文儁。 嗟哉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況公之詠衷而已。
而陳公之微意在斯，孰得盡書。 應天費是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
帝，堯下聞琥之九載，改加改元，歲在浴皋冬十月，詔天下牧守修前代聖
哲功臣賢士陵墓之毀圮者，斯以崇至仁而修闕典也。化為異物者，尚蒙
旌之寵之，好爵者則亭安之惠可見矣。是時權興未以示歲斯命，由是大
侯篤而按其部，至獨坐山前道，有唐故右拾遺陳君之墳，墳大集之中，嘗
飽其詞學志氣矣，下馬一奠，能不懷然，因賦悲詩一章以弔之。曰：是知未
況於情收爲其吾時司言之於為此大書碁有威德封樹茂木芳增葉而
加植也。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之碑，苔蘚侵剝，文字磨滅，因敕書不命，見
工重勒於石，豈敢顯此公之懿行之欲，刻吾書褒贊之云爾。時寶代元歲

十二月十五日。推誠保節翊戴功臣、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
校太傅、知梓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
戶，郭廷謂撰。令吏錄唐代諸賢祭文及遺學堂覽文集詩於碑陰。唐宋名
賢確論。盧藏用曰：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删詩書，述易道，而
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也。孔子殁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
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融為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
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
辭而顯其後。班、馬、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
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顦顇逶迤，陵頹流靡，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
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
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
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
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
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
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凌泰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

止。惜乎！壹己當世，道不逢時，委青之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悲
明精粹而淪剝，貪叨無驚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未知天矣。 姚鉉曰：
學者議子昂作大周受命神鳳頌，乃諂悅武氏而不忠於唐，姑亦嗤鄙其
文，後因數四細繹其旨，則知子昂之頌乃諷諫武后，而保佑中宗之微
旨也。其揚雄劇秦美新之亞乎。何以明之？子昂表云：先有唐基，以啟聖
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王已來，未嘗有也。此言自古未嘗有仰人革命之
事。又欲武氏不改唐室舊物，乃不顯諫之義也。又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陛下受天之符，為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坤翊，可以慕武承業以示武
氏，而天下謂不可傳於武氏，子昂之微旨也。既謂諂悅武氏，而為之文旨
子雲美新室，那得辨之，而世之人方知子雲之心，今辨子昂亦得之意。然
則賢者立言，必俟後世之知者。噫！士君子仕於亂世，以此激文，而至有遺
書可也。然而子雲之美新，子昂之頌，固不為之愈於濁之也。吾遇不知言
者，則直俟人爾。 柳之學駁子昂復讐議，事見刑書。 習學記言：舊史謀
子昂入文苑傳，上載諫返葬長安，蘭雅州生羌二書，而新史引其諫政，
甚多。又言變徐庾，始追雅正，又言學堂至今猶存，蓋用韓愈輩語以書
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傳至己才司列，則不合甚矣。又漁且勤於六典

明堂太學爲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則輕傳甚矣惟聖賢自爲出處
餘則因時各繫其所遇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吐其所懷信其所學不得
不然可無罪也舊書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逐還鄉里簡乃事收繫獄
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
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
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爲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
黃門侍郎盧藏用祭陳公文云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介潔子之沒也太
山頹兮梁木折士林閒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
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失聲哭子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
但撫心而已權尚饗潼川志登陳拾遺書臺覽杜工部留題慨然成詠前
權知尚書刑部郎中牛僑　步出縣西郊攀蘿登峭壁行到蘂珠宮暫音
拋火宅羽帔請焚脩霜鐘扣空寂山影落中流波聲吞大澤北廂引危檻
工部曾刻石辭高謝康樂吟久驚神魄拾遺有書堂荒榛堆亂礫二賢間
世生虛名空烜赫遐足擬追風祥鸞已鎩翮伊余誠末學少被文章役興
來揮兔毫欲競雕蟲力雖稱含香人猶是飄蓬客薄命值亂離經年避豺
戟今來略倚柱不覺銜嗔色未安憂國心誰憐鬢變白元祐三年九月二
十六日　又覽陳拾遺文集東川觀察判官長沙劉蛻已下皆是　郡中
好事人家藏君十軸余來多暇日借得晝夜讀意氣高於頭冰霜冷人腠
就中大雅篇日日吟不足重遇明皇帝君臣竟不識沉埋死下位我輩史
莫卜射洪客來說露碑今已踣剝刓存滅半勢欲入溝瀆寓書託宰君請
爲試摩拭樹之四達地復碑高作屋償君死後名再依泥沙辱世路重富
貴嫓嫓好耳目文學如君輩安得足衣食不死橫路渠爲幸已多福我有
平生心推挽不可促撰君盛年名萬鐘何足祿　量
長後校短忌脛不頸續悲君辰重願雲山空蜀國

陳該

唐陳拾遺集撰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君碩墓誌
銘　君諱該字彥表綿州顯武人也其先潁川遷蜀來曾祖哥
貴考永貴皆養高不仕君少好學能屬文上元元年州貢進士對策高第
釋褐授將仕郎其明年制敕天下文儒司屬少卿楊守訥薦君應詞殫文
律對策高第敕授茂州石泉縣主簿開耀元年制舉太子舍人司議郎太
府少卿元知讓應制薦君於朝堂對策高第敕授隆州蒼溪縣主簿垂拱
四年又應制舉綜古今對策高第敕授懷州河內縣尉凡歷所職皆以清
廉仁愛著聞有司重命天授三年恩勅自河內追入供奉吾未甚不幸

遇疾於神都積善坊考終厥命年六十三歸葬於豆口山之場原禮也嗚
呼哀哉古人有云飾須表之行不逢青雲之士而聲名磨滅者有之矣嗚
呼陳君敦然玄默潔清溫良馴道執志好學博古恂恂焉僻高職卑不改
其操學優祿薄不怨於天四舉有道三恩下位晏如也非諄諄淑人其誰
能涅而不渝哉夫知命可謂君子矣好學可謂爲文矣丹書不藏於勳府
青史不昭於方冊於戲一絕攸老之口孰知夫子之賢哉吾與君族人也
服美其德尚矣昔子雲稱李元常壞叙令伯皆沒而不朽後代稱之斯非
若人之徒歟吾豈默而無述其銘曰閒閒君子好斯文兮縛桑筆章習卿
雲兮棲遲下位允升聞兮金著玉堂兄吾君兮鸞潛鴻漸期紫氛兮鍾鳴
漏盡覺蘭焚兮儒行聖節將何云兮恭承遺言立石人兮金刻丹書記歲
辰兮青龍甲
午銘玆墳兮

陳孜

唐陳拾遺集撰堂弟孜墓誌銘云君諱孜字無忌其先潁國人
也五代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本郡大司馬生高祖方慶屬梁亂
始居新城郡武東山大父湯爲郡主簿生曾祖通早卒通生皇祖辯少習
儒學然以豪英剛烈著聞是以名節爲州國所服皇祖生考元英保植先
人茂德降生於君幼孫天資雄植英秀獨邁性嚴簡而尚倜儻之奇爽
貞而不拘分獨之操始通詩禮略觀史傳即淚執物之標希曠代之業故
言不宿諾行不苟從半身克己服道崇德闔門雍雍如也鄉黨恂恂如也
至乃雄以濟義勇以存仁貞以立事毅以守節獨斷於心每若由己實爲
時輩所高而莫敢與倫也是以鄉里長幼望風而靡邦國賢豪聞名而悅
服方謂拂羽喬木緬昇高雲而遭大過棟橈而殞嗚呼天歟第子時年三
十五是歲龍集癸巳有周天授二年七月卜兆不吉權殯於其歸奇之北
園始以今甲午歲獻春一月乙酉朔二十五日己酉定於石溪山之北崗
陪考墳也君家世蹟嚴在武東山昭穆崇封松柏列盛至君考遺令獨愛
石溪之崗故君從先志祔葬于此嗚呼哀哉始君伯父海內之文人也含
純削之德有高大之行每見君嘆曰吾家世雖儒術傳嗣然豪英雄秀濟
不泯常懼後來光烈不象先風每一見爾慰吾家道實謂君有逸群之骨
技俗之標超山越壑可以驟遠也豈其天絕良茲良圖嗚呼其元命歟運命
歟天不憖遺圓歟大圓蒼蒼大方茫茫賢聖同此爾之何傷古人有言殊
王而穢是春骸於中原况吾家道尚儉名訓未營封樹之禮吾敢遁焉是
用錫爾定朮之器塗芻之靈先奔之典志孝之述祐示後代以安爾瑩銘

曰。我祖之威延兮遐於陳，綿遠裔兮此江濆。五代崇光兮至夫君，儼然英耀兮始蓋蓋，何意嚴霜降青春。玉樹摧落兮成黄壚，南山無隊兮永幽淪。悠悠昭代兮上爾辰，吾恤感傷兮號蒼旻。問之蒼蒙兮立茲墳，乃言千載兮冠來錄。黄頭之子白服兮，嗟爾黄頭兮勿傷神。

陳子良

潼川志。子良射洪人，嘗為果州相如縣令。楊祐甫遺安堂記云。王元覺嘗訪故人尹君於果州之相如，歸以書抵其友楊天惠曰。吾行有異聞焉。相如小邑，其治介嘉陵，巧宦者所不顧。然江山清野，脩然有古氣。嘗從人意，尹君為予治疏具，從山童相與抱杖彷徨於畦壟谿谷間，指佛刹曰。此書陳令所建隆因寺也。食已，過明真院，野步畢，趾數百，有巖焉曰。此書陳令所居晃丹地也。予心異之，亟招溪老問陳令故事。曰。令故梓州射洪人，子良其名。或曰子昂從弟。在天后時補令於此，為政多惠，人到今思之。予曰。令政柰何。老曰。令之政殆不可考矣。然相傳令將去邑，邑人共挽留之，誠意真切不可解。令亦愛吾人不忍訣，為棄官留不去，遂終焉。令墓在縣北，為安鄉。語既，尹因言曰。天后時距今遠矣。星曆流易凡幾年，郵傳將迎凡幾令，計銅章之刓，後新者數矣，耆舊皆莫之記。顧獨吃吃道陳令，此必有不可忘者。老之言定不誣。然吾嘗病斯人貿勝少文，其念陳令善矣，乃不能損數楹為陳衣冠之地耶。吾已命寺僧築堂於令所建寺某處矣。元覺幸採書致吾意於東蜀楊祐甫求記焉。未攝筆，元覺書達彭山，天惠曰。善哉。是固不可以無記。僕與陳同里，陳之故，僕知之。蓋有得墨子秘學，白虎七變，歸隱武東者，曰方慶。有慕王丹高風，家累十金，退習先書者，曰伺。有達元圓大象，山棲絕粒，屏息人事者，曰元敬。蓋其家法之勝，凡類此。按陳令所為，內樂釋氏之教，旁綜道家之術，著書順善，怡神清虛，遊戲縹緲，不數數於世。是其淵源非祖德苗裔耶。夫志順善則其視民必慈，習清虛則其治體必靜。是其所以有德於民，為所思耶。然考唐循吏傳，見所收纔十五人，常恨其書編迫不肆，意必有遺落不盡。如陳令之名，果不得附昜子之次，豈所謂簡則必陋者耶。

陳子幹

文苑英華。唐陳子良誄平城縣正陳子幹。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雖死無悔。故能貽芳塋於後世，徇一作殉節義於逝年。兄子勇嗣前脩，功深襄代者，豈可使身名頓滅，與舊無聞。悲夫。緣弟少府，則其人也。弟名子幹，字元楨，渠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會安王府諮議、吳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板蕩，人倫東夷，播棲西歸，泊餘一門，同

遷灞岸。是則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鍾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加憂成疾，忽悲風樹，痛深陟岵。其時餘年十九，爾始八歲，伶仃辛苦，實迫饑寒。青門之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地。一溢一作盆之米已索，一瓢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填溝壑。賴餘以少遵庭訓，夙稟家風，嘗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高蹤。長安主人，儀同郭翊，要餘入室，仍寄庶下，遂慕西河，措紳公子，負笈雲萃，藉此東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無[illegible]，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齊王英禮賢待士，市獻非儒，召入平臺，悅其豪隸，乃題銀牓，取埒仲將，足稱妙絕，見美當世，寵西李三仁。才華任俠一作建，與餘宿素，欽其俊乂，因妻以女。非厥人品，孰能致之。及爾委質周旋，果名吏部，公卿藉甚，士類一作友趨風。餓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深閑簿領，妙達治方。揾水棊而不食，鎮松筠而無改。屬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上皇于時留守并州，龍潛汾水，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尋總兵機，式遏逋寇。元楨素使弓劍，立性雄略，屢剪兇渠，頻蒙榮賞。凡有草竊，咸資決勝。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一無郎字將兵三千人，來侵縣境。元楨受命，單使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人，威兇威雄，莫不披靡。忽遺流矢，斃于陣也。春秋三十有一。嗚呼哀哉。嗟爾輕生，奮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通文，以諧豹變，如何馬革，途裹師元。嗚呼哀哉。爾從宦東西，死生契闊，與餘一別，已逾二紀。往聞非命，實用痛心。悲鶺鴒之在原，悲棠　之先落。惜我同氣，其莫何之。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靈，仿於夢中，共馳哀慟，乃涕流于枕，悲不自勝。嗟乎，爾昨不忘，鍾此哀痛，既之于誰，終稱兄意，顧影榮獨，言功肝膽。是知結草酬恩，魂類之功無爽；出魂屢請，將齊之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誄友于。式紀遺塵，無同潘岳，敢詢前典，而為誄云。　滑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媯汭，下居潁土，爰能于奮，揮映于許，寵波長洪，雖二而衆，衆乎桂林，爲生魁楚，往每乏亂，潮河滋遠，兄傾庭蔭，滿結旻天，惶我兄弟，泣血連翩，余雖弱冠，爾尚童年，立錐無地，循蓋無畑，余稟家風，世敦經史，式崇儒教，餓而效官，衣食是資，故是滿穎，爾日修學，遂能克己，若欲有物，才華難凝，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隸翰，擅嘉觀，爰參選部，乃仕平城，登任是欽，王律愈明，九更弓勁，本慕忠貞，皇上龍興，號令之內，兵權收總，請矢是引，邪六且兵，兵齊衛于元楨，定律齊戒，授決推，馬星奔，抽戈奮前，將幾摧軍，當鋒氣急，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人忘勇敢，衆疾其奇也，遭亂世，功無所施，榮未立非，重名極里，不

塋廟食盡死何爲已一日君子各慎爾儀獨埋玄壤誰其實知空令親友遥哭路岐無後隋蕭何除墨池露圍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二朝非命千秋永離嗚呼哀哉餘於縣府蕃育獨寐忽覩蕭靈夢中相值軼手嗚咽其疑作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倏如電駟寤感我心寤乃驚悸恍焉如失伏枕流涕曾聞貴父曾侯命志亦承揚贊求策云記引伊義勇取符無愧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與言遠感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嗚呼哀哉

陳饒奴

新唐書孝友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弟妹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顧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陳龍樹

德慶州晉康志龍樹安靖公哀子佛賀英風逸氣鎮俗戢奸冠盜屛息仕唐歷瀧南扶建萬普南施六州刺史封鄣陽縣開國男

陳集原

新唐書孝友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父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舊唐書列傳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爲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嘗有疾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資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德慶州晉康志集原安靖公之孫以勇節著聞仕唐爲冠軍大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十戶子仁謙仕至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貞節

新唐書儒學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時以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循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之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立春秋書昔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恭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頻蘩循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以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爲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禘嚳郊稷以享先妣姜嫄也以主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祿太廟每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議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

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禰獻永序昭穆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殿三日不朝循率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嘗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禘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衰隳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隳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奪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躋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耶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優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實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葉。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雖禰極祖。雖遠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列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景其父而廟毀。及亢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宗。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欠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昬昭伯考。景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徵引傳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詔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援經辦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孫擬見逆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庳用極侈。說褫厥度。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且寢居使坐。無以尊示群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瑰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著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董衡釋音 宏竹律切 后殺子名 乾乙熙切 逆側伯切逆也 揩挹渠切 下同

陳希烈

新唐書列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冲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為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與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俾著頌祥。揭照無窮。其諂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林甫顓朝。苟有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為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禍户知切 諭他侯切 諂

唐書列傳。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無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眷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鄂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熊戎之臂。登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珀務述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遺無賴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子叔。太初同膏肓耳。通鑑綱目。唐玄宗天寶五年。以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陳昭

全華東陽志。昭婺州人。廣對吾瑫。增國董吾晉數穀州言昭見之云。二公他日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六使來江左。及至德

切。明皇入蜀，旁午二公同時拜相。

崔後為選補使，授行江東。又命錄

陳玄禮

新唐書列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禍下不免，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免。姓氏遺篡：玄禮從明皇幸蜀，至馬嵬奏上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居內。遂殺貴妃。玄禮拜龍武大將軍，封蔡國公。

陳少游

新唐書逆臣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生，諸儒推為都講。有媢者欲對廣眾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該閎，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績。累遷侍御史。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數兼台司。董衛釋音：媢莫報切。貧其帷切。盱眙上音于，下余支切。頩匹并切。遜即佐切。悖其季切。汛已退切。西也。舊唐書列傳：陳少游，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游累贈工部尚書。少游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眾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游攝齊升坐，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所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也。明年，僕固懷恩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視事，又懇晉、鄭二州刺史。少游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游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游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游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

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游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游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游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所在悉日斂緡帛，多以仕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便之。又既是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一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游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清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游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為少游賓佐，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元遽報少游。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游意以為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曾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頒就佶強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須承敕命。未與之。頒勃然曰：中丞若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眾矣。長卿掌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困；崔眾供軍，奪財，為光弼所殺，故頒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為少游奪之。佶自謁少游，止為長揖而違。既懼禍，奔往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為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為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擇丸中置表，以少游劫取財帛事，會少游使繼至。上問曰：少游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游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遐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游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游

懼。乃使忝謀温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豪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俟指揮。少游又遣巡官趙詵於鄂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偽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為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為偽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禦。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游奪財賦事狀。少游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既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吏等設云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得希烈偽起居注，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唐語林：劉太真為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將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通鑑綱目：唐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加陳少游同平章事。范氏曰：少游掊重歛以求寵，此天誠也。德宗推其去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其得無厭度之論也。

陳利貞

唐書列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裨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部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為勝己，以子妻之。及歸屬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為前鋒。次郟城，賊眾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挫。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御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為亂。夜半，𡨥作。利貞拔劍登壘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遣觀察使董繼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睢系雖切。櫛判巳切。捉乙。肆某故切。文苑英華：裨貞撰汝州刺史陳公墓誌銘。唐貞元五年秋七月，汝州防禦使、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州都防禦左軍兵馬、靜戎郡王陳公疽發首，已酉，命牙門將鮮于侍進奉書告辭元戎尚書安平公，以受恩忘死，非其死為恨。又命嘗同百戰之將王進達等十數人，以忠盡王事為別。又命嗣子少英以孝敬繼夫人為誠。庚戌，歸于私第。辛亥，薨。八月，孤少英與家老故吏文龜筮謀，得兆於州東石塚山之塢。辛酉，葬。公諱利貞，范陽人。祿山之亂，始自平盧起家，歸國，累建戎勳，從太尉臨淮王光弼軍于河南，歷攻睢陽，垂陷，太尉常遵勝心，太子之帥部廷玉合諸侯之眾趨之，公軼以輕

騎赴，如林之摧。入其腹，出其背，如飆如星。廷玉奇公之才，請包不遠，拔於行間，以其子妻之。繩于臨淮，列為重將。其後廷玉入備宿衛，出鎮河隴，公嘗從之。凡十遷，大將軍、太常卿、太子賓客，特進、開府、靜戎郡王、兼御史中丞。隴右都知兵馬使。其所置者皆如擇求之事。希烈之亂，詔以哥舒曜為汝洛節制，俾公之前隊佐之。事疑作軍次汝墳，不終日，城拔。又以次襄郟。逆軍大至，公以馬步五百當猛寇萬人，立為奇兵，攢擊其右。兇黨退却。一作明數月不前，襄陽城守拒有備，由此効也。希烈自統二字一作空，又作自今豺狼之眾，至而圍合。矢石雨下，晝夜不息。公乘墉道，與賊相應。公登陴。黃祠號聖姑者，忽少為朋，以祭主數百人，或爭豪校，乃至相毀傷，公患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恃，侵者或潛為賊所咒，敢毀之。公曰：令豈畏賊者耶？即毀之。覺中為清。公在涇州，時河州羌酋木征為華人，程白告變，言其欲內侵為務，翦廷命監司遣公按治。公遣介就訊。木征自陳曰：主上使守河州，而程白阻遏詰命，係不時給。我聚兵將取白耳。公鞫得情，且曰：木征世為外藩，以供職貢，戍邊者與事，進言激使驚擾，以希功賞耳。朝廷為斬程白，以詰命畀木征。果渡洮水而去。邛州有匿名投書言戍卒欲逮他郡兵為變。主兵者憂，遍白公。公曰：此姦人所為。令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雖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後娶其女弟，封某縣君，又娶曹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偃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早卒，次適穎州汝陰縣尉劉唐聰。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請銘于予。予嘗與公為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廖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蟬聯，軒冕善榮。壽終于鄉，葬歸先塋。無異唯良，以昭家聲。公其無憾，萬世斯寧。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　九真

陳

陳安石

宋史列傳陳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峽轉運判官民苦蠱毒殺人摘其牲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猶帥鄜延能用諜者叛劫辭獄尤開當狀邊部欲蔽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鄆州河中府戶部副使擇帥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請其條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畀之券使通所得貿易藩單而歸券盜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選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長惰武人避功乃任取散行者申約束以防累濟曰事不豫警使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秉師而西報安石待四十日糧而師溺白草平偏月安石深念曰吾頻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復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詣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繫而他路餽運多不繼

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曰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特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姦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秦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陳郛

建安志陳郛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中擢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尋授歙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歲歉擅發倉廩部使者責不敢獨賊公曰歲歉而賊不獨刑流轉寖堅何以寧民卒獨之後爲司農丞秦書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元符中以元祐黨籍廢後復官朝奉大夫卒郛性剛亮歷官五十年節無虧貲退無居廬書史以郛貧賜金數百兩竟不受士大夫以是稱之

陳知和

宋晁元咎濟北集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溥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憂沮之歷居巂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律入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儒學雅高第位將相默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光祿生君光祿前夫人貴氏永平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其適專教誤劉蘇州皆當賴人其懲操不必同而君介然君一四人者皆賢之耳謂寧國軍節度推官夏卒訪耕民衆里中辛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爲獄諸朝民果不死遺安福憂免起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交衛辛苦於役作偽印帖隱民閑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擒六人且嘗度閑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且其從然誠苦於役者爲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群博犯法避者執于庭數百人深縣門且拳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閉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還者鮮縱之既行密跡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

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未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緩報乃下令借富人倍粟約與之息匱者致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謂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眾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越州事還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之文帝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爲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使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防獄朝廷以易義務減人使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爲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越州昉以君爲暴其獄乃歸力斬守而君亦不辨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欲致辭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債君君不得辭權知歙州事還爲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銳致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勾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而有餘所從來高望之凋凋在城上書有疑地不治餘三十乇君議增築不欲調民

乃以術招寘卒廪之蓋以州兵凡用工萬髙其書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淡大漲傳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蕐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沭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壞吏倉卒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粤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邪其有客為儆業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循梅州絶山倍道崎嶇荊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足愈耳求上印致仕時方六十一即去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勲上柱國為人清慎進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為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詞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適尊鄉縣尉適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直郎王鎮次適通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仕可以稽其世而公不頹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說之將來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光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遺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

陳升之

宋史列傳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覈其選詔自今臣僚之子孫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為三司使升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摘郡大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詰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闒滯罷懦則陵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盡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狀升之

初為諫官時嘗請抑絶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已罷相升之患樞密使賈昌朝復用殿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致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乞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以升之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令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詔為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史論載王珪傳東都事畧升之為人深沉好為小史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先安石為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僉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令之有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令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令三師古之六卿猶令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禧屈卧都亭驛不救疏升之曰致饔餼館有常禮過期由留宜即裁抑禧愁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
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實娠至季秋爲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
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爲名云
京口耆舊傳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二子閎閎皆以
父任閎終宣義郎無子閎終大理評事子條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
從姪鎮爲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絳
及禧實與俱來絳以升之廕終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忤秦
檜專黨王仲山坐廢擯死起知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楠爲韓世忠軍
叅謀九世忠出師楠皆在行積功爲右文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卒三子官
皆至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命他族人爲繼又再傳
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峕之子其元一統志陳升之本名旭自
升之避國諱以字行改字暘叔博學多能第進士初嘉祐末爲諫官劾賈
昌朝不可輔政願有聲稱宋熙寧中以王安石薦拜相時同郡吳充亦拜
相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今已宣麻播告臣雖言之
無益耳神宗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楚人險今用三相皆閩人二參皆楚
人必將援引鄉黨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必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
光曰固然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鎮江志陳丞相升之自建來從
子禧絳實與俱以升之奏補禧終員外郎嘗當在京儀鸞司子琳選調絳
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楠敷文閣待
制三子皆陞朝禧之弟繼升之後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其詳
見耆舊傳鎮亦陞朝子耆從政郎禧之孫雅言嘉言嘉言之子應峕三舉
于鄉其應峕之子也增本又陳升之字暘叔建安人居丹徒位至丞相封
秀國公升之本由進士及第然以其非茲郡所舉故畧而不載至其子孫
由此鄉舉而登第者則書之後皆倣此　閎升之子宣義郎無子　閎閎
弟大理評事蚤卒禧升之從姪員外郎嘗當在京儀鸞司　孫應峕見科
舉類　絳禧弟中奉大夫　鎮亦禧之弟升之命爲後終宿州符離知州
　條升之孫閎子承務郎蚤卒　耆鎮子從政郎　琳禧子迪功郎　机
絳子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　楠机弟敷文閣待制　晉楠孫朝散郎
知英州　峒晉弟朝奉郎通判和州　峕峒弟通直郎知江陰縣輿地紀
勝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博學多能景祐擢進士甲科既而在言路以直
道自任多所彈擊仁宗擢樞密副使神宗即位拜相後居于潤薨葬于潤
子孫因家焉姓氏遙華陳升之字暘叔登科爲太學博士揚州芍藥花譜

四朶太守韓琦通判王珪幕僚王安石三人宴欠一人守命吏有客即邀
既而報陳太傅謁召與宴四花方有屬後四公俱拜相升之元豐平章
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年六十九卒謚成肅公其先建州人惟楊志王安石
送陳升之序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
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
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乎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
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
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
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宜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
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懲於下下必懲前日
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
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
實爲此難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
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
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
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
而已矣非予所
以望於升之也

陳造

宋晁景迂集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
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
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從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千餘
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明抵乃
攜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夏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
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叅知政事之孫生子
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大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
待邠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上震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
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戶叅軍奇罷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叅司法叅軍
不以門地自侵遇事如老於爲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副使吳公慶
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
國者雖稀簡而必具啓請中明若奏可本末屬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
印紙日皆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攝棟塵垢莫可觸壞泉廢闕
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爲利公在戎州遂徵公視而究之乃今可考

矣自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失鑒納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
朝廷之命下純吏為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
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須之以勅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編
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驁自異善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
一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殺繫公乃發
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為神明而戎漢頼公
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矆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
郡官悉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夫人感
疾公執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illegible]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
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牴牾
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玉汝以員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枝人不敢
喘息晨坐得盜賊付獄日未午皆按具甚急公乃欵遲之心知其非真盜
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真盜得而韓公為公㪿焉自是
韓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俊太守未大監以
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晚
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為已事卒無一
人妄請者而刑戮頼之以省非亡縣吃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
為門官而新城門設水磨創格令條禁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
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可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判
公用以使雜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雅然嘆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
第每吏一官歸當趺扶而奉將之格必斷其尚黽俛於斯世者吾母待養
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為乃屏居陽翟潁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
誦佛經宴坐間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濟
既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
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令為奉議郎通郊恩贈公承議
郎次繹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婿曰文林郎吳儋張文定公諸
孫彥之鞠侍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昌齡昌裔女二人長適郎鄂
李構一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覿過纂而叔父及其舅氏嫁孤
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
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十有一年因樹阮夫
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慄
才駿識早發潁而辱下僚兮㓕分刺於私室而廢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

潤潁蕭靡與嵩山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
趣趣兮有祖有父之風然而有子以景喋則吾之幽冢昭昭兮

陳睦

蘇州府志陳睦字子雍祖絳福州莆田人舉賢良方正官至右
司諫從家蘇州兄侗章衡榜進士知汝州留辭辟為從事居除
館閣校勘歷衛尉少卿元豐中知陝湖宣三州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治平
中詔舉館閣才學之士睦與劉攽李常李清臣並首被選擢拜監察御
史熙寧中提舉兩浙常平以丞相曾公亮薦遷提點刑獄坐是免官元豐
聞高麗數遣使航海修貢朝廷以其恭順遣使諭旨激以忠義初命孫希
希力辭之更以命睦睦即日就道上善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仕睦
親在乃不俾行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待贈仙華金帶自春衛命涉冬而
還奏言本朝故事惟寶文閣直學士以上職乃服金帶令領上所賜上特
旨令服之仍具拜所假官職又賜金𥿄於令式外以示寵錫其後錢勰楊
景略援例欲服金帶上弗之許尋直龍圖閣知潭州改寶文閣待制知廣
州于彥文守經仲建炎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州視事方十日會盜張
遇犯城彥文極力固守遇乃引去明年為沿江措置使遂蹤法從彥文第
彥武字緯叔為提舉官古今事適陳睦提點某路刑獄時某氏有妾夏沉
青沉衣并劾其嫡子墮井死妾訟以沉杳稱之三易獄不合睦怒劾孫而
殺沉杳他日睦還京久亡所授閣廟師邢生頗從仙人游家聞以將來邢
拒之而語所親曰如沉杳何睦為
褰汗累日稱疾禮退吳汪提刑序

陳某

宋李直講集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
貫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為郡著姓父某乃善士有二子君
其仲也君幼而聞奕多智慮以兄官學膝下少人婳顓治生君親之意其
先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
遠得以及覊旅為有識所貴者緊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
溫清盡謹而田里盜儥彼士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
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
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擒郡守言其勞不報替
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秩
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鄧氏生男光遠光道皆
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替于是命以卒業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貴某亦
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與里待源銘

曰世無災兵以敝其生家有禮義以爲之地永冠擇謀優游以卒歲復何歉於意哉

陳繫

番陽志陳繫字明仲安仁人義居五世鄉人號港口陳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哲宗新政以都官郎對稱旨提舉河北常平遷漕又移河東攝太原時方經理西鄙繫獨當飛輓後城烏龍功尤多竟感疾卒詔爲治葬官其子壘彥即雪溪也有文集十二卷兄締字規聖亦登第官至著作佐郎能篆古書家謂李陽冰以來一人而已

陳子思

宋畢西臺集陳子思者名知然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爲眞宗相父師古爲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爲仁宗相堯咨爲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力學不肯爲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爲官也廕卽監簿祇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聚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携妻子之汝居靈泉山治宅種田往來於山中子思舉進士時皆爲詩及居靈泉不治他文專以詩爲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爲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爲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於仲游者仲游以爲唐人詩而惟未嘗見也問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於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期者志也諭吾之志於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爲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逐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潛視使首尾順或枉行異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爲易與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緻密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體不樂殆死乎乃之賈延年家禱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稾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問之果然乃抵其子遂及諸文

游得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爲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開洪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於鄭令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於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天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千里爭傳之志欲就成中道而死悲夫

陳知儉

宋范太史集朝奉郎陳君墓誌銘戶序君諱知儉字公廙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眞宗朝爲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營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爲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博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家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爲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於世家沉厚精敏少孝謹脩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於時初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遷父諱不拜王荆公秉政欲引以脩三司條例固辭權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棄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徙權發遣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父與人鬭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憫且安知非弟亡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款伏以官吏失入罪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鑴石紀其事坐言滄河非是奪金部改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又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爲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履道坊第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深其奧好賢喜善出於誠心視當世名公巨卿大人樂見已就之忠信之士則爲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一時賢髙令樞密副使呂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素法無私而能恕以與人今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寬厚舉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閭丘氏封壽陽縣君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二女適大理寺丞馬瑫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公留

守西都遣吏以幣往占其表又命某爲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棄從先兆既圍而窀詔于無窮永緘兹銘

陳薦 宋史列傳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闘殺二人以塞盜之責薦不可曰爲有證人以自首首祁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不僵簡潛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鎮政府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潁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横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曹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讜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東堰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參差棄如漢司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無餘資善堂羅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史論貢未京後吏都事畧陳薦入判吏部銓與議學校貢舉法請倣漢舉口條孝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顗相繼罷台職薦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目也擢知御史臺言李定不待所生母喪豈可以爲御史數日罷臺事以太常議褒封中書以爲不當坐降一官兄秦王出宮改群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舉崇福宮又知青州北京留司御史臺遷寶文閣學士提舉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東宮讀神宗以東宮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未幾復請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淡無聲色之好而司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宋呂忠穆公集陳薦字彥升傳學高文擢進士第遍歷中外清華繁劇之任忠厚亮直號云前輩雅爲司馬溫公所知韓魏公尤知之溫公云如彥升質直光所以服其爲人可知矣 韓魏公墓誌乃彥升撰紀實得史法公之子厚字公載仕官不阿附難志不得伸而公議以爲長者厚之子冀有才幹爲深州通判金人陷深州冀死節武馬既陷中原公之諸孫淪沒殆盡可哀也彥升嘗爲神宗皇帝東宮僚屬眷禮尤深進職至資政殿學士今信德府有公居宅張師正東齋記事謂公居第乃郭進宅西南一角郭進太祖皇帝朝功臣也 又陳彥升資政爲竹尤高嘗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坡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又唐張建封嘗爲徐泗節度使有燕子樓坡下詩云九里山南楚漢爭風波翻覆走鯨鯢霸圖欲斷中宵失帝業時來一戰成懶渡滄江漸父老更無勍敵壓韓彭農人不識當時意祇得春耕耦耕范增墓詩云藏名羞立虎狼朝衆叛衆依項籍豪惜失壯圖埋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勞百歲西連黃母冢巍巍光識泰山高燕子樓詩云僕射松楸狐兔游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慈歌枕月滿珠簾懶上鈎舊事欲論鄉夢斷新詩吟就海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事白樂天長慶集載之甚詳此不具述彭門八詠兵火以來失之惟記此三編 又陳彥升有甥孫無求業進士博學能文因覽經而悟遂祝髮爲僧改名宗頤住真定府洪濟寺踰三紀其語錄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廈千間夜臥八尺士人傳誦後住真州長蘆寺壽八十餘卒 宋景文公集著作某頭首比日邊使帖帖縣官威撫使然迂儒老斥塞外但視簿書弄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語一快談不可得詩書之言聾結胸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歲益寥寥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某咨

陳良 維揚志陳良揚州人有學行爲鄉里所推入貢禮部治平四年與子景山同登進士第良事親孝既登第而念親之不見也乃歎曰老子令刀學杞家今墓木已拱而子方登第不及景山遠矣有詩云父子熙榮世所希予家何幸竊恩輝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綵衣王君玉贈詩云姮娥丹桂惜雙枝見說蟾宮影漸稀龍過禹門和骨換鳳巢阿閣帶雛飛石渠典校前芳在雁塔留題故事希莫怪揚人爭洗眼上林春盡晝船歸良終於朝奉郎祕書丞景山終於著作佐郎有松丞集藏于家 元一統志陳良字漢傑寓家滄溪唐子昂之後宋熙寧三年第進士是歲廷試始試凡一百九十五同第葉祖洽爲榜首良仕至廣安郡守文學爲士人所宗

陳公袞 盱江前志陳公袞南城人治平中以神童召試太守黃師道有詩贈之云玉皇詔救自盱城下車期年徹政聲唯得

奇童穎川子年始七歲紫老成手揮椽筆書大字口誦五經冨據記君非
祖德積餘慶來裔安能具神智一見降羨增嗟吁哥言昭武元正天長歌
大軸貽褒賛比擬劉晏李泌徒近來詩思復清峻辭踏格老實奇俊居崇
親試一一精奏逢帝聰彰聖運芙廟激賞人中祥俞旨頒降政事堂賜軒
未暇召入對龍駕俄聞升上蒼舉世才命各有待俊氣尚幼隹名在當今
明主語大喜曰吾不知德昭有輔翼才吾子孫無慮矣遂令掌文翰及南
闕請從織務意以妻之尋拜丞相儼襲任樓遇獨至德貽重厚多誌臨事
無撓每師詠戒嚴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佗論皆息其治家以孝聞每時序
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嘗自爲詩曰滿堂羅綺衆朱紫四代兒孫奉老
翁及寢疾自爲墓誌乾德五年卒年七十八贈太保子九人惟孝文守文
子孫以切
名顯云

陳豫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故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
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踐大官于嘉祐治平
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垂延陳氏益大歷
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藉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

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薦陞
溫州永嘉泰州龍城二縣令龍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桑
公私病之公議徙奥壤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
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被猶如故縣人爲公立祠用薦者
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
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拓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
度判官章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
雜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涖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
食最先務之急官吏緣爲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閱弊知其故出金
繒下其沽而增糴價以定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車輓負擔四面而至
芻粟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
數千頃皆沃壤可復賊衝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
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畢賜號威德陝石歲籍邊民爲弓
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別給一馬身自
督教之久皆精練爲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寇偷斥
境土定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

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
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細檢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彭
書屬鄜帥善御之大中挺身擒賊勇冠一軍遂爲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
闘數犯法當伏誅公顧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屈主盍令留前斯猶自
贖而故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爲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
炎南渡提孤軍戡大憝平偽二叛戚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
襄云公四任關塞僅十年鎮撫募至部使者累功代七遷至朝議大夫議
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爲可惜也八寶恩遷中
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効得守濟州會歲
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
徒步出郊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爲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
卻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蝗一洗無遺穎歲大熟穫倍它壤徙萊州
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某甲
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机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
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

治自己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東司爲人鎮一牌立門外刻
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爲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
今爲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
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爲具棺衾以斂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
夫皆賻又爲處其費擇遣吏與凡行李所須護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過
衰絰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
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敢來公惻然計其費贐遣而去祿賜所得撫養孤榮
狀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
公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遊大學不遂因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
幸令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杖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適
塞有命少安無躁爲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婦新
寡有遺腹子曰琦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瀕於飢寒矣公
周其乏絕又教畜其孤進於學擧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
感歎以爲榮琦後以才選薦更任使將漕師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
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贊不仕皇考沖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
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令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

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躬厚之妹有馴德淑行爲令妻爲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爲恤有子嗣興慕厚前聞卑有丕祉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机曰樸曰梓曰桷四女武學生翁豐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逵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樹朝奉郎朱械其壻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與近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乙亥四子者机右朝議大夫樸右朝散郎梓故右奉議郎桷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石登仕郎曰岐石迪功郎曰昱石承務郎曰峒石承務郎曰嶧石迪功郎感矣夫嗚呼君子種德爲善積之躬修之家貴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橐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繼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荊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夢又祔荊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於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判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挈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也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穴深土厚更行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假家主人毋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媼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於是矣忽夜夢君迎新太守者儀嘖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悸寤而諸君適至願奉此地以獻耶其日書篆于直閣其名則汝山也遂舉以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幽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文公詒書晉陵孫某爲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鉅公具著顯肅獨諸墓方負扆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撫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旋畫觿佩鈇鉞公預其貢千稱稛至曳踵顙肩萩聚如山露植不垣士飽而歌褢作一皷大祖高驟馮河暴虎蛾蝗空起彌滿一圻寬神露服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采武元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歟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芴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汝視汝羸其獲幾何萬金之產孰與于多有嘉者子持橐入侍紹聞厥家我公是以

陳偁　延平志偁字君舉世卿子也仁宗錄賢勞之後補太廟齋郎調漳州司法福州羅源縣令開水利渠溉田千餘頃治學舍以教

邑子弟時祭酒鄉耆未仕名德已重公執謁造焉請爲邑子弟講說日與諸生列坐俯聽邑以大化改大理寺丞知貴嶺要遠縣轉太子中舍知循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蔡州公嘗以疾在告聞將錄囚殺獄取案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入卧內以法意曉之使白守守恚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會法官李造以職事過境上意與公適同其議遂決得脫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丁諷來治蔡未更民事疑公以能擅已既而察公爲鉅人長者悉以州事聽焉以比部員外郎知惠州州有豐湖方十餘里堤壞湖涸積數十年而魚租尚存公因冬閒民兵假其力築堤扞江魚鼈蒲蓮之利悉以予民俾嘗以當租歲免緡錢五十餘萬民德之名其堤與橋皆曰陳公始惠民未知參公教之民乃競殖有司考課上其治爲第一轉虞部郎中知宿州宿俗悍強喜鬭盜公矯其俗糾之以嚴纔九月而囹圄空虛五月朝廷以其事付中書移知開封縣境內多盜公曰是凍餒使然於是籍無家而寄食者官爲總括其衣糧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卒之適死藏十九因上其事請立法朝廷行之公爲縣當熙寧之初詔令一新條目萬緒歷於司農事當一一稟承不得少出意見公諸執政請得一州自效乃除泉州未幾坐開封事罷去州人相語太守以陷夫青苗被罪能泉錢五千餘萬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合詞相唯期三日而五千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以聞移知舒州舒瀕皖溪水暴漲即齧城壞民廬舍公鳩民力築堤十餘里以防之去之一年水大至與堤平不爲害民感嘆曰非陳公吾屬尚生而食耶再知泉州泉民聞公復來老稚抃呼爭走迓旁郡至有灼臂於馬前曰復見公矣州之東湖溉民田四萬頃遇旱則湖涸田廢公斂民以牛車汲朝水入湖自是無旱歲民至今思之泉爲州瀕海人多貿販海外在法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公擬之奏疏願置市舶於泉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實公兆其謀也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言不苟發雖家人莫見其喜慍於物泊無所好惟學問不倦與人交際一以誠信治泉七年以其官致仕元豐二年公子瓘登科神宗顧問考官陳襄曰第三人是甚人家子弟襄曰循吏陳偁之子上嘆息曰循吏宜有此子寧職以下聞王音者莫不榮之初公嘗名其子曰安老命之曰天下未嘗無美材也然希至於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所安則安於義朝爲上公暮爲逐客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吾所以名汝汝及長是爲忠肅公瓘宋陳了齋集先君行述　公諱偁

字君舉秘書少監累贈吏部尚書諱世卿之子受氏徙居族系本不具載
尚書公之碑公三歲而孤既冠以少監子五遇大禮特恩補太廟齋郎調
漳州司法參軍為法受賊民便之及公且代詣州三留公州為請就注龍
溪簿教福之羅源令始至曰孔子廟為學延布衣鄭櫄將致之以敎邑子
弟乃以公事趨府安帶於櫄櫄辭公曰下邑僻陋無秀穎之士非其材盡
不美哉則不至考德而問業焉莫且於先生願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
豈唯子弟之賴令亦與有聞焉乃不果辭櫄至升堂南面正席講說公日
與諸生列坐俯聽已以大化縣有荒地得水則可墾公為鑿渠疏泉以溉
為田數百千畝改大理寺丞知台州黃巖縣移虔州安遠縣二縣去州遠
部使者罕至令多不能能亦苟不害事公在黃巖四月在安遠一年及去
民皆涕戀遮行思之至今轉太子中舍移知滄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
判泰州賜緋衣銀魚章恩轉虞部員外郎公嘗以疾在告聞將錄謀殺獄
取案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至卧內以法意曉之使謂守曰是獄也宜
加審焉獄官未之曉守亦不聽將遂錄之公病未間強起視事以故未得
錄守怒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通判弟移疾獄有差無累也奚所
虞而校如是公曰獄繫人命所宜重且不嫌累已是尤不可苟且校也持
議未決會法官李逵以職事過境上公問焉逵意與公適同議乃決得脫
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後公堂除得郡用其薦即龍圖閣直學士錢象先
也錢去公攝州事維山報獄囊頭拘械公閱案已即釋之諸從事皆驚問
其故公徐曰竊盜拒捕法不至是汝陽富民昝坪死瘞之實葬其屍事方
廷訊州獄自以得賕皆將避賄焉公訊之曰坪死主殺之無罪獨殘其屍
為入於法耶日以其罪論之丁諷求治蔡諷久於詞館未更民事始疑公
以能握已既而蔡公為鄉人長者悉以州事聽焉公於所處畫使其跡常
出於諷公之有助衆莫得而知及諷治他郡譽績不能如蔡也轉比部員
外郎知惠州州有豐湖方十餘里春夏積水滌行者病涉其地水不可教
旱不可藝其廢不知幾何時而瀕湖之民故有魚租湖廢而租在公因冬
閱民兵借其餘力築堤扞江中設斗門為水道潦退水不得出盈則泄之
江蒲蓮魚鱉之利悉以予民構亭具舟載肴酒聲伎率僚屬賓客時節游
燕中州之士聞公賦政起弊不鄙夷其俗隨所施設與民胥樂多為公賦
詩者而州人命其亭橋皆曰陳公以示不忘民未知麥公將敎之乃於立
春日芒之祀前期墾布麥種立土牛其上遠近來觀牛見麥苗知可殖乃
競殖焉州以有麥緣海之民相驚有寇自海上來且至提點刑獄馬宗惜

播師廣州疑懼不知所為閉門飭備發兵寄郡兩路騷動野居之民驚逃
流徙公曰是必海船有還至者寇來不先發也不為備班春於湖上民恃
以不恐既而果非寇也章恩轉駕部員外郎轉虞部郎中除宿州宿俗憚
椎喜鬪盜固團充斥以為常公至論其俗糾之以嚴姦猾尤無良者案法
必行無所貫訟衆獄坐治聲彰著而州當水陸之衝賓客雜還壹餽驛給
百須之物有不慊其意者騰謗於上都曰不治莫如宿獄繫而不決盜縱
而不禰至朝廷遣使詢察不如所聞知其為謗也執政乃始有知公者會
開封令避親當對移公開封轉比部郎中縣境多盜據居聚道路捕得
皆壯從下郵窰務卒公曰是隸錢使然於是籍其無家而寄食者官為總
括其衣糧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又為建菴土床穴其下冬則畜炊煙
以煖之為法以受其長杜其侵牟卒之適死減十九因上其事請主法至
今行之公為縣當熙寧之初詔令斬然一新法施于縣自內始條目萬緒
壓於司農事當一二稟承不得少出其意公諸執政請曰赤縣名催材之
地不材廉官是懼願得一州自効乃除泉州未幾卒坐開封事罷去州人
方怙肖德政始聞獄獻相語太守以陷失青苗錢被罪能爽錢五十餘萬
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合辭相唯無一人以鑿置解多者至捐百千少者
一二錢期三日而五千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
者以聞公至闕下一年事釋轉駕部郎中除知舒州州瀕皖溪公謂新石
塊民力築隄十餘里以防水患明年公去水大至乎隄不為害部使者上
之詔獎後守民則曰陳公之惠也扶蒲祀除泉州泉民思慕既久聞公復
來老稚扞呼爭走逆旁郡至有灼臂於馬前者曰復見公矣時賈青為轉
運使青貴家子駃駘殘刻部之材良被捨無見者聯事者恥名出其下以
苛察相樣民大凋困公之來非有苛意善卑守陳洌奏曰洌材請使治泉
漳小郡得恭足矣不行苛等不自得於泉事務為挫摧常咄咄毀公或解
之曰泉州慬悌人也青嗜英而嫚言曰慬悌慬悌蓋謂慬悌為可薄云東
湖舊溉民田四萬餘頃歲旱湖涸田廢公敎民以牛車汲潮水入湖復以
灌溉自是環湖之田無旱歲進士解發故事有鹿鳴宴自修例冊削其費
公曰茲費有為也奚可已以俸錢為之會大禮進勳上柱國賜四品服泉
人賈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風便熙寧中始變市舶法往復必使東詣廣不
者沒其貨至是命轉運判官王子京拘攔市舶子京為盡利之說以請拘
其貨止其舟以俟報公以貨不可失時而舟行當乘風便方聽其貿易而
籍名數以待子京欲止不可於是縱跡連起數獄移牒譏公沮國法取

民譽朝廷所疾且將并案會公得旨斥任詔辭溫遲于京意沮而復捕益急民駭懼雖藥物嗜棄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請曰自泉之海外率歲一往復今迭詣廣必兩駐冬閱三年而後返又道有焦石淺沙之險賈重利輩身之南日少而廣之課散虧重以拘攔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於泉可以息弊止煩奏報而予京倚法籍沒以鉅萬計上即任予京始懼而遷以所籍者還民州有獄死者十有八人疑可宥而請事下監司覆案予京得之喜宣言曰是非死獄朝廷欲生之使某人往鞫獄變刻公公曰活死者本郡守之意又欲辯之予獄官避失入重譴問之不承公得代且行部使者以獄事留公公不為留猶楪所居郡止公公欲引年已謝以是不得請欲如洪省覲不得行初公既孤所生母劉氏適洪州潘氏生承事郎興嗣公既仕詣洪迎劉之潘官滿興嗣來迎以歸他日公又往迎焉興嗣不可公母子不能奪也官必擇東南封罷往來必一至覲側兩姓子孫朝夕來起居問安否訖訖如一家而公與興嗣又皆以賢名于世及公進於朝以恭恩累封劉氏為彭城縣太君曰最後繫官于泉者五年滋恤于鄉人三年太夫人過九十足廢不能履書來公泣下不能視謂其子曰吾平生游宦四方時得一享省雖滿闕未嘗三四年久也今太夫人耄矣又疾吾亦老

恐不復相見貢悔天也將已謝經往事適不可柰何明年三月獄事始報公以無累其月公請致仕遂如洪侍親公與太夫人皆皤然白首相見喜極泣下太夫人強為公飲親舉酒酌公驩甚未幾公得疾既病為太夫人言曰千里遠來不得朝夕侍以疾貽憂太夫人泣亦泣既而曰臨老得復相見雖死不為憾矣退謂其子曰吾死亟以喪歸無久於此重太夫人憂也初公既辭泉州以章恩進階朝議大夫至是守本官致仕後告之夕以壽終元祐元年七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二母羅氏累封仙源縣太君前夫人杜氏追封長興縣君今夫人杜氏封永和縣君男四人曰瓊汀州軍事推官曰珏蘇州常熟縣主簿蚤卒曰瓊宣義郎曰珹假承務郎女五人長適朝請郎致仕張知古次適和州防禦推官知潤州金壇縣事葉唐稷次適進士楊公輔次適饒州鄱陽令李深次未嫁孫男九人仝郊社齋郎正俗正冲正平正方正忱正搖正撝孫女六人將以二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地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燕居齋如也與人言不苟發一辭於身之得喪利害雖家人莫得其喜慍周人之急不前計有無樂獎人之善務掩人之過於物泊無所好唯聞學不倦婢貢老挈其甥之官男教之學後為善士女擇所宜歸之奏薦先其兄之子後其子在官不忍細務自為曹掾

圄已得民其長民以教化為先所至必斥大學舍新祭器嚴時覲率諸生行禮其中其罪責人不發詞色於獄無求所以生之其為防限寬而不可踰始至民或未便已而安之去思久益不忘其去羅源三十年過其邑父老戴壺漿出境迎拜聞長官無忌及行猶皆涕戀鄉民因於鹽公為移書郡得損計口之數又患鄉校之廢訪率里人得米三十斛備屋為田益市書以便學者公歿士歎於學畏歸空一邑變衣出迎無不悲慟泉羅源父老聞公之歿亦皆率其子弟序哭於學其民皆為位於佛祠以哭泉之人在泉市者輟肆行者相弔惠澤之在民可槩知也已唯其沉默不為表襮渾無觚角可見又其所試者小著於行事終此而已其命也夫其不幸也夫公與人交一以誠信無不為之盡不於其人之賢否輕重示高下厚薄之迹以迹求公未有知公者也唯陳襄鄭獬與公游最舊襄屢薦公於朝宰相吳充亦知公然不克薦公老於為郡無不憮之意駁重剗更來特侵度衆意不堪而蒙垢受侮主於石民未嘗有幾微見於辭色知公者謂公為有待也然止此而已其非命也歟其非不幸也歟將以傳世行後唯顯刻是賴謹叙次行治終始伏俟採擇孤子陳瓘泣血述黃氏日抄陳君舉葉正則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些實說葉正則都是閑

說　又云陳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非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陳同父才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見戴肖望湖南語說卻平正朱子語類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間他看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可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撑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道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使聞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賀孫呂東萊麗澤集祭陳君舉　嗚呼理固難言事漫求歎尚斯

文其未想備千載而莫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故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雜乎贅傳惟公紹絶學之遺統細濟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衆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傑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粤自秦漢熟臣擅其叢碁儒稚隆於辭翰通人爲草菜法士馬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爲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隆庶幾蓋過於官要痛小雅之未復光群疑而獨推公之志歟富韓范歐縣筆之墜緒振元祐之餘寡又將會同錯綜紹禰集散回萬于於絶殘于六國以除挾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又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惟伏焰之方喻及儕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君一體之中判乎偶同而智遜名近似而實遠溘騏驥之先徂望狐征於欵段參杉兮年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異精爽之一眄嗚呼衰哉尚饗宋葉水心集祭君擧中書文嗚呼惟公勤而無昔之累敵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蘊固已實考王伯之汙隆所欲記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背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道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灣衆於翁瘞其實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坐中嗚乎淚敵敗稜瘦茀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擔素高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兀兀恭恭進退用舍倔倔難難機應內泥焚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峯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衰哉世事多端非智非癡謂其易祈而復難工有或間之捲船以驟惟其不慮植厚于窮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儲寒而頓逸緊死始而生終異疾使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寬鎖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遺劉凶日餘我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塡胸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　九眞

陳

陳襄

宋史列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沈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胥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東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摸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摸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汙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鄉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鄕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鄕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鄕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已益講說不少懈鄉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擇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于朝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役以浚治未幾遂剏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黜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續摘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懇辭乃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沮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既亡友人劉彝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詢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光

純仁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補光維公蓍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又
外謫俠忌直敢言發於忠義扶窴摩僞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
用又論蔡在鄆少沒東都事畧陳襄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時王安石
爲政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爲然臣觀制
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
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
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輸萬里內無彊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
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爲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朝堂之臣坐
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爲陛下惜之又乞貶
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召劉琦等罷呂還范純仁除直
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畢河北詔
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教文有奉祠紫宮以爲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
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還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
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爲講解好薦
達人材喜慍不形于色爲政多慕古人所爲然或迂闊頗不爲人所服云
姓氏遂華襄知浦城縣模鐘辨盜在經筵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紹興元
年詔曰近得襄薦章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斯爲盛
矣。文集曰有德之言君子之文上爲人主所欽下爲士大夫所宗誦其
詩讀其書想見其人襄孫輝杭州太守輝子燁持麾節湖廣四川范一統
志常州府陳襄以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府庠下室不足以容
生徒襄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嚴麥遂爲諸郡庠序之冠襄復入其
中坐校諸生經義考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間召還將行
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者悉以代輸
襄談於宴樂歲有餘足以周物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
以爲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
有司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
有流豐穰歲饗矣召還修起居注知諫院又按王安石學記云嘉祐六年
樞密直學士陳襄鎮此邦乃鼎新學宇州子弟相率而至四方之士輕千
里而來乃廷聘良師表厲論說而教之。名臣言行錄公爲主簿某其士子
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兄信於其鄉仁於其
民由是爲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于吾簿焉時有禁近大臣扶
護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至浦城公曰喪

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耕以爲私邪乃令就賃以役劉凱中撰祠堂
記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
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閣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
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
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
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
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聞或垂簾
納涼於廳事既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守者以爲辭公不辯出己俸償之
物議喧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積者爲之河陽里胥還
置酒村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以百金就田
而夫慕襄師引沃水灌爲稻畦種以糯教比其耕耨耘耔收割也以躬涖
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稼穡之法酒村既是民胥勸之審
卤之地遂爲膏腴溫造政迹復生稅稌矣河堂記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
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以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
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
可計校資地以爲輕重況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天豈知鈇鑕之在前而寵
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
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爲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曰又
參墊記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
中外之議皆以爲擾臣貧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發令寢罷不職
之罪不知譴其所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
復修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跡近除知
制誥御以言事未蒙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違去
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顧聞令覽來奏尚欲固辭
豈未悉朕意歟令還御來章當函就職遂復修注判銓馬祠堂記熙寧中陳
州一日忽起屋是盡有水文作花果鳥獸形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
讀守洋陽有爲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
詳異不敢不奏以竹奩盛毛數十枚奏呈水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
陝公爲得體雜在叙遺事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
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
雖州縣養民之事必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縣募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
旱凶札疾疫撫存安置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

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謀
遂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捘人此其平生
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啓檢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捘
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疊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為己
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祠堂記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
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遂為五鬼之號而襄
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
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呂氏家塾記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
英才為己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近
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為英
不知所以仁民為國國之本也治己為臨下之範也學古為修身之資也
事親為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
焉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
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其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
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
於身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
不識者喪其明咨嗟靡息焉公之於學志在攷古以治其性為本事君以
是其忠為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慕其義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
雖家人臧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究盡言
樂聞己過喜於為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識精於治體其政
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
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
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為激訐故雖議病大臣補救特欣上每嘉納而
多留中祠堂記宋葉祖洽集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
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
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為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
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間號為處士絜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
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兄有成得官真宗朝主邵武軍
歸化簿公特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為文辭
教者多自以為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
一揖凝塵几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侍郎
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教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

八歲扶柩反葬親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郎之言為念居閩
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撫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
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具古行高磨礱切相期天下之
重為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妝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
說皆指以為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閩
者始皆笑人而驚四人者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
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
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
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
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
罕能制敵豪請託習以為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
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
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從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屛
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尤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
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成使邑之子弟進焉公為人學講說不數士之自
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使於民者千
之安吁吏議之立行其七條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識
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裒然為首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
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
秩滿即去爾有子弟幸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歡嗟從之翕然每過
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輿起縣有西園燕廢弗
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為民利故尾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
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
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
公常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富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
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為無不以公言為聽然後登臨必與之
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為伸於知己縣
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施第使以誘之又命其徒抉公
訶異道分散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貨過谷富公聞之
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
為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教以塞謗公
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為

少懈然後留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是學公爲令於此
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爲土人不苦水田之利上之人
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
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從出泉十萬僦田二頃以試之秋稻果大故
得穀以償出泉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
移彭州濛陽縣舟行至夔而留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
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
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宫闈官以
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濆亂所有詔令
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濵
大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
患之公與漕使令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
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
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受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
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
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委官閱公帑冊雜狀無名錢數
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蠲之蓋公決於宴
樂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
命使虜虜人欲以坐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
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
嘗曰國子監特有詔令而創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
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先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
陳烈管師常程顥經行脩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不報罷諫
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
史遞爲臺雜乃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往命是聽豈敢較
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俾朝政下正臺綱豈知鈇鎖之任前寵利之
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寢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
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擧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執政
苦官之冗欲難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
執政請得併伸引對自是被擧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
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衝改已差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
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查闕以前預指其處不得輒特換易士人便之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駭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
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嘉納偶論
事未報一日中書夾召撰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
使人趣之公遂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
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
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
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嘉卿經術
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斬磨道義以稱所願聞今留示
奏尚欲固辭豈悉朕意歟還卿夾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
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爲都會實旋
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
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嘗爲六井引西湖以
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濬而築之井遂可
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爲之記公在杭二年移
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適濟民苦之公命修八
字溝以深水城中無泥行之患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
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
踴躍自奮公嘗擇莫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
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去國數
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
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
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
爲國讓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
不改度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
泯然而應曰天何言安以俟之[illegible]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
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公之疾
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减耶其卒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
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爲惻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賻贈焉上
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爲
人貞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爲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善惡探
之終莫之得見利害得失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共而溫與之接者不
覺鄙恪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與吊於朝處士相與哭於家皆曰德人

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教民為事蓋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變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為朝散大夫勲累升為護軍爵累升為上黨郡開國侯教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弟章舉進士第今為都官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鄭獬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瑾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知制誥年尤奏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高軒乘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今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為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為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

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為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蔡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為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掇其大者為行狀請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 門生孫覺撰陳先生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為福州候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穎文林郎累州司戶參軍父諱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黃氏永嘉郡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使援請託以撓法財政為常縣狹令者久之公不為屈辦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以秘書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為之守一見而知之土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為法以示人人皆行之至今移彭州濛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已寺觀額度人為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濱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為剗去埂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叱使還養老數十人召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使北虜虜人欲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為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司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閣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僥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內銓賜紫衣金魚言內外臣察數親屬官多選人以從者請以三月為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而聽者為屈公數上疏論列輒留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責譴其可逃詔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待講兼修起居注尋固辭乞補外言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悉不受今且求外補狀去其知經術行已深情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禪所領聞今尚來奏上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內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卓以水不附下為言中書改之己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為之記僧方人居而禪學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傳宗二人為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修八字涇以泄城中潦而水涤之苦州人便之詔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從舉進奏院公又去朝廷上

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都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太后山陵以公為園陵使公蓋以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賜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為愍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焉階朝散大夫勲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斥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為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大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上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所薦下士所游多時聞人鄭獬劉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陸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紹夫秘書省正字中夫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瑾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 有嚴陳公不淬色辭躬厲以正去嘗見思小邑大州視之若一勸學談經人罔不舉聞學醇古操行則高經術行已天語之褒如公翦孰又無黨援塾士拔身維帝之眷行信於友有德在人雖不百年在公猶存嗟哉宜吾公洽昔者今葬

其卿將配公社古靈先生年譜陳氏出自嬀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
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
於陳賜姓嬀以奉舜祀為胡公胡公二十六世孫軫為楚相封潁川侯因
徙潁川稱陳氏支分派别不可得而考在唐有陳忠其先江左諸陳世客
潁川一子邕邕三子夷行夷實夷則夷行為太子太保檢校司空相文宗
夷實一子翔翔一子嘉為陵州别駕别駕一子闞為陵州刺史刺史三子
顒為檢校侍中江南道節度使熙為兵部侍郎顆為職方郎中侍郎一子
璥自蔣之固始從王緒入閩家于福州仕閩為太尉推誠奉國功臣太尉
三子令鎔為太中大夫令圖為客省使令猷為檢校工部尚書客省一子
希穎皇朝淳化中以文林郎守果州司戶參軍戶曹五子則之扶之象恢
之裕之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後改贈金紫光祿大夫舊
名連之字金紫三子交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贈正奉大夫襄樞密直學
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贈少師章朝儀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贈金紫
光祿大夫真宗皇帝天禧元年丁巳是年三月公生於福州之古靈後鄉
人號為古靈先生東坡先生熙寧中倅杭有詩貽公云去年柳絮飛時節
記得金龍放雪衣注杭人以放鴿為太守壽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
年壬戌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是
年公於楊寘榜登進士第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建州浦城縣主簿　慶曆
三年癸未六月到浦城有謁廟祝文。　慶曆四年甲申有木[illegible]詩祈雨祝
文送章衡秀才序。　慶曆五年乙酉有答呂寺丞書答貴殿丞書　慶曆
六年丙戌有答貴殿丞書是年十月秩滿　慶曆七年丁亥以部使者舉
為台州仙居縣令有仙居勸諭文。　慶曆八年戊子有謝關郎中書皇祐
元年己丑有勸學文天台山習礬添記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二年庚
寅有和鄭閎中仙居詩十二首是年十二月秩滿　皇祐三年辛卯用薦
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有懷反人陳烈詩祭仙掾五郎文
皇祐四年壬辰春過浦城有留題南峯寺詩到河陽有與蔡舍人二啓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遷秘書丞就移知彭州濛陽縣　至
和二年乙未是年鄭國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　嘉祐元年
丙申有白頭詩　嘉祐二年丁酉遷太常博士以鄭公之薦召試秘閣校
理　嘉祐三年戊戌判尚書祠部嘉祐四年己亥編定昭文館書籍有郊

祀大禮慶成詩并表吳君唐卿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嘉祐六年辛
丑有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是年冬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　嘉
祐七年壬寅有請顧臨權安學校主學書　嘉祐八年癸卯仁宗皇帝登
遐。英宗皇帝即位公由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尚書司封員外郎賜五品服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召為開封府推官　治平二年乙巳。　治平
三年丙午除三司鹽鐵判官有蘇明允府君挽詞　治平四年丁未。英宗
皇帝登遐神宗皇帝即位公奉使北虜。八月還遷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
校理出知明州有英宗皇帝挽詞使還咸熙館道中詩二首累崖道中詩
和東王夘御見遺詩。通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榮皇城詩奉使回上殿劄
子左侍禁陸君墓誌銘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祭黃廣部文神
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還鄉省松楸有和程公闢遊越山亭詩春晚賞杜
丹奉呈席上諸君詩和程公闢遊宿猿洞詩二首和程公闢紅梅詩和程
大卿遊昇山詩和程大卿遊鳳池寺詩和程大卿荔枝詩和程大卿新闢
諸寺門詩和程大卿書宿猿洞詩是年冬被召　熙寧二年己酉夏到闕
遷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公事秋除侍御史知雜
事。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公上疏力辭詔從之兼判吏部流內銓賜三品
服有辭修起居注知諫院四狀修起居注舉自代狀侍御史知雜事舉自
代狀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赴召修注上殿劄子進誠明說并劄子知諫
院進劄子乞正臺諫官劄子議校貢舉劄子乞免御史劉述等罪狀論制
置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狀彈劉放王介狀論祖無擇下獄狀乞踈放秀
越二獄干繫人狀　熙寧三年庚戌春詔試知制誥公自言嘗論常平新
法不聽辭不赴試執政以為當出乃欲罷御史以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
使勅未下上批別進呈謂執政曰吳申全不能諫欲使陳某史職留講筵
於是除秘閣校理復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仍判銓有辭中
書召試知制誥狀并申中書省狀辭直舍人院狀辭判吏部流內銓勑內
名銜狀辭直舍人院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辭侍起居注擇日
祇受修起居注勑命狀秘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辭兼天章閣侍講
狀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乞召還范純仁狀彈御史裏行王子韶
狀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三狀論差擇縣令劄子論流內銓奏避屬
官劄子論差選京朝官知縣劄子彈秀州軍事判官亭定狀乞止絕權貴
陳乞恩例劄子論散青苗不便乞住又五狀論李常侍罪不敢及呂公著
落職劄子論王安石劄子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論韓絳參知政事乙罷制置司狀　熙寧四年辛亥秋知制誥還尚書吏部郎中兼直學士院冬出知陳州有內制一卷謝知制誥啓致陳州謝富相公啓　熙寧五年壬子秋移知杭州有勸學文夫人吳氏墓誌銘十月餞送錢塘貢士登彼公堂詩題忠定張公書後是年修錢塘六井東坡先生為之記　熙寧六年癸丑有駕部陳公墓誌銘　熙寧七年甲寅有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及吉祥牡丹詩三首是年秋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移知陳州有陳州謝到任表自杭之宋過永樂院留題詩　熙寧八年乙卯有潁川府學釋奠勉童子詩潁川貢花詩二首是年冬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還尚書右司郎中權發直學士判大常寺兼禮儀事有論差除勅不由封駁司劄子謝韓樞密直學士啓　熙寧九年丙辰兼侍講知審官東院有經筵薦溫國司馬公而下三十三士章疏一卷理會吏部資序劄子乙定審官東院條例狀與富相公書　熙寧十年丁巳提舉司天監冬郊祀大禮為禮儀使有依散文奉陳烈狀　元豐元年戊午春奉勅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夏決口塞詔改新閘決河曹村埽曰靈平遣公祭謝使有詳定禮文并制樂所定銅木尺度一卷論樂劄子答天用樂劄子崇國夫人符氏墓誌銘故太師中書令曾魯公挽詞二首　元豐二年己未春兼判都省冬慈聖光獻皇后崩命公為山陵鹵簿使有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元豐三年庚申是年三月公捐館于京師壽六十有四將終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後階為朝散大夫勲為護軍爵為上黨郡開國侯明年九月葬于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特詔常州供應所闕後累贈少師家君重刊先正丞學遺文于穎之郡齋俾歸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生平進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既然可見歸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錄墓文集狀墓誌家譜諸書恭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時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一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歸謹拜手記。黃氏日抄陳丞學集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為念夫官錢不擅而出倍償之國為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副使同此一心之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爭觀名顯似雖小事所識尤高李伯紀陳襄文序季綱伯紀序襄之文曰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上為人主之所欽嚮下為士大夫之所宗師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劉執中作祠堂記亦曰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故其出入中外裕然有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朱米緣卷大全集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愛其弟

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為恩若妻不養夫夫犯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無飲食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情賓財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讓畔地有畔大相爭者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荷則為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令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忌事畏懼王法係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條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致違犯司馬溫公傳家集言陳述古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日上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延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為慮後因權涇源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勇悍不懼戰鬭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離靡覆之策順成賊圍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立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胥吏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蹇狠戾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取進止述古致公集參陳述古墓文孔子之生也嘗所休止猶恐其木撥其踐也戒毋翦伐乃變及乎孔林陳蔡之厄一飽莫續而嗤然推其奉祀百世以迄于今公於孔子之

道闕而習之於數千載之後焉其能固結於人心生有顯位足以行其道術沒有遺愛足以流其德意公之歿久矣而此邦之人所不能忘者領典刑之具在想精爽之如臨像公儀形既脩祠事而藏於墓下猶庶幾其來歆脩但宿草仰瞻拱木翁然深茂者蓋懷杖知戒而無斤斧之侵況右某某推公餘澤以淑學者則永懷之極豈不能自禁一尉而招此故事也九原可作尚鑒時忱歆享毗陵志　蘇軾寄陳述古詩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真堪着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陳舜俞

宋史列傳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劑契徼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令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豫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荐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弊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逮貶死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　論見直木集後　嘉禾郡志令舉嘉興人仁宗嘉祐四年應材識茂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為第一是時公已登進士乙科矣復中是選故文章聲名赫然在人上始授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宰山陰秩未滿詔試館職不就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且自劾因忤執政黜監星江酒稅

公在貶所日與太傅劉凝之蹤雙攜以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公直道自信無所回撓遂絕意仕進得著書立言有都官集進卷行于世蔣之奇序東坡六客公與焉江州寓公傳令舉秀州人博文強記擢進士第又中制科熙寧中為山陰令以不奉行青苗謫南康監稅初見廬山欣然賦詩曰潯陽江上山千里皆可愛忽見匡廬峯氣勢一何大崔嵬青天屏鐵鏁白雲蓋藤蘿拂金繩瀑水掛玉帶不雨龍穴藏摩空鳥飛礙疑非紅塵間遂在萬物外聞有高世士眠雲不知載飲露凌朝霞嘯月下天籟軒冕何足道天地乃秋芥吾能與之游無膚去浮海既抵郡又賦十絕有曰石磴梯山一里高荒煙源處稅漁樵官虛事冷人應笑先對青苗強折腰自古匡廬是勝遊謫臣何敢計淹留城中未有看山處客館僧坊搜舉頭時劉渙致仕居廬山林泉之者暮同遊相與乘黃犢遊覽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輿地紀勝舜俞作騎牛歌語在劉渙傳好事者爭作歌舜俞俱和之和郡使者毛某歌曰君平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哉官早莫行道竊履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長鬚老奴挈檀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鄰湖邊有遊客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游翁自出錢為買牛山中酒美數醉我醉裏詩成要我和市兒指點應不識底不輕裘走快馬毛天子真國士出相風謠宜直植滿酒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為蒼生起聞說騎牛不詆訶手臂紅豉為作歌美辭百弁鋪錦綉雄辯三峽傾銀河我牛入山路漸熟好歌吟聲易成田明年恩赤當放還直入深雲無意來欠卻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碧玉篇相渙子怨歌曰陳子無能久棄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愛天下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長歌對市人聞者應揶揄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又不見甯戚未遇先飯牛牒懸六黃印康食萬戶侯人生顧何常古來海水生桑桑少華一峯已為谷白日西出明朝陽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睫榮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崩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後李公麟畫為騎牛圖舜俞每恨惠遠屬景式輩作山記疏略而渙舊雲雜錄閒見不暇銓次舜俞採其詭系以記載者舊所傳畫則山行旁搜夜則發書考訂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視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為五卷人服其勤舜俞後北歸以授手常于濟南遂行于世舜俞官至屯田員外郎卒山南北留詠甚多時人以此稱之宋蘇東坡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

令名使耿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任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何一蹶而不顧以至於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𢰅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歟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蘊表而出其餘亦必有驚世而絶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陸游渭南集跋東坡祭陳令舉文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絶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疑為金石精氣去為神明亦烏足怪彼憤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

陳長孺

宋劉忠肅公集陳長孺國博墓銘公諱孝標字長孺姓陳氏曾祖諱咸卿祖諱爲贈吏部侍郎考諱希古贈祕書監公以蔭補太廟齋郎調保州保塞縣主簿光州司法以處州龍泉縣令舉監汾州永利西監得眼疾所謂內障者永豐以歸又二年叙其事除太子中舍英宗即位改殿中丞賜緋衣銀魚今上即位進國子博士熙寧五年六月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幼失母實鞠於祖母常安太君方氏及長而祕書公分務南都退居東平其所以奉親自養禮寬厚樹外晏然無所不樂而忘其身之疾者蘇公於千載盡也如是凡十餘年既居憂而方夫人猶在疾及事二李父益以謹順制與諸弟友愛相與以安貧服禮為事歲時恭慎祀饗自始事迨卒祭朝服以俟剏酒饋食有嚴有序每獻再拜興俯屏息於几筵如親其聲容而有所受命者至婦子侍御卒以祗恪無怠敬倚與朋友久而不渝知易以交人雖賤夫過之有禮有祕書公之亡於是三十年鄉里之巫𡧃丞替𥩟罟而暮毀者凡幾家至論清白有常能待其門戶則人必指陳氏而稱公曰吉德君子也雖然臨之以義利蓋有不可動者保塞上官或屬以私公謹對曰不可儀反誚之曰以是居卑非身謀也公曰士窮達得失不有命乎而道固若是議法有守不可移而本之以恕疑者必傳經比多所平宥汾州課增將於格當賞矣例以疾廢而至於亡與人莫不咨嗟以善人不遂稱為譜公少舉進士不登名善作詩詩讀偶老書信勤甄異夫人吳氏尚書侯史崇將刺史璋之妹封念安縣女生四男照呈世熙照默皆廷儒一女贅鄭俊繼室夫人之妹封公安縣君先三年亡生一女不育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鄧上里先塋之甲穴公某長男也方不幸幼孤實公字之又教之以俾成人於葬也其可以不銘銘曰伺惟博士孝悌有傷雖富不施雖善不耆維其命之是以順之維德不庇何公之悲

陳慥

容齋三筆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絶光妬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絶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不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夫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元一統志陳慥字季常本眉人陳公弼之子寓居于黃之岐亭號龍丘子蘇軾謫居與之往來唱和東坡有方山子傳黃州府志李常號龍丘居士元豐三年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五日賦詩而別宋蘇東坡集方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嗚呼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姓氏遙華季常號龍丘居士自洛之蜀以駿馬留二姝過溪山生處留數日卜居黃岡北探靜養子贈贈臨江仙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卻見洛陽花迴旋落英飛玉

蓋人間春日遲針十年不見紫雲
東龍丘新洞府銘鼎舊丹砂

陳知雄

宋畢西臺集陳水部墓誌銘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光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爲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爲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爲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强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咎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竟以爲上官辨事爲所中傷而廢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即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獲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爲詩篇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譏熊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病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它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即待死耳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爲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歎息焉其後正議公薨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遂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日月葬公於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三銘於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即正議公之從兄君於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嗚守柔公相孫强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詩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覲後昆

陳太素

宋史列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爲大理評斷官又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處皆釋然自以爲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如在大理爾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爲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鄆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囷粟獄之鞫以強盜辜曰此脫死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爲例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置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臣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傷勿赦皆著爲令宋胡文恭公集陳太素等至中舍海詞 勑具官某等朕以季秋吉辰消誠孝饗薦亳之夕休氣縣烝而祠官祝釐歸福於朕思與九服之士同均百順之貺以明乾施之普無不周也以爾等交修士業參服王官或專握守符或別抗倅乘齋祠之恪述職于外有繕治貢助之勤議勞則均章賞維等用進爾茂秩往虔我恩

陳景元

真仙通鑑字太虛宋神宗賜號貞靖建昌道士遇張無夢授祕術通儒玄名聞朝野後得道長嘯正坐而化

陳遷

羅山志陳遷字德升年十六游學金陵以強記聞王荊公嘗命與陸農師徧觀蔣山碑石無慮百言歸而暗錄不遺一字越二國因病留蔣山與勇禪師言話有契勇與頌云胡孫兒子太惺惺變弄千年老眼睛不現宰官身說法時時來我須頭行耶棄儒從遊于鄉里究心禪寂爲積壁錄蔡元度來世英諸顯人咸師事之

陳圓

南康志陳圓字德方星子人飽學獨行嘗應制舉當時賢良之名甚著後隱于城內後山士子從之學鄉里名筆多出其門蘇黃諸公皆器重之太史過南康縣與姦訪其家賦詩有城中咫尺雲横棧獨立前山望後山之句又爲名其堂曰獨善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九真

陳

陳瓘

宋史列傳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少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眾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其言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詘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illegible]紹述之說[illegible]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隱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

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藉藉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詳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并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辭失聲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

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吏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悈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既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

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東都事畧陳瓘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忝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遂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詞許而遣之章惇懷異不忠宜因其辭山林使罷之又言惇為山林使無狀致大昇舉陷于泥淖之中露宿對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後改知無為軍瓘責之日方上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土以為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遣貴而黜光政布怒罷知泰州尋主管沖祐觀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監中嶽廟坐其子正彙上書建禁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錄事者尊堯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年平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為學有識志不苟合居表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迨居言職所疏奸惡雖

所衆不避也嘗曰彼則衆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己識者重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悉如其言瓘有詞辨通易數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江州志陳瓘為右司員外郎專以忤曾布斥出袁廉郴號等州未坐所著尊堯集事安置台州郡將石悈不為禮未幾移通州尋得自便俄得罪當從放貶減通州以現之理不欲見逐之一九江家于城南時崇寧丙申歲也瓘自謂流寓十五年所至無向明之三因作南窗而銘之語在本宅頗自是適遊山北與僧總為方外交嘗賦詩云廬山術長江秀色摩青天招提選勝地好景相屬連東林最幽曠殿閣含飛煙馨香滿天下無如遠公蓮社客方散後客答七百年之人蓮同講緣綺非絲弦不可傾耳後但許心相依述津苦難渡人以師為船法鼓忽當震此事非偶然何時芽蠓啟開法浮雲遠又詩云廬山景何如勝迹多已古水石相回旋天地巧排布我本天涯人未知有廬阜恨不早經過西征一何暮香爐在何許縹緲凌高空卻入白蓮名今人思遠公高巖草堂在更憶居其中至今三尺童猶能話白公可想不可見山色空重重水流東何遠所適主苦辭自古無此處至今不能捲此外猶是物是乃已困塌憎居木靜閒群鳥爭對舌恰欲高枕眠蝶夢恐遭聒如是來雨木山路泥

濟濟陰雲猶未收明朝又西役瓘精悍其號了翁所居今為崇福院云條見有光修南康志瓘熙寧間為右司諫坐論蔡京父子屢貶最後謫使南康往來山之南北吟賞詠詠龍屏供忠自號了翁云有墨帖與隨緣居士黃某并陵尤袤得之丈公立公祠於郡學取而刻石于白鹿祠云遂見本衣冠宮觀在南豐三閣得以為忠自今又中祝公宜山不從水時得見俊置先所寺次山利物於成康見大江目在戶晴社門日北是八年州於見林作遺此洪計何相見諸可詢如不須計華重所件當州府圖經志詠議忠肅公陳了翁崇寧三年南遷于廉州館于州前宣化坊讀書齋扁曰了齋立課程以自適仕門吃與賓客交先是公以紹聖史官專徒利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笑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論辨已改實錄及累合濟者尊堯集詆安以明君臣之義有諫章立碑于舊學講堂其後一夕有大星墜于齋前光焰如晝翌日有羽書召還復舊學經大諫章不復存矣維楊志陳瓘自諫省謫揚州尼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建議聖也旋命歎日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意方且開諭主上召還矣賜度牒十道俾勿遽于是乎有無為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建而復言者甚遣是非不辨不救詆毀乃京將外補公乃伴命後卒葬于揚州西

山言行錄公為越州簽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覺章不得上會明仲開蔡傳公推擴以時當得職田惠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仲尋贈之精析所得圭租遂前實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初卞嘗為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少俟公不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類此不然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道卜公舉望平建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慎所主多所退避又使被薦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常相與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衆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

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剡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
而起遺事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
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
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遠
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遺事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荊公日錄以修
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
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止以增加之罪
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荊公已設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故特
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荊其流蔓易矣又邪說大行勢不可
回於是直攻荊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從者四明尊堯也雖尊崇
宗廟破闢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從集乃公之所取以
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堯者易蓋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備見遺
事[illegible]
不明[illegible]
遺如[illegible]
學術不[illegible]

古行已[illegible]
或原[illegible]
人是自[illegible]
温公[illegible]
一道[illegible]
[illegible]
之說[illegible]
大[illegible]
其後公遂謫以恭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
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嶷
為越帥以公早為吹公所器重其弁職為理使公於郡因共載歸官舍館
人聞公至競來觀瞻比肩與歸縮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
此遺事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論奏既而上亶令叙官
故遷乃因郊霈憲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綱降也
被命之後思得州縣僧士有劉云夫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命於
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荷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未

通州將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為起
發有漸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因見聞上聞吾叙
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責家狀理可
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汲黯而因敵已傳爾乃根云家狀昨因
刪稽毀棄無憑供大事畢不行遺事公既平蓋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
欲挫公以快意時王寀得罪公適居江州議者以為公本居寀之鄉郡因
危言昭公頗徹宗聖祭止令移居南康又從方軫所聚又速飛語言公之
婿為死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卞皆挾摘其用
心而發露其潜慝蔡氏最有忌嫉故欲禍此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徹宗
保全不至死也遺事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顔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長
嫂壽如禮盧墳苗藥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
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奉積恩澤悉以已子而先伯父之
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遺事公性謙和與
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退省悔服先灼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誉美傳播謂已不
能公平主手不執議不視惟衛貨殖之事未嘗講論唯於农田不廢詢訪
以求之責戾而察戚之豈正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利或孳孳
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賢以為戒也遺事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
不苟從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三日必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寬
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歉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遺事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
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正行燈於床側自提
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
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遺事公智明慮遠事無大
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
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聞有親聞者遺事李丞相伯紀為杜史堂論水
被謫有書與公求華嚴與言若將忘世者公以狄梁公傳筏猶捨之語報
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泥其教文而季以術物為心
文靖為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務日端默亂兵革
以待夷狄絕其邪理二公於筌筏之外書辭數十言及使伯紀果大用識
者歎公藻鑑且服公之至論也遺事徐師川以才承自貫少有降志於人

常言吾於書且為曷氏然不允有所稱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
經目月必披拼埋志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
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
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廈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
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
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墅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
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遺事公自遷謫所居必著小齋
終日寫閱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思
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墅卜等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紀錄粘于壁
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冊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兩遺事張丞相天覺
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嚴閣作照蘇會黄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被
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日辟狀非負道談空夫自
然何如顰笑也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舅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
上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圖非碎德且復才
疏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
有盛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遂至大故遺事陳
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游必平關書云某
公某實如構器之則日侍例劉公之類其與己同事則必序姓名示不敢
尊也如日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使主法中家訓陳瑩中書言學者
須常自試以觀已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中家訓
陳左司瓘送其姪淵貴沈文曰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
校書郎范公淳夫同會是時先公為諫官有王安公嘗論顏子不遷怒貳
過唯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黙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
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
乎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先太史遺事亦山先生題伯淳後
曰了翁以蓋世之才遺往之我已往乎當宜某自視無前更乃退然不以
賢知自為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以遜夫之誠必而以自
勝為種何以及此高大大平者之間所伏世之自屬而狄人者有所矜式
且曰了補之處聞見錄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誣祖宗
誣神考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
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温求遺書曰吾於靖康君有得也陳了翁年譜序云
了翁先生意其才似寇萊公而學術過之不然徐師川范先天游定夫劉

器之諸君子何獨許其當天下之重責況尊先諸作家傳人誦夫誰不知
有先主獨其家法相傳之要不請先主年譜無以知之事親以孝事君以
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非惟可為家法且可為天下後世法而黙堂諸臣
龜山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是四者聖賢所
以立乎其身者也立身為體孝也忠也廉也其用陳氏學術過廷遠矣夢
兆公為關縣時廉訪使者怒曰汝何恃而敢然耶公曰孤寒小官無可恃
所恃者惟潔己自守而已此其家法之一而可刊為法焉者故又之泰定
丁卯中元前六日承直郎廷平路總管府推官三山林興祖敬書 了齋
先生吾出鼓也嘗有孔非有益當人知之天下知之千萬世而下皆知之
先生之忠肝義膽輝爛青史厭亦猶是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吾郡甫惟兵
火煨燼無存邑庠舊有青沈石刻時亦散失其裔仍松礀君諱之十字建
觀悲心殫力四出搜訪零碎收拾還為完璧今家塾有焉前數年先自富
沙得尊先集歸語松礀遂丞取以歸亦不敢吝去年春開訪得了齋文集
於他郡于自嗜為器無帶容毋得一見亦不忍且今年夏適會其姪君詔
家額且謂前輩文集各有年譜冠其首吾祖文集獨闕是近已編輯單當
見之忍一日出示此編曰年譜單矣然此字益信先主之後有人而益敬
其後人之有志先主先主之邦後松礀十有五年間道不早幸而所見略
同而所值之時又同其在鄉黨學校間多不見棄大低史命也介俱未克
為強項入所顧則學了翁決不能如海仁海武葦先主有云敢質之用後
道學之力大的哉斯言吾黨不敢不勉了齋先主實主於嘉佑丁酉之四
月令其孫松礀主於嘉熙丁酉之四月先編之作又先於大德元年丁酉
之四月其亦偶然耶其亦豈偶然耶後學與志百拜盥手書于譜後 了
齋文凡五十餘卷親于抄錄幸歲全書暇日因修家譜自公之曾祖祖父
而下至于公主循州之日又由公登第入仕之始至卒于貶所之年凡四
十六年之事跡隨其歲月編為年譜雖略有倫序但中間書簡之往還詩
詞之寄遺其歲月不能詳考姑其大而遺其細撮其要而約其繁固不敢
方前賢年譜之萬一但欲紀其大槩以示本族方來之子孫子以見吾祖
一點之精忠義槩一世之敢涉間關後有仕於朝者亦嘗體吾祖之立心
勿墜家聲以期無忝可也是編始於大德丁酉四月之既望而畢工於六
月之中幹中間或有先後之訛殊後之人償改而訂正之亦所深望也時
大德元年歲在丁酉六月二十有一日七世孫與子百拜謹書于了翁書
院之序了閑文了齋忠肅公著述不一有文集四十卷有易說有尊堯集

有貢沉碑文有年譜龜山將庵南軒諸先生為之序武松碉翁嘗刊于祠下俾子孫世守其家訓至正庚子春不幸毀於兵火焚燎迨盡澤嘗以為憂憲朝至邑謁祠拜謁尋訪是書不克中命諸朝奉章祠祀事因詢貢川族人得年譜一本敬取抄錄從鋟梓于祠傳諸不朽告於族長文繕曰宜至正甲辰秋七月朔十世孫陳澤百拜謹識　公諱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文餘贈駕部尚書宋梁正明三年丁丑生祖諱世卿周太祖廣順三年癸丑生三十三歲值宋太宗雍熙二年丙戌狀元梁灝榜中進士第二甲第十九名官至知廣州政績告滿未離任而殁享年六十有四累贈吏部尚書父諱偁祖世卿第五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六月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二月十八日蒙恩補太廟齋郎官至知洪州元祐元年四月致仕七月卒年七十有二累贈特進　仁宗嘉祐二年四月生於衢州官舍　神宗元豐元年秋領太學魁薦元豐二年三月上親試舉人狀元時彥榜中進士甲科第三名初任招慶軍掌書記湖州州學教授神宗顧考官問家世陳公衷對曰瓘史陳偁之子上嘆曰瓘史宜有此子　元豐七年第二任改宣義郎濮州定遠軍　元豐八年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通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范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醇有之公問范曰伯醇誰也范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公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公年二十有九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元祐五年除太學博士不就蔡京薦之　元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順昌濟川橋記元祐七年元祐八年元祐九年四月改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跋米來臣所藏歐陽六一居士帖　五月復除太學博士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章復佇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

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耶自辭屈愧歉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議毀矣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荊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為形迹先朝追貶司馬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狀言賜對其奏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違勝之言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泰陵音所未聞反覆詰問語逐移時退於進膳公乃引退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覺更持事之意效間而很之遂黜公于外泰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遂以人所難言逆意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悟由是縉紳士大夫罔不欽服蘇黃門聞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書抵公歎譽甚至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有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公見惇客甚衆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讖惇報怨也俾以為忡不復用公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荊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行之公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以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言伊期紹聖二年紹聖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執政聞之不悅　紹聖四年四月公謁章惇求外補因謂章惇主上篤於繼述然今日所云述神考者述荊公者惇默然出公以宣德郎借緋通判滄州因閱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公

具其說以告傳大懟呂自爲之章蔡由是不咸以是排執政故有是命
五月十二日作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記十月七日跋徐仲車有客詩　元
符元年除著作佐郎樞密院編修官辭　元符二年公前此自館職請外
補得倅滄州秩滿至是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就
徽宗元符三年三月徽宗即位召拜左正言曾布韓忠彥所薦也布曰瓘
奇又嘗進爲倅奇所抑卞無它見人不附己者使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
能也皇太后亦嘗謂忠彥等甚以瓘差除爲得人　徽宗即位召公爲言事
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蔡繼述乎日之志暴行公起居令至闕聞有中書
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半屬謝聖涂曰此必姦人國
盍已惡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
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乃妄言得劄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鄒侏即
白時半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誑蓋林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
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盛
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當廢母后追貶
故相使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
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以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施行之蓋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
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　四月公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逐鄒浩取其有既往
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先合人心無可正執而開御史中丞安惇尚緣往
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來之當又言安惇奏浩是先朝所棄
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先王以百
姓之心爲心欲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
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
之事非先帝之法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爲是不
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欲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
非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以不
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緣國是故事上之人言鄒浩盡忠之言以爲君憂
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惇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
愧責已多況如前日之所爲者乎撓天下公議非所以爲國是使人臣不
改之孝以爲善述責以誤朝廷令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
前奏早賜施行俾聞公章已出亦自請去是月罷安惇出知潭州　五月
公言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詆毀宣仁爲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

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
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赦宥罪人而設掖庭祕
獄治藏所無今若以爲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使而不
廢於理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外議籍籍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
此則皇帝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從命逆非之人自
復其經安敢以先帝之言爲不然也不根既而瑤華廢后用犢車還宮中
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歡呼　公又言尚書左丞蔡卞過
惡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
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大美以歸私史又言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
秋責意則雖凡之罪安所逃乎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今其伯
來輸書於卞卞乃請去遂罷卞出知江寧　六月言新知荊南邢恕傾司
馬光劉摯梁燾等欲至滅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是月貶邢恕均州
居住　七月癸亥犯房心公上言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宗謂宰
臣曰其禪安在呂端等奏曰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
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爲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
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
正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與
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
之徒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於是邪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
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
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
而遷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採傍觀膽落
之語廣詢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
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爲宋之
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年未受祀願陛下預思所以
銷變之公言鄒正甫頃爲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擒本州舊管人前諫官
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
於親戚故舊往來賙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覩與御史臺
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致浩於必死其爲忍酷不亦甚乎然議者以爲違
意爲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如何指揮本路如
何供承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違意爲虐者人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
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膚石豫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八月作景靈西

宮初景靈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哲宗崩人無以處之蔡京言若
謂宮東遍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
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南
公總其役公在左正言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
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祔循言大理寺殺氣盛而門崔不敢
徙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
元豐庫儀鸞司皆遷於他處則彼亦有民居不知遷幾家而後可就三也
神宗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而二之則蘩興物獻分詣
[illegible]四也夫孝貴崇神自安奉於頤壽殿以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章
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奪九月上幸皆不能遂宮觀之公言戒聞車
駕將幸蔡王外第部下之人老幼相傳欲呼號舞蹈天大人心所歸於
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親見卒獨惟陛下即位以來
天下豈無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況自祖宗以來乘
與所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所請即因端見宗廟今乘興之出固有名矣
因幸漸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娛亦不可不慎也此而不恤則流傳淺
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不報　又言京得獨相八年建
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干恭洩逐命以持進出知越州　是月公
除右司諫上言云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
所以宜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言向宗良
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意廕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
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以為萬狀之事無
涉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
傳耳上批諫瓘累言太后尚與國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
遣三省請以公為郎上不可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公初不知被責復求見
上閤門不許公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耳論蔡京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
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
可傳為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謂先訓以惑上下
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語欲遂神考於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妄
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親入文字請成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
行者皆宗之大恩也今哲宗之大恩不明於天下而京復自謂有定治平
又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父物之仁始則為國主
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欺今計亦行豈非朝廷大

政妄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宗欲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
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妄曲遷就以為京地況其
他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前
日阻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懼矣以言為戒
則依舊箝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視政之初漸不侔矣京
之計果漸行人之背向漸一為京之羽翼者漸多為陛下之耳目者漸阻
朝廷之威自此而漸犯家敵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又言
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
九齡又亦以為不可明皇怒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
何有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
自此浸疏終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焰過於仙客固
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應辟謂唐之治亂在林甫九齡進
退之時今京姦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獨於惇卞曲為自
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
係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
不可以不早辯也[illegible]日復有旨除公知無為軍公即奏章辭免云蔡京閒
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
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
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
吏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　上密諭宰執曰瓘言
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
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初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
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擅私逞
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
而以甘言啖公公使客之日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
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略云臣近嘗論貶逐
諫官陳瓘及太后特下手詔留瓘舊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為瓘言雖狂其
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言宮闈之事披瀝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
謂狂也太后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闈不與外
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能無累
故瓘以愛君之誠陳豫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
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詩書所戒

非不可寧。秦漢以來，得失可鑒。伏望留神省覽。先是曾布嘗獨密啓東朝

令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事必須關白，凡章疏亦

須呈畢，予來取者稍不如意，煎迫怪甚。已而陳瓘論裴彥臣弄交通內外，

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推蔡京

挽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宰臣皆莫敢言。肇既先上書與王詵供入對，初

留身而上遽及之，且曰：卿文字但攻陳瓘無補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

補耳。　十月，罷蔡京出知永興軍。長安闕帥，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為當遣。

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可致太后不暇其然。臣自此不敢復啓。

上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非只是太后怒，朕亦不主張。近日陳瓘有言，

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卻有蕭與裴彥臣云，且須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

非從為說，亦只為京。布曰：聞王詵嘗向人說，既去卻為說，如元長何。今聞

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擇言之，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來

朝。且令補外可也。罷章惇知越州。公論其責輕，於是中書檢會公并臣

僚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納十餘家，凡士民賭脉言語，加以刀

鋸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畧

曰：先皇天資仁孝，動佑受人，每彰遊音，具見惻怛。及爾輔政，日肆誕謾，凡

陳聞道之言，無非救害之事，給扶洗悉妄，肆中傷，或撰閨閫之上，或記誹

訕宗廟，猶除禁近，視君孤豚，排斥僭神，棄如斷梗，扶之荒裔，肯使生還，存

者悉為囚徒，死者不得歸葬。獲引姦黨，布滿要路，造作語言，更相倡和，有

司觀望，修刻成風，枝蔓無辜，道路以目，卒致異上天降沴，水旱連年，民

罹寃止。國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中書舍人徐勣實為之。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重修神宗實錄。初，公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

載熙寧奏對議論之語，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

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擄，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

删修。　八月，復召除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官。辭，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

事中。公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

史臣今為宰相故也。不報。時何執中為禮部侍郎，一日以簡與公曰：今早合

見貴人，如書所也。公即喪矣。公即以正彔示之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

所聞乃漏，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而後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

無愧矣。吾有一書，將從之以決去就，汝為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倘不相

忘，則夫文日一筆，能不介意乎？正與再拜願得書，公乃大喜，期日持以入局。

未及見丞相，的公相見，遽介僕從公留便者少俟，已而同舍來世英來。公

拉之同詣政事堂，未不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欣，

坐定，遽出書為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

聳觀。未以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翹足拜坐，語浸驕慢。公雍容起白曰：瓘之

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

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其書畧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昔所撰日錄辯，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

見矣。又以一年之内連下五勑，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於西邊，因述國

用須知，所謂公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公所論為

元祐草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公遂申三省乞知妄言之

羅乎行寔無準相將上，布云：瓘責臣尊私史壓宗廟，以邊費壞先政，皆非

是。上令責瓘。韓忠彥曰：瓘言誠過，曾布嘗能容信，宿隨有誨使之令。

遂自右司員外郎出知泰州。　公所奏五勑，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盡内

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勑之所取，雖有別用之處，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之至

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費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勑府界諸

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剩數留半年準備支用，餘一半椿

令起發上京。　一其年十一月，勑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如前勑。　一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勑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　一

其年三月，勑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　一其年三月，又勑諸路助

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充那往三路添助常

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

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

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逞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

西邊財匱，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

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人曰五勑之後，其年五月

又降一勑，以廣西錢一百萬貫和羅貫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於

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罪言之，民間買絹

一疋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平錢一貫文省，令平例外創添支

之數，此乃聚歛之術。臣恐自此一勑之後，相繼無已，又況役削十路百姓，

只得綿一百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得

太學生蔡嶷長書。　崇寧元年五月，詔黨人陳瓘、任伯雨等凡五十人，並

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尋責監建州武夷觀。　六月，曾布欲傾倖

兩未能，乃說情薦陳瓘、張庭堅輩，又蔡京州而布得罪矣。　閏六月，初劉

后為賢妃生子。時宮中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覺誣獻愍太子。后之立也，鄒浩三疏沐隨削其藁，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褒嘆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公，公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辯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其子。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作貴詞告上帝，有違者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　九月，奉御寶批，應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常切覺察，不得與在京差遣。大臣曾任待制以上官，餘官陳瓘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黨籍，刻石端禮門。　十月，貶韓忠彥、陳瓘二十人有差。公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　崇寧二年正月，論訴誣罪，貶寘任伯雨十四人，公移送廉州編管，作福州大中寺雲眷堂記。　作賈誼治安策論。三月，親試舉人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乃公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云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悖弟也。著合浦尊堯集。　崇寧三年三月五日，合浦作了齋記。　四月，作心畫銘，寄正由。　十七日，跋李氏所藏神宗奎畫。　十月丙午，作廣中猶龜鑑，寄正彙。作易說。　崇寧四年四月十五日，跋司馬溫公送李孟之侍郎歸廬山詩後。　三月五日，在合浦作葵木杖銘，作真贊。　十月二十日，作祭恭德祖甥文，又作祭李叔平提舉文。　崇寧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大赦，毀黨碑。公以星赦，量移郴州，得自便。作杜鵑詞。寓居明州，作伯瑜墓誌銘。（本伯俞墓誌銘。本政和十[illegible]作）作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九日，跋蔡君謨帖。　九月二十八日，跋東坡詩曲，作四明尊堯集。　大觀元年心月一日，作明州延慶寺淨土院記。　大觀二年二月八日，作湖州開元寺觀音記。　十一月二十日，跋楊中立撰陳居士傳。　大觀三年，初，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三彙鈐畫錢塘僧，偶聞予議郎蔡崈託說威錫大師蔡京福專，塗有搖動中宮之迹，不敢隱默，至詣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嶷方與京叙宗盟，結元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上命中丞吳執中鞫之，獄辭果不右正彙，詔獄下明州，逮公甚急，士民哭送之。公不為動，入獄，見其子被縶，笑曰：不肖子，須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權尹李孝壽治其事。孝壽使吏脅公證正彙之妄，又訪公承教正彙妄訴。公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來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

義所不為，況不敢不忠乎。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一日，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于庭，引公問之。公從容曰：蔡京之罪，瓘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顧多得筆札，悉以聞。孝壽懼，不敢與。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大脩歎息，謂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大觀四年二月，獄具，竄公安置通州，正彙流沙門島。十一月，放自便。公上通州自便謝表。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吟寫未成，纔日於政典局牒至，聖旨俾州郡催促公，於六月初五日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徼申政典局，已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逕申局中而遞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集生而被已動搖矣，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既而悉如公言。政和元年四月，張商英罷。九月，公亦有勒停台州之命，責詞謂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悼何（[illegible]）畢敢欺罔上下也。初，王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初公謂安石此書誣訕宗廟，詆薄神考，蓋著撰在退居鍾山，懟上熱中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公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誣詆之罪歸于蔡卞。其後比歸，謂劉世安曰：昨在諫省，嘗以王荊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誣湯，朗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荊公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集之前言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昔日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蓋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藏之于家。及是奉御，商英已罷，何執中寄，乃請治尊堯誣詆之罪，勒停，台州羈管。十九日中通州，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上台州羈管謝表。　七月二十八日，跋司馬溫公簡後。公請台州朝旨下司行移，發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莫敢以居室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設十日必為之遷一寺。公處澹然，不以介意。及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悈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訩訩，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悈至，果揚言俾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鄰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起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家書造至滿起來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攜公至郡，郡庭森嚴如制獄，大陳獄具，盡朝旨取索尊堯集

劄本石悈爲此以相迫脅。且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悈
非所料。夫措而應曰：有尚書劄子，悵藏出示。公劄子所料，蓋取尊堯集副
本。以爲係獄證之書。合繳中數藁也。公曰：然，則朝廷旨稗取尊堯集耳，進
恭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
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誣證？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
爲人所使。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
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顧就誅戮，不必刑獄相恐也。
悈不待公言畢，屢揖公尋詔人曰：不敢引非，況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瓘又
幽公僧舍，使小史監守，對榻坐臥，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
不以爲憂，悈亦終不能爲害。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表謝。台州不爲發遞表
來，得達。而石悈之來，聲勢甚異。公料其必受蔡薿風旨，意在得其元海陵
所投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爲封事繳謝表，封緘於匱，題以臣名，悈至
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薿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
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於薿初無他，薿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知納忠
相援，實自爲計。今顧其迹，則法使之術不行矣。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
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鄧洵武、蔡薿之

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薿與公初不相
識，公上宰相書，謫居海陵，薿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
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
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薿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
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嗾賓京黨出力尤甚，正宗三
山之黨，石悈台州紛紛，皆其所爲也。　政和二年二月二日，跋張氏道事
劄子後　八月九日，作音沈文貽知默姪　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跋江
左司勸發菩提心文　政和四年四月八日，跋張承老所藏孫元忠司諫
簡後　五月二日，書孫元忠上劉莘老甘賦後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跋責尚書送左經臣序後　政和六年，公在台州，屢該赦，當自便，而刑
部不敢檢舉，既而上旨命敘官放還，乃因郊霈，當恩，然初以宣德郎致謫
而敘官，乃得承事郎，實降鐫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
敘復數內陳瓘未當，合於見在官外敘一官，仍取旨差遣。台州吉示本官
知委，公既供知，無狀陳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爲起廢有漸也。公曰：此朝堂
欺君玩世之術，滿若與差遣，宜應見問。上聞吾敘官不當，而已於御批，諸
公不敢，但已爲此還送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波

謂吾不堪流落，而因兹見倚，備乃報云：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
果不行，復敘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公因敘官自便，還通州，時開封府
尹盛章與石悈以私諂爭章，密取旨送悵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
報讎。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
家，而於悈亦沾親。悈屬宰不館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州
旋置此，但後乃爲義事，無足攜也。事於是與之盡力，悈聞而愧，遣其子來
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患者之義，爲非欲以德報怨，如之不見月餘，遂
挈家爲江上之遊，公泛江至江州，安其江州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
出。吉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延接無
間，每爲無至之歎，踰年歎適，忽有朝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更易守臣，
日降下司文移以使新守之到，外間匝測，無不震慴，交遊中有來索與公
往復書簡者，有碎公所書碑刻碑額者，公亦自期以死，傷患俟命而已。閱
數日，乃令移南康居住，蓋緣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寀得罪疾
公者來，此時以怖公也。劉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比乃鶴相恐脅，僕
上之累役止此耳。公遂居江州，識者以爲公來宋居之鄉郡，因危言陷公
頓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七月，刊作福州感聖報寺院華嚴閣記　十

一月，睹作宣州新修萬福寺記　政和七年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八
月十五日，作鄧南夫大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春，因方臘賊，京黨又
造飛語，言公之將爲方臘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令移楚州，公所論京卜
皆被摘其用心，而能容其猜毒蔡氏最所嫉忌，致俾禍此，同時諸公爲最
猶以徽宗保全，不至死也。公徙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我疑其
蔡氏腹心，勸公悔過，而過公曰：吾無私怨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乎
乃先遺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
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從間奏方送事，不爲欺隱，以書舉
之於親舊曰：薿迹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爲善，不分彼
此，大率如此。既進，後藁因公激發，然化而爲善者不可一二數也。　十
月，張商英卒於京，商時公在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見邸報有張天覺所上
遺表，遂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爲疑者，公曰：張君非粹德，且復才踈
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人望絕矣。近觀天時人事，有變革之理，雖有盛
德者，未必手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雖以劉安世器之，因公
病使人至公，以藥粟自蹄，云天下將有賴於公，宜力加保養以待時耳。時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小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當直爲男，民然不已，有所

竊議臣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連旬月必訣升禮忠宣范公純仁曉午孟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畜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孟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臣是人是大度之將顏或問游酢曰亦蔡既以當今可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二月公卒于楚州初葬廣陵　宣和七年　靖康元年　贈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賜謚忠肅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天子於兗帝功臣記之于史因訪世卿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其家有詔次其功着之令典布之天下中間卿文曰惟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毋絕　右寵世卿　神宗皇帝元豐二年皇帝臨軒親試舉人陳瓘中進士第三上顧考官問家世陳公襄對曰陳偁之子　玉音嘆息曰宜吏宜有此子　右寵偁父子　哲宗皇帝元符三年九月陳瓘自諫省論蔡京交結外戚逆欽聖也　欽聖未察謫監揚州兗庫彼命數日　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悟主上召還矣上密遣中使賜黃金百兩度牒十道傳玉音令勿遽行繼有改知無為軍之命瓘以蔡京猶在而復言者實是非不辨不敢祗受及京外補瓘乃拜命祗受上表謝恩

右寵瓘　高宗皇帝紹興八年三月詔陳淵登對稱旨授承事郎有旨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九年詔除陳淵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職事上殿　玉音宣諭御札曰昔陳瓘為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係君子小人之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懷使其言得用不為姦慝所乘以抵于死則朕今日豈至於狄草莽以立朝廷乎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隤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嘉歎久之時上方嚮儒術論王氏程氏之學　玉音曰聞卿是楊時所學深得楊時之道淵對臣何足以知之　玉音又曰楊時之學乃是孔孟之道三經義辨足以誠王氏之膏肓夫淵對曰楊時初亦信王安石之說後學於二程乃知王氏之非　玉音又曰有三經義辨使見王安石穿鑿之大淵對曰穿鑿乃王安石小過其罪在於不知大道原本一大無所不差故行之天下遂為大害　玉音問其差君何淵對曰聖學之傳止有論語中庸孟子之書安石自未嘗知衆數條辨析　玉音稱善　右寵淵　高宗皇帝紹興十年御札曰朕思忠臣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御又深家之主也雖定能超達於朝而終以疾病送歸丘園可勝悼嘆今賜卿白金二百兩聊致撫存之意至可領也　右寵正彙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

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已蔽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營進奔競之徒亦且倚以為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露其姦狀於未萌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蓍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畏忌之此一時言事官得禍為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竄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為之流涕也竊考前代以忠直忤犯權倖至於公議後伸之時雖已死亡亦有不褒崇贈錄用其子孫者也伏望睿慈憫瓘齎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又官其子孫以為忠義之勸增士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瓘特贈諫議大夫仍與二子恩澤勅牒之臣猶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既久而後明爰錫憫章式旌高節故承議郎陳瓘忠貫日月名等嵩以諫議為心安社稷為誠凛凛乎蓍龜之先見諤諤乎藥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田夫野老莫不歎咨元惡巨姦為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辛苦窮鄉識者太息論懷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嗣子庶幾天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賞之公噫及無何為自致淮南之憯魏公若在必擬遠東之行列我舊臣無愧前哲尚歆異數永貴九原可特贈右諫議大夫　右寵瓘贈諫議制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關禮部狀準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瓘昔為諫官議論忠讜所言皆驗於後及所著尊堯集指定王安石日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殊可歎嘉可特賜謚令有司議定以聞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施行去後據本寺申本寺今欲擬謚曰忠肅慮國忘家曰忠剛德克成曰肅伏乞省部更賜詳酌施行本部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關送中書門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勘會陳瓘生前係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申聞事奉勅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朕嘗謂古昔立矣二者在焉故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而其言立者歟昔孔子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以獎王室發明此義故其言知尊君昔書明皇罪狀九齡相林甫謀者謂治亂自九齡分用此說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狀賜之章也爾其有所執身且不顧況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憚況少屈于君此者蓋有可定謚之指也噫主而為夾元而為望朕意爾之精爽尚渠渠乎如在必能鑒此哉可特賜謚忠肅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中書舍人王綸行　右寵嘆謚忠肅制　臣仰惟　皇帝陛下紹興之初宵旰求治思念忠臣錄其子孫詔先臣正彙賜對行殿將加擢用而先臣久任在眠所幽處窟室特已抱病和陛璧辭家累惻然憐之偶寓直内閣奉祠以歸又寵降御札賜白金以獎其行顧念撫存之意具載詔旨家衛寶章雲漢昭回榮動縉紳輝生部屋於庠休哉先臣銜戴厚恩迺以疾廢不能仰酬天地之大德焉於身恨歿臣猶紿畫庠圖報萬一臣追惟先大父臣瓘頃在諫垣以論事忤權臣南流合浦先臣繼以言徙聲北寒海島十有三年　徽宗皇帝照其非辜恩徙近甸逮靖康間始命以官除丞太僕　主上龍飛恭遇愍厚非特先臣被寵若此適者先大父臣復家賜謚忠肅父子際遇人臣罕有其比臣雖至愚竊謂君臣之際實難唐太宗待魏徵最厚然徵歿未顧其家衰矣至本示廷諮錄用其五世孫恭令臣一門三世咸受　聖恩其為榮幸豈唐魏氏所能企及哉臣材力駑下懼無毫髮補報如先臣所戒謹昧死以所藏家翰刊之琬琰昭示天下萬世且推原事迹書于若孫俾無忘　聖天子之休德云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朔日右朝奉大夫添差權通判建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陳大方謹書　吾大祖駕部尚書公家訓云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所以自吏部尚書特進諫議而下至直閣正言及宗正少卿累世俱家　聖恭御札　玉音褒嘉賜賚不一史冊備載令錄一二附於年譜之後以示子孫如能恪守祖訓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廉以蒞事學以立身不墜家聲則豈不能動朝闕之恭遇耶是又宜子之所深望也子孫其勉旃延祐二年歲在乙卯仲春之望七世孫宜子百拜謹書

了齋先生舊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衆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承旨以詞命為職皆姦憸患未形於事雖未遍顯世之人益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恣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學行負特望　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為太過欲獻可姑埃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禁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温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

前獻可之於荊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也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祠堂成屬予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無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獨足以立懦夫之志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已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祀當載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建炎四年八月朔記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楊時撰從事郎新差建寧府府學教授李樁書并題額　又記云延平太守余景瞻以書語岳曰了齋忠肅公此邦沙縣人陳公以識見之明言論之直褒于靖康北書永諫垣之制而立勸忠之坊也了齋遺蹟而求之公生之年距今一百五十六載所居之屋尚存三間并後植一果塹施衍可謂甚古則公生之十八年也且公居合浦謂室為齋名齋曰了自為之記以著齋心事上之義後居荊浙江淮之間衆世以了翁稱公之所用居何適而非了齋况於其鄉耶著其僅存與其既此復其齋扁藏其遺書肖像於楹俾其雲仍歲時奉祀是邦人尊慕所同者而嘆也得來而行之顧紀為岳復於余侯曰尚賢存古教化之先務夫了齋身居言責之時側邪說之証民憤小人之蠹國明目張膽力排其姦欺痛詆其由憸至於京之用舍為治亂之分雖遠去於朝流離轉徙而顧天呼父忠之所激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無所壅蔽烈烈如迅風勁庭無所避若乃平生學力充者見於尊堯之書其在合浦辯私史增加昭陵之盛美自謂對越在天至于四明為論四十九篇拔本塞源不遺餘力而後已此其任宗社安危之責視生死禍福為何等物聞風起者當如何其尊慕也故昔之藤樞竹瓦地雖尋丈以了齋何陋之有非惟合浦為然也凡公之居人必加敬尺椽寸甓相期勿壞今之揆舊規新壓貫謂之了齋不在茲乎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矣所思在心而不繫乎室之遠近余侯之心豈不曰屋已百餘年矣修之復可百年後未墮今者欲並希背是此邦之人常目繫而道存也抑了齋之道存乎其言既輯既藏講明之傳于學者以無忘公志則邦人之尊慕達於天下之尊慕矣山所謂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以繼其風烈者廣矣嘉定三年二月朔記奉議郎權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三山林岳撰　從事郎福

州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郭詢直纂言迪功郎南劍州州學教授楊宏中
隸類　淳熙年間朱文公先生知南康軍州嘗立濂溪先生祠以了翁先
生配祀先生文公先生主于清書考嘉熙三年主簿無蒸歷貴商續請于郡
守馬天驥撥官田租米貳拾帳入焉每歲以春秋二仲丁奉祀云　讀了
翁文集　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
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
有本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
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
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新安朱熹敬書　又云李
氏曰舜之所以能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
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
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　又云了翁於義利上看得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　又云了
翁氣剛才大至究道卿不及也　又云了翁有濟世之才惜其不及用也
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于誠敬了翁先生之學發于忠勇百世之下
聞其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　龜山語錄云了翁來舟之喻　賦通州遇

赦自便謝表　主文肯食於興縣常委事於表男所當不足以藩身其出
妄緣於湖口去庭闈者三月聞道路之一言取役而鄉行親尼而不顧於
突教于素存不忒之風曾參殺人寧先王三之惑事既臣而難曉時決大
而益疑制所深嚴遽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闕實於片言之中再沐寬
恩移置於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為憂淮渚一身備嘗有生之有患
權髮不足以數臣之罪濺血不足以為臣之心　初心馮先生跋文　嗚
呼此吾忠肅了翁先生之遺墨也世豈復有斯人乎哉公一片忠肝血罪
革正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公之孫以示余余惟此表嘗為石林祛蘆而
不能壞如火潤然不塵惟玉是可貴也想公起草時天地鬼神臨上質旁
其先有相械獨何人哉而為京卞之所磨小人亦枉為小人公安得明道
先生文必能帶而讀之余於公亦
然咸淳己丑後學馮夢得謹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四

九真

陳

陳了翁年譜㕍台州謝表　九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奉
聖旨陳瓘自
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
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吏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
省及大小差遣至即時望闕謝恩於程去次入塗並行不敢住滯今於十
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內者言念賦訟之志一著可通萬言之萬
里不滿集菜辭而上達違一覽以為帶寬路雖送陳情已畢十世伏念臣
材如蠡土身若使進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
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忘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
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
果煩擬路特建刑章若非待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逵由淮入浙自通
至台悲涛難陽跳於重江毒瘴乘殊於五嶺尚留殘喘獨賴君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親遇之深仁憫此顛

擠欲其存在以身憤怨螻蟻之命至微犢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
闕日想清光重干推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罪
惡史涉寒暑彈疏累上伏蒙　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
除私交積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違呈取　旨謫降國之典刑斃廢不用
公議安在伏望　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顛望稽逆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
奏并臺諫官彈劾事理速賜施行以慰士論快　勅旨　東南徐先生跋
文　忠肅了翁陳先生嘗諫議日累疏斥京卞姦邪遂為羣小所深仇逐
以所著尊堯集語言詆誣而下石之乃坐天台於是小人肆行無忌懌
於成夷狄之禍吁尚忍言之今讀公諫垣手藁及到台謝表忠義之氣凜
然可與日月爭光於萬世公之日雖不得行於一世然天經人紀隱然賴
之而存啟我宋中興之運者其機在此忠臣義士讀之當自見也咸淳五
年歲在己巳六月十有七日後學上饒徐直諒拜敬書于三山憲治㦸
綵堂　潛庵胡先生跋文　了翁先生嘗跋六一居士帖云使二十年前
見此書皆如今日則削黨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瑩中之言也今觀此帖
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尊敬了翁如合浦孝使則宜復有靖康城下之盟
哉至今了翁名節爛然於耿青之上子姪登臺省或為監司郡守皆有能

名諸孫亦疊疊適人而合浦之子亦布列仕路簪纓猶甚當時謀陷了翁
者無間焉乃知身貴賢也賢者亦有後天道豆可誣也　朔齋劉先生跋
文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錄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
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質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祝無
君之戒倚歟偉哉方京卞得志諸賢氣攝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
有動山嶽倒河海之力量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孰能當此筆誅此最則邪
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　神考畏天法祖定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
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尊王一經並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
非若世之鄙夫患失者類以淪猥自用剛愎好勝所為一不遂則恣愎所
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
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昌言之而不作餌之詐仁祖溥之則銜
患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廢之則悲懟不平而誣謗之史
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
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恩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實氣
鍾尊堯而後幾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其景慕
之意一日公之孫寘予袖此卷相示欲容有請土氣稟稟如見公于題臣
某謹封時不意某老有此奇事乃祖記其使縣於後為子孫者其寶藏之
咸淳二年七月己亥後學渤海劉寘孫謹書　龜山楊先生答了翁書
論易姤女壯因及陽城事曰陽城於裴延齡未壯時不能力救又欲以致
白麻哭殿庭某謂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使時君執而
戮之不為無名以其處於昏上亂相之間則死也幸而已　了齋先生年
譜後序　年譜自晉唐來有詩文傳世者皆有之如淵明自書甲子書義
熙即其意若昌黎浣花詩文間自有紀年次第後人推年而編之乾淳諸老
尤詳備閩中與先生同時如龜山楊公譜亦先成而了齋先生忠烈如許
彤史美管國已悉載本末矣唯年譜最後自嘉祐丁酉迄今二百數十年
始卒業於遍孫宜子之手浩誠難矣太史公未畢之類盡留遷遷竟就其
志觀於今譜是哉一道也譜之成乃孫年六十一歲七十人五允以未公
道文恐負付託今年成書明年成廬又明年成豐碑又明年成祠宇不惟
先主平經月肆有致而遷孫日曆亦不虛貫尒主此後得觀成書某不而
責沉某平而尊堯某平而肄章某平而斃蔡某年而遺石識之厄於是尒
平主無憾矣史公稱孔子布衣傳于數世使其見於今孔子何止曰歎十
世吾於其孫五世而見如君子之進退時之治亂可致焉姚本相則間元

揚李用而天資每上下千數百年為之可慨者多矣觀陳忠肅公平讀得
以致其進退重為當時流涕也豈徒紀歲月以見平生投繫而已天下有
非常之變違物必生非常之人以擬之其人之得志則變消於無形而天
下受其福而不知其人設不得志非常之變箕不撲滅不惟禍天下且貽
後世患未已也何則違物逆知有紹聖元符之小人必釀成靖康不忍言
之禍故生公於嘉祐之四月至元豐三年公生已二十三年則以甲科第
三人賜美違物正有護於公也以公未壯之年際功名之著述然則公於
朝廷乃忠臣松瀾於陳氏可以為孝子參蘆陵學廣信米世功父謹書
于譜後大德甲辰十月既望吞七峯谷麟先祖忠肅公了翁先生年譜序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古人記事之法也由唐以
來文人才士倣而效之每於先賢文集之首以紀其人平昔所行所為之
事因其歲月而錄之名曰年譜蓋欲尊其人而景其行其來尚矣至宋而
後前賢往哲亦皆有之吾祖忠肅了翁所著之文其行於世者不一有合
浦尊堯集易說及了翁文初則有龜山南軒晦庵諸先生跋之於其前近
則有初心朔齋東萬諸名公跋之於其後無非表我公忠謹之性而述其
景慕之意況我公自少年登第入仕以來忠於愛君忘身徇國獨立於群
小之中一裔衆楚當時在朝臣姦不獨京卞如惇如布如何執中蹇序辰
如鄧洵仁鄧洵武薛昂林自安惇蔡旋石識之徒植朋結黨專一擠排傾
陷摧折困辱而欲寘公於死地我公一片忠肝義膽不畏強禦不避誅殛
惟以愛君憂國之心為心確然不變封章抗疏至數萬言連編累牘幾成
千牘言辭直捷無所回諱且深為推姦所嫉群邪所忌今年貶海陵明年
貶嶺表竄通州置天台移南康徙山陽轉徙流移歲無寧日我公安之而
不為之撓曲荷聖君存愛不殺言者保而全之不然于死亦萬死一生之
幸今文集之外此諸前賢獨無年譜非缺典歟耳孫宣子自大元兵革蹂
躪之後收拾殘編斷簡於煨燼之餘又得靜得樂君歸由富沙而獲尊堯
諸集遂成其譜云嗣孫某拜書　重刊尊堯集序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
氏日錄何其與此悖子雱尊其父婿卞尊其婦翁臣王安石之不尊君何
也四明尊堯集乃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集異矣翁九世孫
重有是集嗚呼夫子南面之室春秋尊王之意豈君拜於其前而容其舊
臣坐于其上豈其旁讀重刊集又喜孫能尊其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于其
端後至元之又七年夏奉政大夫隨州知州兼管內勸農事三山林興祖

拜十歲書　題了翁先生論賈誼治安策　了翁遺墨今存者三百三十
餘字論賈誼治安策自許弃爲而待人何其嗚呼人若不自知知人亦未
易誼之自許必其自知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誼
之自知庶幾孟子之自信徐師川嘗云吾於魯直爲甥氏然不免有所竊
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范忠宣公多言人材我問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
某人問其次曰陳某自好也游定夫論人亦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所知
者了翁其人也劉器之嘗因公病忽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徐范
游劉皆當時賢士知人之名待人之不苟翁岂不自知而未嘗自許其論
誼也宜哉三山林興祖敬書　賈生誠有材者也前後進言上書勸文帝
興禮樂定制度易風俗謂可大息流涕痛哭煖慢開陳欲竭心腹以結主
知卒見疏於長沙死於梁使天下後世爭惜其無成也何故惟了翁先生
論其自處不在絳灌之下而待人也何深今觀對上所言曰何不令如臣
者執計之則曰何不試臣臣爲屬國又曰何不令臣等執數之於前甚至
視規在廷之臣曰猶謂國有人乎安得絳灌等不共毀之曰洛陽年少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蓋有不能借也弃爲無皐夔稷契則無以事堯孔子非
黨三桓者亦惟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天下正不易治岂止獨一
君下獨一誼哉求於誼者亦不再見誼自謂通曉治體而昧於時則未適
達也以泗上一亭長爲天下主至文帝時立國方二十餘年秦風未變漢
澤未洽諸呂纔誅諸劉復興誼方謀奪室內之戈請賦邊上之虜此時可
以驟興禮樂定制度頒易風俗則文帝克聖於文王絳灌猶賢於周公
矣有材之士患在自作聰明自作聰明者必多事必多事者必多材少成
無少主使得其壽行其術未必不如晁錯也王荊公亦好作聰明者也晚
年大史張元祐之政岂非温公鄰府之少年耶先生尊堯集爲誰而作賈
生一篇其有以矣乎三山黃文仲敬書　題了翁手澤　忠肅公手澤皆
爲尊堯發其年月日時一則政和二年四月初四日一則政和二年五月
十三日申時是年月公在台州是年四月上寧蔡京內苑是五月蔡京落致
仕赴都堂議事王黼翁嘗之好京十兄弟之情君臣之義四明雖欲尊先
父子之紀政和不能爲弃哉曰公卞爲也合有河試之深呼爲有重於君
臣之義耶三山林興祖敬書　書曰作僞心勞日拙信哉夫作僞者既自
知其非矣又惧人之人非之復思以僞掩僞惟日作之惟日揜之不亦勞乎
愈揜愈彰不亦拙乎王介甫作日録是也介甫多學而好勝者必立異而
爭不勝必復短而主偏而後博亦邪曹謀之以求勝遂推較而入於非既

不能明辨其非於當日乃圖暗揜其非於後世然作日記以亂國史陰誘
其上抄罷同列俞師也矣自謂無知之者詎意合有四明已有尊堯集十
二卷矣追之索之將以滅之滅之不可一錢一焚其世間有如兩造而
訟孰是君子孰是小人不待分別非了翁欲拋此智乃今甫作僞之黨過
除無成自如此拙也每思邪黨之人宮寮孫辱文於物國既無伊周大德
又無操懿大姦惟能誤誤奔留揆主嬪嬪宇至身亡國掉臭幾九泉嗟焉
千古亦獨何哉而爲此哉厥後靜落先生見先上疏論奏蜜之罪太甚乃
謂尊堯集只是討聞於人主子見有不恢於其君其能默而不爭邪君謂
介甫心術隱微處不曾攻得則此集亦已闢出什六七矣三山黃文仲謹
恩敬書　上經筵後書請立了翁書院頌　至正十九年十月吉時十世
孫儒學主陳溥謹齋沐頓首百拜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竊惟學校
乃國朝育材之地書院爲先賢講道之所凡天下郡邑皆有之如建康
洞鉛山之宋又非武之祭淡建寧之武夷建安祠之不一祠之在在皆焉
惟吾沙陽延了翁陳忠肅公仲素羅文質公之鄉了翁先生道學名節而
燕者其精神心術見於著書立言誠師表百世者也宋咸淳庚午創立書
院請命未下迨今百有餘年了翁先生尊堯有書嚴春秋之筆先儒謂直
可與尊王一經並行于世實況有大以貽兒孫欽史而日義賞之用狀道
學之功大南軒張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然史之師於龜山楊氏
實與呂氏同出程門詳見中庸或問之篇班班可見文公先生曰了翁之
學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積而充之也塞宇宙又曰了翁蓋世之
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人曰了翁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其獨理之益
精陳義之益切其學道之功有不可誣矣當時學者師尊之謂公諫疏
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於明正學則韓文公其
人也而當時天下指爲司馬文正公劉忠定公之黨士大夫相與言忠肅之
臣者必以三人爲稱首昧者不察其言而以道學名節爲兩途岐而二之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善養者道學之力名節非浩然能獨存乎
學之不講良可歎也孟子替腴底豫章文公集註載延平李氏之言昔羅
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依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
先生之言互相發明以示致后人有功於名教今皇元拜舉盛行尊尚大
公之學以四書表章之普天際海人誦家傳夫誰不知有了翁先生者哉
獨其祠祀之未載岂非闕歟吾者觀風攬使按用二使按行沙邑下車首

訴先生之祠大書華扁表而章之申明于省府其牒文畧曰了翁先生貴洗有文以述道學之有傳尋先有集以明君臣之大義文章德行百世可法於諸表章理宜褒奬如蒙准言設立書院非惟先賢祀典不關其於教化不為無補今天不遺斯文聖天子嘉惠南邦廣布玉音以學校為先朝武興先賢圖籍書板禁治毀壞首推閣下以經畧之任巡行南土伏惟閣下當代儒宗學博而器宏位尊而德厚粗之明刑度數之學精之以性命道德之理孫能致君澤民之術以濟明時來可致之時出而近聖天子之光意也一介寒士草茅微賤敢不以聞見為閣下言獻僭也甚矣得無留意焉一經品題輝映千古幸垂採擇焉其了翁先生之道之大明於世懸於閣下之天也必矣行將見煥發德音炳然宸翰揮龍鳳之祥文昭日月之華扁事光今古國所願也又敢所必也伏惟閣下淵察不備澤恐懼載拜

上經畧使第二書　至正二十年二月吉日十世孫儒學主陳澤齋沐百拜復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天下之事時然而已矣時之未至士君子不敢先時而有為時之既至士君子不敢後時而不為也且了翁默堂二先生之書院基已久矣先于二先生者則有濂溪二程之書院同于二先生者則有楊龜山之書院後于二先生者則有李延平朱文公之書

院廖槎溪真西山蔡西山及我朝晉齋大儒俱各有書院七本蒼蒼史本泱泱二先生之風之後在人心未能泯者獨其祠祀之未立崇賢俟伯之志願於是哉聖天子臨御廣布玉音嘉惠南邦以學校為先朝武興先賢圖籍書板禁治毀壞推閣下以經畧之任代天行化經理南服武功文化不宜偏廢閣下必能興起斯文為己任二先生之書院在閣下舉而行之為何如耳曩者憲使張周二侯按行延平下車首訪二先生之書院大書華扁表而章之即為封事天府奈風濤萬里公文無由上達幸際閣下理務兩荷天人參會愚區區不避鈇鉞之誅冒以書上瀆蒙採擇令延平具解中間愚不辭奔走往諸郡守令公文到使府日久未蒙施行則愚之進退實為狼狽敢以書再上然閣下朝奏而夕行二先生之道煥然大明於世懸于閣下之天也決矣如其不然信夫文運之窮伏惟閣下洞察不備

岳珂程史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致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名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侍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

告天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杖書參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紹所論為元祐泛先單簡之說無言天下未嘗之財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繼不違大體獨許大臣除其中御史臺已賜譯劾外伏乞於奏早行竄黜從出知泰州鄒道鄉在兩掖救之不從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地耶人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惶懼初論寶從輕文定為首台臣最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君責之則史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謫乃薄除謂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從小顏中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非獨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足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億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之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賢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

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勅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此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劉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紹之述者无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比緣某事聞閣下之言謂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領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太盛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平理方數十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

後之禍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瓘有爲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言山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閣下爭名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已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從來慈意開悟則瓘得全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主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遺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脅持之來甚於去歲中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辱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閣下未許其去者閣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論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養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前書尋先集本蓋與此互見始末警訣立偽不厭屢書也正衆是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宋朝紀事本末陳瓘貶逐元符三年三月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爲右正言九月甲戌左正言陳瓘爲右司諫己卯

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爲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或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爲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上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見曰見上閣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罪相制所構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甲申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坐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盛德不爲無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

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爲罪其仁如此。而謹俟得旨不美哉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爲軍聽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閤門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爲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戮劉摯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是臣下誣史爲其罪益大宜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乘勢自若無所畏憚而臣重蒙主恩除家陰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使之天下人必駭或又賞封奏曰京在朝廷則家國未安臣雖秒將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所有知無爲軍敕不敢祗受遂還前去揚州聽候指揮詔不許辭免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雙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治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寅承議郎知無爲軍陳瓘爲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七月丁卯著作郎陳瓘爲右司員外郎權刀辭實錄檢討官從之八月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爲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

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箴戒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爲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爲患而邊鄙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爲來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遣下五初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于西邊藏元致於罷兵之後資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舊溝澮之小潤非日無涓涓之助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不可嘿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蔡敵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寧條例司之所請元豐右曹之所守衆判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權政柄首陳元熙偏徑塞叙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問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又曰閣下於瓘有爲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書山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

思可已布讀瓘書大怒已而咲謂瓘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瓘
十書亦不較瓘又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後世瓘又錄所上布
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具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從容中書相公面
論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畢兄淺聞之說無言天下未當之財雖有十萬
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睿慈
早得寬黜甲寅三省進呈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
然理有當來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
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不偏載而王安
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面對反覆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
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
京今日從來史院乃韓忠彥而瓘以謂臣專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
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
倉庫為之一空乃以臣懷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
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瓘
必欲去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較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瓘知泰
州上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之言誠過當若責瓘則瓘更以此得名

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俾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
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遣之汝
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與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瓘書明日持
以見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權給事何執中為禮部侍
郎二日以簡抵瓘曰早凡貴人公卿具矣欲瓘語正彙云爾中書舍人鄒
浩奏瓘未以聲聞惟望一時令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以示
天下而慰公議已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體所有錄黃未敢書
書行下不從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言陳瓘言家進從禮部之間咸以為冤
今聞瓘以本為議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
人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崇寧元年五月乙亥陳瓘管勾沖祐觀給
元白元符書入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此換
丁未錄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初瓘自合浦
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因餘杭適聞蔡崇戴說蔡京有動搖東宮
之語正彙即日自陳于杭帥蔡薿薿時方結蔡京為死黨遂執正彙送京
師而是書告京俾須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鞫之也乃并下明
州捕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為動既就獄顧其子曰天日不昏子須吾一行孝

稱弟瓘使證正彙之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
告瓘以所不知豈子之思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
又義所不為況不敢不義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
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
也時內侍黃經臣監鞫聞所對大聲歎息謂瓘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
第依此置對其後獄具竟坐正彙以所言過實流竄海島而瓘亦有通州
安置之命瓘之謝表曰脫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逮孤弟積流伏念臣
投竄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詒之戚天實譴之災非無妄而來人誰矜者
議律雖迷於常憲原情獨賴於清衷情感獨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務於深恩施刑寧失於過厚不遺疏遠
咸與并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靜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愛主之誠死而有
知尚圖結草之報瓘留通久之至是方許其自便瓘謝表曰恩由獨斷澤
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
榮恭紀感慄仰瞻高聰伏念臣非蒙善貸賜以生還淬跡孤蹤久寄食於
異縣單門幹蠱常安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潛身其出無緣於御日去庭
闈有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哭而輒行捉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病其主事

獄傳者多指為病狂萬口欲殺兩路洶洶孤臾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
殺人寧見至三之惑事既匪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皇
江之外獄辭平允聞實於片言之告矜其無事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使
出圜扉而沛感瞻魏闕而仰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
之無憂淮堧一身獨覺有身之有患懼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
寫臣之心然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殉國初無偉吝之私抱疾
呼天惟持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
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太偏繼志用神考之心德天以
格王之實尊若水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中康內外交泰遂使
欽無留令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
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糜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
日猶忘於傾葵正彙吉變已見三月十一日更須考詳存一去一瓘坐正
彙事通州安置在大觀四年三月其放自便在十月附傳乃於羈管台州
後云奉放自便歸江州誤也政和元年十月責台州從官自便蓋在五年
後既復官自便乃還寓通州六年秋始至江州七年除太平觀尋令居住
南康軍移楚州卒瓘南遷頌云自崇寧壬午沉變丙申閏月至九江始有

而罷政和元年正月詔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五月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九月辛巳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合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公論台州期首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州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要逮廂吏起遷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時未有郡官通判來與宗攝郡事來與公有先世之契覬望持吾之人為公不平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公到台歎月朝廷起遣人石悈知州事二十五日悈知台州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訩訩或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悈至果惕言佈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降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絕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出兵如制獄其實抵是朝旨取索公尊堯副本悈於當外施行意在迫脅擬又出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臥窘辱百端人情忌怖慮有不測公皆以死報國而義不為兒女態故安之不以為撓悈亦不敢犯技術窮然不能為公害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為發遣未未得遣而石悈遂來聲勢甚異料其必受蔡薿風旨意在得其所批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進謝表封緘於薦題以臣名悈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下敕推開遂以奏御薿與何執中皆怒之未幾罷悈台州而公自此始免他虞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於薿初無他故薿使遣書之悖而其實未必知結黨相指實自為計令願其迹則意使之術不行也石悈攝公至郡也欲以刑獄怖公公見州庭獄具羅列知其意遠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邪悈非所料大指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令中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遂集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何時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劫使諸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其中某此語某將顛貌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悈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寄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瓘表及封事具十二月十七日十二月乙卯臣蔡上言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中事解釋成文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尊堯集全文但瓘在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曆

為不然昨緣大臣領政典局知瓘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謗故下瓘家取索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並已立限繳納仍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詔依奏其尊堯集仍令知台州石悈於陳瓘衍州於張商英處取元降付張商英御批具本並繳連同奏五年八月丙寅陳瓘特敘承事郎許自便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敘官自便並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丁未錄云以郊需霈恩澤也瓘初以宣德郎被論而敘官乃得承事郎實錄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敘復數內陳瓘敘復未當令於見存官外敘一官仍取旨與差遣待州告示本官知委瓘既供知委還寓通州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為起廢有漸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若與差遣莫應見聞上聞吾敘官不當見錄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錄批付三省使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默恭惟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為自得師臣投以政柄雖尹暨湯咸有一德無以復異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則微言與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政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聞於此理託以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蔡記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賛之語宣揚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于我后使歷宗廟以植其私事之卑緣無大於此望惟貴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大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于都堂以書責布曰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賛頌也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　上旨家狀雖當供差遣其可已邪彼謂吾不堪貧困必乞憐耳乃報以家狀昨因削藉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蔡章與石悈有隙取密旨偏置通州揚言為瓘報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邪因謀從避遷挈家至九江卜居為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令因石悈編置通州在五年八月十四日即附著此七年十二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　瓘始自

通州，從江州，杜門不出閾，而來者不振，喻乎，忽有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吏易守臣，日降不下司文移，以使新守之到，人俱叵測，為之震懼。交遊間王有宋千時往還書問者，有碑壇所書碑刻者，瓘亦自期以死。劉安世聞之，以書抵瓘曰：此乃鴞相，恐貴濮上之累。投止此用，閱數日方知王宋得罪而逮者以謂瓘來居王宋之鄉，因以危言陷瓘，額上察之，止令於南康居住云。宣和二年十二月丙申，是歲南康軍居住。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移居楚州，始王宋得罪，瓘自江州移南康，及方厄作，蔡又為飛語，云瓘女婿已為寇所劫，欲加中傷。然上記保全，故卞京輩人莫能害也。六年二月辛丑，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卒。宋晦庵大全集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辨是也。嘗記項年彼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從言及於日錄，蓋因安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潰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觀乎慈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妻妃之智，槩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眾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illegible]何幸其徒自為夫計，出此真跡，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遷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默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稾，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柳又嘗疑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定在建中崇寧之間[illegible]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illegible]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慈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己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計謀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機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才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比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

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所循前代循狥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者有不同而不先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為天下之人真莫已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已私以共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原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

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已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盡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忽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固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闢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

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妙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夫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襪衣如鐵索諾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有以為安石之迷于說且欲布之海內[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大則[illegible]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如此[illegible]欲其[illegible]並開而不亂耳非有真實[illegible]石[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意為言有所不通則迷旁取[illegible]安也則又迷於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字堅所[illegible]順然之迹如此豈但不如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至可謂其有降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說[illegible]於此而不忍其罪為大了有之書且亦昧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乎

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說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平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未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乎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已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勝私意鋒姦言以為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為本首素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大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以上則

執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柴網嚴密。是以欽承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並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四五之失。[illegible]之論而作者雖元成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illegible]談非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鬼驚一義，以爲寔啓奢汰之原，此爲攫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自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已未八月因爲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荊公正坐爲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荊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爲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朱子語類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陳了翁在貶竄中，與蔡京輩爭辨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不如此，則必爲京輩所殺矣。人[illegible]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比於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閙，卻不於道理上理會，蓋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昧。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卻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卻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卻有當辨而不曾辨者。呂東萊雜說陳瑩中持論，以爲天下事無時不可爲，無時不可進。顧己所存與歲於何如耳。闗止叔高方實以爲瑩中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爲惟瑩中則可，它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暴者也。瑩中嘗言闗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瑩中以爲止叔見蔡京，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中嘗言尋常學者雖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卻是一分好人，如得王介甫十分不是，卻是十分好人。呂東萊辨志錄陳瑩中嘗作責沈文，述其姪孫與史云：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余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知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時賢者，嘗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慍而發誹罵者幾希矣。况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illegible]之遠乎。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今人帶說。又曰：陳公瑩中每狀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榮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趙善璙自警編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忘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

末，人最大廢之，將頽哉。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陶朱新錄初蔡卞薦太學博士陳瓘上殿，既對，上問蔡卞何如。王安石瓘對曰：安石以經術爲學者師，蔡卞何人，可比安石？上首肯之。瑩中退語未深景曰：我今日甚有功于天下，未聞之。日既欲主張紹述，若用蔡卞，殘忍狡險，天下善類必盡。而蔡京朗厥見之，日光與日爭輝，此貴人相也。卞若不用，必相京，然京未必忍于卞，但須變更殆盡，天下遂壞，而善類猶有存者。爾深景滿其語于林自，乃以語卞，卞必欲殺瑩中爲此。陳伯鬻說又云：政和間任樂清縣尉，差往嘉與試貢士，回過台州見陳瑩中。瑩中曰：天下有事，必自浙中起；浙中了，會人入吾屬，未知死所。伯鬻驚曰：莫未至是否？曰：浙中禽獸草木不安其性，人安得不思亂？太祖太宗來定天下之成，不敢輕議。燕山富獨以八十萬緡買靜，至今而今乃議取之。度今諸人能與虜爲敵乎？又曰：蔡京父子須必斷脫，而往往如其言。泊薦李君蜀福唐人，名蔡貴定，爲王書十八人之一也。與慣在裡資務司官，親見其說。闗見錄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誣祖宗試

神考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温求遺書曰。吾於康節。若有得也。樂庵語録。陳了翁一日往茶庵。載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于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着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何用靠得人。黃氏日抄。陳忠肅公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公又救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願將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後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屈。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犬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録辨者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朱子經濟文衡論元城了翁之剛。月上。此段謂元城得中。了翁後來太過。澗嘗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元城只是居其位伏極言無隱。罪之則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吾君行己。苟心無愧。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宋李忠定公梁谿集跋了翁祭陳本議文尾　余昔遊延見了翁於姑蘇。觀其家親。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挫。聽其辨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於沙陽。見了翁祭其兄本議公文。辭意之高深。筆力之遒健。與昔見其容貌志氣辯論無少異。為信于蔡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畫。似其為人也。宣和庚子秋。梁谿居士跋。李壁雁湖集跋陳了翁融善文　瑩中自言五十六歲始看華嚴經。得個理處。故屢來經中摘以誨人云。依教修行只十卷中惟此一語。最為省要。今帖所謂離教之釋者。可見公意。已其他言句。闡明心要。匪拘匪誕。釋氏稱真際實相者。公得之為多。而予猶愛其與曾丞相子宣書云。人以眇然之身。處于世間。猶大海之一漚耳。計一漚之起滅。而忘天下之安危者。不見其於大方之家矣。背覺合佛。然後身之。公片序首可以為時輔弼。外常少備官錚然代大寫此。有者帖所名。正心之見。正宗也。正宗任高廟朝為右侍從難食舊德。亦忠孝之報云。嘉定丙子春李某書　國朝宋濂集題陳忠肅公號文跋語後　七峯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録事。有旨會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宣舂。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過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述疏六千言以為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録。言蔡卞者凡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卞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據列。既皆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刊本緘于

元豊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欲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寄蹤身上。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詰。惟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群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録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録敘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危氣切。然而諸書大抵皆跳文并跋語中意已。嗚呼。公之受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為傷王君肆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子正宗實為尉。更與之泥逆。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倚。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宗所秘藏者。而正宗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達此大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全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完乎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耆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君夫君子小人。進退有係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勒說云。宋王梅溪家政集陳了翁贊　偉哉瑩中。賢哉瑩中。鵠立兩朝。凜乎清議。二蔡喟面飾哉為忠黨與當國宰不可攻。公獨見之。折其姦鋒。獨立不容。才以謫終。公于不亡。名并岱嶽。楊龜山集祭陳瑩中文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坎厄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不復。卒困死於流離。頓遺言之未泯。導源委而東之。念生死之永訣。恨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涙淋浪而沾衣。公乎不忘。其知我悲。文鑑游酢祭陳了翁文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略。如挈裘領。灼知幾先。妙綿作柄。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聽者驚。著蓋有憎。可親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頭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横其前也。泥之白首而氣愈和。處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猶久。安等裕然。吹嘘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主拔仕宦一身。吾知其為棲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望之其才耶。意者吾君將遂念其篤誠。發獨斷而狀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遭迴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脩不知其因耶。叢胥之書。從計而達。執書一御。骨驚心析。嗚呼。陳公豈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懷貌而言之。有仁人能姪也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焉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

莫一勝。聊爲倜儻。東望傷懷。淚落横臆。李忠定公梁谿集　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司陳公之靈。惟公挺秀甲科。實自妙齡。汲階膴仕。蔚然休聲。以節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遯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所言之最著者。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謫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以懈者。唯榮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將二十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化。而了無怵惕。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大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胷中素所蘊蓄。躍該抱之未畢。然推原其心。矣致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擇。嗚呼哀哉。我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忠德與齒。襟期自親。追謫沙陽。還閩愍怒。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遠遺閩山。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二水相望。慰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主之大望。痛故老之凋淪。聯淮楚而殞潦。嗟仕予之無因。寓哀情於一奠。其靈爽之或聞。嗚呼哀哉。尚饗。鄱陽集　奉安陳諫議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

戊申二月乙卯朔三十日甲戌。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故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公之靈。曰。靖康之難。胎於崇寧。稽彼元惡。治亂已分。人皆見於已著。公獨察于未形。正色立朝。上嬰逆鱗。雖寂衆之奉。不給於朝暮。而正直之氣。蓋先塞于乾坤。若上皇能用公於三然之後。則必無宣和之禾。若淵聖能作公於九衆之下。則必無沙漠之征。嗚呼已矣乎。公道興衰。業固休戚。故公之死生存亡。不繫於公。而繫乎道物。昔公南遷。義不枉尺。斯民全理。猶異端一旦。夢奠於兩楹之間。四海爲之失色。善類無師。吾道將絕。小人無畏乎臣新室。所有志之士。所以爲天下慟。而不獨爲吾人惜也。聖人念公。恩錫日渥。乎主事業。已勒鼎鍾。鄉曲儒生。蔡公高風。參乎衞衍。若接音容。號公之像。並舍學宮。先聖之道。與公無窮。奇繁龍則遺音吊陳了翁賦　評云。自三良至此。凡六篇。括義正而立語精。皆寓史斷於雅人之詞者也。學者熟此。可以識古賦之則矣。　彼紹聖其何以時兮。惟羣人之教。讒邪與正不兩立兮。君子常居乎其時。執任論而爲國是兮。此莖斥乎後。以下李之僞名。以治僕嗜。身服乎徂徐兮。申二蔡以爲朋。何夫子之一黨兮。曰在使爲梁。知國知蹇蹇之爲乎忠兮。甘茹毒其如飴。嗟夫子之家師兮。將以職其渠魁。伏尊先以爲義兮。貼余身於縣椎。乎走不以

中爲胥也。觀泰陵徽宗之英識兮。亦聽聽之易宿也。何操舟之側棹兮。謂長梁其不可渡也。遭余道夫九江兮。旦又濟夫南康。顧羽飛其曷避兮。紛綱羅之高張。嗟公道之不立兮。今之人又數也。相蔡比畢。初既委于以陸狄兮。又何倒戈以前御。哲嫉邪以死直兮。雖顛越其非所辟。蓄取會以乾乾兮。生有重夫所欲。南北契其有萌兮。知夫人之禍世。三十年之末假兮。卒符言於前。至吾寄究元成封如之之爲削兮。夫子又李杜之齊名。蓋尼卯以感激兮些。千秋其君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四

陳

陳師錫宋史列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熈寧中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請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再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廷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之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大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絶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歳有定額今請託者濫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殿內將官苟悋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安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據宸畧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人君子憂君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

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眞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盧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東都事畧師錫徽宗時召爲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罪爲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建安志陳師錫浦城人其先占籍建陽自幼力學能文又瀚嘗試以高祖設壇賦援筆立就且譏漢祖不能保全功臣坐客皆驚初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即受知於歐陽文忠蘇東坡文忠作五代史命公爲序次知杭州臨安縣東坡舉公自代其辭云有名賢之德行追蹤古人有西漢之文章冠絶當世召充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大臣誣陷司馬光呂公著等乞復謚命給還其碑及論鄧洵武不當預編脩忤旨左遷東坡再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除秘書省校書郎改工部員外郎乞補外知解州除宣州就移蘇州徽宗初召除殿中侍御史蔡京兄弟方得君公力彈之乞正典刑卞出知江寧落職安置而京獨留公復論京罪惡章入不報遷考功郎中出知潁州移盧州除江東轉運使知滑州京既當軸編置黨籍中謫衡州監酒逾年安置郴州宣和末復朝請大夫卒紹興初追贈左諫議大夫直龍圖閣公前後章疏幾二萬言被詔旨追索災毀殆盡今存者止十五篇參政李光敘其首云當京執政幾二十年諫諍路絶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言始效昔司馬溫公誌呂獻可墓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之時人主委任之際必謂明達先識己所不及伯脩可謂無愧於前人矣宋名臣言行録徽宗召師錫爲殿中侍御史時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君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後京遂爲姦政盡逐異己者固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絶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陳經 宋沈氏三先生集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并序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猒次今曾王父充王父象之始徙居汝州世治經爲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爲蘇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以其情應讞詞守爲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囚亦自不知所以得死者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爲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養客令以下爲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于縣門之下君欲滌治之或以其過薄爭以謂民敢慢恢視其長上職根吏以爲姦今法不行於吏而獨姙民不畏法無義於是繫治踰月刑而後徇于市橫猾爲之縮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疾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君行而盱眙以治聞獄有久不校者君得其期摘以示之皆悍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及廢課吏狀而羅山僻在寂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於先王之業無所不悅其爲人仁而孝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官則當劇處繁能以多爲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所以之斯君者於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寀字寀書皆學于鄉先生寀爲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審與甯與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朐山之陰以葬屬予爲之銘予方病獨句不及君之成事於是徐夫人之祔也乃卒銘焉某與烏程同年進士烏程允爲君子也與予雅善待予如爲程宜且不棄予則銘夫臧耳考銘曰　有丘如廩有山如朐賦茲惠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曾謂弗溝紀莫予疵宜不令壽宅物惟藏宅卜伊祐匪騫斯威信淑有後

陳孝嘗 宋劉忠肅公集撰陳仲明墓銘君諱孝嘗字仲明某生十年至考妣隸其孤育鞠于外祖父贈秘書監陳公是時公以疾退居東平里第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竊自惟念親既不得而見之終乃幸得諸舅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竊食于仕出處二十年間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卧家雖然每以事若告假過鄉里時侍拜其左右瞻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尚足以自慰其念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於是遂盡嗚呼其可不悲也哉君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執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交人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將葬惠葬師多拘固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爲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初公爲尚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輕去而爲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尚書戶部侍郎秘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龐氏子男五人曰浩曰湜曰沖曰淳曰洵皆學進士浩沖嘗與計階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鄆之須城縣盧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嗚呼陳氏遠有德祉中嘗振顯報施未侈逮君之世寖微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底將在此

陳鑄 莆陽志宋朝自熙寧以來始詔御監限員有缺則補時郡人陳鑄首遷光祿卿鄉人喜曰吾鄉有作御者也鑄歷知南雄州潮州登州所賜恤獄其勅書尚藏于家蓋治平以前凡任郡寄者例皆以璽書賜之同郡職方郎中翁彥升歷守瑞州梓州亦霑是賜其辭並同鑄始以殿中丞通判福州朝士以歌詩重其行凡七十有二篇蔡端明襄爲之序端明又有和鑄南州新詠云無意孤吟探幽致他時行橐定空還

陳宗諤 湟川志宗諤字昌言居州南龍津門家世業儒文筆高了爲鄉閭推敬其家塾爲養源堂又有資深齋生平著述謂之養源集今猶存焉湟川集中有記文筆力尚可見紫岩張魏公在連日獨喜與之論文其子南軒以兄事之嘗爲賦養源堂詩宗諤仕爲瀧水丞攝瑞溪令所至有治聲同察有貪者諭之曰可下手矣宗諤正色叱之曰廩稍幸粗給外此過求何以爲子孫地耶後魏公入覲有意擢用人已云亡惜哉　謝無逸溪堂集陳居士墓表　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卻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拊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既從逝翁遊於地下矣煢煢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爲主耶吾聞忠孝不兩立學於其君而薄於其親豈老師之意哉於是謝老師而歸居士於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歎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又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硃味蓋將採諸佛之意而求死生之說於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於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其風而悅之裹糧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之以

茶熟視而笑曰佳哉若人。異日昧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之居士歸而欣然有得色。於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悅戚也晚年尤喜施惠飢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嫁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斂其骼胔與之棺槨然未嘗言之於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曾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延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彥輔彥國彥應進士舉壻吳澄王褒張執禮江公衛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葬于靈臺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疾必不起死生吾自知之但兩兒尚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卧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非得禪師之道耶後二十七年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于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滅而無聞執事其為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致焉余曰居士之德修於宗族信於鄉黨其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來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於是敘述其平生而繫之以辭其辭曰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猶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乃心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跖而夭顏冉宋從巫咸而卜筮兮蓍龜告予曰其道則然伊窀上之木已拱兮剗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趍孝子兮其無永歎。

陳師道

宋史文苑傳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為于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見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俟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一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執大馬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宋名臣言行錄　陳無己。一字履常事具文集序公見左方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己苦節厲志自其少時蚤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從教授 州入秘書省為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謝克家撰文集序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陳履常居都不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古藤郡志陳后山師道亦嘗遊此故山谷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飽風味西風吹淚古藤州晦菴續錄陳無己趙挺之邢和叔皆國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廬無儲粟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又云后山差先郊壇上官其妻以寒故不可無重綿遂於其姊夫趙挺之家借一綿襖歸衣之后山問何從得之妻謂借趙家物后山惡趙之為人不衣止衣一綿

往。竟以寒得疾而終。謝任伯作墓誌所載不明，此豈可不白於後世也。邵
掃編魏昌世言陳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
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
待旦者，無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
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黃氏日抄：陳后山先生
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溝之為公
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意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
何邪？豈世之知公者淺邪？抑詩亦賢者之累邪？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
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
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學者其庶乎！老學菴筆記：蔡會之跋後山集，謂
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己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
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史屬，為有辟官之理？又
無己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
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辟其屬，遂請秀州崇
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
衣徐禧例，乞無己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修

五朝史之意寢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
錄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又陳無己子豐詩亦可喜，
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己故，特命官，李鄴守
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繫，棄而去，無己之後遂無臣江左者，
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張侶拙軒初藁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啓 駢四
儷六，持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苛禮，過為謹細。陳無己任徐州校
官，曰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
己處之如平時，略無詘色，而啟名行乎天下，此豈睎得失而為變動邪？至
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
一有於先顛，為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己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
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
樂為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己者耶？

陳亢

京口耆舊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乃請
於師束書歸養，殖貨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為義[illegible]人旋[illegible]家
居邑南，地多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為災，率眾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
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

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其衣櫬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
以少時為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
曰：吾不督汝以書，汝宜出行道上，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承命出門十里，
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
蹙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
有品節。及彥明為監司，度陞朝，亢尚無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璩亦
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軾
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
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玄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
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璿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
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夫所
賴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教，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大高學
博趣，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即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
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
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彥明，曰度；諸孫之
著者曰璩，曰瑭，曰璿，曰璘；玄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案。

陳彥明

京口耆舊傳：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
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
縣，改楚丘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來守者息，脫械持兵，欲殺
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為動，徐部分吏卒，格鬬獲其為首者，斬以徇，
餘悉就擒，民以按堵。郡將拘文，劾其專殺，朝廷釋不問，賊黨散處山澤，時
時唱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
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為，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
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
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為之增堤浚
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
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為
己利乎？奏罷徐惕所興錢監，民以為便，汰假版吏，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
選為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庾嶺置關以示無
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路，予告
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璩，字伯成，入太學，
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揚子縣，求

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璿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決者。未第而卒。琡之孫。從古

陳從古

京口耆舊傳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改秩。爲郡州教授。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問歲終出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鹺茗居半。自合同關子行。遂虧常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關子罷而歲額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罷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循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御書主乃能通世務。到郡朞月。擢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因被誣。更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秘閣。京西諜既。上閱諸道監司好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言朝廷以襄爲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吾參但節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荊鄂兩軍分地而守。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爲一軍。命正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令歸一。無敢首鼠。疏入。即以吳挺爲荊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皆不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善作詩。好古物法書名畫。允發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裒古今詠梅。自宋鮑照以下。古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郊。進詩五十韻。淳熙中。駕幸秘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公必大爲作墓誌

陳彥法

京口耆舊傳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爲江寧尉。從學於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偯以吉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熊本相繼爲守。號剛嚴。師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毅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歲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青鎮。烏青歲課有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輙除去。使僅及額而止。曰。無寧計一身之私。而爲方來之害。遷爲鴻臚寺丞。遷諸王府記室。卒。度性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嘗妄費一錢。惟卹孤賑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卒。姪璘。字季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家。與蘇後湖庠游尤厚。

陳軾

臨川志公名軾。字君式。臨川人。奏補入官。不謁隨仕輒齟齬。事親孝。躬耕以養。親沒。爲貧復出仕。元豐中知黃州。馭吏急而治民寬。郡境稱治。昔東坡謫居于黃。人多避禍。公獨願交。期與同憂患。以朝奉大夫致仕。東坡名其園曰中隱。闢軒對竹。扁曰恭軒。荊公南豐皆有詩

宋蘇東坡大全集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歷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畊。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貧之儆。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隨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予均。亦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從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陳行光

宋劉忠肅公集陳行光墓銘　君諱孝若。字行光。姓陳氏。東平人。曾祖咸。鄉。祖肅。贈吏部侍郎。考希古。贈秘書監。君資夙謹。持重有志。識秘書公仕有清節。爲尚書郎。以疾分務南都。居里舍。教諸子以學。君嘗讀書自刻勵矣。已而惕然曰。親疾而養不足。吾於子職將擇其力易而功近者。迺獨以治產自任。服勤勞躬織畜。始於至微。累儲而縷積之。闢田桑以殖本。又有所懋居以化有無。蓋其性仁。故知所取予。智故知所變通。信故能交約。故能持久。居之。遂以富稱鄉里。自秘書公捐館人。其叔若兄仕不達。兩兄以疾卧家。食口滋衆。緩急皆賴君。以濟鞠養叔兄孤女以禮嫁仕族。樂大施。六七葬之。人有所謁。隨事周給。至於自奉養簡儉不易儒素。晚年薄滋味。嗜好益落。尙有所營沮者。皆寢不復爲。故嘗觀君之於財。其所以生。所以用。與所以守者。其道蓋出于此。則與夫詐力貪刻賤義放欲古厭以爲富者。甚異矣。晝讀佛書。談性命。疾革不亂。自制棺圖像。遺其子而卒。元豐三年四月十日也。年六十。娶楊氏。尙書比部員外郎歸一之孫。子三人。長男女皆亡。幼曰犍。孫曰翊。說其年七月十一日。葬于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皇妣陳夫人。實秘書公長子。方先君官湖南秘書。公爲遣君從行。逾年。先君夫人繼棄其孤。其孤既幼。喪事皆君治之。及某依外氏爲學。至長立得官。所以成之者。君之德居多。於是前葬犍以來請銘。爲之銘曰。積維仁用。維義饗。維吾之力。又自居其薄田。毋浮吾德。嗚呼尙哉。昭之幽刻。

陳玠

清漳志玠字侍寶。龍溪人。登元豐第。調建之法掾。知南劍州沙縣。監泉州市舶。門遷承議郎。陳氏爲龍溪四姓之後。代爲豪家。公鍾愛二弟。貲十餘萬。悉推與之。其後弟璟姪敦德孫師孟。皆登第。敦厚木訥。皆持科甚。任新州教授。知贛之龍南。皆其族也。初陳氏有功德院曰

西峯立約于石，子孫有請舉入學者，既以百緡相其行賞，其後主僧守璉背約毀碑，守危楨平其訟，仍為書于碑陰，其略曰：始謀既臧，子孫必賢，乙酉鄉書，有子居前，云胡守謙，欲溢家延，予其正之，曰例存焉。去珠復來，璧歸得全，為陳後者，可不勉旃。臘月臨川危稹書。

陳純夫 郴州圖經：陳純夫，守德全，家世簪纓，不淫富貴，以父澤參補太廟齋郎，而力學為文，治易應舉，元豐元年取監舉第一人，四年領漕薦，明年以本經魁南省，黃裳榜登第，新歷州縣，緯有休聲。舉充改秩，及學官陞擢不次者六十九員，其見知於世可知。任東閣，尚蝗大作，瀕邑捕而殺之，為害愈盛，公以文禱神，不撲自散。守郢，蕭大旱，禱而即應，州人德之，形于歌詠。先是父邊持進守郢，純夫繼之，郢人家父子之善政，不啻召杜。每遇恩奏，蔭未及諸孫，而先命諸姪，母黨之女孫，自出俸資嫁之。七遇郊禮，兩承覃恩，官子姪者凡九。今歷仕四十三年，確守名節，安於義命，當宣政間，故舊在朝，炙手可熱，純夫自南康乞祠居鄉，十年日與宗族往來，植花木，作亭榭，以文自樂，官至太中大夫，封文安縣開國男，特贈通奉大夫，世號湖南夫子，壽八十有六，所居在永興之肯田，郴稱衣冠之族云。

陳并 元一統志：并，元豐進士，紹聖四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時并為江外縣令，上書論朝廷缺失，謫監達州茶場，後召還，指斥蔡童之黨，再貶監。

當係黨籍。

陳敏 無錫志：敏字伯脩，無錫人，警邪衰父，廬墓哀毀，有芝生冢上。長從安定先生胡瑗學，與同郡衷黙、凌浩、姑蘇孫載，皆為英持，時目為安定四俊。友熙寧三年舉進士，王荊公嘉其才，薦敏堪大用，除太學正，從蘇軾遊甚厚。大觀中以八行搜天下士，殿撰李夔丞相綱之父也，時奉祠居梁溪，以敏行能薦于上，守令親為勸駕，敏歎曰：昔歸令往，何出處之戾也。弗就。年八十一終。德行之美，時所欽慕。毗陵志：陳敏裔六世孫也，登崇寧三年第，少孤，力學，安定先生一見奇之曰：此錫山之英也。年十一，廬親墓，有芝產于塚，復葉並蒂，色紫而澤，人謂陳氏之祥徵。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公諸賢為姦黨，令州郡皆立石，守倅刻銘焉，敏適守天台，監司促之急，答曰：誣司馬公為姦臣，是誣天也。倅自立石，敏碎之，因其石工，官吏愫愫言於敏，懼劾，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劾之畏，竟掛冠不仕，號濯纓居士。東坡聞而壯之，遺書云：風義凋喪，植立於頹波狂瀾中，惟吾伯脩

與景純而已。未
比方字士也

陳和叔 輿地紀勝：熙豐中自翰苑謫守建昌，日次孺有獻內翰詩云：留滯周南事可嗟，東風三度見梅花。岩廊未引經綸手，山國頻聽早曉衙。濟為憂民傾日月，詩從忠退寫煙霞，賡壽吏有林中士，誰及船齋太守家。

陳由 湖州志：由字子達，常林鄉陳官村居，元豐五年黃裳榜。

陳樞 宋曾鞏元豐類藁：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數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走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兗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考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詔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遂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一無自予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慨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緣雖琢一作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慾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又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使民，蕪縣民輸麦於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雜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聞，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縈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從其獄屬君，君驗治憧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到泉州，手君圖所以振民者，欲預為其成，撰君迂，召君不

為勤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八數事畧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試者小也今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令曾祖彥變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遷親嬪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臺之讓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從僉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于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于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為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從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子數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意嚮君爲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處易也紛執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紲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陳伯温

清漳志伯温王禎龍溪人元豐間以詞賦稱伯温賦仁者靜為監元禎予肩甫不就詩科或謂伯温王禎賦中之虛補之孫羽儀遇皆登科

陳幾道

宋楊傑無爲集故温州錄事叅軍陳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六月甲子前温州錄事叅軍陳君卒于丹陽郡明年其子鄉貢進士誠自淮南來京師以永嘉太守石大夫牧之所撰君行狀來求銘於予圖辭不獲乃叙而銘焉君諱某字幾道其先開封東明人曾祖某黃州軍事推官祖某廣州南海令父隱德不仕君幼學強記日誦千言年十八以專經預鄉選後改應進士舉不第時侍講曾公侍讀楊公以君故人子謹畏習楷法圖辟掌編錄經筵義及終經筵補九品官初任南巢主簿邑事賴焉再調道州司理會儂賊叛廣南邑境或失守人心不安乃建白郡守請集丁壯完城壁濬塹教以旗鼓號令張大軍聲以伐賊謀守從之後賊黨至桂陽境上畏而不敢前民乃安堵太守貽詩以稱之及官滿民惜其行去郡數程過溪水湍急舟難其進忽數十人操篙引紼以爲助君怪而問之曰我道民也邦人荷司理之德久矣輒以為報爾其愛之

如此再調汀州司理叅軍寧化軍有盜六人持刃夜刧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邑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君曰持刃竊禾志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者與獨留而殺主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以用刑邪初雖議論異同卒如君議遇今上即位赦五人者皆原獨爲首者移鄉部使者洎守臣叙其事以薦于朝除姑蘇錄事叅軍蘇民有負公府錢且牖出剽殺吏者度其不可免乃行賂以族弟代之君聽獄能正其罪歲大凶君承郡命賑救有方全活者衆君歷官三十年終始如一有知己二十三人其生平所為可見三任自温州罷官以疾升遷而不至不得遂所願享年七十有子五人曰誼試諶讜皆力學從義方之訓中子曰誠出家于錢塘之淨慈爲比丘女四皆有所適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尚幼以某年月日卜葬于無爲廬江之原銘曰 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 劉忠肅公集陳幾道國博墓銘公諱修古字幾道姓陳氏自太丘徙東平曾祖某祖咸卿考肅贈吏部侍郎公少嘗舉進士以兄任爲郊社齋郎調瀛州樂壽縣主簿改潤州司理叅軍丁母憂服除舉監大名府酒遷定武軍節度推官治平中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安遠縣事親嫌自陳徙監海州稅今上登極恩遷太子中舍賜五品服監開封考城縣酒轉殿中丞知博州聊城縣事未滿罷又知劍州尤溪縣事不行轉國子博士羅在京常平米坐法免歸居七年以元豐四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一公性孝謹少孤事母夫人無違及執喪鄉人稱之精敏善治事在樂壽民大飢州委公賑之活者十九在大名課溢增錢三十萬在定武鞫正疑獄之久不決者自聊城罷縣人遮道久不得去前後當路爭薦之晚節夫官退處里舍和易寬靜以酒自娛親戚故舊相對怡然無不足色雖老精力強壯過絶人臨終授治命其子如無疾者嗚呼公尚何所憾哉初娶梁氏封仙居縣君生子二人男丙服儒女嫁國子博士聶伯堅而亡再娶何氏封福昌縣君遂以其年七月十一日葬公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皇妣仙源夫人實公兄秘書監諱希古之子以是知公之詳無若某者丙前葬又以狀來謹序次而爲之銘曰物有得喪人用笑嗟彼自來去胡轉而隨公以是故笑也安之既康既壽世考斯詒

陳輔

京口耆舊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偉不蹈故常尤攻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脩行野人家宿酲過午無人問時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

吹聽爲倩字西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鷦鷯年年過我未悠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爲衣只舊時一日安石長馬爲之賦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譏應爲獅子去却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聞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勝蘇公軾鄒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游方其年少有志當世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於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意導蜀道徒崎嶮南風來肯琴梁父吟佳人來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緣絲空滿簪此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有猶子乎曰有軾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陛彭澤不解事忍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嘉定鎮江志陳輔字輔之丹陽人不事科舉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以南郭先生稱之不娶無子有南郭先生前後集詳見耆舊傳蘇軾嘗薦輔於章衡子平帖云京口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王介甫最推稟介甫用事他絕不自通及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仕不娶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請此人如何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宣城志南徐陳輔之少能詩豪邁不群王荊公蘇東坡雅知之送予赴宣幕詩云當年枳棘蘊飛凰遼燚猶存敝帚棠秋水紅蕖新幕府春風綠草舊池塘芝主瑶圖三重秀玉出藍田一尺長去去宣城勿留滯謝家勲業待諸郎誠佳句也曾公爲宣城掾又攝幕府與宣城案逾年故云耳中以元丙作記書江州志陳輔字輔之九江人後居丹陽有隱德工詩著南郭集與王安石蘇軾遊軾嘗比之元魯山安石有和其金陵書事詩

陳賓

元一統志賓字子朝臨邛人元豐第進士上書言事號白衣御史抗論蔡京姦惡不報又伏闕上疏京欲置之死地鄒浩諭之使行乎朝坐是

陳希伋

潮州圖經希伋字思仲元豐間兩冠鄉書首薦漕臺肄業太學十餘年嚴譽日著士人目爲廣南夫子上書陳利害數萬言皆切中時病從爲太學生馬錫有文武才乞加擢用元祐間以經明行修應聘時勝第三百四十六人以希伋爲第一知梅州時朝廷下諸

州取黃砂牛皮及出內庫錢買真珠以備國信列郡皆供應獨念餘檣根本不忍數取於民乃上封事奏罷免至今梅人思之著文四百餘篇號揭陽集元一統志朝州經行坊今希伋經行明修舉爲第一希伋亦第時爲太學生馬錫有文武才乞擢用上曰布衣而能薦人於天子自古未有錫後立功人以希伋爲知人

陳思齊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宋故陳君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景賢饒之鄱陽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三班奉職君幼聰警誦書一再過不忘三班君異之既長以家難廢學慨然投筆歎曰藝文致身未豈不願晦迹方劑亦仁術也乃以醫技翱翔江湖間悅常之宜興山水清嘉遂家焉君診治按古雖疾沉痼他醫弗能治至君指日決愈遇求療者心惴惴焉如己苦之有貧不自給復賑以薪蔬賴是全活者甚衆宜興士族盛君從爲仲游閭不懽謹性喜酒遇勝引滿笑談自得見者欲傾家釀也自以學不遂乃教諸子夜坐燭下身率之不三鼓不寢聞四方賢君子俾從之學故皐成少有士譽未壯中第邑人喜教子者以君爲能元祐八年八月年酉終享年六十有二以紹聖元年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某之原娶高氏生四子曰存曰皐成授廬州舒城縣尉曰敏成曰彥成皆應進士舉一女適唐某孫男三人季長季升季友孫女四人皐成予友也泣以銘請義不可辭銘曰　善必有慶孰云啬之命邪非邪我儀圖之弗贏于射必昌厥嗣丹桂一枝本根有自惟影惟響報施如之誰疑弗信監此銘詩

陳子淵

宋張舜民畫墁集朝奉大夫致仕陳公墓表　有以近世名卿數者必曰河陽陳公貫公在仁宗朝爲三司副使累贈某官其在職也不傷財不害民故其家子孫至今多賢方歷顯仕者如大夫公三司之幼子也公諱某字子淵先世遷徙見于誌銘曾祖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公少則孤三司愛之恭及補任而三司云亡自厲克爲學晝夜不舍以某年登進士第是時陳氏昆仲登第者凡三人非持鄉里之榮天下之人信賢人之必有後也始仕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岢嵐軍嵐谷縣令改著作佐郎知渭州潘原縣事監解縣鹽池遷秘書丞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官制改朝奉郎同提舉汜水輦運兼知縣事遷朝散郎今上登極覃恩進朝奉大夫管勾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又行請致仕意

疾以元祐丁卯七月戊午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以年月日葬于其鄉里初為河南縣主簿適仁宗山陵朝廷以外待制李參知河南府專治大葬事是時仁宗享國永年天下久不聞有山陵事大葬制度自朝廷大臣宿儒不能知河南老吏未嘗承行專討故牘脫爛水火茫然不知所適所以參一以嚴莅之訶呼責辦吏民趣事或以侵侮自免方是時公攝領縣事有問趣應一以取濟如素備然參亦忌而知之崟谷地險北界峰火相望一日虜衆數萬至境上堅聚寨邏帥臣檄遣兵若安算之且以兵勢出中宮被差外出者無敢行公曰兵事在縣令不可妄之人知冥馬出郊書行欺間夜止村落數日而後返虜亦解去家人偕友危而嘖之公曰寧不自擇也朝廷不失恩禮種場無有侵欲彼旦以大兵來與一縣孰為敵乎既解去偵者還乃酋長獵騎爾在潞原時獲殺人者亡其杖獄久不明公默計使人捕其處得大挺即日承伏熙寧四年慶州叱兵夜潰出城隣郡壁守人情訩懼道路不敢行縣民挈家走避兵至公視事如常日出郭觀賞游衍陳樂而歸人情遂安或者問公曰此非叛兵持潰兵爾若皆邪寧久從不歸急則趣家寧肯之乎此所昌言恐動皆所在不逞小民欲乘動移竊物爾是時並邊飢歉死之太平州縣執泥新法莫肯賑濟獨潞原不待報而發食全數千人病者親視樂儀州廢華亭縣改格之始居人未安府命公權華亭事逾月潞原民衆公歸華亭民願留兩縣之衆爭於帥前即命以歸察訪官過縣民遮訴留公再任質之諸司保任如一語遂以狀上聞得再任公在潞原六年民猶訴留不已既去即佛寺圖其像以時禮謁至今不少衰鹽池久例募民供役分隸諸官影象工役故凡鹽官寡清白之譽公至一切罷去久之條吏皆以為便權鹽使李稷於常課外泛求其利操急苛細人不敢少訴公謂於法不便稷怒使人伺公久之竟無所得在汜水是時清汴已興朝廷憂河流少南則割新從都水使者上言欲計塞河使北流入新開口以紓清汴堤防公抗議以為不可從既與水不改道資費以萬計朝廷罷役貶水官而免公交罪遂不赴定武之辟惆求謝事因歎曰仕宦畏辱何時已哉吾不欲復為也予接公於熙寧初年自爾數數見之公抗直人也與人無多言而忠愛久而彌厚心所不欲者雖以千乘餂之不為也家储豐業親戚貧乏者毋小吝工棊弈人罕能及之娶李氏封永縣君先公卒再娶陸氏封同安縣君男三人益之朋公致仕補太廟齋郎延之循之皆未仕女三人一適承奉郎韓宗坦二在室至元祐四年其兄安壽方守解梁以書抵予曰予辱與吾弟游知其行事能為之次序以表之予嘉吾死不恨矣然予安得而辭之因為之表云

陳昱

宋蘇東坡大全集陳昱被冥吏誤追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者或為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吏何故錯追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吏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

周果死

陳侗

宋劉攽彭城集故朝奉大夫權知陝州軍府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侗字成伯姓陳氏其先興化軍莆田縣人曾祖某贈兵部郎中祖某官至工部郎中父某贈銀青光祿大夫君生十三歲而孤從其母方夫人鞠於外家居蘇州危心苦志能自力學問方夫人終養育弟妹辛苦家事三十餘始以進士舉登第調河南府福昌縣主簿始至謁府為人傾長偉厚眉目廣秀衣冠整嚴府吏驚相告曰亦有主簿若是其大也留守文太師潞公一見與語知其奇厚待之自爾遂往來門下及丞相富公亦愛重其文藻稱焉三年以令舉為商洛縣令代還用薦者言還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潞公薦君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富公守汝州求用君為從事自輔必欲致君請官滿而後試朝廷許之會富公歸執政柄君即召還既試除館閣校勘判登聞鼓院編修宗正司條貫同知太常禮院編修樞密院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初置二府屬官用人甚重潞公時為樞密使薦君充選改太子中允檢詳禮房戶房文字頃之御史有言事不見從者其在樞府疑君梗之作為非語中君君不自辯上亦薄其過復從判鼓院御史後亦知非君意愧而謝君改集賢校理還太常丞知禮院更博士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入辭上問其所欲言君論今祀五嶽四瀆附於地祇方丘不與周禮同宜異為壇位具禮儀樂章上以為然始詔禮官詳定如君言君至湖數月徙宣州君於為政愛民為先可以濟

活人者爲其方畧雖亂猶行之不疑。湖人以嵗饑以男女質錢，至有終約
身爲役者，公爲契券，後雖十倍其直自贖，不肯付還，父子隔絕，悵悵吏不
爲察。有來訴者，君皆許贖之，男女得歸平民婚娶者甚衆。江南轉運司欲
以聚財媚上，然不能有它智畧，徙舉籍逋欠，晩期督索，州縣知指，民不堪
其求。君爲分別之，曰逋負在元豐三年前者赦書所當除也，使者不許，付
它吏議之，以謂宜如綸初，償及七分餘乃可免。君請於朝，竟得蠲除，以及
一路。云有二女子，父母死，其兄不能自立，家本富厚，矢及春月，皆用蕩盡，
死者不葬，而存者飢餓，泣訴於府。君使按覆其所貨，當皆在，責償而構質
甚多，鍒而責之，既償其所負，猶羸數十萬錢，爲之葬埋而嫁二女子，交民
感歎，爲君立生祠。遷朝奉郎，還朝，拜少府少監。官制有館職者普遷一官
以易之，用是改朝散郎、衛尉少卿。上即位，以恩遷朝請郎，遣使來賞君
往迎送之。明年，遂使北虜，還，遷朝奉大夫。是歲元祐元年也。四月，君弟子
雍終于知潭州，君求爲郡以撫存其家，得知陝府。數月，加直秘閣、知梓州。
君復申前請，乃復留陝。吏民聞君不去，莫不忻懽相慶。者夏縣令劉㝎果
健善治縣，民有與庭不相中者，此民狡猾喜訟，持吏短長，凌駕州縣，會㝎
徙官，即上書告㝎不法事。㝎聞之，求得辯直，章下府，吏畏民巧詐，番覆多

欲遷徙，固避其情。君爲明辯盡理，㝎卒無一罰，先是上書不貴受利，不辯。
寡婦訴其子爲贅壻於蜀，三年不歸，其妻家富而婦寒餓，寄食。君爲移
書呼其子，十反不至，君以義諭其郡守，守籍乃械而送之。君將正其罪，母
復泣告曰：幸全度子，得以終老。君憐而舍之，子亦知悔過，更爲孝養云。童
關闢出入商旅，吏緣爲姦，商人以神事藏乳香一兩者，吏論以爲犯禁，沒
其貨財且百萬，贓償所貴之貫以自入。君知其然，窮治其獄，黨與皆流竄，
行道莫不欣悅。君在陝且二年，朝廷既除代，會君疾，三年四月甲子終，
享年六十五。君初娶呼延氏，賢淑有禮，與君同隱約，孝事方夫人，前叔妹
者也。君在商，碓呼延卒，後以君貴封福昌縣君。今夫人劉氏，封崇德縣君。
君四子：長彥方，劍朝邑縣主簿；次彥恭，是年進士及第，授鄭州司戶參軍；
次彥稱、彥廉，皆讀書爲文有成立。女四人：長嫁某官林宅，次進士呼延發，
次某官梁寬，少爲呂堅，懷州司戶參軍方山婦。君篤愛宗族而厚於交游，
貧窮不能自存者，尤加隱䘏，俸錢分割，十去八九。姑女適人而夫死，取而
養視之，更配良氏。於人之婚喪不能舉者，畧皆爲辦之。文集十五卷，藏於
家。夫人之喪，將葬下地，或言曰：南峯之下有吉穴焉，爲浮屠主之，自誓不
願其與人也，有以二百萬求一瑩者不得也。君與于雍往詢之，前夕浮屠

夢有貴客二求地以葬，浮屠異之，早明設榻以待，而二人至。浮屠視其狀
皃瓌偉人也，光聞曰：將無求葬地乎？應曰：然。浮屠以地與君，不費一錢。既
葬，浮屠告衆曰：吾違誓言，不可復處矣。拂衣而去。嗚呼！其亦異矣。地實某
縣某鄉某里，君葬去之凡若干里，呼延氏祔，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事。銘曰：
再世以文，而官不逮。增譽淳儒，謂將大發，至君兄弟，亦止於斯。華米足
以耀世，利澤爲民之思，是謂不朽，奚以多爲。關衆作宮，鏡石誤詞，銘予銘
乎，信爲弗欺。氏族類藁：陳侗，賢良絳之孫，章衡榜登第。富弼守汝州，辟爲
從事，奏乞令考滿召試，會弼歸執政，即召除館閣校勘。後侗出知陝州，東
坡以詩送之曰：謹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滔天不能沒，尺箠未易訶。云云。
此外但一爾，後主工揣摩。見東坡大全集。繼知湖州。莆陽志：陝府陳成伯
有子登第，以此爲賀：牓眼科名後，寂寥三十春。義方能教子，及第家榮親。
手足凋零甚，家門喜慶新。此時堪一醉，咫尺太陽津。出浮休先生畫墁集。
按陳絳之子動之、說之、勤之，天聖八年王堯臣牓第一甲第八人。說之，同
年同甲第六人。動之之子爲陳侗、陳睦、陳倪。侗，嘉祐二年章衡牓甲第。睦，
嘉祐六年王俊民牓第二人。此
詩云傍眼科名後，蓋其事乎。

陳軒

宋史列傳　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
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
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
觀閱人材。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司閱月，臺諫官
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顧詔有司，使如故事。又
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土軍，習暴橫，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
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爲上聞，
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
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
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吏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
事，急切苟營，羸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艱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
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建安志：軒，嘉祐中廷試，本擢多士，
有司以其賦用韻失次，欲黜之。有旨降第二。先是，進士賜袍笏，例於廷下
脫白服，綠軒衣如懸鶉，上惻然，解黃衣賜之，至今賜袍笏有淡黃衫，自軒
始。初調平江軍節度推官，後知汀州。元祐初，除祠部郎中，孫章、黃廷堅薦

之詩有曰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年屢豐其稱實如此自右史擢中書舍人嘗伴高麗使坐為通表乞賜書籍出守廬州除龍圖閣待制移杭江寧陳穎昌四郡徽宗即位召為兵部侍郎上言守臣監司當久其任又言散青苗以濟艱乏其係散官不當立賞格上皆納之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帥成都徙長安乞鄉郡知福州尋卒初軒未第之初夜夢至一官府若寺觀然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有違官怒一老兵教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遂聽贖錢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即死於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謗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為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亦已預知耶時建陽士大夫年踰八袠者九人曰傳朝請者名鎔字範民八十七歲曰王朝請者名恕字伯達八十六歲曰王承奉者名侁字顯公八十五歲曰姜承議者名全字光明曰劉承奉者名顏字巽叔曰陳奉議者名夬字剛中各八十三歲曰李奉議者名飾字元質八十二歲曰呂大夫者名蒙字蒙儒八十六歲曰呂奉議者名久字仲儀八十歲於是王朝請為倡請效洛陽故事為九老會相與作詩記東陽之盛公亦年八十聞之移書願預且乞更名十老會後竟不歸願弗克遂云

陳覺民

氏族類稾　覺民字達野仙遊拓山人登進士第元祐間東坡知杭州舉應制科歷知建州泉州福建運判提刑改廣東提刑知廣州所至有風力兩為鄉部使者凡過郡邑非公事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人甚憚之嘗過武夷題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章聖出自武夷事見楊大年家集神考哲廟亦皆武夷真君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武夷真君應世之異士大鮮有知之者故表而出之

陳衍

宋史宦官傳　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使文州刺史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張商英劾其交通貶徙珠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翦除主人疑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莅其刑

陳彥恭

宋汪藻浮溪集贈左太中大夫致仕陳公墓誌銘　左太中大夫致仕陳公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袤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吉曰先大夫之殁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令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公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應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徙名數姑蘇今為姑蘇人曾大父絳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主動之為秘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為富韓公所知出入將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殁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於君為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寵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勅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銜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單州單被邊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帥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迕公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主筆也守率其下屬橐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溢不平人為君懼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公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隸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贏十餘倍入大理為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為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為非不樂君者譏曰陳某實為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自差知眉州丐閑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為光祿少卿君曰吾不用於世久矣袤除豈吾事哉得方數百里為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徙還壽春會金人冦京師王室未告難君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惠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語令不出國門群盜紛然旁郡光黃壽州皆附叛將李安提兵及攤鼓報聞於壽劇賊李全亦並城肓掠城中兇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為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來矍然下拜君知二冦不復合也乃毅言

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俞餘黨皆殪歸還摩揭安寺趣其兵西安甚感
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虜兵南度避地辰轉數
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實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
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
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袞奉議郎龍游君也次曰
袞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褒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
三女北海薄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彭煥其壻也君肝鬲洞然平
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
純誠蓋其天性聞孫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
之亡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剸以誠長者居
官皆立奇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為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
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士習浮偽詭譎之臧
以直為否陳君慨然自別茲世持身治人一用其至彼權者夫威福唯意
吾躬可權寧汝軒輊以茲數窮材不容試吾何悔追白首獨蠹莫榮有終
莫樂無愧後人
求君視此銘識

陳府君

宋謝無逸溪堂集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喜地理學家有
郭璞一行諸書以覆醬瓿罵曰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
籍見古公亶父躍馬岐山之陽馬未輟轡爰龜以吉克協人謀幽人從公
劉陟巘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既立澗瀍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
是食然後喟然歎曰地里書不可泯也如此哉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
中將改葬皇祖府君謁於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日者不吉將遷之
吉地丐君一言以蔽之余曰葬而吉冢上一畚土不可動也葬而不吉雖
穿其墓舉其棺槨并而瘞諸奧壇是乃所以為孝也兩陳子曰君以為然
吾將從事焉雖然微君文無以揜諸幽君其為我銘之予泣曰昔我先考
與府君游從時予童子未知也先考沒世三十年始識兩陳子愛其人肖
懷磊磊無俗子氣遂與之定交歸以告先夫人夫人喜曰汝父與而祖遊
驩甚乃孫又與汝善兩家子弟相勉以正能自樹立不辱其先吾之志也
因盡告以先考平生游從賓客之賢者故予知府君大者最詳而細則畧
焉府君自兒時端重不戲老成人也至耆艾矣經紀家事莊子弟不遠
平居儼衣冠對客風貌凜然可畏客敬之如賢公卿耳其言術術以和雖
談諧笑謔而規誨寓焉客有奉其言以為訓終身為善人從其游者自少
及老不見一毫失禮猶子死嫠婦妻孤童不能持門戶府君調護其土事訓
飭其子竟以克家其治生擲髮薅苗以至海舍地貢未嘗以此驕推世俗
縕袍短褐蕭然若寒儒也嗚呼可謂恭儉君子矣府君諱某字某臨川人
諱某之子諱某之孫諱某之曾孫娶伍氏生兩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
歲而卒女嫁進士江某孫男四某蚤世之奇之中應進士舉某尚幼五女
孫皆配士人元祐某年十月壬辰朔己亥府君終于寢享年七十二以七
年正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葬于某鄉某原後十一年歲在癸未十二月
癸酉改葬于某鄉某原時崇寧二年也銘曰　先考雖貧而壽不稱其德
府君雖壽而年不永其嗣此兩公者既
相從於地下逮與乃孫敢不丕承其志

陳希微

茅山志希微字彥真姑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朝奉郎監
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中伯雄得伏連疾已風詣劉先生已
符水治之疾良愈妻門下侍郎薛昂夫人之妹會先卒遂山居為道士改
名希微築室柳汧泉上徽宗聞其名累詔不起乃敕所居為抱元觀賜號
洞微法師宣和中爲
人拜章詰旦解去

陳補

清漳志補龍岩人元祐間與劉寀俱有詞賦聲時人謂劉寀陳
補漳岩賦虎劉既登科陳遂隱跡於溪南賦詩自娛詩云大不
手持御相印小無人擁丈君符州
前溪水綠如染好把一竿秋釣蠡

陳綱

宋黄庭堅豫章集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
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
郎父諭職方員外郎知蜀州及叔父大常少卿希亮允太子中允庸同年
登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於洛
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鋭意舉進士三絀
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
溫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
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弟作佳進士
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
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
奉職寬之完之學進士宰之宣之寂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未冠次在
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于汝州之墓次而寬之也來留乙銘

於予。予㐮為業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銘曰。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事。過隙拱木兮同穀。佳城兮欝欝。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勒於銘兮詔勿伐。

陳憲之

宋陳瓘了齋集憲之墓誌銘　君諱之翰。字憲之。明州鄞縣人也。殿中丞贈朝散大夫諱翃之子。君少有志操。治經求其大意。為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第。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其所務行繼母曰孝。兄曰悌。弟曰友。朋友信之。大夫君四子。伯曰伯達。叔曰伯修。季曰伯擅。君仲也。元祐中。予權倅州事。以疾尋醫。寓居湖西。與君接屋而居。因得過從。凡鄉評之所以與君默考之皆信。逮今二十年。君與伯季皆已卒矣。而家習輯睦。雍雍怡怡。不少衰也。陳氏皆業圃。厚自大夫君即世。伯不喜事事。以家務委君。君平於處治。不為纖啬。貲日益耗。而後主之為善者輕彼重此。知所法象。計其所得孰多。必有能辨之者矣。鄉人初貸君黃金。後攜以償君。適在汴。舟其人給曰。金誤墜水。君不疑也。後數年其人內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君亦受而不拒。且嘉其能改。係以所償助其喪葬。君於土事類此者不一。此豈為富之術哉。崇寧二年。詔舉遺逸。鄞之賢士大夫。聞而相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君于朝。天子官之。知君行實而喜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鄞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君氣和言溫。與人交久益恭。口不道人之過。以誠叩之。邪正黑白。不少私也。平居飲酒賦詩。隨境輒適。若無營于世者。至於尚論古今。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關畧細故。獨取其大者論之。使君得試其所知大小先後。必有攸叙。其不負天子之詔也決矣。久鬱而始通。方流而遽涸。非命也歟。予頃自合浦蒙恩得歸。君亦被命而還。邂逅從九數。君病亟予往問之。坐與予語。久之。歸未及舍。而君已歿矣。大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娶姚氏。尚書屯田員外郎甫之女。男二人。曰庚、曰廓。女一人。為比丘尼。孫男九人。政和元年四月。君弟及之。與庚廓自鄞遣人來通以書。囑予曰。將以今年五月壬午。啓夫人姚氏之殯。與君合葬于鄞之翔鳳鄉隱學山大夫君之域。願得一言以刻于石。予與及之友善。而二人皆孝。於憲之銘。其何可辭。銘曰。　為善於家。去聞取達。考諸鄉評。較副其實。詔捜岩穴。幽遠不遺。坎中流矣。而涸於斯。人孰不壽。胡啬爾年。立而不貳。時能達天。

陳汝錫

處州志汝錫。字師于。青田人。幼穎悟。數歲能屬文。以其詩一聯示黃庭堅。曰。關愁莫浪遣。留為痛飲資。黃擊節稱賞。宋紹聖四年。由太學進士第。邑之登第自汝錫始。崇寧間。諸路學事始置提舉。首除提舉福建學事。官至浙東安撫使。有鶴溪集。刊于郡齋。子：：以文任。終通判漳州。著蒙隱集。刊于宜春。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九眞

陳

陳詳 晉江志詳晉江人年十八登紹聖四年第爲南劒州推官尚書黃裳妻以女已故挈其裝歸以觀之詳不爲視乃反之歸以其娣與張讀爲齊年進士讀擢其里曰通籍終通判漆州姪孫研

陳研 晉江志研字叔毅一字季頎乾道丙戌進士淳熙間宰臨江言民苦於計口鬻鹽已弛鹽禁且請宜寨抑樁團以備鹽盜有旨從之權貴嘗欲引爲御史先諷之擊故相研曰鄉議不可犯故相不可彈以忤意去提點湖南刑獄永富者子各於拖爲乞人毆以死官吏利其賄反抑死者家爲誣告在理十五年家且破獄上研平反之徙計度轉運使蜀州故有鐵纜錢隸馬民病甚研曰今無用鐵纜而折直未除何也悉去之入還起居郎卒年六十八研有經學詩書易禮有解里人師之從弟碟字叔振登慶元已未第

陳攄 四明志攄字君益四明人紹聖間爲將樂宰興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每遇水旱爲民請禱根於至誠歆答如響先是將樂之俗家舉一子富者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有犯者無不窮治自是民生子不敢不舉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接畛卒於官邑人思其遺德爲祠堂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時有雨賜之請紛至祠下乞靈各遂所祈部使者得之與議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乞賜廟額朝廷可其請賜額旌福廟

陳次升 宋史列傳 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同征稅於遠郡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失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宜先爲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遷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災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險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鄉士而爲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求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爾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

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吉王[illegible]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illegible]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孔姆怨其主坐兒於上而萬呼者三遂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擿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茍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今謂能道呂升卿之行迹它所言曾肇王覲張庭堅貫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莆陽志先是侍御史陳次升乞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不得乞降黜范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官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苟執政官無所私固所不卹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安用深責之也上以爲然又殿中侍御史龔夬兩上章言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前則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鄒浩以言獲罪已而龔夬言

翰林學士蔡京朝廷不以夫言爲然去將去位陳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雖間以他罪遣而京之所惡無不去者且見㷀有賢瓊氏族類蔡徽宗即位除次升侍御史公對論三省大臣曰近肆爲譎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陽爲承行陰諭繳駮上以侵陵主道下以竊弄國權若不辨之於早則堅冰之患至矣又言朝廷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所以存大公之道近來除授多出大臣不繇聖選切恐相爲比周欲乞今後臺諫官若除授必出宸衷既而遷諫議大夫公又言章惇久居揆路迷國誤朝殘人害物陛下又承大統肆爲異論及爲山陵使尤之慕次大舁攀陷於泥中惇既不能隨從又謂元祐皇后不從其請惇既不忠又欲置元祐皇后於有過惇遂謫知越州又言蔡京職爲翰長委蛇[illegible]娌日侍清光可謂貴臣而乃卑躬屈己親昵閹宦原其設心實欲令其伺陛下起居漏宮禁事於是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京黨復熾其勢已成遂除公給事公當批駮力莫回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自京竊國柄奸言日至降充集賢殿修撰後又坐乞留陳瓘瀟洗鄒浩逮累臣僚除名建昌居住復崇寧四年八月御筆次第量移還謫臣僚移荊湖南

北路五年星文變見上慨然悔悟特加獎擢元祐元符末係籍人等朝堂石刻奸黨石刻併令除毀復公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繼復寶文閣待制終于眞州之私第平時遇事敢言雖鼎鑊刀鋸在前曾莫之卹讜論集待制陳公行實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陂令贈碩人族處于仙谿龜峯之下公少小時庭前有荔枝樹少熟公登其上正議公晝寢夢有祥龍蜿蜒其上起而視之乃公也正議公心甚喜之而不自負方發蒙時讀書一過即成誦及丱甫喜操觚弄墨出一二語以爲時輩所即可長進鄉校屢先諸子嗚嘗月試夜歸境有神堂祠者爲一鄉之靈迹公至其所忽聞呵聲曰避待制公竊之寂無人迹乃知神物之顯異也熙寧六年癸丑余中榜賜同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仲如知縣公次顏教授次寵士曹公次宗皆力學起家閭里稱耀公初調虔之獄掾虔爲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擊海繫囹圄自公視事剖決精明庭無留獄前此有猾吏鍾四者盜發官帑按驗不服公至鞫其奸狀即日伏辜郡將以此喜公力薦於朝除和州防禦推官秩滿改宣德郎宰密之安丘安丘號爲難治前宰以夫職去官時州從事攝政及公下車從事首告公以此邦獄訟最繁當斥大獄字公

曰子何不教我以無刑乃教我廣獄耶卒不聽公一繩縣章以忠和愷悌爲政民訟于庭者案牘相銜公以理開曉之皆心服而去踰月從事行縣而圄空於是歎服元豐七年甲子移英州簽判適神祖末年深厭新法之爲民病瘠瘵英才未赴上聞有旨促公到闕召對便殿上首問公以鄉自外來知朝廷青苗免役等法民安之否公條疏其利病且曰聞陛下慨然悔悟之意遠方之民自有生氣上首肯之得旨與監察御史公一人臺糾察庶務振刷宏綱風采凜然權貴縮氣上嘗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考其煩急詰免與弛慢者議遣使按察會上晏駕不果元豐八年二聖臨御躰先帝遺意四月遣公按察江南西路公即駕軺單一入其境百姓逆道陳許官司抑配買鹽之弊公遂撤州縣即爲那移均減回奏漕臣蹇序辰父子虛張鹽額勒令承買煩勞州縣闕朝廷時正言王公覿亦論列之蹇序辰父子鐫降有差五月遣公按察提舉荊湖元祐更化公乃還朝供職二月司馬文正公當軸登用正人一時名流如劉摯蘇轍范純仁王岩叟等並居言路公之挺直不減諸公而和平過之公以章遣明時言事無隱初保甲之行貧民苦於冬校元豐末詔府界三路或家止有一丁病患未該破丁者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至是有

衛狀其法公上疏力爭乞依元豐八年旨揮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王大公用事之日獻利之臣惟務掊克上供之外別置封樁錢等溢數以取於民公皆乞罷之又乞依官置局許之訴理庶用法過當事涉抑者皆得伸雪無非切中時病未幾九月文正公即世諸賢已有相攻之漸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請提點淮南刑獄公去國未踰月而朋黨之釁起矣公雖自中補外處之泰然有部吏者初公微時掌邑偃蹇嘗與公有隙及公之來負愬求去公曰吾不以私廢公于是亡民事可也既而屬以新章京人並處愧且服公之德量甫及一年易節詳刑淮東時諸道監司奏課唯公爲最到闕除兵部員外郎就職甫月錄丁內外艱公自中都扶櫬歸里雖寒月而扉屨不躡免服之日不肯赴闕有旨促公至則除刑部員外郎公明練典章雖老吏莫肆其姦巧律令格式爲之一正八月遣公提點荊湖刑獄公元豐間可按察日已熟識一方之利病至則首舉行之吏民相安惟恐其去紹聖二年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用熙豐舊黨善類繼引去公處群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上嘗欲幸金明池所造龍船極工巧言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又言陛下勤儉過於夏禹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之舟其費不貲甚非

之日天乃大風豈非寔佑陛下而使覺悟乎上嘉納焉閏月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仍奏臺諫官當出聖選如近日監察御史三人闕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三人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嘗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執政近臣豈能兼天下之議此源若開臣恐異日臺諫阿輔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薦舉並須召對親其人才去取出於聖斷又言為治之道莫先乎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為尊而不麗於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惡則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譽之不顧公議惟恤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為本在於進退人材進退人材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縉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遷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推用愈速姦佞貪汚因人所論其進益銳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為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為朋黨所庇時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祗肅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德進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使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又因星變上疏曰自古有道德之君天必愛佑之特出變異以警戒之竊聞陛下謙沖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災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自至時大臣掇摭舊事增過元祐臣僚適汪浹李仲寧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責降呂大防等節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浹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勅牓殆成虛文豈不有傷國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勅牓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有過之地則初年詔令皆許自新適所以使天下疏入不報三年十月侍講呂常立上殿公奏謂立當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盛譽安石詆誣先帝為庸辟為無狀以大臣親昵私相薦引特乞黜責以警官邪秘書省周種除著作佐郎公奏謂館閣所待天下之英才人才之所先者莫先於德行種之德行無取朝廷進用甚速豈能厭服人心凡十上章乃罷種職初蘇頌罷相未之郡言以浩交結頌之子為罷遷博士尋送以浩教授襄州公言浩學術該博行義修明言者

附會權臣妄有彈擊命下之日縉紳咸以為允今朝廷公明宜在昭雪特乞改正以副輿論左正言孫諤以争役法不合左遷軍壘公言免役之法實欲使民諫官以言為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時章惇以公乃神廟親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公必怨望紹聖初特除言官欲其出力排元祐舊人以為己助公至則首論勅牓反覆譏論周種常立等自此章惇始不悅會令太府卿林顏致誠悃於公曰昨自湖外來復登憲府寸己之力茍相助何患不待美官公曰某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公為御監乃為宰執傳風旨耶頗愧而去章惇益嫉公屢於上前媒孽其短賴上知公朴忠計卒不行會朔方河瀆民移大臣欲乘間出公總漕計進呈謂非陳某不可上頗徐曰一轉運之才何難得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筆親擢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曾布奏事上前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向來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姦人擠陷忠良肆行誣毀欲盡貶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籍籍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頗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橫議謹動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毀輙有議論不惟有虧聖孝且失人心上竦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勿聽銷骨之謗上首領之者再元符改元京等興同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亟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無之卿何為出此語公曰以升卿為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今使擁使節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上翻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陳當時有功於元祐人居多瑩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容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枝蔓廷獄寢華陽之封二疏之入人皆危之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它有建言適濟陰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為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未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令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惇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卞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焉上默然又以

書劾章惇奏入不報一日陛對上謂公曰章惇大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退出告王肇肇謂公曰胡不曰上云臣任耳目之官常王猶心也心所不知故耳目爲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胡不罷斥更須臣等文字公從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肇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惇等抵戲求媾無所不至而被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制詔有陳某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意含容其過庶使自新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遣江南章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地隣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知及謝表至上始悟焉將擧移而上已大漸矣徽廟入繼大統登用正人詔起公知廣德軍四月降制書曰勑知廣德軍陳某朕收集忠良布在言路而臺端處位未稱朕意爲國司直爾惟其人惟爾敦厚清明屢膺耳目之寄有聞必告處人所難朕惟汝嘉起自謫籍處以橫榻使從中司推爾平日之心爲于初政之助事有不當於理臣有不協于極悉意抗論副予虛懷可侍御史公既至上以公歸自嶺海問勞再三公退而上六事凡數千言一曰法天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上俞允之元祐中詔修神宗實錄至紹聖中曾布阿章惇蔡卞之旨上言謂神廟實錄司馬光等記事不實乞用王安石手自編寫奏對日錄進入重修左司諫陳瓘爲尊堯集以獻力辨其非不聽施行至是公上疏爭之且言神考一朝大典縱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何以彰聖孝之至凡四上章時陳瓘鄒浩龔夬等同在言路天下拭目新政公等尤以指斥姦臣薦引善類爲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公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惇包藏陰謀助蔡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卞兄弟同惡相濟迷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謫居太平京出守江寧公至是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姦謀竊弄賞罰私報恩讎時人目爲笑面夜叉令又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奸尋移卞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罪大罰輕未愜衆議又言奸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群小交通內外令寵以端殿委之帥府委是失刑尋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宦漏泄宮禁原情議辟宜即投荒京由是提擧洞霄宮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候朝旨開踏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落職知隨州錢遹除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遹假曾肇之名爲一豪戶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有無來白肇今爲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豈

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覩閒德音謂其假肇名爲父撰墓誌銘撰銘若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遹竟罷臺職蹇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楊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拔眞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肆爲姦毒時安惇爲門下侍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畜奸謀乃令王厚造爲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爲取問更不審錄安惇遂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蔡京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爲非毀入罪乞看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爲甚今尚居從班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責種民除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爲舟船之害並無分毫所利朝廷均見實狹水堰遂行毀折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輒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沿路稅務收到稅錢並令撥還清河司州縣苦之兼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橫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務要的確以公言竊惟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論曾布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則曰與參顧命於將則日獲叅顧命若不改正傳之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宦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惇異論至是已落省職降官宮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輒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害於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藥閻守懃奏事上前內侍裴彥臣以手敺守懃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彥臣敢於御前肆爲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彥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狡李偉劉瑗之唆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時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彥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己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泰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祇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唱爲此言脅嚇臺諫瓘既聞之遂具論奏言雖過當本實爲國今大奸既逐罪人斯得瓘之功也宜在可賞伏望特賜召還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瓘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焉可爲盛德之累欲望不以瓘之言爲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爲心秘書少監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爲史院檢討朝廷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

別貲否況詢武父綰昔為御史中丞薦王安石求助蔡薦其子旁及塔蔡
卞館職神宗察見底裏親批聖語云持心頗僻賦性回邪論事薦人不循
分守今詢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深子美除京西轉運使
公言子美天資險刻善於交結嘗緣章惇欲擢使湖外紹聖間貴官在所
皆榮寵黜子美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抗脫近除省郎中舍人鄒浩激
部者均被凌虐陛下親政之初美時與子美同惡之人如張景溫董必等
發特行竄罷人以為當曾未踰月又有此差除朝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
天下又言石豫將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孤險自登宰衡獨擅國權如移臺
諫一事可為寒心欲持己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章凡十上而布巧於固
位八月公出使契丹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蒼株使人不受公而不徹
公昭多不遵故事但曰今新主也公一切下正之及就館以奔服立下用
蒼之禮且曰南朝亦在亮陰中公曰本朝故曰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
不聽樂聽曰花樂相須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未嘗禁花屬詞屈說席如禮仍吉公曰適宗皇帝是試進士賦嘗以南
北未敦信誓為題如聞近日未為嘉瑞是否公曰祖宗盟好誠貫白日兩
朝赤子之福也崇寧元年還國公出使之十一月曾布退紹述之說於是

上決意用京使還之日京之黨與布滿津要公雖待旨給事中而力莫
回天矣四月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京等姦言洽至降公充集賢院
修撰而其材王能肯尚肆醜詆言公元祐初擅欲取先朝約束紛更之於
是遣使四方而適當江西首唱異議以致感流俗依憑群枉章其時變附
會姦臣欺竊名位遂落公集賢殿修撰知萊州是時京等報復私怨紛紛
不已十月論欲廢元符后罪以公嘗上書之故任伯雨張廷堅等並罷黜
而公罷居滁州十一月論元符末變更法度為元祐者罪周常等二十八
人並責罰而公自滁州移臨江軍十二月論棄湟州罪以公嘗論可棄可
守之策與蔣之奇等十人並鐫降而公復除名建昌軍居住二年正月中書
省檢會前諫官陳瓘鄒浩等十三人曾入章疏詆毀先朝者並編管廣南
諸州而公貶循州先蘇公子由亦貶其所公繼之來頗能決而無憤歎日
則幅巾藜杖詩酒自娛雖居瘴雨蠻烟之底而草石溫劑未嘗過而問焉
二公既去邦人即其嘗遊玩之地為堂祠之名曰蘇陳堂又有台隱堂至
今循民崇奉之惟謹四年京等指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姓名立
碑於文德殿之東後上因天變彗星出西方長竟天毅然悔悟特加英斷
命毀石刻碑應元祐元符間黨人以次序復公朝奉大夫知潭州京等復

用力詆毀以知江南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福州米黻與公皆元祐姦
朋誣謗宗廟令任牧守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紹述之意遂差公提舉明
道宮大觀四年十一月蔡京罷相十二月復公集賢殿修撰政和八年復
寶文閣待制宣和元年上章告老續上遺表終于私第訃聞特贈太中大
夫公有行狀一集讜論一集見傳於世公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己
亥三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娶朝請大夫郭師愈之女吉州人封令
人再娶李氏十九娘開封人七男一女男曰文伯曰安仁早世曰安義湖
州長興縣尉曰安禮承奉郎曰安強承事郎次二人早亡女一人適通直
郎邵武軍判官林顏姪一人曰安國朝奉郎致仕乃公郊恩奏補孫三人曰
永年迪功郎初任越州簿尉再任楚州司理兵曹長子曰永世宣教郎知
臨江軍清江縣兵曹次子曰永思迪功郎吉州廬陵縣尉兵曹弟三子姪
孫三人曰永言廉州石康縣尉十三提幹是也曰大年初任監泉州石井
鎮後任福州永福知縣十四知縣是也曰利賓修職郎德慶府龍水縣丞
十九通直是也公生穎悟雅有大志方為兒時已嶄然見頭角眾皆知陳
氏 右待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廟聖語標曰
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為甚詳僕竊悲公之直

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
闕庭遂除臺察泰陵初政辭荊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
采屬諸賢相攻刀弓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嘗遣所客諭意而公
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起公諫籍中再登大坡遂殫曾布劾章惇攻二蔡
章各數十上是以狙擊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矣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
而獨不為群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眾口之狺狺至使一墮廢鄉
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
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為紹聖建中之後使
元長終於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
變而為宣和錄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歟嗚呼小
人之得志於一時靡所不至其詆誣諸君子皆指為姦黨及公論既定向
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為世詬罵曾狗彘之不若
又孰榮孰辱孰得孰失哉昔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遺直許之公
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畧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遺直
當為擊節三嘆云旹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
手敬書于浨山希點精舍 寶文待制陳公讜論跋 漢武帝從汲黯直

諫未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時之讜論，世道不變而爲宣和矣。噫，君子小人之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昳矣，一木而能支大廈之傾頹乎？然爲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已。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爲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莆南渡已前人物，莘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名播青史，宜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顯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視家，朝廷一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堂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士莆狀元坊獻可鄭稑敬書。

陳師顯

宋張舜民畫墁集：合肥陳府君墓誌銘（并夫人李氏）。府君諱師顯，字公謨，徐彭城陳氏。曾大父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大父諱洎，史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副使。父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府君之夫人趙平林李氏，曾大父諱宗諤，翰林學士、贈太尉。父諱昭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贈禮部尚書。父上御殿中丞。夫人并年歸于府君。以侍郎道表奏補太廟齋郎，歷鳳翔府郿縣主簿、磨州湖陽縣令、潤州司理參軍、光州光山縣令、監壽州在城鹽酒稅，改宣義郎，差知廬州合肥縣令。上即位，改宣德郎，賜五品服。以元符三年五月二十日起合肥，卒於濠州，享年六十。夫人以元祐三年六月六日先府君殁於彭城，享年四十一。至其年月日，其孤舉府君與夫人喪祔於彭城縣尚書之塋，禮也。府君自少言行有常，不妄交際，吏治精密，不自表襮。公私大小，天如也。初至郡，吏皆少君，已而輸手弗敢試以事。人多以此知之。改官待次，既而丁安康艱，及之官合淝，終八年，泊寄盱眙之野，易衣併日，人不見憂色。所居頫多可紀，曾不斬於人知，而人自知之。夫人生長大家，母永昌郡君章氏，實郇公女，而夫人章出也。耳染目濡，窮極貴富，而能處約好禮，同府君於艱難，內外族人咸賢之。有子孝忠，六，女三，嫁爲士妻，餘尚幼。初，絳州娶文元龐公之女，曰安康郡君，生三男子，府君其長也。次曰師仲，曰師道。師道以文章致高名，不幸亡矣。師仲有才智，而府君法度如此，侍郎位下不滿德，光明盛大，庶幾在其子孫。府君夫婦所饗亦止此，可嗟矣夫。予於府君世通婚姻，且相好也，勒石下棠，不敢以誣，是爲銘曰：　夫介廉，婦順約，位卑壽促，天之所畜焉。吁會薄。

陳諤

清漳志：諤字昌國，龍溪人。少遊太學，累試不從，歸，以其學教授里人。大抵以孝弟忠信爲本。初在太學，并父喪，不踰月而至。兄

弟友愛，不分居。元祐間，衆舉經明行修科，郡吏梗之。崇寧初，郡舉八行，公爲舉首，俄而疾止。二年，從赦恩，授鄭州文學，于錫特賜進士出身。見蔡陛黃楯撰墓誌銘。浩然齋雅談：陳諤越人，嘗遊廬山，於窮谷中遇名士，望而既坐大盤石，徹作吟哦，叡陳異而問焉，望膛目不答，驀逝去。陳益異，少至明因寺，爲僧道所見，僧曰：此興國趙知軍也，爲郡有異政，民德之。兵火後棄家入山，寺中日以少米給之，指窮林絕巘問曰：此其所居也。陳策杖披荊訪之，望知有人至，已逝去矣。獨草屋一間，不蔽風雨，土木在器，爐竹几而已。間有破石硯、短紙數十幅，取視之，則詩也。或一聯二聯，無成章者。陳僅記其數語云：戰血肥春草，妖魂附野狐。又：風吹沙草落日黃，鴉啄髑髏飛不起。蓋有道者云。

陳淬

宋史忠義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興西人接戰於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奏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于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衆十萬，長驅兩河，送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身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載三捷。未幾，金人犯釆石，又撤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𤫊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蔽蘆翳奮，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迄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illegible]莆陽志：宣和四年燕雲初復，召陳淬提河北第一將。明年，女真人陳許舉蔚州降，命淬部千人守之。隸譚積節制，虜酋烏陸鉢中大王以二十萬圍城，積下令曰：兩國已通好，敢有取虜級者死，傷者刑。虜諜知之，沿城而上者纍纍然，淬不得已，乃突重圍而出，直抵雲中，與虜相論曲直，且請死節于此。虜相義之，遣五千騎送淬南還，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統兵馬鈐轄。時粘罕傳檄州縣，惟淬降書不可得。真定城陷，淬之妻孥死者凡八人。尋知恩州，虜有王善者，乃擁衆數十萬長驅兩河

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出戰飛刃傷淬仲剛以身蔽身死之建炎元年解
恩印來京師二年善復擁衆至陳留留守杜充授淬諸軍都統制領兵四
千討之善懼退守其城淬遣卒持婦人巾幗遺之善不能堪乃出戰大
敗齊散相藉二十里升康州防禦使三年車駕渡江詔淬捍壁建康杜充
奪其兵柄乃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自題其像曰數奇不足登壇將竹杖
芒鞋歸去來俄而李成舉泗州叛為虜鄉導犯滁和遊騎深入充不得已
授淬御營使司六軍都統制淮南路招撫副使與招撫使王𤫊合兵以禦
之初戰于真州六合再戰于長蘆追奔逐北至滁州破其木寨國威方振
會北兵繞出其後犯采石充撤淬還援建康淬請扼采石渡伏兵南岸逆
擊之力諍不從板橋失守倉卒出戰連日大捷復出北兵益至不可當三
軍皆潰淬據胡床大罵杜充而死詔贈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仍與兩資恩澤

陳伯瑜

宋陳默堂集伯瑜宣義行狀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之沙縣人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之貴贈官至尚書駕部員外郎陳氏為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曾祖可法皇祖太初皇考瓊蓋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

欲張大其家教刻苦不少懈宗黨多譽之尤為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若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奇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戢曰耕而穫常理也旱潦則亦有焉汝力於學以進少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多潛德至于今蓋久寧常將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果有貢于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勵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吾兒頗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材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宜必於是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為道路之費柰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田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適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戢舉進士甲第鄉之笑者始相與驚歎以公之不計目前為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兄大服公則又相與抃蹈為公深賀公謝客曰教子欲其材吾志也以文墨而得祿比比皆然何足賀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豈其教之固有道歟崇寧中戢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為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官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于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戢者則以虔之屬吏為得人會群蠻擾邊克之朝廷

以廣西融宜等州別為一路隸黔南自幕寮以上皆當選重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于此者交辟之書奏就除融州判官戢以公老不忍遠去書來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擇騎詣其子所諭之曰男子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為汝之所為毋以我故自滯儻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謂也汝必往戢不得辭公因挈其孫以歸而使戢獨之官後果以戎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暮年躬被寵榮人為公壽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戢居黔南日久屬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并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迎公如闕蓋暮年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戢得長樂佳山水遊觀休息之所為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戢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已南歸而丞于閩也又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甚簡去家於閩為近居處口體之奉非所憂當為升行戢不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強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蓋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平居語莊而氣平

於人無貴賤戚疏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擾然一有不叛於義雖苟從者其舉已至約而施乎無吝悅之不以其好弗屑也在昌國其子官滿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部使者民有聚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道下願以為公壽且曰前此為敝邑者蓋許之也以大夫之嚴不敢以請輒私於下執事幸不以為罪公麾而出之曰今為國牧民反於汝乎責賞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公晚歲貲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遇新陳不繼之際輒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賴以不困所居去城市稍遠俗不餌藥唯以巫祝為尚公為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嘗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衆鄉人德之始戢之官於黔南也戎事有間凡嶺外珍奇之物瑞異之玩儻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于公又屬其族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橫其前喬木蒼然擁挾左右以為公親戚故舊燕游之地至於鶴丑之冥射壺博奕之具無一不備求者樂之且以公之難老為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悅然吾豈待此而後足不遽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淡蓋如此公夫人邑里鄭氏資淑敏慎治家嚴肅而用物有度方公指書就閑不以生事攖心寔甚夫人為均節有無至婚喪祭

祀賓客之所宜貲者率不更其素故人以為難盡長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孺人生三男子長曰升次充輔而季則戩也充輔蚤世升後公一年亦卒官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黃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六年十二月二日辛酉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嵊沖之原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叙次其世系行義如右以告當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

陳了翁集陳伯瑜墓誌銘并序 伯瑜南劍州沙縣人諱璩伯瑜其字也二子升戩舉進士皆中第戩陞朝遇元圭恩封承事郎再封宣義郎年八十有四卒于升之官舍未葬而升卒戩泣血令其族弟漸狀伯瑜之仁遺人來九江請銘維伯瑜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贈駕部員外郎曾祖諱可法祖諱太初考諱瞻皆不仕我先公朝議與伯瑜之祖兄弟也常携伯瑜之賓育誨之如己子慶曆中先公為羅源令其治以教民化俗為先時祭酒鄭公先生年始壯猶未仕而名德已重先公以禮致先生于縣學闢之父兄欲立其子弟者皆樂使受教吾族之士來就教者亦衆伯瑜率往肄業獨不敢懈先公器愛之由是益自勉勵其施於科舉者若有餘矣然每試輒不利中年益奇蹇於是專以教子為務遣升戩入太學竭田以資其行里俗共笑之自元祐至紹聖十餘年間戩升相繼登第昔之笑者翻然賀之曰不計目前其效乃爾伯瑜答之曰以文藝得祿其誰不然何足賀耶崇寧中戩任虔幕黜南部使者以黨籍援遣欲辟戩為用戩以親老辭不就伯瑜聞之亟諾瀨上趨諭戩曰吾意所安汝勿辭也吾為汝挈婦孫以歸戩始從辟除融州判官以先敵有勞轉通直郎授福州閩縣丞迎伯瑜之官時升知建州松溪縣亦請迎侍遂自閩如松溪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呼孫以次賀婦進饌就視則已奄然逝矣政和四年也伯瑜為士修謹未嘗許一物有不慊於義則無苟從者初戩為令於明之昌國邑于海嶼去州遠部使者畏海道未嘗至令以故多因循戩在官修潔己人知不可說於其行厚集錢餽為伯瑜壽伯瑜舉止之曰吾兒知之不汝容矣民藏泣而去至今鄉之士大夫喜言其事也伯瑜晚歲貲稍裕廩有餘粟遇貴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周焉鄉俗有疾不訪醫惟巫祝是拘伯瑜畜藥物作湯劑疫歲多所全活所居枕大溪喬木蒼然蔽映左右戩築亭臨水以為娛親燕客之地沙陽里居之老成之奉議與前莆田簿溫之伯瑜之諸父也時節享集禮畢或與伯瑜集會于亭是三老之年皆過八十而安强輕健起居飲食不減壯時從相似也并鄉社高年白首團聚揚杜拱侍歌詠笑語驩而不擇來往聞聽止宿傳揮指點數息如在圖畫此吾里之勝事老於與鄉不得往與今伯瑜亡矣孰知予心之悲也伯瑜夫人鄧氏內治嚴整勤宴後裕用度不易其常為生教子皆有助焉先伯瑜十年卒後戩陞朝始贈孺人子男三人長升文林郎次充輔早卒季戩也女二人適黃約羅世英皆士孫男四人六年十二月辛酉葬于崇仁里故嵊沖之原銘曰 學而能訓老獲晉紳訖積困禽戩則潤色既立厥子恬為婦人其心孔遠後將益新

陳棨

南雄府圖經 棨紹聖四年何昌言榜第五甲登第官至朝奉大夫

陳暘

宋史儒林傳 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晉生事奪己而從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陳祐

宋史列傳 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恭象水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列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斂十數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還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革呂大防劉摯蘇轍謀奏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循用臣言顯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布謝表其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己所債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遯夫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貴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摳近而布尚歆念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我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布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已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東都事略陳祐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為利州路常平奉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今紹聖

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撓十數人縣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焉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

陳禾

宋史列傳 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孝壽京子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禾曰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後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執還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顧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為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廷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王明清揮麈餘話 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為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後忤權貴後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為敘解又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生死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儻得分賢者罪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為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閌所述行狀紹熙間史直翁再拜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為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

四明志 陳禾字秀實鄞縣人父謚登進士第博學教授鄉里禾兄秉八行舉于鄉禾亦登進士第鄉人稱其善教子初為鄆州司法治獄多平反部使者薦之調濰州教授講釋經學濰諸生始明經再調婺州復以經學教授朝廷聞其名召為學正博士擢監察御史左正言後因陳瓘子正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與禾同議瓘禾俱除名建炎中詔曰蔡京坐貶者皆敘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訴于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語孟解孝宗特官其孫正己嘉定初孫立己請于朝始贈中大夫謚文介高閌序其春秋且言禾嘗曰吾歷居臺諫未嘗置人於獄發人之私其春秋不以褒貶言深得微旨

陳朝老

建安志 朝老字廷臣政和人七歲能詩其祖嘗令賦雪援筆立成有擁爐莫言冷世間行路難之句元符中詔求直言朝老時為太學生論事剴切臺諫受蔡京風旨例以狂妄目之置司考核於是獲罪者衆京益肆橫中外顯要悉出其門朝老上疏論京政虐將大不利於國編置道州靖康初以薦被召力辭不起自號常歡喜居士名堂曰寄慷又賦吾亦愛吾廬詩自述其所居之勝士大夫高其行義有文集百卷藏於家云

陳選

宋楊龜山集陳居士傳 諱公琡字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下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造膝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至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過人無長幼必盡誠致禮撫遇有恩殷至如弟間視其容貌油然若無足芥蔕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善侵暴者不敢犯也卒

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聽其僚屬有談杜生者。歎之不覺靡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異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隨邦小邑。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言。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己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舉與之。其人瞿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

以風勵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家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主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已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甲辦。建安游酢書。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迹。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陳偕

宋秦觀淮海集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書。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書。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余從事茲有年矣。凡古今之書。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弊縑敗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紙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書為事。故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情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書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眾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跡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平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書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書者哉。其子直弱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旨曰。昔宋元君將畫圖。有一史解衣盤礴。贏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盤礴。固倜儻之所得。簡慢之為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畫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難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傳其言以遺同好。

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陳驥

氏族言行類藁陳驥仙遊留坡人也。元符間登進士第。歷宗子博士。子豈。字 博學有文章。名最高。先以父任。歷福建戶曹。舉擢第入朝。為刪定。累遷太學國子博士。出知惠南恩二州。子謙。字正仲。禾膀登科。開禧間為侍從。出守宣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歸第。

陳興明

真仙通鑑陳興明幼為道士。居南嶽。遊天柱峯。遇二神人授以道要。餘之十八年。雞犬皆升天。宋徽宗封致虛守靜真人。

陳後之

宋陳長方唯室集撰先豫章公墓銘。借如材先生名作。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丘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為秘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汝南周氏。都官員外郎輔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洛兩河。歸。反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為斯世也。元符庚辰歲甲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司戶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代且至。以疾終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實宣和三年六月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大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間。再以論事去。林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

李早卒。孫二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國元年，朝廷更張蔡陵政事。公移書
鄒侍郎浩，其畧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引而東南，今復引而為元
祐矣。僕之私憂，將恐甚於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瓘友善，陳公
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句論險詖私謁進
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槖偶存，陳公陰薦之，未及用而蔡京
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蔡無
得撥。公按田湖口縣，還以罪言，即劾受成胥史夫賦稅。奏上，遇二敕，京猶
請持旨廢公。公在德安，寔崇寧壬午歲。後三十年，當紹興改元，族弟藉自
蘄水避李成之擾，偶至德安。父老問其名氏族姓，知公弟也，委曲調護，全
家以免。在和州三獄不應死，守欲務久論不從，一日同寮大集，抱牘與辯
于座，守怒，以辭氣相犯，座上直者憤，豬者慴，錯立引却。公色平言蘇，徐理
前語，卒得要領而退。有言者，公曰：歷陽太守叱司戶，何預我哉。弟殺不辜，
不以天下易吾介也。方暑，守與婦併卒，通判州事燕君寡挾怨不許治喪
具，公為之盡力不顧。燕怨未有以發，守之子訴於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
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涖局午而歸。朋遊問故，公曰：吾為祿仕，敢不謹職。然
居今唯此官為易塞責爾。自隱覺廉，故人居政府，未一相聞，獨聞一士則
身免之，汲汲甚於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明堂禮官王昇以鈞臺江公公
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學易，以明象為主，謂易爲象而成，書聖人所謂
尚其詞、尚其變、尚其占，象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繢雲雷，以震為長
士為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在洪州，吏何與為姦利，前後數
守，輿摘紙尾請書判，公至亦習故常。會摘事發，其姦付之李官。自此一府
妹然承聽。守病求去未得，請以歐安公。時游寮院昨守舒州，書來言江上
身往來颿檣相望，須公盈耳。寮院公之師友，其言非相諛悅者。後守吳。公
偶行縣，單衣不時得，口語藉藉，州人稍引去。公聞之，料釜鬲具車牛而歸。
期以某日集，約諸軍譯于守廳事，入庫索庫官，道路什百為伍。公至，呼其
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營三日，以尺籍先後受衣，某所敢
後者有法。其曹素熟威信，寂然如水歸壑。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
內府須求權倖，又因之達官，臨州長首畏足。公於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
去易涕洟，人以蒙患。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外
邑人日詞醫家，既沒，哭有失聲者，事卒人谿，則相與數吒曰：陳司錄在，有
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廬山楊公時、横塘許公景衡皆有為國家痛惜
之語。欲述治行未畢，而二公沒，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己為本，以大而化為

極其由衷矣。擧擧焉不知其他。齊家事親，處人應事，一出於誠。雖委蛇曲
折，往後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棄置之時，又不幸不早見於
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閔之而悲也。乃若負主擧要斯世而不少貶
以覯幸於直，壽則其道固如是。銘曰：　望之若斧，深之若淵，體魄降于土，
英敢易其常者。學兮知天，行兮周慝，不枝不偉，所畜
者老。石紀遺蹤，人子之欲，適者必肅，孰為無父之國。

陳過庭

會稽志：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中進士第，政和中為祠部
吏部右司員外郎，使遼，遼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命焉。
時戎侍遼主苦風痹，又前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飭邊備。遷太常
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遷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又遷御史中
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
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
謝天下。由是罷知蘄州，提責海州團練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
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
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
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戰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
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已竄諸嶺表。進
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人，欲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
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因被留不還。
建炎初，以資政殿大學士提擧太平觀。四年六月薨於虜，而明年贈開府
儀同三司。
謚曰忠肅。

陳元凱

平陽志：元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贈通議
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
侯，謚靖宣陳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
下賢俊之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於宣化承流，蕃屏
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秉時之會，樹功
立石，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
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君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迁眉之青
神。瓊生延祿，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任至太常少卿，
知鳳翔府，與文潞公為同年，始迁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
蜀公誌其墓。後以曾孫與議參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

曰慥。悅慶曆六年進士。任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曰方山子。悅生擇。慈州士遭亂遂居臨絳。擇生瀕。官儒林郎。瀕生克基。天德三年進士。仕少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為公曾大父。少中生仲讓。金昭勇大將軍陝西規措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庸。入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是為公父。公妣李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公生而純孝。年三十七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籍監丞。積遷同知。從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虔嶺。諸郡盜賊蠭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畧。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衆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衆以為不可。公曰。使公不如使過。況非其罪。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掠。右丞忽都帖木公方督征交阯。軍糧過海。適與賊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海島冦耳。宜速正其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海以安。移雷州君州致里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叢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除弭盜之策。皆謝不能。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民不待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悉矣。居三日。羣盜屏迹。訟庭閒寂。民稍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

稻禾芃然。蔽於四野。宗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髮鬚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曾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菜禮。民觀者如堵。留十數日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為已任。屬縣德化。學久廢。登脩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翔城中。如建陶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總管。陛辭徽仁裕聖皇太后諭旨汝曰。臣宜善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章江。連歲大水。城不没者數板。壞民廬舍。飢死者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為鈔二十萬貫。聽民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得免轉徙流離之苦。至今以為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責。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為能。豈風憲之責哉。其職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五年。除建康路總管。為政安靜。門無私謁。行臺甚相推重。公以春秋漸高。辭歸一十年。御史臺遣使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臺使促公赴任。公曰。當國家晏虞之際。豈臣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飢。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

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人。後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遭三年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贈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曰靖宣。夫人申氏。行省郎中敗新之女。早卒。繼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伸之女。封潁川郡夫人。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鐸子鑄。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中府臨晉縣北原。疑山之先塋。禮也。公天資沉毅。喜怒不形於色。絕口不臧否人物。胸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之傳。作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詞曰。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似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公之為人可知也。數其大郡有古循吏之風。一再持憲節。不為持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刻薄小人。攙得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求人之過。深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跡。惴惴然日以救身破家為懼。方以為快意者。考其行事。賓織蹤橫不可勝道。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墓。時孟頫閑居吳興。公過于雲水之上。留在山中。不果一見。公留詩為別而去。公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走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來拜請銘。孟頫敬公之賢。追尋傳悼。乃為敘而銘之。銘曰。陳氏之先。代

多聞人。宋金洎元。歲有俊臣。惟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為陽為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鶚匪鷙。惟鳳惟麟。賑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入自親。布宣上德。天下歸仁。昔在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甫。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秩。貴富康寧。曰攸好德。疑山之原。實惟公宅。善慶之積。子孫蓬吉。刻銘其石。終古不斁。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初四日。

男承務郎開成路總

管府治中敬立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九真

陳

陳士傑

宋黃裳演山集承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錫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溫陵始爲晉江人三世有佐有錫錫有成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雖於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發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慨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縶於無窮之欲乃擧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晝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寡慍鄉黨宗族稱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日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子六人詳評証謨諤皆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子有子歸馬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娶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恭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葬於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致富而身後聞佛況於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其欲往復何憾崙山之蔵

陳軫

宋劉元成盡言集陳侗洛墓銘　府君諱軫字德載姓陳氏將作丞贈吏部侍郎諱爾之曾孫尚書郎累贈秘書監諱希古之孫國子博士致仕諱孝標之子秘書公歷官州郡往來東平樂其土風自浮陽徙家遂老焉隱居樓遲長吏希見賢行孝謹諸儒皆服以女歸我皇祖實生先公積封燕國太夫人先公早孤鞠於外祖父諸舅內兄弟幼學相好恩敬甚篤府君擧進士數不中士孫備勵鄉評惟允寡氏積善慶在魏舒羊公受封爵加蔡襲以先公執政恩授假承務郎調大名府館陶縣主簿徙壽州下蔡縣尉用擧者遷商洛縣令陸魯望之詞米老無名第崔李伯之行義身終邑長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己巳以疾卒官享年六十是歲秋八月壬寅葬鄆州須城縣盧泉鄉鄒上里夫人李氏皇州副使滌之女子男文仲行方忠恕信臣女嫁張隆禮張脈脛蜀郡家產本無傳石武威妻子自操井臼鳴呼哀哉前葬諸子哭且曰鄒上之葬自我曾大父若樽若從祖凡五皆先丞相貫銘之死且不朽今子不以銘誰當爲者其狐貌冒感遭離多憂傷中衷之淪落覽遺文而增慕不敢以辭乃論次而爲之銘曰倚嗟商洛廉靖自終訖無爲永賦有幽邃夜壑移舟悲衆息焉城郭遂海子孫蕪杜載形新刻寶嗣遺文千古如在德音不泯

陳之顏

宋陳了齋集陳瑾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瑾常卒於龔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東故崇寧二年二月予自袁州移竄廉州是年一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因于城中之顏自鄉里遠來見叔祖之幽辱竊餽貧米于龔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至公可餬口之顏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挈其骨以還予方病瘴癘一慟失聲因成瘴眩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遙望而然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也吾骨今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母者由汝叔祖禍至此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於海生死命也壽夭數也先後時也汝其毋憾

陳子真

宋陳了齋集陳子真墓誌銘　子真姓陳氏諱彥默子真其字也世家洛陽中大夫提擧西京嵩山崇福宮紘之子子真好讀書善屬文慕古人奇節不習詩賦大義善談經世大略豪於詩工作草字得外家之法嘗謂稽康性懶陸龜蒙號江湖散人慕二人所爲自號賴散又喜與釋子游中大公爲淮西使者北丘僧顥適在壽沙子真訪之遂入其室由是喜扶出世事若無意世者中大公當用邪恩奏爲先及次子彥修以遂子真之志又三年強子真入仕授太廟齋郎調泗州臨淮縣主簿歲大飢部使者辟子真管勾賑濟事凡奏請施爲有益於民者多子真之所贊畫也監泗州太聖塔入監河南倉時中大公知陝府子真官滿歸侍下陝有召公甘棠傳說版築老子度關故事子真即府解擴古蕃國此三像于壁謝寶文景溫師真定辟子真安撫司勾當公事除官制所編修檢討官改門下中書省編修特旨斷例供撿編類官一年改承事郎局在右司諫廳隸中書後省典領皆要官同僚多顯士子真雖以選性恬不希進在職凡六年畢恩改宣義郎轉宣德郎用薦者除管勾京西買木場買局於洛陽得往來京師以便於奉親爲樂改通直郎未幾感疾卒崇寧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母蘇氏秘閣校理舜欽之女贈武功郡太君繼母楊氏贈晉寧郡太君娶劉氏子男三人孟季皆未冠卒立登仕郎女五人長適曾攝次適滄州節度推官刁絪次適李頌次早卒次適太廟齋郎吳順之攝頌皆士也孫男一人相假承務郎以大觀三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河南府緱氏縣唐興鄉蒋里黃山之原子真欲詩律

語多警拔有文集二十卷人喜傳誦所與游多名士狀子真之行者李棠德素也熙寧中中大公爲淮西提刑先公守龍舒其與子真俱在龍舒侍下數得同爲借晚之游欽誦賦詩甚適後二十年予備位諫垣子真爲在後省又復款晤未幾予被罪流合浦繼謫靜海復竄天台晚蒙恩省得訪廬阜寓居南康去圃田千有餘里而子真之子立遣人來南康求銘予與子真原善豈能竭刀管舉勤求不懈義不得辭爲叙而銘之銘曰才氣超邁文詞華絢誰之不如位不通顯譽望彰著能弗得施老於抑塞命實制之遺語在編室乂必亨永久之賴有子克成

陳君玉

宋楊龜山集陳君玉墓誌銘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爲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有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過人樂易無疎戚之間賓至必爲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榛棄掃庚不爲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猷頻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祈告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辯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甲夭某月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勝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琳錙匱待價千金嗟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陳經止

呂東萊雜說溫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陳恢

赤城續志陳恢寧海人字彥廣崇觀間三舍士藏書餘萬卷工古文忍貧獨善鄉人尊之里有爭訟折以義理皆悅服而釋焉

陳戩

建安志陳戩字沖休松溪人大觀三年擢進士第初調肇州教授時童貫爲五路宣撫道過肇公移病不見識者嘉之後爲國子博士兼諸王府記室數年不遷事先是潛邸建炎初除戶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隨幸江浙時統制官范瓊先附苗劉以故反側擁兵跋扈公單車至豫卓諭瓊入覲始至其壘瓊整兵列陣而後見且屠剥人以協戩戩不爲動宣詔旨瓊偃蹇自若戩又諭以禍福且以苗劉獲亡怵之瓊逆幡然從命赴闕入對上喜甚除太常少卿車駕有永嘉之幸戩上疏論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宜申嚴紀律使兵將惟命之從則虜可破又以兵制論諸將各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於是翔軍號曰神武而三軍皆知其爲天子之兵矣又謂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今後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今日有五失宰執務姑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化法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之詔臺諫侍從條具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戩奏謂省徭賦尚本業可以保民聽相糾擿以追捕爲守令殿最可以弭盜占上流據形勝可以遏虜躬節儉量出入以內藏歸大府可以生財上皆納用之又論諸將詣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稻臣上章待罪諸將皇恐不自安戩通以寶文閣待制出知處州天子知其忠懇遣之改四明時海道兵起驕悍前守畏懦妄犒無度公中嚴軍政民始安之復移泉州丐祠歸卒贈通奉大夫名臣言行錄戩字沖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除肇州教、改處州未上除國博遷丁內外艱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提舉沖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近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見遽偶公曰內侍估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張守毘陵集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公諱戩字沖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布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群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徽平允郡太守賢之事多咨決焉縣獲盜上之州徽公察見其冤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旨跨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間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

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爲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從逆殺其料事明審如此除肇州教授時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迕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貫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内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邪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上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遭丁内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遷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賊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徘徊觀變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詔瓊趣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促達其壘瓊整兵列戟而後見屠剝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盍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常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循循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且朝服北嚮謝恩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擢用矣遂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扈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畧以爲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握兵柄柔懦越非制革則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猶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節鎮守臣並勝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數千百言勝告辰省遂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權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往其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爲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勳願陛下躬擢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賈勇而醜虜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顧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吞其五謂内

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賠安之變生於不測上歎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遺虜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救本厚生爲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爲守令殿最爲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爲遺虜之策行儉節用量入爲出斥内庫之藏以歸太府爲生財之計上納用之蔵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纖因權宜救奉而援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祔附泰陵將復淵何禮耶内有都大監領以閤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幕屬之類多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條給賜予妄撝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奓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蔵官一切罷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銍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致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頗爲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獲譴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慰建加渥至判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若亢旱下車而雨足人以爲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攜勝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數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失一切以法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每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心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從力丐就閑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伏豪右懾息衆自東與歲入不足以供經費賦十而加五六貪吏求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爲雀鼠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羸總數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穆於松溪晏令人潛卒開諭渠悛累章求外祠遂挈家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鼐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實臣餘尚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違曲盡子職聞遠去庭闈未嘗廢甘毳之奉居喪不踰制逮赴急難賙貧乏惟恐後傳入分姻舊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餉予輒却不受閨門雍睦内外無間言季兄蚤世撫其孤猶己子婚嫁百指携挈於

官下。後推貲產于之胄次擴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鼓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齎志以歿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葬於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彥欽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實為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之為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馭伊優在堂狐雄來昧皇綱失紐萬目隨弛天驕猾驁猾越古始膚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脆藥石矯矯陳公建事潛藩翥翔禁途克昌其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遭章累牘展盡丹赤遂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論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公不亡斯銘不欺　趙善璙自警編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使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鄉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宋人既對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識甚喜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起趨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工有鴟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
旨賜束帛令還山。

陳景祥

南昌府圖經志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為天下清廉第二人

陳脩

元一統志陳修九龍人大觀間進士後以恩科調邛之依政簿郡俾典倉事盡散去額外之羨未幾新守至責羨息如星火脩即日投劾去自號市隱居士

陳錫

清漳志陳錫字康侯三預鄉薦由舍選入太學大觀己丑擢魁南宮以誤犯翼祖廟諱而黜尋以大學上舍特賜出身充石學教授再投勅令所刪定官丐外得莆倅知梅州官至朝奉郎遇恩奏弟繹歷海陽丞再奏子允升任增城尉以致仕恩補孫文俊父詡兩中鄉薦預元符庚辰特奏名贈奉議郎。

陳宗偉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游許某曰惟陳氏世溫人吾大父生而挺特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泂然無疑礙雖忤之弗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為之懽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希姪叫俾于浮屠以并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為宗戚戒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為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前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共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洪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顏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邦。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翔。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寧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為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為善之報其在後也。脩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陳淳老

宋李蹊蟄集陳隱士碣銘君諱共字淳老唐廣明中其以羽衛扈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冠成都徐李順冠武陽兩川震擾君光又者以勇力捍禦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頹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鑒咸若咸若生蒙蒙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賓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賙卹其人土人德之指穎川家謂人輒曰此吾土儉歲之恭也祁寒之衣裘也。公周攖過事鋻欽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擯貴仕屬父卒祖母王母徐皆迫暮不堪瑩生公遊學巴蜀間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甑我當神我所陌君宜知我不悉我五經箇豈忘我自存料理深藏擢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鴟夷之間產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贐能飫飽其意士夫揚之義聲落西南獨甚天資純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兆類進善飲趨前為壽無一日惰跣王與徐年極高壽前凡死時公已老進慕毀瘠造事徐奔走左右眾異求類己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猶衣衰墨或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苗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塚藏地理家互執謪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宮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祔我庶幾依吾母若早得從遊地下為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恰故能足第衆德以當勢無罪以當貴堅強以當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循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取皆劉氏前者

主子越字居中一文子適王思孫星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日葬昔自營
之墓某伏華武信清州人武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
中名在回倒展送之坐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爲之賦永德堂詩居
中猶以書來丐公銘予辭之曰顧不識乃翁令獲賓居也則翁可知矣銘
曰琳宮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
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虛豈遂棲雲賓者乎

陳楠 宋史列傳陳楠字季任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
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
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楠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遂捕奏帥臣自斃
楠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楠知變擇之授兵既調
行迺道逐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
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
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楠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
國不當以細故瀆聖聽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
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

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
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
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楠以爲舊制
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
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
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大畢欲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
有五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大牢止祀典之常駐
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捻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十一年除
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
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或以
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
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籀並罷尋以楠提舉江州
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
楠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
明年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復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
築隄岸賴以爲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

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楠寬洪醞藉
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貪緣攀附者無
不躐登顯要楠以立靖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頃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
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
六卷子汝揖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溫州府
志陳楠字季任平陽人從永嘉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雍政和廷對第三
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校書著作郎丁父憂服闋除
虞部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怨戕帥臣柳廷俊楠單騎往諭以禍
福皆奪氣因永保奏帥臣自盡死叛將有揮壁功肯辭罪楠從之繼裒奏
自劾朝廷嘉其知變叛兵廼調行道中擒戮首惡餘弗問尋丁母憂免喪
除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再爲浙西提刑改台州未上除太
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典禮與吳表臣俱罷復除京西帥除均房叛卒
加秘閣修撰從廣東
帥卒官至中奉大夫

陳公輔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
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
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
覿爲蔡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
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
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
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
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
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奉迎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
享景靈宮遣宰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
姦誤國終未行遣令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招攜宗榮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
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倡士庶伏闕者
公輔自列因辭位復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
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逐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
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

監合州稅。高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建惟揚，柳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藪，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淺黃，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仇，惟不若程頤之學，士論惜之。史記見申治後　墊江志：陳公輔靖康初為校書郎，國步方艱，二府尚雜以宣和舊人，議論多不協，公輔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擢右司諫，所言多見聽用。有指公輔為李綱之黨，唱士庶伏闕者，公輔抗章自列，遂上疏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病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金人方強，邊境不寧，河北危難，初退河東，用師失利，病亦甚矣。然以臣觀之，猶在四肢。若乃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其病乃在心腹。四肢之病不治，猶未至於喪身；心腹之病不治，則其身有不能保。臣請冒萬死為陛下言之。今春金寇侵逼京師，諸門閉經四十日，宗廟社稷危於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賊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皆得盡其所言，而陛下之聽，未嘗

惑也。其言善者，雖疏遠之人，即時施行；其言不善，雖任妄之甚，不加以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乃不然，忠言懇切，未必信；奸言傾覆，未必察，真偽不分，是非蜂起，而陛下之聽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臣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為陛下援擢，亦欲少圖報效。今若使欲希求言職，自當以諛佞之言迎合聖意，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遂之，使中外之人皆謂應求所言有及大臣，故大臣欲蔽塞言路，先逐言官。應求不足惜，臣恐自此無敢為陛下盡言，則人臣之忠邪，政事之痛否，國勢之安危，民情之疾苦，又不復聞于上矣。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姦庸不足用者，而陛下灼知其人，稍稍罷去，遂乃奮然獨任三忠直之人，彼亦各知淵衷付託之重，又見國家危急，欲盡其忠，不敢懷私，以相擠陷。今乃不然，或以譏巧相攻，或以功名相忌，各立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用，而剛褊自任，乃其所短，故同列不平，巧相誣譖，令陛下已疑之，更復使之將兵。臣聞宣王之時，吉甫所以能有功者，以內有孝友之張仲而已。今陛下若以綱為可了此事，一意任之，如憲宗之用裴度，庶幾可責其成功。奈何陛下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綱之事危矣。李綱不足惜，然國家此舉，非唯治亂繫之，而存亡實係之。朝廷曾無慮此，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為法，痛改宿蠹，銷除弊原，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治，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諸儒王氏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說，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已。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猶懼有妨太上皇帝所行，聖意未決，今則上皇已自感悟，知為姦臣誤國，盡欲改去前非。臣寮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議。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及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在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乃更懷異同，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之法，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遂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為誤失。然當時一誤，天下事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日之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內形勢，公私窘迫，更伏盛誤，圖功變靡，無甚於此。一有所誤，立可召禍。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不為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以不治。臣願陛下急治之，審於聽納，不以言罪人，使臣下得盡其所言；專於委任，不以邪害正，使大臣得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說，盡歸於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趨向。若是，心腹之

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除姑少遲之必無大害蓋未有能治心腹而不
能治四肢也如不然則內外皆病身焉得不亡區區小臣誤蒙陛下拔擢
衆家數口坐致飽煖非不能以諂媚之言摶聖心附麗大臣以苟一時富
貴何苦輒爲狂言自取竄逐然念平昔欲效古人事君之忠今在可言之
路若不竭其愚忠少圖補報非獨負陛下持達之知亦負平生所學矣將
何顏面復在人間伏惟陛下少霽威嚴留神聽覽天下幸甚聞言既入貶
合州監稅明年高宗登極召爲尚書郎未至除左司郎官會有旨除官未
到先次使湖至則元職可供徑歸天台再召爲郎除左司諫禮部侍郎以
敷文閣待制老于家有祠在州北嚴名臣言行錄公輔初入館閣京師當
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
與新執政多不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上聞
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
感動詔除其所陳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
朝夕觀覽公感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
學問之弊數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佐語爲伊川之文以高
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
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樸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
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剴切爲人主所聽信
視邪佞之士如讎敵媢嫉者衆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
養服飾有醳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爵續之日幾不能具後
事其清德又如此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
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
恐歛怨於民物既不足使必來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
言兵政三説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伏手及
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
心因其怨怒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
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令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
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精勇者分布在
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伏手者蓋東兵雖猾不可用然鎗伏手
弓手之勇者善用鎗釋利於步鬬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伏手寄揀
選以來防秋切令逐州一面招募猶縣於招致亡也臣聞天下國家所賴
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義

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遲至今
未能興復寔以然耶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
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污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潛
如怨佚擁敗挫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
靡而不振也京畿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平時
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伏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
鮮體使者辱命者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者而賊兵逼京
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庭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
身爲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
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
今寇賊相隣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軍動兵盡過江北自江以
南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
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强弱爲之
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堅爲守衛之計陛下蹔駐所臨亦宜嚴其禁
旅之備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壹雖成業故孜孜
勤儉甚盛舉也尊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
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
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怙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累詔令丁寧官
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
陛下盛德如此道頌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
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揚副陸億萬年而不泯矣今日
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
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雖在所急而守
備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
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闊遠止有一軍令將移蹕遠棄則其地尤重於
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
大將緩急相護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臣聞趙充國屯田留
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
盡撥閑曠之田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
優與分給遇戰即令充撥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
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免
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即充租

佃亦當少寬其賴不然即作戶絕出賣是則官不發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為天下之術有二內為正心外為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為善務學辨忠邪而後為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名憂國先義後利平居犯顏逆上不以一身之利害緩急仗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祿養交豈足用哉。止齋集。

陳與義

宋史文苑傳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欽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相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文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詔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不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邑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為士於朝遷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氏族言行類藁陳與義西洛人河目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貴人也政和中以上舍釋褐宣和中擢館職符寶郎坐王黼罷相例出建炎中召為臺郎遷左史除中書舍人歷吏禮二部侍郎除直學士知湖州復召為西掖遷內相旋參大政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僑寓烏墩壽不及十詩人多恨之有簡齋集十卷葛勝仲為集引云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歎王明清課陳去非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方陳公衡之孫東坡先生嘗為陳季常作公弼傳赤城續志陳與義自號簡齋居士紹興六年參知政事建炎中避地臨海有詩集行於世又見天台續集。宋張紫微先生集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號鉅人長者太常生恂為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大傅生為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大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傳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為洛人公資卓偉自為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欽衽莫敢與伉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為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治公為學言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為宰相者橫甚頗欲知公下旦得謁公為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艱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為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從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眼以朝旦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為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為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邑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某官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絕於人參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設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離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為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鬭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吾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上蓋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為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子。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横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其官之女其郡夫人男曰洪其官公之母與其同六世祖視之爲叔祖姑墳公寓居溧上其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爲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其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奈何願以銘屬予既辭謝不得則爲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爲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蔡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爲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嚮士衆奔走歷官闡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道未膴而税云亡之傷實深其顯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又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踵來異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北雖南多士鄉凡周行北客凋零晚星相望憧憧衆士競奔是期豈繫國棟而遂爭之晉漢倚相惟壺洎韓粹蹟于外豈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我維陽衛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謹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贊爲右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無疵作鎮來歸貴隨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披人爲公屈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扉逆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濆德音父老歎息天子曰愈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爲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危弭而東乙身甫力近藩是殺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内攻中冬辛亥離此闕山嗚呼哀我惟公之德清慎靖端也莊以和不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闡博精深議論堅覈文章雅麗不蹈前躅實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悅若塵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拔英如自己出牽士蔡嚮競我其招主盟吾道期贈歌蘇思馬及此士失楷模夫聲相弔有淚沾濡嗚呼哀我嘆息從早戚撈參公知覯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載其施不貲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我伏惟尙饗　許有壬文集　建陳壁家戒簡齋墓誌後晴張抜涕思陵蹐瑞來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叔録宣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參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此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懷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志有不能盡者焉

陳康年

清源志陳康年字季昌政和壬辰上舍選知海陽潮陽縣捐俸金代通賦運私絞賑飢民當路交薦通判潮州行郡事冠黎盛化境嚴備邵之歷官二紀餘無有瑕疵之者居鄉篤誼李文簡尤加敬之哭以詩云公廣無史議重厚有鄉評孫漁淳熙辛丑進士終萬陽校官。

陳括

紹興正論括字叔度蘄州人有弟名果者始徙西安之章戴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括其從弟也擢政和三年進士之科紹興六年以新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除御史臺檢法官明年三月罷是年四月詔爲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七月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還括金部郎官假徽猷閣待制副之先是倫請括自副有勞省劄入寺皆日晡括户爲户扣門云有省劄呈待制括答云此是陳寺丞宅竟不納其人逡巡而退明日括堂白云方多事時臣子不敢辭難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欲使括介王倫之行必不敢奉命擔愁於是以閤門事蓋公佐代括而黜括監浙東酒税日下出國門久乃得祠不及擔之亡而卒孫汶登紹興七年進士第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陳

陳博古

通川志徐良術撰墓誌云公諱博古字守約家富于貲兄弟皆治產業公獨慨然志於學舍法中公優等升貢郡守朱公彥落安山侯成公預坐獻詩曰門外海濤奔鐵騎檻前山脊擁金鼇守大稱賞自是期公以公擬高科未幾果於政和五年何㮚牓及第調兗州刑曹宣和中前江州德化縣尉復授益轉從政郎建炎初從大守劉公龍圖之辟爲本州司法清兵寇敵萬以兵圍城是時守貳逃治海門之崇明鎮公攝郡事雖以力不敵城陷被執而公毅然不爲賊屈賊亦不能加害於公大守部刺史莫不爲公之有守各以名薦于朝改宣教郎知泰州海陵縣時紹興五年也賊兵再犯淮保守有功轉奉議郎繼以磨勘轉承議郎公之爲邑適承兵革之餘民俗凋瘵專以撫字爲意而郡守迫於軍期科歛不時公累爭之一日以盖營素立命數蘆席數以萬計公執不可僉众守盛怒厲喝公自是鬱鬱不樂再宿而殁二子以喪歸殯既久適有

一僧自鎮江焦山來訪尋其家且求公遺像而圖之詰其所以則云本寺主僧一夕夢迎伽藍神問姓名則云前任海陵縣承議陳公主僧異其事故遣其圖畫公遺像而去二子秩祺皆世其業秩累舉於禮部祺亦爲一鄉之善士云

陳能千

建安志陳能千字勉仲浦城人妻以行藝貢辟雍政和五年升上舍免試推部政相何㮚牓解褐授將仕郎江東提舉司屬官繼爲和州工曹改宣教郎除太學正未赴用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推薦對除通判湖州丁父憂服闋再倅宣州奉祠官至承議郎以致仕轉員外郎年五十七

陳起宗

蘇州府志陳起宗字興祖少入上庠時屬有禁遠冠多士諸公皆欽衽以避一日歸省屬同舍生爲投試卷起宗業禮記同舍族之輙易以周禮進試乃告起宗遂用周禮試復第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四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并州卒起宗善談辯詩篇灑落驚人有陶謝風韻備載家集與起宗同年者錢觀復張耦也

陳汝楫

宋朱晦菴大全集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曾祖琛故不仕祖彥嗣故不仕考禧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屬官省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憂終制升從政郎爲汴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進榮其考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使其弟爲奏上請得致仕郎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動所至有能聲爲大府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辦治日以謹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群黨僇牧爲姦公悉禽取寘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適守南劍翰林綦公崇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複屋聚經子史氏群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閈非廢時慶

問未嘗出入閭巷指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畏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趨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遐於公猶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恍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恍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所論著具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管學士朱熹狀

陳槖

宋史列傳陳槖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更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槖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槖善撫字移知台州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恩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槖詔槖

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具牧所在州賜錢三十萬桼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桼有古循吏風終養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桼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果有所邀議又不決將再遣使桼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扎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帑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驕慢懈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飾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叛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桼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桼即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桼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亦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桼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桼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憂上章告老改夔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桼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判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叅見李安傳

陳湜

清漳志陳湜龍溪人政和間嘗有手媼遺珠於其門莫記其所久之媼遺其門四顧若有所物色公呼問之媼曰嘗遺珠爲主追取維市埜鬻文度不能償公曰第言其狀當爲汝訪求之媼以實告公全歸之媼驚喜呼爲父拜謝而去里有喪多假婦女首飾繒綵器皿以事莊嚴有遺白金器者公因往弔見而拾之屢問掌事者器皿有遺否掌事數人方倉皇求之未得公即出於袖中歸之鄉人詠歎不已公嘗晝人告之曰汝壽終七十二復享壽八十四蓋陰德之報也見狀投天魚記

陳大謨

清漳志陳大謨龍溪人登政和第特科捷之子歷任之廣東提舉學幹初與其弟大詰大訥同時薦貢守黃固乘送特爲一詩以美之有政和天子丙申年兄弟三人同得仙之句鄉人榮之

陳熙

臨安郡續誌陳熙字煥然臨印人政和間游太學三預薦送以特恩廷試釋褐授廸功郎監蜀州永康茶稅再調主雙流簿紹興初大將宿兵蜀口發東西州民轉粟給軍民力疲弊死於道者相枕藉部使者檄公代縣令部運至涪上既至則又檄以至軍前諸縣規責趣爭進公曰民病矣安可復驅以至遠爲民請罪且不恨遂委粟於涪放散民丁甫還任即致其仕以歸特恩加承事郎賜品服優游家居自號儲石居士晚好煉丹之術呂仙翁嘗訪之

陳九齡

宋馮縉雲先生集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公諱九齡字壽翁本陳宗室文帝封璘爲安成侯於公蓋十三世祖璘生蕣蕣嗣侯從主入隋居長安蕣生處忠忠生允文允文生處仁處仁生拱拱爲唐中武節度使拱生成之守同州成之生耀卿爲昭宗右拾遺朱溫篡耀入繼氏山成子孫無出仕耀卿生餘慶餘慶生維維猶守祖訓有隱德晏元獻公力薦於朝凡三召乃出授御史裏行即公曾祖也祖文政徙居華州之蒲城父子從元豐中與兄都水監主簿宇雅上書論新法得罪公生十年而父母俱喪能以學行自植立再貢禮部再黜留太學十年游益廣學益成文益不合有司宣和六年以恩授濟州文學調水洛城主簿陜德軍司刑曹事靖康入蜀授成都靈泉安仁二縣主簿監眉州酒務改右宣義郎除通判和州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六實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臨終郤粒飲水三日沐浴衣冠精爽如平時囑家人居喪祭享遵用古禮毋爲浮事娶潘氏生男漢傑以軍功授承信郎再娶張氏生男邦傑以宰相薦經術精通論事切直授右廸功郎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准備差遣女適華適進士党普再娶俞氏生男庭傑早卒朝傑應進士舉女淑適宗子伯瓘餘矣未嫁孫男觀復女二人漢傑等將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嘉州峨嵋山之麓邦傑以某嘗與公同僚知公泣拜請銘其幽穴矣國朝以五舉恩待遺逸其人皆老故偃起百爲一日委以事宜辣建絕少年諸生有足觀采然而放無聞豈其晚暮倚氣重以時俗侮嫚遂落寞以盡使真有所蓄積出必大耕老且更壯若是者何其踈闊也惟公

剛介之節深樹本根不爲倖長壯老惻憾遇事猜嫌倨鋭頡出盛年倖意上數等人亦不敢視以耄悖必欲畏信服嚮攝安仁縣事於時丞相張公富公其外家戚屬憚公不敢毫髮出形勢犯教令節制軍馬王彥常因公故人援挈撓致幕下公不得已一至劍門即棄去總領財賦趙開自謂心計精密比劉晏聞公疏列取予利病不覺失驚起立然公出忠恕竟皆施眉州酒務不法徹公按驗至則不鞫其贓獨以適負上趙公不悅即令公代所按更因棄之公縱舊官補以遺類十萬義聲流聞比滿循得予錢七十萬四倍常數後得貳和州使因出東南見鄉事必有遇合不幸以死可悲也夫銘曰　學以令故不售志以位故不究惟豐其慶而嗇其施所以昌其後者邪

陳璟　宋楊誠齋集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君諱公璟師宋其字陳其姓新蔡人也今居東之宜春實出齊後嬀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賜緋銀青光祿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者其考贈碩人晁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君某氏出也以父任歷邪之蒲圻韶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參軍未赴丁母憂除長爲贛之會昌令又爲靜江府義寧令以薦者改宣化郎知筠州高安縣通判德安府知閬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爲祠宮以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匯廬發諸縣屬役屯邑良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爲材微市井之廣條以爲使不日而成卒來交賀而田里罔覺嘉魚缺令諸部使者檄君攝之邑之地卑皆江面湖每歲桃花水生環邑之境匯爲巨澤亘數百里三邑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蔡爲須隄以鄣之隄潰四十年矣之能復君率乃條行視故跡荒度地勢於是徙廣就陿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舉武因兩山之阨遏外水之冒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賚勸相勉以大利董以大家二旬而隄成截若霽虹隱若金城連歲大穰民飫魚稻民歌之曰爲堤不仁兮奄吞畸以爲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爲畸黃雲兮被野后稷欣欣兮來白雲而來下一飯兮祝侯與大椿兮相永乎春秋總領王公英聞而薦之後爲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入贛境張甚君首揭格外賞募猛士以登狙爲前鋒盜退大守侍郎陳公天麟永其績以父憂去義寧地雜蠻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鬻鹽肩散之縣縣散之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爲設場聽民自售罔不呼舞漢蠻聞發米以大盜師旅之後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蘇蠻有吳其姓者黠而勇陰嘯

群醜時聞漢種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謝君芳饗之諭以忠孝閒以禍眈感悅而去一境寧謐帥劉焞漕梁安世合辭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招君議事遣往攝守君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畧卿月用之蠻沱平定高安茶租孳重君痛節百費以乜賦之羸代民輸之民力順寬政聲藉甚冠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徵首薦之萬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萬里祗召繼至俊薦於朝而君已詣銓曹著德安郡丞矣有旨理爲中書除令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虐孳毛擊現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目君每事盡規積改小霽俊州缺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閱月作水樓以代民兵之役嚴邏備以澈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使劉立義提刑張坟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藺檄君議事將辟爲真守君復遜不敢當而條上平蠻[illegible]略君凡再辭辟邵陵者高之君至閬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冤而明[illegible]平而治民氣和樂迨暇訪求唐刺史柳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有嘉禾一莖九穗生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爲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幸茶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遍築池館延藝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往詩狂酒聖齊命同社圃翁溪友所至爭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而不答後五日夙興焚香立而逝云娶駱氏實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卒二子元勲從政郎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仕郎後君數月卒四女長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永州觀察推官孟寔皆前卒次許武德郎贛州正將夏用中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衛治命以納祿之澤奏補衛孫女二人居幼君色辭氣溫表裏如一可愛可親至涖官謹度遇事必爲凜不可奪然睦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若己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爲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春聞君之喪親臨弔焉哭之慟極之遷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勲將襄君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澈之玄夫重吉曰其歲癸亥其月辛酉其日丙申兆揖良辰縣曰宜春鄉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鉛石兆謂良宅述走一騎持李監獄逢原所書官簿來請銘銘曰世罔能史何以主我事我事未主我民已注世之患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蚕蒙仁有煒陳君罔臨不舂有患之政無患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稱謂無知己薦累其疏謂不逢時

手所其塵俾或克壽可量厥就未就
而萎何司為斯為君問天天且弗知

陳紹 宋陳止齋集族叔祖元繼壙誌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觀儒鄉
及諸祖父行皆厚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最少傳良
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
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為具然少長至僮
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訾倍於疇昔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
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
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
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衢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說宋濬宋沐
宋汾說早卒宋沐為兄之子方中後濬沐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陳一鳴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福唐陳君時可墓表 重和元年
二月進士陳君諱一鳴字時可年四十一以疾終于寢宣
和二年正月葬于其鄉福州侯官縣董平山祖塋之側紹興二十八年十
一月上郊圜丘男㫖適膺于朝始贈君右承事郎於是㫖持左迪功郎南

劍州司戶參軍黃謙狀來請撰將以石表於墓下予與㫖嘗同僚義不可
辭則以狀實叙次之謹按君曾祖象某贈金紫光祿大夫祖瓌父萬夫皆
隱德弗仕自君叔祖侍讀樞密直學士襄以正直鯁亮受裕陵知時大臣
既更新法皆進者合一辭和之學士公首言青苗不便及薦司馬温文正
公等三十三人皆弗合大臣意官用不大顯其後所薦三十三人者相繼
登宰輔或為名卿才大夫人曰陳公之舉不凡矣今天子即位得漢薦疏
遺藁乃告天下舉士其以陳襄為法由是福唐之陳益以鼎為甲天下求
光藉潤實始有名君於是生六十日而孤自幼已自立不與俗浮沉崇寧
大觀間用事者方以老莊清談放蕩之說表裏王氏新義至春秋聖人之
作夂棄不用君慨然即侍讀公舊居安德之僧舍葺讀書堂取五經及春
秋諸傳百家子史日誦吟不絕口久之盡通其義出從多士輒巍然居上
游然率用所學皆時不在甲乙第議者謂君與侍讀公雖出處殊致至所
向不苟合實若符契云安知君得志風烈議論不隱然與前人齊而尚止
於斯乎君娶郡人吳氏千里之曾孫思之孫介夫之女笄而拜舊於廟奉
其姑于熏烝嘗脆甘孔禮且時凡君之行著于鄉聞于家人親戚故舊乏
者得所濟而後生者得所矜式皆吳氏之助吳氏得年四十八後公七年

宣和六年正月卒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君之兆而窆以㫖故贈
孺人生一男㫖也四女人適許昌言黃俊民逆景先切為尼三孫男綠
朝三孫女皆幼初君之歿也侍讀公之子中散某悼念不忘有命以遺表
恩奏㫖令為右適直郎新通判興化軍事所至有能聲予知陳氏之積其
來有原其後有永而其興未有既也寵靈荐至將扶而可待若
夫族系之所來載之侍讀公之譜之傳且有家集在得不復云

陳堯臣 王明清揮麈錄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
以為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略惟王黼從臾將順贊成之有
諫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有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
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御命以視之擢水部員
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
向背且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
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兵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
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左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
十三歲遷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預政事黼誅堯臣望風上疏以元長
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為萬州監稅而

元長竟不告是堯臣獲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建炎中監察御史李宗疏
其為黼膺犬誤國之罪始詔陳其名初蔡翛之主洋高密堯臣以滄州係
曾同為京東漕司試官因以甚厚會之擅國遂盡復故官雖不敢用招之
武林每延至相府款密敘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園亭于西湖之上極
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園是也會之殂步步遂為御史欲露臺評而周
為高方崇堯臣之妻兄致速之腹心力回護之遂免堯以壽終李仁父長
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尤摘其姦其嗣懸為高作行狀以蓋前跡高
高後亦悔之會建炎時前御史敘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為高之子鄉
云堯臣子倚今為卿武陵新志明清揮麈後錄載周郟所記陳堯臣決伐
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推行都張全真參政日載
真偽作一墳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
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脩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
於燕雲之役者燕山謀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
者獨仍舊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
憤哉堯臣為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乞為郡守今雖為宮祠
叨竊食祿臣愿伏望廣首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遠方以懲其惡以謝

生靈爲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先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昔擇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鄭之言不爲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注後。閩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遣，青高宗云：豈可以同乞差遣反遭貶邪。止罷祠焉。

陳懿 宋許景衡横塘集陳通直墓誌銘：陳公諱懿，字公美，溫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慈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亦爲之傾盡。兄無子，或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乎。公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窶，不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群書，授之早夜，課其誦讀。稍長，俾從師，嘗具資給，艱甚而無厭怠色。未幾，其子穪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秘書省。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等。典故穪具以對。曰：毋忘學，毋友非其人。蓋友所以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穪所與往還，多名人。其擢發顯揚，尤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蓋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爲通直郎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于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即穪也，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次曰某，業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其一早卒，餘在室。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爲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邢人滋以其長者爲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閈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穪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于墓隧云。

陳遘 宋史忠義傳：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爲治有績，魏尹蔣之奇、馮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祐甫憂。畢喪，爲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擘拓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怒之，以他事罷歸。擢知商州、興元府，入爲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爲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薿攝封駮，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秘閣爲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重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闕閣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領吏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遘爲副使，未幾，升爲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澀，遘使决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爲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遘。遘言：臘始起青溪，不及千，古今曾從己過萬人，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爲遣捦盾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怨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索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勦天，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汚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驅動不知紀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爲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摭官吏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寘于理。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科市民造金茶器，減直買軍須，務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臣寇後，河渠堙窒，邦人以水潦爲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報罷。遘以冬月撤真、揚、潤、楚諸郡凡守歸綱卒，悉

集治所。先是當開歸，群卒無以食，率凍餒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俄爲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遘嬰城堅壁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爲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後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遣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負國家爲囚奴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逆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妻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逆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爲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爲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陳過庭

宋史列傳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賜令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遷太守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詆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脩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乃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息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肅名臣言行錄過庭為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伏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事進君子退小人奬廉潔黜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粮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為福矣

陳康伯

宋史列傳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力逆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為敕令刪定官預脩紹興敕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

州兵擒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闕得對因請擇大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勲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晴不供餉閉戶臥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敢亦不對使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諭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全州海盜閒作朝廷遣劉寶戒閩逐捕康伯以上意招徠盜多出降藉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吏戶部乞約繳用會所入備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冤士大夫存歿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焉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知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歲中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兼湯思退輔政事勿擇而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祖嘆其長者晉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何相封真王今宜冠以舊藩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中節出嫚書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訃聞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己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

張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從卿張職奏擢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常時人恃以安敵進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未俾爲都督俾辭乃令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建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謂析之於是稱書使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舉冊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大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宜召慎勿辭宰執即席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予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執政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車上衰而歸之爾遂閒道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扶以見賊拜賜坐閒日一會許有與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卧家旬餘一奏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告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嘔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大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偁護喪歸二子偉節秘閣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遷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梁克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愨薦進人才兼長聞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陳康伯傳以登科記宰輔拜罷錄宰相傳係年錄徐夢莘北盟集編大

典續稿木集治錄少陵撰遺言行錄修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或曰本亳州人宣和三年何㮚榜登第紹興初爲敕令所刪定官出通判衢州五年提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六年除太常博士八年遷屯田員外郎尋遷户

部員外郎從司勲十三年除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及在朝路漠然無私檜常稱其靜重爲十四年除權吏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於是虜始遣爲延和來賀天申節康伯假本部尚書充接伴使因命爲報謝使十五年虜使遣元頼宗永來賀生辰康伯仍充接伴使既入境上以端午賜扇帕宗永言本國是日例賀且接伴使副同之乃敢受康伯以舊制却之或謂康伯此細事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辱命自我始況所求我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辨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權生事害者論康伯罷之出知泉州尋提舉江州興國宮二十五年始命知漢州未上除吏部侍郎二十六年得旨措置戶部財賦康伯言當節妄費以寬民力請令監司察州郡支用如權攝饋遺借請批券諸不如法者不則臺諫彈劾從之二十七年兼侍讀尋除本部尚書康伯辭兼領措置戶部財賦許之九月除參知政事二十九年六月兼權樞密院事九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自右揆遷左上語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惜商量康伯奏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揀擇取容植黨自固臣不敢也初逆亮有南犬之意賀允中葉義問相繼使還言虜必敗盟而朝廷未之信也至是兵部尚書楊椿言於康伯曰逆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豫備悔將奚及康伯因與椿策所以防虜之術如兩淮諸家各畫分界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倚沿江州郡增壁積糧爲歸宿地皆其目也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茲久而兵備施其南狡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甚悉上嘉納之勑令書成遷一秩三十一年三月拜尚書左僕射五月金國賀生辰使副高景山王全入見全升殿報淵聖皇帝上僊繁言索漢淮故地指求湯思退以下將相大臣及內侍凡四名來南京議事廷中震懼報欲虜使去乃發喪權工部侍郎黃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爲將何以對於是始議發喪成服調兵守江淮之策天節免百官上壽集侍從臺諫于都堂議起兵康伯傳旨云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知樞密院周麟之已受命充金國起居稱賀使已而聞亮親提兵誅大衆懼上疏言遣使無益虜必殺臣以動兵疏入上震怒康伯見麟之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白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雖死可避十月王權敗師于淮西朝野岌岌上詔楊存中與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以避之康伯曰不可遂定親征之議十月諜報虜將瞰江下詔親征俾

檄諸國慮未東留守萬王褒自立十一月亮爲諸翁所焚報至康伯請率百官賀上曰朕須兩使到汴京與卿等同慶十二月駕幸江上視師還報淮東虜騎皆遁去在和州者尚三萬餘康伯奏給招安旗榜雖女真渠魁補官萬戶許授節鉞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人特命之官閣以生路庶幾未平來歸也上曰彼雖寬貸亦入爾首惡止亮一人若渠魁之朕不忍爲也三十二年正月上至金陵有上書言進取者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議集議可否群臣皆無言唯請回蹕臨安而已二月上還臨安初虜騎臨江朝臣震怖遣其孥它適上懲雖揚之禍百官般家者皆不問比虜退家在城中者惟康伯與禮部侍郎黃中兩人而已三月金國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報登位先是閤門定授書之儀略於汴京故事詔館伴徐喆以示忠建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及升殿儀執舊禮康伯以詰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愕眙康伯呼喆至榻前屬繫曰館伴在館所援何事喆徑前掣其書以進虜氣沮及面授報書始用敵國禮亮之立也恭掄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命起居舍人洪邁假翰林學士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節度使副之用舊禮也五月甲子詔皇子瑗立爲皇太子乙

亥內禪康伯等陛殿奏言臣等輔政無狀聖恩寬而誅今陛下超然高蹈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復日侍清光犬馬之情不無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爲之揮涕曰此事斷自朕意卿等宜悉力輔嗣君康伯等奏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但聞讓遜大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已再三邀留矣上入宮內侍扶掖皇太子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康伯率百僚賀陛殿奏言願陛下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天顏愀然曰此大位懼不敢尚容辭遜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十二月兼樞密使隆興元年十二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充醴泉觀使二年拜左僕射兼樞密使乾道元年加少師依舊大觀文致仕沙隨程迥知名士也嘗言虜亮誅入寇近習有倡爲幸蜀之論洎康伯痛詆斥之忠誠懇切上爲感動計得不行當時朝士皆知之而日曆不載書墓銘行狀無所載後十五年迴以語士大夫已不謂然矣況千載之後惜乎哉上饒志陳康伯字長卿紹興三十一年拜左丞相隆興元年乞去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韓忠獻王領鄉郡故事寵之明年逆再入相位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與歸舟遂不起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勅入內內侍省押班

貫就主書葬事詔太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絹三千疋兩賜水銀腦子以斂謚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柯偁護其喪以歸以廷大節洛益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賜邸之典極其哀榮蓋公之在相位也值虜亮恃其強大以問不虞欲躡侍蔡魏燕之踵裹其兵六十萬號百萬踰淮壽略滁和踐踩真陽之間瀰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焰焰炎迭連近大震公時以謀議輔佐天子雖同列間有遣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還書擊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趣師趨釆石虜不得渡偏將李寶入膠西焚其戰艦荊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酋益憤鈞其黨三日畢濟過期盡誅之帳下遂變驛至公入賀高宗曰此卿輔佐之力也鑾輿勞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而恭征橫斂不及於郡縣閭里從容若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高宗素有與子之意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此所以兩朝眷獎之異始終無間者歟始時公方罷相而虜復侵邊以左僕射洊思退都江淮繼罷見擊詆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居起公復

以爲相制出中外鼓舞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狀闕乞用公迨公之來而都人夾道懽呼莫不以手加額其得人心如此公之薨也孝廟親御宸翰書其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後三年公之子偉節叩首闕下乞文勒之有詔翰林學士劉珙其俾汝銘其略謂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其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衍遇族姻鄉黨均有恩意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轂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公爲接伴時以言者罷去後言者子來覓官公爲難色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以毫髮欺望進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音天資沖粹類皆如此有文集三十卷溫潤簡古信乎有德之言也又謂臣嘗論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詠歌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歎世以爲度量似謝德望如楊綰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有丕績卒爲宗臣

公之子偉節直秘閣安節賜進士第後爲郎未及顯用而死孫景本終於知太平州人皆謂能世其家公儀配饗孝宗廟廷景參等有請改謚文正公姓氏道華陳康伯進士翰林學士辛巳親征詔曰漢家之厄十世至光漢而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紹興年吏部尚書使金還知泉州漢州參政僕射平章特進封信國公進福國公再相封魯國公乾道元年少師致仕卒年六十九謚文正公其謚文曰成天下之一化者謂之文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宋名臣言行錄太上皇帝臨御寓內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己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褻竊自立者恃其猥暴褻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虫賊焱迅速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審而皆使自殺其驅而去豈不偉哉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關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牽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順相結難又兼義問報聘回知虜已裝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國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遣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斃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御史中丞汪澈節制荊襄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洶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遽書擊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恇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後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嫌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不能故事宰相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兵

王勝王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爲天下賀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老少所有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公曰今淮西歸正人願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趙子潚所納抽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館伴徐嘉至福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公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金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不備禦疆後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須平虜安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上皇倦勤物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愫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已肯從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校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持書諮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諭公等曰虜能以太上爲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爲敵國皆聖德所致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太上憂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歡爲他日宣召切勿辭詔宰執餞別百官郊餞恩禮殊絕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督師繼秉晁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卧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講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子安節婿文好擁扶掖入見仍賦拜賜宣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寢衣之具

都人見公夹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朝公未起者自以淺爲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悉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繆出至殿廬而疾作與至第薨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寛大開廻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絶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厭望退朝危坐一室蕭然不聞謦欬音盖天資沖澹類皆如此皇太子服覆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領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倚役之義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太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躬以篤下之材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宋胡銓澹庵集與陳長卿劄某惶恐仰惟僕射樞使大丞相視時卷舒與道進退向也辭萬鍾而弗顧凜乎其難今焉念四海之倒懸慨然而起上將以軍國重事盡付於公公宜爲社稷蒼生克勝其任某限以措置海道無繇躬詣

鈞屏衆賀其下情不任惶懼瞻依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眞

陳

陳文叟

宋王之道相山集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　文叟諱師良東之晉江人曾祖贊隱德不耀祖寀以叔父中奉大夫某贈正奉大夫父照以公貴累贈武經大夫公志尚豪邁迥出一時筆流中奉才之謂書以材武進會詔下郡國立武學以三舍法取士公慨然曰郭汾陽顧不足慕耶何切切章句爲遂由舍法取貢于上庠中宣和五年武舉異等補某官調泗州盱眙縣尉次楚州鹽城縣巡檢遷某官充御營左將軍幹辦官次贛州排岸遷某官充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紹興府兵馬都監次平江府常熟縣福山巡檢初公從韓宣撫世忠軍會行在陳玫取大計韓喜謂得公晚翁傳之奕公以戰多超轉數秩先是樞密李公與公爲布衣交湔登西府薦公有卓對材堪承使絶域一時士論翕然推重公自福山歸西興之所舍不復有仕意以武節大夫致仕平生好作詩晚乃持益工每一稿出識者服其筆力閑居宴坐焚香誦經深於性理無所滯礙於所舍之西偏名堂曰隨緣自號隨緣居士以紹興二十九年冬十月辛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娶安人黃氏賢淑能脩法度子四人曰求己保義郎前鎮江府常州巡轄府使臣曰求忠新明州指使曰求役承節郎新淮州指使盖皆以功賞延之典奏也曰求忠應進士舉孫三人某某某孫女三人俱幼求己益吾弟則定彥逢之壻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原葬有日求己遣人致懇於婿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來乞銘彥逢自無以爲壻之意寓書有請於予予頃年以視彥逢於西興之官舍獲識文叟其後彥逢既以猶子妻求己遂聯姻婭予每赴調至臨安文叟聞予來必攜其涉江相過淸談終日而去如是者非一令公云亡予以遠官歛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穴若銘又何敢辭　生於泉葬於越

前湖後城流長岡卒

陳楫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故鎮江府學教授陳公墓誌銘　昔魏玠王恭以人物冠晉公卿王濟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玉袍見恭亦遠歎以爲神仙中人後世想像二子風采恨不得與之周旋揖遜吾亡友子濟其殆庶幾乎公姓陳氏名楫字子濟婺之金華

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諱奭之曾孫尚書職方員外郎諱暐之孫父沈稱隱德不仕公生而穎悟未冠長大益好士友不問賢否蓋望器重咸以遠大期之所負販者過公亦肅然更貌待身介潔而中則寬裕優容不立城府予自少與公同研席及仕或離或合餘二十年見公恬淡好學不倦如一日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鄭州儀曹掾未行改鎮江府府學教授表倡以正士子翕然悅服居歲餘盜破鎮江公因棄官歸倘佯藪墅武魁之出公哭而謝曰觀象玩辭者君子之事也吾獨不能偷德避難乎建炎四年春三月甲子俄以疾卒聞者驚嗟惋惜相與失聲而弔之者多哭之慟其年冬十二月壬申葬于長德鄉石錦里從先兆域公一再娶曰楊氏道士恕之女無子曰傅氏禮部尚書墨卿之女生子未兼而夭其倩仲氏以猶子照後公且謂為銘莫如予宜念公平生慈祥豈第又進物者賦予如此不寫無意而官止修職郎年才四十二嗚呼惜哉銘曰生不辰兮逆此百罹位不稱德兮爲之者誰鳳綠綠其逝兮去而莫追埋玉樹於土中兮我心孔悲鑱銘詩於幽宮兮永無斁遺

陳陽

元一統志陽武陵人宋宣和中舉八行固辭不就死葬于西山郡守王以寧表其墓

陳景東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均之不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害也均之醫也聞人病疾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繇漢以來逃民隱士懷奇抱實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汎然與漁商衆圃雜比土以處而莫辨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五篇秘方為千金之冠韓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某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爲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敵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達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嘗置一時名爲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確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尚鐵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衆折折然無異撫樹諸孤恩欲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爲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爲解亦不以戚疏爲薄厚而尤工於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墻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閭委巷靡不至焉而因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表出其財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

嘗有黃氏婦拜疾詣公公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察其脈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為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為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往從之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肅靖寡欲凡紫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騖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孫陸至孝有英敏過人之才為公築大第闢圃鑿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須客居閑舉群置醴餼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逝皆菩薩語錚錚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為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斂帶酒食饋接中外無一閒言生三男子長即駿也駿登第歸衆過士六女陸友仲沈師言開人魏洗孫杜之珍俞抃其婿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曹松陵峻三人在室駿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聚賢鄉漆業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遘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衆其合以袝余嘗觀王丞相荊公表處士征君之墓稱特有杜嬰者隱于醫不擇貧富貴賤君之徽往人致饋謝非其義不受也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淵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冢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也八無辭以刻堂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倘能筆言之卜文不敢以既老為辭遂表而出之俾之墓道以備它日史官之訪云

陳箍桶

宋周南山房集方臘之亂禍因盜大繁徽其徒不憚逆拔械出之衲化續雲界自黃基積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大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辟走方伏匿於山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悪民畏懼皆出就擒已民盛九況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略其後臘就禽童貫問臘推為謀主臘以陳箍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某教爾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教徽臘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又問何以箍桶為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板爾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其不建如此貫誅之

陳葵

元一統志：葵，閩縣人。徽宗時擢進士甲科。蔡京惡其黨，主張元祐黨籍。元符上書十八人，葵其一也。貶衢州。三年，當震、實碑乃得放還。

黄氏日抄：陳葵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讀，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連而盡攘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常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忽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伏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使師之詩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陳元昌

宋林光朝艾軒集陳公行狀：別乘陳公，爲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暴不幸，生大病，聞太守且恭逆提拎欲一出，道巫來問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莆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過所舊揖某四子，識別乘陳元昌乎？別乘且來莆，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後數月，果自建增遷，始得一拜。公便如相狎故人也。自此旬時輒一至吾廬，反後道古昔，終容乃去。洛下舊遊，各記憶所聞爲語錄，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愈，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爲無可愧者。嘗出家藏文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得於是說者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子姑讀書城南。公來過我，或竟日，所謂萊羹蔬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地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賞牒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山陰，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更步攝事者爲一切苟簡之政，乃至不憚煩刷去之。又捐俸錢修黌宇。公之來莆，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爲斬絶過當之舉，然竟中有所未安，九年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炙不忍相合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來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來者不知其爲憊甚且死。之日，縣大夫敕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爲無懟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翁，娶右迪功郎前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翁能力學；次韓，繞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黃樸。有二女，未許嫁。甥張輝來謁，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聘，欲藉先生一二書之。某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拔淚而總之。當世君子省有以寒誅悲悲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內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陳東

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創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追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襲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駭，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容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狀與擄還，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於肉。賴聰明不惑，持從其請，豈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偏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特高，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乃幸金陵又不報潛善等方揭示綱在
中塗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等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
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備下潛善所府尹
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
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
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不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
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初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
之死識與不識皆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
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媿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
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
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
田十頃京口耆舊傳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
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前列
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宣以來群憸用事蔡京
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冦于外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結怨
於東南以致戎伏生變宗社阽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亞賊

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
為六賊始聞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之不去四五
留以遺禍使大明誅賞皆以為辭旋理順從者遂衆東復於衆中自誓以
為言爭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
識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
至入時虜冦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東南割任皆其親黨東以為京等
不但紓死竟有包藏並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
太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太意以為群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冦伏欽宗感悟
即數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將宰執如
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惟
割地請和棄城避伏。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
號為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心猶藉二人以為重邦彥等疾綱異己俾
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洶東不得
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京師兵民知
東等所言實與衆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
時閹宦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疾擲之東力救不能

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殷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某去
則諸公為戮頼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盡
遣使宣諭復以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虜謀知二公復
用人心且固知解圍去邦彥等恐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為意在作亂
學官承以東等為背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
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
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
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國乞改正太學生上書
過乞文除伏闕之禁不報逆胡告歸是歲在樂于縱未發京城失守忠憤
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詣自
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
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在
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為
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併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
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立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
黃懦佞必不能弘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

東四字東知得罪即為書別其家人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
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
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
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
故而死也東時新婦懷娠或得男即見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五六弟與
六三哥同志來二老兒多致大所指叔丈不在丁寧之仍須二弟編治諸
房起居事長。且始終當侍諸四十妹使可許他處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
與四姑祖七五郎為親如其家不悔物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請將此
書與六祖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並諸潰溺去且即二七兒使用
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丈丈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
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歛於所携之指鄉人朝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
義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
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
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死事者上聲悟贈承事
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四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晉奏封事出於忠
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

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飛慈古之遺直
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華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卿等更郵其家紹興四年
冬追贈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
衣陳東於杜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
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
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
已廣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於為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
不幸不得為良臣也雖然汝藉不得已不失為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
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
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佑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
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為深得代言之義嘉定鎮江志東自少負氣節有
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書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筮齋酒酣約賦句為
樂公偶為古詩一篇曰飛廉擅權翔風起翔雪隨風酒中上雪花着地不
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
聲不忍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
國猶當直欲上天門首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闢陽闔陰
不作難使驅飛廉囚下鄷都徵急使飛雪作水流瀰瀰東方出日還照耀
坐令和氣生八荒又為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遺埋沒乾坤着數蒙已成堆
積勢應責掃除工之句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淳
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見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兮百身尚何較於田稅
猶將宥之十世寧不念其子孫梁谿漫志陳少陽遺文少陽遺其家書南
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為文世所罕見胡蒼梧書得其跋蔡君謨蔡
錄于俏其流落不傳為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為閩
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為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
不意君謨亦復為此余時為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
不移此筆書旅獒一篇以進宋周益公大全集跋陳少陽泉詞少陽之死
讀右丞許公泉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喜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
少陽行狀並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覽嘉泰壬戌
七月
癸丑

陳皓

宋胡銓澹庵集陳大夫墓誌銘　乾道戊子十月癸丑光州觀
察使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屯田使節制山水寨南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陳公敏自高
郵抵書廬陵屬某銘其父武翼大夫寧都巡檢公之墓且以門人宣州文
學權高郵錄事參軍蕭推官教授溫度狀來初某與禮部尚書張公大猷
同直玉堂大猷薦敢不容口一日經筵閑舍有言虜騎長驅衆恐不能當
一面以問敢者率執戚嘆然大猷即對力請身任敵上曰朕自知敢自是
識者僉謂大猷知人嗚呼大猷已矣世之知敢者無幾然則銘其父非某
其誰宜為乃不辭而叙命大夫諱皓字彥章贛州石城人曾祖光祖靖父
宗皆不營仕大夫身長七尺餘容貌環岸知略幅湊武藝絕倫而又倜儻
有大志四方豪俠多從之游既冠為邑尉都部時雖承平贛多嶽邑草竊
旁午大夫以討捕為己任傾貲募士跡盜百里無遁逃警監司郡守聞其
名凡游微悉委焉所向輒克靖康初虜人犯闕諸路兵勤王尉疲憔悍行
大夫慨然請赴難率義之俾部兵以往隸東南第六將至蔡兩宮北狩勤
王兵潰為盜十七八石城兵亦欲乘亂以掠大夫曰宜先殺我無使我陷
醜名衆泳然曰惟公命從大夫曰真人翔於濟陰盍亟往邑蹕遂鼓而行
自濟陰至南都邸維揚備嘗艱險所過秋毫不犯卒全師以歸時贛盜蠭
結邑宰知群偷素讋大夫威俾察總義大夫復致其家募士數百人賊大
于界上不敢抵巇建炎末寧都惡少李敦仁衆聚謀不軌旬浹聚群不逞
餘數萬首糅石城大夫以數百人輅戰不敵退保官吏悉遁賊遂破贛諸
邑復鈔廬陵臨川長汀建昌邵武且誘無賴子挾偽官籍鄉丁為兵聲勢
日張乃遣偽官數百於石城嘯烏合響應者如市大夫與賊逆盡死關悉
獲偽官戮之捺以徇賊知後必為患多方訹仗降罵曰我世王民可叛國
從亂耶寧一戰死無憾賊迫大夫親戚要說曰不降則親戚供戮也曰親
戚之情可割忠義不可奪親戚泣曰兵少賊衆事必難就不若偽降僥見
用陰為內圖大夫曰不然降即臣事之也臣事人而圖之則有殺名降與
叛皆非吾忍為也親戚泣而去俚俗門戶尚渫溢謂可以殖貨大夫獨高
大其閭曰吾子孫當高車駟馬賊怒斂抗已毀之至是使人說曰苟從我
請新其居加宏麗焉答曰吾能殺賊憂無居耶賊察其志終不回密以萬
金求復大夫者閻邑皆赦降泣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頭可斷賊不可從遂
往歙建募兵生長汀會下河巡檢劉偓與破賊計後還召父老諭以禍福
不數日得鄉兵數十推偓統率已副之屯于河之南賊勞我逸真弟世昌
兵二萬衝河南偓馬碎步衆驚潰大夫賈勇進擊賊大敗暴胄三十餘里
禽七百餘人黎明賊衰餘衆由捷道出河鹿洞掩不備戰甚力兵稍卻時

敵年幾十八揭戈騎馬突入賊大夫偉其勿呼敵不能止遂與俱奪合壁
俘數千人賊之弟世臣不勝憤喻旬以勇銳十餘萬攻北郵大夫兵萬人
與戰于門外呼聲動地賊走敗蹀血盈野獲千餘人遂復石城賊復退保
寧都捷聞于郡借補承節郎休兵蓄銳月餘復攻寧都賊悉銳阻隘一戰
克之承勝逐北禽其弟并腹心桀黠者三十餘人獻馘萬計安集失業於
是流民自占者如歸監司郡將列奏授承信郎石城武尉既朗據山自固
死咋不得逞逆就招大夫力職三年日訓蘇越之法時草竊尚紛餘孽遁
妻痛者數數獨境內無漁劫民以按堵任滿授興國縣尉時邑外紛爲盗
區大夫蒐卒詰禁桴鼓稀鳴以功遷寧都巡檢績效尤著罷歸里郡與廣
中五月癸酉終享五十有六年大夫性識明果嚴毅寡言言必中理其用
兵暗與古人合復侵寇不可使數絶口不言賞常曰爲國遣惡是貪天
功以爲己力罪也人以方漢馮侯訓子孫惟忠孝廉勤故諸孫皆右孝後
石城寧都也僅負廣一時脇從者以喜怒生殺之大夫從容諫止獲免者
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竭力營救人服其長厚念謂大夫陰德在人後
必有顯者爵興國日有爲仇所誣者辨而出之其人感德以大夫不納賄
獻黄兩器他日發以瞂客則貯金簪滿坐呼其人歸之曰我以理直出汝

汝以我爲私耶當以付吏其人叩頭愧謝請持去乃已其廉類此辛丑年戊
子月庚申日殯于邑之南門外庚午年戊子月壬辰日卜吉遂葬以敵貴
累贈武翼大夫娶劉氏有婦德以疾終亦以敵貴累贈碩人大夫交結四
方豪俠以成其志者内助爲多生二子長則敵也次曰球令爲訓武郎高
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同統制二女長適同邑張珂李適寧都謝友直孫
男十一人敵之子長曰孝忠武義大夫任真州兵馬鈐轄次孝義忠翊郎
御前武鋒軍訓練官次孝傳保義郎閤門祗候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親
隨馬軍副將次孝家保義郎次孝慶成忠郎次孝覓尚幼諸孫惟孝傳以
軍功自奮云球之子長曰孝先次孝誠孝本孝恭孝交俱幼先是隆興甲
申冬某自前行少常伯被旨措置淮浙海道以備虜時勍敵壓境號八十
萬聲撼皷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不守敵守高郵獨與虜相距
於射陽湖虜覘知淮上虛實軒然自謂先在旦莫三省密院劄下沿海駐
劄御前水軍統制李寶使速關其控扼要害中海道使司且撥遣備而寶
擁兵數萬首鼠避敵某即以聞于上寶亦抗疏自列閏十一月十日劄與
某合寶專一措置江面某復奏云臣被秦十一月二十四日聖旨令范榮
捍通泰州料角楚州鹽城一帶李寶防江如緩急即互相策應令寶乃悍

海陵之行故遣互相策應指揮況陳敵孤軍深入不測委實要急寶若坐
視臣恐射陽湖失守即大勢去矣又劄付寶寶知某決不但已竟發兵數
千度淮與敵掎角虜一夕退百餘里已而敵告捷即其日奏敵功是時微
敵淮壖不守必矣茲又見大夫能教其子卒免膠柱之譏可銘也已銘曰
春秋書降以懲不武書叛以威不執不武不執將家所甚病大夫恥之益
深得環人却敵之義高郵壁之志孝射陽湖之役可以蓋大冠之顔而落
賊虓之膽名父之子故應爾爾位不德者必有後其不然耶其不然耶蒸
蒸孝子思發隱績鏤石嶺基式昭後裔章貢志石城長松鄉陳氏軍功許
敵孝傳皓手牙常衍司郵頭以軍功奮補承信郎贈武義大夫敵沽于宇
元功以軍功奮終高郵軍楚州累贈明慶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
孝忠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大夫高郵判史鈐轄前左司算軍統判
孝義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從義郎瑞州三縣巡檢孝傳敵之子也以
軍功奮終保義郎閤門祗候御前前軍正將孝家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
終武功郎添與府兵馬鈐轄孝慶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孝覓
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成忠郎孝榮敵之子也字居仁以父恩補官終
武經大夫鼓前司摧鋒軍統制孝恭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孝信敵之子也

以父恩補官終承節郎孝
廣敵之子也以父恩補官

陳彦聲

宋陸游渭南集陳君墓誌銘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
洞霄會中原大亂兵役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盗
賊充斥莫知所嚮有惟恪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彦聲石宗
叅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彦聲事親孝父死貲丐萬悉推以予弟脱身躬耕
復致富饒宣和中盗發旁郡東陽之民有特應之者賴彦聲爲言逆順禍
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彦聲設方略明部伍
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彦聲馳一馬自往招之
皆感泣願效死東陽當横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盗區者彦聲之力也劉公
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盗四合州縣僅禦賊事屬彦聲方
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
死生者也於是挈楚國大夫人間關適東陽彦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
士伍不譁既至壘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彦聲復
出境餞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避亂四方念無以報之每
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彦聲之子惜

也泣曰先君晚歲覺以前功積求信郎遇歷壯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審叅爲淮𣶏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徐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審有德於予家者豈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參娶羅氏以子四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恍惲懌愔恪恍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鈫求孫男二十二人淳泳源淮汜淺深潸淤潒淳沒汲瀾清背業進士滋汪準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宸范庭艾胡詠保義郎路先祖進士葛少伊晏綱中左廸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雖立庭史椽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偶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赒其族公侯非其奚也一廛於銓丈而掩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儔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既也夫

陳卓

元一統志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而兄之田止千頃合戶而同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第而康民生子求道求建矣聞求道爲都水使者爲劉忠所執不屈而死

陳求道

宋史忠義傳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議二帝出郊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爵爨書者八人皆遁言唯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憂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師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養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乃之蒲圻寓龍宮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判一夕數千人襲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石山逆族具酒食奉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氏及二子符侌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觀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武昌志陳求道備傳陳求道者鄂州咸寧縣人也其叔祖石卓字某有腴田五千畝兄之田止一千卓愛其兄賢願同業曰以五千腴田而就其家不已愚乎卓曰人生飽食煖衣之外骨肉歡聚而已

何以多田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是爲求道之父求道字得之元符間爲某州通判其兄弟分田駛薄恭遜之求道大書勸戒之詩至今人誦之靖康間爲朝奉大夫都水監使者金人犯汳原大掠民間金帛屬王時雍括東北壁徐秉哲括西南壁求道與余大鈞爲受納官轉付金人朝請徽宗出郊講和樞密馮澥請尤切求道力以爲不可不聽臨川危素曰知汀洲羅必先有道君子也嘗爲求道著仁說有曰仁者天下之公理私害之公忘矣求道之死殺身以成仁者嗚呼難矣臨川危素撰　至正四年五月經延檢討危先生時語四明余

又陳求道補傳後

本郡集事暇日相與氾論古今人物先生語及宋建炎之亂鄂州咸寧縣陳公求道罵賊不屈賊斷其舌而死先生嘗爲作補傳且以殺身成仁贊之嗚呼若求道之死視唐顏平原無愧矣余家自蜀亂離僑居蒲圻蒲圻距咸寧嘉魚各百里而近龍堂寺又在縣北門外其事不聞諸長老不見諸家志豈歲月久遠遂湮沒而無傳歟以是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不幸而無傳者豈特求道也求道之忠義雖湮沒於鄉里乃顯白於四方又得仁人君子爲敘述之亦不可謂不幸矣余他日歸訪其子孫諸諸父老告諸令長求其墓而得焉表之曰故忠臣求道陳公之墓且刻先生補傳于石求道有知生氣當勃勃矣六月朔日資中何槐孫謹識

陳履道

宋李流謙澹齋集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舠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居射洪其陵浦城自七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童時父兄器知成人安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勵刻意劬苦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斬學然春秋尤君偶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安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二年兵起方調欲徐興居者瘖驚争逃去或休於供君曰去將安之吾又安老曾邑部夫願護以行令曰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富遣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遺從者還盡埋其家始脈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教君爲人孝敬醇潔以不逮事父事母篤至垂髫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問行田圃未嘗去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凡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孤撫育嫁遣恩甚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之嚴業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輿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爲狂家有水行嘗欲並溪縛屋多醵以待客而貧不果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於家享年若干娶鄭氏再脅氏四男子果

槃紹渠東槃有學行而槃對集英有敕言擢上第授遂州教官以歸女長女次嫁某人季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錄三卷兩漢史評二十卷藏于家東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葬君之喪歸於邑之某里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於予予於季文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為之銘銘曰　質以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庚之以後煊之國及其定耶噫

陳篆 南康志陳篆字心正祖居都昌後徙星子登宣和甲辰第少從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游肅靖有守歷仕州縣政聲籍籍及任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時宰歷倅洪潭明三郡贈朝議大夫卽以祖業遜兄初預計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字正臣以父蔭仕三任州縣之職年五十有五卽掛冠號清隱散人距城三十里有別墅在石屋間文公愛賞之扁為石臺書堂累贈朝議大夫二子柜柽柜字和成初調江夏令築長堤以捍水再調善化令佐淮東總幙被旨築楚州城李侍郎林張端明均卒侍制本兵皆器重之終池州倅柽字秀成力學志儆交游無雜賓三試禮部卽棄科舉之學師事朱文公習義理最明睦字子從池州倅子也有志當世初調襄陽南漳尉再調靖州判官鶴山魏公了翁一見奇之力薦于朝睦辭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人壯其勇決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

陳

陳規 宋史列傳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叛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卻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劉略寇漢間其副霍明史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襲明明敕之斧劉豫以書招規規焚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遣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兵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大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營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改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贓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飽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為鄉導間探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而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晝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累劫中其營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术兀术大聚將士酒間問曰兀术擁精兵且至衆將安出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欲爲綫志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鑄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邪並金營近三十里兀术來攻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湓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優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存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术至規備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曉曰南兵非昔比兀术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進擊規與鑄行城兜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鬭時方劇暑規謂鑄毋多出軍弟累隊易爲以遞劃發茂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术宵遁鑄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太平州圖經規奏功上賜規詔曰卿應副軍需悉存老幼故作士鼓勇見謀勳狀甚嘉之更須勉力切鑄以濟國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時廣羅累參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累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鑄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病更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耳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柏陰臨立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遺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瑞款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封規德安守城錄頌天下爲諸守將法主廟德安賜額旌守進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太平州圖經志陳規其先密州安丘人少負大志刻意於學天文卜筮靡不通究年踰三十以新科明法出身初任隆德府法曹再調安陸縣令靖康元年詔諸道勤王規慨然曰此志士效死之秋也乃召民兵威以義得數千合鼓行而前至上蔡遇潰兵厳遮不得進勒兵還至應山會聞僅聚黨縱火焚劫規與戰于市寇北而遁抵郡境民懽呼以迎詑攝府事規首修堞壁礪戈矛備弓矢募民入寨常如寇至是時王在充志曯倚覇攻城無虛日規奬督將士連敗之事聞命即真爲守未幾張世雄衆五萬攻

城規選勇敢更番出戮賊鋒屢挫散去流民入境計口給米全活不勝計趙遷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李横掠地過德安合圍百計攻壞規胃矢石登陴激衆飛抱傷足神色不動令居民伐鼓張幟助聲勢城中糧乏得陳麥屑之雜木皮爲粥與士卒同食人殊死守又設托竿以遏鵝車穴地道以頹寨柵横敗而走城賴以全至於論兵錫以全孝感之民誘霍明以間桑仲之衆招韓道以爲尉戮方喜以懲奸駕御操縱智略不窮劉豫遣人持書招之規不啓封抵之地曰逆賊負國厚恩狗彘不食其餘吾恨不磔汝以謝天下顧甘言啗我耶械其人以書聞上壯之會朝廷議行屯田命諸郡守臣條上公請以兵爲寨因寨爲兵詔嘉之被旨赴在所既至首奏乞罷鎮撫且言諸將權重請用偏裨分其勢因疾力請祠居當塗未幾再被旨赴闕陛對詞旨明切當上意出知順昌府始至巡視城壁多摧圮料丁立表周遭栽樊不浹旬整備招集流移編立保伍百姓按堵後由選調歷官至侍從常驅馳兵間九死一生功名與諸大將等而位不至貴顯公議惜之葬當塗青山北每歲春秋郡遣僚吏致祭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頌天下爲精守將法且立廟德安賜額賢城追封忠利侯塑肖主而張歌保郡十里復而祖至於利一方古所謂社稷忠利以父安斯民復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歟崇祀禮是宜有進郿之貴已雖其匹直於他時矣建漢陽號名報兵爲民於其冥舊肽在胤無愧焉可復加封忠利知敢勤士大體理邊防識患備兵使後之人亦祖其故智以成軒赦一方之功其可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請守安陸當廖要衝也而城堞不具廩不詳敝屠至鼠卯一方頓爲推所由來實出於汝斧既以次所逆守禦方略伴城庭頒行於諸郡復加封爵增貴廟祀以明郵異激勸則一其祇祇今將御刀先可郵人祀之尤難云宋名臣言行錄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道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衆進卻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道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憚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公在郡四年屢破群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歛人或以此病焉言近以群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道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

得安加損害節次擒張世雲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已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公與群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誅者幾希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公令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令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糧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縣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初桑仲既為霍明所殺其將史馳報李橫于郢州李遣閻之與橫共率兵攝衣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神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應寇也今兩亡矣李感關令久公聞韓遣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兼邑事遣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及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忖也汝胡為反遣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既兩日遂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令之以官初橫閒明來德安聚眾圍德安公登城諭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藏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攢濠皆畢乃鼓眾臨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韓遣來告曰孝感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厭而來賊疑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卒不與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已罷鎮撫傳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為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匿倉里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畢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

紹興正論以登科記考年號紹興五論但供外制長樂志

陳剛中

周益公平園續稿胡澹菴集序剛中字彥深閩清縣令科

道之猶子著禮書行於世者剛中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元年應詔上書得官改合入官八年監登聞鼓院胡銓以直言謫昭州廷中不寒而慄其獻與立談者剛中獨以啓賀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太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十年有告訐者謂剛中與張九成善譏訕朝政詔九成與外任剛中送吏部於是以九成知邵州而剛中知贛州安遠縣胡銓在新州復剛中書云中昨亦風聞足下亦見黜而不得其詳家諭乃知底裏鄙氣拂膺古人固有求為韋筍中人而不可得者自可為足下賀也其相期益如此剛中到官數月死其妻先殁為尼扶護還鄉行路往往為之出涕剛中為人豐肌便腹胥不勝而而安遠地荒僻瘴癘尤甚汲水冀路皆須吏墨色以啟仕者多不得免人固知剛中之必不生還也悲夫

陳璹

宋汪玉山集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璹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讓贈奉直大夫祖奉議郎致仕考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蚤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擢建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遏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府路使備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倉獻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逆戰于麻沙克之賊所鹵掠子女數百悉放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通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建帥故執政強明遇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閒辨析詞順意篤帥每惱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平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它事相譏撼公從容應答略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柄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請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為己甚張始歎伏授福建路安撫司辟差參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鼓買翔踴民匱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民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甚租賦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州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林木以

供公庸。又以逃亡稅租均之保伍。至公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䘏
而廩庫皆淨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掊克取辦也。
召對。除直祕閣。知潭州。兼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
秦丞相當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廋伺
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調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通
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
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其意也。方待闕間而秦丞相薨。詔以公
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若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久廢
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
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於家。年六十有二。
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揆。右修職郎。英
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於路。焯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
事。次燴。次炘。次焯。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賦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
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
卒伍單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滯伸理冤結。戢姦革弊。所至
皆可紀。故世率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

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
而世之稱公者。亦未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
里鑒原。求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悅者。公獨相知。照焯以公行狀
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雖變遷。一斷于義。隨所
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日立於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為銘詩。以告
史氏。 江公為此銘十年矣。焯屬栻書而立於墓。淳熙三年。十有二月。始
克書之。承事郎權發遣靜江府。主管廣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張栻記。
予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嘗記昨蒙為予言陳候
官之為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志留素。蓋玉山公之文。而
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
知已。東導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
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為熹言此甚詳。今
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志銘。書此以補
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
書公孫
坦藏

陳彥弼

建安志 陳彥弼。字欽承。浦城人。以詞賦補太學生。黃端友牓擢進士第。調無錫尉。繼為婺州教官。改宣教郎。授潭州
簽判。秩滿。得湖南提舉司幹官。除國子博士。終任。出倅西全州。攝
郡事。復因知西全州。建炎中奉祠。終老于家。積官至朝散大夫。

陳才輔

建安志 建炎末。建賊范汝為葉鐵等作亂。建陽士人陳
才輔。集鄉兵扶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
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
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為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遣三十輩。監守人與
致一千歲之甚至。曰失去則皆斬。被明日遣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
監者以巨索縛陳腳。倒豎梁間。大竹篾拳其手。飭戰成林。相近尺許。市一
刀甚利。至二更眾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為國為 老母在堂。豈
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為破索出手。使得脫
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兩手既釋。稍扳割截
縶縛盡斷。遂握刀趁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為陳也。曰
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復巷約一里間。
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窘。顧路旁坎下。置竹叢轉。急藏其間。而千炬齊

發。搜尋殆遍。坎中亦下搶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甌浦
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
貴所持刀。得錢買鋒直趨泉州。就其姊壻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
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面。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恭
何使至此。扛置郎中。具以為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
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惟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
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買茱作羹。子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茱水
畔。陳乘間擕梲棒揮擊。即死。兩夫潭州。竟得脫。明年。隸斷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陳瀧

蘇州志 陳瀧。字伯雨。五世祖以下。自濟居汲。紹興初。始家于吳。
瀧博涉經史百氏。最深於春秋。晉書。鄉薦漕試皆不第。放浪山
水。倜儻有晉人風致。從周弼湯去非為詩。有澀泊集九卷。凡四百餘首。晚
號碧淵翁。子鐸。字子振。鎔。字子發。能世其業。瀧與湯仲友高常。顧逢皆端
淳名士。聞郡陳發常評雍鶴高權。梅清澗幽。為四詩之趣。發子
永輯為一編。名曰蘇臺四妙。發字伯和。所居號竹深。永字子冬。

陳景肅

清漳志 陳景肅。漳浦人。師事東溪。有學行。登紹興第。官至
朝議大夫。知南恩州。子鋒。孫植。皆以恩補官。婿黃克寬。以

公條表賀登極恩，補官。繼登戊辰第。

陳序

京口耆舊傳：陳序，字彥育，亢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庠、韓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部注楚州實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為邊尉者，改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奉省檄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滿，咸為真，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陳之茂

無錫志：宋陳之茂，字卓卿，無錫人。宣和初入太學。紹興二年，與張九成同登進士第。廷對忤權臣，黜之。九成叩頭殿廷曰：臣之學不如之茂，臣不當得之。之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宜獎不宜黜。上覽對悚然，曰：忠言也。賜之茂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樞密王倫推其賢，召見，除秘書郎，累遷至知平江府。以賀相魏公，參陞直顯謨閣，知建康。隆興兩府丞相洪公復薦，召對，擢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之茂稟性剛果，立志英特，議論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照察方正特立之士，期致事功，每深器待，將倚大用，及其沒，搢紳惜之。為詩清勁豪亢，有法。弟之淵，字宗卿，習左氏春秋，與兄之茂同入太學，時號二陳。復繼中張九成榜，教授臨安府，擢秘書正字，後為湖南運使，召還，與兄之茂同為吏部郎中，朝士榮之。終秘書省修撰，知宣州。為人淵源溫粹，識度沖曠，文尤典縟，立朝拙官，不治貲產，澹泊自如，未嘗以名位矜驕，人服其厚德。

陳充

宋汪藻浮溪集：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陳君墓誌銘：君諱充，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閩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為正議大夫，贈少師，於君為祖。生知祥，為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於君為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微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為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吞為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調護，令使善去，而真吞於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青谿，浙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濬隍，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太原府、潭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犯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虜王嗣擁眾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至入，令君舍，謀為亂，君正色折之，眾逡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淮播民卒，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備，懍懍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遣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賊知軍外無援，靳賽者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乘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求劉宣撫使周望援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今歲以新貿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遏之，不得渡淮，人大饑。君請會糴於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恃以為德。擢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兵請宮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為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並請置檢察官以狀驚堡之利，罷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跌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再。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徽猷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貢公私遣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亡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於理財者，皆才君之為，自以為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練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脉曰：吾其不起乎。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為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於目前，不覬合於時，好善任人，明於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挾其而辦。加持己廉平，經宗祀患，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犯至，其屬陳興宗以全一蓋委君。已而興宗陷虜中，君展轉賊間，事會已棄，而保興宗之全。娶其子婦之人以為難。娶胡氏，大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為帥時，皆以恩書為撰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繼，餘未行。一孫曰汪，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衢州衢陽縣蓋石鄉石門里。某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士之發身，唯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其足者。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於其年，天不之假。在昔文惠，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臨霜空，忽見孤隼。

璧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推聞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逐
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巷宅異趣祝融之峯後人遷之尚式其封

陳淵

宋史列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
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賢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
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
侍從舉宜言極諫之士安撫以淵應詔召對改官賜同進士出身九年除
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恩太濫賞給太屢穢費賜予
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憂也爲官惟王及后世子不
會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謂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若
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冒事
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
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敝可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
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
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
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大原安石無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差者
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
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
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
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
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來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
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已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
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
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延平志陳淵字知默以幾
叟行年十八首鄉薦雖文益高仍益修然以所學不在是聞龜山先生倡
河南之道上書執門人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
之所樂以求教龜山少然可得公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其稱許爲以其
子妻之建中靖國二年龜山任荊南教授公隨倚縣試首選赴南宮主司
書其文欲以魁多士有指摘其間用東坡語犯時忌遂不偶宣和六年以
特恩授吉州永豐簿紹興初除樞密院計議官以廖剛中朱震胡寅張致
遠等列薦除編修官七年詔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公應詔陞對稱
旨賜同進士出身除守秘書丞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以職事上

勝上曰昔陳瓘爲諫官論國家利害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
之罪遠靖康之難無一不驗使其言得用不爲奸慝所乘以抵於是則
朕今日豈至於披草萊以立朝廷哉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誤家傳
朕之所深望也公嘗奏乞凡賜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上謂宰執曰
朕未嘗有毫髮委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言上曰淵老成有學
乃楊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進來公又言其將來應遣除次對須
其績著然後命之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上以爲然朝廷方向儒術而
諫省論王氏程氏之學至有得失公即上疏以謂自王氏之學行其徒尊
之與孔子等如以錦繡蒙陷穽鮮有不墜者六十餘年其禍已見願明示
好惡一切寵黜上曰觀楊時三經義辨足以廢王氏青言矣公曰穿鑿乃
王氏小過其罪在不道因歷陳其非上稱善時議講和公恐示人以弱上
疏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陛下仁智在己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
加意願狀異議以來天下之士厚積錢穀以爲禦擾之用密飭諸將練兵
秣馬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事根本於此乎定上曰狼子野心又
何足信朕未嘗不爲之備公奏若有備正當不露其處願留聖意時虜情
不測而秦檜堅主和公謂和戰不可偏執上曰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
爲主公白以和爲息戰之權以戰爲守和之備章五上言益親切檜患之
謂所親曰陳右省若少緘默侍從可以次遷至令察院陳確諭意公
益不顧確慨然曰陳右省天下正人不可以利害禍福怵也左丞相趙忠
簡公鼎力排主和之說面奏乞召臣僚言和議不便下都堂集議公越衆
言以爲丞相議是會忠簡遣臺諫陳彈擊公適奏事力言忠簡可以任天下
之事乞留之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會故侍從鄭億年歸自僞境復
資政殿學士公極論其不可且謂寵以一時之權初無所補徒使爲善者
不勸爲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爲今日中興之累也遂除秘書
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公在經筵每思啓沃上心時臺諫皆檜耳目恐主勢
孤立即借漢武尊禮汲黯而淮南寢謀及祖宗置臺諫以尊朝廷之意檜
以公前後所言皆中其肺腑諷言官他事論罷兩奉宮祠而卒公自少雅
爲從祖忠肅所知崇觀間忠肅在謫籍不親知長遠垢累音問斷絕公獨
冥禮從之游至貶所以及其乏絕及忠肅之歿計公侍其左右之日已三
十年矣或勸其遷隨世態公嘆曰吾自束髮以來遠事了齋每蒙教忠之訓
言猶在耳苟一旦變其所爲縱得好官將何面目從公於地下乎忠肅
常爲榜其所居曰默堂以稱其德故後學不姓字之皆以默堂稱焉

陳良翰

宋史列傳陳良翰字邦彦台州臨海人參孤事母孝資莊重爲文侃侃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號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虚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吴芾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來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國諸議事委任今捨淮防江卻地奪便朝廷遥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復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遣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覽疏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舉稱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楊存中爲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握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請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十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奉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歃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爲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竦急猶可倚辦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在諫省咸恭皇后父州官内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

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遷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具奏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顧既抵罪置閤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爲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恤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史論見杜莘老傳下宋朱晦菴集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陳良翰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爲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爲文侃侃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諭富室發廩以糶籍貧民授券以糴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卿之渠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厲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孚况畜其威怒以臨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道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虚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罹内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送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課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虜敗盟既覺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償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爲先而和與不和付之從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舉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冗選以抑奔競内外之官宜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

於是上疏極論以為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尊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卻
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遇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為惧矣
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
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為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還歲幣
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東隔絕疆埸無備北方
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為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
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僭竊況唐鄧海泗又逆
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
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棫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
者公為上言仲賢輕儇無耻棫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
書徐觀其變而為之所上擲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
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為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
沮敗其計為一異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瞿然稱善以公語語宰
相時楊存中為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
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
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為宗社計亟罷存中使

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
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
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
中原休養民力歲割小邊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幾欲與為敵國請
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
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棫竟不敢涉淮公
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
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
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
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應決卻衆
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之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
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為決不可許若歲幣則
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為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
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
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二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
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

宮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竊其姦凡語之係邊轉脫者皆
罷譏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
長秋官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冗費始自宮掖
以率遠邇詔諸以長秋為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
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為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
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憾督府公因疏
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
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
則今日人材物望無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
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
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宰取推須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
恃思退膚狡小慧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
法也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為諫議
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
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
也初公惡穡姦邪面奏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大

愧恨至是既得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建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
督府遂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
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誤而
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
退之黨尹穡洪适以謝天下所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
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以惠愛撫其民如為縣令時掾史以
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備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
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釋寃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
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輒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饋
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
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
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為宰
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常練習無故聚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
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
即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廢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史
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旋坤用涼多剳搖啟

以私親故秀守徐處道吏持錢貫囑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政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祇畏天戒防正應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為恢復之漸而小人衆聞乎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貲結左右陳聚歛擊剝之術皆狂妄乖剌上未之察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遂去吏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復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為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須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及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刻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為功耳自今以往決之所察者不復寬法之未察者日加察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諭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為高耶

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為公私之病衆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罷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為上言蜀漢之兵可以窺關陝荆襄之衆可以趨歸親江淮之師可以搗青徐三者之勢相為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荆淮之郡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否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異才猶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剽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卒優其廩稍以誘驍勇號親勵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為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異係事覺詔罷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閣不問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矯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庭駁議之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而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

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閤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災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傳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大有為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書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里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遠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某適罷韓玉入進是所以遠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賂削士卒尋事交結不修軍政欲卹軍情而移戍江淮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為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為難而忘為治之本無以功利為易而速為治之効欲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

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慶使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煥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為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讀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卻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已和氣溫不露鋒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為老髮計留自雁內眾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孜孜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書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業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與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常為人言先儒有論為貴之仕者曰僕吾之飢饑不能出門戶也而復計之此孫害也而聽者不

瑜則其弊無所不至矣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爲哉
公敢避誠懇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
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叱秦亨官獨歎曰潘公戇矣
蜀若退而踰之之爲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翰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
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顧予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奏議
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
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勑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戡進士
吳泊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
壘石山之原以書屬公知侍爲寵之屬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
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録熹不得辭謹第録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
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周益公大全集數文閣直學士陳公良翰神道
碑淳熙元年自紹興壬午迄乾道壬辰十年之間士大夫衆端人正士陳
公邦彥必在焉蓋其議論專以格君非定國是扶持公道斥遠姦佞爲本當
高宗内禪前二日冀之六察以遺孝宗作其即位偏歷給諫每行其言立
儲之初召長宮僚期大用於他日三聖相遺如此而歲不我與公則逝矣
天下至今惜之其子耆壽等以書謂某曰先人即世三十年侍講朱公熹
嘗狀其行而墓碑未立爲臺虎觀之儀道同志合惟公獨在敢固以請予
雖老鈍尚能追記大略乃序而銘之公諱良翰邦彥字也世居台州臨海
縣曾祖咸寧妣吳氏祖懷漸妣朱氏父守中贈奉直大夫妣碩人洪氏公
幼孤天資莊重讀書徹通要指爲文氣槩不凡中紹興五年進士第以左
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扶濟陞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導德門三
鄉渠溉田利民改宣教郎知溫州瑞安縣轉奉議郎俗號難理吏治尚嚴
公獨撫之以寬祖賦獨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卒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
清水明鏡不可形迹心遜亦猶是矣丁内艱服除充衢州教授轉承議郎
三十一年冬用殿中侍御史吳芾薦入御史臺爲檢法官明年六月擢監
察御史孝宗單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虜主元顏襄新立求和中原舊人
多來歸詔問何以處之公言議和復失降皆非是自治可也復詢時務公
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軍實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
競官當久任賞罰當合衆心隆興元年七月除右正言首陳納諫修德長
天恤民語極剴切虜移書取海泗唐鄧且邀歲幣公持不可詔遣小使盧
仲賢李栻公言仲賢輕佻栻非來雖信又言廟堂督府異議恐失事機楊
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付以邊事上皆嘉納公因

言權宜與虜和名分不可不正陵寢不可不歸四州不可復與降附不可
遣邊防不可弛上曰朕志已定於是書用敵國禮而降附不復遣戍以戶
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往議四郡陵寢及歲幣事公與侍御史
周操復言四郡固不當議若歸陵寢乃予歲幣聘使未應出境有詔侍從
臺諫集議多附公說上爲罷使遣命小臣胡昉楊由義充審議官十二月
遣左司諫成恭皇后受册録内外親屬二十五人公論其泛詔減七人昉
由義既辱命宰相猶議和不置且欲罷督府右正言尹穡助之公言必不
用以直數文閣知建寧府二年四月也兩淮已徹備虜遂大入上深悔之
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公等不報周治最旣升本路轉運副使作觀
風九詠諭厚本善俗之意行部不許治道供張例餽皆却之改提點江東
刑獄又徙浙西歷朝散朝請郎乾道四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
兼權太常又權侍立官又兼權給事中四月擢權兵部侍郎賜服金紫浙
東風水敗秋稼州縣隱蔽公白遣漕臣按視振恤官吏多抵罪兼同脩國
史轉朝奉大夫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臨安帥多創擅局私親故旁守邊
吏市嫪中都閒公除目皆懼而輟公入對以敬天愛民修政官人四事爲
獻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請畏天戒正廢黜位未正
手疏言之先是上雖勉從和好志在恢復有王天覺者用聚斂擊刺之術
迎合爲圖册因近習以進得樞密院編修官言者交攻未聽因公極論始
去之史正志憚守成都劉珙運使得留公奏祖宗立國于汴重兵屯西北
故運東南之粟今軍國兆食東南此轄安用顯累上面陳再三繼以求去
上還其奏公論列不已正志竟罷公嘗言蜀漢之郡下關陝由荊襄趨輊
鄂江淮樺青徐今日大計也四川既令大臣宣撫荊淮自當一體又言中
興初如劉光世之部落韓世忠之背嵬張俊之親隨皆擇驍銳優其廩犒
以勵諸軍故能所至成功願取以爲法上然之下其制於諸將宗寺王曮
書成轉朝散大夫七月進給事中纔兩月節度使成閔胃請真俸有司坐
獲譴閤門王抃嬌詔遣妄人謝顧出境顧旣抵罪而置閔及抃不問公並
封勑還之明日改除禮部侍郎固辭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七年起知婺州未上召爲太子詹事連詔趣行仍令州郡禮遣既
對上勞勉甚至未幾命公與某同對選德殿手録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
仁功利之說抗聖語于後使極陳今之未至者公退而上疏曰仁德治之
本功利治之務其本則效自至今水旱數千里流殍萬計是承天意者
未至也金陵創營寨役夫深侵不聊生是結民心者未至也欲任賢能而

張栻一言遂從外補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遂張松繼之松罷韓玉又遂奏
欲擇將帥而腹剝交結如初欲收軍情而老切困於移戍至如詳刑恭用
武臣父任乃復數易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既奏上悅以
示輔臣旋命公及其並兼侍講俄以足疾乞去詔聽五日一朝力辭不允
十二月遂告老上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就賜告身
衣帶八年四月轉朝請大夫致仕癸丑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五爵臨海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特贈太中大夫是歲十月壬申葬縣之義城鄉疊石
山之原諸子升朝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妻碩人朱氏累封會郡太夫人後
公二十五年薨四男元壽通直郎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後十九年卒者
壽朝請郎新差遣常州彭壽朝散郎通判沅州廣壽朝奉大夫行太常丞
兼權倉部郎官修身好學皆有家法二女朝散郎前通判撫州黃补宣教
郎前監兩浙轉運司物斛官吳洎其婿也孫男十八人文之奉議郎知隆
興府新建縣前卒振之國子進士揚之厚之方之國子進士擇之畢之奇
之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謙之文林郎新衣州軍事判官孚之誠之太
學生説之拱之淳之詠之梃之存之仔之孫女八人長適迪功郎南劒州
尤溪縣尉范大雅次適進士黃如阜石繼時迪功郎新撫州金谿縣主簿

趙師莒文林郎新潭州湘潭縣丞趙逢次在室次適將仕郎趙希贇次尚
幼曾孫男女二十一人公質直好義藏和而守正早爲族父禮部侍郎公
輔所知期以遠器自寒素至通顯奉養如一内雖後不復入私室用度悉
出祿賜未嘗問產業誨督子弟獎誘後進孜孜不倦人有片善力加稱譽
不善即規正之既歿十八年光宗踐祚追思舊僚官未應謚特以獻肅易
其名禮部尚書尤袤之守台也郡人乞祠公于學尤公以爲宜繪公與提
刑羅適及族父小宗伯合而祠之榜曰三老有奏議文集二十卷銘曰
三聖相授　精一惟心　大猷所咨　左右惟人　侃侃陳公　端諒清
醇　爲漸于朝　適定厥聲　克老欲傳　寘諸臺評　疐華繼承　地
禁職親　獻可替否　盡忠竭誠　身有進退　道無詘信　爲在寰方
溫文日新　宮尹孰宜　公惟當仁　胡不萬年　遂都四鄭　天以
遺直　成其令名　我爲銘詩　式戴來今　不顯臣良　於昭君明
國朝宋濂文粹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逓濂溪天台王公宗正考
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微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贅
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
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請侍從上許之説退約客獨

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
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令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
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
時宋璟却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秦檜主
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銳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
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
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含括説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
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
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
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
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恐後人無所於攷特爲補闕續諸
公完使讀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陳沃

紹興正論沃字德潤紹興五年以左奉議郎知南劒州沙縣丞
爲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八年充省試
點檢試卷官初趙鼎爲御史中丞奏辟本臺檢法既而不果用至是治除
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以趙鼎所引惡之十年出知惠州未幾卒鼎帥越客

有方疇者從容語及鼎在相位時事疇曰陳德潤編修相公爲獨坐時欲
辟入臺爲檢法及再秉鈞軸而陳止除編修士論殊未愜也鼎曰陳德潤
異一退堂長老也其内剛不可屈某素知之中間欲除郎秦檜議不合遂
中輟已而密院秩滿未及陳乞差遣秦相以惠州闕來問德潤便供願狀
吏無所請其內剛異不可屈沃爲政有古循吏風胡銓在海外復書有曰
有自潮惠間來者皆能談公政事惠愛此殆至誠所發初無心於政事而
吏不欺初無心於惠愛而民自悅天下之事未有不誠而能動者漢之龔
黃初若無所施設而所居民化者誠故也趙廣漢尹翁歸術數鈎距訣張
萬變而俗益弊不誠故也某與公相從之久未嘗聞公謀論政事一旦牧
十里如在家塾治郡有聲者無他一於誠而已願公勤而行之如易所謂
立不易方乃居誠之道也此蓋公所稟
賦者僕勸公加察焉其相勉勵如此

陳秀伯

宋葉水心集秀伯墓誌銘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
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爲視之皆無
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亦十二
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

以求和爲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君閒，君長揖邑居論事，泉湧
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違其言，中
興之業。求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
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
始入大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如故，以是
無所合。於戲，通明主，千說悟意，於廷之室，可陛而登，屢省之歎，可踴而賡
也。尚邅迍不遇，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無憾
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達一宅，推與兄，塘潰頸
通衢路四達，華櫨複廟，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己厚人，赴其急，時多賢
少儇鄉曲，常依爲急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
消磨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固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
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二子，曰椎，言先君四年卒
椎言之子，曰昇，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
銘曰：徐樂厥安，猶應見狀，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一　九真

陳

陳俊卿

宋史列傳：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
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
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僚屬方飲集
所，俊卿與辛亦假之行，於是例以俊至被譴，俊卿唯唯謝，已而知其實，
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儇，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
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
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
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
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講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欽
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
以不期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
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究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

劉寶總戎京口，恣捂軌，且拒命不分彊，二人遂抵罷。湯思退專政，俊卿言
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
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嘗闢覆言其陰有異
志者，及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
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
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
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
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集流亡。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
附和議，俊卿謂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
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疆，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
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備將材。孝宗受
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還
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薦請有謀，
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
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
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

暨詔講筵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斷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當深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語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辛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少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覬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

時上未能屏鞠戲將遊臘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潛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史詔館金使逆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于詰所從遂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昔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曲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今中外莫不稱頌今畀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逆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傳召除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為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率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狀前令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着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中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欲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要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已悔久之令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能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將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稱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爵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修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樽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慊願損私恩伸公議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懼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懼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

是上意鄉允文而後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
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衰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
於大事欲計其萬全候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
國事卿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
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
齊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
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
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辭屋數楹怡然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
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
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
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
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
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
抃則不敢覯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
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朕

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
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
奏非便上手札奬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
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
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
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
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
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定有志于學終承奉郎宓
熹為銘其墓宓自有傳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所姦黨明公
道為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並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
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庭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
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
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
轉危如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
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湛敢不頌居約有守晚再

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宋晦庵集丞相魏國陳正獻
公行狀 陳俊卿其先世蓋出穎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
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為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
孫具二十二世孫曦流始班班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
自沂公以來皆以好禮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
知為學冀公覺執衣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
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
議者乃屈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
同寮宴集常辭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掾屬方相
從飲其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
權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
之行而又資其僕御亦安得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解
而重人之罪哉汪公歎服以為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
即為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己乃以為南外睦宗院
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寐公曰吾它日未嘗知此意者吾親其
不康乎望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

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
府時今天子方為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
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為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
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
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參稽公
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公
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鄰居朝夕往來及倬為言事官公
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遷中司欲薦以為御史而先以告公力
辭之後數月汪澈為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
復辭不欲告也既遷殿中侍御史首為上言人主以兼聽為美而存心必
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
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
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傲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
過文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
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
虛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窮於私役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

得衣糧隨手耗盡羸瘠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
思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惰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
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
遂判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
以懲惡判實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衆歆特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推不遣亦
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
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持擬其細公曰宰相上不當
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
淺隘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
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
免相恩禮未可褫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
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
自燕從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衆歆交結得寵
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大雷電已而雨雪凝冱旬日不解公引
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
之矧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
制陰陰乘得作出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
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
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傅總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
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反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
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
正紀綱信號令廣恩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幷留
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
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雪聞者日聞異見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異
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修而賦
斂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
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
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愚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
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
以小廉曲謹文采腴精取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
者所以多士盈庭而臨事常有乏才之歎請置廣狀傳采今短錄長用之
繩墨之外貴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詠近功廢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詔

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人寇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
藩籬未固荆襄之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
假以它用除運閫使往來江上盡聞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議
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參酌去取以定其論庶幾緩急
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輯鄉兵修
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總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
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
爲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
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爲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
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
之其間又有連爲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
尚休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給有旨罷勑局而或兩年不罷有
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
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
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
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爲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爲無問大小稍有
關涉行遣文書二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
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亦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
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
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令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
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
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軍漸可抽回
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
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蚤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
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
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歸之上心益以爲疑不肯用也公乃上
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
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
聞其爲人意廣才疏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敗淮師其
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進悔
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
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袪之仇猶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爲陛下腹心之臣

初未嘗有此陳乎竊聞諸者言其陰有異志又以放弃之多疑阻益濡若
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
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臣願陛下察
其撓誤略加辯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璽
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策
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為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策請按
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悚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
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逆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也據要
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
勝若得虜人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
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
間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獨恐其知吾有備偽為甘言
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
田以為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為中策但恐浅
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為非是而遂歛兵
增幣墮其計中則為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
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措授方略
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
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逋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
廷方議酬答之宜而議者或曰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者
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比使來正
審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
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遂謁陵廟然
亦足以作頹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挫衄之餘意於自定汲汲求
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彊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為哉當此機會
臣以為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惟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
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為難也公又以為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
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為保江之計者甚
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
為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儲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
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撫其柔良而收其暴桀者寓之軍中束以紀律
至於虜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為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

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為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
多遣間諜以俟得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
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帥戢貪暴省浮
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
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
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
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弃惡不以親而用賞
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
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
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大寧宮使闢重門
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
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
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之
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
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
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為張公言
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虜人悉衆拒
戰兩軍殺傷雖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未當固守
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為牽制之舉臣竊以為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
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
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
備回驅轉施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惟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
之一奇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不
行識者恨之公入極論軍中虛籍冗員擺鋪營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
毋得以回易資鑽餉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
給從臣筆札上時弊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
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
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覈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
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
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貳為聖德之累也隆興改元都督府建改
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
為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諜報虜多聚糧邊邑諸將

以為如此則其勢狄高必來不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衆兵擊之以破散其業張公又以為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進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歸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屢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為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棄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為浮議所搖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衄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兩官湯思退復相公以常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楊州公上疏曰朝廷累以浚為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効則貶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楊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尚何後効之圖哉且傍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挂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

雖浚即以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興動人情震驚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書戒勅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度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為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擢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足吾事此殘歲詞益懇切上覺奏感悟即詔張公復開督府召相之然不歡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還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從衆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令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以大公至正為心並用愚忠兼忘物我惟才是任毋恤其它則植黨群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又奏虜騎既退兩淮屯田似不可緩前此行之而不見効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効太速耳為今之計

莫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鎮江之軍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稗將各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內財賦得自用以為屋廬耕牧之費或募新軍或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莊趨之還以數年而成効可睹矣又勸上察群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惡者去之指其所甚愛護其所可惜審異偽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部侍郎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治心修身之道專以仁宗為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興訛造訕百計傾搖必罷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羣議而討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綱紀立矣又言人才者國家之命脈也而論人才者又當以氣節為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傑立角出爭以氣節相高頃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摧抑既略盡矣太上更化之初力拔其弊而士狃見聞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為念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才興起

頹弊於是上顧公甚厚蓋有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力詆其非且為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今若此慢不可為子孫法上以為然端禮聞之密遣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已即相當引公共政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奚為至於我哉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後世有以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津州改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命復下安中不能力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黜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事補郡且臣效文令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官在郡期年治以寬簡省節廚傳首無浮費然人服其清亦莫之敢也三年執政請從公帥江東上稱公賢亮俾召赴闕既至入對上諭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讚卿者卿今日無一語自辯朕益服卿厚德也乃授吏部尚書入謝之日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恐淺之見或有不及願陛下時警勅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情不可以不通上

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唐太宗唯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嘉之觀德宗之忌刻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邇從容為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之則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其大節去己私意而御衆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為時用矣又言為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光儒之格言也然臣竊以為一時之弊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祖所當更亦必計之審議之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州縣之間號為能吏者往往務為急刻專以趣辦財賦為功而視撫字聽斷為不急其間又有聚歛以為羨餘之獻者增市征則害商賈督逋賦則病農民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察反謂有才顧有以深戒戢之則天下之幸也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成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潛邸已知卿為忠臣矣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陳良翰林栗劉朔等五人恬退有守可為侍從臺諫之儲時龍大

淵曾覿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又公館客大淵為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恭當除東宮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獨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洩省中語而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不聞諸公皆以為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衆酒相賀云一日出省還第有欵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為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二相此輕侮朝廷不可不治即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在藩邸時出逢相某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明日以白高宗下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任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它人面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離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以為不可犯之基而已然今日任人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為尤

病請置廣求人才勿間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為守贍之以財使自為用仍詔臺諫略其細過使偏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覆司為不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間遣使循行諸郡按閱稽考以行賞罰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將以必守而無異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放此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使可集事唯陛下留意圖之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抑害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掌儀懼白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為陳公屈耳自是遂為例云虜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虜人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虜方淫傷安有遠謀彼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為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刷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節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虜叛亡自是兩事俘虜發遣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國兩次俘略亡虜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者誠恐破壞和議使兩國邊境之民皆不得安也如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

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予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虜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牓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來其謀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為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弊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尚在一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彼其種道彼亦安能持久況兵之勝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為此忽忽乎況介守上流以上供貢課罷郡鎮秩公爭以為不可鎮江軍帥戚方刻剝使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贓狀又論樞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撿察姦贓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僨覆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況軍中積弊不在于它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衆雖自營之事今陛下既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黨阿之人今中外之情莫不震懾何事於此而後可以

除宿弊耳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捨抳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為國家立大事者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貪鄙者為之忌必不服其情必將復傳姦猾之使則其巧思百出歟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行不遣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賀會慶其主壽多請權用樂者公乃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賞罷之又密使寄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饌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請公顧以為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又不可獨奏言國通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通古帝王遠甚臣欲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郤與之而遂自為失禮以徇之也將帥猶守前說公爭愈力上顧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公退復為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獻國之臣而斷事天之禮它時輕傳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當郊有雷雹之異內出手詔戒飭大臣宰相葉顒魏杞罷免公亦伏罪不復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既膺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急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鑄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光動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人有以窺陛下也況依懼其言之不副則決鑿山谷深以侵民愈深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也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使情得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羸餘以佐經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侍臣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公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近列中有以媵口交關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遂獨秉政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

自切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惡見必皆審奏多蒙開納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首責求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奏稟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謹明平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執政苦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日召三數人使客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歲福建鈔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漕米豐錢且鐫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臣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令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公曰琪為兵將官乃薦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被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詢問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還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逆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人顧令它人亦假偽旨凡下情偽百出豈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係紀綱豈細事耳今琪所作如此考其本情及所畫對前後抵牾姦偽明著此而可赦則亦何所不可為也欲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然獨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某事撥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有司承受御筆處分事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王見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令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主內諸司者不勝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號令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令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禮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廢弛臣等昨以張方之黨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歡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中書豈不留滯而今人有此指揮大臣等所慮者今令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有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

間出內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欲執事之也。況此持中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關係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爲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實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顧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讀措切，逆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繳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耳，即以扶進，以爲有罪，則臣當先罷。昔本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爲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稍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矣，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爲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猶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爲請，上乃許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望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曰：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諫官陳良翰

亦奏留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爲可也。卿其勉爲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也。公退，復上疏，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聞，知而辭位，無名。屢留愈堅，公論所係，宜勿再陳。公遂不敢復請。越數日，上諭且相公，公懇避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尚淺，即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凡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憚繳駁，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爲忤也。又以兩淮備禦未該，民無固志，萬一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須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懷饒憂，且以陰制州兵韻類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稍以職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坐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保

邊面，可壯軍勢，而彼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心體國，不憚勞苦，善加拊循，則教習有方，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公每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邊民侍旺擁衆來歸，北虜移文取索，公以爲但可說諭，令其北歸，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猶欲粗遣百十以塞其意。公曰：既遣一二，已失其心，使懷憤怨而知其然，求索必不遽已，竊料兵端必起於此。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於兩失之也。況事本末，曲雖在我，然彼亦豈得爲直？若且悠悠勿遣，彼必慮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免用兵，卻可全山東歸正之心，士氣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一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添置，徒爲煩費無益也。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爲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既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爲請。公既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若更爲此以運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爲有名，萬一或未從，殊失國體。且天下之人亦以爲陛下舍其大

而圖其細也。若欲必遣，則俟侍旺事定，或因遣使賀正，命王抃陪伴，先與彼之館伴者議之，或令面見虜主而陳此意，彼若許還，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它時恢復故疆，陵寢固在度內。今日爲之，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既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陳戒，深自咎責，避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細事也。前日已嘗面奏，俟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之忠，不敢不先言之。萬一或有以感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遺憾。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意倦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遊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爲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然誠如此，臣亦竊以爲過矣。夫弧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一劍之任，兵起且嘗爲之，而況萬乘之主乎？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弋而莊辛說以王霸之弋。陛下既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伏武猛之材以爲爪牙，明

賞罰以鼓士卒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逆廻震疊於千萬里之遠矣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卻手搏之戲蓋有見於此矣又況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膺太上皇付託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為天下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尚賴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即獲痊愈使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為後來之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杅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謬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其効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雖然懲羹者必吹於齏傷挑者或戒於李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橛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録今茲之失乃天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誠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誠以殺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踶擊逐之間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篤行一以太祖為法罷毬鞠之戲屏騎射之習謹威儀之節玩經典之訓則盛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既而曾觀官滿當代公慮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兩人今中外無不欽仰盛德今外間往往竊議以謂觀必復來願陛下凡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詔進觀官公復持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當賀金國正旦乃請以觀為副還奏因以例遷其官而竟申浙東之命觀猶遲佃不去公竟闔門趣觀即日朝辭觀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初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恐詣公謝右相亦愧悔然猶為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恨公永陽郡王居廣欲為其客求微祠先使人問公意公曰它官則不可微祠無傷也然居廣憚公嚴正卒不敢啓口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看詳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宗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諭公詰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

密諫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實公因極論其姦逆詔罷二人明比交通之狀而罷之中外稱快然應辰竟以與右相議事不合求去公奏應辰剛毅正直士望所屬當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數薦應辰可以執政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公亦數求去矣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公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十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能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上乃許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宜輕遣然公既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觀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尚寬厚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從軼聞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順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鄉慶知公不可欺晝夜窮追遂盡禽獲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獄廟無事得祿又理考任陞改此太僥倖且非祖宗舊法奏請革之人以為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為浮論游說為方公持之不變衆亦自定略計一歲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卒奏改之公猶抗疏辯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泰書節度判官黃尚大仲以事忤提點刑獄鄭興裔興裔廣傅其罪以語公公即以屬吏驗問未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喻以意言公劾奏位并大仲罷黜之興裔勢大沮皇恐託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公移書爭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衆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耆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十年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鬻鹽亦不

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且於額外更責以增羨取贏而又陰
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
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
復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為羣挾持兵仗官不能禁託
名魚鹽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為非官司
又倚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
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橫斂農民
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
實調兵之費否則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
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
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其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
之則庶乎其不誤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請閩漕
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敵屢款擾淮猾特甚帥然不以為意淳熙二
年再知福州辭不得請乃行民聞其來不勝而喜始至帑藏空竭公節
省浮費用亦不乏會有旨盡發本路海船及揀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
屬精為治約己利民至於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尚籍民力
蓋不獲已然自頃邊事既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
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復不當番者既已遠
出豈能遽歸則必使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梢師水手其役素習
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閩不容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
所發必為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事而煩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
有所隱涵遣貴採其點集拘留半年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
發寧略計本路所發五百七十艘用梢師水手萬餘人留已五月需設
借請朝廷實經總制錢六十餘萬緡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與夫州
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之矣又況民力不
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既習為常一旦有急或反誤事蜀若盡
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既蒙擾恤異時
或有緩急雖赴湯蹈火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帶山瀕
海民俗獷悍私販寇盜所在有之全賴土軍控制之力向來咸世明衛命
揀選但欲數為未嘗精擇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千七百
餘人所餘逐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州縣未衷空虛姦
民得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章公

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
為盜盤據險阻官軍多不能制近者茶寇雖云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
為盜不若籠以為兵請宜專委逐路帥憲選闢居官員有方略者及土豪
有信義者毋拘以文使風喻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獻官為格試而籍之
或刺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尤異稍轉資級因事立功更加優寵
或有小過責之狀擒決可封吾異時或欲起發亦必盛奮為用此銷盜賊
嚴武備固根本之小策也既而州境大旱火延境且有星隕地震之異
公恚以其事上聞且曰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
劇震恐竊計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適州校有郎綱至在所
者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即降親札撫勞賜以帶笏香藥甚厚三年太
上皇帝聖壽七十頒慶宇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復
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為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
五月起判隆興府未視事改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
詔赴闕奏事既至都人聚觀無不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
為改容加歎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
將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大揀軍政上曰大將交績恐或因仍如統
領官以下皆朕親選前日鄭鑑亦有是說朕再三論以無是事第鑑公壻
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臣在遠亦聞鑑以小臣輒論朝廷事陛下和顏
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美然諸將交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
察蓋主兵者得之不以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勝必致誤事上曰誠然
公又奏曰陛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覿
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恐盡歸於此
輩竊獨華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卿小差遣或勉徇之至於近上
差除此輩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
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事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為大非美事願
嚴加戒約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臨時變更祖宗故事固
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為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
事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之類今皆以內降放行矣
上曰此誠一時不思之過公又奏曰贓吏最可惡比亦有已經勘結而直
降內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恐無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
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事加察防
其微漸上曰所言甚當朕若知之決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

香茶、明日朝辭。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歡甚、不減往時。今年幾何矣。公對曰、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下妓賊物貴、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大夫奔競於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卿則不然。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既張、臺諫侍從往往多出其門、顧指如意。朝廷亦惟命是聽、無敢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風俗日趨敗壞。奈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為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吏、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為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諸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精詳練有風采之人、今乃可用。若貴遊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族、率皆負勢妄作、為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倚此等人

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為沈思久之。上初欲為公設宴會、以疾不果。乃命二府餞于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如見親戚。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斂。府有軍屯、其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當取首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廩輸稍以宦者主之、留守侍之如奴隸。使者權時節按行、朕亦則宦者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顧為客。甚或避去託飲其家。公悉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閑邊面利害、無不言。常奏北界群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甚四、殺縛官吏。此由跳河逃為之徒、有以誘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牒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追募之擾。已行戒諭、以安眾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造甲、當已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為一身、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宮之甲、見當四萬、今諸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試加檢校、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或可閒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一事也。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眾而廩餼不足以自贍者、將降緡錢三總領

司、各付以二十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為優給。甚大惠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命用若而責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壟斷商賈之利、陰奪場務之課、使道途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緡者散之兩軍、多者不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貴勝措置、傳此曹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為惠、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歲捐交子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給諸軍之口眾者、以其半大閱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惠周、亦可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賚送、而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劄來、吏白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付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雖無甚害、然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豈不誤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

狀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為非便。惟陛下察而改之。上為手札獎諭、慨謝其意。公再上章請致其事、皆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為曾公亮嘗言、司空非貴勢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況又無勞、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諭至于再三、公乃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南康、廣德為尤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薄征緩刑、已責勸分之儀、不敢不勉。亦已獨勝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椿積數內、借米三十萬碩、欽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繼以常平之粟、仍先揭榜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閉糶、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道贓、權罷淮東和糴、倚閣畸零夏稅、申明納粟貫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椿積米數、前後三奏、詞甚懇激、而廟堂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皆為公憂、而公處之有方、船粟四集、境內帖然、民無流殍、咸仰公德焉。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將辟薦本道守令耿秉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卻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侍、

公力辭又三未懇請晉休不獲即爲手劄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援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歸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香藥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來歲當行慶壽之禮上諭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慶壽且是禮之行尤以元老在廷爲重也公拜疏辭行上復手札催促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懇辭慶典告成辭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公辭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屬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功叨榮有靦獲死牖下尚復何云遺表只謝聖恩無得祈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謚汝等力學善爲人惟忠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寢門顧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用忠良戒復寬土爲請可也翌旦整冠歛衽神氣静定安卧而薨先是郡之鎮山壺峯大石崩墜聲聞數里是日地復大震鄉人異之公生二十有六年而仕仕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蓋七十有四矣上聞其奏對輔臣嗟悼久之再輟視

朝贈太保令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後數月有旨賜謚遂以靖共其位文贊有成二法謚公曰正獻而以制可告于第公孝友忠欽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權嬖無所顧避論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起張忠獻公乞斬張去爲按逐龍曾識復奏審及極論近習弄權納賂竊賞將帥之弊皆卓犖奇偉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時上意雖未即開納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温氣和無激訐近名之意上多悅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務持重不爲幸勝苟得之計任中書尤以愛惜名器裁抑僥倖爲事故小人多不樂而聖主獨深知之是以居外積年眷禮彌厚歲時錫賚存問不絕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屢稱其忠識不欺爲當今賢相公子守嘗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展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病不能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爲公私恨也公性寬洪簡淡無私喜怒於天下士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於内於一時人材爲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有如熹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

應辰狀文學士李公燾嘗曰吾侍罪宰相所以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也於人無所忌惡錢端禮嘗譖公洪遵亦與公不合至入相皆以名藩大郡處之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義理反覆譬之爭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爲生祠且立碑以頌公德公聞之亟令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奉甚約言談衆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十餘年不易晚歲喪第不爲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愿忠朴門庭閑然過者或不知其爲公相家也俸賜入門多以施與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内外緦功之喪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不受餽遺建康諸司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則儲之以周貧士之往來者將去所餘錢萬緍悉歸之公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吾方師丘軻未暇師釋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遺文二十卷奏議二十卷娶嶭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實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軍事定承奉郎有志於學而蚤卒寔嘗銘其墓以哀之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黄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事湯德幼未行孫男四人庭承務郎址垣皆承奉郎墊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郎泉州司

户趙善鐸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爲棺衾嘗遊鄉縣之保豐里龍溪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備伴久之命作壽藏既薨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定卜於不慊則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請熹銘熹蒙公知晚歲尤篤投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恪熹不得辭直書其事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狀宋楊誠齋集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祖宗暨于中興必畀以僚雅文武之佐貢大公至正之望爲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悦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爲己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爲己戚休中國四夷視之爲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高宗及我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虜情樹甚國勢未孔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公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公也是時爲姓三軍稱張公爲都督而陳公爲小都督其繫人望如此至於己斬大璫張去爲尼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賂等弊皆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誦其卓犖絶特之舉

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
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天子震悼。對輔臣
驚歎久之。爲輟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十五年
七月二日。葬于莆田縣依豐里龍汲山。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
崇福宮朱公熹狀其行。子守以請銘于太史氏。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侍
澤殿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潁川人。永嘉之亂。大尉廣陵郡
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還泉江。歷唐五季而大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
世孫嶠。沂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婢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
歲知學。莫公覺。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
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不可者。歷居第二。授左文
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時秦檜當國。公不附己。
以爲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還朝。道中一日忽心悸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
世。乃以是日屬疾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
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今天子爲普安郡。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
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
府教授。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傅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員外郎。監察

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辜。媚秦檜。檜黨
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掊克。併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諸檜會
冬無冰而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金虜
自燕徙汴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掊克交結得譽。士
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望。天雷電。已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電相距八
日。其變有漸。今一日並見。此兆伏陰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天
子爲罷存中而奪之兵。時虜釁已形。公言宜亟擇大帥。盡護諸將。而在廷
莫有堪其選者。舊臣唯張忠獻在。困於讒。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
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
軍事。可當閫寄。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疏。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
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讒
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
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陛下察其讒謗。
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宦官張去爲陰沮戰議。且請
避狄。公請斬之。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亮州
張公守建康。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

禦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來。持以重兵。擣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閑也。四
中策也。受其甘言。弛兵增幣。無策矣。虜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
以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
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曰。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
今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其言今日之事。必也清
心寡欲。屏遠便佞。用忠實。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
以職先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讎恥
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沉
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效力。大飭邊備。十一月。召給札條時務。
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
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絕無名之賜。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
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麗。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
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
之。會虜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爲然。乃奏出
師。是時六月。師興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
璧二縣。會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

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
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麾戰賊下。自朝及暮。殺傷過當。虜氣懾
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比。會夜兩軍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
而南。而流言以爲我師大失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傅其說以搖
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財數十人。張
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其實。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衂沮大
計。上曰。朕任魏公下隊。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
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
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
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人情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且浚
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
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有死無避。然復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
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敗之。乃不復爲宗社
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
辛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爲思退穡等所擠。遂出視師。遂不復還。而公亦累
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及思退既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上
書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非，以為紹聖崇觀以來
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
屏棄，此釣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兼修國史。嘗言本
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仁宗為法，此今
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
人才國家之命脈，氣節又人才之命脈。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
以氣節相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挫略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上有意大
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
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
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
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潭州，改建康府。
公既去，而端禮亦罷。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
吹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成、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
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虜
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陳良翰、林栗、劉珙。時龍大淵

曾覿以舊恩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公
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偶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其當
除某官。公曰：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其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
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
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
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荊襄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
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
病。謂宜廣求人才，勿問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遣
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來庭，
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卻之，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
求歸亡命，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虜歸叛亡否，此載書也。鎮江軍帥戚
方掊克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
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眷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
宗回付大理，究其贓狀。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
令儐者以禮諭之。上親郊，霖以霽。宰相葉顒、魏杞策免，公亦請罷。越數日，
除參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皇

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
張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有為間者，於是劾洪邁
姦險讒佞，不可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
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侍從之。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
直，納諫諍，抑僥倖，肅紀綱，謹軍政，寬民力，用人選才，無求其備。異時將帥
不見執政，莫測能否，公日召三數人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識之，首薦閩
望。罷江西糴，又廣西折配米鹽，蠲諸道積逋以大萬萬計，上於公言聽諫
從。於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二
人，中外詠歌聖德，今復召，願罷臣。遂止。殿帥王琪奉詔行視淮城，還，薦和
州教授劉甄夫，上令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故，上曰：王琪稱其才。公曰：琪
薦將佐，職也，何與教官？上曰：可召問之。公退，責琪，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
奏琪傳詔增城，令既竣事，公請於上，上曰：無之。公曰：矯制也。退至殿廬，召
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遣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天威令也，
而琪詐為之，今罪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容令下諸軍，
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或至
是復以為言，從之。尋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審耶？公

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每事奏審，乃
欲取決於陛下也。今令下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舊法而廢之矣。意者非
陛下意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者？翌日面奏，上曰：朕
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讀語切，忤旨，詔除珙端
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力爭之，曰：嘗與大議。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
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
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伐閱尚淺，即密薦
於上，遂未嘗以語人，有思被召對除用而不知所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
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
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事，公等意有未安，勿憚繳駁。又以兩淮備禦
未設，民無固志，請於揚、和二州，各屯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
人為民兵，要使大兵分屯要害，以扼腹背，民兵各守其城，以相掎角。時虞
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是拜公左僕射，
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
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以為浙
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去覿甚盛，或謂覿必復來，今果

懇願捐私恩，俾公議。又詔進觀，言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正，乃請以觀為介，遂以故事還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觀求賞，憚公不敢言。會公于吉請於它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彥穎有旨召試，擢中書舍人。林機言：座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乃捄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辰不為屈也。公因極論其奸，遂罷二人。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諭於公。公上疏力爭之，遂力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觀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齊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願還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嚮，慶懼，盡夜窮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斂，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不可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盡榷本道戈船，及選卒，公奏留其七。州大旱，且大風，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上賜芻帶鞍物。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宇內

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遣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于垂拱殿，上為改容加勞，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公婿，故及之。公曰：鑑以小臣論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以材，而以貨，則下不服。上曰：然。又曰：陛下用人當辨邪正，當由朝廷。聞曾觀、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籍籍，恐歸此輩，累陛下。上曰：小者或勉徇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伺知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願嚴戒敕。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若香。明日辭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脩門，見都下歛戢，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上曰：何也。公曰：曩者士大夫私赴觀、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之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不敢。觀時有請，朕多抑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讙傳，某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勝生勢長，臺諫侍從多出其門，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陛下言者。如將帥賄交，又特甚者，不惟士大夫

言之，吏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耳。陛下信任此輩，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也，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屯死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行宮管鑰，留者主之。留守倚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西廡，其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距淮南一水，間無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此來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掔眾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界三總領司各十萬，俾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旁緣，盡籠商賈之利，陰奪關市之征。公請罷之，而歲捐楮券三十萬於一司，給掔眾者半，犒大蒐者半。時上前下文書于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督御梓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子來，吏白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聞有軍國機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論指，除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斂所出，或師旅有興，或

邊防是經，繫于國家大利害者，能保其無偽者乎。上手札愧謝。公舉上章復告老，答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國。辭。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歸江東軍患旱，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錢二十萬，分州縣振糶，而又蠲以豫常平之囊，除田租之逋，罷淮東之糴，蠲米商之征，從之。惟所貸錢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既施有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凡五表，上又手答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官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固辭。且來歲增上太上尊號，且慶壽，陪班，上論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勉其來。復手札書其奏曰：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典告成，轉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屬疾，且篤，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轉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竟上為請，諸朝堂府，定議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衣冠。過人無少長，以一誠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

正己。辨邪正。處權要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意。處國事。顧大體。務
持重。在中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悅。上屢稱其忠誠。為賢相云。
公性寬洪。無私喜怒。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雅善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
力。治郡尚風教。民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
而一衣裘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姻功。必素服
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郡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
則儲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
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
未暇師聃丁。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以
公貴。贈太師沂呂冀三國公。曾祖妣黄氏。祖妣李氏。妣黄氏。卓氏。贈徐呂
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寡朝奉郎。通判泉州。寓守
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寡。承奉郎。早卒。寯。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
黄滑。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鑒。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
梁懐。餘幼。孫男四人。厪承務郎。坊。埍。承奉郎。堃。未官。女六人。銘曰。宋十一
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皇。惟皇肖肖。我高廟。肖我祖宗。進而與

同。慶曆元祐。紹興乾道。宋之聖時。郅隆四之。德國宿憶。信臧期就。六月之
師。周室之青。大觀仁壽。康之以驛。自此災焉。譬不南下。謨明何合。狩孫與
陳。謨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歎駿駿。卒椽于咸。孫公既春。久縣厥相。皇相
陳公。眷厭載膺。正臣來治。萬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
以定。一時群材。雖為公來。若鳳斯翺。萬羽斯會。邑更氣濕。皇知愛君。君有
雖格。事有雖止。不貴類壽。如石投水。乾道之隆。萬祀攸紫。夫藏太壽。作頌
萬祀。胡銓澹庵集。四陳亞聽。復府倚戍十貴從止。苑本期瑞草之恩。臧就
含元。謹意靈元之下。愧非高識。善預傍觀。伏惟新恩祗監。學植英發。辭源
注射。擬顧飛頂。雖弗獲於切心。志日中眉。眉何傷於妙手。方求觀面。忽拜
飛牋。深有感於勞謙。顧益慚於遠業。高弟為宰相之選。是何足言。中興賴
賢哲之璘。茲焉有望。 又曲陳應求丞相。淳熙元年 恭伏以添秩天衣。淫
清共惟宮使大觀文相公。民望所依。衆歸有日。神天顧相。鈞候動止萬福
恭伏自向厚鈞輸寵蒼之後。懼瀆厥聰。不敢時布尺牘。懼是尊仰道德。感
激知遇。一寢食間。豈常拜念。竊聞新府落成。未獲為燕賀之客。此心益以
馳騖。仰乞上符聖眷。加護相茵。還東國威。永隆邦治。若下情不勝懇懇。某
罪垢孤蹤。得來祠田野間。已為厚幸。忽蒙上恩。奉名館殿。尤懼無以稱塞。

自非相公昔者甄陶於雷軸之日。今茲篤進於均逵之時。則如是兩事望
甄叙。將載鴻私。筆舌有不能盡者矣。閒居雖辨瞻。依係繳以千萬。少叙寸心
伏乞鈞照。 又某竊以發春在序。共惟致政少傅大觀文相公。功成名遂。
德業久大。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強心為賀。日慶良久。伏覩相公。業
錫安車。揮金故里。縱未能取節不遠。勉繼高躅。猶當揣分量才。力求閒散。
少贖既往尸素之咎。不臻閒佃其之職。而弗思廉。頑立懦。其何以齒士大
夫之列乎。某仰至深。不覺切怛。餘已珍調寢味。永延眉壽。公歸之拜。可馴
致也。 又某自聆告廷得謝。輒嘗一再馳辭以慶。而蹤跡未修。非敢迨也。
誠恐瀆德素隆。必將視厥寵報。故寧自墮簡忽之譏。而不欲仰勞鈞意。今
蒙寵賜公牘。實出倒置。慚汗跋踖。殊不自安。尚望原其初心。特與寬貸。某
下情無任懇禱之至。 聞蓋公大全集祭陳應求復府丞相文。維淳熙十四
年。十二月戊辰朔。其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保大觀文魏
國正獻陳公之靈。惟公德業純備。哀榮終始。譽滿四海。行書太史。獨余易
名。曉敕溢美。則公好謙遵戒世臻。上實今之。厥有深旨。於皇本朝。賢輔接
踵。為正若獻。三人而已。往在慶曆。杜公宅揆。忠清諒直。康頑仁鄙。用雖日
淺。名則千祀。元祐之初。致歸呂氏。宰國紀綱。養士廉恥。公卿景從。夷夏服

靡。後暨清源。羽翼端明。遠共入相。有譽無毀。生全寵光。波厚恩紀。自時厥
後。鮮矣斯比。堂堂魏公。聲望崛起。如杜如呂。佐我天子。甘盤舊學。視何有
焉。知臣者君。人以倫擬。借曰形容。辭之贅矣。言念晚生。叨附舊觀。大明初
升。誦推之傳。嘗代匠斲。汗顏血指。二十六年。言猶在耳。期公壽考。與宋無
止。孰云微疾。遂隔生死。矜弃之悲。豈為知己。情馳一觴。目斷千里。嗚呼哀
哉。伏惟尚享。陳者卿肯窻集祭陳俊卿運判文。昔在高廟。朝多史魚。時惟
獻肅。氣拉萬夫。我學有祠。所以尚德。遇者見之。凜喜宋愚。言言遺直。篤生
我公。重厚端莊。吐霓照虹。娟娟童年。有赫載塞。脫略綺紈。頭頸聳布。迨其
筮仕。守正不回。得失榮辱。付之浮埃。三入棘廷。兩登蘭省。出使于西。續用
又蝸旋升極廣。其勞孔多。克稗借著。以定止兮。帝曰嘉哉。可煩可劇。其譜
神阜。以究汝力。長安日近。使者星高。紫荷白筆。平步臁遇。豈理無常。豈歎
有竟。兼旬之閒。不起于病。惟昔之學。踏公主張。一日萬千。百年棟梁。惟今
之學。歸公提攜。官僚教條。士資捡押。誰謂榆攸。釋以悲傷。扮榆夫邑。芹藻
無光。公已翩然。排風馭氣。其如吾徒。思之不置。泣引州旗。奔與素幃。公其
有知。尚
歆此辭。

陳中孚 崖州郡志陳中孚字子正為萬寧令黎賊化城居守有勞承事郎知昌化軍長子名適以獲逆賊校正朝攝官為臨高尉儋耳民王高叛圍閉州城瓊筦以諸司之命委適討之經由海道直造賊壘諭以禍福投戈列拜訖遂去見任守以適攝郡事諸司從之時樞密折彦質謫居于郡一見倍賞至宋紹興十八年諸司薦知昌化軍到官修闢郡廨扁曰繼美謂能繼父之美也胡公澹庵為作記參政李公光自瓊移儋與陳尤善休沐嘗杖屨往來秩滿除容守而卒

陳烈 宋朱子語續錄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喬云尚見叔尚時有一人常著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

陳豐 泉州清源志陳豐字元齡曾大父禰父驊俱第進士豐雖廷賓入仕少有場屋聲踰閩廣漕俱魁選兩試銅科時輩稱之提轄文思院會言者訐實職遺物被偽告日溢豐白起部謂所敕者小所轄者大因請復獲弟登子玕亦第進士登字元龍有文名學畫尤精與王十朋相友善云

陳扃 建安志陳扃字純中甌寧人其父肆業上庠公年幼母夫人自教之年八歲能鄉衆貢辟雍遂從父學後升內舍父卒南歸紹興八年登進士第初授嚴州建德簿再調饒州德興丞改宣教郎知興化軍仙遊及福州閩縣通判信州虜騎南侵諸路發諸郡兵戍江淮信州兵素驕欲因作變公攝郡事先取其首謀者寘之廻加撫諭衆兵攝伏丞相朱公倬為其材被召丞相陳公康伯上饒人也以公有治狀語同列命且留治所暨入見上曰有大臣為本留卿以信兵紐悍頻卿能往臨之遂知信州明年冬除直秘閣再任暨書獎異除提舉淮東鹽事隆興初詔侍從臺諫論次諸郡治行公預其列為醜正者媒孽以章罷乾道間坑冶闕官樞密劉公珙薦對上曰聞卿練習吏事欲以坑冶煩卿遂除江淮等路鑄錢丐祠甚力求歸卒年七十三官至朝請大夫

陳廷俊 宋陳亮龍川集陳府君墓誌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

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遡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二十年得一世其間人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騁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惟其餘以及鄉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擭而邑人使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為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鄉閭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付實能撫孤存寡義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見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特其夫之有兄也又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稚衣之餘基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黃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秀嘗以納粟辟尉請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蚤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深胡炳徐良吏孫男九人恂元亨愷孝修凡允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虔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塋公於距家五里鷄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為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生而敦厖以壯門戶其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稽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土

陳鼎 宋林光朝艾軒集陳鼎建州松溪縣人父戩建炎中嘗任給事中鼎以父蔭為右承務郎戩與秦檜有世契鼎任臨安府排岸秩滿差攝進奏院紹興十年金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是年六月鼎上萬言書言虜人於今日敗盟乃朝廷福使虜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吾者願乘此機奮為自治之策檜怒言者因論鼎籍中丞廖剛為地求易差遣得旨降一官放罷日下出國門戩又送吏部以鼎知饒州德興縣十六年五月德興士民傳取新守請闕已留鼎再任至是檜進呈上曰果有德政及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使之留者須加核實中丞何若聞之即奏鼎朋附廖剛其在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鼎坐免罷鼎為邑有惠政至今人思之淳熙五年蜀人李舜臣嘗宰德興邑人為詩以美之其章首云銀本縣政百餘年陳鄭才賦舊所傳蓋指鼎也

陳順 元一統志 宋建炎三年，金人退兵高郵，初復時，兵典權皆乏。順以東義郎主兵典志綱部卓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保城。朝廷聞之，各轉官資以示勸賞。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 九真

陳

陳洙

建安志 陳洙，字聖涯，甌寧人。嗜學到昔，博通群言。隆興初，試南宮，對春秋大義，復易二卦，論議精深。胡忠簡公銓奇其文，欲以姓多士，訟於異議不果。後孝宗命胡公俾訪詩人，因遂薦之。其詞曰：陳洙為春秋學，有師法，於書無所不觀，惟用以資為詩。歷官知安豐縣，興崇學校，括廢田養士；芍陂久枯涸，夫灌溉利，乃命修治，椿掾叔敘祠，新其宮，水來大溢。民至今賴之。性重義好施，家無贏餘，有以貧告貸者，傾橐不靳。官終奉議郎。

陳維

宋誠齋楊萬里集 陳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維，字子綱，姓陳氏，鎮江金壇人也。曾考元，朝散郎致仕，贈朝奉大夫。祖考廉，登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考晟，登進士第，終文林郎，知真州揚子。先生早失所怙。母蔡夫人，殿中侍御史蹈女也。念陳氏孤未樹立，厲節

自昔，拊育訓誨以底有遂。年十三，進鄉校，試藝輒魯舉問譌焉。諸先生異之。曰：吾黨陳氏有子。紹興丁巳，方與計偕，黜試禮部無遇。于從吉切而願異。先生歎曰：吾有志無成。成吾志者不在吾子耶？家本貧空乏，為從古求師，則當剔橐以行，不借人，皆難之。從古既累上第。先生喜曰：吾祖孫射科三葉矣。何必我躬？既乃以恩得官，主信州弋陽簿。竟不赴。隆興甲申，從古通籍朝列，先生於令甲當行封，曰：吾老將一官，求能不靦？今先自及，安乎？奉工秋止。先生讀書不顓決科，状研根株，探索源泉，尤邃於詩。試騁古雅適進閭鄉，一時名士如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張康文，皆忘年反友，養直嘗稱曰：子綱好古博雅，結交皆天下知名士云。先生急義，拯拘溺死不疚。不從然諾，聞人一善，雖如以喜；然貲索剛，是是非非，有賭無聾，理所偭者鼎貴必争，既已正辭，所忍其合，鄉曲有競，必就而正，決以片言，靡不悅服。蓋其素優服仁，食義身中，徵墨言中槼規，人皆服之，非一日也。金壇之役藝戕有所，所不病，輸而病不均。先生曰：我乃無田，言之無嫌。倡己之人曰之有司，復除十年。太守貫文閣學士劉公子羽以書謝先生曰：見仁人之用心。從古始尉富陽，迎先生就養，邑有煕香火，獄具，縣令所憤，欲衰死之。先生論從古，使力争，竟免。有中人倚勢漁牟，學田，從古欲直之，質諸

先考。先生曰嘗當官而行，俾長為使古以獲源漢當世狀。先生戒之曰：以遠
得官。前輩不忍。汝其勿辭。先生雖布衣，嘗論天下事，每厭末俗捨今古之
敗利害。如卜筮算，如東壁火。位不才，得士者皆之。先生耻言利，家使明學
併食易衣。其于伍見，先生泊如也。家無長物，獨聚書數百卷。先生嘗自貫
曰：龍于稱職，形于侏儒，水稱件物，中空洞而無隅。至於為人之所不為，而
不為人之所為，庶幾古之愚者歟。暮年深詣理學，得伏先生，如覺言養家
然不能入其中。既疾，子孫在旁，則告曰：吾必不起。吾脩藏書，勿過於儉。斯
壇於鄉，以激而抵。言畢，坐而逝。云享年若干。先生娶陳氏，大理少卿知柔
女也。生三男：從古，永議郎、前監行在左藏東庫；學古、稽古，俱舉進士。二女，
歸中書舍人張忠之子興宗。孫男六人：伯康、仲興、叔豫、伯春、季咸、季益。孫
女四人。今先生之殁，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葬以乾道元年九月
十四日。其兆在縣之唐安鄉茂城村，揚子府君之墓側。後十五年，從古書
先生遺事，泣以告其友，屬以銘詩。銘曰：德之學，古彥所作，播播其期，誠
誠其詩，辭外帝紀，十篤先之使，奉其飛覆。此之嗟帝憨弗營，與古而婦，不
沾乃玉，亦不毀于積。年見其璞，以對于先覺。甄我於庭，于而其
萬其芝。其美雖醜，伯也載懋。是君其父，是無天而翕，我與其害

陳宇

蘇州府志：陳宇，字伯英，吉宜先生諸孫。自宜興徙常熟。以文堂
淳遺澤，仕為興化軍莆田尉。仵創賊格，富宦賓子微然曰：吾其
可為人命為自進之階？卒辭之。調紹興府司法。隆興中，改秩知臨安富陽
縣。分差鎮江府糧料院。知潮州，徙權行在權貨務。知房州，卒年六十一。
宇孝友，天性廉潔無玷。居母喪，鬢髮盡白。撫愛諸弟，每食必同席。俸祿不
入私室。家無金銀之器，他可知矣。常自謂先世以清白遺子孫，豈惟富不
可求，亦所不願也。陳峴誌其墓，謂內行
外治，純為始終，允謂成德，非誤言云。

陳琦

臨江府志：陳琦，字孫之，清江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從南軒張
公史學。主衡陽簿。稱令以平反死囚而得其實。役人者見知於
鄉。提刑丙。又有殺隸農以賕家其賄者，為正其罪。縣瓦掷柱，使雅者為倨
循。此以雅治。舉出湘中，為贛縣丞。留志細正，自文昌寺贑之。知興國
縣。未赴，留公自決鎮蜀，辟主管帳宜文字。在蜀二年，事無鉅細，多質之。有
充齋集、米城齋稿、萬里集。陳瑋之墓誌銘：君諱琦，字孫之，陳氏清江令
祖宗禮，以高平縣尉地功郎。父吾明經，免還於鄉。君幼到書自命，必欲續
聞。既過，以多學舟貢推乾道丙戌第，主衡州衡陽簿。來至，張公孝祥帥湖

愛其材，招與之俱。南軒先生張公栻史學，喜。及官衡陽，有殺人于野
而主名不立。提點刑獄鄭公丙責游徼甚急。史逮一群老，其稚有血染衲
懼縣。史獻之鄭，鄭下之州，諸卒皆不咒。州下之邑，君孤已疑之。初訟是侍
死者，稍著曰：華仲羨君。即倚諸衛，有見而哭者，曰：吾子也。王仲英與其叔
弟徐倍前，而仲英負倍，徐殺而取之。君逮徐，辭服，白之鄭，釋群老。由是名
聞一路。郴寇竊發，無虛日。相繼元帥使者命君往撫之。言當雅者任之，而
畀以一券，日許一人持券過邊，以稚商而用。既而無撲，諸郡法尤用為來
循。後事郴，調贛州贛縣丞。南軒先生帥桂，招君備幕府。廣西諸郡計仰漕
司鹽于錢。漕臣帥以開請益下漕，漕臣帥會漕閫帥備漕，君贊帥，歲增
諸郡子錢十二。邑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十里，自邕達諸軍文倍，以多道
斃。往舊有圍，君請憩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馬先者發，馬用不耗。帥
辟奏為某不報。罷，至贛，尺寸尚書留公正持以荅縣歲不給，無訟不直者。
命入全錢，君首除之。官錢曰理總判者，隸提點刑獄司。有使者析秋毫，計
一路遺錢大莫。君主言曰：此錢舊判所無，借未能除，不失凡最足矣。今又
益之，可乎？遂而止。部使者列其治于朝，諸中書書其姓名。用薦果得宜教
郎，知贛州興國縣。未至，會留公制置四川，辟字撫宜文字。西南是舊為蜀
患。近時復創為市，歲不能徵。或議者欲用利路義士法，什伍聚邪之民，如
李德裕雄邊子弟，以代更番調遣，下其議制置司撥。君疑之，君言其不
可。兩州之士無慮六千，壹所為二，擇壯者二千以備邊，餘以居，於是則民可
用，或可償。蜀法權酒錢曰折估者，病民。上欲損其下，蜀議制置撥，君益
定議。君主言總領馮公逺，詞甚懇惻，乃減錢錢三十萬。初蜀之民私以諸
蕃爲貿，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每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初有司益
緣乃聚，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勝不易。蜀之兵為屯十有八，所隸之
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者，必視其所屯之地，擇其土物之直以直之。
低昂為錢之多寡。故來之估則龍州，仵仙人關之中；蜻之估則與元侍西
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大安，侍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之地，反
用它州之估者，故軍多怨懟。留公憂之，乃與君議往交界之弊，以估稽筭，平
廩給之估，以慰士心。君雖在遠，而贊務日至于朝。近臣有欲薦君為郡，而
君死矣。人皆惜其用之不盡也。君天資敏而静，每而寬，遇事迎刃而解。亦
不自功，事至不振，事已不有。聽訟使明，決訟使恕。與人言若無所拂，而實
有所規。事上官絅恭，命道不同，不為遷就。每言徵聽與同察，庶如家人。不
見崖異，亦不詭從。君自史學於南軒，進進日新。嘗扁其齋曰志，南軒銘焉。

其屬意於君至晝夜云爲文章思深湛詞乃虛長尤工於詩傳江西詩年
四十有九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官明年十二月其孤遂柩自
蜀九月丁酉葬于建安鄉古堂之原娶曾氏子三人男俊之漢之安遇鄉
舉貢來進士孫三人女二人一女壻復之不遠二千里走价在所以太學博士
彭龜年所狀君之行謁銘於某某與君雖故然銘之曰　猗嗟拜之其恢
不容其趣不畢南軒是師趾其堂奧窺其壁圭一夭而歸將遂其美而壽
其被俟豈其實俟
畬其施云誰之司

陳嘉善

咸淳溧水志乾道四年到任臨政明敏庭無留訟監司列薦名知江陰軍

陳敦化

宋薛季宣常州淮陽集陳丞之父行狀公之子璹初以文章試太學舉名籍甚上欽宗南渡道莆田過故人着作
劉公虎聞使生之賢某以陳對劉言陳之賢者曾以其文示有教授溫州
時璹以諸生謁肆州學咸善其賢明敏爲痛戒抑以成其材進常保然於
中不使璹覺之也其父卽知咸爲有意璹屬其于咸心知其賢於人願本
末識其面某日君待之夫君所知於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貫

者某寧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
宰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和精聽其言詔肅而誠慤意非常俗之士問之
公也始知其爲鄉里雅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若天道之報然某
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璹與兄壽某弟寄共泉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
屬某叙次其文某辭不能謝爲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壽其先家福唐
五季亂徙横隱人遷永嘉鵬飛里世以經財省義德施于鄉公生九年喪
方鳳母那之千居爲不善者辟不逞肯屠之而共范產保公以全十五于
父鄰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飽公輒
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遺命盧墓丘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
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屠人單婞
三尺童子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擇其心家累百金益能增修先德之美
伏臘之外率用振贍救宗鄉閒之急難餘以脩治橋梁平夷道路某嘗聞
山嶽人多閒雅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閒信服其誼
事訟多之官府得公一言卽將解散關張爲是丞者少公雖去弄言學所
爲常與理道經界不行縣遣公于九鄉之賦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逼淮司又
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編甲紛然公檄令不下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畫

而它郡兵皆不成郡任家國有竹萬箇二古稀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
萬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曾數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遂能有所成
立其年璹上名禮部人能公世膺善不顯凡與成者遂將傍大其門爲公
不于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之疾日
來祈禱祠神禱謝死之日皆嗟相顧有爲之流涕者爲守公何以得此郡
公常自言不能利澤於世道安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逮鄉里賢矣哉子
男五今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
公于郡西參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陳謙

宋史列傳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權宮陵編
修官陳中興五事至孝綱紀定鎮書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
出綱上宜如聖訓令頒出綱下遠甚余何上疏獻延往論數刻孝宗內
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辰州桐佳加直焕章閣除戶部郎
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熹論起止庇復數年起爲提點
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焕章閣能使宜諫捷金人來歐爲者補
官七州民相倚爲重謙移書使曾同今若待解並行剿撫之策豈得以數

十爲藏方既而委諭果叶里肯成季奕罪且求罷上諭言舜放似協和之
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商號漢陰
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卽日至司九府今上豪建縮
覆之中流士爲潰先吾者鉐兵皆退走未幾奪職罷俄復知江州促貫長
和議已成謙復罷奉祠年七十三謙有雋擧早爲善類所喜晚生僞學
中屬首擇佗冒爲我言士論鄙是薄之又論之非長下溫州府志陳謙字
益之永嘉人登乾道第教授軍國虜陳俊卿師閣薦之除國子錄遷判定
官孝宗將內禪謙條六事以獻出通判江州使知常州開五濆均激民田
扶善抑惡擢五兩行州人至今以爲神明除湖北提舉常從提刑辰州傜
叛遂用部回部謙便軍待其衆定降八十餘峒提典刑舉隆提刑遺李冰堰
嘉州頑捨皆施使巧堅實耐久衆權者虜蜀人安寧擢湖廣總領進寶謨
閣待制京西湖北宣撫副使生平暨文之趣知江州尋奉祠老永嘉圖經
目郡縣有永嘉諸覺志至嘉定中謙復歸永寧編十五卷詳悉該者取之
木業通水心集有靖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公永嘉陳
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瑤祖諤父谷教化贈大中大夫知尋昔遠謾初得通
監錄參生敏敏直衣積累日晦乙盡又論者其要罪成數其人太學時南

理秦檜故業。史義甲翁。公理勝而筆力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從福
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惟賢聽公。喻苗許自架黃氏以爲公賜也。教授寧國
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閣子錄勑令所刪定官。樞密院
編修官。爲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遣曰
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當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於願出綱
下遠甚。宗何王威岳飛逐杜論齊數判。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手內禪。公
即求外補。與宰臣不就。通判江州。秦白氏之游。自殿後司馬留二年。知常
州。地近蘇湖。望雖高。守。未審傳舉職。俚俗謂此丞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
姦。狡獪抑悉權。至兩浙行。監司使者遷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綱修神明之。
不再見矣。移使者湖北。辰州。信滿闕口掠辰沅。郡武岡以叛。公倡攜窓寇。
親行邊。稍經略之。會降使路運判兩帥司刺郡。軍討捕之無功。兩路惱恐
安撫使王蘭秦留公親。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搗賊穴。降者八十餘
峒。凡七十五日。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五年也。慶元二
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進會子價益賤。減者百曉。直五十。今曰短
錢。稍秋其能。奮人規以自利。公築平準鋪。日收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
元爲頗損。然從置用崇修者遷之。金銀以市。軍備。於遷官屬士卒遷元者

核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就判不從。遷客多獸望。然實論方大起。
既斥不勝。訐而公亦隨去矣。復四年。知秦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
實論漸止。從照成都路刑獄。遷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建使可。堅久耐實。
梨程者彥。侍以帥反輪墨。許與流布呎賦間。蜀人和歆愛。移京西轉判。復
換章閣。稽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復帥皇甫斌。吾失韓侂胄意。諸先事。復
房。嵌士命。胡邵峽。斌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充騎士。
浮客無所仰。粁又罹來隨郢州。歲惡。王。獨未從罹民食頃竭。由是七州民
無推翁相翁爲盜。縱橫入房地。復歸自恩。前賊路絕。洽漢近山之不皆寇。
而鄂城隳也。因薛。府來門。慶慶叔積賊。角盡據侂冑。不知其情。將遷出師。
公謂侂冑復辟大義。代國重事也。豈敢貪邊。叛而後戰。古人或不知不隨。
洛大軍。給綱馬。射鐵廉。至寨屋。今日軍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剽奪行之豈
得以敵士爲戲乎。既奏論賊夷。張刀陳四不可動。且求罷。侂冑忠之。擢年
不快。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論指協和帥濟。留宜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
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賊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天池。河。毒
敗方城。而郢偉至宿。本奏至等。皆大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並閘禮
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虜房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畏於漢。冬凋惘

泥而飲。公度北城爲地道。濤江。貯之三百尺。受弩槀秤皆備。蝟井被繫千
餘。盡釋之。既至郢。凡未悉遷赴襄。又曰。安陸當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
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二兵。勁用成五閘。春于安州三
閘。三閘者皰將元英所攻。章獻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閘兵救安
陸。而五閘不可攻。虜覘解去。襄城糸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
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群虜兵深入。陷德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
吉。虜已拆風援寺趙大尉宅爲筏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判實陳閫。副
薛公宣撫。即日置司北。虜虜絕南河。至令土豪趙觀覆之中流。人爲溺死
甚衆。餘兵皆反走。而李威也。兵亦夜斫賊軍。營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
之經。見侂胄言州無援。帥偽爲惕哭可憐者。侂胄不悟其迹也。然襄陽都
統趙淳忌宣撫司就制呂渭孫。擅其鼓副。就判號反掠。輒殺之。薛公不敢
劾。遂奔職俱罷。然虜卒不犯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
和之形。侂胄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豐益嚴。史以餘力完壽舍。浚濤灃中流
姦然。侂胄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束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
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
建寧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觀。宣教郎知益陽

縣。女曰嬪。嫁建康府戶部糧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邵杞皆任元弟之
子。貴州錄參順彭溥。異新漢陽薄獲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
軒邊朔路。此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竟殊絕遠。臣爲先至。決波數浪
而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武功之故。勤必有成。爲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
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于憧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
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
也。公獨先見乎哭。　賊敗隆吉於朝。及襄城安陸復全。功又最著。然無
分銖之賞。方以爲四　公亦不自明也。夫狹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
矣。王眉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怨曰。總所
戳我我來。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勇士也。三者幸而免。使我
併受總取。我一縣又陷之。傳于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
武怨。不許。既而公爲抑代。遂奏罷之。抑愁恨。訴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
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復人以抑妨爲捷。因佐佑其說
之。罷副宣撫。復命嗔安世投公。復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誤二稱。至今
藏其家。嗚呼。世言捷人。能以白爲黑。止於訴訟而已。不說者因索定之。人
索定故也。先岳復永世之雅。二州祭祠。至今不絕。人不索定乎。琚安世不

相孫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攬者往矣。不攬者可以定矣。古人謂弁與弱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弁爲弱矣。銘曰。進俟遲貴。儒之常患。貿少丈名。滌俗所訕。天門閶闔。孰如公賀。千里獨往。張秋無前。叅屑關口。複嵗若電。間禧挽歎。最爲先見。羣衆萬舊。卒全兩邪。屑不至江。人公之屑。凡可陳力。合無易剮。寀功倅績。所存歷歷。波娀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攬大之注。或扶運用。或泛長瀛。霞反雲明。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之里。公游走矣。公卷方起。　又癸丞之侍到。吝焉嗟知。復何言。言人身明。世所謂長。孰非我朋。豈或衆之。而莫能騰。奇幸有一。神和語平。獲逢霄獸。水送山迎。目斷荒陂。窮弓紅青。如鄭公業。願以家名。一娠不孤。四生常登。筆硯欲拋。思納永寧。書舊音聞。汝頴令評。德吐宿慮。縞唐硬生。役禍已嘆。百詞靡醒。慨此多友。聚焉詩吳。各東志義。供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倫經。國有大命。卑光咨行。夜下已嗟。風回洞庭。雁易高尚。田其血誠。天之嬿熒。心贊股肱。誰甘席屋。捨卑布衣。銷況至老。有國無耳。竭盡焦慮。以家異冥。來屬湘先生李壁集溏庵出示。憑使陳丞之近作。此家記憶。異次嶺一首。適王今今右國正。攜酒相過。斷章併識之。有使仍以寄陳也。　重將俵異挂天閒。滾浪深漸。傳根看。名宿青燈。仍燕生。故人白雪自幽琤。西江一派還居士。寒滯雙去任懷殘慮。天臣區諧陳進。秋風吹老碧蘆灘。

陳繹

宋陳傅良止齋集。故叔祖元成墓誌銘。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亥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此傅良寧聞之祖妣吳。舊塋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武舍而攻業。府君遂傳有其兩偏。與先君共一襲。傳良切也。孤。能積高。夜建且。府君攻見變。一日等傳良于西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年以師法舊壘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言。不朴。不訟高家事治。元之日。天之者皆盡表。娶孫氏。生一子。諱李。字安國。弄妾潘氏。生一子。諱和中。字致孝。一女適貢廷祿把。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爲兄弟。安國以爲然。欲之回。好。武家之少不讓然。安國常曰好也。府君舊屋繞三閒。復二子合爲數广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乞意衆甚美。有嫂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主嫁。二子無族言。然安國雖好佛。符理甚。非習言一貫立不攻爲致之獲落自適於腸詠。詩作惟所欲。其性本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

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殁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天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籍。二女適諸葛誠、林斯獲之。娶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卒。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爲六穴。他日將以姊子左右葬之。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致之祔。傳良欲銘府君。父以宦游至是。而後銘。故并書之。銘曰。豈不以爲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爲能。能至鮮也。我圖後人。種之遠也。慈孤草木。不可剪也。事文類聚陳繹未見傳。葛常之韻語陽秋云。繹本親王孝寧作屢老堂以娛其母。至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寧疑出本岸。開池故合涌寒谿。

陳杲卿

元一統志。陳杲卿。予國材。傳學工詩文。嘗以古樂府見含人張孝祥。擎節實歎。又著強國書五十篇。時忠獻公張浚董師淮。生杲卿以其言獻焉。浚深知之。會浚罷。不果用。乾道中參政龔茂良。帥隆興。以其言聞諸朝。不報。今其詩文多有傳者。

陳次雲

宋李石方舟先生集。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貴中下邑。少爲學不苦章句。儒獨好本務。書既王霸縱橫大略。家業雖於財。次雲固累世之貲。乾與四方遊士。願聚関中大俠名迹。是時虜再入中原。張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雅論史漢形勢。復問以春秋陝剸。索酒推呼。願一已。若不足。客我其吳槃。槃然。聳備圖中。有閒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頗交。不得交者。卑以爲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食此。客之死。喪婚。奈學之未有成。與寬之不仲者。皆以望。次雲獨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生此貲益落。然猶假貸共扶以爲義不悔也。次雲傳衣大袖。過市。人無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卑。蓋尊敬之如此。其武少事語必取訂焉。有隱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檢。一鄉率賴以多修預之士。次雲參以春秋薦上。凡三登名。輒外着報罷。以爲是不足濶我。歲戊寅。辦舟東去。且袠所有書。欲扣闕下。舟與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爲者。霜月清冽。脫帽解衣。傳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民聞之失聲。其里中至爲端月廢相慶。次雲有祖安仰。年高。供養甚備。次雲死。仰對弟不樂。撫太息曰。得封大儒人。以慰其心。後亦卒。次雲父安未葵。欲營寬敞地以待置穴。家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祉。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翔。父年。皆不仕。子仲郎。一女適李關。次雲有弟濤。亦卒。而房孤嬬。以乾道年卯。十二月己酉

來三世五秀矣于貴陽縣之江鎮丁山之源次雲父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其可託而次雲亦謂石可為婿者故以吾子圖女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杞酒論文追逮少年逸氣以為樂而不可得矣其同志銘銘曰　以氣養學積之浩然處過不爲其才可貴屈折下士其性則天與之以彼新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容言矣

陳雲

宋胡銓澹菴集陳君世望墓誌銘　府君諱雲字世望姓陳氏世為吉之吉水人曾大父守忠大父瑜父安民皆鐘彭丘樊所居鄉石折桂凡數十百家溪山清曠可樂自國初以來未有登名于天府者府君嘗曰吾贛不能如歐陽生化閭俗獨不能化一鄉乎即取毛鄭詩日夜業業遂博涉群書且謂兄曰古之學者不但章句而已行必顧言乃可故尤刃刃於管遵郭渠之義宗族戚單宴不能婚嫁者終我乎給有長不能來者贖其溝壑嶺虞王康徇香倦觀如增人所六者富藏擁備篤獸則貧乏則狀人蠱虜如古牛車之約式又負則折春燕速通威務長者有子曰夢材曰伏膺天姿既美始就傳已能賦宵雅之三府君喜謂造物不辜吾志乃不復騎馬屋館宿儒以為子師間遣游宦四方計一歲經費之仞悉資服修至也不市書以遺之其子得一意遊學夢材三典計偕嘗推詞賦第一中乾道丙戌進士第伏膺亦兩試本常長於經賦家占一門三秀之二士躋其榮慕而歎者接踵翕如也其鄉令文物彬彬然府君既歲薦事躁法環府亦未日賜客窮物外勝夢材尉湘潭也奉親以行數月府君懷其隱丞遷夢材儀事解組歸養父之治夢材君乎孫而仕吾欲隱矣非肯馳名行其志夢材不得已復起遷伏膺亦處禮聞方觀及親之慶而府君沒矣善類咸以府君積厚報當爲請嗟年六十有八其終實八年六月十有一日也娶同里曹氏有淑德子男二人夢材伏膺也夢材左迪功郎新贛州寧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謝文保前卒餘在室孫男五人瀕清涉清洵皆幼是年十有二月丙午葬于鄉之東林茂來倫高峯之下以同年生秘書省著作佐郎蕭伏國榮狀來請銘其嘖爲起郡時夢材適在郡與之語恭其所女欲來以慰爲士殷而夢材不肯也以是知府君有子可銘也銘著作請之力者遂叙而銘之銘曰　英宜更兮弗墜兮而其後之范將驊騤兮不穡庶其是之食代石琉辭以紱來哲

陳樸

清源志陳樸字端材休齋猶子也乾道戊子進士為江西運司主管文字以薦入提轄左藏大理寺丞知漳州博浮貴五萬為

民代輸身率提舉湖北常平召為倉部郎以左司提舉使金房迎使舟行大江中漲風暴作使艘汎濆矣傲自若曰此天所以限南北者亭雅息風頓天則天禍之江有神不可欺也使咏然稚太常卿帥廣東著華例帶吳漕受代儲錢數十萬上了朝子亞卿終知康州里卿令知英德府弟樸其甚名樸字中行端實貴公為易今名負氣高邁聞其姓文明門史使戶長常满登慶元丙辰第十教官平親以德行學業為除國子正同樂初名試館職時陳達侯對藻瑞王誠言孫之義不足以續億萬百萬之定參政令壁讀之嘆曰真館職也除秘書省正字校書郎遷判鎮江府暨參新長官定府三七分新舊獲多候辦訟者肩至樸兩手之余贊一千者今價為泰七百附各獲秦百五十兩遂盛悅而去知梅州民為立祠改汀州民以緣檢迎夫界上有曰桁迎鄉本群寶者知是鐵潮舊丈為居五月卒樸號可軒門人皆名士多達官者有經史管窺行于世子晉俟瑀定壬辰進士第人今為[illegible]子司業

陳庠

晉康志陳庠字伯倫家世業儒祖致堯以特科仕廣州左理父嗜學以特科仕程鄉尉倫少以文稱乾道中進士乙科時方羽冠仕邑教

陳宏規

清漳志陳宏規字與常龍溪人登乾道丙戌第以常召監察出知潮州就除廣東路召為吏部郎歷官至朝請大夫奏補子及孫皆以尉終父雅號八行稱為長者有金綱性理說圓覺經說行於世贈朝議大夫

陳衡

清漳志陳衡字季香龍溪人與寓公蕭太中耕為鄰太中季章狀元衡通其門以告公之父朝議望日公生朝議以章之名名之登乾道第調高要尉以儒海惡賓改承務郎知雩都縣時留魏公方知郡露章薦之秩滿除福建帥幹公撒王汀中罷宣撫通判潮州堂除康州陸辭入奏首言[illegible][illegible]吾役之弊及至郡再上章乞祠丞相京公鏜知公節力未衰嘆曰此恬退之士也秩滿除宜州公力申前請乃得祠未幾除知興化軍公著十論以禪廟謀國復論二廣軍政丁望之弊得旨付都堂詳議奏聞公至莆士有習權貴書求館客者公不可曰畢以身當謗不以官物狥人清博節用度增糴本以備凶荒立常平廢舊倉以利民吏易邦人立祠鍋碑無何以煩言歸轉朝議大夫官二子二孫少清少時皆以尉終孫懋

今鹽淮西總司北庫。

陳安民

沅州志陳安民。宋乾道間登第。官至通判。

陳持

宋呂祖謙文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陳在婺爲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武通。武絕。有占籍永康之前黄者。不知於婺何别也。蓋傳百有餘年。得高安府君。而前黄之陳。始爲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之。質厚而愨。嘗以事毋聞。陞於兄弟。白首無違言。邇之里閭。遠之郡國。所交羞雅。良猾不同。一接以忠意。年十三入郡庠。下筆疊疊。諸生皆畏避之。意氣甚盛。已而靖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擇業没不反。家事益落。遂連蹇不耦。絕與聞太學。校時僃葺擢之行。公晚爲出帥撥弟子員。陸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既以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鈞校未至。治非老人所宜。而公者事業職。蚤夜不怠。若欲少自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士方少時。心壯力強。謂天下事直差易耳。平運而往。或涉險難。僅得一官。欲然僃首就之。始以少償其鉛槧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或衰之覺。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寬娛。安嬉遊。無憔悴蹙落態。暇則爲詩文自娛。至老不輟。有左氏國類二十卷。遂忘齋錄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朱旺畔所居五里。曾祖諱復。祖諱賀。考諱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故武節郎朱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年娶一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克。餘尚幼。予雖未及識公。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反。貫未達銘。銘曰　髡如髫如。孫屢之枕。閔五星終。爾從走趍。不酢其動。胙起子。命也奈何。保於其壙。

陳性之

宋陳亮龍川集陳性之墓誌　住婺倫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弟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欲得性之。蓋相聚數年如一日。余嘗欵性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宣嘈之聲。性之西日嚴令。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犯霜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遇。予自今行危與飯。食畢。從容而曰。吾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覓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受囑。已官吏禍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揚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劬清。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篤直。在爲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卑賤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秀郡。道逆兵馬都監者。任驗其死。性之痛以徐行。有微止君矣。性之王趙郡。白書。得逮還其都監者。是爲治其復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在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由此言之。士之處乎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卿將善人而已。余性之以資補迪功郎。寄主南劍之銅溝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祖犬。父名先。父思忠。父漢。子男三人。琳。正己。頎。長女四人。長適承議郎唐宗先。次曹錢。次何梯。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夭其一。夭任。伺僧。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淵。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横渡山之東麓。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篁。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順之有指也。頎寄使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古。曰西門。皆寄有引於鄉。曰白塔。曰前貫。則富室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始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有改也。宗法不立。雖予著性。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書不杖。事特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陳材

宋唐仲友說齋集陳君墓誌銘。　邑人陳鏞。從予問春秋。閱歲八。執禮滋恭。爲學勤篤。不肯經意舉說以求售。庚子歲。有司欲首薦。引經膈廟諱不果。予慰勞之。謝曰。鏞不舊。而何言。惟恨夫親望。年家君雇之恬然。惟曰有命。後當益謹而已。予曰。甫之父賢矣。篤於義方。而不休於得喪。鏞曰。先生真知吾父者。吾父切知學而孫舍而幹蠱。常以不卒業爲恨。故嚴於訓子。闢館延師友。日計書夜聽誦。未嘗倦。善聞史。能道兩漢興亡。日觀通鑑。寒暑不易。既使鏞與弟徽從先生游。歸必問所業。且曰。吾欲汝等得所淵源。不專爲進取。得先生文議。歎曰。吾老矣。恨不獲質疑于前。其用意大抵類此。予曰。甫之父誠賢矣。顧何以激子。使慰其親心。又八年。予書室寓僧舍。鏞侍父來訪。僧始與予遇。壯岸踈落。質直無隱情。與僧恭終日。談笑歡洽。不數日。鏞來以父疾言。予意吉人宜上壽。遽以訃聞。予往哭。視其庭宇整壯。東爲書室。治圃作亭榭。不侈而潔。有山林眺望。水

未映帶之趣而其胷次規畫非常人也出行田里間父老嘆息曰吾人逝
矣相與言其爲人寛厚無競忒加以積逆及言踰遺之山歲卑先羅貧不
計贏利人衆借貫亦不忘貧慶鄉鄰睦和雖寒倅未嘗忍之予又以信其
爲君子也鏞潎以狀來請曰吾父享年六十有一以淳熙十五年六月癸
酉卒于寢將以十六年九月三日庚申葬于和睦山清塘原從治命也吾
父諱材字俊卿吾祖侍子既吾父生五年吾祖悉推家財與諸弟不占一
銖父十一年而吾祖終諸叔父以窶復欲分財父承祖遺志盡以所自營
生業四分之動約治產十年復饒裕諸叔父皆汨䘮吾父葬死嫁孤無吝
色推及外姻稱于鄉黨皆孝友之餘也自幼慷慨有志諾果於爲義六歲
生于門鞭群兒戲有騎過將蹂及嬰兒衆驚仆吾父一手出之其仁蓋
天資晚年喜清靜晨興隔內典能辯其義臨終不亂性好理事重惟諾不
事筆飾戒殺生物侍賦役有理皆畏而愛之累歲德壽慶霈士庶咸增年
裁物品有齒居父下者鏞潎從客言其事父曰爲民而忘戴其君乎色甚
莊鏞潎不敢復言其所守不可如此娶貫氏生二子孫五人吝葵新著苑
孫女若而人敢請銘以納諸幽予聞行實久義不得辭銘曰　凡事主書
皆新所有身世推財惟孝繼反施于族姻惟謙惟厚切能治人胡止中壽

清塘之原吉兆可名
詒爾長孫式裕厥後

陳元嘉

宋陳亮龍川集陳元嘉墓誌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墳書
之餘尼山經地志嘗卜方伎之書黃帝史伯之所答問郭
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兼俛而究切之下至吳秦亦入能品動息自遂其
物無忤從客取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韓服之女弟也於是士
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寄從予遊幼子猛有豪
志寄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
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年所在搖動鄉之郡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
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要錯能否審遠近而
人固不知也會郡君之使有謀叛者郡密籌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
語元嘉令隊貲擊鑼鳴鼓聲布隊伍史出述入于郡氏之門而過旂時已
令方備行四隅以督隊羅元嘉令僞爲驚憎起義兵自衛微使郡氏之使
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已令亦來其使震動然尤自說以獻式甚兒
嘉令其間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遲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
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顧以才自
馳騁於世非直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
由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徒大父秉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
主簿子男五人檜檀樞柽猛女六人適周樛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
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
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
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與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
命也亦其志也山鬼谷埋而來
者不墮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陳安節

宋韓元吉南澗集朝散郎直秘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
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爲朝散
郎新從來劉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羸多病願致
爲臣呼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丈者也恬於勢利若
此上思乃從寵加直秘閣然行之已屬疾其辭祿勇退謂且瘳也其年三
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大夫聞之皆失聲慟哭以謂文恭公之無他
固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觀其臨終所作韻語則
超然脫去世累且區處其家事纖悉備盡無戲滯惑亂之意然後知士大

夫使爲之衰而行之中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
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横原而來請銘因叙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
上名德世系與其勞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之幼
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豐膄典麗既況文恭將任以恩行之辭曰始欲
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既而不覆至于禮部始史監潭州南嶽廟
房尚覺跡文恭不底其功天子內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旨改行
之右宣義郎繼上管官告院隆興二年房復犯淮詔中使馳驛起文恭于
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道既入對用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
庭復用龐籍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勒牒納
尚書省而文恭竟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敢報監尚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
簿遷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請外除權發遣南劍州始至郡僚堂之行之
不事科擾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頗不樂于仔之勸其衆者官賦之柬
者三年土風浸靡而負販私醞率千百爲群悉則爲盜行之榜喻之曰吾
群衆而來是爲盜矣吾不敢貸苟去之則千人不汝追也群賈遁郡境相
視潰去郡撥溪漢積雨暴漲行之祷于祠顧以身當其凡且爲排筏以援
溺發倉庾以賑飢一郡以安暇日指學舍指揭麗山陳璞議二祠像以勸

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生可以未哉最是得所師矣於是郡民皆服
其愷悌而悅其能化行之難得永疾郡之老稚扶攜日候於門至相與歎
錢邦州第爲樸樕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疾亦少間朝
廷倚以爲郡使者欲稍試其才嗚呼不謂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於
天性居家孝而篤敬而和與物無忤詢恂恂惟恐傷人從之遊益久而益
愛平居聲色未嘗加於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爲小曾公上審而謂之曰寵
敦尾福又甚似先相公也未爲州郡善爲朕牧民甫所以期用甚遠方幸
已之冬丈恭外理邊務內藏庶事延見賓客入則斋與行之商確議論其
功甚多父子之間自爲知友行之既篤於學問復喜浮屠氏書深諳其理
故居官不求祿泊然若無意於世異時郡門之選或遂爲郎至行之爲監
主簿議者追之行之則笑曰仕寧有追置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既論對力
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陸龍上雖稱文恭之功行之一不復自矜顧
勠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一州大略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頗可量
哉居鄉惟杜門謝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糧積者不
可勝數至餘力則覺衢僧修津步意於往來故其喪不特士大夫爲陳氏
惜而田夫野叟咨嗟涕淚亦爲其鄉之惜也所爲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

家妣魯國夫人何氏瑞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娶鄭氏先二十五年卒權室
韓氏左司郎曹胄之女二子景參景思皆承奉郎銘曰　三代之懿泰賢
以世戶豹姬呂亦紹亦繼惟不匪奮莫盛我朝若呂范韓熟名昭昭噫丈
恭公相于難難天扶廢兵宗廟再安丈恭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
以第才惟俊良器實瑞厚溫如春風美若醇酎曷以試之外付一州王節
皇皇疑然好修式佇其歸光于前人何慈之亟何命之屯死生斯常君所
自識臨紕張張不但不惑豈無顧
膺母爲名情性從丈恭復其在德

陳沖佑

宋朱梅巷集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
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具
于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奉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
間家公愛吾誘掖良厚其復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
間懷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窮竹間
作蓋蓋不倦相與進退運筆九日京蓬鳳凰雲臺之間蓋則魁年夜或對
榻視公起居食飲呼吁扶扶皆有非復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
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錢我洛陽則移秋分偶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人之
悲矣醉中別去修然不樂父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
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訂而今而後不復得
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
惟精爽鑒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陳說

宋陳傅良止齋集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隆益之之從弟諱說
字習之安數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燕湖縣珪之
女生子男五人長晉師尚其第三子溪爲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
名當世所交多聞人習之雅好修害從其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寵
尚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
卒十有八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里潘塔山之麓其像友
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
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陳義

宋陳傅良止齋集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字季陽溫
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叢子番仲爲母弟吾州陳氏故貴太
而譜殘闕問相與問系皆曰問從也或曰本同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
部侍郎公猶自平陽徙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附

也自今國子錄陳故尚書郎鵬飛之于六齡奉國軍節推官祿始於余衆
少長以蟲如家人狀稍稍合祿季陽于也季陽與番仲少小同受學皆不
類凡兒一爲大官一以布衣老鄉間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爲次第然尚多
言有幸不幸者余聞番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推不使異縣獨季陽
日侍膝下左右進饋無違事大夫雖不見番仲在側然常不樂其年也會
番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等好而哀擇之番仲雖不得在其親
側亦自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祿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
不待次得奉府富遂食其祿遇大工皇后慶壽恩求身得初品官季陽始
念不在官與祿哉顧念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或來弔番仲亦一切子登
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爲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
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番仲一大時峯意見峭峰衡不得施用以殁季
陽居鄉素負報之惟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規往往莫之違年七十
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將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稱父祥承事郎
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棫松祿一女長適項義幼未行
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本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
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

可稱者乎。余但道其為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蒙蔽等之患也。而復以是銘之。曰。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並報之鮮也。斯流之衎也。

陳克齋

止堂集陳克齋先生哀辭淳熙十有二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克齋先生陳公。以四川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卒于官期年。乃克歸葬。以九月十有七日封。公自受學於南軒先生。以歸。與諸公講論于鵝湖之上。既東注養。日進以新。發而見諸事業。皆以其學推而放之。不矯不倚。職局其書。惜乎其不大也。今人所欲暴而彝道者。猶不足以盡公。而公死矣。於其葬也。門人宣教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彭某謹辭而哭之。辭曰。 有美一人。溫如玉兮。樂易平夷。無畛服兮。端莊嚴重。非邊幅兮。內實外見。疑不足兮。顧無窮遠。何冕冕兮。克己求仁。執前矩兮。湘中之淵。鵝湖養兮。既耔既耘。而不穀兮。雖則不發。擁穢穢兮。匪名之求。而竊竊兮。匪文之工。而郁郁兮。衆而措之。匪自價兮。用無不可。何句促兮。其用則狹。道不厚兮。官于蒸湘。邅迴蜀兮。施置紛紜。世所履兮。贊公止此。見何蹙兮。設不止。此筆公福兮。時或阻難。衆疑叢兮。亦于龍蛇。倏反覆兮。公今其亡世。非爵兮。事或棘。禍福伏兮。幾微如綫。潛汐移兮。公今其亡。蜀之卜兮。嗚呼昊天。天不我淑兮。生才如公。而不馬兮。茁斯條斯。彼樸樕兮。胡國不贅。如指掌兮。我又何尤。彼亭毒兮。如公秉德而福祿兮。日引月長。胥不沃兮。云何一疾。不可復兮。天不可知。問之鵩兮。 又臨安為位哭克齋陳先生文。 某事公三十年矣。能復見公封此風月。細酌若吟如前日耶。歲在丁亥。侍公遊西湖之上。公嘗為我言市遊與山遊孰勝。某曰山勝。人曰獨遊與共遊孰勝。某曰共勝。則曰今日嘗纔是所至。盡日而反。孰知二十年後。乃哭公於斯耶。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為之。昔公入蜀。某負丞常州。丞走書言於公曰。蜀道遠且險。公病未脫體。勿復為此行也。書去而舟已東。某故心常念之。及得公三峽賦。則知公之所存。固已脫利害之小數識夷危之大勢。而某之區區。蓋細人之見也。道可行。海可浮。國可振。坂可驟。益昌折佑之濱。茶邊御侮之具。非公美畫。其能來耶。意謂公之遠圖。將昌於此。而或者乃以此門言矣。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為之。某始聞公死。乃公之棄郵書來。言其疾某雖未見其書。已信其人。而信其言矣。然或云病。已而忽逝。或云無病而逝。猶未決也。及見制置公書。而知其不起決矣。某少未有知。惟公是師。還其既壯。竊食四數。舍晉未幾。候為東西。公之入蜀。不得語離。隔闊萬里。死何可追。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為之。湖董事酒。聊寫衷思。公其有知。猶監于茲。 又祭陳克齋先生文。主簿之溫。暖于鵝嶽。棟梁之勁。燧于野。燬美成之難。而壞之易。天不可知。公遭至此。嗚呼我公。資稟溫淳及其通變。獨立不群。自始為士。不發於文。千波浩淵。不可限垠。初直衛漕臨戎有威。是是非非。行之以恕。有因於死。其微已具。公辦其克。復匿其路才高用難。乃轉為丞。入貲臺府。退亡其名。於情周事。如鑑之明。從酬曲應如衡之平。阻險鍥刻。直公忽易。紛紜棼雜。平就條理。諸公器之。薦牘交置倘然守民。聊以遂志。天子重蜀。鎮以近臣。近臣曰公。實我之賓。辟書朝上朝聞侍人。時公小疾。或尼其行。公獨諾然。一葉而去。暮年之間。藹然休聲祭南邊備。益昌折佑。婉娩之畫。不怨于衆。人方責公。受國忘身。忽聞遽然執不傷神。人材淪落。係時屈信。親以其私。為此霑巾。某從公近三十載。少未有知。提耳而誨。一經白首。未識梗槩。九原可作。百身莫贖。始聞公訃。且驚且疑。今撫公柩。痛不可追。嗚呼公有酒。見公無期。公兮歸兮。其可哉兮。

又祖祭陳克齋先生文。嗚呼天耶。其生物耶。精粗底純。何膠轕耶。窮達壽夭。何寥絕耶。亦有司予奪。主殺於其冥冥者耶。靈何為析。惡何為建耶。其無知耶。公之生。其離禍耶。公之死。其離孽耶。嗚呼公復能過我飲此酒。相酬酢如疇昔耶。抑能折疑祛惑。裒衆不窮如函丈之敎耶。人孰不百年。而公去之何亟耶。嗚呼天耶。其不可得而測耶。原始要終。其無極耶。死生晝夜。公其徂耶。哀而哭之。亦情之欲已而不得者耶。注而清酒之冽耶。升而馨有之飶耶。詰公之未興否。憬可決耶。

陳巖

不業道水心集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習之所聞。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技暴為。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漫游也。常待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彝譯於禮者。必欲用於當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罪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人如木升而為材可倫。如玉琢而為器可纏藉也。人不幸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棐。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哉此師友之所以為君痛也。道既久矣。豈不偉其資稟。而皆以出用為貴。偶不獲用。為憾志意之卑。祇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寄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侍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卿爾婦蔭爾于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陳思正

宋陳亮龍川集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吾姓陳氏。諱瑞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傳。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叙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蓁、棻、蕃、蕭。女六人。葛汝舟、劉景修、劉桂周、樓銷汝齊、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修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積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遺瓚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兩語之曰。兄弟不尚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吾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絶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來經理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余則非也。銘曰。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間。聖賢爲準。我獨何人。銘以相佝。

陳咸

宋史列傳陳咸字逢孺。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賕。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進主管文字。歲旱。帥司免下戶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爭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西川者。劇三百萬。蜀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抑。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椎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裁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權知資州。時大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三千餘石以賑。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水楮錢引百有九萬以賞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閤稽元吉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從使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西會。以允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諜之遠。出康侍奇之策。番於當用偉勝邁利之際。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使吳曦茂視松。易置將兵。不聞白正使。松務爲簡貴。咸愛之。復說松收渠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近利路轉運判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駭戚。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撫其守楊震仲張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職事。咸不往。遂之利州。從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矣。宗輔曰。景望大合衆以拏。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拏福茂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既被閤逆曦復兵。既而釜景官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父國學恩義當辭。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衆命。既而欲規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石鐵。以帳中刀自斷其髮。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然甚。吳晛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周救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德輔等皆知其出。丙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節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裁諸司冗餘。移充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持貴宜并權裁四路上供。汰羽兵二萬餘。院盡備至。故軍興增丈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蜀軍節廩轉不過一千四十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蓄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咸都免引窮權務二百一十餘萬。咸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一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舊外民久苦役調武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俾行馳。愬于安丙。乞計且輸錢以免行。又而不免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十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至總二司增刷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充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急淺。民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殊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爲司農少卿。辛丙州奏其功。賜璽勅獎論。宣諭使吳獵奏其勞。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

母喪。史拘己涖冊下元一號志成肯研人也。父剛，第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子升卿，爲監察御史。成，即剛之孫也。仕至利州路轉運判官。剛直不屈，與嘆之。叔胥在任者從逆，成判決而遣。有利州邪少僞善，稱爲順成，曰：勿憂運判，旦夕必還。是閒職吏劇。成曰：是賊方熾，吾從此逝矣。遣嘆誅蜀吾朝廷念成之忠，起爲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時有患成詞曰：公自充尖歸去，復使羅家怨憂。會胥立功名。成任御事，煒煒治辦，罪無之。壽仕至寶謨閣待制，卒，復謚勤節。

子篤。嘉熙間亦死於難。

陳士楚

氏族類藁：陳士楚，字英仲，莆田人。早有聲場屋，從文軒游。登壬辰第，調臨江戶曹。待次，從徙爲業。嘗遣於仕進，及漳南大風翁變，所入悉爲見者，單昏婚無毫髮留。郡人服之。改秩，調福州候官縣，歸中堂周益公當國，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孝宗奬其誠實，命差福泯編修官，除丞宗正兼權郎，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趣班，雪大作，寧相立宗表稱賀，擇筆立成。朝士皆稱嘆。除軍器少監，出使采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嘗時歲儉，民鄙餓，公不憚避行，訪疾苦，全活者衆。有舊爲中執法，及治淸議，公首欲懲之。遣爾，然可謂仁者之勇。嘗時隆篤反。丞閒卿之詭。至是益行志。復除右史，疑欲登用，慶元改元，除侍講。忽以疾終。上深惜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　九真

陳

陳亮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爲上客。及葵爲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振，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昔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人，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

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雎，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

喬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
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忘恥事讎飾太平
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
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
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
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
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
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
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
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
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
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
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次我宋受命
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
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
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

講禮樂於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圃臺榭以樂其生於
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
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
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
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
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
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
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衡
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
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
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
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彊梁竟以此代齊及其
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
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
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
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

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
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
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
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
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
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
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
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
郡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
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
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
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
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
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以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
常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

志孤危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
極皇帝伯王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
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
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
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
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
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
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
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
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
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
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
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
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
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此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卒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顧得望見顔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合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詔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主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雜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殺寡簡傲，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者。陛下儻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

皆吾故賜第吉詞曰爾安以藝文首賢能之書被以秦勤悉宸之懸親閲
大對嘉其淵源推置衆首陪天留以遺朕也從吞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
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
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
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
布衣厲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
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元一統
志寓乾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以繫中原之望凡錢塘一切浮靡之習
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實工夫以恢復爲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
湖山歌舞之娛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況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
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魏公浚
已歿吾老將在淮上惟李顯忠又多疾在閫西惟吳拱又地遠自餘文臣
諸子弟是肉食可鄙之流禁衛諸軍等是海鮮突飽之輩公忠貫日月未
石之無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遷延歲月而不是充是圖何以繫
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托當丞相
有可爲之時而不能爲則後之人又安能爲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
書卿呼至都堂問大綱領爲何如允文召亮問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
廷內外專以厲兵秣馬爲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將至而可爲秀
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壯其言而參政梁克家由倫魁進不謂然望
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過秀才說耳上默然後允文罷政宣威
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對衆辭焉曰使丞相進取中原亮赴
廷對爲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淳熙戊戌亮又上書同自政樞虞允
文再撫西師風聲雷厲經理兵事不幸而薨于漢中相曾懷懷以理財進
相葉衡衡以挺獲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雄能如虞允文以恢
復爲念否雄罷王淮爲丞相亮上書指淮爲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爲同郡而
惡其議已會亮在佛書與一二士友醉飲中作君臣問答禮尉謔無所禁
忌其實酩酊中作戲耳飛語聞送詔獄凡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
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況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脫而志慎不渝
光宗登位親反覲之趁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爲第一上知亮名
舊矣一見亮甚悅朝野慶得人臨安志陳同甫當孝宗時嘗奏力請移都
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題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
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雅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

省不肯盡言度擬言亦未必盡復於上望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以
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
言事陳寄游太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王人短之以爲狀君
名臣言行錄公天資異常倜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
爲魁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
恥六指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之
謂儒臣贊禊奝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
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
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
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
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
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
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
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
共之天主英雄豈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紹
熙初上皇帝鑒成賦一首其辭曰五聞大馭偶主僭竊綱常絲棼爭孫爪
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
日兵刃不血痛蘇版圖南有劉載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
雪謀定意指其我敢違首征揚州重進誅夷旋征澤潞李筠就戮復援湖
南保權力屈爰取荊南繼沖悚懼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
縛馳使江南李煜瞰晴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慶廣辰陳項若遂
條萬沐風稱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漆王在列旌旆麻纊縞布衣
楊訓練六軍法度陸綱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
勇城無全堞下陷寬赦繼元乃伏狀復津梁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
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備從準籌親御轅馬躬冒矢鏃白旄一
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
鄰於皇仁祖善繼善述元昊在西復修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遂氏就
困國用亦之厥後智高惡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攘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
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
面驚弦跌翼國祚若綴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罔逮度江心闕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顧瞻山陵震撼六合從吾天
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天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渠帑高宗孝心太

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酒無泚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訐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朴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貪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頻災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違忠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夫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璿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萌孽勿謂小惡當塞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恍草茅作箴敢告司閽與悔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

不免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其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個人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領袖言乎心所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積壓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盡也又曰其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康節通鑑皆稱其不孝而孟氏摘禮貌之非日鼠尚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

百端兒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心服也梅翁答曰以兒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

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却更脫灑磊落耳又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撒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直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原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彼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

形。而非復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蹤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全。不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且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聖人者。全中之全也。學聖人而不至者。全中猶有缺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缺中之全也。曹操劉裕之徒。則缺而已矣。全中之全。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誤乎。大風吹倒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恨也。嘗論孟子所謂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害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使撤却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丈夫。然此一種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着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擺與。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紹興間。天子延策多士。擢公第一。詔詞云。柬官三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資。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廷策者。再乃始得被俞安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援以論參動悉宸之之經。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諸天高以遊狀也。尚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有啓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諳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望祢。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摭常扣。無補佐上聖之龍。荷壽皇之果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未廣乎而從群儒。靜言功用之多。知自奴雅之力。又云某收不登勵初心。重温舊業。以序言而悟明主。尚徙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疊疊不倦。其視當世蔚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是文中之虎。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甫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驅。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

登封狼居胥。從藏島單于。其庸奴矣。於同父。既豐厥葉。智略横生。議論風凜。決之思過。豈須讀侭。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世少陂。動輒規檢。人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謂三十世無揚意。獲三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脱是尉繫。光多士。鴻獻默未阻。厥聲淡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絶。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梅窗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宋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重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同甫為之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雖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謂己。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鎮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使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懷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吳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武官序高重。遂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饋庭生熊賦之嬪。待方子往勝朝唱曰。世間此物多焉。焉賁匣還宜出上方。相修溫。王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

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混於流俗洸道四年議遺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曰今內空無質外虛無兵當綱常奚後廣恭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事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劉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爾薦於上爾上所序得召對上壯其貌覩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奏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來公謝臣已累奇皇不欲復崇陛下聞請知信州復召以王佑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龍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讎此激發之憤膺滕皆禁之者也相傳以嫉望威而已爾然二公自料前其人志不復君之僻處不足爭諸夏合而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氣偏而方偶亂洗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對又足悲矣道甫既罷歸化而元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所以發憤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賁耳以蔀鄉素士任百年後弊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犯先於識界攜不到公子滕新垣衍莫由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下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帶藏景廬而人不能窺也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闚君未娛吁而後未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仵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辯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秀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動輒邀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存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者是以伸志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哉彼泰離孰知我憂竭命彈力其爲宗開

又云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庭皆怒以爲狂鄉人爲燕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何廿四殿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illegible]仕不顯多奇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又云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文字立後良

長到於州學教授侯君勲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異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三十年矣遺葉未輯念文將墜其長不惟狀郎舊誼存其家祭可以託生死屬薄俗望於趙鉄以其文字屬與任爲己責係友一時忠同義合相與扶立後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二卷故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意執之也而奇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泓澤泰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旋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嘉定七年二月望日葉適書

晦菴語錄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前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致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又云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紫陽宗旨陳同父書來其說雖多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所以爲說又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前後反覆纏繞多端要當撥盡此說而已切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跖之徒不判猶流俗視聽壞學者心術此所深憂而甚懼者也

潤泉日記陳亮字同父婺州人有才氣事力有議論遠略忿世疾邪在太學欲言天下事學官阻之遂變名作陳同參三書極論當世之弊甚欲一言悟主雖呂王郡室竟與執政不合而止嘗以宅事極諧戲置於理八寺以是少之紹興四年作第一人今年正月遂死

音參政周葵禮重之呂祖謙伯共朱熹元晦皆與之議論上下南澗翁亦受其文而備其才業適與之爲至交嘗今天下文章陳亮葉適

翰藝集陳同甫所爲使行義不群定交十載酒邊文醉中大口江南事卿贈先生十萬緡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

須之山，天下無復兵，決西湖之水，滴城皆魚鼈，飲羅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況重落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濟貧，稼軒如其數與之。宋葉適水心集祭陳同甫文。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傚，載書以來，斜結披藉，解剝關鍵，通其脉持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為時先，補空續高，伏英植豪，探海取鬣，推已所樣，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眼勞終身，進直僅列，我漫一律，器瓌雅潤，嗚呼同甫，絕代之質，衆至同美，抵禦弗偕，亦其常理，予重受禍，嗜又已甚，寓矢以戕，設者無禁，脫廷尉械，為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先，謂天常省，尺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罷光易滿，萬世之表，一朝之短，余無從云，今也哭哀，予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慎悰，鋤磋無勇，和隨有罪，予不余謬，慧伴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嗟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宋東萊呂太大集陳同甫誄：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于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西向陳薄奠於庭，再拜遣香燭茶酒之祭，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末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萬厚而守正，猶胝壘之易傾，蓋昔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先方夜半之剛論，數古未之未嘗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允獨疑其未通，我非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濃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善未習於儀刑，何所遺之太倦，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允宰捕子史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予，人之云亡，衆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全才，又將待我千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微，使以彿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秒方來之難繼，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陳某

宋陳傅良止齋集承務郎陳公墓誌銘：始余入太學，攻石文數，偷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事，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鉌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固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還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絰而墨，拊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未乞銘於吾子，以定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卻饋，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聖往往所至，以其狀于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役法，不以主戶敬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弊，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弗出典當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屑去，以捨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察之長，欲求其一一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患矣，嗚呼，使當秦漢來聚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此哉，以余知其于十年，見其咸休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貴賤，專科舉業，試不利不慍，與人交，非舉行不職，相予於童稺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寄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聖、志賢、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五年三月某日卒，期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剛者，聖嘉也，銘曰：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孰為其附役之人易志也，而我銘著之。

陳自強

宋史列傳：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內遷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衞秦國公，稱侂胄顏朝穩，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日押空名敕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為

蝝蝗。侂胄首建之。萬嶠鼓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逆倍所失之數。期國用使以貴。士實根蔵爲同知國用事。措克民財。州郡驗勤。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從與奴入奏。語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呉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陪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姦兇。父盜國柄。自強貪爲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語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尋竄。語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已遠竄。稍其奸語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復死於廣。史

諭見袁汝吉下。

陳沂

宋陳宓集撰故宋朝奉大夫主管仙都觀陳公墓表。公姓陳。諱沂。字詠甫。一字唐卿。世爲處之麗水人。曾祖諱忠。祖諱時可。俱隱德不仕。父諱觀光。累贈奉直大夫。母虞氏贈恭人。幼好學。游鄉校。有聲。補辟雍弟子員。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岳州戶曹。遷武岡軍教授。爲汀州上杭令。秩滿。調福建舶司幹官。改宣教郎。知安豐霍丘縣。泉州惠安縣。常德龍陽縣。通判容州。主管建昌仙都觀。積階朝奉大夫。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公在巴陵。濒江陂圯。邑議興築。禾亟者五百餘丈。力不能辦。漕使以委公。陂成。工廼數陪而費更損於舊。諸司爲列其事於朝。在上杭。決滯扼豪。擲垢爬痒。豪家殺人。重賄求免。暴其罪刑之。吏黠捻愚侮。丈歷任不能理。白之郡。竄之。迨終更以最聞。其宰霍丘。邑當陲邊而無城堡。公以營築請于朝。役將興。不樂者造口語。水壅竟以蜚言去。及其宰惠安。適丁歉歲。請於荒政。賑窮乏。爲粥以食餓者。民賴以活。縣瀕海。地多斥鹵。不宜於種植。南北未艘。聚于斗門港市。濟邑民多所漁取。商賈不至。而民以續食爲憂。公嚴於禁戢。其弊遂除。水利未興。捐俸置田。開泰陂。瀵可溉萬餘頃。造二橋於上。以便往來。士民立石道旁。以紀遺愛。其宰龍陽。聚淥江流暴漲。民居淹墊。公計口賑給。且築堤以捍水。民得平土而居。廣西經略計使碑客俾以避親。食祠祿。而公老矣。公天資剛介。其居家以孝聞。親歿既兄長與人言未嘗不流涕。居官勤事如處家。一毫不妄取。歲所至有成

績。雖正人。嫉邪侫。以是見稱於人。亦以是爲人所媢忌。事業雖有以自見。然不得竟其所施。當時明公賢大夫。未嘗不惜也。娶王氏。贈宜人。先十二年卒。子男四。長伯琥。次伯咸。仲益。皆先逝。次叔潢。官承直郎。孫男五。女五。曾孫男四。女六。玄孫男七人。女八人。公以紹定四年七月吾卒。之明年三月葬于縣之包閣。後甲子踰乙。同公之曾孫康子以朝奉郎周汝明之狀來。俾爲之誌。將刻之墓表。未及成而其玄孫嗣孫起宗相繼爲會稽邑文學。重以爲請。不得辭。狀言公在上庠時所居室產芝九莖。人以爲異。及公起家。名聲日聞。陳氏之興於麗水。若有相者焉。能而所蘊不得盡行於時。則造物之意。又有未易曉者。公之曾玄皆爲行號士大夫家詩禮之傳。于今弗替。又欲立表墓阡以著其祖諸兄家保族之意。婣婣勿忘靈芝之祥。其遂酬乎。余既序公之行。復道其求誌之意。俾其後人拜掃墓道。而讀之益有勉也。

陳巘

東陽志。陳巘。字斯立。少從東萊呂成公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成公器之。永康林正惠公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第。

陳昌祖

清漳志。陳昌祖。字世長。小字惟演。龍溪人。從之孫。大諮之子也。少力學。不墜箕裘。紀卷於周忠。淳熙中下。郡大饑。公於郡城四門。日爲糜粥。濟後呼之人五十金。全活甚衆。屯守趙有所架造。多猶全助之。城西猶勤陂。道慈氏閣。直錢三十緡。公以鏹全捐之。爲母王氏祈福。今閣尚存。爲龍溪縣學長。子辛進士。未同寅狀其行。子孫多有薦鄉書者。

陳仲思

溧塘劉文清公集故溧陽縣尉陳倚職墓誌銘。淳熙間京口郡博士。志於作成。士之來學者。兼其最盛者陳氏兄弟。陳氏故相國秀公之族。同堂兄六人。皆以行能相高。禮法相飭。方是時道路間有正衣冠。肅容貌。厲行而來者。不問知其爲陳氏兄弟。余得及其三人焉。曰應峰。修身謹行。好學工文。爲後學師。三舉於鄉而沒。曰峰。立志太高。既已太歲。幾於助長以將成。疾。僅一舉于鄉而逝。其季曰宗周。字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軒昂。立志亦高。而制伊于繩。己亦嚴。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其事親孝。事兄悌。父使將矣。有阻之者。掌閣閣百罷。而不忍違其父之志。仲兄氣溢甚。掌左右攜離。而不忍暴其兄之疾。父兄既沒。憂閑之終志業之廢。廣交當世知名士。士之至京口者。必主陳氏。其散而之四方。解后相與論京口士。必先仲思。仲思少從伯兄作賦。有能聲。復更業易。遂盡夜不懈。壯歲即爲舉首。再舉亦居第二。嘉定癸未廷對。擢乙科。授迪功郎

溧陽尉。舜通卑恩，循循雅飭。溧陽邑大事繁，風俗剽悍，故多重辟，多滯囚。仲思聞桀獄在初，而初情惟飭爲能得之，故積所當觀，雖狠不傳言，有可疑，雖微必聽。既大旨畧定，而後麗之獄，故一成而不可變，所至郡自齋禮。景因有在尉思者，日驅之行丐於市。仲思以已米給之。相府有莊在溧，其廝役之大者曰都催，負勢爲暴。仲思始至，即訊之。人曰：是相府都催，不可訊也。仲思曰：宰相持天下平，安有一邑之事不吾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是乃所以爲宰相地也。聞者攝服。邑大姓寅緣權莊以自結，勢凡權，願指氣使，官吏莫能違，人謂仲思至，必將有件而蔽不聞。尤仲思死，大姓投憤悤。下令邑人俾有木者不得售，執藝者不得貳。做一二寓公，義不得珍然從。知仲思三年之間，所以抑其強，制其爲惡者非一，而了不自衒，是難能也。仲思中年即鄭欽日飯二升，飲酒至多不亂，而刀於静，雖甚厚者莫能強。登代之日，與同列飲，中夕而歸，寺實紹定己丑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娶諸葛氏，丹陽望族，男女各一人，皆在童丱，慮峙于虎。其其實紹秀公從峙子馴，皆早孤，仲思教育之甚於己子。三人者亦事仲思如父，扶柩而歸，衰絰行人，虎亨卜以庚寅二月十有三日葬所居丹徒縣之五州山，去秀公塋若干步。書來請銘。銘曰：篤于親，信于友，康於侍，介於守，當官而行，強何有。銘幽宮，昭不朽。

陳經

清漳志陳經，字叔綸，龍溪人。弱冠登淳熙第，調廣州司理，辟新興令。改秩宰福之福清，首以教化爲務。俾循州，知欽州、封州。公寄學文於曾傳齋，平雅得其妙，尤工於詩，騷人之。爲郡守趙公汝譡、廣文教公陶孫所稱歎。莫齋危公稹讀其詩，知其江西派也。咸忠廟建通仙樓，張屬公記，公對客援筆不輟，首聯以丈夫當廟食，仙人好樓居爲對，其工敏類此。楊尚書長孺帥廣，得公封州黔民訓兵二詩，擊節嘉歎，以詩謝之云。一封無已帖而直，幾天詩時循州方新穎濱故居，公爲七偉之文，人爭傳誦。自封川秩滿歸，恬於仕進，雅以文字爲樂。適傳公伯成以迎侍至郡，孫公昭先以掛冠還里，三老爲真率集。公詩每出，傳公爲三歎，詠有德齋文集未鋟，人多錄藏之。子雅塞，以公致仕恩補官。

陳子雲

宋陳耆卿貧寬集　提舉崇禧觀知郡陳公墓誌銘　淳熙中，尤尚書袤守台，選郡之前輩有道德風節，鄉里所宗慕者祠于學，得三人焉。曰羅提刑正之、陳侍郎國佐、應事邱彥杰。三人者，不獨里所宗慕，而眞海內事尚之也。有陳檢正時中繼出，其質實相並，未在選中。

余嘗以語黃守，嘗欲併祠，會去弗果，然自往來余心不忘也。檢正名膺，其生時，人望爲卿相，殁始贈待進。人曰：質不貴，宜有後矣。而生子崇禧公，人曰：信有後哉。崇禧公名章，字子雲，自其祖莫以來，經學傳三世，公父子相繼擢第，而公第最蚤，其宦達亦宜蚤也。然自同安主簿、安福尉、歷分司坑冶，始改官，自知彭澤縣，通判建康府，得從賠貨務，交雜買務雜賣場，尤以無罪去，主仙都觀，尋通判溫州，知建昌軍、信州，洎改寶慶府，不行，以從衆崇禧觀而已。五十餘年之間，號四典海，往而見潛沖持，逆不變所守，有檢正之遺風焉。其爲政主樹厚，尤勤恤，在彭澤總通戶爲一籍，戶數一由，俾從所輸，積中而自書其目，卒不遇吏手。方鳴亦十戶一甲，循環而輸，竟卸釋之衆，感泣號先輸甚至，役戶未嘗參自顧，承後閱而以官青貴約之，時不可失也。建昌初至號亦立，或謂邑長成任盡，俾認所過。公言州縣本一家，若是不可，給宗袋往返，俾有事宜書以告，不便者立去之。山多土積，嵗所入不足於限，而豪民縣吏媚爲竊，公廉其甚者，薄懲之，而痛絕奇擾，未逾，好八十餘間，日以齊信當孔道，耕少食多，過上熟，里呈無之。令下和糴，如約者還其償，公曰：數萬斛留此，未有餘，去此即歲告，何恩以爲己利乎？辭之。安福有盗武侵帥，守欲奏改秩，公謂招以信，復坐以誅，吾寧爲選人，勿誤盗，亦辭之。蓋其意不知有身，惟知有百姓，而行之裕，處之安，不貪榮，不掠美，自族於實而已矣。史稱吳公丈翁謹身率下，居以康乎，故不嚴而民化。又言何武名無赫赫，去後見思。世道衰，黷暴互熾，蓋身不望謹民，惟因嚴方亿之，於未去之時，而能思之於去後哉。如公之賢，應史法矣。夫赫赫有二，政善而赫赫者，令名也；政暴而赫赫者，穢名也。公固不肯爲彼，且不忍爲此，豈以我之於昧昧，則雖欲露之於赫赫，而反不可得。方盗起安福時，一木山小醜尔，因關閭至捲殺狀，以兩州逐尉，權不敢，公馳至山下，散帖錫曉，不費一矢，而七主首戴頭來，境內以寧。建昌有寨曰積巳，卒與盗于相出沒，暴甚，會衣粮備，殿挾以狂。公處無調遣之資，走一介，諭以禍福，又散帖錫曉，俘其首無遺。此其應變解紛，常先事不復事也。夫從事者名常顯，先事者名常隱也。然則不爲赫赫而有過於赫赫者，尚他所及。陳如假數平耕貲，復義倉輸，日損平糶，度牒給黎民，官産及預貯異意催科，事與咸撫實中民病。至欲於汀、贛、邵武等處，擇衛寨，添寨栅以爲之防。其後剛寇陸梁，蹂血波數郡，衆始悟公先見，不怖先事矣。素寡欲，老益恥，遭歷仕許年，老嗇不知柔，髮而常赴人之急。既自號東岡，容至峙蔬林核，相與遨嬉，雖一無留藏，而語有根據，行而蓄知而莊，蓋上自鄉州里賢

下至村墅野老。其生也門趺戶洽。其歿也道哭巷祭。如青食檢正云。甫病。卯所禱神觀猶炯炯。午漏上。忽言我死者三。不瞬息而逝。蓋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而以臘月十五日合于飛漈山景碩人之阡。於是邑走吉介其事一通以至。言治命上五月。先則前兩月手緘授我。俾求子文者也。邑長子也。今監溫州支鹽倉。次晏天。爲常山縣主簿。次綽郢州司理。皆監揚州大軍倉。特管權觀文駁家。三女。既嫁而逝。孫男二。女六。嗚呼。以檢正之賢如是。既有後矣。而公之賢又如是。宜益有後也哉。銘曰。巖巖特進。廊廟姿。有涯霧雨也莫施。公流其膏灑厥霈。甫及兩郡風挈之。其行水業玉無疵。目然天韻非人爲。吁嗟材不與命遺。七十三稔同一吹。我思古人可淨廉。再傳備良今有誰。本末死者元不衰。下咲飛漈千流去。

陳畏

溫州府志 陳畏。字直甫。其先長溪人。避亂徙平陽。再徙永嘉。以儒學顯。至畏尤篤志不懈。淳熙庚子。郡試院夫大。士驚迭走。闔者不徹限。衆蹂踐死。畏在嶂頰中。獨若有依而出。遂免於難。當時異之。登紹熙第。調係掌軍書記。從事淮東。餉漕兩幕。除太社令。遷太常簿秘書丞。出知南安軍。權江西提刑。召爲度支郎。知嚴州。奉祠。瑞平初。起爲浙東提刑。除大理少卿。丐去。以直秘閣主管鴻禧觀。時年踰七十。遂致仕。居里十年。登進石丈集英殿二修撰。卒年八十九。畏得身隸宗動遵禮法。不汲汲於榮進。嘗語其子曰。吾宦路推遷。不自意至此。身得年。子得官。不害足矣。既吉老。猶倘祥大人。建平糶倉以惠里社。劉石以志節著。僅錫廟額。復請于朝。遂頒爵命。其急義如此。宋洪齊俞集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勅具官某。吾與吝相爲消長。嗟昔人材排很於儉人耳目之官者。朕悉起諸家食用之不遐遺。爾皇弟而康。端方而靜。中外之譽俱高。資兼施以益室。判獨離而不服。宜儉德之莫容也。錯枉舉直。公道是張。左㳽卿郎。丕爲朕起。衣繡而晝行。獄㵎之事。吏治之澄。惟爾風力之藉。可

陳治安

元一統志 陳治安。字廷美。石康人也。淳熙間。李接爾衆于陸川經略司。暴士豪與諸將討之。治安慨然自奮。率莊客入主將沙世堅麾下。獨擒賊首。以功補承義郎。邕州左江提舉。

陳宗召

玉峯志 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登淳熙進士弟。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謙。秘閣脩撰。康熙。尚書左郎官。貴誼。慶元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定。宗召與其子貴謙。貴誼俱中宏詞

陳源

宋史宦者傳 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帶浙西副總管。侍思專恣。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奉德壽日久。特落階官。與外祠。被劾。編建州居住。籍其貲。復移郴州。光宗即位。召還。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寧宗即位。命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詔罷源。撫州居住。移婺州。源在貶所。與故濫。俱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後年老。聽自便。朝野雜記 陳源者。亦內侍省押班也。淳熙中提舉德壽宮。侍恩頗恣。本宮書史徐彦通者。爲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武經大夫。浙西兵馬鈐轄。源之廝役蔡士昌者。工理髮。源以爲承信郎。又補臨安都吏。季庚以官使之。刺探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恩奉日久。特落階官。久任在京宮觀。奉朝請。仍給真俸。特宇文子美价爲給事中。秉修經幄。知上指。即封還錄黃。詔與在外宮觀。其年正月也。中丞黃德潤。察官顏師古。又劾之。二月。詔源建寧府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彦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於是言者未已。三月。又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焉。後高宗以膓王才人。光宗即位。源復召還。紹熙四年六月。除內侍省押班。時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數行離間。上即位。章穎爲侍御史。論其姦。詔停源官。撫州居住。慶元元年五月。移處州。明年。上始得予七月。源以恩許自便。不得入國門。給事中汪義端駮之。乃移源婺州。而義端亦出知鎮江府。明年夏。始聽自便云。

陳武

溫州府志 陳武。字蕃叟。少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春秋。與從兄傅良名相埒。登淳熙第。調建州推官。慶元初。除禮兵架閣。遷國子正。繼以道學黨斥。黨禁解。幹辦江西安撫司公事。除秘書丞。兼禮部郎。遷軍器少監。兼司業。進秘書監。兼石諭德。又以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制辭有云。爾早以經學爲然。時名退之。方藉於諸生下。患遂甘於工熟。又云遠改弦而更張。旋後茅而彙進。方階士論。乃控忱辭。未上。卒。子求已。登科。終雷州倅。孫志學。於蕭田畢。時學於江山。宰宋棄通水心集於番叟秘監文。意道雖知其人難行。參魯後覺。回天先成。公初尚少。慈怡獨醒。无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麗文端特。公亦挺然。俯身洵國。奈何事撲。以名史柳。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逢。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飯。厭志易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揮余從公。狂氣未欽。老至而衰。百罹易感。施林五生。歸視除除。已矣宗何。欽也靡憾。

陳明

宋陳亮龍川集幽堂小誌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吾家之傍。念汝之似吾

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愛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言，則無以自别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哀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嚮昔之乎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伏侍左右，始未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幸能使得正其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儀然至此。侍疾之端，又復由我，而我之所以庇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竟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茶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敕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恭其庶弟八三郎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八三郎名明，字昭父，而所養之父則張鎮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右，盤鳴呼。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鬼而有知，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永未已。

陳彦群

宋葉適集：彦群墓誌銘。陳彦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為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皆本于盡。旁涉眾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為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察性命，以絜矩，會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頴秀士難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閱視長備，與其先生弟子交酬，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為君高等，讀書遵熟，如素諳，往往加以新意，出入上，始大歎敬。進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為隆興府教授。未及年，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補且棄，寢食失期度，務為周覽遍學，鈞得其要，眾所能違，類數繹，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沖，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耕可親近，然後皆告曰：彦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精嘗嘗云：寒濕所為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憤悶，叶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嘗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予於君也，瑰絕而不倫，君之責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說悉棄，高武滅矯，遠浮數圍，而淨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喬，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名士。其侍君不用于將禮，君無所成而發，且無子，以兄之子孫僧為後。茂實人姊兄拙，哀。後二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秀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為宜。銘曰：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贊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使首梓人，伊木之炔，顧其全材，利落盡侔。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夫子彦群，往即茲山。

陳師德

宋朱晦菴集：陳師德墓誌銘。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武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饑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事，俗弊風靡，訛迷相令，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忠經世祿，循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龔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為己之學，而不肯為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反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經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疾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歲疾作矣。其後屢欲來見，且將俯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反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編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由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扶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願其兄勗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傳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殉利辱身，得己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頻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蒙忽之差，有躐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

封志如朝，附優前覺。咫不者之，以擬其斧淵冰兕冬。志承則存，石泉之頰。予柑予宅，觀全其歸。視此幽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百一

六模

蘇

朱晦菴集請蘇氏紀年程弟允夫惟好蘇學蓋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為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陋而可憾者惜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擬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為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言人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為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者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為邦爾而終與聖人突然其它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仁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為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疑大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之難哉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始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乎一抹使學者躐等以為進相誑以為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開端使自近及遠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終言惟聖

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知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知大人之道若不若是之至既望而趨之厭而跂之天下小才若是不成得其性而畏天無所用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自灑掃不射而言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理無攷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故有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病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無序熟未至而謂即得以為坐此卽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為但人不具此故自不能知之爾又曰道不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命之曰道而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所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紛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前所攷紀年所載其州人所

論語意關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能無失者下足以性命之微致考諸古
史以是之知此云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
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
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
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人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
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
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而深祕藏之不以告人而特
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
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
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為言則
是不知忠恕之相為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
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自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
聽其所為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
之以為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
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
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聞止於論語所記為仁為邦之

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
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
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為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
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子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
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
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末由也已之歎蓋
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為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
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為近之然
所謂道者己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
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
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
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
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
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
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
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

謂孟子為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後尤為誖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前
所論蘇潁濱正以其行事為可法耳　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
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
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
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
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耼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
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蘇黄
門老子解蘇侍郎跋為是書合吾儒於老子為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
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語此而其兄東坡亦以為
不意晚年見此奇特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為之辨　蘇謂孔子以仁義
禮樂治天下皆器也而悔其道老子絕而棄之以明形而上之道先生謂
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蘇氏離器而言不知指何物名道道者仁義禮樂
之總名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蘇
又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先生謂
因老子之言達道者何人何如其達而所達何道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
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從乃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耳

蘇又謂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先生謂和者天下
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為大禁達
道固如是耶朱子語類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着
是他老來精神短做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
史相出入它也是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都只是守那一說萬
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事物樣樣義剛　按使
淳錄同而略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為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
其不為善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援據以後文人無
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胷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待勉強
有為為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為而然周禮職惡妄曲處卻以
聖人有邀譽於天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
論如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
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之
文亦明白好看术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
明白洞達术之朱子語錄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轍卻只是如此子由
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相見子由遂先尋得蔡京

舊嘗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袁燸看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或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其罪辟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其異之子由深有物作潁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邪等事皆不載了當時有楊三變兩來之號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敢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先攻之二人亦攻人者拔其黨云也　因說欒城集先生曰舊嘗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熟者害意如曾子又害才熟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然其間却云天下以吾拙而以拙爽我以吾巧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善惡故衆而歸之於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都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先生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

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如外面與箇甚來合湊看成甚義理黃氏日抄蘇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剴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知所用力之地矣又作范景人墓誌銘形容景仁之潔己與君實之救世同拜非蘇子其孰能察之蘇稿記欒城先生道言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稱王介甫之說以爲己說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久矣貢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今元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如行事迎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請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析衷與擴甚

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蘇籀雙溪集籀子蘇謝記曰先公監丞欒城公長孫也在潁濱親炙教誨十五餘年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女近三十載寂其平昔所述古律論撰爲十五卷目曰雙溪集并所記欒城公遺言一卷思鏤板於家之公務無幾會其傳焉洋然六年中秋日男籍云元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謝謹誌老學庵筆記蘇子由晚歲遊許昌寓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風槩如此容齋隨筆子由[illegible]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窻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特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許州志蘇轍元符三年歸自嶺海復官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觀轍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深藏自守不與世接逍遙嘿坐如是者十年號潁濱遺老

作傳凡萬餘言按徐度却掃編云子由南遷寓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鄉人來自蜀中求見候於門彌旬不得見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相羊於其間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侍於亭旁如其言候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子由見之大驚勞問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轍兄軾字子瞻亦嘗寓潁昌至今猶以坡僊名其坊後卒于常州蘇東坡集子由真贊心是道人形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即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王十朋潁濱集蘇潁濱贊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聳動累朝橫身政府不避怨仇華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器識俱優張舜民畫墁集祭子由文嗚呼請言其始憶昔輔中嘗親伯氏公佐苑丘遊在千里我掾吹府熙寧初年公與伯氏兄弟山川連鑣而東道出岐山暨留累日賞畫聽泉人望入館雅如登仙無何南北已因暮遷遷仍又遠止於江黃不期江山勃長文章文如琦璠璵芬芳行如珪璧温潤堅緻星霜十稔江湖相望直至元祐再踐周行入遺鷺序出集僧房恒哇雙植白眉最良已領而哲獄峙堂堂雲中日下二陸三張壎篪間作旗鼓相當每於文會繆膺稱揚未殫城府已遷廟堂一言道合澤及萬方蘭焚以臭玉折以剛丹霄一跌徑落海

康險阻艱難亦所備嘗五年海嶠一日許昌跡跌容室閉目面牆妻孥罕
進悚于發光嬰兒可復苦海坐航豈期大數分甘難量舉常書來歲或一
再止三數幾令歲書來前後相望既論養生又聞存亡疊疊不紀十百成
行老伴凋零墨色未荒始疑魄兆終底蓋傷嗚呼哀哉伴聞治命返葬眉
陽欲踐誓言顛沛不志杜陵遺老隻影孤吭寄哀千里莫此一觴明年未
死丹旐西來再拜路傍蘇邁斜川集祭叔父黄門文烏乎天無意於世乎
曷為畀之以人夫既畀之而又奪之理可疑於大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
天下皇皇乎亦書疊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墜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
志豈僭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天焉乎哀歟往
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
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壬人屏而群袞服禮樂正而朝廷尊排申商之亢
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朴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
躓而一薰橫江潭之鱣鮪萱溝瀆以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羅此鄙之紛紛
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滃然其山之下濯水之濱天巢由於千載追
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幾究於天
壓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雞

然而獨存忽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
邁也昔孫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維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
里門之一訣哭來訃於并汾恨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
在疑謦咳之或聞嗟不得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
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岐也　三蘇洞益公大全集跋三蘇書象賛侍讀公
賛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乃續一轉
語云是家一瓣香疑為文忠公此司盛行於廬陵豈也乾道丙戌五月十
二日　二蘇江州寓公傳蘇軾字子瞻轍字子由眉山人師父洵為古文
同擢進士第及中制科軾自鳳翔判官入歷清要至判官告院上書論新
法不合數補外元豐初言者摭軾詩多譏刺就臺鞫起黄州耘耕東坡二
年轍亦以抵王安石自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酒稅舟過南康窺廬阜而不
敢駐為玉淵三峽之勝曲淹信宿遇隱者為舉日月以諭性理曰人之性
出寓為身一生一死猶月之一盈一闕也轍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自
省而記其事焉七年軾移汝州欲與轍別因避廬阜乃自興國道瑞昌之
亭子山有軾題名芒鞋竹杖詩曰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裏
人人識故侯發意不作詩山谷奇秀應接不暇山中人曰蘇子瞻來矣詩

思不覺後出詩曰自昔憶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到廬山青
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山北圓通寺父洵舊遊
也寺僧多識洵者因借竹軒居之詩曰洞外候空中千千萬萬同芳師期
此竹清是阿誰風僧夜夢寶蓋飛墜地詰旦乃洵忌日軾寫寶積佛獻蓋
頌贈僧僧悟而覺軾作詩記之曰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得結泉此
生初飲廬山水它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
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自是歷二林訪濂溪過山房尋玉淵皆
有詩見本條畫錦休登灰止崖試老蕃須旬乃別有漱玉亭詩曰高巖下
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
流清無聲伏瀉雙石缺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
宮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又賦三峽橋詩吾
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
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波翻潛魚震迸響落飛欻清寒入山骨草木
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澒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穀玉淵神龍近
雨雹亂晴晝垂瓶得清甘可嚥不可漱餘詩不可悉紀既至筠與轍別後
沿彭蠡而下特軾已疏乞居常州因留盆城疾命城中天慶觀唐紫極宮

也松檜森蔚道士下揖迎之軾留連不能去終以重阜畏物不可露乃題
一絕於西林寺壁詩云橫看成嶺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盧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遂達湖口舄未幾得旨許住常州明年轍亦起知
績溪縣舟至南康阻風連旬詩曰莫發鄱陽市艤彭蠡口微風吹人衣
霧逸廬山首舟人夫高癲此是風伯候代舟未及源飛沙忽狂走晴空轉
車轂漆水起岡阜眾舫落高帆斷纜已不救我舟如山此日亦何有老
心長波濤歸臥塞窗牖土囊一已發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訝蛟唇
鬬鼓鐘相轟磕戈甲互磨叩豐隆黑旗展林木萬弩發吳柴為人心振旅
擁軍後或為霸雌吟或作蒼兕孔眾音雜呼吸異出殊圖舊中霄變疑洌
飛霰集紛揉蕭騷蓬擊乾晃蕩蕙光透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紛鏘鏘
前洲覓堤塚邇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淵深窮魚驚野曠絕鳴脛拆
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寒蠶僅盈盎臘肉不滿豆盤炙擁衾服微火拾薪
構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本寂須未受一年行將除茲歲
真浪役朝來陰雲剝林表紅日漏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皺兩槳舞夷猶
連峯吐奇秀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自憐惜夢覺定真否春陽著
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徘徊東菴詩曰欲涉彭蠡湖

南風未相許扁舟獻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軒驚浪捲前浦岑僚雪陣散顛倒玉山舞一風瓤九日未息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歧人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秋雨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暮志遲速何足數遂徧遊山南北作十二詠山南開先瀑布詩曰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蜺定知雲外波瀾闊飛到峯前本末齊入海明河驚照耀倚天長劍失提攜誰來卧枕蒼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漱玉亭詩曰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聚石塘日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逸飛梁入甁銅鼎香茶白挼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忝滿田秔稻摔新秋三峽橋詩曰三峽波濤飽泝沿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勢弟猩塘口石角參差激瀬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木省遊巳蜀松下相逢問信然萬杉寺詩曰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涓涓石溜供厨足矗矗山屏繞寺開半掃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飯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迴白鶴觀詩曰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鞍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簡寂觀詩曰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

定有嚴卅題大石猶存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受遺書歸宗寺詩曰飛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洗盡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推一山老僧厨坐待十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　山北射蛟洲浪井庾樓東湖琵琶亭五詠各見本條而有不到東西二林之恨詩云山北東西寺高人永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彷徨社散白蓮盡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元祐初轍自右司諫至門下侍郎軾以禮部侍郎至端明翰林二學士知定州未幾黨禍作兄弟後南徙軾過廬阜有出入巖壑千仞未較量那刀十年餘之歎又過湖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頃呼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雖在康時術轉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轍賦三詩皆不及時事焉詩曰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聲寢食間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頓與客心閒巖頭懸布煎茶足峽口驚雷泛葉慳待得前村新雨遍扁舟應逐好風還　憶昔栖賢夜入城道傍蘭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終遺恨特地來遊慰昔情海外聲聞安在此堂中天鼓為誰鳴匆匆復向深山去一盞醍醐飽未覺此山巖谷不知重亦恨浮圖自一峯芒蹻隨僧踐黃葉曉光消雪壓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來下寺鐘勝處轉多渾忘忘此山惟見白雲濃

徽宗立皆得歸軾以徒衆玉局觀致仕卒于常轍掛冠居許號潁濱遺老十餘年卒軾子邁過嘗從遊廬山邁赴官饒州軾送至湖口與衆舟夜至石鍾山下以考得名之由語在石鍾山辨過侍軾南遷集中有白鶴觀聞棋詩為過作也觀棋序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軾之初入南也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若窗戶軾名之曰壺中九華約歸日以百金相售留詩為約詩曰青溪雷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小玲瓏比歸則正臣已舉售郭祥正軾和詩以為謝詩曰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歸來歲晚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瓏後黃庭堅亦南謫正臣持軾詩謁庭堅傷軾下世因和韻以寄感焉詩曰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鍾難席卷袖椎來聽響東瓏

紀事本末二蘇貶逐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黃慶基言川黨復盛元祐領袖者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重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梅不當指為臣過逐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尋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為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詆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跡難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為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放川人太盛之勢又乞廣為體訪等事已蒙聖覽令採與言有合開呈下項　一訪聞蘇軾蘇轍范百祿輩各有黨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有不平之歎中書省尚書吏部須藉姓名乞指揮供具使見員數之多審事勢之如何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眾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狂而罷是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三取索看詳一黃河軟堰之事亦是陛

下巳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爲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轍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駭矣軾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恐狄亦知之矣異日醜虜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竊惟蘇頌范百祿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轍與軾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徧類章疏係八年三月二十日特奏此令因蘇轍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係之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卻不先見於二十日故亦係三月末蘇轍辨奏後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討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蘇轍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爲臣一人參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敦逸言臣非一茲未蒙降出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見臣僚誅之說五月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罷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

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軾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非轍之罪慶基言軾知潁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繫官吏軾已移揚州又入爲兵部尚書矣乃敢越籍申陳欲朝廷拘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遠近談者考軾之意將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巽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軾爲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爲揚違迕者公行排斥昨爲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爲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敘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爲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爲著作佐郎軾力爲援引遂至於此至於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儇薄昨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爲校對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輕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因非

重責也軾乃蓋庇吏人力陳強辨期必勝而後止軾在先朝至爲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跡具存衆皆以爲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政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遂因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攄平昔之憤耳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云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弊革於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能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夫宣王承厲王之後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見於鴻鴈之詩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云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起獄市紛然惟漢武帝時暴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謂紛擾軾爲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擬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抱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顯揚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河北運使誥

云朕修賦役之法然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邪先帝用人豈不欲去薄從忠邪令以爲務以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令以爲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神英睿絕百王知此而乃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陛下試取而觀之蓋有緊述不盡者主請以當人論對人之子爲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援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至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臣義激於中不能自止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爲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爲矣切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紊亂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爲之轍則內爲之應而引用之援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管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

外乃遷陶為中書舍人軾知潁州日趙令畤為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于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畤差遣國子司業趙挺之為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桄轄國子監日務据撼太學中事意欲沮抑挺之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為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史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為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為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絕聞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敕方下知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高師鄭延日欲秉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特轍為中丞得其書即與論列頼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數於忿爭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耳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為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妄之按轍為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真以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藉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拱與之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為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誥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為稍失控御則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辭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切覩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採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條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特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以為毀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為詞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蘇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悔

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先帝嘗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詔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丙申左朝請郎新京湖北路轉運判官董敦逸知臨江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敦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覬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誣故遂責之黃慶基董敦逸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辨曰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光庭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其間於義不可不辨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數人所行誥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為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如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俾陳圖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以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誥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以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始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云云　太皇太后令轍諭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不忘

是以過鍾會之禍當特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
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枉
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
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體以報丘山之德　六月
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
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蘇軾知定州　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
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
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
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
軾已乞越州詔不允故目於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定州　紹聖元年三月太中
太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紹述四月癸卯監察御史郭知
章言吳安詩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罷起
居郎　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望
勅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在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軾凡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

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
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
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
在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
卞所草也　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
未盡之誠上瀆少裨聖聰竊見今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訕謗伏
緣熙寧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
求治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諫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辭之
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特
擢歸言路之臣當特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使施行其說
亦恐玷垂簾之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
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澆風　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
之罪猶得知州罰罪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　閏四月乙酉監察御史
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為其用御史黃慶基
言軾誣詆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名器私與所厚之純遂以慶基等誣罔

原闕第十五葉

慶延
嗣世

蘇舜欽

宋史文苑傳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
名嘗為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
偉當天聖中學者為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為古文歌詩一
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
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
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
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
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
任用大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
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
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
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
於玉清宮震雷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
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

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
失收易荒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為祐決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
葺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
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功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之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
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天災之已著違之是欲
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
莫若來吉士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
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
之變是陛下脩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
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
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
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
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
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
興師徒而不能救昔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應衆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陛下拱默内省而追章之罷再進之勢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患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衆論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老疏賤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

從之後世稱聖光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褒美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責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所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爲驚但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奔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年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懽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鑑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大臣施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循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聞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懼之色臣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誠濡患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膈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

而身竄諭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横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虚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以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正心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虚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

棄優諂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虚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塡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猜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篤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奔欽娶宰相杜衍女衍特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閒人欲更張庶事

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使其所為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揺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蒙聞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羇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置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情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羇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讒慝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滓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聞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江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寓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恩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恩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辛舜欽上書

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為人精悍任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九朝長編紀事本末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之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責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揺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益柔所作也延雋延讓皆起子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宦者採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吏外十月為省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

作一客不得食獲鼎傷衆賓詩按舜欽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借此以傾杜衍甯李定無與今不取歐陽公集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自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爲字知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特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待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頗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押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爲善百舉而不進兮一跌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且昭昭其永垂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胷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蔡端明集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恭臧宜夭苟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爲無有子美之亡悼惜者多而或歸天咎大造鈞施授受小大兮孰爲薄厚謂仁而賢行已適中兮自期不朽豈校歲年龜蛇木石兮如是遠久嗟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乏大詞涵浩海湧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俗可憎而耆兮可悅而頫衆力一舉譁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是以困垂尾不掉兮天澤之漬世之所嗟卒不充求兮志不克伸行信於友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泯乎昔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豪兮窮通一指憂患之來余羅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書詞慰唁諄諄兮無或悲死曾不踰日聞子信音兮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吉服道出吳門兮子殯於此有膳列前曾不食飲兮非平生比眉面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子年四十髮白生顛兮朋友雕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子獨何之殁者已矣生者蜉蝣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達哀兮侑之以詞尚饗僧祕演筆錄子美有贈祕演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頷頷方厚頤視徐緩喉中含其聲常若軒輊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子美詬之演曰吾尚活豈當曰無光精邪又有一聯云貴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林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竄邪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浮屠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恭子美笑而從之珍席放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擲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悼然而是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藉者也清波雜志奏邸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爲杜祁公壻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遣除勒朝士自翰林學

士王洙以降遷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間有服儲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梁溪漫志蘇子美與歐陽公書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貶逐者皆名士吞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録于此以補史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略少已通呈舜欽不曉世病蹈此禍機雖為知己者羞而内省實無所傀恐流言奉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群公日相攻謗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務之邸中小飲之翰君華見過勝之言論之間特有萬處二諫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月朝中諠然以謂謗及特政吁可駭也故臺中奏疏趙祐恐二諫書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劄臺中鬱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華預焉特君華與赴會諸君同出館通邸門於是再劄其劄亦留中不出諸臺盃忿重以纖瀆之語上聞列章陰進取必於君知二相勝薄畏事必不敢開口以辨既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刻薄之吏當之閩巽本逐長所来中人追押摩客皆異之請也希望者萬宗古滕宗諒振允所用官錢鉅萬後有入已惟范公横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嘗刑待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嘗塗者得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為大理評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候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故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嘆咻於胃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走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舉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振垣諸右列章論館中人此自古未有惟趙叔平不著且有前極言辨之可重可重舜欽素為永叔獎愛致粗罵大槩幸覩過而見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于進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一酌澆腸俗慮奔鶩徽鸝大豈堪論楚蜜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卷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沽激深致其文枷掠妖人無所不至詼有自誣者則席屑皆遣汙辱矣且邏邸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臺中謂去端闈不遠以権貨務較之孰近権貨務中兩日作會甚盛若謂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或非特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遵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過責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署文記前後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係諸處帳管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判之類甚多下至糞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廷會當時本惡於胥吏輩率醵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更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盗定罪減死一等杖斷使除名為民與貪吏侍官物入已者一同始府中杖斷建而官罪錮二十斤後六日南中復遣史朱狀出身文字珠不繞閤下覩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為國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係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畢盗論不至除名刑者有五恐狀九十其法甚輕當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苟務快意壞亂典刑了度恐京北不逆之輸也二相恐衆長譴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上有怨慧皆不敢承當復令望客因飲食被刑於逐奔竄銜憤瀝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冤為讎者所快筆較之下尚爾遠民冤濫孰育吏為辨之近時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㳂放曠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蘇秋軒筆録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為是也姓氏遥華舜欽貴故紙祠神會客李定欲與會子美拒之遂構大獄舜欽坐除名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居二年復湖州長史初杜衍愛其才以女妻之黄氏日抄蘇氏文集序歐陽文忠公為子美而作蓋傷其不遇也玉照新誌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辭泰邸獄冤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為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泰檜勢方鼎盛嘗托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檜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檜亦逝矣

蘇澄

宋范忠宣公集故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君諱澄字道淵河南人也曾祖諱易簡事太宗皇帝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先世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耆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贈禮部侍郎父諱舜賓大理評事贈光祿卿侍郎生三子舜元舜欽及光祿俱以能文章善草隷得名當世光祿不幸早亡母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顯公之息女令丞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兄也生

君一子而裝見其神意奐異曰此子吾可託其於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勤至盡養母之道述成畫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補試秘書省校書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言鮑之契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那鄲公之女後封仁壽縣君君既冠奏爲蔡州觀察支使移曹州二州皆在錢脩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樂其平獄訟者多願得蘇君決之故錢脩懿公屢舉君於朝移信陽軍羅山令採歷代爲令者之美政集爲一編目曰令長政事常法而行之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絳州太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爲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能增損之者初作永昭陵近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爲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偃師縣民免驅迫而事不愆素課爲諸邑最使者交薦之以勞加騎都尉拜太子中舍遷殿中丞秩滿知同州澄城縣改國子博士既去而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爲北縣通判興元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通判原州未之官丞相吳正獻公爲三司使薦君勾當京南排岸司會朝廷更司農常平力役之法議欲自西都爲始而推行之君被選爲通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比部再就召還除提舉司勾當公事改三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爲度支判官出知絳州勝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真州遷駕部會歲飢民之疲羸流亡者遍其境君發廪賙貸或餉以糜衍存活者不可勝計朝廷擢爲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察常平農田水利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舟船苦於風濤覆溺而莫知避免君奏鑿小河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出知華州會吏官制改朝請郎又請知華州遷朝奉大夫時朝廷興師西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餉名數浩繁期會促急君施爲應接皆得其宜故先事而辦用乎集然君亦積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于位年五十有二華民爲之罷市訃至都君之叔舅今樞密韓公因奏事語及君之亡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上爲之嗟悼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有客未嘗去左右承顔養志曲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寢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爲人温厚寡言事朋友盡誠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皆嗟愛之其家世姻戚雖多公相貴盛而仕宦升進未嘗藉以爲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爲風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癸州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參軍次曰之武早卒女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幼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尹樊村萬安山之原以予與君段等之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百一

忠良之行實遂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勝黠貴諂之純寳文閣直學士降授寳文閣待制差知單州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按軾敢以私忿形於制誥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憤其誣詆之甚上書言之從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奪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特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餘也曾鞏史子外語或問蘇子瞻曰其事實也明其受民也則其事君也直其牧民也惠曰其文何如曰炳炳乎旌於近世之作者矣問子由曰才不逮厥兄堅則粹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絶編楚詞後語坡公詰賦皆不取唯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朱子語續錄兩蘇既無自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古法記志二蘇先生軾轍紹聖初南竄道經是州見其風景清致似錢塘故盤桓於此淨金亭流杯橋江月樓皆二公嘯傲之地其文章事業載在簡冊茲不必錄有詩見文翰類元一統志蘇軾自惠州再謫昌化弟轍亦貶雷州相遇于藤同途至雷坡有詩云松如邊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

坤　坤卦四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子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
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
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朱子本義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
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
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
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
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
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
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董楷集說朱氏附録陰陽有以動
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

化周流雖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
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問履霜堅冰至
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
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
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
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盈天地之間所以
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
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
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
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係辭於其進退
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
處便抑遏壅絶他　又曰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
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唯恐其不衰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
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卻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王弼註始於
履霜至于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
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

則以初爲潛陸德明音義履如字鄭讀履爲禮着張慮反衆經不音者皆同
孔穎達正義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
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
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
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
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
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
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故文
言註云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故以人事
明之是其義也李鼎祚集解　干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
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
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始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
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藏器於
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
顯以履霜也張紫巖讀易雜記　初六始之一陰也一陰方生已有冰堅之
漸宜非其勢既順其事必至哉甚矣夫小人之不可用事於內而恃之以

爲心腹也彼其得君于內是將變亂是非以邪害正馴至无疑矣夫人君
不善之心生則不善之言入不善之言入則不善之人至應捷影響不約
而合一氣之所召一聲之所感也有天下者誠能慎其心術之微无使流
入于不善小人何自而投間乘隙以幸其得用乎聖人於坤之初六丁寧
訓告甚嚴且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明堅冰之
禍本自夫所積善不善之間而臣子之爲大惡者實由夫君父之心有以
啓而致之於先也不然彼安得而在吾君之左右以養成其惡以竊盜其
柄耶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意夫使知辯之于早者也
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霜象陰之始凝冰象陰之
極盛而復之爲卦仲冬之月也月令於孟冬則曰水始冰而仲冬則曰冰
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矣然則履霜言坤之初六而堅冰至
者言復之變體也且大爲陽水爲陰冰霜皆水蓋陰象也自午至戌五
陰而後霜乃凝爲六陰而後水始冰爲然必變體爲復而後有堅冰之
象者仲冬之月時爲正北水莫盛焉非若西北乾位於五行爲金而已且
西北純陰既无陽矣純陰无陽則孰以陰盛爲不可哉陽兆而
薄陰矣乃來復於正北一陽方萌五陰猶盛既有陽以別之矣然後知堅

氷之爲陰也然後之本體主言陽之既未坤之變體主言陽之方生則所謂坤之後者爻爲後之始焉蔡節齋訓解初六說見乾卦初九下　履霜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　堅氷至堅氷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氷至戒辭也馮椅輯註初六六耦畫之動數蓋揲蓍而得二十四策以四計之也餘爻皆八者則占此爻後並倣此　履霜陰氣始凝之象履鄭讀爲禮非　堅氷至占陰氣盛則水凝爲氷曰堅告筮者以見微知著也趙汝楳輯聞初六履霜堅氷至履行也自後而前之義亦下之象聖人明陰陽消長每於復姤等十二卦明之以陰陽之爻純比類於二氣之消長也坤六陰猶歲之十月是爲繁霜之時霜爲陰凝之始氷爲陰凝之極聖賢先覺神於蓍龜豈有他哉以理知之爾十月履霜堅氷必至理勢則然此爻辭雖而意縣有以見聖人防微杜漸之嚴姤汾遁更証類指危陰狠成靈因履霜之漸一陰初至未足爲害時則建午律則蕤賓陰氣始萌譬若履霜易去堅氷難制以人事言之如王莽初事王鳳詐飾謙敬積小成大至於謀逆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丁易東象義老陰稱六少陰稱八四揲之策得二十四爲老陰六也得三十二爲少陰八也八不變而六變六爲動爻易變易也故陰爻取六言之六乃陰數之極霜陰氣始凝也氷陰氣大凝也履者初爻在下象霜者陰象堅氷至戒辭也一陰始生雖爲盛夏而聖人已取履霜堅氷之象甚憂陰柔之漸進也　以變象言之初六動則變震爲足履也與四相應六四觀也建酉之月白露爲霜之象初六變則卦體成復建子之月氷益壯之候也震者乾之初爻亦爲寒氷故有堅氷至之象　此爻防陰於初生恐其由微至著吳澄纂言初六初之畫得六爲坤之復　履霜象也卦之下畫爲地人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者坤土之氣所化　堅氷至象也自五月一陰生九月而五陰陰消陽將盡則露爲霜矣其時猶有一陽未爲純坤也馴至十月則六陰爲坤而水凍爲氷至十一月以後而氷益堅夫履霜在坤體未成之前堅氷在坤體既成之後然初履霜而已知堅氷之必至蓋陰盛必至於極而陽消必至於盡也有國家者能知此戒則其於折姦萌塞禍原宜早圖之豈可坐待其盛哉有象无占占見象中吳澄纂言外翼霜　坤初履霜　霜者露之所結露者土氣所爲自下而上地上有陽則坤上之氣爲露能滋養萬物及九月五陰陽消將盡則露凝爲霜　氷　坤初堅氷至　氷者水遇盛陰之氣而凝其堅如石也十月始氷十一月以後則氷堅矣坤六畫純陰爲十月之卦霜凝於坤體將成之時氷堅於坤體既成之後聖人於

坤初言陰氣漸長之可畏故履霜而知堅氷之必至當其未成坤也在上一陽未盡滅已不能敵陰而霜始凝及其既成坤也在下一陽雖已生亦未能勝陰而氷益堅其示戒之意深矣　自天日月至此象之取於天者俞琰集說初六履霜堅氷至六陰數霜陰氣之始凝也坤初而言履霜堅氷至以象小人惡迹始雖甚微如霜之在地盛而與君子爲敵則如氷之堅固也至謂馴致其道必至於此極也胡一桂附錄纂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通論乾初九之黃顯子錄　蔡氏曰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堅氷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氷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　愚謂堅氷陰盛上象胡炳文通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於此爻特詳焉者易丈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爲仁禮陰之性順爲義智下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際陽爲生爲淑爲君子陰爲殺爲慝爲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履霜而知堅氷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始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也乾六爻皆取龍爲象坤之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黃裳曰其血玄黃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董真卿會通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顯予張氏汝明曰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氷者知微知彰之意　李氏舜臣曰初六猶人一步之初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漸進有至堅氷之漸矣　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初六陰始生甚微故象履霜至上六則陰既盛極故象堅氷所引蔡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梁寅參義以類言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長而害陽猶霜之至於氷勢之必然也陰生之時陽道方消而陰亦未盛也故未有凶咎爲君子者戒之於初則可以免矣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程子傳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氷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朱子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當從之馴順習也卜子夏傳初六履霜堅氷至止至堅氷也陰始凝以極於積柔而爲堅罪始於小欺以至於累惡而爲賊故爲上者不可以不辨爲下者不可以不慎不早

辨也馴而順之以至於大也則无及已夫陰陽往來等也乾始於潛日之南至而生也陰生於日之鶉首至履霜而五陰成而爲始何也陽天下之大也陰輔成其內而其體一也萬物化也陽胎於坎而老於乾則凝爲霜積而成冰此陰自成形而爲賊害之始也非生之始也雖陰盛也而陽潛爲終得其正也故賊臣者世皆有之有隨而滅之此其象也故聖人作爲戒云陸德明音義始凝魚冰反　馴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此依鄭義孔穎達正義象曰履霜堅冰　止至堅冰也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陰始凝也者釋履霜之義言陰氣始凝結而爲霜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褚氏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无爲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爲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于始也要義象在經辭後輔嗣始分附爻下　褚云履霜初至三堅冰四至上李鼎祚集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於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司馬溫公說初六履霜堅冰至者何初六者陰之始也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陰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謹之其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見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終壞惡於芽杜禍於萌是以身禔而國家人事也蘇軾傳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陳了齋說霜未凝凝之始也馴未辯也林鍾之氣暑方盛也暑盛而知寒之至君子也張紫巖傳方陰初生而有履霜之戒聖人其知幾矣乎蓋一念之起發之涓涓流之江河況夫不善之跡已發見於外者哉馴致大惡无難也聖人謹禮內以正身外以正人辯之不早蓋非所患嗚呼君臣之間誠難也用舍則近於疑疑心一生何以共事惟夫以禮正身而又以正人不待察察而姦邪无所隱其情矣郭雍解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

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易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懲之於小宣王謹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李光讀易詳說履霜者寒之始也堅冰者寒之極也方履霜而有堅冰之象蓋柔順者坤之道人臣之象也臣道固貴乎柔順然順而不已則阿諛迎合其始甚微比其終也禍有不可勝言者唐高宗欲立武氏大臣皆力爭長孫无忌褚遂良相繼以死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武氏立而唐之社稷幾殲焉秦二世專任趙高卒有望夷之禍故孔子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夫始於順其極至於窮凶極惡而不可制故易之初六首以爲戒也雖然乾坤合體一剛一柔本以和濟以剛健之主而御柔順之臣天下之常理也聖人之意蓋爲後世之慮如此朱漢上傳陰者小人之道也一陰生於午剝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初六之動柔成剛陰始凝也莫之禦焉駸駸然馴致乎盛陰而小人之道極矣故觀其所踐履則一陰始凝知其必至於履霜堅冰也震爲足自下而進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堅冰之象曰所謂見微者也寒露者剝之初六也霜降者剝之六五也剝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剝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剝窮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氣寒氣入之故露爲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於斗建爲亥乾金之氣爲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姤卦言之爲五月自剝卦言之爲九月至五陰而霜降自坤卦言之爲十月爲亥至六陰而成冬玄所謂水凝地坼非見不見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禍於其微之時乎曾種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爲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爲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戒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李衡義海撮要陰之爲道漸至于著以其柔順故也且陰雖柔順終反剛矣象辭堅冰二字當爲羨文馴狎也楊萬里傳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林栗集解純坤六爻亦以始終爲序初與四爲始故初言凝而四言括二與五爲中故二言利而五言吉三與上爲極

故三言終而上言窮疑而未開利而未吉終而未窮所以為坤下坤上也履霜之漸陰始凝也龍戰之窮陰極盛也直方黃裳以中正也立於敬義發於事業貴賤之等也含章括囊以危疑也无成有終无咎无譽險易之分也履霜直方蓋言地也含章括囊以人事明之矣黃玄黃則配天而言之也此純坤之終始也乾之六爻皆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其物者陰陽之情也初六之為履霜堅冰至何也曰孟秋之月白露始降君子履之則有警戒之心焉何者知其漸而至於堅冰也至之言極也陰極盛則冰極堅矣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季秋之月白露為霜寒氣總至孟冬則水冰而地凍矣仲冬則冰壯而地拆矣季冬則冰凝腹堅取冰而藏之矣是堅冰之至也夫冰者何也霜之凝也霜者何也露之凝也露者何也露之凝也是皆雲雨之氣而陰凝之也故子曰履霜陰始凝也京房楊雄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己過乎夫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陰氣之至也則凝而為冰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冰也者乾之象也陰盛而疑於陽故白露而成冰兆焉而為龍坤之究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初六著履霜之漸而於上六言龍戰之窮防患之意深矣子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之言順也陰之浸長未嘗不順順以致之故至於堅冰而莫之怪也如其不順則辨之早矣故又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上文堅冰二字為衍文楊慈湖傳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皐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務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況於唐虞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為為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此而已知堅冰之將至故兢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項安世玩辭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為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亦皆无此二字袁說友講義初六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臣聞坤卦六爻皆陰而初六為陰爻之初蓋陰氣之微也如初寒之時有微霜之至作易者因陰氣方萌之始而有防微杜漸之戒以深明天下之事當謹其始以慮其終始之能謹則終无憂矣譬之履踐至微之霜日積一日苟不知戒則自微至著遂成堅冰此蓋馴致必然之理也聖人戒焉故曰履霜堅冰至而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辭切其戒深大而為天下國家小而一身之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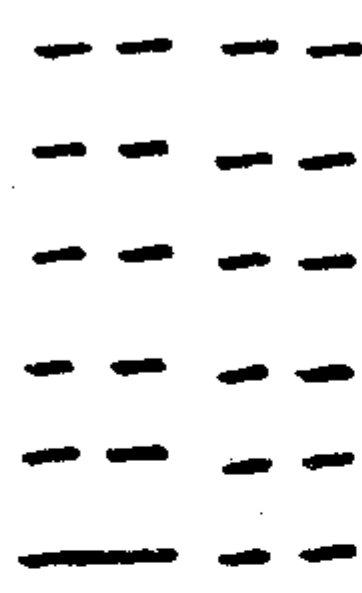
苟微之不能防則如履霜之不戒將必致於滋蔓而難圖固結而不可解是豈一手足所能救哉如堅冰然其去難矣聖人知之雖小不善而不赦為雖一小人而不敢用纖微之累德其去之必速毫髮之微責其改之也必亟以此處己以此治人又焉有馴致堅冰之道哉李謙齋詳解霜降於九月水始冰為十月而坤之初六一陰始生則建午之月也自午至戌亦已遠矣方是時且未知有霜之可履而況於堅冰也哉然陰生於午終於亥自初至上浸長而不已則履霜堅冰有馴致之道焉蓋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也夫陰者小人夷狄之象也古之聖人當君子道長之際而已慮夫小人之竊雄當中國強壯之時而已憂夫夷狄之外侮蓋知夫履霜堅冰之義矣嘗觀夫子作春秋其於君臣上下之分邪正消長之際夷狄盛衰之別未嘗不謹其始焉故書初獻六羽則知季氏八佾之漸為不可長書季子來歸則知意如逐君之罪為不可訓書會戎于潛則知其楚凌駕上國之變為不可遏一事之始防微杜漸常有憂深思遠之意寓乎其中是豈非見履霜而知堅冰之至者哉易示其理春秋紀其事聖人之憂世亦深矣蔡節齋訓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凝結也馴順也居卦之始先動而未知當順乎陽者也順致其始凝之道則必至於堅冰馮椅輯註

初六履霜初六象　陰始凝也霜者陰氣凝結之始履霜下有堅冰二字衍文徐邈本无凝字冰反結而聚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明堅冰至之占霜之馴致乃至堅冰馴似倰反徐聲馴狎順也致詣送也馮椅輯傳初六履霜堅冰至　贊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發曰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此爻下卦震之變也　張舜元曰方亙至之初一陰始生于地下露氣方凝未結為霜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李去非曰乾之初言潛龍而戒之以勿用其危養微陽之生如此坤之初言履霜而戒之以堅冰至其遏防盛陰之極又如此乾為冰以氣而結坤之形也月之建亥乾之所位人見坤之為冰也豈知其中有乾哉陰之始凝為霜其微易散也馴致堅冰則陰陽難判矣　毛伯玉曰堅冰至者積而至於无君也林慎微曰初之陰有陽在上以止之則无堅冰之事上无陽則有馴而无止至堅冰也乾凜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增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於易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

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微矣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而此稱履霜堅冰至何也曰陽主發見故稱潛龍以明其未見也陰主隱伏故稱履霜以彰其已至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戒之以堅冰所以惡之也是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蘭惠卿曰下卦內也坤之時一小人居內引至朋類終至於盡去君子而爲剝爲坤故聖人於一陰之始生知其遂至於堅冰也故曰國之治不治於已治之日國之亂不亂於已亂之時其所由來者漸也楊氏秀曰陽始萌則曰勿用陰始生則曰堅冰至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所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右明采吾

田疇學易蹊徑　坤初六　坤之復

坤下
坤上

震下
坤上

下卦變震震爲足足在下而履於陰履霜之象　乾爲冰乾陽伏於五陰之下堅冰之象　一陰生於建午之月陰始凝之象　坤十月卦履霜之時後十一月卦堅冰之時自始而坤自坤而復馴至其道至冰之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說者因淮南子有聖人見霜而知冰之訓遂皆以坤爻之履霜是爲堅冰之漸以愚觀之殆恐未然夫坤之初六是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既非履霜之時又豈可言履霜爲堅冰之漸乎春秋書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周官凌人十有二月令斬冰此皆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霜之隕履霜之時也冰可斬堅冰之時也以此論之則履霜之與堅冰亦同時之物此人之所常見而不可以先後言者也蓋聖人於陰生之始指示天下之人以陰盛之時曰履霜堅冰至矣夫霜之履則陰凝於陸之塗也冰之堅則陰凝於水之塗也冰霜爲候則水陸之陰皆凝而陰氣之盛爲何如耶推原其始蓋自坤之初六基之一陰之生則陰已凝矣陰凝而至於履霜至於堅冰是豈驟然而加進哉致之至是由玩狎於人之間見而皆不以爲異也故曰馴致然聖人釋象之辭不謂之氣而謂之道者蓋坤而爲震陰變爲陽靜而反動是小人之所由者也其可不畏之而不戒之耶釋象之終再舉堅冰而履霜二字則沒而不言者意謂冰之堅則陰之極也自陰之始凝而至於極則履霜在中雖不言可知矣蓋乾之初九天一之數也奇數也故曰潛龍一象也坤之初六地二之數也耦數也故曰霜曰冰兩象也雖然陽明陰闇而乾

之初乃曰潛龍者是秘其發見之本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也坤之初乃曰履霜者是彰其隱伏之禍也戒之以堅冰所以憂之也卦變爲復坤陰履則小人道長矣　魏了翁集義廣平游氏曰坤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履霜之戒六曰重陰有天地閉之象又坤初六圖右圖坤初六乾爲寒爲冰何也曰坤坎之交乎乾也露者坤土之氣也至于九月坤交乎乾白露爲霜故霜降爲九月之候冰寒水也乾交乎坎也乾位在亥坎位在子大雪者十一月之節亥之難大雪也其辭曰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始卦也是時豈惟无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于坤之上六則露結爲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覩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乾爲金也故霜肅殺而冰堅猛楊瀛四尚易通悉得之師曰初爻坤之復復建子月之卦也一陽之氣雖復於黃鐘凝陰沍寒實從此盛故亥月雖履霜未有冰也丑月則冰堅不待履霜而知矣惟子月微陽初伏於群陰之下而此爻乃在純坤之初正陰陽往來交際之時所當扶陽而抑陰故聖人特設爲謹微預防之戒設戒而不言吉凶何也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是雖不可以並立而實不能以偏无亦在乎見幾

而審處之爾故文言亦必兼積善積惡而言之或曰復卦辭善之之坤之復則深戒之何哉復成卦則已離乎坤也坤之復三三其貞猶坤也方自此之故必預嚴其戒然知戒於履霜則實所以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吉也是故始可慮也有乾之德則處始也易故安於勿用而有餘復可喜也居坤之初而爲復也難故履霜堅冰戒謹之意常若不足也乾坤初爻互生始復上終夬剝乾包三女坤包三男上下相重而六十四卦備陰陽始而終終而始之運具其所以爲易而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朱子發謂震爲足自下而進復也此亦以變震言或以乾初九爲復復有動意已與潛三初九在乾爲潛在坤爲復以坤初六爲姤姤當五月寧有霜哉三三一陰生午蓋乾坤月卦乃位畫之常者也爻則九六交變故有互之其所當月卦焉　愚曰或問爻辭言履霜堅冰至而小象釋之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何兩致堅冰之戒耶按朱子取魏志作初六履霜又按唐郭氏京舉正云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以今本霜字下堅冰二字重衍合正之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錢融堂曰馴說文馬順也文言亦取順義致即善戰者致人之致其道指初六也初上皆曰其道備著始末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王莘叟者訓坤

履霜堅冰。晁氏曰，徐氏无堅冰二字，王昭素以徐氏為然，胡先生亦云
然。疑馴音訓並見前王弼註。趙以夫易通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
也。初為足，陰在下，履霜之象。霜始凝結，以漸而積，必至堅冰，理之常也。聖
人於乾之初言勿用者，恐其為姤也。於坤之初言堅冰至者，憂其不能為
復也。魏志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徐氏本皆无堅冰二字。易被總義
魏志韓芝表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舉正今本象曰履霜下
多堅冰二字。六老陰也，八少陰也。少常老變，易以變為用，故陰爻不用
八而用六。六居卦下為始，建午之月，一陰始生，斯謂之初。初雖未至於冰
霜，及乎履霜，則陰始凝而為冰，有消陽之漸，正所以寓扶陽抑陰之意。夫
陰陽天地之道，為晝夜，為寒暑，往來之常，聖人亦何容心於抑揚哉。蓋易
於君子小人未嘗不深致其辨，陽者君子之道，陰者小人之道，小人易進
如冰霜有馴致之理，宜聖人所以惓惓致戒於其初也。趙汝楳輯聞履霜
堅冰止至堅冰也。陰主揫斂，陽主渙釋，揫則而凝，白露為霜，凝極則洪流
亦冰，壯風行水上，冰渙而釋，渙極則湍瀋亦盈溢，皆必至之勢也。人皆曰
露微易凝，水深難冰，然一夕寒風倏焉，冰壯蓋乎時，獨陰无陽，猶坤之純
陰也。霜之極至于堅冰，坤之極至于龍戰。聖人以始凝釋霜，則已示堅冰
之幾。徐相直說初陰之方萌，以四時論之，是五月之爻，當盛夏之時，一陰
方萌於黃鍾之宮，若不足慮，然履霜堅冰皆自此至。象言履霜堅冰皆自
此至。象言履霜堅冰，是何故，謂陰氣凝結為霜為冰，皆緣自初六馴致其
道，遂至於堅冰也。此聖人言不可不戒謹於初也。張應珍解初六履霜堅
冰至止至堅冰也。履霜爻象也，堅冰至繫辭也。六居初，陰始凝而為霜，凝
極則至堅冰矣。坤皆變成乾，乾為寒為冰故也。凡占坤之初六，以防微杜
漸為戒。蘇起翁讀易記霜者冰之漸，初六陰爻之始也。為履霜而有堅冰
之理，其至以漸故也。履霜陰氣始凝結也，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馴致即
漸至之謂，戒其陰之始也。小人陰類，其初甚微，馴致則其禍甚大，故能謹
其微，則不至如堅冰，而小人道消矣。爻變震為作足履也。卦變復子月之
履霜堅冰之候也。然一陽已生，戒其馴致，則何慮陰凝冰堅乎。坤无君位，易
為萬世之防，惟恐臣子蕩然，君臣名分，故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得不早辯於履霜之時乎。丁易東象義履霜
堅冰止至堅冰也。此以下釋坤六爻象辭也。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
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魏書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或曰馴狎順也，如禽
獸之馴狎，字從馬，馬行之順曰馴。爻變震，以馬取象。按夫子小象傳本

以義言，非必取象。今此書以象為主，凡可以象推者亦不敢違，非用其繫
蓋先儒已然矣。後皆放此。云許齋讀易私言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
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
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无上二段。鄭錡圖說初六履
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乾體交坤之初六，一陰之氣始生于午，為夏至，月
應在酉，其對在于旁通為姤，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此段六爻
與象俱於文言後備述之矣，此略言其六爻之道也。吳澄纂言外翼象曰
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馴如馬之馴，其行徐徐而至，馴致釋至，謂其至以
漸也。俞琰集說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以明三百
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縕也。
霜陰之始凝也，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久，以漸
而積，必至于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
禍可勝言哉。所喜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无相濟者矣。按魏
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
二字，審如是，則王弼時猶未差誤，王弼後始差誤爾。紫陽朱子曰當從
魏志。或曰文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爻傳云至堅冰，原其始而言。李恕
易訓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初六以陰居下，陰始生也。聖人即為
之戒曰，陰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堅冰至矣。霜者陰之初
凝結者也。馴習推而至於陰道之極，必至於成堅冰也。胡震衍義霜者陰
之始凝，堅冰者陰之極也。履自其下而言之，至要其終而言之也。馴之為
言順也。坤之初六，陰之始生也。聖人防其將長而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
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
盛也。小象謂馴致其道，蓋不防之則習習因循而至於盛也。　童溪曰易
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乾之初九一陽在下而曰潛龍勿用，懼其傷也；坤
之初六一陰在下而曰履霜堅冰至，防其長也。懼其傷害之也，防其長忌
之也。此爻變則為坤之復，卦其象陰生於下，霜冰之象，其占在謹微而防
患。張清子集註初六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楊氏曰霜亦冰也，而聖人併
言冰者，蓋冰甚於霜也。荀子曰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劉壽翁曰坤初六
在始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
人見微知著，謂所履者始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節齋曰履象
初霜，象六　丘行可曰乾之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之初六，小象釋
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為陰陽，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　愚謂霜

陰氣始凝也堅氷陰氣已盛也識者踐霜則知堅氷之必至蓋堅氷至者要其終也至堅氷者探其本也馴字左旁從馬致字左旁從至馴致其道者謂由霜而氷若馬之順行有必至之理也趙珪解初六履霜堅氷至止至堅氷也卦爻第一畫初也六乃老陰之數故以名陰爻初六陰之始履踐也霜陰氣之始凝也堅氷陰氣盛結而成也始踐霜上陰氣漸盛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凡爻下象曰者指一爻之象而言後皆倣此象云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謂陰始凝爲霜馴致其道以漸長盛則至堅氷下可不戒也胡炳文通履霜堅氷止至堅氷也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示兩其道字具截始末經曰堅氷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氷其體也董真卿會通郭氏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氷字履霜與堅氷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氷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氷者從四至上陳應潤爻變易縕初六履霜堅氷至止至堅氷也履踐履也行之迹也馴積習也凝氷之堅也道猶路也如假道之道初六變陽通卦爲復且乾之六陽剝之已極變而爲坤坤之初爻陰氣始長變而爲復雷蟄地下不能發聲時至四陽其聲始發一陽之微安能敵其五陰之盛前漢律曆志曰陽氣伏于下於時爲冬禮

記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又曰天地嚴凝蓋水堅陰凝之時乃在一陽之後說卦曰乾爲寒爲氷亦坤爻之變乾也乾之初九變始象曰陽在下則陰氣見于上坤之初六變陽象曰陰始凝則陽氣伏于下霜自九月而降至十一月而氷始堅霜之積習于道路至于堅氷如小人假道而進積習于朝而至于亂國履霜之戒人君不可不審之於其初也自古君子小人何代无之惟人君知人之明大臣薦賢之公故邪不可干正愚不可害賢堯之時亦有四凶惟舜有知人之明能亟去之故元凱得以自安都俞吁咈皆无疑也商之時亦有蜚廉惡來助紂之暴武王伐紂始能去之漢自王莽謀竊誦篆者五千餘人群邪並起東都自周福房植立爲南北之黨而朋黨之釁始萌至于末年閹官之黨充塞朝廷輙控制人君反指正臣爲朋黨縉紳之士爲之掃地矣至唐李林甫楊國忠汲引小人戕害君子致有安史之亂代宗以來閹官擅權朋黨之禍又作矣宋初端人正士接武登朝自王安石爲相變更新法引用小人呂惠卿章惇蔡卞之徒充塞要路君子爲其所逐不啻如叛逆之慘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安石誤矣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小人得路豈可去之若欲去之必成讎敵後王安石果爲呂惠卿等所擠宋國由是而亂履霜之戒去小人之幾也齊履

謙本說此卦六爻並臣與妻事此爻居卦之初霜之始凝猶人之始生堅氷以喻其壯大然不但曰氷而曰堅氷者別于乾且見其亢解蒙精蘊大義初六履霜堅氷至止至堅氷也　先儒曰坤之初六在始爲五月卦也一陰始生便有疑意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乾初九小象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以陰始凝聖人欲順九六之爲陰陽故於乾坤之初言也　蒙謂陰　雖始生而其勢則漸長故聖人謹於微也易纂　饒氏曰凡屬陰類皆當謹以一身言則天理人欲以國家言則君子小人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婦也所以文言指臣子而言正是此意履在下故取以爲陰下之象　吳氏曰傳以足履地爲履初在地下故取履象或疑初不專言小人方微不可使長下句言陰始凝則上句只合言履霜不合言堅氷按魏志文帝時許芝奏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字也後人妄加明矣　朱氏曰馴狎也若鳥獸之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氷不可不爲他日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傳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純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也由直方大故不習

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爾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朱子本義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董楷集說程氏附錄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又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坤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

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處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朱氏附録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 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二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趙與迴遺說朱子語録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无如此之純粹又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

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又无許多勞攘 燮淵録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呂燁録 燮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六爻如此只是爲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 龔蓋卿録 看書不可將自己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必竟迫切 甘節録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爲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橫三竪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竪四說都无歸着 大蔚曰易本意只是爲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爲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

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看得好 陳文蔚録 燮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德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德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爲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是得直方大如此 劉砥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至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内

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余 大雅録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禀好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 李開祖録 王弼註象曰初六履霜止不習无不利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脩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任而鶴反衆經皆同孔穎達正義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脩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爲 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要義六二居中得位極地之質 李鼎祚集解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

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　不習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　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仕學為政不方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司馬温公説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何六二者於律為南呂於曆為建酉之月草木黄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六二何為擅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為坤之主夫陰陽雖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陽之主也坤六二陰之主也地之德其為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之也君子法之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何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則所守不陷於敗也義則所適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諸己而无待於外也君子居則不踰於敗動則不爽其宜施於身而身正施於國而國治夫又何習而何不利焉可以斷者无疑矣　張紫巖讀易雜記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有靜厚之惪而六二得中于内所養博大矣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

其方可以下法于地直自敬來雖閑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吁為臣若此安有欺天賣國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　不習无不利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内外其設施舉措固不槩合于天人之心矣何所疑而後習之耶一為仁二為義二火數為敬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師也而文辭云爾者蓋此文言直方大又言地道光蓋盡地道而為域中之大也夫文言稱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君子體坤而盡臣道矣蓋欲以直内義以方外不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則臣之道也而其變體為師者以其不習而无不利故文武兼資而備將相之才入相出將无自而不可矣古之六卿居則為六官之長及其用師則為六軍之將周公之東征太公名公之分陜皆由此道故坤之六二盡大臣之道乃變體為師而文辭如此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而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而有言我戰則克者蓋所謂不習无不利其與此同義乎然師之成卦以用兵為主而是文則言盡大臣之道而行軍用師之法皆其餘事故為坤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焉楊慈湖傳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愚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无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

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拋擺本有者矣俟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為而无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脅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无小大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特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上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象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或信之不疑其為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

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部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冰為不善之積能辯之於早則能用之矣項安世玩辭直方大莆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則屬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文言亦止釋直方二字則其説近是但謂大字衍文者非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同易中大字與亨利貞同為四德皆附於爻辭之下别自為句也　不習姚小彭曰習重習也今從之夫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類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戕亂之所由興也初六六二當重習之初故示訓尤急初六一陰方生聖人即慮其習曰積曰漸曰順皆深絶之六二二陰浸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善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習也正則无私故直中則不偏故方捐私及偏與陽同德故大陰不能大大者陽也上六習陰至六故有无陽之疑六二不習一陰故不疑其所行坤之六爻五雖得中猶在可疑之地惟六二无可疑者故其道最為明白自昔臣道之禍皆成於疑疑生於稍亐損積重習之初不自知其至於疑也惟明者為能早辯而不習故曰地道光也　乾坤二五　乾以

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旣中且正又五在
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
上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上言坤德之美
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
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
二盖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無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
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
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全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六
五不得其光明之大用而得其德美之盛故曰文在中也又曰美在其中
皆言體而不及於用也末句言發於事業方微及於用猶乾九二但言龍
德正中末句言德博而化方微及於用然終不及九五六二爻辭之光大
也六三在上下之間無有體用之微意上與五同功故含章可貞爲有其
文下與二同體故或從王事爲有其用文雖非在中而亦足以發於事業
故曰以時發也用雖非正位之光大而亦能以其智爲時用故曰知光大
也蔡節齋訓解六二直方大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
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不習无不利不習者自然之謂馮椅
輯註六二直方大坤道中正之象。不習无不利占內直外方則大矣不
待習而自利也筮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趙汝楳輯聞六二直方大不習
无不利直方大乎地體之象乾之德獨盛於九五乾之正也坤之德獨盛
於六二坤之正也直者平直方者不回撓大者不徧小皆地道之盛備此
三德則不待時習而所行皆利彖辭兩言利所利者有限爻言无不利得
時當位居中處下也姑汾遁叟證類指龜六二居中履正在立地之道能
盡地道也順天以直應物以義含弘光大和而不唱故不習无不利也時
則建未律則林鍾以人事言之則殷之仲虺順湯之美以謂直也作誥天
下是謂義也含弘重任謂人臣之道盡矣丁易東象義六二柔順中正中
故直正故方合直與方其德大矣不習者坤順自然之象无不利者利亦
陰象盖无專爲勝利貞爲陰也又以地勢言之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直也
而會乎中由東而南由南而西由西而北由北而東方也而環其外舟車
所至人迹所通皆地所載大也天圓如九雖大而不可以直方言地之大
則以直方而大也。以變象言之二動成坎應五亦坎重坎習也以本體
言之无重坎之阻故不習无不利　此爻爲坤之主柔順中正而利者也
黃氏日抄直方大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

而又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
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无切實亦釋晦庵者也吳澄
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爲坤之錦　直方象也以卦體則坤之中以爻位
則地之上故以地取象二居中而變爲剛彖地也中天氣自下而上故曰
直初三兩偏畫象地之方故曰方。大不習象也以直計之地之厚上下
相去三萬里以方計之地之廣輪東西相去南北相去亦各三萬里直之
皐方之廣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比坎曰不習習重也言不再有如此大
者也　无不利占也筮得此爻於事无所不利俞琰集說六二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又得坤道之中正則无私无曲中則无
偏无黨是以執直而不回執方而不移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六二陰小
而稱大何也曰從乾也從乾而行則大也習與書太甲篇習與性成之習
同不習謂六二中正不與初六不中不正之明相習爲不善也擇善而得
所從則不疑其所行故无不利胡炳文通乾五爻皆取象唯九三獨指其
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
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
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
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
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或曰乾天道也主九五
坤地道也主六二直方大地道備矣董真卿會通徐氏曰生物而无所回
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習也小不習吉此言不待
重占自无不利以人道言之　馮氏椅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
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許氏曰否之時不爲窮厄
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
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
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過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坎時旣
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梁寅
參義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居下之中以一爻
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爻至爲純粹者故有直方大之三德焉占者有
是德則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无是德則雖習亦不利也不習云者謂无
計較无覬當其德其利皆自然也然坤賢人之德也其不習而利豈真不
習乎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在人言之則眞積力久而有得者也故其
不習者未始不由於習此爻之辭但以成德者言之爾趙與演經義不習

无不利不假乎人為之使然自能適夫天理之自然一性之中至理具存焉動靜之間二微於物則日用周旋无非人欲之流行矣於天理何有哉君子盡一性之理者非有他焉人偽之習一毫不存順理而行无乎不利至是則心與理一理與心一混然而无間也坤之卦曰云云意或如此蓋嘗論之天下之事習之而後利未有不習而能利者也學而時習學固貴於時習也水洊至習坎坎固不可不習也令而論坤乃曰不習者是何也蓋學可習也而性不可習。一習乎性則奪以人偽矣坎可習也而性不可習。一習乎性則離以私情矣坤之君子所以不習者如此焉可加一毫人為之力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宇泰定虛室生白合之於靜寂之於无念慮之間私欲不能入也行止之際外物不能惑也動容周旋與皆中禮安行順適自蹈大方率性之真何有習也情偽不作何有習也猶天施地生而其益无方也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聲即律心即度也綏斯來動斯和也于以建天地之極于以立生民之命于以開文明之治皆自此而充廣之也何不利之有抑嘗論之乾聖人之事也坤賢人之事也苟賢矣又曰不習何也聖人之性雖自於生知而不可以无學賢人之德雖得於持守而終歸於自然故九二言學問而六二言不習此聖賢之學之辨也必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後為至矣苟有人為之累則不足以言德也易之不習中庸之无聲无臭皆道體自然之極功故書異而旨同學者不可以異觀程續經義不習无不利无所勉而能故隨所遇而安天理之自然本不容以偽為也坤之六二以至柔之德處至順之位天理之自然有不容不然者矣是以不待乎習熟之勞而自无一毫之不利然則不知安其所當安而惟欲勉其所未至吾見其人為而已矣烏在其為天理之真實也不習无不利此坤六二爻辭也而文言復申言之且天理之妙在在充足不為賢而加多不為愚而加少不為衆人而不足不為君子而有餘故有心窮力索詔面命朝夕訓誨之勤而懵不知其故者有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不待教詔之勞而自不能已者於此可以觀天理之純全善端之發見矣夫父子之間君臣之懿孩提而知愛及長而知敬此其天理之油然自遂者固非有所習熟而後知也而世之或悖於此者豈其性之罪哉抑不能反諸己而已使坤之六二居順之正處柔之中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敬義以充之柔順以行之是皆六二之所固有而非外鑠以為能也是故周旋揖遜升降拱揖可以為敬矣而坤則不勉而自中制裁割制辯是與非可以為義矣而坤則不思而自得優焉執焉之謂賢而坤无

執也性焉安焉之謂聖而坤常安已然則何往而非利則亦何往而為利哉嘗觀无妄之卦所以挽人欲而復之於天理之正者也夫不耕則不能穫不菑則不能畬此理之而聖人於六二使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豈非以耕穫菑畬未免乎勉強修為之力至於不耕穫不菑畬此无妄之所以與天理為一乎異時孟子嘗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然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殆孟子之所謂勿忘而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勿正勿助長之旨歟孰謂孟子不言易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傳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下　子夏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靜然而待其天氣直也物得宜而遂焉方也无不載焉大也地道之上居體之中盡地之理无私而生成也承命而化之動无不宜何習之有乎故無不利也。王弼註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互註記深衣篇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註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　孔穎達正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晏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所以不假脩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李鼎祚集解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張橫渠說　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地道之有乎者故曰光也蘇軾傳坤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為直居中而推其直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直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陳了齋說天地之元在乾坤坤元之主在六二故曰地道光也光者中正之體中正而動其習也大矣張紫嶽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乎內所養悖大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乎天其方可以下法於地直自敬來雖闇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惟直方故大吁為臣若坤六二又安有欺天失節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且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內外其設施注

措固不悉契天人之心矣尚何待於習而後利邪奇之而一耦之而四為
直方三火數為地道光邪雍解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
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
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
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
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
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
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
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
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
也李光讀易詳說易以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以六居二人臣而處陰位位
之正中者也故无初六馴致之漸六四逼上之嫌可以守道而行志矣夫
盡道事主既直且方鮮有不蹈禍悔者惟六二以陰柔處下故得任其直
方引其黨類而朝无忌惡之者唐虞之際皐夔稷禼之徒咸聚之朝廷此
臣道之大也以此事上往无不利矣何疑之有哉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朱漢上傳六二中正而動中故直

正故方直者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而說卦乾為直坤為方方亦剛
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重坎為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動而之五得正
不習无不利也坎為光光大也易傳曰二為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
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自然也
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曾穜易粹言大則直不絞
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正蒙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
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
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
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違孔子云敬義立
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
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
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
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
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
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

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
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
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
異矣是以初為防微終為夫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李衡義海撮要六二之
動者直方之德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
是其方也介　直方大者正直之道爰從至靜中生之地有靜之理二者
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象令君子效此而動自然有法則故象云六二之
動直以方也石　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其正誠楊
萬里傳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
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出於
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剋而六二獨方此
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
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林栗集解初六
下卦之下以陰居剛故曰履霜堅冰以其體非純柔有剛強之漸也六二
下卦之中以陰居柔故曰直方大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中也大言其光亨
也夫地之生物也直其成形也方其載物也大矣所以然者順故也順生

直直生方直則遂方則廣故直方也者天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謂之直
動而不屈謂之直行不踰矩謂之方德合无疆謂之大然而言之六二何
也曰六者地之數而君子之德也二者地之位而君子之時也以其德而
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是則天下之至順而德合乎无疆者也故夫直
之與大皆剛健之形容在坤他爻則嫌於疑陽矣惟其至順故配乾稱直
從乾稱大而不嫌於疑陽也若夫方圓之體則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曰不
習无不利習也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之謂也夫以坤之順其於臣子之
道固不待習而能矣然而履非其地居非其位則直近乎訐方近乎很
大近乎專苟不習焉則失恭順之名而得專悖之罪矣故六三則習於含
章六四則習於括囊六五則習於黃裳惟六二居中履正上无所疑下无
所忌直方以大不勉而中何往而不利哉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六
二至柔而係之直方大者以其動言之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謂以其
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斯地道之光矣楊慈
湖傳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
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
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

名初无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爲云云皆妙爲皆妙象辭以動爲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靜處惟得靜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爲斯足以驗其實矣於應酬萬變而未嘗不直方者斯爲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修習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至動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亦有學爲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省不習之實而猶有故習未免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方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須學習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而忘習斯无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无思无爲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明坤道之正趙復齋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靜而全動而著易之取象必於動發之生物通者直流形者方周遍者大有如是體故有如是用也項安世玩辭六二之動陰主靜陽主動小象於六二之道以動稱之示不習陰也坤之所以爲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行也苟積陰自厚不從陽而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袁說友講義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臣聞坤卦地道也臣道也故六爻以臣道言坤之六爻惟六二之爻盡臣道之美蓋居下卦之體於臣道爲順又處一體之中於位不敢過而又以陰居陰所以盡人臣之道者全矣於是得以大其直之道夫六二在中位爲正故曰直盡臣道爲義故曰方直方之大得於天性之自然不待脩習而用此无不利故象復申言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臣如此上而事君下而處己无愧於坤之順承乎天臣道斯有光矣故曰地道光也然則欲爲臣盡臣道在乎法坤之六二之動而已矣李謙齋詳解二以柔居中既有其德又得其位大臣之道也大臣之道不患乎无高世之才而患乎无蓋天下之氣氣者所以辨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者也六二之臣直而不枉方而不屈大而不隘其所養亦可知矣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閒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則六二之所謂直方大者也是氣也得之自然豈待習之而後能哉故曰不習无不利此其所以光顯而不可及也漢之周勃霍光者號爲社稷之臣誅呂安劉擁將立宣辨大事立大功於談笑之頃而二子皆不學无術以見譏於史嗟乎孰知夫不學无術尚庶幾不習无不利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六二之動上地道光也

居中當位地道之光大者馮椅輯注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方六二之象言其直方之德至靜而不可見動乃見之動猶坤至柔而動也剛之動言占此爻之動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直方地之道也不習而无不利乃爲光明乾六爻唯九五應天道之光明坤六爻唯六二應地道之光明馮椅輯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贊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正義曰得其位極地之質程可久曰四方不易者直也四維有所者方也不可以中繩中矩者大也郭子和曰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允以順道故也張舜元曰地道貴乎上承二居地上地道之正也履中居正故全於坤之直方大之德也雖居坎位異於坎之待習而後行也　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變而順則不習矣此以地道言之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藺惠卿曰居中履正所以爲直陽爲仁仁則其德圓陰爲義義則其德方直而不方與方而不直皆孤也孤則德不大司馬君實曰不孤則大也　此以人道言之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二與六地道之精純者若六五則異矣藺惠卿曰乾之六爻唯九五爲中正坤之六爻唯六二爲中正李子思曰居中守正故爻辭以直方形容之直方者中正之別名也文言又以敬義形容之敬義者又直方之別名也推本而言六二之德无出乎中正　乾之六爻莫盛於五坤之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而坤卑各盡其道也然德成於二而發揮於五二卦則同也文王於此故以與乾合德者言之直方而大剛健中正之純粹精之配也夫直方則多礙則必習而後行唯其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也雖然乾坤者聖賢之辨也大矣而未化利矣而未至於安聖人論六二之德視乾猶有等也右明爻義

田晦學易蹊徑坤六二

䷁　䷆

坤之師

坤下　坤上

坎下　坤上

乾爲直坤爲方陽爲大坤變爲坎坎中一陽乾之陽也直方大之象　重坎爲習下卦之坎非重險不習之象　陽生於陰萬物資始孕於坎而出於震无不利之象　坤爲矩直以方之象　坤爲陰晦六二變則下卦爲坎坎爲月月明於陰地道光之象　震爲行震伏巽巽爲疑震見巽伏不疑所行之象

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動之一字亦聖人論卦變之要者坤至柔而順懦而不立則為阿佞為陰賊好逢君之惡以六居二為坤之主然六二之爻動則下卦為坎坎剛居中其性誠實无一毫私念撓乎其中故能中直而外方夫以義理為主而不為私意所汩撓則謂之直直者不曲之名由直而行不為事變所移奪則謂之方方者不圓之名中心正直見於涖事是則行之非則違之此直方之義也孟子識此以為性善荀卿但見其發用多剛以為性惡彼豈知直道而行則物不能回然逐物而變者非直方之士也夫性之直者發之於外皆方而合義凡此者與天為徒无不合理此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安得不謂之大哉地不直則不能與天相合而成造化臣不直則不能與君相契而成治功地之直臣之直皆自然之理何待乎習之而後能為利耶然以變坎而論之則疑於習矣坎之有孚維心亨則直方大之德是皆有孚於中者何待習之於外耶不習无不利乃天下自然之利可見地道之光如此夫坤六畫皆地而六二獨曰地道者蓋以六爻三極之道論之則下二畫為地中二畫為人上二畫為天六二正在地之爻以地四之數論之則地之生數盡於六二矣故此爻獨曰地卦變為師臣能帥師於下大德之臣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屈而不信私意害之也理義者天下之所共由畔而去之无法以閑之也私意害之不欽莫大焉无法以閑之未有不流於不義也直則信之而已方則臣之而已非有加損於其間使知不喪其所有不失其所行而已二者克己復禮者也克己復禮則天下莫非吾體此其所以大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六二居坤下體柔順而中君子存心治身莫宜於此　問坤卦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如是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問者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人君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說易所以伊川云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　問坤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故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大如此卦爻有相應有來不相應者多凡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五外何嘗應初何嘗應四三

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似此不通先生謂時舉曰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鄭汝諧翼傳坤陰卦也二陰爻也以六居二以陰居陰也是皆陰柔之極何為以直方大繫之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動惟天下之至柔為能剛惟天下之至晦為能明其體重厚其質柔靜其位中正直方大蓋二得之於所性成之於所養者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者二之發見處也其所性所養自然發見非勉而習之是以无不利得乎大然後有其光有其光斯可以名其大故又曰地道光也趙以夫易通二以柔居陰臣道之正釋彖所謂柔順利貞此也至靜而德方坤之本體用之而剛則為直直以方者直自方出由方而直也靜而動動而生陽陽為大故曰直方大習重也不習者不為重坤也地道光者陽明之發見如此於卦為師臣之用剛在師為吉无不利者剛中而應二五皆利也彖言亨貞二義爻但言亨易祓總義禮記深衣直方下无大字鄭厚存古易曰大字疑衍文六爻自履霜至玄黃皆協音象文言皆无此字或曰大字别自為句

坤以六二為中正亦猶乾以九五為中正君德備於乾之九五故先言大而後至於聖臣德備於坤之六二故先言直方而後至於大大陽也何以言於坤之六二坤陰物也六二純乎陰也陰極而變故彖不言大而言

動惟其動也從陽而大何待於習夫積習溫習服習皆非自然之義自然而大故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光亦大之發見如此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二爻坤之師師曰師貞丈人吉彖曰貞正也直方正之義亦大之義也夫天圓地方坤宜方也大生動直乾也六二言直言大何也師貞坎坎之一陽自乾九二而來坤道純於二六二則之師宜直方兼全又得其大者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六二動而之師故直方而大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六二自然順動故極其光顯也凡有光者皆陽也含弘光大亦乃順承天之發見也坎言習六二以順而行之故不待於習也☷☵二人是師貞次　愚曰觀易之法陰虛陽實陰晦陽明聖人皆於爻辭必深致意焉其有得位而曰實曰光不同者卦之材爻之應不相得也如屯九五屯其膏施未光夬九五中行无咎中未光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此皆陽類也如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如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朱子曰凡言不富者此皆陰類也由是觀之則象曰含弘光大六二曰地道光六三曰知光大乃陰中陽柔中剛也趙汝楳輯聞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聖人言六二之動直以方而不及大它卦如此類多以為省文則不可以為脫簡則文意自屬

未詳爻辭不言動釋辭言動者爻具三德不動則德不順三德具而地道光明矣徐相直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直則内不枉方則外不流此君子處已應物之道猶有待於脩為之功若充直方之德而至於大如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不待脩習自然无所不利故象言六二之動由於直方此人力之可為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此直方而至於大人力之所不能為也張應珎解地道之光六二中正也坤德之動直方且大也占者動有是德則不假脩習所事亦无不利矣蘇起翁讀易記二居中守正其於德也為直為方為大天圓地方方者為主而直則所以為此方也天則所以見此方也萬物資生自然而然无所不利又何待於習熟耶何為其然也蓋六二坤之主也故以地言勿謂其陰靜一變動成陽則直方可見而大不必言也陽為大故也故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蓋變則成乾生物皆乾陽為之故專以六二之動言動變也不習熟而无不利地道至此光明有餘光亦大之發見者爻變陽則二三四互震震動也故坤以動言其動也要以无不利為主主發生動則无不利又何待習丁易東象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六二卦之主故以地道光言地言坤而光即所謂含弘光大也以動言者雖以爻動取義

但月令言地氣上騰則地道亦有動義地氣雖騰而不失其直方之體者也許魯齋讀易私言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人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欺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陽於柔而觀夬於剛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鄭鍔圖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自初六柔過剛而為始至於六二乃二陰之氣行至於未月應在戌其對在丑旁通為遯小利貞浸而長也此臨之所以至于八月有凶是也未乃周之八月也上堂先生集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此其言動柔何直方坤道之用也不動何以見其直方故曰六二之動其曰地道光者光顯也亦曰地道由是故顯著也瀘齋先生集六二直方止地道光也天下有正性者有正用坤初微而著微可忽也著可懼也聖人切近戒之曰霜水霜閭所以為冰而知霜者有時而忽冰也三位下而无曰含章曰或從王事聽而不逆應而能終者也四括其囊否隅之際咎譽皆悔利在結茲或不容焉不出則譽以乾之陽至是或躍或者疑也而況坤乎謂之了望蓋瞿此也五焉而偏細則發分侍則六機發中而時措之是以元吉文王有庇

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凡處危嫌之地此其法也六窮而持陰不陰陽不陽矣故此五者有正性未必有正用唯二具焉是以五爻皆宗本之離德曰直方大舉其正性而言之也象曰其動也直以方舉正用而言之也蓋直其靜方其動故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夫觀物之允不遡其源所見皆非其正也觀坤者曰柔順固也然不知厚而載動而剛豈柔順能之必有根極之者直方大是也直則不邪方則不易不邪則正不易則固正固則大而後柔順之施為天下之正用不然直陰幽情弱便佞側媚竈宜坤也哉或曰坤體不自立焉乎直不自持焉乎方曰坤非直於坤也直於乾也非方於坤也方於乾也乾作而坤作焉乾止而坤止焉吾知乾而已方其與彼俱作俱止物莫得而遏之則安得而不直亦安得而不方不視其或作或止若紛然其繁也而不知其一本於乾則亦何所習而利哉謂之无不利蓋无私意加乎其間動適乎理而物各得其宜也然則地道之光於是乎在是以六三得之能含其章而有有終之譽六四得之能括其囊而無失身之悔六五得之黃中通理而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美初昧為而不善之積不能以自知上窮焉至於交戈而俱斃然則六二也其不謂坤之正性正用得乎哉吳澄纂言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

也六二爻義施於人事之動則如坤道之直以方其大不重習其占无所不利者地道之光顯也俞琰集說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群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為群小所移是以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為幽為晴宴得光所以光者從乾陽而動也它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也坤陰之靜固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李恕易訓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二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不習无不利言三德全備則莫之為而為地道自順成而光顯也胡震衍義六為陰爻二為陰位以陰居陰得其正以位居二為得中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循理而行无所容偽降殺摩薄各得其宜不柔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具直方大三者之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為往而不利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劉氏曰直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德足以配天而地道之體光顯矣方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功足以配地而地道之用光顯矣程氏曰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比爻變則為坤之師卦其象柔順中正得坤道之全有直方之象其占則无不利也張清

子集註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　涑水曰直方大直者言其氣也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也　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固動而後見也　兼山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　易氏曰光亦大之發也　進齋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愚謂坤地道也主爻在二六二以陰居陰而在地位故卦德之美惟此爻盡之生物莫禦是其直也賦形有定是其方也內直外方无物不利是其大也况二柔順中正得坤之體故不繩而直不矩而方无種而大然坤靜也六二之動者靜中有動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惟剛故直惟剛故方惟剛故大莫之致而致莫之為而為故不習无不利而地道之光自有不容掩者也趙琫解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云地道處下為得正下體之中為得中易道惟中正而已坤卦六二德之最盛者也中則自直正則自方直則能發達方則有定止大則无垠也其德皆自然不待習熟而无所不利也象云地道光蓋六二以直方大之德動而无不利乃地道之光明也胡炳文通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此曰六二之動動字當玩董真卿會通朱子語附坤之六二之動直方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垕潔應澹爻變經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之形方坤之勢大方大之德坤之道也坤之六二陰中之陰柔中之柔者也安有剛直之義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六二變陽動而剛健二居臣位一陽能攝衆陰如大臣之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能負天下重大之事不費習學自无不利地道之光惟此為盛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為諸爻變動之則但此爻之變通卦為師師主征伐以一將統衆兵在師則當習在坤之德直方大不待習也然則直方大之德何人可以當之如三代之伊傅周召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李寇出將入相无施不可蒼巖謙本記女方在室男始就傳德性自然之謂直行不過物之謂方識慮充長之謂大德性自然故不待學習能方以大故行无不利皆所以具述其主貨之美无不利誼見末卷通釋中解蒙精蘊大義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　先儒曰六二坤之主也六爻雖二為中正唯中故直唯正故方唯直方故大三者形容地之德也或曰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非六二之本體乎小象何以動言之曰柔而中靜而正論其體則然也及其發用則見得所謂直所謂方處則生物載物之象驗之可知矣故文言曰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大傳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雖曰柔曰靜皆指動處見之繫辭坤作成物而斷之以簡能乃不習无不利之義乾不言所利以其所利之廣大也坤之不習无不利以其本於自然也它卦以有利終不若乾之廣大坤之自然也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營為而功自成不習而无不利也故以地之生物言之亜雕亜琢品彙呈露出於自然其功畢者此地道所以光也以君子言之乃盛德之發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蒙謂德无不具而用无不周非六二之中正其能盡坤道乎梁寅參義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又言直方大而傳止言直方者蓋由內直外方而盛大則大者直方之所致爾故但取韻協而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為地道光者盖德盛之極則光輝外見也貢清之撮要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而順則不習矣易纂饒氏曰本義柔順正固說直字未的當直字就坤上難說恐只說君子之德六二得坤之純而中且正故以君子之德明之動字是夫子著意下此字不動如何見得他直方直自在內非於動莫見如物之受陽氣句萌於內已而發達於外全无所隱其發達无隱處便是直只好以由中達外訓之　光與明不同只是宣著之意　吳氏曰地之於物氣至即生无有隱匿坤之直也賦形不可移改地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習重也謂重重用工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地道當於動處觀之不動則不可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諸中形諸外自然不可揜此正地道之宣著處故曰地道光也　胡氏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柔順而中正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亦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吳說之易疑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象曰地道光也諸家皆謂六二居中履正凡事不須脩習自然其道光明不知如何見得光明　逍遙公曰坤六二言不習无不利非謂中正而不脩習也乃不習陰而從陽也曰何以明之曰地道為卑為汙為惡為暗為小人以陰而習陰但見卑暗汙惡而為小人而後已初六履霜而至堅冰是也六二居中履正不習陰而從陽所以為道光明曰坤六爻皆當從陽乎曰坤乃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子從父臣從君妻從夫其道安得而汙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

九眞

坤

坤卦五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子傳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爾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朱子本義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趙與迺遺說　朱子語錄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只此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晏淵錄王弼註　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為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為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孔穎達正義　含章可貞者六三處下卦之極而能不被疑於陽章美也既居陰極能自降退不為事始唯內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言六三為臣或順從於王事故不敢為事之首主成於物故云无成唯上唱下和奉行其終故云有終　註三處下卦之極　三處下卦之極者欲見三雖陰爻其位尊也不疑於陽者陰之尊極將與陽敵體必被陽所忌今不被疑於陽言陽不害也應斯義者斯此也若能應此義唯行含章可貞已下之事乃應斯義此爻全以人事明之李鼎祚集解　六三含章可貞　虞翻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為王坤為事震為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　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四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黨成群君弱臣強戒在二國唯文德之主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為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

國安民故曰有終鄱縈易變體義六三含章可貞上无成有終此坤之謙
也而爻辭云謙者蓋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非
所謂謙也唯有而若无實而若虛善矣而无伐善之累美矣而无自美之
態盛德之容貌若良賈之深藏此含章之德所以有地中有山之義而變
體爲謙也况臣之事君待唱而後和用此道以從事然後能安臣之分矣
故始也待倡而不敢先其事終也歸成而不自有其功雖臣人之所當然
是亦素體謙德之柄而施于君臣之際者能爾也蓋六三柔過乎中非可
正之道而未離下體於德爲謙故變體之辭如此然謙之本體稱物平施
而无所不用其至是爻則言臣之含章待倡不有其成故爲坤之謙而與
其本體異焉趙復齋說乃順承天卦體也含章可貞爻體也以六配三陰
陽相雜故此爻發之以陰含陽其文炳也二色成章陰陽雜也陽下陰陰
乃上匪陰居陽陽施於陰陰則從之匪陰乘陽陽倡於始陰則終之終也
者非謂成歲之始於化氣終於成形而義備矣蔡節齋訓解六三含章可
貞含不露也章米也貞固守也謂可守其章以時而發也以六居三故有
此象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居下體之上故有王事之象无成陰也陰承
陽者不可自成也有終陰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在下卦之終故

有此象爲桥輯註六三含章陰氣包陽之象含古函章陽之文明也陽掩
陰謂之包陰掩陽謂之函陽饒陰乏也　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占以
臣道言之凡言或皆如乾九四之義言當含蓄其文明之德可以正固自
守矣或不必貞而出從王事但不居其成功則有終也趙汝楳輯聞六三
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含内緼不敢見也章美也三非正位故曰或從成
者成功終者終事三爲下卦之終　二爲臣之正位如泰之包荒大有之
大車以載蹇之王臣蹇蹇是也六三非正位故含其章美不敢自衒或從
王事不敢自尊雖遜其成功然必終承天之事姑汾遁叟證類指龜陰居
陽位美在其中含章不爲物先或從王事也如是可正臣職有終也時則
建申律則夷則以人事言之如周公多才多藝雖攝政誥命既下必言王
若曰不敢自成六三含章美之德非周公其爲誰歟丁易東象義六三陰
居陽陰含陽也故爲含章先儒謂乾之氣皆從地中透過含章之義六三
不正故以可貞戒之或從王事近上卦有從王事之象坤作成物上六則
成全體之坤三則未成也居下體之上内卦之終故曰有終乾九四坤六
三皆陰陽之雜者故皆以或言之以變象言之三動互坎伏離爲文明章
也又伏兌兌爲口含章也又動則上體互震震自乾來乾王也震伏巽巽

行事也又變艮爲成爲終无成有終成與終皆以艮取艮未變則无成艮
終萬物則有終也伏巽則有進而有退行而不果故以或言　此爻謂三
有含章之德或從王事則不當以成功自居終其事也吳澄纂言　六三六居
第三畫爲坤之謙　含章象也含如口之含陰陽相間雜而成文曰章發
生萬物粲然有章者陽之爲也然非陰成之則不可坤陰含藏陽氣於内
陰外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美三變爲陽有章在内四含之於外而不
見其美也　可貞占也可以正主其事也謂可不謂利於義則可不能久
其利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占也謂儻或從王事雖无成完而可以有
終蓋有人倡之己无全功故曰无成人倡之於先己畢之於後故曰有終
止堂先生文集六三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含弘光大坤之道也此其言
含章柰何三以陰爻而居陽位又在下卦之上聖人懼其動之妄也故以
坤道示戒焉曰含章可貞謂居是者惟含章爲可貞爾章美也含有不矜
暴之意曰可者僅可而已非教人終以黯黮爲貞也有王事則當從之但
終之而不敢居其成功焉順之道如此也吳澄纂言外翼　章　坤三姤五
含章　豐三來章　發生萬物粲然有章者陽之爲也然非陰成之則不
可坤以陰含藏陽氣於内陰外陽内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美坤六三

變爲陽四含之於外姤九五變爲陰含三陽於内故曰含章豐六五下來
求九四之章故曰來章　王　坤三訟三或從王事　師二王三錫命
比五王用三驅　離上王用出征　隨上王用亨于岐山　升四王用亨
于西山　益二王用享于帝　萃彖渙彖王假有廟　家人五王假有家
豐彖王假之　觀四利用賓于王　夬彖揚于王庭　井三王明　渙
五王居　終　坤三謙彖三睽三困四有終　需二上　訟初三履四蠱
初賁五家人上鼎三終吉　坎四終无咎　比初盈缶終來　訟彖終凶
夬上終有凶　復上終有大敗　家人三終吝　既濟彖終亂　革初
下終　以三畫卦言初四爲初二五爲中三上爲終以六畫卦言初二爲
初三四爲中五上爲終俞琰集說六三含章可貞上无成有終以六居三
陰中有陽故曰含章　謂其有美而不露於外也可貞謂當其可而貞非純
乎固執也或疑辭謂非必也從王事謂從乾君之事坤道固宜靜而有守
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弗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
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六三柔位剛而在下體之終故其象占如
此胡一桂纂註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胡炳
文通含晦不露六象剛柔雜而成章六居三柔六不足於貞而位剛足以

守有可貞象居下卦之上故有或從王事之象居下之終故其占曰有終大抵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曰在淵曰含章非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哉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尤詳焉董真卿會通程子語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見之類王大寶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曰章剛動而柔從之含章也　徐氏曰或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又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居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　郭氏忠孝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爲不足其位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　易氏曰三以陰居陽而謂之章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　龍氏仁夫曰三能含蓄其章美故爲可貞固之占居下體上公侯位也剛爻有動意故爲或從王事之占陰爻空虛无成功之象河圖地无一而有十爲有終之象九爻有止一象一与有正象占外復著彖象占不當爲一說強釋之　樊湖先生曰六三不正

故戒以可貞坤與乾配者也王事乾九五事也又曰按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稱不可獨訓爲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曾貫學易變通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　坤之道臣道也王事則乾之事也以坤之順配乾之健其所從事能无專成則必有若訟之王事則九五之事也九五爲聽訟之主而六三能從乎上則有王事无所專成宜其有終吉也小象亦曰從上吉也意可見矣　坤六三含章　始九五含章　豐六五含章　章美也然始以陽爻爲章坤豐以陰爻爲章何也曰章一也但含則自本爻而言來則自應爻而見故始之九五以陽爻而含剛德以爲章坤之六三則以陰爻而含剛德以爲美至於豐之六五則非以本爻爲章乃以五爲虛中有以來其下之章美蓋以下體之離有文明之德故也此三爻取象所以微有辨與梁寅參義六三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陰陽相雜則成章六三以陰麗於陽章美之象也然未發於事業故爲含晦其章美以陰居陽本非正位故又戒之以可貞有是章美而又能守正則或從王事必有終矣其以或言之者五非陽剛君失其道三雖居下之上而當閉塞之時其志之得行與否未可必也且曰无成有終則雖或當任豈能大有爲哉亦隨時補助而

已陳至辨疑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六三食舊德或從王事无成二爻取義何如　坤有陽而含章可貞故或從上而有終訟處柔而食舊居貞是宜守常而不出此二卦之辭所以同而異也夫坤體純陰至六三陰居陽位是乃陰中有陽故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蓋以陰陽相參動靜相半不能專於含藏也訟則四陽二陰已陰彼健故有爭辨之象六三雖則居剛而質本陰柔故宜食舊居貞守分常雖危終吉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亦必无成功蓋以乎二剛之間故欲訟而不能也然則從上立功惟陽剛得中者能之如乾之九二澤及於物是矣但坤則純陰於中有陽故亦可含章而時發訟以質柔又閒乎剛此其所以危懼而无成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程子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道之說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爾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子傳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晦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卜子夏傳六三含章可貞上知光大也體順也爲下之義守臣之分也內含其明而不敢遂故可因時而發不失其正王或有命則從之也不果首成代終而以知之光大能全其道也王弼註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　知音智注同擅善戰反專也重言或從王事三本卦二訟一孔穎達正義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含章可貞以時發者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爲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於上要義居陰極不爲物始含章待時見前正義字畢作集解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崔憬曰陽命則發非時則含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干寶曰位彌高德彌廣也張横渠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　陳是公說乾坤之爻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消非陰則不成陰非陽則不生陰陽之道表裏相承陰勝則消陽勝則亢是

故乾坤以陰居陽以陽居陰不皆爲咎也乾之九三以陽居陽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厲无咎坤之六四以陰居陰而不中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皆剛柔太過故須畏慎而後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雖危无疑九四六三雖无中正之德九四以陽處下剛克而沉潛者也故曰在淵无咎六三以陰處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貞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何六三者於律爲應鍾於曆爲建亥之月百穀斂藏萬物備成陰功小終龍戰乎柔而志存乎剛故曰含章柔不泥于下剛不疑乎上故曰可貞王者尊之極也爲臣之榮從王役也不敢專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物以陽生得陰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陽而不陰則萬物傷矣君而不臣則百職曠矣陰陽同功君臣同體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虞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此之謂也蘇軾傳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爲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猜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爲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爲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陳了齋說含章可貞則坤美具矣以時發者其發非我也可以從王事矣而猶或之或之者法乾也知

坤知乾光大也張紫巖傳先事則迷三則含章蓋推美以效之君而不自暴耀于外者得臣道之貞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夫古人豈固爲是區區者乎以之謂道不通於君而君心未孚雖欲行之天下孰與格化故美德善政必歸之君而弗敢成蓋將使吾君身自行之吾知或從王事以績終于後而已或不一之辭所從者非一也君子行此是以惠澤加於天下令聞傳於後世君子之智不亦光且大乎坤三四得互坤中位一以光大一以无咎三含章蓋中德之積爾郭雍解坤以六二爲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以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如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李光讀易詳說人臣積善在己隱然使户曉必有忌惡之者惟深自晦匿然後可以守正而行志故竭力以從王事有功而不敢成亦不敢貽患於後而卒能終之但歸美以報其上爾如此庶免於咎

悔周公之事成王是也蓋六三處下卦之上以陰居陽人臣之極位也又坤无正主其道從猶此正大臣嫌疑危懼之時故致其曲折如此使君臣道合无所疑間任之專而付之重有功而見知則說豈當蔽其智謀不以時發哉孟子曰人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人臣內有積美之德當可行之時則動而不括矣外有能爲之才盡恭順之道則功業見乎時矣故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朱漢上傳坤離爲文明三爻之成爲章坤見離伏含章也人臣當含章不耀以其美歸之君六三不正非容悅者也可正也六三動則正惟含章也故當可動而動以時發也　坤德含弘光大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靜而含動而弘坤之所以承天歟乾爲王伏巽爲事三內卦之上爲成上爲外卦之終或從王事者三之上也坤作成物无以成功自居有終其事而已爲臣而終其事職當然也六三以是從王事得恭順之道知光大矣坎離合爲知知如日月之明光大也邵雍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　會稽易粹言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　李衡所輯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爲不足其位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　李衡義海撮要臣之有善必稱其君故不敢主

其成功則能終此臣道陸畜德於內而時發於君不求自顯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斯其知之光也王逵成制也終就也能呂斯人臣含畜章美之道若謀議未及而先發之非其時而宣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爲而不知君之所命則失所以爲臣之分也楊萬里傳爲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爲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林栗集解六三六四反復坤象也上坤之下下坤之上以陰居剛故曰含章章也者文之成也陰陽相錯而成章也以六居三含於六爻之中含章之象也雖有文章之美不自發見而包含之臣子之道也況在危疑之地乎故曰可貞然含而不發則何以見其有美美而不發獨善而已亦奚足貴哉故曰或從王事從王事而發之斯爲貴矣六三於六五爲臣故有諸侯從王事之象或之者疑之也或含章或從事也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是以或之三也者下卦之終而非坤之成也坤无成矣其欲成之則上六是也故曰无成有終成者功也終者事也陽始而陰代之終其勞也陰作而陽成之歸其美也是故藏功出乎震歸乎坎成乎艮非陰之所敢成也

人臣不敢有其功必歸之君人子不敢有其功必歸之父乾坤之義也子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含章可以為臣子之正非遂閉藏而不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從王事而發之然後知其為光大也故其釋象曰含弘光大含章之謂含時發之謂弘能含能弘斯光大矣楊慈湖傳三為陽陽有章之象六為陰陰有含蔵之象爻著此象聖人於是發此義臣盡忠於君含章疑非其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終臣懷不能自己之心至於乎成犯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无體无我无適无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己之長者己私實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教之曰可貞貞正也可者適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則即正矣其有未盡道者故以可為言此立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蔵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蔵无意无必无我或之為言无必之辭也无成无終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己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為功自以為能往往以或從无成為懦怯畢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為智光大也此聖人所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竟光宅天下文王耿光周公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无思无為而萬理自昭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昏必差蒙齋先生文集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臣謂三為陽故有粲然之章六為陰故有含蔵之象凡人無章而韜晦則易有章而斂蔵則難六三有其章矣乃能含而不露故可以正固守之即止而從王事不有其善不居其功吾惟知終終之而已成與終若相似而實不同成則有自專取必之意終則盡吾職分之所當為无成有終是乃真柔也象曰以時發也言其含而未發豈終不發哉待時而後動耳一旦見於王事發揮運用非但小知而已用晦而明以柔為剛知之光大无以尚此呂祖謙讀易紀聞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来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閉然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趙復齋説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倡而和施而

生時也乙以則非時矣時之義大矣哉項安世玩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者也陰陽相雜為文故二爻皆有文章之象而文言皆以美釋之猶乾九二以陽居陰亦為文明之象也五得中位故為文在中三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之而可以守其貞於下動或從王事亦足發其智於上也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發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此以深辨可字之義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為當貞也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秋冬之時也從王事者春夏之時也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為之蔵蓄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也含之則為智發之則為光大李謙齋詳解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之位近於君此居可疑之地者也三居可疑之地以剛用柔有文章之美含而弗露而惟知至正之可守蓋安於至靜者之為也三雖安於靜然有時而發於動則或從王事而不居其成故能保有其終蓋居近君之地而矜才自用則不免有猜嫌之隙自古君臣爭善未有能免於禍者坤之六三不擅其美不有其成是以能以功名始於非智慮光大明哲保身者而能如是哉此晉士燮文子之所以為文也于鞍之戰晉既勝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无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及見晉侯晉侯勞之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夫帥還而獨處其後有功而必推之於人非六三所謂從王事而无成者乎蔡節齋訓解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從王事而不敢居成功用其智而已馮椅輯註象曰含章可貞六三象　以時發也　程正叔曰以時而發非含蔵終不為也　或從王事占　知光大也若止含章未為知也唯王事之可從者或從之而不終含蔵其知乃光大知今作智馮椅輯傳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贊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九家曰以六居三下有伏陽坤陰含蔵不須待乾之命不敢自成也程伯淳曰章外見之物郭子和曰含則不知終於必吐待時之義也故或有王事則從之劉氏曰三陰生則文明者皆斂蔵之故有含章之辭朱子曰位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為有陽故半動半靜呂惠卿曰始九五无所發行其明亦云含章　章者辨也下體與上體分辨之際位陽顯著或含藏之不自上於下而有從上之志也文言明陽盛

則包陰陰盛則含陽自重卦言之三陰淩盛陽明飲藏含章之象也 右明
象程正叔曰可貞固守之常久而无悔咎非含藏終不為也蘭惠卿曰貞
者事之幹在他卦以六居三則為不當位而招悔咎在坤則五无陽明之
君苟又以陽居三則或為權首而致凶咎今剛柔相濟可以貞幹王事或
者未必然之辭從者自我從人非先倡也王事云者明其上有君父也劉
氏曰陰以飲藏為事故含章可貞又當應陽而發之應陽猶臣之從王事
也朱子曰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時出而從上之事始雖无成後必有終
邵尧夫曰陽知其始而圖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馮當可曰乾成之坤
從而終之猶乾始之坤從而生之林黃中曰歲功出乎震勞乎坎成乎艮
非陰之所敢成也　又居內卦之終可貞有終之象也夫下卦終則上卦
繼焉此蓋易之定序也而易每於下卦之三若欲終之何也易以六爻明
始終之序而以二體嚴上下之分蓋欲上下各安其分而不相陵躐此聖
人作易設教之微意也是故孔子於乾之三言知至知終之兩端而文王
於坤之三言可貞從事之二說乾陽也性趨上而健進三有君德而未
正君位故多恐懼之辭坤陰也性趨下而順止是以從陽為善故有勸勉
之語陽以進為懼陰以退為安也 右明占　程可久曰乾九三動以趣中

者也本爻靜以守正者也林黃中曰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
是以或之李子思曰三與五其陽功則同而上下之位則異是以乾坤唯
九三六三之辭最費蓋處此地之難也 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三　坤之謙

坤下　坤上　艮下　坤上
下互卦變坎　上互卦變震

自初至三下卦之坤體全矣坤為文坤
以含弘為德含章之象　艮為可次為
冬貞之位可貞之象　坤為陰疑疑或
之象　三者人臣之尊位故有從王事
之象　六三之爻變則下卦為艮成言
乎艮故我以无成三為下卦之終有終
之象　震為春在卯為闢戶以時發之
象　坎為知三為陽位陽為大艮為光
明知光大之象　卦變為謙柔而能謙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象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知光大之象三陰為申三陽
為寅寅申衝六三動則坤又變艮艮寅

位物之所終坤不與焉地道无成而代
有終之象
六三含章可貞上知光大也夫坤臣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以六變九是臣
之得位者也況坤之體備於六三則是臣之美全矣故曰含章言臣之章
美含蘊而已全也含蘊章美然後可以幹事故曰可貞可者許之之辭
聖人釋之曰以時發者柔之道以時升故也故六五一爻有發於事業之
美蓋含之於三而發之於五也五及時也若含蘊章美而終不發露焉得
謂之盡臣之道也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或者不敢自必之辭儻王事
之來則從而為之不可居其成功之地則始能有終能從王事而无成非
知之光大烏能如此若淺暗之人纔有一善惟恐人之不知既不能含章
而全其美則從王之事亦不止居其成功而已必至於无功而强謂之功
者有之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愚於乾之九五得之欲為臣盡臣道愚於
坤之六三得之然乾之九四坤之六三俱言或者蓋以陽居陰位陰居陽
位皆陰陽之雜者歟卦變為謙臣之謙者也魏了翁集義東萊呂氏曰或
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為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
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

其所為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
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
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
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
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
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著
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溢若瓶大
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 所引橫渠先生曰見上朱氏曰見前張橫
渠從來漢上集鄭汝諧翼傳坤純陰也惟三與五為陽位三曰含章五曰
文在中謂其以陰柔靜順而中蘊陽明之美詳見六五解餘從程氏趙以
夫易通剛柔相文為章三守正不用含章也可者非終於不用有時而發
也通變之謂事或用而剛以從王事於卦為謙謙尊而光知光大也无成
不必守其剛但為坤也有終不還其柔但為謙也為坤則與類行為謙則
終有慶彖之義也主爻在二彖辭又取三何哉蓋二用為師行師乃吉三
用為謙止而能順无震主之威有服民之德坤艮皆土當位有應之比爻

亦兼亨貞二義易极總義三以陰居陽而謂之章亦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皆陰陽相比而爲之者也然六五中位故有文在其中之美六三位不中正非任時之責故欲其含章不露可以守貞而已待時而發則其知之光大固足以從王事惟其體猶在下未可必進故或之也或之者居下承上從事可也代君而不敢成事故曰无成成功而不敢自居故曰有終吳齋讀義坤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含蓄章美而不發露終身如此何所不可故曰可貞其或出從王事則發露其章美者也雖從而无成乃可有終蓋自其含章可貞言之不見於用非是欠闕有時發露亦適然耳用舍在上非己所必僅不及終事而退亦其分也已於有成則是不聽用舍於上而有其功也成則成矣而非順道何以能有終惟從王事无成乃所以有終也坤亦三畫一終故此爻言終至六四則自是一初蓋再起義非三既從王事而四復括囊也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三爻坤之謙謙曰謙亨君子有終含章无成皆謙也有終即君子有終也以時發知光大夫子又即其亨者言之也三居下位之上勢高矣而能守之以謙所以居純坤多凶之地而全其終也愚曰或曰六三以陰居陽既不得位何爲含章可貞曰章美也采也謂陽也以陰揜陽謂含其章采也居下之上處臣位而位高而偪官盛近謗若不以正道行之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則不永終譽矣故曰可貞又曰无成有終蓋坤之臣道也自坤三而變之得艮有止之義自六三而變之得謙有退之義曰止曰退皆臣道也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趙汝楳輯聞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之含章將以非正位之故可貞者可行以正也身居高位不能以時發之是可正而失之也或發之以從王事則已之美可以光大于時徐相直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當人臣有用之時聖人慮其輕用其才故戒之曰雖有章美之德唯含晦之則可以爲貞正之道故任人君之事但當與人君終其事不可自居其成功聖人又慮其當爲而不爲故象又戒之以時而發既能如此則或任人君之事而事无不遂若不是有知識之人豈能如此知之所以光大也張惠亦解柔居剛位陰中有陽陰陽相文故云含章處下卦之上慮其有適故戒以可貞可貞非无事也事得其正以時之可爲而爲故云或從王事或非必也坤之利先迷後得是以无居其成功則无終斯亦才智光大而善謀也蘇起翁讀易記六三取下卦陰晦之極位非中正含其章美而自晦然非正道也必貞正而後可或從於王事无居其成功但代君終就其功故曰有終此即乃順成天也然所

謂含章非直含而不露時不可發則含忍焉時可發則發之此可貞也以此而從於王事則成功不居其知光大蓋處三陰之極宜有自晦之道用晦而明其知之光大可見爻變艮止也含章也卦變謙含章而不敢自衒其功亦以謙自處爾大抵坤无君位君子之所戒謹臣道母道妻道豈可作爲哉丁易東象義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以時發者非時則含章時至則從王事爾言知光大光大亦坤象也　或曰光大固坤象亦動而成坎之象坎爲光明鄧錡圖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自六二之遯小利貞浸而長至於六三乃三陰之氣行至於申其應在亥其對在寅旁通爲否則是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止堂先生文集彖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爻曰含章而象出時發之義柔何爻周言之矣或從王事或謂無常此所謂以時發者也含章而曰可貞者以有時發之義也唯能含章致有事則發而見其知之光大焉坤之所以光大者亦以其含弘爾程子曰含章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然惟知之光大故能含晦若淺陋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吳澄纂言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程子曰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爲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澄謂柔變爲剛故云大愈玦集說時釋可字發去聲叶大字韻詩四月飄風發發之發亦與害字叶以時發者當其時之可而發也可貞則貞可發則發唯其時而已知音智坤陰本不光大今曰知光大者以其從王也從王即從乾之謂也六三其知矣乎見六二從乾遂亦從乾此其所以光大也李簡學易記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胡震衍義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以陰居陽不得其正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自守其正或非必也設或從王事則不敢當其成唯奉職以終其事有善則歸之於君乃人臣之道也六三之含晦章美非曰苟且偷安而吝於攄忠也非曰緘默苟容而謹於固位也嘉謀嘉猷則曰唯我后之德大政大事則曰唯我后之命貞固以守待時而發禮樂刑政不敢先王命而擅行是不敢成其始也及其奉王從事則邦國萬民自我而經紀之期必有終又何咎爲小象釋含章可貞而曰以時發也義所當爲以時而發亦人臣攄忠之道也含而不爲非盡忠也釋或從王事而曰知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所以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也此爻其變爲坤之謙卦其象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居下體之上有含章可貞无成有終之象其占則始无成而後有終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進齋曰六三以陰

爻處陽位以柔文剛故謂之章內含章美不至發露可以守貞然三居下體之上若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不可終於含藏或出而從王之事則盡其知之光大雖不專成其事亦不可以含章自文而不終其事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之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　愚謂坤之三五皆陰外而陽內以柔文剛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也而文言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蓋文章皆美物故也三五同功而異位亦有從王事之象趙珪解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以柔居剛位在下體之上陰志剛而躁戒之當含蓄其章美不可自用可貞固守之或上從王事而无居其成功但有終竟其事而已象云以時發而從王事而發其章美則是知之光且大矣胡炳文通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曰小象於三言知文言於二言義仁禮之性健義知之性順君子於坤法其柔順之貞而已　陳應潤爻變縕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含章可貞隱德弗耀含其章美可守貞正或從王事雖或无成卒至于有終也六三變謙謙之九三亦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正此爻之變也世固有无成而有終者亦有有成而无終者諸葛亮隱德南陽含晦章美蜀先主三顧而起謀復漢業出師未捷而死事雖无成出師一表照映今古其心之忠至于有終也明矣晉桓溫王敦東征西伐似若有成者其心不忠卒至于叛逆而无終

也故謙德之人含晦章美待時而發發則成大事業知亦光輝盛大也　齊履謙本說女方有行男始受職章美也无成无有其成功也此兩句戒辭有終永終其祚慶也此一句　祝[illegible]解象精蘊大義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先儒曰坤之三五皆陰外陽內故三爲含章而五爲大在中也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未敢造始之意有終陰之事陽不足終後代其終者陰也蓋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陰之動也含而不知終則必吐待時之義也　象謂始而未嘗顯其用終而未嘗居其功匪知時而識勢不足以語此也　梁寅參義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言以時發者內含章美而發於事業必以其時也時當發而閟與當閟而發者皆咎矣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則其發之以時者智也不爲物先者亦智也其存於中也爲章美之蔽而發於外也爲光大之智非三之以陰居陽惡能如是哉　貢清之撮要六三含章可貞止知[illegible]大也易以六爻明始終之序而以二體嚴上下之分易纂饒氏曰閟本義以其无成爲初不可言成曰恐說不得六三是陰之漸盛始爲履霜今至三矣但當含晦其章美而可以貞固然居下卦之上已自負了故或從王事然必至於无成蓋六五是暗君而上六又无應自是做不得所以无成然以其能含章故亦有終有終者但能保其身爾又曰比

時尚可爲到六四則絕不可爲矣某當來不應科擧曾占得此爻問夫子彖辭又發爻辭之意謂此時人人固守世道誰與扶持故啓之以時發美之以知光大是亦救時之意曰爻辭有或從王事夫子發此意又却掉了无成有終謂之含章不是只管固守當以時或從王事則其章由是而光大矣問程傳全主文言如何曰程傳不曾看時節如何爾又曰也難看不是朱子如此分出則人只將夫子之說去解爻彖畢竟是夫子說底如何不依他說得　吳氏曰陽文明爲章六三以陰遇陽故爲含章之象可貞謂可貞固以當陰長至三勢已漸盛於時但當韜晦而自尊故曰含章可貞　朱子主文王經文而言程子主夫子文言而言二者不可偏廢陽動陰靜六三乃半動半靜之爻可以藏則藏時或出則出或疑辭不可必之意　含與習正相對發則不終含矣故曰以時發也貞固爲知含章則此知藏於中而不露從王事則此知發於外而光大矣　胡氏雲峯曰三與五同功異位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獨詳焉六三以陰居陽非貞也內含章美而不露可貞矣可者僅許之辭也然位在下卦之上不終晦藏或出而從王事始雖无成後必有終或者疑之之辭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皆曰或非必之也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

王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所引徐氏曰夫六曰陽六曰見有坐直則會通本漢上作易說總義

六四

括囊无咎无譽

程子傳四近居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朱子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董楷集說程氏附錄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題與迴避說朱子語錄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用問比干事曰比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吳必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閉則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楊道夫錄　王弼註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　括古活反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囊乃剛反

譽音餘又音頑造七到反又曹早反否皮鄙反閉必計反字林方結反云閟也施慎並如字慎謹也象詞同本或作順非𠀤顯達正義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註不造陽事至非泰之道　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爲陽事但不爲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爲囊艮爲手巽爲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　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釁此盖寧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義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司馬溫公說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者何六四者於律爲大呂於曆爲建丑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天塗地閉萬物伏死陰氣大盛陽將更始儼卑體順以陰居陰處不得中而潛伏乎其深是以幽晦否塞而不通雖无咎亦无譽也陳了齋說不出也故成近也故无咎咸之六二順比者也異乎其末矣李光讀易詳說坤臣道也六五得人臣正位而四爲未得位得時者

否泰之分繫乎四之用否其責任甚大進而至五則發爲事業有不可掩者矣括囊盖內充其德靜以待時之義漢儒乃以囊括不言爲訓豈不陋哉坤在內爲括囊孔子釋之曰盖言謹也謹於養德謹於正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豫也而又辭云爾者盖坤至六四闔戶於酉矣以言賢者窮處默而不語之時故有括囊之象焉然和豫通者衆人之所同而窮亦樂者賢人之所獨六四以陰居陰靜而不失其正窮亦樂之象此變體之所以爲豫也唯其括囊則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故於是乎无譽然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則於是乎无咎无咎則不以人非之而害其樂也无譽則不以人與之而易其樂也无咎无譽而其樂无益損焉則其爲悅豫可知矣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然豫以順動而成悅豫之效故以雷出地奮爲象而先王法之以作樂崇德是又則以六四陰靜而正雖窮亦樂故爲坤之豫爲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六二中正坤道之純六三體雜陽尚闕也六四重陰陽去翕也三爻之義取象精矣日有時而夜氣有時而冬陰陽有時而靜又何咎乎項安世玩辭四與二皆純陰而二得中位故爲坤之大用四以純陰居交際之地故爲天地閉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下之交皆絕上不近名下不近禍故有无咎无譽之象凡在上下之交

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也乾九三兼上位下位九四兼上下進退皆用此義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爲閉爲括而已　乾九三九四　坤六三六四　或者不定之辭乾九居四坤六居三皆陰陽　相雜故皆有或象乾九四方惟而蓄乎人或躍而得乎淵陽或居陰也坤六三可含章而貞守或從事而无大陰或居陽也九三德位皆陽故但爲乾乾更无退義六四德位皆陰故但爲括囊更无進理　蔡節齋訓解括結也居不可先動之地故取結括囊口爲象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故无咎亦无譽　馮椅輯注六四括囊陰氣閉塞之象括古活反結也閉也囊乃剛反所以貯物言結其囊口而不出也　无咎无譽占譽平聲鋪道也一讀去聲名也朱子曰過實之名至者惟當謹密則无過亦无譽名　趙汝楳輯聞括者撮其要而總之囊虛而柔器之陰者也　坤雖純陰然初三五猶居陽位二四上則爲重陰六陰已盛四居其閉雖未至上窮君子已逆知爲龍戰之漸猶之群小用事君子偶處斯時雖不至於僇辱君子過爲之防好遯深隱如括囊然不使少見其鋒穎以此无咎同其分也沒世无聞君子所疾令何爲有无譽之辭盖時當危溺則名者忌之府譽者毀之媒小人兄君子之身都令聞不能自徙爲善以立名欽譽唯有忌之毀之爲往昔嫩嗷傑特之士每多

罹害娶禍皆由得譽於衰亂之世故知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足以招禍蘧伯玉卷而懷之括囊也甯武子无道則愚无譽也蜀六以至屬儒何和怡令遁史証類指龜陰居陰位无含章之美无直方之德當結括其囊度德退處无往進譽无佳聲時則建丙律則南呂以人事言之如長沮桀溺之隱者當周之季世无救弊之術自爲避世之士爾丁易東象義囊者虛而有容之物故坤爲囊六四以陰居陰有括囊謹言之象居正故无咎非二故无譽陰在二則多譽故也既无咎又无譽寵辱俱无也盖有譽則有咎矣　以變象言之坤本爲囊動則互艮伏兌又有伏巽以艮手巽繩掩兌之口括結囊口也故取此象　此爻重陰正而不中惟緘口不言則无咎无譽　許魯齋讀易私言坤之六四不附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貞順之德五字皆无凶咎盖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无以事君也一本凶咎下作盖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无過矣　吳澄纂言六四六居第四畫爲坤之豫括囊象也括謂結之也坤體虛而容物囊之象也四變爲奇塞壓其上猶括結囊之上口人之謹閉其口而不言亦猶是也　无咎占也　无譽占也不言雖可免過咎而亦无稱譽也四變爲剛而應初如否之初四上下不交故其象占如此　吳澄纂言外翼囊　坤四括囊　坤爲囊柔而虛可容物也六

四變為奇畫在下坤之上括結囊口也俞琰集說咎致罪譽致疑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无譽六四之位俱柔而近六五故其象占如此胡炳文通陰虛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董真卿會通林氏東曰坤為囊荀九家之說　徐氏之祥曰坤為地感貯萬物囊之象。李氏舜臣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托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乎世者也名之一出而辭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焉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　龍氏仁夫曰按朱子當去當隱之語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沒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流也豈易旨哉所引許氏曰見前許衡讀易私言梁寅參義陰而人陰結塞不開括囊之象也時至於是亦豈非君失其道歟君子知隨時之義守括囊之戒則无咎无譽矣其曰无咎又曰无譽者蓋欲无咎則必无譽然後可苟有其譽不免於咎矣如東漢黨錮之士是也

象曰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程子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卜子夏傳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

也。純陰之升无陽以明之則陰不能獨化也下體地也上又非陽无天无君之象也天地不交之道也賢人何由明乎敬慎而懐其道包括而不敢發可以无咎譽也戒其位於上行也孔穎達正義慎不害者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曰其謹慎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要義括囊謂閉其智李鼎祚集解盧氏曰慎言則无咎也蘇軾傳六四括囊止慎不害也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離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陳了齋說不出也故成近也故无咎咸之六二順此者也異乎其末矣張紫巖易傳四近君在諸卦為大臣位坤臣道也六五得臣之正體四未得位惟含養厥德靜以待時進而至五臣道尊矣括囊蓋內充其德待時而有為者也漢儒乃以囊括為識豈不陋哉陽舒陰閉故孔子發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邪郭雍解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惟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絕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絕

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謹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乎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爾非得已也李光讀易詳說六四一爻最近君位乃人臣居高履危處嫌疑之地當閉藏知謀如囊之括結其口不從出納以為明哲保身之謀聖人發此爻為萬世人臣之戒則善矣雖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君有失德而不敢諫朝有闕政而不敢言則是冐寵竊位持祿養交豈聖人之訓萬世之意哉蓋坤之六五非女君則攝主也斯正也否隔絕賢人隱遁避禍之時故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若已在高位如避之初六危至而後求行是速其禍也故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方是時也雖循默可也不然則是凡為大臣皆當陰拱坐視國之顛覆孰任其咎學易者不觀其時不悟其幾焉足以究聖人之微言哉朱漢上傳坤為囊六四動成艮艮為手括囊也六四正動則不正四有伏兌兌為口不正无譽可也无咎何邪六四當天地否塞賢人避藏之時不利君子正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於義不害若立人之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緘默罪也安得无咎故此爻不以位言之曾穜易粹言兼山郭

氏曰六四坤道之四也有近君之嚴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李衡義海撮要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臣居高位權勢之間若盛而致譽有過上之嫌退而近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立大德建大功也陸　四以陰處陰是有其位而不當用者從過坤之體是失臣下之節又不居陽故无含章之美夫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智也牧　六四是陰爻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威也劉　楊萬里傳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為張禹胡廣學者審之林栗集解六四與三皆重柔而不中故三含章而四括囊然陰以退為安以進為險三在下卦以陰居剛不純乎柔也故无成而有終四已進乎上卦而以陰居柔陰既盛矣故不敢為咎亦不敢為譽按釋文荀氏本說卦坤為囊三在內為含而四在外則括之矣故无成有終无咎无譽皆合二象而言之也陰當其位是以无咎故无傷焉是以无譽也夫衆陽者群賢之象也衆陰者群小之象也故易

以見群龍爲吉陰以喪朋爲利六四以陰居陰而在衆陰之中天地閉塞
群小用事當此之時君子避藏其身括其智囊三緘其口猶懼其不密也
斯可以无咎譽矣子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君子謹而不出夫何害之有
哉楊慈湖傳舍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况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
發其中未能无已私者往往多不能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已私中潛時
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无體无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
可發而必欲發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无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
无私意者往往恥其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
无譽言乎自无譽也聖人諄諄乃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爾
人之私意殊難克故又教之曰慎不害也上无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
又陰又无應括囊之象著矣李謙齋詳解以四而視三尤切近於五比危
疑之地最爲難處者也位嫌勢逼則咎之所不能免功高望重則譽之所
不容釋曰咎曰譽二者交集皆足以致君上之疑爲吾身之禍於此求免
不亦難乎故六四之臣惟括囊不言而後可以无咎无譽夫无咎則君不
可得而罪无譽則君不可得而疑自非致謹於三緘之戒未見其可也張安
世在宣帝時職典樞機謹畏周密卒能免於霍氏之禍其有得於括囊之

義乎蔡節齋訓解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雖居上卦之初而繼下卦之
後故能知先動迷惑知其不可動而不動謹之至也馮椅輯註括囊无咎
六四象占 慎不害也明括囊乃慎之至无咎乃不害事也馮椅輯傳贊
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
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林黃中曰坤爲囊先苟忠明於卦三在內爲含
四至外括之矣 此指下卦之坤爲囊群陰在上閉塞其路四當囊之口
故有括之之象抑下卦之陰不使上進乃得无咎无譽蓋不能辨之於早
是以僅能如此右明象 朱子曰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或事當謹密
或時當隱遁也林黃中曰陰當其位是以无咎咸无陽爲是以无譽 李
子思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
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託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乎世者也名之一出
而辭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追逐而不去爲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
亦通右明占 劉長民曰夫坤其靜也翕應四之位其動也闢應二之德
毛伯玉曰方其初也辨之於早以絕其害及其盛也深晦其迹以避其禍
爲當可曰坤宜在下而反居上非括囊謹密其能免於禍哉聖人首乾坤
以定君臣之分使乾常不失在上而坤常不失在下則君臣之分定而禍

亂不作矣此義亦通陽貴上進故至四而或躍陰惡上行故至四而括囊
石守道曰陰之爲道聖人惡之故象欲其喪朋而六爻並不言群陰惡
其黨盛而類滋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乾言君子則坤宜言小人也今
六爻无小人之辭何也曰易不爲小人作也初言堅氷上言龍戰以見小
人之情狀而中爻每每爲君子慮焉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四 坤之豫

酉八月 申七月 未六月 午五月 坤下 坤上
下互卦變艮 坤下
上互卦變坎 震上

建酉之月萬物收斂括囊之象 九家
易曰坤爲囊括結也互艮爲手括囊之
象 互艮爲无咎之象 上卦爲震震
爲聲互坎爲隱伏无譽之象坎在賢人
爲隱 坎爲險震利有攸往坤爲靜爲
順慎不害之象 震爲草木爲反生爲
蕃鮮下卦坤艮爲土震木剋坤艮之土
土死木旺故有天地變化草木蕃之
象 下卦坤也六四變陽等而上之使
有否卦之象否卦是爲天地閉塞賢人

隱遯之時故文言兼天地而言者此也
六四括囊上慎不害也坤是純陰之卦小人盛之時也故初爻曰履霜堅
氷至戒之也上爻曰龍戰于野傷之也况六四一爻在乎中而上下卦皆
陰是在位无一君子也已又以陰居陰是處亂世不明之時者也四雖能
動而變剛然舉世皆濁已豈可以獨清而自異哉是以貴乎晦藏其智緘
默自謹以求幸免如括結其囊周密不露既无過咎亦无譽譽能如此則
寵辱不至全身遠害矣韓文公所謂刀鋸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若不能謹之
則害可知已孔子贊是象但言无咎而不舉无譽之辭者蓋譽者咎之招
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故也有譽則有咎矣上卦變震居近君
之地則有震主之嫌卦變爲豫處多懼之地則有逸豫之戒了翁集義
康節先生曰漁樵對問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
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 東萊呂
氏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无一條縫始得
鄭汝諧翼傳坤純陰之卦也以六居四陰而又陰也上過六五五亦陰也
陰晦如是乃閉塞之時也處之之道惟當藏密而不發塞不量可否輕出
而用之雖小有譽而咎亦隨至矣或曰二亦以陰居陰何以言也二下體

也得中之二與四異矣學者當自識之趙以夫易通四用而剛於卦為豫
上迫于五疑忌易生則有咎矣一陽為衆陰所宗則有譽矣括囊者戒其
勿用也陰為虛囊既括則其中虛守柔欲謹不至於害何咎之有然時當
純陰四不為剛而為柔位雖當而志未行何譽之有易祓總義以六居四
在坤體正大臣之任而陰柔不中又在重陰之間將安所為乎以人事言
之象為括囊囊所以盛物乃括結其囊口以喻人之緘默非特无咎亦且
无譽譽者咎之招也无咎所以无譽也无咎无譽豈大臣之事行之以謹
能不害而已楊瀛四尚易通錢融堂曰方六五用事于上六四但當結括
囊口不使微言着聞則誰其咎之然或有譽則是結之未密也故又曰无
譽嗚呼此為何時而可使之有譽乎哉漢李諸子方吏相標榜錚然以自
表襮其不免於禍固宜无他不謹故也　愚得之師曰四爻坤之豫豫有
樂義有先義四適重坤之際游陰含閉君臣隔絕之時也而四且居多懼
之地故取豫先之義而有括囊之象囊中之物未出於口而括之所以為
豫也然豫慎之而抵於无咎不害之地則人有豫樂之義　愚曰按朱子
註九家坤為囊大囊者有底之物也包蔵之義括者結其口而不露蓋以
内卦三陰重閉如囊之包蔵六四處其時而括之指爻變而言也若不變

則皆偶而至上六何謂之括☷☷六四變而有括之象所引郭子和曰九
前郭雍解趙汝楳輯聞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囊足以自容括之則足以自
保囊而加括謹之至也至謹則時不我害徐相直說六四括囊无咎止慎
不害也居多懼之地聖人戒之以括囊无咎无譽有底曰囊无底曰橐有
其才當韞蔵於内如囊之盛物又從而結括之不輕用其才所以无咎有
才不發於用所以无譽象言括囊无咎本有咎唯能敬謹故免於咎不
能為己害也張應珍解陽開陰閉在坤六四處上卦之下而柔居陰位乃
隱閉括結之時故文象括囊凡占坤卦六四能謹行慎言以體此象則无
咎无譽而无害也蘇起翁讀易記六四處重坤積陰之中近黄中裳下之
主天地閉草木蕃賢人隱亦何可為哉其道當如囊之括結其口无過咎
无名譽足矣陰盛如此不宜有言故夫子獨以无咎稱謂謹慎則无害而
不及无譽若非括結囊口緘默自謹咎且不免況於譽乎文變寘伏巽巽
為繩坤為囊故曰括囊三四皆處重陰之中故以含章括囊為貴丁易東
象義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四慎不害者謹密則无害无害即无咎也鄭
錡圖說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自六三之否大往小來而至於六四
乃四陰之氣行至於酉其應在子其對在卯旁通為觀大觀在上順而巽

中正以觀天下也俞琰集說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三半剛半柔半
動半靜故稱其知六四純柔全不動故稱其慎乾之時剛正之君在上四
也進則无咎不幸處坤之時切近六五四也慎則不害各隨其時也文辭
言无咎无譽文傳止言无咎當此時在此位得无責咎幸矣何稱譽之云
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李簡學易記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　董溪
曰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所以
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潘氏曰天地閉賢人隱
之時而居多懼之地謹密泰上无咎足矣敢求譽乎李恕易訓四居近君
危疑之地若韜蔵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而亦无譽謹慎
如此則无害也胡震衍義六四重陰不中居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
乃上下閉隔之時也當此之時周家韜機蘊蔵智謀如括結囊口而不露
乃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然雖无衆動之憂虞亦无赫赫之聲名雖无言
行之悔尤亦无昭昭之令聞小象謂慎不害也括囊即慎也无咎即不害
也天下徒知毁之為害六四乃知譽之為害不其謹之至歟揚氏曰六五
以臣居君位則僭也六四不幸而近之唯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比龔勝
所以不仕於王莽之朝而祭邕所以失節於董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

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絜身之節隱之
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矣此又其變為坤之豫卦其象重陰不
中四五皆陰有括囊之象其占當謹密以遠害也張子清集註象曰括囊无
咎慎不害也　節齋曰三爻陰而位陽故有含有發四爻位俱陰故為閉
為結括　立行可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慎則不害不慎則害矣
　愚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深蔵於密如括囊然故无咎亦无譽趙
珪解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四位近高有嫌疑重陰之地積陰生暗
上下隔閉之時處此位此時者如括結囊口結不出言則可无咎亦无譽
蓋有譽則有咎也象云慎不害若不能慎言則有害也陳應潤爻變易嗢
四居大臣之位進賢退邪閉忱布公何乃至于括囊无咎无譽九四變陽
通卦為豫猶豫之人安有剛斷之才况坤之群陰在帝左右一言稍忤禍
患立至惟箝口結舌括縮其囊雖不得譽終亦无咎故文辭惟曰括囊不
言人臣之蔵否也雖然括囊无咎此隱者之事人臣既无剛斷之才當退
位隱居无官守无言責則可也苟居大臣之位括囊則不可也如蕭望之
久為漢相閣官擅權箝口固位反為恭顯所害此則不當括囊而括囊者
也欲其不害得乎齊蒙謙本說括囊猶言含章而其致戒之意則專蓋此

卦六爻本臣與妻事而四正臣位故其象如此謂當括結而囊繫之要道亦然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　象謂當閉塞之時則慎密而不出焉可也貞潜之攝要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六四是陰爻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與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威　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為閉為括而已易纂饒氏曰閉括囊是貞不出否曰只是言不出於口到這裏時不不可說亦說不得是其默足以容之時又曰六三與六四相因如六三是含晦章美不教發露然或時去從王事到六四直是不可言　吳氏曰陰長至四其勢已盛而又以陰居陰又當上下陰之交際重重閉塞无可閑之時故有括囊之象占者謹密如是則既不近害亦不近名　三與四皆上下交際但三則陰陽相半四則陰而又陰故三尚可為而四則絕不可出矣　象傳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則无譽在其中　胡氏雲峰曰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畜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陰居陰惟有括囊不出而已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五　九眞

門

譙門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與吳廣攻蘄下之，行收兵得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丞與戰譙門中。注。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亦樓上望敵之門也。漢書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臨邛志 嘉定州譙樓。舊基最高。紹興間。郡守侍制馮公檝重新之。後增高其舊基三尺四寸。蜀譙門本有壯麗若此者。當時或者議其太高。馮侯謂文公定國府曰。邛州客山高。在風水不利。土人故以此頡頏之。非直為觀美耳。蓋州岡低平。而望城坡稍高。望城坡者。州治之案山也。文公外孫樂大監云。爾蓋樂君親聞於文公者如此。莆陽志 興化府譙門。太平興國八年。知軍事著作佐郎段鵬始創。紹興六年。經任卒燬。十一月。知軍事劉登重建層樓翼張。置吏漏鼓角於其上。軍額知軍事治丗書其下。左為宣詔亭。右為班春亭。瑞州府志 譙門上為樓。中設鼓角。左置銅壺玉漏。有翼樓。宋寶慶初改筠為瑞。榜曰瑞州。太守沈謐書。景定庚申兵燬。太守陳訔改額飛象軒。德祐再燬。至元丙子內附。知州姚文龍重建。宏壯有加於昔。十九年八月。榜曰瑞州路總管府。云新昌縣志 譙門上為樓五間。置鼓。榜曰新昌州。初宋紹興丙子邑宰晁公逵建。嘉定六年。縣宰陳珪重修。至元十三年正月內附。七月燬于寇。二十四年。達魯花赤那懷縣尹典里仲安重建。大德五年。平章政事邪公史溯書今榜。宋史列傳 張利一知廣信軍。諜告遼人來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來衆遁去。老學庵筆記 張眞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榜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跡完然。人皆異之。眞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眞甫以疾不起。江陽譜 宋鄭獬瀘州譙門記　治平三年冬。瀘州新鼓角門。太守文思副使周侯以書遺獬曰。瀘為西蜀之濤。當百蠻之衝。夷漢錯居。兵多事叢。宜有邦郛之嚴。官府之雄。以臨遠防而壯戎容也。而郡居之門。迫隘甚陋。與民廬接。予自至官。即欲更之。政有所先。而未遑也。去年冬。因歲成農休。基而新之。踰時而訖功。築為高門。其樓七楹。偉材宏規。高

明顯尭長軒。飛雁擊。如翼如。江流下。鑿山光四來。以威以安。非爲觀遊。盍
爲我書興作之因。以貽後人。綰退念皇祐初入蜀。至和中過瀘。見瀘之利
病。粗知之。今承侯命。因附其說而爲之記曰。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國朝
分爲四路。言遠鄙者。在益則洗茶維川。在梓則戎瀘。在夔則施黔。在利則
龍文。洗茶維川施黔龍文。皆江山帶溪。徘徊深阻。隔遠絕。不聞疆場之
事。惟瀘之南川。通谷平。種夷錯雜。驚情無厭。且朝廷既用武臣。而輕其權
皆知偷安幸貴。苟歲月之無事。雖有長算深謀。然權輕勢孔。莫獲有所措
置。其保完邊民。調視兵防。經制情預之要。本爲得也。雖按察之官。益遂之
守臣。梓夔之兵。鈴轄通領之。且地遠而職不專。朝廷非改祛更張。重其人
而授之權。以控臨之。吾恐諸蠻之爲患。未易測也。皇祐初。守將非人。近夷
跳梁。朝廷詔益梓夔發兵屯瀘。瀘民貫夷之來。給軍之須。破傷流亡。十室
九虛。爲吏者曹莫之恤。凡其私趨求索。公家驅迫自若也。今周侯之來。清
以滌其汙。寬以息其勞。明以究其弊。嚴以剔其姦。犬牙格集。流散存恤。悍
弱拌違之吏。不敢畏懦而欺蔽。治民之官。不復刻虐而煩擾。向所謂權輕
勢孔。誠不能盡。侯累慮之蘊。然觀其條置。更革凡力之所能爲者。莫不爲
之矣。噫。侯之爲是門。取材於民之餘。取力於農之閑。所以藩維而制遠協

其爲慮之深可見矣。因其峯而書其事。後之知言者。得以詳考焉。時治平
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瀘州合江縣兼
兵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騎都尉鄭綰記。瀘州江陽志。治平三年。守周公
永懿建。合江知縣鄭綰爲之記。淳熙元年火。帥李公燾重建。上揭州樓。九
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帥范公仲藝以三刀
多若。乃特爲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爲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熙遷州
治之舊。展章闕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所書南
樓二大字。刻漏本燕肅所製。舊以石爲之。大池一。闊二尺七寸。深一尺四
寸。順闊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斛一。深二尺
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鼓十有二枚。角十
有二枝。銅鉦九面。上鑄紹興辛巳十月造。手箭二十有五枝。家箭一十九
凡十九。家備爲一會。春秋十四十五會爲一點。夏十三會爲一點。冬十七
會十八會爲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譯箭。共長一丈四尺七寸。嘉定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某州陶器精於
時刻。命工製造以來。置于籌邊堂。後遷于此。宋胡寅斐然集。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記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

則嘯洋茹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憊瘁。則甘甆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羣痛
交切並至。而有彼善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
況於墉者。況於閈閎而扃鐍者。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
矣。古之爲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爲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
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致死者莫肯去。肯死者不能入。不然
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鏤。鐵扇而石楗。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攜
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
焉爾。澧陽書若衆漢夷溪。歲樂陵陂。然後郊與市咸得其厥居。歲在己酉
北盜南驚。有守者闕陵石水以自保。賊既引去。城亦隨陊。它日立郡於荊
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遷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陵之復。犬水時至。沈
竈產鼃。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階百
姓情悚。摘鋭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審通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
它邦負禾𥬤顧。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傳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
欲。闢內外。謹闔閉。置壺箭以授時。候角鼓以警署。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
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木甓吿成。而民不興。爲侯嘗爲高郵。曾摘不
拜借臣傷蔽。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

惑異端。斷其閒材。歸美物於公家。來暨興於蕃宣。蓋志君者必究其民。根
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猶未不當爲而爲之
令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撥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特然而舉贏
異乎屬宜付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鳶。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桐汭
志周必大撰重修譙門記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縣之詩曰。迺立皋
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爲商諸侯。故鄭氏箋云
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長略然。先儒
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
庫門爲天子之皋門。雉門爲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郛門爲皋門。正門爲
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皋應自是
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之制。如皋應制二。兼四時。衆周公以傳毛氏
予謂詩經聖人所刪。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義有取焉。或曰。魯丈
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
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
應門何也。曰在周爲王門。在岐爲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復何
疑焉。本朝帥藩暨府。本用周制。其門二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

以高為貴始皐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于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晰茲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為軍名隸江東實鄰浙西素號樂土熙寧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扶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曾侯集被命分符有絕人之才百廢具興謂葛栗行在吳中郡邇近輔華麗爍嶢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鳩材僦工興役於春春落成以李夏輪奐之美興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數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要謝不敢而請益勤姑為考衆說之異同而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四年三月望日記 桂林郡志尹檣復譙門記 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有乃旁為別門用以出入又為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示其上茲宜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爾當有水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有畏懼牽采以故譙門久廢而不

果復或復之禾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顧謂僚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舊所鑄鐵牛上為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況翳莫顧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厭伏之由說者以謂土為鎮星而桂殿西南是呂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器以為一方之鎮乎遂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遇解之姤其繇云是謂雨偕雷天來風難散而物棄事遇而室通利永於民恩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奇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茲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騰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美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患我以俗然則茲門之復庶幾永久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乃於是乎書六年正月一日曾郡尹檣記 岳陽志王掘重建譙門記 聖天子屬精圖治勤恤民瘼遴選天下牧守皆賜覲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輩出治有興事者遂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則事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流民繈負來歸公諗于衆曰此州英皇

湝郄所領陛為節鎮今門壹而不樓非所以尊天子隆國体嚴觀瞻也且鼓角弗震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儆僥禦測辰我今濟民之之而藉其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緡鳩工市材命曾戎趙良衡董其役募飢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端顯嚴制度適中新蓮花之漏而晷刻不踰謹杜畜之禁而啓閉有節肇飛政翼四方來觀者莫不嗟其工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成惟岳州實禹貢荊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面重湖湘水環其左岷山撐其右古用武之國魯子敬陶士行于以控險阨嚴走集也承平易理邊改多暇則閫內外謹閑闔猶不可以不嚴劃夫表裏江淮襟帶吳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陛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為而為之也在詩之緜歌古公亶父之功曰皐門有伉曰應門將將說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正詩人美之為後世法善其得時制也然則諸侯之門雖高且嚴而不失於邊制奉度則可以播之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況此邦自建炎之初綠林嘯呼嘗為兵衝門池弗崇四十餘載前本皆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貴銀億以侈遊觀或

衰將材用弁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為何如哉今力不役嚚民財不侵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十緡而功倍蓰於前棟史或勞來之仁宏基壯蓄翰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夫書特書以昭不朽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亮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民者未易縷舉也方將羽儀天朝謨明弼諧來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斯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者嗣書而并刻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掘記左迪功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 又吳道夫岳州譙門記 洪惟藝祖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內既成一日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先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六服群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爲教有越厥志岳陽園君昔肇基與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曰譙門說文譙者樓之別稱一曰

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撻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
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亦曰正曰屯正寓諸營建則不
遠矣而岳之譙門廼在郡治西偏位置偪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
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庚申秋難
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為守廼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壽繼
之睨舊址欲重建或曰踞白虎建重屋壓靈蓍不便濤亦弗去不果建然
是說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
故長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
起居言動類夬辯然一出於正而無有秋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雷
動蟄奮倡之則從令之則聽苟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
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矧岳為州表江東湖北荊潭黔蜀四會之衝外護
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
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
勞民費不傷財屹屹其基崇崇其墉翼翼其樓嚴嚴其門亦白炳明高廣
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義坐黃堂啟重扉引繩而直之不
少倫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篤來轉建隼旟

翻過前呵騎吠擁後出乎由是入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稿書恭聞紫雲天語
藩侯不為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
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廉靖慈恕視民瘼病如己疾苦孳
孳忠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式克欽承我藝祖之謨訓
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
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
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逞思
飛動發為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旨兼湖右庾節
凜凜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吳道夫記元
蘇天爵滋溪集歸德府新修譙門記　至元三年冬十月汝陰李侯守甫
知歸德府事偕監郡鼎安戮力為治未幾政清訟簡封內無事所屬州四
縣十有一莫不趨其約束安其政令侯與監郡議脩弊立廢郡故有譙門
在府治南歲久將壓侯命改為同知不答失里判官李確罕推官梁思溫
幕府共興造合議允同共捐俸金度材庀工撤而新之經始于四年孟春
落成于是歲孟夏增崇其垣高二十有五尺廣大其屋為二十有四楹規
模宏偉克稱郡制凡憲度政教布設于斯賓客士吏觀聽于斯至于代鼓鳴

鐘以警朝昏傳更下漏以節晝夜則又新是數器陳列於上董其候者郡
史秦弼馬德修也走書京師請紀其成績于石書聞周官挈壺氏掌漏刻
以正時朝廷興居咸中乎節而鼓角之制所以嚴暮警夜肅齊乎衆郡縣
尤不可不備也昔有中使聞更鼓而知邑令之賢蓋為政者必于事事而
致謹焉然則役之興豈徒然哉夫以內外之官近民者莫切於郡縣教政
者莫先於守令有國者尚焉今海宇承平歲久法制寬簡郡縣之吏能者
舞文以類貨下者因循以苟祿故事功隳而廉恥喪唯君子常思作新其
政而後能有為也歸德為郡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境大壤沃方數千里侯
始下車覽其土風厚完民生朴茂慕本學以成其性爲郡中又多昔賢名
人遺蹟足以風礪其人振起其俗於是既新學宮兩廡像設又構三皇祠
宇而儆于張巡許遠亦葺其廟招延耆儒貳其校官擇民俊秀史之閑敏
者執經從學旦望會集侯率同列躬詣學宮以程其業而史舍河防悉加
繕治侯之在官甫數月爾凡養民化俗興利補弊皆勇為之而不憚也故
因紀譙門之成并書其事以告於後人為侯為人方正有守不畏強禦施
于為政于及其民歷典郡邑名聲流聞民咸鑱石以頌遺愛不獨歸德之
民始稱其善也雖然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為監郡鼎安知府李侯政固

善矣非僚采幕府同心贊輔則亦曷能至是乎嗚呼使列郡為政者皆然
則治化何患乎不興斯民何患乎不被其澤也哉四年戊寅六月望記揭
芳大全集平江府譙門上梁文　東南與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
環居者踰十萬戶持麾出守當宁蒐賢衆胡騁之長驅致名都之俾地千
戈甫定平數屢登人心思樂土之鄉天子軫禁林之真一新耳目采振風
麾增修城郭之雉浸復里閭之舊民欣戴見盛及前時木崇譙闔之宏模
猶闕會都之壯觀惟翠閣之仰止矧羽檄之捷馳而鑾復返於神京警蹕
暫停於天仗非加偉壯曷表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雄居而望臺層
臺霞映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際會落成之日爲章聞發森畫戟以凝
香從佐交歡擁胡床而翫月共慶中興之盛仟踏極治之風敢奏歡謠以
申善頌　東十萬人家烟火中海色澄波春淺蕩日華披露境朦朧　西
閶闔斜陽一望迷月麗會聯星緯動玉闌新報遞烟低　南春入滄浪水
漲藍寒食故園猶舞蝶薰風新室欲呈鳧　北虎奇蒼蒼呈瑞色窮胡闘
道泰除書野老何知蒸帝力　上百尺齊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
望回鑾駐天仗　下萬頃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玉燭明天波遠接銀河
瀉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睿澤咸蒙綿宇永銷兵革率編戶復業

桑農務務嚴裏仰一人之端揆丕丕賢曆事萬福以延洪寵頒奇城之重
風移澤國之碍野無犬吠庭皆圍空歌鹿鳴於大雅嘅驚聲於泮宮然後
卑勵在官之守盖同戴后之忠事榮名於有永保休寵於無窮宋祭下京
口集譙門詩　撥置文書謝俗紛偶來幽興上譙門西津水落灘頭露北
固雲生樹影昏天闊斷鴻飛墨點海遥斜日墮金盆十年故劉漁樵老一
對青山一斷魂陸游渭南集登卬州譙門門三重其西偏有神仙張四郎
畫像張盖隱白鶴山中　浮雲在脚底千里在眼邊攀躋忽至此倚柱眩
欲顛車馬細如蟻紛紛衢路間嗟汝何為者馳驅同歲年我本灑蕩人此
心實愛閑向來出處際不媿咫尺天風吹哦詩聲十里摇西山懸知老仙
翁為我一粲然　又自郊外歸北望譙門　天上何年墮翠蚪屈蟠爪尾
護吾州重門兩細旌旗濕危堞風高鼓角遒漢漢川雲昏佛塔消消野水
入農疇羈懷不耐微官縛擬脫朝衫換釣舟綱納志次韻曹守述和刑定
絶倅善譙門復舊觀　公家文字足搜尋周覽客陪殿日臨句裏江山元
自舊筆端造化迷宜今來扉對啓宜澤府秀氣平分入泮林青佩龍門行
在望躍鞍莫
負史君心

牙門

事物紀原宋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常今制錯
緣為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

盖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兩漢傳聞袁紹傳麴義來勝到公
孫瓚營拔其牙門注云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
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溫革瑣
碎錄武職有押衙之目衙作牙非押衙府也盖押牙旗者扶兵書云牙旗
者將軍之旌故豎於門文傳咸作牙門令押衙既作牙門亦為衙門乎野
客叢書南史侯景傳景初為丞相將車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
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
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麴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
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恭後漢注真人水鏡經凡軍出
立牙必令堅完若有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後漢勝
輔晉表宮顧愷之宋王諲皆有祭牙文吳綜有祭牙賦皆謂武備之意兩
牙衙之說信矣謂訛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
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能改齋漫錄孔經父雜說記吏廢李靖撰
牙於旗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餙之所以自表飾也今太守出則
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
為廨舍早晚聲鼓則入謂之衙牌况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

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庭為公衙即古
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
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
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衛也義主於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
其說者也宋韓元吉南澗集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
道石起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
留而懷玉高峯出艮竭森植猶來荀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
之盜建炎冠賊雲擾莫能犯其城而郡治蕭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
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物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壁圮搖撫撑柱殆
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簡陽林侯枅由中秘書來莅玆郡既再歲矣侯之
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
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牙門蠹弊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
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柰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寫之舍猶必
葺於一日也况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為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逺於
山而附於水之土也可斷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庚者堆
阜侯呼庚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又曰土於是焉取之衆讙然

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為高撤故以為新凡畚鍤斤斧之
工悉厚其直盖無一錢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
二十尺左右為兩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
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
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閉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
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為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皐應二門之築亦周為諸侯之時
其因於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
伉之為言高也將將為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
歟國朝著令門廡藻棁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鼓而
設鴟覆瓿其制特異盖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參昏旦者視門
以為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為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隣江
淮引二浙隱然實衛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晏冠天
下而宰輔之出聞亦蜚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與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
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汲汲樓觀登臨之美以為娛
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擕以思不惑以移

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佃其民之類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為哉其方卜居郡邦見其民之善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同為之書

人門 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之門注謂王行有所適過往觀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淮南子周文王作人門言以玉飾也事物紀原沈括筆談曰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行于仗門之前今俗謂為鎮殿將軍者也盖始于古人門

衛門 事物紀原宮殿行幸有衛門十人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御殿則執鉞東西對立殿前亦古虎賁之類也虎賁盖周制見周官也

和門 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帥以門名注以門名者所以徽識如其在門所樹旗者也古者軍將蓋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正義師先在和故曰和門漢將軍壘為門名曰壘門王應麟玉海司馬灋踐誓於軍門之外以欲民先意以待事漢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又周亞夫傳有軍門都尉壘門古虎賁氏守王閑注梐枑為周衛司戈盾及舍設藩盾土方氏王巡守則植王舍

旌門 周禮春官司常會同賓客置旌門注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司農云王行晝止則植旌以為門唐書儀衛志大和初有司奏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樂作至御樓前陳兵仗于旌門外二十步樂工部行兵部尚書介冑執鉞于旌門前導協律郎執麾門外分導奏樂畢大常卿退樂工立于旌門外引俘馘入獻及稱賀俘囚出乃退宋文帝二十五年大蒐於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周設王公百官便坐慢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護旗以表護軍

戟門 **儀門** 朱子語續錄問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與品得用棨戟洛陽志河南戟門 儀制令河南府門十四戟其戟陪有破壞者五年一易蘇州府志戟門紹興元年胡松年建撈以平江軍額徐琛書清漳志漳州戟門在儀門之內坐北向南與廳相對門有三中列戟太守出入由之又龍溪縣紹興庚戌修學記云新作三門立戟則知前此未有戟門也番陽志戟門在儀門之北今史定之即舊址崇廣之蕭陽志戟門在譙門之西東向紹興九年知事孫蓋重建儀門亦曰戟門咸平六年知軍事司門貟外郎胡允升始請于朝賜戟十枝東西兩夾門循廡而上進士陳高為之記天子以降門之左右必建以戟戟者古制其來亦久唐天寶六年後改儀戟廟社宮門二十四東宮十八一品十六嗣王郡王上柱國帶職事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十四節度使上都護十二米天下州郡十為定制興化軍先隸溫陵為劇邑為陳仲里奏朝廷始改為太平興夫軍者遂七八公理參紹除已而龍去木有一者少能與敵所無之事使入居職古先立州郡軍監之次第咸平五年司門外郎胡公自廬陵來移任軍壘不逾月上請戟者正其關事冀曰軍監置倅於州郡雖天下不識而上無命公由是飛章聞諸天子越明年春朝廷按州郡之數制作備焉縛衛兩參公事官吏傳校出南門以迎即時立門之左右先是門係文賁客工役辰廡之軍皆雖然進位公和來即郡東偏之門其可則有序矣以撰御史械中之器大今列戟者潔丈賓客工從聚廡之軍進退往來知所思勤軍有戟國朝之新典四方來聞曰軍監者倘兩有之非公實肇始道珠政異時則不獲是命民之有知者相與兩賀天子社太戎來南之俗兩公先物戎父母之移云紹興九年知軍孫蓋重建有鄉貢進士林泊美

記三山志福州府有大都督府門唐武德八年州始升為都督府上元二年創門梁貞明六年升為大都督錢氏歸朝凡為世門額悉廢惟威武軍與大都督門仍舊慶曆八年戚郎中戩修有潮陽從事丘濬為記云蔡公時方欲新之俄詔為本路轉運使戚公至以是年六月始事九月告成舊額蔡正言襄書紹興七年南市火拆以讓之張侍制致遠重書列戟十有四戟永長一丈二尺以來白蒼黃玄為次謂之儀門亦曰衙門贛州府志儀門五間乾道壬辰郡守洪邁重建列戟二十四由左右門入為東西兩廡門之外左為使院公使庫元改為經歷司架閣庫右為贍軍資庫元改為推官廳事永豐庫今左為通衙為知事衙推官衙同知衙中為知府衙右為經歷司後為經歷衙通判衙入其後為照磨衙居中吏舍居兩邊吉州志郡學有儀門列戟二十有四有大觀元年御製八行八刑碑及隆祐皇太后詔答進士請駐蹕碑瑞州志儀門列戟十二臨汀志儀門在譙樓之內翼以兩廊左廊樓曰東架閣史院門在其下右廊樓曰西架閣州院在其傍郡守李公華重新武陵續志府治儀門舊基湫隘寶祐元年郡守楊監丞遜重建漳州志儀門在鼓門內之左入門南北兩廊其南僉廳酒庫列焉其北為戟門僉廳舊在設廳前之西廊守方滋以其地增建

添差通判廳，遂徙于舊架閣庫，與戟門對。山陽志：楚州儀門去鼓角樓三十許步，改廳後四廊列屋，方抵黃堂。堂下庭幷可容千人。規摹宏敞，輪奐壯麗。乾道六年，知州事陳敏興修。太平府志：自譙門而次儀門，列棨戟，道列兩廡，中為設廳。太平廣記：宣州節度田頵將叛，一日有赤烏飛入戟門，如排而大，尾光如散星，即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頵資以起事，明年敗。盱江前志：李覯撰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門，近則禮為之嚴，遠則尊得以伸。故數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兩道屏於中，為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責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嚴，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惟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闢，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紳笏磬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矣哉。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修矣。彼小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廼行下土府署，惟廳事葺，其餘屋古老，罕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係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盍書之示後。觀應曰：惟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記。元元明善清河集：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制，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奧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城據亢奧，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視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矣，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主事，喜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建本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

諸石工，或寫之材，或斧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雘，欲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十里外若接闌檻；東北曰茶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瀔二水會於白瀔，經城東而南，漕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胥漢，脈接金臺，隱然鬱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為撰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為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書為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勤民者，為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國朝萬啓嵩鳴集賦得戟門送鄭博士　聖廟儀王宮，重關盛衛同，儒冠趍內外，武仗列西東，下啓鳴鍾始，將偏儼組終，莫言墻九仞，遂有此能通。

雙門

大原志：晉陽記：雙門在乾陽門街，有君臣盛碑、起義堂碑在門內對立，今扶其處，尚有巨石十數，蓋門基所用者。此宮南之隔門也。肇慶府崧臺集：雙門在于城之南，臨安志：雙門在和寧門。至和二年莆田蔡襄撰記　宋蔡端明大集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治兵營財，日為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刺史以來，蓋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矣。之起庭弊，變蘇習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數易之廛里之稅，歲縻中產餘二十家，為之稽其地而出其資；市賈貿易，聚取爭不均，為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強，蝕貧誅利，為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使閒歲出，沒無常，為之根株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耳；高年舊德，或復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踈動迎向公訓。公知衆之已悅也，隨所譬諭，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條曰：諸侯臺門以高為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依山阜為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銅金鐵用為啟備，今方內統平，吾為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即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地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面之體耶？吾將易而新之，即以其說謀之轉運使，資以美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程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塈陶蓋梓之工，必當其備。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月五日壬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耆扶老稚，闐溢邦郛，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情傷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為門羞，吾屬戒哉。

是年某出判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為治，固有聞於執事矣。始者
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綏懷，教勑子弟，及其治成，井市童兒不欲
落錢。田豊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忍無竊顧為
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寇還，請
莅杭，上以其能課而不伐，中道召升宥密。未幾以直議不能與眾合，遂伸
前請。至則勵清風，夜決事，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進退之節，與所施為，若
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適余再三，稱頌懇懇，不書無以慰其志。九月
二十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軍州事莆陽蔡某記。清漳志
雙門，初以樓，樓前舊有小亭。高興樓平揭州額其上，東西各有翼樓，庭
今頒春宣詔亭，後故此今為淳熙十二年，地震門壞，守賈啓宗重建七間，
去中亭及翼樓，揭州額于樓前。紹定戊子，守方淙重修，額篆字，運使文
勛筆也。紹興間，守達汝舟得舊墨本於定肅趙公家，摹揭于樓詳見定肅
公筆蹟。南海志雙門揭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略述建，規模視廣右尤壯。風
雨震凌，棟宇欹撓，公家憚費，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略方賓學大宗徹而
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
以甎。虛其東西二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為兩翅，東通親效營，西
為圍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撫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
成。費出於官，工募於市，民某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訖事，會木石
甎與工費，縻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為記。今為廣東道。宋劉後
村集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記　清海軍門，始葺於紹興丙子，折公彥質
也。改作於淳祐甲辰，方公大琮也。南州土雜砂，現木無霜雪，板幹不刀斵
削，尤疏城壓廬舍，不久輙隳。公審其然，築基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
二丈三尺，虛其東西二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凡基皆甃以石，覆以
甎。門之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堅木。闢兩旁地為
兩翅，環以翅樓。前為頒春宣詔二亭。用木以株計者千五百，石以條計者
五萬，甎瓦釘各十萬，灰萬石，工六萬三千，縻錢二萬若干緡。明年某月吉
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上，鐃吹轟空，牛酒系道，觀者類萬，皆曰輪奐
美哉。公以余嘗護漕而攝閫也，乃從蒯使書之。按作南門筆于經，立皐門
詠于詩，重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大，必致美其譙，巍巍統府，舊譙庳甚
弗稱威重。及為將壓，尚某顧省，談曰州貧無浪費也，民勞勿重困也。公既
繕三城，新屯樓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曰南海勝觀，公又亭於東隅曰番
禺都會。而是門之役最鉅，視福泉建安加壯麗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

泉仰貫胡，惟公自用節縮餘力，不以斵人。南兵習勞苦，多伎藝，公拊而用
之。蓄者、覺者、斤者、圬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公可謂仁且智矣。自唐至本朝，
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浸不如昔。楊公長孫、孺清，史也，嘗會州用歲闕
數萬緡，故前乎此者，或掩奪商賈，或沒入豪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贏，然
軍府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畏之懼者眾矣。公純乎儒術，前數者不一
試，所入租賦而已。蓄年積鏹十萬緡，明年如之，又明年亦如之，為備安三
庫，損出其錢，與民通于本，子錢不過六釐，別儲之以備他費。余請公曰：公
勝流，不以心計名，一旦能使捐然大州化為殷實，荒陋改觀，緩急有備，適
十數公遠甚，宜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威德也，吾何力之
有。直幸焉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調發，曰迎送，曰耀運之費，曰契錢
之出。自吾至，四封無警，戍小警即定，一也；它人亟遷數易，而吾四春不得
代，二也；詔書罷糴契錢還州，三也。子謂吾有它謬巧乎。余聞昔之稱南伯
者，必以清德，宋廣平其首也。孔戣、鄭權，抑其次焉。公過於昔，淡服用，賈嗇，
貴為方伯，一室蕭然。夫清則費孔，嗇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踐；曰幸
者，公之謙志也。至於妙選而久任之，陛下其仁聖哉。公莆田人，端平名諫
臣，嘗立柱下掌內史書命。今待制寶謨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於是績
狀顯著，天子將趣公歸矣。三山志福州府，有威武軍門，本唐元和十年觀
察使元錫所建州門也。乾寧三年，州升為威武軍，遂為威武軍門。周改為
彰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復舊名。呂權書。嘉祐八年，元給事絳更為雙門，
上建樓九間。樓上梁題作是年歲次癸卯五月壬寅朔二十有七日戊辰
建。熙寧二年，始創滴漏。按州門之威樓置晝夜刻元給事時改築威
軍重門。至熙寧二年，程大卿師孟始作滴漏，推測晝夜，蓋祥符中劉承珪
之制也。今滴置中有程大卿詩碑二。一云：牌漏刻前代二局主監官要
左咒　譙門新漏一籌，然此耕分百刻分，他日都人悉大牽也，原溪及
業參署　戚雨雖晉滿不移，百年魔未失毫釐，須知萬戶千門裏，正倚人
間吉時。一云：曉禁威武軍鼓角樓　百人讀門戌，萬兵貴咨，勿動畫龍
譽。鋼鉦備是闕主點。銀件雙體漢守更，四面燭焰金作參，半五人曹玉為
城，官程稍近十餘里，不到儂家向此行，於弟[illegible]下自江云，昔來海溪凌之
至治創定更二年，江侍御雪中明鈞象一千，南人國別為兩重負曾[illegible]
收鼓東終其龍聲乃移軒對，即中戶外報時者，一漏所漢碑人，凡日過以
鼓有輪差於戶外報惡會銀一直滿人五分，見五丈並以興鼓人輪
疊其晷其平物五十日一潰。有鼓角國朝軍防於節集，鼓角各十有二

有十二月建炎二年江神制常州來大省時大月八人各二十大聲為三鼓樓鼓八人角聲止乃各擊鼓十為三通凡三角三鼓而更四更三點及
中則各吹角三疊為小引更點訖去更以鼓擊以鉦令鉦聲鼓鐘亦揚聞平旦無歲次辛未七月廿十有十三日甲辰迄重可一十有段須聞至郡
卯也下為亭以巽之左宣詔石班春內府廊三十五楹時九為事降移南
都代有本星時凡宋清江三孔集雙門詩　崔炎城闕倚雲端萬里天風
襟袖間更有清涼無限意坐看飛雨出南山鄭俠西塘集　推府黃叔榮
朝奉雙門落成之會有感而作　鳳管鸞絲徹太清雙門今日落成一
州壯觀新樓好千里欣歡太守名已見聲華遍絲絢更期中外倚端平祥
風瑞雨年年事海角天涯似此城提點蔡希遠詩新建雙門奉呈知府郎
中　巍堆雲叢十萬家臺門新築更豪華春龍碧瓦浮佳氣日上朱欄拏
絳霞泉水迴環來衛府千峯朝拱自排衙吾州形勝今如此文物彬彬正
可壽

學門

武陵續志府學門先是吏輩不赏紹定六年教授趙汝柳移
門西向因門為撲術職沅江其説取坤申長生水之祥鼎士
自開禧吳彭老惟第之後累舉多不利於科至是有王在周搆同賜端平
乙未第自此科不乏人由此乎士風之盛與地靈遠相符合故也講堂後

直舍扁曰聚規嘉熙間教授潘凱立提刑董槐書瑞陽志筠州學門記
治平三年高安郡始應詔立學宮曾南豐所謂州之東南完與之地者今
皇華館直其處也其後徙于水南而郡人皆不以為宜則又徙於州治之
西鳳山之巽蓋五十餘年矣然其左則城隍祠而官廩介於兩間門遷卑
狹往來觀聽咸病焉開禧乙丑教授金華何石達實來善於其職學之政
大小必舉謂廟學雖修而門不稱欲闢而大之鳩工飭材度為屋六楹層
簷三成凡今之工既立而何君去嚴陵方君必繼之不懈益勤繕飾戶牖
塗壁丹腹纖悉備具又增築基陛使內外高下相稱為室兩廡經籍祭器
藏焉雖麗宏敞挹江山勝勢登望軒豁意陵風煙非獨闕閎有所表顯而
已蓋經始於丁亥之冬落成於戊子之十二月吾州之士繪圖以來屬予
記夫宮室有制非以崇侈相尚今之世教有三佛老子之居凡所規劃惟
其力之所及體或過矣而莫之禁其於風厲表勸之道蔑如也若夫國家
尊祀先聖建立學校之意則異於是蓋將使天下之人知所崇向陶染化
習以底於平治所以顯設藩飭稽合古制名號等數同於王者其門三之
豈苟然而已哉何方二君知其職之所務開導誘掖孜孜不倦教養之當
至矣而其餘力又足以及此使凡出入于是者起敬起慕思其所當為而

勤其所未至惟二君之意亦遠矣予既觀其圖而想見其處幸他日已身
以歸謁于廟堂從邦人士反語其顛末相勉以無負二君之意而先書其
大槩使刻之郡録誌陳慎撰改建學外門記　學設重門所以嚴限域壯
觀瞻使學者所居邃然不與事物交際寄意詩書莊自貴重其出入于其
間經歷于其外者又如此為國家教育之地後造所聚注意由出欽躬肅
容儀致慕而毋敢慢則其於規摸制度有不可倚而庠厲亦明矣武岡自
移新學四十七載外門凡三易其始居學之左偏東向臨麟門之路與中
門相距不能數步紹興丁丑太守建安劉公縕始易之梁路而南與舊址
夾路相望為門教官舊亦居路南臨衢道紹興壬午朝廷省教官有言於
郡藏其宇為貫邑可以獲傲利者自是聲小辯集而學者晰夕往來出其
湧甚以為病淳熙乙未盱江王公壽始逐去其已甚者撤屋取道南出立
門于外然向之傲居者尚雜處其中層甲巷陋與民廛莫辨今太守四明
林公祖洽下車觀覽俳徊嘆曰郡學客通蠻傲自昔為控扼用武之地今
儒者日衆數十年來夷人向化聞其表右有貫經教子者豈非大德漸摩
之效茲郡庠序視他郡為當經意而門閭若此何以示勸且昔人創學必
擇形勝揆陰陽以山川之秀今層巒疊巘直聳其前若與吾相周旋揖遜

者而為門乃與之參差不偶加以頹垣敗甓為之蔽障是孤哀反衣之也
於是始議改創又踰年而昔之雜處者皆已徙遂盡得教官故居之地東
西三十步南北三之一乎是徑直隳其前之十步橫植三門歸其餘地於門
內自外而望其勢闊以深由內而觀其氣舒以達山益奇水益清野綠天
碧心目爽曠直學校之偉觀可以移氣體深精神攄幽發粹而暢之于事
業者也門自始作逮成邦人父老日夕來觀歡喜感歎諸生合言於慎曰
請志其事無以忘公德慎謂公之可志者不止于此昔魯僖公脩泮宮詩
人頌之其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今考其詩凡輪奐之美不與焉所言
者載色載笑不以勢自居也順彼長道不以賢自處也而又敬明其德以
身先之豈非所謂修泮宮者不獨既其大都今公之為政其律身甚嚴其
治民甚恕其於學者禮以賔客而撫其子弟月上所校之藝寸長必表等
因齋宿之次循視几席對酒談經和氣充襲使學者仰不知郡侯之尊俯
不知布衣之賤而惟知道之貴於以作成不其有益歟諸生誠不忘公之
德其堅志孝之心究聖賢之學毋輕儇敗類毋墮窳廢業幸出見於華而
悦毋使過吾門而不敢踊顧如唐人所云茲其為報不已孺哉諸生咸曰
唯遂次而録之以告後人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六月軍學教授陳慎記

永州府志張浚撰新學門銘 宋紹興甲戌冬十有二月永州學南門成太守慶陵彭侯所建也太守視民以孝以王事爲家事政治既舉又思有以教化之得蜀丈翁禮殿繪像本使工次第摹寫堂上庶士子以儀刑之學復建斯門闢壅塞尊勝燕蕭豪甚偉學舍廚廩從而易新示勸之意厚矣宜銘之詞曰 人不知學莫適是尊學而不行不學爲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誠孝弟忠信本之於心成之於持守之以仁日積月化粹然其睟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王物可以化人發爲詞章德人之文施於政事君子之名其道甚大與天地並凡爾爲士勿替于勤欽之勉之無愧此門臨川志撫州府樂安縣學自脩廡爲小門趨而入曰希聖

橋門

東漢書顯宗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又儒林傳云四門有水以節觀者門外有橋故曰橋門

烏頭門

續談助唐六典以上仍通烏頭大門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烏頭取門雙表之義義訓表楬閥閱也楬音竭今十爲重五門凡烏頭門所用鷄栖木門瞀門砧門閥楗鐷柱石砧鐵鐸臼鵝臺之類並準板門之制

靈星門

古賦題靈星名門王者之制也靈星者豢王制之本也欲知王者所法之制當識靈星所由之象按後漢禮儀志言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祠以吉號曰靈星觀此則知靈星爲角星之宿晉天文志言東方角二星爲天闕其外天門也其內天庭也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星其北太極道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觀此則知角星爲天門之象夫北極揭紫宮之位太微貽帝座之庭文昌明六府之房三台顯天階之所既無一不與人事而相應則靈星無象豈獨昧乎此耶古人宮室之制豈不然耶天壹星爲七運之行是以門懸日月於東西夫靈星無三門之表是以此設六扉而開闔夫惟靈星爲黃道之所經是以此門爲尊者之出入

朝天門

舂陵圖經在道州通全永州大路建武志夜登朝天門詩 夜半孤城百尺臺亂蟲聲裏一鐏開憂邊自遠南雲下戀闕心隨北斗迴白社舊遊嗟不掃朱門新貴更無材圖書脫落田園廢好賦淵明歸去來元陸子方集過朝天門留題恭肆望 飛龍殿闕何崔嵬黃旗龍種去不回凡見長安不見日不聞人從日邊來秋紅濕雨騰香霧歌童舞女錢塘路沙磧秋乳偶落群日光寒薄西風暮

通天門

龍泉志蜀仙巖高數百尺有通天門望天臺

天風門

赤城志台州府有靈巖一石洞在荻嶺間號天風門

冷風門

相臺志在林慮縣菩薩洞東山上石門遊人至此覺其風清清冷冷也因以名之

白露門

三山志福州有白露門或曰即白水江也白水即停船之處

熙春門

清漳志熙春門舊爲得景樓嘉定壬申守趙汝譜建教官敖陶孫書額紹定戊子守方深改名敘和淳祐壬寅守黃朴於樓下闢爲門以通來往樓上扁曰熙春

藏春門

四朝聞見錄南園記云其門曰藏春其關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

行春門

宋呂南公灌園集九月二十三日過黃家嶺望行春門有感 閑雲況淡水洋洋秋色陰將刹眼愁十載未成三屈計二身長帶百年憂逢人語哭非良味滿面塵埃豈自由望見故山歸不得小欄高倚更迴頭

迎春門

古汚志在州東舊登雲門有樓今重修

山門

宋劉須溪集閣皂山門記 江西大宮觀福地惟玉笥閣皂二山兩閣皂以樓居壓山谷高下如層霄玉笥蓋仰焉望之廻乙亥六月火併仙翁所手植火又明年國亡空中煙餘知待何年復興其興萬一亦如舊貫以否日余植杖過之霧雨重重隱見橫斜如吳山殘雪欄楯可畫入門樓觀偉然凌空欲飛危出山半雖金碧未施而層矛山節工極詭麗觀者低徊豈獨爲茲山勝絕余問道人此樓起於何時視舊何如曰丙戌之十月彭師則誠之所爲也而適舊遠矣彭本無職於時奮因蜂房水渦蒲三周如離使而是間無門如拱無昇獨持手爲衆工倡衆興助之計衆石八百泉幣五十木以千計倍工以萬計倍山中之老共欲求記於先主樓成而先主定來意者仙翁如有望也余惟諸諸出出之烈自漢白鶴唐昇元來祥符玉清昭應一落則不復後彼國也猶屈於力不屈於力亦屈於言未有以亦此之役旁觀一人之意既爲夫所不能爲而又求勝於鬼神求多於前古若取之左右咄嗟不踣之者感哉志之爲帥也物從之矣按艱山元出巃上彩頎復戒後來惟漢初蕭相國欲以壯麗示威重曰使後人無以復加而茂陵孝勇之又言起大後厭勝必大大於前斯樓高矣在家國宜抑在世外宜隆在火後宜尤隆不隆無以極觀覽然以移滿中天之臺遠世雲雨雷不足以易化人之一瞬其乘乘所至下視人力之巧猶如積蘇累塊焉況此山此門西江之上以一二京浙之間以十數若中天之下其能幾何而欲以撲崑崙度蓬萊則懸乎其不知量已雖然吾嘗入和寧備對列麗正觀故仰瞻觚稜無丹楹刻桷使霞標城起赫如也嗟乎此非人間所謂天上

者耶。晚見道書言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誠高宜廣，顧安所得大人居之，問其仙，則昔者山中之人也。凡吾所不得見而可以識想者，曰金臺玉樓也，珠宮單房也，其形容欲極人間所難得，而金玉珠珍卒亦人間所常有，豈天上故自不能不人間耶。吾以斯樓擬天上所聞，則不足比人間所見則有餘，何物非幻，何幻非真。請心肖耳目之外，亡有所謂天上耶，亦吾所不信也。是山多老，皆如葛稚手植，以遺今日，是宜千門萬戶，惟昔時御書路而之，光龍鳳之飭，不可復得，蓋去而復顧，睠焉如見金門者久之。元方德麟集寶聖寺重建山門記　新城環山而邑，其西南十又五里，山益深，脊橫殿亘，更蓬迷陰，如雲興如波湧，如鰲矗而虎踞，新然也。其蜿蜒磅礴介衍沃而止者，是為禹安之山，貼妥巽岸，視諸峰為尤奇，煙雲吐吞，泉石拱薈，其草木亦皆堅瘦倔蹇可愛。晉義熙中，無極浩禪師過而樂之，乃登其麓，結茅以居，德譽遠聞，緇白四集，深山喬木，鬱為寶坊，蓋再易暘穎而今名。為余兄時湯千卷日尋師於是，師務以道自任，口不言貨利，足不踐閭外，丈行高潔，可敬仰也。故其徒皆閭閻有法度，而棟宇飛跂，亦其一時。今五十年，新者故，堅者頹，而門為甚。里長者紹興路務使唐君以父祖植福故地，慨然有志改築，而其學甚與其從子從孫，皆克相其事，出金於檀發粟於廩，而屬其役於院僧。遵工維良，庀材維真，陶甓熙堅，百用精募，乃以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撤其故，某年某月某日而成。凡閱月為畫棟凌雲，璇題耀空，執金剛神，威衛烜赫。凡門之事，無不備也。時僧慧方主院事，與其屬德唐君之規，咸願鑱石以示永久，著不忘於是。介千卷之孫慧燈謁余求文以為記。余惟為學有道，猶居室有是門也。入由其門，則閫奧邃壓，法藏殿富，縱橫自在，皆吾固有，使不知所入，至於由逕入，實悵悵然終其身。何益哉。今于安居於是，而出入是門，累能即物以明理，切己以致思，必有由甘露門而飽甘露味者，鼐而充之，自利利他，使凡不知適歸者，皆得其門而入，誠如是，斯不負大雄氏之教，而唐君褆福始末易量也。吁，唐君之為是役，亦豈徒侈棟宇之美而已乎。余既嘉唐君之能施，而真禾者之能學，故併著其說於石云。北礀禪師集華亭謹覺寂堂教院種起山門兩疏　本派所至澗澄清渭，何富分畚人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渠方合耦而助，吾欲同途殊歸，有可千章，毋忘禪悅。恭惟某淨覺梅花樹下十載，掩關永和修竹寺邊一枝，各勝自打諸天交道，儘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步到家，來問華亭船子。　相摩炙手陞梁，井底莫為何補，承家辭飽，墻間未已，自守台衙，計拙，放教無奈風高

真箇泥通，何妨冷落。恭惟某寸田可稼，丈室雷鳴，貝偈備善，訪之冥和止止不謹之妥，柯橋水逆，笑射羿之逢蒙，谷水秋深，宜鵠人之叔。丁貫山且置，擇地徒勞，判一生破兩脚跟，跨諸方出幾頭地，筍漢牧潛集宏老住南康城，覺聿山門疏　屯布袋逃市覓錢，要顧西來祖意，橫折林胖，勝共飯亦須北道主人，是必真俗諦齊修，乃見法食輪皆轉。某人動氣一毫不往生機，六出愈奇，要索犀牛兒，笑南州堯田薄，犝枯出聖，莆子疑梅山微涉鄉情，同列皆驚，後生可畏，正當使十丈塵飲避，受臣峯排闥獻青，何必恐三寸舌，縱橫鼓影，矗漫空翻白，好觀從駕，滿慰坐馳，唐施肯吾題景上人山門詩　水有青蓮沙有金，老僧於此獨觀心，恐人欲寄中峯宿，只恐白猿啼夜深。唐劉商詩寄十五遠訪山門　僻居謀道不謀身，避病桃源不避秦，遠入深山何所見，寒花滿徑白頭人。宋梅聖俞宛陵集山門詩　青山中穴為大門，下通軌轍高莫論，飛雲出納不計限，雙峙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美，田外奉巒迴抱尊，接靈畜怪不可詰，變態往往來守閽，張歆氏詩山門六題寄聖俞　無路可通交脊陽山腰大闢門崔嵬若非天地功破裂，定是鬼神力鑿開，渾渾旁撐蒼壁立，空空直貫清風來，秖應便徹仙源去，顧躡飛雲到玉臺。　文脊住峯巒煙雲窈帷幕，窈深到幽處，無路通馬蹄，天意忽蕪，沒神功為開鑿，周環列蒼石，直上擇君落，伏著坐其下，凜凜風霜作，俗客頻住來，只恐卻鎖鑰。洗存中詩集遊山門并序　寧國之西，有山蔚然獨起，四壁斬絕，有佛宮據其間，不可攀而躋也。其下則偃然有門，闢焉世，謂之山門，而不名。宜與江南山川之異，而寧國據其高壇，山門又其尤焉，則其鍾累之異，不待余言而知也。寧國之士大夫乃未有一人嘗至其下者，至其閭巷市井田野之人，亦不能以一日遊焉，彼皆有以用其身而不暇外慕也。爲冝古之人，必至於爭務姐鬐材智不合於時，去無田疇山林百工之事以歸其身，而後感遁偃蹇，肆傲於山林水石之閒，悠悠遐觀，思古人而終身焉。雖然於進退之決，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無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高而望遠，激流泉之清波，翳茂樹之繁陰，則予將有過焉。既又為詩一篇以記其遊，耳目之所得，吾詩能言之，必其所遊所以得，所以樂，蓋詩未嘗能賦也。　漢水激激，山攢攢，蒼崖踐封壁四環，一門中豁，徜徉瀾迤，物為此良有源，披顛豁塞淪九淵，吐吞龍蟠殆非然，又疑狂將血戰還，斬此欲守規為門，至今慘惻風夜寒，殺氣襲水為屈盤，山重地僻道路偏，此境安得與禍連，反復不得意所安，將必有理塊莫原，山川幽深適素尚，獭蹤萬里窮躋攀，生平所更了可記，惟持若此殆未

觀崆峒地首久沗昧自此稍欲信所傳排雲徑上攻巉巖力弱屣忍來以
顛西光曼曼下巖崔嵬洞吏爲山留鵰姚閑持遊山門至知府大卿　春
風一作暴到元陵太守過康樂隱几坐高齋清風媚林壑語我諸峯靈道
人古樓託幽潛追江漢秀聳類衡霍一日膽我遊大府擬高幕命車載酒
酹行人餙巾素藍攀渡前漢野飯即高閣十一笑着烏紗巾竹首青山郛
樁呂重契舊度陰宗酬酢幽花弄紫翠鳴禽唱宮角靈氣浮融融藥風紛
漢漢脫宿黃渡館永聲自伊落漢重學況腸盤花逸清酌歸來破奇衔攏
余聞夜拆語朝振衣坐樂車厥啼猨來望有舊詩三賢擾安作群有劉神
郎崇內相喜孫什叫句筆跡既訛誃塵版復缺敗伊人已貴彖來者誰丹
臒徐徐到山門青蒼洗昏膜兩山壁大道迷化自素蒼綠帶凌空飛江雲
半天落二巖與四洞靈仙舊淹泊丹風令不歸雙門大脩綸雲題號爲孔
石柱垂如鐸峭壁斷行路藤蘿陰附着東殉亭亂澤谷冥認頂肩欲寛心
已驚暫進足還卻不探驪珠淵安得長生藥又上齊雲亭諸山落崖坿戎
湧如波濤或沸如鼎鑊檣幢或飛動塔廟或縱格戲如明堂朝衣冠勢紛
錯尊者不避先強者不受弱嚴如武庫兵雪霜飾鋒鏑柔順就拢直刷積
即侵様或齊如李孟或比如婦妁遵如魚縱鉤往歟如相倂積如斗果西

勇如龍潛躍欲盡聽眺心疲慮厭苦屢野僧又語我丈眷侍界扉我忍鹿
來人不憚路繞礀左腱右已迷前登復背避攀高猿臂引入陰膜短綆牽
勤到深幽祠宮冷蕭索金丹已無侍石室儼如昨呀嗟兩臺高日月牙壁
礴石豹鳴陰崖鷹遺露金敎天河瀉雲潭千丈不見瀰來指佛子堂神靈
重然諾我坐對公言歸舟從漢凋薨蕭陰結祈慕雨過山脚善缘雖未通
神變已可愕養蠶屋中人四首重愁作屈曲歸杜追復結三天約傍桂清
漢行萬象皆洗濯石苔散青緑玉尹胖新藻路回灘流深澀面散雨煮魚
禽逐天性浮沉隨飲啄行行明鏡中兩岸草如膜倚忱到妙觀十一洞府
誰闢拓我如巨靈斧神妙止一削後倪儼守衛壇理出進琢幽蘭香自知
禱茗甘可嘗老木卧深溝不肯就工度蒼石通元精遙澗抱天璞古有智
瑛師逍遥寄冥寞四歌雖吾降一性異所感天子腸指勤會象與駐駱郎
能伏波將根凑雨陽火中進使腸謝約佩譬由十九士維個想遺風意迷
仰真覺又疑無爲人其來非力鑿洞門有膚崖屠芡武鍋鑿妊名今尚存
皆薛已班駁遊者來無窮居者日益數人事竟猿然塵缘易糟粕惟有揺
亭奉蘶我不銷爍仁智樂山水小大寧學勾養心即自然洗物乃浮遊我
今還海涯身不挂羈繳世無丹青人爲我一圖元試作山中吟高情寄雲

鶴來梅巷詩山門　直塵兩山間巧當寺絶處咲不可來傾澗激回風度
錢塘㝢驛集琅邪山門詩　雙鵠西華來仙山自此逼雲霞是扃鎖塵土
若爲攻充陵群英集和江敞志現望山門韻　山門晨絶境青壁上參天
石泓隱中月巖通洞底泉幽期恐搖蕩現望子留連　連憶星刪老仲文君
落邊末趙元鎮詩山門栖巖寺　天邊爵蓋一門通會隔雲蘿幾萬重好
借長巠為杖佛移大有語天塵容李循遠竹溪集春日同伯氏遊聞政山
門憶似來弟舊題門其韻光是寧神書稻之扃本併以見意　睛妍入選
瞻佳處在林樾歸雲紛卷舒列岫互明滅偶從清都行迷與九境絶興肩
俯清陰拔茁破苔滑坡陀度崇巖磴真闕壇餘丸蘋基紙上將遺碣
紅白抹花臉潮晰祥禽古傷殘起孤憤感物動深悅稍羅般機豈共弔汞
石咽雲冠儼撤護靑聘想飛越靈形尚儼然異氣亦時發佛伇步危逢引
蔓採幽冗脂田儘可丹石題未成鐵却思棠■篤已供桃李孖倆言當解
封鹿駕定四繖兹遊約重尋現尹吹嵗懶吳足弱詩山門　峯居巖憑飛
幽興詎云已兹辰喜賔集況值風日美還遂發孤城弄蒼途十里山門靜
華構緑樹帶清泚幽幽谷禽鸞膜樓村煙起仙都路猶緬登覽從此燭何
滄小山雜著粮慈山門詩　單屏一匯梵王城白練兩條功德水百鳥亭

巢高樹枝似聞佛法心歡喜　又時思山門詩　澗水浄珠鳴壁月漢潭
激灧對山門縹崖鳥道人行去濁岸緑陰春正晉王師正詩山門　泥池
誰開闢初無斧鑿痕一龕全布地千古石爲門掌指留仙蹟遮滿自別村
東峯良可老更欲肯朝暾往公許滄洲塵亞編入青城山門詩　入山
佳氣異他山翠遶周遭幾復關流水白雲無盡處莫教容易到人間　一
逕石橋分竹色兩橋澗水和松風山靈偶我帶幽勝洗出林巒晩照紅

雪山門

雲南志在麗江府昔越瀸根關也吐蕃小里境有山名樣傲閒舊此境有山名本習閣兩界立此關爲元立元十五年行省千掌奏與赤於此重修之更名雪山門以單戍之

大山門

契丹志胡嶠陷北記自上京東行七八十里至梟潭入大山門行十餘日西出過一大林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許而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

崖山門

廣海志廣州府新會縣南八十里有厓山俗呼爲厓山門海潮升降皆由此門即大海宋祖聖閒宜寨于此

峯門

宋李昭玘樂靜集峯門詩　日出欽蒼霧雨餘主曉凉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

崖門

宋鄭伴丘青山集陟崖門詩

陟彼崖上門門深路遠絶香草遮仙風惟林藏古寶

澄江門 武陵圖經在武陵府城東南初名利涉繼名安瀾林司業改樓其上始定今名樓俯清沅江在左右四眺開闊有絡興閣遥望崖登眺望詩 武陵都會俗豪奢井邑雲連與萬家東望子洲餘情賞西迎泰洞出桃花宦遊愁識衣冠盛罷去猶瞻道路賒十九年來人事改暮山依舊鎖烟霞 郡城東江外虎渺沅統千里勢覓平曾勞泰楚雄石供群謀孫劉力戰爭尚德王歌遊綠野直期井馬牧蕪城夕陽杖策開登賞懷古觀今一愴情 郭外踏沅一水長朔宗東下合瀟湘昔觀統渡世遊祠今聰鴻肇畫戰舫自古勝妖無過德到頭兼弱亦因強看者一洗匪種盡千里遥聞有芷香楊墻詩澄江門 獨上高樓望海門青山幾點送歸舩寒光淡淡浮紅日晚色真真散白烟滿外落霞爭卷殘池中流水自鳴絃扶欄下見蓬萊影一半仙魂在月邊

三江門 廣州府圖經新會縣有三江門

營川門 永陵圖經道州有營川門通路賀州大路

桃川門 武陵圖經桃川門在武陵縣取道桃源之義

西川門 宋陸放翁詩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自古高樓傷客情更塔萬里望吳京故人不見暮雲

合沓于欲來春水主摩濡遲平須鼎石逃民無地著崇刹諸公勉直干戈叢拔老深思着太平

碧波門 永陵圖經道州城南有碧波門下通大江

迴波門 武陵圖經在武陵縣府名安鄉之路本名廻瀾後易今名有樓如澄江之制

湞河門 雲南志在昆陽州西北舊河西縣地也古者一年一修治此河道自閣羅鳳叛唐之後首民各保其土無復有興修者者老言此河壅塞將不利於晉

甘泉門 永陵圖經在道州江之北今名存而實廢

臨津門 壽昌乘在武昌宰昆陽之地府吳隔城西北襄字記云吳城有五門四門以所向為名西角一門謂之臨津上俗編云按今吳王宮城止四門隔城三門北曰約臺東曰夫其名大城又有五門東一門南四門一門在王城東門東有墻如羊馬城夫其名播東門曰將軍巷疑當時宿衛司禮所在又東即鷄鳴關又東閶家巷按古軍營皆有巷循今史道也

下津門 永陵圖經在道州江之東

碧湘門 元一統志在潭州即府城之一門也 於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者一月閒鄉登碧湘門詩 城中烟樹綠浸浸十里樓臺樹影間天下鳥行疑入畫地

早江影歐雲山人過虎死再借文船自折康戴渭送覺如拼茶衝蘇息嶺頭今歲不經過

洞門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僧宿洞門五起身足西方旦過宿洞門一再解竹勝老師者許中分會也會淺天諸葛篇 傳語岳前五百十座綠洪我意無慘重山来有三生與更約天台度石橋 一枕鞠鞠客夢長忽聞鐘光響雲裏告振又啟叠堂唸洗鉢即分豆粥香 意行忽上凌雲閣粉堆周遭山四圍何似清音亭上座我看播翠雪濤飛 石筍岳頂拗使遊異聞要驗佛依頭却散古佛依頭天天般癡人狂刻舟 處州府志宋劉涇詩 春竹澗泉不暑熱洞門燥沉風雨聆洗出清明快活天醉弄江南謝家月

金洞門 臨安志杭州府秦望山在錢塘舊治之南興地志秦始皇東遊登此山後唐同光中錢氏於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玉洞門 紫雲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有青華門西有玉洞門

石洞門 寶祐濡須志廬江縣北白石山有石洞門在葛仙翁修行巷之西仙翁拘回白石分金井丹砂布玉田古今人自老冲月下平川所謂平川者指巢湖也按王喬漢人為葉令有鳧舄之異仙翁晉人名洪字稚川為句漏令學道得仙號抱朴子距喬已數百年今對奕于此果真仙常在而不死

華陽洞門 能改齋漫錄王荃子真有道之士嘗鄭公嘗客之於門元豐中仲宗陽號冲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笑上清藏先是茅山中峯石洞忽開按其地乃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閉閉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朔累日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以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山中刻石為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為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术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處久之若有所待書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數鎮靈座神遊玉闕金京

清淮門 江湖續集毛珝晉竹小藁登貴鄉清淮門詩 風吹蘆葉江頭路江水江天共秋暮送淮寒早客行稀只有征鴻句南去征鴻自去書不來遠家未歸老誰惜孤城佛唱暮而起城下凡條接淮水

西城門 元一統志在河南府即亦有興隸與劉宝子奉聖殺璧降光武處在宜陽縣界內

雙洲門 圖經志雙洲府萬寧縣有雙洲門在榆林港上雙洲對峙其狀兩扉乃舟船出入之處常有海寇泊舟於此

東洲門 經

志在廣州香山縣東八十里。中流有激潮退潮來舟不可渡潮平方可往還也。

雙女洲門

萬全郡志瓊州府有雙女洲門在恭居前大洋中。去岸半日程。石雙起如人形。周圍數十里有淡水。商舟過每汲之。然須常伏卯其沙際。

沙洲門

古沔志沙洲門在州南。舊滄浪門。

西溪門

宋趙蕃淳熙藁訪章文叔能於嚴州西溪門外　春王正月附人書理報祠官賦遂初到處頻戒詢所需思能為說已謀屐蘇州舊日詩無敵嚴瀨從來詩不如來非徑舟雖君駛可辭躡屐到階除

門

闤門

書書外表傳長人者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謂闤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瑞陽志董子辰四闤門記　吳縣邑皆城蓋民社所寄將以示綱維銷宄侮城扦之立雖縣邑不可廢類以門闤為不急務可乎新昌縣鎮改邑規撫卑隘迺前後相因仍類亡其舊四闤廢缺不知幾年于此嘉定癸未秋高沙趙侯來宰是邑每嘆有張訪舊酌所宜為次第修舉采都倉以嚴積貯翻新庫以備賑難余亦以字以發闤安濟以處孤貧建驛館以延賓旅所在清明事績孔彰[illegible]之曰吾弗敢陋視斯邑廢者興缺者補大略已具獨所謂門闤者未能如意新之是無以限內外而譏出入也迺庀基營材計日興工不踰月而四門屹立巍巍翼翼隨揭扁名各擇厥位東曰迎恩德音明詔胥此途至邑西曰惠政有橋中峙惠而知為政也南曰化成邑庠居左民化而俗成也北曰環秀群山拱挹秀所環也於是新昌始有城市眾象行道過之相與誇詡且闤之旁地各置隔房守以邏卒夜司擊柝以宄止息古之為闤將以禦暴侯之意殆謂是歟夫邑無大小綱理在人今新昌賦入視昔靡加自侯下車百堵皆作用不傷財役不病民從容整辦不遺纖細是豈他有智巧哉善視政者其知之矣侯名綸字子嫺今官為朝奉郎云寶慶二年正月日記　又四闤門記　上高古艾邑也城週五里蜀水衷亘舊為闤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嚴內外譏出入也絲禩遐邇散翔歲月浸弗可攷耆老相傳四闤不修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榴虎溪躋積涉其境如遂洞埜闤其市如印虛會憧憧往來蕩無限制觀瞻弗肅何以塹新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諮謀議抱斷疏風采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闤掌節以聯門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籍雖見可觀邑雖隱陋非一闤市比也規剏四門為邦之郛庸可已乎顧積蔽蹶竭材不足基繼緣典廢基循叙揆舉埋塞餘逾期捐貲以聯過名漫斷新坂餘陶瓦甓其積羨鼓訪遺址拆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前曰望京自言攷乎望之也今以朝京為名取揚誠齋詩所謂荊陽舊是朝天路也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為名取董賢良策所謂守令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縣禮賢鄉出取尊賢貴德之誼也北曰宜豐易新

名也懷興宜豐境技取時穌歲豐之音也四門既立翬飛翼張弗偭弗看凝然在望矗重櫓以呀赫啓闠扉之洸洞巍乎峩峩巨麗哉偉焉而浮渤澥劉乎煌煌爚龍衢靈躍而居莞周內則衢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邏房置卒巡徼有常啓以筦啓閉以鍵特氣脈屬聯疐衛屏息於是上高坊肩大邑通都氣象旅出于塗貫列于肆一洒嗜昔庫註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盜欲攘擾而弗作外戶而弗閉是謂大同大道既隱私為町畦域邦溝池以為固是謂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之所當然者不容漠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為屋室通為閈閎限為閾綠為垣而內周以扃鑰人有宅於都者皆然非因茅蓆之為盜而為之也蘇家推之鄉鄉推之國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戚姑記啟興之蹤以諗來者君夫挈楹計工子翊江山拱挹之勝則非為關本意哉不書唐本參詩戲題關門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宋項安世詩出北關門　藍輿欲度北城闉斜撒衣襟向市人恐逐西風遺舉有當關分付二年塵　楊誠齋詩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緩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驕起猶淺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鷺行徒索莫故山今日政

梅花京行紀錄晨度居庸至南關門　雲擁忽斷山嵯乎霧初褰林薄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巔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關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　袁斯見之地有清江一卒前臨種萬兵

圓水關門

一道名盧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圓水關一座上有臺光四邊有門懸於虛空每立春時其門自開永從東門中出經四十日方閉門既閉水常從門坎下細流而出

天關門

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南有天關門

都門

唐羅鄴詩出都門　青門春色一花開長到花時把酒盃自覺無家似潮水不知歸處去還來張喬詩宿洛都門　山川馬上度邊禽一宿都門永夜吟客路不歸秋又晚西風吹動洛陽砧宋宋元憲公集二月社日到都門見花卉初發詩　走馬東來肖驛塵今年重識帝城春自憐已作衰翁態苑樹宮花笑殺人蘇東坡詩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次時日。按年譜元主以元豐八年十二月赴闕時先生已赴一任一月召以次起居書召還為侍讀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羸驂號月來三更續曰。昔祖進閒見而也角客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學曰。前漢賈初生法是衛治者見及朝謁上立曰皆也以為

填溝壑不復見陛下矣。又晉書職官志本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蓋本朝會請召而已。黃門殿中奏事罷子仁曰。唐紀明皇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今以言子由時為黃門侍郎也。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壖。定向黃封兼賜茗。遂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胡曾詩寒食都門作　二年寒食住京華。寓目春風萬萬家。金絡馬銜原上草。玉釵人折路傍花。軒車競出紅塵合。冠蓋爭廻白日斜。誰念都門兩行淚。故園寥落在長沙。韋莊詩謝事東歸。又館相公出餞都門寵既嘉佶感舊恰列黯然袁持謹次撞韻　平生親契保初終。夢幻凋零念德宮。者無去何載德之情平於德宮易朝路時來陪聖相。家山老去逐遺翁。珠璣落紙吟豪健。蘭菊浮觴醉面紅。台曜精高無復見。公卯年大易令償除非書屬到江東。晁無咎詩都門　飄零何處是生涯。瘦馬都門路落花。芳物攪心看不得。緋袍遮眼畏風沙。任希夷斯庵集重五日出都門詩　客路逢重五。吾年已半百。頻羞絲縷紅。鬢與香蒲白。功名來何時。歲月等虛擲。常於休芳辰。每念懷沙客。今年拜天恩。列郎綴朝蹟。趁班猶須時。儆戒且行役。佃徑金闕辭。只尺青門隔。短棹泛滄江。清腸懷祖席。後期邈歲年。賓言在朝名。將扶鶴髮來。須徐章安追。又重五出都門後一日政

樂府作　滄江麗晴曦。揚鈴出王畿。雙闕望中遠。片帆波上飛。殿雷車馬隔。過雲歌吹希。歸東水浩浩。拱北心依依。難云周行真。猶恨天顏違。年華易晼晚。何日當旋歸。元王沂伊濱集發都門二首　水環蘆溝照錦韉。小臣迴首望甘泉。詞官秘祝無他語。只為蒼生祝有年。　二月京華尚衣綿。河堤官柳已含烟。春衫莫厭征塵污。西望峨眉路八千。許有壬至正集得請之難言不可盡因得第二聯既出都門始足成之　經髮年來生苦吟。等閒添得雪盈簪。百錢擲地皆成字。一芥投針適中心。不是清時人棄置。自緣多病老侵尋。賓朋應道予歸好。幾處壺觴俠柳陰。鄭彥昭樗菴類藁望都門　西山龍虎開曉障。南城煙樹春迷望。乾坤萬象麗文明。宮闕巍巍五雲上。又奉使安南出都門　大隱金門三十載。幾回馬上聽朝雞。如今一吐虹霓志。萬里交州入馬啼。丁鶴道詩都門　觀光來上國。萬里不辭勞。衛士魚鱗甲。王孫龍爪袍。酒樓金字大。御馬寶鞍高。覽比繁華地。令人興倍豪。汪澤民詩都門書事　廣寒宮闕五雲城。玉殿金鋪啓大明。月轉翠華天似水。春生瓊島雪初晴。八紘雨露開堯極。萬國山河拱漢京。鴻業已恢千古運。願賡彤管頌升平。周博士集出都門車來如時州時馬　樸樸宇宙內。經營固多端。有求皆勞生。此身豈得安。艱難出都門。所歷百

辛酸抹馬臨逵道欲去復盤桓父客人情深決別淚汎瀾親知無別語勸
我但加餐去去忍回首西望路漫漫緬懷白雲下矯首時獨看平生扁舟
興來此事征戰來時顏已好歸時水衆寬上馬不敢恨下馬不敢歎但願
還家樂不辭行路難國朝貝廷臣詩出都門一首寄張玉謙主事　日落
宿都門雞鳴發滹沱城南夜來雨逵山色如横青松夾高崗烟火通旅舍
列家須十日畬田熟秋稼如何山巨源未知嵇叔夜野鶴終去人疲牛望
勝駕奇書謝所
親吾今老林下

國門

宋項安世詩說出國門以畏熱自艮山門出始
見稻田際天　路轉東門五里塘夾塘寒水綠
決決平生狂路湖洲市不悟田間有此涼古今詩統宋庠赴鄭出國門詩
十里商中把帝戲花烟宮霧共霏微長楊獵罷寒熊吼大液波閑瑞鶴
飛碧護斗城天倚蓋光衛蓬島月舒圍
樓船法從年年盛借問孤臣何歲歸

里門

漢書張湛爲馮翊告歸
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
曰明主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輕之有元元明善清
河集榮祿鄉具慶里門記　里有門門有記尚賢也饒州安仁縣隱君子
曰吾先生先生之子曰全節學老氏爲天子外臣制號之曰玄教嗣師崇
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荊襄諸路道教以清静言貫三朝治化武宗

皇帝賢先生有道慶先生有子也特授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父之加榮祿
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配舒氏封饒國夫人今皇帝嘉先生大姊壽年八
十有四敕饒守旌其鄉曰榮祿里曰具慶延祐四年饒守王都中既奉敕
乃建里門嗚呼德盖一里而榮一里行乎一鄉而榮一鄉先生有爲志效
于君而尊於國孝竭于親而周於家嗣師有焉里名具慶鄉號榮祿里人
爲之變俗鄉人爲之遷善州人邑人亦爲之勸是則王君守饒而建具慶
里門之意也集雅與嗣師游知先生爲獨深據其實以爲門記使刻諸門
左程鉅夫集古衛城崔府君廟里門記　衛之没有古衛城在其境廟于
東北隅考漢崔府君祠也府君諱瑗子子玉順帝時以茂材爲汲令居七
年數言便宜闢稻田數百頃民祀之至今廟累廢輒興累朝皆有封號至
元中封靈惠齊聖廣佑王皇慶二年居民吳德建里門以表之子貫益加
藻麗爲介以記請嗟夫王去今千數百年民之思不泯非爲今者之善鑒
哉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朔記古今詩統劉辰翁里門高詩　里門高里
門壞百年風雨何足怪但憐誰更沐猴走子孫不見烏江敗人人知笑不
知戒春草茫茫堆
爭界頫有竹梢

海門

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
曰赭山與龕山在北一右對峙潮水出其間

郭璞地記所謂海門一點吳山小又曰海門罩架峯巒也指此也西溪叢
語其制江潮水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
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宋劉公是先生集金山來座北
望海門詩　憑高仍一望北固何崔嵬地形東吳越江險過邛崍英雄既
已矣壯觀空在哉寒寒寒潮上孤帆當檻來華鎮雲溪居士集海門詩
海陵東去盡東隅桑柘同閒閣碧蘆北瞰海潮除斥鹵南分江水混青設
人蓋扶牒論長短俗喜來航貿有無林下每逢秦白叟自言不識彼逵吁
陳淳祖詩海門　微光動海門之界一層新玄霧橫金闕丹英吐玉津長
疑浴日處上有飲霞人頃刻晨烟合紛紛亂野塵錢塘常聚集和行海門
次韻　畫船輕過綠楊灣風掠雙旗勢自飄筆史濡毫寫新句廚人膾玉
萬竹橋翻翻舞照随墻影一一驚鷗破水痕扶部從容有佳趣蒼烟落日
青銷現曹平樽齋集題潮出海門圖　海脈爲潮在在均浙江別有立潮
神聲搖地脈雷霆怒氣擘崖根巖巖嗔紋躍來風飲立雪虹兒伏可勇擬
銀吾詩渠書俱摹寫試鑒工夫執通真元劉仁本詩次金防[illegible]讀
幾平霜簡風池秋又向金鰲海上遊犬拜已知天上意此行端爲國分
憂酒酣劍氣衝星斗歌發潮聲滿地樓卻憶舊時持節處淮南烟雨暗楊

州吳禮部集海門詩　多景樓前很石浮玉山下中泠長江天險安在北
固煙光自青　國朝謝原功吞屠詩藁望海門　海門天所闢潮汐與春
潢紅吐三竿日清吞萬里江鯨波浮井邑蜃氣濕船窗利涉王有心志鷗
泛一雙唐本參詩本送貢待御從江外歸新騎驄爲復承恩使出金陵江
海
門

江海門

圖經志江海門在
廣州府新會縣

塋門

元許有壬至正集胡氏塋
門記　泰定戊辰春封翰
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安陽胡公卒于輿卜地郡西北
孝明原并遷祖考妣爲新塋三年安定郡夫人王氏祔葬塋墓三年復封
樹躬灌溉砫砫營治葉面瘃手胼足胝光貴始一跡城頋惟延式演迤宏
敞匪大厥閎曷稱止形廼求木洛工作門塋中兩柱屹立貫重若山穴石容
枕剸地深八尺楮四石皆裹餘二尋有尺挽縆椊人運機疲力竭志始克
麗柱飾塗帛施華采溢出輪奐華跂中實堅朴涉二年而登焉東西之廣
五尋南北之深三分廣之二而高視其廣又加尋焉有壬也至止水陽去
塋千步嘗揭原四端于昏斯原西徙七行[illegible]華揷天突兀綿延嵯雲繪烟
右決連岡偃屏其前而迴水鉤帶於其北新兩塵空山川允奥巖姿林壑
晚暖奇變亦安盡之勝地也繚以周垣扁鑰無施限防齾跳樵牧是嚴則

有覺之極不容不虞也昔翰林公懿行唁積圍宜高其門若于公之必於天者舜由工部侍郎擢陜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今起為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未逾月改戶部尚書天與善胎合矣而一門之作不于其家于其塋豐其親儉其身也詩有迺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言高而嚴正蓋諸侯之門也卿大夫宮室制度甄無可考况門乎況丘墓乎然聖人取綿詩雅宜不以得為而為可法後世今人于教親之周不至故不得無財皆不可為從在制不僭力復可為而不為謂孝可乎苟書孝門有無不與為而其心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致其尊崇嚴事之誠也視富貴自恣委丘園於弗草樣蕪而華屋麗服豐其身儉其親者不有間乎有壬於尚書世契也識其成匪頌斯感嗟後之人伊尚書是程弗肅而增惟恪而承聊彼西山若瑩斯圉嗟嗟後人爾尚知前人之艱

水門

漢溝為石隄多張水門如淳曰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維揚志江都縣有斐敬陂水門唐貞元間淮南節度使杜亞嘗修利之梁肅有水門記宣城志水門在城東南五十步玄妙觀之東俗傳開此門不利遂廢惟存斗門以洩水清源志泉州府有通淮水門太原志有水門今城西晉水所入之道尚名水窓門溫州路志瑞安水門在瑞安門西永寧水門在永寧門西奉恩水門在奉恩門東洩城內河水于江又有斗門以節之又瑞安縣有東水門在東門側出七十五里塘北水門通北湖長安志水門在嘉猷門東[illegible]元一統志順天府牌河水門在和義門北金水河水[illegible]義門南唐韓昌黎集汴州東西水門記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illegible]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illegible]會闕邪溢邪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洲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潛舟不潛通[illegible]

[illegible]然其襟抱虧蹶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嚚童嗷慄[illegible]劫衆阻兵懍懍慄慄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illegible]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諧司馬是謀[illegible]

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illegible]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飭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illegible]河之沄沄[illegible]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維揚志唐梁肅撰斐敬陂水門記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為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為川者決之使導然蓋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久賢哲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江岸于揚子海潮內于邗溝過茱萸灣北至召伯埭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派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為泥塗舟檝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含腐人中其氣為疾為瘵長吏者時與人徒以事開鑿貲費累鉅萬式坊牽艱堰埭財竭不隨導既畫人不寬息物不流殖百餘年矣貞元初公由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揆圖考地謀新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江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園以上閘帝用嘉之乃召工徒利舊防節以斗門釃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羨溢道不迴迂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潔清淳澄可灌可鑒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膴膴原田自今以始歲其豐乎都人誦曰浮彼洞水我邦是紀鍾美不知斷非我公有先物之智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躡累世之弊疏旬朔之勞致無疆之逸宜乎人之永歎也如此扶波塘本

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歌其事。故以名之。謝文靖成堰。又以召公之德爲稱。甫魏以還五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爲。嗜後之人。抑可以知來。曾鞏元豐類藁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釃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一一作西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泄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荊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累石爲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楗。析爲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息。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係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旌德志程應鼎撰重建徽水門記 縣之南舊有徽水門。以其接徽境之流也。或者陰陽家有克勝之說。乙亥冬。延燎殆盡。歷十載。靡復故者。邑尹單尹執中。偕僚佐一旦興念。肅爾闡虔。民皆畚土箄木。礱於成之。不踰旬而畢事。跨衢而屋凡十六楹。規摸宏偉。丹碧煥然。于昔有光。吁。世之游宦者。率視爲傳舍。尹紇統。元殘百廢具舉。不以將滿去而倦焉。所謂一日必葺。蓋得之矣。且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民。命鐫石以紀。相役者姓氏。是即與人爲善。其旌有德之門歟。至元乙酉夏五中澣。邑校程應鼎撰。邑人李應元胡雷龍等立石。元劉仁本詩泛平水門次韻石梯有飛棟浮雲不可度。洞門無鎖鑰。直入龍津去。胡祗遹紫山集木蘭花慢留題濟南北城水門。歷雄都大邑。厭車馬市塵深。愛歷下風煙。江湖郭郭。市山林人家。水之會。裏有萬井十峰。雙清浴無閒。買山高價。休論寸土千金。偶因王事愜閒心。佳處更登臨。情萬斛。系珠四圍。嵐翠一洗塵襟。強齋霸圖陳迹。但華山平野聳孤岑。今夕高莚清賞。明朝驅騁駸駸。

汾水門

漢書郡國志。涿郡北新城有汾水門。史記曰。趙與燕汾門。

寒水門

紫書劍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北有寒水門。

斗門

杭州府斗門。杭州府志。斗門注泄水勢以利田畝。龍光斗門在餘杭縣之北隅東北郭三里三里左睃倍陌 餘杭縣丞畫省考 西函斗門。東播斗門。義林斗門在安樂鄉先西邨許家吠斗門溉田三千餘畝並在歸安鄉支港芋山畈上下二斗門在寫化鄉仙澤者喻家斗門溉田可千畝在常熟縣鄉山後者下山斗門。頻村斗門並在常熟縣鄉山前者黃壩斗門。姚壩斗門並在常熟縣黃呢者。宋史王濟傳。濟知杭州。杭州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王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水利文集。按嘉禾志云。杭湖二路奉口化安烏渚等處斗門。并新舊斗門。若雨潦之時。其斗門閘則水盛入湖州之東興南九蘇湖。秀交接地面易治渰沒。斗門閘則水自北向諸漢入太湖。宋會要。仁宗天聖四年二月。侍御史方慎言。杭州元有江岸斗門二。凡舟船出入。一則溫台路。一則衢婺路。其北岸斗門爲潮水所壞。因循不修。令兩路舟船併在一岸。偏見不便。蓋斗門啓閉有時。須候潮平方閘。因茲住滯。欲望復創二斗門。詔本州疾速修創。仍令住滯舟檝。乾道會要。壽皇聖帝乾道七年二月四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蔣芾言。本府會稽縣德政鄉古有二涌。一名兆涌。在上流。凡五里餘。舊有斗門以障外水。一名後涌。在下流。凡十里餘。舊來深浚以泄眾水。後自堙塞。久不修治。今欲商度開涌。并置斗門。從之。十一月十二日。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言。化成惠民兩圩。周回已置立斗門共二十四所。兩旁用石築疊。及以沙板安閘。高築土埂。常加堅實。及斗門逐年壽輪圩戶四名防守。臣欲行下宣城縣令佐。今後遇圩內積水深長。外河水

低於斗門。即仰守圩人戶申官躬親。先次集眾開斗門出入。候畢即依舊安閘築塞。及常切禁止圩民不得盜決隄岸。犯者依法施行。從之。紹興府斗門。會稽縣志曰。斗門在縣東六十六里。曹娥斗門在縣東南七十二里。俗傳曹宣靖公宰邑所置。曹南豐鑑湖序云。湖有斗門六所。曹娥其一也。三江斗門在縣東北八里。三江說不同。俗傳浙江浦陽江曹娥江皆匯於此。舊有堰。今廢爲斗門。東南通鏡湖運河。北達于海。史記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國語吳越春秋載伍子胥之言曰。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吳越地舊有三江通渠貨利。足以自殖。民居其中。無所移徙可也。史記正義云。松江右笠澤江也。上江一名東江。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爲三江口。國語註云。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水經注云。水東逕黃瑤下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也。以地里考之。史記國語所謂三江皆在吳。不在越。水經云。江水逕黃瑤餘姚縣南者。乃姚江也。與今三江不合。蓋今江東北流。由直北以達于海。非特浙姚江而後至海也。酈道元叙會稽浦陽江已誤。其論三江不合。周宜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云。江從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說者未以爲當。至他

諸儒論載各異。如顔師古云中江南江北江也。郭景純云岷江浙江松江也。韋昭云松江浙江浦陽江也。眉山蘇氏云北江中江南江也。王介甫云義興毗陵吳縣三所各為一江也。為迹已邈，書傳浩渺，未易折衷。而史記正義獨辨韋昭之注為不然，蓋以其江在吳越間，似是而非爾。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水經引庾仲初揚都賦云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北江又為三矣。顧野王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今姑以吳越論之，婁江東江松江者吳之三江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者吳越之三江也。東遷黃橋，又遷餘姚縣南，及東注于海者越之三江也。至如錢塘江浦陽江曹娥江，今匯為斗門者，越人所謂三江也。俱存之以俟博聞之君子。山陰縣朱儲斗門在縣東北二十里。唐貞元初觀察使皇甫政鑿玉山朱儲為二斗門以蓄水。後築塘湮廢。景德三年，知山陰縣大理丞段裴改造。嘉祐三年，知縣李茂先、尉翁仲通更以石治斗門八間，覆以行閣，閣之中為亭，以即塘北之水。東西距江一百一十五里，溉田二千一百一十九頃，凡所及者一十五鄉。里人沈少卿紳撰記畧曰：沿湖水門衆矣，廣陵曹娥是二，[illegible]朱儲

為大。曾南豐鑑湖序云：去湖最遠者朱儲斗門也。　新涇斗門在縣西北四十六里，唐大和七年浙東觀察使陸亘始置。　廣陵斗門在縣西北六十四里。　柯山斗門在縣西北二十里。餘姚縣東山斗門、柯鄉斗門二所，龍泉鄉斗門五所，上林鄉斗門五所，治山斗門、雲樓斗門、蜀溪湖東斗門、石堰斗門。上虞縣曹娥斗門在縣西三十五里。　七里斗門在縣西二里。　新涇斗門在縣。會稽掇英集：山陰縣朱儲石斗門記：朝廷方修天下水職，乃命知山陰會稽二縣事者提舉鑑湖。嘉祐三年五月，贊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陰，盡得湖之所宜，與其尉試校書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儲斗門八間，覆以行閣，中為之亭，以即二縣塘北之水，東西距江一百有十五里，總一十五鄉，溉田三千一百十九頃有奇。昔之為者，木久腐，蠹啓閉甚艱，衆既不能力，當攻者復夫其原。每歲調民，築遏以司利，縣然墳貴無紀，而水平未嘗不為之戚。大夫之治，如平一身之疾，必先事其心而鐵砭以輔之，誠良民醫也。故邑老助教虞元旦，卑門長李文用、周文寵、顧發、貫以聽命，効力唯恐在後，遂擇天章寺元肇相與募財屬之。成功明年秋，衆以其成請書於紳，而為之辭曰：越圯北泰，兩山東湖，築石中瀆，厥流于江，業木植門，自古邦侯，灌霖虞陽，時其畜施，衣食其腴，豈公遠私，歲卒無虞，

酣酣笑歌。木腐不支，築壅以勞，執究執惟，民是有來。大夫至止，千摩百疾，始而眺跡，徐迹本末。校書嘉聞，胥作奏勤，汗肌骭塗，莫我告煩。唯虞李周倡勇莫遏，唯肇群悅，賛乎雲委，乃磐于山，削林立隃，于時門完，芘有亭宇，沸川閒邦，萬夫聚觀，勿憂勿惆，錄吾二君，材美工堅，昌日之單。智經其初，仁以紹承。司命爾民，敢告後賢。紳將為之記，考其言於句踐曰宗廟社稷在湖之南，乃知後漢太守馬臻初築塘而大興民利也。自爾沿湖水門衆矣。今廣陵曹娥是皆故道，而朱儲特為宏大。及觀地志，與鄉先生趙萬宗石記，則謂貞元中觀察使皇甫政所造，此特紀一時之功爾。後景德二年，大理丞段裴為縣，修之，其記存焉。録漢以來且千歲，唯政、裴二人名表于世，而人不忘。至大夫始建不朽之績，宜悉其論次，章示來代，以慰吾民之思。是冬十二月丙戌謹記。僧文珦詩：越中三江斗門　斗門何代設，千古截寒湖。水廟依楓樹，湖田足蔚苗。衆山臨海盡，港建城遥。落日漁歌裏，西風動沈寥。錢塘陳起芸居詩藁：三江斗門　短艇漾秋霞，江村數百家。水聲喧樞轄，山骨瘦槎枒。自笑如浮梗，何期又泛槎。人傳前岸石，曾化作蝦蟆。溫州府斗門　溫州郡志：溫地負山濒海，水自諸山溪源達于河，合流于江，入于海。淺而不蓄則旱，蓄而不洩則潦。旱潦皆為民田害。故水勢大

處則立斗門，小處則立水閘，以時啓閉。又各刻記水則，以為之限。[illegible]治前河十刻記水則一尺有六寸。曰水不盡岸四寸以下則啓，一尺以下為平，一尺有四寸則閉。又如平陽之雲岫、瑞安之德安等處，其不有之。永寧編云：元豐役法，溫州斗門牒戶一百六十有三人，並支產錢，其後廢弛，惟令塘側居民一夫管之。當啓閉版時，水力既大，一夫不能支，故多抵離，或僅捐一二版以為敷人，但見水溢沃而出，不悟其下板不盡啓，無以紓洚浸之患。或當蓄水之時，私自啓閘以通運載，非惟走泄溪水，且伏鹹流入河，貫閘重害。其間又有歲久穿漏，名具而實廢者，有司宜察焉。永嘉縣海壇斗門在望京廂，因海壇山麓為之，以節城內之水。水平觸云，城內水自朱恩水門出，經此閘入江。武過平蔡，先洪水平備安兩水門以攝內治，即開此閘，引湖入城以蓄內水。潦則盡閘放之，是為既中蓄泄之喜。西郭斗門在廣化廂，因郭公山麓為之，以節城外三溪諸水。舊名廣化斗門，唯江之職最大閘也。三溪諸水由行春坊郡二港並由此閘入江。凡五閘洩水最緊，嘗有石楗橫出亦西入江。凡遇潦，嘗開此閘為急。山前斗門在城南廂黃土山前貫茅橋，以節城外南塘之水。舊云趙子不群築兩服石塘於河，又具斗門止一閘，去江甚遠，執泄水緩，然不開執亦能助漲，塞渾

其防。山後斗門在九都黃土山後。止有一間。其泄水與山前斗門同。永享橋亡。二斗門之間。又有石硬。循無隊閘之節。其初築太早。水泄。勢緩。初亦宜謹其防。山前山後二斗門各一間。背山間也。相去不遠。其向為山前。屬城南廂。其背為山後。屬膺符鄉九都。地勢去江尚遠。小浦直入深長。不吞斗峻。石墩斗門在九都石墩。其斗門內來內二管。地勢長下。水少泄瀝。憂標守論築為石塘屋。乞未去之間。右管壞。莫守士遂重築。此閘未維負者。西無所倚。止塊飄洇。不足久支。故石餅泄水吞多。常宜加築。瞿嶼斗門在九都瞿嶼村左負巖。石隔浦。斗門因山脚巖石為之。右臂又有塘以扞浦。宋乾道辛卯。曹守遂築石臂為石塘八十餘丈。嘉定四年。竹巖竊斷之以矸田。初若完久。鄉豪諸葛珍為里正。有告之曰。塘決。君當任其咎。及早塞之。費谷二石隔。不聽。已而決咫尺。又告。已而決尋丈。又告。俱不聽。及大決。運河頓涸。州委官修塊。前藏隋部坍決。實命上戶共修之。珍不肯。回。我都自有瞿嶼塊。鄰郡其預焉。至是鄉人訟其事。郡守楊慈湖先生簡夫是之。下令必此戶既為不佗。及。珍承令。先為子塊以捍內水。次就右臂之外築橫塊以捍浦潮。然舊與潮鬬。雖久。又舊塊石皆陷浦。寧。議者謂合循舊臂補築石塘。更弃新塊以為外護。茅竹斗門在五都。宋慶元間。秋水害稼

決。茅竹塊兩水即退。有土人請於茅竹山趾創斗門二間。事河分泄。由此泄江。以為谷閘。自此始有茅竹斗門。雖遇雨潦。兌致決壞。大德九年。王縣尹安貞重修。蠣碕斗門在四都樂灣山麓。宋乾道海溢。李屋四間俱圮。劉守孝趕再作。嘉定二年大水。或欲幼築清塗與斗門裏河泱處立水閘亦蔚浮。其門枕連臨江一帶。為觸崎大壞。方汶斗門在三都。先是二都有宋與斗門。以漲不通。移置于此。然作於平壞。壘木砫石為之。非依山鑿石者也。易頹壞。宜謹其防。廣化斗門在迎恩門外。臨江近城大閘也。上泥之水從會昌湖。先由行春橋一港。直抵此閘以入江。既至湖。再由綠野橋一港亦抵此閘入江。因郡公山麓石崖為之。凡五間。泄水最駃。旁有石礎橫出亦西入江。凡通潮首閘。此閘為急。宋元豐伏港。溫州斗門。決戶一百六十有三。永嘉三十有三。丈負錢。侵奪此明。收倒丁吾民一丈。官七百害命可別嗜。水力既大。一丈不能多收。常扶攤。武值損一二板。為數人。但見水溢流而去。不增其下坂。不堪。坂不能行港決之患。此官所宜知。洪武辛亥。閘塞新壞。築壞于廣濟橋下。斗門遂廢。黃焦斗門在一都瀏仁小客巖。西挺山焦。東帶浮港。宋乾道丙戌海溢。復舊造。地皆淨洪。無土石可恃。復抵乃選十餘丈作閘一所。工當謹防。一都至四都沿江塘二十里。永寧江諸鄉

少浦激。惟華蓋鄉自茶竹嶺以東。地勢最下。潮水從橫入浦。如掉鈇方為塘以禦其從。為塊以禦其橫。日邊歲改。常塊之外。潮塞沙漲。鄉民於堂地築條成里。地立外塘。兩有塘多廢。宋乾道風潮下里一發。門淋損江朝合內下錢。築一都至三都捍湖官塘。除亭戶沙齒及民戶高岸外。實築一十五里。內二都二千餘丈。趾廣一丈八尺。面廣一丈。高八尺。淳熙四年。韓守彥直增築堅好。時或低塌。常宜加葺。平陽縣萬全鄉沙塘斗門在六都。凡萬全東鄉南社三鄉之水皆赴焉。注田二千餘頃。宋紹興三年。吳太博蘊古創築。費累數千萬。為屋七間。用巨木交錯。壁若重屋。虛其中三間之上層置閘焉。各置厚版。擁土連絡。塘岸又多沉石攢楗。以共敵水勢。明年。圮。范丞寅孫丈亞公仲塗重建。稍從舊基北築之。宋之才有記。乾道丙戌海溢。斗門塘壞俱空。朝廷遣唐郎中宋從舉相視。從內數百步。淳熙乙未。瑞安劉令龜從、平陽楊令夢齡率三鄉人共修築。然其地無山可依。損敝不時。歲乙巳。趙令伯檜與縣古子奐、丈孫師尹繼成之。稍仍舊規。而深廣踰三之一。鑿石為隄。為版為壘。為塊。牙錯施之。錮以蜃灰。徐侍郎誼、蔡知閣必勝作亭其上。立石曰石杜亭。徐忠文公誼有記。沿塘下有漲塗。請于官募人耕之。歲入租穀三百石。以備修築。自此斗門成。其旁舊有寶濟鍾家

側壞。宋橋壞。永豐斗門後家斗門皆廢不用。慶元間。趙淳希祐重修。元初斗門納僵田入官。自是修理無資。故圮。至元十八年。黃一龍吳淳夫陳則翁修理作亭其上。二十四年丁亥。颶風亭仆。二十六年。黃一龍吳詩亨重建。大德丁酉。海溢。與附近塩場俱蕩。仍修之。至正壬寅。風潮復圮。邑人周誠德率三鄉之民重修。僧清所任其役。歲餘乃成。仍建屋于上。縣付洪武己卯七月。颶風海溢。築令素德仍命僧清所修築。今斗門消劃。北海塗可耕。當請于官為經大計。　徐文忠公誼記云。平陽瑞安治所相望三十里其間三鄉。南西負山。北東遵海。為田四十萬畝。上蓄眾流。下捍潮滷。有沙塘為之城壁也。謹其不足。洩其有餘。有斗門為之喉襟也。先是。付落各為塊以儲洩水潦。時忌。莫肯先決。苗害既成。互相鬬爭。以便己私。乃競事鬬訟。而堙築之工又廢。田浸鹼碱。而俗益訛。紹興中。故太常博士吳公念之始創意為斗門。未幾為水所壞。乃用巨木交錯。若重屋者凡七間。周以厚坂。擁土其內。用以塑截河流。連絡塘岸。虛其中三間之上層。致閘焉。其左右上下。又沉石攢楗。至不可計。以護其土力。以敵水勢。費累數十萬。悉出其家。當時程其役者則有藍田范公。而始終營繕。克贊其成者。乃公之猶子通直公也。然後二鄉之水。蓄洩有則。啟閉以時。田用屢登。俗遂和樂。乾

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拖漁舟泥行數十里，役夫皆凍慄辛且已，而劉不
已，竟遵海堧引縆以度其涌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
子司業王公逵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涌，然是役也
浚涌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丈傾塡滷蕩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
復不有浚趨於廢。知州事李公栻與通判謝公㵾慨然念之，謂主簿石亘
有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捧視遺址，則股岸之木爼食之過半，底坂亦
浸淫鼓齧，穿蠹百孔矣。知縣事劉堯從又勸，俾民錢六十萬，而躬自勤致
五萬，宜翁兩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以莅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
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為閘之裹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為若干，上為
覆屋，旁為輔梁，凡百可久，無不緣極，不唯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
事，公以劉石之請，屬某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日百有餘載矣，人多
言時不同，吏道相絕，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公得大樂易，不以獨見之
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
登暇之際，出帑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隄，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
其自為，淹速良楛，未嘗過問，鐫勞時至，無以簡書，鼓其人，不以見察為憂，
而以欺為恥，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尚可以想見

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志如此，則必不壞；使
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
今日之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辛
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而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者，吾不信
也。淳熙十二年三月記　直隸府斗門，上元志，按圖經斗門在秦淮南北岸。
天聖中，上元、溧水等縣積歲水潦，浸民田六年，知府馬亮始命開畎壅秦
置東西斗門各一座，引水入大江。故良田千頃，維揚志，江都瓜洲鎮舊有
歸水斗門、西斗門、横水斗門。　召伯鎮有歸水斗門二。　邗家橋斗門今
廢。　白茅湖斗門今廢。　句城塘斗門二，建炎間廢，淳熙間復置其一。鎮
江志，呂城夾岡二斗門，宋紹興中置。　練湖横塡東西斗門，須瀆斗門在
上湖，南北斗門在下湖，唐刺史韋損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唐末兵亂廢，肅書知刊湯孫審
呂沆貞復作，至宋復廢。紹聖中，蘇京重置。南渡後又廢。淳熙中，總領錢良
臣重修，迄今賴之。小說纂求齋惟岳為淮南轉運使，淮河西流三十里，自
山陽灣運舟多覆溺，惟岳開故沙河，自末口至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
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經重必卸，舟多破壞，舟卒緣而為姦，惟岳命
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相去逾五十步，覆以屋，設懸門蓄水，俟潮平乃
泄，自是盡革其弊。　興化府斗門，莆陽志，莆田縣有陳壩斗門，淳熙元年
知軍事潘時重造，歲久浸壞。紹熙元年，知軍事趙彥勵更創於舊基之北，
灌田四百六十七頃七十畝，直龍圖閣傅淇為之記。[illegible]

[illegible]始郭承議叔儔二洋議以
沿海地皆泥澤，非有堅土磐石可因為基。二小埭漏溢，不可過，上重下虛，
隨以圮壞。斗門之利，有不能為。而王龍圖況記云：水泄固甚有害，亦不無
小害。溪泥暴漲，白于官而往決之，下田已苦浸溢矣。其塞之也，必浮水涸，
乃施畚鍤，高田又無以灌溉矣。其後廢而為斗門，雖木石之費不貲，而工
役易辦，以瀦水之高下為版閘之啓閉，勞數夫之力於須臾，下等之田一

均其利兀觀二公一時之論各以所見而水泄非復曩時全其斗門於今實甚利焉所謂不能爲者顧不能無少勞費爾夫植基欲固則浚瀆宜深自無頽圮之患夫渫之閘其下有青泥者乃其故地其上浮沙者皆淤流之積而已今造斗門必先布石爲基撻深得青泥爲實地矣乃如葺石爲之暫費而永利固非所宜憚也今洋城陂壩二斗門自潘守時經始於其前趙守彥勵更創於其後皆斷石見底而後壘木石自是南北二洋深下之田舊爲水患者悉變上腴郡人蓋兩德之　蘆浦斗門紹興二十八年蕭田丞馮元肅重造爲斗門三間閘廣六尺高十有四尺郡人王龍圖忱記淳熙四年知軍事汪作礪移創於舊基之西　慈壽斗門端明學士蔡襄創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造灌田一百八頃　涵頭斗門淳熙十六年知軍事張淵造　洋城斗門舊爲洋城洩淳熙二年知郡事潘時改創提舉宋藻記紹興二年知郡事趙彥勵重造灌田六百一十頃七畝　林墩斗門水辯斗門章公斗門崇寧二年通判章炳文造紹興十四年知軍事汪待舉重修爲斗門三間閘廣六尺高丈有五尺少師陳魏公記林鷹齋竹溪集重造林墩斗門記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關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贏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熙寧迄戴仙溪以上數百里之流而橫注之溉田餘萬頃是曰南洋下爲斗門者三所以制溢涸之柄也爲之言水利者莫大焉然洋城東山二門有廢有復具見圖誌獨林墩名存事缺不載問之耆老則曰創於元祐而壞修於慶元又壞蓋其廢久矣毋勤爲大衆害弗圖咸淳戊辰賢大守闕而歎曰治陂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僧計度之衆曰非芝諸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爲之勿憚費於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儕奈何共衆萬五千以經其始寓公林某方爲延平倅亦助四千公曰吾以四萬一千足之僧工鳩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嘗親行以督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告成里人德公圖爲不朽乃列其事求記於余且曰此門碑於洋城東山舊矣內以受木蘭激激不住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暮奔到之潮內陸外邃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累石疊植石楗者三之分爲兩門扃以橫木仍舊制也又更爲新意則有石櫃焉昔之門其深以丈今增四尺焉昔之八字其迤踰丈今南北皆五丈焉散水之堤向廣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沉木以爲基壘壓以爲固其防患益周其心思益遠是欲爲千百年賜也公之治莆爲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余因思古昔治田載於傳典其於水事尤悉吠澮之法既如畫棋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

爲淵句矩者其文之工殆似畫棋至於蓄水以瀦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其勢幾必如今之渠堰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其模寫必又奇絶豈應略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於前古而創見於後世由今觀之爲此門者使神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然則限水以溉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余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實云爾太守趙公與鑒紹興人董役莆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滿江人僧則某寺無極也沈存中集賀仲兩斗門　灌錦江邊唱絶佳孤青初者亦變曩歷年雖久地相遠在寢宜止升渠堂縱能怙石防頹岸隨高幽居供貴役何如是處斗門碑莆壞萬農生贊歎莊周笑我樂拭深夏王見我須費意莫道白頭猶未遇等勞一片活人心　桂林府斗門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廓西南靈渠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所立嶺外代荅靈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　鄭州斗門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冑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爲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孫舊河口旬日而畢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二年命御史張戩館閣校勘顧臨檢視鄭州滎澤界魏樓村斗門地形經久利害以聞從戩等奏於彼興置斗門可以減泄漲水緣京西之民歲皆夫役欲抽差諸斗門軍士增浚不勞於民而建此長利從之宋會要神宗熙寧二年七月京西轉運司言已差官檢視鄭州滎澤界魏樓村斗門地形高下相度經久利害命監察御史裏行張戩館閣校勘顧臨定奪戩等言魏村斗門妄費利便詔都水監施行　汴河斗門　五代史世宗遣王朴行視汴口作斗門宋史劉彝傳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即退　康德輿傳德輿遷內殿崇班何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蘇東坡集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皆以爲不可竟爲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

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卽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文苑英華請塞斗門判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塞兩岸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白居易對　川以利涉，竭則壅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水（集作爲）流，可導（集作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生稻粱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賓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忽負舟而無力。辭既（集作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之倭，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縱軍儲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興奪可知。　漕河斗門穆負撰新修漕河石斗門記　分洛爲漕，斗門在都城東（一有門字）南中橋之右。舊制狹不深，口不束，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往。終歲不修，輒壞；修則水積高而迤南北。北傷則洛亘卽毀，南傷則魚遊井閭。不修則漕從寸陸，且其地與岸皆眞薪爲。不再閱雨（一作不）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洎南北堤橋之費，相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計，蓋其弊者也。尖乎公治三川之暇，顧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導無不順（一作利），壅無不害。善爲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量其入；庳斜堰之

上，以歸其餘。庶乎競不爲增，傷不爲減。盈萬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波，半土之運，東西交騖，合朝宗之義，爲中橋之旁。有古堰廢石沉於泥沙，公乃發而轉之，以代眞薪之制。削於自他山而致者蓋百之一。猶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授規矩，俾之追琢。如斧斯銳，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積石山關中流湯湯，南牌鑿龍，永代無墜。上濟行邁，是爲通橋。歲三月興作，四月畢事（一作事畢）。人不見始，而覩其終。埒其功用，不足於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無之無窮焉。嗚呼，物之至柔者水，不得其理甚。　懷山襄陵，其次決隄防，潰城邑，未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拄也，制天下之至強者，其爲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見公之德。六日觀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爲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於岸石，仍俾木吏謹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宋張文潛詩　雜究丘斗門　檣烏睇高柳，曉泊近晴川。野日雜煙樹，風霜斷夕天。半羊知別墅，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孤戍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木眠。元量嗣　果英溪集　過新斗門惠懷　絶壁憑居險，中林憶故深。臨溪揮北醉，就樹摘柑吟。打稻農初歇，聚之客莫尋。重來嗟木上，過此卻酸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七　九眞

門

大成殿門

德安州志大成殿門記：皇元混一區宇，誕布德意，用恢文治，自國都下及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尊先聖先師。至若大成有殿，殿必有門，介處宮墻，以嚴內外，所在則然。惟郡自偃武以來，泮水興歌，不知其幾，獨大成有殿而無門，缺焉若有所待。前教授馮三奇圖嘗市材定制，旣復沮於道。揆天曆己巳，知府燕山趙公哈剌帶始與前知事賈能剛銳意作新之。時則有若同知公馬，好前府判洪公浩，推官楊公世賢，前彖牘閻居敬，皆雅慕儒術，聲應心孚，卽命審匠僦工，登廣前董創爲正門，輔舍凡七間，經始蒸蒸之望，踰浹月而畢構，位置森整，棟宇崇深，雄觀一方。嗣是春秋祭祀，旦望行禮，侍班有次，進止有節，晨昏闔闢，各以其度。蓋百年墜典，一旦舉興，雖事有關於素定，而宮廟之制，至是始稱其名矣。抑大成之得名，本因作樂，而取義於六律五聲八音不備，不足以成樂。金聲玉振，條理不具，不足以爲樂之大成。夷之淸，惠之和，尹之任，微吾夫子之仕止久速，時而出之，各當其可，則無以集羣聖之小成，而爲至聖之大成。茲孟氏取譬之深意，而前代名殿名門之義，不容舍是而它求者也。吾黨之士，於斯門也，踐其境，惟其義，由是而升堂焉，入室焉，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焉，所趨旣正，所造益高，其於始終條理，知聖巧力之妙，蓋將有得於仰鑽瞻忽之餘，而不自覺，宜必咸英迭奏，韶濩鏗鏘，而後爲成之大哉。矧聖朝旣嘗卽是以爲先聖加號之美稱，則斯門之建，于以幹神化之樞，而奉褒嘉之旨，又豈非今日承宣領勸者所急先乎。余雖蒙成有愧，然秉筆其傍，以紀歲月，則安敢以淺陋辭。十一月吉日記。前儒學教授蔣震孫作文。

泮宮門

武陵圖經：泮宮門，在武陵縣，舊名寧波，以近府學，改今名。有樓如廻波，而景物加秀，爲青衿詠歸之所。有盱江黃伯振詩云：雨入沅波細不流，楚蘭空結古今愁。風煙一眨無人管，十里嚴香桂子秋。

仙宮門

郡國志：郡州仙宮門，卽漢武帝所造，相思川也。伏陸縣有相思鄉。

臺門

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疏云：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禮器不臺門。疏曰：以臺門者，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公羊傳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高承事物紀原：御史臺記曰：臺門北開，取肅殺就陰之義。韋述唐兩京記曰：臺門北開，以糾劾之司，主意於殺，故門北啓，以象陰殺。或曰：俗傳開南門不利大夫。諱賓錄曰：或云隋初移都，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唐因循不改，迄今遂爲故事。唐會要載裴冕語云：此說若取冬殺之義，本置臺司，以糾正冤濫，是有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義，以入人罪乎？馮鑑以冕說爲當。太平廣記：御史臺門北開，蓋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五柱坊爲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乃隋驗(?)創造者不經改。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耶？四溪史韻：晉王悅避撤導長子，事親色養，導還臺，未嘗不送至車後。又嘗爲母襞斂箱篋中物，及悅亡，導還臺自常所送處哭至臺門，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臨川志：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挑重建，規置頗壯。維揚志：唐光啓初，揚州署門屋自壞，故隋之行臺門也。臨邛記：嘉定州臺門記：邛之臺門，雄視兩蜀。元豐八年，知軍州李誼伯因舊制爲重樓，增其崇三尺有咫，自唐堯至地，凡高八仞，奉議郎楊恬爲之記，通判劉象功書。紹興十四年，知軍州事侍制馮檝又從而新之，增高其舊者三尺，徽夾室以爲重屋，廣舊址以爲二廡，上下標檐，東挹平遠，西揖鶴山之秀，愈爲壯觀。額蓋劉象功書，太守當觀書易以古篆。郡自是多事，或以額爲言，後仍復象功字於上。乾道改元，郡災，太守程敦書杖其額以禳，別親書揭之，郡亦自是弗寧。太守郭受義復撫勤象功舊字。

驛臺門

元胡祇遹紫山集登禹城驛臺門詩：赤日紅塵衆汗翩，禹城門上一憑欄。邑居戶寡市聲寂，驛使人稀傳吏閑。暫吾得涼思困臥，卻因馳驅強加飡。舉頭忘卻炎蒸苦，放眼東南看太山。

皇堂門

元一統志：以勿余嘗記高季興聞司空世子所擧大皆皆無皇堂門，惟江陵有之，何也？董曰：以江陵爲南都，故得置。

都堂門

唐會要：會昌六年八月，大僕御渾偘乘馬過都堂門，勑旨：渾偘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

轅門

周禮天官掌舍：王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阻險，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置旃以爲轅門，謂以車爲營，舉轅爲門，以人足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爲轅門。鄭氏謂：轅門謂甲門也。西漢書項籍傳：旣破秦，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扶妄四罩竹以串為床。棘相向為門。故曰棘門。臨汀志。棘門在設廳之東
廡。趙周臣滏水集。棘門不寐詩　蕭蕭傳柝月三更。欹枕棘門聽鼓鼙。戰
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兵戈荏苒音書絕。行
李蕭條蟣虱生。早晚樓船下揚子。滿天風雨洗欃槍。

廟門

建安志。宋蔡模撰。蓋
竹福地廟門碑石記。　威懷之祠在建陽縣南二十里。其神顯濟靈應忠
佑威德王。自唐至于本朝。具有靈異。廟祀雄偉。門路湫隘。為福建往來通
道。跨街立門。本路使者王伯大揭為之書曰蓋竹福地。士友蔡模求遂文
以為之記。遂因念建邵之間。連獲宦遊於神。無不用其敬。其大裂山澤民
廟守建有德於民。其次大乾惠應廟客遊在邵。遂著威福。而宏大應驗。未
有若神之休者也。水旱之禱。災祥之故。諉曰神有以知之。縉紳達掖進退
得失感於夢寐之交。示不逆不億厥應無二。將閩俗號稱篤信。有以然歟。抑
東南文物所萃。求者眾而應者多歟。夫神者聰明正直之謂也。傳曰。國之
將興。必有休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誠未有能
為神者也。又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不誠未有能動乎神者也。以誠遇誠。無有間隔。因感以濟。懇以終
始。蓋非神之所以格乎人。人所以事乎神者。苟雖然。天下之理一也。人之

所知。神必知之。非能無其事而為之感者也。亦未有有其故而泯其應者
也。事君忠者必榮。奉親孝者必宏。立身無一毫之欺者。亦無一事之不精。
而謹於政刑者。雨暘雖有不時。而終於欣然發榮。此雖天意。亦有人事。雖
曰定數。實為先知。學者盍相與驗於斯乎。因拜手而書以記門之右。淳祐
癸卯年秋。威懷廟之南門成。冬十月。模詣建安書院道過其下。仰瞻其扁
則蓋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巨筆也。揖父老而問其故。曰。圖經
以此地為真人尹喜得道之所。故得嘉名。茲門之成。則吾鄉之大夫監丞
吳公旂捐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發主其役。而里人彭榮林元吉與有
力焉。予曰。尹氏之事。雖所未詳。然神能福斯人以食斯土。則不可泯也。後
十餘日。林君以狀來謁。將有請于郡侯實齋先生侍郎王公記其實。模為
白之。實齋先生為之大書特書。信足以昭往古而示來今也。模竊歎人心
之神明不測。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是。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
世之人知求福於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於吾心。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而曰。敢不夙夜佩服。以
無忘先生之訓。願刻其語以惠後人。因書以遺之。越明年甲辰正月甲寅。
建安書院堂長蔡模敬書。京學學諭林桂發立石。萬啓類編。起三聖廟門

蹟。　閟宮有侐。邃宇已儉於華。蒿蓬戶不完。傷叢未謀於閭閻。將欲鼎新
而革故。須緣成事而因人。敢求樂施之賢。豪待其關鍵。庶俾異時之薦享。
容此駐車。上壯祠庭。下延景貺。張孝祥于湖居士集。烏江廟門疏　繡棨
畫戟。方瞻王制之嚴。寶宇璇題。済被天恩之渥。仰威靈之肅振。惟輪奐之
未新。宜崇朱戶之居。益壯烏江之望。憑高配極。
會者妙絕之宮。擇吉日良時。卯下銜鳴之玉珮。

樓門

後山談叢。東都相國寺樓門。唐
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
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
有十絕。此為二焉。

寺門

宋陳古靈先生集。和程大卿新開諸寺門詩　欲絕多
門寺卻通。靈山勝境盡牢籠。應憐去嘗遲遲意。令遍諸
天國土中。宋李彌遜竹溪集。觀月榜千寺門詩　背山靈剎兩松間。待月
松前觀面山。雲去月低松影落。倚天唯有碧回環。宋趙蕃淳熙稿。初十日
早立寺門作詩　春天陰晴無定姿。陰雲未卷晴風吹。青山表見花顏色。
綠竹增添翼羽儀。郭外不知誰是主。眼中今日我題詩。人生何物非郵傳。
敢謂吾廬不在茲。

北庵門

宋許棐梅屋集。書北庵門詩　十度來敲九不應。
隔籬空見竹青青。不知地裏黃金鋪。聽講楞伽禁

卷繆。

內廄門

唐李商隱集。過華清內廄門詩　華清別館閉黃昏。碧草
悠悠內廄門。自是明時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龍孫。

室門

南安府志。室門方八尺。廣約十間。上有通天窗。鄧德明南康記
山角有石室如彈圓。或見或隱。里人以石室為黃唐廟。南唐縣
山角廟疑相傳祠此。

塹門

程大昌演繁露。說文。塹門側堂也。三輔黃圖。塹門外
舍。臣來朝。君至門外常就舍。更詳孰所應對之事。塹
之言孰故也。

牌門

龍虎山志。周應合撰龍虎山上清宮新建牌門記。景
定癸亥冬。予之官番陽。道鄉鄉訪古象山。登應天遊龍
虎閣仙巖。順流而東。時上清宮管轄觀妙大師張君聞詩命舟相從。累日
指示勝槩。及吾境乃還。明年夏。聞詩持江東常平使者學齋史公書來諭
以新門成。屬紀歲月。其言曰。作宮此山。二百年矣。識者謂向方少偏。宜建
門于南以正之。都錄沖靖先生留君欲建門。會召不果。聞詩茲領焚修。敢
替前志。昨年冬庚申望始克成之。距宮之百步為室三楹。其中為門。揭龍
虎福地四字。其上為樓。左為池。築垣道以達于宮。九十九峯當其前。午位
也。圓山東來。石峯西至。如拱如抱。象山之水注而歸焉。巽方也。登斯樓。其
望遠。入是門。其塗正。學齋公實資其成。而嘉之。俾以記。請余謂是役也。聞

詩之可書者二。余嘗觀上清之盛，棟宇麗金石。今作是門，前之修者傑之。一可書也。冲靖際遇三朝，恩賜隆厚，一門欲創而未遂。聞詩後冲靖數十年前之闕者成之，二可書也。抑余又有感焉。世有習專門者，未有升堂入室之基，而門戶先立，求其行之宮庭性之壇宇，工程等級，多闕如也。視道家者流，綴其門於宮成二百年之後，能無譽者。學有鋼於先入而未純於正者，多遂非而安偏。視此門之向方者偏而今正，能無勉者。聞詩之所作者在彼，余之所感者在此。遂次第其言以授之，豈但為此門記，為聞詩書而已哉。必有感於吾言者。甲子歲六月甲子日，通直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周應合記。

罕門 鄭氏諱綺和門、棘門、戎府屏蔽，軍營達死細柳，並謂軍門也。

戎門 鄭氏諱綺戎門謂甲府也。

侯門 元馬虛中霞外集侯門詩 侯門心不到，幽事每相仍。身向中年懶，詩多遠客稱。曉煙昏院落，寒日上觚稜。得句渾忘冷，窗前臘硯冰。唐李賀詩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 長安玉桂國，戟帶披侯門。

師門 東漢書列傳：劉猷初在威武，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猷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猷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 又儒林傳：任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還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遣從之。國朝張孟循集懷師門 有道卧雲壑，常懷斯世憂。分為箕山老，非取茂陵求。至寶難自售，大材希見收。承平浸靡弊，憂深中良善。警急自淮泝，渡江如置郵。長驅犬豕衆，煽亂東南州。夫子在汝谷，將非多歲儔。馬知縱剽劫，亦踐蓬麻丘。弛兵康成里，兕暴化慈柔。隱德亮無愧，先賢寧獨優。昔之狠戾輩，尚為詩書謀。嗟今毒大苦，不俗何其偷。登奉明哲訓，頗諳致亂由。更積辭文法，公門行貸賕。郡無清波濟，不洗衆濁流。馴至有今日，積衰生蠧疣。王師壓近境，賊壘猶戈矛。舉足礙馳蹈，龍門阻且脩。悠悠東溪水，欲去無方舟。遣鄙方獻歲，馳望已經秋。莽走肩明義，鬱紆生長愁。斯文屬多難，民瘼何時瘳。宋晁景迂集輒成絕句 前輩終身知學植，今人得意諱師門。如新燕帖英公字，可但吾家禮數尊。

忠臣門 馬明叟實賓錄：唐馮慈明，元帝叔祖也。為李密所拘，遁授偽官。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密怒，因之數月，食葉為而死。神龍中，勑旌其門為忠臣門。

孝子門 續相臺志：孝子時在相州旌表孝子郝泰門。元滿道原順齋叢藁題孝子旌門卷 孝悌初不傾人知，實在名隨理固宜。莫道門旌今已了，始終大節異無虧。

節婦

門 北史韓覬妻于氏傳：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役，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門。終于家。續相臺志：相州有蕭千戶夫人段氏、蕭提領夫人蒲察氏二節婦門。

刺史門 元一統志：寧波定海縣西北八十里有山，跨東西海之門，宛若龍首尾之形，又若龍赴海之狀，故名伏龍山。內有刺史門、石壇、乳井。

戚姬門 儒學警語：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為戚姬門也。

人來門 神異經：東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西南銅闕，頻榜題曰人往門；向東北銅闕央門榜題曰人來門。

坤道人門 宋會要：九宮貴神壇四階之外，西南又為一陛，曰坤道。八門請行事，升降仍舊由此從之。

棘門 周禮天官掌舍：為壇壝宮棘門。注：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疏：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史記春申君傳：李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孝文紀：以祝茲侯軍棘門。

松門 杭州府志：袁公松門在西山路上。唐刺史袁仁敬所植也。左右各三行，相去八九尺，相延九里。宋吳說書九里松三字於入山門。高宗嘗欲易以御書，凡八九御書，自以不如說，仍以金飾其字，揭之舊處。輿地紀勝：宋建炎四年三月上次台州松門寨。宋歐陽公集松門詩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本雙。可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醜使留一作淚人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宋曾肇元豐類藁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舟，起視北極星辰稠。曉聞征帆破長浪，挾以兩腋富中流。松門東面見靈鼻，其上少日烟氣浮。舟人指我極四望，黑處無底蛟龍湫。橫溪左蠡信浩蕩，兩涘一作涘若立分岡丘。落星團圞孰可拔，清漢夜獨垂牽牛。故人曾期此同載，搶櫂直抵雲山游。念今元載負斯語，心獨動蕩風中旌。況聞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操鋤耰。此言此哭吾此恥，非子世孰吾相攜。今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郭祥正青山集松門詩 松湖九里松，行客憶袁公。不識炎天熱，門深太古風。許景衡橫塘集松門詩 竹轎兼程去，松門百里餘。荒林疑獸伏，窮海異人居。山擁波濤急，沙黏步履虛。未因王事耳，此外敢踟躕。張紫微先生集松門詩 長林上晚烟，明月曜深夜。重開

宣吾心自回俗士駕。蘇仲滋集松門詩　晝扃熟處客長答，素鵠馴廷陵掛孤劒，吳月照我懷。又　山川忽搖落，風雪交歲暮。堂堂十八公，正爾守門居。

柴門

唐杜工部集柴門詩　泛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颯洒秋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決太古，眾水為長蛇。風烟渺吳蜀，舟楫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華也。本聞作有差，已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谿平昔迴首猶暮霞。夢衡曰：谽，大含切。谺，虛加切。谷中空欵。立衛切。欵名，呼沐曰與州，烏夬州。宋陸游渭南集柴門詩　寂寞柴門不徹扃，槐花細細糝空庭。晚梅摘得鹽供飣，濁酒沽來草塞缾。病已廢耕拋穲稏，閑猶持釣愛笭箵。經旬莫恨無來客，交舊疎如欲旦星。又新作柴門戲書　雖設常關果是扅，開門終日有誰過。從來不着多車轍，此際真宜罝爵羅。尚許漁樵時剝啄，偶逢風月亦婆娑。炙炙手須臾事也，比柴荆較樊何。張紫微先生集柴門晚步　柴門一延佇，暮色集四山。雨歇林霾變，歲陰巖氣寒。峯高看月上，巢暗遲鳥還。遊眺聊自適，衰回反長歎。幽思格隱作，愴恨南澗扃。緝懷定誰識，淒然獨掩關。郭正祥青山集柴門詩　水落烟村迥，柴門四五家。曉風回斷鴈，寒雨倒幽花。世事紛無已，人生自有涯。綠蘿真可釣，吾興欲乘槎。僧文珦柴門詩　柴門雖設不曾關，時有忘機客往還。風送釣舟來北渚，雨催樵子下西山。生前富貴何勞羨，身後聲名亦是閑。萬慮消除心自在，從教人道我疎頑。李時憑谷小藁柴門詩　柴門盡日扃，緣是少將迎。但得常無事，何須吏入城。病同秋鶴瘦，吟伴月蛩清。我自於時左，非干避姓名。何應龍詩柴門　何必逢人盡說貧，自來求己勝求人。梅花落盡青山遠，深掩柴門過一春。江湖續集廉村薛嵎柴門詩　春風隨處好，吟事又相催。獨石雲飛去，呼童鶴誤來。杖藜無疾步，花地有香埃。不許車塵入，柴門只半開。元虞集道園類藁移柴門次韻薛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杜相存。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圍綺筆，白髮共清尊。

衡門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義：衡門，曰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西漢書韋賢傳：賢堯以少子玄成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避兄。其友人侍郎章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士貧者之所居也。書林廣記：譙言居陋棲遲衡門。宋孫文游定丘集衡門詩　衡門日晏晚鷄鳴，下舍人歸半掩扃。邑犬已聲山郭靜，暮天寒月撥雲生。陸游渭南集衡門詩　小聚風煙外，衡門水竹間。疏溝分北澗，剪木見南山。人笑謀生拙，天教到死閑。猶存拄杖子，遇興即躋攀。又　曲徑衡門短，短籬櫚楸陰。裹倚笻枝老，來百事不入，暇惟愛青山如舊時。僧文珦詩　衡門隨我分，可是賤儒冠。任性中腸樂，無營夢境安。澗聲晴後響，山氣夜深寒。活計何勞問，徹主採不難。人　鐵錫已高懸，殘山剩水邊。算年齊易卦，爲夢入詩篇。介癖遊從少，幽深景物偏。衡門終日掩，吾自守吾玄。元王惲秋澗集衡門行送陳長卿　衡門棲遲樂吾樂，甘着蓬流識東閣。長河其奈不療飢，誰厭物情論厚薄。前時行臺領漕計，見士半為鯛口起。長平巨鼠有餘壖，比北吾儕發生理。嗟哉陳君何苦節。來游子天西，客監河執去餘蘖，在家舍半椽淇水側。書生辛苦學干祿，入手青衫得黎藿。塵埃風雨塞驢瘦，日就空倉自鷄縛。今年垂得解由了，超海挾山初不惡。暮春之初日東作，陳君叩門聲剝啄。向予長跪語

遠行。上計又須施，薊翔赘書五車，貧不堪。眾室舟行史蕭索，前因未必是亨衢。著脚如堪窮，前錯若於金栗，倒言拙。誰著裴劉供調度，逢時正有利不利，有命豈論賢不肖。長歌西北酒一杯，浮雲漸遠天寥廓。東曹若見王春官，道我行藏事如昨。幾年奔走一堕鞍，蕙帳歸來斷怨鶴。濟時幸有公等在，擬把一竿尋釣壑。國君悟我向來非，相送出門還一笑。國朝錢宰臨安集衡門詩　衡門晝不關，深巷客來少。芳草滿階生，落花無人掃。

柳門

國朝孔克學詩　江陵西北之城門也，通中原之驛道。有送別之長亭，古人送行，多於此折柳為別，故有是名。前元為迎恩之所，今依舊起樓為城門也。雉堞連雲十二門，輪蹄輻輳若雲奔。傷心此地東門柳，曾斷離人萬古魂。

篳門

禮記儒行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注：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左傳襄公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曰：篳門注：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蓬門

宋陸游渭南集蓬門詩　莫笑蓬門雀可羅，老農正要養天和。穿林裊裊孫登嘯，叩角鳴鳴甯戚歌。騷美劉明三展轉，飫甘捧腹一摩挲。床頭更聽糟牀注，造物私吾亦已多。林昉石田別藁蓬門詩　新笋綠沿墻，蓬門誰見過。社寒來燕少，晚雨落

花名瘦骨詩醫俗，真容酒借招。故園空有夢，客路正風波。

籬門　宋張紫微先生集閏月二日始開北寬籬門詩。夏郊群樹綠冥冥，北户令朝又脫扃。極目不知何所詣，三年於此看紫青。

茅門　韓非子外儲說：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詳法門。劉向說苑：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萊門　左傳定公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注：陽關邑門號曰萊門。

香菜門　莊季裕雞肋編：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使修見其鐵樞鑄字云：咸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為營房祠於廟壖，撅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刱也。余後官五原鄜郡，如鎮戎懷德邊塞，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楓門　武岡州志楓門落照詩：丹楓如染帶煙光，約出人間錦綉鄉。一段西山觀不盡，歸鴉數點送斜陽。

金門　羅壁識遺：楊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曾慥類說：江南成幼文為大理卿，好為歌詞，嘗作謁金門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後因按牘稽滯，唐主曰：卿職典刑，一池春水，又何關於卿哉？玉泉志畧登金門賦：登金門賦者，為佛光慧日普照大德禪師鍾山長老而作也。鍾山以單關之歲，青陽之月，浮杯萬里，飛錫九關，贍日月之清光，參禪壘之玄奇，崇齊寵渥，增重宗門，乘歸颿於秋風，融春於寒谷。僕欣逢盛事，輒為賦之。其詞曰：爰有偉人兮處乎荊州，出類拔萃兮亦罕其儔。理智者之故基兮，續皓老之支派。掀髯撫掌而喜得人兮，佛祖亦為之點頭。振紀綱扶季運於既往，懋功樹德回陽春於幾杜，撥兢突兀而改觀，林木葱龍而相繆。於是猿鶴之悲驚，乘風雲而先猶，俾海若為先導兮，擲浮杯以為舟。使馮夷鼓楫於彭蠡兮，訶靈胥於海澨。吳山翠滴鯨波淺兮，曾何足以少留。揭青虹以為幡兮，復除道於斗牛。覽長蘆之勝槩兮，訪達磨之故丘。暫弭節於析木之津兮，瞻宸極之凝旒。拉玄冥以扣閽兮，騰飛錫而上浮。天門洞開兮，逮集丹鳳；雲闕對峙兮，互盤金虬。

盛萬乘之多寵兮，遣六丁而下揖。鬱攀辟易而退遜，家正睥睨而含羞。宜其望之者驚玄奘之歸覲，見之者疑木平之入朝。赭帽睽金鋪而爍兮，衣袍眩呆懸而凝睟。長揖絕百寮之禮，榮辛為千載之優事。並立而擁侍，師生列坐而揚休。重瞳屢盼，晃日月之昭晰；綸音煥發，鑑金石之和調。甘露瀹春茗之龍團，白乳浮輕雲於玉甌。赤墀紫殿，澹千影之斜轉；珠簾翠幄，藹沉煙之欲收。延佇倦兩班之鵷鷺，顧瞻儕萬衆之貔貅。歎接既竭，閒備周把，天香而來下，會神思於冥搜。遂使山靈獻饗，澗壑藏幽，喜氣溢青霄之上，揄揚邀遹，芳名為當代之盛。慶越前修之方將，鐫奇遇於寶碣，垂萬年而不朽焉。不與眉山之老蘇，招柳州之柳侯，運如椽之健筆，以紀天上之真游也。泰定丁卯良月，廬陵黃玉頓首。唐李翰林集金門答蘇秀才：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折芳愧遙憶，水路當自䑔。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獻書入金闕，酌醴奉瓊筵。屢奉白雲唱，恭聞黃竹篇。恩光照拙薄，雲漢希騰遷。銘鼎儻云遂，扁舟方渺然。我留在金門，君去卧丹壑。未果三山期，遙欣一丘樂。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寥廓。願狎東海鷗，共營西山藥。栖巖君寂滅，處世余龍蠖。良辰不同賞，永日應閑居。鳥吟簷間樹，花落窓下書。綠綠條隔岫，窺紅蕖採薇。行笑歎秉，我情何已。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傳心自虛妙，外物空頹靡。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煙水。苕溪漁隱叢話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玉門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注：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漢書班超傳：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李廣利傳：廣利圍大宛不克，武帝使使者遮玉門關。西羌傳：武帝征代四夷，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張騫傳：武帝遣票侯破匈奴，將數萬擊胡，明年破姑斯，虜樓蘭，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東漢書耿恭傳：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曰：敦煌即玉門關也。太白詩：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瓊室玉門　通鑑商外紀：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晏子內篇：晏子曰：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為璇室玉門。

珠門　郡國志：廣州盧耽仕州為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後誅之。耽後題其門曰：珠門國雖存，無駐年。欲知此書，盧耽還。太守削之，隨削字更生。

貢珠

門元一統志漳州路郡守王冕貢珠表序云宋大中祥符六年三月龍溪民丘顗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圍闊三寸七分中有七珠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於是列表以進七年改城北門曰貢珠門

金銅門 元一統志金銅門在大名路宋韓琦留守大名府有登金銅門詩　富者思永坐北軒俯看形勝在層前樓臺突兀陵高空城堞縈回際遠天萬室正廣多暇者一身愁獨御冷然歎頻畫滌無心下欲帳輕綃徹夜眠

鍾門 三山志福州府有鍾門昔人沒鍾於此潮退淘牢徹見

鼓門 清漳志漳州有鼓門上有樓嘉泰元年守方銓重建翼以東西二飛觀在崇仁懷恩門之上州別駕劉渠作鼓樓記紀其本末今在州公廳之西倚紹定戊子守方淵銓之子為郡重修樓舊置銅壺漏箭歲久浸差淳祐戊申守章公大任正刻漏定晨昏民聽不惑

鼓角門 宋沈氏三先生集池州新作鼓角門記　諸侯之皐門必有觀所以布宣政令察天地祲祥考民言物俗之美惡民於是觀法象聽政教之所出凡國之治亂政刑之失得莫不由此而後交乎四方故國有大號令大慶頒則即而與衆聽焉諸侯之國廢而守令承天子之命以施發於下者其事未嘗廢也故凡郡邑之府門必為崇墉伉室凡朝廷之詔令典章郡國之鼓旗鼙鼜至於下漏考時發昕嚴夜凡作衆之鼓政皆典藏乎是異日有司簡忽故常文弛不綱於是天子赫然詔州郡牙門得設鴟極法亞宮室使守臣司之以度天子之命令以宣耀朝廷政教之威重非徒有以尊郡國之勢為一方美觀而已池州有將屯鍾官在列郡為劇朝廷教詔於此乎入所以息養條治其邦人者於此乎出政有時期物有位序於此乎聽忽而不治使至於朽弊剝漫無以蔽風雨豈朝廷所以付守桐之意耶臣才主於山林貨力出於民取材於山合民之力以為官府庫庾宜不為難至于力不出於民發不及其家民未嘗知役而就堂之巨室者此不繫夫守相之才智者歟故雖一堂之僑一日之役必有所待而後能池為外州使民不知勞公家之財無所匱而美壯之觀隨所指顧而新可以為難矣左澤右山後江前溪兼鼓之聲朝與翔禽宿氣抑揚容與於郎閣山林之間暮與駛飆遠水下上浮動於江湖蒼莽之際使見者識政教之所存聞者知晨暮之所禁端委搢紳以由乎其下者思夫朝夕出納于此者不可以不恪則與夫彈工木之費佐勝豆之役以法一首之積樂者異矣前日之朽弊朽漫者使君既得而新之物之新其終必復至于弊惟事之與物相待為重者使其事較然

不可廢略則物不待詔而必完政予所言者不在一臺觀之新而以郡國體要為先務俾後時有考焉抑使君之志與使君朝散郎東萊王君文正副守朝請大夫關封李君端臣也彭汝礪鄱陽集修鼓角門本門觀隤弛將視不勝改作以時卜云其吉乃鳩僝工惟神祐之

船門 朱登猗覺寮雜記船門曰馬門蓋闕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闕

東西龍門 輿地紀勝光州定城縣西南二百二十里有東龍門西龍門

銅馬門 析津志銅馬門在南城詳見銅馬坊

車馬門 淵泉日記羅隱為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於庭前王荀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

朱鳥門 漢書王莽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鳳凰門 臨安志杭州府鳳凰山在舊治正南一十里下瞰大江直望海門山下有鳳凰門

鳴鳳門 壽昌乘鳴鳳門舊名朝陽武昌記城東有嵩高數丈名鳳闕黃龍元年有鳳凰集於此

金魚門 建安續志子城上西北隅舊有風月臺當臺之前有門為斗折道下北渚無層級崖峻滑及歲首郡例開圜縱士女遊登冠蓋填咽內此門者類有顛踣之虞公立呼嘆寨畚鍤去臺十許步正西鑿城為門門勢低平則附城築榎道羊腸屈折下達於渚門所直西山左右屏列直門之中遂望峯巒數疊如圖畫既望之名月又正中其經營思致悉與造物暗合子城勢圜而榎道附城之麓如金帶懸魚故名以金魚門

石牛門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在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

鐵牛門 宣城志鐵牛門在府治東北城內前志鐵牛治鐵為之俗傳郡無丑山故衆大武以為厭鎮詩云丑上無山置鐵牛自五代林仁肇更築羅城舊門闢皆改革今惟一牛存里人即其地為司土神廟號鐵牛坊云

白羊門 宋陸子方集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門將遊茅山詩　我來古茅州木登三茅峯自愧塵中人遂希雲外躅明日作寒食命駕吾欲東白羊古城門坡隴何重重我行涉其顛忽下潤井中一曲復一曲直道何由達時於荊棘叢小樹櫻桃紅茁茁丘中參類我頂髮蓬髮白日日脫參青長光光安得長生訣稽首華陽翁兩唐古君無居都昇元宮探仙在何許為我作先容

獅子門 宣城志獅子門在府治宣城東

當城門外有大石獅子二蹲踞以對跨鼇橋世傳寅山高聳故以獅厭鎮之今猶存

武豹門 文苑英華韋承造釋武豹門記往之事不知者多以故老之傳而實之舛生於訛以至大謬至若正氣為邪氣所偏本非正氣也蓋疑生於莫折以建於言思耳悉咸通甲午歲孟春月十有七日奉天子詔承牧茲郡之今以武豹門為祛邪禦魅之所作也其門北向左畫白虎執以蒼頭之手右畫大豕拒以雄武之威門之東壁有刻石焉乃故大光祿李公暨前牧是邦為文以解之義與夫郡人之說不貳也又曰圖於寢空悅悅焉疑有所壓愈不知其所由來者矣適有多才能之士胡姓承裕名為悉釋之曰是州也其宅東西廣正北傾後無乾地南北嶮巇林木森聳水自北來地一作山勢岡阜即是八難地而武豹門正當九苦風時俗以武豹謂辟邪捘韓王元嘉始創之旨一作言乃以五行所剋勝其災而滅之禍武屬木以木臨亥位故以豕承之寅主東方也故畫東垣豹主西方故誌西壁禦禍之風制空之位一其義也今悉所築池北望月臺池南釣照臺亘及此門中架虹梁正與韓之說色三點暗合其理也悉故命筆書之庶將釋惑來異為後君子信與不信耳時乾符二年四月六日絳州刺史韋承造記

鳳莊門 續世說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勑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今

虎頭門 廣州府圖經志虎頭門在東莞縣之西南大海中有大虎小虎二山相次若虎踞之狀故名虎頭門風濤觸石舟過此甚驚

狗門 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一作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朱方門 鎮江志鎮江有朱方門抵通吳門六百五十丈李仲殊京口集朱方門詩王氣今何在空餘百尺樓登臨當夏日消得幾人愛

吳市門 蘇州府志前漢梅福傳福棄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今會稽有吳市門或云吳門迺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洪亦不遠矣續經以西市門為福所隱蓋誤也

雙市門 金陵志京城舊有雙市門今廢

封丘門 東漢書虞延為陳留督郵較延一人從駕到會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不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感動上意詔充御史焉

通德門 續後漢書儒學傳鄭玄字康成國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督護門 十道志晉中將軍王惜成帝拜為督護到郡開此門出今時人貴之因以為名梁元帝玄覽賦云御史之床猶在督護之門不修督護一作都督

申光門 會稽前志吳越備史云錢鏐攻亭山及申光門俗傳今常喜門是也

宣化門 昌化縣志昌化縣治有宣化門在舊敵樓之南洪武四年主簿刁希顏建

崇仁門 清漳志崇仁門在鼓門外之左

洛索門 述征記青門外有魏車騎將軍郭淮碑小城最東一門名洛索門門裏有司馬京兆碑郡民所立

安靖門 武陵圖經安靖門在武陵縣皆有樓以上林震丞岳建

三顧門 襄陽志諸葛亮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自此門出故也宋李攸民鶴鳴集世傳襄陽水西門為三顧門先主自此三往見武侯張參議承西門外公來慶將軍命駕出門西想見門從向日題山下卧龍誰說破賞音元直在檀溪徐庶宅在檀溪水之陽檀溪在襄陽西四里

隔凡門 郡國志林屋洞在太湖中有一石門名隔凡門至此不容人今

魯般門 相臺志林慮縣西北四十里二峯相去幾百步敍其中缺然如門野老云以其峯勢峻巧若魯班所作故名曰魯般樓水經云雙泉水出于門裏其門立闕昂藏石壁疊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其北有偏橋則林慮之嶠嶺抱犢回也

文德門 北史李謐傳謐卒魏宣武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真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

一字門 元馮子振詩九里松一字門唐刺史袁仁敬植松吳說書扁宋高宗易之後之不達金說所書萬古山中說設風使君清節于我松歲寒冰雪難移撼天下波濤不見蹤欲買斷消難得畫已題妙墨未應重但香一字門三字要識他家有本宗

仰韓門 潮州志唐韓愈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事貶刺于潮遂驅鱷魚興學校洞究海俗不奉民物掠害之口討儀先之其不能償直者輒與錢贖設施度越今古不遠一年被旨移袁州故人思慕之謂

其門曰仰韓閣

北閶門

元一統志淮安路有北閶門唐祐有陪楚州韋舍人北閶門游燕詩張祜集觀楚州韋舍人新葉河堞兼建兩閶門詩 宴賓容易小筵成隼擊秋原助放情紅袖還行鞍上語白眉迎步馬前迎一冬霜意先黃葉兩路風威動翠旌須道孔融罇已滿不勞臺下說餘酲

迎恩門

會稽前志唐昭宗乾寧二年董昌僭竊錢鏐率兵至越之迎恩門望樓再拜而諭之蓋此門自唐有之廣陵續志迎恩門係大祖收復李重進日赦恩自此而入安撫鄭公興裔立此名于橋于門寶祐元年七月大使賈大資重修論曰建章武殿而造橋脩門則敬君之心著矣

懷恩門

清漳志懷恩門在鼓門外之右

狐相門

宣城志南陵縣東南俗傳唐命狐相之故居也門側有狐公塘狐公廟今廢或云舊湖湘門也傳者訛爾

朝宗門

武陵圖經朝宗門在武陵縣取趨京義樓櫓壯觀左湖右江稍帶有兜門上建亭名富覽江陰志石祖文朝宗門詩 樓閣峥嶸古壘門日隨潮汐謹晨昏真川禹績勤溝洫學海雄詞識本源濱迎衆流唯北拱委蛇萬折肯西奔時人有問朝宗義落筆詩成不待言 又揚鰭朝宗門詩 百尺樓高四望中雲深一鴈度長空人間砧杵催寒事郭外蕭笙逐土風天帶江山元自好地派河漢忽相通丹心直北看飛雲往往隨花入帝宮

青華門

紫書金根京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門內周迴三千里果有青華門

四明門

太洞玉經曰太上有瓊羽之門四明門者上清玉帝之南門也

登瀛門

三陽志在潮州府淳熙己未朱公江於仰韓閣建登瀛門

陽和門

河朔訪古記真定路之南門曰陽和其門頗完圓上建樓櫓以為真定幣藏之巨盈庫也下作雙門而無根梟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壚茶竈豪商大賈並集于此大抵真定極為繁麗者蓋國朝與宋約同滅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歸宋人民則國朝盡遷於北故汴梁鄭州之人多居真定於是有故都之遺風焉元劉靜脩集登鎮州陽和門詩 百尺市門起重過為暫停豪分秋物色米聚趙襟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

故豐門

宋楊傑無為集和晚登故豐門詩 故豐門近子真家樓上高吟水齒牙帆似馬來思杜牧舸為龍去憶秋華溝運故道穿城角沙漲平川壓水涯江外西山街落日與重蒼翠襯餘霞

素景門

劉析大山雅詠素景門詩 門峙城西堞人休磨北陰磨堦猶業業漢栢史森森且置千年調聊澄萬古心捻聞賢刺史罇酒儻相臨

遂寧門

宋魏了翁鶴山集別東叔西叔二兄于遂寧門外詩 畢道枝上曉光和日月庭閒聘樹柯風送驪歌騖短景雲拖鳩雨濕長坡舟心念子無時足王事催人不奈何但視受身崇令德長交此意得天多

凝歸門

宋楊誠齋集六月將晦夜出凝歸門詩 暑東街頭可久停令宵無月也宵徑一天星點明歸路十里荷香送出城山轎聲聲柔櫓緊荀衣根眼野風清五更月出還家了不早扣期作伴行

鹽步門

能改齋漫録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為祠堂公有詩云曲城丘墓心空折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梧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亭仲詩云兒童共戲苦鹽庵老夫相逢烏石岡

長安門

史記封禪書漢文帝出長安門注在霸陵○一曰亭名若見五人於道者唐司空表聖集長安門詩 秋夜床前蠟燭微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着半少宮人不睡時

大安門

宋葛勝仲丹陽集大安門詩 飛觀橫空數百間彊扶衰病一躋攀非移閶闔從天降應墮蓬壺自海山

盛唐門

余闕青陽集九日宴盛唐門

今日良宴集玉帳鋪金懸寶稱此嘉辰令德應重乾淒淒秋陽升湛湛江景鮮西馳三湓津東瞻九華山文淵帶粉堞鄉雲覆綠旗清歌送銀爵泛此秋花研嗟予遠征今別家今四年采薇夜歸戍操築朝治埤徹此一日歡苦辛良可憐中觴感前謀撫運當太平燔柴盛唐郡泛舟濺江前臨川射長蛟雄風振人堧豎儒謬從役任重力延綿武功既無聞文德何由宣徹勳僅有濟敢恨曹仲連

廣信門

宋孔武仲清江集信州新修廣信門記 信於江東為最遠介於閩浙之間寶貨所出號為富州其民勤於主業而衣食潛足然地形狹隘環以郡山帶以長谿而無高城深池扞禦之固熙寧十年詔天下郡縣皆城朝奉郎號略楊公適臨是州申戒官吏選兵屬役吏士競勸以相厥事未幾周其三面而廣信門者城之南門也內直郡庭通車馬之會外連長橋控山川之險州之要衝實在於此然庫編及陋幾廢而僅存相因累年恬不思革公命盡撤其舊稍增大之擇材於山發錢於庫令有素戒人不告勞凡旬有五日而成焉重蔭廣翼面勢嚴正望之足以為壯麗登之足以為高明州人環觀悅喜咔舞公以才仔選為劇州應物有餘而持以厚重事之細大無不屬心學赦則新之驛敝則新之庫及倉敝則新之市門敝則新之至是公治將成歸

於朝廷行有日矣而夙夜精勤嚴若始至不憚興作以惠于此邦之人於是知公之為政真有始終而民心之思公者將至於無窮也僚吏咸願使公之美久而益傳見屬為文以刻於石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軍事推官孔某記

利涉門 宋曾鞏元豐類藁夜出過利涉門詩 紅紗籠燭照斜橋複觀翬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歸滿堤明月一溪潮

日涉門 宋洪适槃洲集日涉門詩 力學不窺園老來須日涉出世落霞飛浮生秋一葉

湧陽門 宋陳舜俞宛陵集處獄江州既出湧陽門詩 淺深秋色看紅葉高下人煙入翠微過嶺已憐雲滿蹬穿林寧恨露沾衣自慚訪道來何晚便好尋真去不歸本逐朝廷無補報石山猶幸許相依

順陽門 宋陳蘭齋集晚步順陽門外詩 六尺枯藜了此生順陽門外看新晴晉畢卓曰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樹連翠篠圍春晝水泛青天入古城古樂府編暮圍春風夢裏偶來那計日夢裏日九卷用景純韻詩人間多事更聞兵絕交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只應千載溪橋路只我嬰媚勃窣行子虛賦嬰媚勃窣上金堤顏注嬰媚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

曦陽門 元好問詩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固荒村自鷄犬長路足豺狼天地儕飄泊風霜憶臘藏微吟許行役淒斷不成書

朝京門 宋北盟錄徽宗時蔡京為相時諸州縣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京改為朝京門

海限門 高州府圖經志海限門去吳川縣南三十里水道狹隘曲折潮長則舟航可度潮退沙積淺露或潮長而風濤異狀越其限者因名為限門

神臂門 元史張萬家奴傳萬家奴攻瀘州先拔神臂門為梯衝登城

齊化門 元許有壬至正集得請歸出齊化門述懷詩 弱步豐扛逐息肩聖君恩德大於天對廷已負三千字伴食空慚幾萬錢野店尋詩先具酒罪人逢赦更昇仙今朝拂袖都門道江漢西懷有廢田張翥蛻庵集送客齊化門東馬上即賦 白楊多悲風黃葉滿行路荒溝寒水碧亂石且無數我興遠送別駐望生百慮欲往豈不懷畏此簡書故遲遲墟煙上歷歷鳴鳫度秋景倏已短歸人駐車去勞歌一悵然回首重愁暮張西巖集水調歌頭餞林豬公相餞齊化門外因用不肖與諸公倡和水調韻寄意 煙柳綠陰底祖席國門東舊時沙上鷗鷺此地別鵷鴻幾載備員尚祿一日分符剖竹誰道不遭逢西望九重闕高出五雲中重愁思深春戀謝諸公佳篇繼之以酒情與禮俱通渺渺松江煙水斗郡若無多事其孰可相從杖屨放鶴叟裹笠釣魚翁

德化門 元董嗣杲廬山集出德化門外詩 湖光分柳岸野趣入桑畦錦片花隨水犀尖筍迸泥淮雲收雨去蜀鳥夫春啼陽浦軍船過斜陽送鼓鼙

窮門 羅泌路史夷羿傳寒浞爰謀殺羿植之詐慝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竄門取桃棓殺之家眾享之以飲其子子弗忍食死于窮門注窮門窮國之門也

莊門 春秋公羊傳定公八年秋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將殺季氏諸陽之從者車數千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馳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何休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馳又作攤音勤

郎門 韓非子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齊門 越絕書吳地傳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楚門 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期門 西漢書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數微行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李廣利傳期門車令文穎曰期門郎也 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西漢會要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期門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東漢書鄧期傳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以之回輿而還

陽門 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此陽月事故曰陽門指天下諸城東南有門皆陽門其是類也

蒼門 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北方木位東青之始也故曰蒼門

寒門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北極之門也 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指寒所在故曰寒門

突門 兩漢博聞後漢書融傳附注云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晉書載記王浚遣鮮卑段就六眷等部眾五萬餘討石勒勒

傾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如何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勒笑而納之即造突門于北城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等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壅門 唐會要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築三受降城於河北絕虜南寇路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敵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恇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

瓊門 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北有瓊門

鹽門 與地紀勝鹽門在福州唐志長樂有鹽門以禦潮旱則潴水雨則洩水

羅門 太平寰宇記郡縣道記謂共城舊縣理西北六十里大山中有羅門即山峽陘東之所也內有南羅中羅北羅三城各相去六七十里其川南北約二十里東西約十五里西南並高山可為栖遁之地隋城蘇忿生一十二邑此其一也

胡門 長安志大明宮麟德殿西廊重廊之後門東向其制高大重複四扇號為胡門蓋天下藝能技術見名者之所處也

鼎門 海錄碎事驂駕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鼎門丹徒郡門謝玄暉詩

重門 唐周濆重門詩 憔悴容華怯對春寂寞宮殿鎖閑門此身却羨宮中樹不失芳時雨露恩 元王惲秋澗集重門行 蕭條共西野有城號重門幽幽深鐵誌喬芳歸落何足云公卿老淚空沾巾天道好還非少恩青山斜照自今古禪陵西望猶比傳曹瞞猶亢恩不殺然我四百為虞賓延云符之群盜去晉將唯欺欺彼吳君不見鄴城南頭漢濁漳至今草樹淒無春

相州四門 相臺志相州四門東曰永定宋舊名永定避真宗山陵改曰永和今從舊名西曰通晉南 通遠舊名朝京北曰拱辰舊名通遠

臨安四門 宋周必大雜誌臨安四門所出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園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下由南門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洞庭宮五門 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謂神鉦也

洞天六門 南嶽總勝集洞天六門東門大洞南門光華津西門石鼓洞北門龍王山津東便門白雲津西便門洞門號

徽州六門 延祐新安後續志徽州禁門舊有六東曰新安西曰慶豐南曰表城北曰通濟東北曰太平西南曰紫陽

豫章六門 豫章記郡灌嬰所築有六門其一曰松陽門其所以郡為名西二門其一曰昌門於國志洪州西門曰昌門有豫樟上門內之大二十五圍常以侍水寺中忽也舉茂以為元帝中興之瑞故推其南郡城豪譯樟旁於垣之以宣帝書為此郡守故也其一曰皐門東及北一門亦即以東北為名晉太元中太守順陽范君更開門之北為東陽以對皐門開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相望通路直精

貞節門 國朝列女傳寡氏女初許嫁安丘劉真兒未嫁而真兒死寡氏年十六聞訃哭甚哀既而請於父母歸夫家侍養舅姑執婦道甚恭織紝以供甘膏如是者凡五十二年鄉里稱焉事聞詔旌表其門曰貞節

貞烈門 國朝列女傳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亡敏道沒日夜號慟自縊死詔旌其門曰貞烈 又真定深州傳某妻岳氏年十八其夫辛岳號哭自縊死有司以聞旌其門曰貞烈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八　九眞

門

義門 南史蕭矯傳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庵舍居墓側鄉里稱為義門　吳逵之義興人也嫂亡自賣以葬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逵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又讓先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其門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一百七口　武陵郡范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　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　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其門　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其門北史李几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于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表其門閭南郡新書博陵崔倕緦麻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為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大府卿鄂外臺尚書鄲左僕射中書事郇明凡此五知舉侍士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唐書孝友傳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閭滬水縣誌錄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栖雲之父諧其兄嗣未立無任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雲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盧於墓次終月哀慕不衰縣令縣徹以奉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倩君倩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盧墓五世孫庠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敢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纍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

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於故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人無異詞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并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已將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持免戶下役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狀下尚書不報江州圖經梅作德安今世居縣之湧泉宋元徽間桂陽王休範以其宅有祥義從之而置湧泉觀唐會昌中有名稱者始家究郎歎世族日盛同居共財中外肅睦本朝皇祐間不肖子訴諸縣求析居作力爭之得不析作仕至某曹郎官時王氏鄭氏亦數百口故德安稱陳梅王鄭為廣信府永豐志鄭承奉名啓字君序世居王傍鄉以孝義聞于時常戒其子孫曰自祖父至吾未嘗有異志繼自今若等貲產毋異籍出入毋異戶煙火毋異爨其子常遵守先志家及五世食指千餘有家範三十三條守臣趙公汝愚右其義請于朝淳熙二年詔賜束帛其後子孫亦有登仕版者豈非義方之教歟一時縉紳大夫多以詩詠其美雖遭變之餘舊址尚存今五世孫圖村者僅能草創數椽仿佛前人之遺意劉元迪嘗為作義居記宋類兆耶州須城縣楊村民張成者其家自綰至誠六代同居凡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祗勤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鐵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可尚也郡縣志常德府龍陽縣東五十里有孝感義門

晉古義門 元一統志

晉古義門在海鹽州西一十八里吳地志云里人李祥與晉將軍袁崧葬竟於滬瀆禦孫靈芳崧為賊所害祥冒白刃收崧尸歸葬時人義之因名其地曰教義里旌其門曰義門

王氏義門 北史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表門閭宋史王庠哲宗時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

裴氏義門 新唐書裴敬彝傳裴敬彝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母喪明有白烏巢塚撫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裴氏

褚氏義門 元一統志褚都督義閭在松滋縣鄒獬題詩云貞觀得奇士子孫宅荊土一家五百口六世同所居

宋氏義門 端州府志宋綝寓安人以孝行聞四世同居唐咸通九年觀察使裴休表其行義於朝遂旌其門事見唐孝友傳元程雪樓集罩懷宋氏義門　清明思澤新旌表玉署詩文互發

揮從此義門解傳大允孫莫遣古風微允張文務公集題宋氏義門群
森知敬義門孝一忍曾傳九世張勝有韋棣佳話在千年旌表向輝煌
戚世可封常比屋世皆循史傳應無
瓶令空谷愛然喜筆底春風有鉅儒

陳氏義門

江州圖經南唐陳崇唐徵士伯宣後也伯宣孫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六子伉侍仲俛俾仲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七世同居內外二百口家道益昌朝廷表其閭崇仲子也有才識以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為江州長史諫於衆曰我家累世餘慶子孫衆多上下和睦然恐雲仍漸夥愚知不同苟無爾睦之方恐乖負荷之理令欲維之以局務定之以規程推功任能勸善懲惡使公私財用之費冠婚喪祭之需衣食輿馬之給子孫可以世守何如衆曰善乃立主事一人副二人睦上下轄長幼侍賓親提局務會財用庫司二人行賞罰管莊宅送稅租司契書時出納立宅庫十一人隸主事一人主酒漿二人主倉稚二人主園圃收畜四人主近莊禾稼桑柘薪炭立開勸司一人掌歷卜主男女之生死婚姻排行諸莊各置首一人副一人主田地耕種營殖近莊剏書堂置掌書一人主延師友教成才近宅剏小學置先生二人授童蒙而皆以族長主之一人學醫以備疾病一人學巫卜以備塚宅占術家故有道院擇好道者奉焚修時大順元年也然後室無私財廚無別饌每男女食合坐一廣室少者別席不言婢僕人無間言子孫有常業鷹犬之玩非聖之書商販之業皆禁勿習鄉里率化訟為之少皆崇之教也崇卒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南唐昇元中至三百口旌表孝悌特立義門本朝平江南守欲寨首加存恤在園中者七人城破兵民皆死惟七人異處而同歸人以為孝感至開寶幾七百口家有犬百餘共一槽飲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崇之後有蒲圻令勤德安令玫言王府司馬樸江州司士參軍試奉禮郎褒洪州書記蒸知舞陽縣滋渭州推官賞都知兵馬使玦衙前兵馬使諫感義軍都頭部封擊副使煇館驛副使謙教練使溥節度押衙二人珪備節度總管三人銖渥寓舉進士九人避亂度漸績誘承徵延年舉三傳四人貽昊琛昇三史三禮各一人郜用旱自有傳　陳旱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本州再徵南唐以來所蠲雜配帝詣趙訴之詔免差役而已興國七年轉運使張齊賢奏陳氏在李煜時尚家蠲放歸聖朝後宜可復徵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戴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俟豐年還官太宗皆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饑衆宗艱糴難以漾衆旱以次為長州貸米旱請其半曰奮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旱曰朝廷以旱族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旱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時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賜江南寺觀及德義之家旱得三十有三卷愈回奏陳氏家法二篇上歎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送史館繕寫賜諸王公各一本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為之碑其後口聚餘三千遂析居後罹建炎寇禍有繼睦者七傳至建炎又百餘口不蓄私財一遵祖範嘉定中炎詣帥府自陳下州數實而上之寧宗詔旌其門書真良家三字賜之據太宗聖訓也德安志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褒生灌為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盛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為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廚無私饌大小之教內外如一於是為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家為司戶參軍試太常寺奉禮郎僞唐旌表孝悌標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江表志吳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卷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立開寶之末計七百四十口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徐鉉江南錄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姻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船共食或一犬他適不至則群犬昂首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敘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不可庶幾乎我家襲秘監之累功承著作之貽訓代專孝弟業繼典墳雖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沒十十代曾玄二百人粗副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誕敷孝治恢振義風錫以渥恩表之閭巷勑為榮耀幸異鄉民得不以知足宅心忌盈是懼戒崇所感者殆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乖負荷之理令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蓋事衣粧貲財飲食必合均等務要和同掌令子子孫孫無間言而

守義死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　陳蘊，江州民也，聚居二百年，家二千口。蘊年八十，鄉黨稱其德。仁宗聞之，曰：良民一鄉之表也，旌之則為善者勸。乃賜蘊本州助教。江南餘載曹翰屠江州，噍類無所繼，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以為孝義之感。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既以役之，又客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為陳氏子孫之誡耳。

裘氏義門

豫章續志：裘萬頃，字元量，其先裘牧為宋大夫，十七世孫睿任西晉，居婺女，子尚從居會稽。自尚至治，二十一世，家無異爨，聚族六百。宋真宗祥符六年，詔旌表裘氏義門。學海諸謀：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屋柏今二百三十六年，吾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縣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會稽縣志：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為士，或為農，鄉黨稱其行。大中祥符四年，用州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闔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聚族亦加於昔。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百餘，令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為廉遜如此。至今共一廳，尚頗閎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至和中，李待制光題詩有云：夫何於會稽，草狀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詔恩表門閭，光華映閭里。其後又有族老李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傅愼作序焉。所謂旌表門閭者，唐以來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墨雙闕一丈，在烏頭門之南三丈七尺，夾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晉天福中，乃敕度地之宜，高其外門，門施綽楔，左右築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今裘氏蓋用此制，自平水適雲門者，望其旌表在道旁數十步，祖宗所以崇孝悌、勵風化者至矣。裘氏旌表之後六十七年，而上虞縣劉承詔繼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為守，得上虞縣劉承詔，唐裒公德威之裔，德威五世孫愉避黃巢亂，自河南徙上虞，至承詔十世，聚族四百餘口，內外無間言，畜犬化之，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號孝義劉家。清獻公嘆異，以其事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復其徭役。清獻公為之記，故尚書胡公沂賦詩贈之，皆藏其家。

胡氏義門

豫章續志：胡直孺，字少汲，其先宿州宿遷人，後徙豫章之奉新，為著姓。曾祖仲容嘗為光祿寺丞，家居聚族八百餘人，有旌表義門。胡家雍熙間召對，賜御書，人以為榮。

許氏義門

江州圖經：許祚，江州德化人，八世不異財，至祚凡八世，長幼七百八十一口。祚撫輯中外無間言，鄉里稱之。太平興國七年，江州守臣奏詔旌門閭。

桂氏義門

池州府志：孝義門在石埭縣西一百里，望族桂氏累世同居，宋朝旌表其門閭，至今其鄉有孝義社。

周氏義門

元一統志：廣信府鉛山縣宋周欽若居前岡，三世不分，詔旌表門閭，令長吏致禮，免差役。

鄧氏義門

瑞州府志：鄧文端，高安人，四世同居五百餘口，長幼婣睦，衣食無異。朝廷嘉其義，命表其里，故其鄉得名旌義，今王虛觀即其故居。

吳氏義門

瑞陽志：吳起孫，字誠甫，其先汴梁人。宋靖康間，祖大同知華亭縣，因寓居筠州。大同紹外祖鄒醫博家業。迄誠甫凡九世，一門義聚百口，同爨，素無恒產，資醫術以供食指。宋咸淳間，太守吳益特書義門二大字以扁其閭。甲戌兵燬。至大壬子，本路保申憲司體覆，行省咨閣議行旌表，令鄉里尚稱為義門吳氏云。

晉氏義門

平陽志：義門在石樓縣西五十里，居民晉賢嘗六世同居。元大德年間旌其門宅，廢而門獨存。

鄭氏義門

元史：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武宗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羨，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國朝鄭氏麟溪集義門曲　王晏　[illegible]　有御莫踏不義門，有地莫種惡木，根惡木雖惡猶可薪，不義之人可不分，相違秖在錐刀末，弟兄反目使相尋，嗟嗟豈但媿鴻鴈，負却圓冠與方褐，鼎鐺有耳猶足嗟，汝何不聞鄭公家，同居百口到緦麻。　李孝光　字季和，作五[illegible]者作

郎南有嘉樹鳳鳥所巢君子之孝君子是傚于何傚矣有殘者禮匪予能
孝自予祖禰先祖相宅猶泉之源豈不貽世而踐其緒擊鼓之鏜兄弟為
行衎衎秉秉執德孔明伯也甚敬大冠燕處叔也絃歌慄其豆俎有幾而
稱錦紳佩諂數視諸父視其舉趾匪夫之良有奴有婢瑟彼中饋饋餚酒
醴設我諸言自我諸昆群弟具聽有踞其敖毋偭毋忌毋誣毋溪毋聽婦
言毋謹我庭嗟嗟諸言胡獨爾行凡人有家用爾為訓尚顧子孫終永無
忒作嘉樹之歌以昭明德　祁君璧字伯溫廣西廉州判使　一門千指八
世同居嗚呼鄭氏宜表其閭　彭罙字仲念上饒人　有歸者門摩霄切雲
丕昭人文鱗集而充櫛比而從伊鄭之宗桓桓其根禊梟孔明載闢于行
重慶在堂曾玄日昌有質必良父教子箴兄愛弟欽樂且弗淫服五而窮
世九而同益衍以隆黼黻羽儀學師學師維楨之幾半歸角千其龍百乘
共牢弗違天將孔揚以顯休光聞于聖皇帝皇曰都爾嗣克圖宜旌爾盧
綵出而綸玉輝璘璘勑我子民絢爛非煙膏露醴泉三秀植馬童亂耄期
作息娛嬉益勸而規其規維何百忌一和永天弗傾彼張頸虜此隊九河
孰與比量崽戳汗流德色鋤耰矜臂乳餓目留于唇心潸于澌弗死曷探
浦江之源汗浩澄淵可浥其消伊我斯人孝友同歸天下無為斯門斯言
千萬億年與國永傳　林以順字子杏莆田人延祐辛酉進士浦江縣尹
稽古聖神明德修身首念九族一身之分族不易睦睦之以親族不徒叙
叙之必惇惇惇親親民變俗淳比屋可封孰專美名蓋聞其風降自華勛
昔之所親今為塗人昔之所惇今反少恩後聖繼作建極叙倫汩沒之中
善端式明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有一于此朝上夕旌矧自祖父至于後昆
緦功以降娣姒異姻內外執役千指孔群同牢共食爰及犬豕堂奧之內
惇睦風存節義孝順百行具聞義孰大焉宜書其門余長浦陽邑有鄭君
華其五世八世復新關係之命自天中之鄭君曰噫曷以稱之聚骸有土
聚穀有囷將廣此義卹荒患貧敢曰自佚以病鄉鄰吾思安之惟義是遵
余謂鄭氏先舜之民世世勿替用儆斯文　許士毅字弘之永陽人集詩
句有斐君子在彼空谷兄及弟矣溫其如玉罔匪司心受天百祿所謂伊
人其何能淑好言自口則具是依莠言自口則具是違他人有心經之營
之載飢載渴食之飲之洽比其鄰于胥樂兮夜今之人二三其德逝不古
處以極反側謂他人父日用飲食終遠兄弟載胥及溺外禦其侮則不可
得誰為此禍生自婦人本實先撥終窶且貧豈弟君子實獲我心乃如之
人兮予送麟兮是以有譽處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康惠山凱雅字公亮

吳几兒氏江西省右丞於惟皇元風俗淳美比屋可封廣輪薩里淛左浦
汭民有鄭氏鄭氏伊何孝義踐復九世同居百代同祀肅肅季昆雍雍娣
姒教誨有章勤儉有紀旌表夜崇列名青史今舉四閭慎保終始觀茲盛
典昭示孫子　方鳳字韶卿號存雅浦江人宋容州文學詩凡十二首　人
愛渭水清半竟河流渾不知黃虞世何處覓旌門　旌門縱百世豈能外
彝倫只因風氣漓遂表為義民　麟溪有寒泉西流類抱紳泉聲偶塞耳
亂卻北雞晨　夜帳潑煌黑秋釭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書聲中　爛
銀鋪作牓緋楔何崔崔户神似相語莫遣阿奴來　人心一遭蠹五官皆
作魔不賡斯千詩卻聽燃萁歌　兄弟本一氣為利分爾汝借問嗜利人
千載得不死　鴟鴞巢滿林何地不感惻若非惡鳥嚎血淚枚不得　我
身乃親有況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膽每相賊　當年米兩糯回首血
在頰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　何人非楊椿如椿能幾人只緣本心死
所以有錙鐵　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敷蓊顧培百尺土庇此千歲根　傳
野字景文義烏人詩凡五首　南山有嘉樹逢春發華滋本根既以固枝葉
巧相扶抵緣一氣生何處有盈虧春秋雖代序同榮復同枯如何兄弟間
休戚遂爾殊功總且不恤遑恤到本初所以孝義家旌門正渠渠　淛河
盡東岳中有鄭公鄉北闕賜旌書高門何煌煌煌煌定何如白壁飾明鑑
曷以能致之六世共一堂不知燕雀中見此朱鳳翔　人生百年中奄忽
若塵飛朝聞金谷歌暮聞薤露悲既有令兄弟中堂共徘徊何不日鼓瑟
何不日高歌彼我惛惛徒割户各騁私騁私縱有得柰此大義乖　遑遑
漢呈光鳴鴈忽南翔鳴聲一何悲萬里有凝霜凝霜雖苦寒顧影自成行
感物有如此中心如沸羹願為雙飛龍多為參與商兄弟同一身此語安
可忘　海水黑沉沉白石白如脂白石不可移海水無竭時顧此旌義家
千載以為期不比春園花飆搖隨塵泥我恨無羽翮莫逐晨風來懷山有
神藥翠實方甡甡　金蘭字是堂浦江人今浦陽横大河江水如帶環中有
義男子義門第五世有二兄弟曰德璋德璋被誣罪當死德璋以身
代行德璋逮及之乃相欲死德璋何緣去赴獄年不還義男指德璋鬼頭
戴芙蓉冠一解　有弟方少年紫髯頳玉面共坐氈毹閱朝夕一相遠二解
黃昏風沙暗有吏夜打門縣家文書至使過揚州行三解　男子一聞之哀
痛心欲折井泉有時乳淚眼何能竭四解　仰告蒼蒼天我心一何悲一弟
不能殺縱生徒爾為五解　振衣隨吏去腳踏東門路淚灑青蘭花蘭花亦
憔悴六解　弟往告司臬司臬香如撝使挽天河水莫洗九泉冤七解　收骨

剛圖歸負土自營葬哭聲不息聞泉石為悲愴八解皇天感孝義錫予孫
子多于今已八世萬門復我我九解高門復我我是乃德之報傷彼尺布
謡聽之令人老十解不觀常[illegible]華韡韡鄂承柎植物本何知恍此七尺軀
十一解欲知一體分如足復如手但得剛腸存長古莫聽姿十二解茫茫
天地間誰無弟與昆我作義士歌有耳胡不聞十三解　留仲衡字云直
鄒人高門樹雙表是為旌德廬其德果何如緦麻尚同居同居定誰式鄭
寔受姓初宗胤既開衍柯條遂芬敷伊誰坐堂上兩翁已白鬚徜徉著教
令莫敢奮禮呼伊誰立堂下孫子何魚魚鷄號各授事冠佩左右趨有口
共鉶鼎有體均衣襦秖緣我心同能合彼勢殊何以俞爾雖鼓鐘間笙竽
何以娛才彥雖然陳瑤瑜似茲孝友家肯讓通德閭朝建築旌闕郡國下
躅符非惟海右獨直恐江南無人孰無兄弟一氣分體膚利蚊嘈肺腑俱
刀截戶樞但推子妻恩不恤父母軀豈無周官刑亟刑不孝誅巨浸一失
防狂瀾遂波塗所以後王興感此世教淪彰癉或有術作興廼良圖終然
用桅鞭軼難制悍駒每閱史牒間常若晨星疎不知此澆偽何能返黃虞
我觀天地間妙理貫八區乾坤我父母萬物皆吾徒但得崇四術禮樂共
詩書詩書化為炭禮樂坏作鐵鼓此案齋柄陶彼慆涼今人人類猥契戶

戶可公孫宣此萬里化未必一門拘斯道若金石千載不可誣有眼未能
見側耳聞慈烏　王標字良材淮陰人容城劉夢吉弟子我父昔生我及
我弟與昆弟昆各有子我子復生孫生生無終已遂成九族親自此至千
萬厥初但一身一身具四體缺二非全人缺足孰為履缺手孰為援兄弟
寔手足手足安可分皆係長舌使虐燄進身釁笑持粉黛劍割我骨肉恩
同胞已相戾況使宗族悖我採受蠱初血淚欲沾巾美目與巧笑能使明
目昏簧言復一鼓聰耳聾不聞聰明既失職黑夜東西尋若不陷大澤豈
免折輪轄又探受譖初慟哭號蒼旻狙伺我微隙縱彼健鬪反忝母尚扶
杯市虎穿非真初如一綫流漸至九河翻內有胗添設外有微繼隙戕賊
速藥茱豈但施斧斤大或相吞陵小則成仇怨唯知鼓瑟琴何暇恤麓墳
壞麓苟不協琴瑟能獨存斷我一至斯有舌安忍論我寧不號天號天我
何究究彼異姓人離間我天倫類彼既如此思我孝義門義門鄭為氏家
在浦陽濱閭閻崔山南睦睦衆承詢傳家守祖訓誓不聽婦言秉心如太
阿百煉不作塵所以六世間堂庭若春溫婦人雖陰類未必本不仁毋師
不我卒大義違理論誰招孟德輝為我誨諄諄民彝在所急然後治組紃
偶階絕褒媺無姤式有慙此道未能布此風何日淳撫髀重增喟黃埃正

頹污凡有剛腸者孰視七世文　蔣德輝字明仲浦江人宋太學生我昔
游太學每携書一束歸來三徑荒蒼苔繞蓽屋所幸孝義家道路三里遠
束帛重延致解書音同讀一翁若停鸞諸子如立玉秋風燈吐紅夜雨酒
浮綠只緣六世間孝悌著雍睦內外無間言教令到童僕豈俾陳褒專要
繼楊椿蹤當今重風教有善必旌錄鶴書下紫霄焜燿動林谷定歆森斯
詩千載水相續　方樗字壽父存雜子也大義久不作類綱孰能挽有回
萬鈞力足起千載悉泛泛黈淡上奕奕君子居同堂爨不析已及九世餘
動必敦孝弟昭爲遵訓謨有田可以稼有畦可以蔬有琴亦有筑有詩還
有書雍雍悅子姓肅肅嚴婦姑祀饗誠必慤冠婚禮無踰濟鄰屢發廩致
客恒騈車一翁垂九十群從紛前趨丈撑屹柱石泮鴻精瑞璵清朝特旌
義大字揭門閭豐碑妙紀實賦詠皆鴻儒老我媿同里時陪文字娛白髮
映滄江清風滿襟裾高歌一舉酒歌罷仍長吁末俗見淳朴歸然真世模
胡漢字景雲東陽人通德有鉅公曾經釋毫芒我聞孔相國爲立公之
鄉斯文昌子孫采采書帶長子姓衰來葉舊族屬浦陽八世食弗殊耄倪
同一堂兩翁命賢孫厥父提諸郎大義婦倡順兒女羅成行聯翩五綵衣
瀲灔千歲觴清風養淳古炯節懷珪璋熙朝事旌褒閭里生輝光輝光且

百世化邑知向方于今黼太平采誦能激昂行歸告良史世德終難忘
方天錫字景晁烏傷人卓哉崇陽裔見此孝義民兄弟有急難相先陷深
文家世尚澗俗濱孤當誰仁日月不可極永懷此天倫再世伯仲賢友恭
志前遺斗粟與尺布誓心同甘苦閨庭既雍雍孫子宜詵詵蜂房畫向背
偏庠會昕晨衣裳服濟濟範言誨諄諄男女俱就食長廷左右陳下堂效
受事敢勉起功勤畊桑越千指祭粢盈萬蹶冠昏喪祭數成規著條新鼎
餘能施于困窶相依困宦學有良才講燕有嘉賓孰行孝弟實漸漬詩禮
醇九世無間言鄉閭共云云縣上州若府義聲達上聞華表孰有德令辭
紀豐珉于以錫爾類家及四海均人生具五常天性在能循善道非所難
仁義乃吾真嗟嗟物蔽物私愛由切泉富貴已有則莫哀同室貳骨肉成
畔離終爲散浮雲何如一家讓長幼聚欣欣允矣張公藝世人仰清塵惜
彼尚有忍伊爵將無伸要當蓨至和周馳比陽春眾瑞感天物氣澤同人
神勖哉水世世美言或書紳　陳及字持父東吉人蚩蚩積日民誰能合
親族父子不同爨兄弟且異屋紛拏湧孟議德鉏耰秦酷古來已淪斁世
降罕雍睦悲哉析居者撫事可慟哭浦陽鄭義門朝廷褒旌復九葉二千
指子姓森立竹冠昏及喪祭竭盡禮敦篤居食世和同早尊分整肅善慶

溢餘芳沖和來百福藹然仁義風美矣古朴俗宗桃水燕安縣鄉悉化服
脩史名公卿列傳將見錄世守期弗渝繩繩踵芳躅　葛元喆字元哲臨川人戊子進士撫州金溪縣尹　高門俯江浦五采生漣漪紫紫荊樹開
花照庭闈鶺鴒長幼集鍾聽家室宜豈意千載後復此見雍熙愛弟已遑
恤事親不憖遺流澤到今日九世得共持瞻仰雲漢上蕭蕭鴈飛亦有
此林烏返哺在高枝孰云去古遠風俗日澆漓慨我張公藝宅里有光輝
吳郎尹字呈堯臺吏人戊子進士吉安路永豐縣丞義槩去已遠古道日
凋喪滔滔東逝川頽波誰與障有美浦陽鄭孝友氣敦尚九世無異爨家
訓嗣款忘皇恩旌其門金碧照閭巷芳聲兩浙傳盛典百世瞻綱常如日
月昭晰九天上胡為同室人操戈忌相向堂堂壽張宅千古誰筆行睠彼
孝義門臨風倍惆悵　蔡俊字士安建昌人戊午進士南臺監察御史唐
虞邈遠矣雖道錯亂棠紛紜競勢利何由正三綱浦江鄭沖素豪傑真棟
梁一門藹雍睦九世同聯芳恩深父子性義重兄弟勝積善施厚報雅德
垂休光芝蘭照玉樹桃李明春陽溫溫瑚璉器皎皎如珪璋詩書被禮典
和氣盈高堂人飢我飲食人寒我衣裳化行二千指忠孝天賞埒煌煌慶
仁里喬木森蒼蒼雲山互環抱麟溪衍源長子孫勿替命兄享大且昌采

風俟太史吾言幸毋忘　盧教字伯奇饒州人詩九七首余生亦何恨夜
半起太息生平兩行淚盡為千載滴春風吹游塵障郤東曹曰長夜何漫
漫侍旦苦不得豈無石內冥但從夢中識　長嘆渺無極有客來南州為
言浦陽浜浪雪萬玉趍中有義夫家緩食百春秋卻將一團春盡歛不義
柔方知蜜海間何地無曾鄙　太白何光光癉海雲氣昏義冠者為誰被髮
招楚魂朱鳥固有蠲竹實死不縶政思蹈東海豈期縶南冠便當繼妾肱
一死吾敢難爾死固得死世人多爾蓋本心蝕未死愧汗當自流孰不具
手足孰非御衣裳彼死不敢惜吾方剪為仇傷哉談經生有識此意不
前武幸未遠後葉思履冰龜趺負穹碑不翅古鼎銘熊蹯既謝美天變正
兄鍘當知柚出簡兄使頭觸屏佩之勿我墜芝蘭轄青青　凍雪因萬本
壓着無不萎昨夜鄧林中莫折松樹枝新旭一照耀蒼然奮虬髯若非心
如鐵寧免外物移吾徒尚此感誰是旌門兒　趙必崧字呈文浦江人詩凡三首烏傷割北鄙地聯浦陽江豈知顏烏化成此孝義邦武鼎德至再
東武烏人于以孝聞千齡世逾雙何千齡三世皆居高風振本耿澆俗變
淳龐宜哉興起徒有志不可降　有志不可降唯我鄭公家嗜義若嗜飴
藝善如藝麻一翁寔唱首諸子不待過短篇詠陳葭雄文媲劉又使荷五

尺鏡學種荊樹花　學種荊樹花是乃人道常沙石方浩浩圭璧邊光光
有男奉者喬有婦禮尊章似此仁與讓即是與共張自棄果何人涕淚空
迸漿　王文傳字壽道平江人延祐乙卯進士吳縣簿八兒思不花曾
為浦江縣長官以鄭氏義居事求詩故為賦此　浦江紱歆邑鄭氏孝義
門同居歷八世中外無閒言歲早出餘粟飢民賴安存鄉黨服令德朝廷
錫殊恩自古致平治始於一家仁作新豈無術承宣在得人我願卓魯輩
盡為方岳臣比屋還可封再見民氣淳　八兒思不花字元凱延祐戊午進士浦江達魯花赤我來長浦陽縣有孝義民其孝果何如一本父子親
其義果何如八世爨不分男女皆異室臧獲職有存朝廷錫褒典玉堂賜
雄文縱饒駟馬榮莫比道義尊一家自三代秩秩列弟昆更望力加勉見
此澆俗敦我詩但紀實梨以示子孫　趙期頤字子期定丘人泰定丁卯進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越鄉有喬木鄭氏居浦陽大義延九世燁燁生
輝光朝之何能爾實以規範良民規載編集綱舉衆目張貞和固其本欽
也曲其防匿畫密以周顧慮深且長由來種德門百世期益昌縣縣君子
澤彌久斯毋忘朴儒敦聖學職司道虞唐感彼仁者心永言著此章　余
闕字廷心武威人浙東廉訪僉事省試浦江詩游戲歷高門借問居幾何

九世今不分解驂青松林愛此李與昆捨身事先訓禮度尤恭溫主祥亦
何用有後天所敦常■閑叔感屬階悲婦言一朝或罔念喪敗寧具論清
源無濁流芳蘭有競芬摛毫誦勿替勉哉賢子孫　貢著字允昭成都今泰定甲子進士翰林直學士禮義久湮廢綱常逸天性兄弟不相容尚能
合宗姓猗與直道行斯民見三鄭九世二百年爨居共祈暝常安雍睦心
不衒華侈行防閑願來世謹諄具規令先祠有常祭異端思遠迸恩誼晶
深情婦言戒無聽出納量所需儉節存自徹周貲閭里間死喪及婚聘淳
龐閱饑荒饋藥扶瘵病聽思盡心焉宜哉子孫盛欽承旌復恩延流冀無
竟　宇文公諒字子貞京兆人今國子助教鄭氏本姬姓源遠流逾分綿綿
衍繁系蔚蔚揚清芬東陽開九葉琪葩鬖繽紛一門二千指長幼何欣欣
成規謹防範孝友尤諄勤向來類柳葉家訓徒云云詩禮潤仁澤冠裳藹
卿雲春馬白麟溪真淳返華勳厥令嫩風化恭蘇緩絪縕龍光被宅里旌
表明禋熏碧桐布高蔭丹鳳諫感文從茲更千禩主材佐明君　黎括字尼之安南國使臣三代日已遠民風難再淳兄弟啥猶利三世如路人浦
陽有鄭氏家門篤親親九世弗異爨脩齊本吾身子孫由義行令名永不
泯題詩揚其賢庶以扶彝倫　林泉生字清源福州人至順庚午進士福

清州知州周公制禮樂四海與孝弟恭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
興秦法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獨流涕冀帝習未除衆布起肘腋吁嗟
大道衰天下日多刲闘雖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于孝父罪莫
雍睦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又百年孝友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已
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嫁有彝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
孫皆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亦繼繼不獨今人難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松
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薄俗可風厲　王元裕字世明山谷人今浦江三
鄭氏孝義革一門迄今九世達而多賢子孫譬如枝葉茂所藉培本根亦
猶波瀾沛由來有因源高節抗雲漢美質皆璵璠列坐聯几席聚食共饔
飧同心與安貞歸然兩堂存鄉評重月旦庭趨謹晨昏張氏著忍字陸公製
訓文所法在先哲推廣義益敦賙衆無歲歉挾纊皆春溫厚積諒有待發
揚難後昆天朝崇德化風氣日渾淪繡衣觀民俗行義藹上聞屹立雙華
表祥光燦朝暾玉堂筆如椽天花吐奇芬我生目感事望風式高軒他年
太史氏併採芻蕘言　白友直字子端紹興路知事至性篤倫誼高風賸
千秋但知骨肉恩寧避怨與饑麟經庶不負一死奮莫留至今雙溪上烈
氣橫九州一堂肅外內崇訓昭前脩里人去寒餓殯亂道亦周嗣者永遠
澤九世同故丘昭穆既在原遵豆羅庶羞食飲見祖訓旌著開皇獄嗟我
古道泯倀倀紂虎倚心月起同氣雖刀鋸戈矛況能爭為死撫遺適已誅
鄭氏福未艾浦江正垂休忠孝理則一輔世於此求煌煌立奇節淳風變
澆浮再令百世下令譽與令俦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唐虞去我遠偉此
薄俗敦坐徽宋子諸起拜鄭公門鄭公多孝義宋子所嘗高我請喙其精
為爾一二論爾先家睦州中徙此山樊有類植園本根移枝乃蕃曰惟九
世祖東志何軒軒高探百聖富深斲六籍根脩身以及家秩秩嚴卑尊遂
令雲仍裔承顏盡春溫方其歷四葉尤篤手足恩世運屬多虞群兒仍搶
患當時急難意鶺鴒而在原又如融衆草爭赴張偸宂而兄竟沈命慷慨
死不難弟也實歸究三載廬丘墻悲慟烏鳥集酒血蒼崖丹人亦孰不死
娓此事與昆精誠既上格遺澤能我憐門墻茂棠■增庭盛芝蘭豈無兄與
弟我其弄荒壇豈無曾與玄我其同爨燔宿集謂已疑內外無或喧同心
與安貞大字揭堂額訓辭誠縷縷規範何翔翔究將仁者丕剋却不義肝
剔胡能致之詩書惟屢翻平生薮衆味肯用飾輪轅遂沒古禮淵撤彼異
教潘光將謹喪祭次可嚴冠婚我後固已恤柰此寡與鰥贈飢及賙寒米
綿朝莫頒居族竪掩骴廬塚東西存木俗慓生風動為人所歎淮浙尚無

有鄉邦真獨觀爾其敦爾行持用康彼頹所以明聖朝天澤常蕭法請看
烏頭表光輝照門闌詎曰一家私藉開回狂瀾我嘗觀我人厥初皆一源
叔于祖所子姪也父所孫只緣混異姓彼諸未類頻婦姑且誶語違恤同
氣殘終然孝與弟百行茲其元豈不悅爾道闔彼吾黔反惟茲鄭氏子同
其衣與冠是心何獨殊此理昭無昏諒我剛耿士不受柔弱吞羽翼一吾
備居室一我安栖栖何為者感此淚河翻使將書爾行行以金石刊金可
爍而渝石可碎非完不若歌我詩傳之閭巷間庶令偸薄夫聞此心為酸
化一以為七百萬此其端流風或可淳古俗亦可還但恨才力薄發聲俚
且繁宋子實知我我辭爾其刪　李好文字惟中實里見後詩送汲常憲
僉與君十載游共通金門籍宮庠君所守鶴禁我供職貴游儼冠帶蚤暮
分講席林林虎豹關天威儼咫尺有時得蕭散陶寫廨署聽鮮炮和渫酪
杯勺倒瓊液翠華歲行幸虎躍樂南北僕夫戒征鞍候人望前驛王事信
靡盬幽興亦自適槍竿過危嶺龍門看雙碧傷哉吊李陵荒臺有遺跡灤
京六月涼禁林少風日或相對賠語或特訪住客留連僅再月驅車已迴
轅樂事方未終轉首驅過隙布聞又經年良會那再得君今持使節繡衣
耀鄉國歸棹浦江雲叱起初平石病夫嘆留滯故里盡荊棘顧贈天地間
處處每踢躓政如龍中異羡彼沖天翮無以送子行寫詩長太息　許瑗
字東大樂平人至正鄉舉本原一枝派同居乃道常人偽日滋蔓闘閱殊
錐芒衆木盡凋落觀此松柏蒼姬鄭婺大姓九世聞遜讓引翼流弗替允
矣人倫綱敦睦天所性怡怡聚中堂下爾百福皆如阜如陵岡簪纓集館
閣碑表羅門墻家奮勤以澤八紘景休光藹我戒盛滿遠大彌從呂　盧
摯字處道趙郡人翰林學士昔持繡斧來江東春袍如花暈青紅
休寧別駕氷作膽上寬史部仙源通五世父子令孝馮剡章即上丞相府衆
筆隨寵陳留公三年無夢到章騶湖山一笑浮雲空花門使君躍馬至為
道通德人門崇老來嘉瑞忽迭見段飛喬應春風中大江東流活如龍恨
無蘭檝來相從涉川共採青芙蓉日被浣風吹耳聾詩成不覺重嘆息西
飛部娓雲邊鴻聲為江東部使者時嘗行縣至休寧有未見之意云五世
設廣為家實聞相府旌其門俾復勿事故及之末之言者至大都公於之
使見弟於門受書則措其之筆忍都音沙也　謝翱字皋羽福人文丞
相天祥客也金華山上雲采采白鶴溪前水歸海溪中赤文長鯉魚根無
神翅謁龍威廣陵城頭大風急吹散遊魂歸未得不結瓊英后土祠當先
蘭佩雜騷國富貴易尊主莫移誰肯殺身為聯枝鶺鴒原上赴急難我有

冠冡可不如。子孫至今無裂籍，六代傳來猶一日。白頭秀才誇能文，得似
君家好弟昆。 李爽字仲爽，成都人。鄭家義聚古來鮮，若箇鄉人不稱善。
建爽數到至大中，二百年來名卻顯。彩楹裨空虫尾眇，大字横雲蛇影轉。
廟堂何事旌韋布，風俗緣茲作冠冕。聖人御世有敎權，四海黄唐尚加勉。
固知皇靈極遠覆，亦由家政遵彝典。孝悌相承不改轍，一如力穡治種峡。
秦苗戢戢待耘耔，根莠芃芃必芟翦。自非方卑遂堅好，得似坻京足充衍。
因茲駕蔡還瞰舊，舊歸然持立顏無靦。前年燕南見規範，勢幣口中嘗禁臠。
迨今褧巖蓋筍中，時把五經共紓卷。一家樞機果何繫，六禮從來是關鍵。
想當肆筵陳盛儀，儷行有序如刀剪。玄綏繁弁既振振，明璲懸璜何鞙鞙。
關河遥遥唯夢到，有懷不得殷勤展。意前閱盡鸞紳軺，逸思翩聯抽獨繭。
何當喚醒草堂靈，淨拭塵衣認瑚璉。 留伯璣字子美，郫人。四筵寂寂聽
我歌，我歌律呂相協和。不歌白紵與鞞拂，但道鄭門行義多。孫曾一室古
罕見，況復習禮陳彖犧。紫緋藉此作矩度，長幼列序無參差。譬之良玉發
輝彩，麤沙大石加錯磋。高表崇崇由此立，青竹紀載名不磨。世人皆溺貪
積愛，戴麂之外豈知它。寶鞭絲鞚紫花馬，錦衣貂帽白玉珂。但知淫靡騁
豪俠，豈顧覆蹈涉偏頗。服箱駕軛者何物，有功反媿牛馬騾。嗟茲木偶被

文繡，見利寧免操短戈。父兄反目不識面，勢不可追矧敢訶。一言紛爭即
求異，數世安得同釜鍋。只緣富而不好禮，罪自已出非人痾。長沙太傅若
見此，淚眼決定深如河。我生犇走塵滿靴，何年東歸咏碩邁。有心如鐵不
可折，但願鄭門法丘軻。但願鄭門法丘軻，三千三百皆蒐羅。好為砥柱障
頹波。 張宣字景賢，壺夏人。今烏頭錢作玲瓏雲，螭華春模麒麟，玦盤虎蟀
環風刀，歌匹練染秋銀，作痕玻瓈出水光。無塵河東大冢剝旌，太煌煌耀
日張銅鏡，香蘭笑抱蝸頭鰲，照水生容搖不定。長衢夾巷五侯家，方鸞鉞
羽高營牙，但欠多種紫荊花。 郝芝字海標，號青城山隱者。侯門爭似義
門高，義門豈為華宗褒。從來孝義貫金石，不似章組輕鴻毛。古來男子重
張組，不知孝弟爲能伍。義家有鷄尚哺犬，酷吏雖人能作虎。我今不識孰
薰猶，但觀天意還可求。一則若教有餒鬼，一則兒孫到千指。不信當徵古
聖方，人爵那如天爵強。詩書府裏公台位，六禮場中鴛鷺行。只此何殊五侯
貴，說是旌門莫為吏。旌門何事莫為吏，採筆敘人真可畏。浚義蔣氏，今之雪數
世義居，因戒子孫不為吏，以致殷鉞然云。 劉玄閒號白雲山人，今永新人。
趙侯命賦義門篇，督教感激誠所先。諸生援引漢書事，碩我搽撫心茫然。
乃知民彝實未泯，何世何地無其賢。吾郡歐陽公史筆，直如椽，五代紀一

行文藻，尤孤騫深登二州，王與李，六世同居成愷悌。飛凫改爲孝義鄉，臣
聖易作仁和里。旌表雙闕樹烏頭，門外綽楔臺高起。圬以白堊赤四霰，不
義見之頓生泚。南唐溢浦陳氏宗，七千餘指同朝饔。長筵唯諾尊幼序，俎
豆備陳淳古風。犬號四百共牢食，一尾未至思攸同。和氣感召及異類，傳
誦猶足鍼愚聾。人生天性有至理，習俗汙染瘵厥衷。萬萬美蔭樂斤斧，葵
根刈傷無庇容。萬鍾卻第豐一已，族子孫谿講壑中。盾矛同室鬬不救，肸
嚮代鄙人紀窮。懿哉浦江有鄭氏，九世不分復何以。吾聞書患異足云，乾
坤叔氣鍾粹美，煌煌奎畫照里閭。揭謁頌聲溢人耳，不羨義莊誦希文，不
羨譜引傳蘇子。婺之山兮浦之流，千載不磨此休祉。沐浴清化昭皇元，他
日徵之國有史。 葉謹翁字當言，金華人，今婺州路司獄。君不見漢朝樊重
起耕稼，三世同財人共說。年踰八斗壽且康，恩鄭鄉隣通假借。佳兒榮拜
壽張侯，好義由來同者寡。又不見唐代崔陸住博陵，三世同居人所稱。一
門孝友好家法，六子達官皆同升。宣宗大書德星里，子孫派慶何繩繩。浦陽
攸美康成裔，合族聚廬今八世。孝慈友弟藹仁風，樊崔未必能專美。有司
剡上達中書，扁顏昭揭光門閭。差徭蠲復有定制，鼓舞聖化均涵濡。一翁
鶴髮垂垂老，膝下曾玄吏媍好。要令嗣續芳猷，書種相傳吾爲寶。欽惟

天子聖且神，敦崇孝義還真淳。何當論列上太史，紀錄此事垂千春。 胡
長孺字汲仲，號石塘，永康人，今長山場鹽司丞。官中旌門屹森森，左右建臺
高一丈，粉版玄題明晃晃。吉越西垂浦水間，一族合居群從繁。所以天寵
來欽蕃，當年曾主海壖簿。海俗癡頑如猛虎，雙眼見利四角豎。咫尺父兄
不相覩，或持詐牒來公庭，悲哉寒泆滴欲冰。手把鐵撾不敢擊，教化不先
難遽刑。豈知吾邦多孝義，世德相承終不匱。華表入雲非爾私，要令悉子
心生媿。有口不解相曲阿，鄉公雖貴如我何。海東似此能幾姓，灑墨特相
婧麗歌。按故事，旌表有閥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
頭二柱，端冒以瓦，桶墨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
五步。近代不用，唯量地之宜。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焉。汙以白，而赤其四角，用以勸不孝義者。詩中所謂建臺蓋
指此也。 陳允道字景傳，義烏人，今仙華之山。此亭亭排空，横屏翡翠屛大
江前傾頫建瓴，一瀉百里鳴春霆。神氣勃鬱通潛冥，東風吹花入紫荊。紫
荊卻種榮陽庭，玄檀鼎篆香凝凝。上有五鳳聲和鳴，如奏雲中紫鸞笙。下
有赤芝生前楹，扣之金石同鏗鍧。坐歷八世二百齡，朔朔但見捧芬馨。太
平天子坐龍廷，至治上與黃虞並。化被海寓知天經，彰善癉惡樹風聲。一

朝天書下紫清大書銀牓崇門旌鐵劍横截紐金繩鸞鳳飛舞來瑞京州
里仰瞻如景星吁嗟埃風欲翻溟渤宊之下藏戈兵閉墻勃蹴氣拂膺寬
知原上鳴鶺鴒視此寧不面發頳我稽德義何由興季方爲弟元方兄秋
風老淚吹廣陵知心唯有花如瓊白月可蹈了不驚頁骨歸葬四尺塋二
難制行通神明致命門閭遂息榮龐眉書客壓冠纓作詩歌與太史騁形
筆使當書汗青留與後世爲章程 程舜道字景宗貴溪人也伊誰司此
堪輿摧淋漓浩氣開象先帝青遠遙收不盡一時融作奇山川烏傷北鄙
浦陽漢仙巖斜倚青崍瀵何年巨靈初龍鬼移來秋掌龍門遠勢如長蛟
縛不定東走十里飛蜿蜒化爲金蓉發靈瑞貫跗巧與育穀纏猶如大將
擁旗鼓健卒雖夭持空拳香嚴群峰類結陣執兵遠衛棘門前白麟昂頭
卧其下口吐萬丈玻瓈泉紫林絡石去不返蟠渦時匯爲深淵靈氣盤旋
不得洩神功欲聚鍾群賢滎陽先生眼如電洞然四矚斗無全不隨區區
事蕞麗手持鉄鎚翻章編發揚經奎築沉璧魔斥墨守施長鞭豈爲遊談
務口耳要做通德高門懸川鳴谷應不足喻盈庭和播春風妍遠行萬里
自頭米欲使弓冶傳千年利刃磐新牝雞舌徒翩永比悉爲肩繼繼繩繩
愈昭晰泝遺與闡抽關鍵真醇盈盎見蠱洗文章衛統加紘綖昭哉孫曾

有奇氣皦皦雙璧輝相聯周郊天空鼎已去殷民夜哭頑難鎬廣平城中
開大府百花高座貌𪨘禮紫髯將軍按劍坐元戎十萬横戈鋋一朝分符下
浙水載旌直往何翩翩兄弟相攜競欲死道逢見者皆潸然世間若有范
史書此事未許姜生專一門已見二千指變化藉此爲陶甄穹室遂廬若
御此三時綴食開長筵大鋪一案鼎皆列前後魚貫行連連公財唯知共
司寞私褁不聽存梧棬薰漸傑勝諳禮讓賑貸飢寒紓憂煎漢廷當感孝
廉舉淮南勿賦招隱爲繡衣使者駕來隱廉察國邑擿奸慝下車諮詢手
加額使合植來風輕儇夜書緑章數千字直奏宸閽行旌𢧐龍章光耀動
林谷官曹奏至聲駢闐白瑶爲牓泳爲篆兩楹丹腹爭瑛鮮煌煌淵宮照
珠璧燁燁命服明蛇鱧義風洋溢被閭閻遠邇聲教咸明宣我聞古先建
家國錫以山川建土田分茅命氏有定制從此世及長循沿別子承宗統
支屬涉歷百世無由遷布系分宗雖萬變水原木本知相禪試捉宗綱振
萬目分明六子通坤乾戎周遺法廢不講如車無輻衣無船公卿既乏世
臣禮氏族變滅同雲煙縱如八葉著蕭氏遺徹今日誰人傳豈期士庶或
敦義合族有道恒平平老幹當中屹不動枝葉交襲皆依緣前張後李既
赫奕南崔西鄭還綿延只今滎陽已八世追合古轍無差愆聖人當天理

萬國時時救雨雪八埏自非淪肌共洽髓安有嘉瑞長江端書王榮棨予
孤影多寒冥翅夔憐蛾青山滿翠裏雙㧕秋燈雨几空鑽研竭來觀睹駭
心目三日凝坐幾成顛強顏賦詩不成句悲吟徒用鳴秋蟬瀛洲杳杳在
天上風日不到多群仙鋪張偉蹟定可屬當有彩筆鴻如椽 吳師道字
正傳蘭溪人今主治壬酉進士今中書禮部郎中烏頭雙表誰家門浦陽鄭氏
承天恩聚廬合族二百口數世不分同爨爐閨中秩秩教令肅堂上怡怡
色笑溫丈夫冠婚動循禮童子孫弟知敬尊主人龐眉年七十又見森列
曾玄孫眼中甚事真罕有何用華罷希高軒吾邦孝義著古昔適來澆習
狂瀾奔請看石刻誦規約愧汗可使風還敦興仁一國信有徵秉彝萬古
昭無昏君不聞唐朝張公藝五季江州陳至今稱之無閒言勗哉來者守
勿墜天壤名並張陳存 周伯琦字伯温鄱陽人今監察御史白麟溪上孝
義門九世同爨古道存大書家範裕後昆雙桓已表朝家恩聞孫禄食慶
譽藹騰封先世光丘園天福積善方源源黃河千折由崑崙撤實盈掬同
本根如何總總利欲昏斗粟尺布成仇怨誰如鄭氏崇彝倫門外抄竹堂
北萱森森橋梓下蘭蓀尊酒置武鳴笳塤里滿觀感終弗諼白麟之水清
沄沄鄭氏之興未易論前比張氏後陸陳詩之庶使薄俗敦 周𪸩字子

揚鄱陽今主治乙酉進士今應奉翰林文字我聞浦江孝義家同財不散紫
荊花九世喬木撐白日百口大宅飛蒼霞共食教行堂下犬殘鋪仁及庭
前鵲朝廷旌復良有以要令此意周天涯 林希元字希元天台人今應奉
翰林文字浦陽江頭鄭家川兄弟數院同一煙人傳九世如一日制之渾
以禮數樓鍾聲日日齊人起息字房房當面懸其飯晏教兒輩後分秋先
到老人邊睽門碧峰皆舊山繞舍綠疇無客田溪民換姓溪水移宅前喬
木長蒼然遮莫豪家滿墟郭儒素猶許君家賢生子多爲越人秀學成致
之天子前山中情性愛官常理組亦復相嬋聯有詔旌門照人世江鄉慕
之中國傳聞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只坐理琴絃 葉瓚字贊玉上饒今蘄
貢進士今月來書院山長浦江東瀉聲濤瀠其源出自深裊山泓琴相還一
百里鄭氏隱處於其間縣州申聞達省憲旌爲閥閱雙烏栖當時金玉兩
昆弟于今子孫益斯繁紫荊輪囷花覆屋帷閒持禮新婦觀冠笄婚嫁及
奐祭考亭遺法時研鑽南園有竹陰滿洞別墅藏書帙充棟客來展席劇
談經夜燭搖光簾影動未知唐表九江陳曾與吳興同體用我嘗攜冊來
莅鄉敢勤一拜德公床別來夢寐猶想見肅容飲社賭新堂烏幸新堂一
飲鍾鼓列竪起清名照藏譽 韓沃字汝沃今鳳翔今吾嘗夢入瀛水鄉紫

旋作宮羣瓔房廻風流鈴動靈境老僊斜倚青瑤床瓊童進漿白若肪醉
中微吟九霞章群仙委蛇來厲行覺來神奥欲飛越發書占之定何祥楚
煤一云奏玉靈告予達吉縣使借仙人緑玉笻天風吹墮浙水東浙山有
石青磊磊浦陽江流直通海江水去若飛江色凝秋衣仙華芝草方瓔䋲
山前月色白如練緑鳳無簫人未歸鏘閭依然屹雙敵千年不見琅玕長
笑歌蓝芰欲歸來眼前忽覩卿雲堆揚眉正視之旌門何崔崔神晶迭眩
燿怳若金銀臺獸垂環兮蛭綰搖乳銅兮交碝芝文巧琢鸞鳳斲鬧鈇筆
一揮萬牛莫回春蛇秋蚓不足數訇然鐘鼎盤雲雷我觀不覺再拜跪夢
中之祥無乃是使摘傍人問誰家滎陽孝友言非夸一雙兄弟類合璧連
城待價無纖瑕北風一吹江水竭海來入夢非東華誰歟貝錦巧加織尺
符播拾歸籠置但知有義不知死争先千里衝風沙恐蘇骨化招不起血
淚滴碎揚州花自茲聚廬又五世孫子不敢相又殃真人開天重褒錫爛爛
文采因彪霞我聞斯言至感泣大灘夾防水漂溢禹行舜趨豈無人多少
弟兄不相識何如招青童吹鸞笙兮奏松風舞海鶴兮跳神鯤我歌白雲
樂三終手持常蒲玻璨鍾請爲滎陽主人壽閲世滋久歷歷如張馮 萬
俟緯 字子遠古滁人 有孝者鳥其尾畢道鄭生百口尚同廬初自睦州大
山間移來浦陽居有田可稼有劇可蝕其他無所嗜唯愛曹春秋如璠璵
以孝傳厥家詔是一字符父兄既佩佩子弟復愉愉一錢尺帛不異儲有
孝者鳥華道其尾鄭生兄弟何偉津縣有賢大夫聞之喜欲舞上章公府
中請表宅與里生言人道常素無甚奇但祖父同尊合鼎時豈足有意求
褒美大夫顧謂生汝言豈無理吾非私汝家要爲風俗計自此儀曹錫寵
章攙括一轉多興起孝鳥孝鳥能哺黄口雛雛羽翼長漸學飛鳥爲雛故
力漸衰雛反哺鳥如哺兒鄭生之孝得似之故能推義沾功緦世人往往
忘其初顔面雖人鳥不如 右孝鳥行 張瑾 字庭美係定今翰林待制 山
之陽生大椿八千歲爲秋復爲春上有巨枝摩天入青雲下有長根入地
何輪囷一山羅列皆子孫雨露滋養無斧斤浦陽之鄭氏孝義世所聞三
百餘年如一日九世相傳如一人綺之起家有始約文嗣六世族振振今
惟貞和年八十納中百事先其身朝食與暮食男女各殊堂食之同鉋衣
同援男事女功不敢荒但有公其家未有私其房逮及奴婢賤化及黨與
鄉閭古比屋封族門在康莊昔聞唐有張公藝九世能同居高宗廻方問
其故書獻忍字帝嗟吁後世爲名言史冊照居諸若比鬼之親九族九族
則自睦以親則有餘以忍則不足忍至不能忍兄弟或相賊夫婦乃反目

又比老吾老幼吾幼吾之老幼吾自親親而加忍理未究詎頑推一理天
地合萬物親於人類中其本又同出忍在至親中仁津恐不續今之天子
免之似黎民於變自茲始一朝如有問勿書忍字書親字 陳先道 字見
前 我觀世間人易凋若花柳唯有奇男兒千載骨不朽鄭公壯氣秋雲高
虬髯起立如刺刀要將殺盡不義鬼肯做大戟長鎗囊何人在家能不死
公死廣陵大城裏北風吹盡血痕青芳魂夜歸逆江水江水有竭時公義不
可虧我來拜公像凜凜若見之嗚呼埃風方渺瀰交相爲痛何人斯如公
當作百世師 右題鄭義士玄麓先生像 昝全 字致章瀧人 須女分光壓
近躔浦陽自昔好山川白麟直噴千堆雪翠巘斜垂九曲檀延慶門閭當
有寵豫公兄弟故多賢百年遺血不改碧八世傳經但守玄帶草春雷通
德里常華香染廣文氈石操麟鳳瑤文列篆綰蟲魚玉牓懸振寰陳陳存
忝虞掩藪鬱鬱築松阡樹防欲障奔流潰猶教魔隨化軸旋珪組何人嗟
譜遠布韋有士獲宗傳人生只此彝倫盡一日何須羡九遷 吳當 字伯
尚臨川人草廬先生幼清孫也中書兵部郎中 故國衣冠地名家孝義門
同居能九葉積學又諸孫將厲嚴宗袥長來列弟昆周旋俱典則辭氣總清
溫白髮千金壽華筵九醞罇承顔惟豈弟服禮自朝昏里閈尊儒素閭門
戒婦言追趨真有尾雜沓史無喧籍甚群公譽猗歟薄俗敦嗟飢分衆苞
客至飽牢饑冉冉山陰棹原原谷口耕張琴春滿坐洗斝月臨軒置驛遺
風久傳經古意存五倫嗟教弛百忍與誰論世已書連屋秋仍稻滿村山
莊盧虞麌扮社宴鷄豚褒奏歸廷議旌楹表國恩自多承雨露已足貴丘
園私淑垂坤範貽謀著本原後人方負報辽嗣讀孤寒仙籍通青瑣官曹
近紫垣 右宋宇 字仲興時自太傅府來吏爲宣大制敕但記東經筵誇文宴
深之諸弟宋宇仲淵宋燧庭論詩兄弟同進攜持詠字仲諧人哭知永栢
爲太傅狀一時之盛特人榮之 五雲來嶽鳳六月起溟鯤從此公侯復然
期福祉舊高名千載事竹帛照乾坤 劉中 會稽人詩遺未平祭酒閣 金華
名古郡山靈毓精英風月寶溪舍賢能聞氣生一江分遠浦百里近龍城
鄭氏何多裔萬門見列卿殊恩濡澤厚大雅播音明海内林華在朝中理
武迎一經遺令子九世裕諸甥賓氏誇丹桂田家尚紫荊流芳存簡冊佚
代凖樹衛喬木紛蒼翠亨衛燁羅榮忠貞表文獻清白張家聲道爲詩書
重州因節義旌鄉州足冠冕來衢繼聲纓嗣志思鴻鵠原情類鶺鴒八龍
奚足並三鳳總難并杞梓充庭立芝蘭繞砌傾慈傳清廟古冰瑩玉壺晶
鵬鵡摶秋遠驊騮向日鳴何如新雨露擬化巨鵬鯨縣纂吟風靜紅蓮泛

水清詩成珠玉粹筆落鬼神驚婉畫衣諸教謀猷愜衆情故家流典則天院試才名接牘文書簡分曹會計精溫溫臨玉樹凜凜露金莖文采推奇絶年儀重老成清新通何遜篤逸邁陰鏗鳳集千年瑞鵬摶萬里程栢臺遷厲剗蘭省定尋盟會見承丹詔明時佐太平 周鼎 字子新東平人今浦江典史 檢卑戢旌義宅九世釁猶同禮樂從先進綱常振古風庠明教育接衆起饑窮家世由勤儉雲仍秉孝忠幾年拚義重一旦表門崇德亞張公藝名標太史公清規傳可衆皓首識非熊創業思艱始持盈要克終裔家能有道於世豈無功坐看百川水狂瀾日向東 陳倫 字彥理會稽人 婺女曾臨地嫦娥尚應衆佛廬孤塔峭仙館數峯圍空翠侵人袖山風拂馬驄青衫閑暑晝丹果紫珠璣虛白高人靜幽棲此地偏繞堦叢杞梓滿室鬱蘭蓀置驛時還泛登門興已專舊知曾沒引異縣始周旋心醉如傾蟻情歡為蟀鮮圖書森在眼水陸盛臻筵章甫交雖淡高山韻可絃于門多樹立陳榻甚安便故喜春風坐無愁夜雨眠海留成信宿感激歎孤騫帝澤宜蠲復卿家固勉旃翠珉凌贔屭鴻筆走蛇蜒視古終無愧於時勝欲宣文章驚藻繪華表看胎仙名實真如此違迎復有焉兒聞非鄉鄉言貌豈拖鞭護說行難遠寧知事有先奉祠嚴伏臘譜世邁曾玄美實

運盈百中堂指累千冠婚循禮制左右合班聯會飯槃聚鼓同居族族煙光成心愈樸量稱德猶全習慣皆存敬居常教樣處四知雖甚畏二思蓋無愆梁度參前慁操為在後賢處心難轉反率性肯為捲鑒朗遺時序家豐邁往年納流疑海積肯構若雲騈樹密瓊枝茂欃空貝錦捐日狀同李庠春種得蘇田精庠能河潤比鄰孰登懸親疎知有自施于合於權家喜中流枝誰從下瀨艇世情傷布粟物理憾爭弦君子嗟無及何人疾易痊鍾刀相趁逐膏火謾烹煎怒則爭牛虎微為鬭鼠蠶蒺藜多害道常[illegible]誣知天感事與長慨抒辭贊後篇曹劉能得髓陳范却參肩悵望東濱闊蒼茫正路遍蓊鳴擲自勤草偃蔓難延莫謂充猶病爭聞舜有權蓮行如有序千尾不勞奪珍重憂況賤欲爐力摩川共飜餘子要可說大庭連盛代斯為貴淳風早又還士流增厚重鄉曲絕輕儇蕢哭家家是東南處處傳鄉主何似者亦得賴陶甄 屠性 字彥德諸暨人今月泉書院山長 昭代多旌表誰如鄭氏賢起家由孝義合食過曾玄外內三千指春秋二百年分明周禮樂煒赤婺山川閥閱非徒別源流必有先里新通德號派始睦州遷友愛相攜室鄰飢儘粥田墳荒騰士詠引治付孫傳炯炯星垂目枝枝鐵抑觀尋王寵盍簡著論合經筌父老究無詐親慈病久纏吉㹸求代切江

革抱持便捷木接鶯陰麟溪産玉淵哭泉如鯉躍禱雪露千賦異愛虞身後深衣拏墓前血誠斯感格儼胄遂蟬連四葉繁陰聳雙枝碩果駢遺民周未革重典漢初沿仮壽情何似熒融請互堅戴旌夫婦道訖獄廣陵壞碧草兒青化瓊花弟淚漣絕江歸白骨廬墓慟蒼煙宗子思富纖孤兒撫寂惸空馴烏烏食幾癸鶴鴿篇造化英靈在詩書厚澤延一翁授墨綬八紀享華顛古禮躬將踐家規手自銓祖祠重展拓時薦必精度土木神祗像緣緗佛老編列房邊屏棄左道絕攀緣主饋供醪醴諸孫執豆籩官非家敢備職賴族能專對弁三加重驚迎六禮全婦言須日戒祖訓逐時宣肅穆閨門裏怡愉几杖邊璧琮安藻藉琴瑟應冰絃每聽鍾為節分題鼎列筵鷹行真有序鳩愛本無偏黃卷牙籤富冰壺寶鑑圓雀芬貽孝膳柳郢侍公權不待幾微諫都忘示辱鞭[illegible]華光韡韡瓜瓞慶綿綿慶溢豐登粟儲贏積著錢繭絲春箔聚機杼夜鐙聯共效分陰惜誰甘外物牽成童猶菽茹速客始庖鮮異味非娱老乾餱不致愆服隨親降殺總為義周旋白髮還當藥祥琴尚食饘人偷看秩秩王道信平平錫類覃宗鄙餘波及里廛參苓驅瘴癘稍攢歛偏裁掾廩輕千斛誅茅廣萬椽震凌休臣庇濟墜兄深填姊賴康兒乳兒驊食下咽鑿耕環浦洳燕牧被嚴巔惠有家家

祝通判處處捐閭閻還抃謀雲喬化輕儇初命柤楹建申言雜賦鍋鳥頭昂突几鵠首護蜿蜒筆札金閨彥文章玉署仙寵踰旌子孫貴勝帛箋箋佳傳登三史淳風肩八埏陳褒難獨步公藝與高騫盛激洪恩被摩淳老眼究守成森杞梓爭秀畫珠璣麟趾關雎意黃鍾大呂懸續規嚴畫一新譜媺盈千外傳資防範遺經轉究研別開虛白室高倚翳葱阡湖學先生教徂徠弟子員才華成黼黻器用出陶甄令聞關台鼎清光接斗躔差池公府掾瀟灑孝廉船雨露喬承渥雲霄早比肩雙螭香爛熳三鳳影聯翩紉珮彤闈窈煙花紫禁妍橫經懸象纂進講映貂蟬儲后頒銀畫元臣洒鋒旋門闌增至善琬琰託深鐫爵命宮存殁龍光照幅幀謳歌春浩蕩夢寐繞蹁躚地脉潮通海星津粵近燕彌行思暴勝搓迋待張騫尚論今如此還嗟古邈焉漢臣嫌數請魏室豈其然布衆謡猶習穆鋤俗未悛寸膠迷渤澥同氣凜戈鋋衆世狂瀾倒斯門化軸還獨擎霜雪榦不染淤泥蓮樹立誠難矣栽培盍勉旃斷金加勇銳執玉更勤拳高誼雲天薄相思日夜煎仕叨君子里業愧廣文氈柱翰情如靚摳衣疾屢痊顧消胸鄙吝敢憚足屯邅碧巘為城郭清溪抵澗濃世家仍號鄭泰運正坤乾甘露零來萬祥雲蔭醴泉不於茲地發何以表皇天 程國儒 字邦民番易人今主正

辛卯進士餘姚州判官問君騎馬適誰門白麟溪頭三鄭村雨後鳴鳩初喚婦春來慈竹又生孫東郊表宅書還在南國觀風俗已敦九世衣冠三代古百年禮樂一家存極知有意扶倫敘秖恨無人究本原賴得青城虞太史文章款款頌皇元 劉兒怯不花字大用燕貿吉日人中書左丞禮 白麟溪上有旌門九世邕邕孝義存晉鄙多沾荆樹雨朝章兩被墨花春傳家已見存詩禮瑞世何慙比鳳麟莫道江南風土異從茲民俗定還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翰林待制 里中鄭氏以九世同居得賜旌褒方請文樹碑因以美之 復戶旌門繫政機仁根義葉發重徽青瑤刻字標門表彤筆登名重布奕奕恩榮增世美繩繩孝弟保家肥無辭豈足鋪鴻偉看取芝蘭引夕暉 揭傒斯字曼碩豐城人翰林侍講學士謚文安 柳太常道傳以書來京稱鄭氏九世同爨浙東所莫及且徵予文予以其有繫風教也既為撰孝友傳一通俾之勒石以示子孫復為賦詩一首 聞說名門近越川■華偏為發春研子孫共飯三千指詩禮傳家二百年簾影護庭晨鼎列書聲撼屋雨鐙連因茲憶上金溪道官柳逢人亦黯然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延祐乙卯進士及第翰林學士承旨 浦江鄭氏家聲好九世雍熙萃一門禮法謹嚴遵祖父義風傳習徧兒孫朝昏警勸書容肅閭閻安和矩畫存盛事馳聞到京國令人興起仰淵源 王沂字師魯真定人延祐乙卯進士禮部尚書 化行宗族百年屯惠及鄉鄰不有功堂上德星光又聚階前書草帶應叢表閭四葉垂青史遺訓三篇見素風欲識慶源何似遠浦江春水日流東 楊宗瑞字廷鎮咸陽人延祐乙卯進士翰林待講學士 義門何許是遠在浦江東去國五千里傳家九世同細觀家範集足變閭墻風馴致雍熙化紆朝紀聖功 馮思溫字公勖晉陽人御史中丞 思宇多書憶昔賢浦江鄭氏又光前一門聚食數千指九世同居二百年家法有條知戒懼宗盟無替永流傳白麟溪上舊播外題表峨峨聳翠煙 胡助字古愚東陽人太常博士 鄭氏義門族表久矣迹者余忝憲行部經過大書東浙第一家五篆文以褒之此觀風職也助嘗過義門獲拜期頤之老於床下見其長幼有序衣冠濟濟一家三代之風也嗚呼盛哉輒賦近律一章以紀云 相國鴻書謁碧紗鳳麟淵藪閟煙霞南方禮義無多族東浙衣冠第一家天上經筵資論討里中文學被光華觀風善俗加褒表厚德清芳宜有涯 鎦聞字文忠安成人至順庚午進士汭陽府知府 浦江幽絕處鄭氏好團圞族聚千餘指同門九世居家風化僮僕康衆振鄉閭謂曹無君子君看信史書 段天祐字吉父汴人泰

定甲子進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聞道浦江三鄭里同居鼻祖到仍孫百年禮樂當時代九葉衣冠見義門公子可憐爭死事黔敖不忘食饑恩家規一一遵垂世金管何人識記言 徐一清字水之蘭溪人至治辛酉進士江浙儒學副提舉 華堂深坐皷晨撾義訓勤勤德不譁雪案詩書均几席夜窗燈火共絲麻一牢共食馴諸犬百口同居有幾家晉鄙人應薰厚德庭前重發紫荆花 汪文璟字臣良信安人泰定甲子進士餘姚州知州 高門崇重十行書古屋同遵百忍圖九世一家真罕有五公七宰定何如教行官署嚴無異食散僧堂靜不殊更喜芊綿書帶草故家遺德慶方餘 貢師泰字泰甫宣州人中書吏部侍郎 太平禮樂共光華浙水東西第一家九世同居元有法千人聽教自無譁竹林慣見冬生筍荆樹應憐晚合花積善定知富食報滿門来紫爛如霞 王艮字止善諸暨人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 浦江仁者里獨說鄭公閭旌出中書議名標太史書茂聲方藹藹厦屋正渠渠善慶源流遠聞風重起予 林以順字見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當年六世孫今又見曾玄堂構恢先志規模似始傳緇衣君子服書帶我家氈清夜觴知己詧花燈燭前 許廣文字具瞻台州人鄞縣尹 鄭家九世尚同居孝義曾題太史書共著家規凡數帙行看食指又千餘門庭累世榮簪笏綽楔長年照里閭況有諸孫皆力學東明精舍近何如 周自强字剛善清江人嘗為縣尹 世道有升降民彝無古今閭門千百指慕義一生心異數殊渥希聲調雅琴堦庭多俊彥佳句通何陰 鄭氏仲潛見予嘗以詩若文來見故及之 徐嵩字子耕廣平人令要將家政繼千齡六世同如一弟兄紫鳳銜書來禁闥白麟吐水護門旌固知太史能書傳尚欠儀曹為勒銘嵬我秋風擁影客徒歌杕杜葉菁菁 埜僊字吉民鄉貢進士 四海皆赤子君恩獨爾褒尚培荆樹茂莫負義門高馬閭庭須異霜寒子欲遜深防斧斲下有舌利如刀 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鳥巢令鬭且鳴曰天下亂未息而禽鳥不相容况人耶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餘知其謀斥去妻召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 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鄉貢進士 白麟溪上移家日玄麓山前守蓁時一念獨全兄弟義百年賴有子孫知褒書論俗旌華表使節觀風采頌詩聞說浦陽江上樹春來多長紫荆枝 逯公瑾衛郡人 白麟溪邊三鄭氏庭前芝樹玉森森誰知九世同居義即是初年就死心 宗■芬芳春滿塢桑麻荏苒早成林世間多少難兄弟更覺天倫有感深 王宥字敬助越人 九葉同居世少聞一雙華表抗浮雲朝廷已識張公藝鄉里

惟多萬石君太史有文垂不朽清時遺範獨超群鏡湖亦有西來族千載
流芳許共分吾鄉義門東氏九世聚族咸其廢事忠義無間物今尽然獨
存趙儆字本初會稽人鄉貢進士白麟溪上鄭公鄉孝義傳家世德長
縣壁訓辭觀忍字凌雲華表拜恩光紫荊樹發春連屋常　花深芴滿庭
昭代民風有如此流聲千古映緗緗　王嘉字景先東陽人會置身登已近
台階茂學方年孰與儔德樹義門輝■尊賢鑄相府入芸齋講筵曉日睹
龍袞禁闈清宥拂象牌生意滿庭書帶草春風運肯到堂槐鄭氏諸孫仲
英仲德以學行聞大丞相延至東閣為二子師故詩中及之所謂象牌以
良牙為之長不滿尺面刻宣文閣三象書圖以金錯削擇以象古鑿孔穿
寫作二行錦以青縷以青絲綿佩此方可出入禁闈恐讀詩者不盡知并
識於此　葉森字景隆武林人綽楔門傳九世居白麟溪上抑樵漁至今
鄉里名三鄭想古衣冠勝二跡婚嫁有儀家法存科徭無擾聖恩除流芳
可似張公藝對御曾將忍字書　吳武梁字梁卿永新人掃地焚香閒素
編貞和家範浦陽傳一門延譽數千里九世同居二百年丹鳳池頭分雨
露白麟溪上貢山川規行教熟賢良出鄭里應成琢玉田　鄒奕字弘道
吳郡人至正戊子進士杭州錄事麟溪流水漾清輝華楔文光動紫微九

世同居端有義一門純孝在無違桂林秋露侵黃卷　萼春風照綵衣昔
日千齡同不朽五雲捧錦出綸闈　程徐字仲能四明人秘書郎壽長張
氏久無聞三鄭今知禮義存合族已能同九世成規猶傳勸諸昆鄉閭貧
病皆分食官府征科不到門世俗每傳軟尺布掩書何足與同論　繞屋
青山隱士居當年曾記過庭隅老人堂上肩垂雪稚子階前綵作裾華表
千年歸瑞鶴名鄉異代識飛蛩子今著位多孫子贏得芳聲滿九區　李
序字仲倫東陽人共詫張公藝同居九世餘君家不相遠光采映鄉閭日
照旌門揭天垂給復書庶幾千載後無使族人疏　孫柏巖永新人衛千
戶舊說張公藝今傳鄭氏門一堂無異趣九世尚同居裕後家垂範褒賢
國有恩不須書忍字福澤自源源　陳煥翁永新人讀公規約使人嘆世
降風頹不忍談富貴猶慷轅釜怨功名不掩紀綱懸孔李析荊鷄鳴起釁
觸爭雄虎視眈誰不可為陳陸鄭江南僅有義門三　方升字彥明會稽
人鄉貢進士同心堂古肯分居忍字曾聞書百餘瑞木連枝和德種嘉禾
蔽野帶書鋤雲行散秀懷青簡兄弟觀光待玉除孝義之門有如此高風
足振斗牛墟　俞仰翁字理忍會稽人婺女山川此發揮龍鞭綽楔表南
陲白麟閥閱三鄭里玄麓松楸百世思家範嚴明敦薄俗義方爽葉繼成

規汙頹思見替纓後別業異財親老時　歐陽公瑾字彥珍廬陵人今以承
宣忠月郡事孝義古來有于今見鄭門繩繩敦薄俗歷歷紀名言不尚田
園富能令爵祿存傳家方九世原德長兒孫　蔣器字文用東陽人孝義
門前花滿林白頭兄弟舊同襟不惟關繫天倫重要見漸濡德澤深海內
遠齊諸老望山中長掛野人心卜隣倘遂箕裘計終古同歌鸞鳳吟　俞
煥字仲文越人春秋明世澤體族有庭箴孝義聞三鄭死生同一心白麟
波浩渺玄麓樹蕭森喬木成陰處天恩雨露深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見
僚詩送汶常還侖幾載東南孝義家才名一日動京華官師久典宮中學
使者真乘海上槎苦念吾民嘗越殯勇先諸校式吳蛙會當盡掃妖氛淨
歸侍蟠桃戴觸猾　熊夢祥字自得汶常當太師道濟公在朝時得旨除
宣文閣授經郎閣居內府凡聖子神孫咸曉熟舊碩宰子弟俱奉旨入閣
授道閣中有土圭測景自卯及申始解學越五年除天官值道濟公總領
天兵討淮泗時六御從行汶常預列後相君謝事汶常恬居三年裕如也
至正丁酉八月上御灤京水精殿天臣奏除江西省郎中同日臺臣復奏
除浙西憲司僉事凡朝中尊顯與夫三學名流皆汶常之知舊也於其南
還能詩者咸賦焉予因繼作詩曰　胄是宣文秘閣郎圖書盈壁爛生光

宮憲日射獸稜影御榻風清篆鼎香大煥天官融化筆法明烏府振綱常
慶門世積由忠孝好策奇勳答聖皇　陳顯曾　延閣逶迤接道山絳霄
雲氣隔人寰尚尊每憶分曹送秘殿仍聞進講還漸喜三邊收羽檄史推
群策動龍顏衰年亦有驅馳念江上舒泯尚掩關　陳士元　天上星辰
拱紫微紫微垣下碧煙低雲開宮殿趨朝早花擁旌旄簇仗齊玉漏報壽
移晝刻金芝封詔濕春泥詞臣曾記承恩處進講經筵近璧奎　白麟溪
上結節廬幾向山中夢帝居閶闔啟宣文曾進講錢名至正近徵書絳宮龍
鳳棲金榜紫禁鶯花逸玉除明日從容承顧問肯將詞賦薦相如　陳應宗
幾載江南夢帝居猶驚鸚馬聽晨鷄明開雉尾金容遠班列螭頭玉笥齋
公署春闈雙闕近經筵日煖五雲低詞臣快登朝天佩應有除書護紫泥
李思齊　宣文高閣起中天檢討承恩席屢前黃道星辰環紫闕清朝雨
露溼經筵漢庭久羨元成學唐殿惟聞鄭瀨賢又薦聲名歸日下喜看三
鳳共翩翩　張良金　儀鳳翩翩集浦陽翱翔千仞又觀光瞻依日月富
金甌際會風雲近玉堂身角霜飛床聚笏天顏夜直袖薰香校文早折春
闈榜催赴經筵進講章　鮑　字仲孚崇德人元統乙亥鄉魁鄭山書院
山長　同前　九月江風吹客衣歸朝恨不逐雲飛自辭禁闥還家久祇恐經

緯道隣稀鳳鬧弟昆應企想鑾坡倏反亦躋依劉京若説相逢地剪燭論詩在青閩王正癸巳之秋浙省大比予參分管試事仲衍時在同列故云

閭復字子靜號靜齋集賢學士 聚食當年說九華浦陽鄭氏史堪誇行看兩露霑門巷人道江南孝友家 李衎字在中新安人 玄麓君與其弟竹溪友愛甚篤竹溪被人誣搆以不測之罪當逮揚州獄君憫之以身代行年一去不返新安李衎在中嘉其義作詩歎之 有一男兒多白頭掉臂直入維揚壚只今義氣耿不滅神光夜吐玉蟾蜍蟾蜍吐氣凌赤霞青為絳鶴為蟲沙千年不必問譽窮化作田家荊樹花 沈文伯字子燮越人 予與子振遊大椎樹下子振指以告予曰此予高大父沖素君手植也沖素多隱德植此樹時嘗誓曰願吾子孫蟬連若枝葉然今將二百年而無言異籍者亦異哉其客沈文伯善之作詩答之 何事公家九屬連柢固種德為開先子孫好把仁漿灌葉葉春風剪翠旗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諡文懿 陳景傳索予賦鄭氏義門詩走筆奉此觀者采其意而略其辭可也 統宗法廢浸難稽感見燃其五字詩不是鄭門能合族更從何處驗民彝 天理昭昭若日星為流人欲遂昏冥百年孝義流芳澤要守須還問六經 王楚鼇字元龍浙東廉訪僉事 義門九世共生涯張氏今傳鄭氏家一曲塤篪音律協春風偏上紫荊花 濤屬排空度海涯行行有序類治家春庭會食言無間衣櫛須防有絜花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集賢大學士 海右奕冠元戴公行縣浦江以鄭氏九世聚居作詩褒之詩成俾縣王溥持以示予因繼作詩曰 九世同居古亦稀旌書褒寵實相宜九江氏名雖在豈若麟溪今見之 百口無私共爨煙只緣孝弟子孫蕃繡衣使者加清譽會見滔滔薄俗移 黃子華字希君東平人 今合族同居人道常初無奇瑞若星鳳可嗟布衆歎謠起致使人呼孝義鄉 謝端字敬德國子司業 盡為形骸強開封當知九族此心同東風吹醒荊花夢誰挐脈脂又作叢 泰不華一名達普字兼善蒙古伯牙吾氏至治辛酉進士及第秘書卿 春秋家學傳來遠九世于今更一門閭道偕庭有餘地年來偏藝好蘭蓀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人中書禮部侍郎 弟兄爭就維揚獄只此遺芳百世中何況聚居能累葉可無旌號感民衷 宋本字誠夫大興人至治辛酉進士及第中書禮部郎中 常華耦邪傍門旌和氣藹藹曉正精莫負朝家息寵意長將禮義作干城 宋褧字顯夫大興人泰定甲子進士翰林直學士 出贊巳憐泰俗陋同財還憶漢民淳祇今浦汭閭三鄭九世一堂都是春 哈八石字文炳于闐人延祐乙卯進士中書戶

部員外郎 族屬雖千共一初人生何可不同居當年怪殺張公藝把筆猶將忍字書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 揚州夢醒百年閒惹竹春多香雨紫天降紫書來下土旌臺移影復門閭 王奎字景文東陽人鄉貢進士 浦汭吳寧地脉聯逢人盡道鄭君賢借餘德色何為者得似同廬二百年 揚役民 往年承詔侍宣文滌水秋風始識君顧我山人多鄙野禁林趨步賴陶薰 共列經筵侍冕旒每蒙陪食大官羞一時相契惟君厚分手郎堪作惡愁 身衣手綵念尊慈唯恐升堂定省遲鶴髮魚軒正康健春風吹善入瑶卮 綵衣辭別繡衣歸寸草思承萬丈暉浙水東西佳譽處一門佳慶似君稀 東南富庶冠坤輿侄德勵勤十九廬畢竟亂甚果何在救時無惜萬言書 暫出神京按浙西奇書妙典向誰稽明年四月南薰便定望文星比聚奎 元黃仲賓題江浦鄭氏義門 浦江之陽三鄭里合族而食數千指到今相傳三百年藹然絲麻與詩禮誰其作者沖素君手植大椎青未已一葉何非生本根不是和氣寧毓此旌書煌煌表高門過者改容皆斂止征徭優免見累代孝友特書煩太史我聞三皇五帝前民俗熙皞自古始後來尺布還興謠哀怨音長嗟蹇耳張氏徒聞書忍字田家重見荊花紫美哉鄭宗誰與儔獨立千載民綱紀家規一通在座右流慶綿綿孫又子願使淳風四海同再見周南詠麟趾

唐氏義門

元許有壬至正集滏陽唐伯春義門詩 滏水悠悠照紫荊一枝枯悴兩枝榮春風能使花如舊由榮行看世有萌今古犇倫星日在田廬遺產羽毛輕勉旃繼嗣承先訓莫遣謠傳衆布聲

湯氏義門

元倪遠金洲集項溧水歸登官塘湯漢章義門景雲五山翔鳳集東廬花竹園池可隱居奕代文聲傳學館大書義字式門閭煒荒雅泰和為貴樽俎清言樂有餘卓笠重逢當一笑白眉青眼尚如初 一塘分兩百泉流舌作山房信宿留騎馬傍門知不厭坐床索酒合應羞 王平仲舉延徐穉老去文淵憶少遊霧豹直疑斑已露翩翩入谷有鳴騶 元僧大訢蒲室集湯氏義門詩 九江義門是吾族流落四方困窮獨幼承慈訓寄空室隻影江湖隨雁鶩吳門湯氏碩且蕃七世同居二百年中書旌表部符下郡乘載之太史傳幸際明時歌有道誰謂古來風俗好孔子東西南北人周公兄弟不相保

任氏義門

元王惲秋澗集義門任氏詩并序 燕雲風土雄碩故其俗純厚多以孝友稱御史蘭君賓臣屢談於余吾鄉有任著飛卿者樂讀書其家義風尤為昭著至三世同爨鄉都化而慕之願得一言發越其美

因賦二詩予以見烝烝所自且勉夫錫類不匱之心焉燕雲任氏世同居和氣薰然樂有餘春在紫荊庭樹底綠陰初不見扶疎一門高義冠鄉鄰累葉相承■等春不學張公書忍訓友于元自孝心純

丁氏義門

開封府志元丁謙郾城今五世同居衆族百餘口鄉里稱其義立丁氏義門

陸氏義門

包宏齋弊帚藁略旌表陸氏門記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況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敘親睦周于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遠者固將百世而其遠者亦派轉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醇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由此其選也自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群從則又若塗人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日縱骨肉日離此天下之所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餘載而下而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寡寡乎絕無僅有而卓卓乎光前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睿旨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陸氏有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許以賜旌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為難矣而時人之獻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熙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至道乾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遠以來以迄于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闔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共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以至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數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由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采冠婚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繹先志而脩明之致其家法著于鄉族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敘九皋九韶皆奇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其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則有家規凡十八條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贊莫不各有品節且為

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已若三代威儀盡在於此如先儒之所嘆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之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耳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為民為士也然聞其同居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遠居者乎聞其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理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者視彼徒聚族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暐不異居者三世耳家人怡怡群從會食無他覺當時以為美談蓋以其身清家貧為之良不易若彼嘗被旌表之家者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為之當不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繁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故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守梭山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訓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當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閭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僅有而光前絕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文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豈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為家長而主家者沖也沖發然勁正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穎脫以出能為公堂用志之不分為族衆服勞而不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大和一門盎如也自父祖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為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為之實難當其欲求純懿雖百年成之而猶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承之尤難苟其少有違缺一日壞之而已慮其有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別之後肇建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耀也宜如何其加之意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本大末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以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人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聖上之恩固有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師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興起者運動鼓舞浸久浸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

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

范氏義門

國朝張志道翠屏集儀真范氏義門詩　澆風久矣變淳源，范氏猶稱古義門。四世于今千指盛，十年似爾幾家存。■華烽烽宜兄弟，竹笋攢攢長子孫。故里相從何日遂，秋風江上戰塵昏。

謝氏義門

國朝朱伯賢白雲集謝氏義門記　距黃岩西四十里曰小澧，山谷盤紆，水木清麗，謝氏世居焉。自四友先生以行義著于里族，延師教子，縉紳名人多賢之。生五子，皆有文行，恂恂怡怡，人無間言。經歷君王成，先生次子也，事其兄王華，恭愛惟謹，諸弟相承順，娣姒諧協無二心。至正庚寅以來，海邦弗靜，屢更憂患，而謝氏兄弟篤持友助尤甚乎時。一日相與謀曰：人言難得者兄弟，吾寧合貲同居，以敦友悌之義，無乃不可乎。於是兄弟翕然樂從，毫毛不留于私，悉歸諸公藏。歲時出內有常數，衣食祭祀有常式，旦望聚長幼謁祠堂，男女異序，拜坐有禮，藏飭有規，皀執治共事，子弟共業，僮奴共役，整整中矩範不少紊。盬鄉黨信之，大夫士頌之，有司將上其事以旌異之。王成廼曰：性莫貴乎人，吾戴天履地，行所宜為，非敢以聞於人，顧吾子若孫得聞長老之言，有啓于中，永守弗墜，是吾願也。予作而言曰：大道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尚矣。節義之得旌

哉，自夫仁義禮讓之風弛，而表厥宅里之典行，彝倫日斁，孝友罕聞，斗粟尺布之謠，閱墻拔戈之怨，豈忍言哉。今謝君兄弟當波頹風靡之餘，一振起之，敎然為人所難，固為賢矣。然猶以垂裕淑後為事，何其用心之仁若是。昔漢石奮以孝謹聞，傳叙其子孫遵教弗失，位至丞相若二千石者十三人。唐張公藝兄弟同居，至於九世，天子親幸其第以寵異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尚何慮子孫之弗永也耶。予聞仁者必有後，當於君家驗之矣。予忝同郡，殆見聞風作興，予則與有光焉，因不辭而記之。

孝門

魏書閻元明傳　元明為北隨郡守，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南史郭世通年十四喪父，養繼母盡孝，仁孝之風行於鄉黨。元嘉四年，勑榜表其門閭。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年饑減食以養母，家貧自責以嫁兄姊。齊高帝即位，詔表其門。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齊建元三年表其門閭。　孫淡，太原人，事母至孝，齊建元三年表其門閭。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初戍長安，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人問之，輒號慟彌日不忍荅。同郡薛天生母遭難，常食菜，母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其門。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彰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後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表其門。北史王續生，滎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伏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墮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李顯達，潁川陽翟人，居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六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謙謹有孝行。其祖卧病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祖沒，號踊絕而後蘇，水漿不入口三日。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　劉偶，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虎狼馴擾，為之所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唐書韓愈鄠人對曰：鄠有以孝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養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鄠大夫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病則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在

孝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眾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辯一邑里皆無孝也；以一人為孝，是辯其祖父皆無孝也。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為不苟生於危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其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宋史孝義傳陳思道，江陰人，少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衆鬻驢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粟帛，旌其門。元史文宗時，汴梁尹革以孝行稱，詔旌其門。唐柳宗元集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户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本作疾），興自刲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嘬（啖都濫切，嘬楚快切，與啜同），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積涕洟（古夷），墳左作小廬，冢以苦茨（茨詞資切），伏匿其中，扶服（扶服即匍匐）晝夜，哭訴孝誠，幽達

神爲見異廬上産紫芝白芝二莖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
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中去聲而克致斯焉謹案興亡庶
賤隨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耕耒爲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超
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
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
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此三字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
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刀自割殘
肌敗形羞膳奉進愛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瘡字禮
記三年問爲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號于穹昊捧土濡漭頓首成
墳陷膺腐胝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
位天地也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
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
導訓諸侯者樊仲曰魯侯孝王乃命於夷宮中亦有考叔寤莊稱醇左傳
隱公二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有獻於公云云公從之遂爲母
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
嗟道路滯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懇上動帝心傍達明神神賜秘祉三
秀靈泉楚詞采三秀於山間三秀芝草也靈泉即醴泉帝命薦加亦表
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元清道原順齋叢藁題孝
子旌門卷　孝恍初不願人知實在名隨理固宜莫道門旌今已了始終
大節異無虧　又題周伯淳孝友門卷　煌煌旌節耀清時貞母能生孝
友兒道與君陳張仲合誰能有筆繼書詩

陳孝門

溫州府志陳侃字君和永嘉人事親至孝親有疾嘗餚藥夜不解衣五
世同居宗無異爨郡守上其事旌表其門今猶稱其家曰陳孝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四十九　九眞

門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天台疏
曰此文既判出大經有人下作三段分今謂初問出名次佛答出名由將
此出爲流通後有云經家序者爲序無盡意白佛出名下供此出爲流通
今師有時亦作三段有時不作三段爲任分爲三章一無盡意問二佛答
三持地歎或爲四章三如前四者開品得益或作二段謂前後兩問答也
多種分章隨人意用也若作問答分章則有兩問兩答初問答明觀音樹王
寘益寄義後問答明普門珠王顯益寄義說前問答爲二一問二答就問
爲四一時節二標人三致儀四正問一爾時者爾言即也即是說東方妙
音弘經已訖次說西方觀音弘經之時故言爾時或可大衆已聞妙音弘
經歎喜已竟宜聞觀音發心生善之時故言爾時或可時衆疑於妙音若
爲判爲上來說法破衆疑情已竟時衆有疑觀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時故
言爾時或可時衆機在妙音聞即得道如二上菩薩得道也竟八萬四千
修理之時須聞觀音故言爾時諸佛如來不空說法有四悉檀因緣乃可
說法正是教演四悉檀時故言爾時也二標人者即是無盡意也名無盡者
非盡非無盡爲對小乘名盡故言無盡小乘明盡爲對盡智無生智滅色
取空之盡故云無盡也又云何無盡所謂空不可盡假不可盡中不可盡
故言無盡大品經云即色是空非色滅空空故無量也又大集經釋無盡
意東方過十恒沙國佛屋世界國名不眴佛號普賢彼諸菩薩無二乘名
但修念佛三昧不滅不生不出心行平等猶如虛空是爲念佛即是佛時
即具六波羅蜜得無生忍所謂不取色即檀除色相即尸觀色盡即羼提
觀色寂滅即毗梨耶不行色即禪不戲論色即般若也身子問誰爲汝作
字名無盡意答曰一切諸法因緣果報無盡一切諸法不可盡初發無上
菩提心已不可盡譬如虛空不可窮盡爲一切智發菩提心豈可盡若諸
佛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十力無畏等無盡因如是等發心故不可盡衆
生性無盡教化衆生無盡知一切法性無盡故無盡是名菩薩發心無盡
又檀波羅蜜無盡乃至方便無盡凡八十無盡八十無盡悉能含受一切
佛法從是得名名無盡意也又淨名云何謂爲盡謂不盡有爲何謂無盡
不住無爲華嚴有一無盡法門如是等經皆說假名分別一切諸法因緣

來標以明無盡意人。如勝鬘經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一切法常住
人大品經云：一切法趣意，是趣不過。意為法界，意則非盡非無盡。如是無
盡例如非常非無常，是乃為常。又淨名云：法若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
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與不盡，故知非盡非無盡，是真無盡義。又大品
經云：礙如虛空不可盡，乃至老死如虛空不可盡，色不可盡，乃至識不可
盡。如此乎，譬紛紛中道之理，以名無盡，通達空假中三諦之法，不可盡。故
名無盡意。菩薩不可名無盡心智識之之想行等，義不可說不可說，不能盡
義。菩薩有外國云摩訶菩提質多薩埵，此云大道心眾生，始心行者為煩
惱所生二七，分五分法身所生六度等，薩為場德所生別圓為中道所生
故大品云：如來身者，不從一因一緣生，如來身菩薩為眾行生，故言眾生
發心求佛，故言為大道。判益一切，以法道成他，成言成眾生，覆釋菩薩義
如別記。三狀俱者為云：一起二但三合。事起者，憧云：許益起請業起，菩薩
於佛備具二儀，故言起也。觀釋者，菩薩常修遠離行，故言起，亦是起諸法
寄空，即是寄於此空無所希著，故言起也。又菩薩安住空理，理本無起，悲
眾生故，未機利益，故言起也。又中道之寂非起非不起，而能起能不起，無起
之起，起即實相，亦起眾生實相，故言起也。偏但右肩者，合割以祖為敬。露

右者，示執本為儀表，弟子事師克後之儀。是故以袒為恭也。此乃以袒為
儀。然古有須胃肉袒謝於休儀露兩髆也。此方亦不一向是便也。觀解者，
覆露本空假二諦，又未權實。實不可說，如覆覆(?)未有真實。權於化便如露
右表有所益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為恭，外國合掌為恭。十本二邊合合
為一，表不敢散誕，專至一心，一心相當，故以此表敬也。觀解者，昔權實不
合，而今得會。又五指表陰(?)，仁王經云：法性色受想行識。此即實智真身亦
有五陰也。慈化因緣亦有五陰也。眾生性德之陰亦有五陰也。眾生土元
來極一有五陰也。聖人為化眾生示有惡身五陰，是則權實陰殊。若眾生
去性理顯，聖人亦息化歸真，權實不二。今掌表於迷本還源，入此權非實
事性契合，故合掌也。向佛者，表萬善之因，向萬德之果也。亦是行入合證
極實。會合於不二也。權實合故言向佛也。四段問者，此下有兩番問答，初番
問觀世音。次番問普門。前問為三，一標數，二釋所問，今三正問。大經云：汝
具二莊嚴，能問是義。我具二莊嚴，能答是義。今無盡意具二莊嚴，故顯觀
音二種莊嚴，發如來，如來究竟具二莊嚴，當答此義。釋論云：問有多種。
不解問，試問，赴機問。今無盡意即是赴機問也。世尊者，即是稱歎尊號，十
號具出釋論，用從釋也。　四明記曰：釋此二，初釋題目，二初三釋題。長者

宜也。謂解釋經意使合宜也。又義理也，斷益智者入法華三昧於觀行位
見第一義，得以此義理解今經，名為疏者，通意之稱，又音疏，即疏通疏條之
義也。二就記今二，釋題，大云初稱分事，疏云初紀，二家三疏，此品既是識
此為北家(?)……別傳十世，故東陳已吾藻者其數，於是分判經文為三
段有異。二今釋下示大旨，多種云初文明多種，分文二，若作下正依二段
即日云就前下正釋經文二，初前問答云初今科云一問，下隨釋二，初問
四初約即二初標子(?)義二即是下明意釋二一初別釋細云初世界東方西
方隨機樂欲二義可下為人有損性明於前意之世界，故云吾當今
聞此品即生喜(?)善三義可下對治疑破。解事為於對邪德治惡為第一
義。今從特事當第三悉四義可下第一義二上普謂中也莊嚴云八萬四
千鏡(?)妙音者，此土華德又以萬二千天子因使菩薩來往淨通今八萬伐
心悟在觀音二諸佛下總明意如來如故四機如得其之有益。益不孤發
今乃四機扣佛之時也。二標入云初釋別名三初十、道對小。此菩薩名由
證中，五中以不偏不偏從無盡實為對小來是盡盡析彰中道性無盡
故小未盡智者謂我見苦已斷集已修道已如是念時無漏智慧
見明覺也。無生智者謂我見苦已不復更見斷集已不復更斷盡證之不

復更證修道已，不復更修。如是念時，無漏智慧見明覺也。二又云下三諦
明圓，云初總示，二大品下別示。三初圓空，無盡，揀析示體，故云即色是空
意知體空通於三教，通則但體生元，即空，此偏空也。別圓能體，但染亦空
此中空也。離邊屬別，即邊屬圓。今在圓也。圓中名空，此空無盡。二又大下
圓假無盡。云初引經示相，云初大集約八十明假，云初本上所修，此是妙
假，共於三觀，不成故假。不生故空。不出故中，蓋不流出二邊故也。此觀觀
修具觀三身，至分證位名為見修。一切佛法無不現前。且舉六度，且二身
于下依法立字，云初身十問，二菩薩各具彰顯，修離行無盡名於此。今因
修果勝，初依苦集立誓，因緣集也。果報苦也。為一切苦依處立誓，以一切
智是五分。菩佛果法勝眾生性，下依道立誓，以順法性教化眾生，知道法
勝空云，後云，知是二誓。又復下依滅立行，萬行皆為復本，名得人(?)滅空
行到果也。若須苦得皆無作勝方得無盡。凡八下結上，明得皆知法界是
故皆含一切佛法。二又淨下淨名說二諦，明假有為是俗，可盡之為無為
是真，不可盡者小乘智消盡於有為，住於無為，故歸灰斷。圓人觀俗即是
妙有，故行萬行觀真，能達不空之真，是故不住三無為境，是故二諦皆是
常住不思議，假故名無盡。三華嚴約十藏明假，經二十云十無盡藏品云

菩薩有十種藏三世諸佛菩提所謂信藏戒藏慙藏愧藏聞藏施藏慧藏
念藏持藏辯藏乃至云此十種藏有十種無盡令諸菩薩究竟菩提
何等為十云就見一切眾生界以本願善廻向故一切劫無斷絕故盡虛空
界悉開悟心無限故廻向有為而不著故一念境界一切法無盡故大願
心無變異故善攝取諸陀羅尼故一切諸佛所護念故了一切法皆如幻
故是為十種無盡法能令一切世間所作皆得究竟無盡大廣二如此下
結經明假云又如下圖中無盡二初引經示相四初勝變約佛法明也以
一切法皆佛法故法無不在中故常住常住故無盡二大品約法界明也
法界體是大總相法門體故如提綱領也目志自是遮詮皆下何法非攝
今特言意蓋為釋經竟為法界理必變非名無盡者名偏意遮故例具實
實無遮例今釋無盡上下皆然三淨名示即遮是表空有當體皆是圓也
中性不及豈可有盡此之無盡為二遮情是故體空盡無不盡故如下結
成圓也先具無盡四大品明諸法皆七備悉公體是性悉故十二因緣又
以五陰一一如空常住周徧非雷宗義此大異第二如此下結經明中三
通達下從德立名二初立名能達之意所達諸法得無盡名學者須了
意即三諦無別所達能達亦無若其不然非無盡意二亦名下例諸法心

智五陰及一切法既即三諦故皆得立無盡之名二菩薩下釋通名云初
對究竟名二約果釋義云初釋眾生云初通明因果能生實法所生假令
始自凡今訖尊極今莫不從於眾法而生二別明菩薩從於無盡眾行而
生故曰眾生二發心下釋餘意人約上求下化而釋前以眾得生已假令
今以通法成他眾生三廣釋如前三教俱云初分經云起者下隨釋云初
釋起云初事釋禮即曲禮彼云積業則起積盈則起鄭氏注云尊師重道
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蓋謂文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也今無
盡意欲請觀音利他之意欲益己心菩薩之行故從座而起二觀釋云初
約空論起文有二意初明空觀不著諸法次明空觀自不著寂故名為起
二人善下約假論起即不起成寂現諸威儀也三人中下約中論起中道
遮照皆起待對故起不起無非中實即遍之起名不起之起此起自能起
發中實亦能令他起於中實二偏袒下釋袒云初事釋云初約西土云此
方下約此方言須貫珊依俗者令云依禄字之訣也元是恭順親入也初
仲尼與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以雎為賢枉賈金錢及牛酒賈旗而趨
之使還使雎於魏相魏齊言范雎以魏事告齊魏齊大怒折脅拉齒遷
賈奏秦之前也雎不死求字園者出之雎改名先易姓名曰張祿隨秦使

王稽入秦見昭王說之拜為客卿積遷至相後須賈為秦聘雎乃
微服而出於驛賈見而大驚問雎曰便說於秦乎雎曰逃亡之今免死
而已何敢說秦也又問雎曰秦相張君子知之也雎曰主人公亦得接近
賈曰今欲因子請謁張君於是同詣下馬門者驚起正立賈疑之雎入
而不出賈問門令知是秦相大已戰慄脫冠肉袒請入謝罪雎乃數而恕
之及賈使還雎曰為我報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將屠大梁魏使乃白
王魏王斬首送秦二觀解以事表理既成去門可以修觀故名觀解三釋
今字云初事釋云觀解云初表權實普分令令順於未觀百
界一念權實照然二人五下表事理道陰陰全法性五陰凡聖主修但聖
出染故眾生在染中性陰起土凡陰以為能感故使聖人出生實陰起於
權陰而為能應感者使其見則神奇故以兩實未今方令欲令行今即觀
事陰今於性陰二釋向佛文惟觀解而有二意初直明向佛次兼今字明
向義四五發問二初分文立意三初帶總分節二大經下問答功德三釋
論下兩示今問二世尊下依文釋義三初釋標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
名觀世音疏曰觀世音菩薩即是標所問之人也具如前釋何因緣者因
緣善惡事境智因緣也若就眾生則以善惡兩機為因聖人靈智慈悲為

緣若就聖人觀智慈悲為境眾生機感為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如上釋
也記曰云觀世下釋所問三何因下釋正問云初問能成因緣云初列
取境智境是機感智即聖應感應名為因緣則通二若就下互通凡聖因
觀緣緣之論因緣土論緣起二名觀下問所成名號因緣是實名號是
假今提實成假也**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
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
脫**疏曰第二佛答即為三初總答次別答三勸持就初總答為二一明機
二明應就機為四一標人數二遭苦三聞名四稱號數者十法界機實自
無量而言百千萬億者此乃通舍眾業同者如一地獄界大眾是同其
間復有百千萬億品從有百千萬億品格之終一一品格復有百十
萬億罪令是罪業正同所以同受一品罪者將此意廣歷餓鬼畜生修羅
人天皆亦如是故知此數是標同業之意言所以來多數者明百千萬億
種業道皆得名一時有機一時能應皆得解脫何況一人一業一機獨求
而不能救此舉境眾機多以顯觀深應大也二明遭苦者即是受諸苦惱
也此諸眾上業上百千是業同此言諸苦惱一苦惱是一業者凡有百千
萬億故知有諸百千萬億上明數同下明業別用此意歷十法界萬機之

即假圓知能所皆是法界聞說有所思修亦然故大本疏解我聞有聞聞
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二若能下正示圓教三慧前三聞慧不得圓聞
圓教聞慧四種偏邊邊四皆是不聞不聞即聞而思何依何修二慧準得
一心稱名名圓修慧二先文下結示四稱號言初標示事理言若用下各
示稱念言初事言初明一心有相續一心有數息一心二明稱名今文但
稱所歸之名未稱能歸之號故是略非廣二理言初明一心心有生滅不
名爲言今達心性非四句生既本不生亦復無滅乃名一心然立一心對
他成言若無一無心則無諸無法畢竟叵得名理一心言達此心者即是
體達事中一心二知攀下明稱名既達心空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故令攀
響能稱所稱皆非生滅故曰理稱事未必理理必具事以此爲圓安不感
聖二明應言初分科二應有下隨釋二初明應相言初判偏圓益相三教
作意應不一時圓任運應一時普偏二衆機下明機感速稍觀音應赴心
內衆生衆生機感心內觀音若不然者不偏不速二皆得下明解脫言初
約多機頭圓應故前釋人故云此彼衆機多以顯體深應大二或時下約
三遠再貼大經云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如何觀之脫本
衆苦皆解脫說聽之者宜善思之三問十下料簡言初明十界機應俱
時偏言初以多機並引難言答譬下以四事圓普答五初以四喻喻二菩
薩下約四法令三安樂下引此經證智慧資糧證財智言四又如下又三
喻顯五人是下示三昧名十道爲王既攝二諦一心圓含十益普審觀音
入此三昧即是遍入一切衆生心情常以三昧之力與其十番之尊但由
機感親疎故使利益深淺三三昧在玄第四十益在第六二問一下明
一心事理立能感二初久稱無效問二散心下法答若能一心稱於事理
其猶形對影響聲應答第二別答言初分科釵意言初分科二釵意二
初釵化所意言初立三機言初有八下定三業前後二通辨下辨三機與
拔見難是除苦獄毒是除因得子是與樂三釵三番料揀三初問那忍與
樂者古以得子爲樂故今云少分與樂不教悲門二問種拜已下示求
樂苦何不令求戒善等善爲樂因耶答樂果標意可引人求修因勸善非
引接法其文在後者十九說法廣示修因也三問并答可見二有八下立
七難言初明受兒鬼關去來者去猶俛皆其國未謂到此儻人王論鬼重
者須害則害於業則輕體則是五明則成也二明次第鬼王相關者三鬼
羅難四賊告難五求怛難六與鍊難三四相從鬼難在無圍則重王難在
城邑以輕五六相從鬼怡或元故重王但衆用故輕本論輕重故云相從

乃相關也二有師下立八難言初一師立二一師破言今明下明今師意
言初明三機言相非他非言初非情卜聖應言今不下非悲門與樂言今
言下明今意言初隨世立次此娑婆國聲爲佛事口機爲相意根冥密起
必先身業蠱顯後心而動三業之次之豈不然耶二若奉下聖意無緣且
隨世儀立次如前據聖無緣即和即應二他既下明七難二初明次第言
初且一往立次從重至輕一往次第二至如下機不可定執言問請下明
所來言初以難多唯七耶二答此下以七難來六答二初正示來意言初
通明七六經明七難不止在事故約觀釋通互三來若無所表不能拔濟
故約七難以表六種外水火風衣內三種刀杖怨懷表力地獄王等有情
可表識種大十世界雖非正難是難所依可表內空二云何下別二空識
二初明未得二空爲下明爲難言初空雖非正難而是難由若論觀行亦
爲所觀二識識起愛見必該通別二種愛見二所以下結示唯七意若有

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疏曰一

火難爲四一持名即是善爲機二達苦即是惡爲機三苦四悟上總云受
諸苦惱未判其相今別答故衆水火等也釋諸難例爲三意一貼文二示
事理三觀行解釋貼文者持者口爲誦持心爲秉持三示持爲理不失難非

口持覺觀亦得是口行故通屬口業機攝若有設有後有皆是不定被脫
之辭也除苦難起方得名此中前持名而遭難此或是前後互出爾今爲
火難色聚須預憶持憶持必無此難設說有者皆是放捨所持等從惡
釋之爲設如慈童女因緣若能至意循孝不違火輪遠無地獄受地獄苦
此是東好不緣廣出因緣得入持名本不遭遭難緣若忘忘設入大火若
能憶先所修即得免難火難既甚機亦須深故先持後發其義可見威神
力是給大難也次約證者晉世謝敷作觀世音應驗傳有陰果又續之其
傳云三長舒吉元康年中於洛陽爲延火所及草屋下風皇甫先望一心
稱名風迴火轉都舍而滅鄉里淺志謂爲自爾因風漲日鄉大燒之三擲
三滅即扣頭識謝法力於香郡起精舍於上谷乞得一牛將於空野遇火
法力疲極小卧比覺大勢已及因舉聲稱觀世音應聲大滅又法
智逃野火合頭面作禮至心稱名餘處皆燒智處身所無損又具與郡吏此
晉記得所明非爲虛說復三說觀行釋者火有多種有果報火業火頑
惱火果報火生初禪業火通三界頑惱火通三界人果報火難者從地獄
有上至初禪皆有火難智度論說八萬四千由內外洞然上下交夾鉅毛
夫鄭埋起衆體焦然畜生燒炙湯炭餘羅亦有火難人中夫燒炮也故若

土如意頂彌洞然諸天宮殿悉皆都盡初禪已下無先大害凡一十五有
衆生百千萬億諸業苦惱持是觀世音名火不能燒何但止說閻淨提人
作解即直說一十五有果報皆解合識可哭哉除凡善非彼所知次明
修因惡業大者隨有成惡修善之處若五戒十善多為惡業所難故經云
燒諸善根無適崇悉雖生有頂頂上火燃術婆伽欲火所燒金光明云憂
悲益火令未燒我能破善業退上墜下皆名為火若能稱名得離惡業故
請觀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令得清淨由斯菩薩威神之力
也次明煩惱火者聲聞人厭惡生死見三界因果猶如火宅四倒結惑熾
火俱起輪轉墮落為火所燒生死晝夜不息勤求方便說共相拯手
出火宅稱觀世音誠盛息求於羊車速出火宅入有餘無餘涅槃即得
解脫也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教次明別教次明圓教次明變易
土純作心次明變易土利根人凡有九善行八備通之行並為五住煩惱
悉大之所燒害各修方便方便未成火難恆逼稱觀世音方便即成便得
解脫一一當其法門細作機感之義問菩薩住何法門而能如是即答菩
薩法門無量不出利圓兩觀本起慈悲故能十普垂應所以者何菩薩元
初發菩提心見衆報火燒諸衆生即起慈悲誓當度脫誓持果成亦起慈

悲救諸業火修無漏觀能白骨流光發火光三昧八勝處中有火勝處十一
切處中有火一切處皆起慈悲誓當為衆生滅煩惱火又觀諸大悉是因緣
所生清體之即空又從大空而觀火假分別因緣又觀大中見火實相如
是次第即即皆有慈悲誓當利物今位補處力用無盡以本誓名實諸衆
生未曾捨離隨有機感即能出應若事大起得名求救即對本時果上慈
悲救苦與樂悲業火起即用持戒修定十慈悲煩惱火起即用無漏入空
入假入中等慈悲即即相關普衆機就感一時垂應慈悲適應皆得解脫
如華嚴第四十云善財請退求國見方便命婆羅門修苦行求一切智有
大刀山四面火聚從刀山上自投於火謂善財云能入此者是菩薩行善
財生疑言是邪法梵謂善財莫作此念此是金剛大智令欲昭覺耳即
天言此菩薩五熱炙身令我滅邪見離我心諸魔又云菩薩炙身時我等
宮殿猶如聚墨我即發菩提心乃生化化自在天於煩惱火得自在法門
乃至龍鬼阿修羅皆發菩提心捨本惡念善財聞空中語已即時修邇登刀
山入大火聚未至得菩薩安住三昧入大得菩薩寂靜安樂照明三昧此
火山者名為無盡法門菩薩入此門能知諸法故衆經大法門如光謹炎
觀音火法門慈悲救苦千萬利益也次明菩薩本修圓觀所起慈悲者但

惡為煩惱道以無漏業名為業道變易生死名為苦道實報三道諸無明
惑為煩惱道非漏非無漏業為業道彼上變易為苦道今從勝而說
故約事火而為果報只土初禪輪廻之田以為業大故土有頂三觀所破
方名煩惱故通三末下去諸難其意準此三果報火難下次釋云初果
報火云初達離云初通明處云如何下則亦相云凡一下提結釋四趣四
洲六天初禪善知覺云令云十六同在初禪且云十五二得是下威應云
初機感獲勝二直說下指數分為直說果報也上清涼驗於舊驗所大者
舉因并已言凡善破有他不聞名二次明下惡業大云初達離云初明修
因上之所明於現報上求先苦厄安其果者今所論者修行成善及八地
定未於本者人天無漏二多為下明違大云初釋相宿習破戒十惡業等
於備持時起作障難使戒定善業不成名為破戒有頂等者無有漏善
攝非想定非惡業大無所有下即為惡業且欲示於惡通三界故引之為
二術婆下引證云初引事術婆伽姪欲熾盛大起燒身此即業火能生事
火燒三種火其性不別二金光下引經云能破下被燒上升之善既為所
燒乃隨惡業而墮於下二若能下感應云初感機得脫二故請下引請伏
除觀音行者淨行也謂大小諸戒是三業之本清淨之行十惡是能破梵行

是所破三由斯下用此文總三煩惱火云初就機感解釋云初略偈別戒
義云初別釋云初約聲聞唐亦見思之因爭收之養四心流動三相遷往
名為大宅說共拯拔手出此宅若非一心稱觀世音或當墮落為大所害
此教觀音身在此界度人彼界故吟聲聞得二涅槃二次明下例餘位供
識別於通教見思為不別教正以塵沙為大圓教初後無明為火上之二
喜通名變易未能伏斷無明惑者名純根人若能伏斷無明根令伏在方
便斷前實報二凡有下總示二初修觀被燒雖除永離果報入者藏善已
上皆名修道教亦九善並為五住惑大燒者修圓禪定亦被燒惑三住所
燒況三乘賢見思通惑二稱觀下得名得脫各依本法而修一心以稱
號若成機者無不得脫二問答下明所觀慈悲云初問起如上所明二十
五有三障苦難十者令脫未知大士修何方便證何法門得如是救二答
善下釋出云初略示云所以下廣釋云初明所次一切修觀本誓云初果
報慈悲既於元始發菩提心凡曰見聞彌接後二文請下略同慈悲各
云業病果報本十二門釋以其業大皆能壞苦三備無下無漏慈悲云
初事定者擬根本味禪之外有根本淨禪謂六妙門十六特勝通明熏此
等亦帶無漏能滅煩惱令但從觀音之等為無漏者並取出世事禪之中

有大名者，雖具觀相，此乃以事釋之。大乃義見，思之大乃然。事理有四，即觀練
熏修。觀謂九想、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練謂九次第定。熏謂師子奮迅
三昧。修謂超越三昧。今於四中但舉觀禪中之三，不引八背者，以八背中無
大名，故且隨便也。初云白骨流光者，即九想中於第八白骨，修八色流光。
言八色者，見地色如黃白淨潔之地，見水色如深淵清澄之水，見火色如
無煙青草之火，見風色如無塵迥淨之風，見青色如金精山，見黃色如薝
蔔華，見赤色如春朝霞，見白色如珂貝雪。見色之相，而無質礙。八勝處者，
一內有色相外觀色少，二內有色相外觀色多，三內無色相外觀色少，四
內無色相外觀色多。此四句本當云若好若醜，是名勝知勝見。五地勝處，
六水勝處，七火勝處，八風勝處。此於緣中轉變自在，觀心淳熟，勝前八色
故也。十一切處者：一青一切處，二黃一切處，三赤一切處，四白一切處，五
地一切處，六水一切處，七火一切處，八風一切處，九空一切處，十識一切
處。此於所觀普徧，即觀禪成就也。二人觀下三觀諸大者，報業煩惱及事
定中大皆是三觀所觀境也。此境緣生，故先即空，次假後中，故成別觀。節
節慈悲普拔根毒，及三惑大二合住下熏心起慈，一切衆皆是難，三切真
慈悲妙乃即是斷德同體慈悲，冥熏衆生本成熟感，故惠拔苦。二若事下衆

機關警衆生，若起三種大精，與本等隨所根，無緣故關今果之，非以發因
中之發舉，即云幾得那於始心終大悲以拔難三苦衆下一時普救別數。
雖則修有次第，然必圓融，故下明能一時歷二如華下引經證成二切。
引經開合衆則華嚴善財未見彌勒文殊已前，皆是別教歷別法門。今文
既云此大山者，名為無盡法門，若入此門能知諸法，此門豈非圓融長者？
答：意唯於大法門中能知諸法，不能於餘法門知諸法，故以彼經云我唯
知此一法門，故知仍是教道之說。若爾，此之三昧住何淨理，破何等惑？答：
既云無盡法門，又云能知諸法，即是中道三昧，破無明惑，故釋義引善財
若於知識得實相三昧，則破障中微細無明，多分並約教道，不應破無明
惑。上皆釋義。二義後下結示觀音，若是別教，救於煩惱火者，即如方便命
婆羅門所修之相也。下者判益者，乃是迴向前未三番慈悲。二次明下明
圓頓二切，明本修圓觀慈悲，切心觀人不思議境，即一大門具三千法，雖
皆上修相相分明，即於此境發菩提心，譬救衆生三障大難，擬救衆生三
種大難。三若去下明入位正果機應二切，釋示利無謀而慈，圓修圓證，以
圓證願熏圓力用，不動一心救十人難。二雖無下不分而分，開普之非三微
底而捨實，非前後淺深應之位，就微感三障不擊對二十五王三昧乃自

成多次先果報，次當於十五王三昧力修有爲善，先惡業次當二十四王
三昧，乃關何一耶？若除惡業，不用非想；若成善因，不用地獄，以地獄明無
成就，修非想之因無破除故，故修因惡業極上極下，至論不用一三昧也。
二乘已去至圓入住，即節節皆用二十五有王三昧，乃三難意下入而不含。
雖入諸有三障之大，以其體了即空假中，故無擲可得，何有能吃及所吃
耶？二菩薩下結，二常堂下示已他俱大，如幻三昧破關淨有，具論十難他
經惟如果報一義，故云少分。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疏曰：第
二水難者，亦為三意：一略文，二引證，三觀釋。略文為三：一達水是有苦，二
稱名是善，三得淺處是應也。問：何意言為大水所漂？答：小水不成難，或哉
致入水亦不成難，故論其難，故言大水所漂大難。所以言入者，小火亦能
斷命，若致入，若不致令入，則害命。今舉其重難，重難既致，何况其輕？是故
言其入，不言入水；言其大水，亦言大火。水論其淺，即成惡火，論少為來
為慈也。二引證者，應驗傳云：海鹽有潮水，潮伴皆死，此人稱觀音，遂得一
石之岡，便如賊，乃見可合來船，共入關根，果見有船人送達岸，不復見人船。
此人為沙門，大精進。又劉澄隨貴淺為廣州牧，行達言子遭風，堂母及兩
居騰騰不絕，唱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船，逐得安隱，澄身在別船，及他船皆

不濟。道因三人求水度孟津者也，一人前溺，一人次失，因道遂水上之
不沒，一心稱觀世音，斯如須臾夜過，亦光徑得至岸，此例甚多，皆聖力
也。三約觀解者，果報水為二：一惡業水通三界，二煩惱水通大小。惡業如地獄
鑊湯沸屎，鹹海灰河，流溺沈溺，餓鬼道中亦有填河塞海，畜生魚龜衛尺
然妄，阿修羅亦有水難，人中可知。水火及二難，凡夫無常，是時若不稱名，
尚不致淺處，何况水也。即少惡業水者，謂惡欲深善業者，息名惡業水。
受欲因緣之所毁壞，斯入三惡道也。忘失正念，故名淹溺，覺見思羅剎，是善
入惡者，即是水漂，何必洪濤巨浪。若能一心稱名，即得淺處之次明須
煩惱水者，經云煩惱大河能漂沒者，欲愛觀受欲之水，增長二十五有稠林。
漂水皮著煩惱我，皆兼嚴巨浪，有河四流，沒溺衆生，無明所覆而不能出。
涅槃彼岸何由可登？二乘入修三十七品之橋，運十智之舟，載有上元無學
前登達彼，一心稱名，若發見諦三果皆名淺處，無學為彼岸。次是佛使習
為淺處，通教正習盡為淺處，次別教斷四住為淺處，斷無明為彼岸。次明
圓教六根清淨為淺處，入銅輪為彼岸，亦是中道分是淺處，究竟為彼岸方
稱彼岸。後次約果也，見也三果也，故四果也，亦足至圓教方也無明
流菩薩所以通觀水難者，皆是本修別圓二觀慈悲一分，日成就王三昧乃

判多少明入海求珍緣伴無定難無定數終不可獨得故集百千之人皆悉
言田殖百倍商估十倍仕官萬倍入海吉還得無量倍故入海次遣風
是難由約下文證今若聞風為正難下文云皆得解脫羅剎之難此直不
獨是羅剎難難由正患無在由者何但由風墮羅由入海遣風求
寶入海由貪求珍寶衣轉相由風災難切故風是墮難之由七寶是正
寶次是偽寶入如意珠寶最上今言等者等上等下諸寶樓度云巨海
有七種以寶一百二十種真珠寶貝風者舊云風無色吹黑沙故稱有入
揮言沙中無船水中無沙非是吹黑沙乃是吹黑雲雲今還此釋水中
無雲雲中無船何得揮沙而秋書風能吹黑雲何意不能吹黑沙諸觀音
云黑風四度仁王般若有六色風黑赤青天地火也變壞經明五風所含
亦云有黑風風如以黑悍之甚也羅剎是食人鬼人見若能咒養之令
鮮復有歡精氣鬼入心中有七沖神和養精神鬼歡一沖亦頓痛三沖能
七沖盡即死一人稱名餘者息脫者聞愛感休否是光雖口不同唱心動覺稱
故俱獲濟是若獲但賊則同繫者空心多不幷決須稱令使審無
水難為弄何意就此論觀音之名此正就一人稱名而損無摩實明慈力
廣救救獲千顯觀音之名也二約事證應殺傳言外國百餘人從獅子

國汎海向狄向忍逢惡風墮鬼國使狄盡一船衆人捨觀音中有一
小木沙門不信觀音不肯稱名鬼索此沙門沙門狼狽亦稱得免次
觀釋者不但明世界中鬼難名鬼華嚴云嫿依猛鬼吹草心大常令熾
然吹諸行商令墮落惡道大入道善寶及無漏聖財從地獄上至三禪皆
有果報風難如僧護經明地獄種種形相疾風猛火濺破餓鬼所
者鬼道中寒風聚嘈畜生飛走之類傾巢覆何可勝言修羅亦
有風難若風災起時諸山擊持上至三禪宮殿碎為微塵當此之時難
故海唯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以王三昧力以手障以口吸無量分
得亦得解脫也次明若約諸善惡業風吹壞五戒十善船舫墮三塗鬼
及受見境中大經云羅剎神者隨所生子而患食食子既盡便食其夫
惡須稱觀世音菩薩以慈悲力能令解脫次明二施入林聖財寶為煩惱
惡吹息得船行行舫墮見受境為見愛羅剎所害若能稱觀世音得脫見
受二轉求得見二十五有黑業也次明丈佛六度得通到圓變易等入煩
惱海採一切智寶入倒暴風所吹飄諸行舫墮二邊鬼國用正觀體達
諸法不生不入貫勝即得解脫鬼最令前後重故不重說也法界風
難無量一時圓應者因國慈悲所熏菩薩本別觀見中即起

慈悲喻戒定惡業風即起慈悲喻三觀時即節息非令入風實相王三
昧以事慈悲救果報以戒定慈悲救惡業三觀慈悲救煩惱故
能十番救難若作圓觀論機息者但觀風字門具照十法界三諦究竟通
達無礙慈悲偏覆普分別說王三昧以十七三昧救果報以二十四
三昧救修因以二十五三昧救二十五有通別從微入空須惱以二十
五三昧救別教出假無知以二十五三昧救圓教入中無明受易可
駢知是通教法界一切一時普淨解脫也　記曰三羅剎難初判義門
二隨門釋初約文十料標二人數下隨釋二初明難三初敘數初
釋入數若下若千萬億以其海少大故云不可獨二
寶惡下明入海次遣下難由初正難由二初非以方
是風為八難救緣結文但成見難二難田下推風是難由若尽推之
是難由於諸由中風由最切是故經文特言風二七寶下遣釋寶物二
切分真偽二亦似真二黑風下更釋風二初化解切師二有人
下也人三今還下令例觀二論觀下今釋初經明風二風加下風
黑神三羅剎下遣羅剎鬼本門大王所貴有其二一曰夜
叉次鬼二曰羅剎食人鬼偏在諸處然其本居海外有國入

往其國鬼來此攝人令食由是同相聞故也四一人下明機五明應何
意下結名二約事三觀釋初明風義不分世界中風果報風也黑業名
風生大人道善寶皆惡業風吹失無漏財煩惱風也以下第五人明鬼難
其明三障惡見之義故今觀行且從難由風義而言欲於六難明別圓觀
卽是一切觀境之式二從地下釋風通三障初果報二初遣普言初上
至三禪二如僧下下論諸趣僧護此明四所舍為界和修五百商人入
海採寶來說世尊諸比丘船中說法佛知有益許之令去船還海岸登
陸而行夜宿樹下商人早發忘喚比丘眾同宿大伴獨行山林見僧伽藍比
丘往彼若欲食房舍溫室若園林若田地若用皆是其夜之
間受種種苦有百餘條僧護問皆答云當還問佛自當知之既至佛所
其所見佛皆答之是比丘破諸戒毀壞常住使用眾物於彼海山
受地獄苦學者覽之足以自誡二當此下明機麤二次明下惡業二初遣
難三空約因皆由宿業今起是皆於三塗貪取之心如羅剎
持破戒定善如貪二夫入天報如食其夫二意須下機麤三次明下煩
惱二初明機二初聖財不出之境一開二三四五六捨之
怨惡所無常所觀行得卽不爭慈心等二行約往所修財約聖

為許說耶觀於六合。猶如空聚。群賊住於六塵。六入欲捨後住順倍驗之
慮以道品船栰。運于動念。遍涉陂河。十住未免。唯佛究竟。經文本於三來
始終。今論聲聞觀法。十二因緣。聞緣如城。黑白不動。三種之業。繫屬如鉗
五欲爲害。如枝刀。今魔境難出。如門被實。二爾時下得脫。二次明下諸位
各以本願。一心稱名。即時解脫。二從次下意。二初斷。二初明本誓。隨見隨
修。皆起誓願。救於衆生。三律刀杖。二令住下明起機。三初起機相。三昧神
力。稱本誓。一一能救。二刀杖下對住法以之種類。表內六種。對於觀門
此地種門。今修成也。三如筆下引證。六種偏救一切觀境。刀杖堅璧爲
地字門。救引屋壁地種。能現諸佛。及能發明菩財定慧。一切動法。當知地
門能成普應。二從次下頌。二初圓修。地爲法界。生佛依正。無不趣入。地字
法門。當如一塵。無不具足。三諦等者。二塵即空。一切皆等。從中本有。二圓
起下明應。二初總示。三諦慈悲。無不徧攝。故能一時徧救衆苦。二若欲下
分別圓悲攝爲不可別。論若欲爲知。對機分別。四洲四趣。四王忉利此之
十有。有事刀杖。能成一十五三昧。力修有漏善。遍惡刀杖。成二十四王三
昧力。四救三觀。一心稱名。成二十五三昧之力。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
叉羅刹。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

之。況復加害。疏曰第五鬼難亦爲三。一明來。二約證。三觀解。始文爲四。一
標處所。二明遣難所是。三稱名即是。四處三千大千滿中者。此假設
之辭。乍若言滿十方。受從何處來。知是假言。譬上水火。何不假設滿大千
耶。鬼有心譏相逐。故偏假設爲鬼難。鬼所以畏者。觀音
有威。有惡者非懷惡。所是畏處。所以聞名。尚不能加於惡眼。主客無害心
害心惡眼。二俱欲之。次約事證者。次觀解者。若果報論。鬼難者。此假道亦
處有鄰惡大力鬼。惱諸衆生。鬼道中力大者。惱於小鬼。害主道。鬼亦欺害
主人。中可知。諸天既損。鬼何得爲鬼所惱。如阿含中。言有六力鬼。忽生帝
釋苑中。釋大嗔。鬼光明轉盛。釋遂發慈心。鬼光明滅。即去。天主既爲鬼所
惱。何況四天。修羅道。即如是等。處鬼難。佛悉稱觀世音。即不能加害也。次
明修因者。自有惡業。名爲鬼。自有鬼動三毒。如阿含云。提亦有鬼。鬼入人
心。則使人耽伏無厭。故鬼使嗔伏。邪當知鬼亦欲其三毒翁體。是鬼者。瞋
破先行嗔破慈悲。貪鬼惱不足。若有鬼惱不欲者。乃生十善諸理。亦如是。
皆爲惡業。鬼說損人天。動不動業。若能稱名。即不加害也。次明煩惱鬼者。
見心爲男鬼。愛心爲女鬼。若論此鬼。即偏滿三千大千世界。非復假設之
言。何以故。以見使歷三界。有八十八。愛歷三界。合有九十八。豈不遍滿。此

鬼欲來惱。二未合乃生六度。通別圓等。得入大經云。唯願世尊。善哉說咒
當爲救等。除無明鬼。大論云。惡羅刹。止住其中。豈非煩惱鬼耶。若稱名消
劍觀智成就。能於見愛塵勞。隨意所轉。不能爲害也。次別圓本觀。慈悲機
應者。別觀菩薩初發心時。見諸惡鬼。惱亂世間。無能救解。如記梵迦羅等
惱見含毒。是故菩薩。興起慈悲。爲作擁護。若修諸善。爲惡所壞。亦起慈悲
令其成就。若觀此惡及以業鬼。皆是因緣生法。從假入空。出假入中者。即
即慈悲誓願。於諸煩惱。深達實相。成王三昧。以誓願熏修。法界衆生。若遭
惡鬼。能通法界救護。以事中慈悲。於果報上。善修善慈悲。救惡業鬼。以三
觀慈悲。救愛見無明等惡鬼。諸鬼遍任未御。不能爲惡。根現。今如華嚴
四十二地。毗羅婆娑婆陀夜天。於日沒後。見虛空。見其身。一一有一切
星宿。一一毛孔中。見所化衆生。或生天上。或得二乘。或修菩薩行。種種方便
皆悉見聞。爾時夜天。告善財言。我於惡衆生。發大慈心。不捨衆生。發大悲
心。於聲聞緣覺。發安立一切智道心。我見衆生。遠離正道。趣於邪得著諸
顛倒。虛妄迷惑。受衆苦惱。我見此已。無量方便。除諸邪惑。安立王身。故知
法身菩薩。以夜人鬼身。能作如此安立衆生。觀音菩薩。於此鬼神法門。豈
不通達。普應一切。令得無害。若圓觀者。鬼體是實見鬼門。一切法趣此鬼體

鬼法門。十法界三諦具足。無緣慈悲。普救一切。即是鬼門王三昧。乃通惡
法界。若分別說者。以十三昧救事鬼。以二十四三昧救惡業鬼。以二十五三
昧救二末通別圓入空鬼。乃至入中道。一切一時俱不加害。記曰第五
鬼難。三初判門。二貼文下隨釋。三初貼文。二初科釋。二三千下釋義。四初
標處。二初大千假設。二對上料簡。二遣難。三稱名。四鬼所下棄處息感。即
是折攝二門。以息攝慈害心惡眼。二俱休息。以威折慈惡害亦然。二約事
標惡不釋上羅刹難。已彰其事。故不重說。三觀解。三初果報。三初明理諸
天子者。嗔增諸惡。助鬼之威。慈爲善本。消鬼之勢。得者當知。若多嗔者。當
與惡鬼同其事業。若常慈悲。與佛菩薩同其出處。二如是下明感。二次明
下明惡業。二初明難。二初鬼動三毒。雖是惡鬼。使人惱。偽亦是惱。使所惡
以其多起惱惡。故令惱鬼得便。嗔志邪見。亦復如是。又是宿業。王相稱惡
故於今日。同造惡因。破於善業。二三毒下諸惡名惡。如前業。今業。來業。惡
故今諸惡得名爲惡。皆以三毒而名惡業。與煩惱何異。任運起者。名爲煩
惱。爭起決定。能動身口。名三毒業。今既能破五戒十善。必非任運。貪嗔癡
亡。人天故壽不爲動業。四禪四定。名不動業。三若能下明感。三次明下煩
惱。二初明機。二初明難。二初所遣難。二初明消大千界住刹利。如見推劃

女性當爲如受經律二何以下偏三界二此鬼下述罪令小草已去八音得令供高頌偈見冬所害二者得下明威光受塵害即乘而浮是故浮名取譬付者隨意所轉二次明了明慈云初漸云初隨行立領如見等迎害即指觀音經緣起也明今譬此翻廣嚴捉開入民通大悲為彼亦如無丙耳出勝乃生六識開囊猜如醉人有五夜冬名見等迎囊吹入精象二於諸下未譬普救云初亦相漸終須譬上日唐法界衆生三障鬼難開於未譬一一救云能今諸患皆爲佛來二如華下引經斷是菩薩住鬼法門能以鬼身廣作佛事三障之鬼或欲或用得自在故一切鬼難一時普格三救知下結益二者圓下頌云初明圓觀慈悲識理乃通今約鬼於別從受鬼識體為境一識一切識一切識一識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而一切此是鬼門十界三障休此妙境具正發心乃能偏歷二若分下明隨機分別害鬼既能惱於帝釋故地合天四洲四趣盛於十體王三昧力餘義同前設

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

疏四第六枷鎖難亦為三一貼文二約二觀釋貼文為四一標有罪無罪二述難三釋意四慶上臨當被害此定入死目此明有罪無罪或是推檢未定或可判入狀流若判未判俱被禁繫明望心等本救其因執不論有罪無罪也在手名杻在脚名械在頸名枷連身名鎖此則一木一鐵之名也繫名繫縛檢名封檢繫木必檢檢必被繫繫而兵檢要佛亦澤為死擧暴人死言善若能稱觀世音書重開自開鐵木斷壞次引事證者應驗傳云蓋護山陽令繫獄惡死三日三夜心無間息即根見觀音放光照之鏁脫門開尋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依傍為張王長文王反陽繫廷尉誦經千遍鏁寸寸斷不日即散三觀釋者地獄體是罔羅及富者亦有龍繫修羅亦被五縛北方天上自在魔無此難降是已還無有幽厄若能稱名皆得斷壞也次明修因惡業即名枷鎖也諸業無有力不遂不作者若有遂業果終不失故云不失法如券若人修習諸善被惡業覆如大山映覆於心使善敗壞更增惡業惡業即招果縛無由可解若欲脫此業者因時可救意稱觀音能令三惡業壞故經云妄子以為鎖械錢財以為牢獄王法以為獄縛是故行令不得修道望現在是果報縛望過去是業次明修聞者冠冕三界皆是有罪羅漢是無罪大品云摩訶那伽雖有罪無罪間在三界獄中五陰所縛三相無常檢束即封之禮實上惑名枷定慧上惑名械中道上惑名鎖如是等未縛行令不能得脫稱名繫念必蒙靈應若發定慧是械斷若發權實是

杻斷若欲無明是枷斷法身顯現是鎖斷人無餘涅槃是縛斷見三樹是解捨出三界是出獄此復有通別意次明入佛應化通別圓若論枷鎖備是此實報別圓本觀所起慈悲通慮之義不異於前若三十大屯以未空禪工夫見等以衣被纏論其分齒普應此亦如前消其本觀今當說普薩見眾生以空識眾果報為運為土識所攝猜諸善時空識之等亦能壞普觀空識有三神之德有三神之器如是即耶香起慈悲救拔眾生害慈欲與眾生妙救淨名云菩薩觀四大體空體識體皆空空故無四大無空無識是為入不二法門或王三昧能遍十法界害以事中慈悲救果根空識體以修善慈悲救為眾空識體以三觀慈悲救煩惱空識體故知觀音於空識法門而得自在普業三十九善住此五於虛空屯大作佛害若作圓觀觀空理因緣住相本本究竟等則一切十法界悲趣空門識亦如是起無緣慈悲實諸眾生十法界有機即能一切一時而得解脫記四六枷鎖難云初列門 隨釋云初貼文云初即經二上總下釋義四初標難二在手下述難三為兒下釋意曾子云為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四蒙應云約事三觀釋云初正明枷鎖三初果報二初明難事繫唯在四趣三洲二若能下明感二次明下惡業三初明難二若欲下明感三救經下引釋是引檢繫可有救時妻子錢財繫無脫日望現在等言只今妻子是錢財等亦業亦報何者若從現說名之為報若從過去說名之為業意如律善皆是宿惡此之宿惡感已成報乃附報為障即今妻子是自身休報等也者未成報今在業道亦自有力分善不成又令妻等不定為障若於往世間警吾已令則能為修道障梵如妙莊嚴王云由妻子等是佛捨道見見有令妻子動善毒財能總令從惡因所感妻等名鎖名寢若歸觀音則成報之業及未成者是惡皆息三次明下頌懼云初明機云初約繫間云初約小釋云初明理凡夫見思全為初二三果思惑未盡當名有罪羅漢思盡名為無罪大品經指學無學名為大龍故云摩訶那伽學人惟思名為有罪無學斷盡名無罪俱未無餘名同在獄此有果身等通五陰及以三界乃名檢繫權實等者此約有罪亦名破於二智提拔名杻妨於二行進趣名械小以斷惑為中道物能障五分為法身縛只是見思對於所障得杻等名二釋名下明威二此後下明通大合若既通教論杻械等即實通今若說別教明杻械等即別圓入二次明下例諸位二若論下明感因中漸頓意悲界上圓普與拔皆如上說二若三下兼明空識云初普應指前二論其下本觀今說二初漸云初本觀慈悲云初隨觀云一

切煩惱是識所為識衆是體空雖非體能示罪皆空亦名體空為業書亦
是業由身內有煩故能動作違於業因外空亦體空為惡者於境迷惑成
障戒體一切法體一切法為而於即即起與樸二故淨下引經證入不
二法門品明相普薩曰四種體空體異為言四種性即是空性如前際
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體性者是為入不二法門既云四種
皆即是空體皆就性明空空是中理此以中理不於事云後約五體即性
故不言今明六體豈不即性淨經意修加於識體須顯不言若共空講不
即中道得何以為王三昧體二或三下文善應起云初示相云華嚴下引
證見空實相能於虛空立體性要利諸衆生二若作下頌云初空藏圓脩
諸門觀法多推心識從近從要初心易修入根不等有宜觀外而得益者
四念處中下界衆生多著於外故今推境觀於內心上界衆生多著內心
故今觀色等於內著今觀空體亦是色顯唯是一色空不無法故一切十
界悉趣空門空即三諦故一切法皆即三諦三諦慈悲無生不得二起無
下慈悲普應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賫持重寶
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
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

得解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無盡
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疏曰第七怨賊難亦為三一
略標二約釋三觀釋略文為四一標難處二標遭難人三明有機四明應難
處者先明處即是大千國土次明難即滿中怨賊滿者假設之辭也國喻
賊者聖力能於頭功之主也怨者此難重也賊本來財怨本命令怨為
賊必財命兩圖善過去流血名為現在劫財名賊如此怨賊遍滿大千尚
能濩之況一者豈不能救也二標遭難人者即商主也此人為四一明主二
有從三懷實四涉險商者訓量此人擇識貴賤善解財利商量得實堪為
商人之主既有商主即有從領諸商人既涉險途所賫者少足難得之實
故言重寶也險路者或可曠野幽險名為險路或值怨賊衝出之處名為
險路者也機者亦四先明一人安慰二勸稱名三嘆德四衆人供稱所以
安慰者止其怨怖也所以勸稱名者設其上策也所以嘆德者令奕定勝
也者不安慰則悼遽憧惶雖安慰止悼若不設計居慰何益故勸稱名雖
勸稱名若不歎德設計則心不定勝亦不貴所以歎德故知此菩薩決定
能施無畏決果依憑三義既備供時稱名聲應即得解脫也南無云歸命
亦稱為救我次皓口機也今言觀音勢力既大加護亦曠重止七難而已

當知遍法界皆能救護故言義巍巍爾者重明高累之辭也明觀音之名
出於分段之外堅處二上故言重明質冰神應故言高累以是義故故言
巍巍如是也二約事證者應驗傳云晉隆安二年北隴上抵甘善
于時危險捕人食之逮為危所得閉在柵中擇肥者先食逮惡一心稱名
誦經食餘人稍盡唯逮并一小兒次擬明日逮竟夜請與一歲向晚危
來取之忽見一虎從草邊出吼吼諸危散去虎因壞柵作一穴而去逮將
小兒走從得免又衆安等從廣陵還向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逮騎在傍
既至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逮抱一擲便過向者即大狼所
逮騎共在北處望之歎悅無極道明於武原劫拿無道往往遇賊難書三
觀釋者若累根論怨賊者從地獄至第六天皆有關諍如阿含云切利戰
不如脩羅棄捉主第六天如此怨會稱名得脫也次脩善時惡多是怨備
如冰處稱名惡逼善業成就如闇滅明生次明煩惱為怨賊者一切煩惱
是出世法怨商主是三師兩慶受戒人是商今無作戒是重寶五塵是怨
賊或法師是商主商人是伏衆理教是重寶兩通魔事是怨賊或心王是
商主心數是商今王觀之智是重寶覺觀為怨賊或般若是商主五度為
行是商今法性實相是重寶六蔽是怨賊作此意歷諸教義自在作意感

稱名即得解脫也便次約怨賊難結品別圓意悉備前可解　記曰第
七怨賊難云初判門二貼文下隨釋三初貼文云初正釋怨賊云初料揀
二難處下釋義四初釋難處云初明處二次明下明難云初釋滿中二怨
者下釋怨賊云二操下遭難人云初示四義二商者下釋四義四初釋商
主二既有下釋商今三既涉遠下釋重寶以人衆路遠顯所賫實貴四險
路下釋險路以處以今二事釋險三機者下明有機云初示經四義二所
以下通釋四義云初明前三助進云初釋云初明設云所以一心稱名為
計果者更無過此知使可憑其勝則定二若不下明無三不進二故知下
勝二三義下明後一能感云初明因三故當二南無下翻梵就義四明歎
應二次結下寄結口機二初衆勝二今言下釋意云初約威力明二就義
下約字義顯二約事證三觀釋三初果報二循善下惡業修善治惡若惡
多善劣惡即怨勝若善多惡少惡為偏得水火之勢多能滅少繫念威機
惡銷善立三次明下煩惱云初略明機二初通明四行遭賊以前六偏備
明八番欲惡慮應故今怨勝但明四行遭煩惱將歷四教合揀八番言
四行者一戒法受體二說聲教理三所修正觀四正助合行出世行今要
先業成隨境護持持心習禁遵教顯理稱理修觀以正導助若非此四入

物今離志害是黃故以幻事調伏令離苦其機緣宜以實投而得益者即
如仙像殺婆羅門爲願法門此乃假實互現例於食殺亦可加設但須逆
限相即之意不拘假實也三方便下證悲觀假實如前人辯異則經文逆
順滿辭例前二毒其義不如二次此下明二觀慈悲也前大士本備三毒
滿辭之觀後見衆生爲三毒逼之所惱害亦見欲滿三毒法門故起慈悲
辯今衆生辭三毒過滿三毒得今成就家都物三毒故能任運備法界應
音今衆生滿辭成就然新頓觀皆觀三毒頓則滿辭不二而觀
新則切心但觀於辭後乃爲辭相即而明二諦意機經文可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十九　九真

村

洪武正韻倉尊切聚落亦作邨許慎說文䢴地名从邑屯聲徐鉉等曰今俗作村非是此尊切顧野王玉篇邨自孫切又音豚徐鍇通釋麄孫反丁度集韻撲也通作邨吳棫韻補叶音七倫切墅也白居易北村詩晨遊紫峯閣暮宿山下村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毛晃禮部韻畧邨古字又都昆切戴侗六書故粗存切聚落也杜甫詩曰無村眺望賒又作邨䢴通昭五音類聚千昆切聚坊也楊桓六書統清母䢴从邑从屯屯聚也俗作村者非說見譚韻知母及本韻定母邨隸眉村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字通云經史無字又按復古編云邨从邑屯別作村非然今村字通用之矣趙謙聲音文字通邨清昆切地名如云東邨西邨聚落也作村非韻會定正字切清昆清千村

邨 同上

篆書 䢴 楊鉤鐘鼎集韻　䢴 徐鉉篆韻

隸書 邨 六書統

行書 村 蘇軾　村 黃庭堅

草書 村 米芾　村 張亚錦溪　村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近事會元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

耕天村

元一統志曲水縣有耕天村其田之良者謂之雲下田輿地紀勝文州詩　行行未省見平川雲下誰知別有田山聚邑居能習險人愁粒食自耕天　鮮于子駿集風土行　郡有耕天村又有雲下田

白雲村

圖經志唐處士方千故居在桐廬縣釣臺之東地名白雲源其子孫登科知名者相繼近代衣冠傳序之久而世次可推故范文正公有詩云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水雲村

宋黃裳演山集水雲村記　長澗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從父得之于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枝傳之以爲沼走之以爲渠廚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倒實蟠香墮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靄而暮合間適之態明白之象與夫流泉相應以無爲相遇而不約儼然相得于東西杳然相忘于得喪其孰爲此者耶元豐之初予自京師南還省予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聽燕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以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

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實來京師與予道曰。今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盃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得子乎。公實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而勞。不為名而僞。遇吟而吟。得酒而休。方東而依西。未始有適莫要其中。曳曠而惠直。是真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予後此十年。當有草堂于演峯。有釣舟于劒潭。南歸而誰從者乎。是時水雲翁杖藜而相尋演山居士肩輿而忽往與。是兩物相得于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譃妙思絕景。不可得而究也。會歸乎至極。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以公實他日相從出此以為實焉。請鑱諸石。　又題水雲村　水雲深處尋幽客。鏡把銀餅飛琥珀。坐間玉篆流盃來。時伴桃花猷春色。塵勞不到清樽前。何幸山翁說歌席。人在夕陽方醉時。回首雲迷武陵宅。

紅漾村

會稽志紅漾村在上虞縣西南載初鄉有握登聖母祠東西各有一赤岸俗妄指以為舜生之祥

半日村

長安志鴻門亭大道北下坂口名半日村太平寰宇記曰此村以山高蔽虧陽影常照其一半。

落星村

陝西志鳳翔府岐山縣落星村即武侯長星墜營之處在渭水南五丈原去縣五十里。

三風村

十道志有孝婦孀居姑欲嫁之不肯姑自殺姑女吾官官不明殺孝婦後人以婦之孝姑之仁女之罪足為鑒戒故曰三風村

大陽村

周子附錄道州寧遠縣大陽村。濂溪先生遠祖崇昌卜居焉。

延秋村

邵氏聞見錄河南縣有延秋村

江村

宋趙青山集江村記　胡端叔始居安成之北門辟地三江橋因自號江村。予問於端叔曰子樂之乎。曰然予曰夫江村則有足樂者矣。蓋世所謂吳松采石武昌南浦。江非不清而闤闠之聲歌舞之塵率能敗人清意。至於深林幽谷。峻峻遠人之地。或不知有江焉。故江村雖非天下之奇觀。而亦隱者之勝趣也。雖然荒沙斷岸黃蘆苦竹風鈴雨擻微茫杳靄漁腔樵韻。自相酬答。而換魚沽酒。時時出於叢薄之間。好事者繪之以為圖。苦吟者資之以為詩。其實荒寒寂寞。人情所難堪者。夫昔之江村猶未必樂。況今之江村。漁有租。舟有算。官徵長年。駕萬斛。襌衣叶篙鷗鷺辟易頹茅卧壁。風嘯雨驚。漁童樵青。鶉衣兒質。俯仰是間。所謂樂者惡在。端叔自妙年以筆刀撼場屋。嘗一日二矢破的。使亡曹更侍公孫纓。即玉堂霧幌。端叔平步矣。事不意遽至此。而端叔遂淹於此。懷奇匿秀。日與漁蠻子相爾汝。行吟澤畔。能無慨然於此乎。端叔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人生為樁而非寓耶。吾北門寓也。三江橋亦寓也。昔者吾祖由清江而徙此也。亦寓也。使吾果玉堂焉。亦寓也。造物者以吾寓。而吾焉所逃之。夫吾之寓於江村也。則已過矣。潛王王也。為人灌園。東陵侯侯也。賣瓜青門。王孫也。乞於路隅。將軍困辱於南山。以至說千山頭之歌。水東流朕西上之歎。讀之使人歔欷流涕。當其盛時。亦豈不負轗遇。玉走趙臣民。而流離顛踣。一至於此。百年未滿。何所不有。即一士不得以功名自見。而釣魚閒處。復何所恨。顧聖王在上。官無急徵。鄉無亂氓。吾以詩書訓子孫。為江村幸民。則足矣。然皆非吾之所得為也。吾視江村猶玉堂。玉堂猶江村也。余然後知端叔之達。非余所及。　唐杜工部詩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又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疏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沐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司空曙詩江村即事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張籍詩江村行　南塘水深蘆笋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場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蘆中泥。田頭刈莎結為屋。歸來繫牛還獨宿。水淹手足盡有瘡。山虻遶身飛颺颺。桑林椹黑蠶再眠。婦姑採桑不向田。江南熱旱天氣毒。雨中移秧顏色鮮。一年耕種長苦辛。田熟家家將賽神。　劉駕詩江村　江水灌稻田。饑年稻亦熟。舟中采菱日。千囷成宿。相承數十代。居止連茅屋。四鄰不相離。安肯去骨肉。書生說太苦。客路常在目。縱使富貴還。亦親鬢須綠。　古今詩統崔魯春晚泊船江村　芳草青青古渡頭。漁家住處暫維舟。殘花半樹鳥無語。細雨滿天風似愁。家信不來春又晚。客程難盡水空流。自怜安失心期約。看取花時更遠遊。　宋蔡君謨詩江村　黯淡江村春日斜。汀洲芳草野田花。孤舟橫笛向何處。竹外炊煙一兩家。　曾彥約昌谷集江村散步　已落無邊木。猶殊不盡禾。沙光迎遠景。風力鬧寒梢。故

處高低路漁時遠近郊竹籬茅舍外門閉可淮敲陸游續藁江村　江村連夜有飛霜柿正丹時橘半黃轉枕郊亭驚斷夢撥墟偶見殘香醬無絕藝空三易死與浮生已兩忘拈得一書還懶看卧聽孫子誦琅琅　江村一雨喜壓清塵隱隱雷車意未平蒼蒼郊原來暮色颼颼林壑起秋聲書希簡古終難近詩慕雄渾苦未成白首愈悲知我少從今一技不須名。誤著儒冠不更論白頭且喜卧江村林深棲鳥逐更深㨂近過州終夜喧病起日惟翻斷簡愁來時亦倒清罇自嫌未絕知聞處尚有僧敲月下門

又江村道中書觸目　短籬曲曲對閑門修竹陰陰不見村別浦潮回魚滬密孤洲春近鴈沙温路逢行客時交揖店賣新醅一舉樽忽過亂山幽絕處恍如白帝到東屯劉良佐詩江村　前山疑抹黛多稼欲成黃水滿蛙登岸橋危馬蹙蹄風高帆腹壯雨霽月眉低杖屨從村舍兒童指舊題李俊民鶴鳴集夜添山雨作江聲杜詩　綠暗紅藏江上村韋莊　何處人間似仙境劉禹錫　寥寥一犬吠桃源劉長卿　金谿吳順集前村笑語近黃昏獨向沙頭望故園漂泊每憐歸去晚兒童各自解方言戴石屏集題新淦何家甫江村　近郭民萁壓移居在水濱江山千古意松竹四時春賓客門無禁詩書筆有神何郎好心事鷗鷺亦相親董霄傑先生集江村

獨步　松下風餘罷五絃白雲相伴到沙邊江花落盡江楓老萬頃秋漁碧玉天㮽芝集江村晚望　何處閒歸程滄茫入句清雲生峯頂白月近水邊明芳草連平楚情樓出遠城此身南北外漁火是閒情僧文珦潛山藁江村　古樹兩三株人家四散居草層經雨爛沙路過潮虛漁罷籬戀網耕歸壁掛鋤相呼命鄰叟農隙課兒書高僧詩江村風急葦花飛漠漠吹煙柳影稀亦有人家沙際住夕陽雞犬旁人歸鄧紳伯詩鵝鴨江村曲人家竹樹深閒雲自來去皎日屢晴陰水送園蔬菜谷傳樵斧音瘦驢鞭不動風處得披襟陳允平西麓詩藁草舍疏畦遠柴門竹逕通斷雲遮落日細雨濕斜風野艾抽花碧山茄帶葉紅煙深南浦遠雖認楚江風姚嵗一雪坡集晝步江村　碧空一片水雲飛竹裏人家午唱雞江路雨晴芳草潤杖藜行遍水東西李適中州集江村　陸地無根客江村有髮僧兩盂殘喘粥一寸苦吟燈元重嗣果盧山集江村二首　荒村雨過炊煙收誰繫月下離根舟風柴半夜縱縱響老犬獨吠空江秋　秋郊月色銳江雲攜壺相呼有近鄰今宵拚得借榻睡此時共作無懷氏僧雪窻集江村

江村五月人家外一帶官塘紅樸花落日斷雲分野色過橋一半是平沙泛石湖大全集江村道中　浣溪沙　十里匝喧熟稻香槿花籬落竹絲長垂裊山果挂青黃　濃露知秋晨氣潤薄雲遮日午陰涼不須飛蓋護戎裝盧疎齋集潭名士黃古山名其北郭別業曰壓外江村屬予賦詩與里中樵漁歌之　行香子　杜衆詩人壓外江村甚終朝閑定柴門懶泉行去聲藥鈞月耕雲問是誰歟今隱者古山君　老子雖貧儘辦清尊但休嫌俗壯輪困他時有暇准去尋春把竹邊梅松下石可平分

埸村

嚴州府圖經志埸村在淳安縣永平鄉父老相傳其地初苦山澗流淺溉田不足因方仙翁馬上一指遂成石埸自是田不復旱遂以名村復立廟以祀仙翁

淮村

宋戴石屏集淮村兵後　小桃無主自鬧花煙草茫茫帶曉鴉幾處敗垣圍故井鄉來一一是人家

三阿村

山陽志三阿村在寶應縣黃蕭之南白馬湖之東晉謝元自廣陵西討解三阿圍即此也至今耕者時得故鐵

上㟃村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裘甫作亂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㟃村注上㟃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㟃刀留翻今謂之上奈山

大匯村

宋陸游續藁日暮自大匯村歸　筍輿伊軋暮山昏水敗陂塘路僅存出谷鐘聲知過寺隔林人語喜逢村廟壞荒叢新地堤草凄迷舊燒痕兒子念翁霜露冷進持炬火出柴門

田村

靈寶縣志田真田慶田廣靈寶人昆季三人以義讓見稱所居曰田村昔有紫荊樹根荄尚在因兵革斫伐不存今為田莊在縣南三十五里

冷田村

宋蔡正孫詩冷田村　蓑下清風笠下煙一萬三扠挿秧船田家午饁行廚薄畫在青裙兩擔肩

東海村

元一統志河南南陽府有東海村吳曾漫錄曰宋大觀二年鄧州南陽縣東海村有張三婆患双目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睛將銅穿過用小刀子割斷與母喫了自後所患不曾再發疼痛有旨補大醫助教不理選限

水村

輿地紀勝秦州水村茅茨十間圍環皆植蓮在郡圃浩然齋雅談水村云紫鷄白鳳滿秋畦血色蜻蜓上客衣野水近門籬落晚擺頭蘆葦有船歸冠準詩水村即事　虛齋臨遠水吟釣度朝晡葦岸秋聲急莎亭鶴影孤片雲藏疊巘野燒起寒蕪獨步時吟望離人隔五湖韓滤聞泉集水村　露荷煙柳外月上山翠寒水際一斷橋籬落小欄干剝啄喚我友共此懷抱寬興盡出城去兩耳清流灘陸放翁續藁水村曲　山村今年晚禾旱麥下民租觸太半水村雨足米狼戾也放三分慰民意看椿歸來送歌舞共喜清平好官府老翁猶記軍興時汝輩少年那得知　又水村家住煙波似畫圖殘年不復歎頭顱深深竹塢見螢度翳翳菰叢聞鳥呼

十里茄聲上雲漢一空星影落陂湖天公著我非無地郊梅從來錯怪渠
又夜泊水村　腰間羽箭久凋零大息燕然未勒銘老子猶堪絕大漠
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記取江湖泊船處
卧聞新鴈落寒汀姜特立梅山續藁水村　一水瀉寒玉數峯羅翠屏漁
樵自來往不悟落丹青僧文珦潛山藁水村即事二首　祭鼓鼕鼕野廟
茅茨小小人家水際數株榆柳籬邊幾陸桑麻　草徑別通村墅柴門秪
對河滕老婦自安鷄柵小兒解守魚罾元傅與礪劉陽集水村　野樹籠
葱合官橋屈曲通八天迷遠近看日得西東酒捬青簾水漁罾白映空時
還問村落何必似城中　國朝清江貝先生集題周伯昂水村圖　受爵
讀書陽羨里喬林古木五湖東山如城郭鋼指並水落田疇卷畫通野老
猶能難周處仙人何許覔張公園收橡栗霜初重飯煮桃花歲屢豐馬隊
豈堪延祖企草堂今復見盧鴻已知貢賦隨時給還笑衣冠與俗同一艇
微茫在烟浪采

水散村

元一統志水散村在太原府太谷縣北五里晉陽記曰唐玄宗幸太原信安王禕於伏内侍奉
菱歌斷夕陽中
奏曰臣昨暮宿水散村凡一千五百家皆李姓即此村也今名上善村

水西村

古今詩統徐寶之水西村詩　又過江頭煙淡特野

梅初見雪前技水霞錯落書秦篆煙樹凄迷畫楚龍山店壁殘

山村

唐王
人亦櫳寒洲月上鴈先知自題秋葉尋前夢薄酒殘蔬當夕炊
建詩雨過山村　雨裏鷄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婦姑相喚浴蠶去
閒看中庭梔子花杜荀鶴詩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　罷郡饒山
興村家不惜過官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野獸眠低草池禽浴動荷眼前
餘政在不似有干戈　快活田翁輩常言化育時縱饒稽歲月猶說向孫
兒茅屋梁和節茶盤果帶枝相傳終不妄何必立生祠古今詩統于濆山
村曉思　開門省禾黍隣翁水頭住今朝南澗波夜來西山雨牧童披短
蓑腰笛期煙渚不管水邊人騎牛望山去宋蘇東坡集山村五絕　竹籬
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煙
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
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墜方念平生馬
少游蘇潁濱集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村春過酒旗斜無限桃花杏
花與世浮沉真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膝間白水細無聲日暖泥融草

不生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舂紅稻始經鎌新麥黃雞
取次甜無慕無營人自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怱怱未信浮
名到底空何用槖駝朝塞外試聽礎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
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桴自在遊梅聖俞宛陵集山村行
征馬去不息幽禽隨處聞深源樹藹鬱曲塢花蓋蓋淡淡平田水濛濛
半嶺雲長鬆青春女溪上自湔裙　又山行冒雨至村家　雨急芹泥滑
禽鳴苦竹秋野香生草木雲潤上衣裘入石纔通馬穿林忽隱牛山家多
淺井下照碧峯頭楊誠齋江東集山村　一塔山村一塔奇不堪風物索
新詩稻花雪白矜柳絮柘子猩紅圖茘枝行者自愁居者樂晴特即熱雨
時泥問知桐汭多程在未說宣城與貴池　歇處何妨更歇些宿頭未到
日頭斜風煙綠水青山國籬落紫茄黃豆家雨足一年生事了我行三日
去城賒老夫不是如今錯初識陶泓計已差陸游續藁山村書所見絕句
二首　老枳垂藤晝常黑雛鷹聲作嬰兒啼代薪歸來遇急雨石路山下
如路梯　荒陂茫茫牧牛童擧角上背捷如風腰間一技揩枯竹橫吹短
笛過村東　又山村經行因施藥五首　閑行偶復到山村父老遮留共
一尊曩日見公孫未晬如今已解牧鷄豚　耕傭蠶婦共欣然得見先生
定有羊掃灑門庭拂牀几瓦盆盛酒薦豚肩　兒扶一老候溪邊來告頭
風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藥吾詩讀罷自醒然　驢肩每帶藥囊行村巷
歡欣夾道迎共說向來曾活我生兒多以陸為名　逆旅人家近野橋偶
因秣蹇暫消搖村翁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辨藥苗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次韻羅仲共山村題詠十首　晏坐銷長日禪心薰妙香已成三折臂安
用九回腸　花片風前落江流雨後渾少陵新得句應似浣花村　喪亂
何時定江村愁殺人日長空有恨花在不成春　老去家無定名高席未
前如君尚窮約誰與問蒼天　避地成真隱依山結草廬此身無籍在隨
寓即成居　北闕書難上南方賊未誅諸公在廊廟誰與問唐虞　欲問
濯滄路懸知滿數村曉來茅屋夢相對飽朝喧　有酢銷千日無詩學四
愁幾因君得句技癢不能休　塞北兵戈滿竹西歌吹空何堪故鄉夢真
在白頭中　兩國兵難解三春花自飛愁因春鳥喚心逐暮鴻歸林和靖
詩山村冬暮　衡茆林麓下春氣已微茫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樵期
多獨往茶事不全忙雙鷺有時起橫飛過野塘戴石屏詩山村　野水鬧
冰出山雲帶雨行白鷗來曉泛黃犢試春耕地僻民風古年豐米價平村
居自瀟洒况有讀書聲　野老尋幽處成吾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

踈籬放去牛將犢人來犬護兒生涯雖朴略氣象自熙熙 又 山崦誰家綠樹中短墻半露石榴紅蕭然門巷無人到三兩孫隨白髮翁 万竹梢頭雲氣生西風吹雨又吹晴題詩未了下山去一路吟聲雜水聲 又雨過山村六月涼田田流水稻花香松邊一石平如榻坐聽風蟬送夕陽 陳造江湖長翁集騎過山村 煙村面勢枕蒼山一徑綸山作屈蟠入望高幢羅翠密街空匹練㬇清寒吟髭撚白迎風去粧面駢紅倚戶看顛似騎驢后山老倩誰粉墨洒毫端 胡仲方華航漫游藁山村即事 春風無厚薄隨分到山村歌吹行南陌鞦韆出短垣稻田喧鳥雀社鼓賽雞豚何事傺桑月人家緊閉門 僧文珦潛山藁山村 山村幾家住茅屋湻春泥麥隴微通徑桑林半閣梯過溪孤放犢隔巷數聲雞全似桃源裏逃人到欲迷 又爲仇近仁賦山村 我愛山村人自得山村趣唯與漁樵狎絕無軒冕慕高情寄雲松至樂在霜芳長吟招隱詩更作閒居賦出處均一靜曠達遺萬慮猶嫌車馬喧肯受塵土污白駒志雖絷玄豹斑已露祇恐鶴書來奪我良朋去 陳杰自堂存藁山村 喬木蔽村古枯藤取逕微落紅隨蝶度空翠近荷衣抱甕雲間出吹簫月下歸桃源吾黯恭何必此間非 劉端平詩同李雪林飲山村 本來無飲興偶此到溪灘屋角懸甖鉢船頭繫一竿塔高風便響橋峻雨隨乾莫怕城門閉行歸亦不難 瀟灑竹外螢吟山村曉眺 田頭白石坐移時稍覺交秋暑氣微長嘯一聲人半醉林鵶爭背夕陽歸 元劉靜脩集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閒雲恣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只應少我一茆廬 劉文貞公集翠竹黃花暎草廬門前流水轉迴渠夜深窗下猶燈火知有幽人靜讀書 又投宿山村 樹頭啼殺後樓鴉水轉迴溪泛落花月下狺狺聞犬吠始知出峪有人家 馬虛中霞外集集句題山村圖 先生高興似樵漁更有何人在此居茅屋數間窗窈窕時山雨濕圖書 萬疊青山但一川一村桑柘一村煙隔林髣髴聞機杼猶記騎驢掠社錢 貢酸齋詩集題仇仁近山村圖 巾角先生晝掩門野泉流玉注陶盆東風似惜君家意總是黎花月下村 蒼藤垂霧日無痕旋種青泥養紫芹昨夜新吟留客和隔窗吹作曉山雲 松絲欺屋照衰顏風動高寒月半彎清興逼人無遠近有雲應便屬吾山 玉樹瓊臺未必仙蹤標消洒遠茶煙溪童夜雨宴高客山鳥一聲春滿川

溪村

宋朱繼方靜脩乙藁溪村 擽柳正當官道漁舟偏繫柴門今年春水深淺看取層層岸痕 雨洗山光綠淨波涵天影清空草際自浮鵝鴨柳陰分坐兒童鄰登龍梅屋吟兀兀小橋西人家住

繞溪雲山當戶入竹樹出簷齊風急花初盡春深鶯亂啼稻畦新雨足耕子亦鉏犂 元董嗣杲英溪集溪村晚步即事二首 溪嵐攢翳入窗空最惱悲秋病廢翁三日不行亭北路誰將卅鬭添喬楓 小栗盤旋草舍東東西拾穗走兒童村家閒有秋收處愁語酣歌自不同 周衡之北山集溪村即事 寒翠霏崖壁塵實此地分鶴行松逕雨僧倚石闌雲竹色溪陰見梅香岸曲聞山翁邀客飲閒語總成文

湖村

宋陸劒南續藁湖村 四十來居湖上村翩翩七見改初元風梢解籜竹過母露葉成陰桐有孫渦尻出林寬藥井馴鷗掠水傍恭軒老人不用誇頑健時看孫曾浴盡盆 又湖村春興 桑柘相望雨露新桃源自隱不緣秦稻陂正滿初投種蠶子方生未忌人酒借鵝兒成淺色魚憑雲母作修鱗賽神歸晚北鄰醉一笑猶聞老子身 又夏初湖村雜題八首 市遠村深客到稀草堂終日掩柴扉釀成新蜜蜂兒靜分盡殘泥燕子歸 嫩日輕風夏未深曲廊倚杖得閒吟地偏草茂無人迹一對芡鷄下綠陰 寒泉自換菖蒲水活火閒煎撇攪茶自是閑人足閑趣本無心學野僧家 日落溪南生暮煙幅巾蕭散立橋邊聽殘賽廟鼕鼕鼓數盡歸村隻隻船 胎髮茸茸漆不如夏初安健勝春初嬾瞳懶看公卿面却解燈前讀細書 從來抵死愛湖山敢料天教半世閒杜曲桑麻雖苦薄灞橋風雪却相關 幽禽兩兩已成巢新竹森森漸放梢稻壠作陂先蓄水野堂防漏却添茅門巷蕭條長綠苔經旬清坐罷傳杯麯生風味那忘得少待吾家芍藥開 葛無懷小集湖村晚興 殘霞伴孤鶩遠晚雜斜暉秋向詩中出人從畫裏歸柳塘雙槳急茅舍一燈微小艇穿蘿入蒲蓬正擁扉

陽湖村

元一統志在河南府澠池縣北九十里今名南北村

東湖村

元一統志東湖村在湖廣孝感縣東宋徽宗時此村有農夫視夜有光燭天明聞之於官同掘其地有周時九鼎出焉時進貢于朝按春秋左傳載楚子問鼎之事遐想遠于楚地即此鼎也嘗有圖碑刻立于府治黃堂今亡之矣由是而名東湖村

西湖村

德安州志西湖村在孝感縣北九十里方輿要覽云宋太祖潛龍日因渴索酒於村姥家姥持酒以進言權禁甚嚴此私釀當密之與金不受太祖既貴有西湖村酒禁置萬戶酒因有是名今有太祖廟基存焉

湖山村

元戴表元剡源集湖山村 老去生涯學釣魚溪山忽憶似湘湖風林四呼動子琴煙雨一篙行畫圖小市尋明沽郭索平原樹樹備於菟偶然得住何妨住是處人間足畏途 又風雨行湖山村 風雨湖山夢層村又鮑村鳥巡

魚退艇犬認猿歸門天作戀雲暗溪憑剗漲喧十年燈火偶草次共魚飡

湖由村　郡縣志湖由村在興國軍通山縣下管里黃巢寇江南由永興宣教里與官兵接戰今有戰步堡巢兵退走五里官兵追襲巢曰莫抵今有莫抵村又十五里入通山界前有野渡巢不欲進乃大呼曰回休即此地也

赤岸村　唐呂溫集題河州赤岸村　左南橋上見河州遺老相依赤岸頭匣塞歌鐘受恩者誰憐被髮哭東流

玉泉村　元劉靜脩集宿玉泉村　怪見清暉逼曉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寂寞高丘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棲遲零落今如此淚盡草齋刻印心

泊宅村　澄懷錄葉少蘊云平望震澤間東有泊宅村世傳為張志和所居湖水平闊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颿往來如飛鳥水天上下一色予每過之為徘徊不忍去

負國村　北盟錄欽宗靖康元年削奪前相王黼在身官爵長流衛州黼出城數十里至負國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負國村云

上塘村下塘村　南海志番禺縣有玉液池一名金鐘塘自西空至此塘多潴水也故上塘村下塘村之名猶存

熯塘村　宋呂南公灌園集宿熯塘村　盡日繞閩嶺孤征陵險巇春風處處豪游子行安之過午或未飯人煙信遼稀莫投熯塘村正見牛羊歸黯黯亂山腹茅廬壓芭籬陽光向餘霞畏虎先掩扉繫馬就屋尾解冠挂門眉怡聲問前程已大照寢衣夜半雨忽惡長雷撼坤維奴僕亦睡覺雨瀉百箭馳草草卷席避倚牆顧晨雞故園豈無情一夢不可期我有三畝宅比鄰勇鉏犂何曾問三椏自足了四時不肯卧寂寂亦來走栖栖幸無王事驅或是奇怪欺咄咄復咄咄生平笑狂癡明朝過清溪莫洗腳上泥

合澗村　相臺志林慮縣谷前有居民數千家謂之合澗村也

蔭潭村　環臺郡志蔭潭村在石山下出泉水流渚成溪環遶民村達于大江六十餘里輪車取水灌溉利饒頃崖潭湧出成渠至沖和村達大江環遶三十餘里左右築輪車灌田十餘頃

樂瀆村　會稽志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吳越春秋勾踐立苑於樂野今有樂瀆村

石紐村　元一統志村在今四川茂州汶川故縣一百四十里郡國志云禹生於石紐村古石紐在茂州今石紐在石泉界按十道錄紐是秦州地名未詳孰是從王象之所紀茂州景物以石紐村在汶川縣故書于此

石柱村　宋邵堯夫詩和陝令張師柔石柱村　君為陝縣令我實康公孫始祖有遺烈託君訪其存夫君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於古無所根就勒分陝銘惟唐人之言既歷年所多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正將為求其源我患讀書寡知識無過人經書史傳外不能破羣疑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成周而云二者兼取之於義似或尊分政東西郊可以陝洛論此說如近之庶幾綫綵紘甘棠之蔽芾石柱之青斯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親二南之正化二公之清芬千載之美談予可得而聞棄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作詩以明之馳此屬報君

石堰村　宋陸放翁詩木落山不蔽水縮洲自獻寒日晚更明村巷曲折見小姉鳴擲杼童子陳筆硯農家雖苦貧終勝異鄉縣君看宦遊子豈無墳墓戀生死在故鄉切勿慕乘傳　又肩輿至石堰村　偶上藍輿踏夕陽醉魂困思兩悵悵澗薪旋拾供茶竈詩藥初成寄藥囊村舍蓺麻驅鳥雀牧童隨草放牛羊歸來徙倚衡門久始覺中春日已長

斷石村　元一統志斷石村在休寧縣西三里舊名吳口村西南有石壁下臨深溪舊經云昔有兩舟泊此一祭一否夜半有神人從祭之者舟北岸有石五丈自絕壁墜下碎不祭之舟石墜處隨成石室因名斷石村

爛石村　宋陳后山詩爛石村　亂石何年爛千林昨夜黃曉耕來鳥雀麥壠縱牛羊援老須微祿持身關寸長洗心聞吉語特事信難量

沙村　宋張鎡詩至沙村宿二首　瀰泛孤蒲夜吹艘喧喧漁歌隔岸聽莫恨今宵偶無月且看螢亂學跡星　非麝非蘭一陣香青翰急駐柳邊塘吳興未用無星到晉取荷花度晚涼

錦沙村　嚴州府志錦沙村在縣西八里寰宇記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沙舒文冠軍吳闓晉而鼓枻遊泛彌旬忘返歎曰名山幽谷故不虛賞使人忘朱門之志蓋以西洲諸山土石丹碧相間水中澄映尤佳故謂之錦溪其地有錦坑錦嶺也唐崔顥詩發錦沙村　北上途未半南行歲已闌孤舟下建德江水入新安海近山常雨溪深地早寒行行泊不可須及子陵灘

沙墪村　元一統志在直隸泗洲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西鄉於沙墪村置縣曰臨淮水西枕汴河開元十三年移治焉

夏王村　唐顏魯公集妙喜寺碑云湖州杼山高三百尺周廻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廻之所今山有夏王村

禹會村　晁說之客語濠州東城中有觀魚臺又有禹廟在塗山上其下為禹會村

盤庚村　元一統志盤庚村在曹州舊州東南八十里舊有殷后盤庚祠

伊尹村　羅泌路史循蜚記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桑

故城在今陳留圉非留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空桑則非此矣。

孔靈村 新安志孔靈村在歙縣南三十里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惠帝末東還會稽永康之亂避地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其後官尚書左僕射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神人而為立祠事見晉書本傳而世說亦云孔車騎少有嘉遁志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後猶有孔郎廟是其事也今此村猶賚猶及孔愉先生云愉引傳云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而晉傳又以謂會稽有新安山然世說既稱游散名山明非一處今此地以孔名而家字志皆言是愉隱處不可没也。

項王村 任昉述異記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驛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縛項王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為立名。

代王村 元魏初青崖集代王村 行盡南岡日已曛人村鷄犬閙柴門。解鞍抖擻黃塵了美煞田家老瓦盆。

王莽村 莊季裕鷄肋編單州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尚所可惡況於此乎。

諸葛村 雲南志在永昌府南十里。有村曰諸葛。環居數百家。中有諸葛祠。羌傳云。在昔諸葛亮出征至此。羌人感其威德。遂祠之。至今祭祀不絕。祈禱多靈應。俗習相傳。自以為諸葛武侯之人。

姜相村 臨邛志依政縣有姜相村。傳云姜維之孳子避禍濟陽。今色東南有姓姜者。皆其後居聚之中央有維祠。至今姜氏歲首拜祀之。

東施村西施村 陶朱新錄西施古名姬也。多不知所謂。近居越。始聞蕭山諸暨之間。有東施西施二村。至今猶多施姓。西施盡施姓而生于西村者乎。

戚姬村 元一統志戚姬村在曹州定陶縣北十里。姬定陶人。漢高祖畧地至定陶得之。有冢號曰義烟。

昭君村 元一統志昭君村在湖廣歸州。舊州治東北四十里。杜甫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張天覺詩。歸州男子屈靈均。歸鄉女兒王昭君。山窮林薄不肥沃。生爾才貌空絕群。男為逐臣沈湘水。女嫁穹廬天萬里。漢宮無色楚無人。醜貌陰邪空自喜。杜少陵詩又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胡僧詩。何事將軍封萬戶。卻教紅粉去和戎。 唐唐子西詩。生女禁太美。陰山嫁單于。絳灌通侯延壽死。琵琶休怨漢天子。 李白詩。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歸日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亦何益。厲湖李壁過昭君村賦詩云王嬙南郡良家子覩飾豐容照江水何人引入光明宮綠鬢雲鬟朝暮理增成亦擬備充依反向陰山嫁胡兒陰山一去歸無期塞鴈南翥馬北馳當時送往穹廬底安得屬車藏豹尾何如灘頭嫁東家石上持竿釣游鯉續談助昭君村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郤氏聞見錄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炙其面白州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大石實之豈亦以貳女子所遺為不祥邪唐白居易詩過昭君村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靈珠產無種彩雲出無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獨美衆所嫉終棄於塞垣唯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雖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君慘澹晚雲水依稀舊鄉園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遺老指點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 宋韓子蒼陵陽集題李伯時畫昭君圖詩序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皆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蘇東坡詩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續曰匈奴數盜邊漢議以女遺之乃取後宮女

王嬙字昭君嫁焉。誰知去鄉國萬里為胡鬼續曰白居易昭君詩生為漢宮妃。死作胡地鬼。人言生女作門楣子仁曰楊妃外傳楊貴妃寵幸時童謠有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横安可知。況繼祖施林集昭君村 黃沙漫空天一色漢北陰山斷行跡明妃辭漢過單于委骨胡沙無來日心事欲向琵琶傳天荒地老何人識胡鴈經年去會還漢月幾夜圓復缺鴈飛那解寄音塵月明不管人愁絕冢上千年不改青怨入邊風與悲笛誰為君王設此謀縱殺畫工果何益至今猶使昭君村有女炙面殊不惜漢已無策唐效之公主淪棄豺狼域何不設備禦狂胡人言仲舒計已疏不以女色媚穹廬聖宋之德千古無蘇文定公集峽女王嬙繼屈須入宮曾不愧秦妹一朝遠逐呼韓去遙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柂横江筋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江上女夜從東食嫁西家王十朋梅溪集十二巫峯下明妃生處村至今麤醜女灼面亦成痕。樓圖經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峯之南神女廟下未知孰是杜少陵詩云若道巫山女麤醜安得此有昭君村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內踏青回則在巫

山者。是蘇泂詩。都將心事與琵琶。青冢魂歸路轉盼。贏得故鄉兒女子。至今頭白不離家。

綠珠村

邵氏聞見錄。白州有綠珠村。其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實之。詳昭君村。

葛仙村

元一統志。葛仙村在淅江建德路。分水縣嵛山下。相傳葛仙翁煉丹之處。鄉民遇旱登山祈禱。鄉村有祠。

仙人村

邵氏聞見錄。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也。

昇仙村

太平廣記。坊州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乃王老所居也。

侍中村

東齋記事。賈直孺顯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曰。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心恙踰墻。言為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蓋自信。未幾為侍讀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吉之鬼。亦然戲謔矣。

老人村

元一統志。老人村在成都府灌縣大面山北。有此村。人家其中。與外隔絕。子孫繼世。如秦人之桃源。潛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浹旬不還。忽見一叟致敬而問之。叟曰。吾族本丞相范質之裔也。范公知李稚作短挈。吾儕居此為終焉計。圖經云。即老澤也。蘇軾云。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illegible]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王戩有詩云。山前老澤經行路。百歲翁翁猶健步。非仙非佛非鬼神。不識人間鹽與醋。嗜欲既淺亦機深。窟宅宜與仙家鄰。元舒岳祥閬風集。老人村。綠樹合來無路入。青煙起處有人居。衣冠從俗語言朴。禮樂相忘機巧疎。

貧兒村

相臺志。貧兒村在臨彰縣。齊後主高緯天統末。於容作堂側。率諸內人閹官等作貧兒村。編蒲為席。剪茅為房。斷經之薦。折寶之床。故破靴履。襤褸飲食。陷井黎器。短匙破瓶。高簷不蔽風雨。緯與諸妃嬪遊戲其中。以為笑樂。又於其傍作一市。多置物貨。緯躬為市令。胡妃坐店賣酒。而令宮人交易。其中往來無禁。三日而罷。嗚呼。人之昏惑有若是哉。趙希循會心錄。北齊主緯。淫荒無度。狎昵非類。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為樂。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雞號開府者。皆食其祿。此衛懿公鶴有祿位之類也。欲不亡得乎。

孝子村

元一統志。孟即宗定陶人。母疾甚。割股以饋母。疾愈。今定陶北號孝子村。定陶屬曹州。

秀才村

北史李子雄傳。子雄族子楷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

庶人村

北史隋宗室列傳。文帝太子勇聞有廢立之意。計無所出。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

莫愁村

安陸州志。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也。地多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賈黻亦有莫愁溪。郡守樂章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意其為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泛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為序。其間載石城曲。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石城樂所出也。次於烏夜啼。而列在隋王誕襄陽曲之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敘齊梁之曲。則知其為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似盧家有莫愁。容齋三筆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周美成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樂書志云。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許。住在石城隈。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谷詩云。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鷺鷥。王璜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張適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隔岸煙村喚莫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冉冉水上雲。曾聽庄宋鵠。娟娟水中月。曾照莫愁行。飛說之客語。郢州惟莫愁一村。獨在江之西。所謂西渡也。莫愁像大倭頭。梳于鳳頭。面狹長。持方扇。舊有畫像刻石。其後好事者取以去。至洞庭遇順風色。投石於湖中乃定。後人轉以板摹刻之。郢又有宋玉宅。故井在焉。有鞭尸灘。自何處取其柩來此鞭之。前郢守陳良弼云。宋易士達詩。莫愁村。千古行人說莫愁。荒村依舊石城頭。不知艇子今何在。漢水滔滔空自流。

黃饒村

建德志。黃饒村。村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為亂。欲過郡時。陳尋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屨置之城西三十里外。求抄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境。後因名其地。言為黃巢所饒。蓋俗語也。地產烏椑絕佳。甲於州境內。

埋懷村

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答曰。此埋懷村也。燧喜。果敗懷光。

升賢村

元郝經陵川集升賢村二首　橐橐荒山腳。懸崖石作墻。共言長樂老。此是讀書莊。五季乾坤黑。三綱道義亡。誰云不直死。更請問歐陽。　兩嶺青林夾。孤山黑石圍。雲携蹤雨過。風約斷虹飛。為吉奸雄叟。難逃筆削譏。荒村好終老。白首竟忘歸。

遷居村

唐李洞詩遷居村　移家入村宇。樹闕見城隍。雲水雖堪畫。恩私不可忘。猿涎滴鶴壁。蠆尾拂僧床。棄逐隨樵

牧何由報稻粱　歌樂聽常稀茅亭柠棒扉查米乖釣火月落問安歸遠客傳燒斫幽禽看衲衣眼前無俗事松雨蜀山輝

由仁村

舊唐書本紀唐昭宗天祐元年六月甲午朔邠州楊崇本侵掠關內全忠遣朱友裕屯軍於由仁村

崇仁村

羅山志宋陸游詩視陂至崇仁村落一首　津亭徙倚客衣單秋盡江南亦已寒鴈翅不禁疎雨濕楓林初染早霜丹少年已歎儒冠誤暮景更知行路難倦馬歸來路後日長吟聊得寫憂端

長樂村

元一統志長樂村在福建邵武府建安記云後漢時此村居民殷富地土廣闊孫策欲將撿其江左時隣郡亡逃或為公私苛亂悉投於此因此有長樂將撿二村之名見寰宇記元松鄉集長樂村　使孩長樂村迫門出翁媼初嗔少亦定張燈設松桃瓦盆家釀清旋摘梅子小逕衣學拜跪蔗語忽驚倒呼婦仍進前強記家門好欲言更自隱意態尚窈窕乃知故人妹失身事村酋誰無子女心聞此感懷抱置之且高眠明日東陽道

孝敬村

北史列傳南趙郡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邊孝村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三年五月朱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注邊孝村在汴州北郊

慈孝村

輿地紀勝袁氏慈孝村在雍熙唐長慶中袁自強父死廬墓乾符中袁貫之母死亦廬墓及貫之死子宗覲亦廬墓宗覲死子繼邵亦廬墓廣明中宗覲妻死男繼洞亦廬墓蜀主旌表門閭號袁氏慈孝村云

文豐村

宋項安世詩二十七日山行兩日始見文豐村　將軍嶺下見文豐如入桃源路始通雞犬人民有生意田園池館類華風拓林疊疊圍深碧刑樹霏霏脫晚紅更想書堂翠微裏聞將雜字教兒童

新豐村

宋衛宗武秋聲集過新豐村偶成　咫尺是江城欲前猶未能舟行尋宿泊村近問名稱慈聚眉常斂吟窮思屢凝新豐舊遊地過騎亮憑陵

孟村

輿地紀勝孟村在始寧以孟嘗所居得名今仍多孟姓者

胥村

元一統志在浙江建德路去城四十里嚴州府志胥村因伍子胥逃難於此遂以名村村之北有山名胥嶺下有子胥廟水環廟前名胥水東入于桐江名胥口按史記伍子胥亡楚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獨身步走幾不得脫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耕於野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闔廬既得志以員為行人與謀國事遂伐楚入郢其後闔廬死子夫差立信用太宰嚭子胥諫不聽嚭因譖子胥於吳王王乃使使賜屬鏤之劍子胥自刎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敎為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張宴謂胥山在太湖邊今云逃難抵此者無所經見當是退耕於野之時或嘗至此地蓋特方逃楚難也祠立於太湖邊遂名胥山則立廟於此而名胥村胥嶺胥水胥口理固有之第年代不可考爾要不為無所因也宋蔡九峯詩胥村　楚國當年濫政刑子胥何事亦難平當時若有權輕重止合終身去郢城

昉村

輿地紀勝寰宇記云任昉為新安守因行春至此愛其雲溪尋幽累日不能返傍有大石往往坐釣其上百姓因名其溪為昉溪村大中十年刺史盧潘改曰任公村任公溪今有任公寺在泰寧鄉即此

范村

宋石湖大全集范村記　范村者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云唐乾符中吳民胡六子與其徒泛海迷失道漂流數日至一山下即登岸謀食居人皆以禮相接甚有情義問此何許則曰范村也當見山長引行至山項可十里所花木夾道風景清穆宮室宏麗侍者森列一叟坐堂上命客升階與語曰吾越相也得道長生居此歲久山下皆吾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念汝遠來當以回飈相送比下居人餽以糧糗解維風便儀頃達西岸時高駢鎮淮南聞之招六子補六合鎮將始以所見為人言之光庭之傳云爾惟吾家陶朱公用人之國勛業蓋世越之君臣方將杜而撥之乃不俟終日櫂扁舟而去迹其行事天壤一人而已世無神仙可也有之非公誰宜仙者列仙傳又謂公常賣藥蘭陵彼人累代見之范村豈其所定居耶某奉祠還鄉家西河之上距海財百里追懷祖武想像仙山月生潮來悠然東望煙雲晻靄去人不遠會舍南小圃適成輒以范村名之圃中作重奎之堂敬奉至尊壽皇聖帝皇帝所賜神翰勒之琬琰嚴為四傍各以數椽為便坐梅曰凌寒海棠曰花仙酴醾洞中曰方壺衆芳雜植曰雲露其後菴廬曰山長蓋兄不足參以蓬萊雖不能如昔村之華於雲來家事不啻侈矣憶陶朱公浸兵江淮震耀中國分地以賜諸侯功大名顯貴隆富盛備福之極度世而仙昔村所有如此今無一焉獨不愧斯名乎雖然公所成就固烈矣而心危慮深未及致至合爵半塗騰逝變姓掃跡以二十年之成謀而莫之一朝居爲某不肖生值聖世饕竊名禄無以報

塞萬分上恩。天載扶持全安之老而歸休。猶得宿衛兩朝。賜書於家林之
下。婆婆日涉。常在雲漢昭回中。榮光所被。燕及孫鶴。此則昔村所無而今
之所有倚立斯名亦尚無愧。按周元王五年。越入吳。陶朱公於是去國。後
千三百五十年。當唐乾符六年。范村之名始聞於世。又三百二十年。實皇
宋紹熙初元。歲在庚戌。某遂以范村名其圃。上下垂千七百年。其傳遠矣
杜元凱謂范氏世為興家。斯言猶信。後之人儻能長保此居。則村名之傳。
又不知其幾世幾年。予書之壁。以示同姓。是歲二月望日記。 又范村午
坐 好風入脩篁。搖葉舞而墮。斷續一蛩吟。高下雙蝶過。清樾午陰圓。靜
極成癡坐。老便几杖供。慵廢謫絃課。蒲團較易援。困來百骸惰。四傍無人
聲。誰驚短夢破。詩海繪章宋劉景文晚過范村呈元禮。 漸老猶奔走。風
埃過范村。嶺寒催馬疾。村晚待鴉喧。世路窮
迷。久人情應接繁。淵明吾所慕。高意在田園。

羅村

陝西志羅村在漢中府。大安故縣。唐鄭谷有詩。王建遣兵救唐道。襲從此路。

舒村

新安志舒村在歙縣西四十五里中鵠鄉村傍有讀書墩。俗傳唐進士舒雅所居也。
隔溪山石望之義然。若纓其冠者。名曰幞頭石。遺跡尚存。宋趙蕃淳熙纂
舒村 有竹如椽故可住。況於竹外隱鷗沙。不嫌官道多車馬。此地端宜

著釣車。韓淲澗泉集二十五日舒村 秋水澄
溪淥。秋山遠岸青。村酤固覓句。推放却嫌醒。

吳村

新安志吳村在縣北七十里。有
吳太子墓。方輿記云。昔吳王為越滅。句踐流其三子。長子鴻逃于此。死。因
葬焉。遂明其葬處為吳山里。按三國吳時。嘗從太子和於新都郡。尋遣使
賜死。今歙縣有階村。是其謫居處。此亦當是太子和音轉而為鴻。既不可
考。因以句踐附會之耳。唐中和年中。改延賓里。寰宇志及新圖經皆云改
為婺安里。今從祥符經

陶村

新安續志陶村在黟縣南山丁峯下。多陶姓。里曰靖節。社曰五柳。意淵明之後。

羌村

唐杜工部詩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
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
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
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群鷄正亂叫。客至鷄鬭爭。
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
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
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宋北礀禪師集趙子芝得羌村圖拉
會與趙山中同賦。 中原閑休兵。久客問歸路。窮途倦羈旅。若步甚脫兔。
小立候柴荊。互闞走兒女。喜極先變顏。思苦旋煦嫗。觸緒盡愁態。撫膝兒
孺慕。諸鄰推扶老。旨蓄各攜具。老者勇倒瀉。飛觴約深注。居者訴微調。歸
者訴霜旅。懽呼賀生還。不醉不肯住。哂乃驪山夢。奇驚在圖素。生靈果何
罪。此禍竟誰與。眼明新畫軸。心折舊題處。掩卷續微吟。玉寄亭亭樹。 又
羌村圖 河朔壓昏孰解紛。零丁獨走不忘君。麻鞋見了重瞳子。還憶江
東日暮雲。

尹村

宋王安石詩尹村道中。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草陳根也。滿眼霜吹宿草根。杜詩霜露在宿草。漫知
新歲不違春。却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東坡詩碧波青嶂非人
間。王涯詩。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遙。萬里張侯能奉使。張侯博望侯騫也。
百年曾子肯辭親。自憐許國終無用。何事紛紛客此身。

楊村

宋李跨鼇先生集楊村四十韻 欸行西山隈。茄荻風颼颼。陰巖有
積雪。竟日無行輈。灘聲下曾崖。寫出千古愁。斷壚燈火光。慘月神鬼謳。嶰
岑泣哀猿。短篠驅歸牛。頑雲籠遠嶠。退水拓新州。蠔膚粟石拳。龍影卧松
揫。顧惟衰病姿。畏作魑魅儔。若有負郭田。肯抱窮年羞。昔懷截肆堅。今成
繞指柔。況復僻陋地。可是英俊遊。山祠鐘送夜。水國笛橫秋。溥霧晨欺鬢

斜陽獨倚樓。烽寒碧冥鴻。葉小沙際舟。漁師獵魚去。數獲惟芒鰍。射主持
虎帥。孰挽俱老彪。特世賤兩目。東家如冠猴。長沙畢澀國。洛陽手少留。太
白竄夜郎。退之謫潮州。才大難為屬。不死即長囚。官職雖差池。志意相表
裏。自匪邅迍客。而有邅迍憂。田勝古丈人。來為寒士謀。胡不近長安。遠土
終悠悠。回語古丈人。兩泪不能收。從古長安兒。俠氣侵雲浮。十九白如瓠
危帽鉗輕裘。奚奴扶寶帶。雜遝驊騮騶。飲徹金張家。醉留驌驦裘。又恐銀
瓶歌。指撝昝糟丘。出閣訊花量。如何為參鶵。已不顧學孔。何時當夢周。杏
鶊照金龜。粉葉誇銀鉤。綫急乘一障。夜亡狄山頭。掃清玉門壁。澄澈黃河
流。如彼行道人。頗有挾此籌。咀嚼蘭蘅芳。無靡梗其喉。夜光有光容白日
無瞻投足錢。便待已誰卜。公與侯歸來。揮橐金飽窮泉石幽。張約齋湖南
集夜飲楊村 轉柂初投獨樹村。扶藜因叩小蓬門。殷勤翁媼吹茅火。釘
飣鷄豚薦兕樽。剩喜平時無暴客。祇愁連雨沒禾根。招邀縱簡真淳在。欲
去猶嗔稚子諠。楊誠齋江西集晨炊泊楊村 沙步未多遠。里名還異原。
對江穿野店。各路入深村。秋水乘新汲。春茅煮不渾。舟中爭上岸。竹裏有
清樽。 又過楊村 石橋兩畔好人煙。正似諸村別一川。楊柳陰中新酒
店。蒲萄架底小漁船。紅紅白白花臨水。碧碧黃黃麥際天。政爾清和還在

道爲誰辛苦不歸田遺風集七月二十七日如杭揚村行二首　船動乃覺山動樹鳴元是風鳴秋日已深猶熱山雲欲雨還晴　絕壁似無平地深村忽有人家數間屋住巨石一葉船依淺沙元杜國英東州集揚村　沿河四五里傍岸十餘家地冷人眠炕風高鴈落沙淡煙籠柳樹明月照蘆花客思難禁處夢回天一涯張翥蛻菴集夕次揚村　煙中帆影落輕栰繫纜沙邊已夜過風驟數聲來海樹月移半暈入天河得歸始覺形神旺望遠空留感慨多坐聽舟人語明發蘆花秋水正增波渴虛中霞外集舟次揚村　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塞驢無刀季船纜行到揚村日已昏

湯村 宋晁無咎濟北集湯村逢陳安灶　來裝清曉來江滸瘦馬羸童犯山雨解鞍入寺聞鐘聲堂上僧齋日初午故人聆我足音喜紗帽相逢坐東廡別來幾日鬚生須相見驚疑更問語念昨與君俱隨書貧賤不爲人比數侍郎門館乏容悅舉子文章慙諂諛替言禮獻亦何有君去東州我之楚可憐今日江頭路草草逢君具雞黍我貧無策未容飽君祿雖微不猶愈如今未可計得失且作新詩致醇醑

貫村 宋許景衡橫塘集貫村三絕　浩浩長河去不回先生風采亦悠哉累累古冢漫秋草日暮牛羊自下來　蘆葦蕭疏倚斷垣

貫家猶有兩三村鋤犁蓑笠紛紛去知是先生幾代孫　漲河秋水日渾渾猶放扁舟過貫村記得壓沙厭爲客初浮清汴出都門

石村 元藍靜之集石村述懷　生長名山豈隱淪自緣衰病許全身書帷側近金雞洞漁艇長趨石皷津秋草已迷推轂徑春波又送濯纓塵四方空有垂弧志乞得餘年號散人　又寓泰石村作　盤石垂蘿一徑分野橋流水數家村人煙摘柚寒連屋仙掌芙蓉晚對門屢辱故人留藥價空煩漁父問桃源多情唯有南溪竹春雨年年長子孫

謝村 宋張約齋湖南集暫住新市行次謝村二首　龍叢灌木繞低田一雨催鳴雨許蟬平日詩懷何處吐今年秋色此行先　推窗面面得涼多陂澤風翻渴水荷人語忽驚群鷺起鴈蘆知是小船過元董嗣杲廬山集謝村　暮役朝行此可停臨平山色入船青煙靄慘淡多逃戶泥井虛圍有廢亭貧衲施茶營屋小老漁曝網遶籬腥客懷久困顛蕭衰風撼枯桐不可聽

季村 宋張約齋湖南集行次季村　破衣鳴還雨迎晨掠柁風學茭溪飯白煅鐵店鑪紅于役多無定於心少所同船人探蟹室待壽覓詩翁

黃村 元陸于方集宿黃村土人索詩　壓沙終日意昏昏落日炊煙又一村客子倦游求止宿主翁搔首更無言　黃村落日下山低宿鳥歸林亦倦飛夜半驅車從北去誰能慷慨泣牛衣

下黃村 宋張約齋湖南集過下黃村　山腰摘菜穿雲裏山背吹煙接雲起響邊樵唱路幽幽白處鴉群波瀾瀾臨堤野老措盛水破甓方廛自撩紙想應不望高騶金落得清閒養妻子

舊黃村 宋范石湖大全集定興舊黃村廢新建爲縣井邑未成　新城遷次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涂人來賣纈淡紅深碧掛長竿

董村 宋呂居仁詩與諸舍弟游董村　來往無十里頗能妨晝眠蹤離董村水遠樹落城煙酒薄詩牽強身閒病接連荒田點殘雪知在甬山前

朱村 宋趙蕃淳熙藁朱村道中　綠竹人家近小塘蕭秋村釀熟村場我行甚亟忘休歇孤負木犀來往香

袁村 宋袁起岩詩過袁村　在昔有袁村今到袁村路峯傍呼父老同姓亦三數貴賤本無種苗裔有蹤附我家建安派一經立門戶安用黃金篚守此青箱蠹庶幾尤吾守百世傳儒素作詩示雲來聊並城南句

周村 宋楊誠齋江東集明發周村學不住寬鄉住窄間那知世上有乾坤環將峻嶺包深谷圍出餘天與別村茅屋相挨無着處花溪百折不教奔江淮地迥寒無價宣歙山寒更莫論

趙村 宋楊誠齋

江東集趙村　白樂天洛陽春詩云明日期何處杏花遊趙村自注云洛陽城東地名趙村有杏花千樹又遊趙村杏花詩云趙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回乎東園杏花徑亭子因命曰趙村　杏花千樹洛陽春白傳年年愛趙村月藥晴飽風露格老夫移得住東園衛宗武秋聲集出城山墓域行至趙村　繞出城山路雲收霽景呈乾端頫軒豁山色更晶明遠近煙村靄微茫野水橫平頭今七十此地幾經行元趙子昂詩趙村道中二首　朝出南郭門遙指西山陰馬蹄與石鬬兕轉愁我心溪谷莽迴互寒風振穹林黃壓酒我衣岩泉走哀音淒淒霜露降窮里浩難任人生亦何爲百年成古今華堂昔宴處零落歸丘岑况復不得保悲來淚沾襟　昔年干戈動兵壓暗三吳長江已無險智勇亦難圖藥壘依平山謀國一何愚植餘群林空遺址莽丘墟至今蓬蒿下猶有白骨枯天陰萬鬼哭慘慘荒山隅興亡自有數不敢問何如獨憐野菊花立馬爲躊躇

章村 宋楊誠齋江西集過嚴州章村秋歌　石崖削倚瘦到頑半點也無塵土痕正如狻猊走得渴下赴江水一口吞嚴灘過卻烏龍冪兩岸秋山夾秋水舟中小酌亦不還眼底生愁失蒼翠尖峯已自剥太虛峯頭更立玉浮屠好山千疊復萬疊家裏門前一疊無

張村

宋薛季宣浪語集張村 皇羲寂已久澆俗無還淳如何張村叟杳杳全其真豈不有妻孥茅茨甘賤貧豈不憚疲勞務特勤矜畚脫俗未爲貴而今爲醉秦青城足蹄拳那涂龜城壓拘把薦蹤跡殊非關養身安常樂有餘熙然阜長春奚其壽而康無知斯體仁靜言逐奧夫迷途少知津猥云老人村郊荒絕醜辛筋骨由堅強誰謂存其神开蛙議滄溟夫豈窺崖垠作詩賦張村遊衍同野人

樊村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適樊村 裹郢二千里何啻三百灣風色九順逆左往復右還舟行已三日沿流不作艱即今滄煙面猶是泊處山信次有定期曲直了不關聊可供戲事輕撓與回還 跧日因寵爲今朝縱堅魚空勞計遲速凡百有來除岸勢驚禽過江聲千夢餘心駭得新句澄水滴銅蜍 漢江水黃濁貪行不暇汲井 元張于淵詩樊村 旭日在林杪迢迢發樊村溪斷少人渡仍有虛舟存急流從西來日夕東南奔居人巧幹運結屋溪之濆激波轉抓輪洶湧互吐吞波神每效力溪怪常遠屯侵晨勞簸揚白粲光繽紛乾抽造化秘竊此權與根適知若人功用廣力不煩嗟彼抱灌者汲汲焉足論

文村

宋項安世詩文村道中 十五年前號畏途只今開闢盡田廬分明總是辛卿賜誰信兜鍪出袴襦 辛卿名素疾前此帥荊獨殄群盜

唐村

宋衛宗武秋聲集雲白莞澤步入唐村詩 舍舟而從陸邐迤步嶒峣緣畦平埜寬青嶂四面還春容千萬狀平挹畦步間行行二十里窈窕入我山故山迸故人禽鳥俱懽顏清泉響琚珮列峯擁髻鬟回視塵囂屋相去隔幾關幽谷多白雲可與相對閑不妨自吟哦但恐好句慳更須窮勝事尚喜兩脚頑皇皇欲何之竝遊當忘還

孔村

宋周南山房後藁孔村俗傳有孔子巖孔子寺遂以名村 轍環死只欠居夷此地傳訛且闕疑壞屋無煙黍拓少絕憐猶似厄陳時

許村

宋傅夢得西巖吟藁許村 信步水之濱閑中着此身蕭條僧寺近來往客舟頻村酒難成醉山花亦有春人生要行樂何苦戀京塵

易村

宋二先生南征錄題易村次何貢元韻 何光以辛酉同請近道半里訪之示詩長韻 路轉峯回覺有村數間茅屋瞰山陰午炊已飽翻匙玉膾醞仍排掛杖金窮去作文和鬼送與來侍句倩蟬吟一聲横笛斜陽外吹起江湖萬里心 趙希蓬和 路入縈紆半里村憶達清興起山陰對茶喜有人如玉寄遠何勞書抵金萬壑涼風生騎氣一天離恨更蛩吟丈夫對景休兒女慷慨相期一片心

楚村

宋周邦彥集楚村道中 林樓野啄散鵝群橫目風霞亂日聽短彡離離乾憶雨遠峯點點細輸雲愁遥雜路丹車轍賴有高林出酒巾瓢得問津凡父老不應看客廢鋤耘 族雲行太虛布置初很藉彌逢天四維紙頃同一色兩形如別淚含惡未忍滴泥塗頑貌車行者自朝夕中央或白道聚集路地昏濕淺肾田水去作澗底雪高林蔭清快渇鳥時一鄉曉休張莊驟溼草蒙古驛往時解鞍地醉墨題壞壁孤星探光出天鏡小摩拭北鄰忽喧呼夜傑曹津伯夢歸訪草堂再拜悲喜別問言勞如何嗟我子行役平明看屋霤兩鵲聲嘖嘖異逢南使還憑寄好消息誰袜百里駒肯税不論直

鄧村

宋蕭瀾竹外蛩吟重過鄧村 瘦竹挑雲過此村十年前事總銷魂當時新廟曾題字壁老泥枯半不存

姚村

王誥潛泉蛙吹姚村夜泊 荒村日已黃小泊近橫塘昨夜一番雨今宵滿意涼莎蔽坼唱風柳卸螢光溪浦誰家住吹來荷葉香

魯村

中州集金鮮于溥魯村道中詩 小橋沙路已堪圖更着衰翁跨蹇驢暮靄似催寒日短秋容仍帶遠林疎鷗盤平野黃榆落兎走橫岡白草枯漸喜關身遠朝市一年強半在村墟

高村

金王寂拙軒集高村馬上口占 村村桑拓綠成團蠶簇三眠麥掉旗爲問農家真樂否不妨說與長官知 元王祈伊濱集高村道中作

茅茨耿不寐索索踈雨鳴披衣村巷白肯暘挾風聲細邐隨荒蔓扶鞍事遐征早有田家兒先我耕月明東旭出未高蒼茫山氣横隴麥何脩脩野雉磔磔鶖鸝游若浮槎歸心劇懸旌可憐吟歸影相依傷我情吾道本寥寥世議徒營營何時返蓬蓽聊以善自名

蔡村

中州集楊雲翼蔡村道中詩 水連深竹竹連沙村落蕭蕭已暮鵶行盡畫圖三十里青山影裏見人家

睦村

中州集史肅夜宿睦村詩 閒干河漢已西傾獨坐披衣過五更屢馬丁東風外響田車歷轆月中行忘形沙鳥知人意窣地山雲不世情露草霜筠有幽意詩題分付候蟲聲

王村

宋王安石詩王村 晻靄王村路春風北使旗塵推輕騎走寒咽短簫吹攬轡聯貂帽投鞭各酒巵紛紛小兒女何事倚墻窺 杜牧之詩叢唱牧牛兒籬窺茜裙女 宋周宗沛歸來集春三月過王氏村有感 甲子窮時喪亂頻天教澤國着閒身無情花柳自春色不覺山河多塞塵他日升平猶未老此生流落且相親江南江北經行處莫話衣冠愁殺人 元遺山詩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煙光藏落景山骨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遺陽見鴻雁三嘆惜淹留

陳村

元舒岳祥閬風藁丙子九月陳村避地三絕 黑光

磨蘯掩陽精兵大威霞照夜明。誰信天台山脚下。如今無佛救蒼生。一溪屈曲與山隨。要試𩦎攀脚未衰。隔岸人家西日外。數株紅柹壓踈籬。盤盤幽谷造雲峯。應有逃秦隱此中。行到半山奇絶事。白鷳如練掛青松。

秦村 金趙渢詩秦村道中 山逼清明桃花都被風。開卻楊柳似將煙。深成山好只供仁者樂。酒醇偏入聖之清。武陵猶是逃秦網。何似山家樂太平。

韶村 元董嗣杲廬山集沿韶村 泥然歸息苦冬陰。小泊煙塍怯舊尋。荷葉久空晴浦近。麥芒還吐晚村深。鈴鐺雨壓還吳興。寄應雲迷容楚心。便可放懷天地外。攬將奇思援孤琴。

苑村 東郡志元王惲苑村道中 霧重連山暗。泥深去路賒。及時沾好雨。下馬課田家。耕隴來樵唱。吟鞭濕露華。野桃無意緒。紅爛武陵霞。 萬井浮晴靄。人心一雨安。擁朶枝婀娜。布穀語諵闌。老羨爲農樂。身慚濟物難。故園歸未得。庭樹鵲驚寒。 和氣曉氤氳。今春好雨頻。山川爲改色。草木倍精神。政簡時能禁。民安國不貧。放身田舍去。誰羨擁朱輪。 客枕無長夢。鷄聲促早裝。暮吟中牟驛。朝走叅韋鄉。雨濯天星大。雲迷曉色蒼。愧無康濟術。傳食每遑遑。 馬健川途易。人便流澌涼。花時爭播穀。蠶月未條桑。宿霧張雲幕。殘蜂偃珮璫。盡

盈花上露。行濕帽簷香。

潯陽蛇村 梁高僧傳漢安清。字世高。度䢵亭廟神得解惡形矣。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蛇。頭尾數里。今潯陽蛇村是也。詳神字

水火村 西域傳尼波羅國。屬北邱。度彭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濔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佛家以大投之。遍地火起。煙𦦨數尺。以水洒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炊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家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差不可得也。乃火龍所護。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　九真

村

大盂村 續相臺志大盂村在安陽縣後魏孝文皇帝廟旁有小山曰冢賚盂帝嘗賜賚群臣於此山下故名之事具見安陽縣主簿史允升所撰碑

孝東徐村 北史李氏傳李興子孫繁衍人號其宅爲孝東徐村

唐興村 舊唐書五行志隋文時自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內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葉森聳即村門樹也

南董村 宋史河渠志仁宗嘉祐五年開絳州正平縣有南董村田畝

小李村 宋史河渠志真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靜戎之東引河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獨家村 元一統志北齊於古黄州城西南四十里獨家村置南司州。

叚家村 元一統志叚家村在西安府宋紹聖初咸陽縣民叚吉夏日凌曉雨後蠲菜村落中立人門足陷地

得玉璽玉撿一。玉璽方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按玉璽記。始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惟記云玉黄色此青倉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之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徙都孫堅入洛得於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璽尚書於秦又皆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不云有王撿爲異有司來上庭議以爲瑞改年曰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汴城陷又失所在。

杜家村 宋許景衡橫塘集夜過杜家村。 駐馬問村老卻言行未遥路雖十里遠月到四更時我去良有役子眠寧負期人生隨意好冷笑一題詩。

鍾家村 宋楊誠齋南海集阻風泊鍾家村離英州已三日纔行三十里。 南游端爲看山来過眼匆匆首屢回不是阻風船不進何緣看盡萬崔嵬。 滿船兒女厭江行我愛江行怕入城魁愧風師教歎曲爲分一舍作三程。

馮家村 元一統志在廣東高州路家字記云馮盎即電白縣界人也。

朱陳村 鳳陽府志朱陳村在徐州豐縣百里有朱陳二姓所居。濟寧志在山東濟寧府去豐縣百里縣在唐

宋徐州元朔屬濟寧路東坡蘇軾嘗作朱陳村嫁娶圖詩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唐白居易詩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民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其村惟朱陳二姓而已親疎居有族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徒學辨是非秖自取辛勤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為大謬人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舉秀才三十為諫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肖身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卧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陳村民

鍾蜀村

邳州志在邳州睢寧縣西北五十里鍾蜀村乃魏武帝征呂布駐於此後改為唐池村

麥村

晉康志肇慶府德慶州越國夫人舊居瀧州姓麥有麥村其子高力士本馮盎曾孫幼時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以為閹兒上以武后高延福養為子故冒高姓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助玄宗平韋氏有功遷知內侍省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初不記其母後為嶺南節度道過瀧因訪其母母曰胃中七墨子在否力士袒視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於是母子如初帝為封越國夫人

木香村

輿地紀勝木香村在襄陽府寰宇記云在宜城縣昔段成式有別業於此村

桃李村

元一統志村在遂寧州張震集句有桃李村詩土人云此村三十里許彌望皆桃李春時蘇閒爛熳如錦綺往昔郡太守春日講故事于此宋李壁鴈湖集二十九日遊桃李村分韻得春字 東風吹我出城闉邂逅相逢得可人踏雨先從沙路穩怯寒更覺酒盃親江山有意如還俗桃李無心亦自春便可名為錦繡谷匡廬東望隔煙塵

茗村

唐鮑溶詩宿吳興道中茗村 浮客倦長道秋深夜如年久行惜日月常起雞鳴前夕計今日程息居在茗川霜中水南寺金磬冷冷然晴昔此林下歸心巢項禪身依寤昏寐智月生虛圍霧旅違我程去留難雙全

覲身話往事如夢遊青天明發止賓從寄聲琴上絃聊書越人意此曲名思仙

桂村

江湖續集臨江鄧林性之自號四清杜友桂村剪剪霜風起晚吹一溪流水浸寒驛客衫猶恨吳綿薄不道邊人蓋鐵衣

花村

唐吳融詩花村六韻 地勝非離郭花深故號村已憐梁雪重仍愧楚雲繁山近當吟冷泉高入夢寶依稀小有洞邂逅武陵源月好頻移座風輕莫閉門流鶯更多思百囀待黃昏 華岳南征錄 華鎮撰趙知花村二字川花村吻蒨紅窠之地附山翁云村人花姓因曰花村 問宿花村音可餘已揀花下倩人扶粧童不見枝頭杏空指青帘閉有無 格是而今老有餘行行真欠瘦節扶不將心繫隨風起一任閑花有似無 夜宿花村不見花數間茅屋瞰溪沙山翁不是通名姓幾認河陽令尹家 路入前村認杏花門前水積半溪沙風流髮髻朱陳俗白酒黃雞姓兩家

杏花村

都梁志村在武岡縣縣西二里地自為一所人煙稠密四圍央道皆植以杏每當春際杏花滿其地俗傳曾有仙人過之元一統志杏花村徐濟諸縣皆有此村豐縣尤[illegible]一望十里中更水患廢矣宋沈繼祖杞林集杏花村 杏破繁枝春意鬧牙盤堆實薦時新仙家種此應知味試問廬山姓董人

梅花村

惠陽志郡之羅浮山有梅花村非空上人詩集梅花村為羅璧士賦 東風吹晴湖一水鴨頭綠朝光落羅浮萬梅涤如玉寒梢氣浸青璃枝綠陰寄似茅簷屋一半一掛千銀錢輕若五銖小樣負六出交飛雲母片天香百和兩龍涎隔水新苞小孩項晴光倒浸流星冷平鋪一片寒蟾色掛在珊瑚萬波影花神小立風露寒雲頭簪花七寶冠羌童不帶詩人骨半夜闌前吹笛看亂折垂楊作風力飛落一花千樹殘壺公封底丹砂房高枝為宇深為堂二月青青四月黃雨肥大顆如經霜無數金丸亂黃落驚起一雙白鸖雀我乘鸛行鶴鶴去不遣葛陂老龍過秋入半空作紛飛且倚湖東蒼玉樹玉樹結陰瓊仙臺故人且坐清樽開清樽開百金難買故人來麒麟深注臘前水一泓黃黃鸝鵝背舉手青天落杯底杯空明月和天起平時獨酌不快意有客能來無不醉我欲四明起王冕畫織吳蠶雪盜翌醉揮鈎勒鐵線圈長使令人觀古篆續編蘭雪軒詩集梅花村為蘇公望賦 羅浮山下玉千株十里長洲五里湖嘉樹留人紓寄迹飛花送客軒歸途彩攬烏帽月隨步香襟羌裘水在鬢夢想湖山身不到詩成憑寄老中屠國朝吝祿與權詩集梅花村圖 樹樹寒梅已放花皆山臨水竹交加披圖坐覺柴門靜好似西湖處士家

梨花村

元一

統志梨花村在順慶路樓樂山下因兵廢

海棠村

元一統志塗文質金堂人隱居于金水許店之海棠村當時號為逍遙山人嘗題云海棠村裏看昇平圖經云海棠村今之歷鼻舊官路傍成都路

芙蓉村

溫州府志樂清縣芙蓉山有芙蓉村中有大溪流出江并有大坡坡内東曰小芙蓉村西曰大芙蓉村宋蔦元承詩雨後到芙蓉村　又上籃輿去西風甃放晴霧深孤嶼沒日薄片雲明詩思通山色琴懷洿客情懸知百里路分作兩三程

梅市村

越絕異記梅福壽春人漢時遊吳監市後立館於中號梅市館其側又有梅市村故謝靈運行吟云泛蟲通江湖梅福入城市同呼酒家保張功父詩過竹村漁寵冷炊雲酒好休教盡詩慳却自欣晝閑貪睡穩獨被不須熏洪适盤洲集竹村　一任蔔侵籬何妨艱礙道千戶廣侯封三家結村保

竹村

宋許綸涉齋集竹村　種竹亦云好結交當有道能邀歲寒伴再宿離城邑全無世俗氣僧包輕灑水

水竹村

宋黃震日抄水竹村記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爲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蓋嘗來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景微顧曠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澈濕環之狀若連筒灌畦之爲因而潛心探賾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關亦如天之圜地惟隤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脉絡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於地勢之四垂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統衆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内雖鑿地得泉爲沼爲井氣亦蒸蒸上騰與海之茫茫河之浩浩升而爲雲浮而爲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土膏之易燥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騰百川而作雨風雷一俯翕舒迅之餘彌六合皆水氣而生生化化者林林濈濈矣嗚呼此乾畫連三之爲天此坤畫斷六之爲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爲坎者歟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爲水位於子造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成苟凡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虛其中窽於關節脉理而水氣浹之物皆然竹惟甚其心爲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爲最易貫四時而不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槩其餘且知伏羲氏之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爲精而造化之勞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余同館潛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地曰三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

之萬竿蕭然讀易其間浩然與造物者同游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居曰水竹村而屬余爲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銳進進德業異日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詩不云乎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說者謂其興問學自修之益如此惟君其勉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溪震謹記元李一初雲陽遷集水竹村記　往年予從賀君龍川視湖上隙地踔踔行草棘間顧謂予曰某可瀦某可植予將疏而瀦之以俟吾老又指而示曰某可築某可亭予將構而葺之以時吾憩予姑識之別去凡幾年予復來川上君迎笑謂曰向之所欲爲者今皆爲矣至則波光蕩空林陰合翠於是水不加深而昔之納污藏穢者瑩然清矣地不加廣而昔之荒烟野草者翳然茂矣當湖之中爲亭亭之兩旁當峙者翼以橋度橋而西則爲堂以當水竹之會納以清幽達以空曠芙蕖菱芡美木善草無不可愛賓從之來或坐而觴或衎而魚琴聲棋韻時聽遠響芳時暇日幽討無斁合而名之曰水竹村取其槩也予延覽久之慨然曰君之用意水竹何其至耶世之汩沒勢利者群能以陶情適意爲事假令有之又往往不得其所方池半畝清風數字何嘗已足又烏能綽綽有餘地哉今君以曠達之懷忘情富貴厭紅塵而依水竹又能得寬閑之所以稱其情若天作而地藏以待君者是真可尚也君方延四方之士以共其樂而予也東西馳驚役役無須臾閒何當脫去塵鞅以追逐雲月從君湖上

空桑村

開封志在杞縣西三十里傳云伊尹生於空桑即此地有宋真宗親幸立石御製書碑

樓桑村

涿州志村在州城西南一十五里乃漢昭烈帝舊里按唐郡國志云昭烈涿郡人舍東南隅有桑高五丈如車蓋往來者怪之遂號其里曰樓桑今廟尚存廟東有唐刺史妻居適所立碑西有金承安四年黃華老人王庭筠書譔碑

桑梓村

宋任松鄉集桑梓村　晝投桑梓泊容意一聚回路踏桐花過門當柘樹開千峯接女出一水剡溪回閒說茶場外相懸十里來

梔子村

文昌雜錄戶部馬員外言潘鎮之維盛龍元英謂余昔知安州城南有梔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所無

菁村

額語陽秋葛洪錬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菁山者其一也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隣里者故云

蛟龍村

蘇鶚演義汴州陳留縣東北有漢高帝母媼陵之東有蛟龍村附于香城即可驗降龍之地也

白牛村

輿地紀勝白牛

村。在華亭。陳令舉棄官居之號白牛居士

烏榜村 金陵新志按圖經初立西州城。未有籬門立烏榜與建康分界後名其地爲烏榜村。在天慶觀西南史陳顯達傳顯達於西州前與臺城軍戰敗走。西州後烏榜村騎馬趙渾注梢剥落馬斬之藩側血湧瀾藩

烏夜村 蘇州志晉穆帝后何淮女寓居縣南産后於此將産之夕有群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及明大赦。

列鵝村 元一統志峨山在四川茂州羌之列鵝村其對曰羊膊則江水所出也孔穎達以爲峨山在蜀郡湔氐道

栖雞村 元一統志村去茂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有三路一通茂州一通龍州一通錦州皆吐蕃險要之地今隸石泉軍

射鵰村 輿地紀勝在安豐軍霍丘縣有故安豐軍城

魚門村 江陰志魚門村在縣西二十里舊經云龍人所居之處

舊鵰村 唐宋之問詩嵩南山九里舊鵰村作 弊廬接巽潁北望嵩山隅茲嶺椎且秀絲翠横天衢家世事靈嶽亟接安敢渝從俗因迹化歸靜知心愚上達先人訓下擕非薄軀自問何功業誅與賢俊俱執羈翊龍羽秉筆遊鴻都尸祿負諸己日使田園蕪常恐白雲意流盡黃埃塗妙年負恩德欲去何踟躕明主本尚道黃屋均蓬壺飲惠可冥分歸事燒金鑪

長烏村 唐柳宗元詩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永州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忝上封事復笑昇天行古樂府有昇天行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搖搖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戚已界旧猿也慵疏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一作切石懸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一作去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皋耕釋志一本作志播本作梁淳音釋土解也許云其謂釋之意又耕之則釋釋然解散又居王績掛冠歸田曽中聯半犧耕東皋

獵閭村 顏氏家訓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粮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鑞餘聚亢仇舊是𥜪武安元鈠亭音仇亭悉屬上艾時太康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甚喜

洪亭村 李濟翁資暇集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合生拜槐

仙堂村 太平廣記僕僕先生家於光州樂安縣黃土山有仙術刺史李休光以狀聞詔就光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爲仙堂村

草堂村 唐岑嘉州詩草堂村尋羅生不遇 數株溪柳欲一作色依依深巷斜光一作陽暮鳥飛門前雪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

古橋村 唐劉長卿詩桂陽西洲曉泊古橋村主人 洛陽別離久江上心可得惆悵增暮情瀟湘復秋色故山隔何處落日羨歸翼滄海空自流白鷗不相識悲萋滿荊渚輟棹徒沾臆行客念寒衣主人愁夜識帝鄉片雲去遙寄千里憶南路隨天長征帆杳無極

公橋村 元董嗣杲英溪集病中步入蔡公橋村落間 水淺篙師勞況值夏日炎舟維蔡橋境扶行槃頭店誰期村哩中嫂辰苜花粘同行辛同志出語無猜嫌曉霞晚必雨故老嘗所占兩行桑麻香農計得盡覡偶聞讀書聲白叟依茅廬自奮力稼畊其志方隱潛延我坐俄頃障日西垂藤竹床半已弊暫睡亦安恬傳酒強我飲飲絕徒撤鬢神思偶闌清吟與爲此添

城門村 宋楊誠齋江東集舟過城門村清曉雨止日出五日銀絲織一籠金烏捉取送籠中知誰放在扶桑樹柢梢滿溪煙浪紅 深村可笑是居民生長荒山野水濱捻出籬東撝釋予走來岸上看官人 鬢鬆鬆起攬詩編信手繙來誦數篇忽有高聲仍絕叫隔逢知是上灘船 行人都上半山青記得前朝傳險行左右回身着不徹兩邊已失一灘聲 地錦花鋪地錦衣碧萋上纖紫花枝。垂揚舞羅驚傳唱。不捲華細待阿誰

銅鼓村 合浦志銅鼓村在離洲六鋪西北。上有一大鼓廣半里土人時於耕墾得之納之郡。以爲更漏之用有吳提刑宗旦詩舊經云按隋地理志嶺以南一十餘郡。其人輕悍椎結其踞乃其舊風其里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書契言誓至死不改故其俗就戚聚會多以飽至銅鼓爲樂

石鼓村 宋史王光祖傳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爲真定鈐轄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鶴宗闢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銳兵分襲土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

囊村 江少虞類苑嶺南雜錄云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採而市之予嘗知容州與合通密近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十餘處皆海也非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囊村皆池名也悉相連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合浦志在揚海池離州六十里。係囊村面接巨海。

壺村 宋蔡戡定齋集壺村賦。 㦝梅協洽皐月海旬。予蔡子即所居之側鋤充

碟雖荆榛甃土爲止誅茅爲亭朴不至陋潔不至精越月既望落亭之成榜曰壺村姑搛其實而寓之名有客疑焉問所以名之之因蔡子曰壺村之地延袤不殊折旋中矩如在僊家之方壺壺村之境車馬不喧花竹秀野如遊武林之桃源蓋壺以形似喻村以景物言也若夫天宇澄靡萬象著明疎星渡河皓月經庭風余髮兮蕭蕭露余衣兮零零此皆壺村之物足以適野人之情有醴有觴有琴有書或劇談抵掌或愁吟撚鬚或箕踞偃仰或嘯歌懽呼此皆壺村之趣足以爲野人之娛蟬噪木杪蛩鳴草際清晨而蛙鼓瞅作長夜而蚓歌不已此壺村之至音雖不合於衆聽而足以悅人之耳擷實於花採萌於竹剪芳根兮霜杞擷清英兮露菊此壺村之真味雖不可於衆口而足以充野人之腹甚則三時不務五穀不分婦不知織子不知耕非理之枉不及非時之役不聞是又有田家之樂而無田家之勤此吾所以自適其適因以名吾之亭客曰噫人弃于取彼重此輕不山林而隱不軒冕而榮壺村之樂獨全于真此而無述于意莫陳誰其誌之壺村野人

斗村

輿地紀勝按廣州志云廣州東百里有古斗村自此出海溟渺無際

三寶村

太平廣記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

氣而令人莫得之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詳寶

金鏤村

輿地紀勝金鏤村者乃莫默元讀書堂處

千金村

宋周宗濤歸來集善王性之見過千金村 春來書劍己酉東喜復相逢亂世中萬事變更惟舌在三年流落轉塗窮雲收野寺僊廊水月掛孤帆送客風剗欲留君明日住夜闌難得一罇同周南山房集千金村頃望皆采花麥前種之 種豆燃萁地力勞更將菜甲壓硾當家柜籹消多少切莫煎熬到老饕

横槎村

横州志横槎村舊横州治所宋慶曆二年儂智高亂賊泝流而下郡人棄城去因遷郡治今惟世堞猶存在江之南

小粉村

宋楊誠齋南海集宿小粉村 暮宿溪邊小粉村一峯如筆正當門看來山色元無粉拂殺濃藍淺黛痕

第一村

鎮江志第一村在堅土山下宋常守孫楚望之別墅也又號牧坡有庵曰無極亭四曰水天平遠曰天根月窟曰虛白曰横雲象瀕來希孟爲記文曰牧坡齋窪孫楚望之別墅也江山之勝甲南徐景定壬戌仲春既望岷山王君文眉山朱德華合陽王子厚暨余來遊訪楚望於第一村講洛中先賢真率會故事灌蜀同風氣味膠漆牧坡鼇員首對江濱亭四庵一水天平遠居首而爲之冠是日也風軟日和春氣盎盎百卉初發始會于虛白泛觴而飲數行輒捨去山陰佳致觸處皆然未暇一一應接攝衣而上遂飲於水天平遠風檣洞開萬景翕聚長江横陳翠岫騰赴生煙遠樹淮鄉之明滅雲帆沙鳥海上之來去率獻奇於斯亭之下金山孤撐紫冊綠碧入我研席攬不盈尺襟懷舒適痛飲無算笑語浩浩直造乎天根月窟余曰昔晉人金谷之會二十有四人大率皆金多之流爾何足道哉吾曹僅僅五人作真率飲何歉乎彼莫不捧腹大笑又捨去飲於無極有先天圖在焉荃蹄玄象寫意文楸局未終又捨去飲於横雲夕陽在山禽聲零亂杯盤狼藉蔬甲雜進諸賢已稅駕醉鄉矣然猶眄戀横斜愛惜潺佇復還於虛白爲飲以此始亦以此終從者竟日提壺挈具不得休息穿林陟巘求吾曹於翠微間未嘗以屢遷爲苦似可人意馭僕有醉謳亭左者不問大白覆手而不悟山巖去盡而不顧風中隳地而不知不知身世之交累賓主之爲誰然後相與扶擕而歸又不知天壤之間山林之樂有加此乎否也其視大庭氏天放之遺民不亦庶幾矣乎若夫遊峴山而傷人物遊蘭亭而痛死生遊新亭而哭山河風景往往未知酒中趣耳吾五人則不暇詰朝楚望簡余曰昨之遊不可無記願爲之子爲山中佳話不敢辭也

漁村

宋王炎雙溪集漁村 聞道江村好人家畫卷中持盃聽欸乃支篳望空濛日落收踈網潮生繫短蓬君嘗詢訪否恐有陸龜蒙黃公度知稼翁集乙亥歲除漁梁村 年來作覓道路熟老眼空更歲月頻爆竹一聲鄉夢破殘燈夜永客愁新雲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領畧春想得在家小兒女地爐相對說行人陸放翁劍南續藁泛舟至蜻蜓浦小泊漁村醉泛蜻蜓浦哦一艣聲陂塘秋水瘦墟落暮煙生野店曾留醉樵翁不記名相逢雖惆悵懷抱已先傾歸喝雲泉詩集漁村雜句十首 莫論塵土與煙霞妝拾襟懷即我家繫情蒙頭霜月下水村深處看梅花 非智非愚浪着鞭前程倒指事茫然臨流一洗巢由耳獨立斜陽認釣船 盡醉茅柴得自由蘆花飛雪滿人頭蓑衣碎葉重重補聽雨吟風卒未休 青山如主復如賓相對無言意自真富貴不應忘此味從來世上少閑人 月下門閑不用鼓渡頭長繫木蘭橈鹽樵市遠步真率會宿何妨屢卜宵 澤畔行行歌楚騷一襟忠憤付湘濤雖教舉世無醒者莫羨漁翁活計高 三五人家住一灣近城無路去來難溪邊自結同吟友松栢青青到歲寒 野水微茫路欲迷重重沙渚自高低鷺鷥飛過無心泊直入殘陽樹杪棲 猿鶴何曾肯受羈偶來亭畔立多時物情未到忘機地

步步行行直自疑。白雲相顧尚依依。十載江湖負宿知時事未容輕所學。山中依舊只吟詩。又漁村雜詩十首再和前韻。晴空萬里散餘霞一葉漁舟穩似家。學道未能全寡欲。水邊隙地亦栽花。蘭蓟分畦蓟作鞭南山相對意悠然。城中有路何曾入。只許蒼頭趁釣船。此身閑却有來由白髮中年已上頭。莫道無官無可弃。從今放下一齊休。獨作漁樵最上賓土風淳朴物情真。鮑家兄弟皆和氣林子詩豪驛壓人。林施皆漁村鄰舍 迷屠脩竹晚風敲古寺僧歸月下橈。童子閑門無一事。只須清坐過中宵。微吟朗詠足風騷切莫危言試怒濤。雲本無心泉自潔。不因作意立名高。生涯小小落溪灣妻子知時不說難。畢竟直鈎為計拙。晚來無酒可銷寒。暝色和煙四望迷俯眠牛背覺天低。村翁逢指堂歌處此地魚沉鳥不棲。雖入樊籠馬受羈。低頭猶怕起來時。人心到此無真識。未必人疑先自疑。歲寒無物可相依。惟有梅花似故知。名世何曾在科甲。西湖處士只吟詩。又漁村晚照。舊遊憶得瀟湘路。今昔煙波似舊時。澤畔怕逢漁父問。桃源已被世人知。數家草市添新戶。一樹寒鴉傍古祠。蘭杜香深州渚闊。小窗長日賦騷辭。又漁村有感 小窗長日苦吟聲。獨倚闌干看晚晴。居士莫疑貧可棄。春風不為病相輕。梅邊紙帳重

影。壁上離騷字字清。鷗鷺往來情更熟。只消此地度殘生。又漁村即事 維舟古渡頭。四望是汀洲。水闊難宜夏。荷枯不礙秋。因歸牛背穩。曉汲井雲浮。獨坐愁無侶。多番為月留。又漁村偶題 莫道柴門窄。斷無車馬聲。苦吟成集少。久病見人生。花落寒猶在。春陰雨未成。漁村名自我。鷗鷺勿相輕。又漁村會諸友戲呈 磯頭濯足動滄浪。獨醒何曾與世妨。盡寫騷經粘屋壁。未逢漁父似瀟湘。遠山不離煙雲色。流水時聞蘭杜香。製得荷衣恐驚俗。對人稱是楚賢裝。鄱用明東叢詩藁漁村 古廟隱深樹。小舟橫淺沙。岸蘆抽晚荀。汀芷落寒花。綠水一雙鷺。青煙三四家。起晴爭曬網。漁戶仍生涯。元虞集學古録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煙棹。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罾中抱黃鯉肪白。已烹甘瓠當晨鬻。更擷寒蔬共雀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晚風落葉何毷氉。了無得失動微念。兄有興亡生遠哀。憶昔柔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孫居敬啍庵詞漁村即事好事近 頁斷一川雲。團結樵歌漁笛。莫向此中輕說。汙天然寒碧。短蓬穿蓟更依根。香滿不須擷。擔首斷霞夕影。散銀原千尺。

若村

國朝胡居敬集 臨江人。若村記。出郡郭東行十餘里。有勝地曰沙堤。堤之上。竹樹綿密。迤邐縈迂環之地。而居者茅舍相望。其族之蕃且大者曰陳氏。陳氏之先有為郡録事參軍者。有仕至邑令者。宜譜流芳。遠近推之。友人黃楚崇嘗語余曰。吾家白湖之上。距沙堤二三里。世為姻媾。詩書道義之好。彌久而彌厚也。陳氏多佳子弟。其字以君材聞于人者又陳氏之隱君也。君材好讀書。善與人交。闢一室。外植花竹。中列圖畫。顏其軒曰若村。搢紳之士咸詠歌其事。幸為記之。余聞村之為言。聚落也。埜也。字通云。經史無村字。集韻暨復古編。字當從邑從屯。今作村。世俗所通用也。夫近山而居者謂之山村。近江而居者謂之江村。冷君之所居近蕭水二三里許。宜目之曰江村矣。顧以若村名。蓋沙堤經兵燹之餘。華堂廣廈悉化為瓦礫矣。今之結屋而居者。非復承平之舊也。閭閻岑寂。簫鼓之聲不聞。徘徊顧瞻。境與心合。因思昔時之華麗。感今日之荒涼。尚村之不若也。或者曰。今之人狀貌朴野。威儀不飾。世咸目之曰村。君豈有慕于斯余曰。漢廷大臣皆木強敦厚。遲鈍少文。世俗所謂村也。蓋論語之言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釋者曰。野人謂郊外之民。蓋亦村耳。孔聖欲從先進。乃厭乎彬彬之文。惟質朴為貴。君以若村自號。豈慕是歟。余山居野人也。賦性朴魯。俚而不華。殆真村者。不但若也。清時暇日。訪君於沙堤之村。偕樵

唱於谷口。賡漁歌於淼茫。飲村酒。賦村詩。幸毋請我曰。子真村居人也。是以能知村之樂焉。

東村

宋陸放翁劍南續集東村 信脚村墟路。歸來日未西。波清魚隊密。風小鵲巢低。白水初平岸。青蕪亦徧犁。市壚多美酒。飲具不須齎。野人知我出門稚男穀鈕擾女下機搋得花話炊正熟。一杯苦勸護寒歸。野人喜我偶閑遊。取酒匆匆勸少留。舍後攜籃挑菜甲。門前喚擔買梨頭。雨霽山爭出。泥乾路漸通。稍從牛屋後。却過鵲巢東。決決沙溝水。翻翻麥野風。欲歸還小立。為愛夕陽紅。今日風日和。衰疾亦少平。出門無所之。攜幼東村行。異地冬未冰。濺濺溝水聲。山弁與野蔓。結實丹漆并。雞犬亦蕭散。如有世外情。舉手叩柴扉。病叟喜出迎。從我語蟬聯。未寒嘗苦盟。解囊付之藥。與爾偕長生。塘路東頭烏臼林。偶攜藤杖得幽尋。桃源阡陌自來往。輞口雲山無古今。遠浦過帆供極目。暮天橫鴈入微吟。歸來更覺愁無那。剩枝燈前酒盞深。遊東村 露草衝門曉風松。一塢幽新春有佳日。老子得閑遊。鷗為忘機下。魚緣得計浮。歸途無遠近。一葉亂漁舟。東村散步有懷張漢州 扶杖村東路。秋來始此回。寒鴉盤陣起。野菊卧枝開。憂國丹心折。懷人雪鬢催。房湖八千里。那得尺書來。散步東村 偶從北崦繞東岡。曳杖行歌步夕陽。

一徑入雲多鹿跡。數家臨水共魚梁。野風蕭瑟知秋早。社酒淋漓喜歲穰
鄰曲不須憐老憊。尚能尋句答年光　泛舟至東村　野火如天遠漁舟
似葉輕颼颼風漸冷淡淡月初生沙際樵蘇路籬間語笑聲還家已薄暮
燈火照荒荆　雨中過東村　小雨空濛物象奇偶扶藤杖過東陂墊巾
風度人爭看臘屐年光我自悲窮鬼有靈揮不去死魔多力到無期歸來
笑向壚門説且了浮生一首詩　初冬步至東村　八月風吹稉稻香九
月蕎熟天始霜男耕女饁常滿野宿麥覆塊皆蒼蒼豐年比屋喜迎客花
底何曾酒杯逆家人但覓浩歌聲不在東阡在南陌　與兒子至東村過
父老共語因作小詩　桑竹穿村巷衡茅隔土垣海氛成物象秋氣肅川
原豆芋行將熟雞豚亦已繁豐凶歲所有農事更深論　晚寒自東村步
歸　夕陽下平野落葉滿荒街村居賣纔起人家燒豆萁溪風透布褐草
露徑茫鞋骨相元如此何由與世諧　東村步歸二首　野渡霜風冷茅簷
夕照明催科醉亭長聚學老書生山果紛丹漆村醪任濁清路回家忽近
柳外小橋橫　風陣鵝翻黑霜林葉半丹筋骸欣小健裘褐戒初寒代步
雞栖足充飢鵲料寬平生自如許況已挂吾冠　東村晚歸　蜀道還吳
鬢欲絲歷年二紀困癃衰寧知病思沉綿日又見秋風搖落時錦雉白魚

供野餉。青林紅樹入新詩。東村寂歷風煙晚酒樹鱸肴又一奇。滕仲禮東
菴集暮春東村道中。沙帶草痕留馬住雲移日影放人涼。貪看水上風
行處。不覺沿溪十里長。趙明翁野谷詩藁東村　晴久全無雨。溪乾半是
沙。風横分鴈陣日轉趁蜂衙。地僻草埋徑籬摧菊則花橋西一林竹。瀟洒
兩三家。元劉文簡公集東村寫興　野水平波數點鷗遠村高樹一聲鳩
出墻白筴蠶初老滿地黃雲麥已秋文舉自宜官北海淵明只合事西疇
行藏了屬乾坤管一笑誰能獨倚樓。王文忠公集東村道中　羸馬東村
路。遨遊此日閒寒風初凜冽秋菊尚斕斑古道橫清溜平林出遠山茅茨
誰氏隱瀟洒水雲間

西村

宋北盟錄西村　徽宗時王黼作相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於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
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爲
不祥。強祠部集同楊公濟賦晚過西村　空影倒波面晚陽留樹梢人煙
青近郭鳥道暗長郊世外空搔首溪邊懶結茅滄浪那敢羡漁父定吾嘲
呂南公灌園集西村　東村豈不佳西村自清幽南村亦可居。俗悍不易
投。雖此兒嶺曲坡陀遠川流。桑麻有青園耕稼有綠疇雲風十里外足舉
矚望頭。本無車馬諠豈有聲利愁。伊我先君子。故家侍增修。還當起搔屋

此志乾不求。開闢三處徑疏通四前溝。有軒列琴書有室貯鋤耰。壓廸擬
長醉藏羽待肥牛。超然了餘生。不問萬戶侯我累久已決我身独悠悠。安
能荷篠翁不以意相收。　憶西村　東岡西下古徼頭草木風煙事事幽
畦壟彎環延果菜苓菖參互獻魚鱐常開夜戶多無寇競撥香醪賀有秋。
願定此居猶未得豈堪俛俛望公侯　陸放翁劍南續集西村　湖塘西去
兩三家杖屨經行日欲斜。處處水紋生細縠蜿蜿沙路卧修蛇早餘蟲鏤
圃蔬葉寒淺蜂爭野菊花老去郊居多樂事脫巾未用歎蒼華。　亂山深
處小桃源往歲求漿憶叩門高柳簇橋初轉馬數家臨水自成村。茂林風
送幽禽語壞壁苔侵醉墨痕一首清詩記今夕細雲新月耿黃昏。　今年
四月天初暑買菜曾向西村去桑麻滿野陂水深迷望人家不知路再來
桑落陂無水閉門但見炊煙起疑是羲黃上古民又恐種桃來避秦。　遊
西村　昨夜雨多溪水渾不妨喚渡到西村出遊始覺此身健無食更知
吾道尊藥笈可賒山店酒節枝特打野僧門歸來燈火茅簷夜且復狂歌
鼓盎盆　乍晴行西村　堤樹叢祠北煙村古埭南買魚論木盎挑薺滿
荊籃積潦經旬月晴光見二三農功殊可念保參復祈蠶　西村勞農
川雲散盡十分晴繚出溪頭信意行片片飛花隨步遠離離芳草上墻生

村深日暖單衣爽路轉沙平兩屐輕臘肉分香坊酒釅因來聊得餉春耕
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　臘月風和意已春時因散策過吾鄰草煙漠
漠柴門裏牛迹重重野水濱多病所須唯藥物差科未動是閑人今朝佛
粥更相餽更覺江村節物新　步至西村　飽無餘事西村偶獨行搘
節息微倦波井激餘醒川閒鴈平渡谷虛雲亂生絕知豐歲樂笑語隔柴
荊　乍晴風日已和泛舟至扶桑涑徘徊西村久之　十日風雨今日晴
衰病忽感思閑行携雞一幅煙霧薄舴艋八尺鳧鷺輕亭亭孤塔遠天碧
曲曲深巷斜陽明數家茅屋門畫掩不聞人聲聞碓聲身似龐公不入城
東阡南陌餞餘生新年儻有豐年喜買酒漁村看太平　遊山西村　莫
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
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閒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西村暮歸　天氣清和修禊後土風淳古結繩前村村陂足分秋水戶戶
門通入郭舡亭障盜消常息鼓坊場酒賤不論錢行人爭看山翁醉頭枕
㧞根卧道邊　西村晚歸　小塢花垂盡平陂草欲迷日長鶯語久風定
絮飛低于譽聞棋院舟橫傍釣溪歸途不知處依約埭東西　散步至三
家村即湖桑埭西村名　人情簡朴古風存暮過三家水際村見說終年

常閑戶，仍閑累世自通婚。曾缸歸處魚鱠美，社甕香時黍酒渾。記取放翁扶杖處，渚蒲煙草淫黃昏。張侃拙軒藁西村　籃輿軋軋過西村，小麥青青雨露恩。山色無窮閑遠近，民家守分度晨昏。僧精持課歸林下，客自甇尊醉竹根。每日塵氛牽百念，要須結屋浸溪痕。郭功父絕句西村　遠近皆僧剎，西村八九家。得魚無賣處，沽酒入蘆花。會稽林槩詩集綠郊疑望又徘徊，落日川原映古臺。江上晚風三弄笛，隴頭春信一枝梅。東西陌外煙光度，紫翠峯前霽色開。不是羅敷莫迴首，城南五馬使君來。元程雪樓集樂廷玉西村　南土信云美，西村還是家。駁尋新歲月，夢想舊桑麻。汶泗青山遠，荆吳白日斜。政成聊自樂，繞屋種名花。虞集道園遺藁西村山水。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丘。他年投老終南去，應有松間覓舊遊。周衡之北山集西村　松深翠氣薄吟衣，曲逕盤盤護槿籬。野碓舂泉分澗急，山鐘送曙出雲遲。人家綠艾端陽節，天氣黃梅細雨時。刈麥稼秧農事足，西郊生意綠無涯。王惲秋澗集西村三首和韻　種來佳樹自扶疎，秋草當堦不忍鋤。城府事稀閑靜重，林墟秋熟物情舒。溪行段逕農耕後，漁浦移梁水退餘。我自興來成獨往，手拖拄杖不巾車。　近歲行藏匪自踈，習中剩饒要誅鋤。通明縱使同方進，樸鈍何如似魏舒。堂上吵邊

從肉食橘中游戲書，霜餘八騶前驅非吾事，正要安徐下澤車。　忖量身世兩乖踈，去學淵明荷短鋤。時事未容閑裏過，人心安得老來舒。沙鷗近況機先識，穴鼠深藏壞有餘。我輩所行多倒置，早資舟楫水資車。　又二詩　兩月秋霖不出門，今朝騎馬到西村。高空氣肅雲歸壑，老樹風多葉擁根。謾說田園宜野隱，爭趨朝市羨時夸。古人大抵崇高節，飢寒當時所不論。　秋來泥潦擁柴門，兩月幽棲不到村。野鳥伴啡翔水滴，寒蟲催織繞籬根。有生未免憂饑凍，舉世其能息競奔。仕不力任淵不足，一生心苦欲誰論。

南村

蘇州府志南村在越來溪西吳山下，寺蕩盧塔所居，扁曰吳中第一林泉，有御書得妙堂扁，當時有盧園三十詠以記之。　南村柴關帶煙隄，吳中第一林泉佐書齋。二六山堂正易堂紫芝軒、瑞華軒、靜宜軒、玉華臺、香谷、來禽隖、逃民園、植竹處、江南煙雨圖、香岩湖山清隱、聽雪徹蓑、得妙堂、雲卧、香岩、玉界、古芳、玉川館、山陰畫中、杏仙堂稱花洲、桃花原、曲水流觴。其一　鈌唐浩然齋雅談南村。　繞塘浮荇葉滿地，落桐花郭外無多路，村南第幾家。過橋宜晚醉，載水浣晴紗。埜老生涯足，春風二畝瓜。宋張侃拙軒集　郁李花開春漸殘，海棠猶自映杯盤。燕隨風舞迎人暖，鳩喚雨來連夜寒。兩水中分清可燭上西湖水一白石湖一自白竹塢合流自青林廟前匯入湘溪。群山環揖秀堪餐，兒童成隊迓寒食。紙翦飛鳶貼霧端。蒲壽宬心泉學詩藁　毋懷淵明老，昔欲居南村。誅茅結矮屋，種柔蔭前軒。藉疏不盈掬，濁酒時一尊。客至如許行，惟愛神農言。元藍靜之集　亂來村野幾家全，近長丁男亦戍邊。耕得箄柴牛已賣，門前荒草是官田。張子淵文集南村　五月多佳致，池館風微稱晏涼。落日捲簾人語靜，小窗無夢客愁長。詩翁可作歸田計，青字難爲碎較方。我欲遠追黃綺輩，來簇歌斷白雲鄉。

北村

宋葉水心集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槃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古今曰北村，畝許三十宙泄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挾矣窒壽書院，若容所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稱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鰕之及菱芡之朋，而冠蓋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坐分夜，獨宿舫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欸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其區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眇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叟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圍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卤

莽而嘗之，苟且而成之，始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内，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圍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既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抑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渟上演漾，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適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今公乃以槃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唐白樂天詩宿紫閣山北村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樽。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飱。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宋張横渠集題北村六首　陸軸嘔一作咿啞參上場，謳歌聲韻滿村坊。茅齋病叟安閑久，帝力民歡殆一作始兩忘。　求富誠非憚執鞭，安貧隨分樂丘園。兩間茅屋青山下，贏得浮生避世喧。　負郭吾廬

二頃田面山臨水跨通川蘇秦妻婦無高識盛誇腰間六印懸　風泉盈
耳鬢斑斑林下幽窻對萬山婦子職修草食足病身何幸亦安閑　不堪
頻一作幾著病荒城六月翛然寓野亭珍重南山且歸去再一作重來相
望雨中青　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頃田四十二年居陝右老年
生計似初年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過北村　參乘經場谷尚青縣官嚴令
督秋徵嗔他問著西成事斜倚鋤耰並不譍　寓居靈州北村　野色荒
煙暗暮霞畫影昏客情紛若絮塵事亂如雲楊柳春風渡北有
黃河渡梨花暮雨村村落梨花特盛不如歸去鳥著意喚誰聞

近村

宋王質雪山集近村　急急穀殘點沉沉鼓遠鍾黃深湖霧重白厚草霜
濃慘慘兵交氣凄凉歲晚容雲山望不極吾恨亦重重陸放翁劍南續稾
去去柴車十里中竹林深處路纔通漸聞水碓知村近遥望禾囷喜歲豐
漁艇往來春浪碧人家高下夕陽紅百錢又向旗亭醉自笑吾生亦未窮
家居每思出出亦無與遊江山豈不佳乃復生我愁不如適近村家家
業農疇深巷鳴雞犬長坡下羊牛黍熟稍當獲桑落酒可篘寧無買祭須
柿栗良易求醫翁日過門得藥疾自瘳婚嫁不出村百世如綢繆我來每
絕嘆恨不終歲留人生正應爾底事須王侯　遊近村二首　行歷茶岡
到藥園却從釣瀨入樵村半衰半健意蕭散不雨不晴天晏溫暑預傍籬
寒引蔓菖蒲繞石瘦生根參差燈火茅簷晚童稚相呼正候門　被髮行
歌雪滿顛夕陽顧影亂鬅鬙乞漿得酒人情好賃舸買牛農事興社鼓賽
秋聞坎坎塔燈照夜望層層歸來閑指烏藤說箇是人間耐久朋　十月
旦日至近村　鴨腳葉黃烏臼丹草煙小店風雨寒荒年人家雖泰作芋
菽豆飯供時節村童上牛蹋牛鼻吹笛聲長入煙際今年雖飢却少安縣
吏不來官放稅　避暑近村偶題　乞得身歸荷聖時登臨筋力未全衰
楚祠草合三叉路項羽廟在項里隋寺苔侵半折碑安隱院也孤店不妨
乘月宿扁舟頻為看山移紅塵冠蓋真堪怕還我平生白接䍦　野步至
近村　耳目康寧手足輕村墟草市遍經行孝經章裏觀初學麥飯香中
喜太平婦女相呼同夜績比鄰娼作事春耕勿言野饁無鹽酪荀蕨何妨
淡煑羹　偶出至近村　神輿無酣殺身閑有劇棋說詩橫擲栗賒酒單
鴉鳴寺古殘香冷溪深獨木危往來元信步不是赴幽期　信步近村
端悶何以永今朝拈得筇枝度野橋三畝空園喧啄木十尋高樹絡凌霄
長飢未必緣詩瘦多悶惟須賴酒澆興盡歸來又陳迹一林風葉暮蕭蕭
飲酒近村　放翁騰多少行立人扶往赴鄰里集痛飲山花插髮紅醉

歸辣露霑衣濕紗巾一幅何翩翩庭中弄影不肯眠莫歎此老今衰甚曾
見高皇狩越年　縱步近村　病去身輕試杖藜滿村熟麥正離離照溪
自歎尚微瘦起度人言殊未衰草塞缾頭沽濁酒花簪笠頂引群兒裹回
不恨歸差晚正愛青燈映竹籬　殘秋遊近村　度塹穿林腳愈輕憑高
望遠眼猶明霜凋老樹寒無色風掠枯荷颯有聲泥淺不侵雙草屨身閑
常對一棋枰茅簷疏飯歸來晚已發城頭長短更　雨後過近村　賦罷
淵明歸去來紵衣掆帽一時裁歲華新到初成竹天氣停雲未斷梅江路
醉歸常寇我僧窻閑過即徘徊老人剩有觸年感寄語城笳莫苦催　又
二首　夜雨曉方止朝雲猶作陰山餘一寸碧溪長半篙深臥泛白鷗渚
行穿黃葉林老農能共語真率會人心　羊耄身猶健秋高疾已平鄰翁
思問訊蔬圃要巡行竹杖輕無迹芒鞵捷有聲相逢無別語努力事冬耕
病起遊近村　老人摧頹絕造請門設常關草生徑一年三百六十日
三百五十九日病一日不病出忘歸繞村處處扣柴扉水東溪友新酒熟
舍北園公孫菜肥平生養氣心不動黜陟雖聞了如夢從今病愈即相尋
共聽糟牀滴春覓　野步至近村　隨意出柴荆清寒作晚晴風吹鴈北
鄉雲帶月東行童稚爭追逐漁樵習送迎白頭寧復仕惟此飫餘生　步
至近村　藥物扶持疾漸平布裘絮帽出柴荆荒堤經雨多牛跡村舍無
人有雁聲數蝶弄香寒菊曉萬鴉回陣夕楓明老翁隨意閑成句不似劉
侯要取名　秋陰至近村　村店閑尋酒筇枝瘦倚肩雲齊龍卷雨野曠
鶴盤天露井飄桐後清觴泛菊前欲歸還小立搔首意悠然　雪中至近
村　荒山風雪歲將殘貸粟迢迢犯苦寒急燎征裘愁牛屋旋沽村酒掛
驢鞍清貧徹骨初無憾老健逢人強自寬深夜還家未能睡解囊吹火取
詩看　初冬至近村　南國霜常晚初冬葉始紅曠懷牛屋下美睡雨聲
中沮水憶浮馬西郡單行溪過澗當浮而濟嶓山思射熊何由劬唐衛八
十下遼東　宿近村　病蟲漂浮短髮稀此身猶墮亂書圍邨鄰佬枕晨
炊熟昌谷空囊晚醉歸父困厭從人乞貸力耕頻遇歲凶饑行年九十窮
彌甚旅舍燈前自縫衣　近村暮歸　莫笑山翁雪鬢繁歸休幸出上恩
寬繫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繫樽即皮裝夫所云訶伎搏也予
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　僧閣鬻茶同淡話漁舟投釣卜清歡還家欲作
諸孫贈村路累累柿未丹　初歸偶到近村戲書　雨過一村暗風回百
草香刺船過古埭倚杖立新塘醉覺乾坤大閑知日月長暮歸詩滿卷雖
老尚能狂　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四首　數家茅屋自成村地碓聲中

畫掩門寒日欲沉蒼霧合人間隨處有桃源。借得漁舡泝小谿繫舡清口郤扶藜莫言村落蕭條甚也勝京塵没馬蹄。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南陌且閑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泛舟至近村茅徐兩舍勞以樽酒 小舸悠飏亦樂哉逍遥故取北村回山從樹外參差出水自城陰曲折來欒歲共志東作苦殘租不待急符催舊鄰父老睽離久喚取閑顏把一杯。 次前韻 少壯即今安在哉輕舟訪舊莫輕回兒童擁岸迎舟入婦女窺籬喜客來多難只成雙鬢改流年更著暮笳催拔懷魚鳥平生事少住茅簷盡此杯 小舟白竹蓬蓋保長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戲作絕句二首 茅簷細雨濕炊煙江路清寒欲雪天不受租公全絡馬羨他亭長白蓬舡。 雪雲無際暗長空小市孤村落鴈東一段荒寒端可畫白蓬籠底白頭翁。 新晴泛舟至近村保得雙鱖而歸 秋風一夜老汀蘋剡曲稽山發興新青嶂會爲身後冢扁舟聊作畫中人園林摇落知寒早父老逢迎覺意真歸舍不妨成小醉眼明細柳貫霜鱗

深村

唐韓偓別集余卧疾深村聞一二郎官今稱繼使閩越笑余迂古潛于異鄉聞之因成此篇。 枕流方採北山薇驛騎交迎市道兒霧豹

紙憂無石室泥鰌唯要有洿池不羞莽卓黃金印却笑羲皇白接䍦莫負美名書信史清風掃地更無遺 深村 甘向一作老深村固不材猶勝摧折傍壓埃清宵玩月唯紅葉永日關門但綠苔幽院菊荒同寂寞野橋僧去獨徘徊漏籬農叟還相賀且喜依時膏雨來弘秀詩集宿深村 行行一宿深村裏鷄犬豐年鬧如市黃昏見客合家喜月下取魚庠塘水宋韓滮詩深村 已是依山住更爲深村行莽莽少人迹幽幽聞鳥聲忍迭三四家草樹亦數叢不覺六七里煙霜還縱横凍杰自堂存寞小家住深村 小家住深村獨大壓門戶招麾不去來進止有常處從田仍司盜奔走亦鬻每常恐下生飛八方嘯孤兎凍兎谷餘濱棄深村 深村連日雨杖屨少追隨積潦占梅候微寒記麥時陰晴方力定昏曙鳥聲知懷抱誰堪語傷時鬢欲絲後村先生劉克莊集深村 身老深村負歲華青苔逕裏是貧家晚風一陣無端急不爲山人惜柚花僧文珦集深村 深村堪就隱隨處有人家地遠官無禁年豐酒易賒烟波藏釣艇山雨送樵車絕似桃源裏唯無洞口花元艾性夫孤山晚藁深村 索居無透興睨慧傍深村彌漫水争道奔空草色混斷徑司世焉熟果聚飢猿翠石僧司語歸来人掩門馬嘶中霞外集深村執意 過雨山光入眼明菊花店舍酒旗

新村墟近市魚蝦聚禾黍登場鳥雀馴水驛數株紅葉樹溪橋數點白衣人太平風景真圖畫長恨詩情寫不真

孤村

宋陸游劍南續藁孤村 少年誤計落人間晚卧孤村日掩關小室易温爐火省幽窻常暗架書閑梅横籬落春初動雲闇川原雪尚慳欲喚一藤同勝踐恨無傑句壓溪山 老寄孤村裏悠然卧曲肱著貧先放鶴嬾鬧併疎僧古戍高秋笛寒爐半夜燈平生羞詭遇多獲豈吾能李俊民鶴鳴集合南舍北地多荒三兩人家表上場卷上畫歸箕斂手未應贍得眼前瘡陳子高蟹畫集大手流水繞孤村圖 少游一覺揚州夢自作清歌與寫成流水寒鴉總堪畫細看疑有斷腸聲元伍良臣中流集孤村 寥落孤村鬢已皤豈期壯志竟嗟跎百年事業英雄少萬里乾坤戰伐多嫠婦不知亡國恨奇人空賦采薇歌蓬萊弱水應無地惆悵西風其柰何左旁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時與世好亂故云不知亡國恨也夷齊有采薇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一　九眞

村

詩

唐王建詩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郄明時過無
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因尋寺裏薰辛斷自別城中禮數生斜
月照房新睡覺西峯半夜鶴來聲　韋應物詩曉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
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
忘何事驚麋鹿　杜工部詩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泥先少泥語不稱蛟龍
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
蓄積思江漢疎頑惑町畦久有意出蜀不攏人事分爾我貽幕中有不合
故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鄭曰先生見切沫曰曾子建詩佛身散馬蹄
倉行日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呂溫詩經河源軍漢村作
行行忽到舊河源城外千家作漢村樵採未侵征虜墓耕耘猶就破羌
屯金湯天險長全設伏臘華風亦暗存暫駐單車空下淚有心無力復何
言　白居易長慶集春村　二月村園暖桑間戴勝飛農夫春舊穀蠶妾禱
新衣牛馬因風遠鷄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賽神歸　張繼詩清明日
自西午橋至瓜巖村有懷　晚霽龍門雨春生汝穴風鳥啼官路靜花發
毀垣空鳴玉惣時輩垂絲學老翁舊游今不見惆悵洛城東　杜牧詩村行
春半南陽西柔桑過村塢娉娉垂柳風點點迴塘雨蓑唱牧牛兒籬窺
舊裙女半濕解征衫主人饋鷄黍　韓偓香奩集秋村　稻壟蓼紅溝水清
荻園葉白秋日明空坡路細見騎過遠田人靜聞水行柴門狼藉牛羊氣
竹塢幽深雞犬聲絕粒看經香一炷心知無事即長生　韋莊詩紀村事
綠蔓映雙扉循墻一徑微雨多庭果爛稻熟渚禽肥釀酒迎新社遙砧送
暮暉數聲牛上笛何處餉田歸　村居書事　年年耕與釣鷗鳥已相依
砌長蒼苔厚藤抽紫蔓肥風驚移樹雨燕入樓飛不覺春光暮遙籬紅
杏稀　李中詩村行　極目青青壠麥齊野塘波闊下鳧鷖陽鳥景暖林桑
密獨立閑聽戴勝啼　曹鄴詩村行　暧暧村烟景牧童出深塢騎牛不顧
人吹笛尋山去　宋林和靖集村居書事兼簡陳賢良　抱關隨俗本無能
郤掩深居避愛憎兩岸蘚鶩秋釣石風叢花落夜碁燈穿雲寄藥多山叟
列竹留詩半野僧吟閣晚涼堪共望遠峯蒼翠勢層層　梅聖俞宛陵集秋
日村行　谿霧晝又收山村夜初晦飢禽來往飛遠樹青紅綷原上楚牛

童屋頭吳婦碓鷄肥酒已熟野老邀同華　小村　淮闊州多忽有村棘
籬疎敗謾爲門寒鷄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
桑水齧只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　葦驛錢塘集村落
輕寒切切戰春陽村落人家意自遑老婦畫眉窺止水癡兒縢背坐頹墻
牛歸小徑蹄痕疊犬吠空山響答長夏賦秋賦了片時優佚亦膏粱
劉公是先生集戴村　羈旅淹歲改江皋偽春早幽村屢獨往勝事時默
討深竹尚殘雪陽崖已芳草茅茨忽連接鄰里自相保人猶安道族景是
山陰道徘徊問耆舊致遇棲眞老　王無咎集村行　産業家家壞誅求歲
歲新平時不爲備執事彼何人朱户仍奢侈柴門轉窘貧若非深空畔無
用說悲辛　夏文莊公集秋日村路　落照明殘菊村亭路欲分酒旗降遠
容鴈陣戰秋雲斷隴拳驚足輕波起鶴紋田家逢樂歲歌舞賀時君　徐節
孝先生集村家　牆前生蔓草門外是多岐老叟行無伴兒童飽自嬉鷄
群巢眾樹孤迹過疎籬不肯勤耕穡豐凶爲有時　劉龍雲先生集村南
村南行吟路新場馬來款段臺懸漿稼如濃雲縫合黃柿葉一作乎亞枝
收趁霜臘園雜犁盤餉香簫鼓下神巫正狂呼兒往問當壚娘清美何如
顧建康　李復潏水集村步　東阡南陌常經過臘破已覺春氣和出門仰
視天宇靜暄暖自聞人語多青青短麥徧原隰耿耿殘雪明陵阿身閑心
適欲追酒惜無佳客來當歌　出村　風露已淒淒郊原百草腓負樵山
木下轉粟戍人歸野曠牛羊遠場荒鳥雀稀南山經月雨猶有亂雲飛
無咎詩村居即事　小麥青青大麥稀蠶娘拾繭盈筐歸放牛薄暮古堤
角三四黃鸝相趁飛　呂元鈞詩雒州村落　家家桑棗盡成林場圃充盈
院落深九十餘年事耕鑿不知金革到如今　張文潛宛丘集村行
秋野無人秋日白禾黍登場秋索索豆田黃時霜已多桑蟲食葉留空柯
小蝶翩翩晚花紫野鵲啄粟驚人起洛陽西原君莫行秋光處處傷人情
　黃桑蕭蕭新雨晴田中日午村鷄鳴場頭九月禾黍熟空原雉飛飽新
穀棘籬蟲鳴村路曲路傍古墳生野菊人稀田闊草茫茫洛陽秋深能斷
腸　鄭剛中北山集晚村　暑雨霽餘飛翻溝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嶠愈
新綠時有牧歸牛一笛過山曲　吾廬附幽深四面蔭松竹垂雲下林梢驚
鳥自爭宿夜色迫書卷呼童具燈燭　劉屏山集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
二絕　挑花偏傍謫仙居點綴高岩今幾株力士鎗邊人何物著雞跨馬
是狂圖　飯了呼童壘石門雨餘幽事不勝繁花殘不用深惆悵梧竹新
陰又滿園　偶隨流水到僧家身世渾如焦穀芽午夢不知緣底破家煙

熀徧一盤花。 閒道清湖别有春花邊玉笋想長身誰来幾日詩筒少盡
寫瑰奇賦洛神。 潭邊春水碧如苔爲聽泠泠溪畔来不耐顛風阻人興
漁舟欲上又吹開。 蹋病惟應一日晴小窗雲度暗還明韋編讀罷聞幽
鳥濱出精微是此聲。 酒惡時来澂淺溪玉池汩汩自生肥遊鯈豈解吾
曹意聊復蓬頭坐釣磯。 春来太半在農疇逝追相逢皆飲流貪看暮煙
馳萬拁不知明月上前洲。 庚郎食事惟三九適口方知味味珎擬欲招
邀無此客禿頭不是箇中人。 逢鶴歸来本性丁咿啞幾見弄文翻人間
過眼事如許何用封侯羨憂羨。 屋角仙洲入眼明清風添滌醉魂醒麻
姑未必堪搔背溥相由来是蔡經。 幾許椎埋畫把鋤而今户户偃犀渠
太平無象從可見一夜春風長碧蔬。 王梅溪家故集宿王家村 舟行湖
北路千里家在浙東天一涯宿處問名同住處梅花不見見蘆花。 扁舟
何日到夔川已泛荆湖半月船誤喜地名同故里欲尋鄰舍竟茫然。 王
家又向此名村只欠青山似左原滿眼黄茅仍白葦荒蕪疑是我田園 王
質雪山集過隆中村。 當日隆中事它時渭上悲出頭知幾度彈指不多
時有客吟梁甫何人表出師姓龐名蘊者應笑卧龍兒 陸游續藁 村東
村西行樂到村東沙路溪流曲折通莫問梅花開早晚杖藜到處即春

風。 村居書事。 困厄難希飽煖家未妨隨事作生涯白鹽赤米已過足
早韭晚菘猶恐奢鷄放競浮新漲水牛歸正及暝棲鴉年逾七十方辭禄
敢望高人掛齒牙。 紙窓百衲地爐紅圍坐牛醫卜肆翁時節杯盤来往
熟朝晡鹽酪有無通男丁共結春耕耦婦女相呼夜績同老子頽然最無
事客歸自冡讀書功。 村遊。 閉户苦無傪行行不覺逐人稀廢古市水
退築新橋野店聽山雨僧廚鯉樂茵湖中有高士折簡恐難招 二首
四十餘年食太倉賜骸恩許返耕桑長絲出繭尊羹美白雪翻匙稻飯香
酒户知貧焚舊券醫翁憐病獻新方春殘睡足東窓下閒道長安依舊忙
藥物枝梧病漸蘇門前野老笑相呼春深水暖多魚婢雨足年豐少麥
奴。小飲杯盤隨事具閑行巷陌倩人扶題詩非復差村句誰與丹青作畫
圖。李伯時有月圖傳於世 村居即事三首。 西成東作常無事婦饁夫
耕萬里同但願清明好官府眼中歷歷見豳風。 炊甑生塵擲長苔柴門
日晏未曾開載醪問字今年落猶有鄰翁裹飯来 長笛園聲曲調新東
家西舍送迎神不因豐歲人情樂淡殺溪頭老病人。 書村落閒事 東
巷西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戲鼓聲家家輸賦及時足耕有讓畔桑無爭一
村婚娉皆鄰里婦姑孝慈均母子兒從城中懷肉歸婦滌鍑釜供刀匕再

拜進酒壽老人慈顏一笑溫如春太平無象今有象鄰廣何地生煙塵趙蕃
淳熙藁秉文以田事入村歸而寄之二首 村村穫稻急傳傳跨驢行别
墅片時役好詩無數成羸軀難並出病眼侍渠明落日斜猶掛凉風晚更
生 屢雨不濡土凉風滋已秋不知今歲事定獲幾分收日糴每憐慮歲
餘當遑憂題詩纔紙尾又起望雲頭 夜過半村非尚覺謂不可無所賦
爲作唐律二首 舊竹茶山宅新松南澗墳聞風與識面老我及夫君廣
馬政長路哀鴻仍莫雲雖然當努力亡杰復離羣 訪子林間宅繫余溪
上船還成一夕語究以五年前白髮驚新夢青燈讀近編黎明又當别相
對欲亡眠沈與求龜溪集曉過鄰村 推枕夢初斷踐興路露行歲笑人
意樂風急鴈行驚曲澗哀湍瀉危橋獨木横清霜莫欺客雲日自晶明楊
誠齋南海集晨炊漸村 水出何村尾橋横亂篠叢隔溪三四屋對面一
雙峯過午非常暖疑他不是冬疎梅照清淺作意爲誰容陳杰自堂存藁
景陵湖中宿人村 孤撑出叢葦小泊得疎林兩岸桑麻地一川楊柳陰
驚拳沙磧遠人語竹籬深惟有波間月照予行役心須安世澣藁後編山
行二十里至鶴弄嶺又見息勤村 初疑峽外更無天自見文豊意擇然
復向牛頭行亂石便知鶴弄有平川兩山閒處成塘水十里寬鄉浸稻田

一陰一陽元物理闕悲闕喜漫情牽劉後村集空村 棄置在空村浮名
豈復論因思戎叛罕方悟縕袍尊城遠難同曉家貧犬守閽常憐劉越石
辛苦戍并門 馮太師集黄沙村 西出城闉百里遥近邊村落轉蕭條惟
松穿石祠爲社什柳横溪渡作橋殘照背人山影黑乾風隨馬竹聲焦羊
来不及英雄起已覺侵侵髀肉銷姚成一雪坡集題左園寶後村 桃李
隔墻花滿園卯君曾此賦東軒祇今左氏莊如許恰在東軒近後村方秋
崖集次韻潘令君訪予半村 鉏煙荷雨自村村不慣高車入里門石老
只堪麋鹿伴山寒未放蝶蜂喧欲分桃李春何限共話桑麻道轉尊但得
諸公如阜曾晚菘早韭且窺園 再用韻 終須西塞老漁村祇用南昌
隱市門時序急如飛鳥過世紛何啻聚蚊喧竹其安否六太息梅自癯然
三達尊貧味却愁兒輩覺未妨壁立病文園 入村 十日春霖一日晴
打包作意辦山行月明夜半雨聲急不道老天無十成 山深未必待春
過處處山櫻花壓枝桃李不言隨雨意亦知終是有晴時 閑門覓句每
無悰句在茅茨煙雨中和煙和雨收拾取等精却寫與東風 午雨初晴
曉日晶猶川滿谷白雲平欄銀堆裏素螺髻畫出江湖萬里横韓元吉南
澗集訪吳元鼎如村 野竹漫山水漫門未離城市却如村何須更問柴

桑陌三徑雖荒菊尚存　我住城南君在西柴門草長與人齊不妨共踏
溪津路日日雲山入杖藜　經旬泥潦路難乾煙鳥長林雨暗山常笑詩
人愁屋漏却思寒士與千間　昔年曾歎馬相如才氣翩翩脫子虛未惜
家貧徒四壁先生四壁傲人居　我生甲子幸君同君自臞儒我禿翁要
拍銅鞮論歲月莫嫌相對只詩窮宋楊仲祖詩集行村　青秧漸漸水浛
浛千雨才收夕照懸坐看一川鷺翠浪預知千畝割黃雲翁靈舒詩鄉村
四月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閑人少纔了桑蠶
又插田李公明詩曉行青村　鬧鬧新烏逐聲蹄群鶯衝寒帖水飛最恨
山雲去如織不教春色看征衣李莊簡公集行潘峒諸村愛其巖壑之勝
田疇之美因成小詩　煙市雲莊自一壺幽花夾道路縈紆無人與寫當
巒勝聊展營丘半幅圖予離勝日李子從忠李成上水　村落家家社酒
香雜花開盡綠陰涼山哇是處田疇美時有歸牛帶夕陽陳耆卿篔窗集
似村　縛茅本不傍孤村盡日焚香深閉門陌上紅塵高沒馬誰知巢父
箇中存趙君鼎詩暮村　孤村煙樹暝黃昏一簇人家半掩門看盡棲鴉
啼噪後牧童歸去雨聲繁王元之詩村行　馬穿山逕菊初黃信馬悠悠
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
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李大隱先生集福廷村
雲海茫茫天一涯田園蕪沒竟何歸福廷自可求豐樂夜月虛傳捲少
微莫訝長須尋不得只緣雙鯉到來稀三間茅屋何時辦白髮相看傍釣
磯濞游渠孟伯真過昌化雲老村　滴翠巖前漲紫瀾扁舟為濯碎琅玕
山雲頻處漁村晚野老歸時鳥道迷雞犬不驚疑是畫室家相慶醉如泥
明朝記取桃源路幾度迴頭駐馬蹄又性夫劍路秋村　稻黃鳥入蕉境
水落鷺過屠門一片寒煙晚景數聲牧笛秋村江湖集戴石屏村景詩
簫鼓迎神賽社庭藤枝棰曳打鞦韆坐中翁嫗鬢如雪也把山花插滿頭
黃敏求橫舟小稾村樂　桂籬園浸三間屋棘軟迴遭數畝山雨後深兒
耕種了茅簷晴曝一冬閒　刈盡稻雲蕎再雪搗空粒玉粟仍金已償一
飽知無欠圍坐青燈語夜潮　敲冰汲涤供茶鼎擁雪搘薪給地爐園有
麥苗畦有菜更於何地享膏腴　白首老人幼永日青牆幼婦饁田閒那
知紅袖青樓女帳煖銷金倚玉山　桑樹鳴鷄深巷犬南山澗水北山雲
五侯門地人如沸誰識村中樂是君東宗逸臺窓聽雪宿村　野哇新雨
過蛙雜水濺濺風掃竹前地月明卯外天人過驚犬吠婦積趁蠶眠含北
數聲櫓夜歸何處船　出村有題　一片青莎沒古桂滿彎流水浸瓊沙

早梅先照臘前藥敗菊尚開秋後花落葉盡隨寒月少好山還被曉雲遮
人生到處須回首暗裏流年損鬢華葉紹翁靖逸小稾煙村　隱隱煙村
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只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數花周端臣葵
窗稾村路　雨餘村落逈秋有鵲營巢一逕曉煙含千林春翠交斷橋斜
搭板破屋倒鋪茅聞說蠶初浴柴門不敢敲金正叔集晚過黃池村　輕
風剪煙素繩繩縈嵩阿白鳥相間飛野容秋外多纈日忽迸照雲若春氣
和鴛帆無落勢又欲衝除過水行本吾利一葦安如挾却笑利名途甚矣
風中波中州集高內翰村行詩　墟落依林麓茅廬出短墻兒童避車馬
父老績壺漿半濕田新雨猶青麥禾霜蓬人問豐歉一一歎聲長舒岳祥
閬風集行海村　天遠鳴鄉雙雙漲浦夜涼吹笛十家村如今鬼出無人過
深閉柴門自斷魂　十村絕句　鴻鵠屬玉亂橫斜石步柴門下白沙長
笛一聲人不見小舟風緊入蒹葭蒹　深谷元無鄒子律枚童横角上牛
吹一聲吹下柴門近先報渠嬢煑菜糜牧　朝朝腰斧採荊榛博米求鹽
到海村白虎當蹊儂不畏祗愁暴吏打人門樵　麥隴剪剪吹成浪花口
吟吟笑作東莫道太平無處覓便於此處見天真農　清晨扶杖百花源
風掐烏紗半幅斜三十年前風月好青樓白面盌如盆花　青帘懸挽誰
誇大小閣留人更放饒我有布袍堪典否如今無客解金貂酒　桐花開
處青鳩醉桑椹甜時紫鴿忙正是三眠三起日送蠶小婦出烘房蠶　煮
來藤竹如輕霧漉就楮藤不怕冰辛苦飢寒緣底事夜深覺屋尚懸燈紙
翰林子墨青氈葉毛穎陶泓白髮交寄語諸郎須破除一床書卷共衡
茅書　春風洽洽欺酡褐容思脩脩著柳黃不是蘭舟共漂泊清明何事
不還鄉客　熊兒山裡梧集同劉子實游芸村　前溪後溪水泓泓南山北
山鳥嚶嚶東家撞撞綠綠鳴西家撲撲打麥聲霏霏紫萼彩紅英翹翹野
菜飛蜻蜓酒旗斜矗芳風輕人在落花花裏行神僊古來多杳冥刀圭入
口羽翰生人生快活壽百齡何必白日求飛昇我今拈出芸村名世間底
處無蓬瀛桃源桃源晉武陵為我把酒酹淵明楊弘道小亨集空村謠
淒風羊角轉曠野渼塵埋膏血夜烏火望蘇老青熒頹垣俯積灰破屋仰
見星蓬蒿塞前路瓦礫堆中庭殺戮餘稚老瘦羸行欲倒居空村問汝何
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餘家今日數人存傾崖長鑱
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春磨沃飢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
吏有時猶到門　章谷村　洛南千戶邑章谷一家村屏跡山川僻無時
霧雨昏短簷垂葦箔老樹並柴門日汲清泉飲汲多常恐渾何太虛知非

堂藁宿十里村　朝出順承門莫宿十里村臂鷹獵騎歸積雪明郊原居
人喜客来汲井鄰墻温羮湯少暖熱餅餌亦燒烤此鄉意孫知路人
思重林隱城堞眆此勞心魂　重到山水村　往時山水村曾駐老仙聚
儀然二十暑重到高陽宅著書邁前聞析理發新益盛集天馬歲高情世
難識緊余寂㾗謬每辛親講席悵悵俛仰間均能髮鬢白山湛空外青川
停雨餘碧欒章懸舊陰蓮蕩起生色上客詎可期佳時諒難得疊疊後来
人追追無行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村行一篇未幾時在大坂作　青
山護村落稽水通溝渠人行禾黍間漫漫走所之里社壓新醪擊鮮賽叢
祠田父相勞苦雨暘無失時龍骨掛屋敖秋熟可預期行行度崗澗泉石
多幽奇微風發清籟好鳥吟高枝此中有佳趣豈無幽人知去住兩不可
空吟招隱詩　元遺山集榆社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著鞭客懷牢落
五更天幾時不屬雞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同恕榘菴集村居即事　曉
来極目望平疇禾黍離離正晚秋農父攜藍方下子牧兒荷笠去鞭牛千
章古木陰全薄一道寒泉碧自流佇立西風吟不盡雲山宛轉鳥聲幽幽
渾秋澗集路村道中　鹽澤條山動寵光天書来坼紫泥香老癃扶杖欣
相告五十年来未省嘗　過湯陰東周留村　一灣流水麥青青楊柳陰

中野釣横幾樹桃花如舊識隔溪無語笑相迎　東皋村　陽春門外望
東皋三載相邀醉濁醪早晚洞溪溪上路桃花紅雨滿漁舠郭昂詩毛綠
村　太平只合樂耕鋤苟美尤宜教讀書白眼若長思害衆青天未必肯
容渠千年樓觀堆餘燼萬馬旌旗滿太虛法外莫憐刑慘酷欲圖良善得
安居仇遠金淵集村中語　吳儂曾在山村住聽得村中老人語六月祈
雨不祈晴十月祈晴不祈雨今年三伏雨水多官吏祈晴救禾黍祈晴得
晴雖可喜農夫車水方勞苦汗流如漿面如鐵但要田乾那畏暑黑雲一
片来何忙心怕雨作身願涼安得長風為吹散乍可赤體當秋陽東橋西
橋日荒荒南圩北圩水茫茫中熟下熟亦足飽儘勝淮頭爭捕蝗　村舍
即事　依籬疊塹作人家西日還將草薄遮窗戶莫嫌秋色淡紫蘇紅莧
老生花　鳳仙繞砌錦斕斑未著秋霜儘耐看不似南窗數竿竹年年日
日報平安馬虛中霞外集冬日村中即事　暖釀霜晴打稻聲興来閒策
短筇吟寒鴉流水岸容靜矮屋疏籬春意深歲稔雞豚喧野市寺昏鐘磬
出疏林路傍老叟逢人喜似得熙熙太古心　村中書事　桑條漸綠兩
晴初二月風光似畫圖茅店酒香招客過花邊懸出草葫蘆　鉤田兒女
自喧呼指點春禽又引雛村婦相逢遠笑問把蚕今歲是三姑　軋軋繰

車草屋低新簟帶箨出簷齊鶯雛未省逢人避直向路傍花上啼　神旗
社鼓簇林煙野老村童滿路喧但得秋成官役少免教兒女賣田園　村
中即事　溪流濺決山田縈村歌牧笛亦可聽岸靜幾枝白菡萏雨餘無
數紅蜻蜓遠林風入自成韻野廟人来時乞靈詩家縛律寫不盡天與萬
古開丹青元陸厚幼壯俚語村北老人亡是公也晨起諸生来前諷誦嘈
雜適有念於田園自樂者因賦村北老人家小詩一絕已而共成四詩興
未上復用行住坐臥為韻　村北老人園東風草木繁小桃明叔葉一樹
出低垣社近雞豚足春深鳥雀喧太平無異政所樂不勝言　村北老人
廬人傳累代居謀生唯畎畝教子必詩書免更傾新釀門前到巨魚北窓
醒醉夢名利欲何如　村北老人齋清幽甚可懷路羅編枳剩屋充積松
釵甘橐粘炊黍枯蘇作爨柴對門流水急混混接長淮　村北老人家門
播卧古槎數間低草屋幾樹早梅花賓犬眠宵警墻蜂報午衙晚餐捫腹
立西向數歸鴉　村北老人行風和杖屨輕桑麻增歲計桃柳洽春情處
處茅柴熟時時鼓角鳴青苗已過膝便可話西成　村北老人住身貧意
寬裕禮呼隣較占斥于輸常賦一醉盡歌歡半生諳儉素機夏午陰多科
頭戲童孺　村北老人坐幾年成懶惰稀逢馬到門靜看牛旋磨立杵午

雞啼舉頭秋鳫過傭夫刈稻歸指點分秔稉　村北老人卧不厭青氈破
那知鄉下儂却是村中大寥惟問早晏欲枕聞春歟幾日雪塞門且喜無
寒餓宋本至治集首夏村中　茅屋門關晝不收彩秧人去水東頭深深
溝草飛灰蝶翳翳墻桑映大鳩鄭彥昭樗菴類藁平地村　平川隨地
遠幽徑入村迷竹剝鉤衣袂榕根礙馬蹄日斜林影亂嵐重障雲低艷止
嗟萍梗迹高枝羨鳥栖張西岩詩宿長沙村　道出東南海上州人家五月
似涼秋重重綠樹長遮眼歷歷青山不斷頭野碓帶沙舂脫粟晁覡和月
汲清流田翁但說休行早昨夜西村虎食牛陳景仁詩村老　村老雪翁
眉榮華總不知牛羊山畔牧花下弄孫兒閭衖之詩村行　風落漁歌隔
浦閒前村獨樹正斜曛誰家桃李迷荒棘高隴牛羊卧古墳橋斷春堤多
積雨溪深野碓自舂雲青旗摇曳疏林處剩把閒題與客分張子淵詩冬
村　桑柘蕭蕭日吳江水況天冬村行獨客煙郭集寒船異縣年華老高
帆露點懸相思未相見愁破是歸年張翥蛻庵集半村為傳處士賦　半
距城闉半距村煙霞只尺少塵喧小車出市僕先路斜日下山人到門兩
岸花陰連第宅一川草色散雞豚田家數里將迎慣時復相留醉酒尊張
文穆公集楊柳村　千絲萬縷拂章臺陌上行人幾去来何事結根荒寂

處東風青眼爲誰開。劉將孫養吾集平村别青山。　林雨急易止綠爭無纖塵斜日出半池。好鳥鳴樹陰。空階對客語。俛仰别日深。新愁不可盡。舊夢何堪尋。對床黯如昨。芳草忽已今。吾道固悠悠悠悠亦傷心。　百年堪幾别。歡會忍不頻。重持一杯酒。昔日此共吟。當時坐中客。忽忽成埃塵。彼有不得還此有不得親頹然聽夜語耿耿難具陳。　我懷空作繭。君已高談禪。視我戀幻妄一笑何足憐。未知靈運佛何似丁令仙。千年尚懷舊哀歌思凄然不忘固大累忘亦未足言。頤君日精進。歲晚當我傳。藍靜之集題步月村。　南村今夜月明多藜杖敲門野老過一點流螢依露竹數聲鳴犬隔煙蘿招邀蟋兒來中野。勲䬟茆炎枉素娥。微發漸多耕織少。肯尋幾處照酣歌。高彥敬房山集過大名馬陵村詩。　勸農曾過馬陵村。親見揚家李義門。荆樹有花兄弟樂。慶流曾祖至玄孫。王沂伊濱集宿鯉魚村遠遊寡儔匹。喪亂無良圖。輕舟逐商賈。泛泛江之隅。灘水日夜生。朔風無時呼。揚帆苦不遠。入峽勢轉孤。山川鬱雲氣。煙雨日模糊。逝波獲脩鯉。顛倒群兒趨。素書不可得。何以慰所須。方春苦寒冱。雪積未數。萬物不得所。我何望嗟吁。聖神儼在御。豈弃千里駒。時來乃候忽。運往亦須臾。休否或有道。悠哉起長途。伍良臣中流集贈學村。　學種東皋煙雨深。漁樵

時共醉花陰。幾年忘却長安道。城郭浮雲自古今。　國朝龔斅鵝湖集貴溪江湖村在江閩之界。邑之南鄉也。楚水閩山最上頭。夢中渾記昔曾遊。雲深瘴嶺天如海。月浸蓬窓屋似舟。處處哀猿巫峽曉。家家鳴鴈洞庭秋。萍蹤久厭風濤惡。斗瀨濺濺萬斛愁。清江貝廷臣集白水村　朝發白水村。風帆健如馬。行人互先後。去鳥紛上下。白雲生遠岑。青天入平野。依稀林木外。檣幢見精舍。河邊四五家。猶是鷄豚社。我遊亦已屢。把酒心莫寫欲訪桃花源。悠悠愧漁者。宋馮縉雲先生集鶩山溪村 中閩作 艱難時世萬事休。誇會官官惧人多道是也。終須不是功名事業。已是負初心。人老也。鬢白也。隨分謀生計。　如今曉得。更莫爭閑氣。高下與人和。且覓箇置錐之地。江村僻處。作箇老漁樵。一壺酒。一聲歌。一覺醺醺睡。韓淲澗泉集村意遠。　雪銷霜入小溪舟。試浮游上山頭。薄薄寒煙依舊。未全收。問道梅花開也未。吟不盡一生愁。　襟懷如此老還休。懶凝眸。轉深幽。詩罷一眉新月又如鈎。臘後春前村意遠。回棹穩。水西流。蔡仲道友古居士詞浣溪沙 村居即事　漠漠新田綠未齊。柳陰陰下水平堤。竹間時有乳鷄啼。雲歛屏山横枕畔。夜闌壁月轉林西。玉芝香裏繫鷥棲。張叔夏玉田集風入松 村居即事　老來學圃樂年華。茅屋短籬遮。兒孫戲逐田翁去。小橋橫路轉三叉。細雨一犂春意。秋風萬寶生涯。　[illegible]攜記渡晴沙。流水帶寒鴉。門前少得寬閑地。遠平疇盡是桑麻。翻笑牧童遙指。杏花深處人家。

澊 倉尊切。顧野王玉篇七昆切。水名也。丁度集韻麤尊切。司馬光類篇又徂尊切。水兒。楊桓六書統清母。𣾰从水尊聲 隸用

篆書 [seal form] 六書統　隸書 澊 六書統

邨 倉尊切。顧野王玉篇且孫切。鄉名。丁度集韻麤尊切。楊桓六書統清母。此尊切。从邑寸聲。邨古 篆書 [seal form] 六書統　書 [seal form] 統

爨 倉尊切。丁度集韻麤尊切。爨爨。鼎欲沸兒。鄭樵六書畧。鼎欲沸兒。無意韓道昭五音篇聚七尊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爨俗制。又早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二　九真

尊 洪武正韻祖昆切尊卑又重也高也貴也敬也又酒器說文作䔿从木者後人所加許愼說文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祖昆切尊或从寸徐鍇等曰今俗以尊作尊卑之尊別作罇樽非是顧野王玉篇子昆切亦作僔陸法言廣韻敬也君父之稱也顔元孫干祿字書樽上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尊从酋下寸作尊者訛徐鍇通釋祖存反宋重修廣韻亦姓風俗通云尊盧氏之後丁度集韻尊或从缶作罇从土作墫从瓦作甎鄭樵六書略古作𢍜吳棫韻補尊叶音蹤倫切漢書叙傳大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又祖賓切太玄日飛懸陰君道隆也過以非詐制于尊也又祖金切三略軍識曰候密聚長無位而尊威無不震為器相違淮南叙傳劉制廬光定爾土國什一供貢下富上尊䲨叶音蹤倫切白居易北邙詩村老見于耆為予開一樽荒交快刀斧羊羊十餘人樽叶音祖金切酒尊古只用尊俗作樽亦內衛祭草君紀文何以慰君十里一樽人土如夢何促何延又蹤倫切易林東北鄉君陵我民機杖紫紘禁恩求身明永玄樽婁機廣干祿字樽樽上俗下正戴侗六書故實酒曰尊又作䔿說文曰以廾奉之或从寸猴以收無義乃寸之譌王柏正始音尊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樽又七旬才本二切莫古東畀上文弓楷桓六書統精嗻象口有蓋腹有文兩手收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也猶今御前殿下之偁誤之至也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𢍜或作墫通作樽案說文尊本酒器字借韻以尊為尊卑之尊別出樽字洪樽乃林木茂盛之字趙謙聲音文字通𨣦為昆切从収奉酋酉為意作𢍜亦罇非借為尊卑尊重之尊作䵂非又雖名作鷷非尊亦从寸隸或曰寸尊之法度也亦會意韻會定正字切精昆精精箋尊

罇 **樽** 洪武正韻祖昆切同上　篆書　並古孝經　篆　之疾

二十　父乙鼎　祖戊尊　姬尊彝　父丁卣　上同　祖辛　寶卣　安豫篆立　父狀敦臨　招父丁爵　乙公鼎　伯姬鼎　伯寶卣　並召尊鼎　向更

伊彝　丁亥父乙彝　並應侯敦　尊癸彝　木　叔寶尊　虎　京姜鬲　周姜敦並見楊鈎鐘鼎集韻　尨敦　牧敦　父乙彝　伯邵　厚趠父盉　伯椃盧敦　貴彝　寶彝　鬯姜敦　伯冏父敦　師賓父敦　彝　簋　獻寶彝　丁寶彝　昭伯彝　癸彝　楚父彝　寶尊彝　同　文王彝　季姒彝　孟金父敦　並父丁寶彝　父戊尊　簋　杜嬬彝　伯戌　古寶　彝　並祖乙寶彝　晉姜鼎　公緘　木彝　周卣彝　叔寶　尚姜鬲　乙鼎　召公尊　父癸卣　諸旅鬲　小子師彝　鄁敦　繼鼎　父丁彝　篆帶　父癸方彝　號叔鬲　同上　叔陵鬲　米鬲

朝事尊　雁侯敦　師淮父卣　太史彝　師臣尊　父乙　乙彝　亞仲父　古尊　畫姬彝　車馬父乙彝　祖己觚　祖己卣　仲父鬲　祖戊尊　伯卣　刀子彝　父丁彝　並姬尊　古父丁彝　父乙鼎　乙公鼎　父乙虎彝　盧仲鼎　敦　木形父丁彝　象尊　父乙　史張父敦　隆叔鬲　集韻　上　尚同　王維畫記　韻　廣韻　古孝經　石經　並古孝子碑　華嶽　落文　絳碧　落文　澤碧　並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古文　或从寸寸与手同用一手也

此篆設於戶左之形　此篆設於戶右之形　同上　此省文　並六書統

隸書尊禮器碑　尊老子銘　尊何君閣碑　尊唐仙人碑　尊石經論語　尊司空殘碑　尊華山廟碑並見洪适隸分韻　尊禮器碑　尊史晨奏　尊孫叔敖碑並見洪适隸字源

真書尊謝安　尊王羲之　尊智永　尊樽並虞世南　尊狄仁傑　尊顏真卿　尊柳公權　鐏蘇軾

行書尊王羲之　尊尊尊尊並王獻之　尊智果　尊米芾　尊趙子昂

草書尊章草　尊尊並王羲之　尊智永　樽黃庭堅　米芾尊尊樽並張錦溪　尊尊樽並鮮于樞　尊趙子昂

總敘

許慎說文尊酒器也尊字乃古之酒尊字廣韻曰尊亦作罇樽從缶從木後人所加爾雅注尊彝酒器總名周禮疏彝尊同是酒器但彝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　書云彝亦尊也氏云為彝亦酒者為尊皆宗廟之酒器也　禮記正義云尊也與鬱鬯者為上禮記禮運汙尊而抔飲注云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又曰鑿地為尊亦尊白始也後世或以瓦木為之取諸此也或云古而無盛酒者為尊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犧尊疏布冪樿勺此以素為貴也　曾李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儀禮士冠禮曰側尊一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甒醴在服北　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兩有豐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射儀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尊士旅食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甒同棜　士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注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籩豆如冠禮之設士昏禮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士喪禮尊兩甒于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玄水酒未實無冪不久陳也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純朴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淮南子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尊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注高誘曰刻為蛟龍伏虎之狀也　夫奉一爵不知於己孰萬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况贏天下之重而任海內之事者乎重於尊亦遠矣羅泌路史神農氏祇人猶勑漥尊抔飲沫身戴聽以陶乎至化

堯衢尊

玉海晉刑法志念室後刑衢尊[illegible]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擬陽休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　淮南子聖人之道若中衢而設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illegible]　唐張說詩侍酌衢尊滿詢芻詠鼓歌　李德裕歡器賦異衢尊之[illegible]　姚崇洛城宴詩堯樽臨上席　程佇湛詩堯樽承帝澤　衢室之問康衢之舜謠　宋朝天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賜酺詔曰思延兕齒廣置衢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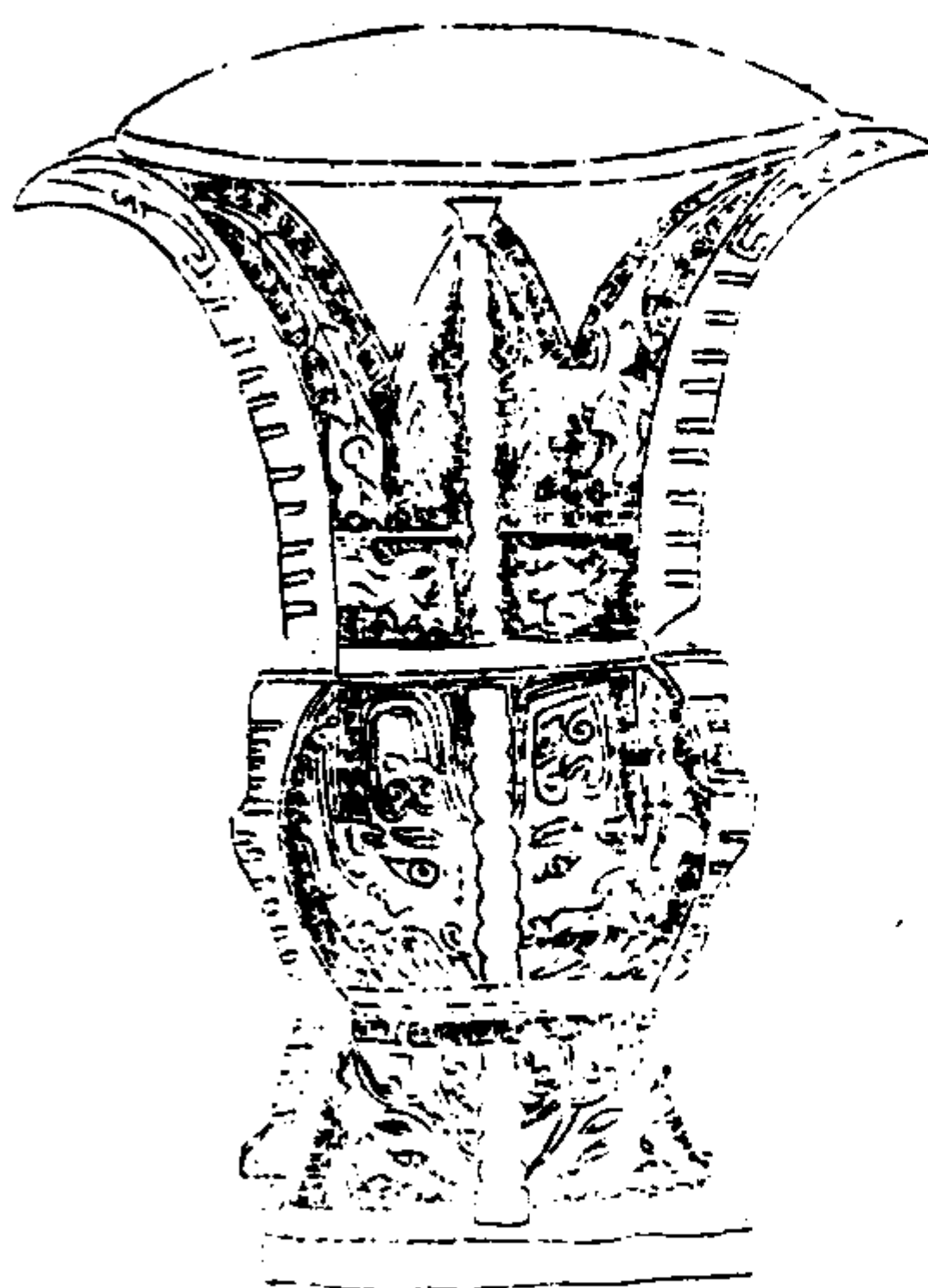
鬱尊

鄭注尚書鬱尊虞氏所用別無圖論可考

商持刀父癸尊

孫　持刀形　父癸

博古圖右高九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五分容六升重七斤十有二兩銘三字是尊狀觚形而所容則倍之設飾雖華而字畫極古銘之父癸癸者成湯之父號且銘者自名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孫者亦自名之而已所謂身比焉順也者是歟

商祖戊尊

作祖戊　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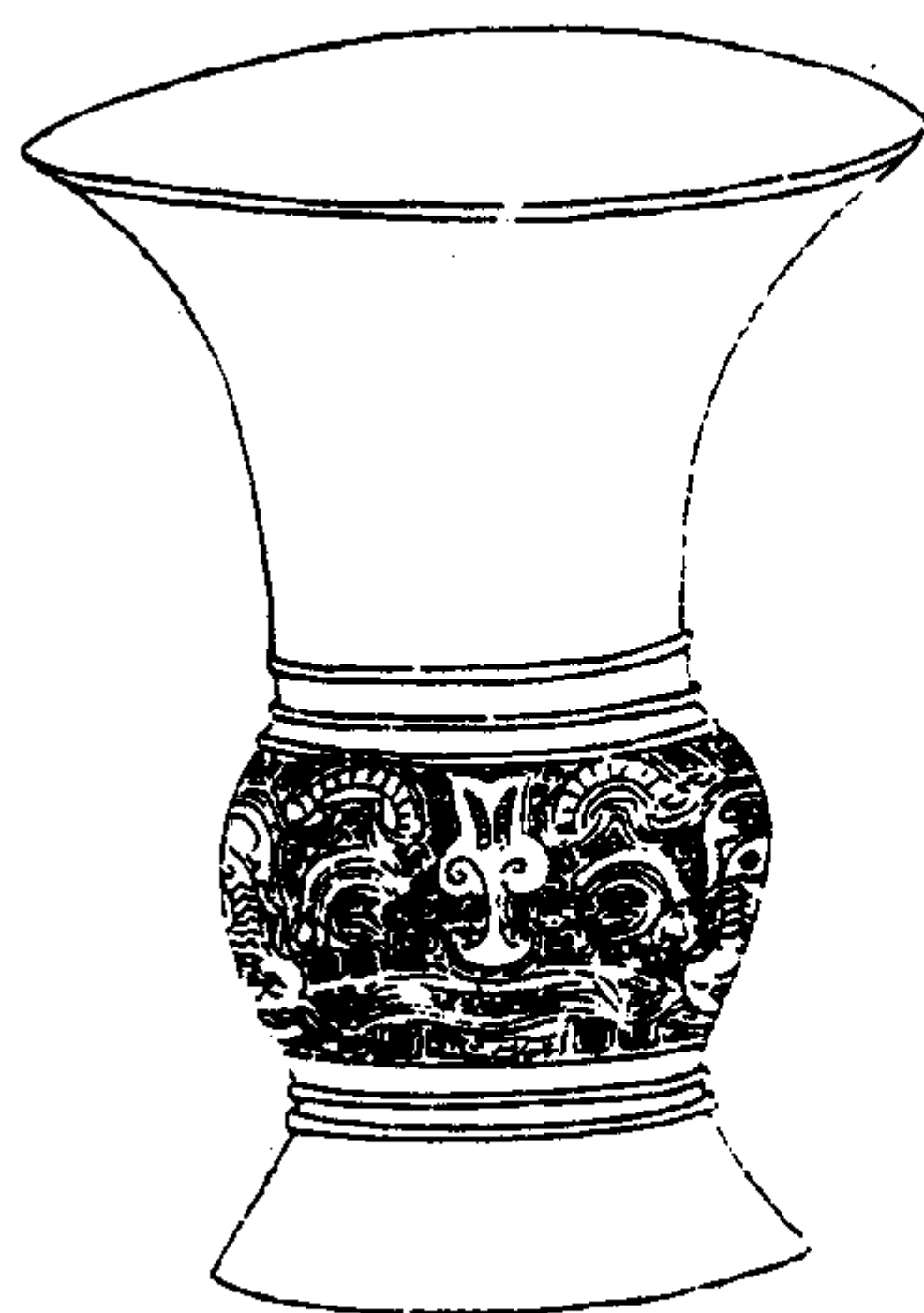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七分深八寸六分口徑八寸三分腹徑四寸容五升八合重八斤五兩銘五字此尊爲大戊作不書名尊其祖也大戊之廟在商稱中宗蓋九世君也是器字畫位置不拘於偏旁之點或左而右或右而左點畫或煩或省故以且謂之祖䏌謂之尊而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渾厚端雅若有道之士觀是器者豈不攺觀斂衽耶

商蜼尊

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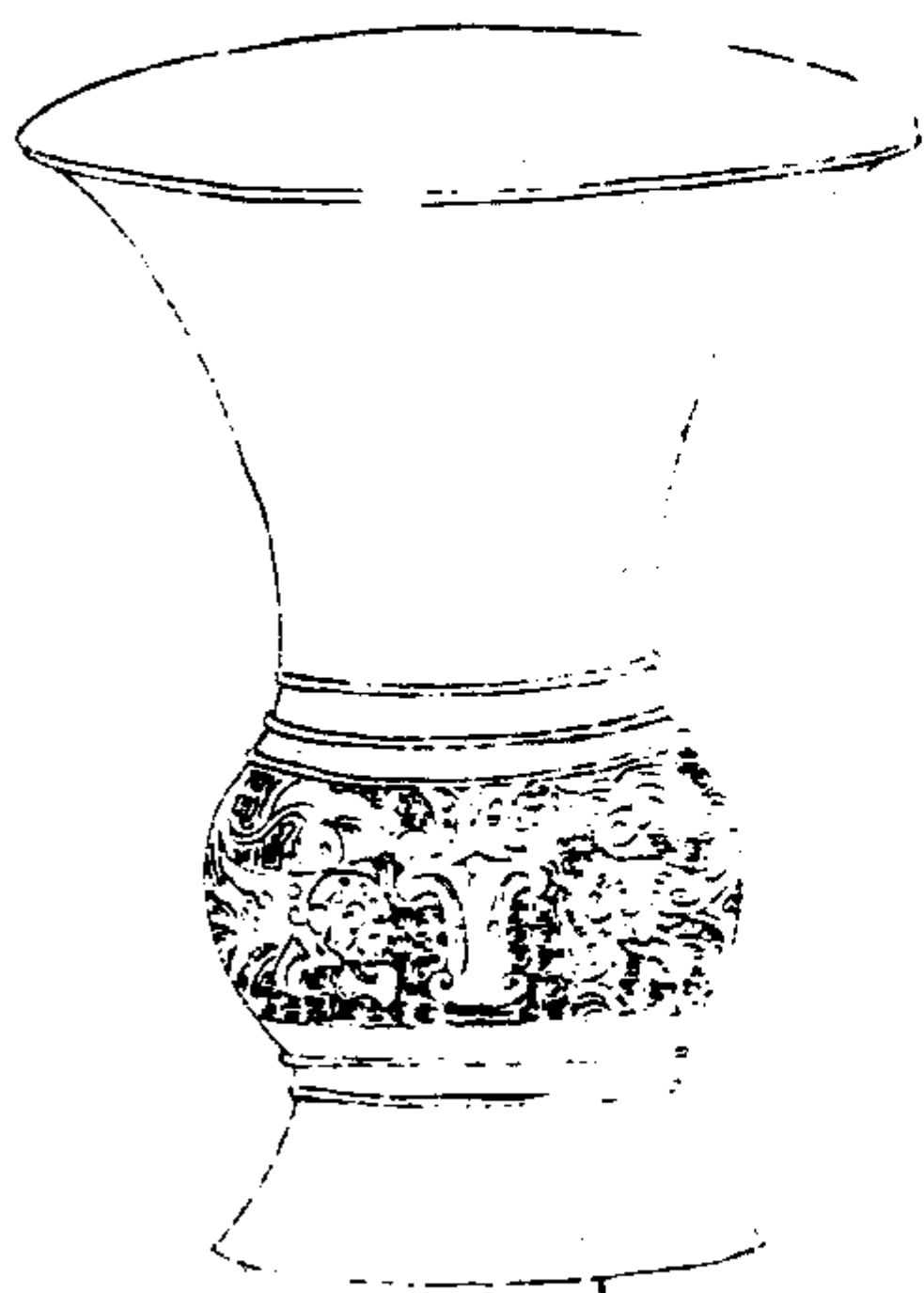
器 周作父乙 尊彝 蜼形

博古圖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共重一斤二兩蓋器銘共八字周官謂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而以蜼豈非商之蜼彝所配之尊耶今考禮圖蜼彝之制蜼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是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正蜼也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蓋商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者也豈非作之者周任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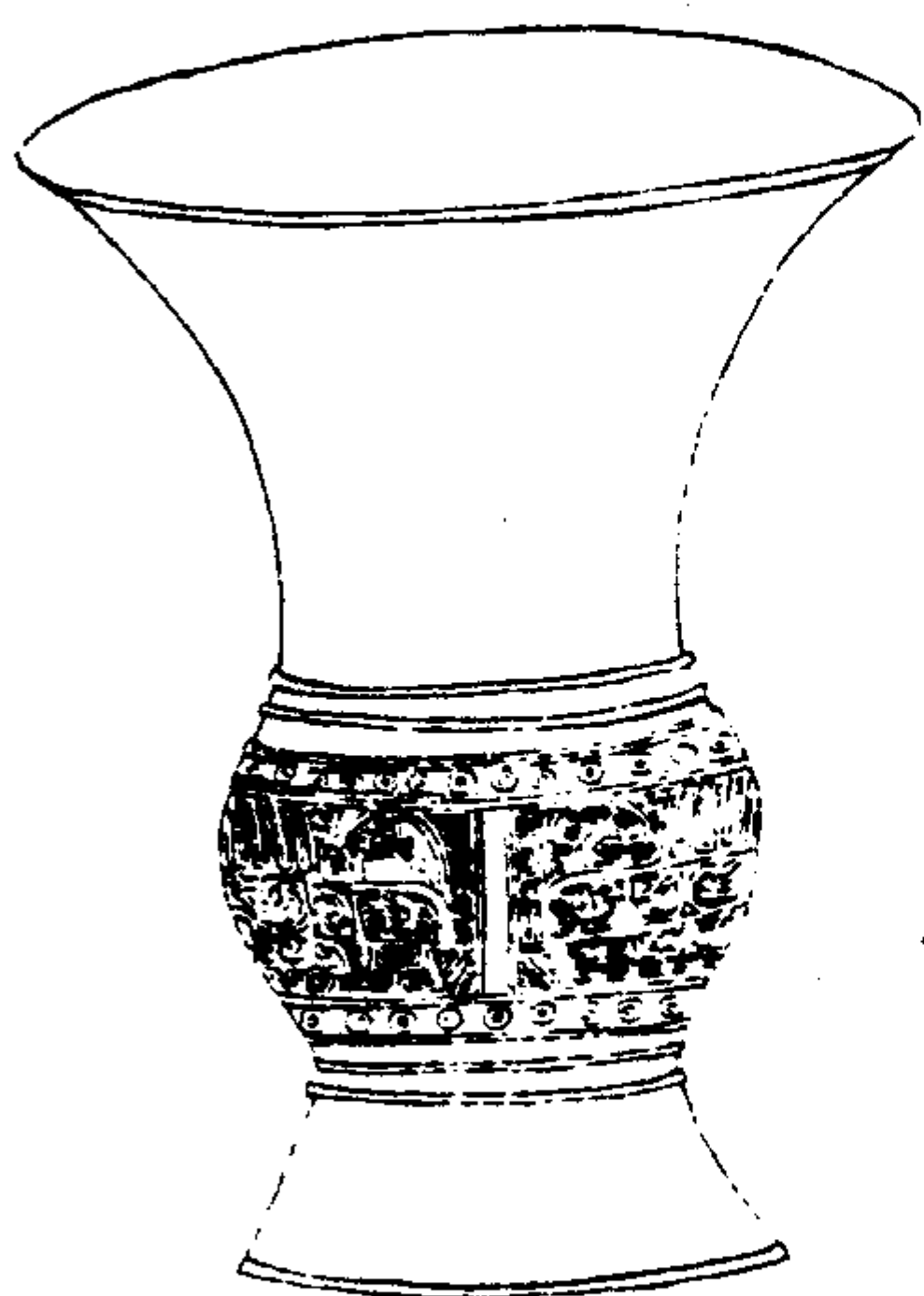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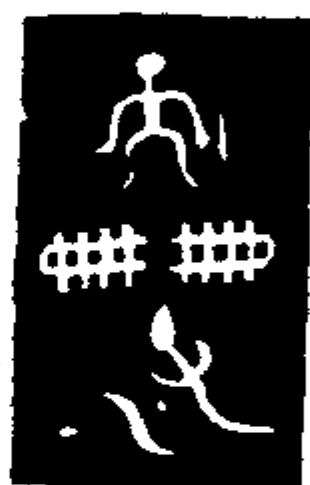
商父己尊

象形 鬲字 父己

博古圖右高八寸六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三字上有畫作鬲狀夫鬲炊器也尊以盛酒而取銘於鬲者王安石謂鬲空三足氣自是通上下則鬲之爲用欲其通而已用鬲識尊凡欲交通而無間耳曰父己者商之雍己也凡器之銘有曰祖曰父曰伯曰叔各因其人而銘之也鬲作畫形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擬也

商辛尊

亞人辛

博古圖右高八寸五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三升一合重三斤銘三字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於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廪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脩人以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滅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亡而其政存者類矣且夫政存猶得而考之別乃托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圖不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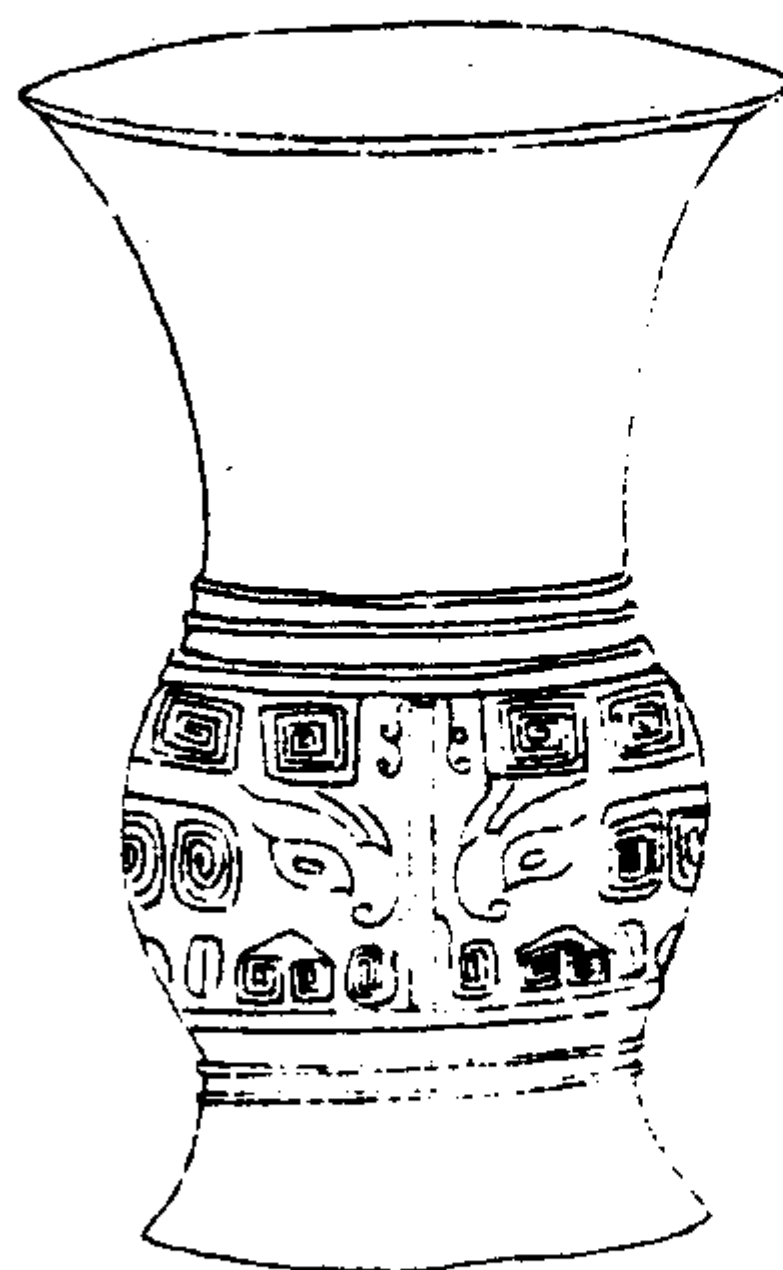
商父乙尊

孫 冊冊 父乙

博古圖右高八寸八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五字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孫為父乙作而亦曰冊者蓋為孫者有勳王之功焉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祖此所以言冊命也既謂之孫其視乙也當尊為祖而此曰父者蓋祖考雖殊謂之父則一所謂大父者是也夫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父乙者未知其為何乙觀其刻作兩冊切於形似非尚質無以及此若夫周人務為簡約而忽於取象為𠕋之形雖有內史策命之臣以掌之而商之純古固已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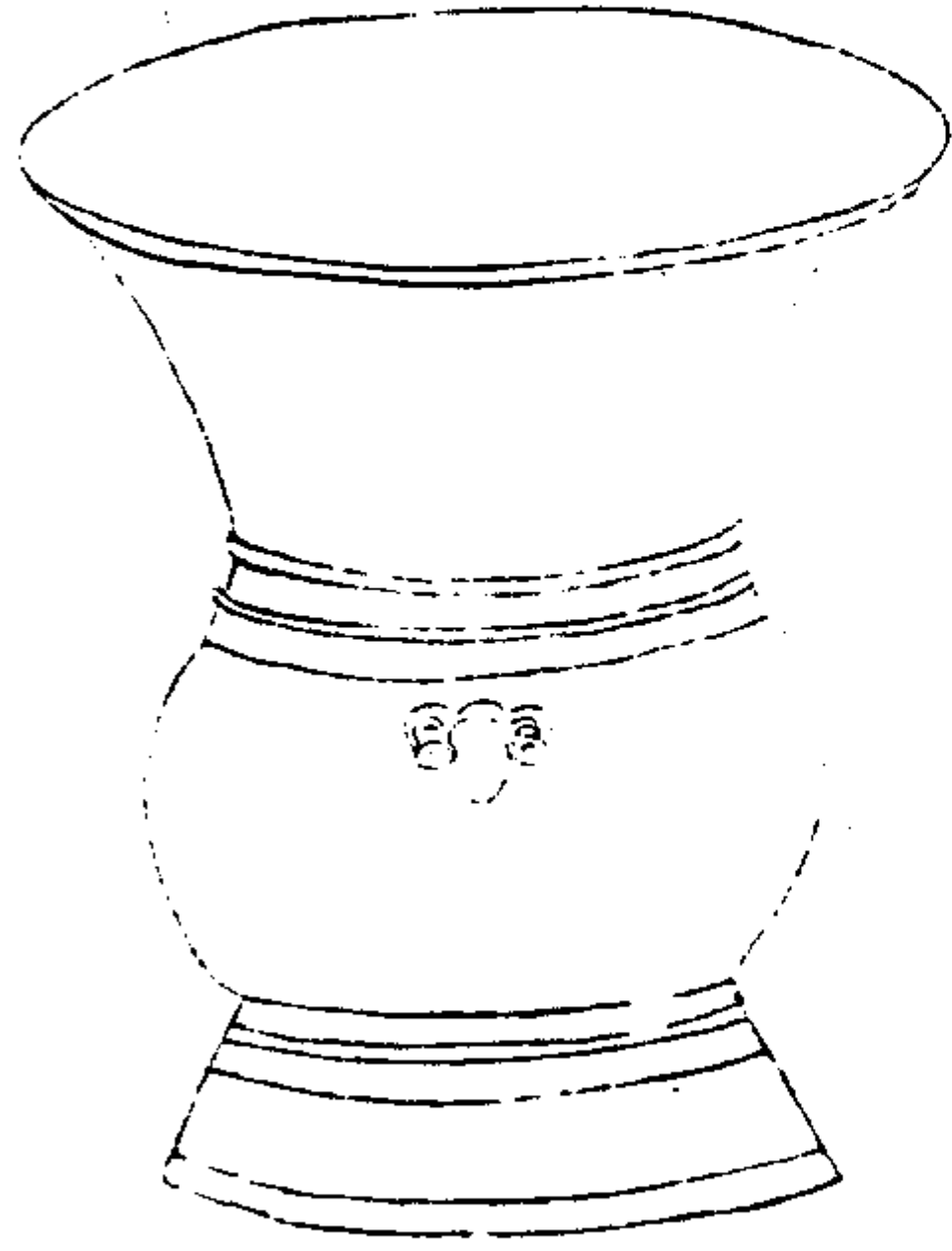
商父丁尊

父丁

博古圖右高八寸三分。深七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四寸。容三升六合。重三斤九兩。銘二字。父丁作是尊。特載銘而不侈其文。商世質有餘。故宜如此。純是皆素。當中為從理。即兩端分寫夔龍形。若相追逐。以為先後。色幾渥赭。而綠花萍𣀶。其古意取為觀美。與商父乙尊無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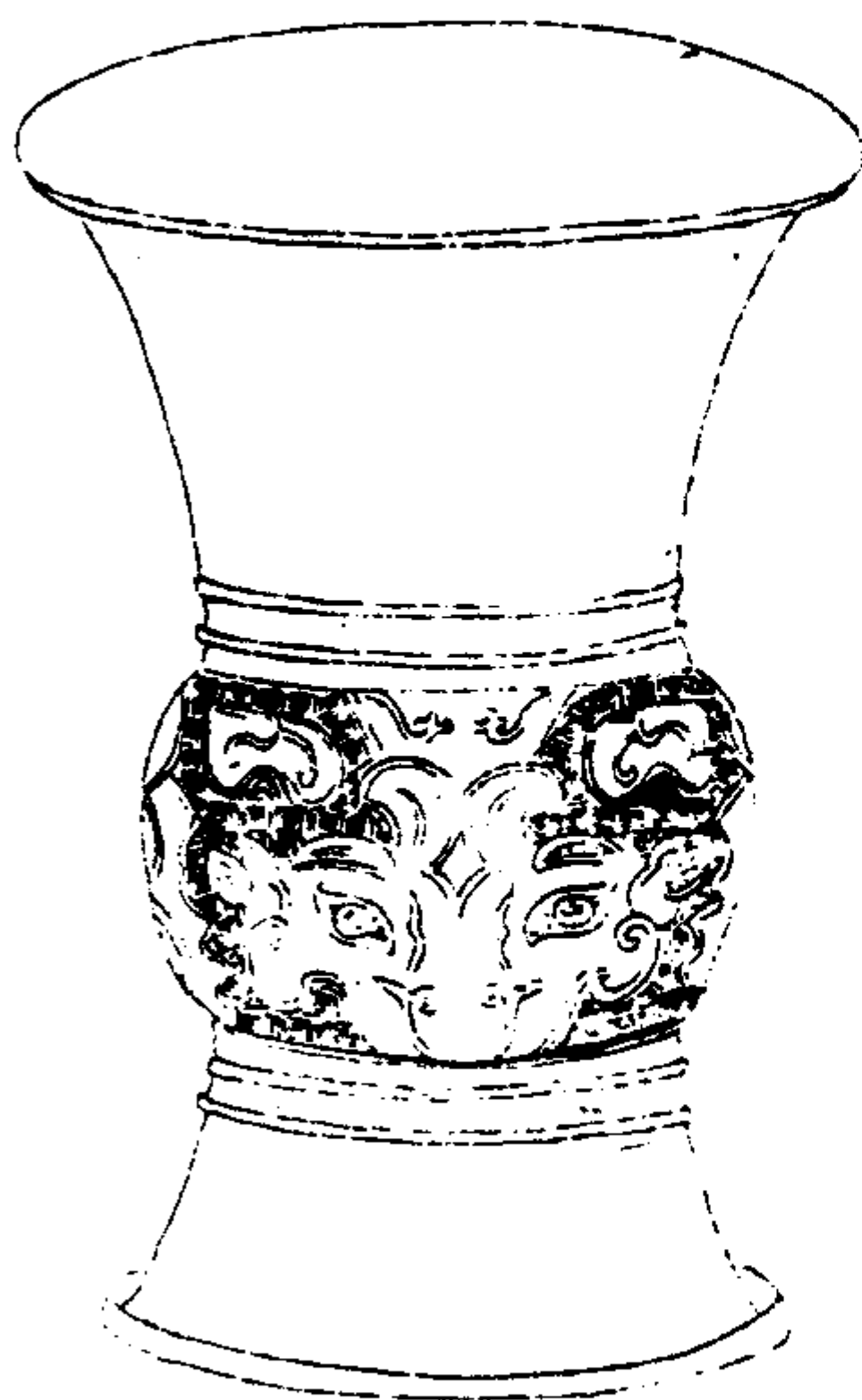
商立戈癸尊

立戈形 人
口癸

博古圖右高八寸九分。深七寸六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四寸一分。容三升九合。重四斤八兩。銘四字。文飾甚簡。而腹間有雲雷之狀。上一字作立戈形。王安石云。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令尊。酒器也。而畫立戈之狀。不特如鼎之節飲食。又欲一而止之。不至於流湎也。歟凡酒器。命事之義。必示其戒。曰人癸。則謂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乃知是尊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於癸曰人癸。蓋與辛尊言人辛之意同

商從尊

作從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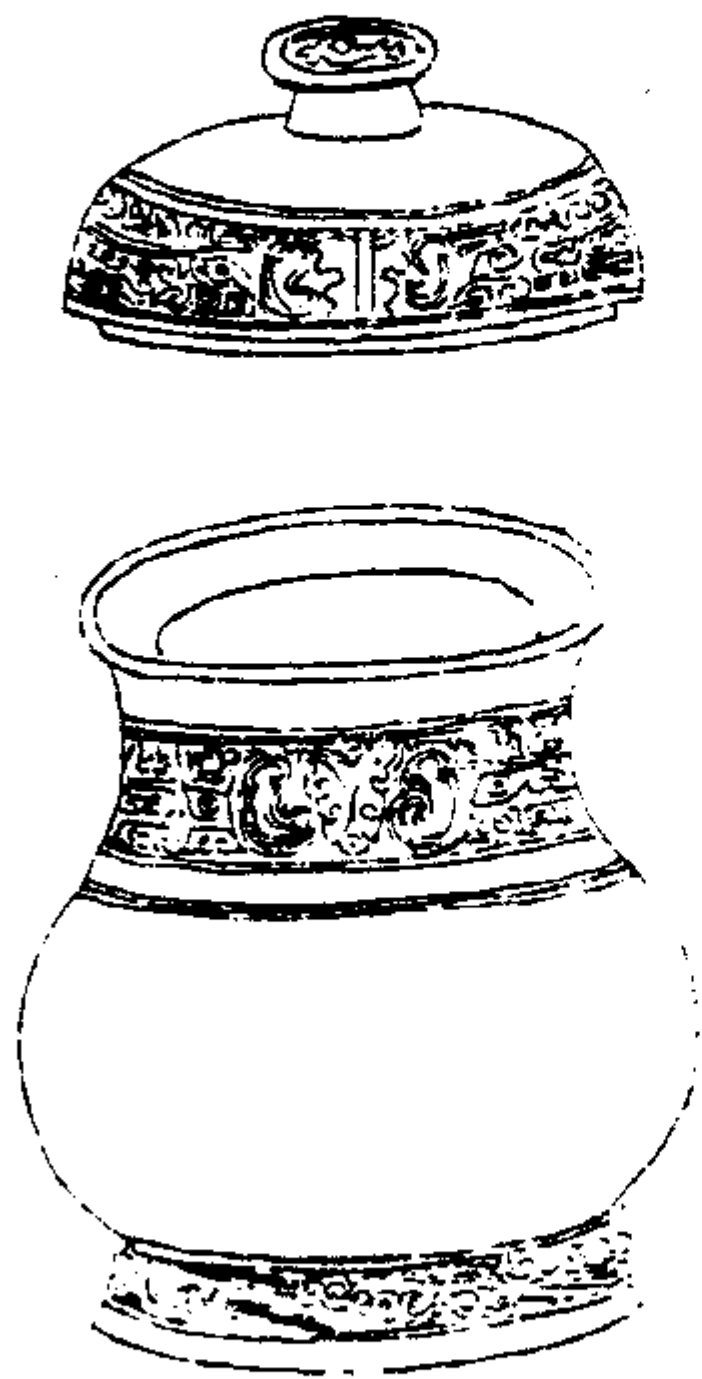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六寸三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一斤九兩。銘三字曰作從。謂從器也。曰單謂姓也。周之單俗最為大姓，則知其原有出於此。蓋昔人作器有以名姓書諸銘文之上者，如曰單作從彝，有以名姓書其下者，如曰甚作父戊寶尊、沈子與夫此器曰作從單，皆以姓書其下也。商之時尚質，故其語略耳。

商祖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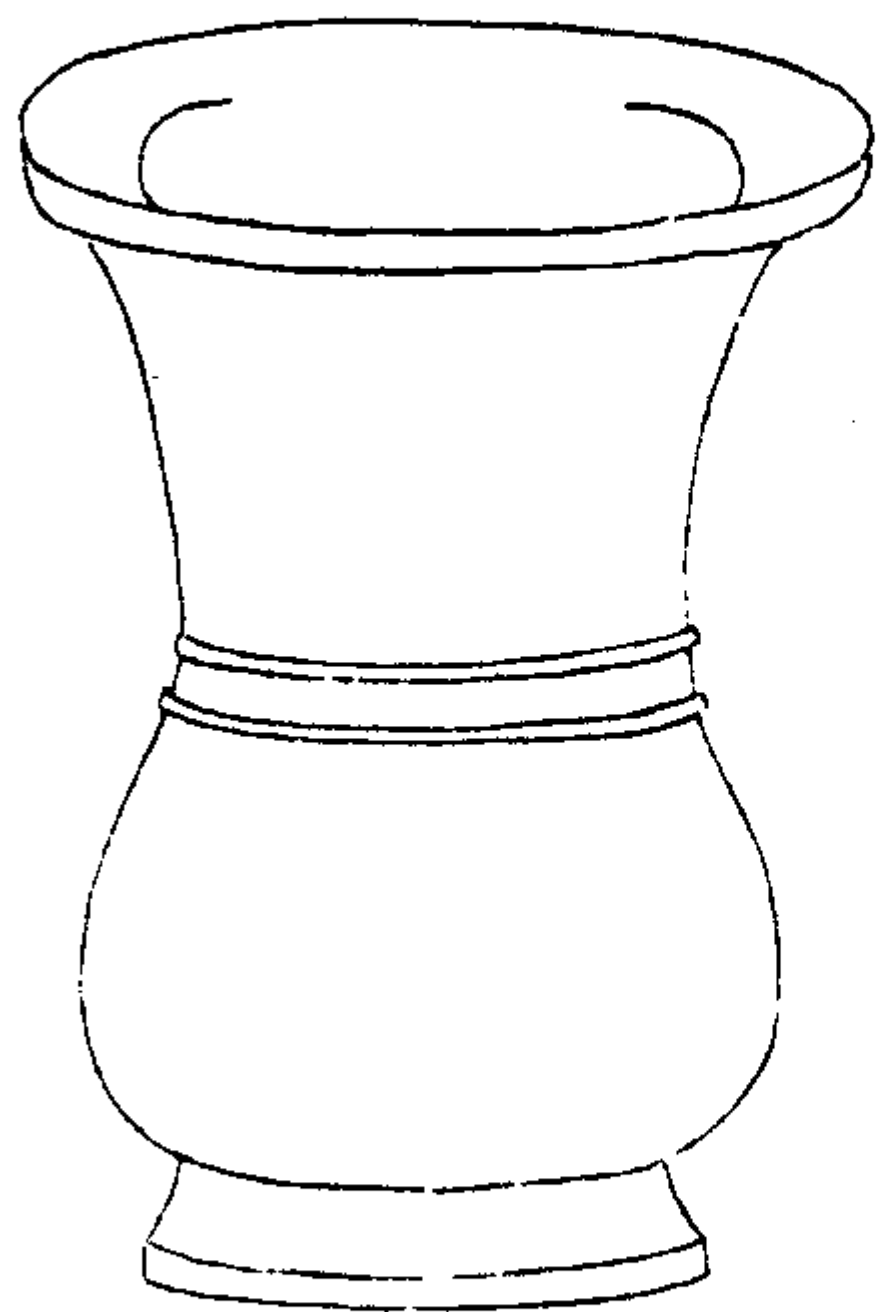
孫 立 旗

作祖丁

博古圖右高八寸三分深六寸九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銘五字曰孫作祖丁，旁一字畫旗狀。商畫類取諸物以為形，此作旗亦取其書功太常之義。銘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是器又知其為祭享之用。祖丁者，商祖辛之子。觀其器質渾厚，文鏤純簡，知所以為商物，故不待考其名載而後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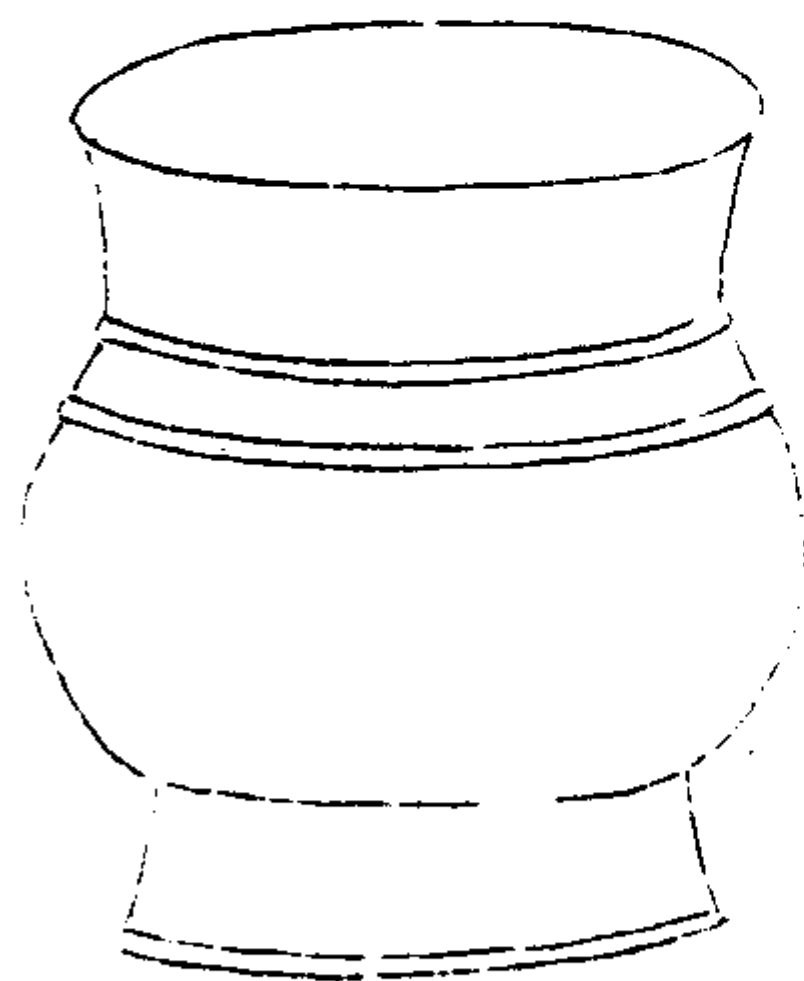
商兄丁尊

蓋　兄丁大雞

器　音釋同前

博古圖右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二分闊三寸七分腹徑長四寸六分闊四寸容二升一合共重二斤十有五兩蓋器銘共八字曰兄丁大雞其一字作雞形名兄丁者當是其弟爲兄作此尊也按商有沃丁仲丁武丁庚丁大丁之別然以兄弟傳國者獨有太庚外壬而太庚之兄曰沃丁外壬之兄曰仲丁蓋不知其太庚與外壬作也銘雞者按周官司尊彝六彝有雞六尊無雞此尊也而以雞銘之者恐商之世其制未分耳周之禮樂庶事備則於是尊彝析而爲二焉以理求之則尊與彝是或一道也

商持刀父巳尊

子持刀作父巳寶尊彝

博古圖右高六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二升有半重二斤三兩銘七字作父巳寶尊彝其上復作子字狀持刀形蓋商器固有執戟荷戈與此持刀之狀者蓋其者定武功而後世享于宗廟者必銘諸器如樂之武舞也父巳者雍巳也雍巳之子是爲太戊爲其父作是器耳然而商器復有曰祖巳者又因其系而言之蓋莫不有謂也商尚質嚴攷其詞如此

商諫尊

〇諫作
父己尊彝

博古圖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四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容八合重十有二兩銘七字上一字未詳曰諫作父己尊彝諫者是其父己之子名言諫得以作是器以薦于考廟也然是器在尊彝為特小比觶則加闊而不類且歸之尊者以其形制則然又其銘曰尊彝也豈往古彝器亦固有小大輕重之別以稱其人之所以享歟

商龍鳳方尊

博古圖闕此一版

博古圖右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四寸容一斗四升六合重一十斤無銘是器尊也製造純古其上為龍首四棱為鳳形周以雲雷蓋龍以取其升降自如鳳以取其因時隱顯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飲食燕樂而節文之禮有在其中其狀近類方壺蓋周官尊有六而饋獻用兩壺尊故下尊亦有所謂壺者是尊所以比他器而方者其取象於壺制焉 王黼曰龍鳳方尊製造純古其上為龍角虬然下巻四廉為鳳遍鏤黃目饕餮雲雷之文蓋商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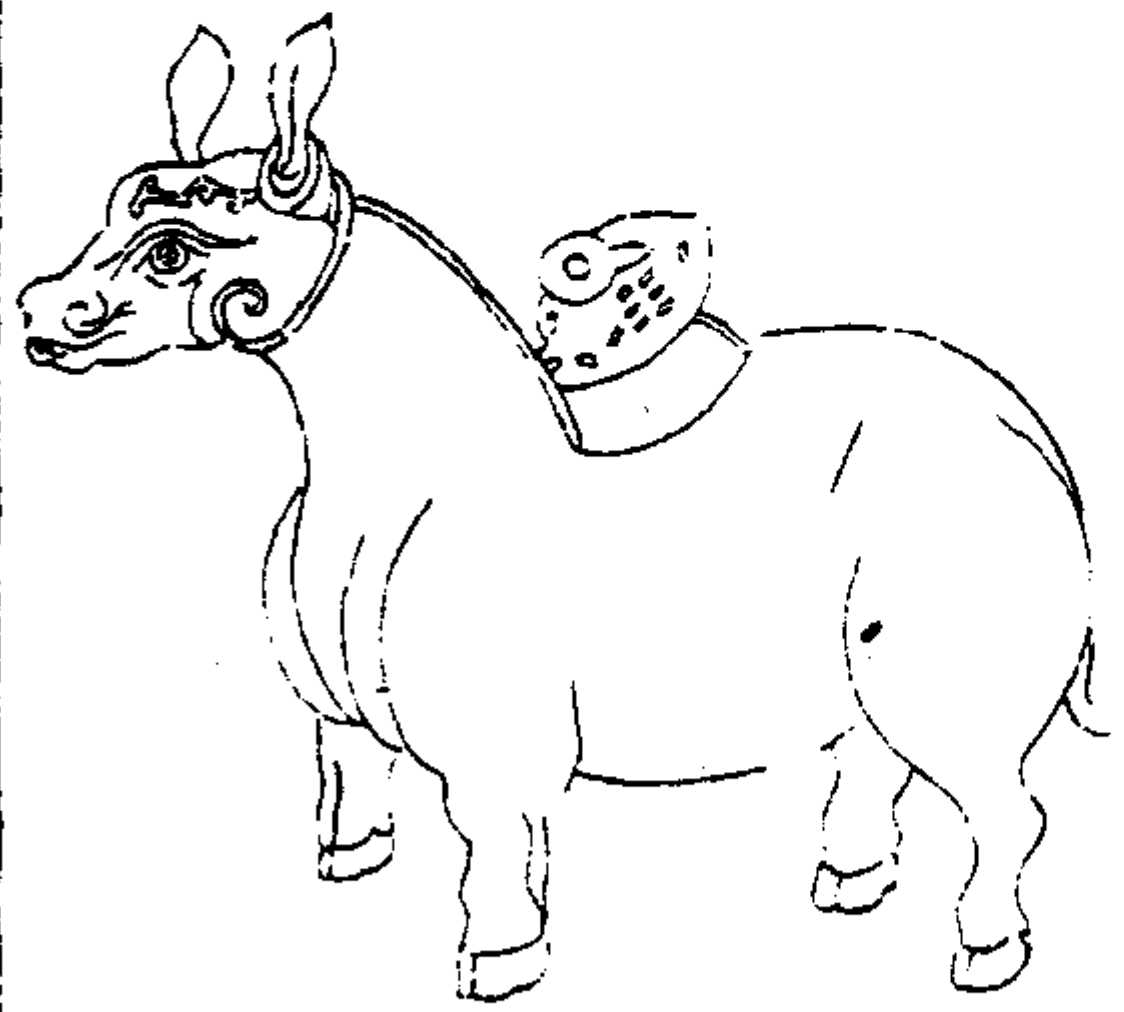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三　九真

尊

周獻尊

犧尊一

犧尊二

博古圖前一器通蓋高七寸七分耳高二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容四升共重七斤四兩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後一器通蓋高九寸四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五分口徑二寸通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共重七斤二兩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右二器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居其一取其犧牲享食之義又以示其性順而引重以興稼穡助民功欽民力以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而已后稷教民稼穡種藝五穀而人民育文武之功所自起周人於此蓋貴其本也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說以謂犧讀如婆娑之義而刻鳳凰之象其形婆娑然方是時其器秘於潛壙未之或見則曲從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令觀之蓋可笑矣

聶崇義三禮圖

獻尊　阮氏義

鄭氏義

案明堂位云獻象周尊也周禮春官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注獻讀為犧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婆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今見祭器內有作牛象之形背上各刻蓮華座又與尊不相連此其正義大同而小異案阮氏圖其義尊飾以牛又云諸侯飾口以象背天子飾以玉其圖中形制亦於尊上畫牛為飾則與王肅所說全殊揆之人情可為一法今與鄭義並圖於右請擇而用之

陸佃禮象右鄭氏犧尊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言以沙牛飾尊而先儒謂有沙羽飾畫為鳳凰之形誤矣蓋牛有二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也一曰沙牛俗亦謂之黄牛且言有沙飾也似不為全牛若令牛鼎有牛之飾而已

祭器圖

犧尊壹九斤一十二兩。通足連耳高九寸五分。身長一尺三寸。口徑二寸五分。

陳祥道禮書犧尊圖并說

祀天犧尊

冪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記曰犧尊疏布鼏樿杓。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於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於上。理或然也。

犧尊飾以牛。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一寸

禮記圖說三禮圖

犧尊

鄭以獻與犧皆素何切。王肅讀為犧牲之犧。牛背上負尊。阮諶圖亦皆畫牛

禮局樣

犧尊

王融新對南史曰。梁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自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懷帝年號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廣川書跋。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尊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義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曰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嘗見。取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胞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果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阮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

後信者可與論哉。翟忠惠先生集明堂犧尊款識　維政和乙未某月甲子。帝初作合宮。肆尚見帝升侑聖考。作犧尊用裸皇天。申錫帝祉。永綏受命。

圜丘犧尊款識　帝肇稱吾禮。作犧尊用薦神保是享。惟休于永世

太廟犧尊款識　帝考古象物。制器惟則。作犧尊用享于宗祐子子孫孫。其永保承。

國朝胡仲子集犧尊辨。象尊附。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羲。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

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况沓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既逸胡瑗取其器，有脛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木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脛，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致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書林事類犧尊　疏布冪犧尊。禮器。有以素為貴者，犧尊疏布冪。犧尊在西。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注禮樂之器尊西。禮器。上：君酌。言西酌犧象並禮　犧象有異物之飾。見養尊門。犧象不出門。定十年。刻牛。王肅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刻鳳凰。毛鄭皆謂刻鳳凰之象，其形婆娑然。盛醴齊。其朝踐用兩獻尊者，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飾以玉。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並禮圖。神祀周公。魯公以神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犧象。周尊也。並明堂位。畫沙羽。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明堂位注。鬱鬯之器。上薦血腥時。犧尊春夏之祭，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明堂位疏。犧尊將將。詩。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並禮記疏。朝踐用兩獻尊。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朝踐謂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用沙羽以飾尊。詩頌也。傳說云云。百圍之木，新而為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而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淮南子。

象尊

博古圖右通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四足有提梁，無銘。象之為物，感雷而文生，是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方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文明盛大而物也於僞羅。此象尊所由設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者，其是歟。又况象南越大獸也，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先王於是以見遠方來賓招德之致，與夫養口體者異矣。然則用之於祭祀，豈徒然哉？今全作象形而濶背為尊。禮記曰：犧象，周尊也。鄭氏則曰以象骨飾尊，阮氏則曰以畫象飾尊，殊不合古。此作象形而出於治鑄，則鄭阮之說，焚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是為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為一家之論，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謬耶。

聶崇義三禮圖

象尊　阮氏

象尊　鄭氏義

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後鄭云象尊以象骨飾尊。梁正阮氏則以畫象飾尊。今並圖於右，亦請擇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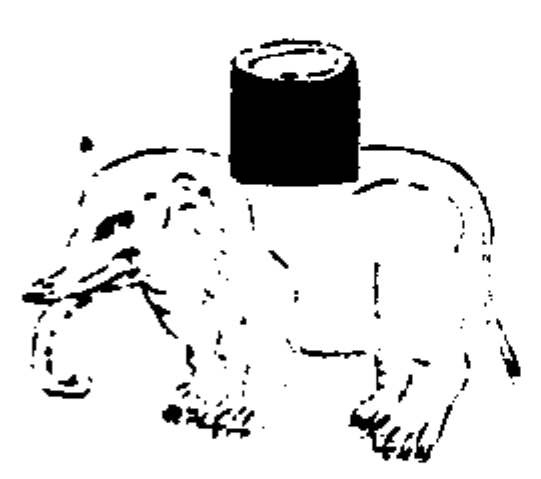
祭器圖

象尊

象尊重壹十斤。通足連舉高九寸四分。身長一尺五寸口徑二寸八分。

陸佃禮象

右象尊

右象戴尊

右空腹象尊

右以象飾尊

魯傳象尊畫象或為象戴尊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為尊蓋古者創尊様制不一要之皆不失為象尊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

制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其受比今象尊纔三之一疑正三代之器周官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凡有貳者備之少也若今象尊所受甚大理無之少

事類全書

象尊

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容受與犧尊同

禮記圖說三禮圖

象尊

與犧尊同用於春祠夏禴。先儒謂飾以象骨。陸佃謂章悖得此器。三足象其鼻

禮局樣

象尊

考古圖

象尊 盧江李氏

考古圖右不知所从得。高一尺有一寸。徑三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容九升四合。無銘識。按司尊彝春祠夏禴。再獻用兩象尊。鄭衆謂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之。阮諶禮圖云。畫象形於尊腹。王肅以爲犧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形。背上負尊。先儒之說既不同。乃爲立象之形于蓋上。又與先儒之解不同。王海唐禮志皇后享先蠶。升自壇南陛。詣酒尊所。賛酌醴齊。進皇后再拜受爵。貴妃自東陛升壇。酌盎齊于象尊。容齋三筆犧尊象尊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令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古制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文苑英華象樽賦。以觀器禮爲韻 稽太古之至爲也。以汙樽抔飲。除地而爲壇。逮後聖之禮。禮也其籩豆犧象。咸飾其碧丹。是以五禮秩經於宗伯。六樽詔典於春官。實有嚴而有翼。豈無取於異瑞。故殷王有彤日之祭。曾聖有禘月之觀。且皇周之享也。肇繪象於茲器。既普渾於式絜。乃登堂而奠。次雅如金石以率舞。派若洪瀛而鼎。履騰圭瓚以泱暢。達庠神於玄秘。欽宗宜社以交其幽明。迨本歸仁。以尊其天地。可以寄上下之列。可以答陰陽之位。齊大斗育之外。從容似乎犧斝之凡。智慎李氏之將旅。毗王孫之宰媚。況令交節以一作其義。且物昭洗介茲壽考。以洽百禮。柔嘉潔灌以脩其度

恭。登降揖辭以流其惶悌。夫禮以器成。器以禮肅。擬冰壺之潔澈。鑒膳鼎之馥餘。望光衡而感忠。賴嘉時而有澈。既無列野之郊。願致誠於上。祝書林事類。象尊。春祀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注。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司尊彝。君酌異物之飾。犧象不出門。全刻牛象之形。禘祀周公周尊。並見犧尊門 饋食時象尊 春夏之祭。堂上爲朝事光。尸入室。饋食時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明堂位 玩。盛盎齊。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骨飾。使鄭玄象骨飾尊。畫象。阮氏以畫象飾尊三禮圖。

著尊

著尊一

著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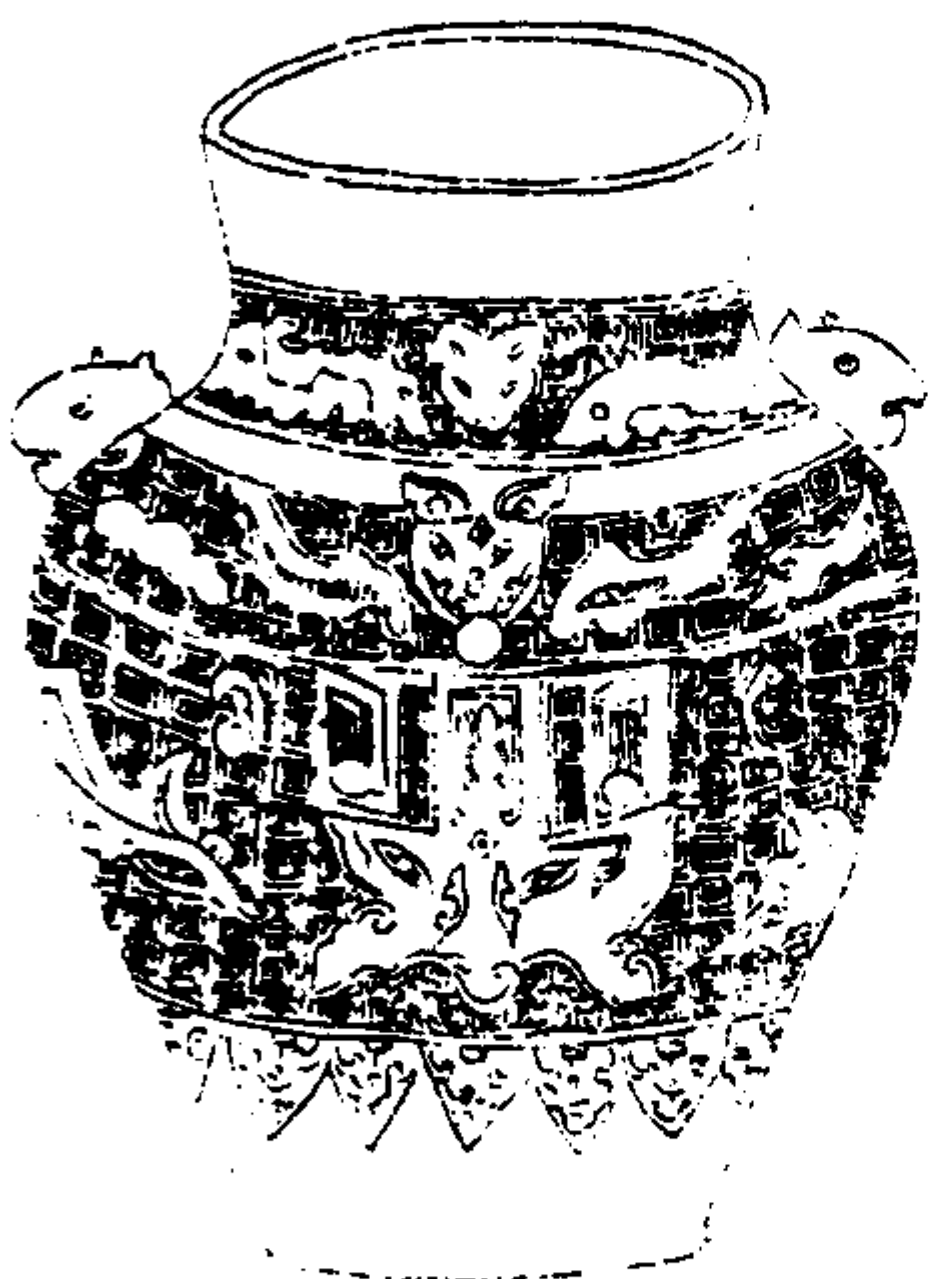
博古圖前一器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十斤十有三兩。無銘。後一器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八斤十有五兩。無銘。右按明堂位。商尊曰著。釋者以謂著地而無足。此二器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誠所謂著尊者也。然著為商尊。宜其質素無文。而此器著飾如是者何也。蓋周人於朝獻亦嘗用兩著尊。則是尊也。豈非周因商器而益之以文者乎。孔子所謂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者。於此亦可推矣。然成周之時。其禮樂庶事襲用四代之制。亦不用商一代之器而已。

聶崇義三禮圖

著尊

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周禮春官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獻尸。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註云著著地無足。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

祭器圖

著尊

著尊重四斤八兩通足高八寸陸分口徑四寸七分腹徑七寸七分

禮局樣

著尊

陳祥道禮書圖

著尊

廣川書跋著尊𣪍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釆繁縟夔躍龍騰雷回雲紜有旋動之勢此圖為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武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歎目顅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為鷹所以致飾也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于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為獸首附肩者耳安定胡瑗曰騶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尊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罍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為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據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略尊欽禮者故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東觀餘論著尊壺尊棠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援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特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棠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為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實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器形模古質殊無銘識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為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為蚩尤之象者皆為飛獸而傳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虐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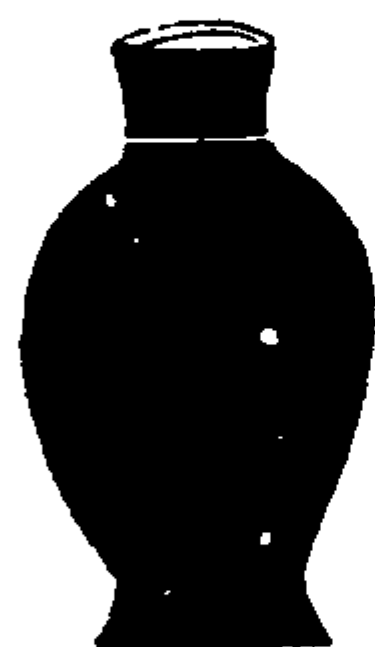
壺尊一

壺尊二

博古圖前一器高一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二升三合重十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深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九寸一分容一斗二升八合重七斤十兩無銘　右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以禮圖所載考之此推象而有脰

比著尊而有足謂之泰尊則此非也謂之山尊則此無山文然其形制類壺而與禮圖壺尊相肖。豈其為壺尊邪周禮曰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則此其是歟。然議禮者故不可按圖而求合於古要之必有所自焉亦未可忽也

聶崇義三禮圖

壺尊

壺尊受五斗。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注云壺尊以壺為尊也。左傳曰尊以魯壺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二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漆赤中。舊圖文略。制度之法無聞六尊用同。盛受之數難異。

祭器圖

壺尊

壺尊重四斤。通足高八尺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七寸七分。

壺尊 內藏

考古圖右不知所从得。以黍尺黍量校之。徑尺有四分。深九寸一分。容六斗四升。無銘識。皇祐中議樂官阮逸胡瑗等云。明堂位有著尊注云著地無足。舊題曰觶。無脰而有足。而壺尊有脰。春秋傳所謂尊者魯壺是也。今按此器有脰無文飾。腹為獸面。挾肩有兩耳。著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為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

禮記圖說三禮圖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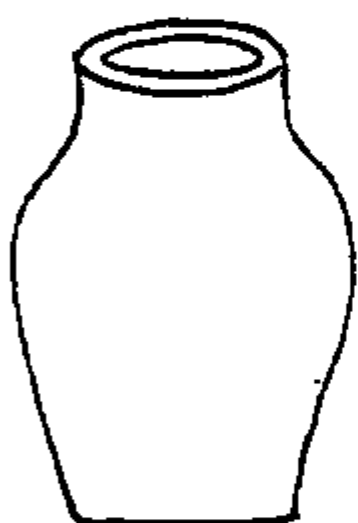
禮局樣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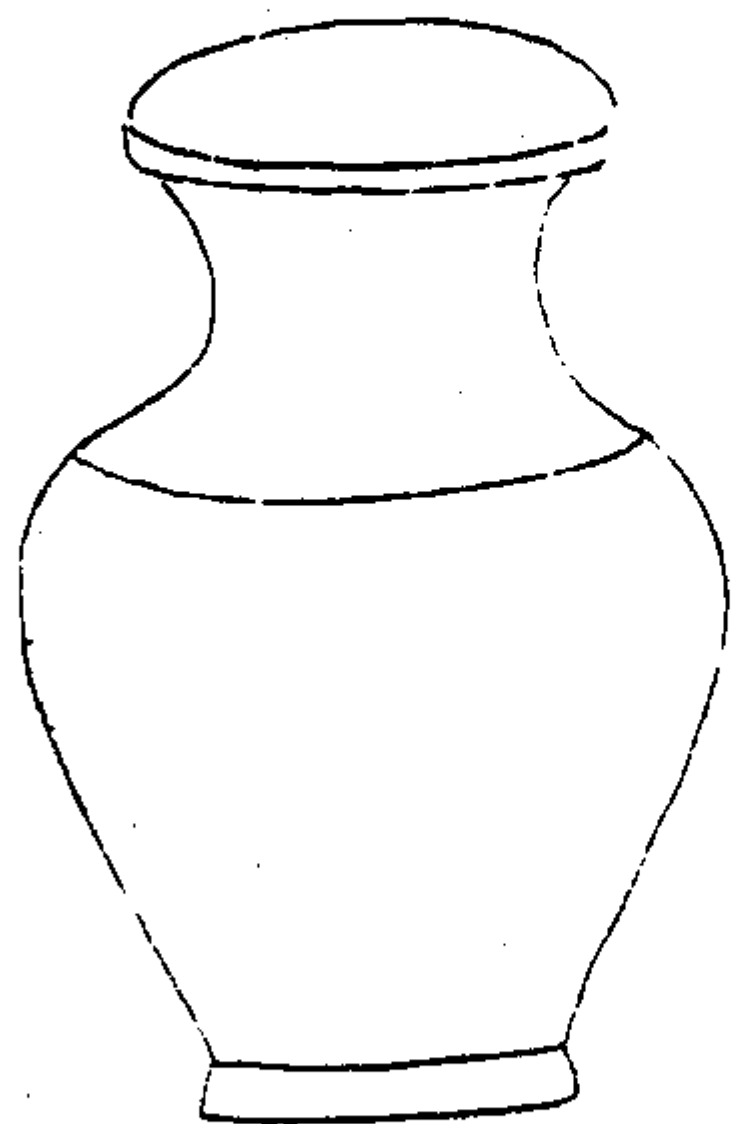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圖

壺尊

太尊

聶崇義三禮圖

太尊受五斗。周禮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用玉爵酌醴齊獻尸。注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脣寸，底平厚寸，與瓦甒形制容受皆同。儀禮燕禮：瓦泰兩，有豐。注：瓦泰，有虞氏之尊。疏：有虞氏尚陶，素王事。記：太尊。記注：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太尊云即瓦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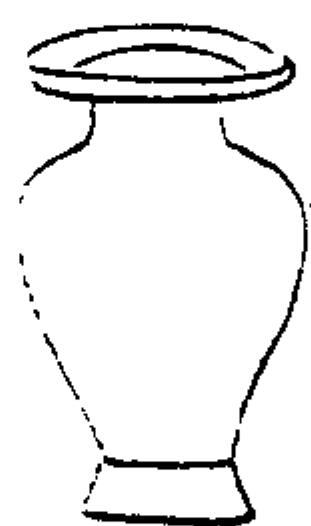
祭器圖

太尊

太尊重五斤，通足高八寸六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闊八寸。

禮局樣

太尊

陳祥道禮書圖

太尊

書林事類太尊　虞氏泰尊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泰用瓦。用瓦，上朝踐。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盛醴齊用兩太尊者，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用玉爵酌醴齊獻。太古太尊，太古之瓦尊也。並周禮圖。質略用瓦，取質略之意。旊人瓬，陶器，陶謂瓦器，謂甒罋，及豆籩之屬，搏埴然。

山尊

聶崇義三禮圖

山尊受五斗。周禮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注云。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九寸。腹高三寸。中橫徑八寸。脰下大橫徑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知受五斗者。案郭璞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

祭器圖

山尊

山尊重七斤。通足高八寸五分。口徑闊六寸八分。足徑闊五寸。

禮記圖說三禮圖

山尊

畫山雲形。一盛玄酒。一盛盎齊。記曰。山罍。禮書。狀如今酒壺。頸小。有足。有流。畫山。

禮局樣

山尊

陳祥道禮書圖

山尊

書林事類山尊山罍夏后之尊。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明堂位：再獻用兩山尊。注：山尊，畫山雲也。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見前。刻而畫之山雲之形。並上。盛盎齊。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似壺。雷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禮圖說。中尊之列。上。成王命魯公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禮明堂位。

總論周六尊。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注：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也。疏：案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王海：司尊彝。下士二人。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詳見下。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祼。獻酌醴齊，朝。縮酌盎齊，饋。涚酌，凡酒諸臣自酌。脩酌。脩讀為滌。唯有事太廟備五齊三酒。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朝踐，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酢讀為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春秋傳：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王肅註。

禮器圖：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犧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 疏：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彼禘祭陳四齊，此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則尊有十六；此時祭二齊，則尊十有二。明堂位：犧象，周尊也。飾尊有非周制者。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疏：禮器：君西酌犧象。亦周禮獻尊，象尊不以白牛，象到周。 周語：奉其犧象，出其尊彝。注：三禮圖云：阮氏圖：犧尊飾以牛，象尊畫象飾尊。魯頌：犧尊將將。 莊子：犧樽青黃而文之。 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侯之所酢也。注：朝獻謂尸卒食，王醴之；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 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 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壺尊受五斗，一盛盎齊，一盛玄酒。著尊刻中白。 明堂位：殷，斝無足，其餘參差，三有足。 左傳：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樽以魯壺。云云。薦彝器於王。註：魯壺，魯所獻壺尊。正義：鄭玄曰：以壺為尊。然禮司官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註：鄭司農云：太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 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玄謂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疏：罍之字，於義無所取，故以雲雷解之。雷有聲無形，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刻山雲之形。侯氏曰：祫祭用十八尊，禘祭用十六尊。禮局王鐵：尊罍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蓋追享及祖所自出，故用大尊，次尚質反始之義；朝享則合食太祖，致仁於鬼神之意，故用山尊，取仁靜致重之意；著以象陽降而在地，壺以象陰周而藏物，故嘗烝所用，而眡其時；牛之用宜於春，象產於南越，故祠禴所用之，尊而均取大物，為犧尊而謂之獻尊者，舉其用於朝獻言之爾。博古圖制，商古宜從之。字溪陽先生集：辨六尊之名物。 獻尊貫醴齊。著尊貫醴齊。太尊貫醴齊。象尊貫盎齊。壺尊貫盎齊。山尊貫盎齊。八尊：司尊彝止言六尊，而酒人乃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此不可不明辨。蓋六享皆有朝踐獻腥、朝獻醋尸、再獻后亞獻、尊亞酢、饋獻為熟。每獻用兩尊，故有八尊。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朝踐用兩獻尊。朝獻用兩著尊。再獻用兩象尊。饋獻用兩壺尊。四時間祀、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朝獻用兩著尊。再獻別用兩山尊。饋獻。用兩壺尊。 經於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別言朝踐，而秋嘗冬烝不言朝踐，以嘗烝朝踐之尊與春夏同，其追享朝享別言朝踐，明獻尊太尊為各異也。 於祠禴、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而嘗烝不言再獻，以嘗烝再獻之尊與祠禴同，其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者，明山尊象尊為各異也。 於嘗烝言朝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朝獻，明六享皆同兩著尊也。 於嘗烝言饋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饋獻，明六享皆同兩壺尊也。聖人作經之法，間有止一言而不同者再言之，文有可省有不可省者，互相備也。宋陳古靈集：太廟尊彝之數溢於古，仍不依四時各設。又等有詳周禮宗廟尊彝之數，各適其設，如春祠夏禴則以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犧尊盛醍齊，象尊盛沈齊；秋嘗冬烝則以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盎齊。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據此則經有成文，故崔靈恩之徒得以推類而為說云：時祭用十二尊也。彝二，尊四，罍六。春官不著禘祫之名，而崔氏以為祫所用之彝如

嘗烝以著尊盛泛齊醴齊以壺尊盛盎齊緹齊沈齊凡十八尊斝彝一黃彝一著尊四壺尊六罍六禘所用之彝如祠禴以犧尊盛醴齊盎齊象尊盛緹齊沈齊凡十六尊雞彝一鳥彝一犧尊四象尊四罍六必如崔氏之說則是虎彝蜼彝太尊山尊在六享為無用矣按鄭衆之義則以追享朝享為禘祫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卽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則禘祫當用虎彝太尊矣其鬱鬯之彝與五齊之尊各以明水配之三酒則六享俱用盛以罍配以玄酒令朝享太廟儀註則六彝六尊俱設按舊儀每室設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則與周冬烝之禮同也其用象二則非也乃春夏所用者也今儀註及式又設用蜃尊二乃四方山川所用者尤非也欲乞於式及儀註改正春祠夏禴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罍六秋嘗冬烝用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二罍六大祫從鄭衆說用虎彝一蜼彝一太尊四山尊六罍六為十八尊禘享如祫但減山尊二為十六尊以本周禮

周八尊。玉海周禮酒正中士四人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疏五齊五尊三齊三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唯齊酒不貳幕人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幂六彝數類孔穎達疏曰八尊五齊三酒之尊也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之也祭天無祼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豫章熊朋來集論八尊六尊　酒正與幂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於燕飲至今大祭祀必有設尊設而不酌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各一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昆吾尊也陳氏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以木著尊者著地無足壺尊當證於投壺大小戴於投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費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為近自漢儒紛紛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况能定其制度哉鄭司農以獻為犧猶未指定莎音諸儒因閟宮詩犧尊將將箋文有沙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羽婆娑以此取音於娑又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曷不以象為娑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為娑音者儒者莫究犧所以為娑託於鳳羽婆娑然則是尊也曷不曰鳳尊而曰犧尊惡嘗以詩協音考之古字沙莎同音故莎娑等字皆聲於沙此沙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向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戲三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為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為敷渋之為世委蛇之為佗乎之音烏單之丹嬋二音皆不可以了義字毋為拘者古人之音在易書詩者盡為後儒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

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為刻全牛鑿其背為尊一以為負一以為鑿阮諶則謂畫牛象於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犧之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為犖為鳳為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言未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厥後以尊口不堪施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言有作負尊之犧象者從齊大夫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為王朗之子同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器及深衣等制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宥未可以臆斷者然於施勺則負為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罍陶之其次刻木其後範金今範金之制不一悉謂八尊之中太尊居首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數類

大祫十八尊　禮記曰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沈齊緹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之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合在五齊三酒之上詞學題苑俞於尊六彝八尊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之尊也著殷尊犧象周

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註畫禾稼。周以爵。灌尊，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夫清為尊。周八尊　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
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唯酒不二。註：司農云：三益副之也。子春云：五
齊以祭不益也。三酒，人所飲者，益也。玄謂三貳、再貳、一貳者，謂三酒之尊
而益之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　周六尊六彝　雞彝、鳥彝、獻
尊、象尊、著尊、壺尊、虎彝、蜼彝、太尊、山尊。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
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illegible]　唐六
尊　著尊、犧尊、山罍、象尊、壺尊、概尊。　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三曰陳設。祀
之日，設酒尊之位：上帝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在壇下南陛之西北向。
旗俱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於上帝酒尊之東北向。
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等。內官每陛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
官每陛間各壺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各概尊二，於下壇下。衆星每
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壝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西向。尊皆加勺羃。五帝、
日月以上皆有坫，以致爵也。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洗於卯陛之南，
皆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爵也。分獻罍洗篚羃各於其
方陛道之左，內向。執尊罍篚羃者各立於其後。玉幣之篚於壇上下尊坫
之所。尊爵之數，皆畧依古。以太尊實汎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罍
實酒，皆二，以象尊實醍齊，壺尊實沈齊，皆二，山罍實酒，皆四，以祀昊天上
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著尊實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
皆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犧尊二實盎齊以祀中官，
以象尊二實醍齊以祀外官，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日月以上皆有
坫。迎氣，五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罍皆減上帝之一。五方帝大享於明
堂，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五方帝從祀，以太尊實汎齊二。五人
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醍齊，皆二。日月以太尊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
二，以山罍實酒一，從祀於圜丘，以太尊二實汎齊。神州地祇從祀於方丘，
以太尊二實汎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尊實醴齊。七宿以壺尊實沈
齊，皆二。蜡祭神農、伊耆氏以著尊，皆二，實盎齊。田畯、龍麟、朱鳥、騶虎、玄武
以壺尊實醍齊。鱗羽鸁毛介、丘陵墳衍原隰、甘泉水墉坊郵表啜、虎猫、昆
蟲，以散尊實清酒，皆二。岳鎮海瀆以山尊實醴齊，山林川澤以蜃尊實沈
齊，皆二。伊耆氏以上皆有坫。太社以太罍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罍
一。太稷、后稷氏亦如之。其餘中祀，皆以犧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
酒，皆二。小祀皆以象尊二實醍齊。宗廟祫享，以斝彝實明水，黃彝實鬱鬯，皆
一。犧尊實汎齊，象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上。壺尊實
醍齊，大尊實沈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雞彝、鳥彝一。時享，春夏室
以雞彝、鳥彝一，秋冬以斝彝、黃彝一，皆有坫。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
實醍齊。別廟之享，春夏以雞彝實明水，鳥彝實鬱鬯，皆一。犧尊實醴齊，象尊
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秋冬以斝彝、黃彝，皆一，著尊、壺尊、山罍皆二。凡祀，
五齊之上尊必皆實明水，山罍之上尊必皆實玄酒。小祀之上尊亦實明
水。尊爵之數也。　博古圖尊彝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於
人神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用於神；祼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
罍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冪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
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祼，既祼則已；尊用以飲，飲必有繼之者，故繼
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之義也。於司尊彝之職有六
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
廣六尊之數也。至于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
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
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
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
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
有舟，此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
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總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
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他傳，則分而
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凡以彝之為常也，故曰上
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至周之
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亦易焉。今召公尊、文考尊
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通志器服略：尊彝爵觶之制，王舊書觀
釋奠之儀，而見祭器焉，可以觀，說可以說義，而不可以適用也。夫祭器者，
古人適用之器。若內圓而外方，內方而外圓，若之何飲食？若臺而安，器若
器而安臺，或盛多而受少，或質輕而任重，若之何待此以事神？其不得
於古之道明矣。原其制作，蓋本於禮圖。禮圖者，初不見形器，但聚先儒之
說而為之，是器也，姑可以說義云耳。由是疑焉，因疑而思，思而得古人不
徒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器之大者莫如罍，物之大者莫如
山，故象山以制罍，或為大器而刻雲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

彝最小莫如爵故受升為爵受二斗為彝受五斗為尊受一石為罍按獸之大者莫如牛象其次莫如虎蜼禽之大者則有雞鳳小則有雀故制爵象雀制彝象雞鳳差大則象虎蜼制尊象牛極大則象象尊罍以盛酒醴彝以盛明水鬱鬯爵以為飲器皆量其器所盛之多寡而象禽獸之形之大小焉臣謹按沈約與劉杳論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為牛象此古之尊彝為可據也又按王肅註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其說益可據也又按陸佃禮象所記章惇家有古銅象尊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此又見象尊之制出於近代矣又按爵與觶皆飲器觶大而爵小陸佃禮象云今秘閣及文彥博李公麟家皆有古銅爵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祭統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先儒謂柄為尾蓋不見此制焉然古銅爵今之士大夫家亦多有之臣見者屢矣謂其口似雀之狀如今之荷葉杯葵花盞皆取其口之象而非謂通體為雀也今祭器之爵徒設雀形而妨於飲者按禮器云卑者舉角註云

四升曰角角之類則有觚有觶有散有觥觶與爵同為飲器而爵為小角與觚觶散觥同為一類而觥為大故觥則取兕角而以為罰器兕之為獸獸之大者也按舊圖匏爵用匏片為之則知角爵刻角為之所謂觚謂觶謂散謂觥者名號不同大小異制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四 九真

罍尊

陸佃禮象

右舊圖罍尊 先儒說罍刻木作雲雷形象施不窮也舊圖無雷止畫雲氣按說文靁字从畾象回轉形又古文靁字作𩂩今宜於罍上作𩂩二字頊音見翰林學士沈括得古銅罍一製作極精上有𩂩二字相間真三代物也則知古之尊罍非特刻木而已金樓子說蕃篤漢劉讓亦史作吳嗣為梁王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讓之后曰任后聞而欲得之讓之祖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也他物雖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讓直使人開府以尊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讓誅也漢書太平御覽五馬王海梁孝王有罍尊詩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漢書作此罍字孟以此飾畫饕傳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 沈括曰銅罍之飾皆古雲雷字相間博古圖周犧首罍腹著饕餮下作垂花鼎鏤隱起間錯雲雷廣川文跋王得君戴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靁尊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蓋爽自罍器也自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矣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雷之象以其為器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為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物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散尊 聶崇義三禮圖

散尊形制容受如概尊臣崇義按鬯人職云凡疈事用散尊後鄭云散漆
尊也無飾曰散賈義云對概蜃獻象等四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
漆而已別無物飾故曰散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後鄭又云疈疈牲
胷也賈疏云此無正文蓋見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疈析之言此疈
辜謂披析牲體磔攘及蜡祭也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是其一事如此之
類乃用散尊書林事類散尊疈事用散注無飾曰散疏以對概蜃獻象之
等有異物之飾此無紋曰散也人無飾無異物並上對四尊對概蜃獻象
尊四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漆而已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如此
之類乃用散尊並禮圖三尊列中
尊以下亦中間卣漆尊也並見前門

蜃尊 聶崇義三禮圖

蜃尊概尊散尊阮氏並不圖載此三尊名飾雖殊以義制皆容五斗漆赤
中黃臣崇義按周禮鬯人云廟用脩 音卣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埋事用概
凡疈事上是又用散後鄭云卣蜃概散皆漆尊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
象也卣中尊也謂獻 素何反 象之屬然概中尊皆容五斗其蜃概散等又

列於中尊之下與卣同曰漆尊故知皆受五斗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
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二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下中徑一尺五分乃
容五斗之數此蜃尊既舊無圖義本拜據依有盛水壹依之良爲制相半亦故以職分容彷求得於制陳古靈集太廟用蜃尊 臣等看詳周官
鬯人今山川四方用蜃故開元禮及開寶通禮饗廟不設蜃尊與周禮合而
見行南郊式并儀注太廟陳設有蜃尊二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
朝享有太尊兩甸郊式并儀注乃無太尊皆式文儀注之誤欲乞改正以
惠周禮書林事類蜃尊 山川用蜃長寸也今凡山川四方用蜃注蜃畫
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名含漿容酒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蚌蛤漆畫爲形容酒之類並上三尊中
象五斗漆赤中亦中上列中尊之下其蜃概散等亦列於中尊之下與卣
周曰漆尊故知皆受五斗並埋蜃漆尊同卣並上蜃脈蜃以蜃爲飲曰脈
宗伯疏異物之飾概蜃等
象之尊下以異物之飾

概尊 聶崇義三禮圖

概尊形制容受如蜃尊臣崇義按鬯人職云凡埋 音埋 事用概後鄭云概漆尊
以朱帶者賈義云概尊朱帶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絡腹故名概
尊取對概之義也大宗伯云貍 音埋 沈祭山林川澤後鄭又云祭山林曰
貍川澤曰沈然則貍沈之類皆用概尊書林事類概尊 埋事用概注漆
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云埋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絡腹故名概
者橫概之義也今朱帶玄纁相對黑漆絡腹橫概之義並上三尊亦中列
中尊之下同卣異
物之飾並見前門

黃目尊 原缺圖

山堂考索黄目尊　按周禮云彝制圖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盛鬱鬯黄目也以黄金爲目彝並以金鄭司農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爾雅曰彝自壘器也鄭玄謂黄目以黄金爲飾郊特牲曰黄目鬱器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禮記正義曰天子則黄彝之上有雞彝爲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黄彝故鄭注郊特牲云黄彝於諸侯爲上尊陸佃禮象謂用黄目尊畫人目而黄之人目不黄亦而黄之理無有也許慎說壘云龜目酒尊按龜目黄亦其氣之清明未有如之者也然則黄目宜畫龜目如慎說且龜亦因以爲彝蓋者干殖史微宗政知祭已獲黄目尊于汝郡郊特牲所謂黄目鬱器之上尊者黄目周人所造故以爲鬯爲六尊之冠薛功尚歷代鍾鼎彝器款識云祖丁卣瞿字黄目也商人書畫未分此蓋先儒謂上爲兩目中爲兕牛下爲兩凡旁作葉象至周有黄目尊議尊之法始於此而分以名器蓋目者氣之清也聖人之制清明發於中誠致見於外寓不言之意於彝器之間使人然而識之内盡其誠外盡其敬顯然有以著于升降進薦之間然後能格神明而祭必受福也李程黄目樽賦以禮樂法精的中於外爲韻彝器之美黄目之尚貴者取黄理而中宗目者象清明而外暢儼戴理而有謂然周人之是創將表敬於宗祧必薦馨於鬱鬯爰設嘉名是用飾情假因外而有制猶自中而立誠酌於心然有假於珪瓚象乎目雖取比於兕觥必因樽彝爰佐齊醍以明大享之品物以助諸侯之孝悌故以目而爲名因酒而成禮爾其克修祀典遵本淳風將杯飲而體異等犧尊而義同朕爲有恆守遵豆之列儕用何所在宗廟之中遵述作之深旨諒昭明而有融用當其無物不爲藻蘂納金而飲酎等用茅以明酌挹而未竭致不斷於金壘執而不揮寧有愧於玉爵立制有經創意圖形象以新樽異積誠之可達款於明德知黍稷之非馨其象也則必取喻也斯太難斟酌在中必儀形於外若其不泛不濫可樽可傳固施丹臒伏假雕鐫詎同乎危信乎美而無當豈比夫斗則有象而在天徒虛無以爲說非潔芳以吉慶甚矣哉前王之創物俾後代之相沿裴度黄目樽賦以清廟之器所以昭禮樂爲韻聖人之制祭也因物達情比象配類盡内心之享禮定黄目之彝器居樽之上祭神之至黄其色保純固於中央目以名洞清明之幽邃將以質神祇報天地成形而百揚猶凜偏於而萬宜其鮮然夫用禮盡在因寓孔明鬱鬯馨而外達滄瀛華而内清溪洛之用昭彰表誠目可配於龍杓爲取儔於兕觥當其霜露感時金石奏廟音度之始在物居要動明酌而更祿騰光瑩舊污而圓規納朕且禮經所紀象設有以首翊遵之序助宗廟之美體含翁足肇聪從祝之獻而如鼎之峙精氣映於外

飾黄潤艶於通理嚴敬而挹且見夫尊盈明德之歆距聞于壘耻若乃遵豆並置闔牝共陳亦可以備觀光之祭浩穗棗陳於增實酌其中諒明明以取義華其體將屬屬以交神王於夜豫之時宿設之所含霜若麗夫金質導氣更宜夫往蹐自合禮於宗彝垂薦名於社稷是知紀敬將降明禮在茲遵具塗於勿忽駐靈馮之偲偲尚禮然而明王用之方今樂和同禮無體繁盛式務尊器光啓容有習於祭祀願奉樽而觀禮

月星尊

月○　星○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七分腹徑二寸七分容三升三合重五斤八兩銘四字作月星狀而上下爲禾稼之形考周官司尊彝祼用斝彝禮圖以斝讀爲稼而以禾爲飾此尊也疑祭享之禮昔人所嚴而六尊用於祭饗者自有定名也若夫祭享之外或用於講禮示情文之際則亦無所不致其義月有遠明之道星有拱北之理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焉蓋銘之斯所以載之也

參尊

召公尊

王大召公族于庚辰旅王錫中馬自貫侯四彌南宮。王曰用先中埶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

音釋同前

博古圖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二斤有半蓋器銘共七十二字內一字未詳按召公奭在成王時作保封于燕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至簡公已二十九世乃函諸侯又十一世而燕始亡此器乃周王褒大召公之族于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駹駹衆多也錫馬眷庶駹于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于廟而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古人秉慎之酒器執之恐墜觚亦酒器也為稜以幾乎秩秩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此彝有五指痕執之而不墜矣以示其謹於禮今此指痕以蠟為模以法按蠟所成也其曰王大出字當為召之文既作見字蓋象形之意古文為作

鼎彝文偏字傍作此小異變體爾其間王字下畫差重蓋尊王有土之意諸鼎款中王字多如此式大於別字

高克尊

惟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太師錫伯克僕山夫伯克敢對揚天佑王伯友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丐眉壽無疆克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博古圖右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五寸三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一尺
容二斗二升有奇重二十一斤兩耳連環銘五十八字曰克敢對揚天休
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乃眉壽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衞文公
時有高克將兵使率奔于陳疑克者乃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蓋衞物也其
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蓋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於言考則不特止其父而已然謂
其太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
周室至於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祿者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存於是
立言有如此者容齋三筆云昔年因得漢度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
者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衞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
者乃斯人蓋衞物也予案克銘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
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衞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

師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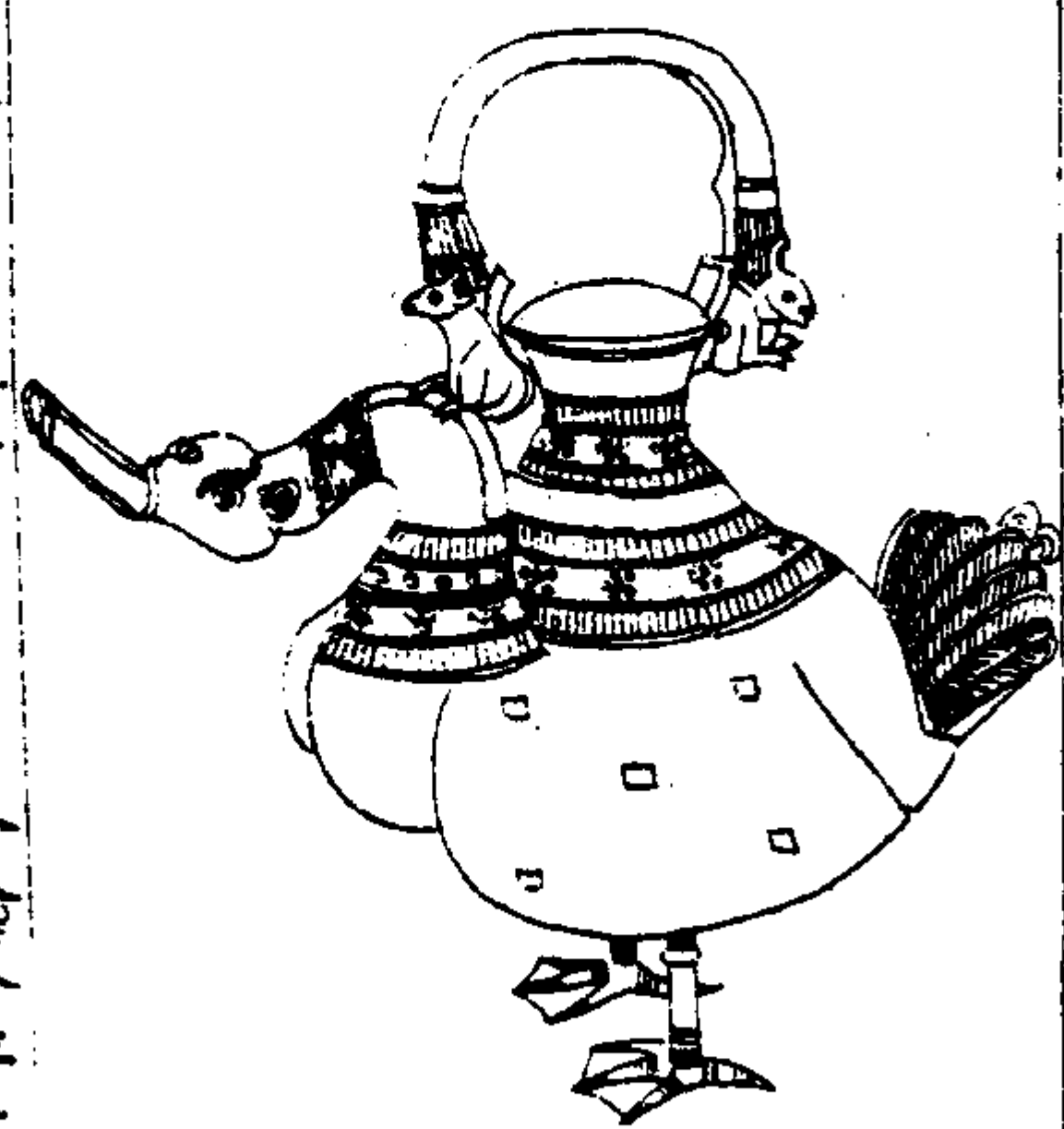
王汝上侯師
艅從王夜功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用作乃文考
寶彝孫子寶

博古圖右高六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三寸八分容二
升六合重三斤六兩銘三十二字曰汝上侯者上侯猶上公以言其寶曰
師艅以言其人師艅既有王功於是王乃錫艅金而俾作彝以薦家廟然
又曰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用作乃文考寶彝其言文考與詩言文人
同字書德從行而此器以直蓋德出於道從直亦篆籀
之本意由此於金石遺文每得以考正其字畫之謬

乙舉尊

乙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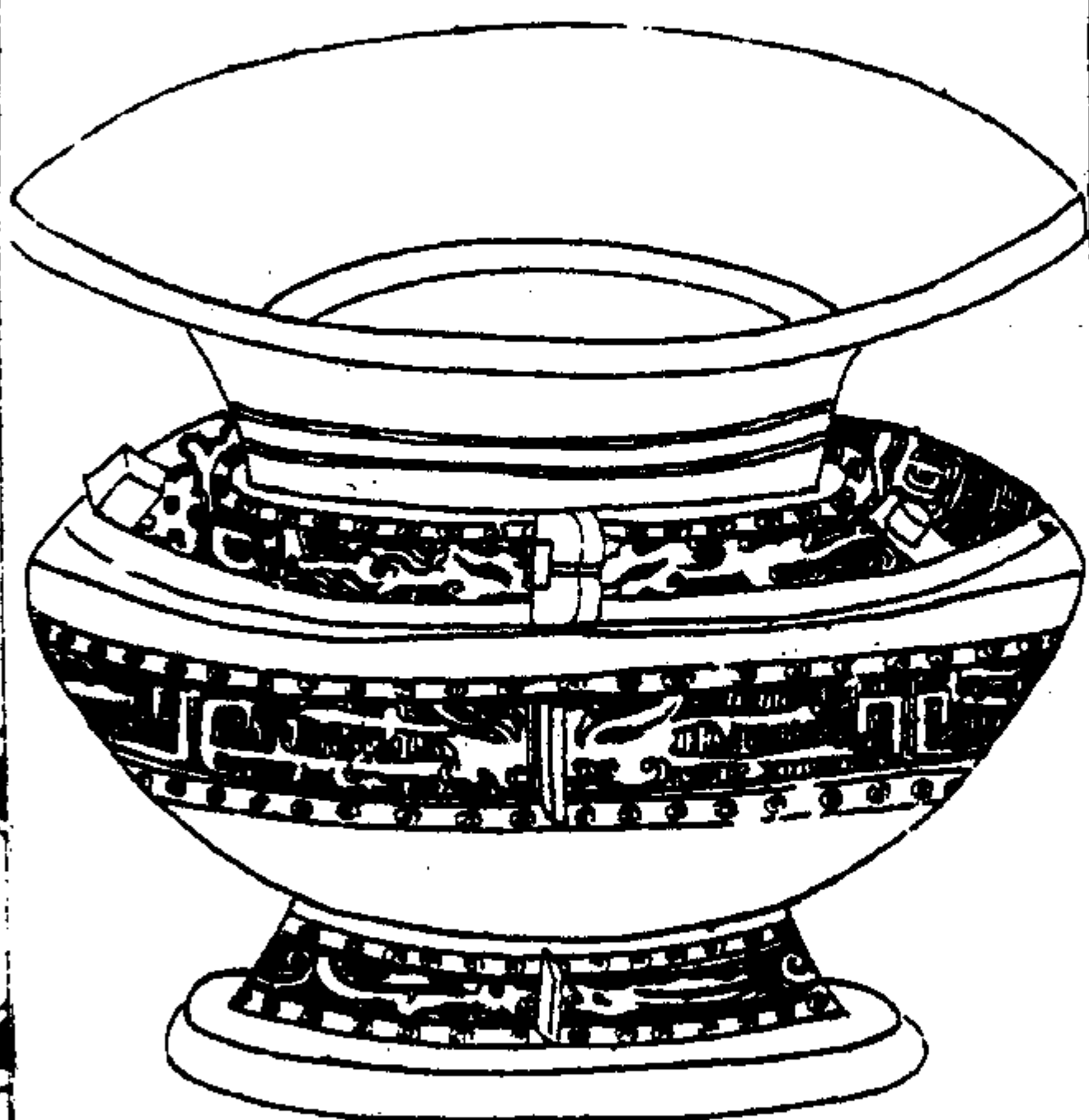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徑二寸三分容二
升重四斤二兩銘二字此器銘曰乙舉按王安石字說舉字從手從舁以
手致而與人之意獻酬之義也記禮者言杜蕢洗而揚觶以飲晉平公而
公曰毋廢斯爵至于今謂之杜舉然則觶亦謂舉矣是蓋於此昔蔡出龜而
謂之蔡冀出馬而謂之驥琴從謂其善琴並盛謂其
善畢皆相因而得名也是知舉之為器其義亦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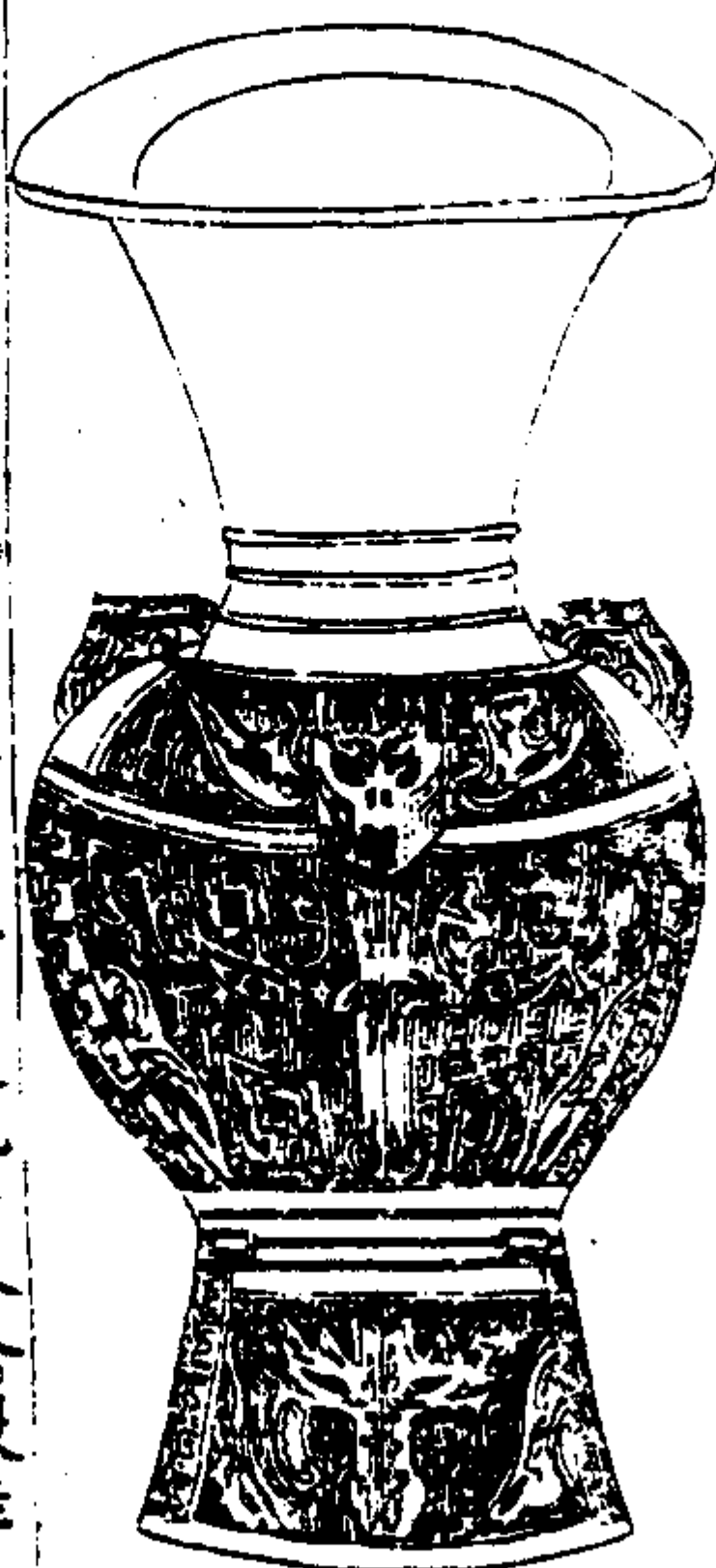
皃尊

博古圖右高七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首尾積長一尺九分容一升九合重三斤九兩有流有鋬鬭蓋無銘按周官六尊有犧有象皆取其形似而鳧不與焉則知鳧尊者古人用於宴飲之間非宗廟祭祀之器蓋鳧習水而聰以況則閑於禮者也故詩人以鳧鷖

歌太平言君子之有禮酒所以為禮而飲酒者雖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閑於禮而不繼以淫者固亦鮮矣此鳧尊之象寓意甚深豈為燕飲之戒云

瓠尊

博古圖右高六寸三分深六寸口徑一寸腹徑二寸二分容六合重一斤上有兩耳無銘是器以口高流置之則可立若尊形焉然旁設兩耳所以安提挈亦可挈之以行也且飾以雲雷之文復以示其戒焉其在上古匏爵而酌水所以尚質後世則之於是乎有瓠尊焉此其遺法耳

夔龍尊

博古圖右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一分容一斗七合重一十一斤有半無銘是器比諸尊為最小者而足與腹及頸間皆作夔龍狀間以雷文於兩旁又飾以連珠周之腹足對峙有方缺不識為何用他器皆無此蓋莫可考也

饕餮大尊

博古圖右高二尺三寸深一尺八寸一分口徑一尺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三寸九分足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七斗四升有半重四十七斤無銘純緣

皆素腹足飾以饕餮間之雷紋考古大尊以陶瓦成形猶登之用瓦也登變製以銅而見於世者時有焉尊或如之今是尊特大而其質則銅固宜為大尊矣以名其體而不言所飾之物蓋若壺尊著尊之類異于名之擬象者矣

饕餮壺尊

博古圖右高九寸深七寸四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三合重六斤十有二兩無銘尊作壺形蓋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是

器必下尊也其腹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其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三獸饕餮尊

博古圖右高九寸八分深七寸七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一分容二斗二升重十有五斤無銘其形如觚而小異腹上有冀作饕餮狀周身悉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鏽土花漬粥銅色蒼翠如琴瑟紋樸華好觀其製作之妙非周莫能至也

饕餮尊

博古圖右高八寸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七寸容七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純緣與足皆無文飾特三面狀以饕餮且若鼎若彝若觶若執若觥之類莫不有饕餮之形蓋所以示其戒貪至於尊亦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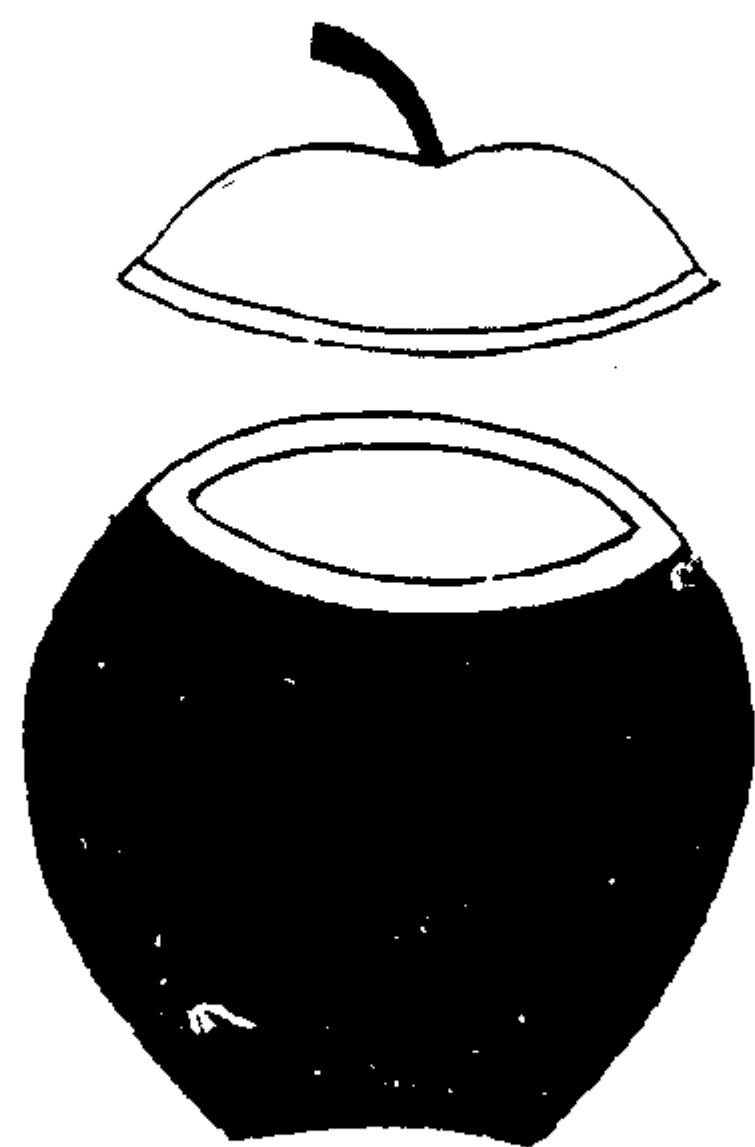
中中朝事後中尊

惟十又有六年年十月既生雨
乙未白伯太師錫伯
伯克僕山夫伯克敢數揚天右
王伯友之用作朕穆考後中
尊中中用比異者孝享樂鐘
中中國子孫永寶用

博古圖右傳於岐山高一尺有六寸深一尺有三寸口徑五寸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有七字　按周禮籩人掌朝事之籩醢人掌朝事之豆司尊彝祼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烝嘗饋食祠禴追朝皆不饋食止有籩豆之薦故謂之朝薦詩云籩豆有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籩加籩籩故知不饋食也既祼然後迎尸尸入乃薦朝事之籩豆而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大尊先儒謂獻讀爲犧音爲莎云飾以翡翠不知何所據大尊爲先尊即先大也今觀此尊環頸飾以山腹文若龍蛇相蟠糾謂之山尊則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先大皆未可考竊意獻尊不以爲飾名尊則斯尊也或是其物中中者二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者

圓乳方文尊

博古圖右所從是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形制與扉彝虎彝相似而無耳蓋尊屬也

匏尊 農書

匏樽匏瓠也間以盛酒故曰匏樽周禮注云取甘匏割去柢爲尊而酌之王昭禹謂門出入所在瓠中虛象門祭之去其害門者又豈人禜門用瓠齋注云春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春讀齋爲粢瓠爲瓠蠡也粢盛也鄭玄謂齋讀爲齎取甘匏割去柢以齎爲尊也東坡云舉匏樽以相屬今田家用此皆其遺制賦云谷大嵬兮孕寶引蔓葉兮高懸懽中虛兮表圓實取離兮象乾繫生成兮永固匪雕琢兮自然惟繫之兮不食爰割之兮用全離窪尊兮作古與鳩夷兮比肩並若吹龡登烝柱木呈瑞兮無菜色家稱樂歲走赤腳兮提攜酤村醪兮遠致瀉瓦盆之真率醻觥捧承于若器既爾汝兮相屬逆長幼兮同醉復乃倚扣仰答遠歌里謠忘一己之所之邁千載之寂寥初若空澤引田舍之觴又似柴桑倒茅簷之軼無思慮兮適劉伶之動止浮江兮遊莊周之逍遙浩浩乎無懷大庭兮去此適幾又奚曾等山罍於欹器兮倚犧象於蘇樵

灌尊

玉海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　疏明堂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名

伯戊尊

後山談叢春秋許安世家有伯戊鐏如今獨鉸鍾也

常滿尊

玉海禮天官酒正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疏鄭子春云三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注謂三貳再貳一

武者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
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疏司尊彝云皆有
罍諸臣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者益之故常滿以漢法況之
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房俎無空藝文類聚宋何偃常滿尊銘曰貞明麗
象昊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
賦受不踰其量危驚之詩豈伊異況

銅尊

玉海章紀建初七年冬
十月癸丑幸槐里岐山
得銅器形似酒尊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斯器曷
為來哉宋書志二十三年在通表夕以為百官飲酒御覽蔡邕論銘曰漢獲齊
侯寶尊于槐里 東觀記章帝時美陽得銅酒尊形色青黃有古文 西
征記戴延之晉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斛正旦大會龍從
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長安志十六國春秋曰苻堅建元十七年春正
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庭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石正旦大
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尊中南史劉悛傳齊武帝即位悛拜司州刺
史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山銅罍尊銅鐘各二口獻之唐書
開元九年三月汝州奏魯山縣之元山有白鵲見於許昌縣之唐祠
掘地得古銅樽上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請付史官從之

陶

尊

玉海晉禮志魏氏元宅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
曰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玄酒張伯雨句曲外史集粵昔大
知舜有作陶河濱虞氏尚其質後世絕其醇我亦舜之徒對之猶素臣木
槃仰承足伏水酌及脣守此三代寶既為吾廬貧高嚴圖桂陶器色之青
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
蓋面為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碗碟杯甌湯瓷皆竊放定器制度故略而
不圖以酒器異於他器特著之

白獸尊

玉海禮志江左正旦元會設白獸尊於庭
尊蓋上施白獸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
飲酒崇禮白獸尊乃杜舉之遺式也而白獸傳蓋後代所為示忌憚也文
苑英華唐李君房白獸尊賦以言念有事酌而飲為韻酒以養德則盛
於樽樽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辰穆穆嚴宸濟濟臣鄰
玄化凝以垂衣儻詞進於遺綵則從繩之義斯正於水之言自必是以白
獸在司尊彝樂酒還地空象夫髮鬑而下收極從生以揚精欲聞于哮吼
信顧尾而不噬雖編髯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粹容有光尊則雲飛而山
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耽耽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
既藥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于斟酌獸之為尊用捨有時獸之

猶人猛毅在茲懼威則君之設諫夫忘諫則臣之節治而酌之伊何懼器
所禀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直固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
厭厭夜飲彼美酥然太階之前與諫敗而齊致允挨滿而
能全斯期歲闕用以推賢將同衢樽之道中注焉而酌焉

白虎尊

即白獸尊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白虎尊於殿庭尊蓋上施白虎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崇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
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
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
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
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也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既畢獻斯
揚觶謂之杜舉白虎尊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為虎宜為後代所加欲令言
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太平御覽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
劉充元會日彭城計佐虞與發白虎尊尊之而群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玄不
禁免玄令史玉海齊建元二年有發白虎尊者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
發白虎尊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梁元會亦設
此尊 晉白虎尊銘趙中甫拙藁孝武皇帝嗣興晉室受車魏正聿求祖
訓當其元正之吉作大朝會設白虎尊於庭中以詔群臣曰有能為朕獻
直言者飲之嗚呼是尊之舉正有合先王思治之義君子居正之理是以
劉毅裴楷之徒直言無諱當時可謂極其盛而史遺其傳焉予於是據其
實而銘之曰 晉之孝武嗣業中興萬物更始咸寫遺承體元思治肇造
經綸政與交修朝夕惟兢開大朝會在此元正爰命群辟小大祗寅迺設
虎尊通置諸庭其狀伊何呻誰獻彰其獻伊何蔡藿之名用致直士用酬
忠臣其飲伊何能沃君心其沃伊何君過能繩天子居正虛厥中襟文武
在列讜論畢陳漢觴上壽朝儀具升億萬斯年頌此詩銘薛季宣浪語集
臣讀儀禮觀周天子朝覲之制尊罍彝斝各有常物張筵設席各有常處
至於儀物之用彝器之飾未始不致意焉後王之典禮適世變泉儀三百
未必皆先王之舊往昔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志始元會儀皇帝御
太極殿殿東有尊飾尊蓋以白虎群臣欲忠進直者酌尊酒以飲之本志
所謂白獸尊也聞之陶唐秪朝旌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晉

纘禹之蹟好是正直比德虞唐講禮昭文有光撫泰不銘斯義揭示方來
則何以昭晉德之隆重無窮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拜稽首而爲之銘
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上四方其風廣
聽遐納惟厥中於皇我晉纘承天極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
此獸尊誰其發之正辭讜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倍足參身不
踐其青不茹其生周南召南王功爾成於穆文王武皇似之厥德騶虞惟
今有之匪麟之迹獨之何慙豈無嘉獸執施矛抵建尊象歸仁焉之美酌
而會之體其固害惟昔商周禮陳儀象亦如斯尊共惟世仰彼昭之設尭
銘進善代鼓鞞鞸舜鬪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納無方豈
無杜舉揚觶平公婁徹齋樽斯其靡同咸尊之定寔度孔明孰有不饕盈
啓升千正言之入人臣有銀雷虺之威曾何敢千匪臣斯直君有其仁虛
以受之受誡以伸逆于汝心心稽于道啓沃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
通曰否八情孔勝弗開乃靡虎尊之設匪以爲文以發樂光以來吉君我
列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洪造盤州集哥孝武皇帝泉三世
之遺烈爰革魏正肇建王業正月之吉大朝會乃能端本謹始思有以來
忠諫而與治道遂設白虎尊于庭文武百辟有能獻直言者則於尊飲之

誠得君子居正之義而合先王思治之意矣政當斯時有若劉毅裴楷之
徒率皆仇然獻替無有忌諱傳曰國之將興必賞諫臣晉武尊之其英風
佳躅宜有銘詩而史迹其傳敢爲之銘曰　攝提革太歲十紀史始哲王履
端體元思治於皇晉武八先啓祚契刻當塗基荒典午經綸肇造政具交
修朝園夕惟僅其瑕尤濟濟春朝駿奔群辟挺紫紆青編星拱極皇矜宸
慮謹始端本勵節導言使之思奮迺設厥尊迺斟厥酒其形伊何坤雄摯
獸其獸伊何參蓬之守迺飲孫直迺奇厥功其沃伊何塔非迪聰天子居
正虛襟來諫卒歲圖終德朔不藏文武在列霈然改容褒一獻百節胡不
忠有愆必繩有過必除無古之柑無言之捜漢觴上壽第講朝儀杜
舉存名徒戒前非懿範佳躅自我作古於萬斯年銘詩可觀

白龍尊

玉海鄴中記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尊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陽燧尊

藝文類聚晉孫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俟茲靈器器爲人益以含有丈以新
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與衆寄詠御以樸鉄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
注受滿則側吐寓適會來見其瑞與之無若施而
有節玄惠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齋上哲

白玉尊

太平御覽京張

駿後中得白玉尊容三升玉海宋志陳
思王大魏萬豐年大置酒廣庭列玉尊

金錯鏤古尊

玉海梁劉之遴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一鏤銅鴟夷榼二其二金銀錯鏤古
尊二枚銘曰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三梁灌斗四梁盤一斗

壽尊

玉海禮志元正冬至朝賀設壽尊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上公
詣酒尊所北面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受爵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
置御座前上公北面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承制稱敬舉公等之觴通典
千秋節受朝賀於樓上御座之東置壽尊又於樓前之東南置壽尊皆有
盖冪尚食酌酒以授殿中監上千萬歲壽

醴尊

玉海禮志皇帝加元服尚食實醴尊於東序外惟內坫在尊北

鶴尊

玉海朝野僉載唐韓王元嘉有銅鶴尊背
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神龜壽尊

玉海淳化元年十月高麗王治獻神龜壽尊

寶玉尊

羅耆年錄史徽宗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形制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
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爲灌尊實周人之重寶昭禮宮圜丘祭
天之器仿古畫用吉玉然後知古之祀不特止於玉几玉爵玉豆也

鏤雲龍大尊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壬寅造大尊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而金外鏤爲雲龍高一丈七寸

石汙尊

元一統志寧波府東南三十里新嶺絕頂中有天然石汙樽泉出甚冽杯飲止滿一人之飲行者汲飲而未嘗竭
又內鄉縣舊治西五里淅水石上有窪樽有曲水流觴之跡相傳云昔縣
人當春和游衍其上故遺山樂府有曰昨日半山亭下醉窪尊今日留題
扶船直到浙江西冰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世上紅塵爭白日山中太古
熙熙外人初到固應迷桃花三百里渾似武陵溪其景如此宋張舜民畫
墁集浙川窊尊銘　天開地成爲淅媧井可盈可傾捂已醉醒志乎照乎
尚瑾爾形中州集王庭筠爲內鄉浙江張淨休賦窪尊詩云　岩花度我
酒酒面照幽妍風如惜花影不育生微漣空山悄無人花枝自留連懷人
成獨醉日暮山蒼然元一統志窪樽在烏程縣峴山舊志云唐開元中李
適之爲湖州別駕前峴山有石窮圓可貯五斗酒適之每見事之餘攜其
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時一醉後適之爲相士民呼爲李相石樽天寶
中判史顏真卿及門生弟姪多携壺榼樽以造作李相石樽宴集聯句紀
云因積溜淶石嵌爲樽形公注酒其中結字環飲之處詩云李公登飲處

因石爲窪樽與州人事歲年改覗山今古存劉令日恭蕪掩前跡皆解餘
舊痕其餘叔子尚遺德山公此廻軒依然雖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款道士
夫為蘋藻贊哲事依依離別言行家崤嶔橫道周邊遠連山根之情餘訊
峻林野眾芳攢蘭蓀上欣德暉映巖足勝賞延高原概理遠水明匹練田
情見異門不修自陪游追盛美綮德欣討論所以器有成形用功資造化
元去時元流霞方泔淡別鶴遠翩翩別又禮義規循運賞新與麗初瞰酒漂
醉後接羅倒歸思蝸綺喧揚途之遲廻向遺跡離別盡傷悲上今覺事古
興屬送人歸思縈我無懷賛久退澍軆遠空舉棱在江八座歆甃躡高名
播乾坤史中丞松深引閑步蔦猗供偷撊崖村花氣酒中發雲華衣上色
得君森沉列胡樹牢落望郊園座上寧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之初酒
狌麞間翠幄蕭款來朱轓御史開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得意水萍邅漪
中嶼竹逸山下村顏日景落金溪暗煙凝半嶺發顏酒去日往如復換年
凉代溫顏博登臨寄風騷義激舊府思李子李處攉松春集遊覗山觀顏
曹公窪樽呈銑父　人物如公亦偉哉窪樽寂寞覗山隈似聞耆舊交風
出不見挐舟弄月廻往事祗應君可紀編期孰謂我能開留詩吏約荷花
語莫惜障泥走馬來衡州府志新城縣石鼓山巖上有窪樽上有碑石剝

落不可考張舜民畫墁集窊尊銘　御之爲州跨大溪上臨水皆奇石水
清而石怪有如動物者植物者用物者象物者可狀類者不可狀類者莫
皆水之力能攻堅累日而致然者是亦天成者爾一旦得窊尊於納泉下
又得於城之東南隅因醉而銘曰酌之不竭注之不盈右如吾醉水如吾
醒嗜容乎其敘書孰耦吾形與池紀勝道州府在城報恩寺之西有窊樽
唐元次山集道州城東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窊石可以爲
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　片石何狀如獸之蹲其背嵌窊可以爲
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歠之
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拔拭寒暑琢磨風雨潤
色此器大樸尤宜真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又窊樽詩　峴峴小山石
數峯戴窊亭窊石堪爲樽狀類不可名廻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
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卧還自醒
醉在樽畔始爲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
青異木幾千株枝條冒簷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醲醪戶牖
皆罌瓿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歐陽公集唐元結窪樽銘大歷二年右
窪樽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

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
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米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元一枕忘武
昌府石門山有窊樽土俗編云窊樽在閒佩宅基中有巽石中凹如杯樽
狀杯樽在郎亭山下郎山西孔石有窊因修以藏酒孟仕源愛之命爲杯
樽別窊自是一物也舊經云郎亭山下石有窊顛者元結修以藏酒因名
宋縣令朱莞大書刻窊樽二字劉攽彭城集鄧聖求往爲武昌令刻石元
次山窪尊及蘇子瞻謫官黃州遊武昌見前刻後詞在翰林因有詩示余
余爲次韻和之　側江小星音酒語出秫絲迸藂花栽溪風響透響令古
嶺雪未盡原寒梅往遊武昌值生塊白雲漫漫紫崖鬼孫家舊事頗可見
樊山杳靄臨釣臺赤壁樓舡不餘燼蜀卑豹尾空塵埃埋名腐骨伎誰子
正見丘墟黃土堆三分割據亦徒話令人尚爲蓋拚畫謝公伏令首佳句
游衍相與期江際次山孟宰縱有作窪尊取飲摩蒼苔兩公雖才又超拔
明珠照人眸臉開騰龍始知爪牙壯擊鷹無復毛羽攜腰金佩魚見官様
不似遷客談髹賫朝廷一入不得出丘壑何事煩公來南人歌聲易慷慨
公詩感激成歡哀壽昌來錢文子窊奇絕句　招邀風月須拔吏管領江
山屬漫郎吏葉危亭依巨石顧從二子老滄浪　處州府志石窪尊唐開元

中縉雲縣令李陽冰爲之有篆書銘曰樂歡自絕曰再方飲曰樂飲卒曰
登不再有鼽到于尊上在吏隱山之南韓李宣浪語集送韓國器登舟至
石門規窪樽詩云　繳步石門下江山主意勤窪樽酌玄酒未飲吾已醺
泉明得聳叟萬古真同群杯湖有明賓送谷今猶薰我行到休亭西日沉
就騰陽冰著真跡祗恐生玄雲回眸望西塞渺渺波無垠泗泛樂之于行
舟言采荒韓雖南陽集窊樽六年　側坐閑行水杰自吟自滿雲根過畫
春風秋月無人共醉窊樽張鎡詩萬事醉如泥昔賢有名言閑門五十載
真須石爲樽浩然齋雅談姜堯章得窊樽銘詩云　書法瘦硬已過顏平
原文字奇古突過歐蘇前清酬自的西山月健筆快寫寒溪煙平生
萬事漫復漫憐渠名實自冰炭浩溪漫刻尊漫銘日炙雨淋文欲斷

杯鐏

壽昌縣武昌府在郎亭山下樊谿之曲土俗編云元結寓郎亭即山
西孔石窪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以藏酒縣令孟仕源愛之命爲杯
鐏谷記云窊樽安元結窊樽在道州石魚湖而爲向窊鐏在石門下此樽
在郎亭下王杯鐏也唐元次山集杯樽銘郎亭西孔有叢石
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仕源愛之命
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　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露實有

味狀如實而底似傾裁欹非曲非方不准不規孟公高質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欲何言時俗使狡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朴

洞樽

輿地紀勝在道州城下涍泉之陽有窪石為石有竅目二目命為洞樽

紫玉罇

茶陵縣志縣西南大江瀆惟州郭近地起雖得遊賞之所暇日吳郡守因按圖尋城西詛石岸地有滄浪石橫江繞流形如紫玉其平如砥可坐數客中間有竅渦形如紫玉罇隱於石面洗去沙石如舉襄為受酒數斗以酌賓係回環盤踦踞坐始歎

竹樽

宋韓駒陵陽集分寧大竹取為酒樽短頸寬大腹可容二升而漆其外戲而嘆歟 比君少日青而瘦爾來黑肥如瓠壺縮肩短頸垂兩耳無乃戲學蝸牛儒人言腹大中何有不獨容君更容酒未須常要託後車滑稽且作先生友少陵鞄樽安在哉次山石臼空飛埃前唇封客夜驚笑翅生叩門何自來老向人間不稱意但覺淵明酒多味乞取田家老瓦盆甲我年年竹根醉共判僅北湖集次竹樽韻 北湖販且病且瘦經年不問觴為壺誰令如許彭亨腹時與翹主流老儒此君風味美無有會與淵明著名酒侏儒鮑死非歸交仍挽嗜斐作寮友堂上蜀瀛渠伏扎一飲一石令壓埃此君莫遣大孤絕更須與取鴟夷來老年經丘尋壑意疾瘵羸羸珠少味惟思著句與摩

蕩尊

元王惲秋澗集蕩尊歌為木少卿弘道賦 海居兩間勢雄尊地雄火荒足怪瑜掌住就使便圖一醉春雷奮蟄地軸裂氣擁蕩本觴輪囷雲蒸露灌玉幾圓聚異不數蒼崖孫洞瑩杯飲變古法蒔屈斧斷蒼龍根一朝六鑿混沌死獸海淵猶帶風濤痕初謊神螺開首髫裂古復訝凍芋出土鴟鴞蹲神偶古非禁酒國桂醑蒼瀲灩迫春木蘭花發雪鷄鵝野飲把彼供鯨吞江妃竊弄山鬼看深夜霜禦吹燈奮炎洲北走落君手老節閱世清而敦廣平居落書載腹時泡妙理閒清樽釡璧玉斝非我事正須一日不可無此君駿奡周卣列左右碧花繡澁腥龍紋蕩之為尊尤可人寒予蕭散孤劉客黃壚久為河山隔來遊郡邑徙永久苦戀明時無寸策新豐樹色繞千宮滿馬京塵歎偪側何時為渠醉倒枕渠眠二夢婆娑竹林園劉靜修集蕩尊水秋玄末伏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具來因交趾使寶重秘書門舍蓄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癭尊

宋黃庭堅豫章集癭尊銘庭堅得之勞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實不沽晚受福於蔵絢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乞言賓客從之此尊魁磊謫詭得絢匠而成器已晚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惡駭俗汝為我銘以曉客廷堅曰竟器遺老宿瘤之迹詭植佐宣名顙齊國相士賢難執柯其則擁腫拳可不受繩墨斵為雷尊於酒為德君子提携與倡同奇子子孫孫勿替用酒 唐李翰林集詠癭木樽二首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嶽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舜賢曰鄱陽書塊木根底輪囷作奇士賞曰在子瓜石已社棟樹不額弟子鳴自舍教令以遺大云木雷見材如此其天也九土不可題何之曰歡木也毛待只如此金尊 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尊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舜賢曰莊子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劉公是先生集癭木樽詩 先民任天真吾得見其器其器云何蓋若剜木類不琢生以威不傷材以蔽不以遂見遺不以拙見棄因其無用姿使以有用意取皮自然象廓此闕然制豈無潤磨工不欲妝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其高豈無蓋不設龜蓋製其下豈無舟不著鷄鳥麗任真肆獲落肯慕金玉貴兒童誚狀朴婦女譏醜異豈若矜時薄子形容混孫世矜急以相高飾詭以自喜淳風陷衰薄古道良簡易自非欽樽氏慎勿同一醉 韓維南陽集崔環之携長詩示予且欲以癭木樽相付作詩謝之 君家癭木尊醜怪不可狀自非好事者棄置寄盆盎作詩一千言引類何其壯思高世士遺以資雅尚曰予林壑情交此頗宜當我今衰病餘卷縮就湖放寄非特用宜燕罷正相況詠遊高世石自獨識與詩再拜謝佳意君以妄僥巫俠僥丰為佛花落佽然有金子乎已是小故夢康得郁曰向曉一秋毛尪境忽秋此氣恢淒一適以燄之然不知在臺壇間已

瘤樽

宋王黃州小畜集瘤樽銘有序於木成一中故則文一斗七升以為欲判作史來以水之老樹蟠拏突如蚨虯旁生贅瘤吾兒好古爰命斤斲致之予所不雕不琢匪方匪圓貴其天然鯨呀虎蹲如臼如盆命為瘤樽溪傾山阿覆之新荷非象非犧

蟠樽

宋李方叔濟南集蟠尊銘 惟汝輪囷盧石含狩不材為把以長約自斟自酌用全吾朴卷宜永厥年執柔相之以汝為尊刳心就刑逆我汝天輪囷為累視醜為妍衆自百變登我玄廷母慕犧象青黃絢鮮郊廟之用溝中之捐豈汝在茲悉匪故然南有淵濱未知孰賢

石方樽

李方叔濟南集方溫多感許惠業絲石方尊持以貯酒作詩取之 叢山堅石如水蒼斲為大尊重且方料的胡能問無聴欸酬不解適解揚功言研材用非構迴集文章皆代柱請有毛頭不中書學及時時一中聖月厭老

子欽山村但惜田家老瓦盆已判匏瓜代杯飲願君持此比瓷尊

訶陵樽

唐皮日休集訶陵樽詩一片鼇魚殼其中生翠波買須饒紫貝用合對紅螺盡濁判狂殺敲任浩歌明朝與君後爭那玉山何陸龜蒙詩魚骼匠成樽猶殘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可酌昆崙水繞苔磯曲山當草閣門此中醒復醉何必問乾坤

藤尊

高麗圖經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經之舟中嗅屼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印郡文記之蘇老泉集藤樽詩古藤生幽谷蟠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刳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醪衷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意一日成野醉育莎可爲席白石可爲机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蘇東坡集松醪賦酌以瘿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

芙蓉尊

高麗圖經酒尊之形上有蓋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間金塗飾長頸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汝甆酒尊

金趙周臣滏水集秘色刳尊形中泓貯醽醁縮肩潛暱蜒蟠腹漲青寧巧琢精嵐古圓瑩君玉癸錄五猶羽化風雨慎緘扃

璖碧樽

海錄碎事劉楨瓜賦湧彫玉之几酌璖碧之樽

桂尊

玉海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尊桂酒賓八鄉注晉灼曰尊大尊也九中將大半冬尊九祀□以水漬桂爲大尊酒

倅尊

玉海韓詩外傳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范昭曰願君之倅尊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尊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尊孔子聞之曰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以索公賜之范將也忠願得君之尊爲壽公令左右酌尊以獻之晏子命撤去之

反坫

禮記明堂位反坫出尊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

五獻之尊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疏曰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獻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

黃彝之尊

金樓子夜光之彝黃彝之彝始乃中山之璞溪林之斡及良工琢磨則登廟廊之上矣

五㪷之鐏

宋宋祁集說河以五㪷之鐏爲五㪷之史則滿而不溢傾加之一㪷則傾覆傷敗乃主理者之常也

射中酒尊

太平御覽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霸坐不動

湖涯酒鐏

太平廣記漢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有湖皖小兒曰陳尋陳挺相與釣於湖涯見湖涯有酒鐏色正黃沃水以爲銅也涉取之滑重不能舉入淵中見如錢正黃郎共掇拾各得滿手

鬼竊酒尊

古今事通有中官宿官坡館見童子捧酒尊有三人至云崔常侍來何遲俄一人至叙離別意中官脫絳衣覆錦衾四人聯句歌曰林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起視戶扃如故餘酒及詩尊在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酒尊[illegible]本

飲福以上尊

玉海宋祥符元年九月壬戌禮儀使言皇帝飲福酒以上尊太尉而下以罍今吉廟及封禪望合尚食奉御於上尊酌酒以進以交神明之福從之十月辛亥享圜丘上飲福酒十二月丁酉內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王女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

分遺上尊

悅生隨抄呂正獻作相持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應之學士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數壺飲飲取之東萊公以爲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啓古閒雲玩上尊滋味爲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

賜酒上尊

漢書平當傳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如淳曰酒自有濃醇之異非必繫之於元史董文炳傳文炳子士選持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國帝用兵意堅無敢諫者士選獨言明辨不止帝意之起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張珪傳延祐三年七月帝憶珪生日賜上尊御衣帝紀天曆元年文宗賜燕鐵木兒上尊元許有壬至正集和閑閑承賜上尊韻百年斟滿方輿萬里遨遊盡坦途風月情懷冰雪句神仙官府帝王都御香縈馥沾書几宮醞流春到樂壺我欲大書承慶事慨無緣筆似君謨

賜金尊

宋史紹興五年正月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爲淮東西江東宣撫使壬申朝辭命內侍出金盤尊斝賜酒一行肉以尊賜之元史董俊傳子文忠爲符寶郎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杖之以懲衆文忠言宜付有司戮之既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

賜彝尊

唐書牛僧孺爲左僕射以足疾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賜彝尊說詔曰精金古器比似君子上疾去理云揚清廟器六書宮范金作上加古制

試彝尊銘

唐書崔渙傳渙爲亮

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從
之拖特擢試吳尊銘曰于清廟器拔以此題相命
獻常滿樽
舊唐書李敬玄傳敬玄弟元素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
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
文暕乃損其制度
送葬以銀尊
太平御覽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
以家財營之
行酒以金尊
唐書唐田令孜從僖宗幸蜀大勞將士不及成都黃頭軍皆竊怨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尊
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
軍容能易偏惠均士庶誠大願也
不酌大樽
孔子世家補曹哀公七年大宰
嚭問子貢曰子增夫子言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
累壤而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大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
下有大樽而子獨不
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行戴十尊
莊子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有與之吏者行道未
半而以
其尊顛
攄瓠為尊
莊子逍遙遊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而無所容則
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慮猶結綴以之所謂腰舟 之如酒樽以繩結縛可浮渡江湖有人亦謂腰舟也）
從酒守尊
田
內雜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
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
從酒也
北海尊
書林廣記孔融為北海太守時座中客常
滿尊中酒不空故當時有北海尊之號
飲不
轉尊
風俗通凡飲安者移轉酒尊令人訟諍
王衍益尊
小說家求王衍精神俊秀風姿閑雅山濤
見而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當與文游諸酒家
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搏饋食以延留之士有此狹
自樂琴尊
辛文房唐才子傳王維喪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
相望自為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丘丹裴迪崔興宗遊覽賦詩琴樽自樂
十詠有酒尊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歲通中文集其著酒中十詠以繼東皋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樽
雪堂義尊
蘇東坡仇池筆記昔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重九設尊

宋莊季裕雞肋編成都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至重九又於
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
亦聞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
公私富貴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
詩文
文苑英華孟匡朝金樽含霜賦　夫何卜晝之不暇以清夜之
方大垂玉漏之未窮賴金樽兮有酒霜入室兮夜何長樽含霜
而醴澈霜覆醲而金光通足助乎至性亦何傷乎酒德夫如是樽既可賞霜
亦可觀味賀蘭桂影參梢欸疊華彩於銀罌散餘光於玉盤況東堂清燕
北斗斟壬在公設宴聚寶相歡心飲冰兮猶熱酒飛霜兮豈寒斯蓋為上
台之式百辟少宰之設九流明命克選俾士余謀五權立而群才入鏡三
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新於麴蘖異攀桂之海留每賞崇乎夜隙故樽列
而霜浮于時星歲道盡出有寒泣引颸風為俳佪玉兔杯上霧起鑪前香
覆對樽影而霜含況霜姿而粉傳非兕觥其酥緊乎自樂會心攀拒鼓然
抱素於是執簡為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沖而不盈尤露寢之甚羸刻神
鍾之遠籌宣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玉海崔朝尊銘曰惟歲之元朝
賀奉尊金壘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蔡邕尊銘曰酒以成
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淫盈而不沖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勉厥
心唐韋應物詩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遙見青山始一醒欲
著接離還復昏李建勳詩踏青樽前　期君速行樂不要旋還家永日雖
無雨東風自落花詩毫拈酒淡歌袖向人斜薄暮忘歸路垂楊噪亂鴉
樽前　官為將相復何求世路多端早合休漸老更知春可惜正歡惟怕
客難留雨催草色還依舊晴放花枝始自由莫厭百壺相勸倒正教無事
結歡愁樽前　尊前唱徹竹枝歌去年去年來柰若何風雨一簾
春事晚關河萬里客愁多星星鬢髮羞明鏡冉冉光陰嘆擲梭翻憶少年
強健日酒酣把劍舞婆娑宋洪适盤洲集答小隱對月尊　遣我樊
魚集　華尚疑信馬誤隨車縣聲自是不如肉酒薄須知大勝茶翠袖明
朝肯倚竹蘭燈昨夜報開花飲闌同步層臺月古堞危亭見綺霞王十朋
梅溪集呂舲頻開尊再用前韻　人生常患如意稀利名擾擾何足齊　誰
能如我惠連集有園有酒無能詩種林丙壽郎斟斟持君小童挽扇當風
軒酒酣人相呼遠有嘉魚鑄手持錢買山翠梧集畝竹居文樓一首　郡
前對時玉清圓純勝當年碧筒蓮領擬向佳春楚楚開樽留帶雨消消　昔
遺溪上晉六逸今入飲中唐八仙一樹青奴凉更好醉來乘月伴高眠郡

子擊壤集安樂窩中酒一樽　安樂窩中酒一樽，非唯養氣又頤真。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緼。醲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鳳凰樓下逍遙客，郟鄏城中自在人。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閒看月精神。這般事業權衡別，振古英雄一本作豪恐未聞。　謝寧寺丞惠希夷罇　仙掌峯巒峭不收，希夷去後遂無儔。能斟時事高低手，善酌人情深淺頭。從頭盡慮不成心，尚在憂讎無怠淺，積流吾未不必多言語，盡是清閒第一著。徐仲衡詩　謝浩然以詩尋送詩來　香積萍浮雨帶煙，逍遙門近帝城邊。生期共草長門賦，度曲誰調錦瑟絃。醉裏湖山非我有，詩中圖畫君便明。鎮弁遣芳樽王璘諸賓客，諸嗟老翁，也也時事之年歡度場集。鄉曲諸名勝，不鄙老朽，移尊見過。風誼甚古，語笑甚歡。蠅營昌黎人日城南詩，頗少見謝意。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朝夕。頃與同社閒正坐兩訝東南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愁茅屋陋，不足置賓從。此會豈偶然，歲月日特共。四祭義可取，三士老堪送。況有賁泉陽，初不感奇蔚湯。吻久已喚樂飲，宜一縱笑。挾更溫克，容與非倥傯。承言戢辱意，拜嘉款不重。

滕仲禮東菴集張閏甫惠文樽　此君携酒過幽窗，夢覺鶴迷碧玉雙。便約故人文字飲，共聽風雨滿秋江。郭昂野齋詩集樽前戲作　日引吟情入醉鄉，主人爲出紫雲娘。新聲不隔銀屏暖，猶恨曾留綺被香。一段翠雲分翡翠，兩彎眉黛鎖瀟湘。誰那八尺纏頭錦，收拾春風入洞房。　篤齋沙暖谷風流，野鶴無情得自由。濁酒一盃心已了，白雲高卧海天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五　九眞

尊

帝王追尊

杜佑通典天子追尊考妣 上尊號附 周。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武王追尊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皇侃曰大王王季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纘之，文王懷保。王業之興，成乎王也。王迹所起，尊其號所以追之，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大王王季以下，考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孔穎達曰：中揆周典，既人自來王武王而王，周人追之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又聞之，伯之紀太王，而殷人獨以何也。子思曰：文王之興也，周人之所追王也。起乎太王，文王曰，交分仍立而之於。從業興而追之，大王是追王太王王季何也。予思曰：伙人改太王乎而長夫者何，問者曰：秋人何欲，有是曰，秋土地，太王與之上，無而秋人不出，太王人問者曰。秋人何欲，得我衆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土地，與之。曾是曰：君不爲社稷，言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書者曰：君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遍梁山止于岐下。豳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漢書，元武紀，是武十九年，未正月，更宗廟于是尊孝宣皇帝曰中宗。漢高祖追尊妣曰昭靈后　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恩期撥亂，啓魏大業，然備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著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合德；書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大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群品，可謂資始，其德之號，莫過於大王。詔曰：前奏以朔卑，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不宜但依故爵，兼朝卑也。禮有尊親之義，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大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大王。今迎神主，宜殊王號，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大王，於是漢帝追謚爲大王，又受禪追尊大王爲太皇皇帝，考武王爲武皇帝，尊王太后爲皇太后。明帝太

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為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為王是時
周天子以為王號追尊即同於朝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為號今追號
皇曾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為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為上
皇自是後以諸侯為帝者皆尊其父為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號高皇載
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驃騎奉印綬即鄴廟以大
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先昌王業
而詩書之義追尊稷高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高皇之父處
士君積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
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后稷為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
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
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攀思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
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為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
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
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據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
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
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
於昆弟也故為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
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
沐雨勤勞天下為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集此議處士君明神不
安此禮今諸博士以禮斷之其議可從詔從之　晉武帝受禪後太始元
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
王妃張氏為宣穆皇后尊大妃王氏為皇太后　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
為孝皇帝皇妣為穆皇后策曰維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
上皇考尊號曰孝皇帝仰惟聖靈遐邈阻遠昔有周丕崇祚典昌季其在
魏晉亦中情禮所以事追永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令準稱謂既
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務率土在心遂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
曰維年月朔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
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尊美姜嬀齊列任姒訓務中閫化流自邇膺歷
遂之期饗茲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仰慕聖善之愛俯增罔極之思
齊高帝受禪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右考齊文惠皇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上追尊為文帝廟號世宗　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文皇帝妣曰獻
皇后　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妣董氏曰安皇后　後魏道武帝

稱尊號後追尊遠祖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謚號
焉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考為獻武皇
帝兄為文襄皇帝母為皇太后　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王追尊考曰
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
德皇帝北史周本紀高祖建德元年四月庚寅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隋書本紀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
妣呂氏為元明皇后唐書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追謚高祖為宣簡公曾祖
為懿王祖為景皇帝父為元皇帝天寶二載三月追尊咎繇為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仍各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至寶應中禮儀使杜
鴻漸請停四時獻享資治通鑑唐高宗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
公為宣皇帝妣張氏為宣莊皇后懿王為光皇帝妣賈氏為光懿皇后太武
皇帝為神堯皇帝太穆皇后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為太宗文武聖皇帝
文德皇后為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
為令南唐書南唐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忘徐氏恩下其議
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建王恪後建唐
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為
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孝安皇帝廟號睿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
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遼史后妃傳聖宗后蕭氏統和十九
年冊為齊天皇后開泰四年崩追尊仁德皇后玄祖后蕭氏興宗二十一
年追尊簡獻皇后德祖后蕭氏興宗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肅祖
后蕭氏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懿祖后蕭氏天祚乾統三年追尊莊
敬皇后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二月始聽政追尊皇考為皇帝尊母
為皇太后宣宗紀貞祐元年閏月辛未詔追尊皇妣為皇太后元史成宗
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成宗即皇帝位追尊皇考曰皇帝
天子崇所生母杜佑通典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為皇太
妃徐邈與先冕書諮其書答各稱子不得爵命母號妃是太子神號必也上
名尊可以稱母之道皇與尊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閫稱后妃之謂妃
后之名可謂大開所以憲章皇極禮業物情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
於前朝而書令所奉由之告於故根重明於后而名號異於世則可見
人之情而加皇太以明尊親一體既於天稱之事猶未盡崇高之稱此文
令之所從不倚可行也又下嫁夫人之子表稱妃既吉無此據出於後代本有
皇太之稱是可論起即算人會曰發公年便之母以子貴以此義為元嘗

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當后也所謂尊母非使
位尊號也是后正嫡衆妾春秋謂諸侯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並比三公
此君母之極號也傳夫人則也后之位也如皇太則立尊之母也其君之
謂也君太夫人至不也其故仲運與徐邈書云后者坤人之貴稱辰妻則
言后在母則加大哩天子之妃傳后爵非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
也設使上后義內貴妾必不可僞妃造人卷徐邈書云夫以子貴故雖亦
有其義故曰謂人之母則可夫人拿武夙其著言禮也但子雖夫人而貴妹
同體故致妃金重主無服以故以禾其也謂古之道臣從服唯君所服子為嫡
夫人從則有制重者故曰此君所服之君與君同重自是之直覽傳而非
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於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庶立故庶母為
夫人之上之不得以千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但責國內中其私而崇其後
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半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
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魏諸侯承祚者武子以其尊其私情與是以大妃
卑從服事備如太后唯不敢從於宗廟禮人臣百官不稱臣所以今無服
之制也范千持郗謂不處同皇后服事以尊今議曰之自篤考書傳可無
天子庶母之文立妾餘女君夫人可為通稱如五等爵皆傳公其天王之
與皇后本同二生使君如母詔之者禮而定太妃之傳更有且又空之
經故上元張皇后以下詔稱太妃也皆下日后為四妃為名不責可日上
子使者太后出妃義為其皆設今同者在事自當稱夫人理立典五二后
不得以母公夫人而称耳太元中元年又詔追尊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
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軌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
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
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蒸嘗別闕
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
義以允固皆王之高致可如軌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后也季
后大帝於成大二年九月甲子追尊皇太妃簡貴安申心
姿女三年三月乙行之事所生陳夫人為德皇太后宋文帝元嘉元年司
空錄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
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不遠嚴親莫逮臣等不議追
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爲皇太后禮官撰謚用柔安資治通鑑唐
僖宗文德元年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元史成宗紀至
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皇帝位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順帝紀至正二

年二月丁酉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貞裕徽聖皇后 諸侯宗所生母議
杜佑通典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為君得尊其母為夫人按
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
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又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
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
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
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叟為士
明起於近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命成風為小君
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玄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
故也衆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
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
故也哀姜薨于齊比其柩至傳九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去妾之也禮夫人又妾役夫比之經在九年春三月夫人進于齊子五
妾入輕重是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
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袁准正論云
臘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
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與
妾為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下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氏
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衆侯母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又嫡庶之比卒上
袁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
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爲夫人且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
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忘
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
人者無法之大亂之道也 也庶立為天子追尊本親議 漢宣帝追尊
祖衛太子父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朝未有號諡有司請曰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
祀制禮不踰閒謹行視孝昭帝所為史皇孫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
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曰戾后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有司
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
寢以時薦享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
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爲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邸稱以定

閔恭王爲稱〔傅元帝傅昭儀有寵生一男爲定陶恭王中尉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爲太子詔移楚孝王爲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爲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書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及子楚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丹言免宏爲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得尊號諸昔非〕使帝白令王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初成帝母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逆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中郎將泠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宜更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縗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恭王立後承祭祀令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擬棄丹免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帝太后爲皇太后皇后陵其後爲王莽毀發改號　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王德紀鈞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舊章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宗貴人曰敬隱后詔曰某告祠高廟使司徒宗持節大鴻臚持進崇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尊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尊位追尊祖爲孝元皇妣夏氏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母董氏爲慎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傍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詔曰休

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其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亂于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爲人後之義哉使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爲皇妣爲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謗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爲景皇妣妃爲懿后

君尊

諸子須林國無二王〔國語〕吳晉爭長未成晉使復命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天子〔僭王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考踰僭爾雅坊也〕〔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服荊而曰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爲吾〕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之文命用德伯紀故曰吳大伯〕諸侯是以敢辭〔謂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暮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天子尊無上形至佚心至愉荀子〔君子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之天子尊無与匹〕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猶爲敵〕足能行侍相者然後進口能言侍官人然後詔〔侍官今掌候古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爲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王侯得一以寧天下正老子〔言今〕昔之得一者〔一無爲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其致之〔致戒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蹶躓也言侯王當屈己以下人之高爲本將傳危也北辰以通朝爲君而國事〕群書足用事對事實　名君　黃帝垂衣裳而諸侯歲尊爲天子〔文帝紀〕光武德章而身尊〔前漢紀〕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孟子〕〔中庸〕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注詩〕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中庸〕漢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傳〕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前賈誼治安策〕倚文以萬乘之尊身決庶務〔事〕大宗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也〔崇書注言大實〕憲宗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冊者告詞〕〔六經〕奉得尊位文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易大有卦〕離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依卦〕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礼坊記〕諸十吠雖天

尊即官存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言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可上復樂為譬喻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後前矣使宜為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王尊之象。化元傳日細對表中乾反說秦滅六國。升至尊之日淺丈寄書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行貴征通本務雖厥哉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遇張千子而京賦何必徒發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宰尊萬乘以均匹夫之藏哉。重替待匠復休大益二車狀恵京翫事對書大○勞告月永宋唱思本後於體題。無二無言唇青景高無命泰貴賦偶。事辰入七位登成也位寔無欣執據可与於泉於日七林林以瑞下令待於天也魏魏而屯也富貴無欣宗高其踰貴則無欣分為有暮備聯豆陛高以如堂。光視氏至象為礎也無得踰為祖能與也。日表臨下。天威動令南天取一也之贊。魏然極萬乘之尊然人之舍。而天圖其尺如堂之高。而堂為陛高賦隅陳其無上言備毛於定延踰以雖累。求詳陳於賓猶聲律會元體題疏魏美無假貴無上賦偶堂陛級。乃主勞至堯斤香亀之成推備待

位尊

諸儒鳴道集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為易之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諸太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諭。可以見太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為常不用而寓諸虛。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為皇極也。尊莫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乎。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使困於等級耳。懷來觀易簡之若此。則起歆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備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跌於其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有等差易斯變矣。皆慕高美之道也。於是易者變而為難。簡者變而為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道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粗。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年至於埋沒不明之道。由然非貴中之志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為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群動。茲所以獨尊焉。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之精。中蘊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滅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位非善學也。

元始天尊

茅山志上清道祖大洞至尊元始天王上皇天帝紫霞虛皇天尊。元始天王乃玉清元始天中之尊。黃廷經云上清紫霞虛皇尊玉暐桂云虛皇者大道之所理。即大道之域也。羅三清道之祖也。元天生神章稱大洞尊神是也。　聖師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玉晨大道君居協晨靈觀蔭層之臺。治蕊珠日闕館七映紫房。左帶神虎。右珮金真。龍冠鳳裙。羽褐錦帔。侍衛天真玉童玉女各三萬人。所謂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萬道之主。有傳紀名八素上經。又曰太上隱書金真玉光鬱落七元八景飛經黃庭經所稱太上玉晨大道君。正太上之尊也。　聖師紫宸太微天帝大道君。太微天帝為三十六天帝之主。治太微紫宸玉闕之內。授以金闕帝君日中五帝字曰日冕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玄炎飈象。凡十六字。此是採服飛根之道。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聖師金闕帝宸後聖玄元上道君。玄元上道君地皇之胄。居瓊臺之殿。侍女從官三萬人。上升上清。中游太極。下治十天。乘三素飛輿。陰察聯絕洞臺諸天河海嶽。小有解駕龜山。以拔試衆仙。隨才授職。五年一下游。一年一朝上清。有傳紀名靈書紫文。一曰五老寶經。令三天判紀是也。　聖師上清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王明青華小童大道君。青童大君一號青盖紫童。二號斗中真人。治東海大方諸宮東華山丹闕黃房之內。乘碧霞流景雲輿。帶飛青華羽龍。青翠翔龍帔。從乘林千真。受消于三元真一經。受大虛赤真人消魔經。以晉代降魏夫人家。嘗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與茅司命同至句曲推校學者。有傳紀名玉保洞觀經。一曰雲林上玄品。　聖師金闕上宰西極西城總真大君。姓王諱遠字方平。益州西城山即西極總真之府。領仙官五千人治其所。茅司命之師也。嘗降蔡經家會麻姑。漢安元年壬午從老君降鶴鳴山。受天師張道陵經符千卷。降陽洛山。受清虛真人清虛上經三十三卷。晉代復降陽洛。受道於魏夫人。及受揚許三真經清藏以二日同茅司命游盱華陽推校學

真男女當為真人者戒都括蒼崑崙皆為總真仙府王君總司太平下教
二十四真人是為三洞衆主聖師小有天王太素清虛道君

上清註籙聖師七傳真系之譜

元始虛皇天尊
- 太微天帝大道君 — 上宰總真道君
- 太上玉宸大道君 — 上相青童道君
- 後聖玄元大道君 — 小有清虛道君

唐白居易長慶集畫元始天尊讚并序 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強以立名至哉無上尊得以是為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遇八音之日也皇帝敎弘玄訓業奉真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者其儀不遠隨相而主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故命設繪素展儀形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增仰感在天之聖神通玄應於希夷業靈祐於肸蠁詞臣承命既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欲往從之窅無緣命工設色五彩宣忽如真相現於前聖應聖兮玄又玄薦百福兮垂萬年

來和天尊

事林廣記來和天尊有楊纁者未仕時夢至一官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纁曰汝能從吾遊乎纁唯唯遂引纁至一宮殿深邃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纁方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世人姓名于上纁視之見己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指王示纁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為汝主宜善事之纁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為襄王府記室纁歸語其子曰吾覲襄王儀表真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為皇太子纁登大寶即宋真宗云張師正括異志刑部尚書楊公纁為員外郎時嘗夢人引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辟務之姿若冰玉焉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異諭其事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纁本傳

保生天尊

台州府志天慶觀宋祥符二年詔東京建昭應宮且加九天司命尊號曰保生天尊宋夏文莊公集奉和御製九天司命降臨 緝熙綿寓肅邊疆恭祉紛綸類阜昌真馭吉期通夢寐嚴宸精意累禋場青煙滿上盈中禁碧華霄分下彼蒼照地燁光衆[illegible]繞獨八音氣雜蕭[illegible]峒山順拜鴻儀表大古靈源衆命揚戴何全姿唯晬穆[illegible]贈雲衢更[illegible]皇賜晚霞徵動脈按唳信月斜明玉璵有升為巻旗嚴蓋衛綵車旋軫向仙鄉眷祺渙汗均流慶眷唱昭理紀隆祥萬國頌聲皆載路巍巍譽德邁成康

唐張九齡曲江集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為公卒哭日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奄逮命不逮當代所悲况作嬪于公鞠之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布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是缺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寫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表瀾其神光彼昭厥誠允述其德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瑞帝之符幽魂有憑必著昇仙之籙此固崔氏至願也有足悲者不其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哭胡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已猗歟我君蔚為人傑命屈金鉉神傳王訣遊魂太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白居易長慶集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無以示儀形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念一禮而福隨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為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追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憑志誠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為讚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臨畫為精誠發為圖畫如從大羅應念而下 又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為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勤勞謙以謂無疆之休雖肇自於元聖莫大之慶思廣被於羣生爰命國工俾陳繪事真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通於一德景福旁濟於萬靈保命伏光自茲無極詞臣承詔恭為讚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浩無倪兮杳無極中有聖兮無上尊惟玄德兮可升聞圖相好兮仰高真誠上感兮福下臻俾百祥兮與萬壽配勝日兮而長新 文苑英華唐梁肅大羅天尊畫像讚并序 維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集無宣字孝皇帝以大功于大難以大孝纘大業步康復集作反復下武繼文王丕崇崇千古同德亦既猒代去而上仙衣冠留于喬岳曜魄歸于太極惟夏四月十有八日實遺弓之辰皇上追聖集作睿祖之烈光申孝孫之永慕載揚至集作大道之願用弘上清之橋爰詔國工以是日畫大羅天尊像一軀混成真精揮俾神化已表六樓霞露九皇飛于道主之德相既明至哉聖人之孝思可見小臣肅拜手集作百受詔為之讚云集作曰 至陽之原無窮之門大羅之居象帝之先考文明武德有赫孝宣道光乾元人畏軒轅異睿宗嗣武統天式圖尊容追孝前文肅拜稽首臣敢颺言惟

此功德載煥載玄既祐聖神亦福無邊亦祐我后壽考萬年播芳大全趙承之賀玉屋山天尊降表盛德感通真靈降格金簡玉札自古莫窺威馬雲車乃今親覩中賀竊以先朝祕殿肇祖帝之躬臨近藏南郊赫然星之至慮蓋已和同而無間固宜陟降而弗違非聖孰能賓天先事恭惟皇帝陛下力行慈寶深體道根事帝極其爾祇震于神物保民達乎仁愛播爲頌聲方當定鼎之陪郊載繹封鑾之盛典仍即仙山之勝復膺延馭之游維申錫於休祥可揆知於天意至久參從豪遠守州符阻陪來賀之班第鑿無疆之祝

石天尊 太平廣記巫山神女祠傍岸有石天尊詳他

鐵天尊 輿地紀勝潼川鐵天尊在飛烏縣廣福觀天寶中節度使章仇兼瓊鑄靈應甚著

古木像天尊 太平廣記黃觀福者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淨恧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光兆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爲然隨往者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像天尊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詳女仙傳黃觀福

玉石天尊 安祿山事迹天長節安祿山進玉石天尊一鋪請於湯所安置玄宗命置於池內暖殿

木紋如天尊 茅亭客話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真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令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芝類天尊 太平廣記唐天寶中臨川李嘉所居柱上生芝類天尊

神尊 元真子碧虛爲元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郭之帝曰祇畧紫微之帝曰神畧碧空之帝曰靈萁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神尊曰朕有天祇畢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而問之祇畢曰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紫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霧被雲霞列仙天宮赦顧帝之上而居焉

泰元尊 海錄碎事泰元尊天神也番禺故

師嚴道尊 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師嚴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羲皇道尊 唐陸龜蒙笠澤叢書居賦遇境道迷就魚鳥之性樂閒慓散從凡羲皇之道尊

天王至尊 東漢書孔融傳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

文動至尊 北史董紹傳孝武廟周文與百官推

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冲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主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未奏周文曰對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

無功之尊 史記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配天之尊 唐柳宗元集禮部賀冊尊號表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

紫極之尊 任子淵乾元節開啓疏七寶千重永護玉毫之相衆星北拱長伏紫極之尊

齒爵之尊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謁葉寺丞啓仕以爲貧已久肖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齒爵之尊

一統之尊 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慶八十表明堂受貢萬方一統之尊神策保祥八秩同大春之首稽諸前古曾未多聞

仰之彌尊 元王惲秋澗集中丞王公詩文汪汪黃陂挹之不渾嵩嵩高山仰之彌尊

五福之尊 元王惲秋澗集賈公世德碑有遐福大集公身八秩之壽五福之尊

德薄位尊 易繫辭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天下達尊 孟子公孫丑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卑踰尊 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

年同以尊 左傳昭元年楚子干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

德尊 說書路鑑先生曰武王以太公爲尚父而憲宗亦稱郭子儀爲尚父桓公以管仲爲仲父而夏侯纂亦以秦泌爲仲父是皆尊之也何如亦曰德而已矣

以卑易尊 戰國策蘇子曰欲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

周道尊尊 史記梁孝王世家太后謂帝曰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召諸大臣曰太后言何謂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故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斯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注云[illegible]

始皇并六國又大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立又一尊也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禁之便。**吉事尚**

尊 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尚尊者以親者爲主理紀曰以順之情義至乎也 **道存則尊**

抱朴子嘉遁篇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 **犬儔無歡尊** 南齊書王亮爲晉陵守時晉陵令沈嘖之好犯

亮父名亮不堪逆拾代之嘖之快快曰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歡尊傍犬爲犬儔無歡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乙吉亦亮

不覆下床跣足嘖之大笑去 **萬國尊** 唐韋應物詩維鄗定鼎地勢遠萬國尊河岳出雲雨上主約乾坤 **將相**

重則君尊 唐李衛公集論朝廷事體狀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 **學成行尊** 唐韓昌黎集太學生何蕃傳蕃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

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 **身沒名尊** 唐皇甫湜持正集傷獨孤賦聞古人所孜孜乎貴身沒而名尊顏冉不登下壽

苟門百里而愈尊 **日休四尊** 唐皮日休集鹿門隱書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自尊其

己我擒不得而娛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曰四尊 **一時推尊** 宋蘇東坡集題陳吏部詩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恭

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余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可法**

可尊 宋張九齡代賀傳御答學術貫通於古今名節追於賢哲棄不茹而剛不吐事可法而德可尊 **北極齊**

尊 宋王珪華陽集杜極齋尊諸天蓬瓊流景光而配日崇厚德以儀坤顏真卿詩尚書北斗尊 **崇廟稱尊**

宋韓魏公安陽集并州新脩廟學記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着能興學以佚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謂達其本者也 **道義日**

尊 元王惲秋澗集追謚鄗運梁公制惟儒者德之聞有參和能臣之擊經綸事往道義日尊 **恪尊** 北史吐谷渾傳其主

夸呂立號其妻爲恪尊又周書號爲恪尊 **邑尊** 宋洪适盤洲集宗人惠質婺源張氏之婿也治邑清介一無所私其刑獄貽書郡恭

主以邑尊稱之其里誇如此戲成絶句。自書爲門婿于今是邑尊秋毫無擬儻情話與誰論。 **不動尊** 頌古聯珠慈明因僧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 高峯妙曰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鮮鷺鶿飛入蘆花裏 **惟我獨**

尊 佛祖統紀三教出興篇云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佛從母夫人右脇而出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兩**

足尊 法華經云無上兩足尊顧況第一淸如來福足慧足故名兩足尊 **金龍尊** 光明經云過去有王名金龍尊

常以讚嘆讚嘆 **各自稱尊** 佛祖統紀宋孝宗幸上竺大士殿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

相恭敬上忻然致拜立見於書 **聖道獨尊** 輔教編必孝篇云夫聖人之道大綦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

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亦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 **人尊** 實積經加持於彼眾道師

能了知親近於諸友人尊悉照見 **世尊** 翻譯名義梵語路迦那他華言世尊天上人間所共尊故此佛十種通號之一也拜佛

大覺世尊 仁王經疏云覺中道理名爲大覺天人所重名曰世尊 **大孝釋迦尊**

孟蘭盆經疏云稽首三界主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評盆書 **道德至尊** 須真天子經道德至尊及

大神足以法寶施示人覺衆生 **貴極至尊** 金光明玄義今明帝是惡具三義謂帝慧王也帝則貴極至尊至重

慧則神謀聖策王則萬國朝宗備此三義稱帝慧王 **不信三尊**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信相白佛有衆生身體頑痺

眉須墮落擧身洪爛爲棲鹿宿人跡永絶玷污親族人不喜見名爲癩病何罪所致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

聖傷害師長常無慙愧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姫所尊不避親疎無有羞恥故獲斯罪 **妙湛總持不動**

尊 楞嚴經妙湛總持不動尊註云讚佛三身也妙湛法身總持報身不動應身如月現千江無來去相天上人間至尊無上故名 **世**

尊住世 折衷志辛卯年至正十一年世尊示生至是二千三百八十年示滅二千三百一年大教東被一千三百八十五年

世尊默然 曾慥類說范寗 緣章八日請佛有衆僧熙盛欲作論有小沙彌曰世尊默然然則爲可許衆從其議

尊氏 千家姓 南音 宛丘元和姓纂古尊盧氏之後

鷷 洪武正韻祖昆切西方雉名也爾雅西方曰鷷郭璞注說西方雉之名孫愐唐韻將倫切丁度集韻蹤倫切或作䳶司馬光類篇又從倫切徂尊切郭守正紫雲韻祖昆切揚桓六書統精母䳶作句切从鳥尊聲鷷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蹲昌君切雉名亦借尊作鷷非本西方曰鷷俗字 樊音見从音 篆[篆]說文見杜从古[篆]六書統 韻會定正字切精母精精斐鷷 書[篆]集篆古文韻海[篆]統 隸書鷷六書統 草書[草]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縛 祖昆切許慎說文縛蕞貉中女子無絝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縛衣狀如襜褕从糸尊聲子昆切宋重修廣韻祖昆切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布衣名也揚桓六書統精母縛見本縛伏趙謙聲音文字通昌昆切急就章釋衣蔽膝布母縛注布母縛狀如襜褕 方音見上聲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縛六書統

嶟 祖昆切顧野王玉篇子昆切山長也宋重修廣韻將倫切山貌又祖昆切丁度集韻蹤倫切山銳高貌異域韻補叶音從倫切山貌揚雄甘泉賦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嶽北極之嶟嶟揚桓六書統精母嶟亦作嶭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嶟六書統

嶟嶟 漢𡸣又嶽北極之嶟嶟晉灼曰嶟嶟貌嶽也師古曰言高臺至北極其狀竦峭嶟嶟然也嶟千司反又音遵

鐏 祖昆切丁度集韻戈戟底揚桓六書統精母鐏又祖本徂悶二切說文鐏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鐏六書統

鐏氏 氏族略見秦要

踆 祖昆切丁度集韻蹲也莊子踆於窾水揚桓六書統精母踆余見韻清母 篆書[篆]六書統

澊 祖昆切丁度集韻水王也司馬光類篇又將先切水名也又才先切又徂悶切又才可切揚桓六書統澊亦作澊 篆書[篆]六書統 隸書澊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六　九真

遵 洪武正韻蹤倫切循也率也行也習也鄉射禮大夫席遵東謂之遵許慎說文遵从辵尊聲將倫切爾雅遵循也邢昺疏釋曰遵者循也女賓云遵夜女賓遵羊乘郭璞注書小而長也柔也今心中之乃卜夫五子曰書曰肯千夫顧野王玉篇遵子倫切遵古文徐鍇通釋蹤民反丁度集韻古作遵司馬光類篇蹤倫切吳棫韻補叶音祖全切李尤陽德殿賦曰若夫審諸古作遵於赫聖漢抗德以遵馴洞六書故循道而行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蹤與遵同與或从辵从舉隸眉遵音大遵謁蔡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字潊傳義古作遵趙謙聲音文字通晶君切作遵非韻會定正宇切精遵精精要遵

篆書 遵集韻 遵郭昭卿字指 遵汗簡 遵 遵並義雲章 遵澤碧落文 遵 遵並王存義切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遵徐鉉篆韻 遵並高翘齋學書韻總

隸書 遵華山廟碑 遵允母碑並洪遵漢隸分韻 遵靈臺碑 遵華嶽碑 遵視睦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遵智永 遵虞世南

行書 遵 遵並王羲之 遵米芾

草書 遵智永 遵 遵並張錦溪 遵鮮于樞 遵趙子昂

比之陳遵 晉史擇壓劉興傳東海王越既總錄以興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後病卒

僧名釋行遵 高僧傳福州閩王之仲子同光末為僧後於閩中寓光國禪院李氏子遊齋出門謂李曰今定有大自東南至

手北是夕米然道遵 高僧傳姓張吳興人風貌殊操衆士稱之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為法華經居支硎之福地興元中終 又云字宗達吳興張氏二十受具戒學昆尼參左溪習止觀乃廣為法華買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衆高行二七人常侍法華尚書劉晏等相與表奏賜名法華後於靈岩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身在光明中以問荊溪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也興元七月晦無疾

吉終洪遵 高僧傳姓時氏相州人神辯如泉聲相連鼓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人衆使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鵲數十頭當輿上旋繞數帀久之而逝及至東城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如車輪又雨花安地光曜如雪積基五尺獲衆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花繞塔又婦人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衆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梵書人不識其他祥瑞不可殫述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善興春秋七十有九

曇遵 高僧傳姓程氏河北人聿踰一紀大乘頂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後少覺有疾使坐誦經維摩勝鬘奄乃命終卒於鄴下

僎 洪武正韻蹤倫切鄉飲酒禮輔主人者或作遵為其降席而遵法也又既義二韻宋重修廣韻將倫切又音撰戴侗六書故祖倫切主人之介曰僎通作遵記曰介爵僎爵皆居右康成曰僎作遵鄉人為鄉大夫來觀禮者鄉飲酒禮曰遵者降席康成曰謂此鄉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今文作僎○或作全○記人曰介僎象陰易也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又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陸氏曰士衄切○說文曰具也 按撰具當作撰祗當从遵音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縱倫切郭守正紫雲韻又編韻內乃語大夫僎字 楊桓六書統精母僎从人巽聲說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通作遵鄉射禮大夫席尊東謂之遵又編綠二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晶君切雙音見管韻韻會定正宇切精遵精精要僎

篆書 僎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僎六書統

草書 僎鮮于樞草書集韻

介僎 禮記鄉飲酒介僎象陰易也設介僎以象日月注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出於西介所在也僎主人東南夏始自西北冬始僎東北春始介西南秋始 求據章熊朋來集介輔賓遵輔主人遵者遵法以相禮當從儀禮作遵禮記以遵作僎亦音遵

跧 洪武正韻蹤倫切廣韻蹴也又荊先二韻 陸法言廣韻將倫切蹙也又阻圓切司馬光類篇罕也又阻頑切伏也又逡緣切屈伏也又從緣切行曲又莊緣切一曰卑也蹵也 楊桓六書統精母跧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字潊傳義祖昆切

篆書 跧六書統

隸書 跧六書統

恮 蹤倫切。丁度集韻謹也。司馬光類篇又逡緣切。又從緣切。又莊眷切。楊桓六書統精母恮文。此緣切。說文恮。隸書恮。篆 恮 六書統

[illegible] 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狡兔。楊桓六書統精母[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隸書。篆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𩏂 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羽獵韋袴。五音類聚𩏂子詢切。字潾傳義將倫切。

鐉 蹤倫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僎身也。

○

暾 洪武正韻他昆切。日始出貌。司馬光類篇亦作𣈶，𣈶又之閏切。𣈶𣈶懇誠貌。吳棫韻補叶音他鈞切。蘇內翰衆妙堂詩：湛然無觀古真人，跌坐一醉扶桑暾。又叶音它消切。蘇黃門吳山人詩：一去吳興十五年，一丬閒田曉日暾。戴侗六書故都昆切。日初出胸物也。楊桓六書統透母暾。原从暾，隸𣈶，或从屯聲，𣈶。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暾。篆 暾 書 𣈶 竝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暾 六書統　隸書 暾　𣈶 竝六書統　草書 暾 張鉏溪　暾 鮮于樞草書集韻並

啍 洪武正韻他昆切。口氣。又重遲貌。詩大車啍啍。又音豚。又衆韻。又見上并都昆切。許慎說文：啍，口气也。从口享聲。顧野王玉篇徒孫切。𪈽同上。徐鍇通釋：他門反。丁度集韻：隸作啍。司馬光類篇：啍或从敦，作敦。又䀀侃切。說文：啍啍重聚也。敦又徒渾切。毛晃禮部韻略中明在諄韻內。戴侗六書故：口气散溥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啍古文。五音類聚：啍音啍義同。又都罪切。楊桓六書統透母啍。省文。又都畢切。詭言也。說文啍。孫𧬊或从敦。𪈽隸。啍啍為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啍，香昆切。作嗷，非。又大聲。詩大車啍啍。俗音敦，不出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啍。篆 啍 書 啍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啍 徐鉉篆韻　啍 啍 六書統　隸書 啍　啍 竝六書統　草書 啍 鮮于樞草書集韻

焞 洪武正韻他昆切。明也。說文引春秋傳：焞燿天地。左傳：天策焞焞。杜預曰：無光耀也。又灰韻。及見上。許慎說文：焞，从火享聲。顧野王玉篇：徒門切。又他雷切。焞焞，盛也。又他門切。丁度集韻：一曰灼龜炬。隸作焞。吳棫韻補：叶音他鈞切。天色也。左氏傳：上陽之占，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

焞。焞音真。旂音芹。賁道鈞切。戴侗六書故：大勢騰突也。又土雷切。詩云：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又士喪禮：卜曰：楚焞置于燋。注：鄭康成曰：所以灼龜者。○人作焞。釋行均龍龕手鑑：焞，土焞，焞全。又常倫反。明也。又徒敦反。韓道昭五音集韻：焞，古文。楊桓六書統透母焞。又通回切。明也。說文焞。隸焞。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朱倫切，作焞。俗。趙謙聲音文字通：焞，香昆切。俗音純，不出。又曰：始出貌，作暾。吶非。楚詞：暾將出兮東方。俗字。又黃色，作黈。黈非。檀弓：孺子黈。俗字。人燋契龜也。儀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謂卜者然楚木以灼龜也。方音見輝韻。契音見灰韻。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焞。篆 焞 張平子碑　焞 集韻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焞 徐鉉篆韻　焞 六書統　隸書 焞 六書統　草書 焞 鮮于樞草書集韻

楚焞 儀禮士喪禮：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注：楚，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三禮圖：聶崇義集注曰：華氏，音時。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然則焞焌契三字二名，俱是一物，皆用楚為之。楚，荊也。當灼龜之時，其華氏以荊之焞，契柱燋火之炬吹之，其契既然，乃授卜師，灼龜開兆也。明火，以陽燧於日所取之火也。

楚焞

楚焞

嘽嘽焞焞 詩采芑篇：方叔涖止，其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注：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黈 洪武正韻他昆切。黃色。又孺子黈。曾公子見檀弓。司馬光類篇：黈或从屯，作黗。又徒渾切。黈，又他官切。又他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黈，土敦切。黗，他運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黈。說見透母黈。或从屯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人名。禮記：孺子黈之喪。曾公子名。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黈。篆 黗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黈 黈 竝六書統　書

吞

洪武正韻他昆切。咽也，嚥也，并也。說文从口从天。許慎說文：吞，从口天聲。徐鍇通釋：過疾反。司馬光類篇：他根切。亦姓，漢有吞景雲。吳棫韻補：叶音他年切。王筠詩：桓桓信無敵，堂堂寧有前。九歌：良易舉，八荒安足吞。毛晃禮部韻畧：并包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子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楊桓六書統：遠母雷轟咦也。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廣雅：吞，滅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吞根切，叶音如天，不出借并力之意。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吞。

篆書 吞 王存義楊鉤 吞 澤 鍾鼎集韻 吞 碧落文 吞 古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吞 徐鉉篆韻 吞 六書統 隸書 吞 魏尊號碑 漢隸字源 吞 六書統 真書 吞 鍾繇 吞 虞世南 吞 顏真卿 吞 柳公權 草書 吞 皇象 吞 王羲之 吞 黃庭堅 吞 鮮于樞

總敘

戰國策：三晉分智氏，豫讓欲與報讎，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左右欲殺之，襄子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三國志蜀先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眾將其志。

張陵被蛇吞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順帝時，張陵客遊蜀土，歛租稅，恭謀為亂，階時被蛇吞。

狼顧 鯨吞

唐李衛公集上尊號冊文：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

二蛇相吞

太平廣記：張沅在河南幕府，十月有二蛇於草間，大吞小者。十月遭構而薨。

活剝生吞

類說：李義府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回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山川吐吞

宋蘇東坡集九成臺銘：覽觀山川之吐吞。

風濤吐吞

宋江藻浮溪集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風濤湖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

快嚼亟吞

紫陽宗音

來示為學嘗以捋稅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羮大胾、餅餌膾脯，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果然一飽哉。

涒

他昆切。許慎說文：食已而復吐之，从水君聲。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陸法言廣韻：涒灘，歲在申也。徐鍇通釋：它門反。楊桓六書統：遠母翻合見影母。統聲。本濡統切，段借涒練。趙謙聲音文字通：吞昆切，又涒灘，水流曲折貌。从水，意君聲。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涒。

篆書 涒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涒 徐鉉篆韻 涒 六書統 隸書 涒 韓勑碑 洪適漢隸分韻 涒 孔廟碑 漢隸字源

陊

他昆切。顏野王玉篇：它根切。多合說。楊桓六書統：遠母雷附也。从𨸏吞聲。原聲。隱隸篇，字濬傳義吐根切。訬 同上。

篆書 陊 陊 六書統 隸書 陊 六書統

蜳

他昆切。顏野王玉篇：他敦切。蜳蝎。丁度集韻：蟲名，似蟬而長，或省作蜳。韓道昭五音類聚：蜳蝎，蟲，味新美可食。又名蜻蛚蜳。又余佳切，蜳蟲不安定意。又柱光切。楊桓六書統：遠母獸韓並說光。

篆書 蜳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蜳 蜳 六書統

朜

他昆切。顏野王玉篇：他敦切，月光也。丁度集韻：朜朜，或省作朜。楊桓六書統：遠母獸从月敦聲。朜或从享聲。省文字。溱傳義朜 同上。

篆書 朜 朜 六書統 隸書 朜 朜 六書統

黗

他昆切。顏野王玉篇：他孫切，黃濁色也。陸法言廣韻：黃黑色。司馬光類篇：傳雅黑也。又吐袞切。說文：黃濁色也。楊桓六書統：遠母黗。又它袞切，協韻。从黑屯聲。黗 隸字濬傳義黗 同上。

篆書 黗 六書統 隸書 黗 六書統

燉

他昆切。陸法言廣韻：燉，大也。司馬光類篇：一曰燉煌郡名。又徒渾切。楊桓六書統：遠母獸原聲燉。

篆書 燉 六書統 隸書 燉 六書統

憞

他昆切。丁度集韻：憞憞，恨心不明也，或省。司馬光類篇：又徒困切。憞溷，惡亂也。鄭樵六書畧：憞悢，心不明愁。韓注。楊桓六書統：遠母獸从心敦聲。原聲 韓或省憞 隸

篆書 憞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隸書 憞 六書統

瞕 他昆切。丁度集韻：視不明。楊桓六書統：遠母瞕，从目，章聲。暾林　篆書 瞕 六書統　隸書 暾 六書統

炖 他昆切。丁度集韻：風而火盛貌。司馬光類篇：又徒渾切。又杜本切。楊桓六書統：遠母炖，原聲炖𤆍　篆書 炖 六書統　隸書 炖 六書統

[魚舌] 他昆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吞。

[艹勇] 他昆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敦切。

諄 他昆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人名。

屯 洪武正韻：徒孫切，聚也。漢律勒兵而守曰屯。本作屯，與屯字不同。屯，本株倫切，屯盟也。經史多用屯為屯聚之屯，今相仍用之。張參五經文字：徒門切。宋重修廣韻：又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丁度集韻：通作敦。吳棫韻補：叶音徒沿切。馬融廣成頌：按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郭守正紫雲韻：此兵屯字，乃易屯卦。韓道昭五音類聚：屯，出姓苑也，頓音也，義同。楊桓六書統：宜母屯。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說文本屯遵字，假借為屯聚之屯。漢禮樂志：車千乘，敦昆侖。楊雄傳：敦萬騎於中營。並讀曰屯。趙謙聲音文字通：定昆切，見照音。此轉注。用庉作屯，並非。又包束也。或用純。詩：白茅純束。本見上聲。又憂悶積中也，作忳，非是。詞：忳鬱邑。俗字。又無知貌，又屈貌，作芚，非。莊：聖人愚芚。俗字。又餌也，作飩，飥，作粍，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也。

篆書 屯 說文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屯　徐鉉篆韻 屯 六書統

真書 屯 歐陽詢

草書 屯 屯 並張錦漢　屯 鮮于樞　並草書集韻

屯兵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將兵擊定武都氐人，遣中郎將將兵屯上谷。又張安世傳：安世曾孫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又馮奉世傳：元帝時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漢馮傳寬傳：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東漢書西域傳：朝廷以班勇班超子也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通鑑綱目：漢安帝永寧元年春三月，北

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長史，詔復置都護屯兵。魏書滿寵傳：孫權遣兵數十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應天府志：吳孫皓聞張悌沒，自選羽林精甲配沈瑩、孫震屯于板橋。又晉陳敏反，使弟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昶司馬錢廣與周玘同郡人也，玘使廣殺昶。廣勒兵屯朱雀橋南。又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又蘇峻反，陶侃、溫嶠帥眾趣建康，軍于茄子浦。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又盧循寇建康，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劉裕屯石頭，恐循侵軼，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又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蕭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句容新志：宋沈慶之屯兵下蜀，故老相傳戍山是也。史傳未詳。資治通鑑：隋紀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新唐書盧坦傳：坦出為東川節度使。時吳少誠之拒詔，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又高崇文列傳：崇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唐書楊行密傳：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大順二年，孫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軍以為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辛酉，詔減緣邊軍馬，分屯內地，以寬轉輸。宋史趙立傳：立守楚州。建炎四年五月，兀朮北歸，泰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跨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又紹興七年，張俊改淮南西路安撫使，司置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曰：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元一統志：劉紹先，李心傳繫年要錄云：初，京城失守，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得獨全。范蜀公奏議：乞追還黎雅屯駐兵狀：臣伏見去年為西川奏儂智高事，宜措於

陝西差那兵馬於黎雅等州駐劄令來邊事既以寧息竊聞近日兩川物
價騰長兵士又不樂住彼深恐非便况當時只是權時差那欲乞抽還免
致別有生事李注簡公集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
州及六安軍最與偽地接境近聞王彥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
之意竊慮王彥寇容謝通單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賊
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
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慈憫察降付都督府主令未蒙施行令呂頤
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致誤事伏候勅旨貼黃臣
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於兩淮防託則力省而功倍臣所乞文臣
一員如傅崧卿難行則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
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
令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旨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子具利害大臣一員
先具西巡撫使司差兵二千八百付所差官將節制去整齊屯駐依張魏公奏
謀奏郭振屯六合事宜狀臣今月一日郭振自滁州定山一帶回所歷地
利形勢一一詳悉臣與郭振議定以二萬甲軍守六合鎮江大軍屯揚州
建康大軍屯和州池州大軍屯巢縣內和州去六合不遠須得大軍屯駐

將來視賊所向徐議向兵決可取勝江州軍分五千人屯舒州與巢縣相
為犄角其餘乞細曲折並令郭振面奏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前
日馬步司兩軍曾經宿州出戰者近三萬人今來歇泊未久無致遽令遠
出恐於人情或有未安臣愚見欲令郭振先總行在去歲未曾出之軍
步軍萬人馬軍二千騎於八月二十日以後令振統率前來先駐六合措
治家計萬一虜有餘力合兵大入採報得實即乞車駕來幸至鎮江日諸
軍次第而進僟勢百倍士氣自振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又奏屯駐盱
眙濠壽利害臣契勘虜酋亮去歲南來以十年之經營率諸國之強大盡
將為必渡大江計也而天道惡盈就殞江干今葛王雖欲追脅醜類復效
前非惟不敢其下決未肯從苐惟用兵之道不恃其不來而况中原舊兵
不啻十萬然則群下貪功窺我淮甸亦豈可謂無此心哉臣誠過慮以為
萬一有此而其深鑑去歲之失摘那精兵數萬先據兩淮形勢如通清河
渦口之運南據真滁廬壽之間則恐未易支吾臣愚以為今日之機其在
兩淮不可不預作措置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
屯駐以扼渦潁之運其他大兵節次進屯各立家計縱未能使之聾服而
我之勢力日以深立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儲蓄益兵數萬則江南基本強矣

至於屯田之計可以招來淮北之人以歲月為之先至者獲利則彼必源
源而來惟今日之事錢糧二者最為急務乞明戒朝廷申敕有司廣行朴
撥趁秋水未涸之前積於兩地庶要去處庶幾軍旅之心不致回顧自餘
臣與陳俊卿許尹子細面議必具奏稟事或有疑伏望聖慈不以臣愚不
肖令宰臣陳康伯等以書詰問當畢其說上備采覽伏乞參照貼黃臣契
勘楚州正對清河將來遣兵分守責在淮東都統隨機處置淮是當於海
口多備海船以防糧道之出伏乞參照主之所陳姑紉大縣稱淮兵家之
事變化不常異時淮東西兩地自當酌量虜人所犯輕重隨宜應援難以
預度某處必以若干人守某處必以若干人戰必欲進而攻取必欲退而
不為屬在天時入事固難執一也伏乞參照臣聞兵事以義為主我徹之
理其端無窮臣自被罪日夜思慮不敢時刻少廢今日兩淮屯兵正欲示
之以形更觀其變徐為措置若一向示弱則狂虜有輕我之心中原夫來
蘇之望雖遣間使難以得志又况陝西山東之兵方圖牽制而我無中立
之師則首尾隔遠虜人得以併盡其力專攻一處為害甚大區區愚慮未
敢為當伏乞聖慈更賜詳察又奏移屯牽制利害狀臣所議欲於十五日
以前節次施行荊襄止是移兵添屯若至秋深必有舉動目今牽制之師

豈可不圖臣剗望見兩相皆以錢糧闕乏為言臣未敢盡說底裏而臣未
衆論紛然惟國家之大計臣當以身任之冀陛下斷之宸衷俾無掣肘後
虞而錢糧之屬不敢闕誤不勝幸甚伏取聖旨四月二日上又奏進屯壽
春利害臣不避誅戮嘗具奏稟謂虜使之來其議各有不同萬有一得河
南之地即乞先據形勢以令天下如其姑為欺我之辭頤陛下與二三大
臣亟議戰守及時而定臣竊惟我之事力雖曰單弱而中原之心實勤歸
向臣愚欲因此盛夏遣大兵進屯壽春用觀其變令陝西山東之師寖寖
自立正宜從中亟進伺其心腹使夾河百姓堅戴宋之望利則深入鈍則
持守在我初無它虞臣意無它誠恐此虜乘間隙先定其內秋高馬肥以
數萬之衆來寇淮甸深溝高壘積以時月事實未易支梧亦恐歷日滋久
虜竅兵攻東西兩地之師既無牽制或難振作又况虜之臣下若振告之
徒務功貪利豈無異心其患特不在大酋也惟虜自去冬用兵不得少休
近破陳州聞復分其衆西望唐鄧東過徐海料其正兵亦疲矣若我之師
壽春彼必致慮欲東西兩騖則疑我來突於中欲備禦於中則恐東西大
軍並以深入如此則其下必有離心中原之人理須響應縱未能即成大
功規摹事勢固已立矣臣愚何足以少補聖聰姑竭所見以效朴忠伏惟

聖慈俯賜鑒察貼黃臣往嘗備陳先遣兵屯駐淮上以為耳目正謂今日
事今詳觀將帥中可屬以蘄春重任者莫如李顯忠蓋顯忠得名西北虜
實畏憚而邵宏淵郭振之徒可以佐之惟糧食急務伏乞專敕有司審為
措置陛下若更厚捐金帛付安信臣招來中原之衆事恐可圖蓋兵馬器
甲非材不辦今日之舉借令中原未靖防秋之計已自先辦伏乞聖慈更
賜詳酌貼黃乞留中又條具江上屯守事宜臣職守藩方無以自效去秋
不遠理宜過為之備少分憂顧竊謂大江措置既立則形勢隱然虜不敢
萌窺伺之志輒有本路管見條列于後萬一可采伏乞早降睿旨施行
一臣欲乞本路弓手許權宜增置五分將來或有調發即存留新人及舊
人三分之一在縣巡警其所增募錢許於係省錢內通融應副　一臣愚
見欲將本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並於建康府屯駐差本路副都總管
張玘統之專一教習水軍控禦沿江一帶契勘日前禁軍並分撥隸屬都
統司差使緣分差火頭及散在諸隊人情不相諳習未必得用今若革而
為一如其戰船使其縣土兵弓手及本州禁軍每五十人或百人各為一
船以使臣一員統之並以篙手水夫十五人或三十人人情既熟緩急必
效力用命一如蒙聖慈俞允所有太平州池州宣州南陵縣沿流去處其
州禁軍縣土軍弓手並行存留應副本處差使　一太平州池州係緊要
控扼去處欲乞差福建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分兩處屯駐仍乞差本
路副都總管賈和仲統制太平州所駐軍其池州軍容臣踏逐別具申奏
緩急緊而為宜可禦大敵其福建起發人數仍乞聖慈特降睿旨優卹犒
設使之通知今來既不差在諸軍止令守江人情庶幾安悅可以驅使
一臣今所陳如可施行其江州乞以江西路兵鄂州乞以湖南路兵鎮江
乞以兩浙兵屯駐各擇統制教習水戰仍令州郡務加存卹無使闕乏貼
黃　一臣太府所造戰船已及六隻餘數如期可辦其它諸州更乞頻降
指揮催促施行所有屯駐軍添支食錢欲自朝廷科撥支降伏乞特賜睿
旨　一今來措置既定則諸處進屯無反顧家室之憂江南一帶民情亦
安進戰退守各得其利伏乞睿照又奏淮南移屯事目臣今具淮南移屯
事目下項　一議者以為虜叛自清河大具戰艦而來韓世忠之舟師所
不能遏止臣以為造舟於北已已難備探報所傳多非其實向者世忠以
水軍直抵淮陽城下糧食器械盡革于舟而虜叛曾莫能略遣偏師追擊
邀截賊之事力可以見矣其後世忠又以戰船徑赴彭城緣水急石大過
淮陽而止比其退也莫有乘輕舸以追之者今兩三月之間豈能使集大

舟縱使有之又安敢與世忠為敵也　一大軍既出內外之論多以前出
後空前重後輕為言臣謂用兵所恃獨在士心之和協將帥之肯為器械
之犀利耳就是三者尤以人心為先士心苟離雖擁百萬之師適蔽江淮
無補于事也士心苟奮所向無敵虜叛安敢輕越而輒犯之乎故朝廷所
急者當知其卒苦視其疾病時其衣糧明其賞罰不如是雖環兵而守之
緩急無可恃也　論劉光世軍馬屯駐事　臣昨日恭奉聖訓令臣思慮
劉光世一軍合屯家小去處臣再三審度惟江州最便其一漕運通利其
二城壁堅固其三將士往上流措置去家不遠書信易通無後顧之憂異
時淮甸有警家屬各已安居大兵順流而下聲勢尤大臣區區鄙陋之見仰
冀聖裁貼黃如合聖意乞因宰執奏事宣諭止以太平被大光世一軍家
屬合行移駐伏乞詳酌司馬溫公傳家集乞留諸州屯兵劄子臣奉勑充
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
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
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
患預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
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
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
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
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屯駐邊上更不得
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張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劄子臣今月
二十九日面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番人軍
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蘄州並無人馬防
托切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枝梧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虜
人驕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嚮未易測知要當過為隄防
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為藩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
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
朝廷不過令分戍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賊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
賊騎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
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嘗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
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
行取進止清忠公李子才奏劄子論兵屯備禦臣聞兵屯貴審不貴跡備
禦貴實不貴虛連雞之棲氣勢聯絡一雞才動群雞皆應今日之兵屯當

似之或失之踈則地勢闊遠運掉艱難寧無偷度之慮千金之家備當厚當取之不竭用之不禁今日之備禦當似之或失之虛則捉襟見肘間短呈露寧免外侮之虞然則密而不踈實而不虛者正今日籌邊之良策也今日三邊之兵屯踈乎密乎以臣觀之淮海襄蜀之地首尾綿亘毋慮萬餘里大抵皆與敵接而敵之謀我為計盖甚密今年城漢中明年城海州又明年城利州城巷州城光化不動聲色而城築已成不費兵戈而糧草已具河以南曰唐鄧曰蔡潁曰陳鄆曰三汊等處又皆分布兵屯為久駐計其與我為鄰者無一處無元帥無一帥無重屯此其為計盖甚密也而我之所以禦之者視敵也反踈東西兩淮地勢闊遠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僅以一大帥當之雖籌畫有餘然恐功成事定歸位樞府後之當事任者或彼此不相應援必致坐失機會敗乃公事襄與荆蜀山川阻修艱之長不及馬腹也而僅以一大帥兼之雖運量中情然蜀道驅馳峽險隔絕今之粟成昇者或節帥不能立應必致蹉失事機噬臍悔後是兵屯之踈曾不足以當敵之密也今日之備禦實乎虛乎以臣觀之敵之僉軍為兵或號百萬或號八十萬或號四五十萬敵以馬多為國而人各數十足或十五六足總而計之或數千萬足將材圖彼所自有而諸國之驍勇中原之京襄山西之將種人皆喉召於四方耕屯彼固盡力而淮西之取禾已逞之刈參鉤利之打糧又皆取辦於我境器械彼固堅利而弓矢之整治技藝之習練射獵之馳騁又皆責成於馬上是無一日而不為備無一人而或忘戰其為備盖甚實也而我之所以為備者視彼國反虛食為國之司命自改撥饋餉兩淮之糧多誤於團田之不實自蜀土丘墟蜀口之糧多誤於屯租之轉移自增築襄樊荆湖之糧多誤於分運之不足而科降各於給與儲峙耗於水毀又不論兵為國之精神自東海城築兩淮之卒當分於海道之增屯自襄樊復歸荆湖之兵多困於極邊之分戍自蜀險盡夫正甲忠義半空於充從之罷常而驍將置之散地小校危於下僚人不論是兵食之虛曹不足以當使國之實也夫敵也密而吾以踈制之敵備實而吾以虛制之幾何不為敵人所困乎臣究觀事勢為國深思不可不圖為密實之計淮西制帥舊制也今當於維揚將有命召之時遴選威重望臣充淮西制置使置司合淝專一控制淮西一路以扼形勢險要之衝使申討軍實之餘專一保境息民為事則地勢近而易固備禦一而不散敵人之去來吾得而覈其實兵將之勤惰吾得而知其詳其於禦敵最為便利不然道里闊踈血脉不貫將有渙散無統之失荆湖制置亦舊制也

今當於蜀闕乞置制帥之時遴選威望重臣充荆湖制置使置司江陵專一控制荆襄諸道以扼形勢要害之地使運籌決勝之餘一以謹固封守為務則事權專一而不分單弱依大而不怯兵屯之多寡吾得而覈其精財計之盈縮吾得而究其源其於禦敵誠為至便不然水浮陸走救援不及將有阻隔不通之病四帥既建兵屯既張又當增淺水之備重山陽之權以張淮東守禦之形復浮光之城嚴齊安之守以壯淮西扼襄之勢增均陽之戍捷光化之巢以增襄樊鎮守之防厚巴閬之卒分綿劍之兵以道東西入侵之路使氣勢聯絡緩急相救情意翕合有無相通如犄角之鹿如常山之蛇而四帥咸賴其用彼攙布雖密豈能伺一隙以窺吾所不及之地耶乃若邊備則四帥者既分地守又當即其國中各推其虛實無使虛而不實以啓敵心將材未見則求之公言以觀其器識試之事藝以程其武勇驅之戰鬬以發其忠義使陞補不拘於貨賂材智不困於忌嫉賞功不撓於私情則將材實矣不然有才不用有功不賞將有抑鬱亡聊之嘆兵數未足則立格以招制之既足則出賞以訓練之既練則作氣以激厲之使要衝之地無地不兵屯駐之兵無兵不器戰鬬之器無器不精則軍政實矣不然兵不選練器不堅利將有以將予敵之憂儲峙未豐則趂時收糴既糴則及時饋運既運則隨時攷數使營屯之租不為軍吏所盜竊和糴之米不為糴吏所欺隱饋餉之數不為舟師所吞食則軍糧實矣不然唱籌量沙外示整暇將有伺疑虛喝之憂密攻既修實形既具人當厚募間諜刺探事宜以覘其虛實敵屯厚重則斂兵保險勿與之爭稍薄則揀選精銳以撓大勢敵屯急遽則持重閉壘以待其定緩則盡銳疾擊以乘其懈怠敵意欲留則夜遣壯士出奇捷劫去則潛兵險要以追襲其後使奇謀秘計運用不窮精卒疑兵虛張旌幟如出天入地如鬼神章而備禦咸賴其威彼蓄積雖厚安能來其虛以搗吾所不慮之處耶雖然激昂之機又在廟堂以功見知者當入參機畫以大其規以材選用者當尊隆事權以厭服積其武玩視戎令意輕朝廷則陳忠義以激其奮命充敵之心而今日之病則在因仍舊規不肯集思廣益以謀帥才也安望其任用當而公論穆耶將有勞伐則陞差職任以酬其勞兵有戰多則拔卒為將以示其勸其或翱翔規閒潰散違命則戮于社以夏啓甘誓之罰而今日之病則在賞雖行而多靳吝法雖明而多奉刑也安望其士卒服而行陣肅耶中畫郡所不當圖分表之地城築要害惟務伐侵地之謀其或遣使務和以計誤我則杜其郛以防西涼切盟之禍而今日之病又在

於絕和之意不堅決招地之心未盡銷也安望其國是定而安彊滅耶此三病者錮於其心而應於其事狃於其習而訶於其行若將安之而不知意向未明憂端之所由伏議論未定禍基之所由胚蓋有出於疏密虛實之外者吾君吾相所宜豫圖繼自今勿惜人情而昧遠圖勿怵異說而徒正論勿見小利而忘大猷勿急近效而貪遠地勿快大敵而昧先著勿志苟生而狭規撫勿滋吝心而溢賜予勿矜意見而料遠事勿務覊縻而貴財用勿循功利而長奸惡信能行此十者以代洗錮之三病此乃國家以簡禦繁之主計以內制外之良謀雖不區區焉隃制於其上而三邊之備禦皆不出吾帷幄之內又安有疎而不密虛而不實之患哉千百天威不勝戰灼主之望漢濱先生集與殿帥楊郡王書論兩淮移屯利害　某此承鈞翰之未得以款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傾企遽中兩辱海示益認眷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折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既不可回且令來長蘆又令負琦與宋棠來爪步想此經畫非鈞意之得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而軍無定處旋營寨柵揚州所患兵少勢孤今復負琦宋棠遠去和州見憂虜人窺伺今復移却張守忠郡王重臣宿將諳練兵機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之學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數輕動張守忠既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涂圖之負宋若尚未動令往揚州如何國事至重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忠告尚書裁處餘冀保重前膺冊拜又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某前日嘗獲承教慰甚遂復睽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候萬福爪步却衣前議深以為憂憾只為張馬帥既來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帥之動既已非策若更以負琦宋棠來爪步恐又增一夫勁敵迫近而大軍數移可為寒心負宋不已真州上意也不令在真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令却令往爪步緩急之際聲勢不相接奈何某來訪於人皆以負宋往揚州為得果淮東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爪步去揚州更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守忠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甚可憂侍郎深宜婉轉令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負未動且令往揚州如何大抵規摹須要素定先自擾擾則為賊所窺非計之得也侍郎其審處之吳泳鶴林集併屯　吳之備長江也據守險要不過數四紀陟曾用此說以代司馬昭之謀漢之屯夷陵也列柵連營動七百里魏文帝嘗詔群臣以策昭烈之必敗蓋好合惡離者兵勢之常而包山川險阻為軍者兵法之所忌也蜀口之屯亦可言矣八萬之師雖統之以四大將之屯四大

將之屯嘗分之於數千里之地以數十里之邊壤分一二萬之卒振治不嘗散碁之布於壟而欲周滿畫路亦難乎其為守矣蓋嘗目覽山川身歷險阻得一老兵而問之直以為今日之勢不當置戍太繁設備太簡一舍之地戍守近數十區卷石之山列柵凡五六所猶之可也在寨之外其所分撥之兵多不上一二三百人少不過四五十人夫四五十人者以戰守則不足以斥堠則有餘有餘者不及裁不足者不能併多其部以分其力少其數以弱其心如或虜人擁數萬之騎倍道疾馳而吾所屯之兵如連雞之棲卒未能以必合則幾何其不為虜之所易也虜自入中國之未嘗犯吾鏡風矣嘗犯吾仙人矣又嘗犯吾武休矣彼之所以越國長驅如涉無人之境而不顧者亦以吾備守之多而兵卒之寡也向使祖谿之敗黃牛之嶼復有人焉以重兵扼於兩關之間則虜必不敢深入縱使金平之勝不得諸將相與并兵合力於平土則賊亦未必却定嘗因是論川蜀之形勝固不可不厚三關之屯而三關之門戶又不可不設一重之衛衣必托裹而後可以禦寒風戶必重扃而後可以待暴客今一軍屯西和而西和以上更分一大屯於摩雲一大屯於崖石則三方之勢牢一軍屯成州而成州以上更撥一大屯於白環漱池則仙人之守固一軍屯鳳州而鳳州以上更分一大屯於興趙隔茅則武休之備密徑理石邑以障武階謹固上津以保安康所屯之處必須全將全軍所援之師不妨首尾應其他小關狹隘不過置卓望以伺其動曲經支涂仍復明間探以察其情如此則靜必守其所固動必成其所欲安邊保勝之策莫強於此蘇州府志表說反許浦屯即事詩　皇家百萬兵一一供行闕時恩勞卓士有詔消良月鴻鑾肅天仗君王自親閱旌旗照鞶鼓鎧甲雅冰雪金繒厚君賜再拜嵩呼聲天子曰嘻哉長江殆天設雲屯皆壯士掌有中外別迪命臣說反興攜均行列許之間車旅利害與優劣臣聞疇昔論舟師利適涉出入如風馳進退如電掣鄉來經始意規置有餘烈更張一何事事亦隨廢缺橫舟卧平沙鎧甲半折裂囊衛纔十五水卒無巢傑祇令衆弊見柴不一語訣往往憂國者無路伸咏舌小臣何蕭似銜命紆草野願陳一得慮竹頭而木屑方略許圖上稽首思罄竭君王赦其愚臣敢畢其說元劉仁本亦玄集上虞屯兵詩　海上晴霞映錦袍虞川皆戍出餘姚沙頭水鳥來相狎天際雲帆不受招山色空濛常帶雨江聲嗚咽半吞潮東山會有人高卧豈獨風流在晋

[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七 九眞

屯

屯田

文獻通考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遣之屯[illegible]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 東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光武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 夏李通破公孫於西域還屯田順陽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 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三十七部侯霸復開置東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土惟上且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遂奏帝乃復三郡[illegible]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鄧訓擊服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田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傳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獻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illegible]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

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毎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百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稲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歳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乗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毎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毎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荆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跡召信臣所作鉗盧堨六門堨之屬在鄧縣南陽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衆庶頼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陽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二郡南大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名廩大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艱險皆已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于東陽之石鼈亦在今之盱眙郡界公私利之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計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帝覧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頗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人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稲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役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使宜遣之

開元一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

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粮方春時屯官巡行田作不勤者懲督之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

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於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賦備諸城官田約以各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糴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粮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顧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

上廣肥而民不知耕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太宗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於順安寨西引易河築隄為屯田既而河朔頻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復請因積潦處蓄積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真宗咸平五年致直千畜請增廣方田疏治溝塍為胡馬之閡詔邊臣經度之順安軍威虜軍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凡平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召募役兵自京師傳送衛指鈐以補十闕　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今於古原州建鎮戎軍以備賊請遣於軍城四面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襄州襄陽縣有屯田三百餘頃知州耿望請置營田務是歲種稻三百餘頃五年以其煩擾罷之　唐州楮陽廢亦有營田務歲種七十餘頃後以其所收薄且擾人罷之賦貧民　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觀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戎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二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兼原武單鎮洛湯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凡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枯寒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為州廂軍　五年知延州趙卨乞根括閑田及募弓箭手詔如其請行　七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　元豐二年以所收不及額罷之　九年詔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權點廂軍佃之官置牛具農器人給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頭為優劣以行賞罰　六月謝民思言逃走弓箭手并營田地土昨多方設法召人請佃今來認租課已許從近於本城寨送納持與蠲免丈移折變從之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一蕃弓箭手地百頃為屯田從之　元豐元年詔經制熙河財用司括閑地期半歲使民得自言　五年

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及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寨堡見缺農作廂軍乞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又給裝錢二千從之　八年樞密院上河東經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種木瓜原地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賜約束詔諭呂惠卿毋蹈前失　元祐元年永興軍民庶進狀言興平縣有地二百四十餘頃久輸二稅熙寧五年本縣抑令退為牧地詔提刑司審定以奏如他州縣吏有以稅地改牧地者亦具以聞提刑司乞與免納租錢給種如故　大觀二年陝西轉運副使孫琦言西寧湟廓三州良田沃野並給蕃部略無賦稅今進築之初宜召諸首領與蕃長開諭令量立租課責期限並委蕃長使之催諭詔童貫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舉涇原弓箭手司奏乞紫漢蕃田土其已開熟地仍許著業外若非朝命所給而州軍帥司一時私自撥予武川原堡坡地土令仍荒閑者並以給招闕額人馬惟不堪耕種者方許撥充牧地庶可究極地利增廣人兵從之　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荊南府解潛奏措置荊南歸峽荊門公安五州營田其後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　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有逃戶歸業者收單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斗犒賞依鋤田客戶則例餘並入官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浸眾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吏不別置官吏當時廷紳因規奏請相與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厥今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無肥瘠不同難以槩論當聽人戶量力取射其有闕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秩一犁凡授田五人為一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為殿最下諸鎮推之　又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　又詔湖北浙西江西屯營田從從科配並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

數十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
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力可以資中興
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
為一莊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賓王舉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
張浚岳飛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 江淮營田置司建康
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 七年監中嶽李寀言營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
强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兼領於是
詔帥臣兼領營田内見帶營田使名者即仍舊 詔奬諭川陜宣撫吴玠
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約收二十五萬石補助軍粮以
省餽餉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營田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數内取
三年最多數内取一年酌中為額縣官奉行有方無詞訴抑勒處分三等
定賞罰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
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
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税猶在或遠數百里追奪以
來或名雙丁役其强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
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切謂自去
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
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
於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
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飢餓者俾而他之殊
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有可永之規與
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
以處我率皆繈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
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之 史
志樞密院所轄左衛屯田右衛屯田中衛屯田前衛屯田後衛屯田武衛
屯田 左翼屯田萬户府 右翼屯田萬户府 中翊侍衛屯田 左
右欽察衛屯田 左衛率府屯田 宗仁衛屯田 宣忠扈衛屯田 大
農司所轄永平屯田總管府 營田提舉司 宣徽院所轄淮東淮西屯田
打捕總管府 豐閏署 寶坻屯 腹裏所轄軍民屯田大同等處屯儲總
管府屯田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 嶺州行省屯田遼陽等處行
中書省所轄屯田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 浦峪屯田萬户府
金復州萬户府屯田 肇州蒙古屯田萬户府河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

南陽府民屯 洪澤萬户府屯田 芍陂屯田萬户所 陜西屯田總管
府 陜西等處萬户府屯田 貴赤延安總管府屯田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
所轄軍民屯田 寧夏等處新附軍萬户府屯田 管軍萬户府屯田 寧
夏營田司屯田 寧夏路放良官屯田 亦 屯田 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所轄屯田 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户府屯田 汀漳屯田 高麗國立屯 四
川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二十九處 雲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一十二處 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屯田三處 開封府志本府所屬計一百四十二屯
祥符縣安吉衛四屯 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二屯 大梁衛一十八屯
堅城衛一十六屯 祥符衛三屯 通許縣安吉衛四屯 寧國衛三屯
堅城衛二屯 杞縣安吉衛一屯 宣武衛三屯 興化衛四屯 寧國
衛一屯 陳留縣安吉衛六屯 宣武衛六屯 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一
屯 祥符衛三屯 堅城四屯 大梁衛一屯 封丘縣堅城衛二屯 陳州
衛 計五十六屯 洪陵村一屯 北鄭莊一屯 西鄭莊二屯 白塔村一
屯 西城村一屯 雙塚一屯 平信鄉一屯 南鄭莊二屯 古城村
二屯 柳牌村五屯 五祥村二屯 永安村一屯 黄堆村四屯 司
交村七屯 九里溝一屯 紅龍溝二屯 明化鄉二屯 馬村二屯
滎河西三屯 方城店一屯 栗園村一屯 劉村一屯 荆柯村三屯
孟家莊一屯 龍岡村一屯 高橋村三屯 黄連村一屯 岡頭村
一屯 八丈村二屯 名河村一屯 汝寧府志汝寧府所屬計六十七屯
汝陽縣徐家莊屯 黄里保屯 黄家店屯 貫家莊屯 劉家莊屯
馬家莊屯 謝唐店屯 苧麻店屯 楊家店屯 趙家店屯 永豐屯
興莊屯 石羊保屯 蕨家莊屯 羅古橋屯 右曾莊屯 西達保屯
屯 窪灣屯 緑臺屯 寨頭屯 右廣積屯 七里保屯 趙莊屯
桃陂屯 羅莊屯 臻口屯 啟宅屯 官莊屯 三橋屯 萬勝屯
吳莊屯 崇興屯 慶豐屯 永安屯 後廣積屯 永積屯 積餘
屯 義水屯 新安屯 確山縣劉家莊屯 李家莊屯 葛家莊屯 溝
頭屯 左韓莊屯 陂頭屯 石橋屯 路家莊屯 桃莊店屯 遠達
莊屯 新莊屯 右韓莊屯 後曾莊屯 三溝屯 棗林莊屯 夏家
莊屯 窪莊屯 曾塘堰屯 崇林莊屯 梁塘堰屯 趙家莊屯 柳
莊屯 上蔡縣郜店屯 半坡店屯 陳家莊屯 周家莊屯 河南府志本
府所屬軍屯計三十五所 洛陽縣李家保五屯 杜村保三屯 康家莊
保一屯 谷水禾二屯 谷水保二屯 偏橋保一屯 水南保一屯

碑樓保一屯　偃師縣韓莊保二屯　宜陽縣高橋保二屯　嵩縣王者保五屯
新店保二屯　鳴皐保一屯　陝州雙槐樹一屯　鵝鴨池一屯　新店
一屯　槐林村一　西故驛村屯　黃村一屯　西渠村一屯　南陽府
志本府守禦南陽衛左右前後千戶等所計二十五屯　南陽縣守禦左右
千戶所十五屯　臥龍岡屯　蚊子港屯　北牛羊寨屯　附郭屯　岔
河屯　南牛羊寨屯　石羊屯　北雷屯　北石磨鼓屯　盈益鄉屯
七里屯　南石磨鼓屯　濯兒河屯　鎮莊屯　雞頭湖屯　鄧州守禦前
千戶所二屯　七里河屯　陶莊屯　唐縣守禦後千戶所八屯　車兒港屯
東趙莊屯　東三家河屯　清水河屯　徐家園屯　張青寨屯　竹
根潭屯　西三家河屯　彰德共七　彰德衛設立屯一十六所　安陽縣郭村
等社計立一十三屯　滋英屯　陳青屯　王成屯　毛通屯　倪尊屯
劉興屯　胡成屯　陳平屯　李德屯　王成屯　吳義屯　王忠屯
詹祥屯　林縣白佛等社設立二屯　茉園屯　柳灘屯　隨州譚陂屯
句陂屯　李陂屯　實陂屯　新修隨州圖經　在應山縣南其屯所官在
德安府城中　北京志　倚郭并所屬各州縣洪武四年設置官給牛具子種
各衛分撥軍士開墾荒田以為足食安邊經久之計　云兒平縣志　軍屯一

十一所　彭城衛屯四　孝義鄉二　永安鄉二　永清左衛屯五　玉河鄉
二　京西鄉三　大興左衛屯二　永清縣志　軍屯一十一所　燕山右衛
六屯　南關社一屯　北孟社二屯　中义口社一屯　焦岱社二屯　別
彭城衛四屯　別古莊社二屯　橫亭社二屯　大興右衛一屯　魏村
古莊社　固安縣志　民屯　媯川州歸附民屯　柳泉屯　彭村屯　密雲
屯　黃岱屯　沙岱屯　貫家莊屯　中公由屯　香河縣志　軍屯
衛中所屯　在營莊社　永清右衛屯　在河北村　西辛莊屯　馬村屯
官莊屯　唐楊屯　東徐屯　丁村屯　馬慶屯　軍屯　燕山護衛屯
四　孟姜社　王園社　南房上社　曲溝社　燕山前衛屯六　趙宗
莊社一　良渠社　濟州衛屯七　西辛莊社　曲溝社二　貫家莊社
一　外和社二　彭村社一　永清右衛屯上　牛蝎社　良渠社　永
清左衛屯一　南趙社　順義縣志　軍屯二十六　密雲衛八　城子社一
北米社二　牛欄山社二　旬子社三　永清右衛七　塔河社一　榮
家莊社二　旬子社一　沙峪社一　營頭社二　通州衛二　榮家莊
社一　定順堡社一　大興左衛二　旬子社一　汪路社一　濟陽衛一
定順堡社　燕山右衛六　坊市社一　北采社二　胡家莊社一

塔河社一　旬子社一　大興縣志　軍屯二十八　燕山左衛屯九　漆保
恭社一　施仁關二　墳莊二　赤村社一　盧家岱社二　棗林莊社一
大興右衛屯九　魏村社三　大師莊社三　七里鋪社一　華家莊
社二　燕山右衛屯四　齊化關二　大黃莊社一　崇仁關一　清潤
社四　彭城衛屯二　李賢社二　良賢縣志　軍民一十七　永清左衛一
十　魯村社四　高舍社三　北趙社二　長舍社一　濟州衛二　坊
市社一　公村社一　燕山護衛三　公村社二　高舍社一　燕山左
衛二　丁修社二　昌平縣志　軍屯一十九　大興左衛一十二　白浮社
一　蘭溝社一　清河社五　清龍社一　豐善社二　孟村社一　堂
樂社一　濟陽衛三　坊市社一　白浮社二　永清右衛四　蘭溝社
二　豐善社二　東安縣志　軍屯四十七　燕山左衛八　在史家務社
燕山右衛四　在邵家莊社　永清右衛二　在史家務社　大興右衛
一　在第十社　彭城衛五　北昌社　史家務社一　濟陽衛二十七
北昌社八　王家莊社二　岱頭社一十七　密雲縣志　軍屯　密雲衛
遠西莊　牟豐曹家寨　省莊　太師莊　燕樂　安家莊　廟城　孝
德涿州志　軍屯　永清左衛屯　在徐里社　渠落社　西郭社　南丁

社　房山縣志　軍屯　濟州衛軍屯一　在王佐南社　通州志　軍屯　通州
衛二十九　東劉社二　北尹社二　裴村社一　北善四　招理社六
王村社二　阜民社二　南尹社三　西城社一　延慶社一　莒渠社
一　富豪社一　董胡社一　扶仁社一　燕山右衛四　裴村社二
安德社二　永清右衛五　西陽社五　三河縣志　軍屯一十二　通州衛
屯一十　劉戩莊社七　如口社二　軍下社一　密雲衛屯二　汪會
社　得勝社　武清縣志　軍屯一十六　燕山衛屯九　在落岱社六　北
汪社三　濟陽衛屯三　在北汪社　大興衛屯二　在北汪社　彭城
衛二　在韓村社一　北汪社一　薊州志　軍屯七　大興右衛屯四　在
火岱社二　清善社二　燕山右衛屯二　在青善社　濟陽衛屯一
在義高社　薊州志　軍屯一十四　薊州衛屯一十三　新莊社三　白巖
社三　盤山社二　澄灣社一　三家社二　林河社二　通州衛屯一
在棗梓社　遵化縣志　軍屯　薊州衛屯　溫泉社三　渤海社二　均
子社一　坊市社二　順德府志　軍屯　見邢臺縣　洪武五年設置本衛　差官
分撥軍人於荒閑田土置立屯所　開墾布種　官收子粒以贍軍士　真定縣
志　軍屯　真定衛一十八處　樂令社十二　邵同社三　北牛社三

萬城縣志屯四　大馮村一　梁村一　小馮村一　奉化村一定州志屯八　王呂社三　張村社三　西張社二　保定府新城縣志韓村屯在城東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保濟州衛軍人屯種已上三屯俱於荒閑地土置立開墾布種官收子粒以贍軍士　高家店屯在城西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保清左衛軍人屯種　封上屯在城東南三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保濟州衛軍人屯種永平府志軍屯見倚郭縣并各州縣洪武五年設置官給牛具子種永平衛分撥軍士開墾荒田以為足食安邊經久之計昌黎縣志安峯社屯　蔚家莊社屯　石門社屯　劉平保社屯盧龍縣志永平衛軍屯　桃山社屯　北赤峯社屯撫寧縣志宣程北社屯灤州志橫山營社屯　遷州軍屯遷臺部志遷山縣遵化屯　石山屯澄萬縣　水南屯　水北屯　曾家屯　保義屯　檳榔屯臨高縣　定南屯　田牌屯　新安屯　定安縣潭攬屯　前代無額至元中平章潤里吉思平黎括勘叛賊田土為屯田官給牛種召民耕佃設立提領二員以領之歲徵佃戶田粮納倉供有定額後立屯田衛門粮屬兵府徵收逮革罷復為安撫司洪武三年撥隸各縣通領詳見田字李燾集論淮甸屯田隋魏公入奏時竊謂屯兵淮甸轉輸頗艱民不着業荒田迷望屯田之利疵無窮務言者固多而委任不專號令不一無所取信於人故竟未有成效輒具管見如後一兵民之分久矣今者或募民屯田或率民為屯田竟不成者不得其理也江淮之田不以肥瘠民爭尺寸淮之田雖極膏腴棄而不耕者蓋民不恃兵則不保朝夕今欲屯田必使兵民共耕其可以省轉輸之費兵民共耕必使相愛而不相嫉相資而不相害各得其所久而相安則兵隱於農邊鄙實矣一蓋壽光濠和滁真揚楚盱眙等州軍合先行措置去處一兩淮見今荒田不以有無業主並充屯田之數其見今請佃官田耕種之人願依今來屯田者聽於見輸組課內量減輸納一兩淮之田不得典賣其有物力退減須典賣者出中入官一州委知州同統制官縣委知縣同將官量兵之數民之戶相半為標撥田段之界於未給之前標定充民戶田官兵田縣置圖冊按圖給之庶不致臨時爭競之端一標撥田段當以十分為率以一分為公田屯田人分工耕種其所得課子並入耕種兵民收受如願中糶入官者從便十年之後方量立租課或止取公田所收一種子牛具官為借給收成三年還納其直內官兵耕牛吏戍兵將官究劉看養非只疾而有死損者陪備其滋生牛犢申官就養亦是一利原也一官兵每名給田地共五十畝其有私身願給田

者聽其戶每戶給田地共百畝丁多者每丁五十畝一屯田民戶聽於州城內循射空地以備蓋屋居止牧貯穀子如止願於田頭居止者從便一屯田民戶課種桑麻蔬菜官兵課種梨果菓木可以收利者使有以相資也一官兵給田須將分隊伍使相近便易於管轄車器貯於城寨令不係屯田人常加修飭磁礦官兵一年更戍當約計更戍之數給田一屯田州選擇守臣久任之候屯田就緒日推賞縣令不任職者聽守臣奏辟替換一監司守令皆帶勸農之銜而留意勸農者未之聞也今屯田州各於近城留數百畝守令以下及公吏等躬耕之以為兵民之勸一屯田收成一歲之後修築城壘二年之後開溝洫做井田之制一淮東西兩漕宜省併止置一漕充兩淮轉運兼屯田使以考察屯田守令勤惰而陞黜之一本畫事宜更在所委屯田官相度從長措置詳見屯田字下

東屯

郡縣志東屯在夔州奉節縣東十里公孫述留屯之遺跡也杜甫移居瀼東即其地平川百頃精鑿白粲為蜀第一書杜工部詩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陵先生秋公自東屯入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為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為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詩云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飡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宋[illegible]集留題東屯詩　千載風流未出師蹄龍山寺已題詩兩賢心跡元無異吏謁東屯老拾遺　連峯疊嶂擁崢嶸箇裏誰知掌樣平還有人家留客醉石榴花下聽啼鶯　作意元非谷口耕後來史說以詩鳴懸想只有香溪在曾照先生白髮莖　早日卑變許致身誰憐一飯不忘君諷索豈言窮山裏日斷長安隔戍雲　陸放翁詩東屯三[illegible]遊諸公詩　十月霜彫楓樹林清溪白石稱幽尋按行老子誅茅地閑憶孤臣許國心走馬平沙輸路近傍杯小閣喜寒侵也思試索梅花笑東[illegible]珠珠欲不禁王[illegible]東屯詩　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畝存我輩月吻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稻輸杭秋不滿百石給司都守月詩九十東屯溪山之勝似吾家左原　東屯別是一山川水秀山青似左原我待還家葺茅屋作詩招取少陵魂　項安世詩東屯分韻得大字　詩翁骨成塵巴子地如芥驅車藤刺亂踐馬山石湓景因名自佳物以人故大客來不一到百歲負清債遂令東屯遊永作一主快君看黃岡頭屋破古井壞恃有東坡翁過者

不敢拜謁知萬物靈山水篆北頰男兒力自貶著意塵土外　代人得項字郡官每歲分食木也本郡官所食稻共此一百頃小人以力耕君子以德請　代人得平字　遠澗緣崖入中間有許平史武桃萬樹應得避秦名　代人得若字　尚想東屯詩十九落岩壑雨夜聞望黃春風化蘭若　代人得接字　新牧舍前雲舊管舍北澗一為草堂人從頭點詩案洪平齋集東屯詩　筆䧺嶽岑轢百盤峽天深處得平寬秋風菓菓穈花老暮雨蕭蕭稻子寒仁者樂山心本靜碩人在澗體俱胖農家不鮮詩翁趣只道豐年了納官孫燭湖先生集寄詠東屯　聞說東屯勝詩仙有舊遊茅齋深翠竹石徑俯寒流几杖千山月鉏犁百頃秋歸途客醉酒句法儻堪求鄧紬伯詩送東屯　滿目境奮險那知此地偏一川通穩水百頃著平田茅屋址猶在草堂名自傳變歎晚來起仍覺在天邊

東武關屯 鎮江志東武關屯吳置與地志未詳其地

茶泊屯 元一統志茶泊屯在寧夏路靈州東北境大河之西

信嵬屯 元一統志信嵬屯在寧夏路靈州大河之東與茶泊相對

棗園屯 元一統志在寧夏路靈州之北

褚圻屯 太平寰宇記在宣州南陵縣西北吳所置褚圻此處也晉哀帝以桓溫入參朝政自荊州老主褚圻詔止之遂城褚圻鎮是也

剌姦屯 輿地志吳置在城西十八里下昇浦吳置剌姦屯

防守屯 輿地志宋置在金壇縣西百步今廢

石鼈屯 晉書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起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在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儲充足矣

馬屯 元一統志馬屯在平涼縣西南十六國春秋云姚長與苻登戰于高平登敗奔于馬屯即此

頌平屯 南史梁本紀武帝大同八年於江州新蔡高唐立頌平屯墾作蠻田

皐亭屯 元一統志皐亭屯在臨賀縣按荊州記云屯有青石方三百丈許石上有磨刀斧跡春夏明淨有新磨處秋冬漸生苔蘚傳云是雷公霹靂紀勝云屯在桂嶺蓋小誤

銀城屯 饒州德興縣志屯在縣東一百二十里圖云陳於此立屯

百家屯 句容新志吳孫權時遣宿衛人採金輸官兵帥百家屯居伏龍之地

西華屯 唐書孟元陽為陳許大將節度曲環使董作西華屯歲夏脩而立于

塗伐休乃就舍歛田楸歲稔而軍食常足

黃屯 秋浦新志黃屯在貴池縣東南五十里唐乾符六年十一月黃巢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屯道從遂傳巢屯兵于此因名馬傍有黃州城其基猶存稍東二里有石關名鐵券山亦傳僖宗賜巢鐵券之處廣明元年四月淮南將張璘渡江與巢戰于大雲倉為東池與羅刹洲相近

趙屯 宋黃亞夫伐檀集宿趙屯　蘆花一股水拜揖日已暮山間關雞犬無人兒煙樹行逐羊豕跡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鱉居人足來去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秈孔鞭皆公私急醉眠聽秋雨右詩與大孤小一首山谷書于寄[illegible]石于舟京王一[illegible]寄後元[illegible]王　清江三孔集孔武仲泊趙屯　憶昨省覲趁灌川茱衣擁綵方少年艱難險阻俱未歷孟浪勇決唯爭先舟發趙屯猶未飲有風北起空濛間欻搖三山嶽五岳巨浪倒潑東南天千林向人俱頃仆兩岸過眼真飛騫帆檣迴旻河漢底踢首俯飲蛟龍淵跳波濺沫來四面坐中時併鯉與鱧要啼婢訕殊不顧乙坐正禎逍遙篇為言方破萬里浪不爾捉月為神仙江中逢巨石頓突為引牽送巡水勢亦平緩章光肝腦輸為鳶暮投彭澤宿荒草神鷲睨顧何能眠自茲稍悟委堂戒釋紋纜起不敢前矜持太過僅無患往往所主傷留連乃知老謀與壯事心膽殊異難兼全重來此地畏洶湧戢舟別浦看漪漣魚跳鷗下自可喜何用蛟鱷飢流涎科陽依依照草木夾岸苡芡鋪書氈兒今猶冠昔何有昔領無擬今皓然二十餘年纔瞬息時事幾蛻如秋蟬區區走俗亦何賴安得尺地巢林泉宋陸放翁詩雨中泊趙屯有感　歸燕鳶鴻共斷鬼荻花楓葉泊孤村風吹暗浪重添纜雨送新寒半掩門漁市人煙橫慘澹龍祠蕭鼓鬧黃昏此身且健無餘恨行路雖難莫史論元董嗣杲廬山集次趙屯　船泊江北行不見江邊樹颯颯蘆葦空棲鴈泣如訴波濤極衝撞沙岸已頹仆東傍趙屯來結茅是誰住層破炊煙散豈足禦風露小兒索干飯病婦織苫蓑良人糴米出煙江未明度要兒久待歸頸佇想回路今年遠避早寒衣不曾具導業何能問苟且遣朝暮此地多遺基向也盛主張關洛幾時清徒激衝冠怒客子重吁嗟半世多害歹無位進賛言慨此歲月誤有地不可耕有天不可籲杖淚歸未休三徑想如故

富屯 元范德機詩至富屯　承恩千里出江鄉轉歷三關道路長黃葉霧閒山市集見人急為憶橫塘

鴻澤屯 劉基眉菴集鴻澤屯　扁舟日西行風急更逆水頹牆無民屋所歷但蘆葦前塗轉村砦日落壞烟起兵夫八九人常眠佩弓天雖無巡

磬勞舟楫得訶止循提拾荆薪往往獲蚌蟲周原一何廣吠嗇蕪不理當時乏畊屯困積紛露萎嗟嗟芸耔人力戰盡為鬼寒沙雜朽骨霜露白齒齒治亂固有常憯怛何乃爾所望牧守賢噓息自茲始但恐科役繁輸納鳌糠粃悲我方遠役弗暇顧妻子㷀㷀不自卹何能復哀此臨流發長嘯斗柄揭西指作詩示同行丈夫志萬里

衛尉八屯 小學紺珠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西京賦虎威章溝嚴更之舍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　初元五年司馬中注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有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江南北諸屯 太平州圖經南岸六屯望夫山第一屯張公灘第二屯東梁山第三屯雙港口第五屯下磯頭第六屯芮家沙第九屯北岸四屯裕溪河口第四屯柵江口第七屯泥汊河口第八屯糝潭河口第十屯建炎庚戌兀朮自馬家渡而濟縱蟲於江浙之間我有虛可擣也紹興辛巳逆亮謀渡采石而敗送死於荒江之濆我無瑕可攻也江流湯湯古號天險然有備則為難犯之金湯無備則皆可涉之津涯分屯列隘當塗尚慎擇哉

鳳陽三屯 鳳陽府圖經志瞿相山屯魯山屯獨山屯

泗州古屯 元一統志古屯在今徐城廢縣西南八十五里陳大建五年大將吳明徹于此置堰斷淮水以灌濠州緣此築城置兵防守其城內南北作隔分為兩城淮南招義縣界又有一城臨水南北相對亦是同時所築名為屯城

古營屯 太平寰宇記古營屯在盱眙縣西北八十里乃三國已來營屯之所

陸抗換屯 三國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

喻卒歸屯 宋史折可適傳羌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稽顙于軍門式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飢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發咨流涕謝再生各遣歸屯

軍列二屯 金史東海郡侯重慶元年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摘軍遠屯 元史武宗紀二年四月癸亥摘漢軍五十給田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種

結壘屯聚 晉書蘇峻傳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嘉之以峻安集將軍

京師雲屯 宋曹翠擇疑京師雲屯甸服棊置

鐵騎雲屯 唐王右丞集谷姜將軍文天子命我建旗四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

三軍百萬屯 宋王之道相山集湖甸進判謝表九州數十縣悉隸按從三軍百萬屯咸資總餉

蜂屯 宋李曹伯可泰亨壽國祈雨青詞以斗州三月之後聚此烽火當初設四司之亂巢如魚釜雖王師之進援與昧勢以相持

文 宋袁起巖奏牆集馬司歸元主蒐埔不才識見卑淺難單旅之政未之學而人情所可見事勢所當行者臣亦常見一二頗為陛下略陳之切且建康都統一司係是久駐於彼近年復撥馬軍行司前去亦有統帥今都統所管之兵四萬馬軍所管亦三萬餘人數目亦均總司所給允為浩瀚鄉來朝廷撥遣軍馬之意不過謂一旦或有小警便可調發然利一害十似亦未便近聞兩司各相求勝多不相叶至於主帥競利紛爭下

至士卒亦各相忌至以謂行在所去建康止是五六日縱有調發亦不至甚濡滯無建康已有都統司似不必更置馬軍況三衙之兵拱侍闕下尤不宜分置他處徒使將帥各求相勝因事成隙或誤軍政實為未便臣愚欲望聖明灼見利害特發睿旨斷令馬司一軍依舊歸屯在所庶幾兩司各盡其職亦於護衛行闕不戾祖宗朔法之意臣妄議軍事罪在不逭惟陛下財幸　楚州屯戍狀臣竊謂城守以為固不若軍心以為固蓋城雖堅而固之者在人軍無二三之心則城甚於百二山河之險也故曰衆心成城此言誠在於衆而不專在於城也臣茲奉遣命護客有行往來之間道由楚州切觀本州城壁勢極雄壯蓋楚州實為揚州藩籬之衛也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自淮而南其陸路至揚州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楚州而來也然楚州尤為要害者以敵人糧道必由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為之敵若以他路至揚州則楚又扼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為重增城設塹不敢忽也今楚之人皆謂頃年朝廷寄以武鋒一軍八千人屯駐于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識足為緩急死守之備自揚州增創堡寨以一時建議者遂移武鋒一軍盡屯堡寨今不過令鎮江都統司每歲更戍于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

為久計總司復添支食錢幾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之士各念妻兒在他郡且非大屯更練者恐不能責之死守目等欲望聖慈以楚城為揚州腹背要害命樞建相度或不復武鋒一軍即乞令鎮江都統司撥五千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者咨與分屯又戍于楚庶不擾皇其元來武鋒軍寨屋見今存在却預行修葺庶幾軍士老小同戍且為久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可恃以固守兼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務范石湖大全集乞免移屯與執政啓宣諭劄子某昨奉鈞誨傳諭上指議欲移屯潼川綿州大軍二千人前來成都并聽成都帥臣節制淳事竊惟成都會府根本全蜀而武備既弛卒乘單弱若增屯大軍誠可折衝惟是潼川綿州兩軍屯戍皆經四五十年老身長子各已成家婚姻盤錯情態相望殊之常情恐未免安土重遷必先為之經畫措置曲盡其宜使盤挐之初免家具破散之憂既到之後無暴露羇旅之戚人忘其徙家安其舊然後有利無害略計營壘支犒之費無慮十有餘萬非一日可遽辦者至於目下既有姦盜竊發一切緩急事宜有合調發去處緣去年復再置四川制置司時已有九月五日專降聖旨依條具合行事務內一項四川諸州姦宄未戢之患許從制置司審度事勢差發都統司西兵捍禦今來成都帥臣係兼四川制置使近照上件指揮於諸處屯兵自可節制奉行不至闕誤所有移屯欲乞鈞慈特賜開陳少寬限期容某續更子細相度并計算所費萬數條具申聞某傳詢熟究以致拜啓稽緩伏乞鈞慈特賜矜恕虞允文奏論皇甫倜屯守去處臣先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忠勇軍都統制皇甫倜申乞不聽趙撙節制奉聖旨令臣相度施行今又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皇甫倜申乞朝廷別差官知唐州已一面提領全軍壯人老小於淮南界上選擇衝要去處屯守伏乞照會施行奉聖旨令臣相度如合差官一面選差臣契勘皇甫倜自去年春以後元在唐蔡界上屯駐為襄漢一帶藩籬裹有勞効蒙朝廷擢用升正官貴寵以州判上閤之職使與諸軍同力并扞上游止因與趙撙小有嫌隙意欲移出撙管界之外為避仇之計而襄漢邊面關遠藩籬益薄重貽力重西顧之憂臣去年正月十五日在濠州同成閔遣皇甫倜前去糾合忠義人以援陳蔡見其人材驍勇兼有智略可以倚仗除已移文專遣官前去諭倜且令安職固守舊寨以免一軍老小遷移改置堡寨之勞如倜之意以本寨去虜營不及百里果以虜騎不測侵擾為憂即令於隨州信陽一帶自擇要地屯駐外欲望睿慈特賜詳酌如臣所陳可

采即乞行下皇甫倜依臣已行事理施行小貼子臣竊慮皇甫倜所申或是以趙撙節制為疑移軍出京西界意非歸死兼知唐州已一面移文皇甫倜令權聽本司節制以安其反側之意伏乞裁酌施行李莊簡公集申都督府乞令狀進屯池狀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為控扼昨來李彥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一軍已蒙朝廷差充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系樞密院水軍并李貴小張俊系要於建康府還江把截應後使換外有水軍耿進一項人船令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把江岸捻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子備奉聖旨逐路見今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聽節制緣本司軍馬系聽都督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契勘池州最係緊切控扼之地諸處潰兵不測侵犯本處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句赴都督僕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別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來王進已到本府與某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駐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稱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且劉紹先王進却令赴都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為守臣恐勢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文臣為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為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便伏乞照會

官名

屯長

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

吐屯

太平廣記突厥號御史為吐屯

屯氏

氏族言行錄姓苑云渾屯氏之後去水為屯漢有常山太守屯莫巳郡後蜀法部尚書屯度望出巴郡

普屯氏

羅泌路史夏后氏紀昭王南征辛餘靡為右御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普屯氏

普屯威

庾信集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基若水

之源褰商丘之胄邑于大亳實定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是以三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幾八卦占文辛㕓有知人之鑒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主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卿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巍然韶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青衿學綱既為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裘授直盪都督太祖文皇帝霸舊君之壯連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濯衣沐髮杖劒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賓堦而顧問自此即居帳內仍為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大統元年從迎大駕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猜陣光以弦木六鈞亞羿七萬門多縣胄箭必中鞍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為公增邑八百皆者受律亦衍韓信當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萬人皆比於今日公之謂也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浮於一[illegible]江海達于淮泗條蕩既敷瑶琨即序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府仍賜姓普屯氏即為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揚翻張旃於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十六年授鄯州諸軍事鄯州刺史俄遷河州刺史公頻頻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蟲移東郡河清瑞氣持表廉平鄜祀神光偏明正直及于魏終天祿周受惟新明命已遷彝倫或革周元年改授大將軍袍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功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連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掌其北門既為鄭國所委捍其西鄙無憚秦亭之逼是以築平網之城衛人拱手戍滎波之澤渠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責乃以魏文帝女為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别開公主之園濯龍之傍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拜少傳作小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為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為荀首豈直謁之鵜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紀制旡行裂繻來卿為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譬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為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為連率頻仍衣錦晝

城龍種吏反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史加少傅配于上相既陪去邑之圖居于帝師實有把橋之冥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射鴻舊國舞鶴餘城既浮酸棗之河聊對淇園之竹秉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戚里則郡公下堦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君參謀七政天厲弗戒莬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吉纘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得諸侯之禮詔贈其官謚其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于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隴底地入塞原望積石以綠河臨崆峒而下坂玄中黃腸崎嶇亭斷及云真徹方勞榆沈若夫樹反壞地封夏屋馬鬣須穎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水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哭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絕勒石墓田乃銘云爾少典之孫玄王之子星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于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棱棱高節慓慓踈風祖考藩屏濁河清渭兩地謨明奕派光賁水無別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實袁英靈降神中嶽迴文列星驚翔鳳顏珠角山庭臣深義本于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石梁劒燃銅柱並嚴大纛俱抽雙虎玉門開郡湯關置府再為上台兩為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九襲唆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詎言溫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陰龜林營危馬鬣西州永別北闕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陵原地迥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以貞龜

奧屯

金史國語解奧屯漢姓曰曹。忠義傳奧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與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奧屯襄

金史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亟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糺詳穩召為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敘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使未幾改遼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効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併力備禦

洪會一夫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政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為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復為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奥屯忠孝

金史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滄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鷄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復疊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為沁南軍入為太子少詹事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濟察思忠附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粟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貢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為己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人奪之使當絕之不得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豈

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取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奥屯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向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貧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漏濫不公如此無事之時尤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曰忠孝忠孝覩然不聽頃之罷為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奥屯忽都祿

金耶律履其撰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博平郡侯奥屯公神道碑幷序惟奥屯氏在女直為貴族世居遼東天朝混一立賢無方敷歷華貫者接武中外廣西道廉訪使忽都祿既位通顯制贈其祖思任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父哥山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祖妣石抹氏妣二王氏皆博平郡夫人乃出其家乘請銘諸碑接

濟南公高祖忽沙虎金兵馬統制都元帥以功封澤王戰沒曾祖忽魯内外黙檢權樞密院事祖哨合鎮國上將軍京西等處兵馬都元帥考即東昌公襲其世官諜克從宣宗遷汴壽八十一卒二子公以長襲諜克義宗播蔡危行蔡平僑東平主帥録其世時其衣庳東昌給地五十畝宅而居之承制除高唐知州東平控郡邑五十四金敍戶口弊不可理徼公稽糾宿弊一洗為州有惠政歲丙辰卒官年五十有三娶聊城之栢林娶王氏先卒繼王氏子六人曰納丹木山東道統軍司知事曰瑞童曰慶童曰安童曰文欽武略將軍同知漢陽府事致仕曰忽都祿起家衡山縣達魯花赤轉臨桂興安尹治允稱西臺御史移南臺歷僉副凡六道廣西言奉雄無叛逆制為寇兵而雄竟招出湖北辨死獄杜起宗二人冤江西折分宰名碹之害舟楫者十所浙西賑粮虛十萬石民史䖍壞產莫償為盡釋之彰澤罷行覆墳墨冤摧佩虎符廣西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帥改本道廉訪使一年棄歸中道有旨若曰奥屯為得用人縱年高眾不為例其勿致仕賜金段二陞正議大夫而明哲知止去志浩然矣子脫脫除承事郎同知常德路龍陽州事孫雪男女若干人嗚呼盛哉昔金源氏奮起東北奄有中夏亡且百年世無其史故家遺俗存傾無幾捭書間見非庇夫真則割

不彰好古之士慨馬公之先由統制而下世繼樞要其豐功偉績計必炫耀一代史之所錄不得而知之公再啟厥家至廉使又能推恩九原表揚世次其所以揚天休播先美者不在茲乎銘曰宋綱解紐金驥夏盟苗淳水沸孰遏厥成曰惟景從扞禦鋪藥云乎百年宋閣莫稱懷襄斧溺有子維禎自天迹績頗木斯萌錫田啟家分於著能嗟彼文獻吾猶及徵混混其原翼翼其承於繁綉衣換節益貞顯隆報專及先乃崇大尚亭毒浙者澂主百世川主繁祉是齊也栟繼子監此刻銘

奥屯世英

元王達奥康集大元故宣差萬戶奥屯公神道碑銘龍興雲從虎嘯風烈君臣之會千載一時雄才奇士於楚而伸於漢率勃興於隋而顯於唐益皆應聖求天之所神比不期而自合不介而自親故能樹偉績於當年與榮名於後代令吾鄉宣差萬戶奥屯公其庶幾乎公諱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遼東最後得關中相地列營分置鎮守公之祖得滿城子孫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風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王曾祖元出爲都府兵馬都總管祖滿乃襲爵爲千夫長父閭僧招勇大將軍新平縣令公自幼能自樹立

與群兒聚必以官長自居衆環侍如吏卒指呼使令惟命是聽其英雄氣槩已見於髫齓年中矣甫冠以廕補官存歷差遣丁亥歲任鄜水酒稅監就充征行都統領軍至慶陽與天朝大軍相值公度其衆寡不敵徒死無益遂率衆歸降以材武爲皇伯撫軍所知薦之於列祖成吉思皇帝上亦喜眷嘆甚厚屢降恩旨仍賜虎符俾隸朵火魯虎徹立必麾下郎用庚寅歲王師復下陝右公與扎古帶偕至富平主帥命諸將分主其地公以桑梓之故願得蒲城帥從之至縣下令諭衆曰爾輩恃地以爲固不足恃也王師此來爲久駐之計爾輩詎能延歲月耶吾斎鋒已具非不能拔地及泉澆而相見頃以鄉里之舊弗忍爲也爾能從吾令當還爾父母妻子復爾居業不然則虀粉矣衆相謂曰公信義素著今爲一方司命其言必不食盍往從之於是相率出降公温言慰遣之衆意遂安時諸將之在它邑者惟事屠戮編氓連頸就死間有漏網者皆罷瘵扶病無復生意視蒲民按堵如故莫不指以爲樂土至今人物繁庶屋宇具存垂白傴僂扶杖往來者踵相接於道非公曩日保完之力能至是乎蒲城既下公與大軍復合同攻鄜城既平鳳翔擊五峯山自隴州入一二里破鳳州取武休關至興元攻西和又攻筆州再入宋境從皇考四大王大軍南興元歷金洋州

所至城寨無不降附復同唐鄧技鈞許蓋三峯山下遂破金軍及奉上命鎮守河中招收天和人和二堡爾後偕塔海都元帥累歲征南十餘庶問其勤勞亦已至矣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會以它事不果其後公入覲上喜曰曩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四大王嘗謂妻子曰大哥吾所愛爾輩勿以降虜視之及是待遇益厚與家人輩無異以至唐妃視相公肥瘠裁衣制帽以彰殊寵辛丑歲夏河中船橋官謝以事誣公訟於有司奪公虎符唐妃聞之大怒言於上復以虎符畀公仍命皇兄蒙哥大王親草懿旨謂大哥以有功之故朶火魯虎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錫此虎符不可奪也仍授以萬户之職今上皇帝在潛邸子貞入見蒙降恩旨亦歷叙遇父之功歲某月某日以疾卒於河中公廨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二以辛亥年十月葬公於蒲城贊相鄉萬勝原先塋之側夫人竹曹禎氏先公卒張氏出家爲女冠後公卒完顏氏亦先公卒再娶完顏氏今無恙二完皆金名族俱有賢行二子長曰貞次曰蒿壬子三月完顏氏挈貞入見蒙哥皇帝帝知其爲大哥子甚憫惜之復錫虎符仍降恩旨時貞年甫十三

今上皇帝即位貞復入見其所寵錫與先朝無異也公狀貌魁梧宇量宏廓外若矜嚴中實樂易輕財重義折節下士人無賢否交必以誠家無一錢之積秋毫不以取於民其爲人槩可知已惟至孝王師之圍慶陽也金國遣盧肯鞬領軍赴援公統衆在前列家屬居後遂爲金軍所得公自念忠孝不兩立狼狽北歸其在北方也思親之心愈久愈切每夜焚香祝天願得上遇父母以報罔極之恩死不恨矣言訖仰天號呼哀動鄰里衆共止公則歔欷就寢淚濕裀席凡數載間率以爲常上憫之天語慰諭期以必得及王師下河南公以父母之故頗備行伍於是上下令軍中曰得大哥家屬者生致之無使驚怖壬辰二月攻許州城既陷有唱者曰與元公家屬在此公馳往視之闔門百指團欒如故公抱持涕泣悲喜交集人以爲孝感所致於是并歸河中益恭于職至於温清之禮甘旨之奉必極其至時人榮之始公之來河中也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以乏食之故與總管扎古帶同請於朝有旨令平陽撥米九千石給付之時粒米如珠錢茅盈野賴此官粮獲濟者衆公之力也每來蒲城閭縣老幼出郭遠迎公下馬拜跪握手惟哭同行至衙命酒適酌三行過已不以勢位驕人故能大得衆心未老便欲退閑作知止歸來二堂此志竟不遂惜哉傳曰陰德

必有陽報公所全活不可勝數其陰德可謂厚矣然才大而不見於用棣華而不稱其德嗣續雖立而不及見其成人天乎難終弗克登於上壽所不足於公者此也使世之人不免有善之疑天其或者將大昇後之人乎癸亥春僕方僑居長安嗣子貞奉前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君周卿所撰行狀來謁文以表其墓顧惟才學淺陋何足以當此然以往年亦嘗受知於公義不得辭且吾友周卿名德素爲鄉里所推脈在公幕下凡十餘年知公行事爲最詳其片言隻字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僕何容喙焉故一依來狀次序而贊以銘曰金行既微天道在北真主勃興群雄効力公乘其時利見西陲從以虎節洞然不疑天兵四馳如火烈烈千里僵尸百城漂血蕞爾吾邦僨息須臾天誘其衷獨俾吾紓公既戾止不驚不懾響動關河有來胥悅萎枯以青羸贅以肌凜凜泣寒化爲陽春完我室廬活我老稚人被其恩家受其賜叢生敵國歷陷南陝望雲淚濺陟岵心摧至誠感神有願必遂離而復合恍如夢寐版輿戴御言還故鄉朝夕薦羞瀹殖馨香薄伐南方韓戰萬里十有餘年勤亦至矣惟帝念功伊尹于蒲肆茶就義始終靡渝謙以得衆廉於奉己孝盡庭闈仁施桑梓宜公宜侯壽考百年一債不起埋恨重泉余慶所鍾承家有子大福再成公爲不死

有佳者城闕被高原
豈珉紀德百代常存

奧屯貞

元元明善清河集大元故昭武大將軍嘉定路總管奧屯公神道碑銘有卓犖門生貴而有拜貂𧙢珪袞衣而有行已固子孫之令不令斯亦在祖考之德不德是猶潴之深也其流長用之廉也其享遠繁人事天道果然否乎嘗試觀奧屯氏矣遠祖某風金爵之至王而曽大父諱潚乃襲官謀克大父諱淵僧昭毅大將軍考諱世民爲軍民萬户便宜行事佩金虎符初公階鎮國上將軍官宣慰使公之嫡從王父官餘丁孫日有仕者嗚呼不德不令者能是邪按公諱貞字正卿女直人今華州蒲城縣占籍年十有三使立公尭入見憲宗詔若曰故使宣行事世英金附太祖紀兵南戍我師夫利叛者如蟻而世英秉其父母若竿來身來歸先帝嘉之以有昔授今命其子貞嗣萬户佩之金虎符矣母少負若屬敢不奉約來者非死決入其室公仍鎮河中自後從攻重慶嘉定受合瀘敘一軍多冠軍世祖登極公朝明年中詔之賜黄白金而錦衣還鎮至元十三年定選格縣陟天下官三月制以公爲南陽府尹階明威將軍六月遷茶陵路達魯花赤進將軍爲昭勇十二月遷廣南西道宣慰使俱不任徙蓬州路總管即就道初四川被兵最酷存者瘡傷奔伏亡聊賴公體朝廷涵毓元元之仁若撫驕子乳嬰爲特厥寒飢節其衣食達長厚吏家問苦樂而亟除興之三年民蓄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學校興焉總管重發重慶宋故重鎮治之也若達而功速人樂之不忍其去轉順慶又轉嘉定遷昭武大將軍兩路民懷思至今嘉定人曰公奚不顧我而天忍遽奪吾良侯耶在嘉定未一歲忽長語夫人曰諸子不在幸以語之曰吾賢不逮先人國恩顧厚圖報未幾而死兩曹能既吾所報骨雖朽吾樂猶生沐浴衣冠就枕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公秀悉風成童而任重悍將驕吏備首效趨走不敢見傲色推從郭先生學至老不廢書𬊤既臨民惟從傷民不張聲者者然而流決恩澤汪汪深實久而不忘蓋厚和君子哉夫人劉氏故王濟諱斌之女先公卒二十四年德而能家夫子賴之有子三人長曰金剛奴縣内供奉出爲金齒大理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同知羅羅斯宣慰司事兼管軍副萬户西南夷恃險遠獷猂不可令能申威信一無違服身殊叛黨牧寧人建屋以養課射作廟學以宣風教休有聲稱今以功遷某道宣慰使某大夫次曰銀剛奴忠翊校尉綿州判官女二人長歸故中書右丞楊某之子秘書少監野孫常繼夫人故氏故副都元帥諱仁之女嗣有賢行閨門之内肅然以雖恩在諸子人不知非己出實生一女男孫四人曰瀨曰瀚曰澂曰濟女孫一人公薨於大德十年十月十有一日宣慰君奉其母夫人之命卜吉延祐元年某月某日舉公之儀葬于蒲城之賢相鄉萬勝原先塋北吳朝京師介翰林司直田君澍持其鄉先生劉君文郁所爲狀走太史而請曰石謹具來俟信後之文不敢輕爲先公刻大史實多名賢公卿顧有以對不肖孤之所以來明善讀其狀歎焉美焉而不興之銘孰盡如奧屯氏焉者銘曰烈烈前王勲在金社肇造爾家流輝中夏猗使宜君審勢歸真將而力仁恩浹蒲人嗟公孤童克建父塵歸節分符四尹咸熙允武允文而卒而師繹爾孝思致身忠移有開惟祖繼大惟考壹承若公斯盡子道公亦有子高閎是敞翹材宣閭茂實遙響緜緜慶緒如植日長公其
永存觥謂長仕勒詩堅石過者高仰

純

洪武正韻徒孫切詩白茅純束毛音徒本切鄭音屯又丈轸韻及見上丁度集韻徒渾切包束也楊桓六書統定母純余見禪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注凡絲錦布帛〻一段爲一屯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純

篆書 純 六書統

忳

洪武正韻徒孫切悶也亂也憂也又見上並顧野王玉篇徒昆切張參五經文字之惇反見禮記荀侗六書故忳徒渾切心意專積也楚辭曰紛忳忳之願忠又曰中悶瞀之忳忳又曰忳鬱邑余侘傺兮楊桓六書統定母忳从心屯聲忳忳熊忠韻會舉要徵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忳

篆書 忳 六書統

隸書 忳 六書統

軘

洪武正韻徒孫切兵車也許慎說文軘从車屯聲徒魂切劉熙釋名軘車戎者所乘也顧野王玉篇徒昆切張參五經文字從屯也音豚徐鍇通釋徒論反楊桓六書統定母軘从車屯聲軘[illegible]徒使軘車逆之服虔曰屯守車也趙謙聲音文字通俗但用屯漢律勒兵而守曰屯又闕門也作闕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軘

篆書 軘 說文見杜从古 徐鍇

軘 集篆古文韻海 纂韻

隸書 軘 六書統

草書 軘 鮮于樞書集韻

庉

洪武正韻徒孫切居也又熾盛貌爾雅風與火爲庉[illegible]又徒損切[illegible]又徒困切合也又杜本切樓牆也一曰室中藏

楊桓六書統宐毋庢㞒岸庢非然思韻會舉要徵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庢

篆書 庢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庢 六書統

隸書 庢 六書統

草書 庢 鮮于樞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四 十寒

寒 諸寒證治九

傷寒太陽證

張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成無已註：經曰：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太陽受病，太陽主表，為諸陽主氣。脈浮頭項强痛而惡寒者，太陽表病也。太平聖惠方：太陽病脈浮大數者，宜發汗也。又云：脈浮數者，宜桂枝湯。方見傷寒本論。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成無已註：風，陽也；寒，陰也。風則傷衛，發熱汗二證。風者衛中風，榮病發熱無汗，不惡風而惡寒；衛病則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惡風。以衛為陽，衛外者也。病則不能衛固其外，而皮腠踈，故汗出而惡風也。傷寒脈緊，傷風脈緩者，寒性勁急而風性解緩故也。宋類傷寒新書云：中風者法當惡風，或反惡寒者有之；傷寒者法當惡寒，或反惡風者有之。其故何也？風少而寒多，則其為中風則惡寒也；寒少而風多，則其為傷寒則惡風也。若但中風則惡風也，曰中風；若但中寒則惡寒也，曰傷寒；若風寒相半，則惡風寒，亦曰中風，或曰中風寒也。俞俞發熱，中風表；蒸蒸發熱，伏熱裏；身灼熱，風溫裏。三者皆病脈着邪疾本病，皆證之者。中風有汗或無汗，傷寒無汗或有汗，餘病做此。許叔微傷寒百證歌論中風傷寒脈：仲景以浮緩脈為中風，脈浮濇而緊為傷寒脈。中風有汗，傷寒無汗，何也？內經云：濇者，陰氣有餘也；滑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則身熱無汗；陰氣有餘，則多汗身寒。大抵陰陽欲其適平而已。陽氣不足，陰往乘之，故陰有餘；陰氣不足，陽往從之，故陽有餘。風傷於衛，則榮不受病，故陽不足而陰有餘，是以中風脈浮而緩，必多汗也。寒傷於榮，則衛未受病，故陰不足而陽有餘，是以傷寒脈浮濇而緊，亦為無汗也。仲景辨二者脈證，亦有所受者矣。王好古陰證略例論曰：汗分陰陽。成無已云：傷風自汗，汗出惡風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惡風寒者，表解裏未和也。有陽明發熱汗出，此為熱越；有陽明發熱汗多者，下之。海藏云：內感傷冷，自汗，大惡風寒，汗出身涼不熱者，陰證也；汗出身熱，得陰脈者，亦陰證也。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成無已註：經曰：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為寒氣客於經中，陽經怫結而成熱也。中風即發熱者，風為陽也。及傷寒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以寒為陰邪，不能即熱，鬱而方變熱也。

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虛者惡風榮虛者惡寒榮傷寒者必惡寒也氣病者則麻血病者則痛風令氣緩寒令氣逆體痛嘔逆者榮中寒也經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陰陽俱緊者知其傷寒也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 成無己註太陽主表一日則太陽受邪至二日當傳陽明若脈氣微而不傳陽明胃經受邪則喜吐寒邪傳裏者則變熱如頗欲吐若煩躁脈急數者為太陽寒邪變熱傳於陽明也 太平聖惠方云煩躁欲吐脈急數者乃傳到腑也宜桂枝湯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 成無己註傷寒二三日無陽明少陽證知邪不傳止在太陽經中也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成無己註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此太陽受邪知為溫病非傷寒也積溫成熱所以發熱而渴不惡寒也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瘛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成無己註傷寒發汗已則身涼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非傷寒為風溫也風傷於上而陽受風氣風與溫相合則傷衛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者衛受邪也衛者氣也風則傷衛溫則傷氣身重多眠睡者衛受風溫而氣昏也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者風溫外甚而氣壅不利也若被下者則傷藏氣太陽膀胱經也內經曰膀胱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陽之脈起目內眥內經曰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小便不利直視失溲為下後竭津液損藏氣風溫外勝經曰欲絕也為難治若被火者則火助風溫成熱微者熱瘀而發黃劇者熱甚生風如驚癇而時瘛瘲也先曾被火為一逆若更以火熏之是再逆也一逆尚猶延引時日而不愈其再逆者必致危殆故云促命期 宗矩傷寒新書方者量也謂汗下可量諸病始發汗已身灼熱者風溫下之已身多云者溫毒餘做此 蘭室寶鑑類纂曰痓瘈陽證也手足抽掣俗謂搐搦也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成無己註陽為熱也陰為寒也發熱而惡寒寒傷陽也無熱而惡寒寒傷陰也陽法火陰法水火成數七水成數六陽病七日愈者火數足也陰病六日愈者水數足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發於陽者隨證用汗藥攻其外發於陰者用四逆輩溫其內 宗矩傷寒新書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宜解表因惡寒先罷者在分陰陽證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宜溫裏因但發熱者在辨表裏證 三好古醫壘元戎王朝奉辨陰陽證表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不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可攻其外發於陰者可溫其內發表以桂枝溫裏以四逆 張仲景論少陰通脈四逆證面色赤又少陰下利脈沉遲面色少赤此二證似陽然皆下利清穀為異也凡少陰證無汗類麻黃湯證麻黃湯證脈陰陽俱緊少陰脈微細為異也又汗出為陽微故仲景云陰不得有汗然陰陽俱緊而反汗出為亡陽屬少陰也仲景論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腳攣急反與桂枝攻表誤也常器之云使合用桂枝加附子湯治之若誤服桂枝湯即使有發厥吐逆譫語等證治其本於太陽上篇中 孫兆云陽證即頭痛身熱脈洪數也陰證則頭微痛而身不熱脈沉細色靜 凡陰病宜與四逆理中輩皆自愈若更見陽證亦速四逆太熱宜與理中最佳也 又云大抵發熱惡寒者是表證屬太陽也只惡寒是陰證也然陰證亦有發熱者蓋是表熱裏寒其脈必沉遲或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更以別證驗之可知也 又云本是陰病醫與熱藥過多卻見熱證者亦斟酌以涼藥解之 又云陰證形靜無發狂者惟餌溫藥過多胃中熱實或大便硬有發狂者亦宜承氣湯輩下之不可輕用 本是陽病熱證醫誤吐下過多遂成陰證者卻與理中四逆輩溫之 病源云傷寒過

經而不愈脈反沉遲手足厥逆者此為下部脈不至陰陽隔絕邪客於足少陰之經毒氣上衝故咽喉不利或為病而生瘡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成無己註傷寒自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經盡至七日當愈經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若七日不愈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針足陽明為迎而奪之使經不傳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補足陽明土三里穴也 宗矩傷寒新書傷寒六日已上未愈者非再經則傳遍也 傷寒再經起自東漢非上古說也 六經皆有頭痛可汗者約歸太陽可下者約歸陽明可和者約歸少陽可溫者約歸三陰或指少陰餘證做此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成無己註巳為正陽則陽氣得以復也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各以三時為解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至於太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解時從寅至戌以陽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道常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則巳午未太陽乘王也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成無己註中風家發汗解後未全快暢者十二日大邪皆去六經悉和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南方言

疾愈謂之差。或謂之了。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
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成無己注。皮膚言淺。骨
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內。身熱欲得衣者。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衣者
表寒裏熱也。　朱肱傷寒活人書。問病人有身大熱反欲得衣。有身大寒
反不欲近衣。答曰。此名表熱裏寒。表寒裏熱也。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熱
在皮膚。寒在骨髓也。仲景無治法。宜先與陰旦湯。寒已。次以小柴胡湯加
桂。以溫其表。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仲景亦無
治法。宜先與白虎加人參湯。熱除。次以桂枝麻黃各半湯。以解其外。大抵
病有標本。治有先後。表熱裏寒者。脉須沉而遲。手或微厥。下利清穀也。所
以陰證亦有發熱者。四逆湯通脉四逆湯主之。表寒裏熱者。脉必滑而厥
口燥舌乾也。所以少陰惡寒而踡。時時自煩。不欲厚衣。用大柴胡下之而
愈。此皆仲景之餘議也。　趙嗣真活人百問釋疑第十七問。病人身大熱
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寒在皮膚熱
在骨髓也。活人書曰。此名表熱裏寒。表寒裏熱也。愚詳仲景論。止分皮膚
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脉肉筋骨五者。素問以五藏之合主於外。而
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裏。可見皮膚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
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表屬裏之例不同也。
仲景出此證於太陽篇首。其爲表證明矣。是知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
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以爲熱在皮膚。寒在骨髓
藥宜辛溫。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輩。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於
伏熱。陰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近衣。此所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
藥宜辛涼。必也一發之餘。既散表邪。又和正氣。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
膚爲表。骨髓爲裏。則麻黃湯證骨節疼痛。其可名爲表復有裏之證耶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
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成無己注。陽以候衛。陰以候榮。陽
脉浮者。衛中風也。陰脉弱者。榮氣弱也。風并於衛。則衛實而榮虛。故發熱
汗自出也。經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者。是也。嗇嗇者。不足
也。惡寒之貌也。淅淅者。洒淅也。惡風之貌也。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榮
弱衛強。惡寒復惡風者。以自汗出。則皮膚緩。腠理疎。是亦惡風也。翕翕者
熇熇然而熱也。若合羽所覆。言熱在表也。鼻鳴乾嘔者。風擁而氣逆也。與
桂枝湯和榮衛而散風邪也。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仲景論傷風。可謂之中
風。王燾外臺秘要方。范汪論。黄帝問於岐伯曰。人傷於寒而傳爲。何以反之

爲熱。岐伯曰。極陰變陽。寒盛則生熱。熱盛則生寒。諸病發熱惡寒。脉浮洪
者。便宜發汗。當發汗而其人適失血。及大下利。如之何。岐伯答曰。數少與
桂枝湯。使體潤漐漐汗纔出。連日如此。自當解也。　韓祗和傷寒微旨論
載桂枝湯篇　治傷寒病發表藥無出仲景桂枝湯。最爲古今發表藥之
精要。于今時之用。即十中五六變成他患。非藥之過。乃醫流不知其時也
嘗觀主醫者。于霜降後。立春以前。天氣寒冽。用桂枝湯發表。而有昇陽狂
躁。咽中生瘡之患者。至於發斑吐血黃生。豈是藥之過。蓋人之肌體
陽多。不能任其熱藥。況平泰之時矣。　夫用藥之法。同時而異方者。蓋
賤憂樂不同耳。況太平與亂世之人。豈可一槩而治之。所以素問主異法方
宜論。乃是憑五方氣。分而論治也。故曰王冰云。五方之氣。言語不流
者。欲不同者。其志滿其欲。著至數論云。是以治霸仆不足以治王侯。注云
布衣與血食。主療亦殊。夫方盛衰論云。論上下度異。君卿注云。度量異
及君卿三者。調養之殊異。何者。憂樂苦分不同。其秩也。此同時之人。尚分憂
樂。何況異世人乎。且仲景本建安人也。漢末之際。兵革不寧。少自居民。無
憂樂之殊。故嘗飲滋味薄。則人之精氣充實。邪毒難犯。雖有傷寒之病
非桂枝湯不能發表。方今之時太平久矣。居民憂逸相傳。流及數世。縱酒
者。欲乾軟精出藥甘蔬。絕其於憂苦之多。多是服芳草石藥爲養命之物
因益肌體之味。傷氣多而陰氣少。既多時遇邪氣爲害。若投至熱藥
發表。足可以助傷氣爲病。豈知其桂枝湯不可容易與人服也。戒之戒之
哉。假令居村落少近市井之人。有傷寒病者。素酌其桂枝令服之。往往
中病者。蓋肌體充實可服之。若與市人。一法治之。則成後患。況富貴之人
乎。且仲景傷寒論内桂枝難投。而承氣可用者。何蓋謂太平之人。稟受陽
氣多。及藏腑柔脆。故熱藥成患。而寒藥可用也。醫者宜加深察焉。　辨桂
枝葛根麻黄湯篇　愚每覽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證第一方云。太陽中風。
陽浮而陰弱。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
又本證第三方云。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
之。又辨太陽病證第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
及太陽第五方云。太陽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
黃湯主之。今詳此數方中形證頗不相順。及藥味似不對病。非先賢之法
蓋平代承遺。或編簡脫漏。或傳寫訛謬也。愚欲以拙見少附其意謝。　本
方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即不明此陰陽二
字作何分别。况傷寒病脉浮爲陽。有可汗者。今脉既浮。何必更言湯浮。若

尺寸脉盛為陽浮發熱即陽脉盛不可汗之也若言陰弱自汗出者陰脉既弱陽脉當盛豈可自汗出也須是三部脉浮寸脉短少為陰盛自汗出也今欲改正此一條云太陽中風三部脉浮緊數關前寸脉短為陽虛關後尺脉大為陰盛常自汗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鼻鳴乾嘔者宜桂枝湯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此二方內藥味俱同何故變其名也本方下新注云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今證云汗出惡風而方中有麻黃恐非仲景本意又云桂枝加葛根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今時醫者此注解但只執二方中藥味相同故特立新意並不分形證陰陽之異卻將有汗惡風與無汗惡風同法治之甚可疑焉病人有汗惡風三部脉浮寸脉力小為陽虛尺脉力大為陰盛可用桂枝湯或桂枝加桂病人無汗惡風三部脉浮寸關尺皆有力為陰陽氣俱盛其桂枝湯可去桂棗加葛根麻黃服之如此則使後人不惑爾一方云無汗惡風用葛根湯又云無汗惡風發熱身疼痛而喘用麻黃湯今據麻黃湯方云卻於葛根湯方內去葛根芍藥棗薑四味甘草減半加杏子七十箇為治法且本論云無汗惡風發熱身疼痛而喘者此一證似不相類況病人

無汗惡風是陰陽氣俱盛今證卻云惡風又發熱即是寒熱往來當與小柴胡湯若無汗發熱即陽氣獨盛何故於葛根湯方內去芍藥甘草也傷寒證中只有二證一則言有汗惡風發熱身疼痛證內去惡風二字改作病人無汗發熱身疼葛根湯去桂枝麻黃棗服之若喘加杏子七十箇乃為順耳況本卷第七方云汗漏不止憎風者桂枝加附子此是陰氣獨盛當加附子耳今改此證又云無汗發熱身疼即是陽氣獨盛當於葛根湯內去桂枝麻黃棗三味為是一方云太陽中風用桂枝又云太陽病汗出惡風桂枝加葛根若謂汗出惡風證重於中風證於桂枝湯更加麻黃葛根湯況此二味藥力全不勝桂枝若為汗出惡風證重於中風證當即當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麻黃根也今可改此二證一方云太陽中風如惡風用桂枝一方云太陽病自汗出不止及惡風者桂枝加黃芪白朮桂枝是也且醫者治傷寒病投表藥者全不分別有汗惡風無汗惡風無汗發熱若能曉此三證及辨脉浮沉中之陰陽何患乎治病之不愈也脉要精微論云諸過者切之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注云陽餘無汗陰餘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今將此條為證普光宗派殊異而理甚同故特引而為證也龐安

時傷寒總病論云凡桂枝湯證病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脉緊必無汗設有汗不可誤作桂枝證 索矩傷寒新書中風與傷寒並可投桂枝麻黃若分中風自汗用桂枝者其虛人也傷寒無汗用麻黃者其實人也由此中風自汗實人者麻黃亦可用傷寒無汗虛人者桂枝亦可用故曰桂枝麻黃於中風傷寒並可投也 桂枝湯虛人可服非實人亦可服者其麻黃在中麻黃湯實人可服然虛人亦可服者兼桂枝在中兼藥然此 朱肱傷寒活人書加減法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江淮間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證可加黃芩一分謂之陽旦湯夏至後有桂枝證可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或加升麻一分若病人素虛寒者止用古方不在加減仍有桂枝證服湯已無桂枝證者尤不可再與 和劑局方云無汗休服 許叔微本事方有人病發熱惡寒自汗脉浮而微弱三服湯而愈此方在仲景一百十三方內獨冠其首今人全不用苦哉仲景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風淅淅惡寒翕翕發熱宜桂枝湯此脉與證

仲景說得甚分明只是人看不透所以不敢用仲景云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脉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受病而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如何憚而不行桂枝哉又云若二三月病溫宜陽旦湯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太陽桂枝證鄉人吳德甫得傷寒身熱自汗惡風鼻出涕關以上浮關以下弱予曰此桂枝證也仲景法中第一方而世人不敢用公但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諸苦頓除公曰仲景法如此徑捷世人何以不用予應之曰仲景論表證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則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此三者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藥對證之妙處故今之醫者多不喜用無足怪也且脉浮而緩者中風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浮緊而澀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脉浮緊傷寒脉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審於證候脉息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

散邪風。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浮緊者。榮衛俱病也。麻黄湯中并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歟。至於青龍雖治傷寒見風脉。傷風見寒脉。然仲景云。汗出惡風者服之則筋惕肉瞤。故青龍一證尤難用。必須形證諦當。然後可行。王寔止以桂枝麻黄各半湯代之。蓋慎之者也。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桂枝石膏湯。傷寒三日外。與諸湯不差。脉熱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可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龍湯用。[illegible]又論麻黄桂枝湯。[illegible]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出證治論。狠麻黄湯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出。活人書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之類。惡解散而用桂枝者。頭疼發熱。無汗惡寒者。宜麻黄湯之類。惡解散而用麻黄者。三者均為解散。正分輕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黄。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當發汗。　古人云。傷寒有輕重。湯劑不可一例用。明當隨證加減。謂如桂枝加桂湯。即本方中加桂若干。減者即去桂若干。餘皆倣此。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桂枝湯方。經曰。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蓋桂枝湯本專主太陽中風。其於腠理緻密。榮衛邪實。津液禁固。寒邪所勝者。則桂枝湯不能發散。必也皮膚疏湊。又自汗。風邪干於衛氣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為輕。以發汗為重。是以發汗吐下後身疼不休者。必與桂枝湯而不與麻黄湯者。以麻黄湯專於發汗。其發汗吐下後津液內耗。雖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須桂枝湯小和之也。桂味辛熱。用以為君。必謂桂猶圭也。宣導諸藥為之先聘。是猶辛甘發散為陽之意。蓋發散風邪。必以辛為主。故桂枝所以為君也。芍藥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為臣佐者。內經所謂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藥為臣。甘草為佐也。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二物為使者。內經所謂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薑棗為使者也。薑棗味辛甘。固能發散。而此又不特專於發散之用。以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衛者也。麻黄湯所以不用薑棗者。謂專於發汗。則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諸方者。請熟究之。　陳自明管見良方。兩證俱見。即未可下。宜桂枝湯。施壹績易簡方志寧云。如發熱有所謂翕翕發熱者。有所謂蒸蒸發熱者。若翕翕發熱者。謂如鳥合羽覆其肌膚。明言其熱在外也。有汗桂枝湯。無

汗麻黄湯。志寧按欲巧學手說。形容翕翕發熱。如鳥合羽覆其肌膚。然在外也。若以投下鳥羽為大羽。翕覆其肌膚。斷其見其熱之微甚。右使活鳥如合羽覆其肌膚。惟鵝惟鴨。毒未審衛。使其掌掛與覆。別其熱之重輕。為如何猿遂曾將鵝鴨試。得數轉說出古今書。原其翕翕發熱者。乃太陽經初病傷風。其脉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淅淅惡風。嗇嗇惡寒。翕翕發熱。非傷寒證。志寧不應引傷風證比類辨傷寒證。且涤無汗者服麻黄湯一腳。增人之氣。誤人之用。為殺人之媒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云。桂枝證反下之。不成結胸及痞。但腹滿證在者。本方倍加芍藥。大黄痛者。更加大黄半兩。脉弱已自利者不加。　論傷風表證一二日。中風惡風之候。頭痛項強。骨節煩疼。或目疼肌熱。乾嘔生嘔。手足溫。自汗。惡風寒。脉陽浮而緩。陰浮而弱也。謂前為陽。關後為陰。此為邪熱在表。宜桂枝湯解肌之證也。或汗出惡風而加項背強痛者。宜桂枝加葛根湯也。反無汗者。宜葛根湯也。雖已服桂枝。反煩不解。而無裏證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服之。或服桂枝大汗出。脉浮而洪大。再宜服之。發汗後半日許復煩熱。脉浮數者。再宜桂枝湯也。當汗而反下之。不成結胸。而但下利清穀不止。表證尚在者。表熱裏寒也。此言表裏寒藥下之者也。或誤用巴豆熱藥下之。而協熱利不止者。或表裏皆熱。自利或嘔者。皆宜五苓散。止利。兼解表也。急以四逆湯溫裏。利止裏和。急以桂枝湯解表。或表熱裏和。下利同法。或陽明病脉浮遲。汗出微惡寒。或太陽病腹滿而脉浮。并宜汗反下之。但氣上衝而脉浮者。並宜桂枝湯也。脉反沉實者。大承氣湯下之。　張子和心鏡論發汗。世人只知桂枝麻黄發汗。殊不知涼藥能汗。大有驚動者。熱藥汗不出者反益病。涼藥發之百無一損。素問云。辛甘發散為陽。白虎配蔥食之。使能發汗。蓋元知薄荷亦能發汗。承氣用薑棗煎。以辛甘發散之意守其腠解。芳和滇為吐法。豈非涼藥亦能發汗也。　雲岐子保命集桂枝湯論。尺寸脉俱浮。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以其脉上連風府。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經始於目內眥。從頭下至足。終於至陰。為表之表。其太陽有標有本。寒為太陽之表。表陽則熱。本者膀胱之裏。主水。故寒。脉浮為在表。故太陽經病。身熱惡寒。頭痛項強。腰痛。從治太陽不可利小便。不可妄下。利小便者。熱傳於裏。而為血證。下之則變為結胸。此太陽經病所集也。若傳於本者。可利小便。本為膀胱。有熱。小便赤澀。何集也。太陽中風。風傷衛。衛氣虛而脉浮。身熱自汗惡風。宜桂枝湯補之。衛虛故也。桂枝辛熱。生薑辛溫甘草甘平。大棗甘溫。芍藥酸苦微寒而收。言其衛氣而上汗。辛甘發散為

皆為傷矣。　太陽中風傷濕者，寸口濡也，陰弱者汗自出也，表虛自汗華者
肺通於鼻，鼻和則聞香臭矣，肺氣受邪而不通，肺主衛，風傷衛故鼻鳴乾
嘔。汗出惡寒，太陽經病，當補其衛，汗不得外泄，故使營氣內守，宜桂枝湯。
太陽經病，身熱頭痛項強，寸浮之脈尚在，身汗出之人，行此自發熱也，則發
熱。陽浮則惡寒，陰弱發熱，為肌熱，鼻鳴乾嘔者，衰和表有病，桂枝湯主之。
王好古此事難知：謂桂枝湯發汗，本草云桂枝能止煩出汗，仲景或云復
發其汗，或云先其時發汗，或云當得汗解，或云當發汗，更發汗，并發汗，宜
桂枝湯者數證，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服桂枝，又云汗家不得
重發汗，又云發汗過多者，却與桂枝甘草湯，是收汗也。一藥二用，如何說
得？中發汗與汗與本草桂能為一也。參以本草云：味辛甘熱，無毒，能
為百藥長，通血脈，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藏無他病，發
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榮氣不和，則內外不諧，衛氣不與榮氣諧和也。
若榮氣和則愈，故皆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榮衛和則汗自出，風邪從此
而去，非桂枝能開腠理發出汗也，以其固閉榮血，衛氣自和，邪無地而出
矣。其中則閉汗孔也。昧者不解閉汗之義，凡見病者便與桂枝湯發汗，若
與中風自汗者合，其效桴鼓，異其汗而妄發則亡。此桂枝發出汗也，無聞傷
寒無汗者，復與桂枝湯，誤之深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閉汗孔也。又
又言發汗多，叉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閉汗孔也。又
云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桂枝條下言發汗字者，當
認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本草出汗二
字，上文有通血脈一語，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藥，是為榮血中藥也。如是則
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然汗出，非桂開而發出汗也。故後人用桂治
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噫！神農之作本草，仲景之行後，又按一也。
王好古曰：無汗，仲景桂枝湯治太陽經傷風自汗，脈浮而緩，自汗小便
不數者宜用；無汗，小便數，手足冷，不惡寒，或青渴好飲者，不宜者。　三
錢氏桂枝，曰：[illegible]二香諸飲，冬三月宜桂枝麻黃，三六月杜汗宜
司白虎，各該用桂枝麻黃則內熱發黃生斑必矣。二月三月四月病溫宜
陽旦湯，七月八月傷熱病壯熱，尚宜白虎，自然汗解。或問孫曰：杜張皆言
夏若果見桂枝麻黃證，亦豈得不用，只用白虎也。孫曰：此說甚妙，但臨時
看證用之。老弱之人，不宜白虎，白虎治傷寒亦治暑證。　尚從善傷寒紀
玄妙用集論：桂枝湯非特治傷寒而然，亦以雜治無病，桂而不可言，夫八
作福患後而虛，古諸亦可，古為自汗者可之。黃耆[illegible]

去芍藥加皂莢以治肺痿；加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以治寒疝；去薑棗加
五味、當歸以治血痺；去薑棗加黃耆、當歸以治虛勞、婦人產後、帶下，夫
精則加龍骨牡蠣；寒疝腹痛，灸刺不已，則入烏頭煎，治桂去桂，又可療小
戶嫁痛，連日者也；除桂加白薇、附子，又可療虛羸發熱汗出者也。嗟世之
昧者，偶得一方，隱秘不示，以為舉世之方莫能尚也，及其用之，鮮獲全效。
殊不知不察病源，不知通變，亦末如之何也矣。所謂學方三年，無病可治；
治病三年，無方可用。是惟仲景因其證而加減之，千變萬
化，舉治咸應。昔人以為甚効者，神而為諸方之祖者是也。

桂枝湯方

桂枝 三兩，去皮，味辛熱　芍藥 三兩，味苦酸微寒

甘草 二兩，炙，味甘平　生薑 三兩，切，味辛溫

大棗 十二枚，擘，味甘溫。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桂枝湯辛甘之劑
也，所以發散風邪。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緩之，
以酸收之，是以桂枝為主，芍藥甘草為佐也。內經曰：風淫於內，以
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生薑大棗為使也。　太平聖惠方用赤芍藥。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
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
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
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
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
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孫思邈千金要方云：先以水七升煮棗，令爛，去滓，乃內諸藥，水少，以
意減之。忽光濟傷寒集義中引本草云：五味皆搗，篩，並葢合之為
旦。古治傷寒中風，脈浮，發熱往來，汗出惡風，頭項強，鼻鳴乾嘔，桂枝
湯主之。隨病加減如左，以泉水一斗，煮取四升，分服一升，日三，自汗
者去桂枝加附子一枚；渴者去桂加栝蔞三兩；利者去芍藥桂加乾
薑三兩，附子一枚，炮；心下悸者去芍藥加茯苓四兩；虛勞裏急，正陽
旦主之，煎得二升，內膠飴半兩，為再服；若脈浮緊，發熱者，不可與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頭痛者，太陽也；發
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與桂枝湯解散風邪。　王叔和脈經：太陽病頭痛
發熱，汗出惡風，若惡寒，宜桂枝湯證。　太平聖惠方：中風傷寒[illegible]　雲岐
子保命集：太陽發熱，浮而緩，不可下，發頭痛項強，發熱汗出惡風者，太陽標

病故宜桂枝湯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林億等校正云謹按仲景本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
今證云汗出惡風而方中有麻黃恐非本意也第三卷有葛根湯證云無
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麻黃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湯恐是桂枝中但
加葛根耳　成無己註云几几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
強者動則如之項背几几者當無汗反汗出惡風者中風表虛也與桂枝
湯以和表加麻黃葛根以祛風且麻黃主表虛後葛根湯證云太陽病項
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藥味正與此方同其無汗者當用麻黃
今自汗出恐不加麻黃但加葛根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太陽病身體
几几然反汗出惡風者宜桂枝加栝蔞湯栝蔞不主項強几几其
意治肺熱令不能傳於背也桂枝湯內當加栝蔞四兩　朱肱傷寒活人
書桂枝加葛根湯伊尹湯液論桂枝湯中加葛根今監本用麻黃誤也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桂枝加葛根湯證貞元還康徐南徒得傷寒背強汗
出惡風予曰桂枝加葛根湯證病家曰一醫用此方一劑而病如舊汗出愈
多矣予曰得非仲景三方乎曰然予曰誤矣此方有麻黃所以愈見汗多
林億謂止於桂枝加葛根湯是矣予令依林說而服之微汗而解　雲岐子
保命集太陽標病脈浮而長項背強者太陽也凡心發熱不惡寒者陽明
標病與太陽相併均宜桂枝加葛根湯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
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成無己註太陽病屬表而反下
之則虛其裏邪欲乘虛傳裏若氣上衝者裏不受邪而氣逆上與邪爭也
則邪仍在表故當復與桂枝湯解外其氣不上衝者裏虛不能與邪爭
邪氣已傳裏也故不可更與桂枝湯攻表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
溫針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成無己註太陽病三日中曾經發汗吐下溫針虛其正氣病仍不解者謂
之壞病言爲醫所壞病也不可復用桂枝湯當觀脈證知犯何逆而治之
逆者隨所逆而救之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
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成無己註脈浮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可與
桂枝湯解肌脈浮緊發熱不汗出者傷寒也可與麻黃湯常須識此勿妄
與也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成無己註
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桂枝湯甘酒客得之則中滿而嘔　喘家作桂枝湯
加厚朴杏子佳　成無己註太陽病爲諸陽主氣風甚氣擁則生喘也與桂
枝湯以散風加厚朴杏仁以降氣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成

無己註內熱者服桂枝湯則吐如酒客之類也既亡津液又爲熱所搏其
後必吐膿血吐膿血謂之肺痿金匱要略曰熱在上焦爲肺痿謂或從汗
或從嘔吐重亡津液故得之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
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成無己註太陽病因發汗遂汗
漏不止而惡風者爲陽氣不足因發汗陽氣益虛而皮腠不固也內經曰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小便難者汗出亡津液陽氣虛弱
不能施化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亡陽而脫液也針
經曰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與桂枝加附子湯以溫經復陽　龐安時傷
寒總病論云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切八片同煎如前小便難者
有津液可作汗者小便數不可與桂湯主證也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
桂枝湯內加附子半兩如前入生薑同煎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不
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脈浮而大浮爲風大爲虛予曰在
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少差有千里
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
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第十六證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
惡寒腳攣急反以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
一則漏風小便難二則有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
七證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其第十六
證治法見本方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本病頭痛項強惡風身寒自汗
脈浮而微發汗遂漏不止小便難而清四肢急難以屈伸者太陽標與少
陰本相併故宜桂枝加附子湯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
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成無己註脈來數時一
止復來者名曰促促爲陽盛則不因下後而脈促者也此下後脈促不得
爲陽盛也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此下後脈促而復胸
滿則不得爲欲解由下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胸中也與桂枝湯以散
客邪通行陽氣芍藥益陰陽虛者非所宜故去之陽氣已虛若更加之微
寒則必當溫劑以散之故加附子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桂枝湯內去
芍藥只用四味也芍藥味酸脈促胸滿惡寒結胸故去芍藥之佐全用辛
甘發散其毒氣也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
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爲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
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
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

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枚。麻黄湯麻黄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算法約之。二湯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兩十六銖。芍藥生薑甘草麻黄一兩。大棗四枚。杏仁二十三箇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箇。今方詳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湯成無己註云。傷寒八九日則邪傳再經。又遍三陽。欲傳三陰之時也。傳經次第。則三日傳遍三陽。至四日陽去入陰。不入陰者爲欲解。其傳陰經第六日。傳遍三陰爲傳經盡。而當解。其不解傳爲再經者。至九日又遍三陽陽不傳陰則解。如瘧發作有時也。寒多者爲病進。熱多者爲病退。經曰。厥少熱多。其病爲愈。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進也。今雖發熱惡寒。而熱多寒少。爲陽氣進而邪氣少也。裏不和者。嘔而利。今不嘔。清便自調者。裏和也。寒熱間日發者。邪氣深也。日一發者。邪氣復常也。日再發者。邪氣淺也。日二三發者。邪氣微也。內經曰。大則邪至。小則平。言邪甚則脉大。邪少則脉微。今日數多而脉微緩者。是邪氣微緩也。故云欲愈。脉微而惡寒者。表裏俱虛也。陽。表也。陰。裏也。脉微爲裏虛。惡寒爲表虛。以表裏俱虛。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陰陽俱虛。則面色青白。反有熱色者。表未解也。熱色。爲赤色也。得小汗則和。不得汗則邪氣外散皮膚而爲癢也。與桂枝麻黄各

半湯小發其汗。以除表邪。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證。嘗記一親戚病傷寒。身熱頭疼無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予訊問之。見醫者治大黄朴消等欲下之。予曰。子姑少待。予爲視之。脉浮緩。卧密室中。自稱甚惡風。予曰表證如此。雖大便不通數日。腹又不脹。別無所苦。何遽便下。大抵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邪乘虛入。不爲結胸。必爲熱利也。予作桂枝麻黄各半湯。繼之以小柴胡。漐漐汗出。大便亦通而解。仲景云。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欲攻之。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元本上大夫皆信于此欵子理甚明大抵風寒入裏不消。必有燥屎。或大便堅秘。須是脉不浮。不惡風。表證罷。乃可下。大便不通。雖四五日不能爲害。若不顧表而便下。遂爲協熱利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脉浮而大。頭痛項强。八九日如瘧狀。熱多寒少。不嘔者。無少陽證。清便自調者。裏和也。寒熱榮衛俱病。又云。身癢者。榮衛不行。故宜桂枝麻黄各半湯。　王好古此事難知論太陽證。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强。發熱惡寒無汗。或尺寸俱浮而緊。是病發於陽。陽者衛也。麻黄湯主之。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强。發熱惡風。自汗。或尺寸俱浮而緩。是病發於陰。陰者榮也。桂枝湯主之。麻黄湯是陽經衛藥也。開腠理。使陽氣申泄。此藥爲衛實也。桂枝湯是陰經榮藥也。閉衛氣。使陰氣不泄。此藥爲衛虛也。桂枝麻黄爲榮衛藥。然何以知榮衛藥。答曰。經言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云。桂枝和榮衛散風邪也。又經言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以此知榮衛藥也。又曰。桂枝湯。麻黄湯。太陽藥也。是則然矣。本非太陽藥也。以其最先受自太陽入於太陽證。何以其用麻黄湯。謂此榮衛氣藥也。桂枝湯謂此榮衛藥也。故仲景用此二藥。謂調榮衛。以是知血氣在太陽經也。分中論故世人只見頭項痛腰脊强爲太陽病。不知實病者榮衛。當以二藥爲榮衛之劑。然則非榮衛之藥。乃太陰少陰之藥也。何以然。手太陰爲肺主衛。手少陰爲心主榮。是衛氣榮血乃心肺所主。故麻黄湯爲手太陰之劑。桂枝爲手少陰之劑也。以其麻黄爲肺。桂枝入心。故傷風寒而欬者前人云麻黄桂枝也。又論桂枝麻黄各半湯證。太陽證頭痛發熱自汗惡風。然當緩而反緊。傷風得傷寒脉也。太陽證頭痛發熱無汗惡寒。然當緊而反緩。傷寒得傷

風脉也。二證不同。本經大青龍湯主之。易老云。桂枝麻黄各半湯。此言外之意。楊氏云。非明脉者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其凶暴。故是防傷内損及亡陽之失也。故易老改用九味羌活湯。而不用桂枝麻黄也。羌活湯無論有汗無汗。悉宜主之。但有緩急之不同耳。九味羌活湯藥證加減。類之具見于後。又論桂枝二麻黄一湯證。太陽證發熱惡寒。自汗脉緩。太陽證發熱惡風無汗脉緊。易老元用桂枝二麻黄一。治上二證。後復用羌活湯。　蘋室寶鑑梅師云。經言冬不可汗。夏失血。大下之後。皆不可汗。如此者。數與麻黄桂枝湯。患過身。微潤。連日自當解矣。二本　類要云。冬不可汗者。以其不甚寒。身無大熱故也。不剛傷寒中風。並數進桂枝麻黄各半湯者。任少汗而解。或無汗自解。異證之驗也。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成無己註。煩者熱也。服桂枝湯後當汗出而身涼和。若反煩不解者。風甚而未能散也。先刺風池風府以通太陽之經而泄風氣。卻與桂枝湯解散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俠風池是少陽之經。傷經之會。不針天柱而取風池者。傷陰經諸陽之會。與諸陽主表故也。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

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
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箇。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
一兩，杏仁七十箇。以筭法約之，桂枝湯取十二分之五，即得桂枝、芍藥、生
薑各一兩六銖，甘草二十銖，大棗五箇。麻黃湯取九分之二，即得麻黃十
六銖，桂枝十銖三分銖之二，收之得十一銖，甘草五銖三分銖之一，收之
得六銖，杏仁十五箇九分銖之四，收之得十六箇。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
桂枝一兩十七銖，麻黃十六銖，生薑、芍藥各一兩六銖，甘草一兩二銖，大
棗五箇，杏仁十六箇，合方。　成無己註云：經曰：如服一劑，病證猶在者，故
當復作本湯服之。服桂枝湯，汗出後，脉洪大者，病猶在也。若形如瘧，日再
發者，邪氣客於榮衛之間也。與桂枝二麻黃一湯，解散榮衛之邪。　龐安
時傷寒總病論云：桂枝二麻黃一湯，用桂枝湯末一兩，麻黃湯末半兩，以
水一升半，薑三片，棗三箇，煎減半，去滓，溫飲一盞，未有小汗，再服之。　雲
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頭痛項強，身熱惡寒，脉浮而洪，過於平脉，而自汗
不止。衛氣不與榮氣諧和，刺風池、風府，暨太陽之綱，卻與桂枝，汗又不止，
形似瘧，一日再發，非桂枝證也。脉洪大者，故獨桂枝不愈，可與桂枝二麻
黃一湯，和其榮衛。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

參湯主之。成無己註：大汗出，脉洪大而不渴，邪氣猶在表也，可更與桂枝
湯。若大汗出，脉洪大而煩渴不解者，表裏有熱，不可更與桂枝湯，可與白
虎加人參湯，生津止渴，和表散熱。　雲岐子保命集論渴飲水證：與桂枝
麻黃發汗之後，脉洪大而渴者有三，上中下有熱，分三藥所主而治之。肺
熱於上焦，渴而飲水，故上焦之渴，白虎湯也。熱在中焦，胃熱飲水，小便不
利，故中焦之渴，豬苓湯也。熱在下焦，膀胱有熱而渴，小便不利，五苓散也。
衛生寶鑑云：此方立夏後，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後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
尚凜冷，亦不可與服之，與之則嘔利而腹痛。諸亡血虛家，亦不可與，與之
則腹痛利者，但可溫之，當愈。傷寒脉浮，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去
人參。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
二越婢一湯方。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
草二兩，大棗十二箇。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石膏半斤，
大棗十五箇。今以筭法約之，桂枝湯取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
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箇。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黃十八銖，生
薑九銖，甘草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箇八分之七，棄之。二湯所取相
合，即共得桂枝、芍藥、甘草、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石膏二十四銖，

大棗四箇，合方。舊云桂枝三，今取四分之一，即當云桂枝二也。越婢湯方
見後。　成無己註云：胃為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為卑藏若婢。內經曰：脾
主為胃行其津液。是湯所以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
一名越脾湯，即此意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頭痛項強，熱多寒少，脉
微而弱，陰脉也。熱多寒少，謂陽明、太陽與陽明標併，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王好古陰證畧例論：元陽中脫，有內外。或有人飲冷內傷，一身之陽，便從
內消，身表涼，四肢冷，脉沉細，是謂陰證，則易知之。若從外走，身表熱，四肢
溫，頭重不欲舉，脉浮弦，按之全無力，醫者不察，便與表藥雙解等，便使汗
出，三焦之氣絕，以此殺人者多矣。或自服藝苓，及沐浴蓋覆，強令汗出，以
致雙證不救。如此自殺者亦多矣。身涼，脉沉，須調中藥湯自內之外，身體
溫和而愈。脉浮弦細者，須調中藥湯從內去，漸入外，熱復得脉平溫和而
愈。此證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
無陽也，不可發汗。此一條雙解、參苓、沐浴、陰證皆不可用。又經云：脉濡而
緊，濡則胃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
心內煩。醫為有大熱，解肌又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
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快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右此仲

景論桂二越婢外熱內寒證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各十八銖　生薑一兩三錢切
大棗四枚擘　麻黃十八銖去節　石膏二十四銖碎
綿裹

右七味，㕮咀，以五升水煑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
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為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為一方，桂
枝二越婢一。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云：越脾湯本方有朮附二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成無己註：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
為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
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為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
便，行留飲。　孫思邈千金翼方：於桂枝湯中惟除去桂枝一味，加茯苓、白
朮二味，為湯服一升，小便即利。本云桂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王
燾外臺秘要方云：出范汪藥苑，若其難，杜青產周等。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
云：使小便利則愈，以茯苓利小便也。　小便不方名茯苓白朮湯。傷寒脉浮

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王叔和脉經，心煩二字作頻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成無己註。脉浮自汗出小便數而惡寒者。陽氣不足也。心煩脚攣急者。陰氣不足也。陰陽血氣俱虛。則不可發汗。若與桂枝湯攻表。則又損陽氣。故為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先作甘草乾薑湯復其陽氣。得厥愈足温。乃與芍藥甘草湯益其陰血。則脚脛得伸。陰陽雖復。其有胃燥讝語。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以和其胃。重發汗為亡陽。加燒針則損陰。内經曰。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燒針。是陰陽之氣大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太陽病自汗。四肢難以屈伸。若小便難者。可與陽旦證内加附子一枚。炮去皮尖。八破。同前服之。陽旦。即桂枝湯異名。若小便數者。慎不可行此湯。宜用芍藥甘草湯。若誤行桂枝附子湯攻表。則咽乾煩躁。厥逆嘔吐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陽氣。若厥愈足温。更與芍藥甘草湯。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則讝語止也。芍藥甘草湯主脉浮而自汗。小便數。寸口脉浮大。浮為風。大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小便數。仍汗出。為津液少。不可誤用桂枝湯。宜補虛退熱。通治誤服湯後病證仍存者。按古之三兩。准今之一兩。古之三升。准今之一升。若以古方裁減。以合今升秤。則銖兩升合之分毫難以從俗。莫若以古今升秤均等而減半為一劑。稍增其枚粒。乃便於俗爾。且仲景方云。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既。半之劑。此古方一劑之。又如其半。庶可防病未盡而服之也。有不堪大湯劑者。再減半亦佳。特複所錄者。以一分為兩。兩為錢。以二銖五分以盞為升。下也。實為雜證。或謹咬。抄撮。皆可意求。每抄五錢。水兩平盞。煎八分服之。有薑棗者。每服入薑三片。棗三枚。一日三服。未中病可六七服也。有不可作主散者。是病勢大。宜依古方行之。凡湯一劑。有附子一枚。增半之劑。合用附子一枚半。古方不析枚者。是故力要完也。半兩已上大附子。可當一枚半。四錢以下者。可以兩枚為準。桂枝傷多不妨。仲景云。強人可加附子。成兩枚是也。又曰。傷寒已得汗。身和。熱煩躁讝語。矣是此為津液不和。與小柴胡去人參加桂枝湯服之。津液和自愈。未差與調胃承氣湯下之。凡厥逆用四逆湯。謂其脉浮遲弱緊爲。細。或沉。皆屬裏。有寒也。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四逆湯方。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温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足。陰寒加之。陽氣不相順接。是致

手足不温。而成四逆。此湯中發陽氣。却散陰寒。温經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内經曰。寒淫於内。治以甘熱。却陰扶陽。必以甘為主。是以甘草為君。乾薑味辛熱。内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逐寒正氣。必先辛熱。是以乾薑為臣。附子味辛大熱。内經曰。辛以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暖肌温經。必憑大熱。是以附子為使。此奇制之大劑也。四逆屬少陰。少陰者腎也。腎肝位遠。非大劑則不能達。内經曰。遠而奇耦。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調胃承氣湯。治諸發汗和解吐復不惡寒。但發熱而蒸蒸然者。或日深心下温温欲吐。而胃中滿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兄不知切。）先此時者。先於此時之前。已曾自極吐下。而見此證也。或日深裏熱讝語。法當承氣下之。誤以銀粉巴荳燥熱大毒丸藥下之。以致其陰損虛。則邪熱轉甚。[illegible]協熱下利不止。脉反調和也。（協胡頰切。和也。合也。）今言病本為熱。而又與辛熱大毒丸藥下之。則兩熱相和相合。而熱甚下利不止也。下利脉當微厥。而其熱藥攻之。致脉反遠當其調和也。言有熱利不止。而脉反平。或滑實大而緊者也。反或表病裏和。而下之太早。表熱乘虛入裏。而成不成結胷。但為熱利不止。心下滿鞕。或煩渴咽乾。脉滑數而或實者。或諸腹滿實痛者。或煩渴讝妄者。小便赤澀。大便或鞕。或熱泄。脉滑實而緊甚也。並宜調胃承氣湯下之。 四逆湯。治傷寒表熱未入於裏。誤以寒藥下之太早。其表熱本未入。而因藥裏寒下利不止。或表熱裏寒自利不止者。急以四逆温裏。脉浮不渴。小便清白不澀。完穀不化者是也。或辨便溺之色。當須更審其飲食何物之色也。或下後協熱利不止者。咽乾煩渴也。謹不宜温也。宜五苓之類散其濕熱也。惟裏寒者可以温之。止其寒瀉利止。裏和表證尚在者。急以桂枝湯解表也。或雜病寒飲嘔吐者。或寒濕泄瀉者。然雜雜病。若濕熱吐瀉者。不宜此方。雖亦有温熱瘡閉之微者。誤中辛熱開發而効。甚者強劫不開。則怫熱病轉加也。惟裏寒可通用四逆湯也。或害然極深者。手足厥冷。則不宜之方。書以下之。 崔岐子保命集。大陽經病傷寒。頭痛項背強。發熱自汗。小便數者。傳陽明也。微煩惡寒。脚攣急。脉浮。熱者與桂枝湯。得之便厥。咽乾煩躁吐逆者。外熱而裏寒也。作甘草乾薑湯與之。汗止榮衛内實。更作甘草芍藥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中氣不和。與調胃承氣湯。 王好古此事難知論下焦寒。四逆例。乾薑味苦。能止而不能行。附子味辛。能行而不止。寒泄小便不通。二藥湯也。能利小便不若薑朮附三味。内加茯苓以分之。或生朮薑附皆主之。不迫先設薑附湯。言二

法。一法當熱服。手少陰心也。水也火。熱服以接心大。身表寒盛。外大少也
寒從外生。熱從內消。譬如冰死。寒在外也。一法當寒服。足少陰腎也。邪入
水冷脫以類腎於身表微熱。內求多也。熱從外主。寒從內消。譬如飲冷者
寒在內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芍藥甘草湯。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
赤散。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又論芍藥二甘草一湯。脈
弦加芍藥。洪加黃芩。緩加桂枝。遲加當歸。脈遲加乾薑。大便
軟加白朮。小便澀加茯苓。又論甘草乾薑湯。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甘草
乾薑以復陽氣。四逆湯。又論調胃承氣湯加半夏芒硝。米石膏為細末凍
蜜設治復氣大頭病加當歸。此無鼓治時氣疙瘩五發瘡瘍。當
頭大便軟。升麻葛葉湯下之。云是也。王朝奉若之云有大小便不通
氣結一。除有大小便不通迎照三承氣湯。及諸下湯不通者。多是氣結必
死矣。可針會陰穴。在兩陰之間。此數有效併者。因此亦有承氣內無巴豆
下而通者。不可不知。加郁李仁。使氣導達。二法在後氣結會陰食療方
酒服郁李仁丸四十九粒。更瀉尤良。　王好古陰證略例用附子法。古人
用附子不得已也。古為身涼脈沉細而用之。若裏寒身表大熱者不宜用
以其附子味辛熱。能行諸經而不止。身與熱。但用乾薑之類。以其味苦能

止而不行。只是溫中一法。若身熱消而變寒。內外俱寒。薑附合而並進。溫
中行經。陽氣俱生。內外而得可保康寧。此之謂也。若身熱便用附子。切恐
轉生他證。昏冒不止。可慎可慎。危亦林得效方云。四逆湯治陰毒要藥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云。四逆湯此溫之重劑。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論調
胃承氣湯。承者順也。加調胃二字甚矣。世人惡其名便畏其峻。豈知調
之有利益於脾胃。乎知知其然。常作調中湯用。以惡世人加生薑棗煎。使
吾知補脾胃氣。豈知辛甘發散之理也。所以調和脾胃。順導其氣。流滋潤
嗌。故立此名也。又於此藥中加桃仁一十五粒。桂枝。大黃。芒硝。甘草各半
兩。名桃仁承氣湯。桂枝甘草為表藥。芒硝大黃為裏藥。桃仁散血。故從太
陽傳陽明之實熱。治諸發汗和解。吐後並宜用服。調胃承氣下之。其大黃以
酒浸。桔梗苦高。非酒不能至。譬物在高巔。人迹之所不及。射以取之。故用
酒浸引而上行。若無酒浸。只用一生大黃。苦泄峻下。則必遺高之分邪熱也。是
以愈後或目赤喉閉。或頭腫。及高之熱疾生矣。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味甘平　乾薑二兩炮。味辛熱

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甘草乾薑相合。以復陽氣。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四兩。酸。微寒　甘草四兩。炙。甘平

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浸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芒消半升。味鹹。苦大寒

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芒消鹹寒以除熱。大黃苦寒以蕩實。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陳而緩中。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之。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乾薑一兩半。味辛熱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大熱　劉守真宣明論云。附子以

半兩看生者乃與大者性皆熱。非氣方之宜。世俗以其大者
未知古人之有別也。
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又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甘草薑附相
合。為甘辛大熱之劑。乃可散陰寒之氣。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言
夜半手足當溫。兩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
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
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
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
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成無己註。陽旦桂枝
湯別名也。前證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與桂枝湯證相
似。是證象陽旦也。與桂枝湯而增劇。得寸口脈浮大。浮為風。大為虛。
加附子。桂枝湯加附子溫經。以補虛。增桂令汗出。以祛風。其有治之之逆而
增劇者。與甘草乾薑湯。陽復而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陰和而脛伸。表邪

已解。陰陽已復。而有陽明內結。讝語煩亂。少與調胃承氣湯。微
滑泄以和其胃。則陰陽之氣皆和。內外之邪悉去。故知病可愈。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五

寒 諸寒證治十

張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成無己註太陽病項背強几几汗出惡風者中風表虛也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中風表實也表虛宜解肌表實宜發汗是以葛根湯發之也。 太平聖惠方太陽病項背強無汗不惡風者宜麻黃湯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有人患傷寒無汗惡風項雖屈而且強予曰項強几几葛根湯證或人問曰何謂几几予曰几几者如几几足疾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誤也蓋仲景論中極有難曉處振振欲擗地心中懊憹外氣怫鬱鬱冒不仁膈內拒痛如此之類甚多無事中許寸來迴因其循于傷寒之初不能辨其病證見其項強而汗多以涼藥解治之至於再三遂成陰毒六日卒迴痛許之遂著陰毒形證訣三篇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項背強頭痛太陽從上至足几几而無汗肌熱者屬陽明惡風在表也脈浮而過於平脈宜葛根湯太陽經病頭痛項背強几几而熱不惡風目疼鼻乾而利者傳陽明也脈浮大而長傳胃則嘔宜葛根湯太陽傷寒中風經與經合尺寸俱長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以其脈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陽明經始於鼻交頞中從頭下至足行身之前為表之裏其陽明經標熱本實標陽則熱本於胃胃者水穀之海故本實其從標則浮而長從本則沉而實陽明為肌肉之本標病身熱蒸蒸而不惡寒本實胃中燥鼻乾目疼几几而熱陽明禁發汗在本者不禁下發之則變黃證太陽主表榮衛是也榮衛之下肌肉屬陽明二陽併病葛根湯主之衛者桂枝榮者麻黃榮衛之中麻黃桂枝各半湯榮衛之下肌肉之分者葛根湯又名解肌湯 汪琥傷寒發明書云若自汗惡風者名曰中風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切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本草云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是也此以中風表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也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

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成無己註傷寒有合病有併病太陽病不解併於陽明者謂之併病三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甚也太陽陽明合病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有以邪氣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裏則裏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　云矩傷寒折書云合病者初覺病便兩經感三經拙合受邪是也　朱肱傷寒活人書又問二陽有合病有併病何也答曰脉浮大而長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者云病也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併病也三陽皆有合病唯三陰無合病不可不知也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愈宜大承氣湯若太陽證不罷不可下宜用桂枝麻黃各半湯小發汗設面赤色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大徹則陽氣怫鬱不得越散當汗不汗煩躁不知痛處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以麻黃湯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脉濇故知之　趙嗣真活人百問釋疑第二問又云太陽與陽明合病脉必浮大而長外證必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也愚詳此問太陽陽明合病其論疎闊然也其證治則非也何者蓋仲景論所出合病證治有三自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喘而胸滿者麻黃湯此問皆不言何耶却以已意云惡寒者升麻湯不惡寒反惡熱大便不秘者白虎湯解利之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或讝語者承氣湯下之上件皆是治陽明經自病並不可以治合病非特此爾少陽門中亦不該載太陽少陽合病併病又何耶愚嘗疑合病與併病之為難明也久矣今始釋之蓋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證不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煩躁短氣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如前於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傳變如此也又三陽互相合病皆自下利仲景於太陽陽明合病則主以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以黃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以承氣湯至於太陽少陽併病其證頭項強痛眩冒如結胸心下痞鞕當刺大椎肺俞肝俞不可汗下少陽陽明併病未論闕文三陽合病一證獨有證治是後問三陽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成無己註邪氣外甚陽不主裏裏氣不和氣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嘔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與葛根湯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氣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與陽明合病頭痛項強身熱不惡風脉浮弦不下利陽明本實但嘔者少陽也宜服葛根加半夏湯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大棗十二枚擘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成無己註經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脉邪在裏則見陰脉下利脉微遲邪在裏也促為陽盛雖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氣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為因喘而汗出也即裏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裏熱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與陽明標為病頭痛項強身熱鼻乾脉浮大而長當葛根湯解肌從陽明之治也若無陽明脉證獨有太陽脉浮自汗惡風桂枝湯主之反下之裏虛利不止脉浮大而長者葛根加黃芩黃連湯黃連苦而堅內能止下利黃芩苦寒主表熱裏實是以加之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黃芩二兩味苦寒
黃連三兩味苦寒

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甘苦以堅之裏氣弱者堅以黃芩黃連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煑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王燾外臺秘要方忌猪肉冷水海藻菘菜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此太陽傷寒也寒則傷榮頭痛身疼腰痛以至牽連骨節疼痛者太陽經榮血不利也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

者寒在表也風并於衛衛實而營虛者自汗出而惡風寒也寒并於營營實而衛虛者無汗而惡風以營強衛弱故氣逆而喘與麻黃湯以發其汗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傷寒之脈緊盛而按之澀是也脈浮而緊浮為風緊為寒風傷衛寒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外證必發熱無汗而喘其人但憎寒手足指末必微厥久而復溫掌心不厭此傷寒無汗用麻黃證凡脈浮數或浮緊無汗小便不數病雖十餘日尚宜麻黃湯也　宋雍傷寒新書云中風與傷寒並可投桂枝麻黃若分中風自汗用桂枝者其虛人也傷寒無汗用麻黃者其實人也由此中風自汗實人者麻黃亦可用傷寒無汗虛人者桂枝亦不可用故曰桂枝麻黃於中風傷寒並可投也桂枝湯虛人可服非實人亦可服者兼麻黃在中麻黃湯實人可服然虛人亦可服者兼附子在中餘兼藥做此　朱肱傷寒活人書云傷寒熱病藥性須涼不可太溫夏後麻黃湯須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黃芩一分蓋麻黃性熱夏月服之有發黃斑出之失唯冬及春與病人素虛寒者乃用正方不在加減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論麻黃湯加減法並依活人書仲景論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人皆能言之而不曉前人處方

用藥之意故醫者多不用無足怪也且脈浮而緩者中風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浮緊而濇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若證候與脈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傷營營血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傷衛則風邪干陽氣陽氣不固發越而為汗是以自汗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芍藥以治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仲景於桂枝證云令半身漐漐微似有汗者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汗汗過則反動營血邪氣乘虛而襲之故病不除也寒傷營則寒邪入陰血而營行脈中者也寒邪居脈中非特營受病邪自內作則并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甘草助其發散欲除內外之邪營衛之病爾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營衛治之亦自有深淺也何以驗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證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諧和故爾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

云發熱汗出者此為營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營和而衛不和又第一卷云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脈浮緊者營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用桂枝此仲景之意也至於青龍雖治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之病然仲景云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厥逆便有筋惕肉瞤之證故青龍一證尤難用須是形證諦當然後可行故王寔大夫證治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蓋慎之也　有人病傷寒身熱頭痛予診之曰邪在表此表實證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人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人也始因虛入及邪居中則反為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予於表裏虛實歌中嘗論其事矣仲景麻黃湯之類為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為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之類是也裏虛則四逆之類是也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嘗讀華佗傳有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

利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異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麻黃湯證鄉人丘主忠寓此後為福寺病傷寒予為診視其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無力自尺以下不至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耆令飲之翌日病者不耐其家曉夜督發汗藥其言至不遜予以鄉人隱忍之但以建中調理而已及六七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第二服狂言煩悶須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又論曰仲景論雖云不避晨夜即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雖暫時得安虧損五藏以促壽限何足尚哉昔范雲為陳霸先屬官貴也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偶感寒疾恐不及預盛事召徐文伯診視之懇使可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恐二年後不復起爾雲曰朝聞道夕死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柏葉設席置雲於其上頃刻汗解以溫粉裹之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矣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愈乎每見病家不耐病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顧利恐別更醫遂情順意鮮不致斃故予書此以為龜鑑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麻黃桂枝湯後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二證治論服麻黃湯發

頭目暝劇者必衄。出活人書。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之類應解散而用桂枝者。頭疼發熱無汗惡寒宜麻黃湯之類應解散而用麻黃者。二者均為解散。正分輕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黃。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當發汗。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麻黃湯方。本草有曰。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實謂寒邪在表。皮膚堅實。榮衛勝。津液內固之表實。非腹滿便難之內實也。聖濟經曰。汗不出而腠密。邪氣勝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即麻黃葛根之輕劑耳。麻黃味甘苦。用以為君者。以麻黃為輕劑而專主發散。是以為君也。桂枝為臣者。以風邪在表。又緩而膚理疏者。則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為臣。寒邪在經。表實而腠密者。則非桂枝所能獨散。必專麻黃以發汗。是當麻黃為主。故麻黃為君。而桂枝所以為臣也。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辛苦者。茲是類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溫。用以為佐使者。內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者榮之主也。傷寒榮勝衛固。血脉不利。是專味甘之物以緩之。故以甘草杏仁為之佐使。且桂枝湯主中風。風則傷衛。風邪併於衛。則衛實而榮弱。仲景所謂汗出惡風者。此為榮弱衛強者是矣。故桂枝湯佐以芍藥。用和榮也。麻黃湯主傷寒。寒則傷榮。寒邪併於榮。則榮實而衛

虛。內經所謂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者是矣。故麻黃佐以杏仁。用利氣也。若是之論。實處方之妙理。制劑之淵微。該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見功焉。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解利傷寒論。夫傷寒之法。先言表裏。及有緩急。三陽表當急。裏當緩。三陰表當緩。裏當急。又曰。脉浮當汗。脉沉當下。脉浮汗急而下緩。謂三陽表也。脉沉下急而汗緩。謂三陰表也。麻黃湯謂之急。麻黃附子細辛湯謂之緩。內經云。有漬形以為汗。為汗之緩。裏之表也。又曰。在皮者汗而發之。為汗之急。表之表也。急汗者太陽。緩汗者少陰。是藏府之輸應也。假令麻黃附子細辛湯。是少陰證。始得發熱脉沉。裏和無汗。故漬形以為汗也。假令麻黃湯。是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脉浮無汗。裏和是也。在皮者汗而發之也。經曰。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此之謂也。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三部脉俱弦而浮。表寒裏和。謂清便自調也。麻黃湯內加羌活防風各三錢。謂肝主風。是膽受病。大便秘或泄下赤水無數。皆裏不和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善笑。其人寸脉俱浮而洪。惡寒裏和。清便自調也。麻黃湯內加黃芩石膏各三錢。謂心主熱。是小腸受病也。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尺寸脉俱浮而緩。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白朮防己各五錢。謂脾主濕。胃經受病

也。假令得肺脉。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尺寸脉俱浮而澀。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桂枝生薑各三錢。謂肺主燥。是大腸受病也。假令得腎脉。其外證面黑善恐。其尺寸脉俱浮而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附子生薑。謂腎主寒。是膀胱經受病也。已上五證。皆表之表。謂在皮者急汗而發之。皆府受病。表之裏者。下之當緩。謂隨藏表證外顯。尺寸脉俱浮而復有裏證。謂發熱飲水。便利赤澀。或瀉下赤水。按之內實。或痛。麻黃湯去麻黃杏仁。與通藏元加藥同煎。作五服。每下一證。初一服加大黃半錢。邪盡則止。未盡第二服加大黃一錢。邪未盡加大黃一錢半。如邪未盡又加之。邪盡則止。此謂先緩而後急。是表之裏證。下之當緩也。假令得肝脉。其內證四肢滿悶。淋溲便難。轉筋。其寸尺脉俱沉而弦。裏和惡寒。肝經受病。麻黃附子細辛湯內加羌活防風各三錢。假令得心脉。其內證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噦。其尺寸脉俱沉。裏和惡寒。心經受病。湯內加黃芩石膏各三錢。假令得脾脉。其內證腹脹滿。食不消。怠惰嗜臥。其尺寸脉俱沉。裏和惡寒。脾經受病。加白朮防己各三錢。假令得肺脉。其內證喘咳。洒淅寒熱。其尺寸脉俱沉。裏和惡寒。肺經受病。加薑桂各三錢。假令得腎脉。其內證泄而下重。足脛冷而逆。其脉尺寸俱沉。腎經受病。加附子生薑各三錢。已上五證

裏之表也。宜漬形以為汗。皆藏受病也。裏之裏者。下之當急。謂隨藏內證已顯。尺寸俱沉。俱有裏證者。謂大小便閉澀。或下赤水。或瀉無數。不能飲食。不忍風寒。發熱引飲。其脉俱沉。或按之內實而痛。此謂裏實。宜速下之。麻黃附子細辛湯內去麻黃。與通藏元加藥內分作三服。每下一證。初一服加大黃三錢。邪盡則止。如邪未盡。再一服加大黃二錢。又未盡。第三服加大黃一錢。此先急而後緩。謂是裏之裏也。當速下之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論傷寒表證。夫傷寒之候。頭項痛。腰脊強。身體拘急。表熱惡寒。不煩躁。無自汗。或頭面目痛。肌熱鼻乾。或胸滿而喘。手足指末微厥。脉浮數而緊者。邪熱在表。皆宜麻黃湯發汗之證也。或天水散之類甚佳。無使藥不中効而益加害也。益元散　一名天水散　一名太白散。治身熱嘔吐泄瀉。腸澼下痢赤白。治淋閟癃閉疼痛。利小府。偏主石淋。蕩胃中積聚寒熱。大益精氣。通九竅六府津液。去留結。消畜水。止渴利中。除煩熱心躁。治腹脹痛悶。補益五藏。大養脾腎之氣。此腎水之藏。非胃土之府也。理內傷陰痿。安魂定魄。補五勞七傷。一切虛損。主癇瘈驚悸。健忘。止煩滿短氣。藏傷咳嗽。飲食不下。肌肉疼痛。治口瘡牙齒疳蝕。明耳目。壯筋骨。通經脉。和氣血。消水穀。保真元。解百藥酒食邪毒。耐勞役飢渴。宣熱。辟中外諸邪

劉守真雙解子和演為吐法宜作涼藥亦能發汗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
標病。身熱頭痛項背強身疼惡風是寒則傷榮。脉浮而緊表實無汗而喘
者宜麻黃湯太陽尺寸脉俱浮脉從標本桂枝主衛而在表故風則傷衛
衛者氣也氣從於表太陽行身之後故先用桂枝寒則傷榮榮者血也血
為有形之說血近於經經有始終榮衛營周不息豈有止也寒邪傷榮脉
浮而緊身熱惡寒頭項痛而無汗故終始者為經以身熱者為表以浮者
為標故太陽病先桂枝次麻黃麻黃為瀉表之實 李東垣生生經驗方
云。麻黃湯夏月加黃芩升麻柴胡煎 蘭室寶鑑脉經曰寸口脉緊者頭
痛。宜麻黃湯。針眉衝顖顱。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味甘溫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味辛熱
甘草一兩炙味甘平 杏仁七十箇湯去皮尖味辛溫
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麻黃甘草開肌發汗桂枝杏
仁散寒下氣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
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王燾外臺秘

要方忌海藻菘菜生葱。 按張仲景傷寒論云。麻黃湯惟主傷寒不
主中風。若中風。但可服前桂枝湯。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陽受氣
於胸中喘而胸滿者陽氣不宣發壅而逆也心下滿腹滿皆為實當下之
此以為胸滿非裹實故不可下雖有陽明然與太陽合病為屬表是與麻
黃湯發汗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太陽陽明合病麻黃湯有人病傷寒
脉浮而長喘而胸滿身熱頭痛。腰脊強鼻乾不得眠予曰太陽陽明合病
證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滿者
麻黃湯也治以麻黃得解有人問傷寒傳入之序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
少陰厥陰所傳有次第何哉予曰。仲景本論無說古今亦無言者惟龐安
常謂陽主生故太陽水傳足陽明土。土傳足少陽木為微邪陰主殺故足
少陽木傳足太陰土土傳足少陰水。水傳足厥陰木為賊邪予以為不然。
足少陰水傳厥陰木安得為賊邪蓋牽強傅會失之穿鑿胡不觀素問陰
陽離合論云太陽根起於至陰。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
中之陽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
之少陰。少陰根起於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厥陰根起於大敦。名曰陰中

之絕陰故其次序正與此合。大抵傷寒始因中風寒。得之於陰是以止傳
足經者皆陰中之陽陰中之陰也不特此也以六氣在天者考之。厥陰為
初之氣少陰為二之氣。太陰為三之氣少陽為四之氣陽明為五之氣。太
陽為終之氣此順也逆而言之太陽而後陽明陽明而後少陽。少陽而後
太陰。太陰而後少陰少陰而後厥陰傷寒為病逆而非順故以是為序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頭痛身熱合陽明標發熱不惡風而反惡熱。脉
浮而長喘而胸滿不可下當從脉浮而治以麻黃湯解表從太陽也。太陽
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脉
但浮者與麻黃湯成無己註十日以去向解之時也脉浮細而嗜卧者表
邪已罷也病雖已和解之若脉但浮而不細者則邪氣但在表也與麻黃
湯發散之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病十日以上脉浮細嗜卧者為已解
但小柴胡和之細而疾者勿與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頭痛項背強十
餘日不解脉浮而細胸中滿脇痛者太陽少陽併病與小柴胡湯如脉浮
而不細反緊者宜麻黃湯。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
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
肉瞤此為逆也。大青龍湯主之。成無己註此中風見寒脉也浮則為風風

則傷衛緊則為寒寒則傷榮榮衛俱病故發熱惡寒身疼痛也風并於衛
者為榮弱衛強寒并於榮者為榮強衛弱今風寒兩傷則榮衛俱實故不
汗出而煩躁也與大青龍湯發汗以除榮衛風寒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
為榮衛俱虛反服青龍湯則必亡陽或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
活人書問有發熱惡寒煩躁手足溫而脉反浮緊者有寒多熱
少不煩躁手足微冷而脉反浮緩者曰此名傷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也
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為中風候脉浮緊為傷寒脉是中風見寒脉也
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厥為傷寒候脉浮緩為中風脉是傷寒見風脉
也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宜服大青龍湯蓋大青龍證兼以桂枝反無
汗病以麻黃反煩躁是也 [illegible]
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
以其中風并傷寒俱盛故青龍湯添麻黃作六兩又以合桂枝湯藥味在
內添石膏所以為緊比治榮衛俱病者證不審決入大青龍湯則發汗多
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可用大青龍大抵感外風者為傷風感寒冷者
為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
俱傷故也 [illegible]

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以榮行脈中，而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或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當定其證，大青龍則宜俱用。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逆也。韓蓁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振搖動，蓋由人微汗出，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以救之。羸甚者去芍藥，或量多少與之。惡熱藥者去附子，餘依加減法。仲景製真武湯，君調理順者，無此證。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大青龍湯證：二何保義從太尉軍中，得傷寒，脈浮澀而緊。予曰：若頭疼發熱，惡風無汗，則麻黃證也；加煩躁，則大青龍證也。何曰：今煩躁甚。予投以大青龍三投，而汗解。論曰：桂枝、麻黃、青龍皆表證發汗藥，而桂枝治汗出惡風，麻黃治無汗惡寒，青龍治無汗而煩躁，三者皆欲微汗解，若汗多亡陽，而虛，則煩躁而不得眠也。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大青龍證：脈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脈弱無汗，為桂枝證，然無不煩躁，為麻黃證。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中風并傷寒，故青龍湯合麻黃，又合以桂枝湯藥味，在內更加石膏，所以為緊。此治榮衛俱病者，證不審，誤用大青龍湯則發汗多，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知為青龍也。大抵感外風者為傷風，感寒冷者為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也。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也。以衛行脈外，為陽主外，皮膚之間，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脈中，為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或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當宜審諦，大青龍尤宜戒用。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宜服真武湯。仲景特設此藥以救之。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大青龍湯方：青龍，東方甲乙木神也。應春而主肝，專發生之令，為敷榮之主。萬物出甲開甲，則有兩歧；肝有兩葉，以應之。謂之青龍者，以發散榮衛兩傷之邪，是應肝木之體耳。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二者發散之純者也。及乎大青龍湯則不然，雖為發汗之劑，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風脈浮緊，為中風見寒脈，是風寒兩傷也；傷寒脈浮緩，為傷寒見風脈，是風寒兩傷也。風兼寒，寒兼風，乃大青龍湯專主之也。見其脈證，雖欲與桂枝湯解肌以祛風，而不能已其寒，則病不去；或欲以麻黃湯發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風，則病仍在。茲仲景所以特處大青龍湯以兩解之。麻黃味甘溫，

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為發散之劑。表虛膚緩者，則以桂枝為主；此以表實腠理密，則以麻黃為主。是先麻黃，後桂枝，麻黃為君，桂枝為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為助，佐麻黃以發表。大棗味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風則傷陽，寒則傷陰，榮衛陰陽為風寒兩傷，則非輕劑所能獨散也。必須輕重之劑以同散之，乃得陰陽之邪俱已，榮衛之氣俱和，是以石膏為使。石膏為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也，非桂枝湯之所同，用之稍過，則又有亡陽之失。經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即此觀之，劑之輕重可見矣。其用湯者，宜詳審之。　又溫粉方

白朮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右搗羅為細末，每末一兩，入米粉三兩，和令勻，粉撲周身止汗。無藁本亦得。　楊仁齋直指方云：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為榮衛俱受邪，用大青龍湯。然大青龍不可輕用，須是風寒俱盛，又加煩躁一證，方可與之。故易簡者謂二證交攻，則桂枝麻黃湯兼用尤為穩當。　劉守真傷寒直格論：傷中風寒，頭項痛，肢體疼，手足溫，為中風也；反無汗惡寒，脈浮緊者，為傷寒也。或頭項痛，腰脊強，身體拘急，指末微厥，不自汗，為傷寒也；反煩躁而脈緩者，為傷風也。風則傷衛，而寒則傷榮。萬物必以陰求陽，陽求陰，陰陽相應，則為和平。故榮者陰氣也，寒加之則傷耳，故又曰寒傷血，血亦陰也；衛者陽氣也，風亦陽也，故風加之則傷耳，故曰熱傷氣，氣為陽也。經言陰寒主於閉藏，而陽熱主於開泄，故寒傷榮則腠理閉密，怫熱內則躁熱而無汗，故脈數浮而緊也。風傷衛，則腠理開泄而自汗也，故脈浮而緩，以邪熱泄越，故脈不能實。陽明主於肌肉，故自汗多而熱反還也。熱乃湯中之主陽，故傷熱氣則大汗自出，病雖為熱，脈不能實而虛弱也。然怫熱否閉無汗者，故言病也。其汗泄過泰而亦病者，蓋泰極則否也。大人氣和而為汗，如天地氣和而為雨，過多則滂，又不雨則旱，有無多少，貴乎應時。興衰失常，則災害至矣。萬事皆然。　雲岐子保命集傷寒六經，以太陽為始，故背為外，腹為內。背主表，腹主裏。太陽行身之後，為諸陽之表，風寒中人，先傷於表，故外而之內。邪中衛者桂枝，中榮者麻黃，在肌者葛根，在筋者青龍。去葛根而加石膏，使為大青龍。無水者不用，有水而用之也。太陽經中風，頭痛項強，脈浮而緊，發熱中風，脈當得緩，自汗出，今反浮緊，無汗而煩躁，可解表，宜大青

龍湯。　王好古類證元戎云：傷寒得傷風脉，傷風得傷寒脉，故仲景有大青龍之劑。及汗出過多，亦不可服，有筋惕肉瞤之證。許公學士詳謂以此則知麻黃、桂枝不可雜用也。及洪川韓氏又有桂枝之表，以其治亂貴賤之不同，芳草叢生之不等故耳。至於楊氏明理，特有互見脉體，非精於持診者，則未易能之。後之學者安所適從？我故先師潔古老人博採衆方，別立一法，作十味大羌活湯，無問有汗無汗、中風中寒，悉皆治之，使善溫者去五積之燥熱，好涼者除雙解之變寒，雖市大衆子用之而無夭，自非聖賢之前身，豈能下筆有此？曾次耶東垣先生云：治傷風得傷寒脉，傷寒得傷風脉，證與脉不同，故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大青龍湯去桂，是海藏老餘證辨并藥。傷風脉緊，仲景大青龍湯主之。無汗惡風，仲景葛根湯主之。已上二證，傷風得傷寒脉，傷寒得傷風脉是也。易老斷為桂枝麻黃各半兩。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去節 味甘溫　桂枝 二兩去皮 味甘熱

甘草 二兩炙 味甘平　杏仁 四十箇去皮尖 味苦甘溫

生薑 三兩切 味辛溫　大棗 十二枚擘 味甘溫

石膏 如雞子大，碎 味甘微寒

辛甘均為發散。然風宜辛散，寒宜甘發。辛甘相合，乃能發散榮衛之風寒。麻黃、甘草、石膏、杏仁以發散榮中之寒，桂枝、薑、棗以解除衛中之風。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王燾外臺秘要方云：忌海藻、菘菜、生葱等物。

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成無己註：此傷寒見風脉也。傷寒者身疼，此以風勝，故身不疼；中風者身疼，此以兼風，故乍有輕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裏證者，為風寒外甚也，與大青龍湯以發散表中風寒。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少陰當言太陰，據太陰證內有脉浮緩，手足溫者，繫太陰，太陰當發黃，證屬青龍湯，似桂枝湯證反無汗而脉緊，似麻黃證反身不疼而脉浮緩。　陳無擇三因方料簡論曰：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切忌不得誤。若寒證見風脉，却以麻黃桂枝各半湯。古人治傷風熱多寒少，惡風脉浮緊，無汗，是青龍湯，蓋先傷風而復傷寒，風證尚在，而寒脉已行，故有是湯也。若先傷寒而復傷風，寒多熱少，不煩躁微厥，脉當浮緩，靜而自汗，即傷寒見風脉。但青龍緊[illegible]不若各半湯平和無悔吝也。諸經皆倣此。　汪[illegible]傷寒發明書經曰：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主之。○按此與前[illegible]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林億等校正云：謹按小青龍湯大要治水。又按本草，芫花下十二水，若水去，利則止也。又按千金形腫者應內麻黃，乃內杏仁者，以麻黃發其陽故也。以此證之，豈非仲景意也。成無己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飲，則水寒相搏，肺寒氣逆，故乾嘔，發熱而欬。鍼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此之謂也。與小青龍湯發汗散水。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或為之證，隨證增損以解化之。　和劑局方：小青龍湯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乾嘔，發熱，欬嗽微喘。又治溢飲，身體疼重，及欬逆倚息不得安臥，或因形寒飲冷，內傷肺經，欬嗽喘急，嘔吐泄瀉，並宜服之。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小青龍湯方，青龍象肝木之兩岐，而主兩傷之疾。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則為榮衛之兩傷，故以青龍湯主之。傷寒表不解，則麻黃湯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麻黃湯所能發，桂枝湯所能散，乃須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耳。麻黃味甘辛溫，為發散之主，表不解應發散之，則以麻黃為君。桂味辛熱，甘草味甘平，甘辛為陽，佐麻黃表散之用，二者所以為臣。芍藥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溫，二者所以為佐者，寒飲傷肺，欬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藥、五味子為佐，以收逆氣。乾薑味辛熱，細辛味辛熱，半夏味辛微溫，三者所以為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以乾薑、細辛、半夏為使，以散寒水，逆氣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氣，散行則所傳不一，故又增損之證。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水蓄則津液不行，氣燥而渴，半夏味辛溫，燥津液者也，去之則津液易復；栝蔞根味苦微寒，潤枯燥者也，加之則津液通行，是為渴所宜也。若微利，去麻黃加芫花。水氣下行，漬入腸間，則為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專為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

昔。為湯泄之劑。朮去則利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噎為胃氣虛竭。麻黃發汗。非胃虛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熱。熱則溫其氣。辛則散其寒。而噎者為當。兩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氣。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水畜在下。焦不行。為小便不利。少腹滿。凡邪客於體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內者可下之。在上者可湧之。在下者可泄之。水畜下焦。滲泄可也。發汗則非所當。故去麻黃而茯苓。味甘淡。專行津液。內經曰濕淫於內。以淡滲之。滲溺行水。甘淡為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喘為氣逆。麻黃發陽。去之則氣易順。杏仁味甘苦溫。加之以泄逆氣。金匱要畧曰。其形腫者。故不內麻黃。乃內杏子。以麻黃發其陽故。喘逆形體。標本之疾。加減所同。蓋其類矣。　十便良方。小青龍湯。若其狀洒淅惡寒。但欲厚衣近火。傷頭重時痛。鼻窒塞。滿涕如膿痰。動輒汗出。亦或無汗。甚則戰慄。此由寒邪之氣。從外入中。或因飲冷。客於肺經。內外合邪。留於經絡。謂之感寒。寒從外至。則兩手寸口脉俱緊。或寒從內起。其脉帶遲。惡寒無汗者。　劉守真傷寒直格云。小青龍湯治傷寒表未罷。心下有水氣。表裏未罷。而已有熱入於裏。怫鬱於胃。則飲食水液不能傳化宣行。畜積

不散。而為此非裏熱大實。煩渴引飲過多。停積而為病者。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水不浸潤。宣散滋潤腸胃藏府。故熱而渴。或噎。或喘。或小便不利。少腹滿而喘也。水液不能宣行則濕熱甚於腸胃。故或利也。此方主溫散其水。以潤腸胃藏府之燥。以開發中外之怫熱結滯者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身熱頭痛惡風。脉浮而濇。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而嘔噦者。小青龍主之。心下有水氣。加細辛乾薑辛而散水。五味子酸收而止渴。故宜小青龍湯。　太陽經病頭痛身熱惡風。因飲水而欬者。邪在於表。因飲水而不消。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微喘。脉浮而緊。宜小青龍湯。　太陽經病頭痛壯熱。腰脊強。脉浮而緊。是傷寒也。法當解表。反飲冷水。水內無邪熱。不能勝水。故停心下。乾嘔而欬。或渴或噎。水停心下。或利。水氣逆上。或小便不利。膀胱受濕。或喘。傷肺。宜小青龍湯。凡病表裏傷寒。而口乾引飲。水氣在內。停而不散。外有表証未除。內有水者。小青龍湯主之。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小青龍湯。後人增損為華蓋散。大青龍去桂石膏。倍加杏仁。治欬。又云。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小青龍湯主之。　尚從善傷寒紀玄妙用集論。小青龍湯傷寒欬嗽。欬逆倚息不得卧。二證之外。加減者六。無治者四。其湯下復加減。以治變證者。又有四焉。此

仲景治法。要明其理。不可不知。非特治傷寒為然。金匱治溢飲肺癰婦人霍亂嘔逆吐涎沫者是也。信乎小青龍治咳欬。曲盡其法矣。　吳綬傷寒指掌圖云。水為至陰。其性則寒。病有內熱。得水則消爍之。若身熱內寒。得水則兩寒相搏。故水停心下。用小青龍湯以乾薑細辛半夏之辛行其水也。餘如茯苓等劑。取其能下畜水。若水結在胷。但頭汗出。偏身無汗。是水飲不得外泄。用陷胷湯下之。少陰內寒。必當溫也。　蘭室寶鑑胡氏云。凡傷寒水氣。皆因飲水過多所致。水停心下。氣上乘心。則為悸為喘。結於胷脇。則為結胷。冷氣相搏。則為噎。上迫於肺。則為欬。漬入腸中。則為下利。邪熱所薄。畜於下焦。則為小便不利。少腹滿。或裏急。溢於皮膚。則為腫。觸類而索之。無所不得矣。大抵療水氣法。病在陽。則小青龍湯。病在陰。則玄武主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味甘溫　芍藥三兩。味酸微寒

五味子半升。味酸溫　乾薑三兩。味辛熱

甘草三兩炙。味甘平　細辛三兩。味辛溫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半夏半升湯洗。味辛微溫

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黃桂枝甘草之辛甘以發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乾薑細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氣而潤腎。欬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藥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氣而安肺。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或無已扯加減法。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芫花如雞子。熬令赤色。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發其陽。水漬入胃。必作利。芫花下十二水。水去利則止。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三兩。辛燥而苦潤。半夏辛而燥津液。非渴者所宜。故去之。栝蔞味苦而生津液。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加附子溫散水寒。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去麻黃。惡發汗。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水畜下焦不行。為小便不利少腹滿。麻黃發津液於外。非所宜也。茯苓泄畜水於下。加所當也。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金匱要畧曰。其人形腫。故不內麻黃。內杏仁。以麻黃發其陽故也。喘呼形腫。水氣標本之疾。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如無芫花。以桃花一鴨子大不炒代之。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
龍湯主之成無己註欬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
與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為欲解也太陽病外
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成無己註脈浮弱者榮弱衛強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浮者為陽弱者為陰法當
自汗故宜桂枝湯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主之成無己註下後大喘則為裏氣大虛邪氣傳裏正氣將脫也下後微
喘則為裏氣上逆邪不能傳裏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厚朴杏仁
以下逆氣 孫思邈千金翼方云宜桂枝湯一云麻黃湯 許叔微普濟
本事方戊申正月有一武臣為寇所執置舟中艎板下數日得脫乘飢恣
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作傷寒自汗而膈不利一醫作傷寒而下之一
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醫者倉惶失措予
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之法也
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啜喘定再啜漐漐微汗至晚身涼而脈已和矣醫曰
某平生不曾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是予曰仲景之法豈誑後人也哉
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中風身熱頭痛項強惡
風反下後脈浮而緩自汗而喘者肺主於氣上逆而喘因下動胃氣加厚朴
屬陽明上氣而逆屬肺加杏仁故宜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太陽病禁下
下之後身熱惡風脈浮者表未解脈浮而微者陰也法微喘而為傷肺下
之傷胃故宜桂枝厚朴杏子湯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
欲解者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經曰本發汗而復下之為逆也若先發
汗治不為逆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
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成無
己註經曰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湯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
已下之不為逆則其類矣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
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
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
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而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既服溫暖發散湯藥雖
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煩者身熱也邪氣不為汗解鬱而變熱蒸於經絡發
於肌表故生熱煩肝受血而能視始者寒氣傷榮寒既變熱則血為熱搏
肝氣不治故目瞑也劇者熱甚於經迫血妄行而為衄得衄則熱隨血散
而解陽氣重者熱氣重也與麻黃湯以解前太陽傷寒之邪也 龐安時

傷寒總病論云脈浮緊無汗服湯未中病其人發煩目瞑極者必衄小衄
而脈尚浮者宜麻黃湯衄後脈已微者不可再行也凡脈浮自汗服湯不
中病桂枝證尚在必頭痛甚而致衄小衄而脈尚浮者再與桂枝湯衄後
脈已微者不可再行也 宋鄉傷寒新書云衄血後有中大汗而解者甚
多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夫汗衄血證昔人桑氏子得傷寒發熱身疼骨
節疼痛惡風無汗或者勸其不須服藥待其自安如是半月矣而病不除
不得已而召醫二醫至問其日數又不審其脈與外證但云已過期
矣不可汗不可下也且與調其氣藥與正其氣屬求復召予予診其脈浮
濇而緊大此麻黃湯證無可疑者但恐當汗不汗熱化為血則必有衄血
之證言未已果已衄血余急以麻黃湯與之衄止而汗
解數日愈論曰仲景云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
早晚則易愈矣或稍遲延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今之醫者不究根
源執以死法必汗之於四日之前下之於四日之下殊不知此大綱也又
云病不服藥猶得中醫此為無醫而誤也苟大小便不通必待其自差乎
蓋前後不得洩必下部腹悶數日而死矣又況結胸瘀血發黃發斑之類
未有勿藥而愈者知者知變愚者執迷以取禍也須是隨病淺深在表在
裏或陰或陽早為治療如拯溺焉是易差也素問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
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五藏其次治六府治
五藏者半死矣扁鵲望齊侯而走其以此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
頭痛惡寒脈浮而緊無汗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者表經發汗微發其汗小
除其煩目瞑劇者邪氣循經上攻頭者諸陽之會必作衄也陽氣重故耳
宜麻黃湯 太陽標病身熱惡寒脈浮而緊無汗身疼痛表實榮氣不得
泄煩躁必衄宜麻黃湯當汗不汗則衄也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
衄者愈成無己註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衄則熱隨血散故云自
衄者愈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
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
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
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
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
脈濇故知也成無己註太陽病未解傳併入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
併病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為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之若太陽
證未罷者為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也

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擁甚於經，故躁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氣，但責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是以脉濇，知陽氣擁鬱而汗出不徹。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二陽併病，太陽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復不徹，因轉屬陽明，自微汗不惡寒。若太陽證不罷，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者可小發其汗，設面色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汗出不徹，當短息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出而不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宜麻黃湯更發其汗即愈。何以知其汗不徹，其脉濇故知也。古本多差誤，以從來所見病人證狀中符合如此，故改正。　秦雍傷寒新書云，併病者一經病未已，又一經病是也。併病兩經或三經，亦合病也。　楊仁齋直指方，若太陽證尚在，桂枝麻黃各半湯。若太陽證已退，但有陽明者，大承氣湯下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頭痛項強，身熱不罷者，不可下，是禁也，下之為逆，譬以小發其汗，邪氣不越，則面色正赤，陽氣怫鬱而不得越也，直當汗而不汗也，故其人躁煩者，邪氣不能散也，行於經中，乍在四肢，乍在腹中，按之不能得。

經一兩次汗解，邪氣不除，則致病人短氣，但坐者，虛也，故汗出不徹，脉浮而濇，故知之，更發汗則愈。　脉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成無己註，經曰，諸脉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是當汗出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損其津液，虛其胃氣，若身重心悸而人脉實者，則下後裏虛，邪氣乘虛傳裏也。今人脉微，身重心悸者，知下後裏虛，津液不足，邪氣不傳裏，但在表也。然以津液不足，則不可發汗，須裏氣實，津液足，便自汗出而愈。　脉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成無己註，針經曰，奪血者無汗，尺脉遲者，為榮血不足，故不可發汗。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言陽明病脉遲，汗出多，微惡寒，宜桂枝湯，不責榮不足，蓋以脉長大而遲也。此必欬，緊而遲，不可汗，宜小建中湯。又云，凡脉緊病必無汗，惟濇而緊病必自汗，勿誤行桂枝，宜建中湯也。諸脉動數微弱，不可發汗，並宜建中湯。若煩躁者，宜竹葉湯。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昔有鄉人丘生者，病傷寒，予為診視，發熱頭疼煩渴，脉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

中湯加當歸黃耆，令飲，翌日脉尚爾，其家煎迫，日夜督發汗藥，言幾不遜矣，予忍之，但只用建中調榮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第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中汗矣，信知此事是難，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暫時得安，虧損五臟，以促壽限，何足貴也。南史記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之疾，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只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效乎，每見病家不耐，病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故予書此為醫者之戒。　潘思欽加減萬證集云，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宜小柴胡湯。　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成無己註，浮為輕，手得之，以候皮膚之氣。內經曰，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成無己註，浮則傷衛，數則傷榮，榮衛受邪，為病在表，故當汗散。　王叔和脉經云，太陽病脉浮而數者，可發其汗，屬桂枝湯證。　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

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成無己註，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受風邪而榮不病者，為榮氣和也。衛既客邪，則不能與榮氣和諧，亦不能衛護皮膚，是以常自汗出，與桂枝湯解散風邪，調和榮衛則愈。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中風，脉浮而緩，今反浮而濇者，因小發汗，脉濇而緊者，身必疼痛，當太發汗，如尺中弱者，不可發汗，尺者陰也，弱者陰虛也，陰主血，虛則人虛不能作汗，故知禁也。病常自汗出，榮氣和也，不解者，衛氣不與榮氣和也，脉若榮衛之中，榮衛和則脉平，榮衛不和則脉病，當和榮衛，使脉得平，宜桂枝湯。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己注，藏無他病，裏和也，衛氣不和，表病也，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所謂先其時者，先其發熱汗出之時，發汗則愈。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身熱惡寒，惡風，脉浮而弱，自汗出而不止，榮衛不和也，宜桂枝湯。　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傷寒脉浮緊，邪在表也，當與麻黃湯發汗，若不發汗，則邪無從出，擁甚於經，迫血妄行，因致衄也。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成無己註，

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故宜當下若小便清者知裏無熱則不可下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況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責邪在裏是仍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若頭疼不已爲表不罷鬱甚於經迫血妄行止爲衄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脉浮而數身熱小便清知不在裏太陽本不病邪在傺宜桂枝湯　太陽病若頭痛者必衄乃邪無從出也宜桂枝湯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已註煩者熱也發汗身涼爲已解至半日許身復熱脉浮數者邪不盡也可更發汗與桂枝湯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成無已註重亡津液不能作汗必待陰陽自和乃自愈矣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成無已註重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成無已註發汗則表虛而亡陽下之則裏虛而亡血振寒者陽氣微也脉微細者陰血弱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成無已註下之虛其裏汗之虛其表既下又汗則表裏俱虛陽主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

正邪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主陽虛不能與之爭是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裏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又無表證而脉沉微知陽氣大虛陰寒氣勝與乾薑附子湯退陰復陽　桂廬精易簡方論薑附湯今亦顯載於局方附子皆云生用斷斷不易凡世之傳傷聖散盧淺稱醫者視爲日用常行何碩與志寧亦各不當過目一誤一繼志云熱用熱生之與熟大相違絕利害所關是不學之誤一也其方仲景二出用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去皮臍熟附子瓣重一兩去皮臍已不等分況有不重一兩者乎兼其方載乾薑既爲主治之君在附子之上已知其不責附子之等分也碩不獨不載主用卻載二味各一兩是不學之誤二也本方只主治傷寒經汗下已之後晝日煩躁不得眠碩各不得眠三字志寧不與增添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身無大熱脉沉微仲景見其晝雖煩躁夜已安靜不嘔不渴表證已無脉但沉微慮變爲陰極之證故處乾薑引其陽行其脉主附逐其元陽之寒邪碩指炮熟爲用邪可去乎是不學之誤三也碩至於本方服餌法復引仲景分脉爲證復反不遵仲景本方云脉但沉微卻云六脉沉伏脉按之徹骨不足舉之無有微脉極細而軟乎下若有若無王叔和分別二脉者正以各有主病今指微爲伏是不學之誤四也又云易熱附爲主名白通湯治傷寒下利是不學之大誤五也竊詳傷寒下利仲景立二十四法未服分爲二十五條各隨其兼見之證各著其對病之方有與猪苓湯者有與生薑瀉心湯者有與猪膚湯者有與甘草瀉心湯者有與大柴胡湯者有與四逆湯者有與當歸四逆湯者有與通脉四逆湯桃花湯真武湯白頭翁湯梔子豉湯小青龍加芫花湯五苓散桂枝人參湯十棗湯葛根黃芩湯赤石脂禹餘糧湯大承氣等湯之不一惟有少陰病下利脉微一證始屬白通湯耳碩但欲合易簡之名不分脉證只以傷寒下利四字總包之白通湯一藥總治之只此誤自有一十九證非獨五也不知自慶元丙辰至淳祐辛丑已百易簡撰其病套其方投其藥使壞時殺熟人志寧不與增修復從其誤使人重信則必自淳祐辛丑傳十信五誤誤不已又復殺人無已時矣痛哉痛哉更詳傷寒之證其脉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用附子者二十一熟用者十有三必佐麻黃桂枝大黃黃連黃芩細辛等主用者八薑附湯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猪膽汁湯通脉四逆湯四逆加猪膽汁湯四逆人參湯茯苓四逆湯是也此方方皆用乾薑爲主未聞用熟附佐乾薑也學不逮此則將何以語湯劑療民瘼耶　雲岐子保命集少陰本病論少陰脉尺寸俱沉標本俱陰其經

於於足心煩躁二證並發[illegible]自汗四肢掌冷小便清腹滿惡寒脉沉而微此少陰本病也當溫之宜附子單治少陰乃以熱治寒皆少陰本藥也　王好古陰證略例云若自汗者朮附湯若無汗者薑附湯　李仲南永類鈐方薑附湯治傷寒自利六脉沉伏手足厥冷

乾薑附子湯

乾薑一兩味辛熱　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內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去其大寒以辛熱散[illegible]之也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不可作煮散

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成無已註汗後身疼痛邪氣未盡也脉沉遲榮血不足也經曰其脉沉者榮氣微也又曰遲者榮氣不足血少故也與桂枝湯以解未盡之邪加芍藥生薑人參以益不足之血　朱肱傷寒活人書又問發汗後身疼痛脉沉而遲當用何藥答曰仲景有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是爲此證也小建中湯兼治汗後身疼脉沉而遲者若是霍亂吐瀉止而身痛不

休者少與桂枝湯即愈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
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成無已註云發汗後喘當作桂枝加厚朴杏
仁湯汗出則喘愈今汗出而喘為邪氣擁甚桂枝湯不能發散故不可更
行桂枝湯汗出而喘有大熱者內熱氣甚也無大熱者表邪必甚也與麻
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散其邪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脈浮緊而頭
痛已發其汗雖漏不止不可行桂枝自汗而喘邪在上焦而無大熱者未
傳入裏也宜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石膏之寒清治太陽頭痛甘緩其貫
杏仁治上焦之喘非麻黃發汗之治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味甘溫　杏仁五十箇去皮尖味甘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石膏半斤碎綿裹味甘寒

內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風氣通於肝風邪外甚故以純甘之
劑發之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滓
溫服一升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成無已

註發汗過多亡陽也陽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病人叉手自冒心心
下悸欲得按者與桂枝甘草湯以調不足之氣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人
十胃二證二已六月吉水一商律姓姜病傷寒八九日心下惕惕然
以兩手捫心身體振振動搖醫者以為心下痛治之不效予曰此汗過多
之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脈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所以然者以重發汗
虛故如此又云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
湯證予投以黃耆建中真武及甘草桂枝湯輒得平復　雲岐子保命集太
陽病身熱頭痛脈浮而緊無汗醫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悸欲得
按者因發汗多虛故也宜桂枝加甘草湯甘以緩之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桂枝之辛走肺而益氣甘草之甘入脾而緩中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成無已註
汗者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之積名曰奔豚
發則從少腹上至心下為腎氣逆欲上凌心今臍下悸為腎氣發動故云

作奔豚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以降腎氣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發
汗後未解其人臍下悸者邪氣內結欲作奔豚當散之宜茯苓桂枝甘草
大棗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味甘平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大棗十五枚擘味甘平　桂枝四兩去皮

茯苓以伐腎邪桂枝能泄奔豚甘草大棗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腎氣
煎用甘爛水者揚之無力取不助腎氣也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
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
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云一名勞水蓋
水性本鹹勞之則甘也李仲南永類鈐方云七味葱白湯用勞水者
同此義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成無已註吐後腹脹
與下後腹滿皆為實言邪氣乘虛入裏為實發汗後外已解也腹脹滿知
非裏實由脾胃津液不足氣澀不通壅而為滿與此湯和脾胃而降氣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半斤去皮炙味苦溫　生薑半斤切味辛溫

半夏半升洗味辛平　人參一兩味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之厚朴之苦以泄腹滿人參
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薑之辛以散滯氣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平聖惠方云
厚朴用生薑汁炙令香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
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成無已註吐下後裏虛氣上逆
者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表虛陽不足起則頭眩脈浮緊為邪在表當發汗
脈沉緊為邪在裏則不可發汗發汗則外動經絡損傷陽氣陽氣外虛則
不能主持諸脈身為振振搖也與此湯以和經益陽　雲岐子保命集太
陽經傷寒若吐邪在上焦若下邪在裏也吐下後不愈非其治也心下逆
滿者下之過也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者吐之過也脈沉緊者發汗動經沉緊當
汗沉緊不當汗故汗則動經身為振搖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王好古醫

是元氣云心下痞鞕滿目眩當以桂枝茯苓甘草白术湯主之小便則利氣短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亦以上藥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味甘平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白术二兩味苦甘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陽不足者補之以甘茯苓白术生津液而益陽也裏氣逆者散之以辛桂枝甘草行陽散氣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病解則不惡寒發汗病不解表實者亦不惡寒今發汗病且不解又反惡寒者榮衛俱虛也汗出則榮虛惡寒則衛虛與芍藥甘草附子湯以補榮衛　室峻子保命集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小便清大便快度腹痛者皆宜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味酸微寒　甘草三兩炙味甘平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芍藥之酸收斂津液而益榮附子之辛溫固陽氣而補胃甘草之甘調和辛酸而安正氣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疑非仲景意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則發汗外虛陽氣下之內虛陰氣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與茯苓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　素矩傷寒新書云病經汗下而有虛有實　尚從善傷寒紀玄妙用集云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人參以益陰陰陽之氣既復而煩之證解矣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味甘平　人參一兩味甘溫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乾薑一兩半味辛熱

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人參以益陰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成無己註汗出而惡寒者表虛也汗出而不惡寒但熱者裏實也經曰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與調胃承氣湯和胃氣　孫思邈千金翼方云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其胃氣宜小承氣湯一云調胃承氣湯　素矩傷寒新書云發汗後惡寒者虛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此各一端耳蓋發汗後惡寒有實但熱有虛如此則亦悟百病皆有虛實也若泥汗後惡寒止為虛但熱止為實猶如按圖索驥耳是止知其一不知其他也餘證倣此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成無己註發汗已解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飲水者少少與之胃氣得潤則愈若脈浮者表未解也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甚實也微熱消渴者熱未成實上焦燥也與五苓散生津液和表裏　方倶述中濟急理驗單方惡傷寒人若發熱欲飲水者即須使與水喫如是飲水過多結伏胃膈當服五苓散成陷胃也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五苓散方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克伐腎邪專為號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為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豬苓味甘平甘雖甘也終歸甘淡內經曰淡味滲泄為陽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滲泄水飲內蓄當須滲泄之必以甘淡為主是以茯苓為君豬苓為臣白术味甘溫脾惡濕水飲內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濕必以甘為助故以白术為佐澤瀉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為陰泄飲導溺必以鹹為助故以澤瀉為使桂味辛熱腎惡燥水蓄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散濕潤燥可以桂枝為使多飲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泄是以汗潤而解也　施鑑續易簡方論五苓散孫兆主治陽明經傷寒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及主治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皆以豬苓湯晏云即五苓散去桂加滑石仲景却無陽明經傷寒發熱渴飲欲水之證只有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其脈浮者乃太陽經傷寒卻非當陽明經證此出證只孫云豬苓湯即五苓散去桂加滑石今去桂并去白术不云去术只云去桂合加滑石阿膠只加滑石不加阿膠誤矣此是傷暑中暑伏暑　衛生家寶五苓散治傷寒汗後發渴小便不利若陽明汗多而渴者不可用宜竹葉湯　劉守真傷寒直格五苓散治中暑并傷寒大發汗後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脈浮小便不利微熱煩渴及表裏俱熱飲水反吐名曰水逆或攻痞不解或口乾煩渴小便不利或痞而在而利不止或當汗而反下之利遂不止脈浮表不解自利者[illegible]便不去[illegible]宜五苓散[illegible]狀之[illegible]渴或一切留飲不散以此散下之渴并解兩感太陽少陽俱病[illegible]

言六經病證皆是也。故一切吐瀉霍亂無問寒熱及小兒渴疾風無問急慢皆宜服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發汗後大汗出，表解也。津液內亡，胃中乾，爭而不得眠，故欲飲水，小便不通，承無所歸也，宜五苓散。　太陽證發於標者汗而解之，發於裏者攻而利之。病在太陽渴而飲水者，熱結膀胱也。膀胱者傳導津液之府，故有熱則多渴而煩，小便不利，宜五苓散。是太陽入本藥也。五苓散太陽經藥，白虎湯陽明經藥，猪苓湯少陰經藥。　王好古：此書雖知猶五苓為下劑，五苓散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而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自膀胱出也。又曰：相合腎換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illegible]太陽病[illegible]而從小便出也。一二五苓散下之，皆援不然，則生何證？答曰：當發[illegible]不能飲渴水去，必就陽明燥火，胃發黃，故有調胃承氣湯證。此太陽入本失下也。不當服服之，則生何證？答曰：不當服服之，是為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使陽之極，則從陰而成血證也。輕則桃仁承氣，重則抵當。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為調和之劑。酒毒小便亦澀，宜五苓散。若熱在中焦，未入太陽之本，小便自利而清，是津液之行。若與五苓利之，是重竭腎水也。不惟重竭腎水，酒毒之熱亦不能去，故上下通溢而發黃也。若入血室則蓄血也。五苓散以瀉濕熱。假令太陽證傷寒自外入，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標先受之，即是本也。後入于膀胱，本却為標也。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若小腸火為本，若膀胱水為本，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主之。桂枝陽中之陽，茯苓陽中之陰，相引而下入于本，導出邪氣，而大手經小腸自上之下，是經膀胱自下之上，大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為本，水中有火，火為客氣，當再言其本而皆相通。又在下部，皆在下焦，如黃相火明矣。生地黃、黃蘗，邪從本，當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既在下焦，填塞不使自內之外也。太之表藥，桂枝、澤瀉、猪苓、茯苓為陽中之陰，氣之表藥，生地黃、黃連、黃蘗為陰中之陽，治酒病宜發汗，是利小便，汗出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辛溫散之，是從其火體也。是知利小便則濕去熱不去，動大便尤為疎遲，二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之水，從汗而發之最為之近，是濕熱俱去，以辛溫發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五苓散若胃弱小便少，亦宜少減二苓、澤瀉，加白术、桂，佐以生薑之類。　若水停心下，煎生薑三錢五半兩味濃調說五苓散服三錢，五半兩亦可。　太陽標病傳入標之本，發渴溺不利，以此散導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未渴兵用五苓散，反引邪氣入裏，而不能解也。故易老云：五苓散乃太陽經之下藥也。若傷寒太陽脉浮而渴者，不宜用此。　陽明證後有仲景五苓散一條，寸為飲水，太陽轉歸方一以其消瘦去水，故入陽明例。　飲酒而泄瀉者，脾胃受濕也。何以知之？仲景藥而止下，凡有宜先治之，當脫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故飲而渴者，五苓散最宜；飲者神効。飲酒若過度，必作利者，裏急後重者，濕熱之毒浸漬腸胃也，當作利治。　甘露飲：即五苓散去猪苓，加石膏、寒水石、滑石、甘草是也。　並則濃生薑湯調服，食前。其所加三石，臨時視病寒熱輕重多少，隨宜用之。假令病人渴下有停者，吐逆，渴而頻煩水也，五苓散主之。　李仲南永類鈐方云：五苓散吹吐消入擇末子濟入胃中，若心神恍惚加辰砂，隨半者不可用。　危亦林得効方云：五苓散治秋合東反，泄而冬發濕瘧。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五苓散，夏月加柴胡、麥門冬。云此藥汗之輕者。　酒思散加減藥證集：五苓散逆證加減：陽明證去桂；發斑加朱砂末；中酒加乾葛；頭腦痛加川芎；咳嗽加五味子；心氣不足加麥門冬；胃中噦吐加人參，去澤加蒼术；定喘加馬兜鈴；痰多加半夏；小便頻澀加瞿麥；大小便不通加黃連；脹中滿加三稜、莪术；熱加黃芩；盜汗加麻黃根；衄血加烏藥；勞復加桔梗；目赤加竹葉；退腫加茵蔯；眼白肉赤加石膏；止渴加陳皮；水腫加葶藶；伏暑加[illegible]；心下部亦腫加撥紅；眼黃加前胡。又云：水無所歸，宜五苓散。水結心下亦同。　汪時傷寒發明書云：手太陽小腸經與手少陰心經為表裏，以熱主氣言，則君火司氣，天之熱也。經曰：水流下而就濕，火炎上而就燥，故暑熱中人，則火之氣摘先受之者，病在手太陽少陰也。乃傷暑汗出不解，脉浮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手太陽經受病也。小腸者受盛之腑，其經受病，宜疏利水道以滲之，五苓散、猪苓湯證是也。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銖，味甘平，去皮。　澤瀉一兩六銖，半，味酸鹹。

茯苓十八銖，味甘平。　桂半兩，去皮，味辛熱。

白术十八銖，味甘平。

淡者一也，己入一而為甘，甘苦而反淡，甘緩而淡滲，猪苓、白术、茯苓三味之甘，潤虛燥而利津液，鹹味下泄為陰，澤瀉之鹹以泄伏水，辛甘發散為陽，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

右五味為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成無己註發汗已脉浮數者表邪未盡也煩渴亡津液胃燥也與五苓散和表潤燥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 成無己註傷寒汗出而渴者亡津液胃燥邪氣漸傳裏也五苓散以和表潤燥不渴者邪氣不傳裏但在表而表虛也與茯苓甘草湯和表合衛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味甘平　桂枝二兩去皮味辛熱

生薑三兩切味辛溫　甘草一兩炙味甘平

茯苓甘草之甘益津而和衛桂枝生薑之辛助陽氣而解表

右四味以水四升煑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 成無己註中風發熱至六七日則當解若不解煩者邪在表也渴欲飲水邪傳裏也裏熱甚則能消水水入則不吐裏熱少則不能消水停積不散飲而吐水也以其因水而吐故名水逆與五苓散和表裏散停飲 未持脉時病人手叉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成無己註發汗多亡陽胸中陽氣不足者病人手叉自冒心師見外證知陽氣不足也又試令欬而不即欬者耳聾也知陽氣虛明矣耳聾者陽氣虛精氣不得上通於耳故也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傷寒耳聾證 戊申年類試山陽一時官病傷寒八九日耳聾而無聞有醫者作少陽治意謂仲景稱少陽受病則脅痛而耳聾也予診其脉見兩手脉弱而無力予曰此非少陽證若以少陽則渴飲心煩但寐咽痛今俱無此證但多汗驚悸必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時令病人欬而不欬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病家曰醫者亦多發汗矣予投以真武白朮附子湯輩數日耳聾訴治得愈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成無己註喘肺疾飲水多喘者飲冷傷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傷肺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成無己註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 成無己註發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謂之虛煩者熱也胸中煩熱鬱悶而不得發散者是也熱氣伏於裏者則喜睡今熱氣浮於上煩擾陽氣故不得眠心惡熱甚則必神昏是以劇者反覆顛倒而不安心中懊憹而憒悶

懊憹者俗謂鶻突是也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梔子豉湯方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裏留於胸中為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鬱於膈則謂之膈實應以瓜蔕散吐之瓜蔕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為陰湧者吐之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為主是以梔子為君煩為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豉為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為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劉守真傷寒直格云凡諸梔子湯皆非吐人之藥以其燥熱結之甚而藥頓攻之不能開通則鬱發而吐因其嘔吐發開鬱結則氣通津液宣行而已故不須再服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若少氣者加甘草以邪在上焦而不受藥故吐之 雲岐子保命集汗下後心中懊憹頭汗出煩而不得眠心中燠結而痛者梔子豉湯主之傷寒醫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而不得眠者梔子乾薑湯主之傷寒汗下後喘而不得眠者梔子豉加杏仁二十枚主之傷寒汗下後喘嗽而煩不得眠者梔子豉加人參為藥各五錢主之傷寒發表攻裏之後傳變不同下之而餘結胸痞氣結胸者邪氣結而實痞者邪氣虛而在心中懊正氣相搏懊憹而煩不得眠者宜梔子豉湯大抵不得眠者從傷寒所得太陽中所有梔子豉湯者自太陽而傳陽明也謂之曰太陽梔子豉湯傳陽明有梔子豉湯者本經自傳而得之者也 本經傳生梔子豆豉湯治傷寒六七日後驗候病大便結如湯溫冷加減汗發湯者加減一錢半二錢山梔子一錢大黃三錢另研豆豉三錢右㕮咀如法依製分作二服每服水一盞半生薑三片煎一大盞如下大黃再煎去滓溫服此下藥之輕者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香豉四合綿裹味苦寒

酸苦湧泄為陰苦以湧吐寒以勝熱梔子豉湯相合吐劑宜矣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煑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煑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成無已註：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草以益氣；嘔者，熱煩而氣逆也，加生薑以散氣。少氣則氣為熱搏散而不收者，甘以補之可也；嘔則氣為熱搏逆而不散者，辛以散之可也。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成無已註：陽受氣於胸中，發汗若下，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結而不散，煩熱而胸中窒塞，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成無已註：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裏之時，若大下後，身熱去，心胸空者，為欲解；若大下後，身熱去而心結痛者，結胸也；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虛煩也。結胸為熱結胸中，為實，是熱氣已收斂於內，則外身熱去；虛煩為熱客胸中，未結為實，散漫為煩，是以身熱不去。六七日為欲解之時，以熱為虛煩，故云未欲解也，與梔子豉湯以吐除之。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成無已註：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即邪氣入裏，為裏實；但心煩而不腹滿，即邪氣在胸中，為虛煩。既煩且滿，則邪氣壅於胸腹之間也。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臥，故臥起不安。與梔子厚朴湯，吐煩泄滿。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梔子湯五法，皆汗下吐後用之，以邪氣陷於胸中，居最高之分，故隨證加減用之。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厚朴四兩，薑炙。味苦溫

枳實四枚，水浸，去穰，炒。味苦寒

酸苦涌泄，梔子之苦以涌虛煩；厚朴、枳實之苦以泄腹滿。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李惠德生堂經驗方云：此藥吐之輕者。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成無已註：丸藥不能除熱，但損正氣，邪氣乘虛留於胸中而未入深者，則身熱不去而微煩。與梔子乾薑湯，吐煩正氣。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乾薑二兩。味辛熱

苦以涌之，梔子之苦以吐煩；辛以潤之，乾薑之辛以益氣。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成無已註：病人舊微溏者，裏虛而寒在下也，雖煩則非蘊熱，故不可與梔子湯。內經曰：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後乃治其他病。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成無已註：發汗不解仍發熱，邪氣未解也。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陽也。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身瞤振振搖，與真武湯主之，溫經復陽。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鄉里有姓京者，以鬻繩為業，子年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脈弱，惡風。醫以麻黃藥與之，汗遂不止，發熱，心多驚悸，夜不得眠，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者又進驚風藥。予曰：此強汗之過也。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筋惕肉瞤，此為逆也。惟真武湯可救。進此三服，佐以清心丸、竹葉湯，數日愈。　施桂堂續易簡方論：真武湯如發熱而泄瀉者，服此藥未止，宜投四逆湯，兼下震靈丹。蓋庸醫不察，此藥不惟陰證傷寒可服，若虛勞之人憎寒壯熱，咳嗽下利，皆宜服之，因易名固陽湯，增損一如前法。今人每見寒熱發，便作虛勞治之。及病後未復常者，多用地黃、當歸、鹿茸輩，補益精血，殊不知此等藥多欲戀膈，若脾胃大段充實，服之卻能滋養；然猶恐因時致傷胃氣。胃為倉廩之官，受納水穀之處，五臟皆取氣於胃，所謂精氣、血氣皆由穀氣而生。若用地黃等藥，未見其為生血，而損穀氣已先有所損矣。此孫兆謂補腎不如補脾，正謂是也。[illegible]莫若以[illegible]法[illegible]其[illegible]痞一症，已成無藥能奏，惟膏肓灸法最為[illegible]無傷[illegible]亦恐不及其他[illegible]狀皆真武湯證[illegible]方中[illegible]之法。古人書云：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由是而觀，則知此藥不獨能治太陽病，而少陰病亦治之也。[illegible]固其水氣之說，乃云此由[illegible]

[illegible]

治人書云：嘔者，去附子，加生薑三片。夫生薑嘔家聖藥，治嘔用此固宜。如寒嘔則附子不當去[illegible]云：不下利去附子，加生薑，合前作半[illegible]動使[illegible]不下利，附子去[illegible]既不言治嘔，則增生薑[illegible]義。王氏於此獨加生薑，而不去附子，生薑[illegible]治嘔矣，而附子[illegible]以之[illegible]則可去[illegible]而嘔者[illegible]

不敢遽事或三家皆說未盡當作不下利而嘔者去附子加生薑如此方
可以貫三家之說也　又按仲景云工治有二一以治太陽病發汗汗出
不解其人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仲景謂汗多亡陽而然碩
叔證反云此由渴後飲水停留中脘所致兼上項證只是經汗不解碩自
添一下字作經汗下不解一說仲景一云治傷寒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
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仲景謂此證有水氣而然碩反
不云由有水氣二說又添卻小便不利四字三說仲景當證知四肢沉重
疼痛乃水性沉重故痛亦沉重碩忘卻沉重要兩字四說仲景云自下
利碩又作大便自利則是大便如常流利赤澀清切自下利知是小便不
利因為自下利此正如不因醫家藥發其汗而自有汗類也五說反其述
仲景加減法小便利者去茯苓且將元有小便不利一證下利者去芍
藥加乾薑見得係是自下利不是大便如常自利嘔者去附子加乾薑碩
不云去附子只云每服加生薑五片只加減中人承此誤意掌情然矣號
增不增修不修蓄地於是方後修去論傷寒證治自入野說以表有學溫
云令人每見寒熱多用地黃當歸鹿茸輩補益精血殊不知藥味多甘部
成戀膈詳前三品誠未為甘者製為丸又何戀膈況大物性有盡制而用

之將使無盡物有窮變而通之將使無窮志第何獨執一而發百世耶
又某曰若脾大肽充實方能滋養然後得固而致傷胃氣胃為倉廩之官
水穀之處此十字自新常正經傳之皆今只曰倉廩之官水穀之海經又
曰腸胃為本蓋海字無所不納處之一字皆道聽塗說秦史許脾胃大段
充實之人精血自旺何假藥餌滋養脾胃既素充實又如何猶恐一時致
傷胃氣況胃屬陽明聖經中指為至陽能腐熟穀蓄果菜一切滋味傳於
脾分於大腸小腸二便之下其氣上騰何地黃當歸鹿茸使傷其胃氣又
某曰所謂精氣血氣皆由穀氣而生此膚惑亦能知曉何苦使所用地黃
等藥本是其為生血而穀氣已先損矣其說拂其旨特為詳而除之三綱
志寧張說所上品名藥以沮絕後世之滋蔓頗益也條若干其三品多甘
甘莫甘於甘草經方少有不用者又甘莫甘於蜜而補劑未嘗不然以丸
者況稼穡作甘義從稻梁夢隸神農皆稱其甘甘受和釋者甘蓄此未易
以地黃當歸鹿茸而能傷胃氣也若斥其三品能傷胃氣不知如何而傷
也傷胃氣者惟穀畜米菓滋味過傷耳經故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
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又曰傳之則生失之則死傷之
則病當此人未易云地黃當歸鹿茸而能傷胃氣也若斥地黃等藥傷穀

氣是又自道聽塗說中來大凡人身胃氣恐其傷穀氣欲其損穀斯能為
精為血不損則病有如傷寒差後多食發為食復作熱仲景治法惟日損
穀則愈若所三品不可為退其熱治虛寒用矣何本草地黃則曰作湯除
寒熱當歸則曰虛冷人宜加而用之鹿茸又如何能傷胃氣耶志寧何見
併將神農亦為之然吁天哉孔子天縱將聖刪詩定書約禮明樂繫易而
條春秋亦只述古人之意不易妄作志寧何人哉乃敢以此罔世俗地黃
亦有可所者志寧卻不能深究地黃一品當公紹世必以酒九蒸九曝而
後用否則有滯膈之禍愚謂詳之吉惟祈衛生君子生熟藥肆當作于孫
陰德是審公製度而志寧又引孫兆云補腎不如補脾為證莫右只以剛
芍湯調其寒熱不致傷脾是又舍胃而言脾也且如用陽湯即真武湯易
其名不能調陰調陽如何分寒分熱無哉其方分兩又成大誤本方白茯
苓三分白芍藥三分各計重七錢半白朮二分則重五錢附子一枚炮去
皮臍破作八片只用二片計之未及重二錢許孫方云用茯苓芍藥各三
分卻合元方則附子當用二錢孫方云用附子三分則附子多用五錢半
重謂之合法可乎凡此立說類皆膚淺俚語耳只可一時坐中發為常談
安可載于叢冊永遠誤人也至於末後又極其謬曰若勞瘵之疾已成無

藥能療惟膏肓灸法最為效驗然或傷暑亦恐不及其他證狀胃風湯通
建散中其言之勞瘵灸膏肓腧傷于暑胃風湯通遠散可得而入口者志
寧可謂不學無識之甚者又按無求子云水飲內蓄上乘於肺為喘為噫
古人治因水而致病在陽則小青龍湯主之病在陰則真武湯主之咽喉
乾燥者不可發汗成無己註津液不足也　素矩傷寒新書云咽喉乾燥
雜合以治可發汗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成無己註膀胱裏熱則滲
反以湯藥發汗亡耗津液增益客熱膀胱虛燥必小便血　素矩傷寒新
書云淋家宜平涼藥和解取汗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痓成無
己註表虛聚熱則生瘡瘡家身疼如傷寒不可發汗發汗則表氣愈虛熱
勢愈甚生風故變痓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以瘡家膿血過多
素矩傷寒新書云瘡家身疼痛可平藥和解取汗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
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成無己註衄者上焦亡血也若發汗
則上焦津液枯竭經絡乾澀故額上陷脈急緊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
急則牽引其目故直視不能眴眴瞬合目也針經曰陰氣虛則目不瞑亡
血為陰虛是以不得眠也　素矩傷寒新書云衄家有汗證可發之許
叔微傷寒九十論衄血證雖滲損士其病傷寒七八日口燥欲水而不嚥

入衄而衄。脉浮緊身熱當者。云。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
主之。予曰不可。古人雖云當汗不汗熱化為血。此證亦有不可汗者。仲景
云。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而不嚥者必衄。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
不得眠。不能眴。此只可用小品犀角地黃湯。若行麻黃必額上陷直
視不眠也。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成無己註。針經曰。奪血者
無汗。奪汗者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慄。 活人書加減
藥證集云。若咽中閉咽喉乾燥。亡血如衄家。淋家瘡家不可發汗。汗已上六證
並宜小柴胡湯。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粮丸。闕。成
無己註。汗者心之液。汗家重發汗則心虛恍惚心亂。奪汗則無水。故小便
已陰中疼。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中暍。自汗二證。又發其汗。必恍惚心亂
以虛而反又一虛之。則心神虛而恍惚。小便已陰疼。氣虛也。宜禹餘粮丸
蘭室寶鑑類纂曰。恍惚心亂。傷證也。傷虛甚。神明無所依。則亂也。病人
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成無己註。病人有寒。則當溫散。反發汗損傷
氣。胃中冷必吐蚘也。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
先下之而反汗之為逆。若先下之。治不為逆。成無己註。病在表者。汗之為
宜。下之為逆。病在裏者。下之為宜。汗之為逆。經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

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
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
表宜桂枝湯。成無己註。傷寒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
裏。者以裏氣不足。必先救之。急與四逆湯。得清便自調。知裏氣已和。然後
急與桂枝湯以救表。身疼者。表邪也。內經曰。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
其標。後治其本。此以寒為本也。 太平聖惠方云。夫病下之後。續得下利
水穀不止。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溫之。與治中四逆附子湯諸溫藥之類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傷寒頭疼項強。當發其汗。反下之。清穀不止。裏寒
也。一身疼痛者。表寒也。急當救裏者。先治其本。宜四逆湯。次少陰本也。救
裏寒和。外身疼痛。復治其表。宜桂枝湯。病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
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成無己註。發熱頭痛。表病也。脉反沉者。裏脉也。
經曰。表有病者。脉當浮大。今脉反沉。遲故知愈也。見表病而得裏脉則當
差。若不差。為內虛寒甚也。與四逆湯。救其裏。 汪琥傷寒發明書理曰。病
發熱頭痛脉沉。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又曰。下利身體疼痛。先
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活人書云。兩感病無治法。但
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傷寒下後利不止。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四逆

湯。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遂以救微效。治兩感有先
後宜先救其裏者。為表裏急則不必先其表也。若表急先救表亦不可後也
今按活人書此條。正與活人書所引救裏救表一條相違。且是太陽少陰兩
感治法。成注不得其意。汪君表而出之。今人以活人書救表之說。反其治
法。餘經兩感治中。無大概宜倣此。兩感於寒。熱入臟者不治。自有本條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
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和。然後復下之。成無己註。冒者。鬱也。
下之則裏虛而亡血。汗之則表虛而亡陽。表裏俱虛。寒氣怫鬱。其人因致
冒。金匱要略曰。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汗出之和。得之和解時可宜
金匱要略曰。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汗出表和而裏未和。然後復下之。太
陽病未解。脉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
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成無己註。脉陰陽俱
停無偏勝者。陰陽氣和也。經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
此脉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今陰陽既和。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
者。陽不足而陰有餘也。經曰。陽虛陰盛。汗之則愈。陰脉微者。陰不足而陽
有餘也。經曰。陽盛陰虛。下之則愈。 王叔和脉經云。此屬大柴胡湯證。陰

微。一作尺實。 孫思邈千金翼方。但陽脉微者。先汗之而解。宜桂枝湯。太
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成無
己註。太陽中風。風併於衛。則衛實而榮虛。榮者陰也。衛者陽也。發熱汗出
陰弱陽強也。內經曰。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與桂枝湯解
散風邪。調和榮衛。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脉浮而弱。身熱惡風。頭痛項
強。自汗不止。榮弱衛強。榮弱者汗自出。血不能守而泄於外。衛不能護。是
知榮衛不和也。欲
救邪風。宜桂枝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五

夫六由汝積不一故於廻。如來無量神德。至由通達。先小後大。或使入劫。豈是佛之悉誠耶。平曉下結責。如此下興皇結示也。斯乃下令師斥破通漢之責。二往似美。隨文釋義。指土木兒。純陀去已未久之頃。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先世亦復如是。地動有二。或有地動。或大地動。小動者名爲地動。大動者名大地動。有小聲者名曰地動。有大聲者名大地動。獨地動者名曰地動。山林河海一切動者。名大地動。一向動者。名曰地動。周迴旋轉。名大地動。動名地動。動時能令衆生心動。名大地動。菩薩初從兜率天下閻浮提時。名大地動。從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於法輪。及般涅槃。名大地動。今日如來將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動。時諸天龍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同聲哀泣。而說偈言。稽首調御師。我等今勸請。遠離於人仙。永無有救護。今見佛涅槃。我等沒苦海。悲戀懷憂惱。如犢失其母。貧窮無救護。猶如困病人。無醫隨自心。食所不應食。衆生煩惱病。常爲諸見害。遠離法醫王。服食邪毒藥。是故佛世尊。不應見遺捨。如國無君主。人民皆饑饉。我等亦如是。失蔭及法味。今聞佛涅槃。我等心迷亂。如彼大地動。迷失於諸方。大仙入涅槃。佛日墜於地。法水悉枯涸。我等定當死。如來般涅槃。衆生極苦惱。譬如長者子。新喪於父母。我等於今日。云何不愁惱。如來見放捨。猶如棄涕唾。如來入涅槃。如其不還者。我等及衆生。悉無有救護。如來入涅槃。乃至諸蟲主。一切皆愁怖。苦惱焦其心。譬如日初出。光明甚熾炎。旣能還自照。亦滅一切闇。如來神通光。能除我苦惱。處在大衆中。譬如須彌山。後日說大爲四。一大衆請。二如來答。三此土證。四佛被除疑。就請又二。一請緣。二正請緣者。緣於地動。如必涅槃。是故悲請。閻浮動地爲緣。答法不在國。亦不在緣。不在因緣。不離因緣。旣從因緣。寧有作者。雖無作者。亦佛神通而動於地。令其悲戀。安置有緣。於解說中亦佛智力。說法教吾安置有緣。於般若中亦佛體力。非悲非喜。安置有緣。於云身中。亦是純陀又[illegible]智力。令衆聞解。入般若中。亦二人適力。去時地動。令衆悲戀。入解脫中。亦是二人第一義力。令衆非悲非喜。入法身中。亦是大衆感對治力。聞法歡喜感爲人力。動地悲哀感第一義。非悲非喜。欲地動緣。其義無[illegible]。淨名云有悲長我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斷則神力不共法。就地動者。○謂時處相由。時者佛以四事止華氏之悲。純陀福德小報。依頻敬友。大衆聞法。悲惱暫息。二人旣去。法音已停。更欲增其悲戀之音。於其去後。未久之頃。當是時也。感地動之。即是時也。處者大地是增處。先世是堅處。或言劫梯是

先世。或通四禪皆是先世。雖不違地。而有實言。亦皆震搖。即其事也。問上釋聲光徹至非想。以爲有頂。今此地動。爲止梵宮。答上云有頂。有頂又是得作遠解。此云先世。齊又而已。若依下文。動時能令衆生心動。名大地動無色四心。亦應被動。即其例也。相者有三。一小大動相。二六種動相。三十八動相。是三種相。皆以形聲爲本。形有動涌起。聲有震覺吼。若單形聲是爲小動。形聲共動是名大動。形聲各三。是爲六種。一中更三。謂動遍動等遍動。三六十八。若更分拆。閻浮提一四天下。小千。中千。大千。十方。俾俾相望。作小大動。大大動等。有人云。此經六種。華嚴十八動。此實通爾。詩是形中略言一動。聲中略言一震。人云大動。又云從外來者心動。當知亦五十八。不同人情由者。例此亦應有小由。大由。大大由。若輪王生法地得主大主。悲喜歎動。是名小動。若辟支羅漢生法地得應供。大應供。悲喜故動。是名大動。若佛生滅。地神山神。及諸天龍等。得應供大應供。悲喜而動。即大大動。今經正明如來入滅。唯少升天降魔。又略不存。就入相中。是如來入滅。地大震動。此則別語經由。若通論者。如前所解。純陀大衆。皆是動緣。皆云升闍地動之詞。是經家所序。或言佛說。觀師云不然。當時聞語豈是經家。又無標告。焉知是佛。應是地震。而有此詞。次從時諸天龍下。是正請又爲三。初長行及十一行半偈是哀請。次二行是所請。三長行五譬是讚請初長行叙語。以毛豎哀泣而爲其相。次十一行半偈爲三。初兩行一句略請。次九行一句廣請。三二行結請。初稽首調御師人仙猶母。即是略舉三寶爲哀請之端可見。次猶如困病人下。作喪師譬。如國無君王下。作喪主譬。長者子下作喪親譬。如來入涅槃下兩行結哀請。上文初明猶失母。今結還明我等。及衆生悉無有救護。護字結無主。救字結無師。次譬如日初出兩行。舉日山兩譬。是所請歎於一佛而具三益。日有三義。一高測明。譬王益。生長萬物譬親益。照了除闇譬師益。而譬文論照了。合文明除闇。三合須彌山亦三義。高出水上譬王益。深入水底譬親益。不動山譬師益。師無知己安衆生。安住[illegible]如是。積百壽是[illegible]吟喜矣。舊解日遠近照。乃論不同。謂慧嚴云。佛有智能自照。光宅云。佛果無有自反照智。觀師雖光宅云。佛無反照智。亦應不自知。作佛不作佛。彼救云。佛雖無智。知作不作。若欲知時。借諸佛智。佛佛道同故。今更問之。佛道旣同。諸佛無智。何所可借。又本但能知他。無智自知者。唯是覺他。不名自覺此是光宅四失。釋觀真論。半事乎上。若論理覺。無已如來。又問光宅云汝用反照智。照一切種智者。從用何智。照反照智。是則無窮。觀師自云佛

無刹反照智。只自有智。智能反照。如此說者。即害兩家。云云今明佛有一智
三智。三智一智。非三非一。而三而一。一道種智。外破諸閒。二一切智。能反
自照。三一切種智。非內非外。非自非他。若即一而三。可難光宅。即三而一。
可難開善。三一雖忍。可釋觀師。云云此二偈亦名析請。如來在世。所益若此。
析佛留光。照益我等。故名析請。　指歸曰開諦下開意者。謂以神通動地。
為比丘衆請之緣也。於中二意。初明因緣故動。無有作者。次中先離四執
法。謂衆請因。謂比丘緣即地動。不在因故非自。不在緣故非他。不在因緣
即非共。不離因緣非無因。四執既遣。法体斯彰。若論其事。即是因緣和合
而生。故讓前破無因。已使成共生。故云不離因緣等也。所謂比丘機發為
因。地動為緣。此無定請。即所生法。故此悲慈。既從因緣。因緣虛假。無有主
宰。故無作者。者謂主宰也。雖無下。謂雖云因緣性虛。非他造作。若以機對
應明于道交。則是佛及純陀。內證三德。妙用斯彰。故能隨機利益。所以動
地為緣。生彼悲戀。還入三德。亦是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所以將悲對喜。及
以雙非。共顯三德。又地動由通。通因定發。以定對智。故約說法。智定所契。
理體存焉。長舒手明。而成三德。文中先明能應。此約能感。應中復二。謂先
又作。上即半尼化主。伴謂純陀文殊。究竟證盍物可見。知滅故悲。滅即
解脫。開常聞喜。常即般若。雙非二邊。法身顯矣。地從文殊。為發化衆。補佛
揚化。共熟機緣。故云亦是傍論傍宗。竟為取證。知智在說。故云智乃機致
衆教。還後此智。故云開解。入般若中。地動表成。所以悲戀不滯於常。故入
解脫。第一義者。即是定慧所契。法身之體也。大衆下明能感機。即是理具
三德。開覺機熟。故感地動。感對治者。即是開破常住。以示無常。既破小執
所以歎喜悲戀。則三業善生。故感地動是為人乃。雙非即理。其言易明。此
但對三悉者。三法不同。即是世界。文雖但三。約義必四。其義無量者。五十
二衆。能引所引。若應若機。人人具四。無非三德。故義無量。是則感應因緣
作斯地動。不作而作。主宰斯我。常樂名文。以從四悉。四事對前而大涅槃
境界方便等四。以止純陀悲也。純陀姓華氏。猶膽上符。遍切意不從也。為
止梵宮者。為於乾切安也。盍也。無色四心者。即受想行識。六種。又十八動
等。如釋序中記文。一四天下等者。謂開淨動名小動。四天下動名大動。小
千動名大大動。又一四天下為小動。小千為大。中千為大大等。總覽卑旨
新云觀史陀。此云知足。八相者。一升天。二下閑淨。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
六成佛。七轉法輪。八般涅槃。應將地震等者。例前光中有業也。初是打中
經人非人者。八部比丘等四衆。俱人攝也。非八部天龍等。非是六趣所攝

非人。是疑神即緊那羅也。此下偈雖同發共請。乃是比丘為其稱首。故下
佛答。即云告諸比丘也。調御師者。調他心名調御師。略舉三事者。謂御師醫
良師。人仙醫長主。請世尊長親。因病謂病之甚也。理衆生下合譬也。初二
句合用病。上句明受感。下句明見感。求內外皆有處光。如病之困。次二句
合無堅子。遠離佛醫。又隨邪教。如食不健。更增其病。故云服食邪毒藥。譬
王即譬師。故譬良師也。良主譬者。國無君主。既兵且荒。老子云。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故經云饑饉也。爾雅五穀不熟曰饑。菜蔬不熟曰饉。三譬皆注
云云者。主親師義廣在前釋。此第三譬。有一偈半。即是譬如長者子。新舊
於父母。我等於今日。云何不悲惱。如來見救護。猶如井泉噉。即初半偈是
譬。次一偈是合。故前分科云。次七行一句廣請。三二行結請。今世行經本
成事於今日。偈在結請。二偈後書則廣請。但有六行。一句結請。却有三行。
恐是傳寫誤耳。若從遠師釋此本。又與世行本符合。若然者應是經主誤
本不同。又恐謝氏已曾修定。故移置前後。後人不能往往以此本對校。攬
自改易。致使經文與疏本合。上文五還明衆主者。上略請中。既云如猶夫
其世尊猶無救護。今廣請責還有救護之言。但前譬此法有殊爾。故知此
文是結成上義。高圍明譬主者。周易云。日月麗于天。是高也。白虎通云。日
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此言其圓也。人易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言
其明也。譬主者。德精符云。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又前則幾曉在上。喻
法身圓。則無寶無偏。喻般若明。則光宅天下。喻解脫。萬物得日光而生。喻
于說二親而生。照了除借。如師發蒙決疑。而譬下為故經文。論照了者。即
經云。既能還自照等。合文明除借者。即經云。能除我苦惱。以除苦惱。合滅
暗也。是知如正言師益。故云師義是本。而高圍明。又土長萬物。經既不說
故借傍無山三義者。以須彌出水八萬由旬。入水亦爾。四寶所成。俠臨四
海。成作寶色。譬觀益者。水沒於山。如于依親。師德下釋出譬師無義即師
有道德高遠如山。四衆弟子如海。師宣妙慧之教。照破弟子昏迷。發生智
慧。如水色同。山是則山於正亦在師。意並主親角。舊解下明諸家釋經文
既能還自照句也。光宅下舍謂用此修行有反照智。果滿智息。故云無反
佛道同故者。以佛佛道同。故可借用。今更下。今師作光宅功果道同難。若
既云佛果智息。又許道同。此則佛佛皆無反照。何得借諸佛智也。又並下
衆二覺。並說二覺偕滿。方得稱佛。既無自覺。使同凡夫。凡夫者。謂無反照
智是四夫中一也。梁世義學。光宅為最。而立並四義。全乖正理。故待人以
標為等四。解使非相。亦呼為四可笑也。云之高從。尚有所夫。況餘人者。標

爲下列四失義所談二諦真在俗外如標榮之相隔今囊下意謂娑婆土
本不淨如淨名經中釋迦足指案地此則神力變化方乃清淨猶如域地
以牛囊磨鉄方乎乞為成風俗皆以雪山牛糞用塗其地以彼牛純食香
草故也指端下淨證妙覺已既無反照之智如人之眼但見指端不能反
見己面也無足下前如來知見出於意惡之外名曰自淨無記次示開合
莊嚴此二師雖立反照智反觀種覺未審後用何智照了反照智耶若言
無者反照但觀種智而不自照雖復立一重亦未殊光宅若言更重有反
照者則有無窮之訣佛無反照等者謂無別反照智只此佛果種智便能
自照故云只自有智等即害兩家者言無反照則害開善莊嚴言只自有
智能照則害光宅今明下示今釋一家明義三智圓融反照照他自在無
礙文中初明三一互融次一道下等次第顯示一即三是假三即一是空
非三一是中雙遮而三一是中雙照等次第顯二也外破諸惑者空中即
假三千宛然故以此假智遍照諸法即能覺他以物機無量不出三千能
應雖多不出十界故能反自照者假中即空亡外照內即自覺也空假不
二心性無殊名為一切種智非內非自是遮一切智非外非他是遮道種
智若即下結破可數光宅者既即一而三則假智即具空中光宅何得云

但有種智而無反照智耶況種智是假智反照是空智假尚即中豈不即
空難開善者此三即一開善莊嚴何得於種智外云別有反照耶難觀師
者況即一而三三用差別即三而一一體無殊三一互融不可思議觀師
云佛無反照只自有智智能反照此乃釋義精妹全無指歸既云無反照
又云只自有智智能反照既自能照已是有反照智豈得云無耶此亦自
語相違也若知三一互融其義方顯即三而一則無返照即一而三自有
返照此一心三智是諸佛之本源大教之心骨文殊之所承龍樹之所闡
山家祖述心要在茲故此言諸師自破經云既能還自照又云亦滅一
切闇其義易通世尊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心常愛念先教伎藝
悉令通利然後弃之付旃陀羅世尊我等今日為法王子蒙佛教誨已具
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惟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譬如有人
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如來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
若使如來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衆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
世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為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言
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世尊亦爾為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
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得受安樂世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

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如來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
偏教文殊遺弃我等不見顧憫如來於法應無祕吝如彼醫王偏教其子
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醫所以不能普教情存勝負故有祕惜如來之心
終無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惟願久住莫般涅槃世尊譬如老少病苦
之人捨遠夷塗而行險道險道多難備受衆苦更有異人見而憫之即便
示以平坦好路世尊我亦如是所言少者譬未增長法身之人所言老者
譬重煩惱所言病苦譬未脫生死所言險道譬二十五有惟願如來示導
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入涅槃疏曰從古行者知爲三衆請先述舊
解或請之作五譬初作有始無終譬二作偏長譬三定本答譬四不平等
譬五無悲愍譬初譬有三謂合權圖三佛也諸子四衆也世云伎藝者始
從鹿苑終至法華所說諸經且有所妨今則不爾以二乘法合之則可見
端正正見也愛念禪定也伎藝神通也旃陀無明也亦習氣也初教三乘
似如有始不盡餘惑故言無終二偏長譬者亦三舊云諸論者譬通達諸
經今謂不爾譬破四魔而今不住乃畏死魔三違背譬者略無能請有人
佛也作務令學當度生事譬起惑囹圄譬入生死人問者舊云十方
佛或云實智問權又云假設此問今以機為當人機謝告終如如出獄故

言失果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白虎通曰圄令也囹舉也令其思
愆舉罪四不平等譬亦三方藥十二部法也祕方即密教教文殊諸菩
薩也不教外學二乘也五無悲譬亦三可尋舊釋職請但職請於師大主
觀二義今更會之初一譬職法觀次兩譬職法主後兩譬職法師初譬職
法觀者大云觀者悲念為本初生教訓似若觀悲付旃陀羅頓奪前法
觀亦爾從佛口生即是養育佛法分即是端正伎藝者學人思惟無學
習威若大乘意凡有無明斯皆害我而去是付旃陀次兩譬職法主
者本云主者以威伏敵以恩養民前譬威武未暢後譬恩惠不充通達諸
論如害敵怖畏今畏此論者如為敵敗法王亦爾除衆生畏衆生未免故
佛有畏初學作務譬民有主業收閉囹圄譬民無於主業盛譬無畏閉獄
譬無恩法王亦爾初令學無學等道品作務而復猶在思習無明獄中
百姓有罪在于一人衆生苦惱云何如來欲受安樂次兩譬職法師者本
師有訓導之德前譬職師內情良方後譬職師外祕坦道觀諸譬文皆有
深意而此譬最明舉顯文殊而耻行險路豈非職師意也指歸曰臣有
所切者以諸聲聞未至法華悉已入圄豈於此會云付旃陀羅耶則今下
令師但以二乘法合伎藝等則法喻允合故云可見是則此諸二乘皆是

寂然無狀。由是人天。還得正路。上不中夭。人以譬顯之。佛是主善之緣。待善如灾子。夫苦如衆子。今聞近惡。不憂失善。故言殯送已訖。次偈頌為二初一偈是上悲。次一偈是勸觀。而主有二義。不可一向。初言開意者。開精進意。向已無憂。況開定惠。又言開者。開意實相生死涅槃。二逆供寂。偈云是故當默然。人開者明解二用。皆方便故。故云諸佛法爾。次偈者衆不故送。勸正念惠。守心勸定也。速離勸進也。自慰者。結前勿悲。交衆者。守斯念惠。次應正念狩心。勿如凡夫。悲號何益。然諸比丘悉是上衆。豈同下凡。特是對聖訶凡。此正附其喪諸也。後次比丘下。剛其祈請歎請。次稱佛如日如山。鎮照等無。法身常存不亡不沒。隨機二用。言隱言顯。日照無世。有目者觀。山鎮峙濟衆入者見。汝同無目不沒。復何益矣。若言有益。今勸汝說汝不能問。我今為汝開其問端。若能問者。為說寸寰。然後涅槃。既不能問。請住何益。此乃既其不及。止其祈請。無願菩薩之德。正剛其歎請。祈請也。皆解十五雙純默初教中。作衆病義。謂空是衆。不空是病。乃至二不二亦如是。有此約今教。謂空是生死。不空是涅槃。乃至二不二亦如是。若能問者。則寸寰門開。於汝有益。既不能問。請住何益。興皇云。下文具有此意。下文正約始終意之。空即昔教。不空今教。乃至二不二亦如是。今明此義實廣。焉開來開說文云。如是等種種法中。我皆隨明為汝斷之。諸釋先各。今文約三種空不空。非空非不空。乃至二不二。非二非不二。亦如是。人然四種空不空。亦空亦不空。非空非不空。乃至二不二。亦如是。昔教今教。又得同此。三種四種廣如別之。即是昔教今教。三門四門。從諸比丘佛世雖空下。是釋衆請。興皇云。此為八階。是彼師之義。釋一歎五難。是歎離八難。三米佛昔同。是佛今異。四。歎其果非五。今其因非六。顯其法性。勸令修習。七勸於昔依今。八正示新伊。先歎次是先奪後興。倍成次第。以此八階。釋五識也。初五難於餘人是難。於汝為易。八難難離。而能得離。是故歎之。既歎離難。得羅漢果即是於始。方今汝入秘密之藏。即是於終。云何而言有始無終。後言空過。於小為是。於大為非。故言空過。祭於往因成今果者。正釋其識。明如來久劫捨頭目髓腦。求大涅槃。只為利益。豈當佛長。所以非其果者。汝果虛偽。非正法寶。無成定思。不能莊嚴。正法寶藏。他取寶藏詮涅槃。是因總已合故。故不可離。興皇云。涅槃非總非別。名合總別。收此釋其不達本誓。所以非其因者。發菩薩心。乃名出家。汝不發心則非出家。衆衆也是染衣而已。汝不染正法。故非大乘。衣汝雖剃頭不為正法。除諸結使所以示勸真實。法性昔之小乘是虛偽。今日大乘是真實。昔以無為為法

性。今以妙有為法性。法性未曾是有是無。為他緣故說有說無。知昔無為是法性者。如地乘云。弟是法性。弟云何存。弟若存者。即非法性。當知昔以無為為法性。佛即破之。滅非法性。夫法性者非是滅法。取此釋其不平等讚。汝取滅度非我不等。所以捨昔依今。此正釋疑。疑云命我捨昔依今者。昔何不說。佛即解云。譬如大地。我法亦爾。治衆生病。初說無常。為治汝病。今說於常。亦治汝病。初後並為治病故也。所以說新伊者。既勸捨昔依今。故須新伊秘密。夫直汝等今住其中。非是昔汝不示坦道。不是無益。前後共答五識請也。今明不無。得五難譬八難。同是一意。何以分為二。只就序中釋五識請。又義具足。何須八階。共釆答之。是故不用。今分文為三。一歎與。二序季。三勸奨。夫欲奪之。必先與之。其讚請既切。今序季亦深。既不其誇。復須示真。與奪抑揚。自成次第。於此三中。即是三雙。初歎與為一雙。謂能得能離是故須歎。次序季為一雙。謂不得不離。不得真實。不離虛偽。是故須序。三勸奨為一雙。謂應離應得。昔歎應離。新伊應得。是故須勸。初從佛出世難下。是歎與得離人三。先釋。次譬。三結。初文五難。此與上文五有五無。上為俗人不歎出家對受難。不歎阿羅漢難。此中為出家人。不歎最後種難。不歎聞法難。餘皆相應。離八難者。得人身。離三塗。值佛。離佛前後難。單輪六壽天。又邊地難。得出家。離根不具難。邪見難。世智辯聰。次佛前沙曇華譬之。次離於下結之。從汝等已我下是序季。不得不離。今然此意。釋五識者。汝等過我。我初分汝得五難。離八難。是我昔始。今後汝不應空過。是我分終。云何謂我有始無終。又取意偈。其上文云。主有諸子。形貌端正。是佛之始。付栴陀羅。是佛無終。若取佛意不慮。以親諸佛。何者其不識佛。非是王子。不識實岷。形不端正。無明日覆。即稱陀羅。何須遺付。此即無始無終。迴通與諸比丘。從我於往昔下。第三。即是釋其遺本誓識。夫難行苦行非止一塗。我寸之如裔。無上方便。其門不小。未嘗吝惜。汝等放逸。不受不得於此大乘不肯作務。非我無恩。人身命者。謂所不重。我輕生忍苦。經無量劫。荷山指地。捐頂喜多。捨安指江。縱搖非貪。受妻子國城。捐身無數。如是恩德。但為汝等。故是無然。繫在因圓。不得解脫。非我無恩。此以不然不受之過。還諸比丘。從汝等比丘云何莊嚴下。釋第二偈失識。夫正法寶城。功德具足。戒為墻壁。巖峽絕險。衆魔群盜。所不能闚。定為其塹。深廣波潤。無涯無底。五塵六賊。沒溺沈淪。慧為俾倪。鑒徹識遠。博達今古。明了具足。我藏如是。何所可藏。何所可惡。汝等比丘。無城無嚴。有佛有惡故翹佈長還諸比丘。從汝今過是下。釋其第四不平等識。此正法城。亦真

言。云何如世伊字。外國有舊新兩伊。舊伊橫竪斷絕相離。借此況彼。橫如列火。竪如點水。各不相續。不橫不同列火。不竪不同點水。應如此土草下字相。細畫相連是新伊相。舊伊可譬昔教三德。法身本有。般若修成。入無餘已。方是解脫。無復身智。如竪點水。縱而相離。又約身約智。分得有餘解脫。橫一時有三法各異。如橫列火。各不相關。新伊字者。譬今教三德。法身即般若亦即自在。名一為三。三無別體。故是不橫。非前非後。故是非縱。一切三如。大點。三即一如細畫。而三而一。而一而三。不可一二說。不可一三思。故名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即非三非一。名秘密藏。如世伊字。此可是真經之根本。判顯斯義。廣立問答。數二十五品。師子無畏。若夫凡意。全是非本。始何指精。次約三目釋者。摩醯首羅面上三目。頂領大千。一面三目。三目一面。不可單言。一三縱橫。若並若別。能覆天類。心量世界。三千。若不縱橫。嚴立照世。一切皆成。三德亦爾。縱橫並別。祕藏不成。不縱不橫。祕密藏則成。次約三德釋祕密藏者。果地眾德。但言三者。蓋舉略無諸法之中。非色非無色。非色故。不可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心思知。雖非色而色充滿十方。巨細相容。不廣不陝。雖非非色。亦可尋求。能使眾生示廣智慧。故曰如來色無盡等。即法身德。般若者。非知非字。非知故不可動處分別。

非字。故不可言說書紳。亦非不知非不字。非不知。故不同虛無。非不字故不同係空。雖非知無所不照。三諦備明。極佛境界。凡聖並明。雖非字而字滿具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諸字悉入法界。無法若悲。河海滿不可窮盡。爭名云。能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即般若德。解脫者。非喧非寂。非淨非脫。非縛故五住不能繫。非脫故十智不能虛。非脫而脫。二邊之所不拘。如百句解脫中說。非縛而縛。為納他邪處。開提外道所縛。故有病行。嬰兒行。住首楞嚴。示現吾隨所調伏。眾生之處。雖郁必捷。如醫療病。如華在水。無染無著。名解脫德。佛身業不可思議。法身則攝。佛口業不可思議。般若則攝。佛意業不可思議。解脫則攝。故知三德攝一切德。又大品名為色淨。般若淨。受想行識淨。般若淨。法華云。如來莊嚴。又云六根清淨。經論異說。悉為三德所收。已合總別。囊括事理。以略收廣。不過三德。若論縱橫。並別一異。皆非祕藏。大云。法身亦非。般若亦非。解脫亦非。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三一相即。一中無量。無量中一。非一非無量者。是名祕藏。說我今安住下。第四結祕密藏安住三法。此結三德入大涅槃。結祕密藏。如世伊字。是結三點。文略不結天目。然佛常安住三法。而言我今者。蓋隨緣宜。故云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即是

悲也。　猜歸曰初止外悲等者。對下文以譬顯。故此名初也。凡夫下釋止外悲也。八風事者。利則四順衰毀。譽則四違故。憂道謂此無。俗即天人。道則并退涅槃。俗則況墮生死。斷大也。既其大矣。故止云。異如凡夫諸天人等。然憂呼哭也。何者下斂釋止悲所以。且如世間已失樂事。而不可以悲哭還得。未得樂事。亦不可以悲惱而獲。豈如來去住。由汝悲憂也。故引下經以證無益。若能下釋勸修內觀。即是當勤精進。繫心正念經文也。勤進二惡者。凡惡本起。名已生惡。塵沙無明。名未生惡。當勤修三觀。遮此二惡。勤生二善者。二乘已生真善。勤加增長。未生假中之善。今速發生。惡是下明。由有三惑之惡。故有界內外憂喜之情。故云惡是憂喜之本也。若破三惑之惡。顯三德之善。則無界內界外憂喜之事。故云善故無憂喜。若惡生善。唯當之觀心原。清淨常一。觀道無間。名勤精進。苦惟由心。心知空。苦苦惱安在。故云止其苦惱。由有苦惱則舉佛滅。今觀心性生滅無去。性體不遷。誰云去住。故無舉哭。何所為作。如此觀察。謂之正念。即無念下。更釋出正念義。只是一切諸法。不離一念。此念亦無名為正念。若無下歷前三諦。以示感應住處。一念尚無。識應寧有。從觀生理至者。何凡三雙六句。初二兩雙。立忘想俟識。後雙。初撥俟應。撥應俟下。故云無狀。狀直引切。謂光

狀也。由是下釋經。特諸天人。至不嗟哭也。天人聞佛動地。生哭。今修內觀路無意識。違入邪道。名得正路。次又以下。即如有人。失其愛子去文也。得善等者。佛在時大乘菩如愛子。佛滅。夫大乘菩為棄子。今聞近惠者。即聞繫心正念也。是知大乘正意。即心而具。近至邊此。即徐分別。乘緣之情。故如殯送已訖。求有二義者。初偈云。當聞意則是勤觀。次偈云自慰則是止悲。故云求有二用。皆方便者。示生示滅。皆是權施。化儀合命。而生滅即無生滅。何得見生則喜。見滅則悲。鎮照等益。山鎮於海。日照於時。各論生觀師之三益。故云等益。無目不濟者。論無受道之機也。若言有益者。須若言佛住世有益也。聞其開端者。即若空不空等。十五雙。悉是開端。必無二是宜應問之。若能下釋亦當為汝。去經文也。既其不及者。舉聞既不能問。則何殊無目。不流則是晚其智力不及也。止其祈請者。若能問則說法。復滅不能問則住亦無益。雖能與不能。俱是入滅。不須祈告請住也。無額菩薩者。如有目流入之人也。故下迦葉能問於佛。開其嘆請祈請者。前祈請也。舉日山為喻也。舉病是約二諦。舉真病俗。乃至二不二者。二是病。不二是藥也。空是生死者。以生死虛妄體本空故。無聞眾問者。即聞下三十四問也。譯釋無從者。全取三師釋義則無從。若各取則有過。廣分別之。下注云

云者惠约四教各有三門四門以消経文列四教各具一十五雙也又以
四教豎登五時則華嚴有二教十五雙乃至法華唯圓十五雙今經重施
三教十五即圓十五以此為今對鹿苑惟小為首三門四門有三門即決
兩亦以兩亦只是合前二門故也問經文十五雙但是二義何故作三門
四門釋耶答兼用即成兩亦俱捨便是雙非故知既具空有即具三四況
開偏小成皆入圓良由諸法唯心心即三諦真諦即空門俗諦即有門中
諦雙遮雙照即是兩亦雙非若約當教明義則前二教雅明三四但歸於
空列教四門三歸於有以圓三諦攝無不盡若合三為二只是真俗空中
二諦今為一真故對經文且作二從是循日遙共琉釋此十五雙者全皆
今家三門四門義也須知今所明義諸雙始於只是二諦今從雖解者略
消其名常即空門下疏云不為緣生故常也無常即有門有為遷變故無
常苦即有門經云有身即苦生無身苦不生不苦即空門依即有門有法
可依故非依即空門經云猶首如空無所依去即有門有生滅故不去即
空門無去無来故有門則有三寶可歸空門違實如幻無實可歸經云設
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化性即空門下疏云不為緣滅故性非
性即有門有法為緣所滅故衆生是有門非衆生是空門違衆生毀名即
空故寬是有門有五陰寬法故不寬是空門五二即空故容是空門不森
是有門二是有門不二是空門是故者表唯以不出空有二義三門四門
已如前說收攝文意主都自心新伊字下有光歎者又二五字者後人要
加也光歎次示者光歎即初二兩字入示即第三階光示即四五兩階後
與即六七之八三階俱云階者即取階級次第義附五識者前識請有五番
也後六下釋經汝等過我不應空過也他取實賊事者即琉王因使取他
縁此文名涅槃之名不可翻義興皇者既以此義間斷故有堂云興皇也
非其因下約五六二階洲不等識初是第五番其因非次示動下第六顛
真法性階音下約七八二階洲無慈識初是第七捨音傚今入說新亡是
第八王是新伊已上八階消前五識諸者偈以理文對題釋三義自可見
今解中初示破興皇八字也有二天故經示云不久由真五教如新八難
現二以是一字故以但以懼譬皆今文今以至皇入五難謂如西字能
之一天也又只示中所陳因是可須八字共各五涕之二天也故經於云
是故不用便須示真者是真即其動也能仲能解者能仲五郎能趣入難
釋中初對上辭異即對上天衆歎純陀中有六難也離八下所示所離八
難之名雖在結中即是此文五難所離故須示之三途者四聊既經謂地

獄為火途道此據八熱鬼為刀途道畜為血途道慮法師云三途者惡持
此方三途山是九州之險以名地獄譬人妄謂三途為畜生餓鬼地獄也
慶師所釋殊不知三途之義出在經文也爾雅此云勝謂勝餘三洲故
亦云高上其意亦然長途地難者以佛唯出中國故得出家者即經云成
就禁戒具足無缺是一難也以律制根不具者不聽出家既云成就禁戒
即離此難羅漢已得無漏正智即離世智邪推所言五難者佛世難值人
身難得合為一戒就禁戒得羅漢果開為二難故成五也以禁戒是因羅
漢是果故譬中如求金於沙甚難可得生死法中求是五事至極難得云
花亦今結中八難兼所能以結能離之五也八者三途為三根不具為四
世智辯聰為五佛前佛後為六單越為七長壽天為八前三在下三趣次
四在人後一在天又成論云四輪推八難一宿世善根輪值前四難二勤
修正願輪推世智三供養諸佛輪推佛前後四生中國輪推單越長壽天
不得不離者不得五難不離八難取意釋者即採取第三段讚師長經釋
無始終義也何者下復釋不應以親證佛義也既其不識法身常住非是
法王之子何得隨佛為親不識下既汝前自謂端正今謂既過實賊而取
偏物四德涅槃即心而具而不識知翻取小法故非端正無明自覆等者
既述法性自體無明則无汝目捉難者法身豈是佛重故云何身是
村非正一途者財法二施雖差別志是難行故非一途甘露者詩云誰
謂荼苦其甘如薺荼味苦薺味甘也捐捨身命動施財法凡夫以之為難
如来達苦法界故云如薺此則總喻二施也無上下則示二施法施故有
惠財施故有惠功明法施云其門不小者斯則體内方便大乘之門也非
我無慧者汝自不究大乘非我不惠施於汝也天身下示財施則有内外
内則身命外則妻子國城王大可見但為下汝自故退故使繫開生死
中非我無財施之惠及汝也功德具足者圓戒定慧無所不收故云具足
名此三學以之為城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墻壁者釋名墻障也所
以自障蔽也壁辟也言辟禦風寒也今明圓戒墻壁則禦敵防盜故喻戒
学止惡防非圓常之戒防上二邊故云嚴峻絶險也衆魔四魔也以斟塹
喻衆魔也塹者坑也遶城水也水性澄靜故以喻定首楞嚴定攝諸法界
故無涯塹徹如理故無底埤堄戒俾倪上是計切下五計切又字林作普
米吾禮切釋名云城上垣謂之埤堄言於孔中埤堄非常事也或曰埤助
城之高也或言女墻言其卑小比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言堞取其
重疊義也今以惠鑒圓常不著二邊如埤堄於非常也鑒徹識達是是智

修運今古。即洞照三世是權智。有師有長者。此丘但證小果。而為界外變
易。元魔等怖是也。表囊皆寶者。向既以三學稱戒處。以戒防身口為表。定
慧為囊。又修德為表。性德為囊。皆常樂我淨故云皆寶。琳琅者。尚書禹貢
云。厥貢惟球琳琅玕。孔氏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現文。以琳非
瓌琦四事釋表囊皆寶。即應以此四。喻四德也。商人者。白虎通云。商其遠
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取者。即商人以喻小機。自不受大。
非如來說。是不厭囊神者。內樂小法。外着衆裳。即同貧子。不願康娑智藏
之衣。故云囊神也。不欣瓔珞者。即不欣含那瑞御之服也。貧里小乘上妙
大去。判除糞穢。表小空除惑。蓋理不退轉。猛路着。大品之心來。猶猛路不
容二人並行。此以無伏無厭等者。汝自不欣。非我無慈。汝自無欲。非我無
悲。此佛亦我等者。明四德具足。應云亦樂。言亦我者文快。此釋經中我字
是四德之一。以該餘三耳。但識應化者。但見丈六劣應身也。非說法人者。
以小機所見劣身。不能說大法也。若圓機見真應不二。釋迦年尼名毗盧
遮那。即能說大法。淨名下即示須菩提文也。衆數即僧。此示小乘既不見
法報之佛。又不聞圓頓之法。故不入三賢十聖之衆數也。既不預大乘三
寶。故示彼小。同於外道六師。此示雖然非全同邪外。不識下總結。汝等過

我一句是示其不待五難也。不待真果者。但得小果盡苦之忌。不得爭奚
分證真冥之果也。雖亦不離者。雖無界內八難。而有界外八難也。亦名理
八難。謂見修無學為三惡道。無為正位。不能發心名盲瘖瘂道。方便無學亦
爾。若入無為。永滅佛道。云非三惡道難。四非門定寂難者。四禪中長壽。對
此。若為證滅。如彼定壽。五長壽天者。二乘名為淨天。涅槃入無餘。即辯第
一義天。豈可比也。六佛前佛後者。二乘入觀見真。出觀緣俗。不見中理。即
佛前佛後。七世智辯聰者。二乘未見中道。雖無有患。是為世智辯聰。八望
盲聾瘖瘂者。二乘之人。無菩薩根。雖得六通。不見十界之色。如盲。不聞十界
之聲。如聾。不能以一音說法遍類隨機如瘂。此理八難名義出于名珠記
爭。卽是下總結六思空過一句。是爭其不擧八難也。又云。爭其不待者。待
爭決也。道前謂等覺已還。卽凡耳相似觀行名字忍。名道前也。道後卽妙
覺究竟。將後例前者。經明道後。既云無上。則類列道前普行等。亦是無上
以日來卽珠俱起。偏小故。便有一似等者。互行圓修。不同次第。故云一行
此卽聖行品文。然五行卽三諦。始從名字終于等覺。聖凡雖異。所觀河珠
二為雙樹。卽為勝品文。謂果證之後。雙照常無常也。故是圓用。若約果用。
一切住分佛。令論極果。的指妙覺。不見真法等者。前佛約能證人故。而云無

上方便等。今法卽約所證理故。經云正法寶藏。以藏是所居。如理是所證。
故云。卽真善妙色。出生妙善者。以圓戒定慧。由理本具。故隨外熏。發生三
學。此通三學。通攝偏小。故云一切。三學等。若非一念。百界安能遍括大小。
戒定慧耶。徹三諦故。統萬德者。亦收積聚。緣積相即。故云苞含攝藏。下之
卽小志。上法卽大乘。經雖得出家等者。雖是與爭之詞。與之則於彼小乘
得名出家。奪之則不慕大乘。未破無明。攝名在家。此則已出分段家。未出
變易家也。別約因果者。以此丘之名。因果各具三義。因名破惡。怖魔。乞士。
果名殺賊。不生。應供。此因三義。次第主對。如因名破惡。果名殺賊。等今佛
以大乘六義非之。故疏釋云。文之因果皆非真僧也。袈裟者。惡法師云。此
云不正色。諸草木中若皮若葉。若花等。不成五味。難以為食者。則名袈裟。
此物染衣。其色濁赤。故梵本五濁之濁。亦名袈裟。非破五住等者。以小乘
但破四住惑。侔佛界內塵。是則袈裟染。是未染大乘淨法。非應供乞士
者。以經乞食之言。則無所因果二義。二乘雖歷人天多處而為福田。而非
遍十法界。普於其中。還究供養。辨離四邪。名為乞士。而未見伊求涅槃。非
殺賊不生者。以理判發之言。則無所果上二義。以小乘未殺無明賊。未盡
變易生故。經云未為正法等。謂形雖除鬚髮。而未破無明。由未破惑。則為

變易生死所遷。故經結使之言。其於殺賊。不生二義。具於下法寶卽法身。
德卽一而三。故具三點。三德遍攝。故云廣一切法。佛僧例然者。經文雖略。
義必各具。故曰例然。是知佛卽般若。法卽法身。僧卽解脫。既各具三。則開
之成九。九只是三。三只是一。一三融卽。開合通妙。初譬中譬為三
下。大地譬法身。山藥譬般若。為眾生用譬解脫。初大下釋此三譬。一皆具
三。三九相卽。初明法身具三。普載者。喻法身理遍也。亦不生而生者。理非
智慧。故曰不生。而能發智。故曰而生。生於藥草此明法身具般若也。亦無
用而用者。理非應用。而依理起用。如地非作用。而人依地作用。此明法身
具解脫也。藥草下明般若具三。所生不離能生者。所生藥草不離能生之
地。藥草堅性全是地堅。如所生智。不離於境。卽智是境。此明般若具法身
也。亦卽主用者。卽所主藥為人治病之用。譬由智契境卽智起用。始智內
照。外宣圓法。為機緣破惑之用。此明般若具解脫也。雖復下明解脫具三。
然此三法。機應共論。法身般若約能履說。解脫一法就感明。以順經文
喻意也。雖復乳用等者。謂衆生雖用地藥治病。然地藥寔非他物。乃大地
是我同業所招。藥草仍由我福德所感。此喻機緣業緣致得脫。蓋由己性本
具果佛法身體同。故喻業招大地。此明解脫具法身也。又由機發感佛以

般若力用法。破我執斷補感果等。此明解脫具般若也。三種究轉等者。如前所明。三各具三。究轉相即開之成九。合還是三。三一一三。融即不二。故云不得相離。此明性又離意。且與機應對明。應知機應各具三九。是轉無殊。一一相融。若就主佛理周。三諦性等。隨意轉作。並須評論。種別下結秘密藏名。大中外字釋義。大地。山藥。衆生。三事不同。故云種別不一。其一切物者。只是種上一三。三一互融無礙。名一切物。已藏此物故得藏名。三法者者。即法報應。報即般若。應即解脫。三身互融俱立法攝大地。三義者。即上非似普賢。已下又是般若解脫。合上亦然。三般若。謂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實相字字即法身解脫具名。三解脫。謂真性。實慧。方便。真性是法身。實慧是般若。講者細對上文合釋。合義無壅。為衆生別者。即經云。兩為衆生事也。我今下。皆言總合者。以前喻則元大地。次藥後用。今元合用故云總也。據此應云總合。大地亦皆總者。想文誤。合用者以一切衆生即指初住人。最初破無明時。故合解脫用義。諸子四部者。以諸菩薩統攝紹繼。故說為子。四部即二住已上至等覺凡四十位。十位為一部。名四部。則是以住家出家四衆。以表其位。此般般發生中智。故合藥草。般若義也。我亦下。我即如來自指也。合大地者。以妙覺窮理究竟。故合大地。法身義也。兩若下約觀法雙結。初結於人。安住下結法。稱息用歸秘藏。故曰安住法然。衆生得益也。此合病愈。衆生既以得益。故應用息。用息則非法亦息。故云。般若切下法身用息。此讓應用由境智相冥而有。故用應息。又于衆法。一切下顯位釋疑。咸見佛性者。以四十二位咸破無明。證佛性理。此以證明見。問衆下釋疑。問中衆生佛者。此約初住對妙覺。問其分證究竟所顯之理。為是同否。答六位分融者。理同故即秘藏無別。事異故六。凡聖差分。若約理同。則理即本迷。亦云理入。名字三即。人義亦然。而九無證秘藏。豈不同耶。此人下明阿梨耶識。是真常淨識。不立第九。故指本識為我所愛。名為秘藏。若攝大乘論梨耶。是無記無明。隨眠之識。九識乃明淨識。是知八九皆是隨機。若說非具義說。唯立第八。若說非一義說。故注立第九。在衆生外者。以論師所見。謂迷悟兩異。因果大殊。故指果佛在衆生外。涅槃下初簡四計。次明正義。身內即正報。身外即依報。非身內下是雙非。非非內下是兩亦。非非內者。謂非不是內。即亦內也。非非外謂非不是外。即亦外也。於四是計。謂有佛者。並非秘密。衆生即是等者。謂起四之見。衆生即具。具此理故。名為秘密。為此謂破者。他人計要感內。或謂計衆生外。故破二解。但是此謂所破內外兩句。論師雖復轉云亦內亦外。而亦

我近四計。昔教下初總解名。謂無下別示義。無常覆常。約理相覆。無相約行。不了覆了。約教即是圓頓理。行教三。為偏小三覆。冥被權覆。名為秘密。如形下。即下經文。迦葉明昔教密義也。今經下初約喻明今經顯露。如月處空。豈比形殘。故云不如昔教。但以下正明今經。那云祕密。其實顯露。異名衆生不解者。理雖即是。日用不知。名雖顯理。名為秘密。不同昔教隱故名秘。法界包含等者。三諦法界。具足三千。三一相即。名攝一切。才融才入故用不盡。指此為藏。不同昔教以偏覆圓。名為藏也。奉涅下結示破人師如向所明。破方便教者。以分破昔。不如向文。大風譬前攀論。攀經。卷霧喻破人師昔教。清漢喻秘藏正義。純大風則昏霧收卷。攀經論則非義破壞。邪破正顯。如清漢炳然。清漢者。爾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云雲漢。星漢。河漢。清漢等。一住而言等者。且約表對以配事理。事謂教行二法也。二住而論。三點天目是喻。三德是法。以喻顯法耳。以約佛教立行。行契於理。次住義便。故就一住分文。約言教者。文字是言教。故約行者。三目在天面。行行約人身。故約理者下。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即所證理。名為佛師。故名三德即是約理。又是佛印等者。對無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許慎說文曰。故所信也。今以三德妙理。喻之如印。教無理印。則教虛偽。行無理印。則行邪倒。若契三德。方可信用。言教相應者。教詮此理。信教解理。即名字人。修習相應者。修觀照覺。境智冥合。名秘密行。修此行者。即觀行相似人。證得相應者。即分真究竟。證得三法。故約下結。示由教行理義昔該通。故約此義以分經也。外國者。且指己所居地。名為中華。故名天竺以為外國。若論地心。況羅園方是中也。如宋朝嚴觀二師。與太史何承天共論此事。是邊是中。觀乃用周公測影之法。以一尺二寸土圭。測日影。京洛之地。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此日。則無餘陰。準此算法。地上寸影。天上萬里。據此以驗中邊可知。舊伊可譬等者。示舊伊縱橫義。初示縱義。云法身本有者。謂百劫已滿。得王宮柳林之身。此名法身本有。般若修成者。謂久於樹下三十四心。名大種智。般若入無餘者。謂八十入滅。正於在雙。故云方是解脫。即有前後上下之義。譬之縱三點水。此即小乘所用。生公釋此伊字義云。般若居宗在上等。全濫小乘。又約下示橫義。約身約智等者。即相好身中。樹下斷結證智。雖未全得二種解脫。而已破子縛。故云分得有餘解脫。此則樹下初成。一時具三。故云橫。一時有而身智俱三。體用各異。故云三法各異等也。此亦小乘所用。此文雖賴上體體相所明小義。有同有異。縱義全同。橫義則異。故彼文云。般若種智已圓。果德為

且解脫未具。身猶雜食。又帶無常。一後二寄。譬之猶川走火。此之小義。悉是縱橫。又諸大乘所說。凡有三家。初云法身是正體。有佛無佛。本自有之。非適今也。了因般若。無累解脫。此二當有隔主曜世。備五身識。亦是縱義。主公所解。設異小乘。還同此釋。次云三德無前後。一體具足。以體從義。而有三異。蓋乃體橫而義縱耳。三云體義俱不殊。而有隱顯之異。俱不異未見橫。隱顯異未見縱。故釋新伊。應須先了他人異解。方見舊伊縱橫等過。乃至邪宗猶計等大。故塗灰外道亦計大自在天。具足三德。而云法身充滿法界。報身居自在天。三目八臂。即摩醯首羅是也。化身隨形六道。況大小乘諸師釋義。又是義故。先出言教。以驗諸師。新伊下。譬今教中釋此三點。且順教義。又目順行。三德順理。已如前說。即點是般若。亦即自在。是解脫。此乃法身之處。即具餘二。故云名一而三。亦應更云般若即遍。亦即自在。解脫即遍。亦即是點。遍謂法身周遍也。大明法身具二。餘可例知。故且從略。三無縱非縱者。約三一互融。以明離過。即三是一故無別體。一則非橫。即一而三。非前有法身。乃至非後有解脫。三德俱具。故非縱。一即是細畫者。更約互融以釋字義。而三下結成不思議。不可等者。只由互融。故不可思。作一說一思。定作三說三思。三即成烈火之橫。一即成點水之縱。縱橫名義。乃可思可議。偏小之法耳。不可思議者。下約喻非結歸祕藏。即伊字所喻也。又能覺前義。還成三諦三德。而三而一是矣。即般若德。而一而三是俗。解脫德。非三非一是中。法身德。展轉釋躡。不出三法。如斯三法。即我自心。心外無佛。一切咸爾。此句下結是今失。此句者。即指伊字喻文。名為此句。一經衆義。猶如枝條。三德妙理。喻以根本。義成符理。枝必依根。故云是此經之根本也。廣立問答者。迦葉三十六問。豈有餘途。只是廣顯三德。圓關百答。並生諸品。所以序中。序於三德。從純陀品至大衆所。凡十六品明涅槃體。純陀一品略明三德。長壽以去一十四品。解釋三德。從現病去。凡有五品明涅槃行。修此三德。師子吼品。明涅槃義。研覈三德。迦葉陳如二品。明涅槃用。即三德功能。故云故二十五品。洋洋無盡也。洋洋水漾貌。論語云洋洋乎盈耳哉。若夫下。序夫也。若夫始終三德悉者。始從隨文釋義。終循迷業忘根。則解行二途指歸無處。若了三德在一心中。則此經一部居于方寸。況法華開顯。十方三世同說三軌。三軌妙故。故云妙法。華嚴法界。淨名解脫。不共般若。與此三德。一體無殊。若識此意。今文可了。十方佛法。在一剎那。如斯指歸。功不徒棄。寄語後學。倘須介懷。若念念不忘。則佛果非遠。三目釋者下。若約經即是以喻顯喻。共譬三德。今從一往則

是約。什麼祕藏也。摩醯首羅即大自在也。色界頂。即色究竟天。首羅為彼天主。大千世界共一四禪。中千共一三禪。小千共一二禪。故俱舍云。四大洲日月。蘇迷盧欲天。梵世各一千。名一小千界。梵世即初禪也。故二禪境小千矣。首羅居四禪之主。故統大千。若並下並即是橫。別只是縱。三千即大千也。三德亦合下合法。內心具德。以合最主。以內攝外。三無差別。以合梵世。注云云者。並在此矣。約三德中。若約經文。即是前二。喻喻合法。今約從事入理義便。即是約理釋祕藏也。果地下。此約果上所顯之理。若對初心。行人以說。則教在名字。行通五品六根。理顯通於真究竟。若約教主以說。則理但極果。故果地之言。義無所攝。果德即勝德也。諸法雖多。此三攝盡。故曰無諸。然則一家宗承。其唯三觀。觀之所契。即此三德。故諸經論名相多者。當以義裁酬以略攝廣。今僧三德。名相少者。亦應對義開對。說相多少。不出此三。然後了三。只我一念。夫如是。則見同數寶。豈煩算沙。夫身下示法體。還約三身三智三脫以明。則九三自攝。互轉相融。文中皆先示雙非。次明雙照。雙非即法身德。雙照相收者。其世解脫。雙照即二中二智二照。歷照同歸三一不二。若先了九首。則至文易見。法身德中。初明雙非。是於應身無色即報身。此自受用報也。理非有相故不可以相見。理非觀照。故不可心想知。雙非下即遮而照。見知色是法身之處。應身雲集。剎剎塵好形。令衆生見。故云雖非色而色也。雙照下示應身相。下經文明八自在中。初一多義也。故經云。示一身以為多身。身數大小。如微塵充滿十方。如來身實非塵。以自在故現塵塵身。巨細相容等者。即八自在中第二大小也。故經云。示一塵身滿大千界也。三者輕重。以滿大千之身。輕舉飛空。充無礙實。四者色心。如來一心安住不動。所可示化無量形類。五者根。六根互用。六者得。得一切法。如來之身亦無得想。七者說。演一偈經無量劫。義亦不盡。八見。如來遍滿一切處。如虛空不可得見。此八中第六以根。第八以法。餘皆重義。文中略舉一多小大。並諸餘五。況乃法身所解矣也。藏此下不離法身。而是報智。故云亦可手求。謂亦可以智慧觀察也。能發下示手求相。言衆生者。從因以說。由因中以三觀手求。故使妙理發生智慧。則無明頓盡。究竟成佛也。故曰下引勝鬘證。既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則智即覺發智。此乃法身即般若也。即法身德四字是總結。既即一而三。故於法身德中。具足餘二。次般若中。非知即遍觀照。非字即是文字。此顯定相般若。即是般若德中。具法身也。非知下釋成其義。動應分別。即能觀觀境。非觀智故云不可言說。者由有應身。方能言說。法非應用。故亦不可。

神者大帶也此方百者以善言書于凡於盤盂紳帶之上使常見之而自戒也論語子張書諸紳即是其事今以具多義顯諸書紳亦非下雙照明可以說智思文字說也不同灰滅者小乘灰身滅智入無餘者則一向無知知即是智以滅智故今即境而智常寂常照故非不知不同灰滅也不同偏空者小乘偏空離文字而有解脫今無說即說故不同之約佛境界者三諦至極是佛境界由於三觀而得明發凡聖五明者凡謂我心及衆生聖謂諸佛三千三諦一一圓遍故曰並明此觀照般若也而平滿具足者無說而說稱彼群機世間即人天教出世間即藏通上出世間即別上上出世間即圓入聲別教引淨名可知此文字般若也即般若德者雖具足三而觀照言其正體也解脫中初雙非即真性解脫即法身德也雙照佛得生死寂滅謂涅槃還世不無故五住不能繫四住是取致因無明是受身因舉因收果也法身無寂故十智不能盡十智者世智他心智苦集滅道智盡智無生智世及他心照俗餘皆照真并如實智名十一智今非空邊故但言十以如實智照中道故不論也此明解脫中具法身德也非脫下明雙照雖非偏空解脫而中道法身不思議空解脫二邊生死空是變易生死有邊即分段生死也如百下百句雖廣不出斯義此正是解脫德自體也非縛而縛者雖常寂至極而稱物施爲故雖非二邊之縛而現二邊之縛爲納純邪機是示爲空邊縛小乘不能說大故說內無大智故純偏況於空故得無明全在故癡約如真言之則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也如真尚爾妙覺可知聞提外道者是示爲有邊縛即經云又現邪見相也故有下引證病行則示有二邊煩惱見行則示爲真俗之善住首下只由住中道妙定故能示現二邊善惡善即見行惡即病行雖部分施者施平聲雖二邊部惡爲調伏機緣必施爲被縛如醫下明雖示現繫縛而同塵不染如良醫不染於病如蓮花不着於水故云無染無着此明解脫中具般若德也問般若是智何故明示二邊縛耶答平等大慧常鑒法界由慧鑒故施設二邊故是般若德也名解脫德者總結也雖具三法而以方便解脫爲其正體然此三德約其旁正亦別雖爾心知三一互融互稱故得一皆具三佛身下稱三業以身對業其義便故故法身稱於身業欲知智在說故般若稱於口業斷惑離縛由於意故故解脫稱於意業此亦約義對當如此若論理體心色一如身口等意不三不一思之易明又大下收諸經般若五陰皆淨只是三德顯體以五即三故迷而爲五悟只是三色即法身受想行即解脫識即般若一一亦別對若論理體色

即是法心空假中從心所起一切諸法皆空假中諸法空假中即心空假中也三諦即三德其旨可知五陰皆淨義在茲也如來莊嚴只是三德所嚴法身能嚴二德六根清淨即如法所功德品所明還是唯心三德相似發相內凡尚爾究竟可知總諸下指廣也般若法華既不出三德故知一代其旨咸然所以諸經不出三德包含總別者總唯三德別出群經攝別入總咸歸三德故曰包含事理者名相事別三德理同攝事即理如囊括結一中無量者無量即三舉一而三故云一中無量也餘例可知不結天目者天目例伊故經從略然佛下釋疑也應疑云如來久證三德何於臨滅方云我今安住是云我今則是始得故今釋云如來安住三法而今言我今者蓋隨四悉機緣宜應示成方能悟道故說示滅以明安住故經自云爲衆生故等也其實常具三德故云

去來亦同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百四十五　十寒

槃　大般涅槃經九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皆悉憂愁身毛爲竪涕泗交流稽首佛足繞無量帀白佛言世尊快說無常苦空無我世尊譬如一切衆生迹中象迹爲上是無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爲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如來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入於涅槃若不離者云何說言修無常想離三界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農夫於秋月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無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爲上如諸迹中象迹爲勝於諸想中無常爲最　疏曰第三從爾時諸比丘去是從執章文爲三一執二請三領佛上所牽牽是所證未能即捨是故有執佛說新伊一聞不解故牽須請今昔兩教皆是佛說何故一偏一真故有斯疑執文爲兩一敘悲苦二正陳執初文者具聞佛說安住三法名入涅槃了不思惟安住之義而生去此往彼之解是故悲苦次

從世尊快說去是陳執他云述上聞法上一未曾說但執昔教就執爲二初執後歎執又三一約教執理二約行執理三正執理快說者說昔之教壯之言快此教快能詮理故也次譬如象迹者執昔之行行是進趣中勝故以大迹爲譬行有智斷想是智之初門衆功爲言從精勤去是執斷斷惑則知亦斷初見是故語後不言前耳又無常想者惑去智亡從世尊若離無常去正執理此理中道非離非不離若離無常想不入涅槃若不離無常猶具諸惑以非離非不離故能斷諸惑真理會真立後遇此所言是偈他解離者則昔教爲非若不離者則昔教爲是既文雖是只從世尊譬如農夫去兩歎也歎上三執秋時耕者法有二能一草不生二水地肥肥即歎教草死歎斷又肥即歎行農法歎理秋耕歎教衆迹歎行無常歎理衆

指歸曰牽是所證者佛向所我不得五離不離今然今如來所牽是我昔日所證既是所證未能即捨佛說下佛向初我捨偈於真以新伊爲偽也一偽一真者一等佛說何故昔偽今真了不思惟者以雖聞真伊不解其義故不能思惟應知生滅即非生滅三諦未知去住絕去無去住義以不達故使謂去此應身往彼三德內執不達牽去故此謂佛定滅未解新伊緣斯二事皆悉憂愁上未下破古也上文佛既不說無常苦空故非

述上但是執昔所稟小教故言世尊快說等耳約教爲言者教行是能詮能趣理是所詮所趣此之言快者壯大佛昔說小詮辯有歸也進趣中勝者無漏進趣勝有漏行故是知有漏之行猶如諸跡無漏既勝故譬象跡想是初門者十想觀察俱屬智惠而於十中無常第一故云是智初門所言十想者謂一無常想乃至第十盡想文載法界次第歎初爲言者顯經文衆切以攝餘也從精下謂精修十想能斷見思故前三想爲斷見諦惑中四爲斷思惟後三爲修無學道者說是以壞法羅漢修此十想能斷三界結使證無漏聖果故今小乘就此斷德言亦斷初見者以經文但明斷思故此釋耳語後斷思知前必斷見惑經欲界言貪愛色無色但言愛者表引取無厭即是貪義上二界煩惱既薄但受愛名即有部所謂經分名定也惑去智亡者智是能斷惑是所斷惑盡智息如病差藥息故經云除一切乃至又無常想也應不入涅槃者若離無常應常在世既云入滅遂謂何疑猶具諸惑者以煩惱是無常遷謝之法若不離無常則猶具煩惱昔教何故說言能斷三界惑耶以非下結示也非不離則以離無常斷除諸惑證於有餘非離則真理會真灰身入滅中道之理三德遍此何故如來而今是偽他釋下今古昔教爲非者謂若離無常則有常者應常住世則

昔教容非若今不離無常遂須入滅則昔教爲是今昔比對互難似然若觀經文乃約具惑爲不離無常耳且不以入滅爲不離也故云雖見嘆中經文初世尊下立喻明義次世尊諸嘆所執初段中經文但以除草以喻除惑除惑是斷德則但在於行然行由教詮所趣必理故雖申明喻盡法合泯齊言法有二能者謂秋耕方法非但草死不生亦使秋水浸漬使地肥沃是知經云除草義兼地肥故以肥能滋生如教能詮行故云肥即嘆教草死嘆斷即是歎行而言肥嘆行者行字恐誤應云嘆智以智斷俱屬行故前以肥嘆教今更以肥嘆智故云又也農法可知是知秋耕一喻兼嘆小三從秋耕已去是釋次世尊去結嘆文也注云云者秋耕功苗如教詮理象跡進趣如行浴真無常嘆理至約所契若從能觀無常屬行又殊經文則秋耕象跡是喻無常是法今約從事入理義便故分對教行理例如前三點善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將終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脫然後捨命如來今者亦應如是度諸衆生一切無知無明繫閉皆令得脫然後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爲鬼所持遇良呪師以呪力故便得除差如來亦爾爲諸聲聞除無明鬼令得安住摩訶般若解脫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爲人所縛雖

有良師不能禁制煩絕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說五十七煩惱繫縛云

何如來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如人病瘥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

是多諸惡苦邪命熱病鍾遇如來病未除愈未得無上安隱常樂云何如

來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覺知不識親疏母女姊妹迷

荒淫亂言語放逸臥不淨中時有良師與藥令服服已即吐還自憶識心

懷慚愧深自克責酒為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衆罪世尊我亦如

是往昔已來輪轉生死情色所醉貪著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

想於非衆生生衆生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臥不淨中如來今

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我未能得醒寤之心云何如來便欲

放捨入於涅槃 疏曰火生尊譬如帝王去是請上瀬新以欲狀學如來

若去從草菓永固是則請上瀬請中多作說譬佛亦非真今不救作親譬

但作主師譬正是統訓我覺故也合有五譬初一請主譬後四請仲證說

合譬文是請學新說何者羅漢已破四住無知無明是所未除既舉別惑

知請新說初思故者通為聲聞未除兩惑者作請見師譬求道為聲聞未

除無明者作請香象譬備為學人未除患惑者請盧扇譬備為無學人未

除一邊者作請醉人譬通為一切凡聖作請前二譬如文第三香象譬卑

先譬次合合中云五十七煩惱者解者有三五五蓋也十十纏也七七漏

也數人言欲界四諦貪瞋癡慢通迷五得五得者見諦四思惟一五得上

各有四四五二十上兩界各除一瞋則五得下各三三五十五兩界成三

十說欲界二十我五十通心七使即七漏為根本論人云見諦十使迷四

諦為四十思惟四使又迷四諦四四成十六合見諦為五十六并無明足

為五十七興皇云五門觀一一有三例謂想見心三五十五約三界成四

十五又四諦各三例三四十二足前成五十七云云解譬中行三業惡持執

合中服藥吐惑云云　指歸曰多作親譬者開半前親文分五識為三即初

一譬貴法親又兩識主後兩類師何故今云多作親譬從各貴師中初譬

還是約親為喻如云偏以少方故投其子是則三親二多其親故云多耳

我愁大候應云初作親譬即五識中第一譬也如云譬如國王主育諸子

形說端正乃至然後并之村獮陀羅閒令然未治本亦作多字若是字誤

刑漢合改各例如春秋古史沈大仲尼筆削存而不改斯是權也餘皆微

此佛亦非其者三皆被亦但親是于父天性乃同其義且狹既被可亦非

是王子故不使史作親譬餘二雖不咬亦然王既易姓所剎多人其義既

寬故史舉對切一請王者以經舉帝王為喻故當請主後曰請師者二以

良凡師為實三以調衆良師為實四五皆以醫師為實故四是請師未除

一邊者但得空邊未能出假入中也經帝王者權記論法曰德象天地稱

帝仁義所生稱王白虎通云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也經獄因者釋名云獄确也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救如

前釋經度諸衆生者二乘是空亂意衆生也既已破見思故但有界外無

知無明兩惑耳無知約能迷立稱塵沙約所迷彰名其體一也經皆令解

脫即初住住第二文但云除無明者從根本而舉非謂塵沙已破塵沙

也今得安住者即是破無明入初住證三法也等法者等取法身也經譬

如香象者喻佛菩薩是佛羅漢本為思惑所縛入智惑境轉鎖喻惑縛

心名縛良師不制者謂為五欲衆魔不能惑亂轉成作解同居衛切幸格

為頌曰羈鎖塵從金從貝從小或從玉或從果者非經自恣而去者謂向

四人斷思出去此為學人故請故以思惑未除為喻合中下解五十七煩

惱凡有四釋初是今師二是數論師三成論師四興皇初云有三者五十

七是三種煩惱也謂五蓋須惱乃至十纏煩惱五謂貪瞋癡掉悔睡眠十

謂忿恚曰瞋隱藏自罪曰覆意識昏熱曰惛五情情冥曰眠掉逸曰戲三

業躁動曰掉屏處起罪不自羞曰無慚露處為非不羞他曰無愧財法不

施曰慳他榮心惱曰嫉七謂見漏思漏根漏惡漏親近漏受漏念漏見諦

四思惟一者見道歷觀四諦而證真故四思惟重慮緣真故一見修合論

名為五得各有四者謂貪真癡慢各除一瞋者謂上界不行恚也七使者

成論云一欲愛二恚三有愛四慢五無明六見七疑云是三毒足見也云欲

有是貪恚即是瞋無明是癡慢亦癡攝此五屬鈍見疑屬利三界分將成

九十八此即有部所談數人明義也四諦為四十者雖不現行有種可以

是故通我若但取現行利其惑除三道除於二思惟下此是成宗明義

修道有觀四諦不同有部但緣一真故使修道我有十六三昧言講無全

苦言無我云言三對約五陰識心心倒想受想倒行心見倒注云雜集

引三家意以今師為正第四詩云經病者等者二明如我是藏去身如香

依通經良醫喻佛得除者即諸菩薩望自入住破無明知虛滿丟我亦

下顯已未差以請佛住同體之見故曰邪命同體之是喻以神通難易知

來無明未破故云病未除愈未見佛性故云未得乃至常樂既未得常無

即未除涅槃還四枯倒也疏主科為未除一邊意有以也問學人破思未

盡何故以破無明為請耶答破無明顯三德是真三寶是故少乘取三德

約無明人前破之請破思無容再論其意尚未經重通著第三對八斜書

適為一切凡聖作諸者凡聖之言不出九界六凡三聖悉具無明故以醉
喻若入地住即是外果名為佛界故喻吐酒經中初譬先明九界迷惑醉
人者無明如酒起者如醉不自下顯醉過過有三種一喻起煩惱不了己
心三德佛性名不自覺知不達即妄是真名不識親不曉即真而妄名不
識親母女姉妹以喻四德以三佛性一一皆具常樂我淨之德故二迷荒
下喻由惑起業迷荒意業不能識心達本故曰迷荒婬亂身業不能觀身
實相故曰婬亂言語狂逸口業不了文字即解脫故曰狂逸九界咸爾三
外不淨中喻由其妄業感九界苦六凡殃殃三聖有餘生死污穢惡名不
淨火神有去喻佛能治良師喻佛說圓教人名與藥分根果圓法之圓行
名根也入初住位頓破無明名為即吐頓悟本具三德故云自淺翻前不
自覺知也識知真妄親疎名之為識翻前不識親疎等也心慚愧翻前
迷荒意業深自剋責翻前言語狂逸口業酒為不善翻前婬亂身業則達
衆罪穢翻前外不淨中對前文小不次耳次世尊下合法也我亦如是合前
人也從吾下至所醉合醉也情謂五根色謂五塵此根與塵生我之狀故
說為酒依此生結惑亂己心名情色醉不自覺知不識親等喻而不合貪
者五欲合前不識親疎非母母想乃至衆生想此即迷真四德妄四倒
合母女姉妹迷荒等略而不合是故輪轉不合外不淨如彼醉人者舉示
已帖如來合前良師能治之喻諸佛說法今當施我法藥請同良師與藥
根也今我下合服已吐而我下彰己不同愚癡之人謂未破無明也云何
下徵佛請住疏注云云意令細釋世尊譬如有人歎芭蕉樹以為堅實無
有是處世尊衆生亦爾若歎我人衆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實
者亦無是處我等如是修無我想世尊譬如漿澤無所復用是身亦爾無
我無主世尊如七葉華無有香氣是身亦爾無我無主我等如是心常修
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汝諸比丘應當修習如是修
已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入涅槃世尊譬如鳥迹空中現者無有是處有
能修習無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疏曰三從世尊譬如芭蕉樹去是
顯我昔教若非佛不應說昔教若是何不早說今教
若非云何稱實是故此疏說文為三初明無我次引證三明用芭蕉約行
陰漿澤約色陰七葉約三陰次引佛說一切法無我我所三如鳥迹空中
下明無我用者昔教能除見思故也所以明無我者佛昔教明無我我修
無我若有我者無有是處云何今日說言有我故舉無我為疑教緒
疏曰是疑教者問疑初以教行理三為執何故次諸但約主師元中獨疑

於教耶答主師必設教教必詮行理文雖出深意則俱三現疑於教自及
行理初明無我約五陰以凡夫攬五成身妄立主宰故芭蕉約行者行即
是貪起嗔違泳不實妄計為我如漿芭蕉想我人等者於名色法中妄計
有我我所之實名我見妄計我是行人異於非行之人我主人道異於餘
道名人見於名色和合中妄計有我壽名衆生見妄計有我受一期果報
壽有長短名壽者見妄計命根連持不斷名命者見妄計我能養育於他
亦計我為父母養育名養育見妄計有五根能知五塵名知者見妄計我
根能見諸色亦計我能起邪見我能起正見名見者見妄計我有身力能有
所作名作者見妄計我當後身受罪福果報名受者見憒明則十六知見
也今略舉十然此諸見皆從五陰上起經於行陰廣明四陰從略但云無
我無主而已以行心招果其過既重故委說也經漿澤澤則土切已者無
知而如是石漿澤無用其喻可知約三陰者受心領納想取相狀識妄分
別作用既劣如花無香閑經合後喻亦云是身何故疏云約三陰耶答識
五成身從總立稱引佛說者即昔教所說為疑教緒者舉昔偏空無我疑
今中道真我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時諸比
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
常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眩亂視諸山川城郭宮殿日月星辰皆悉
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為聖多諸放逸
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諦聽
諦聽汝向所引醉人譬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為義如彼醉人見上
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衆生亦爾為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
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為苦以為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
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
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
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空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
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
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
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而生樂想於無常
中而生常想於無我中而生我想於不淨中而生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
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
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
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

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即主死我者即如來無常者聲聞
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
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顛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
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疏曰第四從介時世尊告諸比丘去是破執
倒疏文為二先贊次破初文者上有三意何故偏贊無我無我是執疑等
本故也何故贊之世間問答法爾故也又初以無我破邪其能非用人許
故舉而先與之又執劣成勝即四意也次佛破為三初破其偏理下文
云是三種修無有實義二破其偏修下文云先所修習者是顛倒三破其
偏教下文云先所斷亂此非實語此三意各二謂勝執解破初破偏理先
後文翻切勝為三一標勝執二作譬三合士事下結歎辭有二意一初結
二乘者二結歎文二初結辭通與不修者二歎無過與善修者次佛破者
即以翻其破於中為二初破不倒亂過辭與之次破善修非善修過不善
修而與之初破倒亂為四一識總標起二明其倒亂三出不倒亂四結通
歸之識總中古標起者重標彼計但知文字不知其義者大是語也非是
理也解亦聞語意亦自有語而無實緣次亦如是聞他流轉他不
流轉自言善修實非善修次倒亂中提日月未者正破倒亂譬也果上者

化云正常比丘喻況指眾生今謂不實既翻解與之當知比丘即是眾生我
計無我者破其倒亂亦是破其執於無常無我為是次以無常無我為是
此是亦非實非無我橫計無我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云三我者
去出不倒亂者即常樂我淨次之所非則不非乃非其所是佛者覺義以
自在故名我常者法身不從緣生故常樂者即是涅槃涅槃無受名為大
樂淨即是法法即無染次所非者而今則是是義不知良由於醉云四次
爭比丘下結歸者即迴辭還之比丘謂言是倒無常不倒佛迴無常是倒
當是不倒如日月不轉醉見迴轉日月至醉醉者通耳常樂我淨實非無
常讀計無常是倒者通之從汝等若言去破善修非善修文為四一切雙標
兩修次雙明八倒三雙迴過還之四奉舉勝修切中云汝等若言者是標
其善修無有實義所善非善如解偽言而無真實次標輸修次相對者義
有廣略或作十門八倒六淨等不同今但略對三次從苦者計樂去是雙
明八倒次行八倒云何自對辨為善修文云是人不知正修諸去三從汝
諸比丘去是見過八倒而反隨之文為二初迴常樂四倒歸之後迴無常
而執歸之就初人三初正迴對次三科舊功知文次三者舊謂世出世去
有不有倒不倒等初世出世者夜至理如空非世出世亦之者夜倒名為

世間解之者成德名出世間無明覆汝唯倒非德波若般云若是倒者云
何名為常樂我淨以世間法下有不有故於世間非顛字義義如下說但
有其名是故非德而無其義三何以故下有倒無倒是則但有四倒三倒
顛其無義舊云三心無倒識心是倒又云識心無倒餘三倒想有想倒
受有心倒行有見倒又通釋二釋三倒通在四心之中差別對者識心心
倒想受想倒行心見倒又凡有心緣境即心倒通是想緣即想倒通能分
別即見倒又初心妄計即心倒心緣成想是想倒想成冰執是見倒凡見
倒在凡夫心倒想倒是學人無學則無倒今謂何故卻以倒還比丘是爭
比丘妄謂心實不盡無漏心空想偏見故故成三倒一倒其四成十
二倒故結還之問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爾者亦應言世間亦有
無常無我出世亦然邪答倒二乘無常無我即是世間諸佛無常無我無
上方便即出世間問有名無義云云世間出世間倒德非倒德勝修劣修並
應四句分別又世間唯倒無德出世唯德無倒即倒不倒是世倒之德起
方便用是出世之德倒除一切諸義悉然舊云無常無我是劣修常樂我
淨是勝修又云單修者劣雙修者勝又非偏圓修乃是勝修今問會諸
修與諍分別單勝修者是次第人雙勝修者是不定人非偏非圓者是頓

人云四從何等為義云是尋明勝修文為二一對劣明勝二勸勝修若通
論其劣備有諸過但偏破者者主死有轉著故無我舉間更遠也故非宗
外道以苦樂苦故是苦有為多染是不淨偏舉勝破劣如經今通意者初
文云我者即如來只標三寶攝一切法常即法身此標三點攝一切法樂
即涅槃此標四德攝一切法淨即無為此標法界攝一切法然此諸義不
縱不橫不一不異不可思議故得是義故得是勝次若欲下勸修如文
指歸三上有三意下後問也二有執請疑之三意何故偏贊執中無我猶
次無我下答也三意雖殊執者只是執其所證無我之法因執無我請疑
真我今昔二教並佛所說何故所云無我是偽所以致疑故云是執疑等
本故佛讚之何故下約能讚以或四意世間儀式法不須讚今其歎者初
以小乘破外道其諸比丘根用主善先與後奪破小乘恐因執小劣以悉
圓勝語解入理故云四意次佛下分科引證實義者義即是理故證破理
修習顛倒語即言教故引修習顛倒證行此非實語證教接讚執者是
師解云接佛讚後使勝昔執謂實讚佛意欲破且先讚耳二平善者謂
佛作真常而說乖我無常之善此約比丘所計之法為勝但由佛說真常
之名與邪常名相濫故使比丘未達其義所破於佛道師解云此諸比丘

聞佛今修常樂。却謂如來猶如醉人。見日月轉下結醉過。云若有不修苦無常相乃生不名為聖。即指修常等不名為聖。故下文佛以醉譬還之。是汝自醉。非我醉也。聞他下合聞語不曉。自言下合自語不實。諸言實録。即是其義。經云未達畏在於此。他不流轉者。彼謂不修無常等想。則同醉人。視物流轉。佛謂化人所證妙理本常。而汝妄計無常。亦何異凡夫於無常中。妄計邪常。既是二邊。並名倒亂。故金剛錍云。衆生自於佛依正中而生殊見。苦樂升沉。既樂苦樂。常等例然。故經云。於非轉處而生轉想。豈非比丘但得醉亂之語。而不知義。其猶醉聞他語。不曉其意。自言等修等者。汝自謂善。既背中道。其實是惡。惡而稱善。何異醉人。語無實録。亦是破其執無常等者。向雖云。醉有二過。一倒亂。二乖善。此即第二意也。故云亦是。謂執偏空無常之惡。而乖中道真常之善。轉想下云云者。汝以凡夫執邪常等為醉轉。我亦謂汝執無常等為醉轉。以俱乖中道。並屬倒亂。非其所是者。常樂是佛所證。故佛以為是。而比丘反非。問比丘昔破邪常。以修無常等名是否。答於昔名是。於今則非。且邊邪即中正。生死即涅槃。若奔邪常則求寂滅。其猶捨波覓水。離器求金。非其所是。義在斯也。良由於醉者。由無明故。謂是為非。是倒者過者。汝妄情所計。謂為無我。真我本有。遍一切

處。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耶。比丘上言。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乃至多諸放逸等。今云憍高。即是放逸。故佛結過歸之。無有實義者。但有三修之名。而無勝三之義。汝向自言我等善修如是諸想但如醉言。實非善也。十門者。如釋序品。優婆塞章。十對治門。六行者勝劣雙修也。今但略對者。經中勝劣。各但標云三修而已。汝行八倒者。比丘但有無常等四。通言八耳。又備具是變易生死之苦。而妄計為涅槃之樂。故云苦者計樂。分段生死。即是三德。涅槃而妄計為苦。而求出離。故云樂者計苦。常等例然。是則二乘具足八倒。經四顛倒法者。即界內界外各有四也。總結云。四前自列八正。修即中道真常樂等。此常即是非常。非無常之常耳。初如文者。問比丘正是四枯倒。何故佛以四榮倒廻之。而言於苦法中。而生樂想等耶。答此據二乘所證。則是四榮。就其所破。則是四枯。何者彼謂生死。是苦無常等故。厭生死。謂涅槃是安樂法等。故證涅槃。而不知所證。全是變易苦等。此則妄執界外生死之苦。以為所證涅槃之樂。何異凡夫。謂分段苦。以為樂等。故云汝諸比丘於苦法中而生樂想。餘三可例。若爾。菩薩出假。應是四苦。答不例。菩薩出假。於生死苦。其甘如蜜。正是四榮也。是知不了三諦圓融。安得免斯八倒。至理如空等者。己心妙性。一切

融通。向無於內。何況有異。只由達解有別。故使倒德兩殊。亦猶水非清濁。而使之則濁。澄之乃清。無明塵汝者。小乘涅槃。全是無明。無明即苦。妄計為樂。故唯內倒。非是四德。是故世間常等。通備二邊。凡夫則以生死為常。二乘卻知生死無常。而取著涅槃。從是常倒。出世常等。既是中道。名既混濫。故佛以世出世簡之。若欲下。示生起次文之意。故知次文約字義簡者。是佛釋二乘伏難也。恐彼救云用名字攝。豈得亦我所證無倒。我若是倒。如來亦倒。故約字義以判倒德。字謂名字。二乘顛倒。但有常名。既其遷變。求無常義。餘三例說。其猶鼠玉名璞。鼠有璞名。實無玉義。名義俱有。方是出世間二乘出世。何名世間。答雖出分段。還在變易。故名世間。義如下者。即指第四。寨勝修文也。但有四倒三倒者。向舉苦空四倒。與常樂四合行參。今舉三倒。釋前兩種四倒所由。由心想見。妄執苦等。及以常等。顯云下諸師異解。凡有六釋。初云三心無倒等者。心王分數故識心是倒。則心想見三。故屬於識。二是心所。隨心王轉。故自體無倒。又北道云。七識心體是心倒。妄取法相名想倒。於所取相。建立定實。名見倒也。次云識心無倒者以識初起。但緣青等總相。故不成倒。次想心想取境像。故成想倒。次定心猶對前境。則成心倒。次行心起貪等煩惱。造作違流。故有見倒。即百論疏

云。心王了其總相。心所了其別相也。但了總故。故識無倒。三云通別者。通則四心各有三倒。別則合此四心。主對不同。在文可見。四五二釋。亦是通約四心。而義三倒。又見下第六釋。乃豎約凡聖。以分三倒。初見倒是見惑心想是思惑也。問經文正作無學。云何無倒耶。答無界內三倒。而有界外三倒也。雖文且從界內配義耳。今謂下。結示佛意也。妄謂心盡者。雖見思心盡。而無明心全在。故云心實不盡。無漏下。正示界外三倒義也。一無漏心。二空想。三偏見。故云故成三倒。由茲三倒。妄執苦等。故一倒具四也。此偵現文。以四枯結數。故成十二。所以經云。世間之人。據中亦苦等。若準前文。如來亦以四榮廻之。通前則二十四倒。以四榮亦由三倒而起。故偈下。以榮例枯為問也。四榮之名。既中邊通有。四枯之名。亦可例同否。故云出世亦然耶。答意可了。問有下四句分別。初且約四雙徵問。初約名義問者。此問由前而生。既許枯榮之名。通界內外。且如經云世間法者。有字無義等。使云何約內外分辨耶。云云者。應以四句分辨世間出世間有名無義。以凡夫皆妄計故。出世無常。有義無名。以佛果不云常住。故約其方便。亦示無常。出世常樂。有名有義。世間佛性。無名無義。以小乘不執。其無佛性名義。故世間下。約三雙徵其四句。一世出世。二倒德。三勝劣。以向有名無義

四句。只是約世出世。而論世間即倒。出世即德。德爲勝修。倒爲劣修。故長時微最。從合成四句。含義無壅。故云並應四句分别。言倒德非倒德者。非倒即德。非德即倒。應云倒。非倒。德。非德。文從便耳。此之三雙下。文自釋出故不注云云。又世下各釋也。初釋世出世。倒德非倒德。四句文從合說者。以世等是處。倒德是行。行必依處。既無別體。故約義理。合明四句。若然名字。各有四句者。一世。二出世。三世即出世。四出世即世。此約世出世明四句也。一倒。二德。三倒即德。四德即倒。此約倒德明四句也。名雖有異。義必無殊。故使疏者從合而示。言世倒無德者。世間有爲凡小執計。是顛倒故。非真實德。此初句也。中德無倒者。出世常樂諸佛證悟。唯真實德。非顛倒法。此第二句也。即倒不倒者。此約理體而說。亦是約開顯而說。謂違邪皆中正。故世間四倒。即出世四德。指波即水。其理灼然。是則波是水之倒。水是波之德。故云世倒之德。此第三句也。起方下此約地位已上。證四德已隨機起應。示凡示小。故云起用也。是出世之德倒者。已證本理。故云出德全真起應。即德是倒。故云德倒。有本德下倒字。或作例字。即屬下句之首字誤耳。若爾則使上文不成句義。況下句不要例字。恐文自成。或可於倒字上。文闕倒字。餘一下諸義者。即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真妄縛脫。凡聖迷

悟等。並可例此。以爲四句。故云悉然。舊云下約古釋。以明勝劣四句也。謂一劣。二勝。三亦劣亦勝。四非劣非勝。句雖有四。長時相望。但是勝劣。在文可見。第四句云非偏圓者。非偏。則非無常之劣修。非圓。則非常樂之勝修。故知向云常樂並指中道。非指出假也。今開下。今師判屬三種。止觀行人也。初文今古。使成四句以分勝劣。約法配人。全無所以。故云與理分别。單勝下判屬也。次第人即修漸止觀人也。初出三界。則用劣修。次止二邊。入于中道。則用勝修。言淺階異。故前兩句。初則單劣。後則單勝。故屬次第。此也。又中但云單勝者。從勝舉耳。雙勝修者。即勝劣兼用。故云雙勝。即向云雙修者。緣也。是不定者。以互爲劣修。互互堪別修。緣用無前後。故屬不定止觀也。即止觀云。或指世界爲第一義。或指第一義爲世界等。非偏非圓者。謂初心即觀實相。三諦才融。即邊而中。故非偏。即中而邊。故非圓。如此修者。即圓頓止觀人也。注云云者。如向消釋也。其三行所以。如釋序品。優婆塞記中具明。經從以三倒。故下是大科第二還無常倒歸之也。備有諸過者。謂生死非但無我。亦無常苦不淨。乃至有爲非但不淨。亦備餘三。過偏下。雖各有過。而生死無我過患。乃至有爲不淨過甚。故次經文各約一過破之。生死下。我以自在爲義。縛著三界。非自在故無我。涅槃下言以

下還爲義。二未伏證偏空。更須進入中道。進趣遷改。故是無常。不逼修諸苦行。欲捨生死之苦。而反更沉淪。故無樂果。有爲緣業。染污法身。故是不淨。偏舉下釋四勝也。如經者。即是我破無我等。對翻對義已如經文。今通下約德體圓通。手融諸法也。如來則舉佛寶以收法僧。法身則攝一德以包餘二樂。乃四德中一涅槃。乃是安樂之法。既具其一。必具其三。無爲是法界異名。界即三諦。然此下。總攝諸義以成妙覺。諸義即是三寶。三然三涅槃。三法界。此四義只一心三法之異名。即一而三。故不縱。不一。即三而一。故不橫。不異。三一互融。名不思議。主佛理等。自他體用。如是體達。有字有義。名爲勝修。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如來今者。永無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已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導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入涅槃。如來若見顧念教勑。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如來若當入涅槃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佛世尊。入於涅槃。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衆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爲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

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砂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衆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爲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砂礫。而爲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疏曰。次從時諸比丘去。是破其偏行。亦名酬請。文爲二。初騰請。後酬請破行。初騰爲三。一領旨歎佛。二因歎正請。三要命强請。如文。從爾時佛告去。是酬請。又二。初訶不應。次正酬。初訶者。如來去住。非汝境界。汝既不能知佛往來。寧得隨去。故言不應。次酬請爲二。初以人酬。次以法酬。汝前請住。正欲學法。今留人去。於學頓足。更何所請。人酬中爲三。一集付囑人。二歎人可如來。三釋疑。初二如文。第三釋中意者。如王委其大臣。巡者行也。佛欲遊行餘方。故委任迦葉。迦葉當知去。以法酬請。又二。初酬請。後破偏行。初酬中有

法譬合譬中從春時去爲偏行作譬。舊云聞思修慧觀文不會。今隨河西朗師分文爲兩。先明起惑失理。後修學求理。初一句是起惑。春時者，年初物生，譬起惑之始。入國感生解。故言春時有諸人等二句。失珠之處，舊云大池是無常教。朗師云是生死海。浴字或作浴，多作浴。乘船游戲三句，失珠之緣。舊云聞思解淺，故云游戲。河西云意慢心如乘船，五欲樂如游戲。失琉璃寶，譬失佛性。舊或言失理，或失解。沒深水中，一往沒失，非永失也。舊云圓理猶在無常教下，故言沒深水中。又佛性理爲惑慢生死所沒，不能得見。次是時諸人下，習解求理。爲二。先依昔教偏修，即是偽修。二明今教圓修，即是勝修。初云競捉者，即是偏修無常苦觀而習學之。瓦石即傍宗譬苦。草木塵沙譬無我。砂礫水底，分外非數，譬無常。各各自謂無非得理。次歡喜持出下，譬今教圓修。舊亦三慧。今意不爾。猶是偏修之末。明理未極，故言乃知非真。一往爲四。一悟昔非真。二由佛性力，令衆生悟。三明信解。四明慧光，即是勝理。初文即今教起，已方悟昔非。舊兩釋歡喜向前，持出向後。莊嚴云歡喜持出向前，出非真向後。今皆爲一句。次是時寶珠下，由佛性力。始明真修。此聞今教，說於佛性，由佛性力，令衆生悟。在水中者，佛性非速，只在生死五陰身中。水澄清者，由佛性力，令衆生悟。三於是大衆下，明一往信解。譬之如是。而未得取。如月形者，中道圓理，究竟無缺。四是時有慧見也。安徐者，處在生死，如在涅槃。故言安徐。汝等比丘不應下，合譬文四。先合偏修。次合圓修。三從應當知下，重合偏修。四欲得真實下，重合圓修。此中理文，是留心處。故存舊解，請勿嫌煩。今釋此章，諸比丘習聞斯伊。未除舊執，謂佛無常，所以請住。即信法常，未信佛常，口雖諮新，意猶從舊。佛訶其舊執云，汝等不應作如是語。佛酬其諮新，故言所有正法，悉付迦葉。如來緣謝故去，迦葉機興故付。內用佛德，外委大臣。未正法教，乃請留佛而作依止。訶其所請，此中爲學新伊者說，故言法付迦葉。下文爲不學新伊者說，故言迦葉無常，不堪付囑。各各爲緣。今初以法酬請中爲二。一法說破。二譬說破。法說者，汝欲學新伊，應改迷生信，猶存偽執，真法不顯。故云汝先修習無常苦者，非是真實。次譬中又二。譬合。初如春時去，先開後迷失寶譬。次開求得不得譬。亦名有方便譬、無方便譬。春時者，年物俱新。近說時也。譬五塵六欲，是耽湎之境。諸人者，總譬衆迷之徒。在大池浴者，大池譬生死河。浴譬意慢愛憎等也。乘船譬乘諸業，游戲譬著可愛事。失琉璃寶者，譬無解。習於故事，慧解潛沒，故言失耳。故此章破伊失爲悟，非先解後失。著樂障解，義言失耳。沒深水中者，生死陰覆之。從是時諸

人去，爲方便，求解不得作譬。諸人者，通是迷途。判斷三修，悉共入水者，信於初教，我如入水，求覓是寶者，作苦三修，競捉瓦石者，證三爲真。自謂得者，言手執瓦，歡喜持出一句，譬上稱歡喜達。第一丟修無我，自執在懷，故言歡喜。向佛稱歎，故言持出。譬上封執生疑之意。乃知非真者，爲有方便求解得者作譬。譬聞今教，破昔理行非實，方知苦無常等，倂同瓦礫。故言乃知非真。都從上來，合作六意。共清求得之文。是寶珠者，珠足本有，非適今也。而衆生著譬沈沒水底，捕覩雖求，竟不能得，即理寶珠，以聞今教，知前不實，知字知義，始自今經。即名字寶珠。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者，觀行寶珠，依教觀理。理爲所詮，故言猶在水中。能詮如所詮，所詮如能詮。故言以珠力故，水則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者，相似寶珠。仰觀於月，彷彿類珠。似解鄰真，故言乃見。相似位明矣。虛空譬相似常。月圓譬相似樂。月光譬相似淨。非上非下，以上比下，自在無閡，譬相似我。是時一人譬分證寶珠。以一名人，人得其門，故言一人。方便力者，道前偏修，安修昔安於生死，作涅槃解，微妙正觀，修諦審諦。不昏衆水，不動心波，與理相應。即取得寶珠。此約六位，顯有方便勝修之人，求得寶珠。約伊義便。汝等比丘者，合得失兩譬。人二，而從兩番合者。初番合三修得失。後番合四修得失。應用此意，偏歷諸法，皆有兩番兩體修也。故文云，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稱今經，非止一處，顯處成觀思之。　指歸曰：經毒身共住者，四倒全在，故名毒身。佛若去世，倒從誰破。先伊豈成。故欲隨去。非汝境界者，機興則住，機息則去。是則去而常住，住而常去。故非二乘所知。不能知往來者，汝既不知佛是不來而來，待隨佛不去而去。巡行餘方者，此方機盡，他土機熟，不赴而應，故曰巡行。經遊巡，即天子巡狩。省方觀民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分科云：初酬請。次破偏伊者，破伊即在酬請中，此乃科科顧章耳。或是文誤。琉璃梵語也。具云吠琉璃，此云遠山寶。然此二字，本不從玉，即用水滴。稱此字耳，從玉者，後人所加。故文選吳都賦云：致遠流離與珂珬。善注云：琉璃珂珬，皆寶名。自遠至也。字並無玉。非永失者，爰要即是。故非永失。偏修之末者，謂總判前是偏修之初，無學畢竟爲偏修之末。但證偏真，名爲未極。一往下，列四章。初是改悟。後三是真修。今教至昔非者，此謂二乘既聞此經常樂，方知昔學無常爲非。舊兩釋者，此段前後指昔釋者，皆是疏主兩敘河西之義。對明常途所解，故云舊釋。若云河西自引

舊譯者。且此經晚譯。河西最先達。殊更無舊人可指。又如引莊嚴者。且傳吳生乎梁初。道朗出在晉末。豈於百年已前。預指莊嚴所解耶。此皆蹤主因使引之。今皆下正指河西。義為今也。謂數真持出乃知非真。想為一句也。今師即以乃知非真。自為下句之始，明真修者。通指下三。俱是真修也。此開下正示第二章也。由佛性力者。開於今經詮於佛性。逮悟已身本有。故云今悟。亦是由佛性理內熏之力。復是由佛性教外熏之力。內外和合。逮今開悟。在水下。正合喻義。水澄下。以澄清喻悟。此恐約聞思。次信解即思慧。慧光即修慧。而未得取者。取者取即喻證。若然者。前二是修。後一是證。以慧光是取得。故即初地也。開蹤指後三。通名真修。何故以三慧配釋。又分修證耶。答對分是約。故務是真。何妨通名真修。列分三慧。又大乘對小。通曰真修。若約淨淺深。仍有真緣二修之異。緣在地前。真惟登地。亦修是別。如證緣修。別得修名。故分修證。於義無失。此皆符順他義，作此消通。證在生死者。加晉譯華嚴云。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此即初地也。先合偏修爭者。謂昔德採取經文。對當古義。今無盡滯。是留心處者。此段警文。正是如來破彼疑執。顯示理體。以明勝修。即是讀者。行者留心發解之處。故蹤廣引古釋。對顯今義。令前曾諳悵。故滅後

業無以頓重為據也。今釋下。今師正解也。文中先結示前章以生此勝從諸比丘去。乃至外委大臣來正法教是結示前章。以人顯義。未除舊執者。謂佛口雖說常。既須入滅。身還無常。所以請住。以此觀之。舊執未捨。從乃指下正生起此段也。所以先人次法者。人能弘道。故先以人驗。人若無法不堪依止。故次以法驗。即指圓伊。是人所弘法。乃知迦葉是有法之人。故云未正法等。各各為緣者。此讚後示。各為機緣。迦葉大神拈於無異。所以示為無常者。此乃寄高訓下。令捨偏入圓。亦名有方便譬等者。有勝修方便。別求涅槃。利不得。耽酒者。說文云。耽樂也。酒流於首也。定晏等者。言愛憎。悉是鈍使等。取利使也。可愛果。即人天果報也。放蕩即煩惱。非先解後失者。無始本迷。非先悟而後迷也。但以著人天妄樂。今圓解不生。故以大寶為況。通是迷途者。以諸人通譬九界俱迷也。別擬下約今佛意。正破二乘。別擬小乘三修也。初教即三藏證三為真者。由修故證。即無學也。部從上來者。既約六即明義。故前大寶。更求不得。皆為理即所收。大寶下約六即正釋。即彼凡亦必具。六故聖非在佛。是故始凡理具而不殊。無缺無法。終聖在佛而無上慢。以生自大。此六即義。起自一家。深符圓旨。永無衆過。請禪者。多增上慢。文字者。非功上人。並由不曉六而復即。非適今者。

適。始也。一念三千。本自具足。非始今有。而衆下凡小迷倒。日用不知。初句即六道凡夫。明前失寶經文也。拙觀下。次明小乘聖人。但見偏真。不證中道。如執瓦石。更不得珠。此猶前求不得經文也。即理實珠者。据九界悉是理即。今說經意。從正從兼。且至二乘。文雖若是。義必九界。乃至別人。離邊求中亦是拙觀。以聞下明名字即。是釋乃知非真一句經文也。若約二乘果人。業位即入相似。進入乃即分證真。今約六凡及小教初心。次第入住聞名識體。故云知字義。是解下觀行即。初心觀在名字中。五品聞發即此位也。依教觀理者。以水喻教。以珠喻理。能詮下初句。明教契於理。次句明理應於教。其若水涵於珠。珠清於水。文字解脫。觀照相應。非上非下者珠在水底。故非上。猶如仰觀。故非下。以上比下者。以天上之月。比水下之珠也。以一名人者。即經云。有一智人也。一即心性妙理。從一生智。故云一智。境智相合。故名為人。是則一即法身。智即般若。人即解脫。此乃相似三德也。人得其門者。圓理虛通。人悟其理。故云得門。通一切處。無非門也。亦將法華。復有一門。而復狹小義同。但彼以取之難。喻得狹小名。今疏云。一人即是證理之人。故云一人。而不云智子者。境智相冥。其體一故。道前圓修者。真道之前。故曰道前。即相似位中。三觀圓觀　是法定名方便。乃不昏散

水者。不滯能詮也。不動心波者。不起無明也。此即安餘其與理相應者。三德順。故經云。即使得珠。此約下結示也。問何故不明究竟即耶。答入證究竟。高下雖殊。得珠義一。同是果故。同證理故。祕密覆。功閒發此。分字問據後位故。所以經云得珠。總攝二即。有方便勝修者。謂由名字觀行。而入相似勝修也。求得寶珠者。證究竟人也。理即在迷。全無方便。相似懸殊。言於六位耳。合三修得失者。即經云。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想。不淨想等。此序劣三為失。故即從前依合。如彼諸人等。即以瓦石等三。喻三修也。文出劣修證三無為即瓦石等。今世行經本。於苦字下有無我二字者。蓋後人誤添。經注等下。此勸勝三修為得也。故云常修常樂淨想。世行經本。於常修下有我想二字。亦是誤添。自非一家。料為三修。得失者何以辨經文之說偽哉。問經說可爾。疏文引經。亦云常修我想常樂淨想耶。答後人傳寫不知所以。依彼經誤。輒加疏字。若加二字。即是四修。疏主料為三修。使成乖謬。觀檢北遠疏謀種。亦只云處處常修常樂淨想耳。後當寶修失者。經云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此言其失也。前三且除無我。以無我是違能觀。故且除之。今言四者。能所俱遣。不須至四。以破能觀。主不可得。乃證無為故也。四法不同。故云相貌。全是無明。故云顛倒。[illegible]之云

明四修之得也若修如失殊勝修如得殊故云得失三四俱爾應用此意
等者應以三四得失歷事而修俾出觀語黙善惡凡聖不離己心故云遍
歷諸法三諦才融即有兩體即遣故劣即中欲勝故云皆有等也故大下
按文為證三修既分處處四修宜不然耶故按此一看通證二段以此二
段通覽諸經故云豈獨今經以諸經所談豈離常等是知四德是一法佛
説體體名故於諸經更立異字非止一境者總歷六塵遍通六作或隨文
託事或約義附法以明二修故云觸處遍歸心性故云成觀方見山家觸
途成觀義有所憑識今思之意在此也所以今疏明義觀心者只由經
文多斥觀法或談所被之義或明所顯之理覺者對者封帶䒭主意明事
相仍存觀解知如釋者解後學家法釋此正為偏社石為乙全經第二十
六經世務法俱約觀心只由初學者易生封滯故法仲人疑事重理故其
破偏仲一段乃是虚科意如前釋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説諸
法無我汝當脩學脩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憍慢離憍慢者得
入涅槃是義云何佛言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咨問是義為自斷疑
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别厚賜俸祿療治衆病
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風冷熱病一切諸患

悉教服乳是王不别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衆病
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咨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
即便依附請以為師咨受醫方秘奥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為師範
惟願為我宣暢解説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為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
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
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為王説種種醫方及餘技藝
大王當知應善分别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尒時國王
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闇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
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
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
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内
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
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然無復有横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
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為宣令一切國内凡諸病人皆悉不聽以乳為藥
若為藥者當斬其首尒時客醫和合衆藥謂辛苦醎甜醋等味以療衆病
無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困當云何治醫占王病

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非實語
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為熱病乎
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贊汝言是毒
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為勝汝是時客醫
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
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别諸病悉
與乳藥如彼蟲道偶得成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時王聞言云
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
是乳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濕飲
以清水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羣飲食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
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尒時大王聞
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
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内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
相謂言大王今者為鬼所持為是狂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
懷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如此乳藥服與不服悉
是醫教非是我咎尒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

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
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衆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
言無我無人衆生壽者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
者如蟲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衆生故為知
時故如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説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
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有説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
微塵如來説我悉不如是是故説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
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
亦爾為衆生故説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衆應當如是修習是法疏曰
第三從尒時諸比丘去是破疑教章文為兩初牒佛前説教行用
理如佛先説教也而修學者行也離我慢等用也入涅槃者理也行理事已
破竟語勢相成正意在教昔教若是今不還非今教若是何不早説説破
為兩先欸問次答答又二先譬後合譬為四一譬四倒病二譬三修藥三
譬三修病四譬四德藥既初為六初對病者王是也四倒常少外朱夫盛
貪外取藥是為病者夫衆別師者外道者常淨為術者我為焉邪所邪

醫答言下。重答。又二。先唱兩章門。次釋兩章門。初唱章門者。初即妄藥邪常章門。二即甘露真常章門。次云何是乳下。釋兩章門。又云。先廣釋甘露後略解妄藥。所以爾者。既廣釋甘露。又此即妄。不勞繁文。就初釋甘露章又三。緣釋諸。初緣可見。次若是乳中下。釋章門。舊解七事。初事者。本明於乳。而言牛者。欲明乳從牛出。譬教是佛說。此言牛者。為精于牧。不食酒糟草。後戒大牛。其乳則善。譬為菩薩時。已不起斷常。時多德諸法師云。酒糟能令乳醉。以譬五欲之愛。滑草滑利。利譬利使。今然意以譬鈍使。與皇云。酒是真味。糟緣則無。譬猶說求真。無復真味。又云酒清淨在上。糟濁滴在下。譬斷常高下。滑草。譬貪欲。各然譬俱患。又其猶調善下第二事。明後有善好香爾。又次之後第三事。所行境界。不高不下。二對一云。境二為高。愛心為下。又云二乘為高。凡夫為下。欲以清不下第四事。明有穀若清水。無戲論亂動。不與牛下第五事外。譬佛中是無乳之牛。內合諸惡如識。斷常之人。不失中道圓常之教。即是將牛。欲食調適下第六事。舊云禪定之水。譬之如飲。智慧資糧。譬之如食。明定慧二事。互得所宜。又云正以此心方便自資。不令失所。故言調適。行住得所第七事。舊云。精進動策名為行。取捨調停故言住。又云常在中道中正。故言行住得所。次除是乳已下釋妄藥章門。今明是義不然。何者。既舉甘露。破於妄乳。應辨常義。破於無常。何用判說兩使釋滑草等。然復將於已。以為人解高原下溼。此與舉聞斷見忌。何異共二乘無我我所。何緣同於無常。如何破病。今所不用。今釋七事。牛譬教主。即實法身。常身。會即等持。異於無常丈六。乳譬常教。此乳亦名醍醐。下文云。牛食忍草。即出醍醐。是其義也。酒糟者。酒清譬無為定。糟濁譬有為定。佛不耽著其禪三昧。如不食酒。不味著俗諦三昧。如不食糟。滑草多然者。泥注智易得。如滑。分別知難生如然。佛智非一切智。非道種智。其猶調善者。得中道理。善和吾順。不處高滿下溼者。不以涅槃為燈。不以生死可住。飲以清水者。非五欲淤泥。非無明濁濁。離此二邊。即佛性清水。不貪空有。不緣俗假。不與牛同群者。得中無乳。譬無恙患。明佛有不共悉患。飲食調適者。入空為飢。出假為飽。中道不入不出。即不飢不飽。行住得所者。住祕密藏是住得所。二為受遊。是行得所。如此釋者。符經合義。常破無常。文理俱會。豈與他同。四從今將大王下。眾生受化。又四一受教得化。二餘人不受。三重為說。四方信受。初文前自信受。後更得化。即上根人。自得解已。得化中下。當命得供。又國人聞之下。中下不受。三王告下。重授得化。四今時大王下。上中下根。俱時領悟。次汝等比丘下合譬。

上本有兩藥兩病。今此合中。但合兩藥。不合兩病。所以然者。本從經教。有說不說。若昔非者。即不須說。今若是者。何不早說。今用此意除說。為邪常故。不待早說。今當後破邪常病故。只待說於昔空無常。今且合兩藥。今於教門可解。故不復言病。文中。初合無常之藥。後合真常之藥。上譬中。先明始同。後明末異。今亦備合。此先合始同。今言如來為大醫王。正合前時有明醫。曉八種術。出現於世者。今合從遠方來。次降伏一切下。合本異。初合漸異。即合共入見王。說種種醫方。更除投醫治國療病等。次欲使外道下合頓異。即此教異。無我無常。合前和合諸藥。謂辛苦醎五味。次比丘當知下。合此教意。前結外道之非。後結今教為是。為調眾生。為知時故。須說此無。三如是無我一對二釋。一云之語可笑。二云此將有顧。有司咲故今萬真常之教。合後又三。第一正說。二簡外道之非。三說如來之是。指歸曰解我佛者。經解我想是破見。解脩佛是破患。經是義云何者。佛說昔勤於寡。何故今不為非。既子能答問者。有異能問。受解非道。是故實也。下經云。若人上說二者。能破煩惱。論語明君子之道。說書乃至其一言。正是也。當王譬眾生內闇。則感受妙性。我我。則妄起我見。如王無空來。說眾藥藏。如受化下。如首身子目連。俱受外化。而亦各有弟子。譬外道者。即冒蒲邪業。六師也。亦欲下。為宇平整。救拯眾生強請。作醫師也。春秋下左傳也。彼云亡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疏引從者言不測者說也。為達四德故無其解。外關四解故無巧說。佛稱者佛與也。所以舉百官也。集少。則純用邪常。稱多。則三藏全在。佛說說我者。以我事等名。本出佛教。以先佛法滅。外道竊用其名。而生橫計。謂即色是我。離色是我等下。明胡裸群牛。即其事也。云云者。下疏云。婆羅門神自利利神貴。眇合神亦首陀神黑。今云青者。恐字誤。風擊動故皆嗅。今凝滯故皆凝。然黑濁故前受。然此三毒。通界內外。界內可知。界外者。淨名疏云。取涅槃即貪。捨生死即瞋。迷實諦是癡。界內宜用無常藥治。故須斷乳。界外宜用真常藥治。故須服乳。外人不達。純用邪常。故云一切諸惡。惡今服乳。何但下。謂眾王宜唯不知。四倒之藥邪。亦自不知。三毒之病重。明醫者。西土內眾以達心有五明。內五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前四同。後是符印明。曉八術。故曰明醫。西土有醫。未知其始。此方則始於黃帝也。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療疾。周官云疾醫掌萬民之疾病。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

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躓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謂。二名波
利。心生恐怖。禱神請福。神勸賈人。和𪗿蜜上佛。佛念古佛。哀受人𪗿。法當
持鉢。四王進知。各上佛一鉢。佛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
佛受𪗿蜜。告諸賈人。汝當歸命於佛。歸命於法。方有比丘僧衆。汝當預目
歸。即受教名三歸。故知今二五戒者。依提謂經耳。又驕三歸者。瑞應云。佛
起到文隣瞽龍無提水邊坐。定意七日。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識知前見
三佛光明。目覩佛光。乃至化作年少道人。稽首問佛等。佛令龍王。汝當便
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歸。於畜生中是龍為先。見佛
經本文。龍字皆作隣。並之隣。恐是梵語。璩作鱗介之鱗。舊云決王。文旨右
是梵語。故不可以文彩解義也。二即是神通者。齊處時現神通。亦如法華
鋪行第一備引。此皆是施前事。故令經之少異。論之初教之機者。即藏教
機也。即如瑞應。明佛為文隣故三歸竟。即念衆生難度。意欲默然。梵天致
請。佛可天意。念誰可度者。使度五人等。根緣冥對者。宿植小大之善。與相
相關也。從機教。即通別圓也。應壘五帥。以辨機發之相。言已有者。謂鹿苑
頓開。初教而已。冥有三教大機。故使方等彈呵。藏通教者。冥得別益。法華
涅槃。同歸一實。但在鹿苑。大機且生。小機已熟。又朋下但約藏解。故唯在

初教。者是生滅等。苦。滅是知身。是以立三寶。故前以善根熟。既等受。云是道
身見而生。以此煩業。而感生死。傷法身。損慧命。故云切苦等。多者明下。見
明此佛法。又佛出四起見者。小教破我。而翻起我。故謂我能觀無常云此
則不棄幼谷。故服其乳。若消翰中。故服斯有者。下由於化。雖小必利。即尚
書刑故無小也。以其下以見思惑。障真空解。盡其人乎。謂之寄於。不盡天
年。謂之增見。上中下悟者。始初教三乘悟道也。五比下。覺幸行滅。故譬不
序。苦味通退。故無我。鹹味改常。故無常。甜味可口。如空無礙。醉酸臨味。故
苦。衆生不解者。即指二乘。前衆生也。故以藏八譬之。五皆如見。真言知焉。
五陰遷變。妄計為常。如彼愚人。謂鹿是馬。望人命偏。佛所說道。說空無常。
如言鹿不是馬。雖知下三令二乘執無常。亦彼破於常受持無常。如雖知
竟處無為。使執其無為。為殊不知自有真為也。故貢云。何處要是知無為
之言。且為破執無常之教。此為除斷。且有無使是為空。即後理耶。故無為
下。謂無為為。既是於病。執空為證。故處顛倒。起無下。明起斷之法。二者果已
證言義多明。又佛未是言。則教亦說。如云。是雖無言。而果是言。以
計佛來。以為無常。其過顯著。故云易見。二謂下凡夫生死。流變屍是以
小乘執多無言。今云無言是病。則義悲耶。見是知而未理言。其言故病為

見。生死非理是常。故病難見。何者下。微釋。生死即常。以顯小執。生死是事。
真常是理。事即理故。無常即常。波水空花。喻意可饒。理性本常。妄謂無常。
豈非病也。上覆釋病者。即是小機。執無常等。四。以歲枯病。問向舉鹿馬以
喻執情。今云生死無常。即佛性常。豈應鹿便是馬耶。答有二意。一者譬不
離喻。如雪山。喻豈求尾等。滿月譬面。等責眉目。故不可以鹿馬事別。以
離真妄體同。二者俟為消通。如韓子曰衛嗣君云。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
有百金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為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謂馬形似
鹿。而此鹿即馬可喻。真理成妄。而此妄即真。鹿馬名殊。體性本一。以此通
釋。義或可然。命者。是苦皆云命譬。理言違從。於緣和佛者。即前四段中。初
文衆請也。因苦下。正因難臣。而執空為證。故云欲尾。科云三譬三診兩者。
即前於。正起病文也。前段大虛科而已。四譬下鈌。意示科。二任下。即四段分
二如來答中。略淡三點等。二下。即第三比丘疑執。三下。即第四破除汝執
文也。四下即諸比丘於今得解也。古本即此經明昔權宜者。由汝昔計邪
常。故權說無常。而破汝執。猶云鹿不是馬。豈無真馬耶。還成上意者。昔語
若實。今則欺誑。今語若實。昔則欺誑。誤我下常樂既是。則外道何辜。而昔
如來誤我舟後。經定為勝汝者。佛既先解無常。今乃解常。故知不如外道。

先自說常也。為譬作譬者。為舊譬譬作。出道譬也。與正教名同者。其猶兩
郡二璞。璞名雖同。而玉鼠有異。初即毒藥等者。如世間乳。善惡性別。惡乳
命人橫死。故名毒藥。善乳資益身命。故曰甘露。未辨乳得者。謂為德遮備
也。諸法歸者。通指諸家。同作此解。無復真味者。如食酒糟。實無酒味。斷常
高下者。斷見著空。如高。常見計有如下。本是者。是截切。多緣也。持牛者
頻野王云。雌牛也。又無偽也。飲食調適者。餘耕鷄切。食干。書經本食。或作
餕。於偽切。今明下。今破也。切句總非。何者下。示正義。還歸中道真常。以破
二邊無常。生死邪常。實無常也。故所破無常。收于二邊。何用下。責古非。於
已者。孔安國云。自賢曰矜。矜者誇大。云相輕易也。即責前解云。恃心高高
也。下濕者。濕似入切。亦作濕。地云下者。曰濕。字體從水。公羊傳曰。下平曰
濕。字體從。故二字互通。若古云。二乘為高。凡夫在下。義猶可然。故無所
破。此以下。但得以小破邪義耳。既乖經意。故今不用。今釋下明今釋也。文
中皆約中道。對破二邊。以釋經文。真常甘露之義。佳秘深淺。則三諍俱寂。
二為更進。是三諍俱熄。經始知乳藥。善惡好醜者。即上根聞佛重說。方知
常為。雖同邪正天別也。經意是醫教者。即上根。言於中下。謂我所得。意是
佛說。二云下。謂知是無我四字。猶負前執。從有因緣。故云方是。合前譬中

總敘 淮南子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禁煙 温革瑣碎録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乃謂之寒食昔介子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則雨雹傷田爲勝仲丹陽集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而寒食有龍忌之禁有官邇鑑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體晉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宋邵子擊壤集禁煙留題錦屏山下

滿川桃李弄芳妍不忍重爲風所殘忍使一年春遂去盡憑高處與盤桓

寒食風煙錦屏下憑教把酒興何如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爲風破除

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不念化工曾着力狂風何故苦相凌

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忍摧殘可憐桃李性温厚吹盡都無一句言梅堅節死後巢火韻知禁煙近事之作 狂風暴雨已摧殘這遭不棠梨看木多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蹄勝各飛墻 開牽白日將殘飛相[illegible]黃金舞帶拖小花芳菲花開藥華堂翻斷舊爭宋西川牧馬明如前剄國佳人頸自搓嵇客追隨傾畫爐分朋游樂稽青莎歡鞭撻打造細鼻亏槊時開剪斷雞我病已示新人久無心更聽竹枝歌元[illegible]徒雨含素木賞從亡已負賢那堪把木死岩前燒殘魂鬼千年後卻向人間有禁煙

五色煙 類說寗封子爲黃帝陶正嘗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上下許遍列傳遍少名映從高平開慶等皆就映受業映日開居可服氣以斷穀影君且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爲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狼糞煙 太平廣記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南郡新書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爲煙煙氣直上雖列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爲候日狼煙也錦繡萬花谷五代殷文圭集 諸侯時中國有事燒狼糞爲煙以達諸侯唐薛逢詩三道狼煙過磧來受降城上探旗開傳發報追邊無事自走官軍欲放回

驢糞煙 毋垢碎事驢糞煙直上如狼煙也羅亡踪尺蚌論驢煙放妖

牡蘜

煙 初學記淮南子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活

松煙 溫革瑣碎錄造墨者云正月所燒之煙最佳 墨取廬山之松煙岱郡鹿角膠元一統志封川土產墨煙別擇常談曹子建樂府墨出青松煙宋蘇東坡詩刘藤蜀繭照松煙

石煙 宋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頗似淳漆又如麻油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爲之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 石炭煙亦大墨人衣子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艾煙 孫公談圃秦州西溪多蚊使行者按左石以艾煙燻之唐項斯詩空窗出艾煙

登遐煙 列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

火含煙 顔延之庭誥大合煙而煙坊大柱燻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柱折。

吹杖出煙 三輔黃圖漢天祿閣蕭何造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貪淵出煙 王子年拾遺記岱輿山有貪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煙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

燒石出煙 王子年拾遺記負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復有四燭時出爛石上望之煙煙如列星矣於冥昧當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升天則成香雲香雲變潤則成香雨

房壁出煙 廣古今五行記前凉御史宋翮房壁中煙出搖視之別柱日照然謂弟登曰柱爲宇左木石主宋宇合本木燃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後徙邑枺宋混諸黨

樓上出煙

辨疑志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開元以來。以潤州爲凶闕董琬爲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盡日煙出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憤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晝日煙出闊可一尺餘直上數丈有史密伺之就視其煙乃出於樓角隙中更近而視之乃蚊子在樓中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虫蠛蠓出煙之類色黑而小每晚晴自出於隙中作團而上遠看類煙以手攬之即蚊蚋也從此知非煙刺史亦無慮矣

階隙出煙 五代史後漢史弘肇傳弘肇鄭州滎澤人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以罪被誅先是弘肇第數有此嘗一日於階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

水中出煙 洛陽搢紳舊聞記洛陽甘露寺開寶中有布衣貌古美鬚髯杖引一僕髮眉皓白擔布囊隨之命僕叩院門既升堂院主揖坐共語且久取一大盆置諸中庭日內滿盆添水又命僧焚香視水中有白煙自水中出起高丈餘漸成五色食頃方散院主曰恨爲僧不敢禮拜果謂之神仙耳布衣已出期年不至

鴟吻出煙 太平廣記唐東都聖善寺締構甲天下巢賊陷洛之前年僧寺鴟吻上有青碧霏煙衝達天漢如簡如幢煙中隱隱如有物明年盡滅於賊燧

蟾口噴煙 墨莊漫錄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再再復自蟾口中噴出不異物也

呪棗起煙 百川學海祛疑說舊聞呪棗而起煙呪棗而燃者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花右以呪撚之則藥如煙起棗之燃者藏鏡於項感召陽精擧棗就鏡項之自燃耳

無火而煙 初學記晉書日待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爲慕容沖所滅

香爐自煙 長沙府志長沙府湘鄉縣東鳳凰寺中有阿氏多尊者手所執爐故老傳云或見爐中有香煙如游絲宋王十朋梅溪集會稽風俗賦　石鼎匪鑄香爐自煙注會稽一峯狀如香爐

水滅竈煙 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井水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滅陽竊有宮室之應王莽生元帝初元中成帝時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土鉎無煙 太平御覽王褒家貧土鉎經曰無煙上[illegible]也[illegible]人呼金而[illegible]亦方言[illegible]

爨無盛煙 宋王之道相山集和州含山縣驅狼文　更戍馬紙兵之變無慮數次所至判棘爨無盛煙

童子操煙 晏子內篇晏子曰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

晝則恒煙 太平御覽西域諸國志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晝則恒煙焉

聽訟擧煙 北史燕王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擧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擧煙又諺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及堅敗暐弟中果據長安沖亦爲其將所殺

屋柱煤煙 李肇國史仕焉有王孝任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嘗宦元來章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已焉出入切語人以此少年經類吾大訊之啟焉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人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焉哭而往果有人老年八十餘歲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焉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兵交縱煙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秦王世民命屈突通師步卒五千度水擊王世充戍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刀戰賊衆皆披靡

置候放煙 唐史六典職方凡烽候所置大宰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境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若多少以爲差焉

內無暴煙 孝友同居唐陳萱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間內無暴煙詔榜曰爲行萱氏之門

亭舍不煙 王之道相山集李孝先墓誌始淮西史李伸張琪之變千里蕭條亭舍不煙

金寶化爲煙 茅亭客話蜀州江源縣村北王氏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爲倡甲午歲據益州校革補僞驅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恐得一處古藏銀皆窃踐金石器踐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尋將指引者殺之買其金帛三十餘擔止工源山窨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於外也城中貧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卭蜀賊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良人及弟謝元韻者將金帛贖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來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給遣赴闕賊遂弃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堂遂潜往掘

有志皆空矣驚愕之際官卑備搜入城送賓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實兼茲
多不爲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恐常聞金寶藏於地中
偶見者或變其質此侍
非化去耶恐神匿之耶**如焚草煙**杜佑通典太公曰兩軍欲戰
祀候氣結氣盈如焚主草之
煙者切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
勝其氣黑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醞能去煙**春秋繁露
郊語篇
人之言醞去煙鳴羽去眯惡石取鐵頸一作頭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
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
而可怪非
人所意也**文火細煙**溫革瑣碎錄顧況論茶云
煎茶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山氣籠**
煙右三墳書山氣籠
煙聖人以取金玉**氣如火煙**杜佑通典太公曰或城上氣
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無
極者不
可攻**焚林成煙**鍾會芻蕘論焚林
成煙其似於雲**咲傲風煙**孫逖
新書
劉中明曰吾方放志雲水咲傲風
煙以好山爲所止用白雲爲故鄉**猿啼瘴煙**吳亦鵬林集谷王
于竇書去歲得合
姪江陵書頗評入峽之耗猿啼
瘴煙爲客別湘竟不能馳一字**藥禦瘴煙**仙傳韓湘韓文公猶
子言謂公曰公往袁
毒之鄉雖於保育乃出藥一顆
日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燻喉之煙**仙傳拾遺芳馨命曰
燻喉之煙也亦也子
紫海凝煙度人陰陽生化經天
波近端紫海凝煙**落紙雲煙**高宗翰墨
志後世或
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
耳杜工部詩酒中八仙歌張旭三盃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兩足**
雲煙呂洞賓詩出入無蹤往來
不定兩足雲煙拜井子**風乘雲煙**米蘇仲殿集示
徐書谷　鄜走
量於河海爍風采於雲
煙致主夏民奉法循理**龍輿飛煙**雲笈七籤太上飛行九伊玉
經云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
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伯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
煙前導九鳳後吹八鸞白虹啟道太極參軒拜也中字**滿室祥煙**
馬升陽神九燦詞非常辭
世尚室祥煙拜見詞字**柳色槐煙**宋胡寅斐然集谷趙守賀
年啓　柳色槐煙須踐餘

寒之氣微花稻葉
狀崇嗣歲之儀**不發煙爨**東觀書吳郡徐栩爲長沙太
守常食乾飯而不發煙爨**火**
盛煙滅初學記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也南郊崇祭焰起
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望**
煙知竈呂本中官箴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嘗職事仁廟朝有
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日所燒柴凡幾窯
日八十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
窯官愕然蓋晨起望窯中所出煙知之**隨煙上下**王融新對博
物志曰[illegible]
子狩於山中藉草燔林翁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襄子以爲
物徐察之乃人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子夏曰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
傷閱者遊金石之間
及蹈於水火皆可也**以煙爲氣**春秋繁露以禾薪
爲炭以火煙爲氣也**寸煙**
出突劉子慎隙篇鴻毛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
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頹者必因
蝸之蹤折皆由於壁尺蚓穿洩能漂一邑寸煙出
突致灰千室者慾之始此所以君子必謹乎微也**腥煙雷法**道
書

此法主於雷霆律令大神霹靂煙使者鄧天君其法有二有以鄧帥
而策役五雷部者有主於鄧君副以辛張二帥而役五雷部者其法亦皆
出於侍宸王真君傳于世以**積翠如煙**蘇東坡詩書王定國所
祈禱雨晴除邪祛祟見古字
藏煙江疊嶂圖　江上
愁心三疊山浮
空積翠如雲煙**蒼梧煙**李翰林集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滿堂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
梅冶煙劉文房詩鄂渚送池州程使
君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楊柳煙**溫庭筠詩九
重細雨惹春
色輕柔籠
池楊柳煙**生煙**李義山詩滄海月明珠
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頡谷煙**劉文房詩雪
復淮南道春
生穎
谷煙**厨煙**賈千詩灰長蔵卯寒無
寢日安厨煙濕未炊**江煙**尼全到詩陽馬出
海樹雲偶下江煙**玄**
煙潘尼火賦玄煙
四合雲蒸五色**綠煙**劉夢得詩引素春
銀漢凝清光綠煙**寒煙**文選陰谷曳
寒煙謝朓詩
桑柘起
寒煙**嬾煙**林逋詩文禽相並映短
草萃欲生浮嬾煙**非煙**類說麗情集武公業
咸通中任河南功曹

愛妾曰非煙善秦聲好文學比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媪達紀句寄非煙非煙以金鳳牋答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煙又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贈詩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盡綣綣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仙馭來非煙復贈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　後煙以細過撻女奴乘間以告公業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恨遂飲蚤水而絶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游崔詩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不逮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艶魄詩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煙恨于曰士有百行君侍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月李生卒

草上煙

海録碎事河東馬鎬有騷騎善行者鎬乎名為草上煙有努力使命嘗數程打過好事者作詩云過往唯尋草上煙數程打過苦尤偏人見之爲許語

思煙

王子年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煙

凌煙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二月戊申圖功臣于凌煙閣事類合璧郭子儀嘗上奏於帝帝謂左右曰子儀國柱楔臣也乃賜璣務圖形凌煙閣

煙氏

千家姓羽　音天竺郡

詩

梁簡文帝詩煙　浮空覆雜影合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登伏光飛百仞從風散數層欲詩翡翠色時出鯨魚燈陳張正見詩浦挾村煙　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恒烏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雒華幸共然唐李嶠詩瑞煙　瑞氣夾青閒丈几丿右煙非雲郁郁紛紛是涓瑒空節暢人之空蒙上草微王及堆鶴降出草吹山氣青味乙迴浮覽擷路序太宗詩曰日泰史湘令人逢秋和岂遂佛九仙衣州女導曰消子坎柏湯九仙去仙人乞炭桑柘凝寒色謝王蟬拎曰餘紡起氣煙松篁暗起曛謝宮蟬許曰松篁上孟煙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江文過許曰畫作泰王世衆當问煙疼唐高僧詩遠煙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日來閑意如何宋宋景文公集輕煙　蒼蒼發能首漢漢模林間莫衛斜陽晚便欲蔽西山　晚煙　煙生爐落上邑若百尋素

舟行亦未遠已失溪頭樹騎省徐鉉集奉和御製烟詩　春晴纖靄映針陽幕幕偏能覆水鄉濛似慶雲同馥郁薄如輕素自飛揚旋横新柳真成畫樓對遠山正好望誰見朝元香案上龍旂交影共騰驤錢塘韋驤集詠煙　漠漠復霏霏周風任所之山家晨起後漁舍晚歸時散逐遠雲沒飄針陜馬隨更堪縈旅思悵望碧江湄梅聖俞宛陵集庵煙　幕歷庵煙出絲油欲通雲霧未能周滿薪燒盡日亭午試問霏霏何處李李公明詩曉煙　曉出倚溪亭溪煙四面生昏時山緑淺濃處日紅輕簇簇樹尤好依依人未行玄暉信蕭致澄練有佳名楊誠齋詩曉行山煙　曉煙横抹碧山隅只在松梢乏練如作意行前尋一看遠晨近淡忽都無曰雨雲莊朱留煙　瞑色蒼然至浮烟漫不分小留最賞底驚仲宿層雲鬼似村赤煮茶鶴避烟　吾鶴尤馴擾賊如引避然何曾歇茅舍多是為茶煙舌汁將条荒枯腸老玉川蒼頰猶覆下丹頂已松頂消飲誰能免禹翔爾自賢須史休若事卻下竹房邊李辰謙潛軒詩以油煙贈許尉因賦長篇右以能子子豈我有墨王燕而墨嘗從十八公處得蘭膝府菜楨甚贊佛帳書燈神何益江南務官骨已朽潘仙久矣尋李白誰歎獲此古膠法持贈矛齋輕尺璧我非其人弗忍磨緘藏夜光侵几格換鵝右軍肯輕示五日京兆無人識臨池學書水為黑不救晉家清談厄風流辭物遠山長才粒不免遭刻責神仙中人許王斧手持補天筆五色功言一尉聊從爾嗢喝留垛畫珠櫟張顛落筆殺如雲曹植波瀾齇通宵逢時騰緯不作雖定庭逢山又字識是物胡為送乞君要與銛鋒勢相敵詠吞發谷孟餘事吾道豈容邪學塞不熱黃屋下正言頗染當今治安策元張弘範詩遠煙　淡淡散風外荒凰老樹頗乍驚杳霧薄遠想斷雲浮日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分明藏不得一片晉家蓋王惲初詩晚煙　日長風順泊舟遊想見舟中客子飢不是達宮煙數縷晚炊爭得外人知王結詩客船晚煙　舳艫相接蔽長川晚食誰舟起暮煙貫客輕生肩鞍儉然懷懷亦堪憐吾子行詩暮煙欸乃蘇州　冉冉浮素空悠悠隔秋樹幽禽何處來衝破忽飛去張雨右詩竹塢夕煙　歲寒為節若為容落日蒼煙共鬱葱龍精媒陰歸變化鳳銜晚色入空濛山陽偎境亂盈外渭上人家水墨中恨矢此君真面目却教桃李媚春風　炊煙　霧淺雲蒸老屋低初如蔥鬱漸氤微寒迴黔突春生處暖入黄粱夢熟時附熱恥隨殘燼盡騰空甘近太陽飛紙今五鼎無消息慚愧家人賦庚彥郭昂詩梅嶺寒煙　天涯一抹映山椒村落猶疑火未消輕摸暗香鳳氣晁淡走疏影冷光飄冥冥遠邑鶯風隱莫莫

深藏翡翠橋可是解塵飛不到倚空林宇景蕭條僧文傳竹牕小葉茶煙
茶譜魯詩七品泉竹蘿逶迤幾畬煙或主陸羽鼎鐺畔特起盧仝井竈
邊北苑聚來沾草木東吳散去遍山川有時輕鎖幽人屋別是林間一樣
天馬壺中茂外集貫酸齋索和蚊煙詩　竹頫木肩元有神海涎篇椁徒
氛氳長虹淺水淌虛氣老嫗西郭愁泣雲區巇塚迹迭歸瑣瑣紋蚋烝
誰聞灰飛煙滅等一幻夢覺涼生湘簟紋禾桸頻詩炊烟　數縷依微點
不分相將暝色起林笳卿邊漁罨風初合山塢人家日欲樵散漫遠迷從
與馬低回徐逐度溪雲最冷極目蒼茫外隔絕寒鐘迴不聞汪洊詩村煙
一抹孤煙起遠村隔山依約似爐熏殷勤見稽東風力吹上青天作卿
雲隱嶺翁詩望轉溪橋路不分憑欄夢裏喚吟鬪天低曉月龍蓋三日炎
猜山續斷底楊柳依稀藏野店蕭踈髣髴隱漁村滄浪歌外清風起吹醒
塵寰人醉昏　國朝張宏江胡吟嘯集廬阜晴煙　香爐峯尖插天外一
林晴煙橫暖暖初疑寶鼎起祥雲復似珠林浮翠黛香風不遠畫濛濛深
鎖松蘿知幾重待我朝回携滿袖重來此地禮禪宮吳海詩蝶者晴煙
渚煙春漢漢紫翠欝相連遙看一林岩樓觀空中懸遠近綠劃成依依僾
蟬聯隱約漁浦口時聞市聲傳斷續隔水鐘唄漫往來船迴繞不相見但

愁失津濡別嶼露初景江花紅欲燃江妃曳素去野色青連天　煙濱浦
叔聞嗷右異門棘望望笋氣氛皆言微隱見捲栱巫陽丘朝雲迷近前一
下是句頻椂詩沙煙精煙　江壽灘手少十里張平地居人稍來集沆屋
若蟒次晴炊雜煙光曉望連霧氣目送孤征鴻翩翩沒雙翅　五龍煙墹
誰家茅屋臨江皐野煙時起長林梢風生瀧坂引精素日各州者手寒
瑶冥冥白鳥雙飛去裊裊啼抹掛深樹分明好景畫中看使欲晚宜從此住

燕

洪武正韻因有切國名說文作鄭又嚴韻詳慎說之　地名从邑燕聲為
前切望燕釋名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承康山南宛宛然以為國
都也顧野王玉篇於田切陸法言廣韻又於薦切徐鍇通釋一遍之又重
倫廣韻又姓邰公爽封燕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莫有燕谷司馬光類
為鄒國連切又於珍切湖人名春秋傳有魯孫邰又伊甸切吳城韻補叶
音伊真切易林涉伯殉名樂禮誅身成于奔燕妻機廣千祿字音煙又音
宴玄鳥也楊桓六書統影母燕本去聲借充上義鄭
林自熊忠韻會舉要羽清次音詩甘棠注燕國幽州之域今承郡薊縣又
州名秦上谷郡唐置燕州又燕故城在今滑州胙城縣趙讓答音文字通
鄭影堅切地名今但用燕燕見去聲此轉主人燕猜歸人西師作經詞體

非韻會定正字切

影堅影因煙燕

篆書　集篆古文韻海　汗簡見杜从古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燕　草書　皇象　索靖　王羲之　漢張錦　鮮于樞並見　草書集韻

高止奔燕

左傳齊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高止奔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且專故難及之

說燕

戰國策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虖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燕之所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願太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士爭趍燕

通鑑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政不修而襲之孤極知其力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主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趍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

樂毅去燕

通鑑赧王三十六年初樂毅既下齊七十餘城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攻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澤不能堪命國人不順奔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吁群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以共燕國今樂君視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

齊魏說燕

戰國策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而未有適予也蘇代謂燕相曰吾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齊遂北矣

遣約降燕

戰國策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與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

香燕

宋史燕溪任福倚之平結句每庫珠香藥奉軍相內侍人目之為香燕

詩文

宋張擴東窗集代賀撫定燕城表　臣某言神謨默授遠宣中國之威捷布上聞卒定全燕之境脫百年塗炭之苦還諸夏衣冠之華威暢歡心以歡盛事中賀竊以幽薊列郡漢唐舊封自石晉割以賂虜之盟在宋氏僅能舉瀛莫之隩蛇承所發連數於窮天啓睿謀勇於薄伐緬亡取亂顯帝王仁義之誅繼武修文混南北車書之會省大農無藝之費萃斯民舊染之汙化方不淹三年一敵國何止百里威功可告憤代未聞恭惟皇帝陛下惟斷乃成以操為縱役不再舉未出萬全謂以國家觀國家本務可修之德然用兵狄攻夷狄自於不戰之功親殺攄臣坐康遠俗遂奏凱旋之樂仍案弗用之兵臣叨備承流倍深舞手妙燕然諸將之勒蔑絕古初奉都護萬年之觴同深慶賀業不心求

燕論上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進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古石晉割而不合太祖征而不庭趙普田錫王禹偁之徒皆以志復幽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說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况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其代已割之燕卒於信失契丹取侮女真以啟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燕士大夫之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猶抗宿償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材竭忠內貴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失於外位奪於內眾身奔山死亡朝夕其國既失固將以亂易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嚴嚴將帥類為吏將以取全燕淫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哉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踵以陵我富是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予仲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為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經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眾者如此遂使女真納賂以臣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忠國事力以資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之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之謀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謀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燕論中

何謂諸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粘罕之交至也兩河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是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敗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於割地而已揔將相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胡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遠來江浙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反已遠矣然士大夫猶反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出聞至光堯下哀痛之詔猶以為上之盟數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徒知以取燕之失而忘所以致之者靖和而已偽行王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說曰無出盡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用之大計曰姑自守也問其祖宗之雠恥曰此天變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敢言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收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正之魏大武幾獲於坑萬逆咸詰建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咸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幾耳乍合乍敗忽不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燕論下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亦天盜賊之下者耳以叛死之策異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反予而開胡虜長驅度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稟稟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逐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仁宗詠叛盟之

仲淹謂虜人必張死關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允魏爲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生於增幣畢辭而後已蓋度河北關闕運之已試京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待群職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邪郡也可北可東中國之闌闌也弃其邪郡而設扞禦於關闔擧一世之謀慮守曰以爲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憂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漢匈奴桀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猜居之去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信寔國家之弱勢未前石氏之覆轍戒心不振圖人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寔故畫天下之勢非可以皮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市公起而侍馮專以匐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呂縣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威之借此而棄假何哉故國家之論非背熟見聞者所不能知也

文鑑叙燕 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焉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來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汴兩師備樂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逵既乎志天下既專力於虜不能懷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許敵退莫能抗世多欲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敗矣故不戰未當欲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衆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縱則士怠二也前世告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潰北復遂長驅無後顧患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識人易以千記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夫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忘內以擊外夫則舉所有以并之符堅犯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既使偏師從胡地衆尚蠢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晉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跨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斷不若千里之國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戚哉兵久掃士大夫稱望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妥者然不挾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歟近其勝敗云

劉須溪集送人入燕叙

往時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長亭堠如畫衛信之間華堂迓橘高屋蓋道想卑繫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齊門成市行者如織然場屋之老人山林之退士有終身不出丘井閭東上而笑今燕臺萬里而又塵沙暑汗野無水泉苦寒裂膚通薪後焚銷選者群千百滿年歲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亡不少視每時郎都門漢承受坐而侍要津近久者雖易相萬此宜裹足不款望分寸顛鄉里小兒起曰身徒步如蹈河驥如陽[illegible]叔果如堆摩臂見異剙舉津津爲動其心甚無一入能安分白髮者豈昔之能者皆靜退而今之仕者皆英妙弱冠者什率發而危坐爲官專非而狗尾續也香林張徒舉桂在今朝以當路保參綏身贊登歷任非鑿空說遇比者獨家食有年欲一動不可得春千果別謂將北首予嘗其行也爲言今昔之變以從史之以見夫求者不當求而處者不當處也又以見香林時才之選而猶舊人之風也然則都之日謹毋以吾說示人謹毋以示同進者須溪云

古樂府燕歌行 音曰樂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比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參曰北婦人思大之處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宋梅堯臣宛陵集送貢仲章之燕

天啓文明泰運興漢庭來召魯諸生我嬰世網空投老君向容臺早著名水閒風高鵬翼健沙乾雲暖馬蹄輕歸來衣錦看他日何用傳前唱渭城

張浚明詩送呂中峯入燕

西風颯颯吹征衣中原道上黃沙飛揚鞭走馬過易水土臺崔嵬雪打圍不知誰報深宮裏性奇尤得天顏喜明朝有旨放朝參賜袍堆燦金花團告身亦有崇儒意歸到江南作好官

王璋詩送梅叔章入燕

少年心力辦驅馳說看家舉世自知到關可無梅叔疏贈人惟有宛陵詩行當塞鴈初來日歸約可航欲上將堂上青衫稱壽罷一盃清酒柏山祠

陳杰詩送中齋過永入燕

江浙相望半月程燕雲萬里重行行幾多臨水登山賦不盡還家去國情三入漁釆金印大一歸贏得綠衣明東湖何似西湖好且對梅花傍寄獻

楊弘道小亨集過燕

正月到季月常厭風爲政歸袍脫復看天氣殊未定花殘無奈何晷短農事病客驅長耳來道路方且過故都廢木久所尚猶可敬慷慨憂人憂不但倚豪勳今茲歲逢酉古語應有驗唯酉可忘憂

朝來風色爭光朔抵逍紫山集 送趙良卿問事畢還燕 老驥撒斯不自
持青雲人物出明時王褒已獻賢臣頌慶曆誰歌聖德詩穀帛價遷將而
咸金珠市亦去平通天十二丘將家從此何汾不賣辭 好語克從市
上來繡衣直指使君廻問民疾苦夜思惟去史好貪賢路開喜見青天懸
日月願將白髮老蒿萊吾家貧窶無釵釧盡典琴書錢一盃 生來不識
珠詩官今歲何年拭目看睞寡從茲無夭識老癃扶杖喜衢途濟家禾粟
能充飽裁現單衣亦不寒執手送行無所贈一天知慕滿歸途 首[illegible]前
剝[illegible]理傷情匕別歡所不自勝四海蒼生思雨露一時使者盡不能只知與
衆除冤苦不恤手辭起受憎吏好都堂堂上說太平有路直如砥 衢到
萬物本無私桃李春風又一時再拜京師賜祖路高歌田野感恩詞 又陰
忽寒誠堪喜野馬觸驚尚可疑羨汝英姿似鵬鶚疾邪奮翼逐梟鴟 邪律
楚材湛然居士集 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張之韻 藝遂知己敢相呈
幾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 公初須蓋冬將未
予擬東歸歲欲史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角隔煙鳴 相吳德明還燕
紛紛世態眩榮華靜裏乾坤本不譁琵沉生涯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
加但期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海涯可咲燕然舊遊客倚樓悲我客程

畛遺風集 黃孝友送人入燕 迢遞朝京路西風北送君幾程過朔野二
騎入寒雲岱色稱齊遠河流到兗分登臨莫回首煙草正紛紛陸子方集
送趙李舒之燕 有客東南來白馬嘶北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二
是漢家土出入明光宮古宮今焉在廢堵生秋蓬 送經之階義齋兩合
人入燕併呈善之待制 君馬三渡白溝河溝水東流青草多据鞍須於
聊試耳伏櫪悲歌來老何古人千金重然諾把臂況受生死託肯无中自
獨辭楚且伴幾雲雙入京道遠始知離別苦地僻應思宦遊樂榮名日久
當日戰浮生花開又花落平世應無戰國材選賢何日化金臺寂聲土
老仙伯桂樹秋風歸去來 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 龍駒麟雛兩陸
于並駕秋風鞭騄駬老眼一見失驚喜定知乃翁元不死生子真是麒麟
心景片肯兒脉大耳滿頰髻翁不容口世祿由應傳不朽為官豈計多侍
錢取印綬須大如斗我日韓家十八郎里中自拜北平王碧梧傳嫣已飛
去玉雪娟娟金在傍往事傷懷淚如水矻矻窮年吾老矣欲追霞佩小頭
頻手倦來書揚不起寓齋集 送陳外郎還燕 擾擾紅塵是是非古來賢
達資知幾休將腐鼠特相嚇且放冥鴻自在飛燕市霜寒蒸酒厖瀘溝漲
潞鯉魚肥九原不作陶元亮遐想高風誰與歸 送梁貢父還燕 古來

名士出名門人物風流自不群試下又稱三語掾胡中初識五處居畫樓
煙月休回首汗簡詩書要策勳聖代選材先少俊好看平步上青雲 送
馬雲漢還燕二首 梁白汾達再送金棠崗須賦別離玉關人老淚先垂迴
思仲氏依劉日備識孤臣在鄴時誰倡五千身自當恐成三虎世多疑會
當相見須當問背掩泉臺亦報知 梁苑追隨說五常李常及我偶達鄉
大山分水餘光攏縱馬賞琴會與方每覧畫圖三嘆息恰如王樹千存亡
吏移詩叟從田上日望寒雲過鴈行 贈劉仲秀還燕二首 仔于刈禾
又交情亂後知相逢溝水上猶話汴梁時 秋氣衣單甚鄉心馬去遲未歸
之十日已要送行詩 昭傳天辭私藕琵思別君歸門黃閣在燕上白尋
分行手宿秋淚平無接暮雲萱堂凝望久先達尺書聞 送張孝純還燕
一鴈南來人北飛綠楊歸路雪霏霏此心盡日為形役世事從前與願
違郭隱岩臺秋草合薊門殘角晚星稀有時白壁閑吟賦未害詞人杜紫
微劉中菴集 送張君弼自沂水再之燕 南轅指沂郡北轍望燕薊馬牛
不相逮雲水信迢遞怪君事奔馳視若庭無際一別一相見但覺氣愈厲
乃知圖南心不為榆枋計聖朝急賢俊變搜煙相繼君才識有餘念此歲
月逝努力務前蹤飛英蓋當世周恕渠菴集 送侯譯史之燕 師學傳天

語闕西獨有君乾坤新甲子龍虎舊風雲挺拔千林表超騰萬馬群唯應
好消息鄉里得先聞 送雷李正之燕 飛花滿長安離情對樽酒持此
鄭重杯飲我平生友夫子今名家風流靄閑右翰墨灑芳餐言論吐瓊玖
三年鴻都遊英譽騰衆口儲端重文儒擢置在樞祖請告覲慈幃程嚴從
東首數揚吾弗能贈言愧野醜嗟哉方寸微紛然應萬有聲色蕩其前貨
利餌其後毫釐失檢防駸駸入軀誘君實勇有餘抗志嚴斥斗永懷精一
傳肯使纖瑕垢富貴非宿心事業期不朽慨彼草野翁情然謝獻畝郝經
陵川集 送仁甫又還燕 一雜天地起孤愁高戴南冠賦遠遊濟潰醉採
鍾海眼岱宗閣步望吳頭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浸九州七十餘君
皆不遇卻揚漢月渡盧溝 入燕行詩 南風綠盡燕南草一桁青山羣
如譟綠休畫學滄海門王氣夜塞居庸道魚龍萬里入都會須洞合沓何
從從黃金臺邊布衣客拊髀歎歎肝膽裂塵埃滿面人不識謾將悲歌寒灯
烈結九原冥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澆明月英雄豈以成敗論千古志士推
奇節荊卿雖云事不就氣壓咸陽與俱滅何如石晉割燕雲呼人作父為
人臣偷生一時快一己遂使王氣南北分天王幾度作降虜禍亂衰衰開
其原誰能往挽析津水與洗當時者人恥直上尋田疇漢漢六宵跨其屋

燕丹子

卷上

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衆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為書與其傅鞠武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覽之丹聞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秦貪我賂而信我辭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為笑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耻也謹遣書願熟之鞠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悄悄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

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隣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鞠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為良太子睡卧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祐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為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荊君則燕國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荊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荊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綏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

燕路歷險不以為勤望遠不以為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士大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噓唏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日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為壽夏扶前曰聞事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荊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捧盤金軻投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

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太山但問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斂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之俱生今荊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為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燕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實為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荊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

亢地圖秦必喜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仇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柰何遂函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為壯聲皆淚流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武陽欲擊軻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鼓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覩天闕願大王小假令得畢辭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把秦王袖右揕其胷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猒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即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掣之絕超屏風負劍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刀入銅柱火出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倨罵曰笑吾輕易為豎子所期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八

燕

燕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尾箕在寅自尾三度至斗十二度屬燕分幽州　今北平廣信信安乾寧永靜安肅保順永定保定順安保雄莫丘霸大遼之東偏與高麗皆燕分也今考唐天文志云尾箕析木津也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鹿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於渤碣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為遼水地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春秋分紀召公奭佐文武定天下至成王留之相為封其子為北燕伯蓋古冀州地境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幷州燕以北為幽州北方幽昧故曰幽顓帝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後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在天文析木之次尾箕之分辰居寅宮曰人馬其境居天下北門鎖夷夏關戶右拒遼水左控忻代跨據常山之尾襟憑負海之險燕國僻且遠不通中國其俗剛強而好勇慷慨而尚氣春秋說題辭云箕尾為燕陰氣土俗貪利

燕國分野之圖

北接狄　東接海　南接晉　燕　涿水　易水　濡水　山戎　肥　鼓

西接晉　燕地　泉　高是山　恆山　唐　中人　鮮虞　中山　沙河

史記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墠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大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神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姓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率

維益有陳保人有殺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上有曰備此數臣有陳列
之泱安留有殺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
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
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
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
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字光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惠侯二釐侯二宣
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
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
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弒
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
曰譙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
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譙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
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
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年徐廣作青而計系本蓋近於散佚宣
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
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
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燕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
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
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譙史考云此燕是姞姓今檢左氏
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燕仲人三十年齊伐
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復杜名姞
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
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
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
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事職使燕復脩召
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
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
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
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兄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
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
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

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
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
氏云其父兄為故政政諸大夫共成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
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
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
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
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據言也燕立
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
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
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偽謬記
其有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
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
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
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
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曰一無莊字按燕史年表又具君名表言莊者
許字也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

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
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營地立營故曰林營紀年作
簡[illegible]上簡公立獻公則此當是釐侯[illegible]至桓
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為閔公子合[illegible]為
[illegible]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
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
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
王者以追書諡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
反間欲以亂齊徐廣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
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
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易王立十
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
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曰

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人甘陵鄒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而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已紀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而以啟人為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啟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此人亦訓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鄒誕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願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索隱曰恫痛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按如孟子成文王之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也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索隱曰北地即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二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鄒本及家北平曰齊人醢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徐廣曰督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又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遙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下不云聊又戰國策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為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故太史公之就疏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諡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鄗氏音火各反一音交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卿秦皆卿官秦其名也周史樊文而言達大姓卑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曰廉頗以三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

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
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
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閒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
龐煖善索隱曰煖音况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
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
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
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
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
理志廣陽燕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欲為因襲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
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
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
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雜也又作錯猶此交互
錯也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

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
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
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蘇子
由古史召公奭與周之同姓食采於召文王起於岐周而化行於南方江漢
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國百
里召公之治諸侯甚得民和觀聽男女之訟止於甘棠之下以決事及召
公沒而民思之愛其甘棠不忍伐也故召南有甘棠行露之詩武王克商
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為周太保西旅獻獒召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武王崩
管蔡以殷叛周公東伐召公與太公閒成王明周公無罪成王乃逆周公
於東夷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而
周公至召公作誥以戒成王周公亦作洛誥而歸政為成王既涖政二公
為左右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詩○周南召南○以二公
為名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以此知周南為周人之詩召南為諸侯
之詩周公治內而召公治外無疑也○及成王之世分天下以為左右二伯
詳之故公羊言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使書周公坐政
頑民遷于洛邑召陳年公攝之而召公亦稱伯但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然則二公在文王世皆治
內外○在成王世分掌東西○其事各異○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
公作書諭之名之曰君奭召公復為公劉泂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周公
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立康王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為召
公世世輔周與周公比其顯者召虎佐周宣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
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世惠侯卒子僖侯立是歲周宣王即位僖
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
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十八年
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春秋魯莊
公之十九年當燕莊公之十六年是歲衛燕師伐周立王子頹明年鄭
伯執燕仲父諸儒皆云立子頹者南燕姞姓北燕遂斷於事為信而太史
公以為北燕姬姓故書姬姓之燕當曰北燕為獨書燕者謂南燕也
二十七年山戎病燕齊桓公為燕伐山戎歸燕使燕脩召公之法共
貢天子莊公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
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簡公款立史記簡公作惠公簡

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六年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
奔齊燕人奔悼公以為閔悼公雖立而未改元九年冬齊景公以兵納簡
公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
可也明年正月齊師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盟而還
不克納而還悼公於是改稱元年六年齊高偃帥師納簡公于陽
公在秦四十年卒明之惠公王燕而[illegible]悼公立是之[illegible]
君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大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公十五年卒
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時三晉始列為
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文公二十
八年蘇秦來說請與趙從親文公與之車馬金帛使至趙趙肅侯聽之因
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爲易王易王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趙入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我喪伐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得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通文公夫人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十二年卒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三年國大亂民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弊邑雖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心齊王因令章子將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即位收破燕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使蘇代事齊爲間使樂毅交結諸侯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莒即墨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郤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敗燕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史記趙惠文王二十八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是年即燕武成王之元年而燕世家不言被弒錄之於此韓魏楚共伐燕七年齊

田單伐我拔中陽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史四十二君有二世二諸二宣一桓一昭二人二簡二孝雖升降少又世不至此蓋諸系之誤牢左傳北簡公欽世明而文北以爲志公則其餘失實者可知一孝王三年卒子王喜立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止之曰王必無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爲乃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栗腹於鄗使樂乘將破卿秦於代廉頗逐燕軍五百餘里圍其國樂間奔趙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圍去六年秦滅東西周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是時趙數困于秦而廉頗以老去龐煖爲將燕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遂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

虜韓二十七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蘇子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從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迷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戰國策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隸焉文公桓公子元十頃王八年庚申奉陽君何李兌二字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上

曰奉陽君李兌甚通封也姓為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不知奉陽君不說之語而此也此策有蘇代而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去之也李兌二字誤見也大事記以此章係於蘇秦說燕與趙合縱之下又從古史謂有誤按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劉吉補注之語無嘗歸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封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如次為蘇代者其言以燕約齊也東不如齊而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正之實之說將王亦成燕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為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多異矣按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合燕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秦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吾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正曰史年表燕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高傒入之至而卒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凡二百有五年不應

逵舉此事此必蘇秦說燕昭王說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後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貴謂齊貴王曰以補正曰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事貴外與貴謂他國蘇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古謂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伍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己秦從燕燕亦不能信秦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正曰疑蘇秦則君多資從其合燕於楚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正曰北不非文

公蘇秦將為從北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曰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今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為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出於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大事記引北二塢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今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鴈門山在代州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投鮮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補曰正地猶繫正曰踵足後也徐曰彌言終理也數十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縣城正曰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補曰一本南近齊強國補並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補在燕諸國之相權之難與秦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十蒙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銷不救伐後必事矣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不救伐古及趙本如為文公本也補曰大事記從趙說易王文公子元年顯

王三十七年乙丑燕文公特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上二十年王三又一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古作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illegible]韓獻開罪而交愈固[illegible]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

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
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
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付大字
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
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人有惡蘇秦於
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
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
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
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
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
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有此臣亦不事足
下矣行蘇秦曰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
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詐壯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
孤竹之君商維孤竹四元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
夷傳注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
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泰字疑衍且夫信行者
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沉覆也自覆其名非進取
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
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付楚字楚上曰此正以漁是
伯述百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
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
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
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
父大怒而笞之笞音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
僵百步不見到也傳三周室大夫妾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
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
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
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好之字之說齊
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堅智不足取也

按秦得有而齊 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
秋伐何肯為其比者哉有是且不可者也人言秦不信故奈吉之二不信
乃足下之幽一尾生亦無益諸守行義不成功已不足言也人曰矣所
謂以忠信得罪則人以謂自待公為反復以非其名而莫有語之者也
王噲易王之子元年傳說上七年事正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
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
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
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如其主王曰子之所謂
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
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
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
之於齊趙也非所以敢欲伐也言非如其讎以其伐故令之不敢代曰夫
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
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用意見之也上曰
狄以見後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事脩如之上曰札木簡牒之薄者
甲用事如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注言能射徹札

斷背反妾自組甲絣絣步也治之為組以穿札上曰索中組綦組組
令從珍陰也鍾音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絣絣乃萌文能國
莊十六年傳說之文士云不如說字與此不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有自
削甲札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大事北引北地本同有之老王曰子聞之
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何即位至是
曰二年字必設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上
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
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
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
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秦後改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上
曰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穑積散穑字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上
曰秦為秦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五不書
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補曰地本山舉五千乘之勁宋宋本齊閔二
十八年燕樂毅二十六年此時本來也而下十一事本書為以宋地封涇
陽君宋不常宣也所伐五城上曰此言舉五十乘之宋非得其城邑
也孟嘗不我宋之後明矣下章已十二諸侯所之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

石曾補曰當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去聲其民力竭也安猶
取哉言齊不可復次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久不數言
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補曰清濟
以下沈也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
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春兵以
備趙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州以西也河北滑
滄博等州在濮河之北者正義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
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
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無則前言皆大亡之則
齊可亡矣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有子字姚同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
與注補亂與補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
謂誅獻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為燕間齊敵其內也此乃亡之
之勢也鮑謂燕與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
燕之辭以為警使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當說燕
王之辭也按史記此以時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
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
旋長日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費賈補曰駿費字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行之字補曰一本無姚同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馬自喻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於臣伯樂乎臣請獻
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為之食也正曰獻
北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上脊乙乃代一子質齊
正曰鮑用北順為王脊事燕文王一子質齊而北云燕王之庶州不合矣
其侍木可也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
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身之氣狀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
后方怒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
賴得先生鷹鶩之餘食不宜臞者補曰姚本無者字臞者憂公子之且為
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
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
職持循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

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
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
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
命公子東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說趙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
此無觸讋之說如所以人多稱之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
姚同王而不能自恃猶國必待後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
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而
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兩雖
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
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
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主
韓魏燕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
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
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
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猶稱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

二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
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在日卑名可也之卒
者之猶其也卒仲叱補曰旋當以三字句絕卒當一下讀又士
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公韓梁
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
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被
救於趙亡之正曰秦非知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同姚
云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之謀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
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王父
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惡謂中山近趙二國相善活大隗
與命燕戎中一百年長憂文四年所書之與世家直一千五百年道之有事中
上文天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取略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
燕成之非而秦韓齊魏伐楚收唐昧王五富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平長
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呆稱中山君出於齊三四國伐楚
而趙不與趙傳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又所載與策合者兵明
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

（是魏連兵，無此年。齊宋田，則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宋人謂秦伐韓，攻中山之則韓亦知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襄，豈其事與？為當日此宋與齊宋陳於合三晉事同而解中山非立忠矣。三十始之，持連其王甫以此歎宋既之先任）令秦之伐楚燕必亡（是）亡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二年與楚三晉攻秦雁擱此三物皆從之緒者也，故雖子噲屬王未能感動，諸子古循在其而諸侯之亡已受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蘇秦代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下同）宣（正曰通鑑大事記據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又宣王時事宋與孟子合要明辨見秦策）王後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所宜字）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魚盖鮑患夺之所厝）（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甘茂後滌本名厝音昔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

（補曰一作厝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付與）子之大重（補曰高）校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友作交）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為此時燕地也子以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日休）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燕策下）（正曰何以知即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補曰姚本無也消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此言上將）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元作怨）（補曰姚本作恐）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者也。波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才妻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惟此則兆後世之論，固宜賢而無微者可知）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補曰當作太。史有）子平是為燕昭王（此一年有脫謂王噲之國之惡主也蘇代之說噲允之名為之實自令身死國破孟子謂其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述於燕臧地矣而人下不以其言信其一五石賢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假授受而使天下齊閔之勝皆足以動人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攻也　正曰大事記云之噲安知所謂禪讓者哉彼子之之說借是名以篡國子噲將而說以所惡耳子之本傳國也則說以先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之子之說傳國也則人說以為不如禹為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効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並自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雖行則利禄之外無非虛名好利者無半實禍人此戒矣此君子之所懼也不為者其惟知實理乎）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侍）持（補曰文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正曰袁本）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欺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正曰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謂齊魏相忌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曰史從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章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後此地本則從之）

昭王噲子（補曰名平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補曰徐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正曰魏策襄子。謂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當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丈柄則名斗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勺者是也徐廣當斗音同索隱音主）

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五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他本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舉王無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敘衍）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正司馬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名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廁也當作屏匽珍）（補曰周禮宮人為其井匽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廁也）（將諸侯之象即後事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欲之引某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衆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此謂驕己亦難）（史蘇子所以告燕王天下之正理也春秋之不復地而挈天下之兵故有爭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己已無罪而後可以謀人之事也無憂而後可以求人之憂　正曰宋國可伐先齊之伐宋猶立十所謂以）

（燕代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代之名則義實則利此皇天下之王故為）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焉）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秦（補曰又作奉萬乘）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北地淺補曰此己叙淮北明矣下文人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讎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不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王十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于齊自舉宋上并此數國）此所謂（齊桓公伐山戎　正曰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所系者一王義云）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亂也素白繒皆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

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質秦而次使秦之盟　補曰一本作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矢之挾秦挾賓客秦不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忘　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又長賓之秩何以濟破又文為夫接魏宋有此又法為呼擯二字字因為乎挾時）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料則以路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草履也當作蹝　正曰躧所綺反說文舞履也除云謂色服不上納履也）（補漢志躧戎女出躧字與躧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

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也　正曰心痛如刺燕補曰燕字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質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正曾鞏云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　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對之事秦願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代宋猶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又述以此策言於其下正文記代事前後爲多誤一本五十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後代為燕閒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而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牴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燕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蘇代為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補卿子亦）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

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人苟欲多官）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不完也不完則變故曰完人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此狀）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作□）何為煩大王之廷耶（煩之也）昔者楚取章武（屬加無）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古補大也上上地燕在宮次傳而不私也）（正曰此以木比心江水）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執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陰文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向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今柄戟立為於是戟砥石所以鍊也）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遊於齊（為燕背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補曰與于參姚本下彼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吉背術來土木韶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待不爽與也）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曰此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跲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也有蘇秦章）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訑沇州謂欺曰訑）（補曰訑徒案反戊作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聽舍媒而自衒斃而不售（斃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鮑謂訑示名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詐使去用可也虞己則愚）（正曰利疑挺之人以為用此不立之論也使過之不損使愚使貪使愚亦謂御得其道耳）（此比之謂也）蘇代謂（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使譬耳）（正曰說見趙策）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齊將）使（正曰□□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適也言適秦以取□）（言與之合）（正曰即此策下文所云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以韓挑補曰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子不當代請之使為己請齊）（正曰無既言引韓為謂代為或人者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立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然者也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必□不能則然）（正曰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喜代必患之故代言王以無患為安）（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是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舍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舍為之故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補曰持字疑衍）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領奉陽之言）（趙足二党是人）齊人使公玉（正曰一本公玉接字書三畫中近上者十字之三畫均者廣狹反林加點以別上字析丹有公玉丹史公玉丹則公玉姓也此缺有缺誤）命說（奉陽名）（補曰說即兌之號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欲反前不頻之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今）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言所悖者順也公玉丹名）（正曰無者疑目下言有甚於其父迷之賓橫珉來齊以伐宋事以三晉加秦使順也甘之思即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如）如無屬（補曰無當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正曰賢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此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字）（補曰衍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倚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言背古無王字）（正曰古齊自是倍也）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

苟可備也。（補曰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以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事。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關之則也。）此己之死逃榮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見貪頸見秦策死不足以爲臣患又見舜之賢而死兩句與秦策死作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圖而代不欲則二國皆患代矣然二國亦不可圖則代之患會可所合。）交循者而後相圖。（又後人見其不可圖而功也。）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謂曰一本此有爲字。）不若逃而去之。（謂以累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循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勸秦以結趙。）深結趙以勁之。（此勁趙以怨秦也雖言以韓魏趙自燕蘇之勁猶字。）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爲之不累燕。（正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雖爲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正曰代編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爲也吾請之而帶子相子謂燕一正曰子謂代。）又不子卿也。（補曰一本不子相又不子卿也子子爲孫子曰子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正曰吾代而來陽謂其攝燕者缺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欲代以燕收代雖以無終一國二國不恐燕也。）又不欲王。（欲循復也吾且日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舉之作伯正曰古字通左全大柏免相生伯嚭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又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十不言二日即偽至楚之事。）白圭逃於秦。（大事）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從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戴（大史中也。）逃出於關。（秦昭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把去也姓名無關。）三晉稱以爲好。（補曰士上脫字士不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之多不詳讓多不出。）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頃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

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故俗今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鮑謂此少十收僧之付小人忠矣之類而燕卿爲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此述者之辭。）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言的子也。）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鮑曰燕本有此字得燕乞作趙趙正曰魏曰得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鮑曰趙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燕故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之作騎聞攜焉也。）關（補曰古作開正曰開古俗故開關開之屬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攻兵也晉合抵而陽改以攻齊正曰晉地名下文有晉下可見。）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收也益欲復正會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補曰更此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收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也。）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也迂陽詳見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蓋此策列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城字汶當作濟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無義本本可疑。）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鮑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忠謀而後去其情禮內也而猶爲燕屬齊之深何哉嘗上質也而燕康簡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今其所費仁者不爲也猶不各賞無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許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於張儀矣。）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古人讚之。）故獻御書而行。（獻御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

因作君詳此當於因以破齊爲天下罷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
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
正義冥州北城在隨州西南均陵塞鄳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
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補
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頃紀注即墨也以濟西
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至補曰宋衛五當作質公子延衍子上
曰趙十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有下有而字二字大姚曰宋注曰謂趙
兵相傷也蘇曰即天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
補曰馬陵索秦並見前大事離石作藺石馬陵作陽馬宋注五丘趙地名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秦
謂膠東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通鑑同補曰通即上所謂因以爲罪
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
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梁顏名石
谷多也補曰蜚由微天又上去二音一本刺鴻姚注無此本人其字
母不能知補曰一本如作刺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王五年秦敗我
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十表云魏惠王後二年

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表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事在韓韓注記岸門
封陵字在燕則封陵亦屬韓川正曰表當作襄封陵見封襄注補曰
岸門之戰撥上九年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
肅侯二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
三晉之半正曰上三地後爲居晉國之半正曰南可上雒魏地三川韓地
正秦乙作一音之十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秦
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
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秦事後鬼謂秦之所以正當諸侯又其用作寸忠
齊之也而諸侯莫有獨一燕昭如之然亦不久死矣鹿紋曰秦擯之以天
下之也補曰又當明此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
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生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
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君許之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

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謂救患者
本是作道下無者字姚同敢是而無元作先先補曰上缺有狀文使除患補曰一
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
聽吾言而說趙王忠又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
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
元作不承正曰此言秦承其後適後爲闕石事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
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
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地也恢正趙之仕燕而爲燕者
爲燕有所以爲趙也正曰無據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建忠又曰
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居也而鷸啄其肉鷸如天時內鳥蚌合而
箝其喙箝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補曰姚注諸
謂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死蚌謂即子一字其文與燕引云蚌打而怯即見蚌
補此則日不雨禽出不聞蚌鷸得兩利解也陰累蚌遠雨作兩利謂開已恐別
有蝮蟲及蝮補蚌叶說五及鷸知時內兩即解去兩不溢作但字通
欲言事亦有微旨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

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當與趙惠文相及之
某時不可考惠王補曰五十九年救上三十七年癸未昌國君樂毅爲燕
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齊湣趙楚韓燕魏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
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謂莒
即墨補曰故傳惟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正曰燕將守
聊城不下之事而此說非秦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補曰大趙封於觀津
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承上正說見
上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
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
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
軍久暴露於外未休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
作郤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
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上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事燕王書
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後事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

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趙如此而趙陳大者猶一猶之見不為定論也張丑為質於燕王曰丑見恭韓魏中山事某與楚威王田嬰公仲侯侯相秦恐非忠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一作及補曰姚本作矣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紀子香倫楚述說同此王喜忠王之曾孫元十二燕王五十二年丁未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氏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補曰史樂毅傳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云間紀閒反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補曰史作將渠一本深皆作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殺之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紀元年有正曰史在上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

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揣音也鮑欲後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誠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掩蓋之王言所吉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明棄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弗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姚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故寡人之過非君孰九作恐恐補曰字有誤一本心所姚同望之令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者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忠受任用之正曰有過失當責反服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諸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本此有猶字姚同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決不足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必先有大而音論者不然補曰論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謝同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遠之臣可謂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慝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意以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恐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鮑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燕復為過燕王去過在於從諫伐趙其於燕不見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權人不才其謂也可去其辭

也可食何間此之深也柳其言辭旅達明晨悅才孰復大下之偉文也正曰貴其出奇以明威薄己而揚過悔又隱斜之意少不見其累可以釋戚而天用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文披惠王書云今天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詞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正當見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案以此為樂間答書而本云間來歸不用其計於東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魏史所記多舛如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為是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燕趙補曰恐燕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隟補曰一本並作郤姚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

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又攝服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也并謂取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取之地十九年）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本作鞠下同索隱云言趙又加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嘗為秦所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批當音蒲結作北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補太子入見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補曰姚本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然）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以（補曰史作謂然以長遇）委肉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

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悶皆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偽且生而情為之自然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勇沈（元作深 補曰一本其智深其勇沈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補曰字）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圖事也（下令太子所圖有關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所願子）願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起出姚本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後漢書見鍇傳說御韓信說出來方胡說咏雄江即佛）僂行見荊軻（僂狀致說懼一令而退）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

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節俠士氣節作威播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為世所致為荊軻也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則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謂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喜尚在故此其太子亦謂孤也人對物曰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注引某作中天下之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破字姚同）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以命付之不知所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掠地至燕南界（略掠也）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今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注引此 補曰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孟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本曰秦
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
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
曰：奈何？補曰一本為之奈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判也知鴆反 補曰揕一作
抗欲汎本連有二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抵也人聲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
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 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前已
一本補云 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剄斷也 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 取之百金，使工以
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切耳也若淬則咸火為用 上曰淬燒通取內又抗
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疑而淬之也復諸注云以藥水
鋻匕首為淬鋻音電反 以試人，血濡縷，亦之一縷 人無不立死者。乃為
裝行裝也 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牾七作悟 牾

上曰悟仵通也作忤視見說本視猶逆也 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
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
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
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上，既祖，祖行祭 補曰祭乞祖而會飲酒於其側曰餞疏祓謂
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依牡其上既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轢之而去
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徵所注云變徵為商直悲音
補曰廣韻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從劉十三荊軻如宋
宋意擊筑又遷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 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羽音忠忼慨世
士不傍志也 補曰一本謂慨羽聲糸子是歸復諸作羽聲忼慨 士皆瞋
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
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苑有新序鄒陽書作家恬
直操復諸蒙頗注云蒙恬弟也 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威實同下同 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非大王 願舉國為內臣，

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
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
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賓客之禮
上曰大事九相如奉璧入秦秦王見之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上
義本說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
九服同會秦是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備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
釋嘉指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 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
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嵕山之南
故曰咸陽自始皇立頭室皆稱此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至陛，陛高陛也 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
顧武陽而笑 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之涉反 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
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操把也與操同音人多然
室鞘也 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
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時惶急，惶恐也竪在室中也 劍堅，故不可立拔。荊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遇驚也 卒起不意，卒粹同下同
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
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
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
軻。提擲也 補曰其即子反提擲中人之擲也太子語同此 秦王
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
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擲也本擿字也 擿，補曰姚本無提字
文無提字二字即上擿秦王作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示
我 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
以罵，箕坐兩足如箕 補曰說鬪暴跌何面表內 曰：事所以不成者，
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也之契 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
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所當坐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
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
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蓋此二十九年 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三十三年 而

屬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虎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刺於大國。出於舍平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賀責使志反收地取吳以歸此皇持之首之所可備禦武初謀似矣。文才不用不能力事其坤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爲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從債於一朝而柯盟據總攝藏血肉氣而逆推倒理。且私怒實而危於縱爾也。當矣。軻本是通也。厲後猶使亦向推窮發此其人豈惡哉。直據志佐。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達淺事則不死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漸子高漸離張邈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惟軻於此則無處焉。論曰。請氏謂秦皇抵作之智虎狼之威。千騎萬衆之衆。淨椎當擊。此無覺者。大震天下。人不能侍良非獨見其見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昌歧如置中。允何敢獲之愛。祀以三人並論。當謂三人抵秦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異。胡豈富夫。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去於北。雖堅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春秋分野。北燕國。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薊。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而秦滅燕矣。容齋四筆。北燕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事。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侍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人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恉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強。燕猶不能支。春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逮漢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斯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戡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度之威。又兼領河東。來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雄制於天。雖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稱一方。唐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燕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

晉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取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免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拔据以迄於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吳澄春秋纂言。自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召公九世惠侯。僖侯。頃侯。哀侯。鄭侯。繆侯。七年。莊公當魯隱元年。在位十八年。宣侯十三年。桓侯七年。莊公三十三年。襄公四十年桓公十六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十三年。武公十九年。文公六年。懿公四年簡公款。魯襄二十九年爲元。魯昭三年奔齊。始見經。悼公。魯昭七年爲元魯昭十二年齊納簡公于陽。悼公七年。共公五年。平公十九年。惠公十二年。獻公二十八年。孝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湣公三十一年。僖公三十年桓公十一年。文公二十九年。易王十二年。王噲九年。昭王平三十一年。惠王七年。武成王十四年。孝王三年。至喜三十三年。秦滅燕。按燕世次多謬誤。史記以簡公爲惠公。以惠公爲簡公。莫詳孰是。北邊備對。邵公封燕。其在先時則幽州地也。及在漢世。即十三州中之幽州。在唐世則幽州范陽郡也。范陽郡即古涿鹿也。其國之名燕者。借燕山名之也。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不在范陽也。故知其名出於借用也。秦滅燕。其地爲上谷易州右北平平州遼西營州遼東古東大郁渡至契丹立晉。侍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風俗通。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之歸國。理長大。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圮絶。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燕丹荆軻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僇。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

而指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晦菴語類。燕丹知燕必亡。故為荊軻之舉。○明唐宋名賢歷代確論燕國之興亡 穎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謀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循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會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戢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覬秦。雖荊軻能害秦王。亦何以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溫公曰。燕在春秋時。至弔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受子之。而敗死為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猗燕以報強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南燕國

西漢書地理志。南燕國。姞姓。黃帝後。師古曰。姞音其乙反 縣名屬東郡。國在今大明府滑縣。 燕伯 伯儵 燕仲

父白馬縣東郡志。南燕即胙城縣也。本古之胙國。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為古之燕國。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是也。漢為慕容德都之。僕號東燕。縣隋開皇三年。廢東郡。以縣屬汴州 十六帝因覽奏狀。見東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東燕之有。遂改 城屬滑州。唐武德二年。於此置胙州。領胙城。又置南燕縣。四年廢州。胙城屬滑州。宋熙寧五年。隸開封府。金明昌間河改南道。胙屬於衛。貞祐南遷。以河為固。割故胙城之西境。與汲縣之長樂鄉於宜村。復立胙城縣。是為新衛州。此城遂廢。故胙城之東境。今在白馬境內。大名路志云。今燕關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三

十二先

玄

太玄經目録

序　述玄　解贊　陳仁子序

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太玄分目圖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

首圖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經　天玄　玄總叙　中　周　礥　閑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爭　務　事　地玄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方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人玄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閲　失　劇　馴

將　勤　難　養　玄衡　玄錯　玄攡　玄瑩　玄數　玄文　玄棿

玄圖　玄告　易玄星紀譜　太玄釋文　太玄索隱　太玄詩文

張行成翼玄

太玄經序　陸績述玄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揚子

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脩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當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生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彼睹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也績不敢苟好著作以治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

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當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績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之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瓿猶法言而今顯楊歆之慮事於是為謬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之之四百其興乎漢元之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速其最優優乎且以歆歷語之隱與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論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為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為神妙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脩

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為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處平子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嘗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

軻田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較順天道履仁誼固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續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晉范望解贊　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勢亂世遯退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從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當衰周而述春秋為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不伸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為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覃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

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道之才窮核道真為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秘奧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脫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頗為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勤望以闇固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為郎雖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為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望其本末今更通率為注因陸君為本錄宋所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為據合為十卷十萬餘言意思褊淺猶慎

不能發暢楊氏幽微之旨稗闡後學未覺也楊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為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畫首象其餘侯芭虞翻注本並畫首象近世林氏撰玄後序云瑀今以舊經方州部家隨首畫象以四位之數列首之下五行之性參次其中三材之儀各從方位昇測之辭散於贊末若此數事皆范叔明注時所定今林氏為己意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宋陳仁子序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

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乎階戺堂陛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易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抉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衍矣摩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撫卦氣比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間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或有小有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恒而二少合体也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剥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義深其例密聖人悉包藏而雜糅其中未嘗捂而爲一定之說夫固俟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究之而知其不可窮也玄之爲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兩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圜配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閎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諸易之窮無窮何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章絕三編而始悟雄以人之見畫數十年之思欲立擬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將易之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以一定求之鄰於淺而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後學古迂陳仁子同備書

太玄準易卦氣度數圖

十一月　坎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愚曰易卦氣以一卦統四卦每卦當六日震離坎兌分列四正而不例於

其數太玄則或二首當一卦以疑應況難排列氣候度數而疑象震居西

此亦小異

二達	二增	二差	二狩	二上	二少	二礥	二中
壁一	一	春一	一	一	一	一	牽牛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室			虛	虛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大寒危			
交九	銳九	童九	羨九	干九	戾九	閑九	周九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雨水					小寒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女

二蒙一	二斷一	二事一	二叀一	二表一	二釋一	二從一	二匽一奎
四三 [illegible]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胃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衆九一	殺九一	更九一 [illegible]	務九一	樂九一	格九一	進九一	僨九一一 降婁
三二 觜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昴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清明	七六	七六 婁	七六
九八 參	九八	九八 畢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

二文一	二大一	二過一	二應一	二居一	二醉一	二歎一	二遙一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礼九一張	鄙九一	寓九一	迎九一	法九一	國九一	強九一	親九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鬼	三二	三二 [illegible]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大暑	七六 星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小暑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小滿 井

二槻一	二飾一	二聚一	二守一	二減一 處暑	二水一	二常一	二逃一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秋分	八七 角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壽星	八七
沈九一	鋏九一	積九一	俞九一	嗇九一軫	兆九一	度九一翼	處九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氐	五四 亢	五四	五四 露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十

二難一	二剛一	二失一	二成一	二止一	二竊一	二晦一	二內一
四三	四三	四三 小雪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三 寒露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八七 [illegible]	八七
勤九一	將九一	劌九一	闕九一	堅九一箕	割九一[illegible]	留九一尾	吉九一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三二
五四	五四	五四 斗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五四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七六 霜降	七六
九八	九八 大雪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九八 心

二蓋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唐王涯 說玄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擬乎卦者也九贊之位類夫爻者也易以八八為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為數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變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為之逢者乎其辭驗乎其數則玄之情得矣或曰玄之辭也有九玄之位也有四何謂也曰觀乎四位以辯其性也推以柔剛贊之辭也別以否臧是故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譬諸天道寒暑運焉晦明遷焉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玄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為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首而轉故有三方三方之變歸乎一者也一謂一玄也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三相生玄之數也三長直亮切者七八九得一二三探法備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其數周而復始於八十一首故為二百四十二表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嬴二贊以備二儀之月數立天之道有始中終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中始終及中始中中中終及終始終中終終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道有思福禍三三相乘猶終始也以立九贊之位以窮天地之數以配三之元故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每二贊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周為三百六十五日鄧候鍾律生躔斗指於五行所配咸列著焉以應休咎之占配陰陽之數故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窮渾天之統不可以知人事之紀故善言玄者於天人變化之際其昭昭焉故倀倀而行者不避川谷瞶瞶而聽者不聞雷霆其所不至於顛損者幸也非正命也 右明宗一

夫玄深矣廣矣遠矣大矣而師不傳者何邪蓋不明而例不立故也夫言有類而事而宗故可得而舉也有類故可得而推也故不得於文必求於數不得於數必求於象不得於象必求於心夫然故神理不遺而賢哲之情可見矣自楊子雲研幾探數創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說遂令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言不顯師法殆絕道之難行也若是上下千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若汝南桓譚君山南陽張衡平子皆名世獨立拔乎羣倫探其精必謂其不廢厥後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吳郡陸績釋而

正之於是後代學徒得聞知其旨而玄體散剝難究其詳余因暇時竊所窺覧常廢書而嘆曰將使玄經之必行世也在於明其道使不昧夷其塗使不躓編之貫之皭若日月則楊雄之學其有不興者乎始於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而發揮注釋其說備矣夫極元微盡玄之道在於首贊之義推類取象彰表吉凶是故其言隱其旨遠窮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至於瑩攡錯衡文數圖告此皆互舉以釋經者也則夫首贊之義根本所繫枝葉華蘂散為諸玄而先儒所釋詳其末畧其本後學覌覧不知其然殫精竭智無自而入改探玄進學之多或中道而廢誣往哲以自為切問學淺道缺而賢人志士之業不嗣也故因宋陸所畧推而行之其所詳者則從而不議也所釋止於首贊又并玄測而列之庶其象類曉然易知則玄學不勞而自悟矣玄之贊辭推本五行辯明氣類考陰陽之數定晝夜之占是故覌其施辭而吉凶善否之理見矣苟非其事文不虛行覌其舊說以闕而述雖時言其義文本其所以然蓋楊家大例有得位失位有無位之説以辯吉凶之由是故玄之本數一晝一夜剛柔相推晝辭多休夜辭多咎奇數為陽耦數為陰首有陰陽贊有奇耦同則吉戾則凶自一至九五行之數首之與贊所遇不同相生為體相

剋為咎此其大較也至於類變因時制誼至道無體至神無方亦不可以一理推之然則審乎其時察乎其數雖紛紛萬變而立言大本可得而知又吉凶善否必有其例晝休夜咎至有文以非吉而例則不凶深探其源必有微旨此最宜審者至於準繩規矩不同其施舊説以為非吉然此首為戾其辭而始戾而終同知規矩方圓之相背而終成其用若琴瑟之專一孰聽其聲方圓之共形豈適於器此其以戾而獲吉也其有察辭以吴而推例則爭者至如士中其廬設其金輿居士之中乘君之乘吉之大者也而者於其例當夜理則當凶推其所以然則廬者小舍也漢制宿衛者有直廬在殿庭中土中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又乘君子之器禍至其為故下文厥戒渝也凡此之例略章一事以明之餘則可以三隅返也又如中之上九既陽位又當晝時例所當吉而羣陽亢極有顛霣之凶與易之亢龍其義同驗如此之類又可以例推所謂玄之又玄衆所不能知也又一首之中五居正位當為首主宜極大之辭究而覌之又有美辭去六然則陰首以陰數為主陽首以陽數為主其義可明玄之大體貴方進賤已滿七與八九皆居禍中而辭或極美窮則變極則反也大抵以到遇之首為天時所逢贊為人事居戾之時則以得戾為吉處中之時則以失中為

凶消息盈虛可以意得其餘義例分見注中庶將來君子以覽之也

右立例二　經曰凡筮有法不精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一當其致精誠欲有所疑然後陰言其事呵策託乃令蓍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已上並令蓍辭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玄筮以三十三策令筮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扐北餘數欲盡時餘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扐之後便都數之中不分矣前餘又扐不在殺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為一畫餘八為二畫餘九為三畫凡四度畫之而一首之位成矣玄之有七八九猶易之有四象也易卦有四象之氣玄首有三表之象　右揲法三　首位既成然後有陰陽晝夜經緯所逢占之欲識首之陰陽從中至養以次數之數奇為陽數耦為陰數晝夜者九贊之位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經者一二五六七也旦筮用晝緯者三四八九也夕筮用為日中夜中雜用一經一緯凡旦筮者其占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也遇陽家則一五七並為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

十五

終皆吉遇陰家則一五七並為夜是謂一違二違三違始中終皆凶旦筮則一五七為所逢之贊而占從焉二六九為日中故經云晝夜散者禍福雜也凡夕筮其占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也遇陽家始休中終咎若日中夜中筮者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也遇陰家始中休終咎所用贊下為始次為中上為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大抵吉凶休咎在晝夜從違若欲消息其文則當觀首名之義及所遇贊辭與所筮之事察其象稽其美惡則玄之道備矣或有晝夜既從而首性贊辭遇於違戾則可用也經云星時數辭從星者所配之宿各以其方與本五行不相違克也假如中首所配牽牛北斗水行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節氣相逆順也假如冬至筮遇十月已前首為逆冬至以後首為順也數者陰陽奇耦之數以定所遇之晝夜夜為咎晝為休辭者九贊之辭與所筮之意相違否也凡此四事並當參而驗之從多為休違多為咎　右占法四

天玄二十七首　中　周　礥　閑　多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地玄二十七首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十六

居法應迎遇竈大廓文禮逃唐常度
永昆
入玄二十七首減唫守翕聚積飾疑視沉內
去晦瞢窮割止堅成闕失劇馴將難
勤養
中者萬物之始且得中雄首之辭具在經主九雖當晝亢極凶　將者臨
也進萬物扶陽而九雖當晝終亦凶也　應者應時施宜五七九當晝吉
自此後陰生故有戒也　太者陽氣盛大象豐卦九為大極雖得晝而微
凶　唫者陰陽不通象否卦二四六八當晝當唫之時不能與發極亦凶
也　窮者萬物窮極思索權謀自濟也九處窮極晝亦凶　親者貴以其
身下人則親交之道著八雖當晝而處亢不能下人故君子去之也　右
辯首五　宋涑水先生司馬光讀玄　余少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
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
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
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歆所云也余亦私怪

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邪更
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
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
於坱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
其可跂而及也於是求之積年始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
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
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
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
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
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
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
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
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淺
而過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
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為之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

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勝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眾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眾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為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輒變三首如而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九

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參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六首四重而別為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朞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為貞直東方也於易為元蒙南方也於易為亨酋西方也於易為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

卆

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一作過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易有七八九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贊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有說卦玄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玄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宋老泉先生蘇洵　太玄論　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常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於天而不以人參焉故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爲書也猶其爲言也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爲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其言而爲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旣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揚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爲疾醫藥其有得於心也疾醫之不能爲而畀其所以爲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爲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邪唯其所得於心之不足樂故太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爲作者雄不知也以爲爲數邪以爲爲道邪惟其爲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爲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爲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所爲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唯其求之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恠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功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

玄者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爲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爲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爲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何爲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爲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其贅而劓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爲太玄也爲

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之所忽是其爲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合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乎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其大冬之爲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爲故贊者可以爲耦而不可以爲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爲

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而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問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器也固已明矣況乎加踦與嬴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故震離坎兌各守其方六十卦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

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以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爲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爲首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耦而在其所承觀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

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罯八十七分求合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奇羸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説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之者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

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卦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益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五

變是非四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推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説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救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敗瓦而皆有前禍福之兆聖人惧無以自神其心而文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説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皆耦日中

中用二經一緯皆奇耦雜是凶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若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踦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之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已　希夷先生陳摶麻衣易註　先天謂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陰二陽相間倍數至三十二陽相間太玄謂首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陰二十七陽相間此其理何在也以時物推之自祖孫父子

有衆寡之漸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皆數之所以明是理也

伊川先生語録　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知易其實無益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周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事不濟事邵伯温聞見録謂文正公以誠以謹為學之本果於玄無所見肯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為贅者非也伊川之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康節先生邵堯夫經世書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日當四日半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天一地二天三四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而極于九皆用其變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落下閎改顓頊歷為太初歷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

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歛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也落下閎但知歷法惟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年再閏

蘇老泉太玄總例并序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雲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諸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艱大而可觀者解始之以十八策終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休無觀焉　四位

玄首之位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筭備矣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畧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

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率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爲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爲首之次也故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六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耦或以爲晝或以爲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耦首之晝在乎贊之耦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倫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福禍三者自相变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於五十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爲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皆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变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内者以爲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沈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爲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爲耦首初一之晝故自奇之一至於耦之一而後得爲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爲五日而耦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棿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盖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蠃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踦與蠃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筭雖與學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舉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爲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筭十有八九之半之爲八十一日三部之筭六九之半之爲二十七日三家之筭三九之半之爲十三日有半而踦蠃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斂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爲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筴視爲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筴一二三之別數是爲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爲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爲十八筴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揲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以一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illegible]六而其餘二十七首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

為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葥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威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爲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又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耦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辭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

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始中决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筭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筭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則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卒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耦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二為耦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首為贊也一首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卒之者為日也一贊為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日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八百十八十筭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也除筭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

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月不書月行速也歷法—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故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朞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朞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宋蘇軾荅謝民師書　楊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

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則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　晦庵語錄　楊雄太玄全模倣易它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　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　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冥可見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已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二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却在地玄之中却不成箇物事　漢上先生朱震論　太玄準易　右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是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落下閎運算轉歷推步晷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朔

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落下閎能知歷法而止楊子雲通敏叡達極陰陽之數不唯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隅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日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礥閑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干升也狩羨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銳漸也達交泰也耎傒需也從隨也進晉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爭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衆師也密親比也斂小畜也彊睟乾也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離也迎咸也遇姤也竈鼎也大廓豐也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遁也常恒也此立夏以至大暑之氣也永恒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唫守否也翕巽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賁）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兑也內歸妹也去無妄也晦瞢明夷也窮困也割剝也此立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既濟也闕噬嗑也失劇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難蹇也勤坎也此立冬以至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贏二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於養者以閏為虛也踦火也日也贏水也月也日

月起於天玄之初歸其餘也蓋定四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扐而後掛者田於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筭焉以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離震兑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日右斗左乘巡六甲東西南北位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五君卦四者雜故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贊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歷數也律在其中也體有所循而文不虛生也陸績謂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自甲申至甲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四百四十三章皆無餘分其鉤深致遠與神合符有如此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太玄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也此之謂律歷之元　或曰太初之歷不作子雲無草玄乎曰不然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昏昴畢日短極其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降憖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迴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又曰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書所謂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即太初

曆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昔劉向藏三代之書其子歆有所不知以問子雲子雲之於律歷之元固已博極群書而知之矣是以落下閎得其歷之法而子雲獨得其意云云　水心先生葉適賢良集進卷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道也有以見天地之心後世之爲易也有以見聖人之情天地之間雜剥解散更遞迭移孰能測之哉其所以相離而不相去不相待而相爲使者聖人有以見其心以故聖人之所以得其心者皆見乎書後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見聖人之情夫不見聖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尚奚得焉故其書僅存而道不明夫模陰陽測宇宙綿絡内外出入萬物此幾足以求聖人之情與天地之心矣雖然未也楊雄爲太玄以準易世多譏之易準天地而得天地玄準易也幾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而何傷又奚譏焉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數起乎一轉入於萬物其往無窮分而爲二十四節以應寒暑其候雜而無差焉是星官歷師能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分之卦之揲之扐之有禍有福有從有違是有易者之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玄曾是以準之乎天地之與人也雜揉衆大怨

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渾淪而不能知是其初也聖人以爲何以治之夫是以見其要而執其紀而名之爲易夫其雜揉衆大幽微渾淪者皆易也而後天地之道粲然矣於是立之卦以告之重其畫以明之以爲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探鬼神之隤而出之鈎陰之動以陳之以爲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於一人之耳目而使得兼焉將以明己也非以衒己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爲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義明其辭微天下見其辭之微而莫以爲不可識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書起冬至之首而終於養備一歲之經循而索之若貫珠焉是未始不明也而其曰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憂其所以然嗚呼得之矣彼固以爲聖人之易也期於天下之不能明也則吾之所謂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冏入乎冥其思瑩瑩莫見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顯也而天下隱之此聖人之所痛也今顧而得玄焉是其準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則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從生也時也義也德也其爲六十四卦也猶其爲八也彖以定之象以形之爻以備之所

以明其義之必然也聖人之與愚夫愚婦上古之與後世皆用之而不能違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見易見而天地可準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錯出而致順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豈將以助天下後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記其陰陽之由而已者也爲歷則與以其義爲義則與以其歷且其名也雜取於文字之餘而非其要則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首順其辭逆其使天下之人由於其中以至於其養者也易以逆爲順故天下能從之玄以順而求其不敢逆也則懼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爲易者上古之聖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蓋聖人之始作也自以爲名而後世猶患其微是以聖人更起而名之至於孔子以爲周矣然而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所以見易之無窮也後有作者庸詎知焉今夫雄之爲玄也而以名之參摹四分而已首之及表及贊及測衡錯瑩攡文告凡易之詞無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備羣聖人之力是其所以爲準易者耶雖然此既濟之易耶此未濟之易耶言既濟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濟者其畧可也而何君是之辟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爲書勞矣

漁樵問對附集　太玄論一作太玄準易是非論　邵子曰準天地者

莫過乎易準易者莫深於太玄然易與太玄意趣同而指用異也夫易有兩儀四象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故三百八十四爻備焉玄以一而生三以三而生九而成八十一首故七百二十九贊備焉此生數之異也易之体本乎八象玄之用配乎五行此体用之異也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卦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也所謂生數之異者蓋易以一而生兩玄以一而生三兩者自天地而起三者自三方而分及究其陰陽分配法象顯著不盡其數不失其宜此其所以爲同也所謂体用之異也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体則五行在其中矣玄以水火金木土爲用則八象在其中矣此其所以爲同也所謂始終之異者蓋其卦以陰陽盛衰人事消長相授其義玄次決其首以日之躔次宿之分度以周其然其間二氣迭運變化不窮此其所以爲同也夫易之作始於伏犧而終於孔子其道備矣而楊雄獨以賢者之才盡兼九聖之業再探其頤繼而爲之其立法其配象其設辭其爲教豈能復出於聖人乎宜其意趣大同而指用稍異也然則玄之不作易寧有闕玄之既作易寧有補若然則其爲是乎其爲非乎昔者楊雄挺誠明之性生禍亂之代内窮聖域識洞天人顧易之道求而得之故研其慮覃其思以盡其

性理以闡其幽奧故玄不得不作也蓋雄自謂深明易而作玄以準易也非敢與易並行矣其辭微其旨晦保其存愼其亡蓋當乎亂世而歷一有其字艱險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此亦可見雄之志矣然玄之既成雄頗自厚謂世不我知當俟知我者故劉歆嚴尤或以為非桓譚張衡或以為是非之未必廢是之未必興蓋其道之深也嗚呼自雄歿於今千年未見有如雄者況議雄之是非乎班固謂雄非聖人而作經故絶其嗣此迂濶之甚矣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若雄者可謂大儒也不及雄者宜非之乎　致齋先生古今黈　老泉既破揚雄太玄以為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為樂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總例何哉玄既不取則總例亦不可也今作為總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其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寓贊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既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胡次和集解司馬云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按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

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為三卷一方為上二方為中三方為下次例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挩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因之小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則準小象文準文言攡瑩挩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觀覽講解皆更今從之宋陸又於贊之前列天始始中終始中始中中中終終始中中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福大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班固曰雄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玄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緐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存焉桓譚曰楊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

為本統而因附著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雄謂之玄此乃所謂事異而道同者也張衡曰予披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非特傳記之屬寔與五經相擬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亭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乎　章陵宋衷仲子作解詁　吳陸績字公紀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范望字叔明吳人後仕晉初在吳時注玄四萬餘言後當晉時又注玄十萬餘言此題晉范望乃後本也　司馬光曰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玄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為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　章詧曰太玄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由是子雲知三儀同科則可以窮神之變盡物之情遂索其數以為法一索而得天再索而得地三索而得人

故玄一動而生三是以一玄生三方一方生三州故有九州一州生三部故有二十七部一部生三家故有八十一家玄為君居乎中以御其方方之大也以統乎部部之大也以御乎家故玄曰一玄都乎三方方同九州枝載數部分正群家凡八十一家各以首為名以顯時義也始自冬至之日起中首終於大雪之月為養凡八十一首一首九贊凡二贊為一表一家三表故表二百四十三一表三贊故贊七百二十九凡一日晝夜行二贊而三百六十四有半日既行天度歲功以終終而復始歲歲相遞而無窮已為首者本也言義取本其事若易之卦一首九贊贊助也首之有贊若卦之有爻以首為主以贊為助若臣之佐君而成其用也贊之復有測測者知也以測之辭重明其贊若易之有象也測知可以知微知彰也贊理未顯則義盡於測也子雲之作首贊測各為之卷後因范望散於注中如易之小象本經也不可混諸注中今復之于經以次于贊蓋子雲作太玄覃思渾天其義至淵復作玄衝以準序卦玄錯以準雜卦玄數以準說卦玄文以準文卦玄掜以準下繫玄圖以準上繫又以玄道隱祕難以發明復以攡瑩告三篇而舒明之然子雲無文以言準易而其法悉有準為大槩以九九之數以準八八之義非亦一辭一義而皆準之凡玄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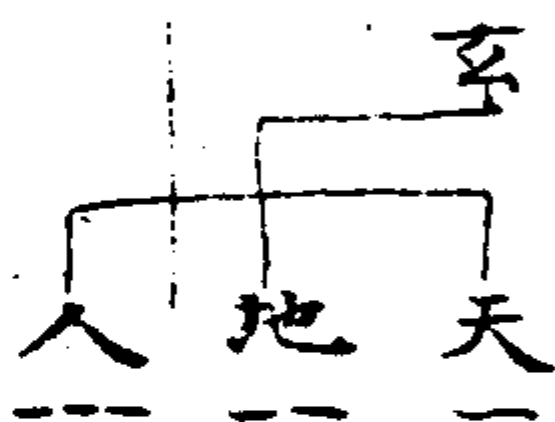
天九地九人天之道有始中終地之道有下中上人之道有思福禍九天者八十一首九而列之九首之始則曰天故中羨從爲始三天更睟廓爲中三天減沉成爲終三天復以九天爲三統自中至事二十七首爲天統自更至昆二十七首爲地統自減至養二十七首爲人統凡一天九首自一至九各以五行之數而配之一首九贊亦以五行之數而辯之故首之與贊有相生者有相剋者同類之者一首之中其辭美醜或以氣或以類恐以晝夜而爲君子小人以分休咎凡陽家之首即奇故以奇數之贊爲晝偶數之贊爲夜陰家之贊即偶故以偶數之贊爲晝奇數之贊爲夜故晝辭多休夜辭多咎以是推之萬物之本鬼神之情咸可得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四　十二先

玄 太玄經二

吳澂支言集太玄叙録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來合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外外增一踦贊又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子雲此書未能見重於當時後世雖有好者亦未可謂大行也宋大儒司馬公愛之甚嘗有集註晚作潛虛以擬之以邵子範圍天地之學卓絕古今之識而亦稱其書要之惟朱子所論可以爲萬世之折衷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蓋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爲太玄之傳晉范望始依周易彖傳象傳附經例升首辭於經贊之前散測辭於各贊之下首測兩篇之總序無從而附

則合為一以寘經端其牽綴割裂無復成文殆有甚於易經者易經有晁氏呂氏定從古本而宋子因之故今於此書亦俾復舊而第其目如右兼以讀者病其揲法不明驟觀未易通曉復為之別白其辭以著于後雖非顧為後世之楊子雲亦欲使後之學者知前人之作不可以已意妄有易置揲法言序篇監本共為一篇繼十三篇之末今本亦如書之小序各冠篇首併為考正於子雲之書蓋不無小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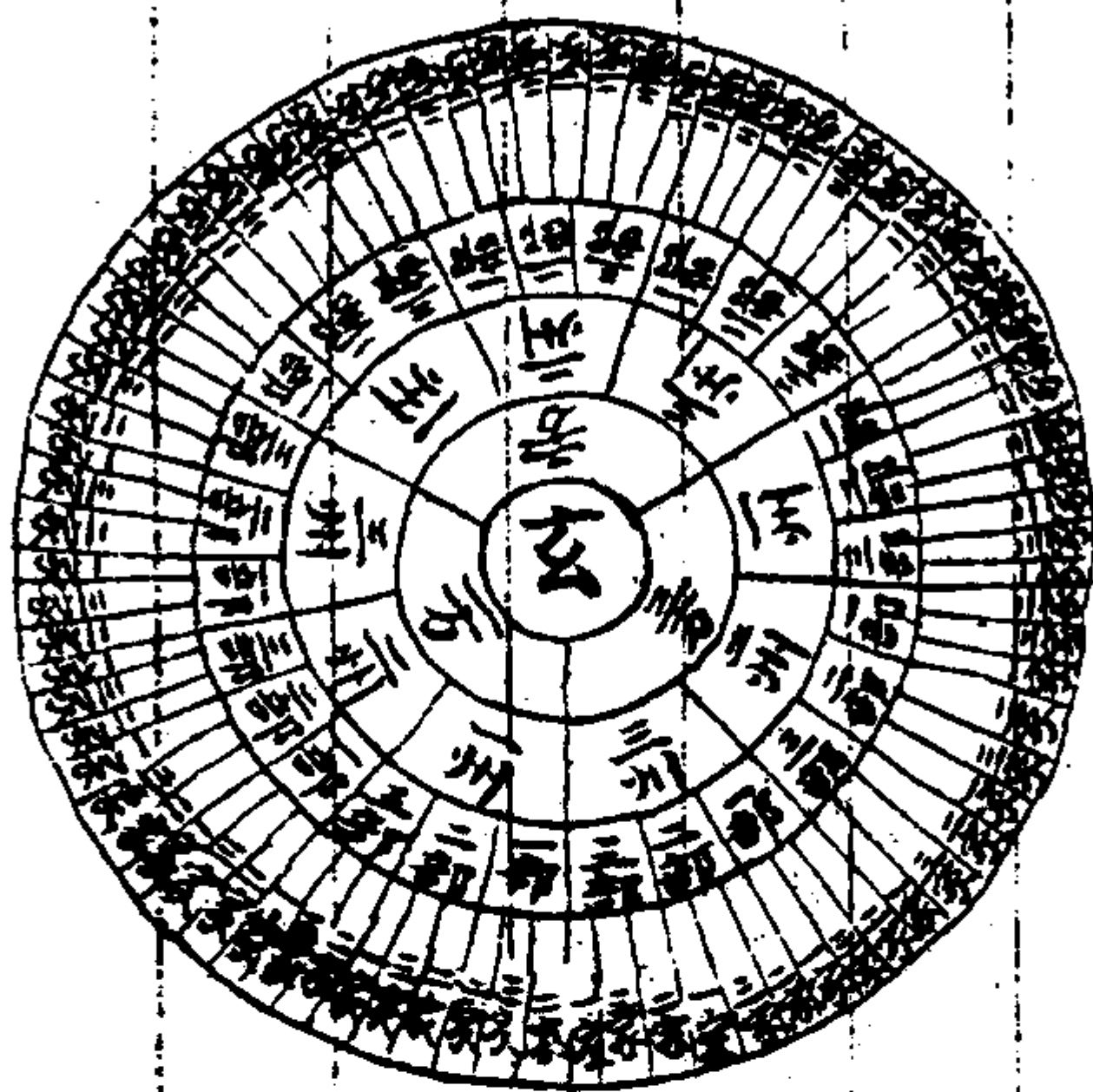
吳澂纂言楊氏太玄

玄

天一 地一 人一

一玄肇分天地人為三方第一畫也

每方再分天地人為九州第二畫

每州各分天地人為二十七部第三畫

每部又分天地人為八十一家第四畫也

易之畫一奇一偶

倍其法自下生上

六畫成一卦

玄之畫一天一地一人三其法自下生下四畫成一首

太玄八十一首

天玄一中 中孚

周 復

礥 屯

閑

少 謙

戾 睽

上 升

干

竚 臨

羑

差 小過

童 蒙

增 益

鈬 斷

達 泰

交

耎 需

俟

從 隨

進 晉

釋 解

格 大壯

夷

樂 豫

爭 訟

務 蠱

事

地玄二 更 革

斷 夬

殺

裝 旅

衆 師

定 比

親

欽 小畜

疆 乾

睟

盛 大有

居 家人

法 井

應　离

迎　咸

遇　姤

竈　鼎

大　豐

廓

文　渙

禮　履

逃　遯

唐

常　恒

度　節

永　按太玄註永首亦象恒卦今次常首之後度首合在永首之後

昆　同人

人玄三

減　損

唫　否

守

翕　巽

聚　萃

積　大畜

飾　賁

疑　震

視　觀

沈　兌

內　歸妹

去　無妄

晦　明夷

瞢

窮　困

割　剝

止　艮

堅

成　既濟
闕　噬嗑
失　大過
劇
馴　坤
將　未濟
難　蹇
勤　坎
養　頤
踦
嬴

太玄之作楊氏自以為擬易易以奇偶之畫象陽陰玄一二三之畫象天地人易之畫自下而上六畫成卦者數以二起而倍其法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之畫自上而下四畫成首者數以三起而三其法故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起數之元蓋取律法故與史記律書生鍾之數合至若以八十一首配六十

四卦而其次序則依卦氣卦氣者漢世伎術家所傳僅有十二辟卦不出本月義猶可通其餘五十二卦紛亂無紀當時京房董皆信用之子雲號通儒然且柔弱時習而不覺其非今不復論亦不足論也　胡一桂外翼太玄經云太玄經者新莽大夫楊雄之所作以擬易者也其畫四以方州部家為次自上而下最上一畫為方一長畫為一方二短畫為二方三短畫為三方州部家皆然第二畫為州第三畫為部最下第四畫為家每四畫為一首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成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為次而分水火木金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土每首九贊八十一首共二百七十九贊末一百上九後獨增踦嬴二贊以擬易之三百八十四爻策數直日詳具于後首之下各有辭宋政和七年許良肱上太玄每首之下又增首測一卷以擬太象今分附逐首之下贊亦各有辭贊下又各有測辭以擬爻之小象又有玄文以擬文言有玄攡力支反分也張也與離字同韻玄瑩玄棿音稽切與輗同車木也玄圖玄告以擬繫辭有玄數玄衝玄錯以擬說序雜八十一首分天地人三玄七百二十九贊又加踦嬴分晝夜日

星節候以直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擬卦氣又有揲法筮首贊以斷事之吉凶其學不傳世罕有其書余得之友人查顏叔抄首末數首贊及日星候揲法等于左以見一書之大槩若其是非得失之論又具載于後云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　玄圖曰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玄始三方方有三州州有三部部有三家皆一生三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

天玄　中周礥　閑少戾　上干狩　羨差童　增銳達
　　　交耎傒　從進釋　格夷樂　爭務事　[illegible]

地玄　更斷毅　裝衆密　親斂彊　睟盛居　法應迎
　　　遇竈大　廓文禮　逃唐常　度永昆

人玄　減唫守　翕聚積　飾疑視　沈內去　晦瞢窮
　　　割止堅　成闕失　劇馴將　難勤養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首測曰中擬中孚天玄陽家一水下下日在牽牛初許良貽注曰臣稽古本太玄并前漢志桼次撰成首測一卷布於八十一首辭之末愚按此注則首測本自成卷在八十一首末今注本後人分散於逐首之下正如易經之紊亂也首序曰馴乎元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枇叅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始方州部家三位踈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

歲事咸貞注方州部家之畫與三才之位離而踈成為豈無自而然耶自其合而言之曰枇叅自其離而言之曰踈成自天玄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每二贊一日而周乎三百六十五日節候日星無不備此歲事所以咸正也贊序曰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道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相關大正乃通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記歲而百穀時雍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注旁薄天之象昆侖地之形思者人之心一者思心之地舒王曰幽昧而未判也初為晝為君子思無邪故也次二神戰于元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元善惡并也注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方主火火為神舒王曰首與時為水而二火也故曰神戰于元其陳陰陽善惡并者二為夜夜為小人心雜故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舒王曰首與時為水三為木木生於水龍亦生水故曰龍次四庫虛無因大受性命否測曰庫虛無因不能大受也注四於贊為陰為虛語曰小人不可大受言不量力而無辭辟故以否言之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舒王曰五為中位為晝陽明盛而中故曰日正于天注五六天地之中故稱

日月與乘中之刪違星之陽所以爲利自子至亥皆謂之辰以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愚謂五爲一首之主故曰貴當位也次六月闕其博下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博明始退也釺王曰首時爲水六又水而次五福上水上行而暑者六又爲夜故曰注月闕其博始退之象開明于西方進之象太玄言五以上作消損益之意可知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注衆所就謂之酋愚謂次七有大魁象卦時爲水火爲火水火不相射而相生息有頤水包之象不相滅息而相生息亦正道也水爲主則火爲臣有任臣法則之象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注黃者中色中則二中故曰黃八爲夜夜爲小人故曰不黃八雖上之中以木近金故有中德之失時交乎酋酋而有秋常之敗故曰黃不黃覆秋常上九巔靈氣形反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注極上則顛氣形殄滅然大爲晝爲君子能順性命之理而與時偕極焉　此下則係玄文以擬文言文多不具載　右中首乃太玄第一首也故有首序贊序玄文自周以下只首贊測三者而已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應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注經曰中則陽始應則陰生當應之時陽極于上陰萌乎下一陰方生上下相感氣

至而鹿角解候至而蜩始鳴首測曰應擬咸地玄陽家五土中中日井井二十九注月令夏至五月中鹿角解漢志曰井三十一夏至鶉首中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注幹羅如强也枝離如弱也深根固本不可拔也周封建附離於君亦若此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實也注上歷施之足以紀歲下律和之足以和聲上下相應是則然非則否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罝罝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注從橫所以瑩理也一從一橫日緯其經則天網罝罝踈而不失焉東西南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其陳可知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注罘罟所以絓羅飛潛空廣之地靡所不至飛潛無所容其軀矣不能以不仁不能愛物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注龍健也翰于天可謂健矣貞栗其鱗高而危故也與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異矣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注熾承于天陽氣極于上之謂冰萌于地陰信萌于下之謂也君子道消之意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注應之道衰乎七日彊其衰俾之不弱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時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之類其惡敗類也如此次八陽極微陰不移而而應測曰極

陽微陰應其發也注陽之召陰陽速若影響猶冬裘夏逹冰不移日而應
非吾所謂道也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過止
也注日月麗天則大而高之極也君子於此應以大疾則明兩作離爲舜
升聞類矣稷訓疾　右應乃太玄第四十一首也中爲陽氣之始應爲陰
氣之始其第五贊曰當一百八十三日鄧爲夏至星爲井三十一度符之
於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之下也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養陰弸于野陽蘁萬物赤之於下注陽主動動則
逵於外陰主靜靜則弸諸內一內一外交養而萬物紐牙爲漢志辰在丑
謂之赤奮首測曰養擬順人玄陽家九金上上日在斗二十二初一藏心
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注淵虛而靜初一之水藏乎心於
淵則神不外精精之養神美厥靈根夫是之謂善養次二墨養邪元函否
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注二逢夜況之墨陰火也次三糞以肥丘育厥
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次四燕食扁扁其心傻傻利用征賈測曰
燕食扁扁志在頼也志之所賴非五而何次五黃心在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指四黃腹白骨生肉字
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四指黃土
色心土之形而腹者心之宅白金色骨金之形而肉者骨之外得君子爲

可信而已不求人之必信宜其上得天助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饋祇牛之
兆肥不利測曰次次之饋肥無身也注六爲宗廟一日三饋祭之數也瀆
矣牛兆肥不利卜牲也肥無身者物雖厚不誠其身耳次七小子牽象婦
人徽猛君子養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注小子婦人牽象徽猛柔弱
勝剛強之意中養不中才養不才病者君子養之測責革而不因次八鯁不
脈毒疾發上鹽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注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上九
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如養也注月令星回于天歲將幾
終之謂復繼之初易言窮則變變則通終則有始天行也踦贊一凍登赤
天晏如元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注踦水羸贏屬火水以一贊以補
其陽之不足耳踦贊陽以陰作首則羸贊陰以陽作首可知也羸贊二一
虛一羸踦奇所生測曰虛羸踦奇禪無已也注養受群餘故以二贊繼養
之後右養首太玄第八十一首也故繫踦羸二贊於七百二十九贊之末
今具此起中末三首亦可以見首贊測之規模次第矣
玄衝七愚按玄始於中至第四十一首而爲應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
應對周與迎對八十一首皆然對則相衝故玄衝之文專以兩兩相衝之
首論之

玄錯八愚按錯雜也雜八十一首論之不以其序也注衡則一往一來以序其體錯則一吉一凶以明其用縱橫交雜與八卦相雜同經曰錯綜也

玄攡九愚按攡音离分也張也極論玄之為義陰陽之運日星之行度

玄瑩十愚按經云瑩明也泛論玄義以明之也

玄數愚按首論天地生蓍及命筮揲法五行生成支干配數以及律呂之類此下不紀次序

玄掜愚按掜息稽反擬也泛論玄之所擬如一明一幽跌剛跌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掜擬之晝夜之類

玄圖愚按圖象也首論方州部家及天地人之三天以分八十一首之類

玄告愚按告示也亦多論天地人之道及陰陽晝夜與玄之辭 愚按司馬溫公讀玄云易有彖玄有首論一首之義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以解贊易有文言玄有文解五德幷中首九贊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五者推贊太玄易有說卦玄有數論九贊所象易有序卦玄有衝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解之易有雜卦玄有錯雜八十一首說之是也又按宋政和閒許良肱進表云政和七年撫州草澤臣許良肱謹錄太玄經解十卷八十一首分為七卷衝錯攡瑩為第八卷數第九卷掜圖告為第十卷并序一首不見有太玄序恐即中首內首序贊序是也薰撰到首測一卷猶易大象載諸八十一首辭之末隨表上進觀此則太玄首序贊序本只自為一序許氏首測亦只自為一卷今皆附入首辭之下又元掜下有曰元之贊辭云云又曰故首者天之性也衝對其正也錯絣也測所以知其情也攡張之瑩明之數為品式文為藻飾掜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所謂文非中首內玄字乎所謂測非贊之下測乎測與文本只列於衝錯之下今皆附入於首贊之下矣此後人欲便觀覽隨類分附非復許氏表進之舊明矣嗚呼鄭玄王弼亂易經於前茲非其所謂尤而效之者乎可為之三嘆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此係王薦所作見元圖發微內

首擬卦 / 贊配日星	中 中孚	周 復	礥 屯	閑 屯	少 謙
一	晝一日 冬至十一月中 牛一 丘蚓結	夜	晝十日 女二	夜	晝十九日 女十一
二	夜	晝六日 牛六度	夜	晝十五日 女女	夜
三	晝二日 牛二度	夜	晝十一日 女三	夜	晝二十日 女十二
四	夜	晝七日 牛七	夜	晝十六日 小寒十二月 女八 雁北向	夜
五	晝三日 牛三度	夜	晝十二日 女四	夜	晝二十一日 虛一 鵲始巢
六	夜	晝八日 牛八	夜	晝十七日 女九	夜
七	晝四日 牛四夜	夜	晝十三日 女五	夜	晝二十二日 虛二
八	夜	晝九日 女一度	夜	晝十八日 女十	夜
九	晝五日 牛五度	夜	晝十四日 女六	夜	晝二十三日 虛三

首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戾	睽	夜	晝二十四日 虛四	夜	晝二十五日 虛五	夜	晝二十六日 虛六 雉始雊	夜	晝二十七日 虛七	夜
上	升	晝二十八日 虛八	夜	晝二十九日 虛九	夜	晝三十日 虛十	夜	晝三十一日 大寒十二月中 危一 雞始乳	夜	晝三十二日 危二
干	升	夜	晝三十三日 危三	夜	晝三十四日 危四	夜	晝三十五日 危五	夜	晝三十六日 危六 鷙鳥厲疾	夜
狩	臨	晝三十七日 危七	夜	晝三十八日 危八	夜	晝三十九日 危九	夜	晝四十日 危十	夜	晝四十一日 危十一 水澤腹堅
羨	小過	夜	晝四十二日 危十二	夜	晝四十三日 危十三	夜	晝四十四日 危十四	夜	晝四十五日 危十五	夜
差	小過	晝四十六日 立春正月節 東風解凍	夜	晝四十七日 危十七	夜	晝四十八日 [illegible]	夜	晝四十九日 室二	夜	晝五十日 室三
童	蒙	夜	晝五十一日 室四	夜	晝五十二日 室五	夜	晝五十三日 室六	夜	晝五十四日 室七	夜
增	益	晝五十五日 室八	夜	晝五十六日 室九 魚上冰	夜	晝五十七日 室十	夜	晝五十八日 室十一	夜	晝五十九日 室十二
銳	漸	夜	晝六十日 室十三	夜	晝六十一日 室十四 雨水 獺祭魚	夜	晝六十二日 室十五	夜	晝六十三日 室十六	夜
達	泰	晝六十四日 壁一	夜	晝六十五日 壁二	夜	晝六十六日 壁三 鴻雁來	夜	晝六十七日 壁四	夜	晝六十八日 壁五
交	泰	夜	晝六十九日 壁六	夜	晝七十日 壁七	夜	晝七十一日 壁八 草木萌動	夜	晝七十二日 壁九	夜
耎	需	晝七十三日 奎一	夜	晝七十四日 奎二	夜	晝七十五日 奎三	夜	晝七十六日 奎四	夜	晝七十七日 驚蟄二月節 奎五 桃始華
傒	需	夜	晝七十八日 奎六	夜	晝七十九日 奎七	夜	晝八十日 奎八	夜	晝八十一日 奎九	夜
從	隨	晝八十二日 奎十 倉庚鳴	夜	晝八十三日 奎十一	夜	晝八十四日 奎十二	夜	晝八十五日 奎十三	夜	晝八十六日 奎十四
進	晉	夜	晝八十七日 奎十五 鷹化爲鳩	夜	晝八十八日 奎十六	夜	晝八十九日 婁一度	夜	晝九十日 婁二	夜
釋	解	晝九十一日 婁三	夜	晝九十二日 春分二月中 婁四 玄鳥至	夜	晝九十三日 婁五	夜	晝九十四日 婁六	夜	晝九十五日 婁七

十八

首	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格	大壯	夜	晝九十六日 婁八	夜	晝九十七日 婁九 雷乃發聲	夜	晝九十八日 婁十	夜	晝九十九日 婁十一	夜
夷	大壯	晝一百日 婁十二	夜	晝一百一日 [illegible]一	夜	晝一百二日 胃二 始電	夜	晝一百三日 胃三	夜	晝一百四日 胃四
樂	豫	夜	晝一百五日 胃五	夜	晝一百六日 胃六	夜	晝一百七日 胃七 清明三月	夜	晝一百八日 胃八	夜
爭	訟	晝一百九日 胃九	夜	晝一百十日 胃十	夜	晝一百十一日 胃十一	夜	晝一百十二日 胃十二 田鼠化爲鴽	夜	晝一百十三日 胃十三
務	蠱	夜	晝一百十四日 胃十四	夜	晝一百十五日 昴一	夜	晝一百十六日 昴二	夜	晝一百十七日 昴三 虹始見	夜
事	蠱	晝一百十八日 昴四	夜	晝一百十九日 昴五	夜	晝一百廿日 昴六	夜	晝一百廿一日 昴七	夜	晝一百廿二日 昴八 萍始生
更	革	夜	晝一百廿三日 昴九	夜	晝一百廿四日 昴十	夜	晝一百廿五日 昴十一	夜	晝一百廿六日 畢一	夜
斷	夬	晝一百廿七日 畢二 鳴鳩拂羽	夜	晝一百廿八日 畢三	夜	晝一百廿九日 畢四	夜	晝一百三十日 畢五	夜	晝一百卅一日 畢六
毅	夬	夜	晝一百三十二日 畢七 [illegible]	夜	晝一百卅三日 畢八	夜	晝一百卅四日 畢九	夜	晝一百卅五日 畢十	夜
裝	旅	晝一百卅六日 畢十一	夜	晝一百卅七日 畢十二 [illegible]	夜	晝一百卅八日 畢十三	夜	晝一百卅九日 畢十四	夜	晝一百四十日 畢十五
眾	師	夜	晝一百四十一日 畢十六	夜	晝一百四十二日 觜一 蚯蚓出	夜	晝一百四十三日 觜二	夜	晝一百四十四日 參一	夜
密	比	晝一百四十五日 參二	夜	晝一百四十六日 參三	夜	晝一百四十七日 參四	夜	晝一百四十八日 參五	夜	晝一百四十九日 參六
親	比	夜	晝一百五十日 參七	夜	晝一百五十一日 參八	夜	晝一百五十二日 參九	夜	晝一百五十三日 小滿四月中 井一 苦菜秀	夜
斂	小畜	晝一百五十四日 井二	夜	晝一百五十五日 井三	夜	晝一百五十六日 井四	夜	晝一百五十七日 井五	夜	晝一百五十八日 井六 靡草死
彊	乾	夜	晝一百五十九日 井七	夜	晝一百六十日 井八	夜	晝一百六十一日 井九	夜	晝一百六十二日 井十	夜
睟	乾	晝一百六十三日 井十一 小暑至	夜	晝一百六十四日 井十二	夜	晝一百六十五日 井十三	夜	晝一百六十六日 井十四	夜	晝一百六十七日 井十五

十九

盛 大有	居 家人	法 井	應 咸	迎 咸	遇 姤	寬 旅	大 豐
夜	晝百七十二日 井二十	夜	晝百八十一日 井二十九	夜	晝百九十日 柳一	夜	晝百九十九日 柳十
晝百六十八日 井十六 螳螂生	夜	晝百七十七日 井二十五	夜	晝百八十六日 鬼一	夜	晝百九十五日 柳六	夜
夜	晝百七十三日 井二十一 鵙始鳴	夜	晝百八十二日 井三十	夜	晝百九十一日 柳二	夜	晝二百日 柳十一
晝百六十九日 井十七	夜	晝百七十八日 井二十六 反舌無聲	夜	晝百八十七日 鬼二	夜	晝百九十六日 柳七	夜
夜	晝百七十四日 井二十二	夜	晝百八十三日 井三十一 夏至 鹿角解	夜	晝百九十二日 柳三	夜	晝二百一日 柳十二
晝百七十日 井十八	夜	晝百七十九日 井二十七	夜	晝百八十八日 鬼三 蜩始鳴	夜	晝百九十七日 柳八	夜
夜	晝百七十五日 井二十三	夜	晝百八十四日 井三十二	夜	晝百九十三日 柳四 半夏生	夜	晝二百二日 柳十三
晝百七十一日 井十九	夜	晝百八十日 井二十八	夜	晝百八十九日 鬼	夜	晝百九十八日 柳九 溫風至	夜
夜	晝百七十六日 井二十四	夜	晝百八十五日 井三十三	夜	晝百九十四日 柳五	夜	晝二百三日 柳十四 蟋蟀居壁

二十

廓 豐	文 渙	礼 履	逃 遯	唐 遯	常 恒	虞 節	未 節
夜	晝二百八日 星四 鷹乃學習	夜	晝二百十七日 張六	夜	晝二百二十六日 張十五	夜	晝二百三十五日 翼六
晝二百四日 柳十五	夜	晝二百十三日 張二	夜	晝二百二十二日 張十一	夜	晝二百三十一日 翼二	夜
夜	晝二百九日 星五	夜	晝二百十八日 張七	夜	晝二百二十七日 張十六	夜	晝二百三十六日 翼七
晝二百五日 星一	夜	晝二百十四日 張三 腐草化螢	夜	晝二百二十三日 張十二	夜	晝二百三十二日 翼三	夜
夜	晝二百十日 星六	夜	晝二百十九日 張八 土潤溽暑	夜	晝二百二十八日 張十七	夜	晝二百三十七日 翼八
晝二百六日 星二	夜	晝二百十五日 張四	夜	晝二百二十四日 張十三 大雨時行	夜	晝二百三十三日 翼四	夜
夜	晝二百十一日 星七	夜	晝二百二十日 張九	夜	晝二百二十九日 立秋七月 張十八 涼風至	夜	晝二百三十八日 翼九
晝二百七日 星三	夜	晝二百十六日 張五	夜	晝二百二十五日 張十四	夜	晝二百三十四日 翼五 白露降	夜
夜	晝二百十二日 張一	夜	晝二百二十一日 張十	夜	晝二百三十日 翼一	夜	晝二百三十九日 翼十 寒蟬鳴

昆 同人	減 損	金 否	守 否	翕 巽	聚 萃	積 大畜	飾 賁
夜	晝二百四十四日 處暑 翼十五 鷹乃祭鳥	夜	晝二百五十三日 軫六	夜	晝二百六十二日 軫十五	夜	晝二百七十一日 角七
晝二百四十日 翼十一	夜	晝二百四十九日 軫二 天地始肅	夜	晝二百五十八日 軫十一	夜	晝二百六十七日 角三	夜
夜	晝二百四十五日 翼十六	夜	晝二百五十四日 軫七 禾乃登	夜	晝二百六十三日 軫十六 乙鳥歸	夜	晝二百七十二日 角八
晝二百四十一日 翼十二	夜	晝二百五十日 軫三	夜	晝二百五十九日 白露八月 軫十二 鴻雁來	夜	晝二百六十八日 角四 羣鳥養羞	夜
夜	晝二百四十六日 翼十七	夜	晝二百五十五日 軫八	夜	晝二百六十四日 軫十七	夜	晝二百七十三日 角九
晝二百四十二日 翼十三	夜	晝二百五十一日 軫四	夜	晝二百六十日 軫十三	夜	晝二百六十九日 角五	夜
夜	晝二百四十七日 翼十八	夜	晝二百五十六日 軫九	夜	晝二百六十五日 角一	夜	晝二百七十四日 秋分 角十 雷收聲
晝二百四十三日 翼十四	夜	晝二百五十二日 軫五	夜	晝二百六十一日 軫十四	夜	晝二百七十日 角六	夜
夜	晝二百四十八日 軫一	夜	晝二百五十七日 軫十	夜	晝二百六十六日 角二	夜	晝二百七十五日 角十一

二十一

疑 賁	視 觀	沈 歸妹	內 歸妹	去 无妄	晦 明夷	昏 明夷	窮 困
夜	晝二百八十日 亢四	夜	晝二百八十九日 氐四	夜	晝二百九十八日 氐十三	夜	晝三百七日 心二
晝二百七十六日 角十二	夜	晝二百八十五日 亢九	夜	晝二百九十四日 氐九	夜	晝三百三日 房三	夜
夜	晝二百八十一日 亢五	夜	晝二百九十日 寒露九月 鴻雁來賓	夜	晝二百九十九日 氐十四	夜	晝三百八日 心三
晝二百七十七日 亢一	夜	晝二百八十六日 氐一	夜	晝二百九十五日 氐十 雀入大水化蛤	夜	晝三百四日 房四	夜
夜	晝二百八十二日 亢六	夜	晝二百九十一日 氐六	夜	晝三百日 氐十五 菊有黃華	夜	晝三百九日 心四
晝二百七十八日 亢二	夜	晝二百八十七日 氐二	夜	晝二百九十六日 氐十一	夜	晝三百五日 霜降 房五 豺祭獸	夜
夜	晝二百八十三日 亢七	夜	晝二百九十二日 氐七	夜	晝三百一日 房一	夜	晝三百十日 心五
晝二百七十九日 亢三	夜	晝二百八十八日 氐三	夜	晝二百九十七日 氐十二	夜	晝三百六日 心一	夜
夜	晝二百八十四日 亢八 水始涸	夜	晝二百九十三日 氐八	夜	晝三百二日 房二	夜	晝三百十一日 尾一

割 剝	止 艮	堅 艮	成 既濟	闕 噬嗑	失 大過	劇 大過	馴 坤	將 未濟	難 蹇	勤 蹇	養 頤	踦
夜	晝三百十六日 尾六	夜	晝三百二十五日 尾十五	夜	晝三百三十四日 箕六	夜	晝三百四十三日 斗四	夜	晝三百五十二日 斗十三	夜	晝三百六十一日 斗二十二	半日之半 四分度之一
晝三百十二日 尾二	夜	晝三百二十一日 尾十一	夜	晝三百三十日 箕二 雉入大水化蜃	夜	晝三百三十九日 箕十一	夜	晝三百四十八日 斗九	夜	晝三百五十七日 斗十八	夜	贏 半日 半度
夜	晝三百十七日 尾七	夜	晝三百二十六日 尾十六	夜	晝三百三十五日 小雪 箕七 虹藏不見	夜	晝三百四十四日 斗五	夜	晝三百五十三日 斗十四	夜	晝三百六十二日 斗二十三	
晝三百十三日 尾三	夜	晝三百二十二日 尾十二	夜	晝三百三十一日 箕三	夜	晝三百四十日 斗一 天氣騰地氣降	夜	晝三百四十九日 斗十	夜	晝三百五十八日 斗十九	夜	
夜	晝三百十八日 尾八	夜	晝三百二十七日 尾十七	夜	晝三百三十六日 箕八	夜	晝三百四十五日 斗六 閉塞成冬	夜	晝三百五十四日 斗十五	夜	晝三百六十三日 斗二十四	
晝三百十四日 尾四	夜	晝三百二十三日 尾十三	夜	晝三百三十二日 箕四	夜	晝三百四十一日 斗二	夜	晝三百五十日 斗十一	夜	晝三百五十九日 斗二十	夜	
夜	晝三百十九日 尾九	夜	晝三百二十八日 尾十八	夜	晝三百三十七日 箕九	夜	晝三百四十六日 斗七	夜	晝三百五十五日 斗十六	夜	晝三百六十四日 斗二十五	
晝三百十五日 尾五 螫蟲咸俯	夜	晝三百二十四日 尾十四	夜	晝三百三十三日 箕五	夜	晝三百四十二日 斗三	夜	晝三百五十一日 斗十二 大雪十一月	夜	晝三百六十日 斗二十一	夜	
夜	晝三百二十日 尾十 水始冰	夜	晝三百二十九日 箕一	夜	晝三百三十八日 箕十	夜	晝三百四十七日 斗八	夜	晝三百五十六日 斗十七	夜	晝三百六十五日 斗二十六度半	

二十二

揲蓍法　命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如日之曜卓然示人遠矣

愚謂此命筮之辭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虛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扐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算而策道通也成首之數也　愚按三揲有餘一餘二餘三而無餘七餘八餘九之理解者甚多皆不通意者子雲之法以餘一準七餘二準八餘三準九只餘一二三則七八九自定矣故曰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只倒用一字故難曉君作餘一為七二為八三為九人無不曉矣王薦曰凡四揲而成首初揲定方二揲定州三揲定部四揲定家自卦至定晝共成一揲故四揲成首也愚謂此明揲蓍之法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禍福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以九贊之位復各有三撰以下中上別之以晝為休夜為咎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玄以陽家旦筮一五七大休以日中夜中筮二六休九咎夕筮三休四八咎陰家旦筮一五七大咎日中夜中筮二六咎九休夕筮三咎四八休玄之筮用以三表其知來若神乎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旦則用經夕則用緯觀始中決從終星者日所舍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時者命之運而歲所總也數者一二三四而歷所紀也辭者各指其所之也旦用經一

二十三

五七而從夕用違三四八而横一水七火水火合爲從三八木四九金木合金爲横占者考違違如何耳觀始中決從終𣏌終吉則吉終凶則凶之動也　愚謂此明占吉凶之法也

數配五行見太玄玄數下　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五行用事者旺旺所生相故旺廢勝旺因旺所勝死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注自太極函三爲一故參一爲三子一陽生故成於寅而備於申故自子至申其數九自丑至申其數八自寅至其數七自卯至申其數六自辰至申其數五自巳至申其數四故女起壬申午一陰生成於申而備於寅故自午至寅其數九自未至寅其數八自申至寅其數七自酉至寅其數六自戌至寅其數五自亥至寅其數四故男起丙寅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注自申至壬其數九自乙至壬其數八自丙至壬其數七自丁至壬其數自戊至壬其數數五乾天道順行以壬爲始自己至丁其數九自庚至丁其數八自辛至至丁其數七自壬至丁其數六自癸至丁其數五坤地道逆行以丁爲始

愚按世俗範數算法蓋本於此而不知其所以然觀此可以見矣

泰中積數見太玄玄圖下　玄有六九之數注易老陽九老陰六準而爲太

玄策用三六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天地人合之爲十有八策儀用二九二九一十八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蓋天地人各十有八三箇十八合爲五十四并終始策數半之爲泰中并終始二者之策數總之爲七十二蓋總上十八策與五十四策之數也半之爲泰中者以七十二中分之以三十六策爲泰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之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爲泰積圖象辯疑曰一首九贊一贊三十六策一首計三百二十四策八十一首共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是爲泰中積數愚謂此所謂以三十六策律之百二十九贊也每贊必三十六策者即揲法以三十六策畫三用三十三策故備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辯疑曰兩贊直一日一夜一日一夜計七十二策而周天三百六十五日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策又加四分度之一寔於七十二策中得十八策通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其八十一首即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七十二策爲一日只得三百六十四日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辯疑曰更欠半日當三十六策及四分度之一當十八策計欠五十四策遂加一踦贊計三十六策補其半日通成三百六

十五全日又加嬴策準十八策以為四分度之一則知元策與周天無不合矣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元之道也注故自子至辰八十一自辰至申八十一自申至子八十一冠之以甲而甲子至甲辰甲辰至甲申甲申至甲子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一統周而餘分盡焉由是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而閏分盡則一朔旦冬至之首名焉若傳五年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共二百四十三朔旦冬至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一會月食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一統朔分盡自子至辰自辰至

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六甲分盡則章會統元四者之法與月食俱沒而餘分盡焉茲元之為道也

星數 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六右班固律歷志凡三百六十五度不盡四分度之一一元七百二十九贊周於三百六十四度半

先儒論太玄 朱文公語録曰太玄經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偶便有四象揚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

景淵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歷又曰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有箇奇偶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驀走不得而子雲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潘時舉録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黄義剛録 三山林駉德頌曰淵哉太玄之為書乎易以八玄以九易之蓍也以七玄之蓍也以六易之八也八而八之凡六十四卦然不易者八反易者五十六實以三十六卦而六十四也玄之九也九而九之凡八

十一家然不易者九反易者七十二實以五四十五而八十一也蓍之七也七而七之凡四十九策其虛一也存一而虛之也蓍之六也六而六之凡三十六策其虛三者取其三而虛之也易以當日玄亦以當日易以當歷玄亦以當歷其闔闢變通無一而非易也至若易有彖玄則有首易有爻玄則有贊易之文有彖玄之贊有測以玄文而準文言以攡瑩捝圖告而準繫辭此又其文之粗爾然亦誠有可疑者易之天五配以地十玄也有五而無十非易也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也有畫而無位非易也易之畫即易之爻玄之畫為重玄首四重方州部家贊自贊玄首九贊非以四

重爲贊非易也玄以玄文擬文言似矣然玄文不加之晬玄以晬準乾而加
之中如其有心於卦氣也則去玄文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玄以首
名準卦似矣然或以一首當一卦而或以二首爲如其有心於歷法也則
自爲之名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郎文愚謂太玄以八十一首繫之
於方州部家四畫之下於象與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
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又有七百二十九贊散之於八十一首之下
每首九贊皆是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首首一樣
更無分別而七百二十九贊亦與八十一首象與義皆無相關以八十一
首名彊附於四畫之下以七百二十九贊又彊附於八十一首之下然以中
之初一作冬至第一日積起至養之上九而一歲節氣三百六十四日半
一周又加踦贏二贊以足日之餘分而起閏又自冬至一日係之以牽
牛星之第一度日一日躔星一度至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斗星二十五度
半亦周又以踦贏二贊係斗星餘度而一歲周天之日與星湊合恰好太
玄之要法全在於此而老泉又甚譏其增二贊之非且曰始於中之一訖
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爾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
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可以見矣又曰玄四日半以

爲首而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數定去踦贏而
道勝吾無憾焉爾

太玄總叙 胡次和集注章督云此經五十六字子雲作經之首贊與測各
爲之篇此訓本以冠經首范望散測之後以文置之上也馴乎玄渾行
無窮正象天陳仁子輯註范氏曰馴順也玄天也渾渾天之儀渾淪而行
也無窮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言正象天也 此玄
首都序也楊氏本連首辭自爲一卷范望解贊時升此序於經之首將首
辭散在八十一首方州部家注之下 胡次和集注釋文云渾戶昆切渾
淪天也鄭氏云胡袞切渾音訓有二訓濁音魂訓雜則音混淪盧昆切渾
淪者所以爲渾也渾者所以爲圓也溫公集注云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
象天周運光謂楊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
也陰陽坒參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參三也坒比也以陰陽相比次而三三
相乘轉爲九矣 胡次和集注鄭氏云集韻坒毗至切配合也按注云坒
比也說文有坒字亦音鼻坒相次比也意與注合溫公集注云宋坒四坒二
也王曰坒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以一陽乘
一統萬物資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資取也陰陽相參以爲三方一陽一

方也一統天統也舉一方一統則二方二統可知也三統相承以主萬物故萬物取形於是　胡次和集注温公集注云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三統爲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方州部家三位疏成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疏大也陰陽來一統爲方州部家之數則三統之位乃大成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疏與疏同集韻符或作疏疏温公集注云范本疏作疏王小宋本作統今從宋陸本宋曰疏布也光謂楊子名首之四重以方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玄者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以統下寡以制衆而紀綱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部於方州部家而八十一首成矣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方一四位乃運爲八十一首陳列乎其中故曰九九以數生也　胡次和集注章本作曰陳其九九以數生温公集注云陸曰玄數起於三爲方州部家轉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章氏疏曰者行而不息之義始自三方因而漸至八十一首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皆不出乎三三之數而相生也

贊上群綱乃綜乎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贊九贊之辭也群綱諸物也陽動則陰從言諸綱動於上乃綜理衆首之名姓　胡次和集注温公集注云二宋陸王本綱作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舉也楊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漫漶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區別其義使炳然散殊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曰贊上群綱乃綜乎名也

八十一首歲事咸貞陳仁子輯注貞正也八十一首周流一歲之事候司八節各得其正故成貞也此玄首都序畢　胡次和集注章氏疏云八十一首自冬至訖于大雪以周一歲之氣而玄道明陰陽消長俾萬物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所者悉玄之道也故以訓而明之冠于經首也

玄測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此玄測都序者亦許昂標識之言也范望解贊雖以測爲據而不列測辭故云散測一卷注文之中其并玄測列之者乃王涯也林瑀用王涯本故云外測之辭散於贊末昂言范望解贊時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者蓋其考之疏也章疏云范望未散測前此經七十九字本冠測篇望既散測之後遂以継乎首訓

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盛哉嘆美之言也丙炳也離散也五色五行之方色也日

炳然明朗光燿離散各隨其物色光采渾明　此玄測都序也測準夫子贊易諸爻之下象辭也十一篇中自為一卷至范望解贊時昇此序於經首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　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離散也師說丙南方之干也離南方之卦也日至南方乃為正中則其照臨明且彰矣故丙明離章司馬云陸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為晝夜休咎之徵也日含五行之精以為光明故稱渾光謂晝夜循逐寒暑運行以生殺萬物成立歲功皆日之所為也故揚子歎以為叙測之端炳亦明也離文也渾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

晝夜之測或否或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臧善也測知也日晝則知陽夜則知陰一陰一陽故或善(否)或臧　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否悲已切易彖顯趾利出否注云否謂不善之物也義與此同司馬云一日兩贊前贊為晝後贊為夜凡日法八十一分晝贊直前半日夜贊直後半日章云謂非止昏曉晝夜也蓋前所謂陽家奇贊為晝偶贊為夜陰家偶贊為晝奇贊為夜一日行二贊晝辭多休夜辭多咎晝夜測辭或善或不善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福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陽為吉故與五福升陰幽六極以類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降下也六極凶短折疾憂

貧惡弱陰為凶故與六極退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為出陰為入陽為顯陰為隱陽為善陰為惡陽為福陰為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贊之陰陽也晝為陽夜為陰升降相關大貞乃通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關交也陰陽升降更相交錯天道大正氣節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關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否塞而不行也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經緯相錯以成天文巡乘六甲與斗相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巡行也六甲日之幹也日行乘六甲周而

復始以成歲事日右斗左故相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光謂巡行也十日行乘十二辰而為六甲逢迎也章云巡歷也謂日行以乘六甲也六甲者謂子寅辰午申戌冠之甲以為六也甲一周六十日而右行其星度故冬至之日日在牛一度六周六甲之數則三百六旬有六日復蓋斗二十六度則还牛一度也一歲之功畢矣斗隋(隨)天輪左行至冬至之歲昏斗指子而日行于牛俱在北方故曰相逢注謂甲為日幹者蓋凡十日必以甲為首故曰幹幹本也歷以記歲而百穀時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時調也雍和也歷者歷象日月也期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是也四方之事得故百穀調和　此玄測都序

畢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紀作訖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治歷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百穀和熟人得以自養也

天玄中首第一𝌆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大易六十四卦以乾坤為冠兼氣言也太玄八十一首以中為冠指理言也氣包乎理理御乎氣一而已矣故中有二義有以本本者言有時中者言陽之健陰之順五行之相生相制此大本之中也陽之亢陰之極五行之相尅相

三十四

戕此失其時中之中也夫黃鍾為律呂之中而太玄起黃鍾之氣候亦曰中頌玄之贊初一之思貞初三之首尾信次五之黃當位次七之包貞皆中也若次二之廢常上九之巔靈去中而凶宜也以此參易乾之亢龍有悔坤之嬪於無陽皆失中然爾玄與易一也中　胡次和集注范云此首名也天玄陽家一水下下易煒卦氣起中孚玄準易故家性起中以象之一部一家為下下一部二家為下中一部三家為下上二部一家為中下二部二家為中中二部三家為中上三部一家為上下三部二家為上中三部三家為上上司馬云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一之初日舍牽牛初度冬至

卷四千九百二十四

〔王〕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易以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兌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十七分玄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楊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歷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斗建下皆與今治歷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水曰

三十五

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律中黃鍾夏之十一月也黃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名此首為中也上為宮性其色黃故言潛萌於黃宮也水色玄玄為天天在地外天玄地黃是以為經之首　此玄首辭也象易彖曰大哉乾元已下之辭也太玄列渾天八十一家各有姓名序運周普班固曰楊子作太玄為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作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共為一注至范望解贊時采宋陸二家之義錄長損短就加新告凡十一篇以解剝玄体此乃一篇并序自為一卷宋衷解詁陸績釋意以成此注散於八十一首之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

發歛萬物而示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之居宮室也信無不在乎中者揚子嘆三儀萬物變化云爲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信辭也章云行水建子之月陽氣潛復復之初九即天一生水故始於水行其候律中黃鍾故曰潛萌於黃宮言陽行於地中故反復其道所以信無不在乎中冬至之節起此首之一初一日入牛宿一牛度 林希逸鬳齋集在歷爲冬至黃宮土中也信者物之生意猶今曰花信曰春酒息也陽復物將生消息皆在地中矣初一昆侖旁薄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兔也地之形也幽

三十六

隱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兔而在其中天之晝夜過周一度日或隱或見見照四方隱故稱幽言日在地下隱不見也一者水也家性爲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而四時辰極各得其正 此九贊之辭後人自爲經辭也揚氏本以七百二十九贊分天地人自爲三卷其辭之下宋陸無注晉范望訟宋陸注測之義專解此贊自成一家次於逐首辭下而削去舊注曰星鄖候上中下度數今且據范望本不添也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言天運行唯以正也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丞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間知本末妄將此注昇於

測曰之上以雜范注混亂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免誤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 胡次和集注鄭云集韻盧昆切昆侖天形也旁薄舊不音蓋如字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顏師古說旁魄廣被也魄步各切與薄音同是旁薄即旁魄也司馬云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魂侖盧昆切范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凡謂贊者明聖人順天之序脩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心之爲用者神矣一者思之始也

三十七

君子之心可以鈎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灵天地且不能隱其情況萬類乎以其思而未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貞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在中爲心心藏神內爲玄陰陽爭爲戰兩敵稱陳十一月之時於消息爲復陽當消陰陰陽相尅故言戰也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幷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陽善陰惡相幷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陳直刀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為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為惡顧義則欲為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中子夏戰勝故為大賢不勝則為小人矣　林希逸鬳齋集玄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此心未定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為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庸法也三木也木在東方故稱龍也春陽之氣萬物所出故稱出也言首尾可以為法者首出庶類萬物資始首尾可以為法**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首出庶物造成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信舊音伸當如字司馬云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用以庸范小宋本無用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也王曰陽氣益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為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所為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已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為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金也嚴則為陰之道庳虛無所因緣待陽唱導乃和而承之欲大受交陰之義故否也**測曰庳虛無否不能大受也**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陰道默從故不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庳舊音卑又平彼切按庳與卑同音否部鄙切司馬云庳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且位盛極當高而自卑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為故曰庳虛無因光謂庳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隆德之盛也四當夜小人也而逼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簡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子罕言命又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為土亦為天子日君象也君而有土參明于日故為天子也中央之位四方所歸故為主也日之加午光照天下主正四方故云利也**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貴在中央於天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用作以今從宋陸王本王曰五既居中体正得位當晝且為一首之主故象曰日正于天辰時也利用及其明盛之時而為物主也光謂三儀之道莫盛於中正故陽家之五贊之中也陰家四六体之中也而又當晝得正一首之中最吉者也故曰日正于天以言陽之盛也君子有其道必有其時有其時必有其位然後能為民之父母時既得矣位既正矣而不

能以道濟天下豈為民之父母之意哉故曰利用其辰作主次六月闕其愽不如開明于西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水之㕓也月水之精也在㕓之行故闕也生明於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圜於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測曰月闕其愽明始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臣道毀闕故明退也胡次和集注鄭云愽古團字徒官切圜也集韻云周礼作尃莊子作团太玄作摶其義一也司馬云范本摶作愽䟕作明王本摶作摶小宋本摶作愽陳讀愽為東今摶從宋陸䟕從諸家摶愽摶皆與團同王曰六為盛極物極則虧故象月之過望而闕其圜開明于西象月之初一也玄道貴進

故一象月初而吉六象月闕而凶光謂團圓也六以陰質而始過乎中故曰月闕其摶也夫月闕其摶明未甚虧比之始生於西猶為盛大然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故曰不如開明于西也猶人之盛滿心志先退而後福祿從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開明者初三四其明在西方一鉤一弓十五之後其圓漸闕雖其明尚多其勢退矣此與其進不與其止之意賤者不與也次七酋酋大魁順水包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七火也酋就也魁藏也包厎也大始王水流下萬物當成就業冬藏而養之各得其正也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臣主收歛故任其則　胡次和

集注鄭云酋字秋切就也酋酋言其所就非也也司馬云諸家本作大魁順王本作火魁順今從之陸曰則法也任臣用典法也范曰酋就也小宋曰順養也光謂魁斗之首也任用也七為消為敗損為滅天有秋之象又有形罰之象秋物成就故曰酋酋天之成物必資於秋君之馭臣必資於法子產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人君之心執法無私如火烈烈人不敢犯以為物之首然不可決養人之道寬而容物如水之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然不可懦而失正故曰火魁順水包貞此人君用臣之大法也次八黃不黃覆

秋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為木木上玄下黃故以黃喻黃以中央之色八亦上体之中黃宜中不中者敗其成就之法也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宜中不中故失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黃中之色八亦上体之中也光謂八為剝落又為沈天亦秋之象也秋者萬物成就收功之時也八居中位而當夜無中之德覆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秋氣肅殺萬物覆敗常數之然也黃中也為德不中則必至覆敗猶常歲之秋必肅殺萬物也上九巔靈氣形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為金萬物所終也物終於九贊亦終於九巔下也死氣為鬼

其形于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登則爲神故靈也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克堪也天命終訖非所堪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巔注下云也當作顛危之顛司馬云范曰顛下也死氣爲鬼其形爲鬼鬼登于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王曰陽極於上陰絕於下灵鬼已顛墜矣則氣反於天形歸於土光謂靈者心之主所以營爲萬務物之所賴以生者也上九居中之極遇禍之窮有生之終者也靈已隕矣則氣形各反其本也凡玄之贊辭晝夜相間晝辭多吉夜辭多咎又以所遭之首及思福禍述其休咎此玄之大指也九遭日之晝而云顛靈氣形反辭若凶者何哉

夫吉凶者非幸不幸之謂也得君子之道雖遇禍猶爲吉失君子之道雖遇福猶爲凶故瑩曰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所惡皆曰禍文曰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明君子守正以順命也洪範五福有考終命孟子曰君子盡其道而夭者正命也

天玄周首第二𝌇　一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忠曰周者天道運周至是又復而始之機也天下之理極者必復而中者後能復天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氣之正人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理之善故乾鑿度及六十四卦推盪訣中孚貞於子而繼以復太玄始於中而繼以周蓋中者即復之則故周而復者亦不過其則若顔氏之不遠復其得之周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復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周還胡關切韋經音辯云音環者復之綫也音旋者復之速也水性周營司馬云陰家火準復入周次八日舍婺女周匝也旋也卲同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属於火曰周者冬至之復陽氣所始也周復七易七日來復是也彙類也萬物各繼續其類周復其道周之初一日入牛宿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彙類也光謂萬物隨陽出入生長収藏皆陽之神也歲功既畢神化既周而復反乎始萬物各繼其類而更

生之也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僭差也否不也水性周營天心至仁家性爲火而水居之當體至仁之德而欲克本是爲過故否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本末相克故不恕也次二植中樞周無隅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也正午爲中樞立則運言二極相當爲天柱樞運周晝夜故言無隅隅方也晝夜周運言二極無方當也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慮度也督正也運以正度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督猶中也衣之背縫謂之督無隅猶言無方也二思之中又体之中也而當日之晝衆君子立慮於中以應萬变如樞

之運無所不周故曰植中樞周無隅也鄭云渾天之象北極常見南極常隱其中運轉者半隱半見杠古双切柤與軸同杼軸者織作之機也杠柤運轉之樞也其中曰杠兩耑曰柚注云二極相當為天杠柚言南北二極上下相當天之運轉以此為樞故曰植中樞也舊説杠為桯棋之竿一曰林前横木於經注皆不合晳慮注云晳正也慮度也格晳之訓正本於爾雅慮訓法度之度則未聞　林希逸鬳齋集莊子曰樞譯其環中即樞中樞也植立也立於中而能運故曰植中樞周環而無方隅言不可定也衣之背縫曰督督中也慮思也立中於心故曰立督慮也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魁藏也我謂三也三為木火之母也火元本不盛火盛則消木夫為人子無克母之義夫為人母無踰子之道其有吉有凶猶相為隱故言吉凶之藏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則以喜何可不懼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夫外物之來入乎思也言行之動出乎思也得其宜則吉失其宜則凶三居成意之地思之降也而當日之夜故我之曰吉凶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為吉凶之魁首可不慎乎一出一入周之義也次四帶其鉤鞶鍾以玉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金也在九贊中而下腰象也腰中之金曰鉤鉤無帶不立帶無

鉤不著相須成体以自約束不失礼節可為王臣故有玉鐶而佩也測曰帶其鉤鞶自約束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約束其身不失礼法　胡次和集注鄭云鞶蒲官切鋭文大帶也鍾馳偽切鎮也字或從石司馬云鍾直偽切鈞所以綴帶為急也鞶革帶也鍾與縋義同謂以絕有所係也王象君子之德環以象周旋無闕也君子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故曰帶其鉤鞶鍾以玉環言以礼自約束周旋無闕也帶與環周之象次五中土其廬設于金輿厥戒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渝變也易曰君子得輿尚可載也五以中和之德處金輿之位出命行令以御下臣言戒渝者安不忘危故自戒無變周也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安不妄危不為小人所勝也克勝也　胡次和集注晝鄭云王涯説廬者小舍土中者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乘君子之器禍其至焉故下言厥戒渝也司馬云土中其廬居得中也設其金輿所乘安也夫廬非不美也輿非不堅也然小人必不能久居而行之故曰厥戒渝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人皆曰予知擇夫中庸而莫能朞月守也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次六信用其誠上亨于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亨通也六為宗廟君之所奉聖君奉神唯信唯誠故肅

敬通于天也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奉神以信故上通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經之例以五為陽數又居中位故為陽首之主六為陰數又居盛極故為陰首之主光謂反復其信皆出至誠非由浮飾可以上通于天也次七豐淫見其朋還于蒙不克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朋謂二也二七合於南見其朋故知為二也七火之王家性為火朋合故曰豐淫淫衍也而在周家周而復始故曰還也家者蒙蒙二火朋合未知所正故無所克而從之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蒙蒙未除故不能從　太玄經補注　勝言錄富而淫於貨財声色者見其黨類利心一動歸于家閨故不能相從而一也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躬身也八為禍中故言禍也雖則遇禍不入於身故不大也在禍之中藏不入己為衆所朋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非己之藏故不中　胡次和集注章本作禍不中小也鄭云不中舊丁仲切司馬云范本過作過今從二家陸王本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為金在火家為火所爍故言喪也亦在秋位萬物所終還而遇喪非家禍故或棄之行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還而遇喪故道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生極

則反乎死盛極則反乎衰治極則反乎亂九處周之極則反乎窮當日之夜故曰還于喪夫國家將興則人歸之將亡則人去之故曰或弃之行

天玄礥首第三 ☰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悪曰礥難也陽之初生至微而甚難非若陰生之易也君子崇陽而抑陰於陽氣方復則惜其難長易曰出入無疾是也於陰氣方壯則畏其易盛易曰勿用取女是也故易於復之辭則致嚴於出入無疾而玄於周首之後繼以礥閑其崇養微陽至矣礥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三木下上家屯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礥舊下研切艱險也又下珍切硬也硬與艱欽皆難之義司馬云陽家木準屯宋曰礥難也光謂物之初基必有艱難惟君子能濟之郎同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木曰礥者礥難也冬至之節陽氣微動生萬物礥而難也礥之初一日入女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礥〻難貌章云礥冬至後十日也陽雖動而力微萬物向生根於出地礥者艱之義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畛根也鬱化也十一月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在黃泉之下不見其根鄂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嘖情也不見其根故化由其情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畛音真嘖

與賾同士革切陸曰噴隱也先謂噴幽深現見者也一非中值而云責者
陽氣未見猶在地之中也家性爲礥一爲思始始有枝雖之心者也陽氣
潛於地中純粹廣大藏鬱於泉以化育萬物而人莫見其畛界也猶君子
有枝雖之心精純幽遠利澤將施於天下而人未之知者也鄭云畛舊諸
引切又諸鄰切千夫之道也界也按注以根郛爲說特取界域之義平声
叶韻鬱紆勿切注云鬱化精也垠魚斤切地垿也郛本垿五各切古字
通用芡歌哀切木曰根草曰芡噴舊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按測注訓情
左傳噴有煩言杜預訓蓋含其情者責則吐之將索其至是以知此訓情

則音賾取其含蓄之意訓至則音責取其誅求之意舊引說文而音賾者
訓呼音責訓鳴訓釋既異何用引之次二黄不純屈于根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根屈也不純者火色黄白故曰不純易賁卦
曰山下有火黄白色也測曰黄不純失中適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
純故不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適作道今從諸家二爲思中
而當夜故曰黄不純陽氣不純則萬物失其性屈於根而不能生小人妄
患則萬事失其適褺其功而不能成　林希逸鬳齋集黄中也立中道於
此則萬善由之而生爲中不純則善屈絕矣何以適中乎次三赤子扶扶

元貞有終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元始也扶扶幼小之貌人幼小未成可矜
當正之於始也家性本木三赤爲木以木扶木故有終也則曰赤子
扶扶父母瞻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幼教長正父母之所瞻視者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瞻作瞻今從二宋陸王本瞻古字通用扶扶枝
援依慕之貌元善之長也三爲成意而當晝象君子將行其志枝雖濟民
民皆瞻仰而歸之非有無貞之德則不能成茲大功故曰元貞有終次四
援我不德以力不克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金者乾乾強健故爲力礥雖之
世萬民勞悴四處臣位枝之不以德恃其強力故不克也測曰枝我德力

不堪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以力濟世非所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小宋本作匪德今從諸家四當夜小人也而逢時之福無德而以力取勝
者終當覆敗焉能濟衆哉鄭云扶我我謂民也耐古能字注云唯大人耐
枝之或作而者字訛缺也范注能皆作耐其作能者乃後人所改也次五
枝車山淵宜於大人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礥土而爲礥雖山淵
象也車在其中唯大人枝之五爲天子故稱大人民溺於世唯大人能濟
之也測曰枝車山淵大位力也陳仁子輯注范子曰大位若周公東征禹
導九河是其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或山或淵道之險者五爲一

首之主而又得位當晝体正居中有大人之德拔車以出于險則為萬福之所利見故宜於大人光謂車者民所載也五福之盛也而又當晝大人之得位者也故可以載民於險阻矣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水為險雖將車入險在於丘虛之中非濟世也車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丘也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得君臣之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虛與墟同六過中而當夜象雖有濟民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愈陷於難矣過中者失其宜適之象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生土故為丘七為係絏之所用故言牽牛

牛上畜也出險登丘為牛所引猶紂民見虐日久而遇文王拔之於死如出險之車登在高山為牛所引離於難也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力不如牛非所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代作伐今從諸家陸曰引車如牛誰人能代牛者乎王曰位既當晝雖又將終猶有八九故且登丘陵而未復平途光謂丘者難之小者也牛者物之有力者也七雖當晝而陟於禍境如已出大險而猶有小難也夫大險已出則小難不憂乎不濟也況或助之牛以牽車乎如君子既能濟險而復有賢才助之也次八車不拔𨏥軸折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𩑶難八有車象

秋木拔刑重自艱難牛不能引折𨏥敗軸不能濟也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艱難之世賊其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骭作𨏥音義皆闕范本作𨏥小宋作轉丑孝切車弓也今從王本下骭切王曰骭人脛也無德而將出難禍又至故象以人代牛則引車不拔而骭軸俱折矣光謂八為禍中而又當夜小人不量其力不能拔難覆國喪身者也鄭云𨏥舊并䏶切脛也又部䏶切按注云牛不能引折𨏥敗軸謂牛之𨏥車之軸皆折而敗也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其辭也輯航以濟難也九為金故稱山崇高之

山而有川波明其難也次川之險須輯航而濟𩑶難之世須聖人而拔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克能也非輯航不能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其舊音箕按注云其辭也與小雅夜如何其同音輯舊才入切按輯古楫字然楫亦有此音但訓為和則宜音集訓為楫則宜音接航舊読一作杭按航與杭經史通用司馬云其音基語助辭與識同九處難之極遇禍之窮故曰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言險之甚也然當日之晝其才足以濟險者也故曰人有輯航可與過其

玄　太玄經三

天玄閑首第四☰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閑即爲十有二閑之閑防而護之也陽氣尚微可防使長不可輕之使傷當此礥難之世常謹防閑之道如護花者徧其闌護焉者謹其閑則陽雖微而無害

閑二之囿珍三之閑鍵五之拔石皆防而護之也玄象易之屯而以礥石二首既曰礥又曰閑其反覆于崇護微陽之義矣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中四金中不亦象屯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亦準屯入

閑次四一十八分二十四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位律中大呂閑閑也防也章云準屯今準坎陰家卯作陰家準也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金謂之閑者冬至氣終此首之次三小寒起於此首次四陰雖盡於下而猶壯於上故能防閑礥礥焉而萬物亦皆見其防閑故謂之閑閑之初一日入女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礥然者陽欲出不能之貌也陽主出內萬物者也而見防遏故萬物亦皆見閑章云陽氣內微陰氣外壯內外相阻閑閑不通物盡見閑故曰閑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在金世

子母相扶可以養物季冬土復若雌之象故言有雌雄以喻龍而言蛇者伏在地中形未大變故以蛇喻測曰蛇伏於泥君不君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龍而蛇伏故不君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土復土王四季小寒將復丑爲子陰乃雄之象四爲拖拖式故切一陽而當日之夜君不君之象也君德龍也失道而見閑于臣故曰蛇伏於泥也無雄有雌則終莫受施無君有臣則澤不下逮矣次二閑其藏固珍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閑閑也珍寶美道也二爲平人而在閑家故自防閑不與流俗守其善道而已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淵深也守道求己德之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藏疾浪切二思中也君子藏器於身默而識之待價而沽君言藏固寶者也次三閑無鍵舍金管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木故稱閑鍵籥也閑而無籥舍金管也閑閑之家宜明管籥以止出入金而無鍵故舍管也測曰閑無鍵盜入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無鍵之門盜入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鍵渠建切籥牡也按籥牝牡其牡者曰鍵其牝曰管無鍵則管不可用舍讀作捨司馬云小宋本作金舍管今從諸家鍵其偃切舍與捨同鍵鎖牡也管所以出鍵者也閑無鍵則金管而不用矣三爲成意而當日之夜不能夜失其權重明盜入門也易曰弗過

防之從戎我之寇又曰慢藏誨盜　林希逸鬳齋集舍注音捨今音釋鍵鎖牡也管所以出入鍵者也關門而無鍵雖鋼鎖管亦關釋矣又失防閑之道也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我萬民也輗軏喻信也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也四臣道也有位技大君牧養萬民之義非信不立故拔以信征行也以信教民故可行曰小征也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治民以道貴信行于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輗軏喻信也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次五礩而閑而板我毒而非石如石厲陳仁子輯注范氏厲危也五爲上上中之難　石之

三

象也礩閑之世萬事皆難五處尊位當拔除其毒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測曰礩閑如石其敵堅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如石不拔故堅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五處尊位當拔除其毒非石之乃而使如石故危也先謂五君盛位爲物藩衛而欲以不正拔物故敵堅如石而身危也次六閑黄埃席金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營衛也五土也五爲中黄中也宗廟之中故有王埃之室金第之床測曰閑黄埃以德固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以君之德固有宗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范注用公羊家説而埃乃古字也第舊側几切牀版也按注云金第

之牀謂金版之牀也司馬云小宋本埃作埃今從諸家范曰五堵爲埃王曰埃古雉字謂城也第簀也光謂席猶藉也金至堅之物六福之盛也而又當盡君子以德自防外患無從而危者也故曰閑黄埃席金第　林希逸鬳齋集埃古雉字城也第牀簀也閑以金城藉以金簀人之自防如此喻有德以自德也次七跙跙于遂除或寢之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跙跙惡貌也七爲無道故曰遂除人人不能備也家性爲閑當防閑惡人以清王道防而不固纔惡進入故或寢之廬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纔人進入故在舍也胡次和集注鄭云跙七余切禮記斬衰

四

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注云跙跙惡貌則是范讀作苴也或用才與切期失之矣遂除晉語遂篨不可使俛字皆從竹因風遂篨不解亦然司馬云范本遂篨作遂篨王小宋本作遂篨今從宋六本跙七余莊助二切遂音渠篨音除王曰跙跙行不正貌遂篨傳舍或寢之廬閑外而失内也七爲禍生位且當夜失閑之道也廣爲惡人已跙跙然入其室而而不自至者也秦大發兵脩胡而胡亥亡其國次八赤舄播閑大君不閑克國喪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赤舄惡人也八東方也帝之所出故稱大君而有惡人播閑欲入大君故閑距而不内故稱勝國喪家之勢測曰赤舄播閑恐入室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惡人在外恐入其室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閑作不閑小宋本作不閑今從宋六范本王曰亦具者陰陽交爭殺傷之氣也猶於遠閑之外上九閑門以終虛陳仁子輯注范氏家性爲(圈)閑世自閑閑又有惡人欲入其室九爲位中日閑防故虛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虛以受賢故終不入以情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閑之極當夜之位失閑之宜如閑其門戶人之所以自終必且虛而無獲光謂閉門自終不與物交慎則慎矣而終無所得求之功業不亦遠乎易曰括囊無咎無譽鄭云終虛測注謂終不定身以情欲貿注謂終不寔內以惡人其義一也按上九當夜其辭醜醜如注所說則反好矣閑之師曰防閑于門以虛其室一概杜絕無所閑納雖不寔以惡亦不寔以善故曰終虛非能虛已受賢者也是以君子醜之也

天玄十首第五☰ 一才一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惡曰少者陽微而未多也天下之理惟不自足者進而務自足者退是以處少之時不患於微而患於足聖不自足故日益聖愚或自足故日益愚易以九三一陽方居內卦之上欲其下濟而光明故受之以謙玄以微陽方居天五之位欲其濊然而保養故受之以少若次一耿謙次二懷卿次五自沖愧其所不足者也次四望梗次六持滿患其所自足也噫謙有益寡之道而亦爲處少之象天且不可違況人乎

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少注以載幼爲訖故或讀作長少之少按荘子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則謗自少則謙此象謙卦宜如字讀　司馬云陽家土准謙入少次五日舍虛部同陽氣潛萌於淵物濊然能自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土謂之少者陽氣潛然溫和萬物于土中萬始自載幼故謂之少少之初一日十女宿十度　胡次和集註鄭云潛杜覽切恬靜也注言溫和萬物于土中者乃陽氣潛然之謂也潛行察用其恬靜可知也淵於土中皆取晦隱之義胥言淵者未於中天之注言土中者本於少首之五濊廣雅云濊漬也一曰水其薄者濊里染切說文云濊薄水也一曰小水中絕濊勒兼切集韻云濊恬靖貌盧本切注無訓釋則當取其合者舊盧本力兼勒兼三切又里兼里染二切漬也按經典釋文以諸儒訓音不一而並載之則必首標所取附見其餘故雖多非究也此凡五切而皆訓漬何啟于漬乎夫小水薄水亦能漬物其中絕而小者既不濊溢則恬靖可知截舊思廉切古纖字司馬云范王小宋本謙作濊今從宋六本小宋本範作充今從諸家濊音斂截與纖同宋曰潛然

不動也謂陽上見防閑于是潛然植竟於淵不復動也謙然者言萬物見陽氣不動亦謙然自約也光謂萬物當發生尚能自守其纖細知人之謙也初一冥自少眇于謙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眇微也爲士所先而自截纫故微于謙也謙尊而光故冥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謙光之家以不見爲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自作目今從諸家一者思之微也當日之晝處衆之下内自謙抑而不求人知者故曰冥自少眇于謙抄微也次二少不至懷其卹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大在上家子母相養以至孝道故已少不至卹憂也見衰則懼故憂測曰自少不至

謙不成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謙虚之道若不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日夜小人之謙貌恭心狠不以其誠故憂未免也次三動載其得主人之式陳仁子輯注范氏載少也式法也三爲進也進德修業以謙爲本終當居位君臨百姓故以少得人主之法測曰載其得人謙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載少也民是其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載其得人謙貞也今從諸家次四貿貿載妄之振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下祿食性剛狠而在少家祿下而少故曰貿貿三爲四財故曰妄振測曰貿貿望振不能守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妄受振拔故不守

正也鄭云振篇云賑也拯賑者以財賑之也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妄有所求非謙静之時所宜然也光謂家性爲少四爲下振故貧也在中之下不自多大自旌其貧者也故曰貿貿當日之夜不能守正自旌其貧妄求振救斯亦卹矣次五地自冲下于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冲虚也家性爲少土而虚少故受百川易曰君子以虚受人也測曰地冲冲人之所聖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必受邦國爲聖君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五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也冲虚也家性爲少土而虚少故受百川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此之謂也必受邦國爲聖君也司馬云王

曰能正居中又當晝位如地之能冲冲虚下于川谷川谷歸之則爲百谷王矣光謂五者福之盛也地休俾冲故百川就之聖人謙損故百祿歸之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陳仁子輯注范云傾亡也盛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莫多于水故稱盛盛則盈故傾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盈則溢故不足美盛　胡次和集注范云傾謂七也盛爲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則莫多于水故稱盛也盛則盈故傾也盈則溢故不足美盛也司馬云王曰當自少之時居極盛之位位既當夜德又失謙損虚之時及欲持滿今雖盛大後必傾危章云六爲水當冬至後二十日冬水王也

故曰持滿時王即以盛言以小人之道居謙少之時而俾持滿雖免有終故測謂其不足也 次七貪自究利用見富 陳仁子輯注范云富八也八爲木貪爲七七爲火火貪故利木富也火非木不生毋火則子盛故利木富 測曰貪自究富之聘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子貪母富故相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水爲消而當日之晝君子也君子之貪也求諸已而不求人是以人樂與之故曰貪自究利用見富聘問也言富者自將聞而與之況見之乎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次八貧不貪人莫之振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木之廢也秋木葉落聯林是其光富枝枝扶疎外以示

九

貧其實不貧故莫振也 測曰貧不貪何足敍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貪稱貪故不足敍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當少不少當貪不貪則人莫之振也光爲八爲耗又當夜小人貪而強爲不貪者也如是則人誰振之亦衆所賤惡也 林希逸鬳齋集居貧而不爲貧之計是以虛爲盈者人誰振貸之喻當謙不謙者 上九冢雲溟沐閏于枯瀆三日射谷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金生水故爲雨之細者称溟沐細落之雨能閏枯瀆況於谷耶射厭也谷受水而加以霖故厭也 測曰冢雨射谷謙之靜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細以致多猶謙以致尊鄭云射谷篤亦尺切按注云厭也

三日射谷謂谷已滿而厭其多也司馬云溟音脉射特亦切范曰雨之細者溟沐小宋曰溟沐猶霢沐也光謂小雨主微也枯瀆至燥也 積潤不已三日之後乃至射谷九處火之極當日之晝如君子積謙以致功名光大非躁動得之也此言謙道收功之遠也 林希逸鬳齋集枯瀆 雖潤但有三日小雨則有射谷之耐夫言謙久必益也

天玄睽首第六 一方一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恐[illegible]曰睽者陽微交陰爭戾不調也人之情德不同者必異志不侔者必離苟至異而離異戚者固可戚微者尤宜謹也陽潛回于地中陰尚壯於世外再交地六之

十

陰所性不同所遭亦異是固爭之始戾之的也易因離兌之相會寓戒乎睽玄因陰陽之相交致戒乎戾凡異世于六中和於八所以免其戾而正也傾邪於一戾腹於三所以虛其戾而不正也曰戾與睽聖賢其有憂乎戾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睽卦 胡次和集注邵作陰家六水準睽司馬云陰家水準睽戾者乖反也章注云准睽陰家陽氣孚微物各乖離而觸其類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水謂之戾者言陽氣信微而萬物乖離射地而出觸類相將故謂之戾戾之初一日入虛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卯之始化謂之孚卅之萌甲亦曰孚然則孚

有物之始化也陽氣始化其氣尚微萬物之形粗可分別則各以類生而相乖離矣戾之象也　初一虛旣邪心傾傾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戾水無乖戾故虛也亦爲下人人下而邪故心傾也乖戾之家每事失正故危　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其危在心故不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虛者神之宅也一思之微也居戾之初當日之夜虛邪則心傾矣章云一爲夜小人也小人之心不誠不正故曰虛邪邪則偝而不正故側謂懷不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酋就也貞正也腹喻內背喻外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君臣道正故就正　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內外以正故定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酋就也腹以喻內背以喻外光謂若先正其內以引其外則不相乖戾而皆就正也是故君子正心以待物修身以化人齊家以刑國治國以平天下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乖戾之家動失其實不正其內而正其外故腹戾　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中外不動故致爭　胡次和集注鄭云爭側道切司馬云小人心不正而求物之正身不脩不責人之脩舍內而求外棄本而逐末是以中外爭爭而陷于敗亂也二三皆思也故正背戾腹言之　次四夫妻反道維家之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者允位故爲妻陰世所尊則爲夫也夫在外妻在內故反道也各反其事故家道正故可保　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各守其正　胡次和集注馬云夫治外妻治內道相反也然而內外相成以保其家四爲祿而當晝故有自象　次五東南射兕西北其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土生金故爲弓矢牛土畜也故爲兕家性爲乖兕在東南而矢西北明其乖也　測曰東南射兕不得其首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首向也乖戾之家失其所向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時亦切首舒救切宋曰首向也光謂五以小人而居盛位舉措大繆不能服猛者也故曰東南射兕西北其矢言失其所向也　林希逸鬳齋集兕在東南而矢在西北事相違戾何由其功　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水者平齊也故爲準規家性乖雜所施各異故不同也　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所施不同故道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乖作承今從諸家王曰準繩規矩曲直方圓雖乖戾不同各有所施終得其還此亦得戾之宜也光謂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所施不同而皆可爲法君子出處語默其迹不同而皆合于道六爲上祿而當晝故有是象　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七

爲仲女乖戾之家故不女也七陽位也故稱夫謀謀也予我也我謂五也
心在於五欲下求正陽婦人之義無非無儀今從爲女而與水謀故曰不
女也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陳仁子輯注女而不女故可醜恵　胡次和
集注鄭云予我按佩觽云畏予図汝切本無余音朝廷之夷徒勁切本無
亭音讀若余讀若亭者皆後世變古也經言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譌注
訓爲我而語叶韻則無余音於此可見弋汝切者是也謂舊私呂切材智
之稱按字當作譌司馬云譌須與切予與同王曰譌知也允謂夫唱婦和
道之常也今乃乖戾棄同耶異女則袤夫之脊臣則敗君之功大可醜也

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生爲兕也九克於八故殺
生也矢乖也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相乖也八在上中故和測曰殺生相
矢中爲界也陳仁子輯注雖曰以乖猶以中和自界限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范本午作矢今從諸家乖古牾字逆也八爲剝落有殺物之象天有
殺注國有德刑其道相逆不可偏任必以中和調適其間然後陰陽正而
治道通也一曰午交午也殺生往來相交午也上九倉靈之雄不同宿而
離失則歲之功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倉者東方靈神神爲歲星也五星
失度則妖祥生妖祥生則歲功不登測曰倉靈之雄失作敗也陳仁子輯

注乖戾不豐故敗　胡次和集注鄭云倉靈倉者東方以色言之則當作
蒼古字省故通用宿舊音秀按宿者舍離舊音麗按離者去也故謂離
失言離其次失其度也是星行之乖也司馬云蒼靈木之精歲星也其雄
金之精謂太白也漢書天文志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太白在
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北言金木
牲牝同離一宿則有㊀変邪止反同處一舍則有乱九處離之處逆禍之
窮當日之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蒼靈木星也其配爲太白金星
也金木相配而不可以同二十八宿之度太白在南木星在北名曰牝牡

歲則大稔會木合爲白衣之會歲大水言事有相戾而吉者離麗也作爲
也失則爲敗也
天玄上首第七☰一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上者陽欲奮
而升也凡陽性至健未有不伸者龍躍而至天者象乾也竹生而鑽石者
質剛也人特扶而護之耳故陽與君子類也陽欲其上而使之藏君子欲
其進不使之退易因坤休與下陰既沉滯而陽月騰則爲升玄因陰家地
六陰雖乖戾而陽愈騰則爲上故三曰出谷階天幸之也二曰自治四
日妄升六曰堂七曰臺謹之也陽主終柳而不升哉上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升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上是掌切升也按
上訓高者是亮切訓升是掌切下訓卑者胡貫切訓降者胡嫁切　高卑
之為上下者一定之体也升降之為上下者不定之用也古人辨此甚嚴
學者亦宜分別上象升卦故用此音司馬云上時掌切陽家大準升入上
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五秋大寒氣應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
乎上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属於火謂之上者小寒之氣陽物謂陽氣育
養於下皆射地而上故謂之上上之初一日入虛宿八度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射時亦切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為
上而本火世火性炎上故曰鏩鏩以水克火故曰挫水性專一故称純心
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陳仁子輯注純心自抑故和悅也　胡次和集
注鄭云鏩舊音漸按集韻鏩鏩銳進貌司馬云鏩音鑱王曰鏩鏩銳進貌
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能以純一之心日就月將不失和悅以至高大挫
其銳進躁急之至是以求道則得道干祿則得祿老子曰挫其銳次二上
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上家火世二亦火也故思
登于天雖其從上當由其本道而無根雖得高位所不貴也測曰上無根
不能自活也陳仁子輯注不進以道亡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自活

戶括切生也上無根自進不以道也不能自活是亡之原也活作治者誤
司馬云范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谷窮也凡物有根則能生人有德則能升
二為思中當夜躁於進取其志故登于天而不免窮在于淵猶木無根而
上生終不能自活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三木之王故茂也十一月陽氣始胎到春而王故言出幽谷登茂木
也三為進人終登高而享天祿故思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陳仁
子輯注出谷登高所向方遠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方則遷也王曰
珍穀為草木之實可食而珍美也光謂珍穀諭美道也君子棄惡就善舍
邪趣正如鳥出幽谷而登茂木也三為思上故曰思其珍穀詩云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孟子謂陳相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
入幽谷者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孚虛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者兄
兄為口口舌之人而在上位上不以正故言虛名覩於五而非實也測
曰即上不貞妄升也陳仁子輯注處非其正故言妄升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即就也榮木華也四為福為祿故曰就上當日之夜故不正夫以不
正而得祿猶木無根而有榮雖其繁多何可久也信惟虛名而已無益於
實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二在下体欲升而不能得者也

四居福祿雖升而不已以也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怨陳仁子輯注
范氏曰未在水下故稱泥澤五在中中爲天位悠漸之詩云鶴九九皋
聲聞于天五處天位以其光治穀明然後升高猶鶴軒歷山而升天位處
之以正又何怨乎測曰鶴鳴不怨有諸中也陳仁子輯注以道中官得之
中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怨與作同階猶登也五爲中和又爲盛福
上之至美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升聞于天亦無所愧詩云鶴鳴
于九皋聲聞于天鄭云怨古作字聲聞音問群經音辨云聞聆聲也聲著
于外曰聞亡運切所謂聞望以其著者名之也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

人不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謂宗廟故稱堂也宗廟之中威儀以禮今
乃顛到衣裳朝廷之人不善之也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陳仁子輯注
廷人不善故失大衆　胡次和集注鄭云廷徒勁切朝位也音廷非古可
馬云上曰衣下曰裳慶者也六陰上祿陰曰升于堂當日之夜小人升居
君子之位者也故曰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說故曰廷人不慶次
七升顛于臺或柱之材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臺爲八也堂上往八有高危
之狀故稱臺也高危墜墜而有良輔以自柱故言或柱之材測曰升臺
柱輔弗墜也陳仁子輯注處高終顛故弗墜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

卷四千九百二十五

宗本弗作拂今從陸宋王本柱陟主切拂古弼字七在上体而爲敗損故
曰升于顛臺然而當日之晝雖在衰危而得良輔如將傾之臺柱以良材
則高而不危也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爲木故
稱梯也或爲九也九爲金故稱斧梯而見斧故知其危測曰升危斧梯失
士民也陳仁子輯注終於危墜故失士民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八居
過滿之地位且當夜而務進不已如升高履危而或斧去其梯故求復
下不可得矣士民者國之体也當夜象小人驕亢於上不恤士民如高升
斧梯危負之敍矣士民者国之体也君賴以尊者也上九棲于菑初亡後

得基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秋位萬物所歸故稱棲金在火世故爲初亡
見灾爲懼故得基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陳仁子輯注改過修善得天
天下之心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菑與災同君物之上故曰棲九爲禍極
又爲殄絕故曰棲于災然當日之晝是得賢人而爲之助者也豈惟救亡乃
可以立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曰菑當作椔木立死曰
椔棲之枯木欲危之甚也鄭云菑側音錙菑畬也椔苑積作災以棲爲句
故注云九秋位萬物之所歸故稱棲以于菑初亡後得基爲句故注云金
在火世故爲初亡見災危懼故後得基也所謂棲菑得基者言棲菑菑悪

而得基是危懼改脩之數也舊音訓與注異矣

天玄干首第八☳ 一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干者陽若求而畜也夫陽有必伸之理將陽而純陽是爲從類其升也皆正陽而標陰是爲非類其升也以敺玄上與干均象爲升也而干與上似不同上之玄數爲天七之陽干之玄數爲地八之陰故上則夲其健而必伸干則有所求而始伸玄曰干犴也道不順也四之直道六之貞剛行正也也三之匪貞七之何戕九之浮雲行不正也一正一不正而休咎不同焉二首之義以思其升也亦異矣

干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升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甯準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諫說者以言干上故干有諫說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干進之意

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木謂之干者大寒氣也鈴陷穀也是時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下而鑽之則鈴然而穿故謂之干 干之初一日入危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鑽祖官切說文以以穿也鈴注云陷穀也按集云鈴公合切鍵也音與注異當音恰與剳同集韻剳乞洽切陷也司馬云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今從二宋陸本鈴音閤宋曰鈴陷穀也謂是時陰氣猶堅於上欲陽扶萬物如鑽之鈴然有穿

初一 丸鑽鑽于內隙厲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干動轉干時水性滔淪鑽土而下故曰鑽也土可鑽入故內隙厲 測曰丸鑽于內轉丸非也 陳仁子輯注丸猶專也專心不專故非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丸猶專也按說文圜傾仄而轉者從反仄然則宜可訓專乎聞之師曰丸無圭角則不能鑽其鑽于內而遇隙厲若能專一亦可穿矣心不專者轉而之他則失之道故曰轉丸非也隙與隙同司馬云丸者流轉無所不入者也邪僻之人研求人心得其間隙而讒之以蝴其非則無所不入此圖利口之覆邦家者十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衍以鑽孝公

次二 以微干正維用軌命 陳仁子輯注范氏火性標暴其性爲干故能犯上干其非義順納其言故正 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諫道之微妙 胡次和集注鄭云干正犯顏曰干遠曰正司馬云范王本測無維字今從二宋陸本宋曰諫大諫其事在微時王曰二位當晝如諫諍之道當及事之幾微而干之則易爲功然後以正道維持之則能用軌法之命矣光謂二爲方沮而當晝故有是象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諫之軌法也志在正君之道令使度法度也

次三 箝鍵挈挈匪貞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箝拿也鍵術

也家性爲爭動則干時故爭爭析門闕故曰非正也測曰𢶓鍵挈挈干禄囬也陳仁子輯注禄不正故囬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𢶓渠淹切宋曰囬邪也光謂𢶓者緘束使不得移鍵者固結使不得離皆縱横之術說人求合者也鬼谷子內有鍵飛箝篇挈挈急切貌干求也禄福也言小人以術說人急切求合非正道也詩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囬韋云三爲夜小人也𢶓閉也鍵籥也方言曰自關之東謂之鍵自關之西謂之籥三爲小人而處于世不得干之道挈挈然獨于關籥之門才言爲挈特也特獨也令三獨于匪正故測曰干禄囬也范謂爭析之闕則迂矣　林希逸鬳齋集鬼谷子有內鍵飛箝篇挈挈急切貌以術干說欲求爵禄非正道也𢶓鍵用術以𢶓束鍵固之即縱横之術也𢶓渠掩切囬不正也次四干言入骨時貞陳仁子輯注正諫直言爲言骨喻深也入必以正故貞　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陳仁子輯注正諫直言是其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干言直言犯上者也入骨喻深切也夫切直之言不得其時則自取怨咎而無益於人故君子貴于自正也家性謂于四爲福而爲晝故有是象次五蚩蚩于于丘飴或錫之坏陳仁子釋注范氏曰坏未成瓦地五爲土故称坏丘聚也飴美食也家性爲于五處天位當清身約己干福百福而反

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土坏之辱有似晋文求文五鹿後塊反國之慶測曰蚩蚩之于錫不好也陳仁子輯注此錫以土故不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飴與之切坏音醅范曰飴美食也王曰丘聚也光謂蚩蚩愚貌丘以諭高大飴錫也以諭甘美坏未燒瓦以諭惡物五以小人爲于盛位不度其德如見丘飴之美利不循己分而求之則人皆賤惡而以惡物與之矣次六幹干於天貞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故干天也馴順也干之以正故曰貞馴　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陳仁子輯注順正于君何所不保也保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馴順也六逢福而當晝于而至於極大如木之幹乃至于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順而致之則吉以邪逆而致之則凶故曰貞馴次七何戟解解遺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遺遇也七爲戈兵故言戟也在六之上故称何戟解解戟多貌七爲無道之主多所逆遇猶何戟解解多絓絓羅也　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陳仁子輯注解解多結故道不容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何胡可切解胡買切二宋六王本遺作觀今從范本小宋解解作鮮鮮今從諸家光謂何檐也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何戟而行遇物絓羅不容於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檐何戈戟而行解解然必與物相遇言相抵觸也得道之間必不見容言

小人以非道而行多抵觸也觟鮮恚𢇁之意胡買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赤舌爲九也光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敗故火燒城詩云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水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有生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觧祟也陳仁子輯注祟猶禍也以水觧火禍之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于作干今從諸家祟作粹范云祟猶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以赤舌而燒城口中出火也又能吐水干𢗯變幻之術能爲害祟必有以觧之赤吐水諱賊之喻郴子厚有此賊　何光膠言録赤舌陽也吐水陰

也陰陽已分則君子何以觧去不祥上九干于浮雲以墜于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相于世而爲之終終于富貴求不以義如浮雲也不義而富故墜于天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陳仁子輯注不義之財終墜落也

胡次胡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無從字今從宋范本王曰處干之極不能自反位既當夜窮而無之如干雲不止轉求上進既失其道乃墜于天出其宜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天玄狩首第九☰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狩者扶踈而扶踈而大也是二陽爲臨之候也聖賢見陽之寖大則喜見陰之寖大則憂易之

臨則寖而長曰既而喜之也參同之臨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亦喜之也易以陽進而浸逼於陰曰臨玄以陽進而疏大於陰曰狩同一大也光臨六爻皆無凶獨六三雖號甘臨亦以憂而無咎故二之多欲六之遊逝八之厲九之困既章之尤戒之羞亦憂而無咎之說狩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狩舊音踈椄集韻狩與踈同通也遠也又丈呂切進也竹與切者讀如貯積之貯丈呂切者讀如佇立之佇此皆有待而進者未若通則進進則進爲能進乎大也用山於切乃合經旨司馬云王本蜓作狩音狩小宋

本作蜓音踈陳云一本作貯丁呂切一本作蜓所菹切吳公說文蜓通也從叉從足亦𩑶疋足字皆同𩑶揚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蜓狩與踈音義同陽家金準臨陸曰臨狩皆進貌也小宋曰蜓通也光謂狩進也大也

陽氣疆內而弱外物咸𧞤狩而進乎大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金謂之狩者陽氣在內而大陰氣在外陽物扶狩而上故謂之狩狩初一日入危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浸而大故曰疆內陰氣猶盛故曰弱外扶踈布散之貌章云狩之首後之冬至四十日矣陽氣有內感而外微萬物之氣已充于內吞扶狩而進狩進也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爲下人始當升上故匍匐也宜美也家性爲狩狩更而進匍匐之貌宜德謂五也五爲君位故下心樂從測曰匍匐宜德君無行也陳仁子輯注匍匐而進君無人行　胡次和集注鄭云匍匐逢通切匐鼻墨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是進之狩慢者也水之始達其進如此宜德注云宜美也蓋謂作慾也司馬云范本寘作宜今從宋陸王本匍匐者雖未能行而志在於進者也一思之微也故曰寘君子自微賤之時人未之知而已踴是寘德進而大之匍匐而前若將無有得行之時言汲汲於進德不能行也次二熒狩括括不利有攸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熒有光明未

見之貌從一至二道數尚微始當匍匐狩而進取括括貪欲之意也今見其光明欲進承陽失其家性此不利有所往測曰熒狩括括多欲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括他合切司馬云范曰熒曰光明小見之貌括括貪欲之意也括括大食貌次三卉炎于狙宜于丘陵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木故言卉二火也火生土土上之木宜于丘陵也木之生陵進長之道故言卉炎炎盛大之貌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陳仁子輯注短相臨長大之貌　胡次和集注鄭云卉許鬼切說文艸之總也司馬云王曰三位當晝能扶陽而進如百卉遇炎陽之氣當狩進

之時宜其處于丘陵而下臨衆木矣光謂熒火之微炎則稍進矣以娃卉小火而能臨物者以其託於丘陵如君子之擇術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公侯故有酒食之道酒食以成禮故則代德家性爲狩狩而不正以至沈湎故無譽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陳仁子輯注唯酒無量無常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爲下祿小人學未使而仕所進大者酒食而已故雖肥無譽也次五狩有足託堅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土也土爰稼穡故爲穀也亦爲

君位在扶狩之家故以足諭臨長四方祿以養賢故託之堅穀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陳仁子輯注正當君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穀作穀今從二宋陸范本穀穀古字通王曰五位當晝而又居中體正爲狩之主卑堅爲良可以周行天下以此而進何往不利我光謂中和莫盛於五五爲福中日又當晝君子有中和之德而又得位膺福如足力已彊自可進大況託堅穀無所不之矣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宗廟之義神靈所在故稱逝逝言其明也鬼神之道求之幽微故利小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陳仁子輯注幽微之道細以入神　胡次集

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遯遯作斷斷今從諸家　林希逸鬳齋集遯遯猶去去也獨進而自行可以小事言無助也（不可以大事言無和也次）次七白日臨辰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辰時也七爲日過時之王高而無氏年老事終正在於五但當論道經書自娛故言可卒其所聞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陳仁子輯注子世父位父得子承故得勢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七爲畫君子也七爲盛大日之象也辰時也以君子之道大明之德而不居於中五之位若唐堯耆老授舜爲之百揆則己之聖德不欲日彰唯可卒其所聞見而已則君子之道始終以德也故測曰老得勢也勢有順時之宜也次八豢豕之狩厲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狩豢豕狩附於人故以喻厲危也豢豕之性蜀寿而進故危測曰豢豕之狩不足賴也陳仁子輯注動以致危故不足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家性爲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爲喻豢豕之性蜀寿而進故危也　林希逸鬳齋集詳附之小人如豢豕然只以自取危厲而已不足賴恃也上九全狩豢其首尾臨于淵陳仁子輯注（注）范氏曰首始也尾終也九爲極淵爲一也豢者相豢之義家性爲狩翦翦全狩而進從九反七故臨于淵測曰全狩之豢恐遇困也陳仁子輯注始終相狩常恐至於困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豢厭萬切

注云豢者相豢之義則首宜從之以豢禽其人故豢縛其首也又有匝縛去頭居王三切或曰束腰絕也或曰提臂絕也絕物縛物據臂束腰爲縛一也然依注當音豢司馬云二宋陸本作全狩之豢豢其首尾臨于淵今從范王本范本害作困今從陸宋王本豢音豢又厭萬切小宋曰豢縛也光（謂）爲九爲道大之極進極則退大極則滿君子欲全進大之道非恭慎則不可故恐懼如以絕（繫）首尾臨于淵乃免咎也章云九爲畫處狩之中（終）故曰全狩豢豢謂纏也首始也尾終也家爲金也九亦金也狩而相附纏纏之心欲其始終君子之道常有憂憤處狩之極既極必困執執如臨深淵故測曰恐遇困也明非在困也蓋君子之心處極畏慎也

天玄美首第十三 一方二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美者温美而進者也玄曰美私曲何也物之大必觀其初而求大之道者每或說遇於其初故方潔而進之之始當本於正而不可趨於曲杞柳之杯棬始之直者尚恐其曲枉楯之撓膛始之曲又爲圖龍龍桎其直故易於臨說順之後既曰臨大也又大亨以正玄於一之迂途三之不如五之真壹赤皆勉以正故玄象臨有二首狩則宰陽氣之大美則淑陽氣之所以大即臨之大亨而止也故大難而正有難美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氣一水下下

亦象臨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羨于線切延也餘也注言濡羨乃此義也司馬云羨于線切陰家水準小過舊準臨卦非也王曰羨者邪曲不正之象光謂周礼有璧羨不圓之璧也　林希逸鬳齋集羨餘也猶璧羨以起度之羨

陽氣贊幽推包羨爽未得正行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水謂之羨者萬物尚為陰氣所包爽差也當差次而上今乃在下濡羨土中未得正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日入危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陽家玄之陰陽以九天為主而九家九贊皆從之者也九天其屬陽耦屬陰中天從天睟天減天城天陽也羨天更天廓天沈天陰也天數在奇則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為陰而陰陽皆正也天數在耦則二四六八為陽一三五七九為陰而陰陽皆反也蓋天者君也以奇數為君則其理正以耦數為君則其理反故如此也羨天之數在二猶周首之數在二也周首之初一猶羨天之羨首也皆下下一水也若以羨天之羨首為陽則猶以周首之初一當晝也其不可明矣此蓋識者謂九天皆陽而不知天道未嘗無陰也且方州天也部家地也表贊人也人事成敗因於地故贊之晝夜從其家之陰陽地道得夫因於天故家陰陰陽從家家之奇耦州譬則諸侯也家譬則大夫也贊譬則陪臣也以贊從家以家從州猶臣從君也

則不不得專而從二以變矣故羨天之羨首為陰猶周首之初一當夜為説於天數在奇則得之於天數在耦則失之蓋知其正不知其反通其常不通其變也若使家之陰陽贊之晝夜得以自專則與政在大夫而陪臣執國命者類矣無乃亂乎此害于玄理不得不辨也推包讀陽氣贊幽退包為句言陽氣於萬物贊助其幽微推引於裏包故注云萬物尚為陰氣所包也羨爽未得正行為句故注云爽差也當差次而上今及在下濡羨土中未得正行為差戒不當為差次未得正行乃羨爽之義其為戒可知也言是時陽氣贊幽推包雖當趨上又猶在中蓋以濡羨差爽未得正行故爾有遷延紆餘之意爲於名曰羨也師授句讀與舊注異其説曰陽氣贊幽言陽於萬物贊導幽微也推包羨爽言雖羨溢爽戒有推闢包容以涵養之也未得正行言善惡不分時勢當然非理之正也意義顯明故附著之覽者擇也司馬云范曰羨者萬物尚為陰氣所包爽差也光謂萬物在幽陽氣贊之為陰所包陽氣推之邪曲差爽未得挺然正行而出故曰羨也章云陽氣幽潛推助萬物之氣而使之繁盛陰猶居外包覆群稟物之生進未遂正行羨者濡羨也物尚未得其正陽為陰滯留其行也測曰羨枉曲也未得公正而已也

初一羨於初其次迂途

陳仁子輯注范氏

曰行屬于水一亦為水家性濕羨流屬無常故言迂途曲縈之憝也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陳仁子輯注濕羨曲縈雖正以直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始初而邪則次後難正矣故曰其次迂途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為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羨邪也儀法也二為平人雖在邪俗從之微賤而反正道故可為法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陳仁子輯注反之即是故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邪而未遠所失尚微若能自復於中猶可以為法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次三羨迂途不能直如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為進在進德修業為邪其道故不直測曰羨迂途不能直行也陳仁子輯注家性邪迂故不能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于作迂今從宋陸本羨至於三矣道漫遠不若直性之善也次四羨權正言人不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為邪四在臣位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為如微伸之人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陳仁子輯注反之於常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君子之道未嘗曲也其有曲者遭時不得已而行之以權正也權者權其輕重所曲者小所正者大非不幸不可為也若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答南子之拜之類是也善反常者雖反常道志在於善也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陳仁子

輯注范氏曰五居位也亦為大車君所乘也家性為邪大道平易舍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為憂測曰孔子之夷奚不遵也陳仁子輯注何不遵大道也奚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大作泰今從范王小宋本蹊音奚王曰孔道謂空道也蹊邪徑也空道坦夷不之踐履蹊路微狹而道之又乘大車必見覆敗憂其宜矣光謂踐田成徑謂之蹊大輿以象聖人之道人所載也五謂中和故曰空道夷如夜為小人故曰蹊路微如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有直賢之佐矣矢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正夫也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陳仁子輯注以正自輔故得賢臣　胡次和集注鄭云夫古矢字經皆從古其作矢者後人誤改也司馬云大虛謂神所宅也矢夫直臣也羨而過中故曰大虛既邪當日之晝故或直之或翼之得賢臣以正其邪也齊桓公得管仲行若狗彘強伯諸侯衛靈公得仲叔圉祝佗王孫賈雖無道而不喪次七曲其故迂其途厲之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馴順也家性為邪七為失志性邪道迂故厲也以五自奉血食萬姓故順也測曰曲其故為作意也陳仁子輯注在上為神祠作佐助之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范王小宋本訓作馴今從宋陸本章六七爲夜小人也君羡之時見君子既邪遂由直乃事迂其道胃其久而順之測謂故作意者知其邪而從順之也六爲君之子故直之七爲小人故由意順之厲危也馴順也次八羡其足濟于溝瀆面貞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面向也貞正也溝瀆之難人所避也所行避之則可以濟其世雖是邪行避難所向則正測曰羡其足避凶事也陳仁子輯注向善避惡道之正也 胡文和集注司馬云面向也八爲禍中而當晝故邪其足者以避溝瀆也君子居其鄙者以避禍患也其終也歸於向中而已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上九車軸折其衡捐四馬就括高人吐血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金也金者乾君之象括會也捐折也軸折衡捐故司馬會也高人賢也血以潤體祿以榮臣故以血爲喻上失其道賢者奔亡故言吐血 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陳仁子輯注臣之於君不合則去亦悔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捐舊音月按說文捐折也蓋物之折猶月之缺也司馬云二宋陸本捐作捐今從范王本捐音月范曰捐折也光謂括結也行邪不已至於禍極故軸折衡捐四馬絓結而車上之人被傷也高人以喻在高位者 林希逸鬳齋集捐音月

折也括結也車將行而軸與衡俱折四馬又有縶絓車上之高人必墜而有傷至於吐血也言非道求祿餘及以取禍

天玄差首第十一 一方二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差者陽一再交於陰而過也夫陽前交地六之陰則首以戾今再交地二之陰自首以差何也理謹乎微而慎乎大戾者微而交陰其性不合猶可言也差者大而交陰其過漸彰不可長也易於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而卦象坤曰小者過也玄以微陽再交地二象小過而亦言差初一之微失自攻初二之初好漸差四之小漸不免以至九贊之中常恐過而不敗者其謹之又甚於戾矣差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小過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亦準小過入差次二十分分二十二秒日次諏訾立春氣應斗建寅位律中太簇次五日舍營室差者過之小者也陽氣蠢闢於東帝由群雍物差其容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火謂之差者立春節帝出于東陽氣用事群陰雍容在於地中差次而出故謂之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氣動闢於東天道由於衆和物容差殊之象也初一微失自攻端 陳仁之輯注范氏曰一爲下人家性爲差差次當上而在火世當在克害而自攻治以道自正故曰

端也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陳仁子輯注微失反正不爲二五所知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其差尚微人未之見苟能自治不害於正也章云一爲畫居子爲水而居大家水盛於大動有克本之數居子之道不遠復故能自治故曰微失自攻端履差之世不免小失故治也未形于外故曰人未知也若無二過之說范注謂不爲二五所知義亦非特二五也次二竊其所好將以至其所惡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合同是其所好所惡者親近於水水盛火衰故惡也測曰竊其所好漸以差也陳仁子輯注宜以漸次而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竊作竊今從宋陸本范好呼報切惡烏路切竊漸也所好謂利欲也所惡謂禍殃也二爲思中而當夜惑於利欲竊以差失將至禍殃也章云二爲夜小人也小人之道若差失之時不能自固將遂其進而自之所好之人廢而不用衆惡之人致之而進雖未彰於過惡而爲善失之階漸也竊猶廢也故測曰漸以差也一爲君子微失在心而能改正二爲小人事始乎決爲差之基也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木盛則華故曰暉光重言其亡者安不忘危戒懼也進德修業兢兢自懼防微慮無始致光榮測曰其亡其震自衛也陳仁子輯注震懼也恐懼自衛護

三十五

卷四千九百二十五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震懼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能知其過常若將亡震懼自衛乃知暉光也次四過小善不克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過去也四爲公侯親近至尊唯善是務易曰小人以小善不無益而弗爲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爲小善故曰不克克能也小善不爲終不能大善測曰過小善不能大也陳仁子輯注小而不爲焉能至大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人偷介不協中庸過於小善不能至大也如尾生鮑焦要離之類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門爲四中行謂五也家性謂過見善而行爲中也五處天位雖在過家不爲於義測曰過門折入近復還也陳仁子輯注去遠反自欲近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彼作此今從宋陸本折之舌切家性爲善五爲中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失其中行也章云五爲晝君子過門謂行而過過門也折入謂反而入也中行中道也謂終竟其過遂反而得乎中道也行取其行過之義中道謂五爲土而居中故測曰近復還也才過而未入過以門爲說非以四謂門也范注非也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跌過也過門而去不入室者嫌爲五所克水在大行不能自安也測曰大跌不入誠何患也陳仁子輯注患有克害之災　胡次和集注鄭云

三十六

跌注云過也音赤司馬云六過於中跌已大矣過門不入遂至失所也孔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以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業
業危也貞正也七爲火位火之行懼其炎盛故危無道之世常如累卵故
以喻而自戒懼故正安也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陳仁子輯注或之
以危必安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過以入禍故曰累卵當日之晝故能自
危陷禍而懼則不失正安矣次八足累累其跌蹉蹉輔銘滅麋陳仁子輯
注范氏曰累累履桎貌也過而不改身既被桎又見鉗銘鋪麋梂魁故曰
滅眉測曰足累累履禍不還也陳仁子輯注不早自改故不還也　胡次

三十七

和集注鄭云累力追切注云履桎謂累繫也或作累蹉汝兩切蹉行失也
輔牙車也麋古眉字司子言伊尹面無須麋輔銘滅麋者其輔銘銘而滅
於麋是墨刑也司馬云范本蹉蹉作蹉蹉王本作蹉蹉今從二宋陸本蹉
七何切蹉汝陽切蹉倉向切小宋曰蹉蹉急行貌光謂輔頰車也銘當作
名目上爲名麋與眉同足累累其步蹉蹉謂邪不不已履禍寖深而不自
知也故陷輔及名至於滅眉猶易之過涉滅頂凶也上九過有枯城或蘗
青青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爲上極極上反下故蘗青青枯虛也枯城故
都也家姓爲過過住而上如歷故都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陳仁子

輯注寫上反初更生之謂　胡次和集注鄭云蘗患列切木餘也司馬云
蘗牙曷切木斬而復生曰蘗過而不已至於禍極故曰過其枯城枯城者
亡國之象也然日之晝君子能改過自新興衰起廢者也故曰或蘗青
青

天玄童首第十二 一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童者陽長
而未甚有適也其体已具其用未著最用功當養之時易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夫蒙云者指赤子之心言也蒙未知於聖而可以語聖者養之之功
也是童蒙也本純而不襍也本善而無惡易以陽陷於陰而止未有所適

三十八

則以蒙体之玄以陽次於過而未有所立則以童体之凡二之出泥
次之以明八之繫次皆淑而養之者也是可驗崇養陽剛之功童陳仁子
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蒙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
蒙章云準蒙陰家行水陽氣始窺物僮然咸未有知陳仁子輯注范氏曰
行爲於木謂之童者五春之節萬物孳甲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童之
初一日入營室四度　故次和集注鄭云徒東切說文未冠也玉篇云古
之用字幼童謂僮僮僕爲童司馬云范曰春春之節萬物孚甲始出枝葉
未舒故謂之童光謂陽未見丑地土故曰始窺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水之初發蒙蒙然故不窮也我三也三是進德修業
之時今一幼稚若初發之水未修小學不欲要三童已之蒙故言會我蒙
昏也測曰童不窮恐終晦也陳仁子輯注不早要三以致晦閉也　胡次
和集注鄭云頑童顓固也童稚也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夜頑童之人不
窮於學終亦歸於蒙昏而已次二錯於靈蓍焯於龜資出泥入脂陳人子
輯注范氏曰脂美也謂榮祿也二爲火故曰焯者草莖龜卜者所以決疑
出泥入脂者言下從污泥之中出求榮祿之處測曰錯著焯龜比光道也
陳仁子輯注比親也親求光榮之道　胡次和集注鄭云錯倉各切雜也

三十九

錯于靈蓍謂雜占休咎也比毗至切注云親也司馬云王本龜資作元龜
而注云灼于元龜資取吉凶之兆蓋經誤也焯與灼同比頻寐切泥滿泥
之象脂所以爲明也二爲思中而當晝能以闇求明如錯蓍焯龜以決其
疑出其滯泥而入於光明故曰比光道也比近者錯者錯綜蓍數以筮也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辰時也時月喻明師也家
性爲童童而未聞告見明時不能行求己已之家子曰聞義不能徙是也測
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陳仁子輯注何不往而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小宋奚不逝作奚不可逝今從諸家三爲成意如東方已明可以行矣

而不能以行失時不學者也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前夫三也三見師而進能就四雖在後從義從善親近於五附著
賢者先見榮饒故曰先錫之光公矣也測曰或後前夫先光大也陳仁子
輯注得君之光以爲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或後屖經音辨云胡爲切
居其後也胡垢切從其後或後前夫以從其後爲義也先錫羣經音辨
先前也思天切先前之也思見切插前謂居其前也前之謂出其前也先
錫之光以出其前爲義也章云四爲晝君子也喻學之時或在三後致君
其後君子之道盛屬誠心反先擇蒙而至明宿其道光明君天所錫謂光

四十

光大也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處天位在童蒙
之世若幼眇之君禮儀未備盤于遊田蒙突林木以求兕獸雖實得之君
子不貴故曰其德不美次五柴求兕得不慶也陳仁子輯注得之不道
故不以所獲相慶次六大闢帷幕以引方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
廟春秋祭祀以神事之故闢帷幕延要賓客也測曰大闢帷幕覽衆明也
陳仁子輯注覽照四方故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帷幕蔽明之物也
六爲上福又爲盛多如人君延納四方之士無有壅蔽也舜賓于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次七修侏侏比于朱儒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修長也七爲無

道故云倸倸倸倸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七雖長大而不學道倸倸然若未成人人也故以倸儒爲喻測曰倸倸之修無可爲也陳仁子輯注倸倸無知何可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倸倸倸當作朱莊子云倸音株人謂戎朱愚朱儒朱當作倸音語云倸儒扶盧扶緣也司馬倸音株　修長也倸倸長大貌七爲七十年已長矣而當日之夜雖倸倸然長大其智識乃比于朱儒不免童蒙也以象居君子之位行小人之道也　林希逸膚齋集修長也倸倸長大之貌朱儒短少也年長而有童心不足有爲也次八戎鑿之戎剝之修其玄鑒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爲疾疥故見鑿剝以治其過修治也鑒鏡也渝變也家性爲童夭道未開故修玄鑒以正其變也測曰鑿之剝之過以衰也陳仁子輯注疾疥生生道之衰也　胡次和集注承爲剝七亦切不斈而恩以至衰老陷於禍中故曰戎鑿之戎剝之然當日之晝君尚能從斈修其玄鑒猶足以變禍爲福也晉公平聞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斈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斈如日出之陽壯而好斈如日中之光老而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麋童犀角而相抵觸剛弱不等有勝有否也家性爲童九爲之終麋爲八也犀爲九也金剛木懦金尅於木故灰其首測曰

童麋觸犀還自累也陳仁子輯注抵觸於人皆已累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灰滅也累力追切因也抵觸於人法當有罪若爲彼所傷則反已之累金在木家是故如此司馬云累作纍今從小宋本力追切王曰處童之極當夜之昧昏昧之不能自反者也童麋無角之麋光謂灰猶麋碎也九居童之極遂禍之窮如童麋觸犀麋碎其首不量其力愚之甚也林希逸膚齋集以小麋爲觸犀中自碎其首不量力也灰麋碎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五

玄　太玄經四

天玄增首第十三☲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增者陽氣欲其日長也陽欲益陰欲損礼也增云者亦豈外有以益之哉特物害其初之天而已若孟春駕蒼龍服蒼玉是色之順其時也麥菽路食麥與羊是食與居之順其氣也覆匿衆不稱兵是事與政之順其性也凡輔相裁成養而增之者若此類是也故童家之天可以語聖微小之陽可以至壯天下事未有不自微而始易之益從否變者也居五得位猶九四之陽而益陰玄之增從童來者也童家無適以地四之陰而交陽故九賛之中君二增方七高仞九峻崥增而益增益刑三日刮目相待之謂也宜真童哉

增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家益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益章云准益陽家陽氣蕃息物則益增日宜而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属於金謂之增者陽氣著息萬物布護而殖長也日以增益故謂之增　增之初一日入營室八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陽氣蕃息作陽氣菸蕃息王小宋本作陽蕃蕃息今從范本陸范王本增益作益增今從二宋本二宋陸王而作如今從范本初一闇貞增默外人不得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一爲下人在增之世故闇增默然也然也默然自增不爲外人所見測曰闇貞默識內也陳仁子輯注爲內 人所識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墨當作默則與賛有字異者如爭肎賛作爭射與訳測作爭射闇闇義理俱通且以相備則無嫌也此首賛作闇貞增默測作闇貞增墨墨字誤也玄擬嘿而該之默與嘿可通用嘿與默不可通用司馬云王本闇作闇今從諸家墨當默默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多聞正道以益其德默而識之今見於外也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寘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性炎上而在增世君子之道積小爲高不增其道而便擢增擢光故反寘也方道寘晦也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陳仁子輯注光榮暴增故徒飾外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方道也寘晦也王曰不增益其道而外自誇耀欲增其光反自寘也光謂君子增修其道而榮名從之小人舍內而飾外求光而愈晦也次三木以止漸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止足爲株根增益益根而幹長求益之道測曰木止漸增不可益也陳仁子輯注宜以道實不可虛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益作益今從宋陸王本王曰益掩也光謂君子之李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枝葉寖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行日新法言請問本漸曰止於下而漸

於上者其本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本雖止而其長有漸
誰得而折遏之蓋積也進本日益之喻也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陳仁子
輯注范氏曰四為金在中秋勝克勝也家性為金重剛之世而在增家故
曰或增公侯之位受任甚重故增而戴也測曰要不克可敗也陳仁子輯
注難戴之重故可敗也　胡次和集注要云要於宵切戴丁代切首戴也
説文分物得增益曰戴首戴不勝則其增益適為累也司馬云四為下祿
而當夜無德而享其祿如要弱而增戴必不勝任矣次五澤庳其容眾潤
攸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土也故称澤家性為澤每事皆增增以謙則
五增以吝則損故曰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也今五處天位反若澤之庳
眾水所湊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五能自卑亦所
以又邦國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陳仁子輯注卑謙自降道之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庳音婢者下也音卑者下之也澤庳其容當用平聲司
馬王曰如澤之庳下眾潤所歸光謂五增之盛也眾共益之非謙虛和
以致此哉　林希逸鬳齋集澤在下而諸水自歸之以得益之喻也次
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為宗
廟廟有朱車之飾飾過人君也燭照也照顯神靈以榮生存也三千以喻

多也詩云萬物攸同奉祀以礼三千之福亦慶也小人當之不勝其崇故
傷也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陳仁子輯注不能當受神人之福祈
胡次和集注鄭云朱車車以朱為尊墨為卑覲礼曰侯氏裨冕釋幣于祢
乘墨朱戴龍旂弧韣乃朝蓋諸侯朝見天子皆乘墨車服玄冕示卑且質
也若路其国則上公服袞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而皆乘朱車則尊
且文矣朱車乃人君之車也注云廟有朱車之飾飾過人君也蓋朱車以
事宗廟人君不常乘之猶天子之玉輅以祀也次七增其高刃其削丘貞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生土故言丘丘能自削故貞猶君子處於高位而
善下人亦其正也測曰增高刃削與損皆行也陳仁子輯注損己益人皆
可行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峭七笑切當作消方所謂削丘也司馬云七
居上体而為禍基可懼之地也家性為增增而不已必受其殃七當日之
晝居子之道也故能每自裁損以保其安夫丘之所以傾者峭也若能每
增其高輒刃其峭使以陂陀則終無傾夷此丘之正道也正考父三命茲
益恭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次八兼貝以役往益覿陳仁子輯
注范氏曰覿憂也古者貨貝而貝為財八木也亦為弱弱王道微弱思澤
不行倫嗇禍急貨賂為市日以侵析下不奉上故致憂也測曰兼貝以役

前慶後亡也陳仁子輯注貲賂爲市故爲前慶慶終致禍故後亡矣　胡次和集注鄭云魚貝注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蓋言魚猶朋也按趙岐注孟子魚金埒金也其價魚倍於常然則魚貝義猶是也劉菑他歷地以刀去髮按范讀作惕故注云剔鬄也以刀去髮與注不合司馬剔他歷切削也其富貲也役賤事也以富貴而爲賤事貪求不已雖卑得五亦必敗削故曰前慶後亡也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峽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峽岬山足也崔嵬也當崩而不崩者以用弱足之故也九在增家猶高位之君而不危者以有賢輔之臣也能任賢自輔猶峻之山賴峽岬也測曰崔嵬

不崩群士橿橿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是多士而強盛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峽岬今從范王小宋本崔徂回切峽於兩切岬必拜切橿渠良切范曰峽岬山足也王曰橿橿者扶助之貌光謂九處增之極逢禍之窮然而免咎者以群士爲之助如高山不崩以峽岬爲之足也

天玄銳首第十四 𝌓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銳者陽進而不二者也夫進而銳者或病於退而速故一則進二則退玄云銳執一蓋陽一而不容雜故銳而不能退玄之銳象易之漸也漸之二體陽皆歸

上而又得五位亂之二陽勢皆復上而數得天五初一之蟹不一初二之一無不進三之不能處一皆一於陽而銳者也特漸而義以序而進銳之義以勇而進其功力似不同銳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漸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土準漸入銳次五十三十一分一十三秒雨水氣應章云准漸陰家陽氣岑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土謂之銳者立春之節終於次首之次二雨水起於此晉之次三太簇用事於次四陽氣岑岑精銳爲物專一而生無有差二故謂之銳銳初一日入營室十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岑魚金切山小

而高爲之岑岑羞銳之形也司馬云岑鉏簪切岑然銳貌銳道尚專章云岑銛利之貞言陽氣銛利精銳於物物皆銳而生進而志無異也故曰專一而不二蓋銳之道貴乎專精一志而無貳二者也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水十一水也故稱泉亦爲介故稱蟹五爲様故稱蚓蟹之後蚓者用心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及無足之蚓也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陳仁子輯注用心不一故後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郭索多足貌王曰郭索匡穰也吳曰匡穰躁動貌光謂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入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

非地壇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一爲好始而當夜家性爲銳故有是
象蜆去姿切足也　林希逸鬳齋集蚓食黃泉而心一蟹多足而躁反不
如之荀子勸學篇已有此喻次二銳一無不達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性
上達以火德處銳家在其土行并力俱上故無不達測曰銳一之達執道
必也陳仁子輯注專一之故必上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
而當晝故曰銳一無不達或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
吉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
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次三狂銳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
三爲進人但當進德修業而已在於銳家不見禮析故銳蕩測曰狂銳
之蕩不能處也陳仁子輯注狂蕩之人故不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三爲思始而當夜狂者進不一之謂也蕩然無所守則不見成功也易曰
晉如鼫鼠貞厲次四銳于時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時者得其時也
銳而必利故時不利利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陳仁子輯注銳以時宜故
得其適　胡次和集司馬云四爲福始而當晝銳得其時者也故無不
利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銳

苟自銳進進東則忘西見背藏心不本道實故言銳也測曰銳東忘西不
能迴避也陳仁子輯注銳東忘西故不求所宜　胡次和集注云鄭云見下
旬切忘擗經音辨云意遺曰忘無方切意昏曰忘無放切司馬云背意昏回忘外也
心內也五爲盛福而當夜小人知得而不知喪見利不顧其害貪前忘後
棄內逐外者也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醜類
也鍾聚也五軌五行也六水也雖在銳世而不失法從五行之性銳達於
類萬福所聚故正也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陳仁子輯注萬福所鍾不可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醜衆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當日之晝銳于
盛美者也君子之進取務合衆心而已矣故能含容五軌萬鍾而不失其
正也古者度涂以軌軌者兩轍之間其廣八尺釜十曰鍾鍾六斛四斗也
五軌喻廣萬鍾喻多次七銳于利忝惡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在銳家
故利也忝辱也君子之道銳于德義則吉銳于色利故忝至測曰銳于利
辱在一方也陳仁子輯注六辱於七在南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
曰忝辱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銳于利而蒙辱惡者也方猶也辱
在一方者言其所以取辱者在於一端見利而不思義也次八銳其銳救
其敗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木在土行故相克敗言銳者以未害木既非其
宜故銳其銳銳故救敗也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陳仁子輯注恐作殃

宜故銳其銳銳故觳敗也測曰銳其銳恐僨作殃也陳仁子輯注恐作殃
禍充其本也　胡次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見得而思義
躁前而顧後銳其銳而常救其敗失故免於殃咎也上九陵峥岸峭陁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陁墮也峥峥嵘也峭峥峥嵘將墮於下故陁也測曰
陵峥岸峭銳極必崩也陳仁子輯注高立而銳必崩墮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陁直尔切范曰陁墮也峥謂峥嵘也峭峻也峥嵘高峻將墮於下
故言陁

天玄達首第十五𝌔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達者陽氣

九

而暢無窮者也蓋三陽爲泰之候也太和生於通太戾生於隔陽氣達而
萬物遂矣聖賢達而天下寧矣易之陽自復而臨臨而後爲泰玄之陽自
周而狩狩而後能達群寫壞閣形形色色孫和大和其機浩不可遏初一
之迵迵不屈次四之小利小達五之達于中衢陽至是暢如也達陳仁子
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泰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
泰入達初一日舍東壁章云準漸陽家　林希逸鬳齋集達準泰陽氣枝
枝條出物莫不達自枝者爲枝自枝别者爲條言陽氣既達枝枝條皆
生也一樹之間枝爲大枝爲小條又小者言氣自下而上大而小也陽氣

枝枝條出物莫不達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水謂之達者陽氣日盛
布施萬物也故條枚木莫不達者故謂之達達之初一日入壁宿一度
胡次和集枝注云枝莫孟切枝生枝枝生條晉云枝條枝出謂達故發生
枝條也司馬云宋曰自枝别者爲枝自枝别者爲條陽氣動出萬物皆得
其理無有鉤纏而不達陸曰枝條出言陽布施無不決也初一中冥獨達
迵迵不屈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中心也心深稱冥迵通屈盡也一中心
冥冥獨達於事故通而不盡測曰中冥獨達内晄無方也陳仁子輯注所
晄通於四海非一方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屈注云盡也巨勿切司馬云

十

迵徒弄切范曰迵通也屈盡也光謂一思之微者也故曰中冥當日之晝
君子内明黙識通達無方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迵與洞同中心達而無
室礙也次二迷腹達目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爲木又爲大腹在水之間
水見於大息心不施故迷腹也家性爲達日則外照故曰達本測曰迷腹
達目以通不明也陳仁子輯注目爲心視故其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宋陸本作不以道明今從范本光爲二爲始中而當夜内心不明則視
外物亦審當矣故不明于道而恃外察無益也以用也所以迷腹達目由
其用道不明故也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陳仁子輯范氏曰

曰東方爲春故青木也故青林也維流枝枚生彰也辰芑尋蔓於其枝枚
則不得累而蔓之而達于上民弱於下君不施人以存鄉之上下懸絶不
相及也測曰蒼木維流内恕以量也陳仁子輯注君高懸下民所附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芑舊說一作兌以量平斂掊銓量之義以用言之則音
良器量之義以體言之則音亮司馬云量力張切范曰維流枝枚叢蕪下
也辰芑奉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累而蔓之而達於上光謂芑與
乾同三爲進人近祿祿而當晝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專
其美如木垂其枝以逮於下故辰芑得而纍之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金陰稱小金稱
利金中之金故小利也四爲下祿故小達也不能進賢專於小利故大迷
也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也也陳仁子輯注達不四達知一方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扁必汚切陸曰獨曉一隅與一方言不知四達也光謂扁
扁狹小貌四爲下祿而當夜故爲小利小人獨曉隅方不達大道所得狹
小不能救其所失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知其必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
未聞君子之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扁狹也見小
而失大不能自救其失也所獨曉者止一隅一方所以小也次五達于

中衢大小無迷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土而四達故稱衢家性爲達
而在中衢無所不通故曰小大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陳仁子輯
注無所迷惑故四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爲中和又爲著明當日
之晝達之盛者也次六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畛界
也要中也神靈之道何界之有洫小水也有隄防之險蓋其如洫故否
也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陳仁子輯注估神以福不私於人　胡次
和集注鄭云云要於霄切要中也取諸身中之要也洫忽域切洫小也也有
隄防之險否方九切司馬云畛之人切六爲極大通中而當夜故曰大達

無畛畛田界洫所以明田界也作治也君子之道當而壇宇宮廷譬如
大田無界若不要而止之正溝洫而作治於内内則荒穢而不修矣不
可徧從看田既廣大從此則失彼矣章云六注謂神靈之道莫測畛域善
其如洫故否則於六之說深未達也且六居夜小人也其數爲水水之性
流達無際故曰大達無畛小人之務達而不求其中道君廢止息則若溝
也七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周通故測曰不可偏從
也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攻斷之盛莫絶乎大故
稱砭割大莫宿草故爲七以生五數故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

陳仁子輯注除故生新不廢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集韻非廣切入又瘕驗切皆以石刺病也按平聲者刺病之物也去聲者刺病之事也經言砭劑當以去聲讀之司馬云砭徂驗切王曰雖有砭劑之損終獲愈疾之利利賴也先謂砭石之刺病也七爲刀又爲禍始而當晝君子違于事變知禍之至劑害去惡如砭劑之去病雖有亡後得其利不爲廢疾也次八

迷目違腹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木七爲目木在目下故迷目迷則心精故違腹測曰迷目違腹外惑其內也　陳仁子有丨有目而迷外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在內體故曰違腹八在外体故曰迷目惑於外物以

十三

視內明雖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所以終敗也　林希逸鬳齋集次二曰迷腹違目言內惑而外察也此曰迷目違腹言內明而外惑也內外俱明則善矣上九違于咎貞終譽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在水家家性爲違致反元之故言于咎也雖咎而貞必違吝咎而預防之故有譽　測曰違咎終譽善以道退也　陳仁子輯注以道防咎故善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知禍之窮守正而退不失令名也章六九居爲晝君子也處違世世而居禍極知違之窮衛禍之極故曰違于咎從以正道自持故得其終反咎而爲譽也故測曰善以道退也蓋美其正道而解退其咎也

天玄交首第十六𝌕　一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交者陽氣交陰而無間也二氣停則和二氣交則生參同契曰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玄象泰有二首達者如木干霄勢不可阻泰之初也交者如雲垂水立勢不可間泰之極也故泰者達之大者也達不足以盡泰而既以交易於天陽降而地陰升爲泰玄於地二火而天七成爲交一二之冥交四之神交五之鬻猩之交夫孰能間之交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泰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亦準泰章云準泰陰家

十四

行火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交者雨水之氣大簇用事陰陽交泰萬物登明上在地上故稱明堂矞矞物長春風之發貞也皇皇有榮榮也物長順御枝枝榮榮而順風交泰之時故謂之交交之初一日入壁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郎作五度司馬云小宋本作陰陽交泰雍容無礙今從諸家矞音聿宋曰於七切息卦爲泰升陽在三已出地上也陸曰地下稱黃宮故地上稱明堂矞矞皇皇休美貌王曰矞矞皇皇明盛之貌初一冥交於神齊不以其貞　陳仁子輯注范曰一北方也冥闇昧也亦爲鬼神北方大陰陰者鬼神之府家性

爲交交於鬼神必以齋敬齋之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
神弗宿也測曰冥交不貞懷非含慙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冥闇不肅故乞
慙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齋與齋同范曰冥闇昧也交於鬼神冥於肅敬
齋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閤不以精誠神弗福也光爲一爲思始
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交於神明祭祀也雖齋而其內心不
正非是神明之道心既懷非則內慙矣次二冥交有孚明如陳仁子輯注
范云孚信也二爲平人平正之人交於神明必以誠心故曰有孚測曰冥
交之孚信接神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明中正正接神信也　胡次和集

十五

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能以明信交於鬼神者也次三交於木
石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四石家性爲交石木相犯而反交通非其所也
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含人交石非所嚮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成意始交於外而當日之夜交於愚人如交木石
不能相益也孔子曰無不如已者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陳仁子輯注
范云礼尚往來必相往來交報有章故熏熏也交接之道上下相顧亡猶
絕也不相交報通道通絕故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往來有道行之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神作福今

從諸家王曰熏熏衆多之貌次五交于鸎猩不獲其榮陳仁子輯注范云
五處尊位交必其人以自進位交非其類何榮之有四爲毛屬故称鸎猩
記曰鸎猩能言不離鳥獸君子無友不如已者況禽獸乎測曰交于鸎猩
鳥獸同方也陳仁子輯注方猶方道也交非其人故同方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五居盛位而當夜交
交物不以礼者也交不以礼而求榮耀安可得哉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
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林希逸鬳齋集鸚鵡猩猩雖能言非人類也言交
於匪人祇以自辱也次六大圖閡閡小圖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陳仁

十六

子輯注范云圖國也閡閡敬美之意也六爲宗廟齊晉江黃舊朝聘之道
小国入宮必先告宗廟故言靈殽二国交接動以礼合故有殽共之測曰
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相交以礼煥有光儀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閡閡作闔闔今從范本范王本脊作殽今從二
宋陸本范本本之或作散之圖求晚切王曰圖者殽羞之器待賢之道煥
然有光交道之盛也光謂圖蒼蒼閡也閡閡大貌靈善也脊骨体也殽之
字當作餚餚骸也大圖以論當有之君子小圖以論無祿之士六爲盛多
而當晝君子有祿樂與賢者共之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林希逸

鬳齋集因東㰞切蒸養之所也以我大養之地而交其小養者即頤卦大
烹養賢之意大養有大畜也以我之畫穀與尔共食之言與賢者共天祿
也穀合作餚餚啖食也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𣝣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
飛鳥亦為鼠又為弱王王弱於治而好異端牧養禽獸鳥鼠之類故言費
也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益之費故言徒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七為敗損而當夜交非其人徒非而已法言曰頻頻之黨
甚於鸒斯亦賊夫粮食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所養非類徒費而益也
與鸒猩同意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矛九為
十七
戈象木銳若矛也戈則生枝亦其象也八交為九法當相尅家性為交善
交則和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農隙之間講武習兵往來戈矛交於道路無
犯非禮故貞貞正也以道正之故曰不悔測曰戈矛往來征可廢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講之時不廢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為禍中交
不以好而異兵者也故戈矛往來當日之晝君子定兵所以沮亂禁暴
不得已而用之不違於正故無悔也夫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
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上九交于戰伐不
貞覆于城猛則噉陳仁子輯注范云古者治民以征不義侵伐不止為家

所恐必為大國吞滅也故有覆城吞噉之憂有似齊桓不修其師大陷沛
澤而執僑盜也春秋譏之也測曰交于戰伐奚可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
遂猶久也戰伐之事何可久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噉舊云今啗字又從
炎按說文噉啖字本從舀從敢者別也贊言猛作噉有勇敢之意胡其
字如此僬與嚼同司馬云九為禍窮而當夜小人交戰爭勝不以其正覆
國喪家者也以桀桀德不相殊則以猛噉弱而已無有優劣也
太玄耎首第十七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邕曰耎者陽雖
進而猶自縮也玄曰耎有畏又曰見難而縮非法也蓋自反而縮之謂即
十八
需健而止之也也天下之理自恃者不進而自畏者能進故泰之後或
継以否而交之後即次耎也易以剛遇坎陰之險需而圖之是以不輕
進而有功玄以陽交地八之陰故耎而反之是以不輕進而無塈一之退
以動三之不可肆六之遁後承畜皆耎也豈畏而進哉耎陳仁子輯注范
云太玄陰家八上中象需卦卯作陽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耎與軟
同陽家木準需入耎初入日舍奎入次九八分二十秋日次降婁驚蟄氣
應斗建卯位律夾鍾章云準需陽家木行　林希逸鬳齋集耎準需與
軟同柔弱之義陽氣能剛能柔能作休見難而縮陳仁子輯注范云行

爲於木謂之更者雨水氣終此首之次七驚蟄起此首之次八是時陰尚在上爲物滋生猶以爲難陽氣當上剛柔隨時休動未定更而自縮故謂之更更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次七注云雨水氣終於此首之次七驚蟄節起於此首之次八閣之師曰雨水終次八驚蟄起上九注差一贊按先儒云玄與太初曆相應亦頗帶曆爲欲以類帝曆之四分太初曆之八十一者又以日法八十一爲八十分三十二秒然後可以四約之也是故一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八秒而一贊乃半日也故每贊四十分十六秒二十四氣相距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者十五日有奇也初中一爲冬至則閑次四之十七分二十四秒小寒上次七之三十五分十五秒大寒差次二之十二分二十二秒立春上次七至差初一爲三十贊有奇而立春在次二者積五十二二積秒三十八盈一贊外有十二分二十二秒也銳次五之三十分十三秒雨水終是加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則驚蟄當在更上九之七分十七秒注差一贊者不知積分四十七積秒三十五盈一贊外有七分十九秒也差首注文脫畧銳首注文訛舛皆不若更首之注繆誤分明故於此辨之也春分起釋次二清明起樂次七谷雨起更初一立夏裝次四小滿起親此八芒種起成次

二夏至起應次六小暑起竈上九大暑起礼次四立秋起常次七處暑起滅次二白露起翕次五秋分起飾次八寒露起內次三霜降起昔次六立冬起止上九小雪起失次四大雪起將次八以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累加之則得矣而注差錯可勝言故以曆法證之也司馬云難乃日切華云陽氣至剛其何以生萬物萬物斷斷剌地而生其得柔初也謂其能順萬物之性俾各遂其本故曰能剛能柔柔剛之義有仁義之道達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能作能休知難則退故曰見難而則縮故謂之更釋曰更而有表錯曰更而退即其義也 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 陳仁子輯注范云赤卉草木方芽也銳進也草不之進如水淺尋以長日以上進家性爲更故以退也 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當進害陰故動以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赤卉草木萌芽也光謂萌芽之生必先句屈如君子退讓而身益進也 次二更其心作疾 陳仁子輯注范云作爲也二七爲火亦爲心火在陰中更而不進故作疾也中人所作致心疾也 測曰更其心中無勇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縮之性故無勇也 胡次和集注司爲云二爲思中而當夜家性爲更以無勇爲病者也春秋傳云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次三更而鄙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 陳

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而在唫家不能自進守節而已不敢肆行終無過差之所拂　測曰唫其郤體不可肆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唫縮之世不可肆行已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郤與膝同拂扶勿切王曰拂戾也光謂三在下體故曰唫其郤雖不得自肆終未違於常道也　次四唫其哇三歲不噣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兌故稱哇噣喙也家性爲唫唫而自退故不喙也　測曰唫哇不噣時數失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唫縮不言故失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哇於佳切噣竹角切又音晝王曰哇嗄也光謂四爲下祿又爲條暢而當夜可語而默者也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　陳仁子輯注范云菌不中之貌家性唫退讓以自牧見居天位德澤滲洽上應乎乾故有慶雲之瑞　測曰黃菌不誕俟逑耦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吉慶之會必相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菌其求敏切濊其子康切司馬云二宋陸本作枚耦也王本作俟執偶也吳曰執古仇字今從范本逑音仇王曰居中體正爲唫之主而又得位當晝黃菌謂靈芝也誕生也靈芝未生將待慶雲同來嘉瑞須待之義也光謂逑匹也芝不生者俟慶雲士不進者俟明君明賢相匹偶也章云王者至德中爲土故曰黃菌芝之類也由土而生菌之性不舒布其狀當若唫縮也

五君子也居唫之時不舒其體若黃菌之縮退而非位異象有道之士功雖不顯而中和內積以俟中時故天降之祥也曰慶雲天瑞之應也天祥以時應故測曰俟執耦耦于時也　林希逸廣雪集述一作執古仇字也音仇匹耦也黃菌靈芝也芝待慶雲而後生需其類也　次六縮失時或承菑　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君子所奉祭如神在中節不愆家性唫縮又不及時故曰承也　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後於時節故坐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菑與災同王曰地居過滿而又失位過夜乖於處唫之宜是縮而失時者也光謂君子進退消息與時偕行六過中而當夜退縮後時則災承之矣　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殄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木子也屈節奉上於道不違故言執術術大道也殄盡也屈節於道執父之業殄身而已　測曰執節共殄內有主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主謂父也子繼父事爲家之主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詘與屈同殄與殄同王曰能執其心則爲有主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屈身而伸道者也故曰屈其節執其術君子外雖遜順而內主正道執是道也與之共殄其身而不變者也　次八蔡枯木衝振其枝小人有唫三郤鉤羅　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爲唫木而縮唫故蔡枯也蔡枯之木而當衝風故振也八爲兵寇

也故稱小人小人而宂終於鄙退故鉤羅也上則有金金木相近鉤羅之
意也 測曰欽木之振小人見悔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鉤羅於金故見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振作拔小宋本拔作柝今從宋陸范本
范本鄙作鄙今從諸家欽音欽 上九悔縮往去來復 陳仁子輯注范王云金
在木行動相尅害故悔縮金則害建故言往去究縮之家故往來復也 測曰
悔縮之復得在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其終故在後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居物之上陷於禍極苟能悔而自縮猶不失道也故往則遠去
不返來則復得其所也

天玄傒首第十八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慁曰傒者陽可
進而物相須也夫玄象易之需有二首而易之需亦有二義有自須者有
人須者故須五肴若須沙需郊需酒食皆自需也獨上六敬客之辭則人
須也故宂者陽宂地八之陰自反而須之可進而不輕進也傒者陽宂天
九之陽相求而須之可進而必進者也 九贊之中曰傒邑曰傒貞曰傒後
時其進者我也而所以進者人也 傒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九金上
土亦象需卦 胡次和集注鄭三傒舊胡啟切侯也按字從亻其從人音
奚司馬云陰家金亦準需陸曰傒待也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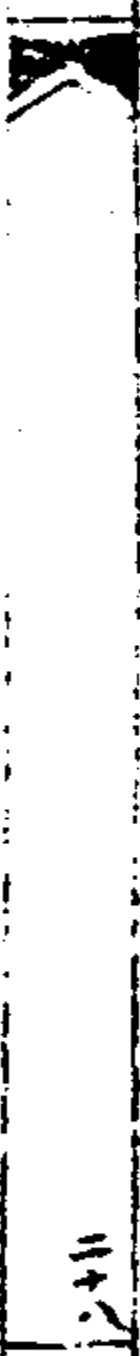
願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傒者驚蟄節也傒傒皆待也言陽氣
待時而萬物須陽而長各得其願故謂之傒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從卻以五度為正鄭云傒范本作陽氣有傒故注云傒傒皆
待也今作陽氣有傒蓋誤六度注云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閒之師曰
曳上九日入奎五度傒初一猶躔奎五度注言六度者誤也按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列為二十八宿惟斗有餘分而太初顓帝二歷皆
起牛一度漢志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奎
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

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角十二度
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二十六度歷法
一日移一度太玄兩贊為一日箕者先得日數乃以星度除之則知諸首
初一日所在矣奎十六度起宂初一則傒初一猶躔五度注誤可知也餘
首注誤尚可諉云傳寫之謬至𨒫初一猶躔井三十三度而注云入鬼一
度則不可歸咎於傳寫矣此此節氣不為難知乃複如是何其疏也 初一
冥賊傒天凶 陳仁子輯注范云冥陰也子在其母行火之上火盛金衰故
陰賊入者刑天賊之故得天凶也 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陰賊之人無吉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包藏禍賊之心必受其殃章云一居夜小人也為水故稱冥當傒之時而處金家為金之子待父之廢子得為用蓋小人之道亦有所待待本之廢不仁之心起於冥昧之中故曰冥賊慝雖未形天必降殃故曰傒天凶也測謂時無吉者無有吉時也次二冥德傒天昌陳仁子輯注范云大盛金衰家性為傒動相須待以害其本不即災起故天昌之也陰德陽報此之謂也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范云謂昌日益大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昌將日作昌將有日今從諸家王曰以德傒時昌時不日而至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德於隱而受福於顯昌美之至將無日也次三傒後時陳仁子輯注范云木在金行恐見尅害故傒後時也亦為進人退德脩業宜當及時須待之家動則稽退故言後也測曰傒而後之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宜進不進故解怠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解讀作懈詩夙夜匪解亦用此字司馬云王本作傒而後時今從諸家解與懈同三為思中不得其中而當夜懈慢後時者也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直故以角喻言屈剛害之角直足而行惟善是務故言傒穀穀善也測曰屈角直足不伎刺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角而反屈故不刺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伎音寘刺郎達切四為角為下祿而當晝穀祿也伎與忮同狠也刺戾也屈其角不與物忮也直其足行不失正也不為狠戾可以待福祿也　林希逸希齋集傒與伎同音至刺郎達切刺狠戾也屈角不觸物也直足行以正也以此待祿必可得也穀祿也次五大爵集于宮廬小人庳傒空陳仁子輯注范云土稱宮牆處天之位高德所歸如大爵之集高牆也小人俞無德之人非祿所秩必饑素食故傒空也測曰宮廬之爵不可空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德致祿不可妄受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廬讀作牆古字省庳音埤庳與卑對高之日崇卑之日庳司馬云五為宮為宅小人而走盛福如大爵集于宮廬爵集于倉可以得食集于宮廬何所待也小德庳而位高之象也章云五為宮牆錯五之所處也大爵喻臣位也五為君位蓋以祿待臣也臣乃聚於國也得于賢者則得傒之實也得于小人失傒之實故曰傒空小人之性無德以當祿故曰庳庳猶卑宮也卑空之人何可享祿爵故測謂不可空得也今五為夜故其辭言小人次六傒福貞貞食于金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六為宗廟神人玉食故言食于金六一為水金之所生子順母事故正也子之初生須母養故曰金食測曰傒福貞貞正可

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待福以正可服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金者堅剛之物六爲上福而當晝傒之登者也正以待福雖金可食況其餘乎正可服者可以服行以待福也次七傒禍介介凶入之郵陳仁子輯注范云郵郵亭也七爲火盛則鑠金故稍凶入而待於禍在七之位故謂之舍介介有害也測曰傒禍介介與禍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介介之禍應期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介介辟邪之貌郵過也七爲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章云七居夜小人也爲禍初處傒之世介介然俟福以爲助以火克金害其本也其志爲惡故曰凶人凶人不能久居其位故曰郵郵即今傳舍介猶助也故測曰與禍期言俟禍爲凶則禍其立至也　林希逸鬳齋集介介邪僻之貌傒福傒禍即積善積惡餘殃餘慶之意次八不禍禍傒天活我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八木也三興於春八衰於秋近此於九秋氣將降故言不禍禍也家性爲待內省無瑕時節宜耳故雖天活到春蕃生知其所望故言天活我也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時然故非其過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訧音尤罪也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非罪而逢禍者也儆畜己之道不以禍爲禍天道福善必將生我也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林希逸鬳齋集無取禍

之尤而不幸得禍少待其定天必活我訧與尤同即雖在縲絏而非其罪之意上九傒尫尫天撲之顙陳仁子輯注范云行不正稱尫顙頭也九爲之終行不正之道以待天禍故撲之也測曰傒尫之撲終可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至禍應故不治療　胡次和集注鄭云尫烏光切說文尫曲脛也注言行不正者比也撲普木切擊也字從手司馬云撲普卜切王曰尫者疾病仰向天光謂撲擊也顙額也小人不慎其初陷於禍極乃始尫尫然俟天之救已天且益降之禍矣故曰天撲之顙　林希逸鬳齋集尫者病人仰而向天顙額也言惡人爲天所棄何所仰望亦徒俟也

天玄從首第十九☰一方三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從者陽氣隨物而施也陽微則不能生物而忱於弱陽壯或不能成物而失於亢君子之道不但欲從己亦欲己從人物各賦物各正性命天所以善隨也聞義而徙見善而改人所以善隨也故易之隨陽自陰中而起陰隨陽動陰逆陽而說陽隨陰聚而至於四陽之位又見天一之陽陽幾盈而亢矣玄亦象隨而爲從初之月隨二之朋從以至上九之徽徽皆無物不物而善從者也從者從其飛潛者從其潛動植者從其動植夫何畏乎亢從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隨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從師說

中一智也從三仁也晬五信也減七禮也成九義也智之用在中仁之用在從信之用在晬禮之用在減義之用在成中之有廓從之有沈減之有羨耿之有更皆所以佐之而晬則獨全其美者也玄之九指大槩如此而范氏注不能明也故附著之司馬云陽家水準隨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獄物企其足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從者陽氣福接此四處萬物莫不企足欲長而從之故謂之從從之初一日入奎宿十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日陽氣躍躍在淵澤田獄者謂其高下脩矣萬物亦企其足而隨之初一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陳仁子輯注范云日君象也嬪婦嬪也月臣象也一在水行水中之日君若在大難未發其明月而從之者旦之日日在月前故言隨之君臣道正故為基也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臣相應道之基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嬪婦也基始也一為思始故日幽冥月皆過朔潛隨日行若婦之從夫人君有為始發慮於心而同德之臣已從而應之不計而叶也　林希逸鬳齋集曰於幽隱之時而求其婦月於冥晦之時而隨從之言合朔之始也基始也言君臣相得於隱微之中即通主於卷之意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陰也在離為日陰中之日故方出也旭旭未明之間醜類也

日方出旭旭之時群類莫不望之而從故曰朋從爾醜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之光明無常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旭旭日初出之貌醜類也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之心雖將形于外如日之方出旭旭然反復思慮未知所之之善則善朋從之之惡則朋惡從之故曰朋從爾醜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陳仁子輯注范云木性上升君子之道有過則改不待攻治而自身率相牽為善故言從之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牽從於善證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終又為進人而當晝君子率性自從於善不待攻治也證當作正次四鳴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為雞故稱鳴臧善也其位陰賤故鳴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益也女不親許承憂自益故亡也測曰鳴從之亡吳足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承臣之女不足為朋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朋作明今從諸家匡與筐同君子脩德而人自從之鳴而求從不足善也施之夫婦則表配偶而不復所求矣易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林希逸鬳齋集鳴從巧言以求合也雖得其從終不善也次五從水之科滿陳仁子輯注范云科法也水之法不滿不行五為天子動以法度如水平也測曰從水

蒲科不自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動以法度故從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水之從下自然之理五既得位當晝爲從之主物之從者如水之從科科者坎也滿科而已不復過雖得中之道次六大從其目失其腹陳仁子輯注范云目以喻外腹以喻內事不兩得從外失內非以數才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外內宜備故欲大從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從其耳目之好而失其腹心之安大從其欲亡之道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徇外欲而亡內德者也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陳仁子輯注范云拂去也淑善也七爲失志失志行張故宜除去如雄黃之除惡去也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惡從善故救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雄作[illegible]音　雄今從諸家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去惡從善如雄黃能去惡肉生善肉也　林希逸鬳齋集言去惡從善猶樂用雄黃可去惡肉而之新肉也拂除也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陳仁子輯注范云順從之家動宜從善八爲疾病所從不善如禍之成不可逐止故曰禍飛不逐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從不善不可辟訟而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訟不淑今從諸家宋曰不可辨訟而解光謂小人從於不善禍發如飛不可追治也上九從

微微後乃登于階終陳仁子輯注范云子在其母家而相從順故微微也子階者九而從善必登聖門故言階也測曰從微微後得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善故有功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升作登今從諸家

天玄進首第二十三　一方三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息曰進者陽日升而不息者也易曰晉進也夫易以日出地上而曰晉則陽光普照而天下明也玄以陽過二天而日進則陽氣騰振而天行健也故進者不息之功而晉兼無私之義愈不息則愈無私矣玄曰陽引而進一也若進以高明者進測且船其不息矣哉進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二大下中象晉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大準晉入進次六日含婁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大謂之進者言陽氣引萬物而長溱溱然日以舒布開明而前謂之進進之初一日入奎宿十五度胡次和集注鄭云十四度爲正鄭云溱隂中切司馬云王本引作承今從諸家宋曰萬物隨之而出溱溱然盛也初一宜進否作退母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在大行家性爲進而大在前見害而退故作退母水爲冥故冥進測曰宜進否邪作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不正故退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方九切不可也司馬云王曰夫進之道退之本也故曰作退

司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潛進而不以其正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失道而進其終必否則今日之進所以生異日之退也故曰退卌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陳仁子輯注范云刑法也二為平人家性為進進必以法故進以中刑進必以法故稱大人大人有獨見之明故言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以中刑故不外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可字今從諸家章云二為晝為下體之中君子之人為法於也國得中道故曰進以中刑是由達識獨見之大人法必用中故測曰刑不可外也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家性為進進

不得中故章章也三亦為出出而道故謂之狂　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而失道故不中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狂作性今從諸家三為思外過中而當夜妄進者也故曰狂章章章章失據貌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陳仁子輯注范云日君子也懸消也陰小人也四為公侯故稱日陰中之日則國之君知非天子也君子消小人太平之道也萬物茂壯故曰融融　測曰日飛懸陰君道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萬物得所故隆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福始而當晝君德進盛明無不燭如日飛登天離陰絕遠萬物融融然莫不昭明也次五進以欋疏或

杖之扶陳仁子輯注范云欋疏附離也五為天子而居盛世當以聖道附離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杖之扶扶助也　測曰進以欋疏制于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王位至尊衆所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欋舊音劬四齒竹杷司馬云王本欋作擢劉作掣范本宗作尊今從二宋陸本宋陸王本杖作枚今從范本章云五居夜在進之世小人之性不近正道而進取空疎之人或援之賤以為輔佐小人得位不知臣子之道輒掣止於君故測曰掣于尊也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陳仁子輯注范云高明五也高明之君奉祠神靈齋戒盡敬不失禮儀故受祉福無疆界也測曰進

以高明其道明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福及子孫甚達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達遠也光謂六為隆福而當晝君子進德高明受福無疆也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故進非其以君子之道思患預防慎聞所惡聽咎塞耳非所以為賢測曰進非其以毁滋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聞其咎咎日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不以其道進升高位衆毁滋章塞耳而滿也　林希逸鬳齋集進不以正為世所毁其過咎滿耳之所聽即衆毁不滿眼致咎塞而促之意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木而進淵知為

船濟水猶君子濟民也測曰進淵且船以道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淵
得船以其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作進淵且船今從諸家淵
者險難之象八爲禍中故曰進乎淵用船則淵可濟憑道則難可涉也章
云八居盡君子以道居進之世將進乎淵而用乎船謂正得是之道涉危
應患君子也非其道不進故測曰以道行也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陳
仁子輯注范云九爲上山故逆也三終也家性爲是進而不已故終歲也
山川高險終歲不還以御難也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不可長也　胡次和集註司馬云馮古憑字九爲窮禍而當夜小
人進不以道至於上極而陷於禍不能自返者也

三十五

太玄釋首第二十一　一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釋者物
遇陽而解者也天下屯難之世惟動者能解萬物屬解之會惟進者能釋
故解萬物者天地也解天下者聖賢也易曰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
拆蓋陽出坎中而動乎震下動而能解者也玄曰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
蓋陽自三陽爲泰之後進乎四陽爲壯之初進而能釋者也三而風動雷
興也而終脫桎梏其功用專長上淑者能釋也釋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
陽家三木下上象解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解入釋次三二

十六分一十一秒春分氣應故東準震　林希逸纂圖集釋散也陽氣和
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釋者
驚蟄節終此首次二春分氣起此首次三斗指卯夾鐘用事震動也圜陽
氣形勢也煦暖也陽氣溫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天陽之中故謂之
釋釋赤解也釋之初一日入婁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稅吐外切易
也易枯爲榮解居隘切除也又懈切散也冬至後爲少陽春分後爲太
陽司馬云稅與脫同宋曰震動也圜陽形也范云煦暖也初一動而無名
酋陳仁子輯注范云酋西方也水爲金子孝子之道無所成名歸功於母

三十六

故曰無名酋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歸功于父不
可名有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動能無名今從諸家酋就也謂成
功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動於微眇化育萬物百姓見其成功而無能
名焉故曰動而無名酋鄭云歸功注云歸功於母故曰無名酋從水爲金
子則無名者水也酋者金也然則注又云歸功於父何也蓋火克金爲妻
金生水爲子則二火於一水有父道焉故上二下一父子之位也瞽注以
酋言之故云母測注以二言之故云父各有攸當也或欲改從一是木之
思也次二動于響景陳仁子輯注范云火之照也不風不盛盈則景耀而

聲揚測曰動乎響景不足觀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聲而不音何足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響舊云一作嚮按響與嚮古通用莊子云猶應嚮景
本讀嚮爲響也景舊音影司馬云響應聲景隨形皆動不由己者也二爲
思中而當夜小人隨人而動如響景然故不足觀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
其高崇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
於地上歸於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測曰風雷動興動有爲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風雷動物爲天下作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從其
高崇作從其高宗王本作從其道直高崇今從范本三爲成意而當晝君

子動作之迹始見於外如風雷之益萬物故其功業日就高崇也次四動
之丘陵失澤朋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澤朋類也五爲土土丘陵也去四
即五故動之丘陵也以喻人去卑即尊去澤之陵也測曰動之丘陵失下
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處高失舊故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丘陵以
諭高澤以諭下四爲福始而當夜小人之動務在升高而不顧其下則不
免孤危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和脂喻濡協也五
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鄰國以平四方夷平也測曰和釋之脂民說
無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和得民故說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

和釋之脂作和釋脂民王小宋本作和釋脂今從范本說與悅同　范曰和
脂喻濡協也夷平也光謂五以中和居盛位當日之晝聖人得位布其德
澤和協四國莫不夷懌也　林希逸鬳齋集脂澤也以中和而布散其德
澤天下自然夷平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六爲
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和平四國常歸功先神告成
祖考家性爲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貞俱亡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先和後怒故皆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喪息浪
切六居二體之內而近於五廷之象也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德

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今用震於廷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
林希逸鬳齋集廷喻內也用威不于外而于內則一家之和正俱失之矣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詢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而已震怒不侮於
人雖見詢怒重自釋解如濯漱垢辱去其穢也測曰震震不侮解無方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見侮而解無常辱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詢舊呼寇切
詬同又音候詈言也司馬云漱素候切詢呼漏切漱滌也詢恥也震震有
威嚴之貌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有威嚴之德人不敢侮故可以滌濯其
恥也次八震于利顛仆死陳仁子輯注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爲母

而生八八七相似威勢故皆稱震九爲金金爲利動欲之九爲金所𧰼故顛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行財利之事死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顛頓仆也皆段加山司馬云小人見利而動以陷禍中利與死偕而不自知也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陳仁子輯注范云既解也九爲極極於刑獄故桎梏也家性爲釋雖其見獄終必解釋也穀善也先獄後善故離於難也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殃謂上也火爲金殃九復於一水釋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說讀作脫司馬云宋陸本彼作及今從范本說與脫同穀生也九爲禍窮故今獄也在釋而當直故後穀也

天玄格首第二十二三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忠曰格者陰爲陽所制者也蓋四陽爲大壯之時也凡物力剛者乘勢重者亂強者制人弱者制於人而陽之格陰則非用力格之也陽盛則陰自衰陽長則陰自消譬之嚴冬之時爐火炎炎寒氣自然消鑠而不能入故易以四陽消二陰而曰大壯玄以四陽制群陰而曰格壯者自其大體而言格者自其大用而言內惡之格珍類事之格極而擊堅之國格其器量亦壯矣哉格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壯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師如字

撲說文格正也格至也格擊也鈺史通用格字格象大壯陽之壯也以正去邪至則擊之也故名曰格司馬云陰家金筆大壯格拒也陽氣內壯能格乎群陰撲而郤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格者陽氣內壯格拒群陰也撲郤而上故謂之格格之初一日入婁宿八度　胡次和集注郤云以之反爲正鄭云郤與郄同作郄者誤司馬云撲汝陽切郤去略切初一格內善失貞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內善親屬之善者家性格乖不與貿書俗其親之善者各自棄亡若微子去紂測曰格內善不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失其親屬故中外之親不自循理也當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宵作有今從諸家吳曰宵與肖同引漢書人宵天地之貌宋曰宵類也類法也尤謂善惡之原皆由乎思一爲思始而當夜拒善而納惡故失正類二爲思中而當畫拒惡而納善故幽正次二格內惡幽貞類陳仁子輯注范云惡一也一水二火一來克於二丑故言內惡者惡親也親之惡者格而去之以明正道無所阿也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妙美善也不阿其親正道之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幽貞類今從諸家幽者內潛於心之謂也次三裳格鞶鉤渝陳仁子輯注范云帶帶四鞶鉤所以爲鞶也渝解也家君其帶故鉤解也三在下

體下體之吊故言褰也測曰褰格鞶鉤無以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鉤吊
俱解故無以制節其身體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制作製王作
掣今從范本范曰革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王曰鞶鉤所以束其衣褰而
反格拒之故當淪喪而失宜也光謂三居下體故曰褰三為下上而當夜
臣拒君命不受約束必有喪也次四畢格禽鳥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畢
罔也西方之宿畢取象焉羅畢取鳥不破卵覆巢故為正也測曰畢格禽
正法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取之故法位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范曰畢罔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之始得位者也得位則可以用

四十二

法止邪而禁暴矣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
子漆釋喻不蚤易曰君不蚤則失臣弓以喻臣角以喻身家性為格故相
乖離君臣相失如弓不發也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
臣相失信不結固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亦切王曰物相合者莫若
膠漆角木之為弓格而離之其可射乎光謂五性信又為膠為漆為弓矢
格者物相拒不合之象也弓以膠膝漆附合角木故可射君以信固結臣民
故可使五以小人而居盛位不能以信結物上下離心故曰膠膝漆釋弓不
射角木離　林希逸鬳齋集膠漆既開釋則弓不可用矣何者弓之角與

木已離不合矣言人心無所固結豈能用以禦難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
弈陳仁子輯注范云弈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長患除故小去大
來測曰息金消石美曰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往大來故曰大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弈大也王曰所息者金所消者石所失者至小所
得者至大光謂息生也生金而消石以美拒惡之象也六為上祿而當晝
君子道長而消小人者也故曰往小來大　林希逸鬳齋集息生也金生
而石消善長而惡消也所去者小所來者大矣美言改過遷善則其德日
盛也次七格其珍類龜絹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七為失志高亢其

四十三

位故卸綬危龜為印絹為綬謂小綬也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乖於其官故無以自匡輔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絹古蛙切
范曰龜為印絹為綬光謂君子以善類自正故能保其福祿也七為綬又為
禍始而當夜小人拒善類而不受者也拒其善類則拒其福祿也喪善失
祿危孰甚焉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剝憂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八
為君子九為小人君子在位不畏強禦故常鞶堅也謂格九而上也小人
在位以治其憂故否也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品
有序誼不得妄有行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鞶作擎今從諸家鞶音

傷上九郭其目𩪣其角不庳其體撲陳仁子輯注范云撲擊也九為角之為目九當見格而不畢身以免於難而反郭目故體不免也測曰郭目解矯角還自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遜求免故自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𩪣集韻音矯引太玄𩪣其角云角高與庳讀作卑以體貌言則音卑以形勢言則音婢撲儒音雹注云擊也司馬云𩪣音蹻撲蒲角切范曰撲擊也王曰郭目張目也𩪣角高其角也光謂格者用壯拒物者也九居其上用壯之極逢禍之窮當日之夜小人張目高角以拒於人不卑其體故為物所擊還自傷也

四三

天玄夷首第二十三𝌜一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易夷者陽盈而萬物平也凡成位育之功用者皆有堅毅之器重輕則不足以遏邪氣而鎮物小則不足以養生意而成物故格者善其拒扞群陰烈如熾火而不可干夷者表其平秩萬物坦如通衢而不能傷玄蕞二首以象大壯先以格繼以夷自中夷無不利至夷其牙夷其角皆陽之壯而能也至於月令安萌養少存孤其入力哉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大壯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豫入夷次三日舍胃夷傷也平也不傷於物則不能平矣舊準大壯非章云准大壯今准震陽家部

准豫陽氣傷剔陰無救瘣物則平易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土謂之夷者春分氣也於四分一息卦為大壯陽升在四去天正朔旦日剔除也瘣病也言此時陽氣上在天下除去陰病故萬物平易而長故謂之夷夷平也夷之初一日入婁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剔音惕瘣戶悔切宋曰剔去也陸曰陽氣壯故夷傷音陰而剔除之瘣病也為陽所傷故病也萬物無陰害故平易也光謂剔鬀鬄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鬄陽氣剔鬄群陰陰不能自救其病然後物得生殖而平易矣初一載幽貳執夷內陳仁子輯注范云平夷也載始也幽心也貳業也水性平易中表如一故言夷內

四四

也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易者夷平也水之平正內外可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載始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發慮之始幽而未顯貳謂義利也二者交爭君子能取義而捨利執坦夷之心養浩然之氣自得於內無求於外者也子夏曰吾戰勝故肥注言曰紓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次二陰夷冒于天罔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在陰之位陰自夷平雖冒天罔不為罪也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疏於罔不失正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天罔雖疏不失惡也光謂二為罔又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為隱慝陰

傷陽於物自以為人㐫莫能知也網罟于天罔天必誅之老子曰天罔恢恢
疏而不失章云二居夜小人也當平人之世獨以陰陽之道而為事違義
疾時如罟天罔雖天罔恢恢然而疎大不可漏失之也此貧吝之甚范以
為休何逃耶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陳仁子輯注范云柔和也嗄憂
慕之聲也號而不嗄故知為嬰兒也亦為多子兒之數也三以柔和之性
處平易之家故不憂也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
五中故中心和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嗄作嚘今從范本號
胡刀切嗄所嫁切嚘於求切王曰嚘氣逆也光謂嚘聲變也三為放意而

四十五

當晝君子含德之厚至乎以易如嬰兒雖三日啼號而聲不變者和柔故
也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林希逸鬳齋集號胡刀切嗄
所嫁切聲變也嬰兒之啼其氣和柔雖三日之久而聲不變也此用老子
之意言人能和平其心則無所傷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陳仁子輯注范
云四為口亦為金口中之金知為牙也飫厭也夷傷也罔于飲食而不
知厭讓故牙傷也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食而不讓
何善足嘉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飫依居切王曰牙既平無可以食徒猶
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光謂四為骨為齒又為福祿而當夜小人貪祿

以自傷者也故曰夷其牙牙傷則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已
章云四為夜小人也嗜食無厭夷傷其牙牙已傷矣雖或飽飫而無所濟
徒虛也謂徒為也故測曰食不足嘉美也　林希逸鬳齋集飫之徒猶曰
飲食之人也貪於食而至夷乎其牙所食雖多亦不足貴言不義而富貴
非吾徒也次五中夷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處夷平之世行
中正之道化流四海莫不易利故言無不利也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化利天下故道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無
道多作利其多今從范王本王曰中平以御於物物所歸往何不利之有

四十六

乎五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是其中坦然平易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
能平易其心以待物者也則物無遠近皆歸之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次六夷其廬其宅丘虛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五土土為水廬宅水
為土丘虛夷傷其廬室故宅為丘虛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廬為德蔽而為丘虛故亡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虛丘於切俗作墟
司馬云德者君子之常居也六過中而當夜小人始毀傷其德喪其安居
者也次七鰷柔鰷弱離木艾金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夷傷也火附於木而
治於金故金傷也以正輔上而協斷金以治於民猶火附木以治金也測

曰餘柔艾金弱勝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懦得民故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柔餘柔勝彊也范本餘柔艾金弱勝彊也王本餘柔弱勝彊也小宋本柔餘弱之雖柔勝彊也今餘柔從王柔勝彊從宋陸艾魚廢切王曰雖治道消而得位當盡得夷之道是能以柔弱之物夷平於堅剛也光謂離木如汲綆之斷井餘艾金如越砥之厲刀鈍以弱勝彊終就平夷也次八夷其角厲陳仁子輯注范云秋則木無葉落歸本鄂者角也厲危也角而見夷故危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角而見傷故夷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為禍中而當夜小人用威而傷自危之道也上九夷其耇利敬病年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為老極而在夷世世雖平易養老乞言傷於思慮故言夷于耇也恭敬守道盡力為禮故病極年無愆故貞也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致仕懸車在鄉閭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敬病注云恭敬守道盡力為禮故病者恭敬守道則志不衰盡力為禮則氣不亂夫何病之有聞之師曰夷于耇言衰老之人力傷而志平也利敬病年貞言於是謝病引年以全其身乃人所敬而身所利者也法乘經旨不足取也司馬云陸曰致仕而歸於鄉黨也王曰敬其衰病與高年貞之道也光謂九為九十又為極君

四十七

子老而辭位自處平易者也賢者以老病而歸人君所當欽尽也

四十八

玄　太玄經五

天玄樂首第二十四𝌝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樂者陽益而物欣榮也夫樂以人執若樂以天和氣一唯百卉怒張鐵天乎九五一飛萬物咸覩鐵人乎歧陽在地中而當未聲則為復樂之始也陽奮地上而雷發聲則為豫樂之成也玄自首周二十變而至于樂樂其可知也己鍾鼓管絃之和民神歡焉之般蓋天籟自鳴天機自動而不知其所為使所謂天也

樂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六陸水中上象豫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音洛陰家水亦準豫入樂次七三分一十八秒日次大梁清明氣應斗建辰位律中姑洗陽始出奥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于水謂之樂者春分氣終此首之次四清明氣起此首之次五奥暖也疊積也言是時陰氣已消陽氣息止萬物暖暖積滯舒生和淖百卉莫不喜樂故謂之樂樂初一日入胃宿五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入胃四度司馬云淖奴教切和也清明之初陽始發出幽奥舒展疊積之物皆得和淖而喜樂也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淪下一獨在下不交於上故獨樂也款款獨樂貌喜樂之事與衆共之所及不遠故款款也

測曰獨樂款款淫其內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樂不及遠故淫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款款獨樂貌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獨樂其身而不能與衆共之者也

次二樂不知辰于天　陳仁子輯注范云火性炎上而在樂世故相喜而不知也辰時也時於天時以生萬物亦所以為樂也

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事天以惪以樂歲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謂行德政使民懽樂若天時然民不知政之所為也章云二居盛樂之世以樂失位雖居其樂不知其然而然者蓋係自然之樂于天也故測曰時歲也

次三不宴不雅嘄咴啞咋號咷倚戶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始當及時未有官爵故不宴遊有雅樂也嘄咴號咷皆憂也三亦為戶憂樂失節故倚戶也先憂後戲知不雅也

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憂樂不節故廢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嘄古吽字從梟者誤咴古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大聲也號亦作嗥胡牢切咷徒刀切司馬云王本嘄作嘷今從諸家嘄古弔五弔二切啞音厄咋音責王曰嘄咴啞咋皆歡笑之聲也光謂宴安也雅正也三為成意而當夜棄廢禮樂沉湎淫佚廢禮則不得其安廢樂則不得其正雖嘄咴啞咋苟窮目前之樂其憂患何遠哉進倚戶外而已詩魚藻

刋幽王言爲物失其性王后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林希逸鬳齋集渠古
丏切　嘷音尨　咋音責亦音責叫音叔皆不樂之聲也雅雅樂也不宴飲不
用正樂但梟叫嘷咋以度日至於死亡而號咷者倚户失節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之意次四拂其繫絶其緒佚厥心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緒網也佚
樂之家不拘禮節故有網繫之事金性剛直拂而去之上輔於五故其心
佚測曰拂繫絶緒心誠佚也　陳仁子輯注得仲臣節故心快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繫與系同緒户主切　拂去也緒維網中絶也四爲條暢而當
晝君子志道樂以忘憂外物不能累佚莫先焉故曰拂其繫絶其緒佚厥

三

心章云四居晝君子也金爲兑悦性於果決處樂世之樂能拂其除繫滯以
佚其心蓋知時義者也故測曰心誠快也范謂上輔於五得臣之義蓋迂
說也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　陳仁子輯注范云喈喈和聲也
嚌嚌憂悲也五爲天子當總理萬機樂而無節有似商紂牛飲長夜哀承
憂興終以失位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極樂憂爲故
後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集韻嚌莊皆切笑貌舊在諧切椊嚌嚌害也與
注異不可用司馬云嚌側皆切嚌嚌哀思之聲五以小人而享盛福忘其
淫樂樂極必悲盛極必衰也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　陳仁子輯注

范云般樂也宗廟之中神人以神和故大樂也天位施絶血食不供聖體不
維故稱民神與禽獸爲樂也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
懷思也思宗廟之中事神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般蒲干切王曰六
居盛位當晝之時爲首之主無間者天地之間萬物咸樂人神鳥獸各遂
其性而般遊光謂般樂也六爲隆福爲盛多爲極太平之君子兼利萬物
無有間異民神禽鳥靡不得所樂孰大焉四爲下禄獨善其身六爲上禄
兼利天下者也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鬼
以喻明嘻笑樂貌家性爲樂故有嘻笑之驩失志道窮故要之以期也七

四

爲七鬼水王而火死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畢宜
自樂水盛火衰而天期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畢作畢今從
范本要於宵切王曰要約也光謂嘻噫聲也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樂極
禍來人鬼共嘆大命近止而不自知也　林希逸鬳齋集嘻嘆也小人廱
衆以自樂人鬼共嗟悲之得禍必速矣要約也約少其期言不久也次八
嘻嘻自懼亡彼愆虞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到秋而懼故先嘻嘻也愆
過也虞度不戒故亡也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保安
也而常自戒是救憂患之道而終自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樂

道符孫又居禍中危之道也然而得位當晝善於禍遇是於喜唯哭樂之
中而能自懼則無慾過與憂虞失上九極樂之終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
嗟資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極家性爲樂樂極憂興故哭泣嗟資憂哀之
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也窮上反下究在下存故不移日而悲哀測曰極
樂之幾信可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憂悔一至悔何及也　胡次和集注
鄭云幾音機危也樂極憂與危可知也嗟舊音嗟擣此古嗟字司馬云幾
音機嗟資與嗟咨同陸曰幾危也王曰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
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光謂三者戒之於思五者戒之於福九者戒之
於禍大指皆言樂不可極使人始終反覆常念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樂
至於極哀之幾也其至不易日美嗟資與嗟咨同卽樂極則哀來之意
天玄爭首第二十五☳一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爭者陽
盛而物競求者也物忍直而後有訟物求逆而後有爭故惟天下之剛者
始能直而逆之也訟者乾陽居上力制坎險故訟者各以公而言爭者西
陽一壯能制萬物故爭者各以矜而赴玄曰陽氣氾施物與爭訟則高高
下下之窮無窮也形形色色之盡無盡也將爭赴陶冶之爐而不自知其
然也問之大空大空寘寘吾不知其名爭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七

火上下象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大準訟陽氣氾施不偏不頗
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大謂之爭者言陽氣氾施
於上而和於下故萬物爭訟而長各守其儀容故謂之爭爭之初一日入
胃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氾敷梵切施式豉切頗普何切儀宜也
陽氣氾施平均物皆爭進求遂其宜也跨由儀美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和
一爭不爭隱冥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柔順故爭爲不爭以正下故卑以致
高故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素質也王曰
爭不爭謂爭于未形之時不見其迹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也執道
之素爭於不爭之地外無其迹而物莫能勝也章云一居晝君子也處爭
之世士潛德居下心之所競以道爲勝不形於外不與物爭故曰爭不爭藏
之在心故曰隱冥測謂道之素者蓋謂道之本也　林希逸鬳齋集隱冥
無形之中也以不爭而善勝默運於無形之中此天道也素卽太素也次
二赫河臞陳仁子輯注范云赫臞臞耗也河爲水百川所聚二者火也
而在火行所乾故臞耗也爭居下流道之美素測曰赫河之臞何可悃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火相害不可怙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赫呼嫁
切臞其俱切瘠也悃與怙同口拒人謂之赫河之漬溢誰能拒之而臞瘠

之人不量其力為欲以口嚇之何足恃也詩云反予來赫　林希逸鬳齋
集嚇呼駕切個與怙同以口拒人曰嚇詩云伊予來嚇人不量力如河方
潰而以口嚇之從自腥脣何可恃也次三爭射齦齦陳仁子輯注范云齦
齦載笑貌三為進人進德修業狂於大射君子心爭終無間恨故齦齦戲
笑也測曰爭射閽閽君子上鄉也諱陳仁子輯注范云揖讓而升故讓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齦作閽今從宋陸王本射神夜切齦音銀王
曰君子之爭惟射而已齦齦動王貌讓鄉與讓相近也其意讀齦為懇也
光謂齦與閽同閽閽恭謙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七

飲其爭也君子章云三居晝君子也處爭之時以藝為勝雖爭其勝揖
讓為先禮貴於和故齦齦然笑樂其測曰君子讓鄉鄉即儕黨也次四爭
小利不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酋就也四金也金以木為利火世性
炎上利以遂反三則退故曰不就不就小利故貞也測曰小利不絕正道
乃否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利為爭故正道否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王曰爭不以道而爭於小利為害其不就成貞正之道矣次五爭于逵利
以無方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五為天子執德
中也測曰爭于逵爭處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欲射上為四所抑故爭

處中之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
光謂五為中和而當晝君子執道之要統理之會應變無方物莫能爭次
六臂膊脛如股腳臏如維身之疾陳仁子輯注范云臏大也枝大於幹臣
大於君皆為疾也六為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勢世不降禮讓故為疾也測
曰臂脛如股其臣大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微臣盛是曰之痛　胡次和
集注鄭云膊補各切肩甲也說文作髆從肉從骨其義一也脛舊故定切
胻也臏舊音嗔肉脹起瘨與瘨同司馬云王小宋本脛作脛其音逕脛
也今從大宋陸范本測曰臂脛如股　今從宋陸王本范曰枝大於幹臣

八

大於君皆為疾也光謂臂膊脛如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臏音嗔肉脹起
也六以陰質過中極大如臣之彊盛君不能制者也實踰曰天下方病大瘨
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陳
仁子輯注范云干盾也矛戈也軸甲也亨通也七為戈兵而在爭家動作
則爭被甲荷戈以禦不善故利用通王之前道測曰戈干矛之爭衛君躬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此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
本爭干及矛作爭干及方測曰干方之爭爭今從諸家宋陸本用亨于王前
作用享亨于王前行今從范王本軸與胄同行戶郎切七為禍始用兵以爭

者也故曰爭千及矛胄用兵以爭不以其私而從事言執大罵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東方寅為虎故稱狼亦貪狼之意雖當貪狼求盈口之食猶見謀活也故矢攻在後也為弓弩以八為狼也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狼貪不已弓矢在後不顧其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狼之茧物盈口足爭不知後有害之者吳光謂狼性貪務盈其口而不知矢在其後如小人爭利而不顧其害也天文弧矢星在狼後　林希逸鬳齋集天文弧矢星在狼星後狼之噬物方盈其口而八在後射之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意言不知後禍也上九兩虎相牙知制者全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八俱為虎故稱兩虎家性為爭金木相害兩虎之爭勢不俱生兩君之爭勢不俱立其知命者可以得全矣金王木死故命者有所在也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當俱爭宜知強弱所制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知所掣作製范本作制今從王本掣尺制切王涯曰爭之極者莫如虎鬬而相牙必有死傷之患若能懼於患害自掣而退乃可以全物不可以終爭故于爭極而見自退之象所以能當自退之道者以陽當晝故也光謂掣引也　林希逸鬳齋集相牙相噬也掣尺制切即下莊子剌

虎之說兩虎相鬬既契則人皆取之矣掣即制之意也

天玄務首第二十六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務者陽以生物為急者也飭天下之蠱者剛也成天下之務者亦剛也故乾之初陽而居上坤之上陰而居下則上柔下蠱可飭也玄之象蠱者曰務蠱以事之壞而言務以事之急而言故無方人之務不許小人蜘蛛之務亦無益於人玄之幹蠱其先甲三日知所急務而不容緩者乎務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蠱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蠱入務次四日舍昴一　林希逸鬳齋集務猶蠱事也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于木謂之務者陽氣已布勸勉萬物及時長大咸同其心而總其事故謂之務務之初一日入胃宿十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氣勉務而生物物咸順其心而自喜總其事而不二也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陳仁子輯注范云在務之初始也無方無常方也水出于泉而下百川故無常也罔小人之知未之所向猶衆初出蒙蒙然也陰家之陽故稱小人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方之務非小人所能理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初一始用無方今從宋陸王本宋陸王無人字今從范本一為思始可以應變無

方然當日之夜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故曰小人亦用罔罔無已章云一居夜
小人也當經務之始事未路著小人之知不能通曉故曰用罔無方即無
定制也事既未定詎小人之可為故測曰非小人所理也次二新鮮自求
珍絜精其方君子攸行陳仁子輯注范云為大故稱新鮮清潔之貌求之於
己故曰自珍陰家之陰故稱君子攸所精其芬芳所以行道故曰君子攸
行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道治身光由己出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芳作方行作臧今從諸家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
精絜其心以有為者也次三不拘不掣其心且敗陳仁子輯注范云三
在木行陰家之陽宜自抑損制從於陰而自推本二木重生故不拘也宜
制不制故曰心敗測曰不拘不掣其禮不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事縱
心不拘體制故敗不全　胡次和集注鄭云不掣依注讀作制司馬云宋
陸王本其體不全作其體全今從范小宋本掣尺制切三為思終而當夜
小人胸情而動喪心虧體者也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載車載陳仁
子輯注范云四為金故稱矢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乃後而飛猶
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四為公侯故稱蓋車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易
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然猶是

也濟世之君乃是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測矢及蓋車作見
矢及蓋范作矢及蓋今從王本范曰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而後
乃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次五蜘蛛之
務無益人也綸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而在陰家有務之名無益於
世五亦為裸故稱蜘蛛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綸之
利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家之陽無益世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綸音投說文綸貲布也按漢律民不徭貲錢二十三所
謂貲布者也注云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不如蠶一綸之利一
綸蓋貲布之數至微者也俗謂偷墮之蠶共作大繭而不堪繰名曰綸工
言工作如此法當小罰也舊也展切非司馬云綸音須移帛也王改作榆音
遙范曰蜘蛛有絲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綸之利也光謂五為
織為衣為繭小人事非其事勞而無功故有是象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
益功乃成　林希逸鬳齋集綸音須移帛也或榆音遙褕翟之服也言蜘
蛛雖巧不如蠶可以為衣服也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臧若陳仁子輯注范
云臧善也若順也六為陰尊宗廟之道既華而實故善順也測曰華芳若
用臧利當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奉之以敬年壽得其當也　胡次和輯

注司馬云范本無實字今從宋陸王本六爲極大務之大成者也務之大成莫若全德華實豐茂年時方盛則何用不臧也次七喪其芳無攸往陳仁子輯注范云攸所也火之所務焚燒山林不剔嘉木喪其芳也芳而見喪往復何之故無所往也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故德衰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衰息浪切范曰七爲失志故德衰也次八黄中免于禍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八爲上中在中曰黄家性爲務務德與和則禍不能害也禍不能害故正也測曰黄中免禍和以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中免禍行所致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

十三

八居過滿幾於禍者也而得位當晝以居上體之中是得黄中之道以免咎悔者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以中正爲務雖禍不害也上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故爲陰家之陽小人之道家性爲務務本應始積小求高便乃求成故雨隊也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速則不達非天命所祐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隊與墜同王曰處務之極而失位當夜則其所務之業雖成必敗如陰成而隊必至之理其可救乎光謂萬物營爲務成終敗所以然者小人功成驕情不能盡其天命也　林希逸鬳齋集事功既成不能自守必至於敗如雲

既成雨則然墜落也此非天命自取之也

天玄事首第二十七☳一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吾曰事者陽生物而無不迭者也玄象蠱有二先曰務次曰事玄經云移自意傳者曰自勉彊意爲也蓋自我而言也玄經云事上作傳者曰萬物各致其力也蓋自物而言也務則以我而勉飭其蠱事則舉天下之物而各飭其蠱此無不事之事再繼於務也噫至是則生者自生元生之者成者自成無成之者吾極其力而物莫不各極其至夫何蠱不飭事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蠱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亦準蠱陽氣

十四

大冒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事者言陽氣大覆於萬物之上明其所主職各自信於時節而生長致其力以成民之業故謂之事事之初一日入昴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事大冒舊說蓋陽氣大冒昭職謂其廣大覆冒昭顯職業也昴乃勉務之謂事則業爲不待昴也司馬云范本昴作冒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言陽氣勸昴萬物皁膏數莢各明其職物則伸伸自竭其力各從其事也務者有所營爲事者各職其事也章云五陽之氣覆冒萬物顯明主執之道物乃信信然舒而各盡其力以力事事故曰致其力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陳

仁子釋注范云一水也晝夜不休故言至無不事有事而至無事不得其
功也性當歸下子母相長故無有事於世 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 陳仁子
釋注范云不言其功道大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萬事皆理豈
有爲也哉正其本而已然則處陽當晝居事之始能正其本者也光謂一
爲思始心精之源萬事之本也君子澄其源正其本則事無不治矣老子
曰無爲而無不爲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諏喪其哲符 陳仁子釋注范云樞
始也二爲平人始不咨諏爲一所見以至於敗故言喪其符也 測曰不咨
不諏其知亡也 陳仁子釋注范云事不咨於謀故乃亡也 胡次和集注

鄭云諏舊音諏叅也 按集韻咨事爲諏或作諏蓋奇字也不當訓奏恐舊
音哲按本亦作哲司馬云諏與諏同子侯切又子于切知與智同符者所
守之端也 二爲思中故曰事在樞樞者榮辱安危所係之地也事方在樞
思而未行宜訪問於善以求至當而當日之夜是而自用不咨不諏以喪
其智符也堯稽于衆舜樂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每事問 林希逸鬳齋集
諏與諏同樞事之始也圖事之始不謀於人自喪其鑒也哲符此心至靈
至明之喻也 次三時往時來間不容髮 陳仁子釋注范云三爲春春秋冬
夏四時來往氣數相襲不容毫髮 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 陳仁子釋注

范云四時來往不失天地之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容字今從
二宋陸范本三爲成意思慮既成當決志而行一失其時悔無所及故曰
時往時來間不容髮言得失之間相去微也 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 陳仁
子釋注范云四陰也金居之金者乾故言男在陰之位故男女事也男而
女事猶爲不宜況於字育故不代也 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陳仁子釋注
范云男之代女非其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事非其事必之於
凶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育乎四失位當夜求於其宜故云然
也光謂男代女事則家凶君奪臣職則國亂明事各有常也 林希逸鬳

齋集以男子而爲女子之事女之字育男亦可代乎言人各有職業非所
事而事皆失常也 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 陳仁子釋注范云五爲天位處
於中央故事所由不違於道爲天所祐故先王假之以福禄也 測曰事其
事職所任也 陳仁子釋注范云政事由上故任其職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王曰假錫與也光謂事其事者事其所當事也恪居其職故王予之食
受福禄也 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 陳仁子釋注范云宗廟之道先祖所
居故任大也自事以福故言方來不以其道神勿恤也 測曰任大自事其
可堪也 陳仁子釋注范云鬼神不救不可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

過中而極大力小而任重者也故曰任大自事事方大來故顛覆不救也

次七丈人扶孤竪子提壺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祖父故稱丈人丈人丈夫之人五則其孫介於大川不近於母故宜扶育也壺禮也竪子九也金爲火孫故稱竪也提用也金宜尅木今用禮讓不相尅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 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禮法也 用禮於六故以釋九不尅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不失事事之宜是丈人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壺以致養也 林希逸鬳齋集丈人老者也老者扶其孤而小子爲之提壺尊卑之分宜然也

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 陳仁子輯注范云誨教也八爲長男而在陰位故女事也十陰數也年歲終也以男爲女故終歲不教 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女易位家道不通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男女事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位過滿而失當夜乖事之宜是◎女代男事十年者數之極也不誨者不可教也光謂女任男事則家不亨臣侵君權則國不昌十年以往力勢已成不可復制故女不承男之教臣不受君之命也

上九到耳順止事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到耳逆聞也順行也九在事家而爲之終終行時事雖有逆聞之言亦順其道而行之也不以言先而舉於人唯正是與故正也 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逆聞順行隨事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到與倒同止與趾同九爲禍終而當晝能納忠補過不失正順者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地玄更首第二十八 二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是曰更者陽盛而萬物革也蓋鳥獸希之謂也天下事以變而新亦以變而禍當變不變與不當變而變皆失之凡弊不革不新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物不更不成玄曰物改其靈是也故桃之始華木感陽中之氣而新其質也鷹化爲鳩鷽感陽中之氣而易其形也易以尚大燃允水而得革化之道玄以四陽交一水而適更變之宜曰化更曰遒更以至更其古更其御更其當哉更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革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更居亨切陰家水準革入更初一二十分九秒穀雨氣應次八日含天畢張云準革陰家水行邵同 林希逸鬳齋集更準革變也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更者清明節於此首之次八穀雨氣起此首之次九斗指辰姑洗用事言陽氣尚在天中故言既飛萬物洪舒變形易體改其靈曜故謂之更更初一日入昴宿九

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入昴八度司馬云宋曰在天稱飛初一冥化否貞
若性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居陽象故冥冥者未有所見故否水性流行若
水之性故貞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當發行其改其
常處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少詩照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切少之時習於
不正如其天性不可復改也貫誼曰切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更方若
道變於切少之時也次二時七時九軫轉其道陳仁子輯注范云二與七
合爲九金也金王則火死道數相害故軫轉也家性爲更更而得道故言
時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火相避故不失於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者陽之盛也九者陽之衰也軫輪也二爲思中而
當晝君子消息盈虛隨時盛衰如輪之轉應變無窮不失至當也　林希
逸膚齋集七陽盛九陽極極則衰宜知通變如輪軫之轉則得其道矣郎
通變無弊法之意次三化白于泥緇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春爲青木到秋
則白故言化白在陰之中改言緇緇黑也家性爲更展轉其道故色變測
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變白爲黑故不明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王曰凡更改之道貴於變惡從善今反爲泥緇失更宜之光謂
緇黑也三爲思上而當夜與不善人居如以白物涅於泥中與之皆黑也

林希逸膚齋集緇黑也黑泥可以化白乎言不知變而變則失其道矣
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陰位也陰稱小金爲利陰
中之利故小得也更而小得故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改更而利故百姓所瞻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利字
下更有我不非其有舭六字今從諸家四爲福始而當晝變更之小得者
也變更小得合於民望用無不利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陳仁子輯注
范云五爲天位以道化民爲童牛角是其常也家性爲更更而顛倒蓋非
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宜乎更之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更物之性而爲治術非天常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
盛位而當夜是改更之道大不得其所牛反童之馬反角之不今不古無
其事也光謂無角曰童小人得位妄變法度反易天常既不適於今又不
合於古若劉歆王莽之類是也　林希逸膚齋集牛有角而童之馬無角
而欲角之此古今所無之事逆天理而求異非所當變而變也次六入水
載車出水載杭宜王之更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重陰所在下之所
奉唯謹唯敎家道變改車杭易位宜在更世以求正故言宜于王之更測
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車迭船宜更道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諸家皆無王字今從范本杭與航同舟也水舟陸車理之常也如履雖新必施於足冠雖敝必冠於首然湯武違節應天順人君臣易位其道當然不得不變也次七更不更以作病陳仁子輯注范云火焚稻草以殖嘉穀更之道也宜更不更嘉穀之病也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而自否臧玄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本皆作能自臧也今從王本七爲禍始而當夜俗化之敝失於當更而不更敗也董仲舒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東方其宿值房房爲天四故曰駟馬也跙跙不調也馬而不調故更御也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以得善故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而更其御今從宋陸王本跙[illegible]與切范曰跙跙不調也王曰得位當晝更之以道駟馬跙跙行不進也更以良御乃得其宜光謂八爲禍中故曰駟馬跙跙以象國家不安也然當日之晝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賢人使脩政治也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在更家而爲終終始以得則不代也三者數終九爲極極上反下宜於更改故曰見代也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終其德何可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

二歲范本作三歲注云終始以德則不代三歲見代者終更也二歲見代者中癈也中癈乃更之醜也以上九當夜不終其德故二歲見代不終而更也司馬云范本無失字今從宋陸王本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不終其德驕淫失位人將代之也

地玄斷首第二十九𝌢　二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晝曰斷者陽盛而果於裁物者也蓋五陽爲夬之時也天下事以果斷立決而得以優游不決而失者何限以剛去慾以善去惡以君子去小人含忍無斷始也以稔惡終也以自禍陽之於物亦惟本心之以健行之以斷是以能生物也夬以五陽比一陰而快其能決斷以地二之文陰家而勉其即決一之斷以心五之斷以腹否之斷以甲果能是何至當斷不斷也斷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夬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都玩切斷決之義用此音斷除之義丁管切斷絶之義徒亂切司馬云陽家火準夬章云準夬陽火行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斷者陽氣尚在五位之上內外剛壯能斷決萬物故謂之斷斷之初一日入畢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二度司馬云范本作動而能有斷決王本作動而能斷決今從宋陸本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陳仁子輯

注范云水以平施在内爲心陽位火曲故以斧喻斧以治不繩以正曲矩以爲方墨模一正道化火行德正剛毅武壯之治可以斷疑測曰斷心滅斧内自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脩内表君子所以爲德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晝能以法度内斷於心而人不見於迹也　林希逸鬳齋集斷決於心而不見其用斷之迹曰滅斧冥者隱而不可見也繩矩法則也法度在心不見于外也次二冥斷否在塞耳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險也亦爲目目在險中故冥家性爲斷當明目聰聽以定衆疑今目既不明而塞耳掩聰不採風聲故曰否也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耳目不明故心疑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舊平理切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夜心識蒙闇不能決斷雖有嘉謀不知適從聽之不聰故曰塞耳也次三決其聾𦗗利以治穢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巽巽爲風風喘息之象也故爲鼻斷決之事宜當明目聰耳依乎八議廣採風俗以求比擬而耳目塗塞香臭不聞非所以斷也三而決之除治穢惡議獄緩死不失其法故以利也測曰決其聾𦗗利有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除穢治疾所以謀利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𦗗集韻都計切鼻疾也引太玄決其聾𦗗蓋耳不聞聲曰聾鼻不聞臭曰𦗗害於聽察理當決去乃利有謀以治穢也舊説爲噴氣按説文嚏悟解氣也引詩願言則嚏所謂噴氣乃此字也字異訓殊與經旨别不足取也司馬云𦗗丁計切王曰𦗗鼻疾也光謂三爲成意而當晝能決去蔽塞通納善謀者也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在斷之家宜以治人既在火行陰家之陰故斂否也民治法明臨事有績故可食禄以居官位今四公侯也斷而不當見識素餐故有恥也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恥無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爲下禄而當夜處非其位食非其禄不能自斷而去識可恥也次五大腹決其股脱君子有斷小人以活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禄故稱君子腹喻含藏股以喻臣臣而有脱君子當決正正以其理故民活也測曰大腹決脱斷得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決理也決理臣姦得道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股作服今從諸家五爲著明而當晝斷之盛者也大腹決不容奸也其股脱所存大也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陳仁子輯注范云仇怨也闊遠也鉞斧也仇謂七鉞謂九六爲上禄五之所尊廟勝受斧以征不庭而所決不決故仇近也所當不斷戰伐將興故後鉞也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決不決身之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過中而當夜當斷不斷仇讎不遠必

將受其戮辱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伏敵在近初不闊遠當斷不斷必有斧鉞之事在後來也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　陳仁子輯注范云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七在斷世失志之人猶能以義斷於行故甚大也先失後得故美在後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義斷於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光謂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也爲刀有用刑之象君子以義斷仁捨小取大然後有治平之美也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林希逸鬳齋集庚義也甲仁也以義斷恩也碩大也我心所見者大其後乃有鑠美

也次八勇侏之樹盜蒙決夬　陳仁子輯注范云無道爲侏反義爲樹八爲火母待在子家陰位之陰故爲盜也無道反義衆惡所歸故宜決也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斷不以義故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樹作𠋫音穫今從諸家王本無夬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侏音株樹音伐范曰無道爲侏反義爲樹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爲金故爲斧匠之利利斧猶君之利利賢也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而無與共治故利匠人之正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斧刃蛾蛾故可以征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

爲兵爲鉞又爲禍極故曰斧刃蛾蛾匠人之斧以伐木君子秉義以征亂　林希逸鬳齋集蛾蛾衆多之貌匠人用此以制木比用兵制敵之喻也

地玄毅首第三十三　二方一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范云毅者陽盛而勇於自任者也亦夬也特斷交地二之陰則勉其畢決毅本天三之陽則本其自任斷者過物而裁者也毅者守其而固者也斷以見於事者言毅以本於心者言故毅存於中則斷形於外毅而不斷者有矣夫未有斷而不由於毅者也故毅子棟祿毅子棟柱直有擔當之氣象皆毅也故士不可不以弘毅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夬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陰家木亦準夬致果爲毅夬揚于王庭故毅兼有言語之象章云準夬陰家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毅者陽氣已盛方周六位上下良而毅毅然便行於事無所拘忌故爲物信其所志長大故謂之毅毅之初一日入畢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信與伸同宋曰善而不撓爲良章云果敢爲毅蓋陽氣陰銳一無凝滯毅然必行物被其氣以壯志也初一懷威滿虛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冬則成冰故謂之威易曰履霜堅冰此也虛空也雖威而消故云滿虛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威自矜非道德之謂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懷厭滿心恃力滅義者也章云一居
夜小人也當殺之始以小人之道而欲果殺先懷其厭而自滿故其道卑
虛而無取測曰道亡〔德〕者謂其無德故虛也次二殺于心腹貞陳仁子輯
注范云其正也火性炎上因其父母又在殺家益其壯大也雖則嚴殺懷
在心腹終不宣揚以從善道故正也測曰殺于心腹內堅剛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守道貞正故乃堅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晝君
子守正堅剛不可奪也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陳仁子輯注
范云三木重生將上刺天天氣尊高不可得及適足目見在於嘆已故戴

威也君子之威威而不猛小人務威終則奢僭行過於惡故有餘也測曰
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務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三爲成意而剛殺外露故曰戴威滿頭君子居之則自以爲不足小人
居之則自以爲有餘次四君子說器其人柔且殺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爲
口舌故稱說金性剛強今在陽家陽之〔家〕陰故柔且殺也剛柔相戴故稱
君子君子之人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柔失乎剛剛失乎柔四能兼之故
且柔且殺也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道也有君子
之美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言作人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

當晝君子之言皆有法度道用如器柔而不懦殺而不傷也章云四居晝
君子也爲金故稱器器者濟時之用也君子之人居殺之世能敎說濟時
之道果決衆人之蔽塞以破疑惑故曰柔且殺測曰言有方者法也次五
不田而穀殺于棟祿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家性爲殺殺然自抗處
高食祿故不田也處高祿貴故稱棟也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但自扶舉無德於民故不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
本棟作棟今從范本五當日之夜無德而享盛祿剛果所施施於擇祿而已
故曰不田而穀殺于棟祿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次六殺于棟

柱利安大主陳仁子輯注范云棟以喻君柱以喻臣能殺然不違於法故
利也君臣正大主安矣測曰殺于棟柱國任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自
將位故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爲上祿而當晝國之大臣忠力疆
殺能勝其任以安扶援者也次七航羊之殺鳴不類陳仁子輯注范云類
法也航羊大羊也未七辛未未爲羊大羊在殺家故鳴不法測曰航羊之
殺言不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羊雖航大非鳴聲之法物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范曰航羊大羊也光謂羊狠物也類善也七爲禍階而當夜小
人剛狠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次八殺于禍貞君子攸名陳仁子輯注范

云八木也以殺近金故禍也在禍而正故貞終當免難故君子之所名測曰殺于禍貞不可幽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皆已之禍故不能隱正言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鄭本莭作鄧王作御今從范本莭音口切王曰八君禍中故殺于禍而當位當晝不失其貞是君子之所名也光謂君子守正遇禍則殺不扰身雖可殺而名不可掩也莭覆也上九豨殺其牙發以張弧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故稱牙金爲弧弧矢飛兵以威不法而有大豨以牙爲害故以弧矢踰測曰豨殺其牙吏所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獵者捕也七爲九吏九雖欲動七以大角捕治之也胡次和集注鄭

二九

云豨舊呼豈切人呼豬也司馬云王本吏作人今從諸家豨音喜王曰居殺之極位且當夜若虎野豕之殺其齒牙必有張弧之斃也光謂豨大豕也小人極殺以取禍如豕殺其牙適足自招射獵而已　林希逸鬳齋集人一作吏非殺其牙者勇用其牙欲以噬人人必張弧矢以取之發起也小人用勢正以起兵而自禍也

地玄裝首第三十一☳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裝者陽盛而將有行也未陽方盛而遠裝其行何也日中則昃月盈則缺滿者損之始盛者衰之端易於臨曰八月有凶而況五陽乎故裝自否來也陽五

卷四千九百二十七

而反君乎下則有羇旅之象裝自夬生也地四而家性以陰則有將行之兆夫夬之前乾之後陽盛皆客氣而反爲旅寓曰幽裝曰裝無倚玄鑑書而懼也裝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旅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旅入裝次四三十八分三十二秋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位律中仲呂裝治行也章云準旅陽家全行　林希逸鬳齋集裝準旅陽氣雖大用事微陰遂下裝而欲去立夏氣應陽雖大用事而一陰已生遂於在下陽則束裝將去矣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裝名殺兩氣終於此首之初一立夏起初於

三十

此首之次二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方裝束而消去故謂之裝裝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陰氣據下故陽裝束志在去也初一幽裝莫見之行陳仁子輯注范云行道也一爲裝始始當幽隱裝束而徙故莫見之道路也陽氣升天乃復通下故先自隱也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尚在位當徙之心已外去也　胡次和輯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見微潛有去志而人莫知之也次二鶂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南方也爲朱鳥鳥而近水故稱鶂鵝鶂鵝水鳥遇冰則困故慘也南風陽氣鳥之所利

故懐其汞正也測曰鶤鵝之慘懐憂無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慘然懐憂故不快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慘作慘今從范王本鶤音哥又音加或作鴚汞時證切又食陛切王曰鶤鴈也失侶後時慘于寒氷然後翼風之南内懐其侶憂而無快汞者四鴈也光謂方言飛鳥曰雙鴈曰汞汞匹也鴈避寒就温自北徂南猶人之去危就安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懐寵就禄不能避患於微如鴈之内懐其汞而不能遠遊也易曰係遯有疾厲章云二爲夜小人也時之可去而不去若鶤鵝之處氷而慘瘁望飛南風薫和之氣也鶤鵝據水而不去蓋懐其無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

謂鵝曰鴚鵝南之外或曰鵝或曰鶤方言謂凡無偶於物爲曰隻鴈曰汞今鵝亦水禽鴈之類也以喩小人懐侶不能釋時而決去也故測曰憂於決也　林希逸鬳齋集鶤音哥又音鴈也慘氷怕寒也翼飛也向南而飛去寒就温鴈所宜也今懐愛其汞匹而未決去當人之當退而不退也汞時證切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居陽樂進亦爲進人進徳及時往其克也志意一進故有喜而承之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福善所承故遇快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上而當晝雖爲覊旅往得其志故或承之喜也次四鶤鷄朝飛跱于北嚶嚶相

和不穀食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西方酉鷄也朝飛而鳴故鶤鷄也言相和者飛跱于北南則鶤鵝南北交通故相和也鶤鷄水鳥北方水行跱待其所故食不止也測曰鶤鷄朝飛何足頼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羣鳥相遇所頼徵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跱作峙王作跨今從范本鶤與鵾同古䰟切跱與萃同又慈恤切王曰大鳥朝飛宜就陽以自安夭之於北失其所向雖相和嚶嚶然終不穀其求食之意既失其道亦何和爲次五鴻裝于淄飲食頤頤陳仁子輯注范云淄水也齊有臨淄縣因水爲名也五爲大位故稱鴻鳥也六亦爲水水是鴻利故欲食乃頤頤也測曰鴻

裝于淄大將得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鳥得其水是其志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五居晝鴻北土之禽淄東方之水鴻志遠大處裝之時一舉千里裝義叶時故飲食頤頤然自養故測曰大得志也　林希逸鬳齋集淄水名也鴈自北來宿於水濵得其所也頤頤自得之貌次六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賈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流行而在裝束之世處六衢之地浸行流通無所扞制若商賈之索利無有限止也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商旅之人以遠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六衢九路無所不歷勞而求利者小人之事也光謂六爲盛多而當夜小人周流

天下不限其行非爲行道也其志徇利而已與商賈無異也次七裝無儺
利征咎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而在裝家故利征也升則傷母退則
長水故咎無與兩處故無儺也測曰裝無儺禍且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
行而遇咎故禍至　胡次和集注鄭云儺舊說儷同呂詰呂夷二切按儺
禍也義猶伉儷然當音離謂相附離也兩處升與木處則傷馬退與水處
則畏之故無與兩處是裝無儺之說也司馬云宗陸王本儺作離今從范
小宋本儺與儷同音麗次八季仲播軌泣子之道用送厥往陳仁子輯注
范云八木也斗之所用故爲軌七火九金恐見焚克故言播軌泣憂也七
以二稱季八在其中故言季仲車播其軌於季仲憂也測曰季仲播軌送
其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送水就金死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
王本泣于道作泣于之道今從宋陸本　何光勝言錄余謂裝卦準旅旅
之行不得其言則季仲泣送之季仲兄弟播軌逐其車也泣于道以爲死
別也固出臆見思之亦頗有理上九裝于昏陳仁子輯注范云昏日入也
九在裝家而爲之終終意於事從一至九若日之入故以昏喻測曰裝于
昏尚可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昏亡之事尚可避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王曰處裝之道宜慶於先今居極位頗失違難之道然得位當晝如螌

裝避禍於昏昧之時雖云太晚猶可避也光謂九爲極終而當晝君子遇
禍之窮裝而去之雖於時已晚猶愈於宴安不去者也
地玄衆首第三十二☷二方一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衆者陽
盛而類多也旅有二義以雜卦之親寡者言則爲羈旅之人而病於孤以
爻之得童僕者言則爲旅衆之資而喜於援是故衆爲地四之陰也衆爲
天五之陽也以陽交陰則旅寓而如寄以陰交陽則於衆而得助曰虎鳩
曰雷霆皆以衆言也此玄前懼而後喜也衆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
五土中中衆師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土準師入衆次四日舍觜
觿次八日舍參章云准師陰家土行陽氣信高懷齋萬物宣明嫮大衆多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衆者言是時陽氣徧于六位紀剛思齊
萬物宣明開大於類衆多故謂之衆衆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二度　胡次
和集注鄭云衆嫮舊音護笑也按經云嫮大注云開大則訓爲開然未見
以嫮訓開者蓋嫮亦作嫭而嫭與㕆其形相似嫭拆也虛訝切范本作㕆
故訓開也閒之爲師曰依字訓笑義理自通嫮大者形體之盛也衆多者族
類之蕃也萬物之生宣布明顯是以如此不須改字爲㕆也司馬云信與
伸同嫮音護陸曰嫮美貌初一冥兵始大如耳農轂馬轂尸將班于田陳

仁子輯注范云㦸止也班布也尸主也入以喻急兵衆之世故農止爲斂
主布田畝以相斂也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衆兵
之世故不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斂作數今從諸家王曰班布
光謂一以幽微在兵之初兵端已萌而未著者也故曰冥兵始夫兵者不
祥之器人間之驚遽故曰火入耳農輟其耕爲給餽餉食焉以穀爲將用
之尸布于田言死者多也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溫陳仁子輯注
范云二爲戈在軍衆之家而畏於水故言無刃而不陳也麟者仁獸有角
不觸故以賓喻溫溫顏而已也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德之所服無常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麟作隣今從諸家陳
直刃切范曰麟獸有角不觸王曰二居下體之中而又得位當晝得衆之
宜故能兵不交刃師不置陳而疆隣敵國皆或賓之光謂二爲思中而當
晝君子脩德於心而四海率服兵無用用故曰兵無刃師無陳賓者自外
來者也麟或賓之象有武而不用也溫者不威暴也次三軍或纍車丈人
摧孥內蹈之瑕陳仁子輯注范云軍旅之家故稱纍車三無家號故言丈
人也摧趣也瑕過也孥子弟也軍事尚疾子弟相趣不責以禮言內瑕也
測曰軍或纍車廟戰內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廟勝而退故心傷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衆陸本丈作大孥作弩王本摧作惟孥作奴今皆從范
本三爲思終未戰而先謀於內者也車被纍絓覆所載也丈人家之長也
孥妻子也謀之不臧如丈人而自摧毀其家也夫敗豈外來哉由在內之
時已踐瑕釁故敵人得而乘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次
四虎虓振廞豹勝其秘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四西方也故稱虎虓怒聲也
隱稱之求者故稱豹秘閉也勝而見閉故振廞也振廞盛怒貌也測曰虎
虓振廞如鷹之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稱公侯在師之中而如鷹揚有
似大公之於周武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勝作騰今從宋陸范本
三宋陸范本私作秘今從王本虓許交切廞許金切否方九切范曰虓怒
聲也振廞盛怒貌王曰處衆而近尊位將師之任也得位當晝善用其衆
如虎之虓振起廞興也光謂四爲下祿得位用衆者也虎豹皆武猛之象
用兵者雖鬭如虓虎時惟鷹揚然不以之爭利決忿能自勝其私心故可
用而不用也法言曰或問武曰克能勝其私曰克次五躆戰喈喈若熊若
螭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聚衆之世交戰中原故喈喈也軍事尚勇
故稱熊螭也測曰躆戰喈喈恃力作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武威之家以
力王於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躆舊居預切躆猶據也司馬云躆與踞

罔當作剮剮甚也 五居盛位而當夜恃力取勝不足以服天下也次六大
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易曰地中有水師故
六為大兵也六亦為耳兵大故雷霆也耳以明聽軍以審成口與心計故
腹屈也 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雷霆之震無疆限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維作侯今從諸家詘與屈同屈腹猶書服
其心也六為極大而當晝王者之兵非務殺傷懾之而已故如雷如霆以
威聲震之使其心腹也詩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白虎通曰戰
者憚也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唁之哭且瞋陳仁子輯注范云師
育者也孕重身也子生曰唁竊視稱瞋七為目為六所見故育也師衆之
事干戈為務育孕生唁故哭且瞋也 測曰旌旗絓羅大恨民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旌旗絓羅故大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鉞皆作戈今
從宋陸本絓戶卦切唁音彥瞋莫佳切范曰孕生曰唁竊視稱瞋光謂七
為禍始而當夜師之覆敗者也旌旗絓羅干鉞蛾蛾敗亂之貌也師衆也
夫死婦孕民之愁苦尤劇者也衆孕相唁既號且竊視其上怨恨之也
宋孫希逸庸齋集絓戶桂切唁音彥瞋莫佳切絓羅羈絆也蛾蛾衆多散
亂之貌師敗孕婦相弔唁也瞋竊視之貌言百姓皆恨其上也次八衆衰

衰見其病不見輿尸陳仁子輯注范云衰衰瘦瘠貌也 兵病於外衆之所
見不見輿尸者兵已勞以何能所克故無尸浮以弊軍也 測曰兵衰衰不
血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兵為勞病不血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衰
衰羸弊貌八為疾瘀為耗為剝落為禍中而當晝能罷弊敵國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 上九斧刃缺其柄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陳仁子輯注范云
金敗稱斧斧柄者征伐之柄也或折或缺非所以御敵也故可以止而欲
伐人則有敗也 測曰刃缺柄折將不足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斧缺柄折
故不足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往必見血而有傷也光謂九為
用兵之極違禍之窮窮兵而不知止者也
地玄密首第三十三𝌦二方一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邑曰密者陽
盛而無間隙也人不可亢而孤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陽不獨立陰不獨
見而可大甚乎凡亢而孤者不能生而密者能生生亢而孤者不能化而
密者能化化萍之始生陰物為陽所生也田鼠化鴽陰物為陽所化也皆
密而然也比以一陽比上下之五陰密以五陽密地六之微陰皆以陽交
陰也一之無間五之不鑠非禮不踈我亦我不踈彼也 密陳仁子輯注范
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比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比密者

比近也周密也章云准比揭家水行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密者陽氣布於六位紀陽同事萬物完茂丸蘭然戩密無有間隙故謂之密密之初一日入參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咸作盛今從諸家王曰丸蘭盛大戩執萬物稟陽氣皆盛大周密而無間隙也光謂陽陽氣上而親天高之極也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一位在下故稱大幽水性密稚故無間也雖幽當間故以明喻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密稚如水無方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宗曰事事皆密故以無方言之光謂一為思始而

當晝君子潛心於密以立事定功人莫能窺者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陳仁子輯注范云我我民也即就也比比次而上也君不密則失臣水在水行未成五味猶君臣相須以濟治也君不相密則民就次而去也測曰不密不比遠厥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其常所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比頻寐切下同君子愛近以懷遠小人反是二為思中而當夜不能懷近而勞心於遠即就也次旅舍也遠去其鄉而欲就次於旅舍捨近而圖遠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切章云二居夜為火而在水家居親密之世不得比密蓋水大相

害也故民之心漸次而進也故測曰遠厥鄉也謂離其所向也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即水子故言密其親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德之悖也故三密親以利作人之道測曰密于親為利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臧善也利善人之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上而當晝君子愛其親則知愛人之親推其心以及他人故曰利以作人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歠陳仁子輯注范云歠飲也三終也四為金在水之行子在其母故密也三欲親之懼見克害故言腥臊也言相克害故於日不致也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相見克故通惡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密于腥臊親惡德也光謂四為外他而當夜與不善人相親者也與不善人相親久則化之矣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則與之為一矣小惡通者皆始於小惡常去久則與之通而為一也歠混歠也次五密密不鑠嬪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密家而在中央上下密附無有舋鑠故可以嬪于天矣測曰密密不鑠並天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並匹也功事也作天之合嬪妃於上故並大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鑠呼縣切嬪音頻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時明君親於可親故曰密密不鑠謂無間隙也如此則能功配於天

奚支謂寄寄不鑄者君臣百姓靡不親寄無有間隙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 陳仁子輯注范云恤憂也六爲大水水尅於火大人爲惡故曰大惡也近比於七故益之憂也 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與火異而或爲妃春秋傳曰水火妃故匹異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大爲禍終而近於禍故比于大惡而或益之憂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類相匹適足自累也易曰比之匪人章云六居夜爲水處比寄之世而以比七爲水比火益其憂比而尅惡之大者也故曰大惡以火親水故測曰匹異同也 次七寄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之化寄如清風火性炎上焱飛流布口語之放訟而止之鰓骨也大君爲六也手於五故六爲大君也大君居之能制口訟雖其小鰓無有後害七爲口語六水七火水藏於火故止口語也 測曰寄口小鰓賴君達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賴其大君彌縫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無字小宋本無作其今從宋陸范本范水宗本達作逢今從宋陸王本鰓蘇來切 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終也陽成於三故爲終也寄比之象唇齒相附唇亡齒寒故依齦齦齒也八木也金金尅於木下不寄上猶民不依君故終歲無君也 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

自拔出於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齦語斤切王曰益之與齦相親者也或琢其齒而依其齦則失其所親矣 上九寄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極反下火行當見故言寄禍君先下民民志其死故後得其死力 測曰寄禍之比終不可奪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死義盡忠志不可劉奪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爲禍極而當盡君子同志相比堅不可奪先相養下則其志益親故雖遭大禍而終得其死力也

玄 太玄經六

親首第三十四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親者陽盛而忿無間也夫家者陽交於陰二氣相比雖有違也親者陽交於陽一家相與愈無違也故家以二親以一家以異為同親以同為同家以其人合親以其天合以親交發情又深矣曰其膚曰其肉親之道妙矣哉親陳仁子輯注范云陽家也火上下亦象比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亦準比入親次八日舍東井一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親者相愛厚之意云准此陰家火行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属於火曰親者立夏節終於此首之次六小滿氣起於此首次七斗指巳中呂用事陰氣已消陽道得尊全真敦厚萬物親睦故曰親親之初一日入參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小滿起次八初一入參六度司馬云陽氣純粹故曰全真初一親其膚其志齟齬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之於火氣志交過然相尅害不可共器陽以金鼎故言非其膚非其肌膚之變也齟齬相惡也力同性異行敦相尅故言相惡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性通交有分限也閑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親字今從二宋陸范本王曰居親之初而失位當夜失其親道非其膚謂疏遠之人非其肌膚之親而欲親之則其志齟齬不相入矣心相防閑失其親道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親非其親者也外雖相親內志不合終必乖離閑者隔礙不通之謂也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陳仁子輯注范云孚信也肉骨肉也資用也二為平人未仕於世志其親戚骨肉而已測曰孚其肉人莫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志用親戚故人無間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内作肉間作閒王本内作肉間作閑今從宋陸本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以誠信相親之深者也故曰孚其肉章云二居晝為火而在火行在親之時以火親火親信甚近故孚其肉戚戚屬也親比戚屬故測曰人莫間也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火之母當相親愛行母子之恩若螟蛉之於桑虫本非親屬義不禦侮故言不迓侮也迓御也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親為疏失其本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迓侮作迓侮今從宋陸范本蜾音果蠃郎果切螟音冥蛉音零屬之欲切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屬綴也迓侮猶言御侮也三為思終而當夜小人不能屬綴其親以御外侮而使乏無繼與他人

相合如螟蛉不能自育其子而為蜾蠃所取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林希逸鬳齋集不覆無類也不述侮不禦侮也言親非其親緩急不相為也述侮猶迎敵也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陳仁子輯注范云几几皆也四為眷以木為主親親之義必以禮合故有飲食之道金尅於木而以為主比火之行也木火父母是家之長故為主也禮會之世以疎為親況自賓夅以身為賓親也測曰親賓于禮賓主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賓之與主俱有其禮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几几有法度也光謂四為條暢而當晝君子以燕饗之禮交通親愛者也賓（所以親）親其有禮不在飲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賓主偕言皆有禮也章云四居晝為金而在火行火為主金為客主以禮接客故飲食几几然相親也君子之道親比以禮主客相尊故測曰賓主皆也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陳子仁輯注范云五土也故稱厚土則火子子而不厚父母況親比者乎故將走也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不厚母故失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比頻寐切王曰五雖居中而失位當夜當厚者不厚則其所比附之人皆將去之光謂不能親其所當親厚其所當厚使比近之人皆弃之而走失類孤立而無日矣子大叔曰吾不

三

鄉矣其誰云之次六厚厚君子秉斗陳仁子輯注范云斗處中央而衆星拱之四時為候取正於是六亦為水雖尅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德厚故得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為盛多而當晝能親厚其所厚者也夫君子厚近而逮遠者至親親而疎者附如斗居中央而衆星共之故曰君子秉斗　林希逸鬳齋集厚厚親其所親也斗居中央而衆星環之君子得衆之喻也次七高亢其位疏於同事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無道之主在六之上高而無民故高亢也有似乎王政逸微覇勢在諸侯多故疎也測曰位高事卑德不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位高德卑故不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從作周范作同今從王本疎便是必至二切又音卑王曰七者過滿之地失位當夜位雖高亢而所行之事則甚庳細也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陳仁子輯注范云制曰肺柿曰附八木也而在親家故言肺附如柿之附木親在下木猶支息之附大木也支主於幹幹而敷之故言已良親有良幹亦君子之所去而就之也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乾餱之食非材之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王本肺作脯幹作乾行作徃王本附作腑今從范小宋

四

不飯音餒范曰削曰胏胏附如胏之附木王曰有胏附之親而生乾餱之
怨故君子去之詩云人之失德乾餱以愆尤謂胏附以喻疏人附著宗主
也氏雖微賤猶當分乾餱以濟其親也胏腑之親至薄也猶當以乾餱收
恤之況良肹而弃之乎此微子所以歸周也上九童親不貞陳仁子輯注
范云貞正也九在大行而為之孫故稱童親慢孫之道以泰其上知其不
順為行所先故不正也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荄根
也從子及孫故根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荄古哀切宋曰謂自立其
根荄也王曰居親之極而失位當夜者童昏之人所親者必不正矣章云
九居夜為金金為大孫故稱童童昏無知之義也九在夜故童蒙之小人
也當親之世以小人之道而在大行見先故失其臧正失其正之道本小人
所自也故則曰還自荄荄本也

地玄歛首第三十五 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歛者陽
盛而陰縮也陰陽只是一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但陽氣盛而
長則陰自然歛陽氣極而消則陰自然生故六月陽在上則井泉冷十月
陽伏下則地脉温只此氣而已非别有物以為歛舒也歛之時何旨也氣
之六陽之候也故易之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是小而不能畜也玄之歛

以一陰而避五陽是小而若能避者也故贊辭小進不如大退蓋陽至盛
處陰自歛而不能見也歛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小畜
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小畜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歛於內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不謂之歛者言是時純陽据位陰在於下各自
儉歛未相消動故謂之歛歛初一日入井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陸曰謂陰小歛萬物之根荄章云純陽充滿於天下微陰歛藏而不見也
初一小歛不貸利用安人正國陳仁子輯注范云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
通法也年荒則薄賦故稱小歛也不相代勞謂強弱各別強不凌弱故民
安而國正矣測曰小歛不貸其道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安人正國得道
之宜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貸它代切自一至三微而未著故皆有歛小
之象一當日之晝君子賦歛薄而有常不稱貸於民故利用安人正國一
曰貸當作貣吐得切次二墨歛戴戴寡我匪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
二大也戴小也匪不也為陰中之大故小歛也歛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
貞也測曰墨歛戴戴非所以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寡大不正故不足為
光榮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戴本戴作戴王本寡作寂今從宋陸范本
戴息廉切范曰戴戴少也光謂墨貪也小人貪於聚歛喜見小利漸而入

於匪正非所以為光美也　宋林希逸鬳齋集曰貪也戴戴取之盡錙銖
也雖貞不正也言取民纖悉則我之政道寖失矣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
疏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三小八大故小不用到秋八木扶踈而大故
可用也以喻物微可大亦木扶踈之時可材用也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含小狀大故相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三
得位當晝得斂之宜見小勿用是因我滋息以至扶踈盛大也光謂物方
微小君子養之以俟其大而後取之禮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皆此意也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陳子仁輯注范云四
金也金尅木故小刑也收斂之容小進利科役以至形殘不如大退守正
而已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陳子仁輯注范云小刑為害故正退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政作正今從宋陸王本次五畜槃而衍爾紀于田陳
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畜養槃名也衍達也五天為土故有田之名
謂自居達氏孟夏之節以田桑為務天時之利也家性為斂斂利收功惟
田以桑故言紀于田也測曰畜槃爾紀不奪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先天
不違故不奪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槃樂也紀美也五為爾又居盛位
而當晝賦斂不妄生之有時用之有節故六畜蕃衍籃樂饒美也次六閔

而綿而作太玄而小人不戒陳仁子輯注范云陸為宗廟水木之母母在
宗廟下之所天也之政也水起于一當漸以進而使作大故宜戒也測曰
閔綿之戒不識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不戒故不識別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王本閔綿之戒作閔綿不戒今從宋陸范本閔綿小貌元始
也六在斂家過中而當夜斂怨者也怨始於不而至於大小人不戒故怨
及之而不自知也　林希逸鬳齋集閔憂也綿微也元首也其憂雖小憂
之大者自此而始言當慮微也次七夫牽于車妻為剝茶利于王姑不利
公家病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火笑於木故為剝茶陽稍夫夫引車于外妻剝
茶于內此土姑之利也斂貨利于私門故公家病也測曰牽牛剝茶斂之
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斂入私門王姑之資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陸曰賈財天妄斂財利家不利國也王曰牽車重役而其利微剝茶苦菜
而其功寡可以給私室利於王姑不足以供公上也光謂爾雅王父之姊
妹為王姑次八大斂大巔陳仁子輯注范云北在木行金八木也而在斂
世八月之時枝枚扶踈葉落歸本故大斂也斂過什一民財匱乏故大巔
也測曰大斂之巔所斂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過於什一故非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范陸王本巔作巔今從二宋本王曰八居斂極而先位當

夜大歛者也處禍之中而求大歛必有顚躓之患矣上九歛于時利圉極當陳仁子輯注范云陰在木行見利于入故歛於時也畜積之家必有備垂錢利圉突也測曰歛于時其可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幾近也重歛之世不可近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圉與禦同光謂九為禍極而當晝君子當豐穰之時重歛而民不以為暴所以豫備凶歲禦此極突也幾當作譏言歛得其時雖重無譏也孟子庚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地玄彊首第三十六䷀二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彊者陽性健而剛也蓋六陽為乾之候也夫萃天下之至健者陽也而萃陽氣之健者天也故乾者以性情言強者以體段言皆健也故乾之六爻至上九而猶曰亢悔其過也玄之九贊自初一次三次七上九而百四同占亦慮其過也陽氣至是非不及之患而無過之患陽之行健大矣哉彊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乾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乾章云准乾陰家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彊者是時陽氣一純而剛乾在上萬物彊盛謂之彊梁者彊劫也彊之初一日入井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入井六度司馬云范王

本純作純今從宋陸本章云純陽剛健萬物各抱其氣以彊梁也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陳仁子輯注范云攸所也水金子也子母之道相扶為彊故曰彊中不用文德故否正守其性故貞彊梁之人恃子為勢故無所用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彊梁之人不可與謀之於世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否方久切一為思始而當夜彊心而不正者也故無所可用次二鳳鳥于飛脩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木為鳥而彊大故謂之鳳為之高飛必脩其羽猶君子將有必脩其學也圉止也脩身正行文學優備而會于辰以終天祿無能止也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仕之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圉止也光謂辰時也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得時彊於為善人莫之止如鳳鳥之飛其羽脩長人不能制也凡中者皆有得位得時之象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廈微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稱柱廈屋也屋之須柱梁猶治之須宰相也柱不固故屋微宰相不賢則國危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任非人故基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居下體之首而承於上梁柱之象也當日之夜小人不彊而務不勝其任者也不勝其任則國基墜矣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橦橦陳仁子輯注范

云四位其行行數相扶故稱聰明也橦橦㦲也四見扶進自彊不息故左
右㦲也測曰爰聰爰明廣士方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爲臣聰明故衆士來
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橦舊寄反切司馬云宋陸王本橦作橦小宋作彊今
從范本王本方作来今從諸家范曰四位其行行數相扶橦橦盛也王曰橦橦然衆扶之貌也
吳曰橦從手字書無之從木者音童范以四爲金而不音爲金故云行
數相扶不以橦爲扶也光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有聰明之德故廣士
方來左右助之所以爲彊也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陳仁子
輯注范云五居位也故稱君子家性爲強故以德也小人處之必以其力是
故彊德以遠小人也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
得之益其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君位而失時當夜無君
之德小人之彊梁也彊梁以力必有顛危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陳仁
子輯注范云我謂六也六爲金子故相保持顛能彊梁爲土所克我也克
克思過故受天福無彊界也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不善則改改不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基作無彊今從宋
陸范本宋曰無基謂無彊界言廣遠也王曰六爲彊主得位當晝能克
彊梁自彊其德則君道益光故至于天而無窮也光謂五以上作消六

過乎中而當晝君子能與時消息自勝其彊者也如是則享有遐福與天
無彊矣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陳仁子輯注范云金喻剛肉以喻人也
行屬于金今火鑠之行世相克者人相刑也血以喻順柔以喻陰陽失之
位處六之上亦爲田故順于田也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火克金行故太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流字今從諸家
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用法太傷者也以剛金斷柔肉無有不膠血流于
田不仁之甚也次八彊其衰勉其弱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爲金所克故
衰也家性爲彊故彊於衰之中而自勉過位當小弱故曰勉弱也測曰彊
其衰勉其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強於興衰也　胡次和集注鄭文音
訓云彊其兩切弱而爲強之稱也司馬云八爲疾瘵而當晝君子能彊衰
勉弱不自淪溺者也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陳仁子輯注范云
九爲上山故稱太也梁柱皆折輔佐微也君子之道以儒得民家性爲強
而輔佐不固顛蹶也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
故剛猛也終以彊猛致於傾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太山拔
作大枝枝今從諸家王曰處彊之極而失位當夜彊而過亢者也光謂小
人彊梁過甚山拔梁折自取顛蹶者也

地玄睟首第三十七 ☳ 二方二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悉曰睟者陽體健而睟也易論乾之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大槩剛健者無以用而觀也純粹者獨以體而言也理在天下粹則正駁則不正故陽之健而不息如不侵之玉也陽之粹而不亢如無瑕之玉也本非有二也玄之象乾曰強強不足蓋其體而又以粹明之耶十翼剛健純粹之說也

睟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乾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亦準乾睟與粹同陸曰乾純粹精也章云准乾陽家水行

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始陽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睟者言是時陽純袀睟清明其光萬物始者保安於陽純粹其道故謂之睟睟之初一日入井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袀舊音均搜戎衣曰袀義取均一也司馬云王本袀作初今從諸家袀與均同宋曰保安也是時陰氣歛藏於下陽氣袀睟清明故萬物高者下者皆重光畢安其性命而煦陽之德矣陸曰袀睟猶純粹也

初一 睟于內清無穢 陳仁子輯注范云此水行也一亦為水而家性純睟二水重清故無穢也在初為內

測曰睟于內清無穢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重清者之故無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純粹任心清明不雜故能總羣亢成萬務也 林希逸鬳齋集

初心之純也無穢不雜也

次二 冥駁冒睟暱于中 陳仁子輯注范云暱慝也駁不純也水上之火故不純也家性純粹而二冥冒不純其德在於下中故慝也

測曰冥駁冒睟中自慝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慝隱也慝也在中故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暱與昵同女六切慝於計切陸曰慝隱也范曰暱慝也駁不純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於冥昧之中以駁雜之心冒沒純粹雖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慝也 林希逸鬳齋集冥冥昧之中駁雜以萌則其粹美皆冒沒矣暱與昵同慝也慝於計切隱昧也

次三 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 陳仁子輯注范云目為二也耳為一也火性炎上故日上天也三為進人在純睟之世恭敬将宜耳目所雖聰明其事故上下偏也

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上下耳目故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恭字今從諸家三為思終而當晝君子思慮純粹則聰明無所不通故曰目上于天耳下于淵雖然不敢以此自恃猶嚴恭寅畏所以能全其粹也

次四 小人恭睟失祿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者金之母也母子之恩故相恭也言失祿者家性為粹而不純家內相親恭故失祿也雖失而正故貞也

測曰小人恭粹道不得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失祿不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其道已駁雖恭純粹

之道而失其稿祿與貞也次五睟于幽黃元貞無方陳仁子輯注范云
五為君位處中為貴黃中通理君之美也居水之行土克於水故幽黃也
中央之位純睟其德無施不可故無常方測曰睟于幽黃正地則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地包黃故乃正其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曰則法也
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睟之主純德大明睟于幽玄之中而有黃中
通理之德元始貞正其道無方不可名也光謂元者善之長也五為中和
而當晝君子雖在幽隱不失中和之道所以為粹也守其元正以應萬務
無施不通如地之德亦以幽黃元貞成萬物也　林希逸鬳齋集幽冥也
居中也其睟能心也元自人正也無方不可定名也即是貞常元吉之義

次六大睟承愆易陳仁子輯注范云六陰也在水之行二水并合故稱大
五克于六故承愆也愆過之先易以成非故言易也測曰大睟承愆小人
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愆而承乘小人之所能也　明次和集注司
馬云王本贊云大睟承愆小人不克測云大睟之道小人不克令從諸家王
曰六居盛位睟之大者而失位當夜故承之以愆光謂五以上作消六過
中而當夜不能全其純睟者也夫白玉易瑕清水易汙故大粹者非小人
之所能全必將承以過差也次七睟辰愆君子補愆陳仁子輯注范云七

火也為行所克故言辰愆純睟之性有過既改猶君子之行彌縫其闕故
言補也測曰睟辰愆善補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之有過則臣善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七居禍始是睟時之愆然以得位當晝不失
君子之德故能補過無咎也光謂時之有過惟君子能補之以成其睟也
許云袞職有闕惟仲山補之　林希逸鬳齋集辰時也人誰無過當過
之時能以睟易愆則善矣次八睟惡無善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禍中而
純於惡故言無善也測曰睟惡無善終不可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善
之人不可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純于惡德則善無

由而入矣光為八謂疾於而當夜純惡無善之人何可輔也上九睟終永
初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水之母母為睟終長於正純睟之道故貞
也測曰睟終之貞誠可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守正道故可嘉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數極而得位當晝是能保其純睟不失善道
永如初之正也光謂九為粹極能慎終如始全其純正者也

地玄盛首第三十八☰二方二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盛者陽
氣極而大也天下之理大非難而有其大者難盈非難而有其盈者難矣
自黃泉而盛亦自黃泉而衰可畏也易之大有以五陽包一陰而大居天

上故貴於有其大主之盛以六陽當家陰而大生地二哉成於其盛贊辭
曰盛不墨曰作不恃易大有主九賢未當以盛自說聖賢處盛大之會不
以喜而以憂其戒蓋甚遠也盛陳仁子輯注范云地主陰家二大下中象
大有升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大準大有入盛次二三十三分三十
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急斗建午位律中蕤賓章云陸大有陰家大行陽氣
隆盛充塞物實然盡滿厥意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曰盛者小滿氣
終於此首之初一芒種節起於此首之次二是時陽氣陰盛充滿於天地
間故萬物孕生實實然滿其意故曰盛盛之初一日入井宿十六度　胡
次和集注卯云十五度司馬云三本實作實今從宋陸范本實音同宋曰
實然滿貌初一盛不墨失冥德陳仁子輯注范云墨謙也冥言也家性為
盛陰家之陽故不墨也盛而不墨故失主冥之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自克損故失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
中作終今從范王本陸曰克勝也不能自勝其嗜欲王曰一居盛始而當
夜盛而不能默者也如此則失其闇然之德矣光謂墨法也凡盛之道非
致盛之難處盛難也一為思始而當夜盛而無法以自制約則喪其幽隱
之德也重云一居夜小人也處盛之世務盛為事不能隱墨為心故失幽

冥之德測曰中不自克也謂中心自滿不能冥德也　林希逸鬳齋集時
雖盛而不以法則自守則失中正之德墨法也冥心也次二作不恃克大
有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火居火炎炎熾盛益而不恃順時而行故可大有
萬物也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有萬物故得玄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稱尺證切王曰居盛之時得位當晝明乎自然之
道是有作為之動而不恃其功如此則能至於大有矣光謂二為思中而
當晝作而不恃為而不有雖其不有故能大有也稱當也次三懷利滿匈
不利于公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為火母母而懷利明為私事故不利于公
也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利于公故立私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上而當夜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小人思
慮求盛不過營利而已故曰懷利滿匈利於私斯害於公矣次四小盛臣
臣大人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位次於五故小盛也當上臣五
恐見克害重自思慮故曰臣臣王公大人四亦為門故言大人之門也測
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重臣奉五故賢之也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王本仁作人今從宋陸本四為福始故曰小盛也王臣自卑
賤之意也君子當小盛之初能自卑賤承事仁賢以致大盛凡為大人者

未有不由此道而出故曰大人之門也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陳仁子
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而在盛世世盛道治君德至明故何福也提持也撣
撣然敬也何福恃禍而自儆戒無所失也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五在盛首福禍混合故曰小人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宋本撣撣作闡闡今從范王本何胡可切王曰撣音纏義亦取其纏
纏不云之象陳音冊又徙冊切曰五居盛位故云何福福至盛故云滿肩
極盛必反故云提禍光謂凡營當夜者皆小人之道也以小人而享盛福
禍必隨之故曰何福滿肩提禪撣撣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撣音纏
又音冊衆多之意滿肩言不自勝也提取也言小人受福不能自勝必自
取禍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故
天錫也參之以禮而在盛世故大開其疆無限極也謙以致福故有慶也
測曰天錫之光謙大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謙尊而光故大有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錫作錫今從宋陸本六為盛多極大而當晝君子
受天明命大啓土宇者也夫極盛難處也故必用謙然後有慶次七秉火
寒泉至陳仁子輯注范云火至熱也泉至寒也以火君火故曰秉火也陽
極則陰生火死則水生水火相尅故寒泉至也測曰秉火泉至禍不遠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尅於火故禍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曰秉
火泉至禍不遠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當盛之時亡居過滿又與本首同
為火數二火之盛炎炎上干為六所忌故寒泉將至而有撲滅之憂也光
謂七為禍始而當夜秉火者盛之極也寒泉至者滅不久也　林希逸鬳
齋集火方炎而水忽至必能滅之盛極必衰之喻也秉盛也次八挹于滿
熒幾後之傾陳仁子輯注范云傾危也幾近也木在火行陰家所長子盛
母勞恐見焚燎故先自挹損以為後戒不戒之家後迮危也測曰挹于滿
幾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火之家近於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
陸本挹作抝今從范王本　王本無熒字今從宋陸范本　范本幾不免已作
幾危也今從宋陸王本幾音冀又音機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盛滿而能
挹也後之傾危而不傾蓋謙挹以免也忌盛之極非挹滿之道猶不免乎
　林希逸鬳齋集挹損也熒炎也既盈滿之時宜自挹損而反以炎熾自
矜乃後自傾危之地也幾兆也測曰幾危者謂此乃傾危之幾也上九極
盛不救禍降自天陳仁子輯注范云金者乾故為天天位之終故為極在
盛之家故極盛也八見七盛而知自損以為後戒九以金性性而盛終必
消鑠故禍降也測曰盛極不救天道反也陳子仁輯注范云盛極則衰道

反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居益極當日之夜走禍之窮益極必衰者也

地玄居首第三十九三三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居者陽正位而物得其所也夫陰陽易位則物不可一日而處男女易位則家不可一日而居故序而無別亂之所由生也易以陽上陰下正家人之位玄以陽盛陰弱為安居之方曰克守厥家曰長幼序序曰少女提壺利考家故陽者父道也夫道也兄道也家之長者也長者既正又安有牝雞之晨勃磎之憤閱墻之爭紛紛厥居者哉　居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家人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家人章云推家人陽家木行

陽方蹠膚赫赫為物城郭物咸得度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居者言是時陽氣蹠萬物之肌膚赫然盛大包周閭郭若城郭也故萬物之生皆得其度歡而安其居故謂之居居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郭云二十度司馬云范本萬物咸度作物咸得度今從宋陸王本蹠音據宋曰爲物城郭欲萬物皆安其居陸曰蹠充實貌陽爲城郭萬物皆得其中故曰咸度也王曰城郭在外之象光謂膚亦當作蹠蹠動作強梁貌爲物城郭者言養衛萬物使陰氣不得傷也度當作宅宅古宅字

宅者也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居首之始承性主慤故不求譽譽以繼咎悔故能保家居正而已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咎無譽得道之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居家之最下子孫之家當日之晝能守常道無咎無譽保家之主也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太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壺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丈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測曰家無壺無以相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禮之家婦不承順於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壺者承上以養人者也家無壺下不供養也二居下體之中有婦之象婦者所以承姑也今反使姑承之為之洗塗報勞辱之事上下失序逆莫大焉　林希逸鬳齋集洗蕩也切壺尊酒器也婦之事姑無盥洒之器乃行酒於地上非禮也洗猶書曰洗腆致用酒也塗泥塗之[illegible]卽在地之意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家道以禮長幼有序以大居木故曰序序也克能也子能與父事有似揚為與太玄也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能事父故有所與致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長幼序序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得位當晝故居室有倫長幼各得其序子能幹父之蠱者也光謂三居下體之上

而當五切能事長子能任其父事者也次四見豕在堂狗縶之遮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成爲狗六爲豕亦爲宗廟故見豕在堂也遮迹也狗系豕迹居家之道也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慶者不以言佺爲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遮音删又戶郎切縶與系同遮獸迹也狗豕皆汙穢之物堂尊者之處也四爲下祿而在中體位猶尊矣然當日之夜小人之道也凡爲家之道正其身然後可以齊家今四在堂自有豕行則在下者亦如狗縶迹而進不可止也慶善也　林希逸鬳齋集遮音删獸迹也堂尊處也既有豕在則狗亦相繼而至也縶遮猶接迹也

二十三

凡自辱以招辱之喻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居中制造前後相承故以舳艫喻也土在木行爲木之財故利富之正也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調安百姓在境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舳直六切艫落胡切王曰不失其居而無違不適處形之義也五既得位當盡爲居之主經必濟者也故舳艫調安而有所利富不失其居室之道乎光謂舳船後用㡳處也艫船前刺櫂處也五居盛位而當盡君子能治其家者也舳艫調安則衆賴以寧上下和順則家賴以齊當者家之福也當不失正所以爲美也其當作無次六外其井竃三歲見

背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終也六爲水故稍井井竃禄以祭食也宗廟之道酒食爲先今而見外故言三歲背也測曰外其井竃三歲不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井竃見外故不享祭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三歲數之終也光謂井竃者飲食之資家之要務也而外之則家何以養矣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睦其宗族之賢者而疎外之不過三歲則親皆叛之矣不享者不得飲食也次七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七木之子也以八爲父五爲車八引于五故曰擐車也考成也壺禮也七爲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敎故謂之少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也

二十四

測曰考父擐車其體乃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利於少女故自嚴莊以成慎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擐胡慣切司馬云王本考作孝今從宋陸范本擐音患擐貫也以手貫車轅而行之所以載物也提壺者承上以養也考成也七居上體有尊長之象老父者家之至尊也少女者家之至卑也尊能載衆卑能承上故利以成家也夫齊家者不可以不嚴也故其體莊嚴然後能載衆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次八反其几䙴其牝凡家不吉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老父故用几今而反之非以養老也牝雌也香美也今而䙴奪故家不美測曰反几䙴牝家用不臧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老而不養故不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杙皆作
杙王作杜今從范本其家宋陸作九家范小宋作九家按古其字作丌因
此致誤耳今從范本杙與弋同几當上次弋當用一理之常也　八爲禍中
而當夜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覆字也斐其弋者家不統於尊而用
事者衆也旨美也幼不承長尊不統卑家道壞亂故不美也　章云八居夜
處否之時年已八十古者七十懸車不仕八十君或賜之几杖今八小人
也當憑几之時反棄而不用而以嬖妾類几蓋非家之美者也故測曰家
不識也謂其用杙代几而不識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几以家食今反之
乙只用一今二之其家必不美矣言所用失道也杙與弋同旨美也此立
家不用禮法之喻　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絕　陳仁子輯注范云金在木行木
爲金財道終數訖有財不用故木復生也窮上反下家道以興故種不絕
也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株而生蘖故長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蘖魚列五葛二切種章勇切王曰九居過亢枯朽之象
得位當晝株而生蘖者也光謂木斬而復生曰蘖九爲禍極家已絕矣
而當日之晝是尚有餘種能復興其家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木斬而復
生曰蘖枯株再生蘖則其種不絕矣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是也　此既衰

而復興絕而復續之喻

地玄法首第四十三 二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法者陽生
物而截乎有則者也易曰井通而困窮夫通其用而濟人者井也通其用
而馭也者法也井以奉之初而居二陽往上而陰承下故養而不窮法以
乾之全而次三陽盛上而陰藏下故繩而不亂井不可改法亦不可改玄
曰紀綱曰準繩觀之天地間洪纖高下之有度也飛潛動植之有則也陽
唱而陰和者治國者有國法治兵者有兵法而物井乎有條矣法　陳仁子
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井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
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有法之象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
不被則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法者言是時陽氣上在九天之
上洞下重淵之內陰當上而微伏陽亦升而造在天之上故言高懸物由
之而生故仰其墨墨謂繩墨也動以法則故謂之法法之初一日入牛宿
二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二十四度司馬云縣音玄宋曰墨者法之
繩墨也光謂是時陽氣極高物咸象之莫不蒙被其法章云純陽之氣極
於北首大光爲物之表儀模範定物咸所爲取則也　初一造法不法　陳
仁子輯注范云一則金子子孫之道禮法爲先故言造法法者以法不法

也水以平施紀陽積形法不可踰也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化之以禮不足大用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作法之初而失位當夜不足法者也光謂一爲思始故曰造法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章云一居夜爲水惟水爲準故可作法小人當是法乃不法故測謂不足用也　林希逸鬳齋集注作也作法而不應法何可用也次二摹法以中克陳仁子輯注范云摹索取也克勝也索法以中故可勝任也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縣法於上衆人所共奉而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摹與模同摹猶例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制法以中然後能成也洪範皇極衆之所共由也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陳仁子輯注范云矩以方物規以正圓甫始也準繩失始故法度亡也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本於法有差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甫美也爽差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陳仁子輯注范云平準在上下不敢違規矩法度君之所施臣而奉之故書莫違也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善事不違於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君子先修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次五橘陸陸跰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施法於中五土

六水故以井喻橘以行溉陸其滿也跰腹滿溢故潢洋也家性爲法跰雖滿溢不可得妄食也測曰跰寘腹非學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道也君臣相奉非可學以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寘作窴今從范王本橘音橘窴音田潢音黃陸曰方道也王曰跰窴腹不可以盈也井潢洋小多之貌也終不得食者汲引之道非也光謂橘汲索也陸陸索下貌跰腹先實則水不得入井雖潢洋終不得食也學者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之五居井之盛而當日之夜小人先自驕滿不能納物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橘音橘汲索也陸陸索下之貌跰腹先填滿也潢洋猶汪洋也索雖下井水維多跰既滿何以得水此非虛心以求益者也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陳仁子輯注范云臣正於下君明於上君臣道政故綱紀正也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綱紀一張統御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以身正光明之道俾人不忒光謂六居上祿以施其法能紀綱天下示人正光之道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注紀綱既定而示以正大光明之道則治統得矣次七密網離于淵不離于鱗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網六爲淵網離于淵鱗物所害猶苛法於世百姓之疾也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密于時網王張於上也　胡次和集注司

卷四千九百二十八

馬云王曰七居過滿而當夜作法太密網羅于衆而縣不字法施于罔而人不便者也光謂七為網又為敗循而當日之夜法苛民駭者也故曰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

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 陳仁子輯注范云格至也我我百姓也彼謂九也九克于八雖在法家位次當進無邪而也 測曰正彼有辜殿而至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殿除以正至於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殿無偏同宋曰驅百姓使至無邪也王曰八居上體之中而當晝能用其法正其有罪以至於八無邪心也光謂格至也正有辜以至無邪用刑之善者也愈曰刑期于無刑

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 陳仁子輯注范云衍運也愆過也九金也金生於水井之象也幹以捍扞於井池取有時八者木也當謂井幹金尅於木故無幹無幹故直衍也無幹之井故以谿谷喻也 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妄亂也無幹之井妄自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匪谿匪谷作利心匪谿今從宋陸范本幹音寒范曰幹以捍扞於井泄取有時王曰處法之極而當夜無法者也國而無法則人易犯井而無幹則水衍溢也光謂九為極極而當夜法罔妄恣無常與無法同民志迷惑不知所從則易犯而終亂耳如井無幹水將衍溢非谿非谷而注射妄行終于愆過而已矣

二十九

地玄應首第四十一 𝌮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應者陽極盛而陰自應也天地陰陽之氣有以流行言有以定位言一動二靜互為其根如太極之昆侖以流行言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如日月水火之當得以定位言也特陽唱而陰應則成物陽唱而陰不應則不能成物世有孤衆而無寡大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故易之離以陽附陰則虛而明玄之應以陰求陽則應而和是時也六陽已極之會一陰漸生之時也陽上陰下如鼓應桴測曰思敗類又曰應其發然也若謂極陽微陽其應豈果待于徵哉

應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五土甲申家離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咸入應次六一十八分五秒夏至氣應故焦準離章云準咸陽家

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于下上下相應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應者芒種節終于此首之次四夏至起於北首次五斗指午蕤賓用事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謂之應應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九度 胡次和集注郭云夏至起次五司馬云信猶聲兆也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 陳仁子輯注范云羅布也如辭也離附麗也一為水幹以喻君枝以喻臣水出泉而流百川布施於上枝離而著之臣之附君如衣之趁川也 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 陳仁子輯范云下之奉上相附之道

三十

林希逸鬳齋集幹本也六幹而只五枝不能輔其本矣羅列也離𨻶也此君不得臣之喻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否不通也二爲離離爲文明故以歷律言之也家性爲應天正之中故上下相應也歷以紀歲律以和聲施於百姓參以成務其華注者則不通也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歷律所施雖武非育皆從化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真作肯今從宋陸王本和胡卧切歷謂十二辰也律謂十二管也斗建十二辰於上律布十二管於下上下相應苟非其合則不應也章云二居夜爲五夏律爲之管以埋於地用候氣至故曰下和上下之氣數相應則庶民和百穀登苟差應矣不應則天地之應否而不通也歷象律呂乃智者之所作故測曰非其真二居夜故其得失未集也

林希逸鬳齋集歷施于上以觀星辰之行律和於下以承地氣之應律歷必更相治也非則否者違此則不可用也匪其真者言不得正法也只曰上施下和不曰非則否者省文也次三一從一横天網罠罠陳仁子輯注范云罠罠廣大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從横也綿絡天地羅網廣大故罠罠也測曰一從一横經緯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地爲文揚于王庭布陳於天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從即容切罠陳音郎吳郎宏切

范曰罠罠廣大貌王曰天網罠罠疏而不漏之意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能經緯天地者也離爲文明又有網罟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罠音郎又郎宏切廣大貌網有經緯而後成故曰一從一横此法令全備而潤陳之喻天網猶天則也自然之法也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陳仁子輯注范云我我萬民也四爲公侯以正義治百姓而嚴刑法百姓不犯之者果猶禽獸絓網故言于野至也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施網爲害故不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援音爰罘音浮絓胡卦切四者陽氣將熄陰氣將生德去而刑至者也又離有網罟之象故曰爰我罘罟絓羅于野至者言其事將至如云履霜堅冰至也次五龍翰于

天貞栗其鱗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故以龍喻貞正也栗危也翰高也處尊之位正其道實以應天將居上或危故貞栗也鱗甲正定無犯非義故翰于天也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過五無民故懼墜矣　胡次和輯注鄭云翰舊音寒棲翰猶飛也栗注云栗危也援栗謂戰栗危謂危懼司馬云翰胡安切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應之主故象龍飛于天光謂龍以喻陽翰飛也五爲純陽盛大之極故曰龍翰于天君子居盛大之極不可不正不可不懼故曰貞栗其鱗次六熾承于天

氷萌于地陳仁子輯注范云熾盛也氷陰也水冠於上故盛也水氣升上
陰動地下陰發陽衰故陰萌生地故言于地也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陰氣上升故陽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熾承
作盛古熾字今從宋陸范本熾陽之盛也氷陰之極也六當夏至之和陽
極陰生之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熾承于天氷萌于地儆戒之微意
在於是也　林希逸鬳齋集陽長之極上至于天而陰已萌于地矣言陽
進極而陰生也熾陽也承接也次七曰疆其衰應蕃貞陳仁子輯注范云
應當也蕃盛也七為失志過盛則衰年高失志而日自強致衰委賢故曰

三十三

蕃正測曰疆其衰惡敗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不以賢敗其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惡為故功七為禍始而當晝君子能自疆其衰則應
之者蕃多而不失其正也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陳仁子輯注范云
極陽則陰極陰則陽如相召也不移日者陰陽之道陽微則陰極陰陽有
來往不復移日須有召者而應之也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不召而至故應其時而自發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徵作
微其作時今從宋陸范本治極名亂盛極名衰福極名禍不移日而應也
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陳仁子輯注范云稷側也九為陽極元之

也九任應家而為之終其道大極傾側自危不安其位金剛陽亢不能治
陰陰當上升委祿任賢有似堯老舜也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過止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陰當上升乃不可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不
可過止今從宋陸王本陸曰過止也王曰大稷日將暮也吳曰稷音義與
昃同元謂元離大明也大明之極極盛必衰君子應時與之消息故曰君
子應以大昃

地玄迎首第四十二☲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迎者陰
生而若有所逆也凡以男取女曰迎以主接賓曰迎若陽後而陰生亦曰

三十四

迎何也夫有所迎而至者人也無所迎而至者天也游氣紛擾天地間陽
升於上者極而漸消則陰生於下者隨而漸至故不待迎而若迎也易之
咸無心之感也玄之迎無心之迎也艮一陽而下於兌陰之女自然有不
感之感迎六陽而交乎地六之水自然有不迎之迎若一迎以它七迎以
交八迎以中庭九迎以床足陽之於陰不得不迎若涉於迹而迎者其之
也迎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咸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陰家木亦準咸入迎次二日舍與鬼陰氣成形乎下物咸溯而迎之陳
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迎者言是時陰在物初六始卦用事日以

消陽形成於三陰息物衰而迎之故謂之迎迎之初一日入鬼宿一度
胡次和集注 郭云入井三十三度司馬云迎音素宋曰迎迴也章云此首
夏至後五日也陰氣日以潛長陽氣日以暗消萬物負陰而抱陽今漸云
陽而迎陰者也衛曰逆乎形錯曰迎知前悉其義也注謂姤卦用事蓋姤
初六一陰而遇五陽故引以為義也初一迎他匪無有邪貞 陳仁子輯注
范云五為君位也為二也二者火也一為水水在水行近欲迎二火水相
魁故不應也五位不正故曰無貞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 陳仁子輯
注范云水火相害不可相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迎之初而

三十五

敵位當夜迎之不以其道者也物之非其宜應而往迎之則失正而蹈邪
也光謂迎準感感也一為思始而當夜感於外物而非正應者也次二
蛟潛於淵陵卵化之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甲蛟龍類也二在水下故曰
蛟潛蛟潛於水産卵高陵下復於淵家性為迎氣應相感然後剖化猶君
臣父子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也人或陰言百姓和之 陳仁子輯
注范云人為五也陰首所鄉故稱陰也位尊令行故百姓和之有似大舜
幽耕於野言加二妃萬民乃至也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中誠所感化大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或作有小宋本人

卷四千九百二十八

或陰言作人言或陰今從宋陸范本 和明卧切范曰蛟潛於水産卵高陵
下復於淵氣應相感然後剖化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精誠之至無
所不通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林希逸鬳齋集蛟潛於水産卵在
陵下復於淵以氣感之自然剖化此言發于隱而雖遠必應之喻陰隱也
言以誠感人也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水之
所生精誠微感不言而至子母之恩靈神也神之所感妙物為言雖有妖
祥神所先覺信以穰灾此之謂也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咎徵雖見信穰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終而當夜天人

三十六

之際精進相感人失其道妖靈先覺也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唼
鈎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水之母母子相養猶衣裳相扶也水中之
金故為珠金而陰曲鈎之象也四為少女金剛稱男男女之道不有私褻
今而相目有珠鈎之資非所以遠嫌也衣裳有制珠鈎有度雖不相交錯
不失其正故貞也測曰裳有衣襦陰陽感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以珠鈎
相感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感作叠今從諸家襦音儒短衣
也唼色甲切吳本作嘆音帝次五黃乘否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天位也
在中為黃乘乘四也六陰在上四親乘之金不合化故否以陽乘陰貞也

測曰黃裳否貞不可與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道尊貴不可與爲朋友之交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裳時證切王曰五雖居中而處陰當夜不正而裳中位故曰黃裳否貞光謂不正當位不足合也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致教以度天地相感故意感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玄黃五色推類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昊光謂六爲極大盛之盛也自天地至于萬物君臣上下夫婦朋友無不以類相應也　林希逸鬳齋集

玄黃天地也天上地下而時乎相迎以意自相感也與咸卦同次七遠之眙近之梏迎父迦逅陳仁子輯注范云迦逅邂逅解脫之貌也詩云見此邂逅此之謂也七爲六又六水七火火近於水水則焦遠於水火則熄我怒故有梏擊之言而在迎家故相奉迎解脫之意以相化道如文子也測曰遠眙近梏失父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類法也本性曲直而七失上故失其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郭云眙集韻許候切怒目視貌舊火剝荒剝二切怒視一作睹按荒睹兼火剝皆切睹字括方口切擊也舊也譌瀟后二切舊君何切近宋衷作候司馬云小宋眙作梧今從諸家眙許候

切怒目視貌梏音后切擊也迦集韻同音邂近音后邂逅不期而會也次八見血入門捬迎中廷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爲門血以喻奇憂捬得血則憂得賢則解家性爲迎賢者延於中廷以解憂也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忍九魁之故以切自衛助也　明次和集注鄭云捬音府拊也司馬云宋陸本捬作拊今從范王本捬音府揮也八爲禍中故曰見血入門傷之者至也當日之晝能以賢自衛迎拒之於中庭物不能傷欲曰捬迎中庭上九濕迎牀足罣于牆屋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在水之行故濕也家性爲迎在内稱床親迎内出故稱足也罣覆也墻屋喻尊

以卑履尊以貴下賤夫下婦也測曰濕迎牀足顛在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親迎所顛當内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罣音挂戶賣切覆車一作罣挂注云罣覆也蓋罣之爲網有網羅掩覆二義也作累者誤司馬云小宋王本濕作澤今從宋陸范本范王本累作罣范曰罣覆也今從宋陸本宋陸范本顛作顛今從王本罣良瑞切九爲禍極而當夜小人女子所以能傾國家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濕氣之迎牀足浸潤而上將累及墻屋而不可如何究其顛沛之原自内興也

地玄遇首第四十三經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遇者陽

極而倏逢乎陰也蓋一陰為始之時幽遇者不相期而會之謂春秋書會以列國相見之正書遇以列國相見之非然也聖賢重陽抑陰於一陽之生曰復曰周章之也於一陰之生曰姤曰遇疾之也姤以五陽之下而卒然值一陰則謂其不可長遇以六陽之極而卒然值一陰則表其不相期夢之遇神人之遇南田之遇禽皆不期然而然者也東光張英字徽陰耶重淵觀春秋書遇之筆其知玄乎遇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也火上下象姤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大凖始入遇初一日舍郡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陳仁子輯注范云節屬於大日遇者謂此時微陰

初起與陽相逢以貴下賤有似初婚夫下婦也故曰遇遇之初一日入卯留一度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稱幽幽思也不見稱神幽而不見故遇神也師衆也憂思神遇者夢見之故及夢師也貞正也夢不遇道故貞也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夢猶正故得其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遇之初神遇而未形冥更神會之象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精誠感通故神遇及師雖或發於夢寐而不失其正若高宗夢得說是也夢者事之難據者也精誠之至猶得正而可據況余謀師錫者乎次二衝衝兒遇不受父之諭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

二在其上為水作父然水剋火火不制水猶衝衝之兒不受父訓故書不之諭也不之諭不可教諭也測曰衝衝兒遇不肖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可教訓不肖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不受之諭作不受定之諭今從諸家王曰無心而遇曰衝衝兒者童昏無知之稱也則其所遇何定之有乎所以然者夫位當夜不得遇之宜也不肖子者明非有知之兒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進德脩業任於上也故不往來無求於時亦不之往處深則大而工度之以為器物猶君天之求貞良以為臣妾臣妾無求君天之義故士女之貞也測曰不往不

求士女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二其德是其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不往不來作不往不來不求測曰不往不求今從宋陸本宋曰則法也光謂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不往不來而自遇乃士女之正也次四傴傴死人遇雨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為火所剋故傴傴也死為丑在於火也火盤金衣故遇雨而傴傴非誠心也測曰死人遇雨還自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雨則濡濕賊於丑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傴音圍司馬云王曰傴傴身而無禮之貌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土在火之行火行土上田之象也田而遇禽何禁之有猶

士過知己多得天祿無禦上也測曰田過禽誠可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可自勸勉不俟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為盛福而當晝如田而過禽獲則取之雖能禦也次六俾蛛罔罔過蟊利雖大不得從陳仁子輯注范云俾使也六為蟊故捐蛛蛛蜘蛛也使蜘蛛設網而得蟊蟊蟊虫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為利不得從而取也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得蟊失取雖失其利害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蟊與蜂同范曰使蜘蛛設罔而得於蟊蟊蟊虫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為利不得從而取也光謂六為上祿而當夜小人見利銳於進取而不得所欲者也次七振其角君父過辱匪正命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七父七者火而過於木炎上上火父母之過匪命不前火性炎上上過其木焚燎枝皮故過辱也角以害人既害上危故匪正命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有正命故以直道任己而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禍始而當晝如君父不幸遇辱則君子振角直道而行死之可也雖非正命而死義不得不爾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長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龍九為虎龍虎者獸之貴者也在過之世當養其牙角而已今而合鬬故稱兕也金尅於木故龍亡角終見尅害故不勝而長亡也測曰兩兕鬬亡角長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爭其常道故長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勝思證切喪息浪切八為禍中而當夜如兩兕相遇方鬬而一亡其角必不勝而喪身矣角以諭禦侮之士也上九觝其角過下毀足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尅害於八故觝其角也家性為過足謂八也在下稱足不勝而見故毀足也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角折足毀故不可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或氏其角作觝其角今從宋陸本觝都禮切章云九在晝為金金必剛利故稱角君子之道在過之世不復以威武服人雖若有利角而不用抵抑其足以遇於下物謙讓和巧無敵也故測曰何可當也

地玄竈首第四十四☳二方二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竈者陰維生而猶賓陽以化也天地之氣一故神兩故化水火相資而成烹飪之功陰陽相資而成化育之事是以物之動者不能植偏於陽也物之植者不能動偏於陰也天地一闔也萬物一坯也凡地中之物者皆天氣之為曰鼎吉曰竈變腥而熟化堅而柔陰豐發陽哉二之中爲三之無折五之可觴六之味和上之滅火陰陽相參而化天下之物何如也竈陳仁子輯注范云之主陰家八木上下象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鼎

入竈次九二十八分二十八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位律中林鍾鼎人烹以養聖賢故竈多養賢之象陰雖遲以灑之陽猶執而穌之陳仁子轄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竈者夏至氣終於此首次七小暑節起於此首次八陰陽之氣更相沃灑化飪君竈故謂之竈竈初一日入柳宿六度司馬云穌古和字下同宋曰竈以和陰陽者也故或沃之或和之於是乎在光謂陰灑陽和有炊爨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俱盛此灑而彼和猶相恩也初一竈無實乞于鄰陳仁子轄注范云陽為實陰為虛一水也水是竈中之用陽當消退故曰無實家性為竈以烹飪生物共於粢盛今

無實故乞於鄰也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陳仁子轄注范云無實於事故故虛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竈之初先位當夜無實者也既失烹飪之道無以供食既乞于鄰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內無其實竊他人之善以為己名者也次二黃鼎界其中裔不飲不食孚無害陳仁子轄注范云二火色黃白界大也裔餘也孚信也水不會合烹飪提物而不於竈故言鼎也軍和得節美味踰時而不敗饗以薦至尊故無害也福施於下故中有餘也測曰黃鼎界中庶貞也陳仁子轄注范云不敗饗食故曰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曰鼎者竈之器也界然特立之貌其

中裔者寬容虛受之義也光謂二在下體之中而當晝位為方進未交下祿君子守其中道隱居自養而不苟食者也內養其志不慕外物故雖不飲不食亦信無所害也次三竈無薪黃金瀕陳仁子轄注范云三為薪言無者有材不用也竈不用薪猶國不用祿以養賢也薪而不用釜鬲虛廢故生土職在瀕渚也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陳仁子轄注范云言有賢不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瀕音頻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陳仁子轄注范云陰稱小亦為釜土上之釜釜而小者知為鬲也四為公侯在竈之世方進鼎足故先在鬲和齊五味賞不失勞故言得其勞力也測曰鬲實

之食時我奉也陳仁子轄注范云我為五味以奉祿秩賢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鬲音歷王曰鬲釜之小者光謂鼎款足者謂之鬲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以祿養賢雖少亦得其勞力也時我奉者賢者得時則仕也次五鼎大可觴不齋不莊陳仁子轄注范云五為天子故稱大鼎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鑄鼎以錫之五得尊位得奉鼎觴賜其國則宜齋莊以奉天祿今不齋莊忽失之也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陳仁子轄注范云受祿不敬故無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齋側皆切王曰觴大饗齋莊之意光謂觴當作賜音賜費也五居盛位可以養賢故曰

鼎亦可鬺而當日之夜不能以禮待天下之士則士皆莫肯歸之矣洪範
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林希逸鬳齋集鬺當作鬺亯大亨以養聖賢
亦必以禮行之今鼎雖大可以鬺食而不以齊莊臨之則士不歸之矣饗
無意者言其無心於饗禮也次六五味餗調如美如大人之饗　陳仁子輯
注范云六為宗廟又為大水象性為靈志則為用故有釜鼎調齊之言又
味得當孝子所以事宗廟也測曰味餗之饗宰輔事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
祿由君出以宴群臣宰輔之善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美作羹
小宋作五味和調滋如美如今從宋陸范本王曰宰相之事調和五味大

人任得其人饗之而已光謂六為上祿而當盡君子輔佐國家獻可替否
進賢退不肖燮和其政調美如羹獻之於君而君饗之則天下大治矣高
宗命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三公衆君有鼎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五
味既和而調之又美宜大人享之言大臣能和其職則天子亦樂之也次
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歍之疾至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火所以
成熟性體今有脂肪之肉必當滌濯釜鼎以烹滌之今而不為故生疾也
之為吸歐歍吐逆之聲也不濯不清故致疾也測曰脂牛歐歍不潔志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器不洗濯不潔清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肪舊音坊歐

烏后切與嘔同歍猛古切吐逆之聲舊屋從切司馬云肪音方歐烏后切
歍哀都切范曰歐歍吐逆之聲也　王曰脂牛肥牛也光謂肪脂也歐吐也
歍心有所惡而吐也肥牛之脂以諭美祿也人君雖以美祿養士若不以
誠潔之志將之則士斯惡之矣七為禍始失士心之象也　林希逸鬳齋
集脂牛肥牛也肪亦脂也正肪者割之正也烹之之釜苟不清潔則人將
吐之矣言養士必以禮也歐烏后切歍哀都切歐歍吐逆之聲也次八食
其委雖嗷不毀　陳仁子輯注范云嗷不正之聲也食人之祿必憂人之難
道合則輔之不合則去不宜見其不正而不爭也測曰食其委家厥德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爭以正君故蒙其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委於偽
切嗷吳叫同上九竈滅其火惟家之禍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在水家
性為竈竈須火者而中有水故曰滅其火也火而自滅妖怪不祥災之禍
也國亦須賢者賢而自滅亦國之禍也滅賢謂若紂殺比干之類也測曰
竈滅其火國之賊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言賊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
竈滅火以諭不養賢也不養賢者自賊其國者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
夫差殺伍員項羽逐范增之類皆是也

地玄大首第四十五𝌲二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患曰大者當

雖生而陽尚盈也易曰豐大也聖人當豐大之時寓盈虛消息之意於象
非過也天下之物惟豐大者不足恃豐者有時易而嗇也大者有時易而
小也故大之一首不先於陽盈之前而統於陰生之後亦甫所形而然易
之豐自泰而變者也二陰居中而在上六爻未嘗誇其美主之大自遇而
虖者也一陰已生而漸上九則皆美致其豐曰忌所傷曰大不大主王曰
禍田徽曰鑿迂自削皆能爲之大大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經金上
上象豐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豐陰虛其內陽逵其位外物與
盤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大者謂是時陽氣在上將足辯而

四十七

退陰在其內逵迎而上萬物散而豐極大盈若車之蓋故謂之大大初一
日入柳宿十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在內作其內今從宋陸本
范本逵作逵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逵猶盈也光謂與皆也物皆如盤蓋
外陰大而內虛也　林希逸膚齋集逵逵然盈也盤結也陰在內陽在外
而盤結覆蓋之言外盈而內虛也初一淵潰洋包無方實陳仁子輯注范
云一水也故稱淵此金世金生水子母共位故潰洋也深大之淵衆物所
歸包裹而藏之無有方外故實也測曰淵潰洋資裹無方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所包者廣故無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裹作懷今從諸家

潰音貴一爲水又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如淵潰洋無所不包所以爲
大也居下體之下實者隱而未見也晝云一晝處大之世若淵之深實潰
洋然無所不受莫測其際故測曰資懷無方也次二大其慮躬自德陳仁
子輯注范云二爲平人不隱不仕故大其慮也德以治邪躬身也自治其
身以待升聚合而陽消陰息雖身升未階故大守思慮修身而已陰爲思
陰當使陽也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故爲思所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德音慮王曰慮大之時失位當夜常於其宜欲
廣大其慮而智不能周反傷其躬也德者錯磨之具錯磨大過必有所傷

四十八

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小而謀大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而在金行恐見消鑠雖
在大家不敢自務當自謙約故大而也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謙以致光故以小作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當
晝故能大不自大以謙虛自保利用積小以成其高大光謂三爲思上而
當晝君子志大而心小故能成其大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陳
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強而在大家故自誇張大其門郊者也刀爲金利
從自誇大不守以謙故不得其利也有其虛名故猶鳴不守實故虛也測上

曰大門郊實去名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實有名失道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有聲無實故曰鳴虛光謂門在外郊在遠乃所以斷鳴者鳴聞之謂也　四為外佐而當夜小人不治其內而務大其外故曰大其門郊言貪遠而務遠也不得其乃不能斷也雖聲名遠聞其實內虛也次五包荒以中克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居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輔見無常數天位之所臨亦由是也克能也包有四荒故能治天下之民事也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謂四方之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九四今從諸家范曰克能也光謂五居盛位

四十九

而富盛聖人執天中之道能懷服四海者也次六大失小多失少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者也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微細起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測作禍中發今從諸家范曰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大之始失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九事之大皆因小而失之凡物之多皆因少而失之此由微至著之意也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陳仁子輯注范云觚法也餔賜也此本金行也者火也火盛金衰故不宜自大奢迂於法能自削小無於法度故有益之

賜也測曰奢迂自削能自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削小自非責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觚注云觚法也擭觚酒器也器以威禮則必有法語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不以其法為之者不可用之觚也此其所以訓法也餔補胡切日加申時食今餔字從餔者哺時食也故從食司馬云觚音孤餔博孤切范曰觚法也光謂奢猶侈也迂遠也餔食也七為禍始而當盡大已過甚至于侈遠君子見微知禍將至能以法自裁制則更受福祿故曰或益之餔也　林希逸鬳齋集奢侈也迂遠也方大而侈遠之時能以法自律則其所養愈厚矣觚法也削自損約也餔食也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

五十

築崩陳仁子輯注范云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歲猶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故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除其本末來必不危也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陳仁子輯注范曰基址不固故速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阯與趾同范曰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歲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則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除其本末必危也光謂八處禍中而當夜小人不知禍至務自張大而不顧其本者也三者數之成也　林希逸精語牆雖豐大而削去其阯三歲之久不能更則崩壞矣言自削其根本也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陳仁子輯注范

云家性為大終於旬大益以否也荒服之外天恩不加故為天外也縋性旬大終守以小故不出也

測曰大終以蔑小為大質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積小為大之本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以字測曰大終蔑諸今從諸家宋陸范本賓皆作質今從虞王本章云九為畫於贊數為極終家性為大在於極終故言大終終則有盡所以言蔑此亦時義之然故曰否出天外天之道忌盈滿外則忌之義也玄之道陽始則陰終陰終則陽始此陽氣滿大之家既見終蔑則成陰大之基也故測曰小為大質也